

新編 日本書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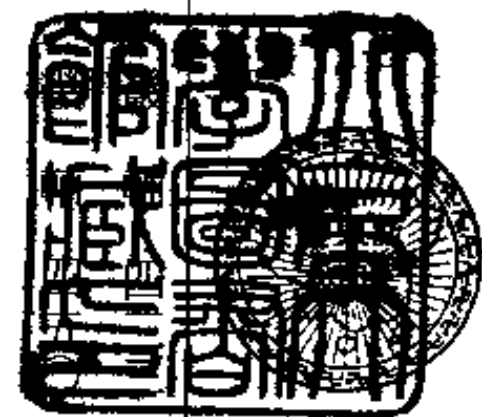
卷一

神代卷 神代卷 神代卷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三冊目錄

哲學類

困知記四卷	明 羅欽順撰	正 誼 一	存學編四卷	清 顏 元著	琳 琅 四七九
學菴通辨十二卷	明 陳 建撰	正 誼 一二	存性編二卷	清 顏 元著	正 誼 四九二
洙濱語錄二十卷附四庫提要	明 蔡 震著	叢 輔 五八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二卷附敘略、凡例	清 鍾 陵纂	叢 輔 四六〇
禮元剩語一卷	明 唐 樞撰	百 陵 八七	質孔說二卷附校譌、續校	清 周夢顏輯	琳 琅 四七九
梅峯語錄二卷	明 趙仲全著	涇 川 八九	困學錄集粹八卷	清 張伯行著	正 誼 四九二
居業錄八卷	明 胡居仁撰	正 誼 九六	學規類編二十七卷	清 張伯行纂	正 誼 五三〇
拙齋學則一卷	明 蕭良幹著	涇 川 一三二	聖經學規纂二卷	清 李 堪稿	叢 輔 六一六
赤山會語一卷	明 蕭 雍著	涇 川 一三五	論學二卷	清 李 堪稿	叢 輔 六二四
讀書些子會心一卷	明 朱 苞著	涇 川 一三九	健餘劄記四卷	清 尹會一撰	叢 輔 六二九
答問二卷附四庫提要	清 孫奇逢撰	叢 輔 一四八	緒言三卷	清 戴 震撰	粵 雅 六四四
語錄二卷	清 孫奇逢撰	叢 輔 一六〇	星閣正論一卷	清 趙青藜著	涇 川 六五九
潛室劄記二卷	清 刁 包著	叢 輔 一七四	子貢附言一卷	清 胡元暉著	涇 川 六五九
繹志十九卷附劄記	清 胡承諾撰	湖 北 一九〇	業儒臆說一卷	清 陶 圻著	學 海 六六三
讀書說四卷附年譜	清 胡承諾著	湖 北 二〇四	郝雪海先生筆記三卷	清 郝 浴撰	叢 輔 六六六
常語筆存一卷	清 湯 斌著	學 海 三五三	論學俚言一卷	清 蕭繼煥著	涇 川 六七三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二十一卷	明 陸世儀撰	正 誼 三五五	王學質疑五卷附錄一卷	清 張 烈撰	正 誼 六八二
學術辨一卷	清 陸隴其撰	學 海 四一六	修 養		
問學錄四卷	清 陸隴其撰	正 誼 四一八	東宮備覽六卷	宋 陳 模撰	學 海 六九五
松陽鈔存一卷	清 陸隴其撰	正 誼 四三〇	吾師錄一卷	明 黃淳耀纂	藝 海 七〇七



宦遊日記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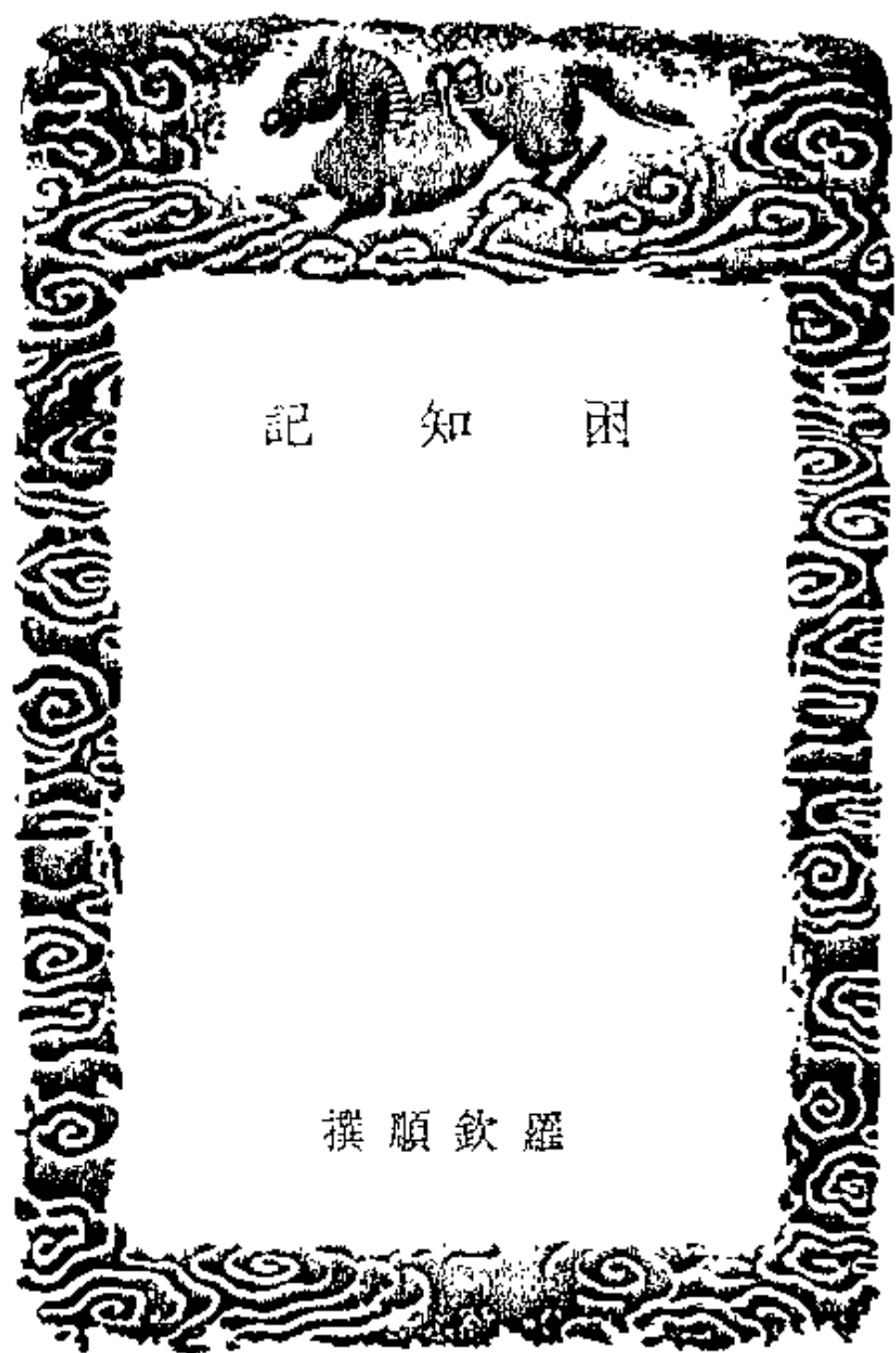
明 徐 榜 著

涇 川 七 二

31.6/03

明 徐 榜 著

涇 川



原序

有明成弘以後，言學者日多，而見道反不明，何也？當時盛名所屬者，聰明才辨，皆足以自雄一世，彼其抱負，豈不以爲孔孟之道，得我而傳，程朱之書，猶可疑議哉！然其弊也，屏絕思慮，以爲力制其外，而實無得於中，雖弄神奇，以爲已得於中，而實隔於外，此任道諸公，所以憂懼滋深，而奮發於窮清之學也。時有羅整庵先生，痛排釋老，力扶正學，方齒髮甫壯時，亦嘗馳縱於釋氏，探討其旨歸矣，苟非識見超拔，出汨沒而師聖賢，鮮不爲彼之所誘而去。先生既不甘淪溺於此，而從事程朱，鑽研體究，隨所尋繹，輒書於篇，是爲今困知記。其於邪正之幾，是非之介，析之精於毫髮，其以困知命篇者，亦以始則不得其門，中則疑憤未決，晚歲用功愈堅，自知愈審，兢兢業業，惟恐其入於他歧而不出耳。不然，先生豈好辨哉？惟先生之心，欲邪正不致存，是非不兩立，有盡心知性之辨，而後明心見性之說，不得亂於儒宗，有格物致知之功，而後凌虛獨空之弊，不至貽誤後學，迄於今，誦讀遺編，猶見巖巖之樂，後爲所眩惑者，寧不知所自返耶？前代預備，巍然在西江者，餘于則胡敬齋、秦和則先生、萬壽時、敬齋固已從祀廟庭，先生之書，僅傳於世，而表章闕然，蓋極必通，其將以有待乎？茲記原分六卷，略爲刪其重複，擇其精醇，得卷有四，竊不自揣，序以梓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花朝日，僊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自序

余才微而質魯，志復凡近，早嘗從事章句，不過爲利祿謀爾，年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雖已晚，然自謂苟能盡見大意，亦庶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之多病，工夫難得專一，閒嘗若有所見矣，既旬月，或隱時，又疑而未定，如此者，蓋二十餘年，其於鑽研體究之功，亦可謂盡心焉耳矣，近年以來，乃爲有以自信，所以自信者何？蓋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迺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固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山林暮景，獨學無朋，雖自信則爾，非有異同之論，何由究極其歸趣乎？每遇病體稍適，有所尋繹，輒書而記之，少或數十言，多或數百言，既無倫序，且之文，采閒有常談俗語，亦不復刊削，蓋初非有意於爲文也，積久成帙，置之座間，時一披閱，以求其所未至，同志之士，有過我者，則出而講之，不有益於彼，未必無益於我也，雖然，書不云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三復斯言，愧懼交集，記分爲上下兩卷，通百有五十六章，名以困知，著其實爾，時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冬十有一月己亥朔，日南至，泰和羅欽順序。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目錄

卷之一

上篇

卷之二

下篇

卷之三

續篇

卷之四

續篇

困知記 目錄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卷之一

上篇

嚴對張伯行孝先甫訂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發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東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爲性，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矣。

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獨微，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覺性之謂哉。使其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以爲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尙有尋不到處，乃敢遂認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性，固切於身，然一

困知記 卷一

草木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福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發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功。然非其精方久。何以至此。

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為幻。以生死為輪迴。以天堂地獄為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見其為見性。世頗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翳其明心之說者。是咸何等見識耶。佛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為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愚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為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言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為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繫於有節與無節爾。

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別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別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獨。其以此夫。

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自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為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即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為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職。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即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省察乃輔佐也。

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神之秘。古今之運。死生之變。古今悔吝之應。其說殆不可勝窮。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且及。爾出王。昊天且及。爾游衍。即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應乎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為一矣。

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即此以明彼。見其親切於人。而不可失。爾與下文文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

之察。往往遂失其旨。歷選諸儒先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為盡之。且以為養。禮。智。信。皆仁。則燦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一不具。故徹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為渾然也。張子西銘。其大意皆與此合。他如曰。公曰。愛之類。自同體而推之。皆可見矣。

有志於道者。必遂得富貴功名。兩端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閉乎其中。其相去日遠矣。夫為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功。必有其賞。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為。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己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極談道德。以為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以陰陽為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而太極非神也。為之為言。所謂莫之為而為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為神。分而言之。則為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程所言。乃大賢以上事。張子所言。乃學者事。然物格知至。則性命無不了然。更無漸次。若行到盡處。則有未易言者爾。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異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人才之見於世。或以道學。或以詞章。或以政事。大約有此三等。其間又各有淺深高下之異。然皆所謂才也。但以余所聞。學道之名。世多不喜。而凡為此學者。名實亦未必皆副。又或未能免於驕吝。此矯勝之所由生也。夫學以求道。自是吾人分內事。以此忘人。固不可。以之驕人。亦惡乎可哉。且形迹一分。勢將無所不至。程蘇之在元祐。其事亦可鑒矣。是故為士者。當務修其質。求士者。必兼取其才。如此。則小大之才。各以時成。兩不相嫌。而交致其用。天下之治庶乎其有攸賴矣。

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卻論精微。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太極陰陽之妙。善觀者。試求之一歲之內。自當了然。一日之內。亦可觀。然太近而難詳也。一元之內。亦可觀。然太遠而難驗也。要之。近而一日。遠而一元。其虛盈消息。相為循環之理。即一歲而推之。有無不合。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蓋明指其端矣。苟明乎此。其於酬酢世變。又豈待於外求也哉。

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往往至於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於心地。

者。其蓋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甘於自欺而已矣。非誠有志於道者。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面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聖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體常自湛然。了無動靜之別。常人所以膠膠擾擾。皆無須臾之定貼者。心役於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誠有弗存。平時既無所主。則臨事之際。又烏知理之所在而順之乎。故必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此學者之所當勉也。

既不知尊德性。為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為不是。但恐差認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卻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為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閒。雖欲不差。弗可得已。

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凡其所當然者。皆其自然之所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吉。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一理。

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佛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析斯獄矣。顧彼猶藉為遁辭。以為佛氏門中不啻一法。夫既

謂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耶。

張子謂以佛語。為善。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或納陰祖其故智。往往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卷之二

下篇

堯典有知人之道四。一也。靜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圯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罔訟與圯族。皆所謂剛惡也。靜言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可以察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罔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歷舉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鑒鑒之大者。所舉若此。所錯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苟能取法於斯。雖欲無治。不可得已。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處開不容髮。最為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為理。兩言。則有分別。若於此看不透。多說亦無用也。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立說。須子細體認可也。

一物無用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爾。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即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為一矣。如其為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也哉。

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己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之咎，舍胡而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過差之毫釐，其究，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為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為何物。為道學者，或亦嘗通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而闢之。闢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莫能自拔，以重為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肯綮之病。初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曰：象山為禪學，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僧亦漫舉禪語為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結思。遂且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詩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識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且亦以為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與象山，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咸以為此心俱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為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為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疊疊不絕，而皆及於性者絕少。問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枝節節，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以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為性，舍靈覺即無以為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

則遂為公、為義、為信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為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為然，謂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絡之端的，雖有善辨，始不能為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為合。胡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便能處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即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辨南與北，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說之傳，至於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傷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於不辨。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嘗見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面止。最緊要處，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卻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理一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歷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為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覺或疑，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等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約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夫其初志於學也，即已名為知道。緣何既立之後，於事物之間，見得猶未分明。然則所已知者，果何道。所未見者，果何物耶。豈非以知存此心，即為知道耶。然象山固嘗有言，但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以聖人之資，猶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約然有見，則其言亦不謂矣。且所知，所見，各為一物。吾聖人之學，安有是哉。愚非敢輕議儒先，不直則道不見，有罪我者，固不得而辭也。

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

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說明氣有聚散，坤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夫理精深微妙，至爲難言。苟毫髮失真，雖欲免於窒礙而不可得。故吾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於入神，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則既竭焉，吾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不識知言之君子，以爲何如。

薛文清學術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開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讀其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罕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大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因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底。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闡明道者也。但於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離。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悉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人並。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即無性。除卻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割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吾夫子贊易語也。元明云：自其一陰一陽之中者，謂之道。然則聖人之言，亦容有欠缺處邪？殆不然矣。易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正偏者，六十有四。中而不正者，亦六十有四。正而不中者，百二十有八。不中不正者，亦百二十有八。元明云：吾觀於大易，而知道器之不可以二也。爻之陰陽剛柔，器也。得其中正焉，道也。世說器字甚明。然但得其中正者爲道，不過六十四爻而已。餘爻三百二十，以爲非道，則道器不容於不二矣。如以爲道，則固未嘗得其中正也。不誠元明果何以處之耶？元明言：犬牛之性，非天地之性，即不知犬牛何從得此性來。天地間，須是二本方可。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片。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顛拍佛性。大要以譬大頭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顛拍乎？陳白沙謂林樞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禪悟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未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禪悟，恐其本免於籠統顛拍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藉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漢元明爲作改葬墓碣，并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

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爲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開言諸耳。且多誕謾。達摩雖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皆略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異非安。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顛倒各持一說，大抵首尾衝突，真妄不分。真波淫邪道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有所取夫。

事理二障，出開覺解。其失無過於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借宗密疏略，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表，休一序，說得佛家道地，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固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工拙焉耳。

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于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極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寶耳。所學于道者，乃本及詳考其人，但習驗之邪想，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可畏哉。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卷之三

續篇

佛氏之所謂性。從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由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徒。點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而惑動人之聽聞。祇爲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舉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鞫。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非爲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

傳習錄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又云。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又云。良知即是未發之中。雖語有云。學問思辨。爲行。所以存養其知也。又有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答曰。人能存得這一點生意。便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又問。所謂生者。即活動之意否。即所謂虛靈知覺否。曰。然。又曰。性即人之生意。此皆以知覺爲性之明驗也。

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截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

困知記 卷三

二〇

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言。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極。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感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成。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原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探微索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子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程子之謂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慷慨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尙何周備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備。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備。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於滅絕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赦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內之辭。

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游。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轍。度由至矣。

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直所謂疑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其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二一

朱子開佛氏之言。比之二程子。尤爲不少。今亦無庸盡述。錄其尤著明者一章。凡今之說朱子者。則他。恐只是此等處不合說得太分明。未免有所妨礙。朱子嘗語學者云。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最難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或曰。彼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雖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未之論。只說得兩邊未精頭。中間其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稍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稍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不見識者。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僧。縱說高深。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摸他不得。你道他如此說。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開了都不說。時雖是掉開。依舊離這箇不得。或曰。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觀此一章。則知愚前所謂。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誠有據矣。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其存於凡所稱。禁慾。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稍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當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太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浪濫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誇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子者。須爲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焚黜。亦無所措其辭矣。

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爾。

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即非所以爲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爲言。即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地。常在目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操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而無往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已有。亦無緣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諸大儒言語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大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爲異說之所迷惑。所以不免小有出入者。蓋義理真是無窮。其間細微曲折。如何一時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自當信得及。於其小小出入處。不妨爲之中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本意也。

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欲求異於先儒也。祇緣誤認知覺爲性。幾干涉事物。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名。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略與其所見相似。雖得來做箇題目。所以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也。向裏既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著。盡於此反而思之。句能姑舍其所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許多氣力。左龍右置。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哉。

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本皆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此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又何異乎。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安排布置之力。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此理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果何別耶。

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會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

之於心。豈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卻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

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凡爲長者養之禮。必加帝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應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此等皆是羈迹。或應之理。便在其中。只要人識得。故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若於事物上無所見。談玄說妙。有何交涉。

李習之雖嘗開佛。然陷於其說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於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羈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且其書二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中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道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倦倦焉。羽翼聖經。終老不悔。其志亦可尚矣。

劉靜修天分甚高。學博才雄。議論英發。當時推重。殆與許魯齋。吳草廬等。然以愚觀之。謂之有志於聖人之道。則可。謂其有得乎聖人之道。恐未必然也。姑舉所疑之一二。以俟知言者斷焉。退齋記有云。凡事物之有夫道之體者。皆渾然而無所累。變通不可窮也。即如其言。則是所謂道體者。當別爲一物。而立乎事物之外。而所謂事物者。不容不與道體爲二。苟有肯焉。亦必有弗肯者矣。夫器外無道。道外無器。所謂器亦道。道亦器。是也。而顧可二之乎。又鼓學一篇。似乎枝葉盛於根本。其欲令學者先六經而後語。孟與程朱之訓。既不相合。又令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聯天下之理。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此言殊爲可疑。夫易之爲書。所以教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苟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學易之能事畢矣。而又何學焉。性命之理。他經固無不具。然未有專言之。如易之明且盡者。易苟未明。他經雖有所得。其於盡性至命。竊恐未易言也。而靜修言之。乃爾其易。語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訛乎。苟嘗實用其工。不應若是之易其言也。得非所取者博。而勇於自信之過歟。又嘗許宋諸儒謂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初聞其言。殊若可喜。徐而釋之。未爲當也。孰有精而不正。正而不大者乎。若夫出處之際。議者或以其不仕爲高。亦未爲知靜修者。得觀其渡江一賦。其心惟知有元而已。所以爲元計者。如是其悉。不仕果何義乎。其不赴集賢之召。實以病阻。蓋踰年而遂卒矣。使其尙在。固將相時而動。以行其所求之志。必不肯自安於隱逸之流也。然則靜修之所爲可重者。豈非以

其有志於聖人之道乎哉。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即所謂義之與比也。勸皆合義。則天理周流而無間。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矣。

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爲知者近爾。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私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羅整庵先生困知記卷之四

續篇

癸巳春。偶得慈湖遺書。閱之。余曰。有不勝其慨歎者。殆哉。靜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即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起。直是果敢。然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割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爲非孔子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蹤可投。故其誣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列實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之志於道。不爲不篤。然終蔽於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誤乎。集中

已易一篇乃其所用意以誘進學者。後後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於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其如符節之合。試舉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固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成是妙明真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噉所以能噉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難捉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它髮非小也豈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鸞飛戾天非鸞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爲朱卽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之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旨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耳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閔斯集者俱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純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耶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容。容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所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纒纒不識。吾黨之士。以爲何如。如欲學爲禪耶。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

學爲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禮、樂、周、關之說在。彼誇張爲幻者。又何足以潤吾之耳目哉。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關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爲禪學者之不遑。每每類此。

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說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爲極致遂放於自大耶夫以大舜之聖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通行者而可目之爲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爲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爲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耶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面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閒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耶。曰敬。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社。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鹿鳴之詩雖云上下通用。要非賢人君子不足以當之。今以鹿鳴名宴。以賓禮初升之士。待之不爲不厚矣。聽其歌。飲其酒。能無感動於其心乎。然而周行之示能言者皆可勉也。視民不怵則非聲音笑貌之所館爲矣。不如是將何以答主人之盛禮而稱爲嘉賓也耶。

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介甫之禍宋本於學術不固凡聖賢言辭須是看得浹洽義理方盡若執定一處將來硬說其他說不通處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箇偏見何由得到盡心地位耶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即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稱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鑑而佛者自以爲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傍吾聖人道理卽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正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爾內外本末既不多

分爲兩截。猶說義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而朱子述之者也。此言須就人身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即無私心。無私心即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提夷狄以尊周。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孰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如或者之言。則王霸將混爲一途。而師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數者矣。

延平李先生。南軒張先生。所見皆真。有言皆當。宜其爲朱子之所敬畏也。延平因朱子喜看正蒙。嘗語之曰。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看。恐先入了我力。南軒因朱子有人心之安者是道。一言。明謂此語有病。所安是何如所安。若學者錯會此句。執認己意。以爲心之所安。以此爲道。不又害乎。此等言語。惟是經歷過來。方知其爲至論。不然。未有不視爲淺近者也。

南軒與吳叔書。有云。伯達前在城中。頗歎某所解太極圖。渠亦錄去。但其意終疑。物雖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爲極者。亦何有虧欠乎哉。此正是渠緊要障礙處。蓋未知。物則有昏隔。而太極則無虧欠。故也。若在物之身。太極有虧欠。則是太極爲一物。天將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物也。此於大本甚有礙。又答胡廣仲書。有云。知覺終不可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此皆切至之言。不可不詳玩也。近時講學之誤。正在此處。求如南軒灼然之見。豈易得哉。

象傳。神道設教一言。近世諸儒多錯會了。其所見率與杜鰲無異。夫悼典庸禮。命德討罪。無非神道設教之事。不可以他求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道云者。合體用而一名之爾。天地間。只是此理。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義不明。至使姦邪如王欽若者。得假之以欺其君。以惑其衆。學其可不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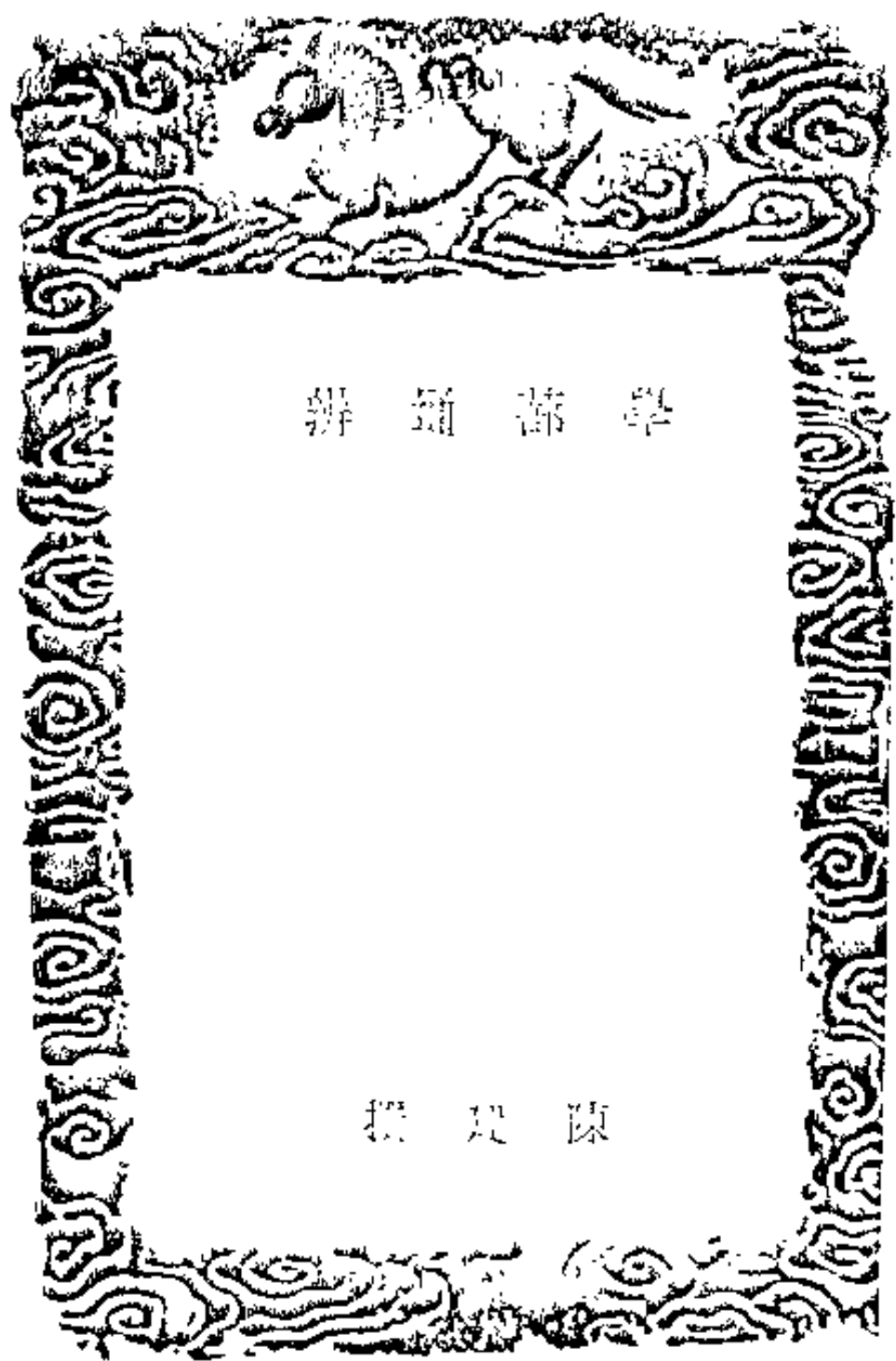
庚辰春。王伯安以大學古本見惠。其序乃戊寅七月所作。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觀其辭。循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有其要。嗚呼。我者。其亦以是矣夫。此其全文也。首尾數百言。並無一言及於致知。近見陽明文錄。有大學古本序。始改用致知立說。於格物更不提。其結語云。乃若致知。則在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陽明學。以良知爲大頭腦。其初序大學古本。明斥朱子傳註爲支離。何故卻將大頭腦遺下。豈其擬議之未定歟。合二序而觀之。安排布置。委曲造就。

不可謂不勞矣。然於大學本旨。惡能掩其陰陽配合之迹乎。王伯安答蕭惠云。所謂致知。心即是。那能觀聽言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諱。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大學八條目。八箇字虛。八箇字實。須字字看得有下落。不相混淆。方是本旨。而先後兩字。果見得親切。自然那動分毫不得。若可隨意那動。先者可后。后者可先。則非所以爲聖人之訓矣。或謂。物格知至。則意便誠。心便正。身便修。更不用做工夫。此言尤錯。即如此經文。何須節節而下。而兩字乎。姑無取證於經文。反求諸身。有以見其決不然者。

湛元明嘗輯道錄一篇。而自爲之序云。道者何。道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則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脈之命。難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難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道明道耶。道伊川耶。余不能無憾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難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道耶。名爲道明。而實則相反。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明論新論。難語。吾聞中皆皆披覽再三。中間以知覺爲心之本體。凡數處。又以天理爲心之本體。亦數處。不知所謂本體者。一耶。二耶。謂心體有二。斷無此理。體既不容有二。則其所認以爲天理者。非知覺而何。其教學者。每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言。此言如何破得。但以知覺爲天理。則凡體認工夫。只是要悟此知覺而已。分明借天理二字。引入知覺上去。信乎。教之多術也。既又得觀其問辨錄。乃有知覺是心必有所知覺之理。一言。似乎稍覺其誤。然問辨錄又其後出。復有光明洞燭。便謂之知性之語。又其門人因或者隱於有物之疑。而自爲之說曰。天理者。天之理也。天之理。則有體而無物。變動不居。神妙不測。是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剛。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謂爲有物也。答詞。明以此說見得是。許之。據此二條。似其惑終未之解。夫光明洞燭。神妙不測。心之爲物。然爾。豈可認以爲性與天理乎。且知微以下五知字。皆指人而言。經文甚明。不應彼此俱失。照勘也。

孟子盡心一章。實於大學相爲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即誠意正心之功也。終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官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爲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雖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作。其執能與於此。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苟得聖學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東坡所論。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耳。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何何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自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蔽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辯者，以異說重爲之蔽障，而其底蘊是非之實，不自白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爲蔽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部域矣。幸而朱子生同於時，深察其弊，而終身立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之說，迺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篋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既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爲蔽益以甚矣。語曰：「一指蔽目，泰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蔽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辯也。建爲此懼，適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通辯，專明一實，以快三都。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自謂摧陷廓清，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辯，庶幾由此無絲毫混淆之患。顧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之真，未必不爲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於左。

前編

學通辨 自序

一

學通辨 自序

通

學通辨 自序

二

上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中卷所載，著朱子中年力誦象山，其說多去知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下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後編

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遺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下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敝，其禪病尤昭然也。

續編

上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真，詭譎高明之士，文飾欺誣，爲害吾道之深也。中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汙於老佛，近世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下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著也。

終編

上卷所載，心關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辯，而吾儒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樞的也。中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端之歸也。此正學之塗轍也。

下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踴躍見而妄議，未附總論這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顧序

東粵清瀾陳先生嘗爲書以著朱陸之辯。而曰此非所以拔本塞源也。於是乎援及佛學。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澄源也。於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學終焉。總而名之曰學部通辨。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後先千萬餘言。其蘊深。其蘊遠。其蘊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發。至爲之狂奔疾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內黃蛟嶺黃公受之。先生奉爲世寶。十歲而授厥嗣。直指蛟公。雲蛟公顧謂庭訓。慷慨時趨。謂時令禮庭吳侯。嘗讀書白鹿洞。出示之。侯慨然請任劊劊之役。而其邑人慕焉。子爲問序於不佞。先是高安密所朱公從吾邑高存之得朱子語類。屬其裔孫諸生崇沐校梓。且次第行其全集。與小學近思錄諸編。及問是役也。崇沐復欣然樂佐厥成。相望數百里間。一時聲氣應合。俯仰山川。陡覺神旺。不佞遽作而歎曰。美哉諸君子之注意於正學也。有如是哉。其不謀而契也。吾道其將興乎。何幸身親見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陸之辯。凡幾變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諱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諱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知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結膩而莫解。是無形之邪也。其爲病。病在裏。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邪也。其爲病。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難治也。

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己過。悔艾剴責。時見乎辭。曾不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當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當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知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進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遊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嘆繫處。陸子未之知歟。若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賊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彼其意。寧不謂是向上第一義。而竟以佞見詞也。其故可知已。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於德性問學爲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爲支離。不須辨其孰爲禪。辨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部。非他小小軀殼而已也。而通辯偶未之及。敢爲吳侯補之。惟慕閣子進而裁焉。且以就正於雲蛟公。不審與蛟嶺公授受之指。有當萬分一否也。萬曆乙巳十二月之朔。無錫顧憲成謹序。

學部通辨後編序

或曰。子所著學部通辨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辯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和率而輕信其自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大本也。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真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被欺誤。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嗚呼。陸氏之學。爲塗爲蔽。已數百年。學者見聞習熟矣。近歲又益以程宣敬諸人之誦。如塗塗附焉。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有難反之勢矣。雖開區區此論。未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費耳。陸日。虛心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始有不足以喻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還瓊。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敘。

顧序

朱陸異同之辯，相分左右者數百年於茲矣。左朱右陸，左陸右朱，二者若不相下。至近來言理諸家，同聲附和，竟謂朱不異陸，陸不異朱，調停回護，幾莫窮其首尾。從未有以禪學斥陸氏者。嗚呼！援儒入墨，推墨入儒，似是而非，賢者不免，若不究極根底，考辨始終，將使得伊洛之真傳者，與頓悟良知之說，並傳流於天地，而莫知適從，不幾異端充斥，而爲孔孟罪人耶？此清瀾陳子學部通辯之所由作也。採輯羣書，編次年月，俾學者瞭然知陸之爲禪，朱之爲正學，而紛紛聚訟者始定。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矣。余生也晚，不獲從先生游，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心竊嚮往之。緣其版籍灰燼，好學深思者，未能家戶而戶祝也。敬復授梓，以自附於內黃黃子之後。至其學問源流，聖賢底蘊，則涇陽公有我無我之論，固直探其本，小子何多贅焉。

康熙十七年歲在戊午，皋月吉旦，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甫敬題於榮陽公署。

傳

陳建號清潤，廣東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朱儒陸九淵於孔廟，時清潤以進士令南園，聞之，憂道統將移，學脈日紊，乃發憤苦學，能通辯，以破王氏所編朱子晚年定論。其書批駁根於橫浦，證變派於江門，而中間則詳著朱陸始終不同之迹。閱七年，戊申，書成。源流雖異，

終編可考矣。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惑者乃單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辯。

一、此書本散探諸書，今編以屬辭比事，引伸觸類之法，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句句理會，其言自相發明。

一、此書多窮繁舉而撮樞要，不敢泛錄以厭觀覽。

一、探據諸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象山文集、象山語錄、象山年譜、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六子書、四書大全、文獻通考、事文類聚、傳燈錄、大慧語錄、宋儒宗、崇正辯、宋儒宗、慈湖遺書、朱子語類、林玉麟、宋儒宗、草木子、元祐書、居業錄、明餘錄、居業錄、白沙集、新會錄、荷亭辯論、東陽虛、筆政文集、道一編、歐陽文、陽明文錄、傳習錄、守仁著、象山學辨、南唐書、因知記、泰和雜錄、順寧錄、書目不列、謹按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學者有儒佛異同之辨，朱子既沒之後，又轉為朱陸異同之辨，此聖學顯晦所由繫，世道升降之大幾也。蓋自周衰，降為戰國，天下雖有異端，如楊墨申韓之屬，非一然其為說尚淺，未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真矣。嗚呼，禪佛之近，心見性之論，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真矣。嗚呼，禪佛之近，似已足以惑人，而況重以象山之改頭換面，假儒書以彌縫佛學，為說益精益求精，巧乎，又況重以聖學諸人又顛倒早晚，假朱子以彌縫象山，為謀益工益密乎？常觀程子謂佛氏曰：「邪誕妖異之說，塗生民之耳目，塗言語也。」朱子排陸氏曰：「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言益益也。」孰意近年又為道一編諸書所塗，咸三重耶。建無似，究心十年，著成此編，垂十萬言，其大要明正學，不使為禪學之所亂，尊朱子，不使為後人之所誣，撤豐部，不使塗後學之耳目而已。君子其尚虛心而熟察之哉。

學部通辨提綱

一、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諸集，其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臨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由萌也。程篋墩因之，適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若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台者，與道一編輔車之卷，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疑謬朱子，誣誤後學之深，故今前編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世顛倒之弊，舉昭然矣。

一、自老莊以來，異學宗旨，專是養神，漢書謂佛氏所貴，修鍊精神，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實學術正異之綱要。陸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其載語錄可考，其假老佛之似，以亂孔孟之真，根底在此，而近世學者未之察也。故今後編之辨陸，續編之辨佛，皆明其作亦精神，所以異於吾儒之學，至終編則明吾儒之理學，異於異學之養神，蓋此書編要只此云。

一、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觀於後編。

師出入於經傳，汎濫於釋老，自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而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看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朱子語類云：佛學儘皆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盤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開漸見其非。

朱子早年之學，大略如此，後十年，延平先生方卒。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朱子文集

按：此記為同安學者許順之作，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戊子，孝宗乾道四年，朱子三十九歲，答何叔京書云：茲奉親遺日如昔，向來安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竊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朱子文集

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為朱子晚年合象山，王陽明探為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視，猶人憂，此書有奉親遺日之云，則視無恙時所答，朱子年譜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相識，若之何得為晚年定論，其顛倒誣誣，莫斯為甚。

朱子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微服至此，夏初所至酒酒，遂為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暇，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這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竊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處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朱子文集

按：賑糶事，考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探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尚有二書，又皆在此錄二書之前，皆視猶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見朱子年譜

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言，而蓋敬陽明矯取以彌縫陸學，印證己說也，朱子嘗謂李伯謙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今觀道一定論二編，大抵以陸氏為主，而於朱子之說，近於陸者取之，而顛倒早晚，不顧也，學者察此禪師，大略可視矣。

學部通辨卷之一

前編上

明陳建撰

此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子朱子生。朱子年譜

己未，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象山陸子生。象山年譜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陸子十三歲，陸子生穎異，幼嘗問父教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十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象山年譜

按：陸子宇宙字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引而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必合後編所載作弄精神一路觀之，然後其禪昭然矣，蓋此編專明朱陸早晚，至後編方究極象山禪蘊也。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赴任同安主簿，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年譜云：初朱子學靡常

庚寅，乾道六年，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答薛士龍書云：「慈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聞先生君子之餘教，雖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絲絲分寸躋攀，以幸其幾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其馳心空妙可見。據朱子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當不啻年垂四十，而此書當在此年以後矣。下三書皆相發。
又按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問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則正是四十歲前，而近年看得分曉，則正是四十以後，尤可徵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三復來示，爲之慨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只於平易確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且荷開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此正過高之病，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也。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傳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不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文集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既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闌起，意中道禪亦自在，日將聖賢書來讀，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漏百出。」朱子文集

此書與此語相表裏，遂明說師釋扣僧來歷，朱子爲人光明，不少隱諱，如此病翁即劉屏山子常也。

朱子初年學務求心，而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指書絕學，而苦覓心也。嗚呼，禪學近似亂真，能陷溺高明，雖朱子初猶指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覺其非，而

與反之象山則終身守其說而不變，此朱子所以爲早同而晚異耳。好事者乃欲移朱子之早年以爲晚，是誣朱子終身爲禪而不反也，不亦悖哉。

安心覓心出傳燈錄，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按象山與鄧文範書云：「得愈益書，謂別後稍來舊而歸新了，然未有所得，始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王陽明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皆本傳燈錄，雖整庵因知記云：「近時以學道鳴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整庵此言，實彈文公案，切中其病矣。

按程篁墩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而有昧於陸子之言。王陽明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誣詆人之罪，不可勝贖。此等議論，皆是矯揉推撥，陰謀取勝，皆是借朱子之言，以形朱子平日之非，以著象山之是，以顯後學之當從。陽明雖取朱子之言，而實則主象山之說也。陽若取朱子，而實抑朱子也。其意蓋以朱子初年不悟，而疑象山，晚年乃悔而從象山，則朱子不如象山明也。則後學不可不早從象山明也。此其爲謀甚工，爲說甚巧。一則即朱子以攻朱子，一則借朱子以舉象山，一則挾朱子以令後學也。正朱子所謂離舍出人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禪也。嗚呼，蔽也久矣。象山以改頭換面之術，詭障天下已數百年矣。篁墩輩以顛倒早晚之術，詭障天下又數十年矣。今欲一日辯而明之，誠不自量，姑盡吾心焉耳。韓子曰：「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蘇子曰：「我知之不以告人，其名曰棄天，愚雖不肯，敢不惟不仁不信棄天之懼乎。」

無言處。不憚人閒有古今。

朱子年譜謂其後子諱頗悔其非。而子諱終身守其說不疑。是以子諱後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許。而於子諱日益冰炭云。

子諱名九齡

十二月。朱子答張敬夫書云。竊於文字之間。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莊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爲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真是意味深長也。

王陽明探入

大學中庸章句

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棄。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子諱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朱子文

王陽明節錄此書。入晚年定論。其欺弊有三。此書在既會象山之後。論孟集註未成之時。何得爲曉其欺弊一也。刪去學庸緣此修過以下者。蓋定論序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思改正而未及。故於此刪去修過之由。以彌縫其說也。設人以爲未及改也。其欺弊二也。亦刪去子諱兄弟以下者。以譏陸之故。而特爲諱避也。考定論一編。凡論及陸學處皆刪去。惟一二稍稱陸學處則不刪。其欺弊三也。只看陽明錄此一書。便有許多弊。其欺陽明專挾朱子手書。騙學後學。致後學亦以爲彼據朱子手書。不疑也。此種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

又按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

此卷所載。著朱子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甲午。孝宗淳熙元年。朱子四十五歲。陸子三十六歲。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誠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親扣其說。而因識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

朱子文集

此二書猶未會象山時所答。

乙未。淳熙二年。朱子四十六歲。陸子三十七歲。

五月。呂伯恭約陸子及兒子壽。會朱子於鵝湖。論學不合。各賦一詩見志。陸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歛。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開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蕪。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勸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歛。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稍至滄浪水。卷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辯只今。朱子續和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

可接王陽明固不可紙為早歲所著之書。為中年未定之說。欲盡廢之而行己說矣。

或曰陽明作定論序謂朱子晚年大悟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為自証証人之罪。不可勝贖。集註諸書。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答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陽明所據信然耶。曰此陽明捕風捉影。誣前誣後之深也。自証証人之罪。不可勝贖。即朱子早年答何叔京書語也。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也。朱子續文集答黃直卿書。有向來定本之誤之語。陽明編定論首篇。為序文張本。然此語非為著書發也。按答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微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詳此書。蓋論教人之事。說教人定本文意甚明。文訓教人須先立定本文。又下陽明何得矯假。以為悔集註諸書之序也哉。又按朱子正文集亦載此書。但此句止云此是向來差誤。無定本二字。其非為著述尤明。陽明編定論。不採正集。而採續集。亦乖。

近日常州秦尚書作廖太宰中庸管窺序。謂嘗聞朱子晚年頗病章句支離。自謂向來定本之誤。方欲改而未及。其見諸黃直卿張敬夫周答等皆可考也。愚按近日士大夫。不知陽明之欺。遂連信以實。然而疑朱子者類如此。近時學者意見與朱子不合者。必証為早年之說。未定之論。其偏作於此。此蘇不辯。誣前誣後之禍。不知何時而已。愚為此究心痛。為考亭訟冤。

庚子淳熙七年。朱子五十一歲。是歲。陸子壽卒。象山年譜
按朱子先答林擇之書。有陸子壽兄弟近日卻肯向講學上理會之語。王陽明採為晚年定論。朱子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道一編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其弊不獨以早為晚。尤假子壽以適其象山也。都際多端。辯不能盡。

辛丑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歲。陸子四十三歲。
二月。陸子訪朱子於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陸子為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於簡。自為之跋。稱其發明懇切。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病云。朱子年譜

呂伯恭與朱子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鵲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是意見如此。即是議論如此。即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思是思。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教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某卻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是著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撥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排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機其禪會。疑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嘗答呂伯恭。謂子靜依舊進前掩後。巧為辭說。此語尤深中其病云。

癸卯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歲。陸子四十五歲。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不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適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難於義理上不放亂說。卻於緊要處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朱子年譜

按象山年譜。去年秋。除國子監正。是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據此書在辯無極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定之際。後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編乃指此書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輔車相依。誤矣。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請於張氏。然敬夫詩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語之閒。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朱子文集

前書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云。示喻誠靜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耳輕相証。贊就有未合。亦且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事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偶色忿同。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意。朱子文集

朱子因門人說辯之過。故作此書以解之。平日自任之云。蓋如象山之意而言。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也。或乃指此為朱子晚年信陸之證。誤矣。

乙巳淳熙十二年。朱子五十六歲。陸子四十七歲。
朱子貽陸子書云。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發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意微帶來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去年冬上。輪對五劄。因錄寄朱子。而朱子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愚意在西域。朱子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頭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礙。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

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應酬帶來。這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按眉勞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而直做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其害道之不幸也。朱子

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蓋子淵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稱者。而亦朱子所深聞者。二家冰炭。自此始矣。

丙午。淳熙十三年。朱子五十七歲。陸子四十八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昨聞有句外之語。而復未遂。今定何如。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苦口。恐未必以爲然。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竊竊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日相見。復有異同否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是年冬。始奉祠還家。此時猶在朝。而皆有句外之請也。象山年譜載是書於是年。信矣。子靜偏處甚害事。即前與劉子澄書所稱是也。

按這一編探此書爲朱陸晚同。又自注云。或疑書尾向持異同之說。然觀朱子於此。既自以支離爲病。而陸子與傅子淵書。亦復以過高爲憂。則二先生所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會。而陸已下世矣。竊按此書乃朱陸異同之始。後此方冰炭日深。二家譜系。班班可考。竊何得爲此捕風捉影。空虛億度。遂合欺人也。趙東山論朱陸亦云。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朱子後來德盛仁熟。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爲何如也。即同此一見識。蓋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極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會同。適自彰其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加據信。而莫能察也。惜哉。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宜公謂其愚弄朝廷。其罪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竊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後學。使遇君子。當如何議罪。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衡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深慰。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彼乘說得適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兇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朱子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過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中而而距楊墨者。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祇微紛競辯。若可差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勢歸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酸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發家

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朱子

按。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正與前答陸子所謂子淵去冬相見。與劉子淵所謂建昌說得動地語同。答劉公度趙幾道書。語意皆同。二家冰炭。實始於此。所謂未盡見底蘊。未免私嗜唯阿。如前答項平父書是也。祇緣紛紛競辯。容忍不能極論。如答諸葛誠之書是也。冷淡生活。觀後編所載象山此道。甚淡等語可見。

通按。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乙巳歲以前。每去短集長。時稱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歲以後。則於象山鮮復稱其善。而專斥其非。絕口不復爲集長之說。其先後子奪。分明兩截。此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也。至此答程正思諸書。則其早同晚異之故也。蓋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故私嗜唯阿。時稱其善也。迨中年以後。朱子見道益親。始大悟禪學近理亂真之非。晚年益覺象山改換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說破。顯然攻之矣。此朱陸始同終異之關鍵。愚故表而出之。

通按。朱子年十五六時。已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十餘年。而後始覺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時。方識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餘年。而後深覺其弊。嗚呼。甚矣。此學之能惑感高明。而難於辯察也。而況後世之十乎。朱子於禪學。謂其始末皆一日不往來於心。謂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謂彼乘說得通前掩後。謂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嗚呼。甚矣。此學之惑感高明。而難於舍棄也。而況後世之十乎。向非朱子克永厥壽。則終爲所惑感。而其爲非爲弊。誰則明之。朱子嘗謂某講學。幸而大假之年。又謂呂與叔情乎壽不永。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觀此信矣。

通按。朱子之學。有二關焉。有三節焉。有三實焉。上卷答薛士龍諸書。爲朱子逃禪返正關。此卷答程正思諸書。爲朱陸始同終異關。此二關也。朱子早年馳心於禪學。中年私嗜於象山。晚年併排禪陸。一意見正學。此編三卷乃三節也。後三編。則朱子晚年併排禪陸。明正學之實。此三實也。學者察此二關三節三實。無疊韻之思矣。

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貴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譁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乘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斷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懷屏伏。檢校得志。會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誣毀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當分之矣。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邵侯錢公慨然撤而新之。以時祠焉。余竊所敬歎。象山文集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朱子文集

按。象山文集年譜載。荆公祠記。俱明言淳熙戊申。道一編乃指爲初年冰炭。顛倒早晚矣。嗚呼。早者者以爲晚。晚者者又以爲早。雖料竄增著書。從頭徹尾。顛倒取証。稱荆舒者。王安石先封荆國公。後追封舒王。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象山文集

按。王安石爲相。首變法度。引用兇邪。實一人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沒。徽欽北狩。安石附之也。言之痛心。繼人乃爲立祠。崇山又從而爲之記。盛稱其美。重爲諛墓之辭。分過於人。曲爲庇鄉人之計。朱子讀其香味偏私。誠切中其病矣。乃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將誰欺乎。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爲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者云。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卻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彌深。明道卻通疏。象山文集

陸子嘗謂人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象山文集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象山文集

李白杜甫陶潛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文集

按。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向會點。凡其習襟高邁。不拘小節。類於點者。即以爲通疏。而取之。至於文理密察。矜於細行。與點不類者。即以爲蔽。而不之取。故夫深誣伊川。而推譽李白。豈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真金。卻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朱子

象山語。伊川猶陽明誣朱子。大率儒禪不相合也。

曾祖道曰。頃年常見陸象山。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甚。甚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贊等。自是吾夫子家風。

學部通辨卷之三

前編下

此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歲。陸子四十九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稅駕已久。諸況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發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此其爲說。乖戾悖忤。大爲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俱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自去年冬得旨奉祠還家。學者輻集。故此書有稅駕已久。學徒四來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陸切要之言。道一編乃列爲早年冰炭差矣。

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歲。陸子五十歲。

正月。陸子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略云。公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湛於冰霜。公之贊也。培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勸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顧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達其時。君不世出。君或

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

按語類此乃象山放後，祖道遺之語。以類附此，又按象山答甘宅之書，謂持敬字乃我來杜撰。王陽明亦讀朱子主敬為禪，為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持敬而尚點狂，陸學愚見，自是一種。朱子答歐陽希道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甘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

會點見得大意，而行不掩，卒終於狂。學者如何可學甘點之狂？流為莊周之變，遂為禪學矣。

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略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教於鵲湖，然猶齒牙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鵲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

鵲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誦太極圖之非，朱子先已辯之矣。至是象山復為之中其辯，而朱子答之，各有二書。全文各數千言，不能悉錄也。姑撮其略如此。

十一月，朱子答陸子書略云：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十二月，陸子答朱子書略云：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真體不傳之秘，及通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真是曾學

己酉，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歲，陸子五十一歲。

正月，朱子答陸子書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品更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誤評也。迺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況今雖偶然道及，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按朱陸辯無極，載二家年譜並同。道一編乃謂此辯在二家未會面之前，而答朱子年譜置鵲湖既會之後，為失其次。於是以前無極諸書，列於鵲湖三詩之前，定為首卷，謂以著其異同之始。早年未定之論，宜據一何證之甚也。按象山首書謂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教於鵲湖云云，其敘述先後極為明白，不待別加考證。而早晚已顯然於一書之中。蓋鵲湖此書於編首，而於此豈有不知，分明自欺欺人而已。然道一編雖欺人，則不知其欺也。蓋鵲湖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後學無不宗信也。於是修像州志者，稱鵲湖文學，而以能考合朱陸為稱首矣。按鵲湖者，稱道一編有功於朱陸，為之翻刻以廣傳矣。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近日指紳有著學則著諸學錄，序中庸管窺無非仲陸同朱，羣然一辭矣。至席元山之鳴冤錄，王陽明之定論，則效尤附和。又其甚者矣。古云：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蓋幾分明以一人手而掩天下之目矣。若今不辯，則其誣誤天下後世，將何

紀極，愚讀至此，不勝憤慨。為此究心通辯，嗚呼，愚之為此，豈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啓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

按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宜敬所著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別本節去辯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弊，而為之掩匿耶？又按象山年譜刻本，今亦有二：一在漳州，一在撫州。皆近年陽明門人刻，撫本頗多增飾，與漳本小異，併記於此。

陸子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答元晦二書併往，可稍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理常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陸子與邵叔道書云：得元晦書，其辭殊未解。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陸子與邵叔道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以此等氣象止為戒耳。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渠已贖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為無益，不必深辯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無極之辯，冰炭極於此。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

年譜云：二書之成久矣，不暇修改，至是始序之。按二書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尚復修改不輟。大學直至垂沒改定，誠意章乃絕筆，傳習錄因論格物之說，與其禪見不合，乃誣為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改，竊譏其甚矣。

傳習錄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文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曰：晚年之悔，如所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干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按陽明此語，即與定論序文相表裏，無一句一字不顛倒錯亂。迨前經後，至謂朱子不知先切己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是誣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誣誣。自古講學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誣。昔尹和靖有言：其為人明辯有才，而使染禪學，何所不至也。嗚呼，可畏哉！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然復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達以至善遂以明也

此書本與答論王文公祠記同爲一書實出晚年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則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聖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胡遠材問顏子如何肯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某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卻不說破卻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使被他說某卻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是講事斯語卻如何恁他說得

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卻不說破卻又將那虛處說起來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篇是此弊朱子又嘗謂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常是兩頭明中間暗即此也此象山遮掩禪機被朱子晚年看破某老宋大登禪師宗果也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朱子六十三歲陸子五十四歲正月陸子知荆門軍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講義云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

按講義全文凡十餘言因辯皇極二字而止錄此

朱子曰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推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

朱子皇極辯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皇建其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

朱子

按漢儒以來皆以大中謂皇極象山講義承說雖謬至朱子始一正之發明精切有功前聖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論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當知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乃曰繼思惟便不親切又曰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卻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且將大學中庸論語近思等書子細玩味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會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自欺浮說爲人所誑等語皆是相象山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已悉以小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卻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此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朱子

按項平父與胡季隨皆嘗感於象山者故二書皆謂爲人誑惑虛度光陰也范甯論王弼考之通鑑謂其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捨紳之徒翻然改轍遺風餘俗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朱子引此其謂象山深矣

朱子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是告子外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盡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曰飲水冬曰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

朱子因與萬正淳論集義云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得到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今陸氏只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是乃告子之說

朱子

自卷首至此皆二家冰炭之言首荆公祠記之辨次伊川人品之辨次會點齊魯之辨次濂溪無極之辨次顏子克己之辨次皇極講義之辨次孟子義外之辨凡此數辨皆所謂直說破顯然攻之者也按陸子嘗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子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能添一些觀此言則朱子與萬正淳之所論者信矣真一告子也其視聖賢之好問好察若無若虛氣象何啻天淵

十二月陸子卒於荆門軍朱子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朱子

按陸子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按朱子嘗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既爾之後主不當復於疑向見陸子靜居世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海陵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既爾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禘之後撤其几筵子海陵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撤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而子遂逐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按象山年譜淳熙四年丁繼母鄭氏憂此書朱子晚年因事追論也即此一事而見子靜薄親仲兄嗾諫遠善其過深矣此子靜之所以爲降心從善而子靜真一告子較然與或乃混合二陸苟爲彌縫惡乎可

朱子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辭謝。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辯。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趨避。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笑其陋。而謂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者哉。文子按。朱子攻排陸學之言。出於象山沒後者甚多。但語中無明證者。今不甚載。詳其後編。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聞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瞶。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攬。壞了。甚可歎也。朱子

按。開記。即下文稽古閣記。是年。因蔡季通之請。爲象山門人許中應作者。稱陸氏者。象山既沒。爲古人方稱氏也。此者。微此道。一編乃以爲出於早年氣盛語健之時。編在初焉。冰炭之旨。顛倒欺人至此。可駭。嗚呼。大學首戒自欺。而蓋增務爲欺。君子不欺暗室。而蓋增特著一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考題。爲言路所劫。遂繫詔獄。而遂憤恨以死也。豈鬼神惡其積欺。而降之罰與。愚也不得從言官後。正其欺於朝廷。願從野史後。昭其欺於汗簡。則亦有不得已焉耳。朱子

王陽明與門人書云。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以解紛耳。然士大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幾舌之勢。近年蓋增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偏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愚按。陽明此書。自喜其謀工說巧。能惑一時士大夫矣。自其智術。又高於蓋增矣。蓋道一編。猶竝取三家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一語。蓋增蓋明以朱陸爲同。而陽明則變爲陽朱而陰陸耳。正如昔人以儒佛爲同。而象山則變爲陽儒而陰佛。意猶是也。嗚呼。蓋增蓋此。益深益妙。務爲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人於神。視諸以儒佛朱陸爲同者。有比較牽合之迹。其誰淺矣。噫。蓋增重日新月盛。何時掃蕩。使不爲士大夫之惑耶。

九月朔。朱子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既治且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別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朋誼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建閣既成。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云云。朱子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敝。朱子之學。早同於陸。而晚異於陸。莫明於此矣。

按。今天下學術議論兩途。只爭箇節與不節。不察蓋增之節。則朱陸晚年異合。察其節而究其實。則朱陸晚年冰炭。昭然灼然矣。不察象山之節。則陸學爲孔孟。察其節而究其實。則陸學爲佛。昭然灼然矣。予每縣縣。好惡南北。所爭只此耳。嗚呼。節障之患。古今天下。何事無之。內而朝廷。外而百司。刑政之閒。何往無之。然彼特節於一事一時。而象山蓋增則節障天下後世。其禍不知何時而已。朱子嘗謂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正以一時之害輕。而歷世之患重。區區是用究心此辯耳。

朱子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年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朱子

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弟及近日蓋增陽明諸人之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永康人。時亦自蒙其才。驅駕流輩。志於事功。號爲永康之學。朱子亦常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嗚呼。可見大賢自任之心矣。

庚申。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歲。朱子

按。朱子一生。倦倦以訂釋經書。辨明離學爲己任。此二者。正其上承孔孟。下開來學。有大功於世者也。自程蓋增造爲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視朱子平日所以辯排離學者。皆爲覆瓿。自王陽明有朱子定論之作。而視朱子平日所釋經傳。皆爲蕪言。嗚呼。二氏何苦好誣朱子耶。此編之作。天使余正二氏之誣。昭朱子之實。破離陸之惑耶。

或曰。吾子所論。固公是公非。鑿鑿皆實矣。然得無傷於評直耶。傷於好辯好勝耶。曰。此誠建之疑辭也。建平生惡人爲欺。每讀史至小人欺君誤國。顛倒是非。誣害忠賢處。未嘗不爲之痛憤悼恨。扼腕太息。欲圖其寬而無從。讀道一編。諸書亦然。是故著爲此辯。以觀考亭之寬。中儒釋之辯。明朱陸之實。以告天下後世。勿爲所欺。惟恐其辭有未盡。特有未明。不自知其爲評直。爲好辯好勝也。韓子曰。君子得位。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其道也。非以爲直而加諸人也。嚴滄浪亦謂辯自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辭說沈著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謂二子之言。知言。君子固有以諒我矣。嗚呼。今天下皆尊信陸學。而吾獨排之。今士大夫固不據信道一編。而吾獨辯之。以管窺而妄議道學。以玄鑿而僭論前聖。則區區固亦無所逃罪。故嘗慨然曰。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乎。

朱子曰：佛學只是弄精神。

又曰：禪學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或朱子

又答潘恭叔書曰：釋氏之病，乃為錯認精神魂魄為性。

又答連嵩卿書曰：為此說者，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日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或朱子

按：漢書論佛氏之旨云：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其言正與朱子合。或曰：佛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朱子漢書專以精神言，何也？曰：精神即心也。心者，精神之舍，而虛靈知覺作用運動，則皆精神之發也。故禪學其始也，絕利欲，遺事物，屏思慮，專虛靜，無非為修鍊精神計。及其積久也，精神凝聚，微覺豁然頓悟，則自以為明心見性，光明寂照，神通妙用，廣大無邊，一皆精神之為也。漢書之言，朱子之論，得其要矣。象山之學，何莫非原於此。

陸子曰：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散，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全，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閒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卻反壞了。

朱元晦泰山喬巖，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擱。

因歎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壞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或象山

按：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其為禪學，無所逃矣。象山每以孔孟為辭，今考魯論一部，孟子七篇，未聞有一言及於精神，而惟釋氏之自私自利者，乃專務之。象山之情昭然矣。下文反復辨證，益詳益明。

按：孔叢子有云：心之精神是謂聖。陸學宗祖，全在此一語。朱子嘗謂孔叢子是後人偽作，即陋之甚。既無是取，而辭亦不足觀。陸學一派，乃以與其禪見偶合，尊信而專主之，不亦誤乎？按：莊子曰：神全者，聖人之道。又曰：精神聖人之心。觀此，則作孔叢子，當是莊列者流。

朱濟道說：臨事疑，恐做事不得。陸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或象山

朱濟道與人書云：陸先生所以處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

學部通辨卷之四

後編上

此卷所載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為勘破禪陸根本。

朱子答許中應書云：世衰道微，異端蠱惑，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皆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惑其說耶？去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朱子

朱子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傍觀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盡見大意。朱子

按：陸學來歷，本假佛釋，故必先識佛學，然後陸學可辨也。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他不破矣。故今此編詳陳佛學為證，以此也。大慧語錄，傍觀圓覺，皆禪宗佛要也。朱子又嘗答趙冰道書，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愚為此編，正是代朱子極談，以盡象山之源委，窮象山之源委，然後見此事之真可笑也。下文精神之說，正是象山源委所在，故首陳之。

言語文字爲意。令人仰歎無已。其有章作文者。皆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思不能作文。象山又曰。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象山

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其入不二法門也。今陸學專主收拾精神一路。以爲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非是其入不二法門也耶。

陸子曰。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然顏子精神高。既磨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謂李伯敏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靈覺之意。須磨磨鍛鍊。方得此理明。窮究磨鍊。一朝自省。象山

按佛氏修鍊精神。陸氏亦磨鍊精神。同歸一致。顏子何人。乃亦以磨鍊精神誣之耶。一朝夕省。頓悟法也。如下文所陳下橋之覺。銳象之見之類是也。按象山嘗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是說得皮膚。看唐鑑一段。門人曰。終是說骨髓不出。象山曰。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又嘗謂讀書須是就血脈骨髓理會。今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愚謂象山此言。雖云誇誇。而實切中後學病痛。蓋象山血脈骨髓。全在養神一路。而近世學者爲所遮掩。鮮克知之也。今此編細與拈出。其神自明。

詹阜民記象山舉公都子問。約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使收此心焉。惟以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又因此無事。而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是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微覺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曰。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通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洵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象山

按無事安坐。瞑目操存。此禪學下手工夫也。即象山之自立正坐。收拾精神也。即達摩面壁靜坐默照之教。宗杲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之教也。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微覺。則禪學頓悟識心之效驗也。所引道在通等語。則推按之說也。所謂照物。即佛家光明寂照之照。楊慈湖謂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王陽明亦以良知爲照心。

鶴林玉露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按此即與陸陸同一推按之見。詹阜民謂考察洵言仁書。終不知仁。即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也。因瞑目微心而始解。即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也。愚謂夫子所謂道不遠人。指人倫日用子弟友之道而言也。孟子所謂道在邇。亦指親親長長而言也。其視阜民之所覺。妖尼之所悟。萬萬不倫。今乃推按牽合。誣之甚矣。論學如此。是何異越鹿爲馬。

詹阜民字子南。象山嘗與詹子南書云。日章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又云。得其事實。亦不

泥其辭說。又云。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又云。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愚按象山文集。每稱事實。如此者非一。初說。莫如其所謂。及看破語錄。無事安坐。瞑目微心之說。然後知其事實在此也。然後知象山凡稱實學。行踐實務之類。皆是借此也。然後知象山凡說道說仁說此心此理之類。皆無非此也。學者於此等緊要處。識破。然後不爲象山之所惑也。已。

徐仲誠請教。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曰。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其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家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象山

按此即與詹阜民所記相發。仲誠處堂一月。而有鏡中之見。阜民安坐半月。而有下樓之覺。其工夫效驗一也。仲誠以鏡中觀花。爲思得孟子。阜民以下樓之覺。合洵言仁。其推按強合一也。鏡中觀花之見。正禪家要妙。然其言引而不發。觀慈湖遺書。始說得分明。

楊慈湖行狀云。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客入夜憶先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陸先生新第。歸來富陽。慈湖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陸先生即揚聲答曰。適聽扇訟。見得孰是孰非者。即本心也。慈湖聞之。忽覺此心豁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陸曰。更何有也。慈湖即北面納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由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已而沿微宿山開。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曉。瞻欲曉。忽泐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後居姚興。更覺日用應酬。未能無礙。沈思歷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鏡中象矣。慈湖

慈湖名簡。字叔仲。浙東慈谿人。象山高第門人也。慈湖頓悟。始於太學之反觀。而成於雙明閣之授受。按鑑中影象之見。慈湖一生言之。其作照融記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洞照如鑑。萬物畢見其中。而無所藏。其作臨安學記曰。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鑑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其見訓語曰。仁。人心也。人心微然。清明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又曰。渾渾融融。如萬象畢見於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愚按此正佛氏弄精神之故智。所謂識心見性。即識此見此也。慈湖烏得妄指爲仁爲道。爲孔子之學耶。吾不識仁與道。乃有形影之物。可玩弄。如此謬妄推按。指鹿爲馬。可駭可笑。

按華嚴經言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皆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傳燈錄謂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謂心如明鏡。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觀此。則知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陳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良知之體。瞭如明鏡。亦即此意。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爲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觀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

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識此耳朱子

廖子晦名德明宋史稱其少學釋氏後乃從朱子受業以書質於朱子曰明道先生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鸞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子晦所見蓋即同慈湖也朱子以此對答之而子晦大悟其失復書曰鑑影之感非先生之教幾殆某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鸞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鸞魚吾性分爲二物矣愚按子晦鑑影之說尤足發禪陸之蘊故著之

按明道謂鸞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今按鑑影之感正是弄精神也

按萬物皆備之語孟子與陸學俱言之然孟子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理言也陸學之萬物皆備以萬物之影象言也儒釋不同首蒙只此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聖賢本意欲人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實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正明此意困知記詩云鏡中萬象原非實心裏些兒卻是真須就這些明一箇莫將形影弄精神亦明此意

楊慈湖書炳講師求訓曰前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僕以燈至某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四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時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心體如此廣大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摩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心即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此心至妙奚容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鸞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慈湖

按此即鏡中萬象之見按此推撥儒佛尤明象山嘗因宇宙字義之悟謂元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又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語正同此禪機但象山引而不發而慈湖始發其蘊究陸學一脈惟象山工於遮掩禪機最深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至慈湖輩禪機始露稍加考證其禪使自瞭然矣博燈錄招賢大師云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此論即象山慈湖宗祖橫渠張子皆謂佛學蔽其用於一身之小窮其志於空虛之大語大語小流通失中此語切中其病矣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縱自覺策使與天地相似慈湖光精與天地合德等策與天地相似語其約也慈湖反觀之訓道其詳也約者引而不發詳者無隱乎爾

楊慈湖訓語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生死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慈湖

慈湖此語即佛氏形有死生真性常在即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陳白沙謂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即此也按象山講學好說宇宙字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至大至久包括無窮也如佛說性周法界十方世界是全身之類是以至大無窮言也如說法身常住不滅覺性與太虛同體之類是以至久無窮言也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吾心宇宙之說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收拾於此而已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穿紐收合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禪學作弄精神至此極矣程子謂佛氏打入箇無底之壑朱子謂佛氏只是話箇大話謾人陸學即同此弊

楊慈湖訓語曰前之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坐反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居處是非之答而又覺澈然清明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愈觀而愈動掩書夜寢心愈寢不寐度至丁夜忽有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察者端迹絕影流汗沾濡泰然且而竊視外物無二見矣慈湖

黑幕之見奇特之甚流汗之說爲禪益彰羅整菴云余官京師偶逢一老僧問何由成佛渠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子樹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遠且覺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後潛玩聖賢言語始覺其非朱子答吳斗南書云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觀此儘佛明矣

慈湖詩云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足底用思爲底用疑鏡象之見分明奇特

按山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觸物皆有省發常聞鼓聲震動窗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終亦引而不發觀下文慈湖語始發象山之蘊

楊慈湖誌葉元吉姓張氏某謂元吉自言嘗得某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繞繞同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

不寐。夙興。見天地萬物。莫不昭然。皆此一理。皆此一本。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若有一物。及一再聞某語。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諸人不以爲喜。聞聲而大悟。猶人始喜。按。禪家悟道。必以夜。亦是奇怪。昔六祖傳法於五祖也。以三更時。茲慈湖悟法於象山也。以夜集雙明閣。他如慈湖太學山開黑幕諸悟。與葉元吉此悟。一皆夜。皆夜臥寤寐恍惚之間。雖整齊所說京師之悟亦然。餘不言晝夜者。可類推矣。伊川先生謂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禪家所見。豈只是此模樣耶。奈何指此爲識心見性。吾斯之未能信。胡敬齋謂禪家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只是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深切禪病。蓋漢武見李夫人。正是見夜開形影恍惚也。

陸子曰。微骨微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自然靈。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宿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象山
陸學師弟銳象諸見。是謂靈識。靈見。且有靈骨矣。下文慈湖靈明靈覺靈光等語。即同宿無靈骨。本禪語。

楊慈湖與馮氏妹辭云。吾妹性質靈明。觀古默契。靈覺天然。萬古鮮儔。士而能覺。已是垂芳千古。婦而能覺。古惟太姒。自茲以降。以倖行稱於史冊。不乏求其內明心通。惟龐氏母子及吾妹。斯其每歎其末有與擬。靈光薄其無際神用。應酬舒卷。氣亦猶鏡象。卷差來備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吾妹靈明之妙。正如此。慈湖

朱子嘗答陳正己。謂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今按象山慈湖。正是爲靈明之空見所持也。龐氏母子。按。後錄。襄州居士龐德公。娶龐婆。舉家修禪。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其說無生語。女名靈照。製竹漣。龜背之。以供朝夕。愚按象山慈湖雖皆禪。然慈湖之禪。直象山之禪。深慈湖明尊遠勝。明稱龐氏。明祖述孔孟。子爲書之言。明說鑑象。反觀黑幕流汗之悟。一切吐露無隱。若象山則遮掩諱藏。一語不肯如此道矣。此二人學術同。而心術異處。

陸子曰。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象山
楊慈湖曰。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又曰。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慈湖

朱子嘗謂漸用有般事。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正是指此。

通按。禪陸以頓悟爲宗。是故其始之求悟也。有養神之功焉。其終之既悟也。有鏡象之驗焉。如象山每教學者閉目正坐。慈湖亦教人合眼端坐。皆早民無事安坐。既日。夜以繼日。皆養神求悟之功也。如字宙字義之省。下樓扇。反觀黑幕。鼓聲之覺。輕靈之見。靈光之契。皆頓悟鏡象之妙也。凡此皆陸學骨髓所在。皆勘破陸學根本也。從前遮掩術行。雖老師宿儒爲所惑。此編除去遮掩。專究骨髓。其神不待

智者而辨矣。

陸子曰。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象山
按。養生家有元精元氣元神之說。象山論學。亦兼包此意。但含蓄不露。近日王陽明始發其蘊。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愚按陽明此論。實發象山之蘊。以誘人也。然象山陽明。俱未及六十而卒。養生之說。亦虛妄矣。乃假精一戒懼之旨。以文之。其侮聖言。誣後學也。孰甚。老子曰。谷神不死。養也。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朱子曰。此謂是。莊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薛文清公曰。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白私。與釋氏同。愚按象山陽明。正是翻騰愚弄。卒歸白私。與釋氏同也。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按此言見得極分明。近世學術。真似是非同異之辨。決於此。

章仲至云。象山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連日應酬。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象山
包顯道云。待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情精力。不肯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象山

按。象山嘗問李伯敬云。日用常行。覺精健否。又嘗誦詩云。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愚謂論學主於精健。正陷釋老自私自利。孔孟何嘗有養精神之說。惜精力。務精健之教哉。家有壬癸神二語。佛偈也。

陸子嘗答任伯書云。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半過半百。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何時合併。以究斯義。象山
知所向。究斯義。皆是指養神一路。胡敬齋曰。異端人多強壯。是其心無思慮。精神不曾耗損。故強壯也。盛費一生工夫。只養得這私物事。觀象山。正同。

朱子嘗程正思書云。世學不明。異端遽起。大事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學問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朱子

此語切中陸學一派之病。

或言金溪其學專在踐履之說。朱子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朱子
按。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誤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

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說履何事哉。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進德者。進此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象山文集陸子曰。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也。樂者。樂此也。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象山語錄

象山講學。專管歸此一路。只用一此字。將聖賢經書。都橫貫了。恣其推撥。從來文字。無此樣樣。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卻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卻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又曰。他所見既如此。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日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卻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許多障礙。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之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若販私鹽者。上面須得數片簽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陸子語類

前二條是說援儒入佛。後一條是說借儒掩佛。總言皆是陽儒陰佛也。

朱子曰。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祇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這是龍。又無角。這是蛇。又有足。朱子語類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身治家以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膠。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某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處甚多。故謂之者。一見便知其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益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爾。而卒不足以欺人也。朱子文集

張侍郎。張子韶也。名九成。號無垢。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之教子韶。所關非小矣。朱子雖學禪。謂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舍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按此言尤發摘深中。陸學一派之弊。俱無以逃此矣。因知記曰。張子韶以佛旨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或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矣。

接。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者。意不在於天子。不過假天子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假儒書者。意不在於儒書。不過借儒書以行其扇誘來學之計耳。朱子答程允夫書云。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閒。反覆詳按。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矣。此言深中近世雜學之病。

朱子文集有讀南陳諫議遺墨。謂王安石之於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豈真有意於古者哉。今按象山之援引經書。正是此弊。陽明之集朱子定論。亦是此弊。嗚呼。聖賢之言。何不幸而爲後人飾已欺世之資也。張東海詩云。金釵寶釧圍珠翠。眼底何人辨真偽。愚辨陸學。深有感於茲言。

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一時名臣賢士。不獨晁文元陳忠肅好之。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鼎諸賢。皆好之。然皆是明言而直好之。不爲隱諱改換。不害其爲誠密也。亦以可爲清心寡欲之助而好之。不敢以聖學自居。以傳道自任。不失其爲本分也。自象山出。而後以聖傳自任。而不安其分。因知記謂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徒修其名。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嗚呼。此誠世道之降。而孔子所以有古之狂也之歎歟。

學部通辨卷之五

後編中

此卷所載。明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全精神。其爲禪顯然也。吳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陸子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縱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必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陸子問李伯敏云。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曾中覺快活否。伯敏答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象山語錄

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謂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即管歸無事安坐。閉目養神一路。陳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明見養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即同此工夫頭腦。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遠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果事。如懶孫失了樹。更無住處。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落離。莫留一些方得。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即佛氏以事爲障之旨。

慈湖道潛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得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得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仲弓爲人。沖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如此。始是道人心。

黃白七哥。今其平夷開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卻只愛熱鬧。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人能退步自省。自然與道相入。此皆山

按。此數條。只是要得閒曠虛靜。恬淡退寂。意念皆忘。絲毫無累。任其自然自在。以爲完養精神之地。朱子嘗謂君子靜意思只是神志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和光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嗚呼。信矣。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許順之留書。見微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寒氣味。云不如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委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今按象山氣味。全與許順之同。朱子常謂冷淡生活。即此可見。象山所引經言。正是取資神養真也。

莊子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達生篇云。樂事則形不勞。道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道篇云。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而向。堯之爲君也。明此以而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下一也。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於禪。不知禪陸之學。皆根本莊子。觀此明矣。

釋氏息心銘云。無多慮。無多智。安心偈云。人法雙離。善惡兩忘。自心真實。菩提道場。臥輪禪師云。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鏡心不起。菩提日日長。某禪師云。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又曰。無心即是道。莫學佛法。但是休心。達摩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按諸說。具見傳燈。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所在。此頗可見。

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誰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落離。剝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門人楊慈湖則又明言曰。道非心思。所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想也。不可言也。嗚呼。其視聖賢思睿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悖戾甚矣。

陸子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離出心肝。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象山

按。象山此論。不啻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尤悖道入禪之甚。象山於居卑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象之見。皆是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也。即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謂心不可一有所思。不拘善惡。皆勞費精神也。即慧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象山謂心不可泊一事。語皆即此意也。

又按。善能害心之說。亦即佛氏以理爲障之意。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答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象山

按。四勿之訓。即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修身入道。莫急於此。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可先以此責人。顏子已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以克己爲明心根本之功。而四勿爲爲繼進事爲之末。妄生分別。亂道誤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朱子嘗謂良心日用。分爲兩截。此其爲說乖戾悖。大爲吾道之害。又謂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外面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卻。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直得來義爲末。猶可。只說一箇心。而以視聽言動亦爲末。甚矣。近世只知陸學不識書之爲不可。而不知其不泊事。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不可也。近世只疑象山偏於尊德性。而流於禪。而不知其分明惠徹。帶來達摩。慧能正法眼藏也。嗚呼。陸學

至此少明矣。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學，專就心上說。

象山一生論學總在此。愚考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學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窮事盡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為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為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此語以飾己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建不得不為痛辯，終編尤詳。

陸子曰：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讀書不必窮索。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透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游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若田地不淨潔，則舊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陸子與肯必先書云：當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事實二字已見前，謂事實不可須臾離，切身須要急思量，專務完養精神也。讀書不必窮索，不必太滯，惟恐透外損傷精神也。未曉莫妨權放過，文義曉不曉，不足為重輕，言讀書之無益也。言語壞天常，讀書假寇資盜，言讀書之反害也。嗚呼，象山之言明矣。

陸子曰：尋常懈怠，或讀書，或講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陸子曰：陸子與邵中平書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等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卻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

近世只知象山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影也。浸灌培植也，皆為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尤含蓄焉，夫以讀書等為憑物，須識破，則書可不必須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為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不讀書，而進前掩後，巧為辭說也。不若慈湖白沙雖神，然質直無隱。

陳白沙答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讀，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錄舊冊時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幾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

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若有物，於是浩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與賀黃門書云：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愚按：不靠書冊，惟在端坐，陸學養神要訣，只此八字。皇路端倪二語，即說端倪之見，白沙可謂無隱乎爾矣。

白沙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此語形容禪會亦切，崇正辨記精神悟，謂與籍管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今按象山白沙所見，不出神悟範圍。

陸子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作，縱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沖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養底人，心亦喜之。

今人略有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果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腳，此又則謂不山乎學，謂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其神尤為明白。

象山皇極講義云：其心正，其事善，雖不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象山素論每如此，嗚呼，孔孟曾有不識字之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可以識心見性矣。朱子常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雖不識字，底人便作得個語，陳白沙引吳草廬謂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正與象山符節契合。

陳白沙詩云：古人乘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機，何用覓陳編。又曰：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愚按：糟粕之說，出自老莊王弼何晏之徒，祖尚虛無，乃以六經為聖人糟粕，遂致壞亂天下。白沙奈何以為美談，至教與象山註腳之說，相倡和哉。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按：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離味此言，其於存心自高氣象，宛然在目。自古聖賢，易言如此，此正佛氏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言，其弊皆象山始。傳錄錄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註腳，嗚呼，來歷明矣。

陸子與姪孫清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識度越千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中庸之篇，正為陸沈，其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濫繪以於世取譽而已。卓犖西漢文武周公孔孟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經書為註腳，又為陸沈，甚矣。王陽明嘗擴曾經開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其家之產業庫藏而已。惟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猶子孫不務守祖傳產業庫藏之實，而徒至為竄人句矣。而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實也。嗚呼，陽明此言，直視六經為虛器贅物，真得糟粕註腳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寂寂中。又曰：千古遺編都刺語，晚生何敢復云云。即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象山有六經

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在沒緊要看了。將相坐禪人定矣。一言而語。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愚按。近世崇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談道述言。高談闊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即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眉合眼。專一微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麼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態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顏乃先自禁絕。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倖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無秋毫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朱子

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爲天理人心。致秋毫之實。了無交涉。冰炭決此。傳錄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當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果老不以爲然。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即與僧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之謂耶。朱子答汪尚書。即磨磚之謂也。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與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朱子

禪病只是遺棄事物。脫略章句二端。

朱子曰。子靜常與吾人說話。會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卻只說禪。

子靜雖占竊不說。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迹。可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使不說。及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又曰。子靜雖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朱子

朱子此等說話。雖出象山心肝。近世學者未及察。佛書云。初以欲鉤牽。後引入佛智。此禪家半籠誘致之術。今按。象山假借儒書。鉤致後學。正是用此術。

朱子曰。子靜說話。皆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驚恐嚇出從者。若莫把金錢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淵淵。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卻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淵淵起來。所以都執他那緊處不著。朱子

此皆禪陸遮掩深機。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或曰。此編所採。多象山語錄之言。而鮮及其文集書疏。何耶。曰。象山集文。與人論辯書疏。皆翻腔改換。假借遮掩。大言闊論。一味喝罵。世學之非。求其指陳下手工夫。則寥寥不及。及閱語錄與門人傳私授之言。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此正是象山禪機深處。當時惟朱子識破他。蓋文集者。象山之爲語。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錢也。文集者。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會得箇禪字。而語錄則所謂與其徒只說禪者也。區區此編。惟欲明其養神一路。以著其爲禪之實。所以詳於語錄。而略於文集也。近世不知其弊。皆只據信其文集。而不究觀其語錄。如何不爲所誤耶。

象山語錄。記李伯敬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愚按。象山每答人書疏文字。多即傳播四出。惟恐人不知。伯敬所編語錄。乃謂不可以示人。此尤可以識象山之意。蓋語錄具載養神下手工夫。禪病成在。若以示人。則人識破其禪矣。以故不欲示人。乃若答人書疏。則遮掩得密。實難識得他破。以故傳播不憚。此正朱子所謂驚恐嚇出從者。莫把金錢度與人。於此尤可驗。愚爲此編。不獨詳明象山學術。并象山心術。無所遺矣。昔人謂論語鄉黨一篇。畫出一箇聖人。愚爲此編。分明畫出一箇象山。陳白沙亦云。莫道金錢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論。而躡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嘗分明。被他嚇倒也。朱子

蘇子山古史。嘗譏司馬遷疏略而輕信。朱子深取之。此書正說學者疏略輕信之弊。類如此也。蓋假聖言以文其私者。固莫道其欺誑之咎。亦由遇之者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疏略輕信。陷於其術。而不自知也。王介甫之告君也。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神宗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興利蝕民之說行矣。陸象山之講學也。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後學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朱子所謂嚇倒一言。深切時弊。

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終於道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理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近日在涪州所著象山學辯。謂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罪人與。斯言皆萬世之公案。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令人多是望風便罵。罵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按。近世學者。辯陸最難。其以象山爲孔孟之學者。固是疏略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爲偏於尊德性。亦向被他遮掩。遂陷好題目與他。以爲似禪。流於禪者。亦是只知其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所以辯陸之要也。何謂辯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手之工。

夫下卷所載養神之忠告皆辨陸之要也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後無人根究到此常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過一朱子在後世不合過一陳某次將將禪語和將發盡了陸學自此離乎遮掩矣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愚謂欲辨陸學未須與朱子較同異緊要須與孔孟較同異與禪佛較同異若陸學果與孔孟同與禪佛異則其學是矣則其與朱子之同不待辯矣若陸學果與禪佛同與孔孟異則其學非矣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辯矣若不辯陸學與禪佛同異而徒與朱子較同異已落在枝葉非根本之論矣多此一重辯矣故今此編專以孔孟禪佛為說以此

或曰朱子辯陸學只說到陽儒陰佛改換遮掩處未嘗說及養神一路子於此編始究言之何也曰養神一路即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未嘗形於書疏文字是以朱子無從知之辯之也此編據語錄推究而後其神實始自也荷徒曰陰佛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一路未免微不信近世學者多疑朱子冤陸緣此而致強為早晚之說以通之也昔達磨將滅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皆象山皮肉也朱子改換遮掩之說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編養神一路則象山之髓也是故論人必得其髓而後無遺情無遺蘊矣朱子嘗謂象山卻成一部禪區區此編作方成象山一部禪矣

學部通辨卷之六

後編下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頗在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義利二字嘲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臭方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判然矣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別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初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按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即是此意也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即與象山合轍本人人事即是主經世本死生即是主出世也

按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同而末異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其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誰曉衆生而巳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皆備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此語即是同前意此一物即明心親象本來面目也王陽明答云佛氏本來面目即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慎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即此一語議論

按道一編指客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謂竊敬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謂改頭換面陰子而陽佛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己因知記謂李翱於佛取其微旨而姑闢其蠱惑以無失為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阿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又加以阿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辨之愈難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陸子曰然

朱子嘗謂依違兩間陰為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髓矣王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理見

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該備無不皆備為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言恐未必服將反唇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天地而為萬物主吾性周法界吾光明寂照徧河沙吾之道殆無不該備無不皆備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情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私自利也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也汝白葉之根無一而非勸善之見襲吾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天下何得謂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於孔孟不知孔孟之徒亦有其雙眼者固將視見汝之肺腑看破汝之骨髓豈為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則佛非佛則儒無依違中立之理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汝欲學佛則全是佛無陰子陽子汝欲為儒則全是儒無陽儒陰儒始有安身立命處毋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也毋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卻指那箇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因微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為簡易之從乎

陸子答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之猶未見其排老氏則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間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

事異緒微學者攻異端而歸於繁難則攻詆朱子矣。回護佛老不為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為異端。顛倒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為利害所動。朱子釋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道開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為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者。又以為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為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卻好。總做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卻是這開言語。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李釋之徒。便是異端。象山

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為微特。大率釋以敬肆義利為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乃此聖賢教人第一義。象山奈何指為開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釋二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為象山忠臣者。而不知象山喜諷惡直。不喜人規。嫉正慈邪。全不睹是也。謂禪學不害道。而季釋之言為害道。謂異端非佛老。而季釋為異乎此理。象山顛倒謬亂。不堪點檢甚矣。

按。崔涇屋象山學辨有曰。陸子之學。似是而非。其強辯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誕之。以誇張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倨自高。喜人己誤。不喜人己規。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冤者。惟閱此編一編。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

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哉。象山按。姦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釋氏之法教。崇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賢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顛倒錯亂。何孰有甚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遂變儒服。端以為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有所啓。追念時告。為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辯。子細向腳跟下點檢。豈能自諱。象山按。象山與顏子堅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堅變儒服為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為僧。象山乃不知斥責。而曲為諛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到。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辯。嗚呼。髮首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尚何道耶。論者為夷。不自覺也。悲夫。

朱子答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明。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為貴。而不專於明。則可。若曰不在明。則

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蠱惑。以陷於邪說詖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殺天殛之誅。方將毀冠裂冕。以從釋氏之教。則又深為惘然。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為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已得祠曹牒。乾闥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朱子

按。顏子堅棄儒為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為祟。遂至毀冠裂冕。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便佞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觸撞觸。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傳子淵便是如此。朱子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甚可痛。分明是彼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朱子

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傳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傳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答陳有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為高弟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

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淵定之學。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悟者果何道也。朱子

江西學者。即傳子淵。按。象山與包道潛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偽。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酒後顛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顏子堅髮剃效僧徒。子淵詩偽類釋子。其邪趨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為高弟首稱焉。謂啓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頓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顛倒至此。奈何近世成為所惑。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忿紛起。恣意猖獗。朱子朱子答汪長儒書云。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於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皆舉實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答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消銳。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為吾子

憂之。朱子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學者豈可爲所欺誤？伊洛淵源，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傳，窺見開闢，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如此。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爲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數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養之，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而徒玩弄工夫，即恐學者將此家當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踐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朱子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踐率之甚，則至於顛狂矣。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發狂。某也曾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工夫？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地。朱子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何耶？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躍飛揚，其終之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景象恍惚，怪異奇特，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心？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卻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曉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朱子

按：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全不曉是考之象山言行，鑒鑒可徵，是非朱子誤疑象山，乃後人爲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靈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有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這害事不害事？朱子

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

近世儒者，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偏。朱子

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朱子

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朱子曰：近世有人爲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說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如何被他說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勸諸公，且子細讀書。

近世人大被入說，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陷溺者多。朱子

近世所以大被人說者，只緣偏僻爲害，今此編三卦既辨，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明，矜持已甚，反涉吝，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朱子

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是世衛道之心一也。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辨，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愚按：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舉永嘉陳止齋傳良也。

吳草廬澄爲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詭譎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子像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異。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師也。朱子曰：此二先生，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子，同指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陸亦職，使三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說，當痛悔其誣人之罪，不可勝讀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憾感而不能解，不觀程子有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同，然而不同，近世學者，奈何識不及此？朱子嘗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

近世論朱陸者，其說多也。道一編，夢覺顛倒尤深也。爲前人所夢覺不悟，而又以夢覺後人也。奈何近日學者，猶迷信其夢覺顛倒之語，以爲善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燾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其賢，著於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耶？曰：四子學雖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爲人簡淡，誠懇，自可敬。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忠肅諸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爲賢，故楊敬仲輩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或曰：袁燾舒璘四子著於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弟，傅子淵鄧文範諸人，象山亟稱之，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曰：子淵諸人之禪，高於袁燾舒璘，袁燾舒璘之賢行，超於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是以所稱不同。曰：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爲優耶？曰：固然也。象山不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顛倒錯亂，何足數。

學部通辨續編敘

或曰：子所辨學部，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之作，何？曰：善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事，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有此規摹，象山因襲取而增飾之，翻騰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緣起中國，儒者爲所引取，論指爲大道，英才開氣，冥然被驅，程子謂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謂斯言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得不爲所引取？深陷指爲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卷所載達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乘佛羅迹，而脫略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蘇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述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說，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爲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辯惑，究本窮源之不可已與。東莞精欄居士陳建敘。

學部通辨卷之七

續編上

此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真，能漸高明之十，文飾欺誑，爲害善道之深也。朱子曰：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問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緩急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問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而壁靜坐，默照，到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佛入中國，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開，達磨入來，然後被他一切增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比淺陋，被他窺見這箇弊端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絳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遂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佛氏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

從事於因果，遂去而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此語見朱子）

按此數條，著佛學變為禪學之始，而實繼禪學之端矣。蓋浮屠釋迦以來，止謂之佛，自達磨入中國，而後禪學興，佛之為言覺也，禪之為言靜也，由靜而後至於覺也，其實只是作弄精神一言，而盡異學之綱要矣。

文獻通考，晁氏曰：佛自漢明帝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謂之三藏，傳於世盛矣。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空，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為祖，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在在成書，由是禪學興焉。

神僧傳，菩提達磨，西天竺婆羅門種，梁武帝普勅初，泛海至廣州，武帝迎至金陵，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實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趨魏境，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遁焉。愚按：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此八字形容佛性之體段，開萬世禪學之源。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為傑出，見此開墾，以為無人，遂入中國，而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士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其右矣。愚按：近世陸學一派，尤拱手歸降，誠不能出他圈套矣。

朱子曰：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籠統，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尋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又曰：佛學當初只是說無有，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此語見朱子）

六祖大鑒禪師，蓋能也。禪家以達磨入中國為初祖，六祖而為慧能，故稱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正六祖教人存養之工夫，悟道識心之要訣也。

傳燈錄，僧神秀書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慧能於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因此傳法於能，愚謂慧能說得高妙如此，烏得不陷溺高明。

又按傳燈錄，五祖曰：會中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得得衣鉢，夫不會佛法，而專說心性，說存養，說悟道，端理而大亂，因如此矣。

朱子曰：注疏明少從學於無援先生，注既達，時從宗某問禪，憐憫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其登徑山見某，某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其曰：和尚不可被句讀縛，不覺而歸。

某老所喜，皆是疏底人，如張子謂唐立夫諸公是也。注聖賢居仁，稍護，便被他誘，此語見朱子。諸人皆從宗某學禪者也，某所舉寂然不動，正管教子謂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者也，某嘗答付天

游侍郎書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卻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知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過惡，要免國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愚按：宗某不信看經念佛，而惟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且用儒者言語，說向士大夫，是蓋訶佛罵祖之機，轉為改頭換面之教矣。

按：禪學興於達磨，盛於慧能，極於宗某，其傳心之要，則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某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禪佛，繼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傳燈錄，古德行腳，回參受業師，見師窗下看經，有條子投窗求出，盤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紙，按：古德譏僧看經，即與宗某同，即與達磨以三藏皆空，駁同，陸學精和莊腳經書，其機軸源此。

宋僧常總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士人無以對，河東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而識，與無入而不自得，更理會甚識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朱子中庸或問曰：侯氏所辯常總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愚謂宗某舉似焦援，及陸學所引儒書，皆是此弊。

崇正辯曰：理有至真，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務，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茲借釋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愚士，惑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問問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落離，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而入之，世間惑人之物，不時尤物，為然，一言一語，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

因舉佛氏之學，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古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擇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此語見朱子）

佛氏說得高妙如此，如何不陷溺高明。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處，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彼慢人事，或論中庸平富之義，舉釋子偈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中庸序著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看得他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此語見朱子）

按：彌近理而大亂真一語，非朱子見得親切，不敢如此道。近世惟二程子所見與同，其摘錄其言於卷朱子答吳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此語見朱子）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並朱子
居業錄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脫輪迴。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久之。精神
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這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
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了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若吾儒合下見
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閒。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著。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
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
除之。不盡。吾儒卻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遠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
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誠心見性。不知是誠何心。是見何性。並朱子

此儒釋不同頭腦處。

問。惡外物如何。伊川程子曰。是不知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含有合無。
又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並朱子

朱子曰。釋氏欲除物類。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並朱子

釋氏不分是非善惡。皆欲掃盡。一歸空寂。所以害道。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雖絕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增
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並朱子

居業錄曰。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高理滅絕。
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即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
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按。此言禪學絕滅義理之故。明矣。

問。釋氏理障之說。伊川程子曰。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
是已與理爲二。又曰。昔言天殺天殃。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並朱子

聖人本天。天即理也。釋氏本心。心即精神知覺也。儒釋之辯。非程朱大儒。安能剖判明白如此。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
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
心。而能究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
待較而知其謬矣。並朱子

觀此。則楊慈湖反觀之說。之謬可知。

朱子釋氏論曰。其徒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悟。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以動之者。

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
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鋸之餘論。而又
加巧密焉耳。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並朱子

承蜩削鋸。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矰紈者承蜩。矰紈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
有道也。吾處身若厥株杵。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矰紈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矰紈之覺。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矰紈丈人之謂乎。梓慶削
木爲鋸。鋸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將爲鋸。未
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其巧專而外泊消。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歟。

朱子曰。禪只是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廢了心。只思量這一箇。專一
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先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纔悟後。便作得
個頭。

佛者云。真之一處。無事不辦。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如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並朱子

禪學工夫。只是要箇專一。無多術也。

朱子曰。宗杲云。如截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
殺人。並朱子

朱子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義林開。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據地。
手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川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
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並朱子

寸鐵之說。言要一也。捕鼠之說。言專一也。朱子講學。多借用禪語。以警學者。觀語類。矰紈矰紈。雖桃船
槳等語。尤可見朱子借用禪語。以勉進吾儒。猶案山借用儒語。以彌縫佛學。意頗相類。皆借彼明此之
意也。傳燈錄曰。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此語亦有見識。愚爲之轉語曰。吾
儒說禪說。禪說亦是儒。禪家說儒說。儒說亦是禪。識此。可與論朱陸矣。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
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並朱子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
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並朱子

宗杲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此即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謂。近福州烏
石巖。有僧書一偈。末云。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即是此意。六用出榜嚴經。耳眼鼻舌身意。

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
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鋸之餘論。而又
加巧密焉耳。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並朱子

承蜩削鋸。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矰紈者承蜩。矰紈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
有道也。吾處身若厥株杵。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矰紈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矰紈之覺。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矰紈丈人之謂乎。梓慶削
木爲鋸。鋸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將爲鋸。未
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其巧專而外泊消。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歟。

朱子曰。禪只是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廢了心。只思量這一箇。專一
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先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纔悟後。便作得
個頭。

佛者云。真之一處。無事不辦。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如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並朱子

禪學工夫。只是要箇專一。無多術也。

朱子曰。宗杲云。如截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
殺人。並朱子

朱子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義林開。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據地。
手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川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
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並朱子

六根之用也。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爲佛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勞苦甚。而根柢未固。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響耳。與聖門真知實踐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朱子文集

胡敬齋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又曰。禪家在空中虛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愚謂敬齋直道禪家所見爲假物。非真。極是。極是。自朱子沒後。無人見得如此端的直截。

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老所見略同。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性命之理。不必若意思想。但每事尋得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箇個恍惚之間也。又曰。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箇個底影象。來豎占此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朱子文集

按。陸學以鑑象之見爲見道。爲知仁。正是將箇個恍惚底影象。來豎占此真實地位也。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高。明勝過。而川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朱子文集

所論兩截。近世禪陸通病。

問儒釋。朱子曰。據他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爲之用。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好。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朱子文集

此語亦是說禪學兩截之病。觀陸學正然。朱子嘗謂楊敬仲簡淡誠懇。自可敬愛。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可見其自是資質好。非禪之力。又謂子靜常有悟。後來更顛倒。正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因論傳錄。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明道程子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

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政者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可矣。奚必佛。
伊川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必能窮。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說

教如是。則其心果何如。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半。便是亂說。下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朱子文集

按。近世於佛學。皆是取其心。取其道。而不取其迹。分爲兩截。非二程子是。非何由折衷。

朱子曰。禪學雖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靈敏。又曰。釋迦佛初開入山修行。他也是只是厭惡世諦。爲一身之計。觀他修行大段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

西山真氏曰。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附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安。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難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造。如來地位也。愚按。佛學猶以脫略經教。趨禪爲非。吾儒豈可藉藉六經。趨禪弗察。

朱子曰。釋氏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日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白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譌誕者。援莊列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提得他正賊。朱子文集

愚謂唐以前中華文士。援竊莊列。以文其說。佐其高。至宋則援竊孔孟。以文其說。佐其高矣。嗚呼。竊莊列以文佛釋。以異端而佐異端。猶可言也。竊孔孟以文佛釋。遂以異端之教。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不可言也。迦葉。釋迦弟子。阿難。又迦葉弟子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又曰。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平仄押韻。皆是後來人假合。朱子文集

此尤提著正賊。

朱子釋氏論曰。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而說於假借。則遂顯然竊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問。卽莊子之意。而問答所謂四子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顯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而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異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朱子文集

何叔京曰：浮屠出於西方，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儒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愚按：前世士大夫好奇嗜怪，以莊列助禪，而文飾之人已大惑，況後世士大夫又以儒書助禪，而文飾益甚焉。夫安得不為深鄙？明道程子曰：釋氏之說，其歸於正，今在法教，雖教不原，為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及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程氏遺書

朱子曰：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說人可憐，人都被他惑，更不省悟。語類

胡敬齋亦曰：學釋老者多詐，今觀象山築城陽明一派，欺誑尤甚，奈何近世都被他惑，古今同慨。

朱子讀大紀曰：釋氏始終本末，亦無足言，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庸奴蠢婢，盜賊亦旬旬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然，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有一開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嗚呼惜哉！朱子文集

此言佛氏之所以盛，由其說能舉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溺之也。考張子之言，尤足徵并著卷末。

橫渠張子曰：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賊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其然被騙，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破釋邪道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也哉！

橫渠之言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

通按：此卷所載，雖雜引諸書，然亦有節次統紀。首論禪學興盛來歷，次論禪學高妙近似，次論釋氏作用，是性，次論釋氏歸空，次論釋氏掃除事理，而專說心，次論釋氏工夫專一，次論釋氏所見景象，恍惚非真，次論釋氏兩截，次論釋氏後來變換增加，文飾欺誑，末總論釋氏惑害之深，大綱凡十節，而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則讀者當自得之矣。

學部通辨卷之八

緒編中

此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淫於老佛，近世陷溺推挽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朱子曰：揚雄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淵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又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是也。至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亦止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陶淵明古之逸民，所說者老莊。並朱子語類

按：自孔孟沒，漢晉學者皆宗老莊。唐宋則宗禪佛，然皆不外養神一路也。鶴林玉露記陶淵明神釋形影詩云：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愚按：自漢以來，聖學不明，士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已。陸子嘗謂陶淵明有志於吾道，正指此也。

問：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朱子曰：也只是從佛中來。曰：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蠱惑，至說道理，卻類佛。朱子語類

李翱字習之，從韓退之遊。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大要以誠情爲言，此說道理正和佛也。朱子曰：李翱復性則是云誠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朱子

按釋氏謂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又云：但能莫有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此誠情復性神宗要旨也。象山云：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又云：心不可泊一事，要一切剝落淨盡，即同此誠情之旨。

困知記云：李翱之雖嘗聞佛，然復性書之言，陷於佛氏之說，而不自知。其言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蠱惑，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傳錄錄李翱爲朗州刺史，嘗問學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淵，劍作劍，雲劍得身，形似劍形，千株松，下兩兩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淵。問韓文公與大顛書，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朱子曰：真箇是崇信，是他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如云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甚麼，恁地傾心信向。又曰：退之亦多交僧，如靈師惠師之徒。朱子

按韓退之雖聞佛，而交僧晚年乃爲大顛所動，傾心信向。周元公云：不識大顛何似者，數語珍重更留衣。何與原道之言背馳耶？雖然，退之一李習之也，原道闢佛，亦只是闢其蠱惑也。按柳子厚送僧浩初序，謂韓退之病余嗜浮屠言，罪余不斥浮屠，余謂浮屠之言，往往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病者，其迹也，雖余亦不樂也。愚謂文學如二三子，一代宗工，然皆只知病佛蠱惑，而不免爲其微言所惑，他尚何望。

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廬居士語，又曰：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本游氏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存想言克己，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朱子

按游定夫言克己與四勿無干涉，正與象山同。詹阜民安坐瞑目，操存半月，忽覺此心澄瑩，自以爲仁，而象山許之，即存想歸仁之證也。

伊洛淵源錄載呂氏雜志云：程先生謂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穩也。游定夫後更爲禪事，從諸禪老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肯看佛書，故誣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其溺於異學如此。

朱子曰：呂與叔未發之說尤可疑，如引屢空，而曰由空而後見乎中，其不陷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蓋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程子識之，以爲不識大本，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大

抵楊氏之言，多難於辨老，故其失類如此。中庸

按語類，朱子謂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中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正與此相發。按中庸或問辯程門諸子於老佛之失甚詳，今姑錄此，餘不盡也。

又按語類，信都縣人住廬山東林，廬山常往見之，問孟子道性善之說，其言之雜佛，有自來矣。朱子答敬夫書云：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飢飽之類，推而至酬酢祐神，亦只此耳。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至於伯達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耳。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朱子

朱子曰：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爲張子說。朱子

謝上蔡以知覺言仁，猶佛氏以知覺言性，其失一也。精神之說，尤陷釋氏。與象山吾心宇宙之說正同。中支類聚云：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宋豐稷對神宗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陳白沙曰：人惟覺，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皆是說得覺字太重也。朱子曰：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卻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因論上蔡語錄，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本同，而所以不同者，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朱子

謝氏雖程門高弟，亦看不破，其惑人至此。

朱子答吳公濟書云：來書云：儒釋之說，本同末異。竊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兩木，同是一根之根，無緣卻生兩種之實。朱子

此論簡要直截，片言折獄矣。

朱子曰：正獻爲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朱子

正獻呂中公公著也。宋名臣言行錄云：中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中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按中公之意，亦是取上一截。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呂公家傳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于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朱子

呂公家傳云：原明公自少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游，盡究其道，別自是非，得酌淺深，而融通之。然後見佛之道與聖人合。按原明中公之子希哲也。

朱子答呂東萊書云：橫渠爲表，出於呂汲公，汲公竹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

陰爲佛老之地。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以入道。但此雖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由佛老。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與橫渠著書立言。推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朱子

汲公呂大防也。

朱子曰。華嚴合論。其言即無情。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可惜極好的秀才。只恁地被引去了。又曰。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朱子

了翁金剛經說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此經要處。只九箇字。河漢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了翁之意。亦是見得佛與聖人合也。

朱子辯蘇子由老子解云。蘇侍郎曉著此符。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余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朱子

蘇子由注老子。其後序曰。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觀此。則蘇氏彌縫之外。可知矣。按文獻通考。宋仁宗時。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乃著輔教編五卷。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其教焉。蘇子由所見。正與契嵩合。崇正辯曰。爲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衣冠淺士。乃一聞佛說。則傾意從之。甘心於僧役。而不悔。豈非名教之罪人哉。

朱子雖學辯張子。謂中庸解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爲。而天地自成。天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皆在於我。天地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朱子辯之。謂此語險怪不通。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凡此好大不根之言。蓋原於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朱子

按。蘇子由謂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云云。正同此心法。起滅天地之意。又按。朱子雖學辯。蘇張溺佛之失甚詳。今亦不能盡錄。姑摘記緊要一二於此。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朱子

昔人謂西晉亂亡之禍。起於夕陽亭荀勗教賈充之一語。愚謂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某教張公之一語矣。然荀勗一語。止禍一代。宗某一語。遺禍無窮。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嗚呼。酷哉。

按。宗某爲人。權數陰謀。謀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爲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某陰以其學易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則立名號。號與秦而血脈骨髓。則已移於呂無垢。象山繼作。名號不殊於孔孟。而血脈骨髓。則已移於禪。嗚呼。六國并兵。合力以攻秦。不能得秦人之尺寸。而不韋奪其國於几席。談笑之間。呂蒙伊洛終身。則佛不能少殺其勢。宗某乃從容一語。而遺吾道無窮之禍。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通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其來以前。蘇子由諸人。明以儒佛爲同。而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儒而陰佛。以儒佛爲同。其好佛也。直。陽儒而陰佛。其好佛也。直。此世道升降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閱歷古今世變。同一令人增慨。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開洪道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版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徒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朱子

朱子雖學辯曰。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向思難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卻恐失涉。顛倒。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爲致知格物之事。又云。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思難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顧謂伊川顛倒。豈不惑哉。朱子

呂氏即呂居仁。亦嘗參禪宗某。某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教。故呂氏有此見解。其去文字。屏事向悟。誤伊川。全與象山同。見解象山曰。格物者。格此者也。陽明曰。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皆與呂氏同。見解。顛倒。出佛書。云。能制其如。顛倒佛性。

朱子辯呂氏大學解云。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秀奪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朱子答陳明仲書云。汪丈每以呂中公爲準。則此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澤深厚。謹嚴。可爲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中立依違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朱子

汪丈即汪聖錫。尚書也。名顯辰。二書所言陽離陰合。左右采獲。依違中立。出入支離之弊。一種學術皆然。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則可。而道未至。屏山少年能爲舉子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或問屏山十論。朱子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腔出來說許多話爾。朱子

屏山劉子輩，籍溪胡憲，皆朱子少時師也。朱子初年學禪，亦以二人之故。聖傳十論，見屏山文集，翻摩二字，切中世學之病。象山陽明講學，皆是翻脫出來。

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所取所舍，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未免走作。然敢託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裳，披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朱子

此書說透伯諫心髓，說透近世一派雜學心髓。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朱子

與前書遷就走作等語相發。

朱子曰：學佛者常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縱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不是，我底是了。朱子

此語說得直截痛快，尤可施於近世之欲同朱陸者。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移滅者，則又不能盡數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我教之以物言者，則引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朱子

此書說世學之病，亦痛切。

朱子答汪太初書云：近世學者，不知聖賢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皆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微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會長也。朱子

無極之真，儒也，谷神不死，老也，無位真人，佛也。此即以老佛之說，亂吾儒之真也。一物，即鏡象之見也。朱子答李周翰書云：示論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辯，勢將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釋耶之意耳。朱子

聖賢聖賢老耶也，當時講學之弊，類如此。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為得，伊川程子曰：天下果有道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程氏

朱子曰：信州龍安國開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桶柱漢洗。朱子曰：禪學只一喝一棒，都撇開了，也是快活，卻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奚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朱子

按：前人於孔佛，猶有支離直截之論，則夫近世之以支離直截論朱陸者，即前人之餘蘊耳。蘇子由謂後世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呂汲公謂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皆同此意。崇正辯曰：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為迂，以彼釋氏為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為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愚按：前世溺禪者必誣聖人，近世溺禪者必誣朱子，孔聖不免誣，誣朱固無足怪矣。

朱子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謂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者之說，則自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朱子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然世之君子，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其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微幸其萬一也。至於蘇氏，其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其亂人心，妨道術，主名教者，不得想然而無言也。狂妄僭學，極言至此，庶之愚昧玄廢，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朱子

此書尤切中世學之病，所稱蘇氏之病，象山陽明正同。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今由此編觀之，朱子真可謂快說禪病矣。李果齋謂析世學之謬，辯異教之非，持其巢穴，砭其隱微，摧陷廓清之功，非近代諸儒所能望其萬一。究觀此編，然後知斯言之非阿所好矣。蓋朱子未出以前，佛學盛行，雖經傅太史韓文公二程張子之辯，而不息，直至朱子出，而後邪說退伏，不敢與吾儒爭衡，而後學者曉然知佛學心迹本末之皆邪，而儒佛異同之辯息，而後一切雜學，以佛旨釋儒書者，不得以愚後學之耳目，而後士大夫無復參禪於叢林，問道於釋子，甘為僧役而不恥者矣。是朱子未出以前，一禪佛世界，朱子出，而後復吾儒世界也。魏鶴山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不窺辯至此，夫豈知斯言之不我欺。通按：近世溺佛之弊，有以佛氏勝於周孔者，有以佛氏與聖人同者，有以儒佛本同末異者，有陽儒而陰佛者是數說者，實以漸而變，以佛氏為高妙徑捷，勝於周孔者，其陷溺病根也，以為與聖人同者，少變其說以誘人也，以為本同末異者，其說之又變也，至於陽儒陰佛，則其變之極，而為術益精，為說彌

巧也。嗚呼。君子觀於此編。亦可以少窮禪毒之變態矣。

明道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道。非淺陋固陋。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伊川程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無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又曰。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景仁與君實耳。並程氏

按。當時舉天下高才明智。醉夢於邪說。而足音空谷。僅張邵范馬四君子焉耳。蓋佛學惑人之害。於此極矣。

明道程子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恨恨者久之。此談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只是崇設象教。其害甚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騙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亦係時之隆汙。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卻是開言語。又豈若今日之害道。程氏

按此言。則知異端之害。不獨繁聖道之明晦。尤關繫世道之盛衰。嗚呼。清談盛而晉室衰。劉石亂華矣。禪談盛而宋室不競。徽欽北。高宗南矣。二代之禍。如出一轍。然後知程子之憂深而慮切矣。豈非後學之永鑒乎。

愚嘗因此而通究之。遠溯以前。中國文士。皆假莊列以文飾佛學。遠溯慧能而後。中國文士。則假儒書以文飾佛學矣。假莊列以飾佛者。假儒書以飾佛之漸。假儒書以飾佛者。則陽儒陰佛之漸也。是後世佛學所以日益高妙惑人者。皆中國之人相助爲惑之罪也。不然。則以四十二章經之侏儒鄙俚。傳證一錄之誕幻無稽。何能惑人至此之甚哉。故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斯言深獨其弊矣。水心葉適氏曰。佛學至慧能自爲宗。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今夫儒者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異術奇技。絕之易耳。不幸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也。焉佚縱恣。終於不返。是不足爲大惑與。愚按。假莊列。假儒書。陽儒陰佛三者。皆是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詩張爲幻也。問之。則曰。吾學心學也。吾之學非虛空而寂滅也。世衰道微。程朱世不常出。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坐視其蕩佚縱恣。猖狂叫囂。而不返也。愚故集程朱遺論。著爲此編。以俟後之君子。

學部通辨卷之九

續編下

此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顯也。王陽明答人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王陽明答人書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徹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問。佛氏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閒斷耳。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恐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閒也。如之何則可。陽明先生答曰。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耶。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

此三修謂佛氏與聖人同。下三修謂仙家與聖人同。陽明學術根源竹園。蓋在此矣。朱子嘗論陸氏謂道遠說於佛老之餘。而遂自謂有得。蓋笑其陋而觀其僞。使朱子而今生也。當以陽明爲何如。傳習錄問仙家元氣元神。陽明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王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其陰之精。即其陽之氣之母。其陽之氣。即其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謂三關七返九還之喻。尙有無窮可疑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按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據陽明所自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辯矣。奈何猶強稱爲聖學。妄合於儒書。以惑人哉。程氏遺書曰。神住則氣住。是浮屠入定之法。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難也。朱子雜學辯。謂蘇子由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愚謂陽明良知之說。其爲難爲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真聖學。信傳授。而隨聲以誣朱子者。亦獨何哉。

陽明謂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愚按良知之說。歸於養生三住。無往非自私自利也。陽明奈何責人而忘己。同浴而譏裸裎。使佛氏反唇相稽。陽明其將何辭以對。

傳習錄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先生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按陽明講學。通仙佛儒上下而兼包之。謂爲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外矣。昔朱子辯呂舍人。謂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今陽明又廣爲籠罩。而併仙佛儒三教之大成也。誠難矣。

王陽明答人問神仙書云。吾儒亦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懸崖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其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陽明一生講學。只是信達磨懸崖。只是欲合三教爲一。無他伎倆。謂顏子至今未亡。此語尤可駭。豈即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真性常在者邪。

王陽明答人問道詩云。儼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傳燈錄。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儼來喫飯。困來即眠。一切人喫飯時不肯喫。百種思量。睡時

不肯睡。千般計較。考陽明講學。一切宗祖傳燈。

王陽明示諸生詩云。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隨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遠。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王陽明送門人詩云。登筮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又書太極巖詩云。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明鏡發。又無題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遠解將心與汝安。

心非明鏡。心性何形。本來無物等語。皆本傳燈錄慧能一偈也。安心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示二祖也。故紙之說。本於傳燈錄古靈謾僧看經也。皆已見前矣。朱子嘗謂試取大慈語錄一觀。則象山之來歷可見。愚謂今學者試取傳燈錄一觀。則陽明之來歷不容掩矣。

按象山陽明雖皆禪。然象山禪機深密。工於遮掩。以故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若陽明則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端的爲君陳矣。今略與拈出。其禪便自顯然矣。近日乃有以陽明爲聖學。而尊信之者。又有以爲似禪。流於禪。而不察其爲達磨慧能正法眼藏者。區區皆所未喻。

王陽明示門人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陽明此詩。說禪甚高妙。首句。即說靈臺之悟也。第二句。心法起滅天地也。後二句。皆傳燈錄語也。陽明於禪學卷舒運用熟矣。朱子嘗謂陸子靜卻成一部禪。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禪矣。

王陽明雜詩云。至道不外得。一悟失華間。又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滿虛明。又云。護道六經皆註脚。憑誰一語悟真機。又云。悟到芭蕉魚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朱子嘗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又謂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陽明奈何以爲至道。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哉。嘗記昔人作舉用有過官吏判語一聯云。將睡去之菜核。重上華筵。吹已棄之燼灰。再張唐燄。陽明之講學。亦當以此語判之。

陽明撰山陰學記有曰。聖人既沒。而心學晦。支離決裂。歲盛月新。開有略知其謬。而反本求源者。則又茫然指爲禪學。而羣贊之。駭以爲禪。而仇視之。不自知其爲非。不亦大可笑乎。愚謂陽明既明宗禪。又諱人贊己爲禪。履其質。而欲避其名。以惑人。何耶。若陽明會不自知其爲非。可哀。而願以非人。哀人何耶。

王陽明作見齋說。或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知。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非有非無。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夫有無之閒。見而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

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類曰：如今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又曰：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底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談玄說妙，便如空中打箇筋斗，大學成問曰：今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說邪道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吾儒之實學，其亦誤矣。三復斯言，深中陽明之病。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如湖南龜山之病，皆先曾說過，愚謂如近日陽明諸人之病，朱子皆先曾說過，朱子真快說禪病也哉。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至道之門。莊子曰：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之非形乎？按此言，即陽明論宗祖。傳習錄問：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言不能無疑。陽明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明然一款，可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此條即同前意，見齋一說，皆是說道難語人也。愚按：聖賢言道，不外人倫日用，故曰：達道，曰：道不遠人。曰：道在邇，曰：道若大路，固非所謂窮冥昏默，何待曰：道無可見，道難語人也。惟禪學識心鏡象之見，然後發其恍惚，見而不見，難以語人。陽明奈何而援文王而子安爲印證，其誣道誣聖，誣學誣人，不亦甚乎？情夫建生也，晚不得與陽明同時，鳴鼓對壘，率此編竊效箴規，觀陽明何以爲復，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

又按：顏子沒，而聖學亡，陽明送張甘泉文有此言也。信斯言，則曾思孟子皆不足以語聖學，而陽明直繼孔顏之絕學矣。傳習錄又謂堯舜猶萬端，文王孔子猶九千端，禹湯武王七八千端，信斯言，則文王孔子均未得爲至聖矣。陽明之猖狂無忌，憚甚矣。嗚呼！陽明一生所尊信者，達磨慧能，而於孔曾思孟皆有所不滿，顏子非有喟然一歎，類其禪見，亦不能免於陽明之疑矣。朱子所謂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發冠裂冕，披本蕞源之心，固已竊發，一種心髓，大抵皆然。

王陽明送門人歸文，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

陽明此說，正朱子所謂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前所陳，皆其求是而學，求心而安焉者也。又按：朱子語類云：項平父嘗見陳君舉門人說禪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致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原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感將去，考陽明溺禪之弊，無一不經朱子之關，真拾先賢所棄以自珍矣。又按：陽明答人書云：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人，不敢以爲非也。愚惟求心一言，正陽明學術病根，自古衆言皆謂折諸聖，未聞言之是非折諸心，雖孔子之言，不敢以爲是者也，其陷於師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夫自古聖賢皆主義理，不任心，故不曰義之與比，惟義所在，則曰以禮制心，在正其心，一毫任心，師心無有也，惟釋

氏乃不說義理而只說心，惟釋氏乃自謂了心照心，應無所住，以生其心，而猖狂自恣，嗚呼！此儒釋之所以分，而陽明之所以爲陽明與。

王陽明月夜與諸生歌，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若作鄭康成，雖然舍却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按：陽明學專說悟，雖六經猶視爲糟粕影響，故紙陳編，而又何有於朱子。陽明一生尊信達磨慧能，雖孔曾思孟，猶不免於疑，而尙何有於朱子。蓋儒釋之不相能，猶冰炭之不相入，朱子一生開佛，而陽明以爲至道，欲率天下而趨之，無惑乎抵牾朱子，而更加抵牾矣。羅整庵謂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至哉斯言。

或曰：陽明嘗非朱子解格物，而別釋大學古本矣，其是非子亦嘗考之耶？曰：當考之矣。陽明之訓格物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必盡乎天理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迥復室礙，乖經意矣。又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蓋顛倒舛戾之甚矣。陽明乃以此議朱子，事不顏汗，原其失由於認本來面目之說爲良知，援儒入佛，所以致此。朱子嘗謂釋氏之說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羅整庵亦云：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爲一，彌縫雖巧，敗壞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陽明正是此病。

或曰：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深護程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難，曰：知至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易更僕數，而中庸哀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煉精神在先，銳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此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之所從出也。大抵陽明翻騰作弄，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源於佛。

或曰：近世爲此說者，其考其行，而尤多不掩焉，何邪？曰：此有數說。朱子已備言之矣，謂只守此心而理未窮，致有錯認人欲爲天理，謂不察氣稟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此一說也。又曰：禪是佛家白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只將許多機鋒來作弄，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此又一說也。又曰：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則於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徹盡無限過惡，遍滿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耳。此又一說也。觀此數說，其故可知矣。故朱子謂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又謂其修己治人之際，與聖賢之學大不相同，嗚呼！象山且然，而況遠乎其後者乎。

程篋墩文集有對佛問一符論辯數千言謂佛爲賢知之流使生與孔子同時當爲孔子所與謂佛教爲其流之弊同於夷惠之隘不恭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佛徒奉佛像守佛法爲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爲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爲周官小祝禱禪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閻羅夜叉之說皆爲非誕謂佛教歸於爲善而謂儒者斥其徒爲不仁謂其妄爲不智悉按篋墩素志佑佛故作此編倦倦曲爲辯解推此而道一編之作又何足多怪邪昔人稱吾儒左右鼻端者爲作法門外談爲張皇佛氏之勢若陽明良知之說篋墩佛問之對真所謂作法門外談以張皇佛氏之勢哉

箕子對佛問設爲問答凡十餘節今舉一節以見其謬餘不足盡辯也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也緇也奉佛之居太麗也以爲勿髡勿緇而盛其居則其教可漸虧也曰此非子之所知也古有三年無改於父道者孔子以爲孝爲楚囚南冠而不易者君子以爲忠父肯堂子肯構者見稱於先王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爲其徒者奉其師飾其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法之嚴明與受教之堅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按箕子此對不以佛法爲非而以能奉佛爲美正與象山附付允懷同意至引儒書忠孝之道以掩飾無父無君誠淫邪遁之教尤爲非倫箕子學識乖謬大率類此

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韓絳爲傳法沙門呂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二事相類

陳白沙詩云元神誠有宅涵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乎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又曰人惟覺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徹虛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何暇銖軒冕而處金玉耶愚按白沙神氣之說溺於老氏之谷神不死也無盡之說溺於佛氏之法身常在形雖死而神不滅也視陽明無二轍也抑豈知吾儒正理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已更無許多貪想佛祖戒貪嗔癡近世爲此說者墮落貪癡窠臼矣

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証朱子專主養神至謂神爲聖人之本而引易孟子說神處以證者愚按神字有三義有鬼神造化之神有在人精神之神有汎言神妙之神如易說神以知來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是說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發入神亦只是說神妙皆非指人心之精神也未聞以神爲聖人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後說神全者聖人之道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自殊何得混淆推援借飾飾佛

學部通辨終編敍

愚著學部通辯終編畢。或曰。吾子所著前後三編。其於三節之辯。亦既詳且明矣。乃復有終編之辯者。何曰。前後三編。闕異說也。終一編。明正學也。前後三編。撤荊障也。終一編。著歸宿也。前後三編。外攘也。終一編。內修自治之實也。苟徒明於議人。而不知正學之所歸。以內修而自治。非聖賢爲己之學也。部雖辯。無益也。此愚所以於三編之後。而尤不容已於終編之辯也。曰終編云者。辯至此而始終也。嗚呼。終編之辯。其辭雖約。然而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不獨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雖千古聖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學者欲求儒釋真似是非之辨。其要亦無出於此矣。一得之愚。不忍自棄。敬冀成裘絮三編之後。以俟天下與來世知道君子相與正之。東莞蒲瀾居士陳趾謹啟。

觀此數言，人心道心之辨明矣。

朱子曰：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而家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道其精者，取其靈者，以為道。

儒佛不同，極要只此。愚嘗究而論之，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心，固具而不同，異之辨明矣。是故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豈不聞說知覺也？禪學出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

不了。曰：誠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孟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點靈明，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譏議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即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學部通辨卷之十

終編上

此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辨，而吾儒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仁義禮智 德性 義理 道心

虛靈知覺 精神 氣稟 人心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愚按：性即道心也。知覺即人心也。此論心之的也。

朱子曰：人心是有知覺嗜慾者，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華者也。

又曰：如人知飢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

又曰：如喜怒哀樂，此人心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道心也。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

又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

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真似同異，是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曰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在手曰執，在足曰運，在口曰談，在舌曰說，在口談說，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在口談說，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在口談說，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吾曰：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繫甚重，全義理則爲聖，爲賢，失義理則爲愚，爲不肖。知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耶？此理甚明，豈容誣也。

仁義禮智，理之精也。所以主正乎知覺，而使之不差者也。虛靈知覺，氣之妙也。所以引翼乎仁義，而爲之運用者也。二者相爲用也。

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仁義。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仁義禮智，心之德。虛靈知覺，心之才。傳曰：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

或曰：誠若子言，則胷中不知有二物相對耶？曰：不然也。二者相爲用也。雖謂之一，亦可也。然非初學者所遽及也。夫惟聖人其始一之者乎？何也？聖人者，性爲安焉，其所知覺者，無非義理，理與知覺相融爲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所謂動容周旋中，一矣。若夫學者，不能無氣稟之拘，而虛靈爲之所累，義理因之以蔽，其所知覺者，未免多從於形氣之私，而未始能中禮而不踰矩，故必格物致知，窮乎義理，以爲虛靈知覺之主，務使心之所欲，必不至踰於矩也。動容周旋，必欲其中於禮也。所謂道心爲主，而人心爲一者，非至學也。

又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

周子太極圖說謂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正是指虛靈知覺而言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平時已致窮理之功臨事又復加審慎然後發此是吾儒之道若禪學則只完發一個精神知覺便了任渠自流出去以爲無不是道矣

學問思辨窮其理於平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審其發於臨事也皆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

吾儒惟恐義理不明不能爲知覺之主故必欲格物窮理以致其知禪家惟恐事理紛擾爲精神知覺之累故不欲心泊一事思一理

吾儒之學主敬而窮理異端之學主靜以完養精神

朱子嘗謂佛氏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愚按楊慈湖謂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得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此豈非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耶象山說善能害心豈非將善字亦都要除掉了耶嗚呼吾人除了理掉了善惡不管不知成甚麼人下梢只成得箇猖狂自恣而已奈何猶假先立其大藉口欺人

朱子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剖判極直截分明自孔孟老莊以來只是二道迭爲盛衰如陰陽治亂相對相乘不知何時定於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即仁義禮智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亦仁義禮智也若禪學則以精神靈覺爲德性爲道爲不可須臾離矣儒禪所爭只此

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舵譬喻極親切若禪學則以人心靈覺爲舵矣

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是觀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周子謂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豈非分明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何得主禪學以疑朱子也

道心爲人心之主從古聖賢垂訓皆不外此意但不曾有如此明言至朱子序中庸始申虞庭之訓明言直指以示人一言而盡入德之要大有功於學者後學所當拳拳服膺不暇尙何得舉棄妄議耶

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等語皆是以道心爲人心之主

人與天不同論天地之化氣爲主而理在其中論聖賢之學理爲主而氣聽其命蓋天地間皆一元之氣未開氣之外別有所謂元亨利貞蓋天地理氣不相離二之則不是在人精神作用皆氣也所以主宰其間而使之不差者理也是理氣在人不能無二欲混之有不可何也蓋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也

北溪陳氏曰心合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尙含兩頭在末便全是善底機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必含理與氣正與張子謂合性與知覺同

心合理與氣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下之間

朱子曰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陳北溪所謂氣含兩頭即此意也

或曰人心虛靈知覺何得言無揀擇也曰此即告子生之謂性未分善惡也如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固虛靈知覺也知趨利避害者亦虛靈知覺也善權謀術數機械變詐者亦虛靈知覺也爲善爲惡皆虛靈知覺也此正楊慈湖所謂善惡混也故朱子以爲無揀擇底心而陳北溪以爲氣尙含兩頭在以此也

或曰仁義禮智性也而子屬於心何也曰仁義禮智人心所具之理也非混然一物也非判然二物也孟子曰仁人心也非判然二物也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非混然一物也大抵心也性也一而二而一者也

朱子語類說心性元不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舍性則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愚謂不獨吾儒言心性每相隨說如釋氏說識心見性亦是相隨說也但其所指以爲心性者不同而遂爲儒佛之異解

析而言之則仁義禮智爲性虛靈知覺爲心統而言之則二者皆心也亦皆性也然雖皆心而有道心人心之別雖皆性而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之殊君子以統同辨異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或曰精神靈覺曰老莊禪陸皆以爲至妙之理而朱子語類乃謂神只是形而下者文集釋氏論曰其所指爲識心見性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何也曰以其屬於氣也精神靈覺皆氣之妙用也氣則猶有形迹也故陸學曰鏡中觀花曰鑑中萬象形迹顯矣影象著矣其爲形而下也宜矣蓋形而上謂之道道即仁義禮智如何有形影若以精神知覺爲形而上則仁義禮智謂何其爲形而下無疑矣

孔門每說見陸學亦每說見論語曰參前倚衡曰如有所立卓爾大學曰顯赫天之明命此孔門之所謂見也楊慈湖曰鑑中萬象徐仲誠曰鏡中觀花陳白沙曰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此禪陸之所謂見也此等處甚相似如何不惑人殊不知孔門之見見理而無形影禪陸之見則著形影而弄精神此儒佛所以似同而異

禪陸以鏡象之見爲見道爲識心見性爲虛靈知覺作用之本體愚竊謂不然蓋心性道如何有形影虛靈知覺如何有形影可見故朱子謂與天理人心彼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胡敬齋謂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縣空見出一個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看破禪學之極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不可謂仁即心心即仁義人路也言義者人之所以爲行也

不可謂義即路即義若謂仁即是心心即是仁則其他以仁存心心其心三月不違仁等語皆窒礙而不通矣是故必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而學者之存心不可遠於仁然後爲聖門事業合於聖賢之旨若謂仁即是心心即是仁學者能存此心便了則即與釋氏即心是佛陸學即心是道同轍蓋差之毫釐之間而隔千里之判

陸學皆謂即心是道。楊慈湖詩云：此道元來即是心。愚謂由心三月不違仁，及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等語觀之，則心與道有辨。明矣。由以禮制心，及孟子物皆然，心為甚之訓觀之，則心不可謂即道明矣。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為主，不使為利欲陷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同然之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為求放心，失之遠矣。奈何為惑。

學問求放心，大全註中有一說，謂仁人心也是指義理之心而言。若將求放心做收拾精神，不令放散，則只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蓋求放心，即是求仁。學問即是求仁之方。如學問思辨，持守踐行，涵養省察，擴充克治，凡此學問之道，無非所以求吾既失之仁也。愚謂此說似得孟子之意。與集註程朱小異。程朱說求放心，乃是先立個基本，而後從事於學問，尋向上去。玩孟子文意，學問即所以求放心。程朱之意，則學問在求放心之後。鄙意所疑如此。明者觀之如何。

孟子上章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觀此，則求放心正是指仁義之心，而不可指為精神之心。尤明矣。或曰：然則集註求放心之說，與陸子將無同邪。曰：不同。程朱是將求放心做主敬看，以為學問基本。陸子教人求放心，則是主靜，以收拾精神，不使心泊一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二者惡得同。

禪學收攝精神之說，與孟子求放心之說甚相似。真所謂彌近理，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子靜不礙，孟子言心，陸子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精神之心。

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害心。言心不可泊一事，言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胡越。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而不為利欲所難。佛老之一一於虛無，而不為事物所難。思慮所牽，觀此明矣。

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按此分明是言利欲猶未為甚害，而意見之為害甚矣。豈所以為訓。草木子曰：金鎔之學，謂收斂精神，自作主宰，向有欠缺。至於利欲未為病，纏涉於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據此語，亦看破象山矣。

孟子陸氏言心不同之故，此儒釋分別路頭處。此名同實異。空齋千里處，此看破陸氏緊要處。數百年來，學者皆為渠所誤，無人理會到此。昔嚴滄浪評詩，自謂猶那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蘇老泉自言其著書，謂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及其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愚作通辯，自覺亦頗有此意。豈孔孟程朱在天之靈，有以啓之，而欲明此一事實也耶。

學部通辨卷之十一

終編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並重，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聖學之塗轍也。

或曰：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有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難掩，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非絕之論，務使學者阻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敲詐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大學
疑問

此條言存心致知相須互發。正所以示入道之要。而不陷於異學之失也。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著力。

此卷所載。乃其朱子定論。王陽明乃摘取朱子教偏藥病之言。爲定論。援朱入陸。夫豈其然。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此尤萬世不易之論。傳習錄乃謂知行合一。行而後知。其橫說豈說。誣騙衆生甚矣。

陸學一派有此說。朱子闢之明矣。

朱子曰。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難。工夫全在行上。

上論先後。知爲先也。此論輕重。行爲重也。皆確論也。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朱子平日論爲學工夫。多因事因人而發。未有若此條之完全而曲盡者。可謂至言矣。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人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聖賢氣象。正坐此耳。又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

朱子答曾光祖書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卻亦與釋子坐禪。無異矣。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存心。而缺於致知。其弊將流於禪學。近世爲此說者。正是指陸學也。

朱子答胡廣仲書云。衆論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傳授之機。以聖賢之言考之。似曾未有此等語意。卻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忘情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該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朱子答符舜功書云。常聞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

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紛亂之不已。亦將何以察乎大體而知之耶。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致知。而缺於持敬。其弊亦流於禪學也。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而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學。舉豎拂。連水搬柴之說。非不見此心。非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

又答曾云。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助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兩頭三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握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握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有兩個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此二書一言不窮理而務識心。一言不主敬而欲存心。其弊皆流於禪學也。

朱子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朱子曰。如論語一貫。孟子自得之說。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卻是縣虛說一個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不要從實去。到那一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德達道達孝九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類。皆是羅羅。都掉卻更不去理會。只恁縣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翻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

此二書言爲學工夫。當致其博。不可偏於約也。偏約則流於禪矣。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斯說終是偏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只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

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人釋老去。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和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此三條言爲學工夫。當主於敬。不可偏於靜也。偏靜則流於禪矣。按程氏遺書。問敬莫是靜否。伊川先生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朱子之說本此。按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故曰心不可泊一事。曰無事安坐。曰口微心。此陸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

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無欲而靜。則即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疏略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子所惑。

問。先生所作李先言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今終日危坐。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伊川容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卻是已發。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敬字朱子答呂子晦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此語爲正。朱子

此二條。即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差矣。續編載朱子辯呂與叔楊龜山未發之說。與此相表裏。當參考。

按。朱子初年嘗答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此由王陽明探入。晚年定論。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者。蓋子思作中庸。止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平鋪示人。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以求見乎中也。靜坐體認之說。非聖賢意也。起於佛氏也。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旨正此也。宗某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亦此也。後世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此也。在昔惟程伊川識破此弊。至門人呂與叔楊龜山輩。皆悟其師之說。而仍主此說。傳之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迨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

居業錄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按。近世靜坐求中之說。正是此病。

或曰。然則豫章延平二先生亦流於禪而同於陸學耶。曰。豫章學於龜山。延平學於豫章。體驗未發之說。轉相承沿。蓋尊信其師之過。所見有似於禪耳。初非有心於禪也。即其平日亦未嘗恃此而廢讀書窮理之功也。非如陸學一派。則明宗禪旨。而以經書爲糟粕註腳。以讀書窮理爲逐外爲障蔽也。二者烏得同耶。

朱子曰。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或問工夫當發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如涵養熟者。固自然中節。使做到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朱子

此三條。又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已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偏矣。又按。朱子文集有中庸首章說。

以致中爲敬以直內。以致和爲義以方外。以涵養省察爲敬義夾持。即與此同意。按。子思作中庸。發明中和之旨。內外兼該。動靜並舉。未嘗有所輕重。朱子釋之。亦以涵養省察交致並言。工夫不容少缺。此聖賢萬世無弊之道也。近世陸學一派。惑於佛氏本來面目之說。謂合於中庸未發之中。於是只說未發。不說已發。只說涵養。不說省察。陷於一偏。流於空寂。全非聖賢之旨。

按。孔子教人。未嘗言及於未發。其語門弟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之類。皆是就已發處言之也。夫孔子豈不知未發之旨哉。誠以爲未發工夫微妙無形而易差。已發工夫則明顯有迹而易力。未發難於捉摸。而已發有可辨別據依。與其以無形示人。而學者愈虛好高之弊。孰若就有形易見處求之。之爲務實而無失也。至於子思喫緊爲人。中和之論。兼該並舉。心學之秘。發洩盡矣。豈可復重彼輕此。舍孔門中正平實之道。而徇禪宗偏弊浮虛之說。亂道而誤人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辨。

朱子文集有觀列子俱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備。豈子思中庸之旨哉。朱子論佛學剽掠莊列及此。見近世講學之弊。類如此云。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茫然無守。流於異端空虛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小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淵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親聽言動理會。蓋人能制於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卻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朱子

此語與前後皆相發。

說爲學次第。朱子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方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朱子

此論於大學尤有功。

朱子答吳晦叔書云。大學之書。雖以物格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可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朱子

此皆即同前意。近日王陽明講學。謂世儒不當分先知後行。謂朱子不當作格致補傳。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今考。朱子意正不然。而陽明不知而妄議也。

近世東陽盧正夫著荷亭辨論一書。以譏朱子。其中有云。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乃謂盡格天下之物。而於草木蟲魚無不窮究。則是初入大學者。先於明德新民之外。用工夫旁詢博訪。徧觀盡識。非惟泛無指歸。日亦不足矣。按此言。即與陽明所議同意。皆未嘗深考而妄議之過也。今考證於左。

朱子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並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衆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六七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賢實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朱子

朱子答陳齊仲書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論似未看破此處。朱子

按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訓。大概不過曰務知而緩於行也。蓋外而遺於內也。功博而難盡也。學汎而無歸也。今觀此數條。其於此弊。朱子皆已見之。豫籌之熟。而近世察言不精。立論輕率。妄毀儒先。賺惑來學之罪。不能免矣。愚不忍朱子之受誣。懼道術之分裂。憂橫議之日新月盛。其禍不知何時而已也。特考著於篇。

居業錄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爲學工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與喪。不係於天乎。愚嘗竊論之。三代而下。人物而至於程朱。亦可以無譏矣。講學而至於程朱。亦可以無疑矣。其言亦儘精儘密。儘美儘備矣。今之學者。所急惟一行字耳。誠能實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過則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矣。而何必窮其聰明。矜其辯慧。另出一機軸。以求勝於古人哉。吾見求勝未能。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程朱不爲。而欲爲佛老。烏在其爲得。

學部通辨卷之十二

終編下

此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開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勝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又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偏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贊議。或勸拾成說。以衍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文清之言。真萬世確論。

近年閣下輔臣發策禮閣。謂朱陸二家簡易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何所見與。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誣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甚至筆之簡冊。公肆詆毀。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燬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按此策亦義正詞嚴。燬書故事。考皇明政要。永樂間。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文廟與大學士楊士奇議。命禮部焚其書。罪斥之。王陽明答人書云。孟子闢楊墨。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者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者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夷狄禽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向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之微。戰於其間。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已。愚按。陽明此書。是以朱子比楊墨矣。是以朱子學術為殺天下後世。為洪水猛獸矣。嗚呼。其公肆詆訾至此甚矣。無怪乎禮閣發策。謂欲矯其害。而且擬諸何濟。陳賈也。蓋潛買輩誣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當時。陽明誣朱子。欲使其學不得行於後世。其用心一也。悲夫。

虞正夫荷亭辯論。深非朱子解易主卜筮。深非朱子修通鑑綱目。皆非大夫楊雄死。愚按。周易卦爻列吉凶悔吝。利往無咎之象。無非為卜筮設。繫辭說卜筮者。尚其占。說極數知來之謂占。說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由此觀之。易非是為卜筮作。而何。朱子解易主卜筮。何過。揚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劉向之仗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則亦已矣。何至作劇秦美新之文。以欺莽希寵。欲為新室佐命之臣。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於誅乎。則夫綱目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荷亭辯論。乃左右揚雄。非誣朱子。吾不知其說。

羅整庵曰。嘗見近時十數種書。於宋諸大儒言論。有明証者。有暗証者。直是可怪。既而思之。亦可憐也。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不自知其身在井中爾。然或往告之曰。天非小也。予盡從井外觀之。彼方溺於坐井之安。堅不肯出。亦將如之何哉。又曰。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襲顧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於朱子乎何傷。

陽明講學。誣朱子解格物為義外。為支離。愚按。孟子曰。舜明於庶物。易曰。知周乎萬物。大學曰。格物。三言一意。朱子訓格為至。周即至也。明猶至也。朱子之訓。深合聖經。若陽明訓格物為正意念之用。援儒入佛。不通之甚。乃欲以此詆彼。可駭可笑。

草木子曰。論語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為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能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若謂克己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己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闕。氣象雖常。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據。愚按。近世陸學。說人能克己。而存此心。則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與呂與叔說相似。考其說不獨與朱子相抵牾。且與孔子相抵牾。孔子之意。謂克己之私欲。以復乎禮。方始是仁。故下文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叔言克己。是克去人已。可耻。無復禮底意思。與四勿殊無干涉。若陸學之說。則援儒入佛。尤為不可。朱子之訓。不可移易。草木子良有見。

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沒。夫子事業自是無傳。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即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語可信而已。慈湖道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達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為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

為是者。即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為是。而況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痛哉痛哉。

朱子嘗與學者論解經云。南軒語孟。某嘗說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開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卻都過了。曾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試無註解。愚按。添水固失之。試無註解者。亦非也。試無註解者。入於禪。添水者。流於宋末諸儒箋註。破碎煩瑣之失。均之為過。不及也。必如朱子集註四書。而後為得中道。為天下不可少之書。

或曰。然則朱子平日言語文字。果能一一盡善。而無毫髮可議耶。曰。是難言也。夫人之意見不同。難乎其盡如吾意也。君子論人。惟當觀其大端。大本。而不可求瑕。瑕備於一二言語文字之末。台也。讀書未到處。處處安放高聲。議論。近世之好議朱子者。其學問之功。何敢望朱子。而徒逞一隅之意。見拾佛老之緒餘。以妄議爭勝。於世盜名。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羅整庵說得極公。因知記曰。宋諸大儒言論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於大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為異說之所迷惑。所以不免小小出入者。蓋義理真是無窮。其間細微曲折。如何一人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於其小小出入處。不妨為之申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本意也。愚謂此論使朱子復生。亦當弗曉。

或曰。佛學之害。經傳太史韓文公辯之。不。至二程子辯之。亦不。自朱子出。而後佛學衰。何也。曰。緣朱子允深中禪病。始盡禪病也。昔達摩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近世儒佛。如傅太史武德一疏。得其皮。韓文公原道一篇。得其肉。至二程子而後得其骨。至朱子而始得其髓。是故關佛至朱子而後盡。故佛學至朱子出而始衰。而儒佛異同之辯始息。而後士大夫自此無復參禪問道於釋氏之門者矣。佛書云。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愚謂朱子正是為此一大事出現於世。蓋天有意於斯文云。

或曰。宋世維學最盛。如橫浦永嘉永康之學。蘇黃門呂舍人葉水心之學。紛紛藉藉。皆因朱子辯之而息。惟金溪之學。辯之不息。排之不止。遂起吳卓處趙東山一派議論。其故何邪。曰。緣朱子未嘗說破。從神一路也。養神一路。非他也。即其假似亂真之實。即其遮掩而陰佛之實也。辯陸學而不辯其養神一路。譬之諸盜而不獲賊。固無以服人心而戾獄也。此朱子之辯所以無以息陸學。而卒來冤陸之疑也。此朱子之辯所以必得區區此編繼之。以發其所未盡。然後其禪實昭然暴白。而冤陸之疑自息也。曰。然則子之辯陸也。朱子不如邪。曰。朱子何可當也。象山禪幾深密。遮掩術精。當是時也。天下盡為所惑矣。雖南軒東萊之賢。猶看他不破矣。非朱子晚年深覺其弊。昌言而顯排之。則後世亦盡為所惑矣。今日又孰從而知其假似亂真。孰從而辯其陽儒陰佛。以發其未盡之蘊邪。嗚呼。道喪千載。聖遠言泯。不

有先覺孰開我人。朱子此言實白沉也。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每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經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黑暗。究辯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胡敬齋曰：孔子賢於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爲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皋夔；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後世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然，尚者入於佛老，卑者趨於功利，人欲肆，天理滅矣。由此言之，朱子何可當也。

有帝王之統。有聖賢之統。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翦莠。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傳。此帝王之統也。孟子。朱子。距異端。息邪說。闢雜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顏曾子思之傳。此聖賢之統也。然究而論之。皆不若朱子之爲難。何也。開基樹業。以智力而服一時。固難。明道闢邪。不假智力。而服天下萬世之人心。尤難也。孟子闢楊墨。去孔子未遠。至朱子則去孔子幾二千年。而佛氏盛行中國。亦逾千載。其陷溺人心已久。累天下賢智。突然破軀斯時也。非命世豪傑之才。孰能遏其滔天之勢。而收摧陷廓清之功乎。嗚呼。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禪學之害之大。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朱子闢禪佛之功之大。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一生釋羣經以明聖道。辨異學以息邪說。二者皆有大功於世。然釋經明道之功。天下莫不知之。至於闢異息邪。則近世學者未之盡知也。區區述爲此編。然後朱子闢異息邪之功著矣。蓋嘗謂釋經明道。朱子之功也。闢諸仁。闢異息邪。朱子之功也。藏諸用。

通接佛學自入中國至今大抵三變每變而爲障益深始也非輪迴之障愚者陷之智者鮮焉其爲害猶淺也中焉變爲識心見性之障則智者亦陷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終焉又變爲改頭換面之障則術愈精而說愈巧而遂謀即真而辯之愈難矣今人只知陸學之爲陸而不知陸學之卽禪禪學之卽佛佛學之卽夷也嗚呼周孔之教不能行於西戎釋氏之教乃盛行乎中國至於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可爲痛哭流涕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於佛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以彼難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善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又曰陳君舉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辯只是見他不破愚謂近世學者通病無他只是爲他所惑看他

通按近世學者之弊。惟以禪學之道爲高妙。爲簡徑而易造也。以聖賢之道爲蘊淺。爲迂遠而難至也。故舍儒而趨佛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儒佛同之說。又變爲本同末異之說。又變爲改頭換面。陽儒

陰佛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佛也。於朱陸亦然。蓋惟以朱子爲支離而陸學爲簡易也。故疑朱而宗陸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朱陸同之說。又變爲早異晚同之說。又變爲陽朱陰陸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陸也。嗚呼欺誑重重日新日巧其弊至於今日極矣。建行年踰五十分毫無補於世所幸此心之鑑不泯沈潛典籍究觀今古於此學頗有所見此輩頗有所覺昔人著書謂得之於天者不忍棄日不敢襲愚爲此辯實天啓其衷何忍棄襲不爲天下後世布之

佛書云初以欲鉤牽後引入佛智與吾儒納約自歸之說相似陸學正是用此術象山見世人所信者孔孟也於是卽孔孟之言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佛人但知其於孔孟之言不可不從也無不爲所角牽而入其佛智矣陽明見世人所信者朱子也於是集爲朱子定論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陸人但知其爲朱子之言何疑而不從也無不爲所鉤牽而入其佛智矣嗚呼禪詭至此其術精說巧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朱子嘗謂近世人大被人說蓋術精說巧至此不得不爲他所說矣所謂離舍出人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禪此言真取心用剝子手愚初未有知亦頗爲二氏所惑後來乃察其詭著爲此辯

或曰近歲胡敬齋羅整庵蜜渭且之辯如何曰諸君子皆心朱子之心而有忘於明學術矣然胡敬齋之居業錄詐於辯譚而辯陸則略於象山是非得失猶多未究也羅整庵蜜渭且曰睽陽明之事故所論著專攻陸學其言切其辯詳矣然於象山查神底蘊與夫近日顛倒早晚之弊亦未暇究竟觀者猶

未免有冤懷之疑也。此編摘錄諸君子之言而補其所未備。亦以戒諸君子之志也。朱子嘗謂讀書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老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愚謂此精實是與象山管城陽明諸人應戰一陣。直是推勘到底。而三節廓如。迷人際自此打開。妖魃變怪自此無所逞其伎倆矣。昔嚴滄浪許辯曰。謂參詩稿子。而引釋妙喜自謂參禪稿子以況。使滄浪見愚此編。得無有辨禪稿子之戲耶。昔人論著書。謂非窮愁不能著。張而軒見朱子諸經解。謂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由此言之。書非閒居不能著。張橫渠云。天不欲斯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斯道必有復明之理。由此言之。書非天畀有知不能著。愚也。天既畀之窮畀之閒。又畀以薄有知。三者可矣。此節之辯。愚所以不得而辭。嗚呼。是豈天厭斯節之深。而假手於愚。以啓告天下後世與。或曰。此編闢佛。視胡致堂崇正辯異同如何。曰。致堂辯佛下一截。糞迹之節也。懼其惑庸愚也。此編辯佛上一截。心性之節也。懼其惑高明也。同異大槩如此。

朱子答詹元澤書謂儒名而釋學，張翥其小者。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愚謂近世倡爲陽儒陰佛，顛倒早晚，援朱入陸者，正是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尤烈。嘗閱吾廣州志，宋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雅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以駁之。胡敬堂亟稱焉。嗚呼！蘇氏之學，在朱子前，無人敢置喙竊議者。而觀國獨議之。陸氏之學，自朱子後，無人

敢昌言顯排者，而崔涓厓所排之，吾郡若二公，可謂超世豪傑之士。

近見河南崔后渠侍郎，錄序楊子折衷，謂佛學至達磨曹溪，論轉經義，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衍說胡章，益無忌憚，詆毀聖賢，重爲道釋，不有弊庵涓厓諸公，道何由明乎？按崔公此說甚確，第未詳得光授子靜來歷出何許，必有明據，恨則見無所不及見崔公叩之，姑記俟考。

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難句，稍長，略曉陰騭，隨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強記是圖，忽焉若以爲爲學之道，遠在是者，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爲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爲尙，精神困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自然會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吾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爲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予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李子復言：此學乃堯舜周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屏去浮文，遂十餘年矣，今歲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沈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沽沽抱是編以爲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譏諷也，康熙丙子一之日，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校讀語錄卷一

明實晉蔡駿著

柏鄉魏晉介參

魏晉書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性得於天本無不善
隨偏謂性有不善是天命亦有不善乎聖學不明故人爲
異說子思探本以原性孟子因情以明性善惡述孔周倡
明正學有功於吾道大矣

魏晉書曰干聖相傳皆以復性爲
已先生從天說性可破後儒之惑

健順之德出於乾坤是謂天命繼善成性理無不善是謂
天性喜怒哀樂隨感而應是謂天情心體虛靈統攝性情
是謂天君性也情也心也原於天命何有不善

魏晉書曰此一
段前賢所未發

元亨利貞同行而異德語乾道則不異仁義禮智同德而
異用語語至誠則不異喜怒哀樂同情而異感語中和則不
異

正心誠意所以尊德性也道學自修所以致高明也涵養
體驗所以去氣質之偏復本然之善也吾性與天地萬物
爲一體故吾心體天地萬物而不遺天下之事孰非吾分
內事故君子所存必以天下爲己任
天道莫大於日月地道莫大於水火人道莫大於禮義日

月所以行天道也水火所以行地道也禮義所以行人道
也
性者吾心之體天者吾性之原盡其心所以盡其性也能
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所以善事乎天
也

吾道與天地同體吾心與天地同神心者道義之門而天
人之管也故心不可以不存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天道運而無息者也外陰陽則
無以見道故人道皆效法於陰陽

吾人之理曰命曰性曰道曰教命曰天命性曰天性道曰
天道教曰天職非二物也子思述所聞以教天下後世示
人以性善之同當歸於道義之同也爲異說者於世道何
益

魏晉書曰五經四子之
言皆以性善而已

人者天地之心心者萬類之神性者主宰之神道者同
之神惟神性之出乎兩間體乎萬類而爲天地之心故君
子有存心之學

周聞之師曰知吾心之動靜則知此道之體用知此道之
體用則知陰陽之情狀知陰陽之情狀則知天地之功用
故君子之道惟在反求諸心

性即天理也天理何有不善謂性惡者不知人道焉知天
道

君子言盡性謂體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不盡言養性謂
充養此三綱五常之理而不爲私欲害之皆本於吾心而
非有待於外求也

魏晉書曰
說得實落

性天理也具於人心本無不善氣質之偏非性之本體也
猶日月之明陰雲蔽之也一去其蔽本體固在是以君子
之學在復其性儒者言性乃兼氣質固非探本之論亦非
衛道之功

魏晉書曰此一
段前賢所未發

魏晉書曰此一
段前賢所未發

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
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所
以異於人者以其能盡性也異端邪說既不明性之理焉
能盡其性耶

器圓乎道道攝乎器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形上
形下有物有則之謂也

荀卿云從人之性情必出於爭奪必有師法禮義之化然
後出於辭讓合於禮文而歸於治其言性道甚矣是敢爲
異說而不顧者也不知帝王之道皆因吾人同然之心以
復其本然之性故人物從而天下化豈別爲師法禮義以
制人之性情耶取世說民三王之所必誅者也

復其本然之性故人物從而天下化豈別爲師法禮義以
制人之性情耶取世說民三王之所必誅者也

天惟誠故流行不息而萬類生地惟誠故持載無外而萬
類甯王者惟誠故令德天地而羣生遂

德同於天地德之盛也道行於萬類道之大也夫惟聖人
之心包乎天地而無外故聖德之施體乎萬類而不遺

好惡者情也好惡之正皆天理也無爲而好仁無爲而惡
不仁其君子乎

君子有元氣委和之化故不虛而動不動而順不強而從
元以易知然以簡能委則曲成和則感孚故無不至也無
不化也

心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故心之高明配天廣大配地盡
心之至配至德君子之學在盡其心者內外動靜一而已
矣

心一也主於中謂之敬推於外謂之恕敬其體也恕其用
也體萬類而不遺者其仁乎

德不孤人已皆同故不孤也故君子成德必錫類焉世之
立己於峻者何爲

道謂路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聖人立教使由之不

可須與離也異端高深元虛之說指之何地

論語介曰異端之所謂道者有異而不可測不知今人何以由之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謂君子之道合內外而交修也操約者敬而已操約則此心不放此心不放則天理常存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有形者器形形者道天地器也乾坤則道

道與理一物也以其共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同得而言謂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求之於高遠則非道矣

誠者天道之極敬者人心之主敬則誠矣誠則無弗敬矣浩然之氣能勝天下之大任者夫惟內直則其氣浩然榮辱死生舉不足以動其中

二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本於天地中和之至故體乎萬類達於上下與天爲一

在內爲忠見外爲恕不自欺爲忠公於物爲恕發於外爲恭主於中爲敬敬體而恭用也

所謂大君子者誠通天地心覆宇宙貴爲天子而不驕賤爲匹夫而不辱

君子動則協諸事則協諸義修德養道之功也

有德者必有言言不根諸德則爲無物有德者必有行行不根諸德則爲作偽故德以立言學言之長也德以立行學行之宗也

千載而上聖之達者莫若周公思兼三王經制大備以立百王之大法千載而下聖之窮者莫若仲尼遂作大明繼往開來以立斯道之準極道德相符事功則一聖之至者也

君子之樂和而有節君子之憂靜而有度達則文明而順逆則執義而不反

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謂心齋若曰坐忘若曰離形去智是亦老莊之流矣

淺淺語錄卷一

論語介曰坐忘非聖學余嘗有此見先王先聖之

學者有四累好高則爲進德之累文過則爲徒義之累多言則爲行己之累躁進則爲廉恥之累

五帝以禮三王以功傳禪革命所遇不同天德王道一而已矣

大道之世在朝尚貴任事尚賢居鄉尚節尚師友尚德尚貴崇分也尚賢崇治也尚節崇倫也尚德崇道也

古之君子別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

君子執義能全其天也故貴而不驕賤而不詘臨利害而不喪其節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曰仁曰義聖人之用親乎天地則知聖人

天地悠久無疆以其仁也仲尼曰仁者壽謂令名無窮也而長年不與焉

論語介曰長年亦在其中仁義者先王立教之本以之興禮樂而繼道德治化之所由成也

太虛無形於生物見之聖德無形於成物見之太虛有生

物之仁聖人有成物之仁

天人之道不外於感應故陽感而陰應則雨澤降而品物生仁感而義從則德澤降而民生遂聖人之仁義天道之陰陽也

天地之道闢闢而已春生秋殺故能成物聖人之道仁義而已分修並行故能成治

仁道至大義禮智信所從出也其幾甚微故君子必存養之而大其施焉

大公所以體仁而物我同情也一旦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自私者害大公矣焉能體天下之情或問下學上達之義曰理明而高則道惟中庸故下學

之事即上達之理蓋自處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一也其事不外於倫理其幾不外於一心

有善而未及於人仁未至也利而未公於人義未廣也善及於天下謂之仁利公於天下謂之義

聖人應變不窮者此心渾然天理隨感而應物無不照若

隨事推測安能盡其變耶

大德清明記曰清明在躬德性至誠故爲前明易曰動以天爲无妄言至誠配乎天也

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此謂心存則正氣發生心其體正氣其用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天人合一之謂性人已合一之謂道動靜合一之謂敬內外合一之謂誠知行合一之謂學體用合一之謂業萬物合一之謂仁

論語介曰性命即人之胎元發育乎四肢百骸視聽言動聰明智慧生焉人性本善有感而動五常百行出焉身舍乎心心舍乎性道器相涵而用則通乎無外君子敬以持之使良心不失隨處體認隨處天理積久而化則從容中道矣

廉吏謝歸困於饑寒而乃阿諛監司守令以圖溫飽與平生忠義一遇利害而輒喪其初心者何異是以君子貴於一節以自全

一節以自全

淺淺語錄卷一終

汝讀諸錄卷一

明倫彙編

柏鄉魏商介參

義倫

大舜之子道周公之臣道仲尼之師道至矣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故能化天下及後世事親者必如大舜之孝事君者必如周公之忠傳道者必如仲尼之教庶幾為盡倫易曰風自火出家人明內而齊外也故大學君子必始於齊家而後治平本立而化行也

君子之道莫先於恕為子者以父之心為心為弟者以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上下四方無不皆然則分顧各足而天下平矣

大君子見利不趨見害不避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德有諸身隨在而中正也

君子自修之道不患人之不我親我尊我賢也患己之無以立其體也謙虛自牧常若不及立朝則修忠義居鄉則修禮義交友則修信義然後貴者尊我遠者親我不肖者賢我然則立而物無不格也

冠昏喪祭正家之道仁孝慈愛睦族之道禮讓敬恕居鄉之道

君子有三德少而力學有及人之德老而勤教有淑人之德積而能散有愛人之德

魏商介曰此三德不可

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盡倫者主於仁君臣朋友以道合者也盡倫者主於義夫婦以禮合者也盡倫者主於敬何謂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物我同體而道焉焉率夫天性之良以協夫中正之則道斯存焉在心此道也在事此道也心事合一道之體用全矣

臣子諫上之義朋友責善之道必誠章交孚則言易入而道可全否則言徒切直鮮不辱且疎矣

君仁臣忠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父慈子孝則人倫正而風

文賢四家卷一

教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人君之道之大端也

夫之道端已以御妻子婦之道修敬以承舅姑夫夫婦婦家道正而萬事成矣

健順之德五行之道天命之謂也仁義之德五倫之道率性之謂也惟聖人能盡性至命故能修教以立人君之極

魏商介曰盡性至命其簡易其切如此

朋友之道講習以明其業莫若相觀而入於善講習切磨其猶淺乎相觀而善則所得深矣

師道造就之恩與天地父母並是以左右就養無方其終也心喪三年

忠孝人道之大端君親之所甚願臣子之所甚榮者先王之教莫大於忠孝所以答天下君親之願成天下臣子之志

或問養老之義帝王以孝弟為治老者有父之道長者有兄之道故設為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孝弟也

凡為天下國家莫先於孝所以端本而達化也人君孝則德普民服而治道隆人臣孝則忠貞介正而大節美士民

孝則淳厚禮讓而行義著夫孝人道之大端風教之本也故禮之大孝終勝元后而享壽祿之榮武王周公之達

孝繼述制作以垂百王之範孝子之至足以感天地動鬼神而物無不格故孔子以為至德要道焉

朋友相資以入道務在相下謙受益也若好高自矜不惟無益實為自損

朋友之交相資以入道相戰則無益有損是知戲言戲動皆妄念也妄念者真誠之反朋友有信謂真誠也故晏子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禮樂

王者之治莫大於禮樂在上則宜其化在下則感而孚修於身刑於家國放之四海而準焉故天清地甯萬物遂生道化乃成

天禮樂之用包乎天地而無外貫乎萬類而不遺故流行若元氣升降若陰陽清濁若雨露無不和平也無不感孚也

夫禮者定於道而盡夫物者也故鈞衡懸而輕重立辨規矩成而方圓自分君子審於禮則能形制於先故禮為人道之極

禮者德之表也誠於中形於外故其感也為甚速是故言有禮斯可垂訓行有禮斯可動物容貌有禮斯威重而無失好惡有禮斯範俗而及遠

王道盛斯可制禮作樂必有聖臣者通天地之德達古今之變因時損益以成一王之制然後能協天下之情而不失先王之意

冠禮重成人之始昏禮重人道之始喪禮教天下之報其親祭禮教天下之報其祖先王立教之意也

先王作樂緣人情而導之也人情皆有所樂樂而無節則流故制為雅頌五聲十二律以達政化以宣八風故天下之民莫不興起其善心潛消其邪僻用之郊廟奏之朝廷達之天下明德昭升和氣感召上帝享鬼神格寒暑平萬物遂帝王之事畢矣

樂者德之聲感召者治之形帝王之樂奏之宗廟君臣上下無不和敬恭之罔門父子兄弟無不和親奏之鄉閭長少無不和睦蓋心德合符情樂無二因其同以導之故治化易成俗風清美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先王之制禮樂也合天人以通其會協萬類以盡其宜究顯微以定其文足以通萬變齊異同考之帝王而不悖達之後世而皆準夫豈一時之見一人之私已哉

夫樂中和之紀綱人情之邪郭治化之大機聖王之大用聲樂極感通之妙其人人之深也樂中則民和樂肅莊則民敬是知成英韶虞非徒作也

樂以和情禮以別義陳之聲容形之德化統之心矣存誠

去偽者禮之用緣情極變者樂之體

禮為仁之體為義之宜為知之通為信之誠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無一而非義苟非其人禮不虛行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禮之不存非獨僭國之去其籍暴秦之燬其簡後世教化不明人心邪僻故有所不行耳鄭魯之儒采芻蕘缺合以為經雖以意見若書之宏綱大要成一本周之典章其餘繁瑣細末未必盡然也後世欲修禮以導民者祖述典章準則三禮求之一心協諸人情端本數化其庶幾乎

禮樂有本有文存誠者禮之本升降者禮之文和樂者樂之本而音律者樂之文

禮達而分定尊卑上下親疏貴賤各安其常故陰陽順而四時平樂和而情同君臣卿大夫士庶人各協於極故和氣同而四海一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二帝三王之大道周公仲尼之大教也

樂定於元聲古之聖神德與天通心與氣通然後截竹累黍以制律耳聽心會而樂成焉後世徒守其器而不求其聲累黍之法積多必謬

古之聖王備中和之德出中和之化制為禮樂以教天下故在人猶己在遠猶近舉天下圓於中和

禮樂一物也成周合樂於禮官故禮主敬樂主和禮者樂之始樂者禮之終禮以達尊卑上下之情故情協而分嚴樂以殊尊卑上下之分故統同而辨異中和其情也禮樂其用也知禮樂之情文者其達中和之極乎

中和者禮樂之情也聲容者禮樂之文也情其道也禮也文其器也用也兼情文而一之者其德乎故有聖王之至德斯有聖王之禮樂

古之人無時而不學禮則無時而不體禮矣冠昏饋贈昏禮喪祭讀喪祭禮在朝廷軍旅鄉黨無往而不學禮故終

身不遠禮後世不學遇其事而始講求其儀文以為戲服而已果禮也乎

身不遠禮後世不學遇其事而始講求其儀文以為戲服而已果禮也乎

古者吉凶之禮咸有規制車服器用各有等差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後世禮法廢壞奢僭相尚而大人之家莫能中禮何以表率上民使不至於踰越乎

世俗上下相接其儀文酬酢足恭且素意在相悅求其真誠之意則素然矣是知古禮之復必出於此心之誠人情之真然後禮讓可興而俗風一變

禮記本先王所制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宏綱大旨規制謹嚴漢儒以己意竄入繁冗瑣屑寔為亂經後世聖君賢相居制作之位者刪繁舉要斯禮易行而道化可興

其人而後行

後漢書卷之三終

後漢書卷三

明帝時蔡邕著

柏鄉魏高介參

君道

所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觀其頌聲之作關雎之詠道德一風俗同積治之極也

三代之治教養一端而已殷民厚生明義達化公天地之利德天地之心

魏高介曰千古治道無倫此二者

王者居逸而憂大憂以天下也道大而心小不自滿也

王者知天地之化建百王之業通萬國之情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蓋天人一道古今一事政教同情爾其要在於謹獨

魏高介曰千古要言

語政而不及禮是古今有無禮之化也語治而不及樂是古今有無樂之化也語禮樂而不及德是古今有無德之禮樂也故德者禮樂之本而禮樂者治天下之本

魏高介曰天德王道盡矣

時有升降道有因革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治通其變斯天下無樂法

天無爲四時行其氣故歲功成君無爲六卿修其職故治功成天道至公四時者布其公君道至仁六卿者布其仁

魏高介曰此樂後知無爲之道

仁義禮樂君道之極治化風教作人之柄仁義非禮樂不行禮樂非風教不達禮樂者行仁義之具而風教者達治化之本

大道有端必審其幾道有本原必協於一惟一故能貫天下之幾惟幾故能協天下之一

大學其王道之本乎其要不外於一心繫矩此心之公也好惡此心之正也忠信此心之誠也慎德此心之主也

人之心遠之天下通諸天地王者之事舉矣

爲治有三難立志不立則易遷幾微不察則易敗賢不舉則易間

朝廷以教化爲先士君子以爲貴士君子奔競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天下治士節不立教化不行求治於典章文物末矣

魏高介曰此化非以明而化

治道必以端風教正綱紀爲先風教端則民自化大綱正則萬目舉

人主以爲相爲職得一人焉如伊傅周召之賢則群賢並進而治化成故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大臣不敬則百姓不親是大臣者百姓之表也群臣不體則庶績不凝是群臣者庶績之會也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公孤六卿是也職親者有習榮之移左右侍御是也故曰休戚知惟鮮哉

天地交泰而萬物成遂君臣道合而四海治安

古之聖王享無爲之治成不言之化何也德盛而民化也故無爲之治治之至也不言之化化之極也

洪範帝王經世之大法以五皇極爲主惟大君爲天地臣民之主君能建極則八嚮可舉而臣民會極歸極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此箕子演疇之微意也

家國天下至廣矣修齊治平其道至大矣得失之幾好惡之間耳君子其致謹於斯乎

君道在稽古正學以定其心斯能明理欲之歸辨忠邪之分若博涉廣文皆爲小物非天子之學也

備內聖之德斯有外王之業二帝三王之功業聖人之餘事耳

威福予奪聖王運天下之大權也故慶賞刑威以馭群辟爵祿進退以勵卿士嚴肅義烈以臨武弁寬容嘉納以獎忠貞抑揚舒慘各得其宜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夫無不覆地無不載日月無不照王者之德猶天地日月也故聖王天地萬物而無外

有賢如伊尹傳說可招以禮而不可以利祿誘可待以賓客而不可以臣僕遇故湯之三聘高宗之旁求始能屈致以成不世之功

魏高介曰有道者之廷身不可易也

商德定次量能授官所以待中才也若道德之士宜招河以禮待以不次之位始得遂其志而盡其用

用人之定必於行義勸懲協之禮以觀其德智慮取舍其成以試其才積日累月程其功以進秩故德薄不得以居尊才輕不得以任重斯官無曠職而治道可成

修身者察理欲之消長爲治者察賢否之進退用人者察好惡之得失

論人者皆以嚴光魯兩生爲高尚而不知皆命世之才祇得三代之君而禮樂可興謙讓之職縣絕之儀彼奚屑焉

魏高介曰余亦將有此論

善治之君莫不以求賢爲急將以寄台衡資啟沃以成治道是以有輪帛之招禮待之誠倚任之重故賢才樂爲之用

在上爲風在下爲俗君臣道合政教鼓動之謂風德禮興起遠近相同之謂俗風俗同道德一是謂太和之治本於人君之一心

人君之進賢有大幾焉廣求博取以充庶職而已苟得聖臣居師保之位則群才業進而野無遺賢矣蓋聖臣者群才之所宗治道之所由成也故伊尹傳說一出而成湯

高宗能成格天之治

魏高介曰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不得聖臣者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道合於自然者蓋因天下之性情與夫教養加之禮樂故能協和萬邦是以天下治天下也以清淨無爲爲自然者則非

明君以天下為一體故以天下之見為見則明以天下之聽為聽則聰以天下之慮為慮則智故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賈善者賞一人而天下勸惡者罰一人而天下懲公以天下也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四罪而天下咸服者以此治亂由於用舍用舍由於好惡故士有係天下之望而不稱人主之意者有為人主所愛而天下同憎者以天下則治以私昵則危是故明君必致謹於愛憎

君子論人取其長略其所短國家用人取其大節忘其小疵人各有能有所不能故盲者負聾者則兩治

人皆知盜之為盜而不知衣冠之盜為甚也人皆知蛇虎之為人害而不知虐政之為甚也人皆知蝗蝻之能饑民而不知冗食之為甚也為治者必去衣冠之盜除虐政之害汰冗食之溫然後民害除而財用足

虎文羊質見草則食龍鱗魚骨見鱗則悲匹夫色莊見害必憂故君子觀人必求其內

明南晉蔡鑒著

柏鄉魏裔介參

師道

古者大司徒之職天下之師也一道德同風俗蓋本諸身以教教焉

立師道於尊嚴之地以待學者必言有邪邪行有表防君大夫問政不以天德王道不告也士庶人問學不以周公仲尼不告也是之謂君子儒可以為師矣

學不求道雖學無益求道未見雖求無益見道未行雖見無益能得師焉求則速聞察則速通行則速成

謹言慎行可以為師清風高節可以為師論法周孔可以為師進退取予有禮可以為師博聞強記矜詞飾行皆俗備也

惟王盡制惟聖盡倫立極於上足以師表天下故君子之學求其體以盡一王之制求其義以盡人道之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天子必有師將以聞道德成治化也在朝問之朝在野問之野惟道所在何常師之有

君大人圖治莫若隆師上君子得時莫若演道故為相成故為兩益

古之學者尊師而親友故其聞道也速今之學者不求益友况師乎故君子之學必隆師而取友

三代師儒講明正學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自小學漸掃應對至於大學格致誠正漸磨成就皆有節序是以人才之盛治化之美後世弗能及也

士者天子必有師雖以爵貴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是以成雍熙太和之治

仲尼答門人問仁問孝問政如化工之育物隨其材質而成就之萬世師道之準也

古之學者尊其所聞傳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謬於經

師道立則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才者才唐虞之世契敷五典后稷樂成周以詩書禮樂造士皆所以立師道也故教化行而治道盛

君師之教有二益智也養也智之明者莫先於成已養之大者莫急於利物成已則為子孝為臣忠孝則化行而俗美忠則政善而治成其利孰大焉

大言不慚行已無恥雖孔子懼焉在門墻則墜之在夷狄則引之抑揚進退之教也

善德之賢不賢於堯堯北面而問焉賢於善德者至矣窮巷處之士不賢於周公而周公朝焉賢於窮巷處者至矣此帝堯則公聖不自居而能尊師重道以求益也

義兄閣道乎

宰相之職論列百官修政飾治度其功能論其廢賞歲終奉其成績以詔於王賢則進不賢則退

臣道在忠納忠在謀義為於君稷契之大忠也言協於道禹皋之嘉謀也

儒者之道居宰執則正君而美政居岳牧則敷道而美俗伊周之輔治身居廟堂而心存天下政在一時而澤被後世可謂聖臣矣

道德修於己忠義格於君美利加於天下而制作垂之後世周公之臣道也

至哉周公之臣道也不辭三監之謗以成宗社之計大忠託孤大義滅親貽王賜鶚之詩復感反風之應上下相安禍亂不作訓迪開導成王協於道而掩迹於文武制作大備垂裕後昆忠誠愛國之心昭揭日月焉

拾遺補過必資於納言故臣之諫君如子之事父惟知進言以成君德而榮學禍福在所不計

本於道德會於時變化乎上下而不知卑陶稷契之忠也

守道正君經制大備足以格天而成治伊傳周召之忠也
忠誠懇惻生死以之自靖自獻不計成敗殷三仁漢孔明
之忠也下此言不違時學足飾政知檢身之務而免於物
議者謂之具臣矣

三仁心在存殷自靖自獻皆天理之正也其迹不同其心
則同故曰三仁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萬世臣道之大經也若親臣世臣則
不同殷三仁周公是也易地則皆然

古聖賢之臣如皋陶稷契之於虞伊傅周召之於商周功
業大而天子不疑德望隆而列不忌上下交孚濟濟相
讓心公而道同也

臣子進言不貴於成一己之名而貴於成君上之德必誠
意惻怛足以感格乎君心斯言易入而天下蒙其福矣

宰相以進賢為職讓賢為度而士君子貴於守義若宰相
蔽賢士君子求進俱失之矣

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仁包物我而心存天
下其范希文之大節乎

士君子以名節相尚忠義為本若居身而不重名節立朝
而不著忠義何貴焉

君子修身成德將以達義也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一夫
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納忠格君德澤加於天下臣子之分

也君德未成是臣道有未盡為不忠負所學是背違親訓
為不孝民未化是上違天命先覺之責有未盡為不仁

士之委質行義君臣分定生死以之若為臣者計所遇而
報主固爵祿而效忠非臣道也使父為晉賈為舜者將酌

量其報耶忠孝一道也君父一倫也故臣之事君必如子
之事父

士君子立朝安於所遇得君則行道濟時遇變則仗節死
義何辭焉君子忠君愛國之心豈樂為是苦節哉君臣之

義有不得不然者

魏晉書卷四
讀之皆當懷然自責

文選語錄卷四終

文選語錄卷五

明帝書蔡謏著

柏鄉魏裔介參

學校

三代之造上如天之造物猶有薰陶待其自化故春以樂
秋以禮夏以詩冬以書如陰陽之運而不知為之者
君子居必仁里交必善士所以資切磋成中正也黨庠術
序禮義相先之地可弗遊乎
天地萬物之陶冶學校世教之鑪錘六經聖賢之形模師
道博地之大匠

魏晉書

仲尼潛心周公故於夢寐見之顏子潛心仲尼故於卓爾
見之

詩言教書言政禮言行樂言威易言用春秋言義皆所以
明道德淑人心故為天下萬世之常典

三代造士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考其德行
六藝而升之大司馬是以蹈迪端而周於用

兩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富進退孝廉之驗也若
臨三代德有六藝之教其效當不止此

古小學之教自灑掃應對事親敬長以及六藝王侯之子
以至庶人之子建之上下蒙養作聖之功也

愚聞之師曰王道息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黨遂之教
不傳故聖學無所始大學亡而辟雍雍雋宮之教不傳故聖

學無所終後之有志於教化者其在興二學乎
予聞之師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非道有二也俗儒

二之也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
矣知行二而天下無善學矣明於體用知行之義而後知

二業合一之說非吾師之言也帝王周公之道也古之人
用其學以善天下故學與政一今之人用其學以取富貴

既仕而棄其所學故學與政二
夫道萬殊一本者也無精粗無小大白酒掃應對以至精

義入神一以貫之也

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令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所行皆愛親敬兄忠君弟長隆師親友之懿養以端其習也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齊治平之道定其性以成德也大司徒考其德行六藝而實具之

昔成周每夫授田鄉田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庠序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本六藝以翼使之處服孝弟出效忠順教養並舉民生遂而道化行是以賢俊多而治道盛

魏晉介曰二學廢而人才雖美不克成以天下安得有善治也爲之二歎

井田

井田肇於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三代因之經理加詳密焉

周禮小司徒經理土地而井牧之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遂人掌邦之野其制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井田公天下之田也亦以節制乎人心田宅服以興水利設官勸農以墾荒蕪又出山澤之利輕租以佐農亦庶幾乎古人之遺意

先代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宜倣其制而乘除之亦因時救弊之政也

魏晉介曰此皆上疏同此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恒產則有恒心有心則倫理明風俗厚禮樂可興治功可成

程子欲以扶溝之地畫爲溝洫以開井地之端使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推是心也若遇有志之君居得爲之位井地其可興乎

井地之制是聖王盡天地之利公天地之仁使上下各當其分合四海共享其利裁成輔相功與天地並

農無儲粟故荒歉無備爲政者宜均田務農厚本抑末使

公私交爲儲粟以備荒歉亦仁政之一端也

秦廢井田後世因之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近代限田均田世業之法又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况井田之制理廢二千餘載而能興復於後世乎可慨也夫

魏晉介曰限田均田附庸行之有効其難然可舉無疑

井田之制起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郡而都廣一同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澮者百爲澮者萬澮而至於萬夫其間又有爲路者一爲道者九爲塗者八爲畛者千爲經者萬有志於復古者所宜考也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政教宗族長幼鄉黨比閭軍徒兵馬無不寓聯屬其民至於死徙相安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患難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仁心者立政之本均田者仁政之先田里不均則民生不遂治化不成故井田之民思義聯屬禮讓自興

井田廢則貧富不均教化不行斯民無賴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其在井田乎

井田之制未可遽復爲治者厚本抑末節用愛民使農有餘力因窮有養貧者得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井可也

井田學校尚刑帝王爲治之大端帝王以天下爲一家猶父之於子也井田以遂其生學校以復其性肉刑以制其情是能以至公至仁之道以成雍熙太和之化

校讀語錄卷五終

後漢書卷六

明帝晉蔡邕書

柏鄉魏裔介奏

正學

觀太山則天下無山矣觀滄海則天下無水矣觀六經則天下無言矣學者學爲聖人也學而未至不失爲仲尼之徒學而謬焉其去道也遠矣

孔門之徒若顏子閔子得其行子游子夏得其文宰我子貢得其言所至雖有淺深皆得聖人之一體行也文也言也猶之春夏秋冬也合四序而成歲者天乎合萬善而一之者孔子乎

好古制而不法周公非制也求至道而不師仲尼非道也學者明道將以行之也六經語孟之言令後世學者有所取法焉耳故曰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夫苟自得則天下殊途而同歸矣六經語孟諸家之說不必其同同歸於一而已一者何吾心本然之理即古聖賢之心之理也

以其理出於天謂之性以其性全於我謂之心以其感動而言謂之情以其明覺而言謂之智以其昭顯而言謂之德在天在人在內在外實一物也

道本於性命不外於倫理世儒索於刑名器數者未矣異端之徒乃棄人倫事物之理以求所謂明吾心者而不知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又何所求乎

君子明道莫不欲人之同歸於善也使天下盡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亦不爲少黨同伐異可也若黨異伐同是爲操戈入室矣

動靜交發內外合一聖賢之所謂道也後世儒者乃守主靜之說遺棄事理以何物爲道耶

魏裔介曰主靜者兼動則非靜則非

主敬所以存心致知所以體道二者不可偏廢主敬則邪私不得乘而此心益清致知則聞見日以精而執守益固

君子入德之方也

性具天地之全德學以復其性非有加益也有夫天地而已

學莫大於變化氣質其要莫先於存心意誠心正涵養日熟氣質斯化於道幾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而已儒者以良知良能爲成性而無事於達謬矣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外倫理以求道是爲虛言無補楊朱申韓佛老也若業儒者誦周孔而談道義既仕而棄其所學是又吾儒中之異端也是以君子貴守道之功

長而棄之者果矣

莊列放言而無忌楊墨鄙吝而害道申韓任數而無情鄭衍迂怪而無謂何益於身心何益於世教君子舍周孔之道焉學

九師之易於經何所發明三傳之春秋於世教何所裨益齊韓毛鄭之詩各出意見二戴之禮瑣冗鄙猥書殘樂缺非盡棄秦之罪陋儒多言晦道斯無全經矣

吾儒之所謂道者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其德其政其教後世莫加焉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憲章遠而不作後世學者誦法周孔乃立異以爲高敢爲異說而不顧雖曰明道實爲晦道雖曰學道實爲叛道其不智亦甚矣

神者心之主翁志者心之役使主翁端嚴不肆而役使惟令之從

孔子曰朝聞道是至於道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道未得於己也若以聽聞爲至學同思辨之功則有矣而踐履之功尚無便可謂夕死可乎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萬物皆吾分內事存吾順事

則盡之矣體用脩矣楊中立謂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

至於兼愛則誤矣

君子之道以簡御繁以靜制動能使萬事皆歸於一者有道焉此心爲之本也蓋一爲簡之至定爲靜之準故遠近合一內外相符

爲學在沉潛緘密斯爲有益若粗心浮氣入耳出口終無所得於己未成何以成物

聖賢教人只在人倫日用間不外於孝弟忠信必如此而修身齊家如此而治國平天下人己一道遠近一機外此皆非道也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體天地萬物皆吾心之用故天地萬物與吾心無二君子必兼體用合內外以協天人事物之宜則天地萬物無不我應是爲彌綸化育之功

學以知爲先以行爲重學主於踐履所以收學問思辨之功以成德也故孔門高弟孰不通詩書六藝居德行之科者惟四子

天下事皆有限量惟此心無限限量蓋心具天地之全體故君子體天地之公以盡物自私自害夫公矣楊朱墨翟是也是之謂失其本心

養心之要惟在常存敬畏故思慮精明應物無失晦庵謂虛心順理是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意爲學在體認道理見之分明守之堅定機括純熟在親則孝在君則忠在天下蒼生則仁

道理當體認體認既真須加踐履方是爲學如行千里之途涉江海之遠然指其途而語其次第者師應其山川郡邑而至焉在學者自進

或言人之稟賦不齊有膽怯而多懼者非其氣弱心怯也是其心之未養也若養之以義理心有定主雖死生榮辱舉不足以動其中是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也

晦庵謂為人純篤而又敏者極難得益在孔門惟顏子為
然以曾子之幹用功深到一貫之唯亦幾於敏故學者在
存誠以勵精耳

學者觀聖賢之書或有不解須體認於心精思而自得之
何也古今天下一道也皆本於吾心若逐事以求通則支
離并格矣

晦庵云聖賢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然高遠則在平實
中道何嘗遠於人惟智愚有過不及而中庸難能故於平
實中有高遠要在知所以求之耳

陸象山謂為學當除意見意見之發人之情也在審夫邪
正若云必除則空虛無物何以為立本之事

凌漢語錄卷六終

凌漢語錄卷七

明甯晉蔡鑑著

柏鄉魏裔介參

道統

粵自伏羲畫易神農黃帝繼天立極堯舜禹湯文武更相
授受為皇極之主卑陶稷契伊傅周召相與輔相之以成
文明之治茲道統之傳也周衰道廢孔子備帝王之德而
不得行道之任乃祖述憲章刪述六經以教天下後世顏
曾思孟實傳其道孟子既歿而道失其傳漢唐周子與二
程子相繼而出倡明絕學故於天理之微人倫之善與夫
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表章發明使後學之
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文公朱子又即其遺言發明而光
大之斯道賴以不墜

聖人之學皆本於心堯舜執中乃心事合一而非執之於
外也故孔顏思孟之傳皆本於心聖賢授受之宗旨也
六經者貫道之器文者道之英華也六經皆實理非文不
足以傳遠措之則為實行言之則為英華是文非徒言也
孔子志於周公之道者也顏子幾於孔子之學者也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與天常存山嶽河海地之文也與地
常存六經語孟聖人之文也與天地常存

一堂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同出於一氣因往推來君臣相
親雖接迹而不為異道與時遠雖千載之遠亦不可知
聖學之不明邪說害之也君子荷道必遠舉舜禹之制近
述周孔之訓使學者咸知所宗則異端之說不攻而自破
斯聖學明而人心之害除

仰鑽瞻忽求道之精也不過不貳進德之勇也用舍行藏
動惟厥時不改其樂純乎天德故顏子亞聖

魏裔介曰已
得希顏實學

濂溪性天純粹契道體得千載不傳之秘二程子相繼
以傳其學天下學士靡然從之蓋此心同此道同也契合

凌漢語錄卷七

於千載之上者即感乎於千載之下者

明道先生居安資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想見人之善如
出諸己得善於己必公於人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謂盡性
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其教人循循有
序故人樂從

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以聖賢之道為必可信先王之道
為必可行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關與說倡明正學有功
於聖門精神全在易傳

伊川學極精專行極純粹斯道之主盟也

橫渠云心統性情見道分明千古不易之定論

子厚以禮教人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深得先王之遺意學
能崇禮人道之始終備而聖學畢矣

魏裔介曰克己復禮是聖門為仁
真傳其地議論雖多皆不越於禮

張子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周公之後惟孔子足以當之此其所以賢於堯舜
也

御康節玩心高明觀天地之化究陰陽之變以達萬類之
情狀精於易數平夷博大可謂純一不雜之儒

楊龜山天資夷曠性至孝仁厚寬大不為絕俗之行其充
養完粹燭理甚明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
道明道先生甚重之

呂東萊讀書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於中氣質一變可謂
善讀書者後之學者讀書只在言語文字間豈是求道

二程先生之門人游楊為最故明道愛中立伊川愛定夫

永晦庵不肖散學徒輟講席以避時事可謂守道君子不
以世故動其心者

胡安定之教人以通經術治時務為先故士之出其門者
皆知稽古愛民

魏裔介曰安
定可謂實學

張南軒純粹篤實見者起敬可謂醇儒矣

晦菴之政釋氏必懸其說釋氏回夷之教其慈悲不殺
但可行於彼中若中國文明之地君臣父子政教禮樂帝
王經制以為修齊治平之具若夫夫政教禮樂已不可行
又若廢君臣父子之倫使人道滅絕有是理乎正學不明
故有好其說者皆居京邸見士夫有觀釋典者夫處帝王
禮義之地明周公仲尼之道而乃為此心甚鄙之

魏晉分日此風至萬曆之季而彌
其如卓吾之流真聖教罪人也

學者固在篤信其師吾道有定理吾心有真見洛蜀之黨
朱陸之辨門弟子黨同伐異多為言論若折之以前聖之
言定之以中正之見惟是之從何常師之有

文公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惟主敬故能制乎外惟制外亦能以養其內內外交修聖
學之宗旨也

君子之學始貴於能擇終貴於能守程子之徒若劉絢之
平正尹焞之強毅確守聖經異說不得而惑之幾於能擇
能守矣

許魯齋之踐履劉靜修之持守吳草廬之博聞各有取焉
若魯齋其最優歟

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固為未醇至於性惡之
說抑又甚矣文中子守道立教為庶幾焉荀揚文中草廬

許劉數子當時號為大儒終身求道良亦苦心惜乎未聞
藏訓就中之教實諸聖門之學為有聞矣

孔門弟子謂孔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近世儒者謂聖人
之純猶黃金之精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蓋聖

人所遇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堯舜遇文王孔子之時亦
必為文王孔子之事文王孔子得堯舜之時亦能建堯舜

之業易地皆然蓋道同則心同而事業亦無不同也

魏晉分日此風至萬曆之季而彌
其如卓吾之流真聖教罪人也

汝濱語錄卷七終

汝濱語錄卷八

明倫彙編家範典

法令

天道有風雷所以鼓舞萬物也治道有法令所以鼓舞萬
民也法令者人君之大權鼓舞在法令而所以鼓舞之者
有德禮為之本也

人道莫不有禮禮莫大於名分敷教化辨等威所以修禮
也禮修則名分嚴而紀綱正矣

致治之道有慶賞以勸善有刑威以懲惡法令不可廢也
佐禮教以成治化然則慶賞刑威之用何可苟焉

法令王者之大公所以宣布德威一天下之情也非至公
無我足以感乎人心者孰能一天下不齊之情而歸於禮
義乎

教或教一眾志莫良於禁令禁令之出莫尚於中和中
之至在悉民情故能使善者從其化不善者畏其禁

立法貴嚴用法貴平法不嚴則人易犯法不平則人莫知
趨避嚴則人畏之而遠罪平則情理當而人服其公此先
王用法之權衡也

仲尼不為己甚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聖人立法約之於
禮義之中使之合乎天則而已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其惟聖人乎

法令所以一天下之動也法嚴變則民難守法二三則民
難或固有畫一之法則人莫不敬信朝有守法之官則人
莫不敬畏

法制者道德之顯設者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是以禮用
刑也道德齊禮有政刑以佐之斯臣欽若而民從父矣

三代之治先禮而後法三代之法貴平而不貴嚴
居上在寬非法不行嚴所以成寬也故云火烈則人畏而
遠之水弱則溺焉

聖君賢相立法定制欲致天下於大治者亦惟明乎紀綱

汝濱語錄卷八

而已矣

魏晉書卷之四

先王能鼓動民協天下之情而歸於一者有政令以爲之具有賢才以爲之用有德禮以爲之本

善觀人國者不視其強弱而察其用舍未論其用舍而先察其紀綱是用舍者治國之具而紀綱者立國之本

法制者爲治之具道德者法制之本道德所以結乎民心非法制不行法制所以齊乎民情非道德無體法立制定

苟無其本道不虛行法令者天下之公廷尉者天下之平張釋之曰法者天下

所與天下共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善用法者乎

政以齊民而立法不可不嚴德以行政而用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齊天下之情不恕則不足以平天下之情

治獄貴明莫良於德卓陶爲士民協於中以至四方風動蘇忿生爲司寇式敬由獄以長王國其德則其功則著

後世深文過刻之吏人主不察反以爲能而信任之其傷國家之元氣多矣

賞賦

王者之制國用量入爲出用有均節周官以九職任之以九賦歛之九賦之人各有其制關市之人以待王之縣服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家宰以九式均節之有司不得而侵案人主不得而

踰越後世徵求無度費出無經財匱民勞而天下病焉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體其心所以植其本也小人聚

歛以佐人主之祿傷民心以戕國本孰甚焉故曰與其有聚歛之臣甯有盜臣

先王之世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有道則生之者眾有義則歛之者輕有禮則用之者寡故財用恒足是以

義爲利安民俗國之常經也

積財軍國之大命故漕運之宜不可不講也屯田之利不可不興也飛輓之法不可不復也

善爲國者必有節用裕民之道節用則有禮裕民則有政節用裕民國有阜厚無窮之積上獲仁義道德之名下有

尊君親上之義上取乎下猶父之取諸子也父必愛其子故取之常輕子必孝其父故供之不止若爲父者重推其子豈不傷其愛

耶上不失天時下不遺地利興利勸農厚本抑末經國養民之道也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國不費而民不勞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後世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甯不知戒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救災無善政奪諸彼以與此皆不足也若講求溝澮之制興修水利於先則地利加多農有餘粟斯荒歉有備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魏晉書卷之四

制節制之兵不足以當仁義惟仁義之兵謂之大勇
諸葛武侯云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故人
知勸可謂以義行師者矣

王者制治保邦立綱建之制以高兵農明荒服之制以防
四夷慎於用兵故能消未形之患

古之善用兵者務耕練以固根本開誠信以安反側明賞
罰以勵人心任賢好士制變達權以守則固以戰則強
制禦夷狄之兵貴於持重可戰則戰可守則守來則拒之
去則勿追斯邊鄙兩安天下晏然矣

仁義者用兵之本而紀律者行兵之要紀律所以行仁義
而仁義所以除殘去暴也嗚呼國之安危履之死生係焉
得失之際其端甚微可不懼哉

先王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故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王畿莫安萬國親附所以保安中夏
制禦夷狄也

先王之制五國為屬十國為連三十國為卒二百一十國
為州故內外相維統體嚴密而變亂不興

君臣之義在推誠相與而不可以任術取武將九為不可
若誠信不足而懷疑貳之心則君臣有不終者矣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振亂以義安民以仁仁義之師無遠
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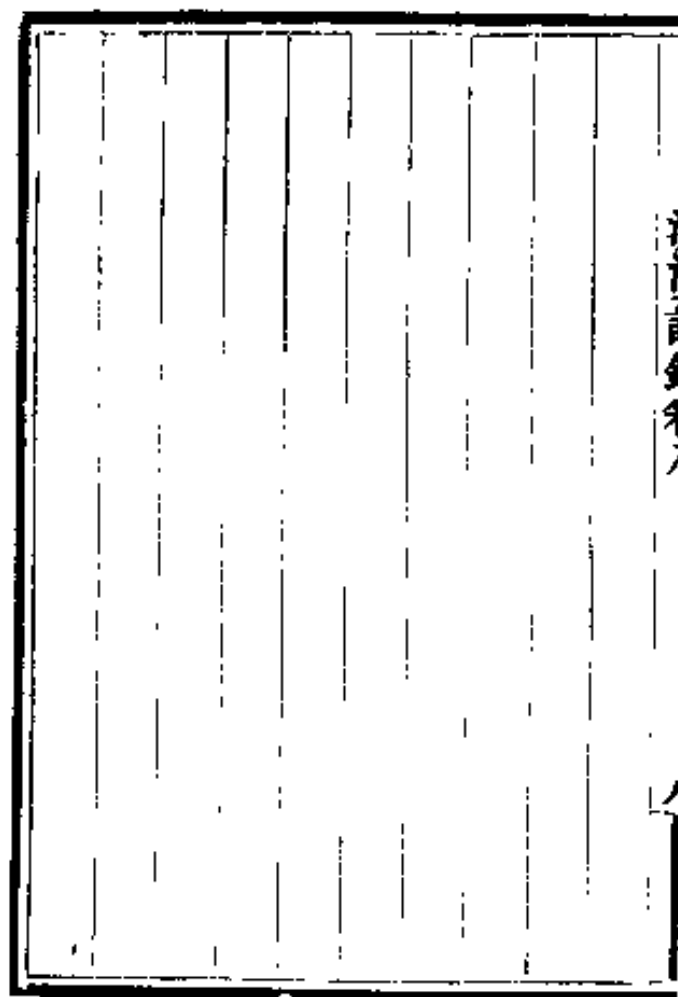
擇將領以守邊圉申紀律以訓士卒耀德以佐威忍小以
全大制禦夷狄之兵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上下相援內安外附
久安長治蓋有道焉

成周之制兵繕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有事則屬
之什陳事已則歸之田里是兵農為一卿大夫皆帥後世
分兵農為二故有屯戍轉餉之勞武夫為將故鮮禮義忠
誠之效

漢書卷八終

漢書卷八終



漢書卷九

明帝晉察說者

柏鄉魏喬介參

性理

問無極而太極曰太極之有兩儀四象八卦者孔子明易
道陰陽之變一每生二自然有此次第非有推演造設之
意乃先天後天坤渙無朕之中而此理森然畢具是以伏
義八卦文王重之六十四推廣陰陽變易之義示後世開
物成務之端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所謂元亨誠之
通利貞誠之復也故曰易有太極又取義品彙之根抵造
化之樞紐而言夫乾坤之與六子一老少之四象也老少
之四象一陰陽之動靜也皆此實理之形見立兩儀生四
象分八卦而生生無窮焉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周濂溪
加以無極二字後世學者宗之但無極亦太極之義不必
更前求也

魏喬介曰只
一大極已盡

問心之動靜曰道無內外者也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者
也動靜一心也其靜也以言其體也其動也以言其用也
靜其未發之中無私欲洞然常覺動其已發之和去智故
怡然順適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戒謹恐懼於不聞不聞
是靜亦定動亦定也故周子曰聖人主靜以立人極

魏喬介曰主敬之說如
是非無端以為教也

問善惡曰誠無為矣皆實理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至
於幾為動之微有善惡之分蓋以此心之體未固和念乘
之非本有也程子云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是
已此善惡名易過只主於性主於誠為是不必混一陰一
陽故有善有惡天道有進退故一陰一陽陰如何是不善
陽如何是善

魏喬介曰以陰
為不善者非

問聖人生萬民曰以禮樂教化生之也天之道也聖人體
之耳天生一聖人故能生萬民聖人之心即天之心也
問涵養德性曰涵養之義大矣合內外兼體用而不遺也

漢書卷九

主敬存誠以養其心入孝出弟以養其行推己及物以大其公

問敬爲禮之典曰禮者理也曲禮三千經禮三百天下之事必得此而後理非敬則禮之體不立敬若與馬足以載足以行矣

問講學與舉業異同日一事也學以明其道仕以行其學持守有定力斯二業合一爲君子儒故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問莊荀失之辨曰二子詆訾孔子之徒力排性善之說強辨自任陵駕一世當時道學不明故其說得以惑之若二子學術果正稱述帝王之道何不可者未見道而徒恃空談何辨之有

問小學大學之教曰小學是學其事以定此基本大學則又推廣明德新民以達於天下皆從小學中發出小學是收斂存養之功大學是體驗推廣之功自始至終一敬而已後世人材之不如古是爲小學之教不修而此心未定根本未固故無以行大學之道也

問致知力行曰知者明乎道行者體乎道知行一道也格物窮理知也辨別歧路以求中道知之真也躬行實踐行也無適不及以求至當行之篤也學者非靜存動察敬義夾持而使知行合一則明心見性者亦知乎通爲龍巖者亦行乎故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問報應之理有諸曰罰人以自益者天必奪之毀人以自榮者天必辱之殺人以自快者天必滅之非天也理也

許史

問讀史之要曰觀近年學者看通鑑節要疎略苟簡不知有一代之治體有一君之治道識治體所以救災維風識治道所以匡君立事若疎略苟簡不識治體之隆污治道之得失何貴於讀史

問程子云堯舜至今幾千年其心猶在曰堯舜體天地之

心立爲禮樂政教民到於今賴之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當與天地常存

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何也曰豈但不與舜禹之效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禹克鯀惠迪之藥方以得天下爲憂何有於樂孔子獨舉舜禹言者蓋以舜禹本匹夫一旦受禪若固有之尤人情之所難也

問湯改過不吝聖人亦有過耶曰聖人固無大過一念之萌微有過不及耳擬議之間萌動即改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

問武王伐商伯夷叩馬而諫何也曰各行其志也觀文王故武王奉天道之大公伯夷明君臣之大義

問三閭大夫曰忠貞粹白其志可哀儒者以爲過於忠厚爲楚之同姓欲強宗國懷王信譏諫之不忍見宗國淪喪遂自沉汨羅觀殷比干知紂之將亡直諫而死其忠愛之誠同姓之義可並觀矣

問漢高祖不事詩書何以能成帝業曰締造大度易慮以寬雖無湯武之事而過湯武之時故事守古之人而功必倍之者與若得三代之臣相與興治其效當不止此

問張子房曰子房起布衣爲帝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使與將相於去就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獨子房爲得之其初祖澤始星是少年用黃老未熟至羽翼太子時已深矣事涉於用奇而理則近正

問漢文帝可方周之成康否曰文帝恭儉之主天資最美觀其初政果得周召之臣以佐之其之成康亦所優爲惜乎居輔相者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故雖以帝之賢僅及小康爲可惜也

問賈誼通達國體何如曰誼以少年負其英氣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上治安策欲更定制廢絳灌之徒不悅說譽之所由起也夫誼以新進少年未得乎君汲汲然進其說

交實得象卷九

帝之所以謙遜未遑也觀文帝躬修元默移風易俗於此之策亦略施行未爲不遇也策中三表五餌之說其學術亦疎矣

問董仲舒曰爲漢儒第一其策云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下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授守一道可謂得正學之宗又云正其誼不誠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可謂知帝王之道矣故程子以爲有儒者氣象

問嚴光曰光武之故人及帝即位以物色求之既至欲以爲諫議大夫竟不肯屈蓋知帝不能爲帝王之事業而徒受其高位尊禮爲無益也其亦曾兩生之意乎范希文作記稱其廉頑立懦大有功於名教

問諸葛武侯曰孔明出處純正有王佐之才治蜀經略大有可觀史臣以爲將略非其所長故終於無成嗚呼後主闇弱非定亂之才魏吳君臣非易平之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苟言之亦允蹈之故君子不以成敗論人也

問唐太宗曰孤隋之暴不止桀紂生民塗炭極矣江都之使已行高祖不可坐待其夷滅太宗延結英雄與舉義師以拯斯民以成不世之功惜其學術未至純正父子兄弟之間悔德多矣然用賢納諫貞觀之治幾於三代亦可尙已

問王珪魏徵處建成之事當何如曰守成之世立儲當以嫡長開創之始立儲當以有功唐之有天下實由於太宗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若建成即位唐之社稷亡矣王魏知建成之不可諫則當白之高祖事有不可則當去

問狄仁傑曰忠誠篤厚其反正唐張柬之數人反周爲唐可謂社稷之臣矣

問陸贄曰當天下多事之時詔書旁午思如湧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論議甚切一本於仁義或比之諸葛武

侯武侯氣象剛大嚴毅但時有不同唐家之國脈猶存故

成克復耳

問韓愈曰排斥異端史氏謂功齊孟子而力倍之其論佛

骨表至今讀之稟稟猶有生氣蘇東坡謂其文起八代之

衰道濟天下之窮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詎不信

然

問宋之開國仁厚亦多思良武事不競終於削弱者何曰

祖宗英仁四世深仁厚澤歷代有周程張朱之大儒以淑

風教有韓范歐富之宰執以安社稷有張韓劉岳之良將

以修武事固宜國勢昌大願乃漸以削弱以至於亡蓋以

君心取舍未定若子小人維進一事未成而壞之者踵至

雖忠良之士無愧於古昔然奸諛邪佞之黨有出於前代

之所未見而舉世之所不能窺測足以惑人主之心志者

屢見而迭出故一日之暴不足以勝十日之寒而終不免

於妨政蠹國者以此故論政者不思天下之乏才而思用

舍之不善不思用舍之未當而思君心之未定

問范仲淹曰自韓范歐富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當時為

朝廷所重故能建立功業而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先儒

論宋之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以忠孝為本其

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

其力日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雖聖賢不能必此

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心也

問韓琦曰琦之德業無愧於古人其曰凡為臣者盡力以

事君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琦遇事

敢言切而不迂在諫臣前後七十餘疏琦與仲淹在兵間

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

問歐陽修曰忠誠剛正屢進直言朋黨一論尤為剴切

問司馬光曰正直忠誠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無不歸

重能受盡言其規模廣大且改新法政勸其防後患公答

直言仁宗威權

魏晉介曰先生所論古人皆確不可易蓋非獨

精於史學惟其理明識到則觀史若燭照耳

改訂目錄卷九終

改訂目錄卷十

明倫彙編

孝經

柏鄉魏喬介參

孝經

夫孝經孔子所作也昔孔子蘊大聖德生不偶時值周室

衰微上綱失墜古臣僭亂禮樂崩壞居上者賞罰不行居

下者褒貶無作孔子遂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

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

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

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詳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

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

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裏矣先儒或云夫子為曾

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

曾子為諸益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以孝經屬與

曾子曾子得聞其教自著書三卷有修身本孝立孝大孝

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圓等十篇以闡明夫子之教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不敢毀傷立身行

道從始至終而行無怠也註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

故曰終於立身夫事君立身二者皆所以孝親也若人子

未仕終身為孝不可謂揚名榮親乎

自天子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孝

出於性本無不同故所致宜無不同也居上者可推之下

如明王以孝治天下是已居下者可達於上如舜盡事親

之道曾賈底豫元德升聞是已經云孝無終始謂人子事

親自少至壯至老常有已時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有虞氏尚德不如其祖夏殷始尊祖於

郊無父配天之禮周公既以后稷配郊天以法夏殷之制

又因享明堂以文王配之是周公既申己嚴父配天之禮

又推之以申文王尊祖之義嚴父配天始於周公而後世

王者法焉是為周公之達孝也

魏喬介曰此一

節可作配天考

夫孝為王政之本天子能孝於親諸侯卿大夫士庶化焉行於一人而達之天下始於至近而及於至遠固不待刑爵禁令之施以德感德無不興行焉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是天下之孝一人之孝也天下之德一人之德也故曰至德要道

夫孝經孔子所著為十三經之一自漢及齊梁註解者殆及百家多所殘缺惟孔安國鄭康成之註梁博士皇侃義疏獨存依文訓義故劉子元鑒其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其鄙俚不經宋國子祭酒邢昺註疏後出亦未精純咸於夫子之道無所闡明蓋以聖道廣大言近指遠發明其蘊亦難矣

爾雅

爾雅所以訓釋七經之載籍考核天地人物古今之名義使同質而殊號者有所指歸觀覽而取用者有所循執古人授教之方後學傳經之要也爾雅近也雅正也言近可取正也蓋周公作之以教成王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又云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其為註者則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亦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註解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考之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以此益知為周公之作也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非特資於宏覽博物已也因言以得象因象以釋理天地人道之精微有可窺者尊之為經實古今之通義也爾雅典實精到周公作之以參例諸經也觀周禮一書制度規模大小巨細無不詳備而況考文之制乎孔子刪述六經必嘗考訂增益以成之子夏長於文學其傳之矣爾雅首日釋詁其次釋言凡一十九篇或曰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孔子所增又曰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周公何乃惟作一篇孔子後方增以十八篇耶蓋

孔子刪述或增損於其間焉非續其作以足此書也子夏篤信聖人豈不知當時王之制或講明以教西河但傳之耳

爾雅考究精實質之七經無不相合故儒者訓釋諸經皆引用之而詩傳尤多孔子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於天地人倫之義比類考訂亦無不至可以通之上下行之遠近質之古而不悖傳之後而可述說大白度通考水經考索諸書皆當為羽翼而廣雅雅雅發明尤為詳備

周禮

問周禮始末曰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之典也秦燬經籍以愚黔首漢興高堂生傳一十七篇孝宣之世后蒼最明禮義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平儒並出其排以為非是大中大夫鄭興及子大司農鄭眾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然則周禮作於周公燬於秦燬於諸家復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故元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云按周禮周公所作周官成王訓迪百官之言周禮立六卿其立冬官司空曰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與周官居四民時地利文義大不相侔若漢儒模倣之言周官首公孤次及六卿其屬大小輕重無不具載三公三孤坐而論道周禮願略而不載何詳於微且賤者遺其尊且貴者若曰六卿兼三公亦當首列其職不可缺也且於六卿之三皆有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語不宜繁復如此本缺冬官又取考工記補之蓋漢儒因秦火之後其書殘闕乃各以己意竄入雖曰傳經實為亂經也

儀禮

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然今皆已闕不全儀禮今多亡者如冠止有士冠禮天子諸侯冠禮已亡如昏止有士昏禮天

子諸侯昏禮已亡喪禮亦然祭禮止有士大夫二禮天子諸侯祭禮亡者如郊特牲諸侯饋廟遷廟是也冠禮如公符是也有有經而無傳者如公食大夫士相見二篇是也臨川吳氏作三禮考註以諸侯饋廟遷廟公符等篇為經當作逸經傳為是取盛德等篇名為天子之禮又取他篇文補入曲禮又將曲禮文竄在他篇又補士相見義實為亂經

周禮主於建官圖治唐賈公彥以周禮儀禮同發一源分為二部周禮為末儀禮為本吳臨川並列為三經二子當詳說為傳雅為註為疏如此亦謬矣

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中升降揖讓拜與旋辟之節無不詳盡小大並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此必用公制之而孔子子思補之子夏其傳之矣

凌漬語錄卷十終

虞翻錄卷十一

易

相鄰義齋介參

易

或問易道曰九師之易不待論說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二先生同一源流易傳致用成務為易之本本義觀玩知占為易之用學者當重觀焉

一動一靜一陰一陽易道也不可察其微動而為陽非動而生陽也靜而為陰非靜而生陰也蓋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合而觀之乾道變化進退消長至動之中而有至靜者寓焉坤道資生流行不息至靜之中而有至動者寓焉陰陽一氣之往來循環無端互為其根也

說卦介口是故一陰一陽之謂道

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天地交而為泰是以萬物遂焉君德下接臣德上達則上下交而為泰是以德業成焉交者君臣道合誠意相孚是為吉亨道斯泰矣小人用則蒙蔽主知隔絕物情世道否矣欲知上下之交與不交而道之泰與否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

賁者君子之所榮德修於己而善及於眾執如馬小人則反是賁之初九在下故為趾為途行舍車而徒是小人以失勢為羞矣

易主象數象數主理是故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明夷惟箕子文王用之若臣弑其君于弑其父雖遇元亨之上不相為用也後世陋儒之占爻變是易不為人用而人為易用矣

一闕一闕謂之變者陰陽闕闕升降盈虛盈天地之間無非是理自伏羲始畫未有文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至孔子方始純以理言有是理必有是象有是象必有是數使天下後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所取舍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

學易之要有三一曰卦畫二曰象辭三曰爻辭是三聖之

與也卦畫以象教之也象辭以言教之也易之道莫深於象而觀象以求諸天而言次之學易之道莫切於象而即象以求諸心而言次之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求之象得於心契乎天盡之矣

陰陽得中天地之則也剛柔得中地之則也性情得中人之則也聖人立教觀法於天效法於地取天地之中以立斯人之則而已

數往知來易逆數之義諸儒皆謂已往而易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朱子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為指圖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為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自復一陽歷臨

二陽泰三陽壯四陽夬五陽至乾六陽皆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追數昨日也自姤一陰歷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剝五陰至坤六陰皆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逆數來日也橫圖則自乾而夫歷剝至坤生數之自然皆逆數也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焉而已乾之為馬坤之為牛馬之為健牛之為順理之常也取以象乾坤之性情漢儒創為五體變卦五行納甲之法以求其幸而偶合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交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不思非健何以知乾非順何以知坤

雖云理無定體而觀象以明義聖人示人以用易之方也王弼合古易之象象文言為一諸儒宗之莫敢更復是其意見無出於弼者學者苟能研窮易道得聖人之心雖有加損亦所不背何有於王弼

書

尚書古文今文有二義焉以經言之古文出於孔壁孔安國作傳今文出於伏生所授馬融鄭元等所註又文字也孔壁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藏之古文尚書乃竹簡漆書形如科斗科斗變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隸書所謂今文乃漢之隸書古文今文所載有無不同者

偶王在宣乘茲大命召公欲歸老厥邑周公挽留之欲追
念文祖之德當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大忠託孤大義滅親
不辭三監之謗以成宗社之計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
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局公同寅協恭忠誠愛國之心至
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推賢讓能大臣出於義也大臣者羣
臣之表也羣臣化之濟濟相讓矣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
臣出於利忌嫉風行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公道晦而寵賂
彰政必淆亂而不理矣夫庶官和與爭見大臣之義利庶
政治與亂見大臣之得失

魏商介曰古今
治亂大半由此

自作元命天道至公人君體天之道天之所好者好之所
惡者惡之所生者生之所殺者殺之是與天合德矣是自
作元命配享在下矣故人君之德曰天德

漢書卷之十一終

漢書卷之十一

漢書卷之十二

明帝晉蔡邕著

相繼魏晉介參

詩

詩有大序明其本小序明其述大序者其子夏之徒推夫
子之意而爲之小序者其史臣之良述作者之指而爲之
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夫有所受之也是故大序
廢則學詩者不知其本小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述是故
沿漢而求其源謂言而得其意會意以畜其德小序之謂
也小序之爲純也如是必去其漢儒之雜之者全其國史
之本純者因述以諷其言因言而得其意養其性情合乎
道義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

風雅之變世道之衰也世道之衰風化之衰也周南召南
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得其性情之正故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自邇而遠治亂不同賢否亦異而其所感有邪
正之不齊先王之風於此乎變矣若雅頌之篇皆朝廷郊
廟之章至於雅之變者周衰賡人君子憂時憫俗之所作
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謂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黍
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世道之升降由於風化之盛衰風
雅者禮樂之章而禮樂者風化之本是以聖王修禮樂於
上以厚風化於下有其本也

卷耳后妃以文王不在思之首章託言采之思君子而不
能采獲乎情也思之切也下三章託言欲乘馬升高望君
子而山高馬踣不可登蓋歸不出則既不可望則酌酒自
慰而不永傷懷歸乎正矣所謂止乎禮義也
肅肅兔置公侯干城周文王化行俗美賢才多雖兔置
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如此亦其黨庠序自國都以至
於州里鄉黨無不受學以成之也
遂養泉水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即諸姬而
與之謀發乎情也卒不敢歸止乎禮義也婦道之正也其

定哀若蒙卷之十一

漢書卷之十二

武公之化者乎
情人在彭鄭文公驕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
而不召師散而歸春秋傳曰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
諒之可也情狀未明雖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敬之
亦可也焉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
乎吁此非所以取武夫悍將也但高克一庸夫耳如有奸
雄之資安得不乘機生變乎故爲君者非賢則不用用則
不疑此古之明君詎辟推誠待下之道也

魏商介曰後世御將
若鄭文公者多矣

人哀之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
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以秦近西戎染於其
俗王政不綱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其後始皇之葬後宮
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秦之無道甚矣傳至二世而亡
而子孫無遺類豈非天道之報耶吁可以戒矣

七月流火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
風化之所由言農事爲民衣食之源極憂勤艱難之意以
教之吁觀七月之詩知周道之所以興也大東小東周道
之所以衰也君天下者可以鑒矣

弁彼鵲斯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
子伯服信其讒讒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傳述其意以作是
詩其矣幽王之不明也人君昵小人而退君子以其無知
入之明也夫以宜臼之賢爲其子而不知褒姒惑之也至
於廢逐焉不道甚矣其失天下也宜矣

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也其曰福祿來反曰綏以多福是子孫奉祭於祖考精白
一心致其誠敬敬德之聚也孝德之本也福之所由錫也

春秋

春秋孔子爲周道衰王政息紀綱禮法之大壞而託此以
伸大義於天下後世也筆削予奪直書其事明白嚴正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聖人經世之大權也三傳及胡傳沿襲穿鑿定爲凡例取義稱人稱爵一字一句之間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伯亂非法尙何得失之可議使孔子之心不得見於後世皆經生學士晦之也故吾師甘泉先生作爲春秋正傳不沿襲於傳而斷之於經不拘泥於文而折之以義去其穿鑿明其直指使聖人作經之義如日月懸揭明白易見一洗諸家之謬當爲後世之宗正焉

魏齊介曰古今卓見吾向未見甘泉正傳其體極其善哉

春秋正傳序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文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沿襲於義例之微而不即義例非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屬階也其於聖人之心魯史之傳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正傳理明義直後世必傳故錄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殺州吁者之賊也稱人者史通稱之詞耳公羊以爲討賊之詞穀梁以爲稱人以殺殺有罪益弑君之賊天下之所共誅直書而義自見不必人爲而後知也

齊小白入于齊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皆未有父命立之而小白則長而當立小白義當請命於天子既立置其弟而使終其天年何不可者乃無君父之命而入以自立而又殺其弟焉此春秋所以罪之也

初稅畝書以志虐民之始也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廢助法而稅畝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邱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

文選卷十二

足皆宣公祿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盜謂賜貨不名而書曰盜竊亂賊也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以昭先王之德也魯失其政雖先王分器猶不能守故書盜竊書得定公與執政之臣不恭之罪見矣

齊人來歸鄆郕陰田三邑皆汶陽之田書來歸志復舊物也非予齊侯之服義予定公之能用孔子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所以禮相見卻夷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聖人功化神速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語哉

禮樂

禮樂者致治之具先王用之變俗維風以成道化故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帝王禮樂至周大備蓋積治之極道化中和之數揚非徒作也周衰道廢禮亂相尋先生之道蕩覆無餘矣禮樂所以張乎治道根於人心者也自小學亡而蒙養之功廢無以定其心以立其本自大學亡而體用之學廢無以盡其心以達大義教化不明則仁義不行仁義不行則中和不達中和不達則禮樂不興必觀其所以廢然後知其所以興

制禮作樂出於仁者之心仁其體也禮樂其用也心中和則氣不中和何以候氣制律而後之入音乎故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禮者體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月令出於先王之制呂不韋合門客纂集雜以秦制如命大尉縣鄙皆是也

明堂位周公制禮使諸侯朝天子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向而立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後人訛以爲周公攝位朝諸侯於明堂附會之說也

樂與禮對禮者樂之始樂者禮之終古有樂經已亡後世特記其義耳傳元云樂記取公孫尼子按樂記三十三篇今所存者十一篇

禮樂一道也禮理而樂和必禮樂合一而後內外和順故制禮樂所以致中和也故古之帝王治定功成而後作禮樂以成位育之功

射禮將以成其德也禮樂具所以成其德也故射有迎賓獻賓以及賓賓所以致射賓也燕有迎賓獻賓所以致射也射也者爭道也故有燕酬以合其歡有揖讓以致其敬有樂賓以宣其和而有司正以節其流有拾取矢以崇其讓有鼓樂以盡其神有釋獲以紀其賢有升飲以明其不則有徹俎坐燕以弛其張漸近自然歸之中正始終以燕而射行乎其間禮樂備矣敬讓之意油然而興所以成德也

凌演語錄卷十二終

學庸語孟子門傳授之心法也帝王以德禮治天下載之六經皆聖君賢相與敷揚政典節度治理以立後世皇極之準周禮陳夷孔子以大聖而不得君師之位憂天下後世之無聞乃刪述垂憲及門之士多所聆受大學會子聞之於師明德新民之義蓋本於尚書中庸子思述所聞於父師性命至誠之義蓋本於周易孔子立教之言及答君大夫之問政門弟子之問學皆祖述憲章道德仁義之言書曰魯語論撰次之義漢儒撰次其書題曰論語云孟子受業於子思道既不行退而修仁義王道之說七篇以教後世其書論於諸子中程子表章與三書並傳其言純粹天德王道之極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是為四書一道相傳後有作者弗能及也

魏商介曰

為學先小學以為之基後入大學以收其成也蓋道無精粗理無大小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一貫之道也甘泉先生古本大學序略大學之道其燦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燦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燦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至善者以言乎身心之於國家天下之事物之理純粹精焉者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與也其體用一原者也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甘泉先生云明德親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又曰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其曰親民先生依古本大學與程朱之說不同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不安於苟且不止於小成而已止

至善則體用各造其極之謂也大抵理有萬殊惟心是會學無多歧治心為要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於至善則極吾心體用之全矣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溺愛貪得偏也不明無厭害也是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欲齊其家者在公其好惡以修身以為一家之取則乎畜馬乘車獻子嘗師子思疑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不察雞豚不畜牛羊謂不可爭民利也不畜絜欲之臣謂不可奪民利也皆以義為利也

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吾心渾然之體無所偏倚者也而者吾心發動之幾無所乖戾者也君子戒懼慎獨以全天命之性由是推而致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以達天禮樂政教之用而中和致焉不但朝廷之正舉世之安雖天地亦位焉不但人道之修教養之立雖萬物亦育焉此其裁成輔相之功如地平天成而萬物咸若位育之效也洪範所謂肅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是已中和性情之德也和由中出者也故君子戒懼謹獨以養其中中立而和生焉政教禮樂由是而興位育之功成學之能事畢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富貴達也則行道濟時貧賤困也則安命守義在夷狄則言忠信而行為敬在患難則內文明而外柔順所遇不同而此道之行則一也中庸傳天道人道之分天道其實無妄聖人之德渾然天理與天合一故曰天道下聖人一等則盡思誠之功以求合於天道故曰人道孔子欲學者致曲以造於至誠何有於天人之分若並舉而言何為天道何為人道是天人果為二道終不可合一而同歸矣故學者觀天人之道而必

求其同蓋思誠之功求合於天而無間

魏商介曰以人合天

博厚高明悠久者覆物載物為聖人富有之業成物為聖人日新之業富有則大日新則久聖人與天地同用也配地配天與天地合德也與天地合德自無疆矣聖人與天地同體也故曰聖人與天地參尊德性而道問學君子修德凝道之大端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致知又所以存心乃內外合一之功非二事也

說苑卷十四

明兩晉蔡謏著

柏鄉魏裔介參

論語

孝弟爲仁之本者天下之道皆出於心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盡天下之道而無餘者也孝弟乃仁道之始事人能孝弟則根本立而道自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體天地萬物而無餘豈非爲仁之本乎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于四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有足徵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會子所謂三省者天地之道一誠也帝王法天出治一誠也孔子立教垂世本於天地帝王之道也親遠德達道之言政教禮樂之義皆以實德指諸實用會子尊其所聞爲謀必忠交友必信傳之必習自治誠切是能立其體自可達諸用後之學者乃考諸儀文度數求之詞章論辯末矣或曰無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求則如何以待之曰觀其意之誠否如志堅思苦之士今日雖不如我將來所造未可限量此不可謂之不如己者

或問孔孟觀人之法曰君子觀人在內爲心在外爲事在心爲德在事爲言內外相符合用合一者也所以在事所由在意所安在心由淺及深之義也言者心之聲眸子者心之形因外知內之義也言與眸子深情篤論者猶能飾之由意察心則誠偽洞然矣

或問魯之郊禘曰考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嚭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自僭用之故附會於明堂位及祭統云夫成王守文武之業命侯國率由典常乃天子之職顧自爲壞亂邪雖周季世之君尚不肯僭請隆繁縷之事而况成王乎魯之僭竊尤爲可見

向儒主此說
子入大廟每事問者大廟魯周公之廟禮樂備焉夫禮有

器有文德豆鐘鼓其器也薦享升降其文也孔子固嘗學之矣然儀文度數必躬行蹈履斯謂真知昔子監禮郊廟其禮固嘗聞之若國丘之制蒼壁燔牛之薦大祀殿世大之列衣冠之設干羽樂歌之容既親見之歷加詢問復觀其進退升降薦享之儀然後知向之所聞者止於影嚮耳恍然有覺於入大廟每事問之義

或問處富貴賤之道曰君子素位而行安於所遇其處富貴賤賤如風雨之適寒暑之序而已無與焉若舜禹之有天下如浮雲之過太虛顏子原憲之安於貧困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亦自可見古之君子處富貴則思行道清

時澤及天下處貧賤則思明先王之道以啟後學蓋道義素定於中視富貴賤賤一也故無詔無騁不悅不求無入而不自得若慕富貴而厭貧賤一念有差棄禮滅義何所不至故君子明於義利之辨而持守有定

或問禮讓爲國之義曰帝王以大司徒敷教一道德同風俗所以興禮讓也周官一書周公經世之典所以維持禮讓以成太和之治周衰道廢禮讓之風息矣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有此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曰問非口授耳聞也學者力到功深將有所得迎其機而語之則豁然矣故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神而伊尹不答欲使深思而得之也

或問再思可矣曰天下事有定理君子處事有定義不思或有太過不及之失三思則瞻前顧後計較利害之私起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時以爲賢而且智况爲魯大夫父母之邦夫子有難於直論者惟云再思可矣若夫人品高而處事光大雖多思何過焉觀支子縱襄仲殺嫡立庶使齊納路謀逐歸父始終無非私意然則思不思何益

孔子之志老安友信少懷者孔子具帝王周公之道有與復東周之志蓋欲孝弟化行風教遠播天下於唐虞三代之治言此三者則盡乎其入矣是協和萬邦於變時雍

之意也故曰聖人之道德天無具天地生物之德是以有王者成物之志

孔子述而不作者自帝王開文明之治及於周室治教詳矣禮樂成矣制度備矣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所制作者七人開物成務舉無不盡孔子修明其道以傳教於後世孔子之心帝王之心也孔子之道帝王之道也如此而君臣如此而父子如此而政教如此而禮樂如此而制度生民之道備矣雖欲有作何所加焉使帝王後孔子而生亦如斯而已作者之聖先王而天弗違述者之明後天而奉天時一而已矣故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知後之作作者皆爲謬妄而不足以信天下及後世異端之徒是已

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善而從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見不善而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故君子無往而非學無往而非師也

或問士之宏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宏死而後已持守之固也故曰毅孔門之道惟在求仁任重道遠會子之所獨得乎

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孔子道全德備具帝王之道有與復東周之志遠播黨人水間君子之大道而以博學窮

聖人故孔子姑爲此言欲其有聞而知之也

或問太宰解孔子多能曰吳與魯會婚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太宰嘉夫子以多能爲聖多能謂禮樂名物詩書六藝蓋聖本於德而多能乃其餘事若以爲釣弋獵較康人皆可能何以稱孔子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古之帝王以孝治天下故孔子作經以爲至德要道及門之士多所得聞如子路盡思會子養志亦可謂孝矣而孔子獨稱閔子者蓋人子事親處常則易處變則難記云閔子遭繼母之讒卒能盡事親之道化其母爲慈若古之聖賢孰不盡孝而獨稱閔子爲人孝者

父頑母嚚能盡事親之道而致善之底蘊也以此知孔子之稱周子蓋因其處變而言耳

有德者必有言蓋德有諸已斯言之真切有用非徒言也如六經之言皆本於聖人之德故能建極成務為萬世之常經是謂有言也

或問孔子請討陳恒之義曰太公有功周室呂伋封齊是為姜齊之始陳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工正傳至陳恒厚施得取遂就僑公至田和並齊而有之田恒之弑簡公滅天王之封國為不道忘撫存之厚德為不義况諸侯有救災恤鄰之義天討之所必加故孔子請討陳恒大義於天

下哀公不能三家不可而使陳恒免於誅雖然弑逆之賊敢於肆行而無所顧忌者恒以國無忠良也三家實與陳氏營勢相倚孔子此義一明而三家知懼姜齊既滅伯禽之封得以獨存實有賴焉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性相近者人性皆善但氣稟有昏明強弱之異實不相遠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矣聖人立教俾昏明強弱各協於中上智則易從雖昏愚之至而能以善自治皆可漸磨而進故孔子以自暴自棄為下愚蓋激之使進而不甘於下流也

發音介曰人性善善一語直捷了當

夫子喜武城鼓歌是時列國君臣方以權謀術數富國強兵相尚以王道仁義為迂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欲行禮樂之化於天下則一聞絃歌之聲安得不喜動於中故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蓋欲以禮樂為治也

或問心存理得之義曰孔子答子張問政然政教禮樂之施而本之以恭寬信敏惠則仁覆天下矣何止於心存而理得耶觀朱子語錄弟子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如何仁在其中答云心存理得可謂明切矣註於問政中必為記者之誤

設問語錄

或問色厲內荏曰外柔內剛君子之象外剛內柔小人之象無道義以主之而徒為色莊是無實盜名譽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蓋指當時之大人也

小過致遠恐泥于夏為異端設也異端諸說稱述帝王模倣道德若有可觀究其實高深者務為元虛鄙陋者論於術數皆充塞仁義妨政害治用之以修身則非明德之義施之以治平則空言無補何以為政教之具致遠實有不能故子夏婉其言以開導之欲使其徒反求而自覺其非若云農圃是為生民之本治道所先醫卜亦周禮所載國家之不可缺者

孟子

或問孟子王道仁義之說曰仁義天地之心王道生民之命其道乃孟子得之孔子孔子傳之帝王周公者也周道衰王政廢仁義禮樂之化不見於天下列國分爭生民塗炭極矣孟子有志於斯世陳其說於齊梁之君奈何王伯不相謀義利不相入所如不合卒老於行乃退而修仁義之說七篇以教後世由是孔子之道有傳帝王之道晦而復明天地之心隱而復見生民之命斷而復續後世君天下者聞其教以為治安之本其有功於斯道有功於斯民有功於天地大矣

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孟子欲宣王察識此心於方動之始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既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是知治道出於心而成於仁不忍之心所以行仁也

或問孟子養浩然之氣曰斯其為義理之強體道之勇乎惟孟子真有是氣故能為此言君子以直養而無害故能充塞宇宙居富貴而不驕處憂患而不辱達時則為忠貞遇變則為節義若夫邪佞之徒倖倖自用一遇事變甘為奸黨而不恥所謂無是德也

發音介曰此是發問語錄

設問語錄卷十四終

其學也實而勿正則其心也虛虛故無感不通實故行無不利然或忘焉或助焉胥失之矣甘泉先生云勿忘勿助只是一箇敬字是聖賢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

發音介曰此是發問語錄

誠能邪遁言之失也蔽陷離窮心之病也即其言之失而知其心之病即其外而知其內也又知其為政事之害政事之大者事政之小者綱紀而目亂也

主田五十畝乃分外加厚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夫二十五畝蓋取諸六十老而歸田者

或問有若似聖人曰物有本末道有體用孔門之學也有子之學雖未盡見如論語所載論孝弟禮樂之本於魯君極之對是能知本末合體用雖未至於聖人具體而微亦彷彿氣象耳若以為真似聖人則誤矣

仲尼不為己甚謂不過乎天則之常而已本無己甚者吾道中正之體不為己甚者聖人時中之道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此孟子謂惟大人為能盡其性也赤子之心性天未鑿純粹至善但未推廣耳大人則涵養擴充極此心之量是以經論調變裁成輔相始於至微而終於至大

於禽獸又何難焉自反學者之事不校成德之事自反而至於不校則學成而德純矣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也

為機變之巧者行險而運奇詭譎變詐無所不至孟子蓋指儀秦孫吳之徒皆君子深恥而不為者也

孟子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又謂仁義禮智根於心蓋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為根而情為枝葉一體也性而益肯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是情得其正矣

漢書卷十五

明帝書蔡邕書

柏鄉魏高介參

諸子

諸弟子侍問歷代諸子之言得失曰孟子之書舊亦雜於諸子中程子表章與論諸傳皆子思大學中庸之書亦與論孟並傳為四書以緒帝王周孔之道蓋醇乎醇者也中占以來立言鳴世者百八十餘家今其書存者不及半其最著者數十家而已欲知其立言之得失必以帝王周孔六經之道為衡錙斯可辨焉

魏高介曰先有衡錙則知是非不能亂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為周柱下史為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程子去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殊矣朱子云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中退自守為事故其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觀孔子問禮蓋亦有道術者

莊子名周為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又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蓋竊測而信之也朱子曰其謂各有儀則之謂性比之諸家差善觀其操之以誠行之以簡事同於人道何於天之言亦間道者

列子名禦寇鄭人著書八卷其學出於黃老其書多寓言莊子重其為人多稱道之其書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思以寂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然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

荀子名況字卿趙人漢劉向重定三十二篇為荀卿新書唐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其書云君子大心則天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則可矣至於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是其不知天命之謬而以人慾橫流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也其口實積力久而後人能定而

後應皆至道之言當時以荀孟並稱益其擇焉而不精故時有出入耳

揚子名雄字子雲蜀人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以應之選以為十三卷象論諸說法言程子曰必欲撰元不如明易朱子云太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者有取焉又云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有何不可墨子名翟居宋著書十三篇韓子謂墨子必用孔子觀其治喪以薄為道實非用孔子者傳其學者有隨墨子好事鬼神經子修墨氏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事之墨子死後有相里之墨有桓楚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墨氏兼愛疑於仁而害於仁者也

文中子王通所著中說門人問答多近道之言程子曰文中子是一隱君子世人在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朱子曰其答魏徵云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通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之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故伊川非之至以董常為顏子是為過與其說動靜見天地之心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言亦有所本

管子名仲字夷吾相齊桓公富國強兵著書二十八卷志在強國外假內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巧於說道如此其尊周室攘夷狄孔子稱其有仁者之功

晏子名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著書七卷號晏子景公為臺臺成復欲為鍾晏子諫曰欲民為鍾民必哀哀為樂不祥也惜其狃於伯術其後流為墨氏之學

齊熊子為周師臣文王以下問焉班固書謂周封楚祖著書二十二篇其書云大禹以五聲聽治又云君子不與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無由也謂有其本也劉勰謂鹽熊知道而文王詰謫

孔叢子孔子入世澤孔叢也集仲尼子思子向子順之言

及已事為書凡二十一篇其後孫孔臧又為連叢子其書云堯舜文武之道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盡行之焉有不政乎其論讀詩及小雅發明詩人之志是蓋得之家學為有見矣朱子云孔叢子鄙陋之甚其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疑其為所註之人也

公孫尼子著書二十八篇晉傅元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古樂經已亡公孫尼子取其義作之按樂記三十三篇今所存者十一篇

尹文子學本黃老著書三篇仲長氏云其書多所彌輪其書云聖人不貴其獨治貴能與眾共治工垂不貴其獨巧貴能與眾共巧

文子師事老子為書一十二卷書云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安則土安善矣又云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心與神何二焉公孫龍子趙人漢志云著書十四篇文獻通考云今書六篇其論物化及牛馬角尾多寓言

亢倉子居羽山書云惟道可信而不知人有是心斯有是道也其論君道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得之

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好學家貧自號抱朴子因以名其著書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亦多寓言中云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觀瞽者之觸柱非兼愛之為與孟子之意同又云元暉之絮機不如蜣螂之機飽有所激也

尉繚子大梁人兵家者流著書六卷其言曰戰以伐之德以守之又云古者率民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皆假之之辭也

鬼谷子世謂周時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里族姓名史記徐廣註頤川陽城有鬼谷即其所居者書五卷中云曰者心之門戶心者神之主宰又云守家以義守國以道道義何可偏廢也或云蘇秦作書託以鬼谷言遠也淮南子名安漢淮南厲王長子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馬亦欲以行陰德附循百姓流譽天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以厲王死時懷怨望謀為畔逆誅所著書及所述之古何用焉

已不意秦莊襄以為相始皇尊為相國著書二十六卷其言云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觀其事有大不然者其人品最下所著月令皆其門客為之

商鞅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習於富強之術以干秦孝公為開策耕戰變法令十年秦國大治用法嚴酷秦民傷殘使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著書五卷

尸佼言人秦相商鞅客也執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著書二十篇六萬餘言其書云治天下者見人有善則己有善見人有過則己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觀其與執規畫皆伯術此特假之之言耳

韓非子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十餘萬言其書云無與禍鄰禍乃不侵固不如為善也又云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是有心於利之害之也不如見賢而先舉見不賢而早退太史公云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申不害鄭之賤臣也本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黃老之法清簡無為臣臣自正以其術于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著書六卷太史公謂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蓋予之也其書云智鈞不相使力鈞不相勝皆出於黃老非帝王之道也

慎到趙人著書十卷劉向定其書四十一篇其書謂農桑

校讀語錄

勸而利薄工商通而利深蓋欲厚本抑末而不知先王待農商之有道也

孫子名武齊人太史公謂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著書十二卷其書云兵者詭之道而不知王者仁義之兵何詭焉又曰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誠偽何可並用焉孟子曰故善戰者服上刑以其禍天下後世也

吳子名起精於兵術著書三卷與孫子並稱起殘忍薄行曾參絕之雖有戰功穢武侯疑之用於楚楚之貴戚大臣多怨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固非良將亦非國家之福庚桑子亦曰庚桑子名楚著書九篇唐天寶間賜名洞靈真經其書云作法貴於易進而難犯救災貴於省事而一令又云美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多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任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多得肆其心有可取焉

韓非子齊人好倜儻奇偉之策而不肯仕晉曰吾與富貴而諂於人富貴賤而肆志輕世焉觀其不肯帝秦亦有奇節者未聞以帝王之道告其君果天下士乎

范子姓辛名文子其先齊國之公子也為人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沉沉况不有白顯諸侯便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之計然著書一十二卷

徐幹字偉長魏太子文學著書二十篇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偉長擅名於青士是與其能文非言道也

孫卿字與公仕晉為廷尉著書十二篇其論天地人文善矣又謂無欲無為為神仙若可學則老景可留飄風可執亦足以破世人之惑

鄒衍著書八卷其論君子之中愛惜取舍亦為名言鄒衍子為鄒大夫嬰欲殺之而用其竹刑其書修名積實奉法宣令論臣道善矣

傅元字休奕貴顯而不處操論經國九流三史故事評斷

得失各為區別著書一百一十卷超出乎清談敗俗之流其論漢高祖武及管子則非其論賞善罰惡則是阮武魏清河太守著政論五卷以法為防以人才為利器幽求子杜夷字行楷晉元帝時為國子祭酒著書號幽求子論繩墨圖鑑

子華子程本字子華著書十卷謂道無定形虛變為一氣其亦老莊之說歟

重仲舒學術純正觀其告君之言皆出於帝王周孔為漢一代大儒

韓愈文章事業為唐一代儒宗豈不知大學者未可以原道一篇少之

歐陽修觀其文章議論純正氣節挺然朋黨一篇尤為劃切程朱之外亦難得者

蘇軾文章氣節朝野歸重蜀黨洛黨皆其門弟子為之諸子立言行世各成一家後世觀者在所擇取夫惟六經語孟荀子子思之言帝王周孔傳心之要天下古今之常道也諸子之言稱述道德各出意見其學有純駁高強權術法令刑名固其下矣而談道義述周孔者其立言未免得失相雜君子之學當體認六經四子先定其心然後涉獵諸家以廣見聞取其純粹戒其謬妄庶乎權度不差知行合一聖賢之學有可幾矣

蘇軾介子謂六經四子之書必當先明性善之理而後能通其理名皆不如此若善者也若董仲舒王通韓愈歐陽修其論之近道者乎觀其生之論諸子可謂漸矣最精者矣

校讀語錄卷十五終

天地篇

天道難知可見者運行而不息者也地道難知可見者有恒而不變者也惟健故不息惟順故有恒健順者乾坤之德也誠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是其不息不變者也天地以形言乾坤以德言也觀乾坤健順之德天地之道不有可見者乎夫乾道資始萬類出焉坤道資生萬類成焉萬類不齊民生異好天地於此亦無全能矣而聖人爲之裁成輔相曲成不遺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一教立而萬類齊生之所生者生矣成之所成者成矣是聖人能生天之所生成地之所成矣弟子問曰有謂聖人能生天生地者何說也曰天道元遠莫可紀極也聖人祇象以察之盈虛以齊之經緯以參之十二辰以次之干支以序之歲時以行之天之體立矣地道廣遠莫可紀極也聖人八極以奠之六府以修之九山以表之九川以紀之九野以畫之九有以分之地之體立矣天有四德聖人取之以爲中正仁義而禮樂政教興焉人極立矣故天道以明地道以行人道以成是聖人能生天生地以立天人之極也吁於此可以觀天地之心乎天地生聖人所以能其能也是聖人有全功天地有全能也是聖人體天地之心以成編繪參贊之功也是聖人之道與天地爲體而其用則相成也又問曰說天莫辨乎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地之德圖書畫之矣漢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九章八卦相爲表裏者何說也曰圖書之四象八卦伏義與邵子同一加倍孔子則相疊也其本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矣夫不一者象數而至一者理河圖數偶而主靜靜爲體其用則動而動之吉凶生乎動此圖爲經而書爲緯也洛書數奇而主動動爲體其用則靜而靜之吉凶見乎靜此書爲緯而圖爲經也河圖表爲八卦而裏寓九章

帝王篇

世稱五帝者伏羲神農黃帝唐虞舜是已稱三王者夏禹商湯周文武是已皆古之君天下者天將開大文明之治故生此聖神廣大元德其德莫加焉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中協於民開物成務以立人道之極故伏羲神農黃帝爲開道之祖堯舜爲闡道之祖三王爲述道之祖五帝之治天運地載神農化游風行雨潤爲物終始三王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大之極於六合推之入於無朕前乎此者未之有焉後乎此者足爲經範也夫生萬物而不專其柄成萬物而不有其功天地也五帝之道如天其治象如春雍而和也三王之道如地其治象如夏明而大也語其事功始畫八卦以闢天地制爲未耜以養生民作益天儀迎日推策衣冠宮室禮樂之有制故曰闢道仁昭義立德博化廣治歷明時建官圖治精一執中之旨相與授受故曰闢道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德建中繼禹舊服損益二代制作大備不顯之謨丕承之烈無以尙矣故曰述道數聖人者德輝於上天下莫不景從也道宜於民天下莫不順承也夫不相沿而相成者道也不同治而同功者時也故德與時會道與功偕五帝之治渾渾噩噩上下相忘三王忠質文相繼損益宜民時焉耳矣或曰子謂聖之達者莫若周公制禮作樂足以垂百王之經範聖之窮者莫若仲尼祖述憲章足以立萬世之準極亦可以與帝王之列乎曰周公之達也其道行仲尼之窮也其道傳帝王之道得周孔而益遠故帝王之世道在天下周孔之後道在六

君德篇

大君者如天運於上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萬物生焉成功成焉大君法天爲治德建極天下之大民物之眾各遂其生成亦猶是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歸是天爲萬物之祖君爲萬邦之宗王者體天之道斯萬國咸歸也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王者宰其中上以參贊化育下以裁成物理遠大投報實惟天之元子故是以聖帝明王洗心於密勿戒慎於幽獨養天德以端化原豈敢自暇逸耶雖然天下之事至繁也聖人則處無爲之治萬化之變無窮也聖人則行不言之教躬修元默持衡而不撥因其本然無弗可爲矣執其簡易用中而不過得其要領無弗可達矣故靜與天游動與物化本固而查深中虛而應富矣隨其治功觀其禮樂如天之覆如地之載盎盎春溫沛然雨潤有不可名言者矣由是觀之天下之治其出於君心乎養德之要在謹於幾微乎君心一念之萌天理人欲之幾也一念之善天下蒙其福一念之不善天下蒙其害何也君心之邪正好惡之得失關焉好惡之得失忠邪之進退關焉忠邪之進退政治之臧否關焉政治之臧否天下之理亂關焉是以古之人君必致察於幾微養充其善而遏絕其不善所以立爲政之體也由是好惡平而用舍公矣君子進而治功成矣故堯舜之精一執中禹湯之祗德建中文武之克慎明德皆致謹於幾微也故堯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堯胤如階焉足跡厥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能內外交修養德之功密矣故其恭德足以正天下其容德足以覆天下其慈德足以子天下其儉德足以養天下故能化宮闈而正朝廷齊家國而真萬方刑罰平省而德行如流政令清明而化易如神矣書曰天命自度不敢荒甯王敬作所君德之所由成治化之所由隆也是知君

心爲治化之原而謹德爲養心之要

相業篇

大君者繼天以出治者也大臣者輔君以成治者也大君者天下之表大臣者百官之表也故大君如天大臣如日月日月所以行天道也元首股肱之義一體相資治功成矣昔明王奉若天道建官圖治家宰相天子統百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宏化皆坐而論道相臣之職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君臣道合治化之盛無以尙矣伯益相禹伊尹相湯以聖輔聖功格于皇天傳說之相高宗作舟楫霖雨克紹乃降于先王周召之相文武成康制禮作樂垂

原書從缺俟後再補

己

淡濱語錄卷十七終

淡濱語錄卷十八

明倫彙編

柏鄉魏齋介參

任賢篇

天生賢才以輔世也人君進用賢才以代天工也賢才爲天生先覺豈無用世之心以進退爲士君子大開使或誠意未孚朝禮夕疎君臣之義將有不終者矣必人君以禮招之推誠待之虛心聽之然後賢才樂爲之用此自古明君諒辟任人圖治之道也昔唐虞稽古建官周禮爵以取貴祿以取富夏官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士舉之於鄉升之大司馬可稽也若山林岩穴高蹈遠迹之士有不可以常例視者故耕莘築岩之夫必待禮聘而後出不如是不足與有爲矣夫玉產於萬仞之山珠產於千尋之淵求之者不憚穿虎豹之林探蛟龍之窟期於必得賢人君子爲國家至寶願不知所以求之亦獨何哉故人君圖治在於用人而用入之道在得其宜宋儒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呈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在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夫是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目興焉以言觀人所以叩諸外而實其中也言而不度又何觀焉况能得行義純固節操方正之士乎欲復渾厚之體抑流薄之風要在知貢舉者先審識而後文藝痛革浮靡之習斯人知趨向而士習一變矣藩省賓興兼取孝弟行誼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夫公孤卿士百司庶府職有重輕人之才器各有所宜大才而小用之是困驥驥之足於鹽車也力小而任重是拔鷁鷁之翎付之鵬鵬也任其才而用之適足見累矣故明君之用人猶大匠之任木小大修短各得其宜規矩方圓各有所當故度德定位因能授官亦猶是也然庶績以勸德而興忠良以積久而見三代考績黜陟之法任官圖治之良規也此法一廢轉徙無常則人皆飾名以求功巧文以迷罪虛僞者競進勤恪者解體而

求治功之成難矣夫君子小人不並立君子以廉恥禮義
為重難進而易退者也小人思得患失何所不至要在人
君察其隱微辨其誠偽耳故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也平好
惡所以辨忠邪也非明無辨非斷無決明且斷焉斯可以
言用舍矣歟求賢哲布列中外三代之治其可興乎

學術篇

學者效也古之帝王效法於天地以立萬世之準極其倫
則君臣父子其道則仁義禮智其治則禮樂政教其事則
詩書六藝其方則知行體驗五帝三王之治周之周公仲
尼成之以修身用之以養德用之以臨下用之以事
上用之以張道義而一天下是古之聖人法天以爲術業
後王修明傳繼爲天下萬世慮者至矣萬世之下爲君臣
爲父子爲仁義爲禮樂爲詩書爲六藝爲知行體驗者舍
聖人其焉學是聖人者天地之心也萬物之準也夫天有
是理則人有是性有是性則有是道學非益之也反之而
已所以緒其性也萬世之下師帝王周孔所以師天地也
故易稱道同術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是學有益於得
也故終日而思者不如須臾之所學踐足而望者不如登
高之博見學何所始何所終也其教則始於授經終於讀
禮其效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精思篤信而後入其積
力久而後得是學之術也或曰學者賢人之事中人以下
之事若堯之精一舜之執中禹之肅德湯之建中文武之
克慎明德皆天聰明之靈者何俟於學曰考之傳記是數
聖人皆有師傳之臣焉往而不學孔子亦云十室之忠信
不如邱之好學也是道也出於天衍於帝王周孔其體中
正純粹其用元默簡易其效雍容和順有見而知之者有
聞而知之者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後覺效先覺亦惟此道
而已學之得其道學術之正也惟知所篤信故正也皆所
以善事乎心也皆所以善事乎天也如登山然登東山而
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學之至可以爲聖人學之次可以

爲賢人不知登者不知其所由或因於荆棘或墮於溝壑
或失音周道衰帝王之道晦而不明故怪儒迭出異說爭
鳴楊朱疑於義而害於義墨翟疑於仁而害於仁天下之
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爲斯道之靈人心之害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廟堂無大政侯國無法守君子犯禮小人犯刑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職此之由也若孫吳以談兵儀秦以
遊說申韓以刑名管商以功利富強李斯師荀卿坑殺儒
士焚燒典籍皆以其學術禍天下由是言之君子之學可
弗擇術乎故居必擇里遊必取友所以防邪僻而就中正
也三代之教自王宮闕都及於州里莫不有學自天子之
元子及於庶民之俊秀莫不受學天下之道出於一故學
無異師人無異術治化之所由隆也後世道不師古人自
爲學與說多則人心惑士風邪則政教乖祖述遺老清淨
無爲談說莊列遊心高遠卒歸之空言無用矣釋氏明心
見性於世道何益是皆謬於帝王之道三代所謂廷怪之
民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要在於大君延禮名儒講明正學
以端風教之原斯天下之學術自正矣

校讀語錄卷十八終

校讀語錄卷十九

明窗晉蔡襲著

柏鄉魏裔介參

士君子秉禮守道終始不易之謂節執持不同之謂義是
爲天地之正氣大丈夫貞白之操也古今所尚不爵而貴
不祿而榮故死有重於生辱有重於榮者矣何也所學者
正而所守者固不爲威屈不爲利動不以外物撓其中是
非之分定而義利之辨明也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保安社
稷植立綱常非特廉頑立懦而已夫國家立教明倫將以
作士大夫之氣立臣子之大防也士大夫所學何事顧不
知所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故懷才抱德甘貧樂賤士君
子之節義也以身許國忠貞不二卿大夫之節義也從是
不從君從道不從父忠臣烈士之節義也然志以道成行
以義立惟君子操持嚴正本立而固義滋而深是爲有定
見有定守矣然後隨其所在不失其本心固不待計較論
量死生榮辱出處進退之間處之自暇豫而無不當矣夫
當死而生爲不仁當生而死爲不智當榮而辱爲無見當
辱而榮爲無恥是以君子慷慨成仁從容就義甘鼎鑊如
飴去萬鍾如脫屣進退無據非禮也出處不時非義也是以
君子安於命義道苟不行則亦不可以虛拘故其處也龍
蟠其出也鳳遊其去也鴻冥誠可嘉尚也已嗚呼古之忠
臣孝子義烈清修之士其氣節炳如日星重如山岳千載
之下仰之猶有生氣奸雄詐僞爲鬼爲蜮之徒是自喪其
心自滅其天者也故士君子臨利害遇事變一死有重於
太山有輕於鴻毛亦惟求其是而已若伊尹顏淵安節者
也伯夷申生苦節者也龍逢比干以死爲義者也秦伯徵
子以去爲義者也聖賢亦何心哉故君子不以死生爲重
而以合道爲重

風俗篇

行於上謂之風成於下謂之俗道德禮樂流行於天下如

風鼓動莫不靡然其風乎禮讓忠信見於四方百姓遠近如一其俗乎古之王者恭儉惟德教化大醇樸素簡易事不踰禮故天下化之士讓於朝讓於野崇尚廉恥執持謙退人消工賈商樸文重豎子不狎戲班白不提攜市不預價田器不歸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有由然矣自世教衰禮讓廢王政失忠信薄天子無以紀綱諸侯故國異政諸侯無以維繫大夫故家殊俗春秋戰國之風可勝嘆哉君者表也臣民景也德者風也臣民草也五帝興世而同德三王異治而同術其道簡易故其象渾渾然其道昭明故其象噩噩然上下一德四海同風天子諸侯諸穆恭然而已大夫卿士委蛇靖節而已天下之民樂樂利利不識不知而已道德之風泰和之象可想見也已何以明其然也王者之治本於德而教養為之大端有井田以公天下之養有學校以公天下之教仰事俯育有所資而民無內顧之憂然後聖而之善故無不從也無不化也復設為視學養老之禮以教天下之孝弟孝弟教行而風俗日厚矣是謂有恒產而有恒心使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攘奪之風起安望其興禮讓耶昔孔子為中都宰三月而教化大行男女別途道不拾遺鬻羔豚者不飾質化之有其本也嗚呼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德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後世政嚴民散俗益偷薄安能一道德以同風俗乎故必有恭儉之德然後成禮讓之俗而井田學校所以成其德也夫養而後教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天地泰萬物若而君德為之本此五帝三王躬修元默與天下相忘於道化之中也

利者養之和也民情之所宜也養者利之反也民情之所惡也利出於上公於下為生民之所便安養則狗一時之使而不思經久之圖拂天理人情而為之也上天立君以為民也先王體天道之公協民情之便立為典常法守道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聖人作法庸人者援焉作法於前繼之者獎焉補偏救弊損益以時使汚者復新壞者復完政事得以修舉民情得以便安是能通上下之情而達天人之道者乎古昔帝王體天地之心與斯民之利井里以養之學校以教之道德以先之禮樂以和之百工以給之六府三事允治九疇彙倫攸叙為斯民生養安全計者至矣盡矣三代既逝春秋戰國之君臣狃於功利富強之習而棄之以見小欲速之私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復之欲復帝王之舊以利斯民者其必通上下之情乎天下如人之身大君為腹心元氣百官為耳目股肱小民其毛髮百骸也血脈流通相為一體王者深居法宮而遠視域內幽隱弗知小民之利害蓋蔽而不得以上達廟堂之美政壅蔽而不得以下流其何以彰天道之大公宣王者之大德乎必明目達聰開廣言路使小民之饑寒困苦怨謗嗾嗷無不周知所以流通血脈保合元氣也夫飽煖安適仰事俯育民之所欲也暴政厚斂勞役征戍民之所惡也安養和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大君之德政也其必先天下之憂而後斯能舉天下之利而利之矣天下之事或輕重相若得失相半補偏救弊何不可者乃若積弊已極利害相懸事關天下之重安可蹈襲故常也賈誼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天地有自然之利美利弗與非所以應天也先王有利民之制繼之者不由非所以法祖也大臣不能將順其美將臬守令不能宣布德意

是獎在上也吏胥奸欺舞文罔利是獎在下也大君能厲精周治求所以利者與之獎者去之典章成憲盡復先王之舊一政之復一獎之釐也一獎之釐一利之興也獎事盡革美利斯興天德王道於斯為至嗚呼此一時之利獎耳若禮樂政教君臣父子帝王所立以作民極周衰道廢異端並起楊墨之道甚於申韓孔孟辭而闕之後世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蠱惑人心甚矣必明先王之道禁邪說之非是洗滌人心輪轉乾坤之一機也與利除害莫大乎此

作述篇

諸生問作述之義曰作其創始者乎述其傳繼者乎古之王者觀象於天效法於地以類萬物以一羣情以興治道建立區畫經天緯地作也後之王者遵其成憲率其典常修明損益不失其舊述也是道也天之道也天有是道斯人有是制作矣作之於前繼述於後無二道也作於前時當作也述於後時當述也前聖後聖惟其時而已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鴻荒之世遠矣肇自羲黃開物成務制器尚象三帝三王聖神相繼制作興矣作為宮室衣冠作為釜餼末耜璣衡察天祿數授時律呂宣氣量衡齊物井田以養學校以教文字以代結繩舟車以通險遠疆理宇內列爵建官君臣父子之倫禮樂政教之治仁義忠信之行詩書六藝之文典則八柄之法載之典籍者備矣是皆作者也後之明君誼辟修其廢墜率由舊章而使上下相安遠近協和是皆述者也由中古以來至於今日豈有外宮室以安居外耜耨以養生舍學校以為教舍君臣父子以為倫去禮樂政教以為治棄仁義忠信以為行離詩書六藝以為文者乎仲尼曰作者七人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是已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垂憲所謂述也曾子述其教者為大學子思述其言著為中庸以為天地之道以傳帝王之述是皆所謂述也古今聖賢無二道也迨春秋戰國道術裂而

竊介曰詳觀先生清論述天地之道明帝王之德在
實圖治移風易俗其要歸於闢異端以明正教昭昭乎
可揭日月而行也

校讀語錄卷二十終

渡漢語錄二十卷

明蔡鍾撰轍字天章號汝濱南晉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黜少從韓邦奇湛若水游故講學宗旨不出二家其論周禮謂遺公孫而詳細職詳略失宜又謂六卿之上皆有惟王建國體國經野數語亦覺繁複則一隅之見也



禮元刺語一卷

吳興一庵唐樵子撰

天地從空中生人亦從空中生而不有其生不貳不測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乃太虛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為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于心亦為萬靈聚所屈伸開闢化機牽擾而靈未嘗寂牽擾者生千有其生未嘗寂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于真生初無相別萬靈一具一真萬否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于一以分合為真假以存逐為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蓋萬物而無邊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為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雖未嘗不生而終死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為不識不知即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只有轉向入身來故曰再斯可矣若逐物之思雖極盡計量三思愈遠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有流行而為氣虛之極則不滯故有流通而為理不滯則所以為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為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履之化然有生之機即段終

之化而見氣外別無尋理處漢宋諸儒俱分理氣作二種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非德非性非性非理非理非氣非氣非人非人非天人者天地之心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為萬物有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即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為理即是泥于人不曾推見至理苟泥于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兩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于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花草木之榮悴何等聲明文物各種通處其真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特也浩浩太虛無有住際中間神通徹徹宙宙人生氣質所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亦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總與浩浩太虛為一機呈則玄辨真苗而神昭故誠能動天地感鬼神乘不聞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添助假借界隔塵根而分別出安施好惡而取舍立轉轉情機而蔽固深積累觸忤而仇冤結貪安方便而阻盡成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而復不自覺乃舍此而它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性者得于天之生理而立天下之有心空而性具相空而性現識空而性靜念空而性定情空而性正澄空而性真知空而性明體空而性淨用空而性行有性則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安有迷則隨處滯實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

性根為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太虛空真妙一無聲無臭至矣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為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看一物哉故以善惡體性即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即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為有倚之學非太虛空真妙一竅光淨承受之也天下古今不少英慧俊傑私希玄覽未得看實趨趨步步徒作一場想像玩弄耳此懸空學問有從文典上拈着有從事幾上會着有從傳授上得着有從困頓上通着有從漸染上沿着總不外識神影響操縱將自身飄蕩宇宙之外因空體空忘置軀殼中舍之空古人所謂修身踐形乃在七尺之軀了三才極理只從脚踪發軔是學者第一步此處躡蹻等縱飛輪神駿之功枉費心力孔孟沒寥寥長世豈謂無人或窺見全身一斑任意作為或揮塵舉此演法伸辨殊不知只透得言語關或秉權御世拯救瘡痍殊不知只透得功業關或輔國長民修立政刑殊不知只透得事機關或清修正行守死不變殊不知只透得信義關或甘恬高隱屏息塵慮殊不知只透得虛靜關若追見天如何成履地如何成載萬古如何生人生物與自身如何做一般樣同來同去同施同作同大同細只別有大關竅打透處一併統括亦不是籠籠顛顛無的據也生身以來通徹骨髓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隨古今有世習隨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頭八日用觀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越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不亦誤哉今學者之習盡墮典籍海達者證古證今者

不患于歟耗隨其所出之一形而不苦于偏滯合其
累出之衆形而不亂于紛牘故呈肖萬有彌昭六合
生生息息於從衡邪正順逆離合曲直方圓之間不
能自立圈格神運而通神散而闕神存而得神失而
蔽明者會于元化斯可以言學

太乙

樞自幼名庵卽此神物歷今三
十餘年未得圖成斷際此神物
分明在心目每墮落蹉過悔吝
作輒切自咎愧像而演之朝夕
神奉禮庶提省周旋藉以發明也

元

染根起欲暗處來魔滯截不化意動有感厭妄沉怠
欣真落法頑虛誤靜太詳疚學

此內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持猛省之
擅自揚已易指品人躁動罔益聞闕可畏施無令皇皇
發不調停臨交致爭立業專殖

此外八景有一卽離尊神當時持猛戒之
卽太虛爲天卽宰物爲帝卽生理爲性卽靈眞爲心
卽戰營爲魂卽渾成爲玄卽和達爲道卽存主爲德
此八者乃尊神別名敬而守之省戒之實

推之不見其起引之不知其極息之不滅其機發之
不留其迹無一物不知無一字不能無人已之隔無
幽明之分

此八者乃尊神妙用人人完具不事它求

禮元刺語

梅峯語錄

趙仲全著

梅峯趙仲全著

必有所得，不筆之於書，或有時而忘，一記於書，時常目之，又有溫故知新之妙，繼之皆精粕也，姑筆之云耳。

理氣可言隱顯，不可言有無，可言聚爲有象，散入無形，不可言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無形者，特無形象耳，仍有理氣在，如人物死，草木枯，氣魂升於太虛，形魄化爲土灰，何嘗盡無，無則并理氣而無之矣，此所以不可言無有象者，其理即隱於象中，故不可以言有，若言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亦不可無理氣，安得化生而有，有理氣安盡滅息而無。

言性則氣在其中，言氣則理在其中，理是氣之性，氣是理之形，形性原是一物，安得謂理先於氣，但言理氣則先理而後氣，以理爲氣之主宰故也，如有天即有天之性，有地即有地之性，有人即有人之性，鳥有二鳥有先後。

神者理氣之精靈，化者理氣之才能，神屬理而運氣，化屬氣而達神，神以運化，化之機也，化以達神，神之顯也，神者化之隱微，化者神之發見，神則易知，無在而無乎不在，化以能無爲而無乎不爲，神化無物不有，無時不在，能生成天地萬物而無窮者，太極之神化也，能生成人物而無窮者，天地之神

化也，能生成子女而無窮者，人之神化也，能生成牝牡而無窮者，萬物之神化也，合而言之，皆太極之神化也。

張子言心統性情，誠哉是言也，性者心之靜，情者心之動，性者吾心萬理之歸藏，情者吾心一理之感通，子思言中和，朱子言虛靈，皆性情之謂，其實一物而已，性能包括大地古今，萬理無不具，情則隨感而通，性中一端之發見也。

人心一血氣軀耳，其中神明識識得許多事物道理，天地大物也，其中造化許多物類，豈無神明運於其間哉，觀夫風雲雷雨之變化，或久或暫，或大或小，孰使之然，此可以見天地之神明矣。

火無所不入，無所不化，而不可留，水有所入，有所不入，能化柔而不能化剛，留之則留，可見陽剛君子，能化物而不制於物，陰柔小人，能誘物而常制於物。

理者數之統體，數者理之散殊，理易知而難究，數難窮而易盡。

學者所以不能入道，只爲不曾見得天人相與之理，理欲大小之分，如見得，則必不徇欲以滅理，便能入道。

人能知天所以生我於世而靈萬物者何爲哉，蓋欲我體天之心，贊天之化，而生天下萬民萬物耳，知此則不敢不盡天道矣，知天之所以生人，知人之所以成性，知性之所以有道，則必以斯道爲己任，以斯道爲己任，則必以道御情，以道制欲，而邪惡不作矣，此之謂真知。

學者必立志然後能體道，苟一念放弛，舊私舊習又竊發矣，當時時惶惶，提省此志，須臾無忘，然後可以入道。

學至於知禮義者，孰不知道之當體，至於真體道時，使牽於欲，難於習，遂擺脫不開，還是如舊，此只爲欲習纏縛了，若奮然振發，就如一步跨過門限一般，何難之有，此學道者所以貴勇。

一持敬，便防多少放逸邪僻，求道者能持敬，便是真做工夫，此敬也無小大，無隱顯，無久暫，無時不在，苟一念間斷，則粗疎邪僻之私乘之，可不慎哉。

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祗台，湯之聖敬日濟，文之緝熙敬止，武之以敬勝忌，孔子曰，修己以敬，又曰，敬以直內，程子內主於敬，橫渠以禮爲先，朱子居敬爲本，古之聖賢，何一人能離此敬哉，先正曰，敬也者，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

二程學以誠爲本，得周子之心法。

誠敬一也，程子曰，誠然後能敬，未能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伊川曰，明道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

程子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

程子教人格物致知，爲進學之門，誠意正心，爲入德之方。

敬義不可斯須去身，敬則持身有根本，義則處事有權衡，由是德日新，道日充，而聖域無難入矣。

劉子證諸朱子以易之過不遠復。朱子佩服終身。延平教朱子於日用間着實做工夫。理會以後。朱子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朱子工夫皆就裏面體認。莫謂惡克伐怨欲不行爲輕。此雖未至於純。是亦爲仁的工夫。如今學者何曾這等用力。君子主敬有四要。慎獨、慎言、慎行、慎交。四慎得而敬過半矣。知非莫如執禮。執禮莫如主敬。主敬莫如窮理。窮理莫如知內外貴賤輕重之分。學敬只在循天理。

人能於非理的念頭。即止之而不行。就是克己復禮的工夫。孔子告顏子以四勿。正此心也。已私之害。不待著於行也。但私念一動。遂成心德。甚哉念之不可不慎也。

君子愛善如甘飴。畏不善如吐衄。遠刑如遠虎。遠利如遠脂。慎言謹獨。無妄妄人。無論惡人。是君子切要工夫。

克己無別法。主於善則己自克。主於善者。非識大小貴賤內外之分者不能。故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又曰。無以小人而害君子。程子曰。內重而見外之輕。

心無二用。惟敬則惺惺邪匪自消。窮理則心明。居敬則心靜。心明而靜。何動不滅。

見大者超俗。心公者愛人。夫子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程言主敬窮理。只爲學者立操心處事之法。若聖人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往非敬。無往非義。

爲善以求名者。其善皆僞。爲善以盡性者。其善斯誠。自稱己善者。實無善。自稱己過者。實無過。專治己而不責人者。己必成。惟務貨而不務名者。名必立。

克己只在一念初動時。即克之。爲甚易。苟縱其動於氣體。則克之甚難矣。然所謂克者。以理勝之也。非徒制止之之謂也。

聖人無意。故自無必無固無我。所以一私不累。天理渾然。若常人有不善者。只是起於意。遂流於固我。顏子不遠復。纔覺有意。即克去之。何至有必固我之時。自顏子以下。或意必而悔者亦難。或固我而悔者尤難。此所以不可入聖。

人心私欲。不但貪嗜聲色臭味富貴功名。凡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不得其正者。皆是。心無主者。爲善泛而無要。其弊必暫而不常。主於一端者。狹而不全。其弊必窒而不通。是以心貴有主。又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人之縱欲不返者。只因心逐了欲去。若心主於善。欲自不萌矣。何畏欲之難勝。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夫子教人。先攻其病。方能入善。如子路問君子。則告以脩己以敬。司馬牛問君子。則告以不驕不懼。子貢

也。

問君子。則告以先行其言。皆各因其病也。信夫聖人之道。一本而萬殊。學者之學。萬殊而一本。學者苟知向道。即宜執禮蓋一執禮。自然防閑許多非僻之私。而學斯可進。道斯可造矣。

聖人教人。只是爲仁。以仁統四德。能仁則禮義智在其中矣。但學者爲仁。各有根器淺深。各有氣質病痛。如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主敬行恕。是就其淺深處進之。司馬牛則告以訥言。子貢則告以事賢友仁。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子張則告以寡信。信敏。是就其病痛處藥之。今爲仁者。

亦先自反其有何氣質。是何根器。充其德。攻其病。何仁之不可爲。

賢者之心。天理未純。不能從心不踰。故其應酬。必事事物上去思勉而後得。此由萬殊而求一本。進德之事也。聖人之心。天理純全。無一毫駁雜。天理流行。無一息斷。總之一而已。故其應事接物之際。若大若小。無終無始。一以貫之。以一本而應萬殊。成德之事也。

若曰。惟精惟一。周子曰。聖學一爲要。程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此是學者勉強持守功夫。夫子吾道一以貫之。此自聖人自然應用功夫。主一熟則一貫通矣。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發於夫子。非始於夫子也。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則必有所以爲陰陽者。伏羲已神會於河圖五十之中矣。堯舜曰。惟精惟一。伊尹曰。德惟一而一之說始顯。一者在造化爲太極。在人心爲至誠不二之實理。夫子神會此一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正悟此一者也。世儒訓詁。而曰一理一本。一致一心。支離甚矣。

心貴有所主。心主於理。則氣自聽命。欲何自而生。真知善爲己。有篤志而力行者。則外物不能動矣。

或謂克己甚難。只是志不立。且如仙家志在長生。遂能卻欲。安有志爲道義而欲得搖之乎。欲搖之者。必其志未篤者也。

詩曰。思無邪。是克己工夫。學者克己。必先思主善。主善則無邪。無邪則自能誠欲。

獨知之地。一有喜怒哀樂及於外者。皆是將迎之私。惟喜其得道。憂其失道者。此正慎獨之功。

或謂坐忘亦可克己復禮。予以爲不可。蓋以理勝欲。久之自然忘欲。此忘方好。若着意忘之。即是強制。欲根未去。有時竊發矣。何能忘。惟主善則欲自退聽。故明道曰。坐忘。即坐地。有忘之心。即思也。伊川曰。要忘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者於己私一念動發時。纔知之。即遏絕之。是謂無心之過。若猶縱而行之。私雖小。亦是有心爲惡。仁本天理渾然。流行無間。一念之過。即同斷矣。況有心爲惡。尙爲仁乎。縱能改之。亦是頓復之客。

主靜之學。不可用心去收放。惟以天理存心。心自然靜矣。若一心處放。又一心去收。何等擾亂。

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故君子慎獨之功。不但暗室屋漏。閑居隱微。人所不聞不見。能致其慎已也。必至於晦息夢寐之際。無所不慎。斯謂之慎獨。是故夢遺金而心不肯取。夢孤獨而心不肯欺。夢侮毀而心不忿怒。夢富貴而心不喜幸。夢貧賤而心不怨尤。夢患難而心不震懼。斯可謂能慎獨也。及其至。則并富貴

也。

憂患等境俱不入於夢矣。故曰至人無夢。慎獨之至也。

人幽獨而不善之念。獨覺之而獨善者。可以無惡矣。人於幽居之地。每欺天而為不善之事。及至顯設。又畏人知。噫。天一人也。天之大人於人甚矣。既知畏人。易不畏天。既畏天。自無畏人之事矣。

薛文清言人之睡亦不可不謹。此誠得慎獨之法。於睡亦謹。則無所不謹矣。孔子寢不尸。可見。予自壯年。雖盛暑獨寢。必自見其亦體。必援衾蓋之。此亦自然羞惡之心。見於寢處者也。即此一端。其餘可自勉矣。

趙抃事必告天。亦足為正心之一助。然能行於告之所及。而不能行於告之所不及。不若告吾心之天。雖造次顛沛。不離於正。

陸子靜夢寐即自責之為。屋漏即康衢之見。誠可謂慎獨之至。

君子畏小兒如長者。敬妻子如嚴師。事君上如父母。愛奴僕如兒女。是天理人情。合當如此。特書之以自警。

大學言致知。為夢覺開。誠為為人鬼關。齊家為物我關。愚謂必知天命人性之故。方能過夢覺關。必知理欲內外大小貴賤之故。方能過人鬼關。必知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故。方能過物我關。

一主善則惡念即息。一主敬則怠念即息。善以存性。敬以防非。存存不已。惺惺不昧。天理純矣。體道不可求人知。一求人知。便不是道。道率吾性。何必人知。

人之神即心。人之化即事。神屬天。一覺即動。而無息。化屬地。萬變實靜而有常。人欲克己。不若心主於善。心一主善。自然理能勝欲。而已私不生。間或一生。亦易克之。若心不主善。而每事克之。則克得此一件。他一件又來了。今日克得。明日又來了。如何克得盡。故曰。惟主善。則自然克己。

心之有善。如石之有火。觸之即見。心之有不善。如錫之有塵。拂之即明。善善本有。不善本無也。為善者必悟得善為吾性固有。而後為之。斯誠不則非有所畏。必有所利也。

知內重而外輕。道大而物小。皆可與克己矣。聞夫子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語。則克己復禮。不可不勇矣。

循理則進於聖賢。縱欲則入於禽獸。可不畏哉。人能好學為善。則與聖賢同歸。如狗彘色臭味。富貴利達。則與草木同腐。禽獸同行而已。可不畏哉。

人情常貪。則愈惡。營營久不食之。則不知營營之為美矣。常近女色。則愈惡。女色久不近之。則不知女色之為快矣。故君子知欲不可縱。愈縱則愈熾。惟克己而久。焉自然不知欲之為樂。

程子曰。心有所主。則能不動矣。此聖賢實做工夫根本法則也。且如今人為一小慈。必須心主於此。慈方纔得精。若心無主。則微東微西。其慈廢矣。為學者若心無所主。則或得或失。東來西去。何有定時。如何人道。惟有主則志專而不分。守定而不易。猶不可進道者。本之有也。然則何所主。子曰。主善。程子曰。主敬。孔子曰。主忠信。周子曰。主靜。皆一理也。故書曰。人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克一者。敬也。

或問靜時此心似有得處。至臨事應變時。或又錯了。何如。答曰。只是此心無主。其得亦非真得。故方其得時。即是失之根。若是真得。則貫動靜。合始終。那有差錯的時節。

聖人之學。以敬為要者。何哉。蓋敬乃持守身心事業之本。一敬既立。則內而志意精明。而非僻慢易之心不生。外而防閑縝密。而非僻慢易之私不作。心身事業皆得其理。此所以為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

程子曰。居敬窮理。辭敬軒曰。居敬有力。則窮理益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胡敬齋曰。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則本心愈安。又曰。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又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功夫。見得透徹。又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問存養在致知前。致知後乎。胡子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所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也者。所以成始而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觀諸儒所云。可以知聖學之功矣。

程朱言學居敬窮理。反躬克己。誠得其全者也。自程朱以下。言學者各據所見。未免有一偏之弊。予嘗會通而為之說曰。志道居敬。以立根本。格物窮理。以致良知。集義養氣。以圖實踐。勿忘勿助。以俟化機。象山陽明。雖了中庸尊德性而追問學一句。故以誠意為要。而以格物致知皆誠意之功。自予觀之。大學之道。其綱曰。明明德。子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看來明明德。即子思所謂尊德性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即子思所謂問學也。致廣大。四句。皆道問學事也。道問學。乃尊德性之功。格致誠正。乃明明德之功。聖賢之言。自並行而不悖。後人執此遺彼。所以言論不合而起爭辨耳。

門人嚴松問於陸子靜曰。智聖雖無優劣。卻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予靜答曰。是。子陽明答徐愛曰。知行原是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此二說若不同。而實是一致。子靜之意。就學者用功言。不能無先後。陽明之意。就知行本體言。原是合一。二先生之言。互相發明。大抵天下無二理。豈惟知行。特用功處不能無先後。若較而二。則人便有知而不知。行而不知者矣。陽明所以必合而一之。使人知合一之功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而為此心。好生之德。故人能好生。斯可謂之人。不好生者。已無生道。又何以謂之人。

識見既起。凡庸。則所行即與凡庸同。不則還是無識。與凡庸一般。其失過之難察也。予嘗以盡之過言。過行。至夜睡間。悔之不已。至於臥不安寢。及至明日。又不免無心失。然後知顏子不二過。真為不遠之復。真為上智之資。

君子學與教。只是天理盡之矣。天理者何。父子孝。兄弟悌。夫婦義。朋友信。是也。數者有一毫不足。是無天理也。盡之而或欺偽。是無天理也。人說心難制。心實不難制。心雖出人無常。然實虛靈明覺。欲念一萌。輒以理自喻。則念即自止。念止則百

微四體，俱不敢亂動，此之謂以理勝氣。

玉不遇砥礪，不可以成器；人不遇困窮，不可以成德。

無恥則不立志，學要立志，則用心，用心則業精，業精則事成。

興於詩，即志於道，立於禮，即據於德，依於仁，成於樂，即游於藝。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即興詩志道也。三十而立，即立禮據德也。不惑，知命，依仁也。耳順，不踰矩，即游藝成樂也。聖學一而已，豈有二哉。

興於詩，入門也。而望見之，立於禮，升堂也。而實踐之，成於樂，入室也。而安處之，興於詩不難，立於禮爲難。

立於禮不難，成於樂爲難，三者又必以居敬爲本。

知心爲內，爲大爲貴，則不可以外害內，小害大，賤害貴。

人心之德，動於仁，彰於禮，正於義，藏於智，君子之學，明於智，發於仁，立於禮，成於義。

君子之養心也，致知以明之，主敬以持之，無欲以養之，隨宜以通之，思誠以實之，由五性之用，復五性之體，而本心在是矣。

仁之過者必姑息，而其弊至於受人之侮，義之過者必慘刻，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怨，禮之過者必足恭，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辱，智之過者必伺察，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詐，信之過者必固執，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欺。

凡義利之辨，要極精微，如己之所當取當受者，義也。若先有心於必取必受，是亦利矣。如己之所當辭當予者，義也。若先有心於必辭必予，此則無害於義矣。然亦未免執者，惟聖人則物來順應。

仁以愛之，義以惡之，二者勢相反而實相須者也。蓋仁有餘而義不足，其失姑息，義有餘而仁不足，其失殘忍，然則仁之太過，即義之不及，仁之不及，即義之太過，今而後知仁義之不可偏廢也。不幸而失中，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知天之所以生物，知心之所以愛物，則爲仁之功，不容已矣。

聖人之心，至明無不照，至公無不容，如天地日月然。如仲尼之道大矣，其視天下古今之小善，若皆不足取者，而且汲汲焉於管仲則與其仁，於晏平仲則與其敬，於寧武子則與其愚，於史魚則與其直，於蘧人則與其志，於蘧伯玉則與其君子，於子產則與其有君子之道，夫豈己之不足而有慕於人哉，其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之公心，自有不容已耳，此聖人所以爲大也。

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此自夫人觀堯舜則然，若堯舜自視之心，則必求博濟而後已，此孔子微環天下，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教人者不必立異，學道者亦不必立異，即衆人之所固有而常言者，以發明之，道即在是，而人亦易知矣。今天下無賢愚貴賤，莫不知有天理，或得之曰有天理，則欣然喜，或得之曰沒天理，則拂然怒，何者，天理人心所同有，而人心所易知易能者也。成之即通，通之即從，以此爲教，何教不行，以此爲學，何學不成，蓋理者天之所以爲天也，出於天謂之命，賦於人謂之心，存諸心謂之性，感於性謂之情，行諸日用謂之道，體諸身謂之事，達諸治謂之法，制造化者天理之闢闔，鬼神者天理之神化，良知者天理之萌動，良能者

天理之運用，誠者天理之充塞，敬者天理之拘懷，仁者天理之純，義者天理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樂者天理之和，知者天理之辨，信者天理之實，聖之所以聖，不過盡天理而已，故隨處體認天理者，立教之本，人道之要也。

梅峯語錄卷下

道莫大於經常，言而經常，言之大者也。行而經常，行之大者也。今之人獨不然，其取士也，言人之所不必言，行人之所不必行，則取之。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經常之道，皆在所忽略，其爲士也，亦竊然而自高，異是趨，嗚呼，孰有肯聞經常之言而行經常之行者乎。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己，嘿，聖賢之教，可復見哉。

人之有德，何嘗有奇異不可及處，只在於行事動容周旋處，便見其德矣。

聖賢言語，皆隨感而發，學者不可偏主，會而通之，學斯全，道斯備耳。

嘗觀天生萬物，不言而化自成，然亦未嘗求物之我知，天亦自盡其道而已，何必言，何必人知，吾人得天之道以爲道，亦必生萬物，贊化育，自盡其道如天而後已，聖人者，仰而觀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道與時

遠，則不言而行乎家，使父子夫婦兄弟各得其所，不必家人知也，道與時行，則不言而行於國，使君臣上下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不必國人知也，若夫一有所得，即欲言，即欲人知之，則所得亦淺矣，何足言哉，何足達天。

辭文清公曰：少言沉靜最妙，愚見靜專者發言常當，行事常勇，靜虛者見理易明，聞言易達，仁者以靜而得壽，謀者以靜而不泄，爲人上者以靜而鎮俗，處變者以靜而弭禍，誠哉是言也。

得壽，謀者以靜而不泄，爲人上者以靜而鎮俗，處變者以靜而弭禍，誠哉是言也。

或問名實曰治平之世君子得君子名小人得小人名此名實之常也其亂之世君子得小人名小人得君子名此名實之變也

天下治日當少亂日當多聖人當少愚人當多只是制於欲

善治天下之亂者不可遏天下之勢善運天下之勢者不可拂天下之俗民之爲虐起於飢寒所迫富者相高而己飢寒所迫者其益小富修相高者其害大皆本於田之不均耳田均則惟有商賈者可以衣食民而富室其間里小民耕種勤勞雖欲富而不可得夫此民之所以不恤飢寒而盡賊所以不生也均田必行有資助但限民田多者不許論調再買則不數十年則不期而自均矣

國之欲足用者不必取諸民而自裕者莫如漢之鑄百錢後漢先祖始入蜀患度支不足劉巴進曰是何難但鑄百錢乎物價各處爲官市漢主從之不數月府庫充實此則人之已試者也今之事勢有緩急不必加賦亦不必盡籌諸道但令官鑄百錢重二錢給作於官以貸代其半待諸民開與銀錢並行凡貨值一錢以下者用舊錢值銀一錢以上者俱用新百錢則民便於用而國可足亦可爲緩急權宜之一計也

爲人君者當知天下所以尊我者以我能生天下也苟無以生之則何取於我之爲君惟知此則君道盡矣然君之道在知人在安民大臣之道正君心進人才而已君心正萬化自行人才進百職自舉然欲正君心進人才何如曰貞與公與明得之矣一毫不貞不誠君心不可正一毫不公不明人才不可進彼理細務者謂之小臣小臣之道盡酒心其乃事而已毋曰君臣分屬不我知而可欺也勢遠不我見而可怠也若吾之心吾之理不以事小而或遺不以官卑而可損矧今之小臣即他日大臣基乎

甚矣近習易以蔽君心也一手掩目天地皆蔽太山一隅足以遮空然則人君可不慎哉

犬馬養於人且能竭心防盜竭力代勞爲人臣食君之祿而不忠君之事何反犬馬之不如哉

史臣贊堯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贊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史記禹曰左準繩右規矩禹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可見聖學始終一於敬而已

後世人君言及前代帝王遂以爲道之高遠不可幾及不知堯舜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至黎民於變時雍稱舜曰慎微五典以至百揆時敘觀此則其德不外於明德其治不外齊家治國平天下然則君德君治豈必求之性情倫理之外哉孔子之大學其原蓋出於此

昔稱堯舜之治言舉敬授人時以齊七政此養民之道爲首務也

而遇之應福不足以亂之

虞帝巡狩先柴望秩於山川而後肆觀羣后先神而後人也先者爲民報本後人者爲民親侯無非爲民也

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較法度之同異視邦政之治否省百姓之耕斂莫非身親歷焉諸侯不敢壞法而禍民百姓不至窮乏而失所天下治平易易也後世天子深居禁中羣牧之治否任宰臣以黜陟之民而之安危任羣牧以予奪之賦天子之所不見而虛文塞責者比比矣何以致治乎

太甲諒陰放桐三年則仲壬四歲外丙二歲可知人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是立位者豈有六年之外伊尹又復放於桐而諒陰三年乎

殷有三仁微子去而後比干當死而死箕子當生而生何嘗別有計較之念若云微子之去爲存祀箕子之生爲存道便非聖人之心矣

人謂武王一世之無君伯夷爲萬世之無君然則伯夷所愛大於武王乎曰非也武王乾道也乾道以生物爲心故變一世之無君伯夷坤道也坤道以承天爲心故變萬世之無君二聖易地則皆然也

周厲王無道萬民叛王奔於岐太子靜尚幼奔於召公民謂召公公以己子代之周召二公共理國事一十四年太子既長二公立之是爲宣王夫二公者割愛以全太子如此其艱也協和以理國政如此其久也厲王在位而不之怨公卿在朝而不之二萬民在野而不之疑當自古人臣所未遇之變而卒能保孤定國以成中興非忠誠足以貫天日明哲足以審事幾烏能致此

古者先王有命開國承家必開國元勳有功德於民者然後與焉蓋子一養馬之牧豕非有大功小則乘田大則國人成人極矣乃封爲附庸之君至懷晉周之禍孝王之罪不亦大哉

夷！親禮不明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至可見爲國無禮則無以辨上下定民志綱常亂而國祚衰矣

仲子之志當而順其親者乎大舜浚井閔子適衣變而順其親者乎

中士之死所謂好仁不好學其蔽愚觀舜掩井而出焚廬而下并孔子大杖則去之教則中士謂之愚非耶

或曰祖龍凡事不善惟長城至今賴之噫天生蒸民寧有華夷之分哉古者風氣未開教化未洽五服之外皆爲戎狄即成周至治徐淮吳越百粵群貊尚不得與盟會今則漸諸爲文獻之邦而猶名儒種種輩出由無以限之故彼之慕義日切而此之教化易施矧西北戎虜去堯舜文武之都不過千里非有群貊百粵萬里之遙也一設界限彼固自棄於教外此亦以外夷視之竟不得被教澤歸良民寧非趙燕秦來之耶使無長城彼戎虜者獨不得爲群貊百粵之民也乎哉矧女真阿骨打蒙古伯顏耶律楚未必無蒙

傑乎蓋以形勝言則長城爲華夏藩籬以德化言則非天下一家之道也故曰有長城則中國止於中國無長城則天下皆中國

甚哉宮之不可求也世稱致富者莫如陶朱然次子特富而殺人長子情富而棄弟寧可無富不可有

梅聚語錄 卷下

此二子，然無富則自無此二子。

漢董仲舒，其知道者歟。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庸天命之謂性之旨也。其曰：仁義禮樂皆其具，率性謂道之旨也。其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孔子先難後獲之謂也。其曰：勉學問，勉力行，道孔門進約之訓，明善誠身之教也。其曰：正心以正朝廷，百官，大學明德親民之謂也。其曰：更化則善治，周易變通宜民之謂也。其出也，以賢良方正，應詔而進，其退也，忤於奸臣，以病而退，非知道者而能若是哉。

晉陶潛爲晉而出，爲晉而處，英風清節，胸若冰霜，賦歸去辭，明志也。嘗甲子，存正統也。把菊東籬，高枕北窗，以義皇自傲，其道德之儒乎。

人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何以房杜忠於唐，而子孫衰微，霍光忠於漢，而子孫族滅，果天道乎？曰：房杜相太宗，殺其兄，霍光繼妻子，殺母后，惡莫大焉。雖有小善，何足以附此。

人臣之義，盡心竭力，致命畢矣，不可過焉。以傷乎仁，蓋仁義可完也，不可偏廢也。巡遠之事，方其食盡兵疲，力不能戰，繼之以死，則人臣忠義竭盡無餘，及其殺妻奴，括婦女，以享軍士，此誠有仁心者，所不爲。爲君而傷吾仁，即傷吾義也。巡遠之忠，忠而過者也。

或謂宋太祖之得天下，以謀是大不然。夫五代之衰，天心厭亂，極矣。篤生太祖，以啓太平，異香繡室之祥，見於徵應，其仁厚寬大，沉毅剛斷，偉哉帝王氣度。屢任中外，人心推戴，三軍之心，度其必可長民，故立之耳。使不足以取信中外，則陳橋之變，與者半，不與者半，將若之何？或軍中與之，而在朝之人與者半，不與者半，又將若之何？或朝臣與之，而天下之人與者半，憂懼並起，仗義扶周，又將若之何？太祖正位而天下翕然歸服者，由民心戴之有素，而太祖非有心以得天下也。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爲天子，信矣。厥後遼母命而傳位太宗，孝也，愛弟之至也，未可以常人之心疑之也。

趙清獻事必告天，必先不違乎天，然後敢告天。司馬光事可對人言，必先不違乎人，方可對人言。告天者亦可以對人言，對人言即所以告天也。二公之心，一而已矣。

元世祖開國初，即命妖僧楊瑄，毀宋故宮爲寺，發宋諸陵之在會稽者，悉棄骸骨於草莽。有義士唐珙林，德賜協謀，取他骸易而瘞之，植冬青爲記。後珙聚道骸，雜枯骨，築爲浮圖，不知宋諸帝遺骸已爲二義士瘞之矣。此事史未之載，鄉人咸義立祠以祀之，曰雙義。許桃二君子，以道學自任，而不能正此失，視唐林二義士，不有愧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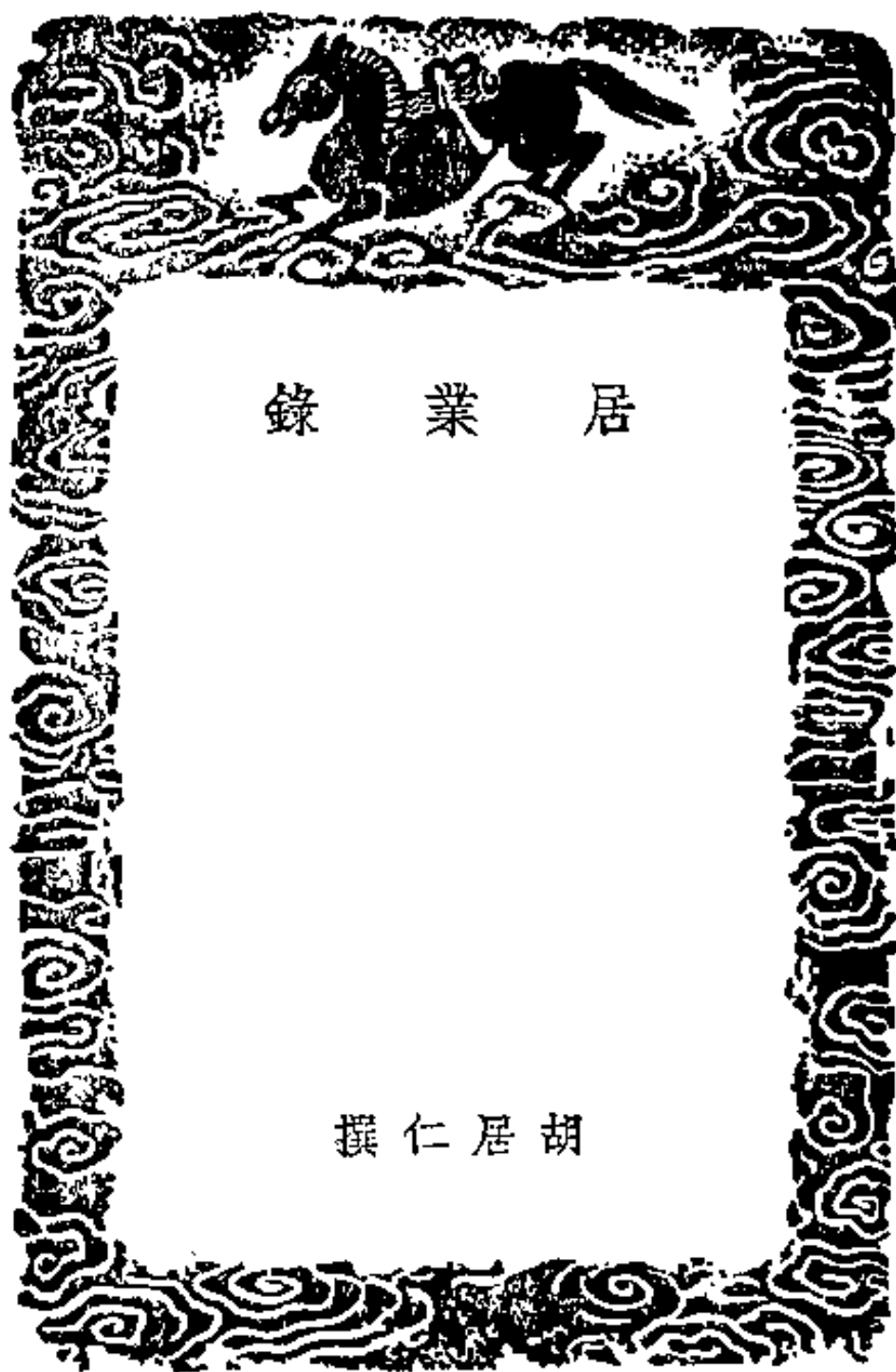
遜國易，遜天下難。遜天下易，遜天下而退其迹難。有所爲而遜天下易，無所爲而遜天下難。孔子於夷齊，則賢之。於泰伯，則稱其至德，非以泰伯遜天下而退其迹乎？然伯夷遺父命，泰伯識父心，則其讓也，皆有所爲。乃宋之漢王，始聞廷美之得罪，則極言以諫，諫而不聽，則伴狂以避位，及其宗即位，方示以疾，愈而就藩王之封，藉使漢王不諫，廷美之得罪，不伴狂以避位，則天下固漢王有也。太宗原無廢立之意也，特以廷美不宜得罪，宋祚宜歸太祖之後，故寧避其位而不居耳。此其遜也，無所爲而爲，且又泯其迹，而人

莫知之，其至德豈在泰伯下哉？予故表而出之，以俟尙論者採焉。

或問：子鶴髮而童顏，果何養而至此？予曰：顏色不必養，養其心而色自臻。夫色者心之苗，心者色之根，心逸則色潤，心勞則色焦。魏之孝思深者，當大故而色黑，廉恥重者，聞疑謗而色紅，欲盛者其容瘁，畏懼勝者其容懼，蓋可驗也。予惟於家用之有無非計也，功利之得失弗恤也。知我者譽我，非譽也，不知我者毀我，非毀也。未嘗不怒，怒而不讎，未嘗不怨，怨而不蓄，未嘗不羣，羣而不流，未嘗不遠，遠而不絕，以故事不累心，心常坦率，服垢敝而不恥，衣文綺而不華，或三日一櫛，或五日一沐，不自知養容，亦不自知其顏之若童也。予所養者若此，願與吾儕共之。

公不甚主良知之學，特以所相與遊者，皆此中之高儒，頗行，雖小有抵牾，而不存彼我之見耳。故當時序公書者，或謂其有味於程朱，在華人有恆之間，或謂其人品當與胡敬齋陳布衣相伯仲。後皆以泰和郭子章一序而廢。子章良知之苗裔，其言不當岐悟與修，并不當岐朱與陸，以爲序公者皆不足以知公。蓋欲援公以入于良知之中，而其質子章之知公，未必如前序者之所云也。公所著尚有易學洪範會極十卷，道學正宗錄五卷，政云七卷，趙氏家規諸書，今惟家規存，而此諸錄二卷，乃蕭子壬辰所家藏。蕭子以余刊其先祖論學傳言之故，出以見贈，其報我瓊琚爲不少矣。嘉慶五年九月，姪裔孫紹祖識。

原序



居業錄者，胡齋敬先生寫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程朱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躬修體驗，筆之於書。古稱有德之言，其庶幾乎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即程子形容貌態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即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間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見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非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不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制，謂周官爲必不可復，又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有經而無權者比哉。開官尋釋其書，想見其人，蓋天資端慤，存養深遠，漸積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夫其從入之途，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積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望，肯綮門諸子後，較分寸毫釐否耶。敬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一敬，既以名其名而事其事矣。然敬軒或出或處，雖道不大有行，而風采發越，表著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也者。詳其底蘊，詎止此哉。吾故因梓是書，略爲刪訂，以先生爲明儒之最醇，而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一介而必彰，川爲有志者奮興而淬厲也。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原刻居業錄序

本朝正統於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文清公，其讀書錄，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由是徧考博採，自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於其子增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尙有以誡此哉。長軒楊廉序。

歷世無聞，不見是而無聞，先生真庶幾矣。成化癸卯，祐初謁函丈請教，方恨親炙之晚，而猶冀大可卒來也。逾年，先生壽甫五十，遽捐館舍。豈惟祐之不幸，尤斯文斯世之不幸也。抱持遺書，於今廿歲，什思之，實殊無進益。然而每一讀焉，懷若先生之臨其上，不敢不思奮勵，而圖無負於將來也。若夫道德宏深，言論純粹，廣陋之見，未易窺測，必有知德知言君子，尚論先生於天下後世也耶。弘治甲子秋，門人余祐謹序。

原刻居業錄序

聖賢之學，明諸心，體諸身，措之家國天下，言語文字，非其得已者也。夫道周無乎不寓，而吾心爲之統會，行心之迹也。言心之聲也。孰謂知人者惟於其言，不於其言，或人者亦惟於其行，不於其言乎。六經四書，雖夫程朱之論，萬世所共仰賴，不可磨滅，道存焉耳。敬齋胡先生諱居仁，字叔心，饒郡餘干人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游康齋吳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辯詳闢，惟恐其或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著，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聚，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遠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言果不足以知人，抑果不足以成人乎。雖然，先生之道，不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塗，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方且怡然自得，若將終身，不肯小貶以徇時焉。嗚呼，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原刻居業錄要語序

吾邑中敬齋胡先生，少從松江郡守丁君世衡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歸築室於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一意謝絕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會親死，哀毀踰節，喪葬之儀，悉依做古典，不爲卜兆。爲鄉里鵬兒所覓，不得已而訟之，則累其哀以入公門，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讀者咸非笑之。然指紳聞知有先生，實自茲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其居處之度，寬和談論，聖聖人亦往往樂從之游。先生以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曾無妄先生以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爲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先生名居仁，字叔心，姓胡氏，家世業儒。至先生益窮，然弱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接樹根莖而深闢之。先生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曰孟子

沒後，獨得二程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得與也。先生卒於成化甲辰，距今垂泮二紀，其門人南京秋官員外郎余君子積手錄遺書二帙寄予，其一即居業錄，乃先生平日讀書事之暇，有得於心，筆之以備遺忘者也。往年假讀於其長子崇脩，未嘗不廢書歎息，且語之曰：此清廟之瑟，不諧俚耳，宜寶藏之以俟知者。今復得之，早晚披閱，頗摘其近而易知者若干條，循循卷讀而漫錄之，遂無論次，名曰居業錄要語。爰付諸梓，與薛文清公讀書錄並傳，庶知踴躍吾道者，尙未孤也。夫先生之道，直可垂諸竹帛，以增一代道德之光，使湮沒草澤之間，泯泯無聞於後，伊誰之過歟！此予所爲懼而深冀是書之傳播，蓋亦出於不獲已也。嗚呼！將有讀其書而不與之同時邪？抑俟揚子雲復作，而後有好之者邪？然則是書之出，亦斯道隆汙之著蔡也夫。謹序其端，以俟正德丁卯春三月望日，餘干張吉序。

理明而浩然之氣勝也。夫子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由是而有得焉，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聖賢之奧不難矣。受業門人漳浦蔡世遠謹書。

蔡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大中丞儀封張夫子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巍然獨立，蔚爲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誌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辭其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今觀敬齋先生，何其心之細而氣之剛也！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豈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操便者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乎？等語，是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誠見夫不如是則無以存斯道，而畏縮喘喘之應，必不足以挽頹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鞭蹀躞，不過湖海豪氣，矜已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此周子所以有主靜之學，程子所以有主一之功也。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真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洞之教，則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游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虛御空，儼制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據斥佛老，痛抑功利，毫無假借，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爲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可立哉！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

目錄

- 卷之一 心性淵源
- 卷之二 學問工夫
- 卷之三 聖賢德業
- 卷之四 帝王事功
- 卷之五 古今制度
- 卷之六 天地化生
- 卷之七

居業錄卷之一

心性第一

明 胡居仁撰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與理，又戒謹恐懼，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為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以前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易官有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乃無中含有的，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今人言心，便要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擾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與，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在，非察見之謂也。

人心萬理成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

二

居業錄 卷之一

二

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心與理本一，心離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

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存此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爲學，心與理而已，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心與理本不相離，逐物欲則離矣，異端則離矣，聖人則心與理一也，實者合於一也。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爲昏氣隔塞，或爲習習所喪，所以要涵養者，只要養完此本體，則天德自全，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格於形氣，心則通乎神也，心理不相離，心存則理自在，心放則理亦失，理明則心必明，心明則理亦著，存心窮理，交致其功，方是心雖主乎一身，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知此則內外體用，一而二，二而一也。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於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事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吾儒則心與理爲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俱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絕思慮，事理使不撓吾心，以爲存，惟無事時如此，做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爲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子以爲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理與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或曰：修養家之養氣，同否，曰：修養家所養，乃一身之私氣，私則邪矣，惡人氣亦盛何也，惡人乃惡濁之氣，血氣之私也，若清純剛直，乃正氣也，皆驗之，存心密則惡濁之氣自消，理直則剛大之氣自生，心也理也氣也，二而一也，正則俱正，邪則俱邪。

爲欲物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職也，此涵養省察之功當盡也，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心在重處發熱處難忘若利祿重則心在利祿上發功業重則心在功業上發那邊熱心只從放那邊是戀著舊習也若非勇猛奮發擇善固執改革舊習雖欲勉強維持心未易收皆謂學專爲己心自少至外馳更加主敬其有不存者乎。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草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焉嘗有主。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放心是逐物於外惕然驚懼則即此而在矣是知戒謹恐懼乃存心之要也。

用心不可太過過則生火心爲神明之舍過苦則神枯惟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

容莊則心正。

未有外貌不莊心能一者。

人莊敬體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昏亂無本。

敬是莊嚴畏謹之意程子說主一是直截在心上做工夫。

言者心之聲事者心之迹心正時言必不差事亦順理。

人心公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絕滅人物。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即是這箇心去應接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緊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緊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觀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繫其心使動不得嗚呼心至靈至貴爲萬事主宰而受制於一物可哀也。

朱子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卻添事不如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定規矩與學者守使之心自存。

今之學道者多人異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謝異端甚許今被他反引其言人異教去因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如水之源感動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濁清者是不爲沙底所濁濁者爲沙底所濁用力之道當清其源故其流。

理無不善所以發而爲陰陽五行以生人物者氣也其交感錯綜益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

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爲水而濁者亦爲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源本善稟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揚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未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禮聖人因而品節制之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以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源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源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刑政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即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心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詳矣。

朱子曰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後差也李延平曰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

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塵不遠不能如此嘗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泯滅。

蓋乃人性之固有之善爲故張南軒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孟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南軒孟子心術之正也不然私意爲學固已與道離矣。

韓子以博愛爲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故朱子訓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其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數說而體驗之仁可得矣。

仁則天理渾然萬物皆生意。

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心生理也。

猶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矣。

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古今說仁字。惟此最親切。

醫書以手足風濕為不仁。程子善之。蓋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與己無干。如風濕之人。手足疼痛。不相管攝也。

程子說。雖難可以觀仁。切脈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不體驗。雖難是生意醇粹處。切脈是生理貫通處。程子用心熟方見。

天地人物。分雖不同。同此一理。形雖不同。同此一氣。故聖人所以真實悲憫。以仁民愛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強而為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強也。所以然者。理一氣一故也。

欲生於氣。是氣為主而誠乎理。須使理為主而氣順焉。人之知識。才能本於性。然亦不能不蔽於氣。故性與氣皆當養之以復初。

不可自恕。蓋恕者求仁之方。施於人之事也。若施於己。則自治不嚴。偷惰苟簡。進修必倦。改過必不勇矣。為善最樂。即是心廣體胖也。

居業錄卷之二

學問第二

聖學以敬為本。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

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提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著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畏。曰敬。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說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惶惶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九法。敬之戒。

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使學者有入處。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又曰。約敬是也。蓋人若敬時。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粗緩底心都一了。萬事萬物之理。都在吾身上。非約而何。

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言人不能操守涵養。則所講究之理。無以有諸己。適為口語而已。蓋能主敬涵養。則天理本原在內。聰明自生。義理日明。所窮之理。得於己而不失。故朱子以為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此涵養之敬。所以成始成終也。

敬為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主敬只是要得此心專一。專則內直。中自有主。有主則事物之來。便能照察斷制。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所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

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主一工夫。可漸至純一不已。

主一是專主之主。一是一於此而不他適。純一不雜之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戒慎恐懼。是閑邪工夫。才戒慎恐懼。心便一。當戒慎恐懼。則心常一。常整齊嚴肅。則心常一。此等工夫。交來交去。只一般。只是要此心常在。這裏敬如何。便存得天理。蓋心中只是理。別無物。放其心。理便失。敬則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便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專要如此。而不閑也。居敬持敬。亦是如此。聖人也是專一於敬。無箇不敬。聖人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離於敬。不說主敬與持敬。若主敬。敬後。以至不待著意。便是聖人。故程子曰。主一則有意。在然則溫恭是不用戒慎恐懼。整齊嚴肅。看來聖人是自然戒慎恐懼。自然整齊嚴肅。如曰。夔夔齊慄。曰。齊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入雖持敬。亦要理義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正容體。整威儀。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上事。內外交正。持養之要道也。敬者德之聚也。敬則衆善畢集。不敬則怠惰放僻遂至。而德敗也。

恭敬則非特心存。又且明澈。蓋心是神明之舍。存則自明。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古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待得一箇理來看。

敬是保身身心底工夫。一齊齊最。心便在。是自能整理。才寬慢。則心便悠蕩。無歸著。是自不能整理也。端莊肅。嚴威敬。格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效驗處。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

所以其非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惜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

忘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退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

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主心，一主事，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程氏默坐，敬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敬心是死法，敬則則賈動靜，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澈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敬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敬厥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靜在動，未發已發而言也。

未發之前，要操得密，已發之後，要察得精。

程子曰：未應不是前，已應不是後，蓋未應之時，此理全具於寂然不動之中，當此之時，敬以操存之，而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應之時，此理發見於感而遂通之際，當此之時，敬以省察之，則發而中節之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焉，未應也，靜也，已應動也，用也，體即用所存，用即體所發，非有兩事，因無先後可言，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敬雖是二事，其實一體，非敬無以入誠，非誠則敬有間斷，敬是持守之法，實有是敬而無間，即誠也。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誠哉是言也。若不誠敬，道理便捉不住。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糟粕。

因聖賢之書以修身，修身則聖賢之言，愈有落著。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庸，此後書莫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能於此處真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焉。

在小學近思錄四書上做得工夫，其真端功利，俱害不得，近思錄一書，小學大學工夫盡有，入頭處最怕差，將後照教處，人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要從小學近思錄大學論語人，則路頭正矣。

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其於小學，人道之門，由於大學。

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古今，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可不看史。

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苦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覓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閒曠者所便也。

讀書須著實理會，做人書內裏去，皮膚上綽過不濟事，穿破一兩處，遂旋透入去，做得五七處透徹後，處處透得去，蓋義理根源，自相貫通，聖賢工夫，如合符節，此處透得過，別處也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讀書貴精熟，不貴貪多。

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嘗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切，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來，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矣，濟甚事。觀書須有誠發奮勇之意，方有進，觀書有悅懌之意，所入必深。

看書須沈潛反覆，待其義理融液周匝，方可放下。

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會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悞乎？

趨向不正，與聖賢之言，自相背馳，如何讀得聖賢書？

趨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聖賢之文，順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盡，脈絡貫通，後世專意爲文，而義理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程子以詩文害道，非是詩文害道，是作詩文者志局於此，所以爲道之害，若道義發於詩文，又何害？不合他專心致力於此，期於工巧，便與聖賢爲己之心不同，於聖賢爲學工夫必荒，杜子美韓退之當初若能做聖賢工夫，不學詩文，其造必不止此。

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責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天地間道理無一時息，人心不可一時不存。

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所具者，若到無私意處，便貫通，若貫通便流行無間，此則仁也，存養工夫，只在吾身上，窮理則不分內外，皆當格物。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頭頭工夫，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莫不

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運。古今風氣盛衰。國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爲窮理致知之學。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窮理只是理會到底。

天下之理。洞徹無疑。然後行之沛然。

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爲萬物各其理。萬物同出一原也。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蠡疏章路。縱敏者亦略見髣髴而已。事博而不精。則流於駁雜。

理雖平時窮。然必經歷試驗方熟。

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物順治。才一之久。至無間斷。則熟矣。

道理不用安排。只要審察得是。

察理精後。力行便不難。

窮得此理於心。又須存養省察工夫。方無罅漏。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蓋謂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又無好樂方治得。遂入彼去。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

一本者。無一物不是這箇理。若有私吝蔽固。便隔斷了成二本去。故程子言放開意思。打了習心。方能與萬物一體。方能合內外之道。天人又何間哉。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學到貫通處。縱橫上下。都是這道理。只是初間要窮格積聚工夫。

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當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或曰。富貴得之。可以榮身。道義亦可以榮身乎。曰。此何言也。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仁義也。苟無仁義。則人道絕矣。那些富貴。更作何用。仁義既滅。敗亡亦至。昔成湯不殖貨利。而富有四海。桀紂聚鹿臺之財。終至亡國。榮祿可見矣。或曰。此以國言。若人家乏財。則衣食不足。何暇治禮義。曰。古人以禮義立身。以財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苟。

人到義理貫通處。處事自有張。

學者須要整得這身子起。本心不純者。發用必偏。此內外一致處。

敬齋箴兼內外動靜而言。所以不偏。

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上做。便是實學。

若非敬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敬則心專。一專一則精明。故聰明生。敬則內直。內直則無私。故無己可克。

敬則無己可克。是豫先做了閑邪工夫。勇猛奮發之後。須尋箇著實工夫。做方能循序漸進。日就月將。以至成德。若無日用常久工夫。縱有英氣。只成狂妄。

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人之心皆天理所爲。舍了理如何做得人。如何處得事。

今人不學。自守。豫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人若日用間持守此志。省察此理。學便長進。

志不可一日墮。心不可一時放。

立得志定。纔得心定。不至移易。則學自進。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慮之久。義理自當融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舍道德外亦無功名。

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有德者易爲才。有才者易爲德。此才德相資處。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爲害尤甚。

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

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己。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人之大病有三。一曰驕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人之氣貴乎剛，卻怕盛氣剛則才大，氣盛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人存養久則氣質自變。

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盛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純也。

心虛最害事，心虛者敬未至也。

心沈潛則道理必深。

浮躁最害，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人收斂精神，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情便便昏瞶也。

人多昏困，只將齊嚴肅四字整得起。

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惑，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人心要深沈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者可以爲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古人云：宴安如飢，甚可懼也。惟莊嚴肅戰，兢兢戰戰，可以勝之。

雖整齊嚴肅，亦要箇沈潛細密意思，不可把捉太過。

把捉二字，是半上竿下事，最難做，不若索性從整齊嚴肅做上去，更易爲力，如人起屋，豈得柱頭端正，則

易撐持，若豎不起柱頭，斜撐持最難。

硬把捉便是恭而不安，只常切提撕檢束，不令放弛，乃操存之道，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須收斂凝定，則精神聚，志向專，察理必密。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乃立誠也。

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慢易之心入之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人一縱於慾，德即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於再。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一息不存，則天理即便間斷。

才皆惰義理自喪。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整頓得心起，則學自進，守得心定，則德愈固。

存養工夫不至，則省察功夫甚難，省察工夫不至，則存養甚難，蓋動靜體用，本非兩事，當隨處致力。

存養即所以立本，窮理即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爲我有。

知貴精，行貴果，學貴博，不貴難，守欲約，不欲陋。

知既真，行必正，亦有因行之差，而知亦隨而差者。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顏，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聞見之知雖小，天德知良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

真偽，宜詳察而明辨也，得其真則合內外之道矣。

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致知在於致，欲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保其知於未發，省察於幾微，力行終之。

不於細行，終累大德。

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難不貴苟免，功不貴幸成。

悔悟於後，不若省察於前。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

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俱不可正。

事物皆是理，不順理處，不得事，上面生些計較，便不好。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以理處事，自然順治，後世以智計處事，故不免煩勞，或智不足，遂致敗亂。

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際，方無滯礙。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事來當順理以應之，然事未至，已先有理，故又先要立其體。

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

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

處事不容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蔽，無蔽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則公矣。

順理處事，自治，人心自服。

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

破維事昏擾者，心役於物也，苟能立己，事雖多，當整整不亂。

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脩。

程子曰：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天下之事，不是自己理明身脩，決做不得。

日用間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徇己之偏也。

日用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底心，順理以處之，則天理明，人倫正。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人不能處事，只是不能窮理。理明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化民全要脩身。

事事理會過，至於融會貫通，以造於約，則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不快樂。

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異於人，亦不可要求合於人。

人須要志氣剛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奮發有爲。然必尋師友講究實做工夫，自當有進，進而不已，不使閒斷，方能有成。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諂諛二字，脩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

小人，奸人諛，自脩則不閒過，治人則惡政日積。

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

後，因氣稟之偏，情欲之惑，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

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偽，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

察，所以精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閒斷，則天理常

存，人欲盡去矣。

學只爭箇爲己與爲人。若爲己，則學以博而理益明；若爲人，則學博而成雅，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以

記誦爲玩物喪志也。

日用間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有私意便克去，此進學之要。

人做工夫不可太過，太過反成助長，所以生病痛。呂與叔是箇肯做工夫底人，然所謂求見未發之中，執

而勿失，亦是過了。雖橫渠先生亦有做過了處，如曰不啻其虛明善應之體是也。程子工夫，只是密無

過處，或曰過與密如何？曰：過則反疏。

今人只是箇好高大喜奇妙，憚繩檢，故做出許多病痛。聖人必可學而至，只是人不曉做工夫。

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澆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難，貴精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

至溺。

今人未曾做得下學工夫，但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異教去？未曾識得聖賢作用，便要建立功業，如何不

入權謀功利？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

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爲正學。

學不正，雖然何益？非但無益，爲害最甚。

不學聖賢，則學無窮宿，今之學多只是對塔說相輪。

自知不真，而以告人者，則妄也；告人而不盡心，不忠也。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擇而審處。

工夫不密，則外邪乘隙而入。

若得工夫精，又無閒斷，學須日夜長進。

學知爲己，方好商量做工夫。

學不爲己，縱讀書多，講說詳，不過誇多鬪博，習爲口語，學愈博，道愈難。

學知爲己，亦不由爾不戰戰兢兢。

今人學不進者，只歸咎於天資是自棄也。傳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曰：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皆是學之功。看朱子晚年學甚進，今人只是或作或輟，枉過了日子，及學不進，則曰

天資局定，非自棄而何？

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棄自暴者。

學才怠惰，便入於自棄。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長，則無處不是道理，無處不可進學。人若端莊靜一，則天理即存，大本自立，及其至

也，篤恭而天下平，一不莊敬，則百邪交侵，不待形於外，而天理根原，喪於內矣。

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真見，但作弄自己精神。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便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其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論德則顏子優於孟子，論才只一般。顏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思無依歸下手處矣。

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孔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才莫大於孟子。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腳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無實理，空自高大。

自孔孟以後，道莫大於程朱，故其所著作經傳，實能發明聖學，切於學者。今有一等溺於空虛者，好簡捷而厭其煩，務記誦者反惡其多，務調帖者不過借以爲口說，惟實窮理力行者，能識其精切詳明也。

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極見髣髴，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莊子邵子甚大，若論反正之漸，莊子就規矩準繩，便到邵子。邵子規矩準繩至，可到孟子。孟子完養純熟，可到孔子。

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真在心上做。

孟子朱子邵子天資俱極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盡下學工夫。孟子朱子盡下學工夫，所以能充實其大也。

周濂溪於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異端害不得。邵康節於先天圖見得天理進退消長循環極分明，故異端惑不得。然觀其所爲，有些意思，張橫渠工夫切實，方脫異端，然觀其所見，亦有些意思。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敬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邵康節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體用一源，豈有得其體而無其用者哉？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淨無爲，是易之體已無矣，絕滅理義，是無其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居業錄卷之三

聖賢第三

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透。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聖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篤敬，使學者便立得箇根基本領，學問可次第進。

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學爲己方有著力處，窮理則達，力行則有諸己。

事不爲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孔門學者以求仁爲要，真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處求，非但自己一身好，與天地萬物，血脈便相貫通。

孔門以求仁爲要，程門亦然。仁者心之德，求仁所以全其心之德。心德既全，在我則有自然之生意，在天

地萬物，則亦流通無間。故人之於仁，最爲親切，入聖人氣象，於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

仁字。蓋物之生意，盡在於此。某嘗愛喫瓜仁桃仁，喫著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當體便要存

得本心，本心既存，則生理自在。

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己。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

廉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關。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零碎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悔玩不恭之意。

張橫渠言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則可言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則不可。聚則生。散則盡。物理之自然。豈又散去為太虛者。太虛亦不待萬物散而為也。

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楊。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雖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為仁。行而宜為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皆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為。以見人之身全體是仁義。命之於天。全之於我。而博愛與行而宜。不足以盡之也。子思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以見仁即人身之理。義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以見人心全體是仁義。乃當行之理。程子言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則益親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體。是舉仁而義在其中。即程子所謂專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體用而言也。蓋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極親切。朱子之言。尤詳尤備。情過之未私乎此。

韓退之說詩書。乃有不動。腹空虛。則是以記誦為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功利為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皆非真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為政。只被利字做出許多不好事。

明道先生本領純粹。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顏子明道。鄰於生知。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明道才大德盛。當時人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說。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為。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亦懷懷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大猷等攻擊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為兩分其罪。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重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明道行狀云。狡僞者欺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剛風者服其德。愷者心醉。其為政也。道之而從。勸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明道言邵堯夫之學。難以治天下國家。便是他放曠。不可為法於天下。惟修己以敬者。可致為恭而天下

平。

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派。

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

上條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為既得後。心自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為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徹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求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程子天資高。其於義理。不用甚窮索。只優游涵泳以得之。雖曰反求諸六經。然亦不甚費力。自孔顏以下。所造精粹。未有及之者。

程子本原義理。固受於周子。然下學階次。精微曲折。而全體聖人。多所自得者。故義理血脈。固在於周子。而承襲孔孟。以繼堯舜文武之緒。直以程子當之。

程子發主一之論。與易齊戒以神明其德相同。書曰。惟精惟一。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皆此意也。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是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拘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學問。常跟着一箇心在內裏。乃真教反觀內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程子在主一無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夫聖也。

程子曰。雖然不動。便是聖人理定也。

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程子教人靜坐。所以教學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紛擾雜亂之心。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會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於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能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上蔡言明道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上涵養。亦是此意。但說偏了。此言識得後。須更存養。豈言未識前不涵養。

程子曰。有主於內則虛。是內裏潔淨。明澈無昏雜。與無主而虛不同。如人家主人在內。雜亂人不入。故虛。異端言虛。只是空虛。無人矣。

程子言橫渠門人守禮節。沒滋味。如吃木札相似。言其少窮理致知工夫。於理不深造。非以守禮為不善也。苟能於禮節中深體密察。而謹守之。則知行兩盡。此理實有諸己矣。

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克諸己，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積錢穀，設立田地家業，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程子曰：敬下驢不起，只是謹密畏懼底意。

朱子在孝宗時，又與程子時不同。程子之時，只要修學先王之政，南宋時大段弱削，若不復仇討罪，則三綱不振，人心沮喪，而國非其國矣。故修德用賢，練兵舉義，此處敬得起，家國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蘊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心專則不放，故程子主一為敬。容莊則心自一，故朱子莊敬涵養。

朱子直是勇窮理，便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朱子體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看來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豪氣。

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謂息氣亦不當作。

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遠乎聖賢大中正之道，反為學者心術之害。

參同契欲闢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厭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用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詳悉，非二書可擬。

人以朱子調息為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子，只說常惺惺，常精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為二底意思。朱子於中庸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末有所知覺也，此為至論。

朱子曰：人緣敬時，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則萬理具在。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說得盡。

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者甚衆，今被陳公甫盡務為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為之，可勝歎哉。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此范公有應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范希文之正氣，不待養而剛大，是天資正大，非學力也。若能深造，則王佐矣。

楊龜山言王荆公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此最說出荆公學術偏處。

揚子張之言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

韓退之說上下之交，只說得一箇事勢，成得一箇私意，天理之當然，則不知也。

陸子說道理多不條暢，說仁說心亦偏枯，其作敬齋記亦疏，蓋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見其學之偏。

象山天姿高力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虛蹈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者，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每讀象山之文，筆力精健，發揮議論，廣大剛勁，有慷慨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賢細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規模腔殼雖大，未免過於空虛也。

東萊先生謂所以詐為良心，又謂天理存於人欲之中，所謂太巧而難，蓋東萊聰明才高，多為過巧之論，又失了平正道理，蓋人之良心天理，根於柔靜之性，雖小人喪滅之餘，終有滅不得者，但其為人欲所勝耳。

東萊又謂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說固善，然論其極則內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有心非而事是者，苟林父伯宗不能陳示天理之當然，不過為謀利計功之私，謂之是可乎，五霸假仁義，事雖似是，然謂之假，則不是矣。

許魯齋天姿純正，所行自不苟，惜乎未能深造，吳草廬甚聰明，早年甚英銳，惜乎力行未能終其學，鮑魯齋作天原發微，雖欲窮深極微，只是不能有諸己，馬氏作文獻通考，雖欲博通古今，但難而不精，曾中元無權度，故斷制多差。

莊孔賜觀其詩，只是一箇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天下學者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為害亦不細，黃憲天姿甚美，當時士大夫無不心服其德量，但未見其為學工夫，又未見其言論道理，故今無以考究所造之淺深，想只是委質純粹，度量深廣，風致高邁，底人所謂質美而未學者。

世道之所賴有二，一則降衷秉彝，不可泯滅，二則賴聖賢遺訓，尚存有志之士，尚可因以感發用功，無此二者，生民之治絕矣，後世教化全不可恃。

聖賢教人想上求仁，想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

天地聖人只一箇誠，私意則誠便不誠，誠實理也，不可以人偽雜之，君實雖無偽，然與聖人之誠不同者，於實理未盡也，乃無私之私，無偽之偽也，子路之欺亦然。

聖人只在天理上行，無所損益。

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開斷與不開斷，識得如何未熟，如何開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望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聖賢見道分明，故於天下之事，只是順理以應之，未嘗用一毫智計之私，然動中機會，自然順治，雖非智計，而智計在其中，後世智計之士，雖極其智計，終是見理不明，會錯了。

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造爲爲之，即堯舜氣象。

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吾心之理，與聖人一也，吾之理既與聖人一，又何聖人之不可學乎？不學者皆自棄也。

今人有聰明皆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學，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爲心之害也。

學只是修身，功業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業爲心，以功業爲心，非惟失本末先後之序，心亦難收。程子曰：有顏子之德，自有孟子之事功。

天下人只一箇心，如克己在我，天下歸仁，豈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處，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學者先當理會身心，此是萬事之根本。

學要來身上做。

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此真能修身者，進於聖人不遠矣。

孟子中庸多開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方肯下工夫。大學論語就教人直截做工夫，聖人教人手段，與賢人手段不同。聖人德盛，人皆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學上達，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將義理大原與效驗，都開肚破腹說了，方能使人踴躍去做工夫，但中庸工夫，又更細密切實，讀一邊說一邊體驗，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漸得來，久則盡透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學。

有聰明識義理，不能持守，而喪其本心者，多矣。雖曰知之未真，然皆因氣偏欲汨故也。此持養之功，所以貫乎學之始終，不可須臾舍也。

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聖賢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窮而在下，如孔子得時行道，如伊傳周召，不得時如顏孟程朱，其德業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黃憲之流，只是一介善夫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人做得切己工夫，自無許多閒思慮。

當然處即是天理。

盡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撓之，便是堯舜氣象。

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

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只是順之，不曾加得一毫。

聰明後又持守堅固，力行純熟，此是大賢。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窮者以智計處事，使小。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才氣之人，到年老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一生事。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蓋棺吾事畢，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居業錄卷之四

帝王第四

古者必德足以威天下之心，功復天下之民，斯爲天下所宗，而爲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雖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無天子之尊，又無百里之地，以爲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終爲匹夫。自秦而下，以強力姦計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時勢不同也。蓋古者諸侯萬國，疆域嚴固，非首出庶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孟子以爲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翰屏夾輔之勢，而姦雄往往以強力智計相角，又不遇聖王之興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堯舜生朱均，啓維生舜禹，清濁美惡，變化莫測，雖聖人亦莫能與也。

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禹皋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億取之，他亦不敢

露其惡。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後可以有爲，上者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次者如桓公之於管仲，燕昭之於樂毅，高祖之於子房，先主之於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敵亦保，顏子明道近之。

文王得太公，便收之後車，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禮之重。

或問湯武同時而生，爭乎讓乎？分天下而治乎？其天下而治乎？曰：相讓而共治，曰：以讓爲君，曰：以年長而功多者爲君，蓋聖人無圖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紂失了君道，故湯武不得已而伐之。若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代天理物，以養天下之民，今桀紂非惟失君道，又殘民害物，乃天地間一大賊也。湯武不幸適在其時，當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視也。

有聖賢之君，必有聖賢之佐，若中材之君，有聖賢之佐，亦可成王業，太甲成王是也。

此感而彼應者，心同此理也。處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爲治者不遇處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則下一截亦偶中耳，豈能盡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難復也。或曰：老佛亦曉得心同此理，可謂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箇道理，願以爲此心此理無不同，非真能知萬殊所以一本也。

三代以下之君，漢高祖天姿最高，惜乎無真儒輔相，若得真儒輔相，三代可復，那時秦法苛虐不可因，戰國又無治天下之法，可傳，若有真儒舉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從。

漢高祖只勝得一箇無仁義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著臣服，韓信只勝得無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韓信計不能施矣。

項羽當初從范增之計，以立義帝，當時亦是時勢當如此，君臣之義既定，豈可更行弑逆？光武之於更始，處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爲君，光武漢之同姓，固可中興，而光武亦不殺之，是漢處君臣之變者也。

漢武帝才足以有爲，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爲，惜乎未學，宋神宗亦欲有爲，惜乎汨於功利，人君不務學，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速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聖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漢景帝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爲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欲求爲太子，議臣執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王殺袁盎，則罪固當死，然皇后泣而不食，必至傷生，故景帝寧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篡國之君，王仲淹獻太平策，可謂不知人，篡殺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卽逆黨也，稍知義理者不爲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濟斯民，篡殺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與之行道乎？

胡氏責唐太宗不能正楊廣弑逆之罪，聲大義以討之，此言誠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太宗以英武之才，謀取天下，惜乎無學，未嘗窮理正心，去私室欲，以當然之理，處當爲之事，仲大義救民命，故用許多智計，甚爲鄙陋，其立心殆與竇建德等無異，但才智勇略，非建德世充所及，豈可以湯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聖王之學，必仁義發誠心，尊樂，雖楊廣弑逆之罪，帝流四海，軍民被害之由，傳檄州郡，播告天下，宜諭兩京，以爲身任方面，不忍視賊不討，坐視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願與天下豪傑，共興義兵，以行天討，則義士奮發，生民引領，有征無戰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論之詳，推本言之，人之心純乎天理，乃處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貴，太宗與高祖謀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謂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者，當時建成太宗元吉各沿厥緒，將佐勢固相軋，若使太宗無利心，兄弟骨肉之閒，一以天理相接，至誠事兄愛弟，或庶幾焉，如建成元吉見疑，解辭權位，退讓處行，如終不容，寧死而已，不可殺兄以賊天倫，當時太宗自言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亦知慚矣，惜乎人欲勝天理，處置不去也。

歐陽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則是功，功則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腦塗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成就之，以爲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無者，豈可立爲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風，五季之時，君臣道絕，由唐末藩鎮不臣，沿習以致此極，今日迎新天子，明日迎新天子，今日黃袍加身，明日黃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篡，自開闢以來，君臣道喪，莫甚於此時，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後，風氣漸復，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比，此亦氣運使然，有其德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澤，故儒風振作，過於漢唐，語其治終在漢唐之下。

八庶君臣相合，各從其類，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計利之臣，宋神宗滿朝君子，獨用小人，以安石利心與神宗相合也，如安石愛財力困窮，而言治財之道，神宗卽位初，便言當今以理財爲急務，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市易等法，雖攻之者甚衆，終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結之心也。

宋徽宗最妙，世傳爲至賢，徽宗爲君，玩物喪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與張廷祥論三代以下，有漢高祖天資樸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無法可因，彼時有真儒者出，舉先王之法，庶幾可行，惜乎當時無人，雖有張子房，乃難貴老，智謀有餘，非先王之學，韓信等俱是功利，而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學，其後有漢武帝，志高才雄，慨然欲大有爲，彼時若董仲舒，本領純正，庶幾王者之佐，然見道亦不甚分明，亦無以使漢武帝實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復天理，故漢武雖以有爲之姿，終爲物欲所勝，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資明敏，奮然有爲，當時有程子等真聖賢之佐，惜乎爲王安石所開，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高才敏，惜學術不正，若使明道爲相，安石爲參佐，亦可有爲。

明道才大德盛，行道濟時，復三代之治，如反掌，故廷祥以爲此天地間大機會，惜哉。

堯夫以皇帝王霸說數，便不相倫，蓋帝王無異道，是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竊者元是私意，縱觀測得天理來用，只是假，豈可與帝王同年而語哉。

永樂間，道義名節之士未見，只有許多才子出來弄詩文。

春秋之時，霸主之有功於中國，莫大於齊桓晉文，然桓公之才大，晉文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無學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爲之何如？曰：使聖人爲之，必求諸侯以循軌度，輔屏王室，朝

實以時必無不庭之諸侯。王之與楚。誼甚江漢。必不見滅。信義既孚。盟插必不廢用。仁恩既洽。陳鄭必不肯叛。德威既立。荆楚必不敢憑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則奉命而行。所以致時王以興復文武。成康之業。必不如桓文。桓文天子之權。以濟己之私也。

霸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霸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快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霸者非有利於已底事。皆不做言與已無干也。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己。皆吾事也。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諸者之功。聖門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五霸。

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計較。便是私者心。即流於霸矣。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卓建其有極。王道根本。

天下古今。共此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霸。竊者爲姦。未有捨此而能濟者。

古今敗國者。皆自敗也。或荒淫。或遊畋。或暴虐。或狎小人。或好宮室。或好貨聚斂。皆亡國之具也。故爲君者必兢兢業業修身。任賢去姦。愛養斯民。乃保國長久之道。

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大則亡國。紂娶一妲己。而殷之宗廟社稷。滅亡。幽王娶一褒姒。而周之天下。覆亡。淫而殺。殺而虐。虐而亡。女色之害。可勝言哉。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不誅也。周公之誅管叔。湯武之伐桀紂。皆聖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武爲諸侯。豈不自在。

王介父詩言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脫使當年身便死。至今真僞有誰知。此是據他地頭說。豈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當時六軍萬姓。皆知周公之心。時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臬。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又曰。公孫傾軋。赤烏凡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姦。雖當時識之者少。然其過服垢弊。飾爲節儉。假爲謙恭。無非矯情干譽之事。包藏禍心之謀。其藏於中者如此。其發於外者。必有報然之色。偏諛文飾之言。亦非難知也。但不遇有道者照之。

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己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韓信言漢高帝善將將。漢高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將將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湯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紂而用尚父。此乃善將將也。如漢高用計謀以取韓彭。又使韓彭不得其善終。可謂之善將將乎。或言光武善將將。許多功臣。皆得善終。曰。光武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用人者。盡其才。進其德。保其身。誠感其心。用盡其才。位稱其德。賞當其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許多智計。以制服之乎。曰。以韓信之

智謀才氣。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馭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曰。高帝本領未正。君德未全。故其所爲不過如此。設使本心純是天理。不以謀天下爲心。只以救生民爲事。義以舉事。誠以感人。四海之內。皆引領向風。咸於仁。勇於義。況韓彭乎。當初漢高本以利天下爲心。韓彭亦以利合。高帝既欲謀天下。韓信豈不欲謀國乎。高帝既欲爲帝。韓信豈不欲爲王乎。韓信功利之人。不足道。爲漢高惜也。曰。湯武誅桀紂後。遂爲天子。何以見其不謀天下。曰。人之所得於天而全具於我者。謂之性。聖人只是盡性。湯武有一毫利心。舍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貴。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聖人體具於中。用之發於外。者自不容已。其仁民愛物。皆自至誠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嬰兒失所。皆涕泣思親。湯武安得不憐而救之乎。況桀紂暴虐已極。天命已絕。湯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見桀紂天命絕。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爲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登斯民者。今乃逆天爲暴。則自失君道。自絕其命。不可爲君矣。況天命具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則天命之絕可知。曰。周室既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爲義。何也。曰。春秋之時。周室既衰。而先王德澤未泯。民皆思周。未忘觀泰離及匪風下泉之詩。則可見。雖以齊桓晉文之盛。猶曰。咫尺天顏。踐土猶三觀主。或又曰。使孔子居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輔周天子修明文武周公之典。以號令天下。率天下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興禮樂。明教化。若據外安內之功。乃其餘事耳。

將相一體。方能成天下之務。韓信李愬能成其功。以有趙何裴度協心於內。宗澤岳飛不能成功。是爲汪秦沮撓於內也。

諸葛孔明司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氣。非懿所能敵。故懿舉中原之兵。不能當偏蜀之師。那時不敢出戰。軍師已喪氣。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諸葛孔明三年不死。則天下定矣。當時司馬懿不敢出與漢兵戰。則三軍之氣。自然沮喪。況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爲耕。因其民以爲樂。推恩立信。以鎮撫之。吾氣既壯。則賊氣自奪。

荀彧有智謀。而從曹操。是不講學之故。霍光忠智有餘。其妻挾許后而不誅。亦是不講學之故。

劉伯溫深諳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伯溫智謀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

人才難得。當養之時。人才之盛。生民未有。此後獨周爲盛。周末孔顏之生。人才亦可謂盛。此後惟宋也。

人爲小小功業。助其心。只是不識義理。如鄧艾下蜀。有甚功業。助益逆以滅人之國。罪大矣。

謝安東晉中第一人物。其氣英明。惜乎未學。又好尚清雅。無誠心整頓物理。當時有多少當爲事。都不做。

陸宣公才極精。密周備。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君。不能盡其才。豈公不以格君心爲先務乎。

人才氣雖大。不可無學力。如寇萊公後來因天書復相。是相率爲僞。更做得甚事。

爲宰相不能接訪天下賢才而用之。更使誰去爲治。朱子言呂夷簡爲相。有范文正不能川。更有甚相業。

文天祥當宋末。實似道當國專權。事已不可爲矣。後開率兵勤王。又與陳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時候。況天

詳之才本疏乎。

功臣多不保其終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嘗以道合。其所爲者多權謀智計。未嘗以道義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權謀智計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挾其功。欲保其終。豈不難哉。儒者只務引其君當道。道既行。則可以保天下之民。豈不能保其身乎。然則揚雄儒者不保終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禁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惡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亂者。蓋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況人以類從。君子用則賢才舉。德政修。安有不治。小人用則姦邪進。虐政多。安有不亂。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類不同也。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則堯用四凶。豈不是小人。曰堯聖人也。聖君德盛勢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雖小人。非是大姦惡。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進君子退小人。此爲政第一義。然須果斷以行之。若是好賢而不能進。惡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禍敗。處小人最難。位高勢重。可以處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處小人。

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小人敗天下。喫緊是移感君心。又引小人來居要位。

君子以有才爲幸。小人以無才爲幸。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人肯自修。則喜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進。則小人退。君子進。則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修者。則忌聞過。忌聞過。則心好諂諛。好諂諛。則諂諛面諛之人進。君子退矣。國家之亂本於此。

忠邪不兩立。虛和等。然後降宜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復。不旋日矣。

忠賢既用。姦邪自息。如春陽既長。陰凍自消。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後君澤民。精選人才。

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上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冤獄。此有司之體也。

天生蒸民。立司牧以養之。若縱欲爲暴。便失君道。

師保得其人。則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

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進賢退不肖。在於能知人。知人在於修身。修身莫先於窮理。窮理者在於讀書論事。推究到極處。

朱子說科舉雖做了狀元。可惜輸了這過工夫。

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爲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爲難。士以不自失爲貴。

世間人才儘有。亦多有肯做功業者。只是理不明。做功業不出。此大學以窮理爲先也。

先王之道。一道德。同風俗。故人才只是一樣。後世有道學之士。有節義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祿之士。文人舉子。詩人墨客。又有老釋異端之徒。倡優技術。雜然混處。所以害道敗俗。不可勝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學大學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爲學。傳習之久。遂有許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則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謂節義功名利祿。文人詩人。盡歸於道德。而學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於異流。倡優技術。亦皆變於正人矣。

或問如何得盡知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不好人自住不得。

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只一箇正大道理。聖王在上發出來。鼓舞得天下人才。區區計謀不足道。賢才國之棟幹。民社所依以立也。漢以鉤黨殺許多名士。而國隨以亡。宦官亦自剝其廬。其後宦官悉爲哀紹所誅。無少長盡殺。至二千餘人。有非宦官。因無變而誤殺者。

黨獄之君。不能致治者。蓋以其悖天理。喪心德。無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賢。必不肯爲之臣。智力勝者。僅能把持得住。喪敗者多矣。

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煦煦之仁。子子之義。爲煦煦之仁。子子之義者。一則所見小二則立心私。

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聖人作事動循大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所遇富貴貧賤不足道。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聖賢治世。是從天理上展開去。所以人不可及。後世才智之士。用盡氣力。只見功業之卑。今人爲利而仕。便不正當了。縱有小小功業。亦不濟事。凡處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計校利。

居業錄 卷之四

今人自處身於卑污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貴，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須要識此。

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為處，則汲汲為之不倦，不當為處，則澹然不為，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士君子只當守道安貧，以待君上之求，不當自求進，求進則先失其道矣。

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況於設施之際，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咸悅畏服乎。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官盛之久者，自然驕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居業錄卷之五

古今第五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蓋尊卑上下，貴賤等級，以至儀章度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過假聖人之手而制作之，使成箇禮。天下後世，遵而行之，其實未制作之時，此禮之體已具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禮樂之本意也。聖人制作，只是因其自然之理，易皆有一毫私意安排，禮樂既成，則所以節民之欲，成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違便是乖僻氣象。

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出來，如禮樂刑政皆道也。後世道不明，禮樂刑政與道判為二物，故禮樂廢而刑政倚於一偏也。

凡事有則，循其則即理也。裁而制之，則為法度。法度立則弊可革，然行之則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變而通之，以適於宜。

為治之法，當因事勢而裁以天理。

近觀三禮，皆是從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是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為法，學者須當由是以窮理。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收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管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十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向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為也。

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固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及天子無道，然後乃敢縱恣吞併，然亦不敢不自愛其民也。若不愛其民，則衆不為用，故中才之主，亦知愛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後肆其虐，又必有仁賢智勇，起而救之，湯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虐民者必更之，立賢主以養其民，周衰聖王不作，無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併已盡，秦以天下為己私，乃立郡縣以爲治，此亦勢使然也。蓋以秦之昏暴，故不能行先王之政，雖行封建，未必得人以主其國，蓋其民必不服，國必生亂，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因秦之暴而叛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德必如禹湯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為諸侯，方能君國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論者以爲封建不可復，誤矣。但郡縣得人，亦可為治，固不必封建也。

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但古今風氣清濁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為，不無隨時損益之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於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爲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歟後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法。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諸侯，與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爲己之私物，豈做得封建事。又慮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與李斯等得一箇建郡縣底法度來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無不聽順，免尾大不掉之患，以爲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無所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愛其人民土地，猝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涉一起，蕩然無制，此固是秦無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諸侯，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壞，亦是世變至此，不得不壞，郡縣之設，亦是事勢至此，不得不設，但建國則根本固難變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封建諸侯，先儒以爲當復者，又有以爲不可復者，以爲可復者，使民各有主，以賴其愛養，區域周密，無天下土崩之患，以爲不可復者，恐世襲封爵，或多騷擾害民，或據有土地人民，天子難制，易爲亂叛，故無一定之論。愚嘗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此法非聖王不能行之審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產以養民，雖中才之主，皆

當勉力行之。故孟程張朱皆急於井田。緩於封建。或曰：設行封建，當依孟子言百里，當依周禮言五百三百，曰：但當百里，曰：郡縣可行非田乎？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竊君子之器，覆亡不暇，能行王政乎？

後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馭之術，未嘗有愛養斯民之誠心。如何行得封建？其所封子弟功臣，皆是貪富貴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後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勢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諸侯，是更樹兵，張子房說漢高祖業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國後，是李斯子房見得事勢，凡正官須要才德兼全，方可爲佐武官可裁長補短用。

凡佐武官必須命於朝，僚屬則令長官自擇。六部則一正三副，命於朝，監司則一正二副，郡則一正一副，命於朝，邑則惟正官命於朝，其餘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如此則君相事亦簡，亦不思不得人。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長武君子，必不肯用小人爲僚屬，官不得人，雖多何益？非但虛費祿食，必生事擾民。

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舉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設教設學校，卻好教也。理會本分事業，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此意。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書，便要求中，科舉子讀書，便要求一箇福，福子坐著，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里尚有天理。

或問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則可小正，朱子曰：大處不正，小處越難正。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宜，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於鄉里，故欲復族黨比閭之法，朱子曰：古人比閭之法，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磨之道，閭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

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按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傳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賢與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獎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

苟不能行成周鄉舉里選法，只行薦舉法，亦可得人，今之科舉，全無用處，薦舉雖不及鄉舉里選，猶可激

勵人自去進善，但不如周官教養振作之詳備，若只以文詞取士，使人日趨於纖巧薄劣，是截絕其爲善之心，使之流於不善也。

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即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賓興之盡善，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陪場帝做戲，殿試是則天武后做戲。

朱子言宋之銓法爲揀排法，科舉爲信案法，言非揀用賢才之道。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學校根本先壞了，非惟不能成人，又壞人才，吾在紹興與朱熹說今之秀才，有六七分天資，及入學校，年久又壞了一半，只有二三分天資，纔以爲然。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文章，故學官皆開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必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美，故乾剛一振，萬類皆從，人在政舉，又何難哉。

以文詞取士，不過空言無實，豈能得人，不若推訪論薦，乃能盡衆人公，其得人必勝如詞科，必欲教養推選人才，使無遺逸，須如周禮司徒，明道學校制子。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開有些好人出來，皆是天姿自美，若不入德行一科，學校全整理不得。

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昔見策問有曰：學所以明人倫，顏路在廬，不應顏淵在室，曾子子思在堂，不應曾皙伯魚在下，答者只曰：以傳道爲重，此亦不是，道豈有重於父子者？子在上，父在下，安乎？禮可以義起，宜別立一堂於聖殿之後，以祀顏路曾皙伯魚，乃爲正也。

祭祀所以崇德報功，合升程朱於四配之下，以成七配，若禮殿狹窄難設位，則十哲乃世俗論，可列在廬，只用顏子配享，曾子至朱子六人，升配於堂，庶幾允當，夫程朱之德，無愧顏孟，功亦不在顏孟之下，葬可以無槨，無螺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灰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螺蟻所食。

聲是天地自然之聲，律度量衡皆起於此，而數在其中，黃鍾之律，容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聲定律之管，後以黍黍積之，知其然，然後可因是而造度量衡，非是以黍黍制律，況地有肥瘠，年有豐凶，黍因有大小，安可執以爲定，惟程子謂止有黍黍，彼時適當此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黍黍制也。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川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若見一俗儒作詩贊人，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俗儒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宋紹興治，生民所賴，故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況詭譎浮華，害於世者乎？某在佑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合自然。居仁加兩字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合自然。

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敘事詳明，觀四書六經可見。

明道學校養士，就本原上做，故未自正。朱子私議從時弊上救，使難。

天下人才風教，繫於朝廷。當今以科舉文辭取士，多少英豪俊逸，壓從那邊去。此風浸久益盛，陪場帝開此端，王教不行，多由於此。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井田什一，漢雖三十稅一，然強兼併，貧人盡力耕種，富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稅五。漢文帝盡收田稅，貧民未嘗受惠，苟悅之論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竊逆之賊，君子不爲用。小人在位，吏緣爲姦，騷亂天下。蘇氏葉氏馬氏皆以爲真不可行，誤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若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盡成區數，隨高低長短闊狹，每區以百畝爲率，每畝以百步爲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乎九口，別行區處，或曰：田之數不可益，人之生無窮，只恐將來人多田少，養不給如何？曰：天地間氣，只生得天地間許多，人既生之，必能養之，將海內之田區盡已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田爲母，而區盡已有定數，以人爲子，而增減以受之。

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待道尼巫師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械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生貨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家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併之，愚民常少衣食。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今天下不耕而食多於耕者，如何人不貧窮？天下之民，所以貧困者，雖因田地不建，然亦非一端，或因賦斂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旱蟲蝗，或坐食者衆，今工商多而農少，亦貧困之一端也。

若要人民殷富，國賦不之，須分田置井，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費賸之等，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饑困矣。

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惻怛憂國，以救民爲急，發倉廩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不怨上思亂。

歷觀爲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爲之，強者爲強盜，弱者爲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效勸爲先也。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糶，穀賤則糶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厚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糶強配，皆私而利。

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校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斟酌以適宜可也。

古者民即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後世既無寓兵於農之法，遂有長征兵，今又有世襲軍，故有民戶軍戶，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萬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

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種，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種，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租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爲官虐害百姓，訓練頻數，有違農事，騷然成擾，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農隙田，以講武事，有何不可。

天不可妄動，必誅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師皆有誓，所以聲明所討之罪，以一我三軍之心，曉我三軍之意，齊其號令，嚴其紀律，彼之君民，既知己罪，則氣自喪，心自離，故仁義之兵，理不可敵。後世多忿怒之兵，無詞可執，或有詞可執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姦雄亂賊之心，事畢則以昭告軍民，遠近以壯我師之氣，以服敵人之心，是以苦於戰鬪，而不足以正天下。

聖王之兵，有征無戰，又無許多詭計者，非是迂闊，是他師出以正，仁義素孚於人心，行陣肅肅，號令嚴明，兵士皆勇效死，敵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殺彼之民，乃誅其害民者，彼民豈肯願與我戰？此一箇天地生物之心，無物我彼此之別，遠近華夷，莫不感戴，豈真若宋襄公之戰，迂愚無道，反辱身敗師乎？孫子曰：兵詭道也，謂詭則不可用，奇則有之，或倉卒用師，或敵人強盛，有不得不奇也，終是用奇必有殺傷之患，非聖人心也，但思信不及，所以制其勢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殺其人，不若制其勢，制其勢不若服其心。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遍國皆知之，雖或姦暴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謂吾與我爲敵，此是德大兵法人不誦，只有孟子識得透。

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其道德仁義禮也。

兵以仁義爲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兵雖主之以仁義。亦須法律謀議具全。方可用。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知此。則必有敗亡之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兵愈嚴。
兵法言須使兵士畏將。過如畏敵。此言雖是。亦偏。須更使愛將如愛父兄也。然此是說家計事。須使敵人
亦知畏愛方好。問羊陸何如。曰。羊祜是私意。故程子以爲敵國相傾之謀。問聖賢如何。曰。聖賢兵以義
勸。自不用許多機阱。所謀者欲其歸於義也。非私也。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雖有善戰之才。不可爲之戰也。雖使戰勝。終必敗亡。
以寡擊衆者。只是這邊謀議定。那邊謀議不定。這邊人心奮勇。那邊人心懈惰。這邊隊伍整。那邊隊伍亂。
再無別法。

天下事不善處置。則小變成大。鄧茂七葉宗流黃蕭羊若當初處置得宜。一縣尉足以制之。及後也。苟得
其人。郡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殺傷許多兵力。若王道既行。仁義既興。則民安物阜。賢能任位。百邪俱
息。自無此等事。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難致。漢唐宋僅得小康。下此皆危亡之國也。故非陳勝能起
兵。秦自起也。非黃巾能爲亂。漢自亂也。非黃巢能爲亂。唐自亂也。非紅巾能爲亂。元自亂也。

兵主於誅暴禁亂安民。故以不殺人爲本。其殺人者。不得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殺人。
殺降最不好。惡莫大焉。一則殘忍害仁。二則阻人悔過。絕人生路。三則適足以堅敵人之志。
殺降夷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慘酷。古無是事。五刑之不載。先王所不行也。
擒盜賊明賞罰爲先。昔皋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賞既明。功罪既著。能否既分。則人心自奮。勇氣自倍。賊
勢自消。此其本也。設機制勝在臨時。

朱子曰。今盡力養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則是無日不用兵也。愚謂若萬兵之法
不行。且與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費。

屯田之法。須如古者井田。官買田爲之分成區域。每區所入可食六七人。令軍人移家就佃。選賢能爲之
師。修明戰法。敦尚仁義。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非惟可免饋運。可以漸復井田。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遠征。如輔衛國家。則人人皆當盡力。人人皆當講武。故田與追皆竭作。
先王之兵。在於救民伐暴。禁亂保邦。後世之兵。在於利己殺人。逞忿快欲。

威化者。聖王爲治之本。刑賞者。聖王勸懲之具。取衆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衆。雖遠近賢愚不等。然莫
不本於一理。聖人在上。盡此理於己。安有不威化者哉。然善者得而賞之。惡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
之散而萬殊者。聖人豈有意爲之哉。理之當然也。然刑賞乎理。衆莫不懲。賞當乎理。衆莫不勸。故此又
爲取衆之柄也。

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謹慎戒懼。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懼。故自能立教。小人則必待刑方有所戒懼。故刑所以弼教。

今武官世襲。軍人世襲。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爲武官。子孫或愚弱。可供職乎。祖父壯健。可爲
兵。或子孫少弱。亦可爲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農合一。遴選賢能。爲之主治。無事時修立教化。務農講
武。有事時則簡練精壯者以爲兵。
今因兵食廣。浮費多。以致官祿薄。再立均徭。阜課月錢。亦是加賦之重。

居業錄卷之六

天地第六

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先天以爲水。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夜入水。此理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濤。得地在內不陷。伯岐曰。大
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精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
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
行也。

天乃至大之物。至健之體。萬物所資以始。故曰萬物本乎天。天乃氣化之主。生物之祖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非有度。以天日遲速之差而名之。天非過也。只循其健體之自然。日
月非不及也。亦只是循其自然之體。以天日月三者較之。則見天過日不及。月尤不及。此度數之所由
分。然論日則以日爲主。而見天與日之遲速。論月則以月爲主。而見日與月之遲速。論歲則以天爲主。而
日月之數因可考。

歷家只是按法。元不識歷。
歷家只是按法。元不識歷。

日月交會而日食是月掩日每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不相食者度雖相同而道不相交也度相同道相交則日食

程朱說日月各不同。程子言日月乃陰陽氣之盛處。運行不息。行到子上。則光在子。行到午上。則光在午。本無一定之形象。月虧盈之說。以爲月近日則感損而氣衰。故光虧。月遠日則勢盛而氣盛。故光盈。朱子用先儒之言。以日月有一定之形影。如丸如珪。乃陰陽之精。運行不息。日速月遲。是以或近或遠。月受日光。慳魄常全。受光常滿。本無死生虧盈。乃人見之。則有正側不同。正則見其光全。側則見其光缺。日月近則人在下。見其側。遠則人在中。聞見其正。會而正交。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正對。則日射月。而月食。二說不同。朱子近是。以晝之旁死魄哉。生明論之。則程子亦有理。

霜露程子以爲星月之氣朱子以爲非星月之氣露只是自下蒸上此當從程子若其夜陰雲無星月便無露豈不是星月之氣朱子以露結爲霜程子以爲非是此當從朱子熱時有露無霜寒時有露便有霜豈熱時都感得露氣寒時都感得霜氣蓋是寒時露凍則成霜也雪雹則是雨凍結成也高山頂上無露是被風吹散了溼氣

露是星月之氣與渾氣相感而成故夜有雲則無露地乾處露薄

潮是海水溢而漲上江去。錢塘江淺故有湍激之勢。而潮勢大。揚子江水深。故潮勢平。先儒皆以爲潮隨月是也。月臨子午則潮生。子午乃陰陽之極也。月臨卯酉則潮退。卯酉乃陰陽之交。月爲太陰。水陰盛。故從其類。自朔以後。望以前。月臨午潮生。月臨子汐生。望以後。朔以前。月臨子潮生。臨午汐生。餘則先儒之論已備。

前年二月梅花始開。今年十二月梅花開。天地間氣數不齊如此。

天地間物只是一箇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做息。故釋氏輪迴。老氏歸根返元。不成造化矣。如人家富而貧。貧而富。不是取得元財來致富。是再生出財來。

不必以既返之氣爲方伸之氣。此可謂識造化之妙矣。

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用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然天地間氣剛者勝柔。實者勝虛。強者勝弱者。勝輕。疾者勝緩。謂之無氣則不可。

無處不是氣。只是人不見耳。有形影。人方見。有形影。是質。質是氣之融者。

氣之發用處卽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張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予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此元初水也。

天地閒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昏倒在這裏。

天人氣脈常相關。春秋凡災異必書。以見人爲所感。洪範咎徵休徵各以類應。如此則戒懼鮮省。自不能已。國家可保也。

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淳漓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然其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理萬物各得其性，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莫非實理所爲。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理之當然，則自然順治。若著些子私意，便是逆天違物，卽亂之源也。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居業錄卷之七

老佛第七

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也。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玄妙爲道德。蓋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爲心性。適以滅其心性。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棄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掃盡。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經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玄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爲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難似見其髣髴而實非有見也

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窮其昏默中。遂指爲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皆非真物。

老氏以有生於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於老氏。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其於何處。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

緣虛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世之愚者，莫如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離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

老氏既說無，又說有，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有說無，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虛則真虛，說實則真實，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道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道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似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僂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虛，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害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任，其自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刑政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亡，欲割斗折衡，使民不爭。

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卻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己，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淡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親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大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

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鑒，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虛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沖淡虛靜，以爲無爲也。

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釋氏誤認神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版之蠶，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釋氏以爲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耳，曰性豈有真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每事精察，不敢慢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觀息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而發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使妄動，雖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佛學心守向一路去，便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只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挺，其志堅，而離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己身爲凡身，要別尋一箇真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爲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真身，當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食虎，其意以爲既有真身，還有一箇真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元初真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用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縣空想出

這般假物事來，反要棄了自己所生真身性命，以就懸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為真，將見棄了真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誤門中去。

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謬罕聞。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禪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理，禪家心存而無主，儒者心存而活，異哉！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洒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敬必恭，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誠心絕滅，思慮真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虛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為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朱子言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益甚。

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差了一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做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斂心，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為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觀息端息，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

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編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編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汙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顛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為異端矣。

聰明人多為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人皆謂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閒厭世俗之煩雜，及其久也，清靜寂滅，其心無所用，故縣空見出許多物事，以為道德，以為心性，以為太極，學者須隨時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蜂起，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或汨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閑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

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工夫，欲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將箇閒靜，屏不為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燦燦在內，自以為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緣心以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具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陷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為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慎恐懼，齋莊恭敬，若履薄冰，若接賓客，則固已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人照，若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歟？抑是心歟？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將這心來作弄，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佛學雖極端，所謂提提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為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心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今之朋友，多人禪學，亦勢之必然，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祇紛紛擾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過絕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於禪也。

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割斷了，不得不詐，向曰李鑑深不認他是講，吾曰君非要講，是不奈講何，陳公甫云：靜中發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張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卻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談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

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克己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爲這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程子說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說未發之時，只是沖漠無朕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默具於其中。公甫說一片虛靈萬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來包涵萬象，與程子實不同也。以程子之說，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已立，不用察覺安排，而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故聖賢氣象深沈篤實，光輝自在。如公甫之說，是常把這天地萬象，積放胸中，只弄得這些精神，豈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故張皇烜赫，自己不勝其大，故下視聖賢，小視天地，其曰生不知好，死不知惡，是他本來面目，非心實不然，故作此大話頭來嚇人也。

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哲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照着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緘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成於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存之，若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或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即心操，我整齊嚴肅，即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即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或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即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或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即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或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緘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絕於外，體空於內，內外離隔顛亂。

韓子謂異端手段，祇是從未上關，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

今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

居業錄卷之八

經傳第八

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蓋恐其智巧奸僞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義理貫通後，此心便有定主，不可惑亂，故曰知止而后有定。

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理，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致知在格物，從事物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管思索想像，便是思而不學則殆。

人多因不知而敗事，故大學先致知，知至而不能處事者鮮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心本有知，因氣稟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須致知。

顧謂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顧謂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日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處，當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自新爲新民之本，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亦未有不自新而能新民者。

半上落下人難做，半夾界事難做，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爲治須要有本末，德具於己，人自感化，此本也。修政立事，處置得宜，末也。本正則末易施，末修則本益厚，然末出於本，非兩事也。

曉得道理，怕人不實去做，故大學致知後，便要誠意，要誠意，此是意不誠，是自欺處。

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事所生時爲近。

窮理後，便有才誠意，後便有德。

心廣體胖，誠意之效，是天理實有諸中也。

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焉。

在心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在事上無不實，便是信，利權害亦至，故石崇滅身亡家。

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爲利，利即義之所爲也，故曰以義爲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修於己也，心廣體胖，推於人也，民安物阜，利孰大焉，如公劉遷邠，文王治岐，上下莫不殷富，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子亦曰：善政得民財，蓋分田制井，恭儉節用，自然上下豐足，皆以義爲利，亦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以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利孰大焉。

自小學大學之教不行，高者入空虛，卑者入功利。

自大學格物致知之教不行，學者所見淺陋。

小學是敬敬的事，敬是大學管子，若無敬，一部大學做不成。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五常爲道，其實非有二也，然道又通乎天地人而言，故曰天道地道人道。

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物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享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允無

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闢

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邵子曰：道爲天地之本，又以道爲太極，朱子曰：元亨利貞，天

道之常，子思曰：率性之謂道，然道即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是指此理行於形氣之

中也，道爲太極，爲天地之本，是指此理爲造化之主也，率性之謂道，是指此理見於人身日用也，元亨

利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原住這裏做去，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語類云：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此記者之誤，蓋忠是臣職，當爲性分固有，若因其不足，而聖人設此以

救之，則是聖人作意安排，非率性之謂矣。

戰戰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謹恐懼，是不敢有些子惰慢。

人當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在。

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之時，必精察其是非。

未發之時，事物之理已具，但未發耳，此時不容思索，只敬以自持，事物既接，思慮一動，則便是已發，便當

省察，然其已發之理，便是未發時的理，體用本末實一貫。

涵養得這道理熟，發便中節。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卻，既是未發，如何看得

只存養便是，昔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即已發之際，而識其

本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養意味，故

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中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

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

著箇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思慮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

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

學所以易差也。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也，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黃勉齋言：性雖爲氣，質所雜，然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氣雖偏而理自正，以釋子思未發之中，又

引朱子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爲證，竊恐誤也，夫偏濁之人，未發之前，已失其中，故已發不能和，故子思

教人致中和，先儒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不善之人，亦有靜時，然那時物欲固未動，然氣已昏，心

已偏，理已塞，本體已虧，故做未發以前工夫，須是主敬，子思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敬齊肅，朱子言

端莊靜一。

天人各盡其分，而理則自和貫通。至天地位，萬物育，人又做著天，三才備而交相爲功也。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何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便放何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皆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泥古則關於事情，徇俗則偏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何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夫婦人倫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脩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於終，所以戒也。

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擴所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恕，不得是，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只正己而已，人之從違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從違用舍爲累，則失其所守必矣。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這無便無，世間無這箇活弄的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

尸居也，鬼神之聲，此誠不可揜處。王道之本，誠。

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蓋思慮未起，乃寂然不動，萬理咸備之時。然此時未有所感，鬼神安能知之。思慮既發，氣便流通，近而且夕，遠而千萬里，一思即在，近而目前，遠而千萬里，一思即到。心神感通之妙如此，鬼神安得不知。鬼神雖知，人尚未知，蓋人之知識，雖無不通，其接物必由乎耳目，事迹未著，見聞無所施也。人之所接以形，鬼神所成以氣，人則即其已形，而知其未形，鬼神則自其未形，通乎已形，幽明不同，其理則一也。

爲政雖使民各得其所，物各遂其生，方盡爲政之道。然其本在於得賢才而用之，取人以身，故修身又爲得賢之本。未有身不修而能任賢才者。

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真實底道理。學至於誠身，便有幾平上之理，只在所過如何。

誠字大，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忠信則專，指乎人而言，所以存乎天理之實。故孔門以此爲學之本。

此理貫徹古今，無有窮盡。在天爲天道，在人爲人道，在物爲物理。學者惟當隨事即物，以明其理，致其知，守於己而勿失，謂之忠。推於事而曲當，謂之恕。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即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致曲是事事要必推行到極處，既到極處，則誠立矣。誠立則不可揜，故形著動變，自不能已。成己者必能成物，自治者必能治人。

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天人之理雖一，天人之分則殊。故天做天底，人做人底，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底，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應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底。夫人即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即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盡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有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無間矣。蓋天

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只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一本一，言合天人，已盡著一箇合字。

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遠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省，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

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天地發育萬物，是此理之流行。聖人應萬事，是此理之發用。學者當隨事省察，處之以理，可漸到聖人地位，只要熟也。

人之才氣大者多疏，密者又瑣細，致廣大又盡精微，方是聖賢之學。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應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外

而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會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兩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自大，凌空蹈虛，而得罪於聖人也。昔王介甫言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己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論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

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己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

詩言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趨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莊列則是奸計小人聖賢道理極明許多事業都在聖賢身上其出來必與天下俱安道不可行事幾亦先見若不識事幾走出犯難身亡俱無所益

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以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

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

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爲恭而天下平

敬只是一箇敬又曰篤敬恭只是一箇恭又曰篤恭是篤實做得有力不走作也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君子修其身而天下治省多少心機省多少計較伯者費多少智計只補得些罅漏

奏格無言時應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易曰聖而不可下觀而化知此則知無爲而天下治窮者之功誠小區區才智不足道

感應者爲治之本所以能感應者理也無聲無臭也即所謂一本也故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未也善爲治者修身以化之明善以教之立政以正之制刑以一之

感化之機雖在無聲無臭然政刑禮樂既具教化愈行

學而時習之先聖學得其方可時習時習則無間斷而所學熟矣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弟是性命中之事至親至切而要者此處能精察而力行之則性命不外是矣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禮樂神化只一理禮樂乃人事顯著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

化可契而知之

敬只是常常不放肆事事不敢輕爲

忠信則不難人信所以爲學之本須要理會忠信是何事

忠信與誠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誠則合人與理言之

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誠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己

天理至實故忠信便存天理

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已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

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當觀

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尚可少過若不悔改

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愈多矣

居業錄 卷之八

先王因天理人情而制禮而禮之行又足以正人情善風俗興教化蓋禮樂之體用即聖人之體用聖人之體用即天理之體用

朱子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邪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工夫更多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縱益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若後人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吳

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亦說殺了惟孔子之言可爲萬世法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要一邊學一邊思習而察行而著也

聖賢待異端極嚴真如待賊相似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程子

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故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蓋異端害道如莠之亂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草草亂苗其害小而淺

心不安處便不可行故論語言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能處貧賤者必能處富貴

若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秩天秩有一定不盡處便是不能盡得天分有一毫背反處便是逆天至於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

沒吾事也當貧賤而貪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人不可徇偏好執己見議之與比

曾子當初做工夫全備一底工夫也到底工夫也到底未悟耳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戰戰兢兢盡其忠誠便是立大本處實是達道隨事窮理禮記曾子問篇精微曲盡便是體用上理會但未知得體用是

一原故孔子一嘆即悟

仁是天地之生理具於人心者故先儒以爲本心之全體蓋兼四德而爲萬善之長而統乎萬善者也故

孔門之教專在求仁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皆是求仁工夫必至於其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

能當仁之全體故顏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

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

明容所照作天下事甚容易推測而知便難

非與道爲一不能樂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期待計功之心皆是私心即害於仁故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使不直

學計功所學雖是亦私心私心害仁故先難後獲先事後得爲仁

居業錄 卷之八

九八

仁者至公而無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先難後獲，上義下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皆無一毫私意。智者雖見得其理，識得到，未免起些計度，故曰利仁。

義理強窮索，便有滯礙，須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

有理而後有氣，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二之則不是。然氣有盡而理無窮，理無窮則氣亦生生不息，故天地之間萬物之始終，寒暑之消長，知道者默而識之。

今之賢者，只任他天資見識作事，別有窺測些天理來用，只是所見淺，終不濟事。此由於學不講故也。

理氣不相離，然以義起，則人心自奮，氣自壯，雖不可全用說計，亦須計出萬全，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說，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

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猖狂不實，自號尋樂子者有之。

今人多談怪異，以為有者，必流於神怪，以為無者，只是便見，終不足以解時人之疑。故孔子不語怪以此。

蓋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之氣而已。其交錯變化，有正邪常變，易險晦之不一，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其由故不以為怪。邪變險晦，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皆驚異，故以為怪。然

聖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窮究，正理既明，不正者可照見，終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窮他，只守著正理而已。

邪終不能勝正，今仙家及巫師做把戲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當知也。

內有所得，不藉於外，故富貴貧賤皆不足以動其心，以為君子不欲富貴，則逆人情，只是以義為主。

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捨不得。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

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為空言，知為空知，何學為哉。

古之君子，世無道則隱，一則道不可行，二則亦所以免禍。

人之作事，只盡箇當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只循其當然之理，則意必固我之私可脫，脫則無累矣。

窮理不周遍，則不能約要，故先博而後約，博是零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融會貫通，則約。

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博雜之學，非真能窮理，不足貴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去教他窮理力行，見理明，力

行正，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去博文，便是人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

博文所以明諸心，約禮所以有諸己。

性情須要養，飲酒過醉，亦壞性情。

井泉出而不竭，是氣生生貫通而不窮也，理不離乎氣，即此可觀，理之不窮，川上之歎以此。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魯，以魯得之，是理會得事理

居業錄 卷之八

微，守得牢固。

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執持，使人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為私意所蔽，則當致其克復，若欲以吾之何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於異端。

顏子克己，只就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做工夫，不言氣質之偏，物我之私者，蓋能如是，則氣質之偏，物我之

私，不待克之而自無矣。

論語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於天下人何干？而天下皆歸其仁，曰：此正所以相

干也。物我一理，人己一性，蓋緣皆自一本中來，故血脈相通，氣類相應，自然而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歸殊而同塗，一致而百慮，鸞鳴子和，皆此意也。如此則聖人為治之道可知，區區智計之私，自不

容矣。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孔子言敬，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戒謹恐懼，整齊嚴肅，主一無適，惺惺法，收斂身心，不容一

物俱在內裏，聖人言語如此，周備精切。

敬則心之體立，則心之用行，為仁之功，莫切於此。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如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甚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惱，費

盡力作事不得。

舉直錯枉，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治亂興亡，美惡邪正，詩備矣，學者讀之，不知所以為政，何歟？此記誦詞章之學，真不足謂之學也。

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恆產，與教化不行而致，既游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饑寒所逼，鮮不為盜，

故孔子言庶富教。

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固可羞，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尤可恥也。

齊桓晉文，皆以力假仁，然齊桓桓桓近正，晉文則全用威力智計，其勤王者反致凌逼，力戰屈楚，不由仗義，

然則桓公不能王何也？曰：桓之事雖正，意則私，只做得到此分際，非有聖賢之學，怎能成王業。

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

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為己只把做己分內事，為其所當為，久之只見一面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學不為己，讀萬卷書，與己無干，為己則皆吾事也。

此道理見得明，便信得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己。

有所為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為己者，無所為而為者也，朱子深取之。

論舜無為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為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為要。

忠信篤敬。忠信於進德。力然持養。處須用敬也。非忠信。做敬不篤。篤敬處便是忠信。忠信篤敬。實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這裏。去。熟處便是仁。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義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

詩雖三百篇。然人情之邪正。風俗之美惡。政事之得失。無不備見。學者欲擇善而固執之。莫切於此。故孔子謂何莫學夫詩。程子謂學詩使人長一格。價。

心無二用。只要所趨正。窮理明。力行篤。則心無所放。而仁在其中矣。

良知良能。本於天德之自然。須要養。不養則喪。滅故古人自幼便教之。洒掃應對。孝弟恭敬。

論語集註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為本。又曰。恭其本。敬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學問根本。盡在於此。論語之書。涵育薰陶。是堯舜氣象。孟子七篇。任道擴充。乃湯武氣象也。

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人之學。先在持其志。志一則動氣。如人昏困。是氣昏也。若惺然自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在敬。蓋嚴肅之地。昏惰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為物欲所屈。便是。

理不離乎氣。氣清明者。理亦明。氣昏濁者。理亦昏。剛大者。承殺任荷。得道理起。氣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氣盛者。雖能承殺。反隔蔽了道理。故孟子集義養氣。擴前聖所未發。程子每稱之。

天地間正氣。須養。只要直。只是義。

配義與道之氣。方是浩然之氣。是天地間正氣。老佛所資。一身之私氣。

必有事焉。此心便無他適。乃操存之要。窮理之本也。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勿忘勿助之間。是本心正處。天理妙處。人欲淨處。

人苟能省察。便事事合理。則學大進矣。此即是集義。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地。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

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為義之體也。

程子以必有事焉為敬。是發明言外意。又可見敬是義之骨干。非敬無以集義。

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為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為本也。朱子

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與行。致知而至於知止。則知言矣。力行而至於仰不愧。俯不作。則浩然之氣自生。

言之。誠在邪近。原於心之蔽陷離窮。知言由外以知內也。故心學不可不講。欲心之正。必明理。心與理元非二物。

孔子贊於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為顏曾思孟之功。實於稷契皋。程朱之功。實於伊呂。孟子以後。若非程朱。則天下實無焉。人欲肆。天理滅。高者入於老佛。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為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下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贊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行王道者。自修上要工夫。到施為上。便不費力。伯者雖不用自修工夫。然施為上最費力。蓋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得其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處他。自然順而易。伯者自身本無此理。人不感化。假這道理去處事。去制伏他。用盡智計。方做得成。故王道簡易。伯道難。學者所宜精擇。

王道之外無別途。仁義之外無功利。

王者是行其所無事。伯者是有所為。為物我一理。人之善。即己之善。舍己從人。有何不可。人為私意所蔽。故偏執己意。不能來天下之善。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濁美惡。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為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交運。安得不有清濁美惡之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此。而

堯舜可為也。也。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氣質之偏。當變惡為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聖門。有

功於後學。非淺也。

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為善。荀子在情欲上看。故以性為惡。荀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揚子見

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兼本原氣質而言。斯為明偏。

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揚韓之說。不辨

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為密。

孟子在亦子入井時。認取其心。推而上之。性善可知。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感。遂自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

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往。死生重於貧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

所感動奮發也。

正道難行。如良玉難售。大器難用。自然之理。學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龜我馳驅而不獲。說遇

而得禽。豈可因範我不獲而罷過乎。然在末世則然。遇湯武又何難行哉。

此理須從優游涵暢中出來。則意味自別。即孟子所謂自得之也。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秦坑儒書。肆暴虐。任趙高。是為伐也。豈是漢所能伐哉。漢親宦官。害忠良。是自敗也。又豈曹操所能篡哉。唐之敗也。亦以宦官害忠良。宋之敗也。以小人害君子。皆自伐也。蓋君子退。則虐政施。人民怨。盜賊起。兵戈興。國亡矣。

處事之法。正己為先。順理以行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趨時好。然順理處大且不流。況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

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伯。使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伯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為。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人君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為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德化為治之本。政事為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羣動。肅清滄浹。仁及一世。

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物。順理處便是。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不鑿而為事治。故曰大智必有事焉。是指學而言。不可有造次終食之離。勿正心勿助長。是亦行其所無事。正與助長。即私智造作。

而有事矣。豈順理之謂哉。世變難說。聖賢多只說得箇大經大法。其變易無常處。亦說不盡。孟子善說世變。其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觀其說一治一亂。處甚好。但其說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又說匹夫而得天下。德必若堯舜禹。又曰天子之尊。三代前是。如此。三代以後。多不如此。秦晉隋及五代。多以不仁而得天下。漢高帝德非舜禹。亦得天下。蓋時勢不同。事變不一。古者諸侯萬國。各固其疆守。以愛養其百姓。必有君臨天下之德。然後能服天下之心。必天下共尊。然後可得尊位。苟無其德。則列國諸侯之衆。非惟不服。且將擊集而伐之。故不仁者。必不得天下。匹夫雖有其德。無天子之德。亦不得天下。自戰國以來。天下諸侯。消滅將盡。七國之中。無有能行先王之道者。俱以勢力戰伐。相為勝負。至於併吞之。久。惟秦最強。然德不足服人。天下莫肯帝秦。直至六國消滅已盡。秦始為帝。秦又視己之德。天下未嘗心服。若更封建。則尾大難掉。乃立郡縣。更立守命。不使世守。疆土世有其民。而易於制使。然郡縣諸侯封疆之內。守令無諸侯世守之權。又無君民死社稷之心。故秦皇既殞。陳涉以匹夫起兵。而郡縣遂不能支。四方豪傑。莫不奮起。秦之宗社。有必滅之理。匹夫固有得天下之勢矣。及秦已亡。天下英雄雖多。然才氣誠量。無有過於漢高者。則天下之勢。固當歸漢。故劉季以匹夫而為天子。厥後或以戰爭或以篡奪。以不仁而得天下。以匹夫而為天子。亦多。雖因聖王不作。亦由郡縣勢輕。不足以自守也。但不仁雖得天下。多滅亡不久。故聖人而不得君師之位。自孔子始。以不仁而得天下。自秦始皇始。以匹夫而得天下。自漢高帝始。

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輕重。而處不失宜。經是常法。如兩事同主。皆當依經而行。或不能兼盡。必有一輕一重。則當從其重者。如兩事皆重。則當詳審而並處之。如夫婦人倫。重於告誡。如告誡得委。得以兩盡。是經也。告不得委。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委。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宜。豈不是權。如堯舜得子賢。以繼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廟享之。是兩盡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國。是誤天下生民。而宗廟亦滅。故傳位於賢。則生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子為輕。君天下為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兩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不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為權者。以機變處事為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非乎經。非所以濟經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只是天人一理。豈有得了民心。天命不歸者。天理即在民心上。後世為政者。反欲愚其民。何哉。

古今說義內者。惟程子說得精。程子曰。處物為義。又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詳味此言。義內之意自見。有理必有氣。理所以為氣。氣乃理之所為。生萬物者。氣理在其中。即為性。故說著性。便道不得理與氣。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則有善而無惡。故仁義禮智。何嘗不善。惻隱羞惡之發。無往而不善。矣。其為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此。然物欲如何。又害聖賢不得。衆人如何動輒便為物欲所害。是其氣質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則為仁義禮智。其善可知。指其稟與氣者而言。則或清或濁。或善或惡。不能齊也。或問氣何以不齊。曰。氣常運行。交錯無一息之停。所以不齊也。

仁義禮智。乃性之在內者。是吾固有本然之善。非由外鑠。惟當存養之。令勿喪。存養之久。則天性自全。本心自明。古人自小學洒掃應對。事親敬長。周旋禮樂。習為恭敬。無非存養之事。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無齋嚴肅。是敬下手處。或曰。整齊嚴肅。是外貌上做工夫。主一無適。是心地上做工夫。曰。內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心不整齊嚴肅者。未有心主乎一。而外貌不整齊嚴肅者。但當內外交致其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雖在外。即所以養其中。蓋自中而應乎外。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為涵養。動為省察。統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存吾德也。

仁者本心之全體。蓋心中別無他物。只是此一箇生理。天地萬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故孔門只說為仁。便是從心地上做工夫。仁民愛物。從此流出。孟子求放心。不是提得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騁。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朱子曰。孟子說求放心。煞是說得切。細看又說寬了。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能如此。則此心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恐謂中庸言戒慎恐懼。程子言莊敬齊

肅於此用功。心自無走作處。惟此可補孟子之不及。接孔子之教矣。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今人多惑於怪異。是未嘗知性知天。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外俱是異端。他道不必窮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即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盡著一合字。

人之學本於良知良能。然全要養。養則良知良能日長。不養則日消。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為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為偽為也。

王道只是公。伯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伯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能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姦雄小人。

聖人為政。感發天下人心。同歸於善。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所以其長歸德。伯者之政。是用其私意智力。假仁義以收人心。故其民雖感。然其所感者私而狹。所為者險而勞。是以功烈之卑。

孟子言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舉天下之民。務農實業。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財。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亦此意也。

人心全是大理。才違理。心便不安。心便愧作。勞之亂苗。紫之修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諸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汨。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識其不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心與理為一也。

勞之亂苗。非老於農事者不能辨。異端害道。惟老於聖賢者能知。論語一書。秦雍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學者要得不差。須實從小學大學做上去。

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程子言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誠哉是言也。若論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若論工夫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工夫作用。亦不出論孟之外。所以學者貴自得也。先儒

以為推類以通之。非也。論孟六經之道本一。何待推。

所謂一本。天地人物。其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則知天。伏羲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參驗錯綜。無一毫不合處。依此寫奇偶卦畫。而天地人物。古今事變。盡在其中。若非一理。只此數畫。如何便能該盡。

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故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加一倍是邵子之數。愚以為陰陽上各生陰陽。奇偶上各生奇偶。此易之理。易之理不出於陰陽諸端。變化錯綜。生出六十四卦。若再錯綜。變上去。生得無窮卦出來。然只六十四卦。足以該盡事理。再豈反過乎。故卦止六十四。亦自然之理也。若天地生物。只是陰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盡。又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只是一箇消長。陽消處即是陰生。非是陽去生陰。陰消處陽即生。非是陰生出陽來。陰陽事物。到極處便變。陽長極了便消。消便變陰。陰長極了亦消。消便變陽。亦不是陰變成陽。陽變成陰。但陰變陽即生。陽變陰即生。以卦爻言之。老變而少不變。老陽一變。便換出陰來。老陰一變。即換出陽來。凡事物吉凶治亂。皆是如此。名之曰易。

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指作易者與用易者言。則涉乎人矣。若論理則易即道之所為。非從道也。

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因天人之分。而異其名。其理則一也。

元為四德之首。仁為五性之長。蓋天地間只有這箇生理。更有何物。元為天之生理。仁為人之生理。元即仁。仁即元。天人未嘗二也。

天地人物。皆正理所為。若邪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貞。合正理處則事自治。見事皆是正理。合正理處人心自服。見人心盡是正理。

張子以太和為道體。蓋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為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為道體。誤矣。

忠信是進德之基。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忠信是立誠處。所以能進德也。忠信二字最力。

非禮勿言。即是修辭立誠。非禮而言。即妄也。非禮勿言。乃立誠也。修辭是修省言辭。去其非禮者。乃立誠也。

天地萬物。一理之所為。是理處天地且不能遠。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敬以直內。是無許多雜亂邪念。故內直。內直誠便存。蓋人心即有理。理本直。敬則可以關防外邪。養本性。敬以直內。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以敬直內。是正也。助長也。故程子曰。以敬直內。則反不直。

敬以直內是發得仁義禮智之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德，德者，是是非之精，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干，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理，順之爲難，故曰順以動。天地如此，況建侯行師乎？又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後世不知窮理，以智力爲治，所以不能大治。

觀變而不應，有孚順若，衆傳曰：下觀而化。發明觀之義最切，蓋在上者下之觀仰視效，上既能盡觀之義，在下者安有不觀仰而化乎？必以聖德爲言者，人之誠敬，於此爲至，聖而不爲，不可以詞害義，聖則必處，蓋言聖而不處之時，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見觀成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設教也。泰格無言，時應有爭，驚恭而天下平，無爲而治，皆此義也。

不能謹於始者，必當悔於終，過此則迷復矣。能悔者猶救得一半，秦穆公漢武帝是也。終迷者秦政項羽是也，亡無日矣。

无妄誠也，滅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一毫私意造爲，故出乎實理无妄之外，則爲過。害，循此實理无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无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皆此意，學者則當擇善而固執也。

人只當守定實理，實理之外不可再有妄動，故曰无妄行有眚，無攸利。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大過人者不能也，此時當如此。

損上益下曰益，損上曰損，周禮泉府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皆循此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天下只是箇公與私，義與利，而所爲所成迥別。天地革而四時成，與湯武革命，皆是至公，義所當革，如春革冬，非春要革冬，乃天地之氣自然，而然夏革春，秋革夏，皆然。如湯武革命，武革殷命，皆是理勢之自然，非有心於得天下，若有心謀天下，便是私而不義，湯武只是存天理以治國愛民，及德盛民歸，自不容已，而桀紂之惡日甚，天下之民皆引領望之救己，戴之爲君，湯武亦不得徇私逆理，違天拂民，而不救也。桀紂失君道，天命已去，湯武盡君道，不得不奉天命以伐之，既誅桀紂，則天下之人固不肯舍湯武而別求君，湯武亦不當舍天下而不爲君，此如四時之革，理勢氣數之自然，非有心於革也。如秦革周，漢革秦，唐革隋，皆有心謀奪其位，非天命所當然，或曰：周秦隋唐皆天命已絕，何謂不當革？曰：周秦隋天命雖絕，而高祖太宗亦以私意取之，非理勢自然之革，況始皇之暴乎？必如天地四時之無私，乃革道之至也，或謂武王伐紂，既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君道失，臣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況周之德盛民歸，又伐桀救民，天下

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理四時之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難，非但自己不難，施之於人亦順而治，此乾坤簡易之理。

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如六爻中正者，未嘗不吉，不中正者，未嘗不凶。

吉凶禍福，不在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說得人鬼死生最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聖人做天底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之作用，又與聖人不同。

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伸，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二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性惡者，蔽於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爲，故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既曰不可流於惡，不是在性中相對而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朱子曰：易有交易變易之義，交易者陰陽之相感，變易者陰陽之相推，相感者因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謂易。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扶得道理在。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此可見感應之理，如曰不賁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觀望而不應，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虛中無我，有成必通，誠能動物，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明感化之機，不動聲氣，蓋在無聲無臭處，其原是一本，此無爲而天下治，其要在謹獨。

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

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無適是齋，子思戒慎恐懼是戒，合而言之敬也。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石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一闢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虛。

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當。

無以加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有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即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萬物共一太極。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

一各生兩。一物中便有兩儀。是易中自然之數。畫卦者因之。若天地生物。無非兩之所為。所生之物。其數不拘於此。網羅交錯。多寡不齊也。

朱子謂易爲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摹寫天地開闢變化。河出圖。聖人則之。是則其陰陽奇耦之數。河圖亦因卜筮而出乎。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參騁得無不是。此箇道理。故畫出卦畫以示人。既畫之後。即陰陽消長。吉凶悔吝。無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生物須要陰陽交感乃生。或以氣交。或以形交。大物氣交。萬物化醇。是氣交。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形交。血氣盛則生子。子長則父母衰。此即易也。變易之大者。

古人以陽爲善。陰爲惡。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此以類而言也。若論一陰一陽之謂道。豈可以陰爲惡。以類而言。則陽剛健陰柔順。陽清明陰濁暗。非善惡而何。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的。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使有動靜陰陽。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善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扶陽抑陰。則聖人之用也。實天理之當然。蓋聖人之意。即天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

聖人只是盡其感化之妙。自然而然。聖人同欲人之感化。亦未嘗有心也。故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只虛中無我而已。

易之道廣大無備。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之。皆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交錯變化。高下消濁。偏正。美惡。無所不有。故六十四卦中象占無不備。事理無不該。既不可專拘於事理。亦不可專拘於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其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不仁義。則人道絕矣。今人處事。不存天理。只用智計。使虧卻人道。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如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

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然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開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合得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凡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所論不同。朱子於或問論之詳矣。然亦是各據自己分上說。程子得之易。故其言快。張子得之難。故其言由經歷次序上說。

各卦之義。與卦之象辭。本難曉。然孔子家傳。說得已自分明。善讀者沈潛玩味。則卦義卦辭皆可待矣。程子易傳多主事理。朱子本義多主象占。然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占。亦非有二也。若專主本義。則似乎太拘。必讀程傳。方發明得盡。

以易爲卜筮之書。固不足以盡易。以爲非卜筮之書。亦不可。蓋易是精微之書。造化人事。無不在內。故以之下筮。則知吉凶。以之占事。則無悔吝。蓋文明始開。即生伏羲。文字未立。先畫卦爻。故此書雖聖人所作。實則大開。觀龍馬負圖。可見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圖中奇偶。與天地開闢造化事物。無不契合。乃畫八卦。因而重之。是以盡天下古今之變。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蓋卜筮事變只一理相通。而應無異。術故聖人用之。卜筮爲多。孔子發明之後。天理人事。顯然爲學。本末廢興。存亡進退。出處莫不詳盡。自程子作傳。多歸於人事。而天道著明。易道至此。無餘蘊矣。

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生死。國家之興亡。世道之古今。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載。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本義多本象傳。

讀易者當先觀象辭象傳。次讀程朱傳義。以發明之。爻亦然。程傳又有發明到象傳爻象外意者。學者所當體也。

文王在羑里演易。周公又繫彖辭。是欲以此盡天下古今之變。以爲專爲卜筮。恐不可。卦之六爻。以中正爲善。又必有正應。方可有爲。蓋中正則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誠意相孚。方可成天下之治。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卻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

固在也。

觀藝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着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慎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着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當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聖人之道大行，薰蒸漸染，得人皆去為善，所謂黎民於變時雍是也。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時，堯照見他心術，毫髮不隱，如其工則曰：諱言庸違，象共滔天。於鯀則曰：咄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厥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負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爽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為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投擲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矣。四目明矣。

金人不可以布帛，換金銀是他有見識。

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善，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為君，訓極為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為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之旨矣。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說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敬是箇扶持身心的物事，怠惰是箇敗壞身心的物事，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聖人在上，氣勢大，風化盛，人之善心自長，惡心自消，觀二南之詩可見。

詩之所以興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之心自然歡動和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情慢則德喪。

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人之至情，上之人讀是詩，亦可知自省矣。

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敵亦保，此聖人之敬也。

已也。

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詩之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感發興起，詩之不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懲創羞惡，此方謂之善讀詩。

治世之時，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時，錄其室家怨思之苦，范氏此說甚好。

元年春王正月，此六字聖人書法是如此，或孔子所書，或舊史所書，皆可。王字必聖人所加，元年者，魯君之首年，不稱首年初年，一始年，而稱元年者，元有大始之義，古有元祀元日，則古人已是如此稱，只是一箇理，當理處便是聖人書法，春王正月，程傳備矣。

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因亂世之事，戡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為當世而作也。

春秋不與五霸者，是他心術不正，事事把私心去做，那些仁義是假底，或曰：齊桓晉文，若以真心去行仁義，春秋亦與之乎？曰：他若以真心行仁義，即王道也。春秋不必作矣，他本無明理正心之學，故謂之假仁，曰：設使聖人為之如何？曰：聖心正己而物格，尊王室，正侯度，明理義，興教化。

盟以結信，先王雖不禁，畢竟是忠信不足，乃如此，然必行會同之禮，以釋疑崇信，猶是去私就公，尚可也。春秋之時，則要實鬼神以行其私，又且動輒誣盟，是壓盟長亂，非但人情衰薄，又變慢鬼神，故春秋書之以示貶，則信義重而王化成矣。

祭伯來，當從程傳，當時諸侯不朝王，祭伯為王卿士，若輔王修德行政，誰敢不庭，顧乃自甘衰替，下朝諸侯，書曰：祭伯來，苟且無聊，甚矣。王與祭伯俱失道也。

程子言諸侯不可越國迎婦，止當親迎於館，是或一道，禮不會哉？天子諸侯婚禮無可考，孟子亦曰：諸侯之禮未嘗學，詩曰：韓侯迎止，止當親迎於館，是或一道，禮不會哉？天子諸侯婚禮無可考，孟子亦曰：諸侯

平者釋其宿昔怨仇之意，聖人非不欲其釋怨，欲其結仇也。但春秋之時，諸侯釋舊憾，輸新好，皆是私意，屑屑非公平正大之體，其怨也乃私怨，其釋也乃私釋，其於處己睦鄰，皆失其道，若一循天理，則於人

又何怨仇之有，不得已而有之，亦怨所當怨，不待平而吾心未嘗不泰然矣。此春秋之意也。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營營於私意，或當為而不為，或不當為而為之，或

背弱而不振，或恃強以為尊，或怠惰而不知修省，或僥倖而無狀，聖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

已，其於天地生物之心，保民救時之意，生殺與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之中，實為百王經世之大法，或

者乃欲計區區霸業之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號為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

著其實之不可拊也。賊不討不穽。穽者，罪者。罪臣子無爲也。賊在則喪禮廢而不成。穽矣。此法明則忠孝全人道立。

紀侯大去其國，以非齊之罪。恐非伊川之言。紀侯微弱，不能守國，固不爲無罪。然比之昏暴以致滅亡者，有間。非過於強暴，必不去也。則齊襄之惡著矣。

春秋以受伐受戰者爲主。故衛及以資之，夫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是既失爲國之道矣。今又不能持重自守，固國保民，明辨曲直，以卻敵人之師，乃僥倖一勝，而遂與之戰，非已亂之道也。幸而一勝，則結怨生亂，不幸而敗，則宗社危矣。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春秋乃孔子之行事，因當世之事，一處置從天理上去，遠舜三代之道，具見於此。其斟酌權衡，以定百王之法，先儒傳註，多穿鑿瑣細。惟孟子程子得其本原大意。朱子謂以形而下者，說形而上者去。蓋孟子程子之學，其聖人之全體，故深得聖人作用。默契聖人心事，非若諸儒但推測揣度也。

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都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法，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爲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非臂中有王，道不能註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左氏傳傳治，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然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傳發明得到。胡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己說也。

胡氏春秋傳，多穿鑿，只得他議論發越，然緊要道理，亦不發到。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腳步正在此立。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四書六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不實究其理，徒誦其文義，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貫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精微，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

指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無奈何。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既言大道，孔子不當刪去。孔氏言懼覽者之不一，既言大道，豈有不一乎。程子言後人稱述當時，失其義理者，既失義理，周公必不令外史掌之。蔡氏謂簡編脫落，不可通曉，亦不應盡脫落。雖或脫落，存其明白者，亦無害。竊意三皇之時，風氣初開，大中正之道未盡明，或過於渾淪，或過於樸索簡靜，非後世所宜者。周公之時，禮樂政教，方極明備，存之無害。後世爲害必矣。孔子欲爲萬世立法，故去之。程子爲上古雖有文字，制立法度，爲治有迹，自堯舜始，斯言得之。

原刻居業錄跋

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真，卑者溺於功利，高者涉於玄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其行不掩，繼之無當於用。安所辨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則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則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耳，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見於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行未效，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雖微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皆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兢一誠，兢兢爲居業錄。有體無用者，外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萃居類聚，則爲敬業耳。藉令略本體而惟功業之得，則九合一匡，非不規燈一時，何曾西深邱之，不與同日語哉。彼其闕於聖賢大學之道，卽建樹鏗鏘，終涉虛進，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尚質，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居業錄舊有刻，歲久字版漶漫，中丞李公學宗正脈，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於先生之學，有深契焉。大懼曲學亂真，而是書不傳也。以余生近先生之居，亟命訂之，因求遺本補正，遂爲完書。刻成綴數語於末簡，萬歷壬辰，鄱陽陳文衡跋。

日而始嘆舜樂之至於斯哉。韶樂廢廢久矣。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魯過齊。夫子亦以是年齊。明年。夫子與太師論樂。論韶。齊之韶。自師始。始之爲韶。實得之夫子。今聞樂所作之韶。與虞廷無異。故喜之深。不覺嘆之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不圖太師爲韶樂。一至於斯。非謂不圖舜之樂至於斯也。觀爲樂爲字可見。

近世有傳養生之訣者曰。一直心動念即乖。豈亦悟於生理之本直與。人之生也。天命之性。盎然然。如惻隱之心爲仁。羞惡之心爲義。辭讓之心爲禮。是非之心爲智。自然而然。不假作爲。不事矯強。何等直。吾人只是直心以動。不落安排。不涉擬議。不以一念人爲恭之。便是直養無害。便爲全得生理。反是。則爲罔全。是人爲。全是做作。非本然之直。生理滅矣。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友舉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夫子嘗自謂云爾。默識章句。何又謙而不居哉。余曰。默而識之。乃聖學要訣。默識者。默識此心體也。識非知識之識。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也。中庸一書。專發明默字。戒慎不覿。恐懼不聞。便是默識工夫。學者以此學。故不厭。誨人者以此誨。故不倦。此至誠無息。自然然而非有一毫作爲於其間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謙言無有也。

聖人山成萬物。無處不然。即與人歌。亦自可見。反之非復歌也。教以反體諸性情也。歌詠所以養性情。歌而善。必其性情之中和者。故使反而觀之。欲其體驗於身心。不徒爲歌而已也。而後和之。則又以我之性情。與歌者之性情相參矣。

一友云。手足之無毀傷。原非人所難。何曾子臨終。特啓手足以示人也。余曰。吾人工夫不得力。到臨終時。未免手忙脚亂。曾子至是。工夫到手。已透過此關矣。平時尙有兢業。保任工夫。至此連只意思亦無了。坦然平懷。超然任運。本自無生。無生可樂。本自無死。無死可畏。所謂懸崖撒手時也。故呼門弟子而告之如此。啓手足者。舒轉之意。非示以免於毀傷云也。要之。今之灑脫。原自戰兢中來。若無此兢業工夫。何由得到灑脫地位。此又不可不知。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曾子啓孟敬子以學道。此重在道字。容貌。辭氣。雖道中之事。然三者如何用力。其本領只在道上。人果能從事於道也。則動容貌。斯遠云云矣。味斯字可見。遠。是慢自自然遠。近信自自然近。無工夫。蓋有道者之言貌。自是不同如此。此道之所以可貴也。然則君子惟修德之爲務而已。若容色詞氣上著力。祇爲色莊。祇爲外飾耳。

人皆以有天下爲貴。夫子之贊舜禹。獨以其有天下而不與。蓋當世清高之士。如巢許之倫。若得天下。與我不相干。若反累我者。進而避之。是不有天下了。俗人則又沉溺於其中。而不能自拔。認定天下爲己有。而繫戀不釋。是又與了。惟舜禹受堯舜之禪。命九官。命十二牧。齊七政。平水土。一般以天下爲事。而其心視天下。若與我無與焉。處乎崇高富貴之中。而實超乎崇高富貴之外。不染不離。自如自在。所以爲巍巍而人不可及也。於此見聖人之學。所以異於二氏者。以此。所以不同於俗學者。亦在此。獨舉舜禹者。匹夫而有天下者。惟舜禹故云。

一友舉曾點言志章。以爲曾氏獨不答夫子所問之旨。余曰。曾點既答夫子之所問矣。惟是三子未答夫子所問之旨耳。友駭然。余曰。聖門教人。不論事功。只論本領。如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才豈下於子路。而聖門差稱之。惟其無本領也。故曰。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夫子問諸子曰。則何以哉。蓋詢其本領。以何者去應用耳。三子却不說其本領。只懸空說他日之作爲。譬之行賈者。不說自己本錢多少。却只說他白手充拓之爲。其於何以之旨。悖矣。曾點却只就其日用之常。物我同春之意。以爲答。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可矣。此正以見在本領。爲他日之設施。非答何以之問而何是意也。惟漆雕開知之。夫子使之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蓋不恃其才能。而直欲求諸本領也。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一友問夫子告子張辨惑。第舉愛惡生死。未知其果何所指。余曰。生死猶晝夜。非人所得爲也。高者超生死。其次任生死。正也。仙家者流。貪愛未除。執客形骸。每欲其長生。如佛氏之流。又惡形骸之爲累。欲其速死。斯二者。皆違天而徇私者也。仙家之說。人多溺之。而佛氏之談。高曠者甚。蓋自孔門如琴張。子桑戶之流。已紛紛昌其說矣。子張好高。恐且信之。故夫子因其辨惑而告之云云。自夫子提出。而爲老佛之說者。可以不爲所惑矣。若曰。以愛惡欲人之生死。人皆知其非。何惑之可辨。

一友舉能自修者。謂無一不可對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余曰。無一不可對人言。此修行者能之。無一不可與天知。非聖人不能也。友曰。天與人異乎。可以對人者。乃不可與天知耶。余曰。天之判也久矣。世之學者。皆出於人爲。人爲。何天之可言。曰。然則人固不可爲天乎。曰。吾人之心。一天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吾心之初。未泯於物。觸之即應。感而遂通。無造作。無矯揉。盎然出之。所謂天也。是故由仁義行。大也。行仁義。則人矣。敬以直內。天也。以敬直內。則人矣。赤子人井而怖。惕焉。天也。而納交。而要譽。而惡其聲。則人矣。出於人者。可以對人言。而與天有違。天何足以知之。乃若可與天知者。其形迹疑似之間。容有不信於人者。而又未必可對人言也。昔者。夫子之聖。一天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此學之的也。雖然。天豈遠乎哉。決之吾一念之真焉而已。

聖人行事。雖專依義理。亦必量力可爲而後爲之。如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云。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未爲不是。程伊川便謂他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夫據義理。執君該討矣。亦必計其衆寡強弱。我可以必勝而後行。終不成只仗義而亡。死而無悔耶。大都宋儒看義理太死。亦甚害事。

人情當得喪之際。大難。余見一生從事問學。號稱道宗者。當考課時被黜。殊覺動心不豫。然雖云非富貴心場。或是事將就緒未遂。究竟爲百姓憂。然聖賢家法。原不如此。昔魯已大治。功業垂成。齊歸女樂。魯君相持意怠耳。非棄夫子也。使夫子爲所民期功業懸念。宜小忍。不即引決。然竟棄去不顧。豈有人不用我。而猶依依者哉。

古之人非其道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今之學者。一介不與者有矣。一介不取。則往往自怨焉。

此其心非盡苟取也。謂一介爲無傷，硯礪小丈夫也。噫，是說倡而取予之節通矣。今人每謂本體本來等語，乃禪家語。吾輩賢無之，其實禪家皆襲取吾儒意，非特創也。夫子曰：天命之謂性，不談本來乎？嘗曰：惟學進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蓋謂學非求增於外，厥修乃其所本來者也。故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茲即指本來也。惟修其乃來，故曰：覺不識不知，復其本來者而已。修而曰：罔覺，斯爲真修乎。

爲學須是煞用功，搜洗欲根，令潔淨，不可以氣魄支持。蓋過去少年時氣銳，要好心勝，儘能支吾，欲不能，一至於衰年，氣弱志墜，力不能勝，諸態畢露矣。蓋欲根未淨，氣衰時，不能制欲，戒之戒之。

蕭方伯拙齋公所著學淵，有大學古義一條，答問臆說十七條，涇邑志著述門中，載有公四書臆書目。今未見，疑因此書之答問臆說而誤也。余又嘗見公仕學所記，以爲子夏氏固謂學與仕非二也。學而優焉，即仕也。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是也。仕而優焉，即學也。所謂載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是也。其說絕新而有意理，因此書未載，故拈出識之。仕學所者，公爲紹興府時修復稽山書院之所築也。嘉慶五年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赤山會語

講學

蕭雍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赤山會語

蕭雍著

赤山會語

蓋夫子有言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學何可以不講也。學以孔聖爲宗。其自敘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夫子一生經歷體驗工夫。非虛辭也。至聖且然。況吾人乎。適世之談學者。上超悟而迂窮修。夫悟與修。有二乎哉。知味旨味。未有不昏而知味者也。知途適途。未有不適而知途者也。不言修而單言悟。是隔筌而羨甘美。披圖而說路程者也。其實非我有也。設釋帳者。捕風捉影。環橋門者。隨聲逐響。言高青天。行同泥淖。身負膏疾。廣施方書。遂令觀者掩口非笑。海內以談學爲諱。大道晦蝕。世路荆棘。是雖之過與夫學。求諸心而已矣。自上聖以至於達人。其有弗同者乎。聖何以聖。吾何以不如聖。只爲一種習心浮氣。名根利關。世情俗態。纏擾到底。把自己一點靈竅。填塞昏蔽。如水本清而垢渌之。鏡本明而塵昏之。學者正所以去垢拭塵。復元來清明之體也。非有增於初也。講學者藉朋友觀摩之助。共復此元來清明之體也。非有增於吾也。吾輩一歲二會。會僅三日。此三日之外。所習何業。既已撥置此件。豈可虛度一生。凡已痛者。必攻其受痛之處。療病者。必治其受病之源。吾輩各各默省。自講學之後。平日氣質躁暴處。能消融否。慾念纏擾處。能解脫否。世情

赤山會語

濃焰處。能冷淡否。精神渙散處。能收斂否。倫常闕失處。能端嚴否。動念過差處。能喚醒否。良知洞然明白。一毫欺瞞不得。於此果有得力處。講學方有實益。若虛延歲月。往復如故。則此會亦奚以爲。夫悟有頓而功有漸。機常活而神常定。志欲高而心欲下。妄希頓悟。而士宜躬行。修言活潑。而淵默繩檢。未窺堂奧。而廣開法門。皆非余所敢知也。至于會講之時。須平心定氣。肅容端坐。虛懷求益。即窮義未必無補。有如撥拾話頭。橫口盤駁。即此便是妄心。聽者徐徐分解。彼此均益。若執定己見。長矜爭辯。是猶有能心。謂朋友規切之義何。願與諸同志共勉之。

又

世之談學者夥矣。卑之一行自矜。不知向上一著。如身處密室。不睹大全。弊也。使人局而不張。高之抵掌。性命緩步渺修。如露坐簷樑。不蔽風雨。弊也。使人蕩而不檢。兩者蓋交訕焉。學人之言曰。學以同體萬物爲宗。此是傳要語。夙昔所聞。曉能易之。顧矢口易。假體難。親莫如兄弟宗黨矣。幾能脫肺腑。痛痒切身者乎。即子之於親。誰不知愛。而視人少則慕之時。最初一點真念。頃刻不忘。終是有間。故曰五十而慕。惟大舜能耳。庭闈尚然。何況九州。千聖學脈。未可以空言承當也。又其言曰。人只要當下認得已是天地萬物公共之已。凡視聽言動。食色臭味。總是活潑生機。不須防檢。此語亦甚快捷。活潑云者。悅樂之謂也。悅從時習。來惡可已。根孝弟真心上發生出來。本質先撥。生意稿矣。烏言活潑。是又未可以意與承當也。吾輩今日會堂上。默默自省。於此如何。言同體。須要養得箇仁體。完完全全。愛敬長仁民愛物。週身血氣榮衛。無一處不流通。方是同體實學。言活潑。須要洗滌得潔淨淨。無一毫粘帶。凡富貴貧賤。顛沛患難。生死疾苦。視如寒暑晝夜之遞遷。了不動念。獨往獨來。不憂不懼。方是活潑真機。痿痺不仁。動言同體。焉能不斷。修言活潑。饒說得天花墜亂。於自己身心。不相交涉。祇爲木芝耳。

又

孟子曰。甘子之所以教者五。時雨上矣。次之而成德達材。又次之而答問淑艾。隨時變化。因材造就。如大造鼓鑄萬物。各充其量。今之教者。不問初學久學。上資中資。摘出最上一語。開口便是這箇。論事曰。先要明學。論學曰。只要悟性。凡古今之以氣節稱者。以功業稱者。以清修稱者。槩目之爲不聞道。謂是數者。不足以及道。則可。謂之非道。則不可。道豈懸空無用之謂耶。孔孟之後。名賢代不乏人。若漢之張留侯。諸葛武侯。唐之李郭侯。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出處事業。儘是合道。難說不自學問中來。特未嘗著書耳。川涇總提是河派。邱壘總提是岱脈。道未墜地。豈謂無人。世之談者。推尊濂洛。諸君子。中間數百年。一舉而盡掃之。冤哉。夫子論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舉人所視爲難者。而極言中庸之不可能耳。非鄙棄三者。而謂不必能。不屑能也。其言克伐怨欲不行。而曰仁則吾不知欲。原這默默體勘。此不行處。纖毫未能融化。如金之在爐。稍有未化。便不是十分純金。故曰。吾不知。以待遷之自悟。非仰之也。世之談者。一切目爲亡當。而過爲高渺之論。初學之士。平日功力未到。驟聞此語。精神彷彿。志意飄蕩。遂成放傲之習。所關世道人心不小。誰建旗鼓。而令至是。象山先生莞爾學問大進。其自言曰。某在人情物理上

赤山會語

三

備工夫。陽明先生初年習靜，從龍場覺悟中大悟得力。其言格物是誠意工夫，何等真切。世儒坐紫陽大賢於堂廡之下，直欲凌陸王二先生而上之，誠不知其何見也。

又

近世儒生，交口而非議談學者曰：趨步舜也，而心非也。是謂名實而爲亂首。緒紳先生亦益言之。蓋由一二談學之輩，立論過高，其言天理人欲，曰：人欲即是天理，言人心道心，曰：人心即是道心。言操則存，舍則亡。曰：本體上着不得一操字，言克己曰：克不了，言莊敬曰：恐犯手，愈說愈元，愈元愈惑，遂令寡聞淺見之夫，借一二籠籠之語，以文其陋，而嗜利規勢之徒，借廣大圓融之說，以濟其私。觀者見其貌，無當掩口非笑，噫！此豈學之過哉？學不講不明，學非盛世之所宜諱也。吾輩既名講學，欲明此學，如日中天，人不吾識，當求爲無可議，立身行己，徹內徹外，上不媿天日，幽不媿鬼神，俯不愧妻子，浩乎如河海之無不容，而涇渭亦自有分，屹乎如山岳之不可搖，而平易亦自可親，出則參兩事業，彪炳宇宙，處則篤實光輝，雖隱亦見，此之謂大丈夫，其豪傑衆具有目，豈惟不爾謂讓，其將以吾黨爲赤幟，而翕然向風，則茲會不有厚幸乎？勉旃哉！毋忘今日交儆之意。

與弟登論學

吾郡會所頗多，但議論未得歸一，執辯求勝，有如聚訟，總之不越修悟兩端。主開道爲上，修行次之一語，修悟二字，分不得先後，亦分不得上下。世上有一等，在名義格套上，做較，那由仁義行的，落第二層。故曰：次若是真修，修即是悟，不修悟箇甚麼？真悟，悟即是修，不悟修箇甚麼？此所謂一人而二名也。辟之五穀，人人知味，人人甘食，知味便要食，食口便知味，何爲次？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下面緊接牛山之木一章，聖賢教言，針線縫密，毫無滲漏。此是真血脈路，吾人不從自己身上，透骨切心，處著實理會，祇憑聰明上見解，氣魄上承當，門面上改換，光景上玩弄，平時指東畫西，一遇事變，手荒脚亂，神昏氣促，向來些小樣子，撐持不定，倚靠不得，皆由平時精神渙散，工夫不熟，致有此病。所謂修者，何在？悟者，何在？徒成一夢中語耳。不佞少不知學，再冉老友，吾弟資性篤實，任道之器，越壯年發志，務求實學，實用，不負此生，有聞幸以告我。

識仁

頃聞家廣文伯毅問答錄，論學者須先識仁，詳載其言之矣。無能贅一詞，竊謂先識仁三字，程明道先生指示學者入門路頭，到得工夫純熟時，通體渾是仁，仁亦是名號，安所事識？曰：識猶二之也。行人識路，若家當路出門便是，朝夕由是，固且忘之。安用識？識人識面，自己耳目口鼻，原是我的，亦用識否乎？未至須先識，既至不須識，或亦明道教人之意。吾人各各體驗親切，看得活，用得開，豈但識是存仁工夫，防檢窮索，亦是存仁工夫。千言萬語，皆合併得來，人患提念不真耳。真志於仁，自會識仁，如人發志願行路，自會識路，無奈何却步不前，坐而謀路徑之迂直也，是以孟子有熟仁之訓。

去障

一友問學要去障，何如？曰：有富貴之障，有功名之障，有道德之障，有道德之障，勸得破時，道德無障，功名無障，富貴亦無障。世之以障爲悟，有矣。聞見障矣，聞見安可廢也。形色色色，皆太虛中所有，特不爲形色作礙耳。一切屏去，憑藉虛見，究且有莽蕩之病，亦一障也。技能障矣，技能中有自然作用，此謂之才，才何可無？人元坐動止須人，味子實行，東西易向，有不傾仆也者幾希，亦一障也。事物障矣，人性中不可着一物，工夫須從日用上練習，曾將浴沂風等，夫子第就見在而與之，世儒遂以爲千古絕學，堯舜事業，直將荆棘視之，操舟而不習舵柁，吾知其茂有濟也，亦一障也。局隘障矣，天地萬物，信同一體，然惟盡己性，而後能盡人性，成己乃所以成物，欲如大舜之與人爲善，須看得舍己從人，樂取爲善處親切，設復渡人，而不先問津，肯溺耳，亦一障也。終日論學，抗辯求勝，障矣。復忝以禪語，立地成佛，由有佛心，出鳴何人不聞，近火何人不驚，頓悟了手者，誰乎？原無夙根，徒據紙上經卷，摘取上品醍醐，奉爲無價至寶，談禪則不能離儒，談儒又不能捨禪，人生精力有限，到頭作何究竟？是又添一障也。陽明先生云：學問只求日誠，不求日增，不若將一切聰明見解，瓦塊玉屑，盡皆融化，不留絲毫於胸中，直將生來一點靈明，透徹保任，針針見血，步步踏實，方爲徹內徹外，有體有用之學。程子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只此八字，學在是矣。高明以爲然否？

本體

學者動言本體，斯入空茫。夫本體人人自有，不待言，不必言也。所與朋友講究者，實體工夫耳。離本體而言工夫，豈也？進工夫而言本體，虛也。即如禪家貴悟，然亦不廢修持，達磨面壁十年，歷盡苦魔，而後成道。阿難親從世尊數十年，幾變法身，而後得悟，悟後修持益堅，直至滅度，毫不懈怠，方始成佛，謂何容易？吾人當以孔孟爲宗，論語言時，習中庸言慎獨，孟子言集義，並不會離了工夫。單言本體，蓋本體不落形聲，不假思議，待學者功深力到，積久自悟，不可以言語形容，凡可言者，皆學問之功，所經以入於悟之路也。故曰：真悟不解，解悟不悟。

戒慎恐懼

有疑戒慎恐懼，爲此心之密者，審爾，則堯舜之兢兢業業，不如朱均之放傲矣。有是理乎？從諸聞戒懼者，在見顯上着意，持便有厭苦之病，有時戒懼，有時不戒懼，從不睹不聞戒懼者，在微密中優游存養，有灑然自得之意，無時戒懼，無時不戒懼，蓋不睹不聞，性體也，性體圓妙，淨淨活潑，所謂戒懼恐懼者，非有物在手而捧持之，非有患在前而驚怖之，正惟常存此圓妙淨活潑之體，不受塵縛，不逐世夢，似執非執，愈斂愈舒，吾無意於戒懼恐懼，而戒懼恐懼自在也。此性體也，處廷精一授受，以至聖聖相傳，皆不越此，不言戒懼，而曰見性，性從何見？種種情慾，誤認爲順適天機，究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

堯舜事業

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是言堯舜非大事業，於性分不加，如浮雲之過太虛，於太虛無與，非謂堯舜事業，當不得甚事也。事業者，吾心之發用也，非事業，則性體無處顯現，而工夫亦無着落，中庸言慎獨，便說位天地，育萬物，言盡性，便說參天地，贊化育，大學言明德，便說齊家治國平天下，蓋未有不能經世而

可言學者，未有不適於用，而可言明體者，吾人日用之間，酬酢萬變，無非事業，經綸事業，無非此心，自非平日工夫入微，涵養純熟，一切習心習氣，消化得盡，臨事亦滯紛亂，便有差錯，安得井然有條，此等處，須密密體察，不可放過，有等逐外遺內，些小事業，悠然自足，而不透元來真性，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也，又有沉空守寂，而遺棄事業，為不足理，觀流竭而可知其源竭，枝枯而可知其根枯，均病矣，合而觀之，過為全體大用之學。

名實

論者謂學不可有名心，所不可有者，好名之心耳，夫名安可忽也，天下無無名之人，亦無無名之書，如忠臣忠是名，孝子孝是名，悌弟悌是名，廉士廉是名，仁人仁是名，愛忠名，使不欺，愛孝名，使不違，愛悌名，使不傲，愛廉名，使不貪，愛仁名，使不苟，士人惜名檢，畏清議，疾沒世而名不稱，名安可忽也，顧名實也，好名偽也，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實也，急人知而名焉，偽也，偽名，人之所惡，天之所忌，王莽蚤死，即不得與吐哺之聖並稱，豈致有篡弑之惡名，秦檜素有時望，拜相之日，朝士皆賀，惟晏敦復有憂色，檜不相，豈致與其妻孥裸體跪伏於武穆祠堂廟貌之下，市兒牧豎，皆得而鞭之，檜之相，莽之年，天罰之也，一時之富貴可竊，萬世之令名，必不可盜而得也，此真偽之辨也，不此之辨，而縻云名心不可有，世人不察，藉為口實，人獨有此名義耳，非是則大防潰而行檢裂，世風其何賴焉。

狂狷鄉愿

狂者亦是檢飭的人，只因氣局闊大，功夫欠細密，故曰狂，狷者潔潔淨淨，無一毫點污，只多了有所二字，便落方隅，不能四面通達，故曰狷，局大收束易，局小開展難，故狷次於狂，鄉愿過惡，在一媚字，下俊媚秦檜而陷武穆，丁謂媚蔡公而殺晉叢，古今小人，只一媚字，壞盡人品，結果了一生，鄉愿是箇流污不忠信不廉潔的人，做箇老實恬淡的模樣，是工為詐而巧為貪也，故曰德之賊，世人見放曠高張者，目之為狂，狂如是乎，是厚誣狂也，見履繩蹈規者，指之為鄉愿，鄉愿能如是乎，是過譽鄉愿也，倒置甚矣，故不可不辨。

楊墨子莫

孟子謂楊墨，當之為無父無君，等之為禽獸夷狄，痛惡之極，此非盡楊墨之罪，為楊墨之言者之罪也，楊子初往見魏曲氏，及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頃改換了樣子，亦是極明快的人，墨與孔子同時齊名，公輸政宋，墨子善守，亦是有幹濟的人，惟是道理，原是一個二氏分爲兩途，一則為己處，若念過重，一則為人處，若念過重，縱着重，便有病痛，孟子就他一個偏處，極言形容之耳，天下非一毛之所能濟，摩而放，人情乎，須活看楊之言曰，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而天下治，墨之言曰，萬事莫貴於義，先立定主意，不知通變，其說之弊，必至於禍天下後世，此無楊墨之失耳，子莫執中，從楊墨上起見，不是自心中流出，便不能圓轉順應，到得至當恰好處，故曰無權，孟子去楊墨百餘年，而好異者標幟二氏之說，借為我以濟其自利之私，借愛愛以濟其融通之術，分門立戶，聚衆樹黨，言盈天下，而世道人心，壞亂極矣，孟子安得

不極力抵諍之。

三聖人辨

亦由初會講堂上，論及伯夷、伊尹、柳下惠，一友問曰，三子何以不入道統，解曰，道為虛位，屬在人身上，於子則謂孝，於臣則謂忠，於弟則謂悌，於友則謂信，潔身則謂清，畏民則謂任，容衆則謂和，皆道也，則皆統也，友曰，序不云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並不曾說及三子，此說非歟，一友解之曰，所謂傳者，虞廷十六字，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孟子七篇，相傳以此，昌黎氏之言也，孔傳孟子，不及顏曾，此二賢者，豈在孟子之後耶，友又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亦甚不滿於三子矣，解曰，伯夷不是褊急的人，觀他不念舊惡，何等寬洪，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孟子就他清的一邊，形容之極，伯夷似江河，特不如孔子之大海耳，故曰隘，柳下惠亦不是倨傲的人，從焉能淺我四字看，覺占地步，不如孔子只說磨而不磷，涅而不淄，不說人不能磨，不能淄，更渾融，故曰不恭，不由如三條正路，那兩條路，不如這一條路平易闊大，人當從這路走，不須從那兩路走，故曰不由，三聖人已到至處，只為孔聖一箇時字，比倒了，此當以分量言，吾人尚論千古，直將鄉愿所尊稱為聖者，廢而置之道學之外，未敢以為然也。

四先生論

理學紹明於宋，至我本朝而益光大之，然從祀廟庭者，僅僅四先生，典甚嚴矣，論者猶不無軒輊焉，姚江尚已，新會受學崇仁，而超悟不由師傳，河東視餘干伯仲之間，而於新會，不無遜焉，此舉人之言也，河東之學，亡論讀書行錄，句句精實，即其官大理時，巨璫王振，怙寵專橫，擅行誅殺，公與同鄉，振引以為重，欲一見而不可得，振姪王山陰肆，誣陷人死罪，公釋之，振怒，嗾言官劾公，故出人罪，繫獄議死，公不為動，夜讀周易不輟，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非耶，新會處此，不過如是，不能有加於河東之上也，死生一關，最難打破，開論易，臨城難，文清當此之際，持得定，應得閒，非平時發深力厚，未易臻此，世儒尊稱新會，如所謂舞雩三三兩兩，勿忘勿助之間，時勤歌咏，所微不足於河東，餘干者，謂其仍宋儒窮理之說，未能脫窠，夫窮理，聖門所不廢，孔子生知，至如辨菽實，識商羊，尊卑之骨，肅慎之矢，亦生時就知，乎，新會蚤年於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後歸白沙，靜中有悟，文成博洽淹貫，隨叩隨應，于凡禮樂刑政，兵戎錢穀之類，靡所不該，而致良知三字，乃其學問主腦，則窮理安可盡非也，之四先生者，雖謙越分，量不能盡合，其所至之域則同，九原可作，雖為之執鞭，所忻悅焉，何敢以意軒輊之也。

立志

語曰，士先志，人有必為聖人之志，而後肯學聖人之學，奈何立志者之鮮也，寒之於友也，飢之於食也，儒之於書也，皇皇焉如將不及，至於學，則謙讓未遑，語之以聖，則退縮不敢也，聖人亦人耳，不學不可以為人，飽食煖衣，孟子之所謂近於禽獸，紆朱拖金，史氏之所謂沐猴而冠者耳，人可甘心為異類乎，聞有慨然自許者，亦只是意念微發，隨起隨倒，難語真志，發志不真，未可與立，欲立真志，在親師友，人生自少

至壯自壯至老。畢世精神。惟是富貴一途。嗜欲一念。深入骨髓。自非緒明師良友。時常觀摩規切。透出一種清味。安能洗換一付俗腸。雖見頭面。將終其身。無長進日矣。信不可一日無師友也。而交又不可不審。雖洪爐不擇鉛鐵。而毒火亦能裂釜。聖殿損友。易戒匪人。蓋其慎也。凡我同志。宜三復於斯。

明史稱先生學過其兄。而惜乎所著之不傳也。按萊玉城所作先生行狀。有泉河紀略。古今倫鑒。諸書。其備兵雕陳時。又刻有牧民要語。讀律員機。行世。今邑志皆不能一登其目。則其書亡久矣。此亦山語錄一編。先生以啓迪其族人及會中同志之語。隨筆之所紀耳。然論學有本末。雖宗尚餘姚。而不敢以窮理之說爲非。讀三聖人辨。四先生論。窺豹一斑。亦可以得其大概矣。嘉慶五年六月二十日。後學趙紹祖識。



讀書些子會心

以九朱苞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明德之明，即致知之知也。知者，乃吾德之本明處也。晦庵所謂虛靈不昧，陽明所謂良知一也。然吾德本明，而為物欲所蔽，則昏是德未明，即知未至耳。故在明明德，致知也。在親民，格物也。在止於至善，物格知至也。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致知之發會也。皆所以格物也。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皆知至之映發也。皆所以為物格也。是物格知至，止於至善也。知至，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也。家齊，國治，天下平，親民也。明明德於天下也。

予小子嘗承過庭之訓，云物有節，非結上，乃起下。下六先字，七後字，正根知所先後來。修身為本，正物有本末之本。格物正格，此本末之物。事物中之事，終始本末中之終始。事有終始，是因物而應的工夫也。知所先後，只著用工處，曉得次序，莫便作致知之知看。格物之物，非外之事物，吾心之故物也。所為萬物皆備於我矣。格者，通也。通得萬物皆備之物，使吾心洞徹，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便是物格。便是明明德於天下。

自字是三聖人會合處，而皆自則不獨帝王也。夫子言明德而必曰至於庶人，意可知也。故法天法聖，自

之力量，人人具足。今人參悟字不破，即三聖人自己靈明，非也。予承過庭訓云：不必泥定古大人三聖人，或以克或以顯，已開千古克復之局。今人何必非古人也。庶民何必非大人也。故一自字，是孔門當頭一棒，即下慎獨的獨字之意。皆字，即上登是皆以修身為本之意。

不用則故，用則新，有所不用，則有不新。無所不用，則無不新也。無所不用其新，則無所不用其極也。古之人皆用之。君子非用三王之極，用自心之極也。用自心之極，即是用宇宙之極也。

通都大邑，都是格致，傳原無闕。而朱子補之者，是朱子之婆心所贊也。蓋身心意皆知之影像，現而為物之幾倪。天下國家，格致之流，聚而為知之光彩。知即德之本明處也。而德之隨境有實地，便是物。故德之在心為知，德之在境為物。致即德之明明處也。而明之隨境有參證，便是格。故明之通天下於一心曰致，明之通一心於天下曰格。如下誠意章，極其明白。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毋自欺也。正毋自欺其良知也。正是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良知之不容自欺也。正是格物。此之謂自謙，正是物格而知至也。而必補格致者，是朱子之婆心所贊也。

誠意原無別法。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毋自欺。正是致知處。所謂意之有覺，即知也。而知之真處，即誠也。而其知之慊慊處，即慊也。即意誠也。即知至也。慎者，知之用也。獨者，知之體也。若小人為不善，正自欺蔽其良知也。然厭然揜著，亦是小人之獨。良知之偶露也。惟厭然揜著，所以不能自謙也。故君子必慎其獨知之地，而毋自欺也。嚴者，知之提掇也。謂者，知之快適也。心廣體胖，正自謙之由于毋自欺也。所謂知至而意誠也。故君子必毋自欺其獨知，以誠其意也。

致知之知，乃良心也。身者，心之身也。身有所則知未至也。心者，身之心也。心不在則未致知也。故正心即致知而是。

大學必先致知，而好惡多僻，則知未至也。如何物格。天下鮮是鮮格物致知之人也。故修身者在致知而是。首節曰：知惡知美。二節曰：莫知。俱是從知上說。予嘗承庭訓云：正心不曰心有所而曰身，謂心多為身所牽制，四者是身上事。修身不曰身之其所而曰人，謂修身大槩在待人接物上去。五者是施于人的事。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一個。豈是皆以修身為本，而修身又只在致知。此章又只在心誠求之一句。誠乃知之疑結處也。心誠求正，是致知處。曰孝弟慈，曰仁讓，皆知之發越處也。恕乃知之推行之數也。藏身不恕，只是不知耳。若知一至，身自然恕。又何君臣父子兄弟之物不格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好惡兩字分別得明。能知惡惡臭，如好好色，自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自能所令不反其所好，自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致知只致此好之惡之知而已。格物只格此所好所惡之物而已。上下前後，左右人土，財用皆物也。而致好惡之知，只在物上去格。經云：所謂致知在格物也。明理財用人，謹細疾聚斂，皆是致知。皆是格物。到得物格，而天下有不平乎。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大學一部，只是致知在格物一句。而格物致知，又只在義利上分別得明。夫人所以終身不明者，只義利

上不明也。明達義利，即明德矣。即止於至善矣。所以傳釋至善，而言親賢樂利二句。古之人明明德于天下，而天下平。只是明得這義利，而生之散之，使人心均平耳。所以大學首言明明德，而未篇不束明德，只言義利之辨。義利，真吾人一大關頭也。天命謂性，說道原于天。率性謂道，說道發于人。修道謂教，說君子盡人以合天。通重修道之教一句，而戒懼慎獨，致中和，皆是修道工夫。王觀謨曰：教不是耳。提面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梁無知曰：下文戒懼慎獨，正是修道工夫。即所謂教也。觀後自明誠謂之教，子思已自註得明白。若作教人說，何其戾于本旨乎。

若說位天地，育萬物，便非自然化功。若把位育並說，吾不知天地如何去位得。夫萬物原根於天地，天地位的景象，只在萬物育上見。若只說吾心中有位育，亦只說得未發之中一邊。孰知致中和，蓋本中以達和也。則位育多從中節之和運用出來。若說位育，專是帝王功用，則位育原是性分中事。夫又何人無性命。要知在帝王則為事功，在聖賢則為學問，在世道則為化育，在一人仍為性命。中不出喜怒哀樂，所以謂之庸。而小人何嘗離却喜怒哀樂也。但君子是個戒懼慎獨的人，小人是個無忌憚的人。纔說君子即是中庸，纔說小人便是反中庸，更不容添一註脚。

時中只是一個戒懼慎獨，到底發皆中節，而無須與離此中也。上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大智者好問好察，用其中於民，而子不與焉。人而曰子智，則不知詳者，智顯之也。不能守者，知欲索隱行怪也。隱怪正是苦惱陷阱，惟在苦惱陷阱之中，所以在中庸之外。

未發謂之中，中體原是不二的。故曰一原是繼善之性，故曰善得一善，纔是中庸本體。擇者從已發上求，協此未發之中也。服膺弗失，正是發皆中節處。湯若士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顏子服膺勿失，只是須臾不離道意。徐自誤曰：服字即依乎中庸，依字，膺字，即依中二字。若說擇這中的道理，而舉擇持著之於心胸之間，恐非顏子若虛若無活潑潑心體也。

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飲食知味，名心盡消，惟聖者能之也。中庸不可能，都是名心壞了事。不肯甘不見知而不悔，故均辭，皆是名心所使，便於率性之道，添了許多造作，是賢智者過之之事。欲勝夫婦之與能，反失率性之良能，未至聖人之忘能，反落百姓之鮮能，是不可能。即從上三項可能上見。

天命之性，是隱，率性之道，是發，率性之道，天下之達道也。上有天下有地，人有聖人夫婦，物有魚鳥，皆道之所達也。夫婦率夫婦之性，故可以與知與能。聖人率聖人之性，故聽其所不知，所不能。天地率天地之性，故任其有憾。魚鳥率魚鳥之性，故飛躍躍於天淵。然天地對於陰陽，人物對於夫婦，故道之端，必自夫婦始。

人知為魚鳥為借景之言，而不知語大語小，皆借景也。無忌憚一流人，皆其有放心，壞了事，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正是戒懼慎獨而能修遠處。

素者，冲虛恬澹，乃吾身自有之素，涉世之正鵠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便是真素。如此看素字，方與中庸的庸字不背。

天下無鬼神，則無誠矣。而人心無誠，則亦無鬼神矣。鬼神之為德，乃人心之誠為之也。齊明盛服，人心之誠也。上下左右，人心之誠所格也。故曰誠之不可掩，鬼神也。誠也，一也。

達孝的達字，轉謂通行於上下之義。今謂隨時變易之意，兩說俱通。但玩善繼善述，而總之曰孝之至也，則達是達先王尊敬親愛之志而通之於事，相與推廣之耳。然先王未嘗王天下，豈真有王天下之志事。但武周時，令先王而在，亦必稱尊而達於先祖也。亦必郊社而達於上帝也。亦必修廟等以達其尊敬之意。亦必序昭穆等以達其親愛之心。今先王不在，而武周不過為之達其志以通于事，相與推廣之耳。即謂位先王也。禮先王也。樂先王也。其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故曰達孝。

凡事節謂天下國家何者，非事，天下國家之事，何者非道。故曰道前定而言，行事皆道之所凝。皆非前定不能也。不殆，不殆，皆不窮之用也。皆道之所以立也。莫以四句平看，下節幾個有道字，皆根前定之道來。到誠身有道，而曰明善，正一身統衆道之原，而妙不窮之用者也。

曲者，心曲隱微之地。致者，致中和之致。曲能有誠，唯致者至之。形著明動變化，所謂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俱脫不得誠字，而末句能化，極贊致曲之妙。不可寔就至誠說。宋羽皇謂以化言至誠，似未得。夫至誠者也，唯至誠能化者，化未有不為至誠者也。斯言透絕。夫化即至誠，原下不得一轉語。青雲堂曰：至誠最直，不誠最曲。如小人開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其揜著處何等曲。然亦從誠處發出，如能致之，雖曲也亦能有誠。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與至誠無異矣。

誠，天命之性也。道，率性之道也。自成自道，修道之教也。誠者，物之終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不誠無物，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成之為貴，是故君子戒不睹，恐不聞，必慎其獨也。成己之仁，天下之大本也。成物之知，天下之達道也。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故時措之宜。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誠者，體物不遺者也。自者，萬物皆備者也。天下莫非物也。天下莫非自也。從自之所流露，則自自俱屬之物。從物之所分剖，則物物各認為自。

不曰誠者物之始終，而曰終始，夫終言其成也。自始而終，前前後後，則有底止，終而復始，化化生生，有何窮盡。

至誠無息，純亦不已。首尾映照處極明。純者，誠也。不已者，無息也。不見不動，無為，皆至誠無息之心體。自然然而也。天地惟誠所以不貳，天地惟不息所以不測。天地一誠也。至誠，一也。故先言至誠，中言至誠配天地，後言天地，末又總言天地至誠，何等法律。

博厚言配地，高明言配天，悠久不言配，而但曰無疆，何也。蓋極于無可配也。夫配之義，自一而之兩，兩而為三，猶有對待。至誠天地，是一是二，原無對待。更何配偶，但不言配，無以見其大。故曰配天配地，然只言配，又反見其分。復曰無疆，無疆是天地至誠之合也。直至於配而無可配也。

胸中想著仲尼，口頭忽說天地，非從天地見至聖，正就至聖見天地耳。此中便有圓滿化工在。若於末句忽添仲尼，便不合語氣。

中庸開口說天曰不睹不聞。末後結天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人心而涵天命。無聲無臭。天命而通人心。然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總之只是一個閑然。閑然乃是達天德的實心。潛伏屋漏。乃是閑然的實地。不見不聞。不睹不聞。不聞。又是閑然的實功。到底只是一個閑然。以合無聲無臭之天也。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豈彼蒼蒼之天。自心獨知之天也。學而時習之。時。天時也。學。天學也。夫誰得知之。又從何處尤之。活潑潑然。悅樂不盡。其知我之天乎。其自心獨知之天乎。須重人不知節。夫子撥環列國。道大莫容。終身莫我知也。首節是學不厭。次節是誨不倦。總是人不知之事。而悅樂正是不懈的根由。中庸。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茲君子。即聖人也。

予承庭訓云。人生不學之良。天命之性也。一涉於學。則習矣。然悅樂不盡。仍是說性。正學以復其性也。時習而悅。不是時習了方悅也。悠然會心。學之不已。即時也。不能已之。即悅也。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爲仁與爲人須照看。孝弟爲仁之本。莫認作根本看了。樹根曰根。樹幹曰本。仁者孝弟之根。孝弟者仁之幹。

民字最吃緊。敬事者。敬民之事也。然事無大小。要無敬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所謂信以成之也。節用而愛人。謂省民之財。以養民之命。節用處。即是所以愛人也。

入孝出弟。自是本領。謹信親愛。自是枝葉。餘力學文。自是培養。人生知行二字。再離不得。孝弟謹信親愛行也。學文知也。行則知。知則行。安有空隙。曰有餘力者。正不欲其有餘力也。所以緊接曰則以。則以猶言即用也。令時時培養。不可令一刻放空。先德行。後文藝者。千里爲政以德光景。唐虞世界。儘可想像。夫子何必譬之北辰。要知夫子正是想像上世德化光景。不能得見於天下。姑仰觀之天上。天若以居示君德矣。天若以共示民德矣。然叔季之世。德化已遠。徒令人想像夫天而已矣。此處夫子殆有穆然致慨之意。

如何是德禮。如何是政刑。是德禮不在政刑外。但以政刑。便傷德禮。不以政刑。便見爲德禮矣。政設而民不知有政。即德也。刑設而民不知有刑。即禮也。

聖人何矩。心即矩也。聖心何欲。欲者。心之活潑流動處也。而活潑流動處。適還吾心之天。即是從心所欲。不離矩也。

近都作儉。咸。近於本。不知夫子既嘉其問。如何不以本告之。總認本爲中正之本。故看差了。孰知有本必末。本末合宜。方是禮之中正。故曰。禮之本與。夫子先進之思有合。當主儉。咸。即本看。蓋儉是一個實素。咸是一點真心。如何下得個近字。

開口一周字。住口一周字。呼應處極有意味。夫子殆欲以周維周也。見得起頭那周。非尙文之周。乃盤二代。以成周之文也。邱至今細想周初。正不覺係吾思者。惟周所深注而不能忘情者。亦惟周。人切不可錯認了周。

賜之欲去。遂用其愛者也。夫禮以愛存。全仗此欲去之一言。倘賜當日曰。羊不可去。使夫子嘿然。則意味亦甚薄矣。

君弱臣強之時。名分之論。只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喻其臣。故定公太阿倒持。季氏尾大不掉。孔子不得已還向定公以振之。謂君誠使臣以禮。蓋使以昭事之義。禮以作忠之券。正重禮使以制他不得不忠也。昔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曰。惟禮可以已之。夫子告定公。正是此意。

不處不去。正是成君子之名處。而所以成名。不在不處不去之時。夫世有造境要名。而心不純者。有之心不純。則去仁矣。君子去仁。惡乎成。不處不去之名也。必無終食之間違仁。仁方不去。名方可成。至無違仁。雖造次顛沛。必於是也。況富貴貧賤乎。今人都講不去處便仁。何富貴貧賤如此重也。

思所以立。非思無所以立。求爲可知。非求可知。思齊內省。全是平日心上有個真主。張見特知其境耳。若必見而思省。將不見。則不思省矣。

家國天下事業。全在實實落落。能起信子獨知。不是元虛做出來的。如伊尹莘野三聘。便動堯舜君民之想。後來做的。悉符所言。這纔是個信。後人出仕。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即壞了事。開却不肯含糊做去。必要打破。把家國天下事。算定着數。方做。故說吾斯未信。這種心腸。何等實落。子悅。正悅他當下實實落落一念也。

諸講不知其仁。俱言三子未仁。大欠體貼。玩可使二字。夫子見武伯有用人之權。當爲國家訪經濟。不當如學士談心性。縱研幾于淵微。與國計民生何補。是使人不當論仁。故夫子曰。不知也。

予承庭訓云。知十者。隨落一處。遍地皆圓。無對無邊之知了悟也。知二者有對有邊之知。形悟也。若以知十爲微首徹尾。則凡一中皆有個首尾。仍是知一。何言知十。

夫子言吾未見。此正其意中事。思所以原不曾說破。或人以中根對。夫子遂就根身上判示。要知慈不根一人。故曰。未見。若將剛與慈極力攻擊。根便認影作真。一場痴話。

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性天。但以爲文章。觸處是夫子矣。不必言自口遇之而成形。耳遇之而成聲。以爲性天。則觸處難見夫子矣。執之言。亦夫子之言也。非夫子之性與天道也。則可聞不可聞。自了然。正與如愚不愚的說話一般。

敬者簡之神。善治者。正欲存其神。不欲顯其迹。如舜之恭己。無爲而南面正。正得簡之真神也。論子桑而

曰可也。簡則必有所不可者矣。夫可者其迹。所不可者其神也。仲弓雖會其本體。而恍遊夫子之意中。曰居敬而行簡。夫子適符其初心。又恍遊仲弓之意中。曰雍之言然。總只發揮得可也簡三字耳。可也簡三字。真是通章血脉精神所聚。不可忽過。

通是個周急不繼富耳。原思一段。正見周急之意也。是文之餘波處。今人不知以辭與並對。那識古人文字。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賢者守禮。聖人達權。夫子不如此。不成其爲夫子。子路必如此。方成其爲子路也。莫說這子路。

游藝者。活潑潑地。溫養我靈樞之機。三件內皆有之。皆爲輔而非主也。從志道時游之。而道不苦于入門。有自然之向往。從據德時游之。而德不拘于把持。有自然之卓立。從依仁時游之。而仁非強合。有自然之渾化。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只可神遊虛想。而其光景夫子原說不出。後人如何說得出。記者極盡形容。而三月不知肉味一語。亦宛是夫子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而光景亦境是不會說得出。

若籠統說個富貴賤。這是真樂。這是浮雲。使落禪門套子。還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無入而不自得焉。故富貴下個不義二字。便如浮雲。若義而富貴。何浮雲之有。然夫子浮雲視不義之富貴處。正恬然樂富貴處也。觀樂亦在其中矣。不曰在。而曰亦在。自無在無不在也。若浮雲則專指不義之富貴言矣。謂疏水亦浮雲也。是究竟籠統說話。

五十而知天命。易者。天命之微。人事之精也。天與人一。人與天一也。時措之宜也。故曰無過。無過即在學上。看身。身在過中。由學在易外。學在易中。身自在過外。我非生而知之者。節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即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特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我。如是焉者也。絕不打轉知字。今人多說求而知之者。不是。不是。

聖人時雨之化。如造化陶甄萬物。特領略者不同耳。非有四教之別也。味知之次一句。上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舉知也。舉而知之者。次也。

從不可正見他可處。君子人與。與字不作疑問。君子人也。也字不作決詞。是抑揚其詞以深與之也。但人與從當局節操上看。人也從平素涵養上看也。

次節禮字。即矩也。卓立欲從。欲不踰矩也。但孔子則已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也。然顏曰欲罷不能。孔曰發憤忘食。顏曰欲從末由。孔曰不知老至。孔之樂亦在疏水曲肱。顏之靈飄陋巷。不改其樂。顏亦幾與孔一矣。

止非止息之止。乃止至善之止。則聖賢天隨宿之地也。惜其早卒。但見其精進之日。未見詣極之日耳。夫志氣之帥也。一帥當權。萬夫辟易。須在匹夫上著意。匹夫者。一人之稱也。對三軍之衆。言不可奪。莫泥。

死生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皆是不可奪處。學問時時舍。便時時進。終身窮之。是有而不能舍。以一善塞衆善之門。則何用不滅者。又何足以滅矣。曰用。見道中還有許多作用。由此充之。可處處發達。曰足。見道理無窮。不可以一善自足。由非不能用也。誤以爲只用此不伎不求而足以滅也。夫子是以警覺之。故善學者恒舍其所有。善與者恒奪其所有。

立者。中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未可也。權字宜對立字看。立者固執之義。權者時措之宜也。如伯夷聖之清。立乎清也。柳下惠之和。立乎和也。伊尹之任。立乎任也。吾孔子無可無不可。聖之時者也。權也。漢宋人皆不識權字。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必權與經二也。烏知經爲體而權爲用。猶經爲衡而權爲錘也。體用不可分。猶衡錘不可離也。倘常則體不兼用。變則用不由體。猶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可乎。不可乎。

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助我正其所悅處。然即有所不悅處矣。惟無所不悅。故非助也。蓋顏子已幾默識耳。順光景矣。不曰悅吾言。而曰於吾言無所不悅。可想顏子悅不在言。而夫子亦言于無言也。全是水。即水是水。正是無言不悅光景。張個初曰。銳合銳兩影相涵。火合火一光齊照。絕對待。則無議擬矣。

由之瑟章。人多就子路造就上說。予謂當就造就子路說。堂字。室字。俱從門字生出。拒於門之外。正引入於堂之內也。

子實自是過一邊人。所以與師相契。得夫子一言。不惟師與商受陶鑄。而子實亦在點化之中矣。未節過猶不及。王觀濤曰。倒說不可。平說不可。粘着二子說。亦不可。

人心惟空。能受。心空而意念不着。能受境也。境空而計較不生。能受命也。賜不受命。貨殖億中。億則不空。展中則不空。故夫子於賜知慧熾然之日。特地把箇第一冷澹人下他一刺也。然回非無億也。意息意滅。回之所以空。意作意起。賜之所以中。也不觀聖心。無知空空如也。

公西華不是兩疑而問。見得天下事宜行。況由又是勇於行者。夫子忽然制他。故亦之問。殆從由起見耳。李衷一曰。夫子總是使他行。由宜斟酌。求莫留待後。進之退之。全要看他點化處。繆西銘曰。退之亦是進之。夫子只退他衆人。不曾退他行。要認。

憂懼自外來。安保養其無不憂懼者。從自心不疚上來也。夫子是說不憂懼。人多說無憂懼者。何也。折獄不是實有此事。味可以二字。夫子蓋自其素行許也。記者理會得此意。故實之曰無宿諾。

善道者。善其所爲忠告。不可則止。正是道之善處。予聞之徐曰。曰直躬是任。直於躬而不顧其父。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直在於心曲隱微之地。故曰直在其中。

夫子致思有恒之意。非徒慨無恒也。一說不可以作思。言此心不可以對神明。不可以作幣。言此心不可以寄命。一說不恒其德。其德喪矣。而或能承之以益。則此羞心乃轉恒之機也。奈何人之不一自占也。

竟置而莫之蓋也。占不在易。一念能醒。便是義文。清夜自思。亦有圖象。

不曰孫言。而曰言孫。極有斟酌。非是一味柔順也。玩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亦有斟酌。大可理會。

公綽不欲。可以鎮靜而爲重臣。不可當劇而爲任臣。非貶公綽。見魯失官人之道。趙魏滕薛。俱假借言之。不可認真。

柄柄正不固處。固者痼疾。元氣稿而不通。夫子萬物一體。所以柄柄以元氣周流天下而不痿痺耳。玩何爲。毋乃。字面微生非譏夫子。設爲倭以探柄柄之意。稱德不稱力。莫說驥無力。無才何以爲君子。此聖人貴所以用才也。

看賢者與逸民不同。避世莫作榮適避世之士。邱毛伯謂賢者志在行道。避世是擇時而仕也。避地擇國而仕也。避色與言。擇君而仕也。皆非果於不仕也。作者。制作也。晦菴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知作不可以言隱。豈有先隱於本土。復走出外境爲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曰。述而不作。按作字。遠應作興起制作看。七人正蒙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述於人也。宋潛室云。夫子自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七人。皆作以垂教。我今承七人之後。只述而不作之意。晨門真知聖心哉。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非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何出自晨門之口。人便以爲非知已也。

予聞之周介生曰。忽然問陳兵氣。露一發。此時已有父子爭國氣象。夫子急於見幾。故記者下一途字。蓋此時仰觀天下大勢。已預知春秋必爲戰國。豆運窮。軍旅氣盛。遂退而刪述。歸與之嘆。所由發於在陳也。此是夫子一生出處大關鍵處。莫源草看過。

大抵讓之心。多從疑避依傍之心而生。劈頭提一當字。真有無倫無加。爲任爲道。乾行鼓其健。鬼神避其鋒。此處精神。識得破。看得透。不讓便不煩分疏。

乾。元亨利貞。貞與天地合德。諒。不過匹夫匹婦之事耳。君。然乎哉。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黃葵陽云。玩莊推字。作未然看。張何初云。定公五年。陽虎已囚桓子。宣作已然。石愚玩故夫二字。從天運人事上斷之。不必拘已然未然。還是當然必然之意也。去公室五世。剝極當復。速大夫四世。勢極必反。

生知者。只與不學者分個上下耳。若夫學知之次。是即次於生知也。困學之又次。是即又次於生知也。人奈何不學而甘自下之乎。況神明以議擬成變化。生知之得意處。正在學。才情以習慣成自然。學知之得力處。無非生。究竟生無二義。知無二解。上云者。即先後之說也。如燃琉璃於一室。先者能照。後者未始非照。雖有先後。實無異同。

心之官則思。思只是一思。但其用處有九耳。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君子思不出其位。人生而後皆習也。而性自與之相守。夫難習言性。無以開動靜之門。而離性言習。無以體陰陽。撰。故相

近。切不可從未習之性。言從習之時。識性之覺。性果不相遠也。相遠切不可從性外之習。言從盡性之時。分安勉之界。習果不相近也。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須玩一人字。人與人相關通。由一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不關通。便可以開開面牆境界。文王江漢汝墳之化。正是與人相關通處。女爲爲字。須實實體驗。有終身行不盡。一步不可舍之意。不是飄渺誦讀已也。

近說都因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文法。遂附之於不近不遠之間。當必有道。愚玩之可發一笑。安得有不近不遠之法也。養之者。須想近之不孫。何爲不孫。遠之則怨。何爲而怨。則近之自不不孫矣。遠之自不怨矣。養之道得矣。

人都謂柳下惠爲和。請參直道事人等言。和耶介耶。

孔子攝行相事。三月大治。是一意張公室。非特齊權之。桓子已心懼之矣。故不曰魯君受。而曰桓子受。明乎桓子之行孔子也。

變乃變化不測之變。然君子只是一個中和。本無三變。從望。即聽。上。見其變也。

德者。吾身所得行之理也。出入者。出入於德也。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由之而無不可也。非以出入爲踰閑也。

則仕則學。不是謂仕便當學。以爲盡性之功。不是謂學便當仕。以爲經綸之本。仕與學原不分出處兩項。儒仕能。養贊化育。仕何等優。然養贊處。即是盡性。雖廣土衆民。於性分有何增。故仕之優處。即學也。學能致中致和。學何等優。然中和處。便是位育。雖窮居陋巷。於經綸有何減。故學之優處。即仕也。世人不

知儒者真性命。真經綸。便以仕學看作兩項也。仲尼日月也。不是喻詞。亦非影語。仲尼博覽陰陽。陶鑄羣生。無仲尼而萬古長夜。有仲尼而日月中天。不知仲尼仰觀日月。日月乃太空之仲尼。既見日月。燦然仲尼。仲尼乃人心之日月。

欲仁而得仁。欲者。欲立欲達也。得者。立人達人也。此欲從萬物一體之念而起。繼天下歸仁。與我本體毫末增設。又安得而議其貪。

不知命三節。通重一知字。而君子二字。又須逐節插入。命者。君子之宰也。不知則窮。通吉凶禍福打不破。未免行險僥倖。禮者。君子之範也。不知則精神不堅。未免毀方狗欲。豈是中立不倚。言者。君子之資也。不

知則臧否莫辨。未免進退倒置。豈是知人則哲。人主不恬情庶物。安知生意在乾坤。不與時茂對。安知生機在肺腑。不取譬本懷。安使懽懽在宇宙。故能樂不能樂。只在借樂獨樂之分耳。夫借樂即是能樂處。獨樂即是借亡處也。

教化關乎民風。人心係乎世道。學術不正。異端雜起。放下個蓮字。中孝弟處。正所謂謹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食人。搥不孝不弟之流毒。是師儒輩督之時。惟申明之是謹。

大凡刻薄之人其氣脈多不長如草木正當生意萬然之時而斲削滋甚則生意頓斬故曰無後。予承庭訓云殺人何事也而乃嗜乎將有以利害國乎只緣嗜利故嗜殺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只緣嗜欲故嗜殺嗜之一字令人牧者聞之亦宜慘然夫牧者養人也養人者而殺人忍乎不忍乎。心一也殺豈鍾之牛而反不忍其殺哉危無罪之民而反快以求大欲豈見牛未見民耶不推可乎不度可乎不反可乎。

交鄰國之道不過是保天下國家相安于無事耳而保之之道則曰仁曰智而通仁智之窮則曰勇然仁智曰保勇曰安安即是保勇處即是仁智處仁智勇不是三項。

通章畜君者好君也句儘重雖是釋詩孟子却隱隱射着自已說見我以民之同樂畜王之獨樂無非好君之心也是畜君者好君也自是孟子的心事而放公晏子不過借客形主耳。

穆公曰三十三人孟子曰幾千人穆公曰戰敗民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曰凶年君疾視其溝壑之死而亦不救此是出爾反爾之宜然也究之君行仁政而疾視長上之民即爲親上死長之民夫親上死長亦只是出爾反爾也。

試思民方效死而弗去全在則是可爲上則是可爲即下顯爲善而已矣不專在城池上着筆計也。昔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正是孔孟相同處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曰我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是告孟之異處然不動心只在知言養氣上養氣者養心也知言者知心也而知言養氣又不可分兩平看夫養氣由乎集義集義即可以破義外之言。

至者到也次者寓也言到某處即寓某處謂志之所到氣即隨而次焉而衛吾志也故持志須要無暴其氣莫分平石正應上勿求於氣不可。

氣與義非兩也氣之真現曰義氣之精注曰集義氣之機發曰集義而生集不是積義不是事集者棲止也集義者謂心棲止在義上也即大學所謂止善也。

皆不爲也是皆不動心也是則同提是不動心之同處後三節獨實于堯舜一節最難講嚮以堯舜一時中天夫子萬古日月分賢否近以九執厥中不免着意一以貫之何等自然分賢否提未是夫堯舜豈易復有賢者須玩一遠字堯舜未有夫子不過遠成唐虞之堯舜堯舜既有夫子遂成萬古之堯舜故非堯舜賢而夫子賢也非堯舜遠而夫子遠也非動華事業遜祖述之精神在堯舜爲唐虞之天子在夫子爲春秋之匹夫然堯舜已可並觀而夫子誰其並之。

以德行仁者王句分說德仁不得倒說王以德行仁亦不得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從來伯者未有之局也故曰王國家的事一日二日庶務萬幾如何得暇玩下雖大國必畏則一說指無敵國外患言非言無所行事也最得無敵于天下人君所願也欲愜吾心之願須先調天下之願究之天下之願遂而吾心之願遂矣然吾心

之願疑而爲信信者上之真天下之願暢而爲悅悅者下之真信能行天下悅上下一真相聯貫也此所以爲父母子弟也。

全體之心不可見則于其端矣保四海之心不可見則于其端矣先王之心不可見則于其端矣今人之心不可常則于其端矣然即今人乍見孺子的心正不忍之心也即是全體的心即是保四海的心即是先王的心即是常有的心但要知道皆擴而充之耳亦不必如何去擴充只是以見孺子之心見四海而見四海常如見孺子只此便是擴充如齊宣不忍殺牛是乍見惻隱之心文王視民如傷是常見孺子之心。

論伯夷曰不屑就論柳下惠曰不屑去則隘與不恭專在去就上言君子不由也可以去則去可以就則就。

孟子之爲蠅蠅爲齊也爲王也實自爲也借一蠅以爲感悟之地選一身以爲啓沃之資故不去不安欲去不忍之心乃托之于進退餘裕之微詞耳近都執着無守無資乃資師也不必去也夫士師固可去而資師獨可浮沉如是耶令人悶悶。

當時出使弔滕孟子是主王驥是輔行事者之事主者也治行事者有司之治也未嘗與之言行事者謂既或治之夫何言哉故公行之弔孟子不與驥言驥以爲簡孟子以爲禮也則弔滕而未嘗與言行事者亦是守禮也近都謂不與言行事不與之交談也焉有一往一反而不一與之交談也哉。

初見孟子正是性善之發露處復見孟子仍是性善之念不容已也莫便說他染了習氣。

玩末鵲鵲二字方纔是仁政夫仁有發生之脉古今相通脉不條也如夏后氏之貢世久而神去之矣仁有流行之機上下相倚機不浸灌如滕之世祿毛附而皮無存矣故須君與臣潤澤其間不然而漫曰必井田必學校必經界必世祿猶屬執着枯滯之象。

當時滕未嘗舉行井田之政亦未聞竟行並耕之說但中國堯舜周孔之所化者也許行以並耕之說亂之甚于洪水猛獸之災是不能亂滕而先亂堯舜周孔之道者也不可與同中國矣故陳相學之而孟子謂之亦非爲滕亂也爲堯舜周孔亂也此正是急邪說距詖行之一端也。

堯舜不得禹皋陶不曰爲天下憂而曰爲己憂真是把一世之饑溺萬民視爲一身之疾病痿痺而仁始普故爲切下得人謂之仁不曰爲己而曰爲天下直欲把一人之疏通拯救回一世之疾病痿痺而仁始普故爲己爲天下自相照映得好。

天下真君子，必不與小人作緣。變笑小人也，良不與與小人乘，獨可與與小人乘乎？當慎之于初，不與與乘可也。既而蒙誚，後當懸以明志可也。必至請復而受小人之品題，然後絕小人，良亦好名矣。雖直而枉，不啻尺矣。若王良者，君子亦羞稱之矣。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妾婦只順一夫，如儀、衍者，既登鳳氏之床，又荐六王之席，綢繆變幻，強人作合，是妾婦而淫人者也。移人者也，屈人者也。嗟乎！以丈夫俠骨而縶此千般百態，到處傾危，更焉得爲妾婦乎？

守對政者，如當時楊墨無父無君，皆攻我先王者也。道之戈矛也。孟子獨于攻之時，而入孝出弟，居仁由義，故曰守，不曰後學待我，而曰以待後之學者，以字最有力。

滅殷配，不曰湯，而曰光湯，何也？夫湯武，原不以天下爲私也。湯以伐罪弔民爲心，武以取殘救民爲心，故受虐民，實爲湯滅色，而武救民，便于湯有光，令此時而湯在，亦必討討而誅之矣。令此時而武不伐紂，反晦湯之心矣，是武對湯，猶舜對堯也。

須玩末句一養字，古者不爲臣不見，非第以不見重也，蓋以養重也。故養盛如孔子，然亦未嘗以見屈也。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見猶不見，如干木、泄柳，迫而不見，似覺太亢，而主持于不爲臣之日，具有涵養而會子子路，又于未見之先，默養于言笑舉動之間，如是，則君子之不見諸侯，正有所養而然也。

予承庭訓云：天道得已而不已，故亂人事得已而不已，故治。是不得已三字，實禹、周、孔、孟相傳心法。倘天道人事得已而已，則禹、周、孔、孟自然相忘，倘禹、周、孔、孟不得已而已，則天道人事成何底止，不可不知不得已之故乎哉！

從來聖人，只是爲正人心計耳。通章須重正人心三字，如禹之時，洪水氾濫，而人心亂矣。禹抑之而天下平，天下平而人心正矣。平者，正之體也。周公時，夷狄猖獗，而人心亂矣。周公兼且驅之，而百姓寧，百姓寧而人心正矣。寧者，正之象也。孔子時，弑父弑君，而人心亂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臣子懼而人心正矣。懼者，正之機也。孟子時，邪說流行，而人心猶未正也，所以承三聖人之後，息之距之，而曰我亦欲正人心，則息之距之，正正之之漸也。

孟子闢仲子之廉，亦闢楊義墨仁之意也。然闢楊曰無君，闢墨曰無父，闢仲子曰辟兄離母，可知儒者之道，只在君臣父母兄弟之間。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恒言可謂引而不發，身字要看得在恒言之中，莫在恒言之外。自秦章後，兩人字，應前兩自字，即仁義人所自有，人自失之，所以可哀。人字自字，自是通章血脉。民治上，經友信親悅，所云動也。然動之機，總握於誠身，思誠是明善，至誠是誠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秀才家動云至誠動物，然動字下，原未說出物字，又何必蛇足。

民遇善戰者，而無民矣。刑加善戰者，而無刑矣。即化善戰者之一身爲益城益野者之億萬身，而能行陣中之戈矛劍戟，磔之樹之，猶未足爲快，何也？總之一人之死，不足以服萬民之命也，故曰罪不容於死。

夫人爲惡，非不令，眸子知，而眸子亦非不爲夫人掩，乃不能也。正從掩之時，而不能掩，百千做作，欺此欺彼，夫人設大庭，何如畏眸子？夫人懼清夜，何如懼眸子？徐白溟曰：觀其眸子，亦須要吾之胸中正，以眸子之瞭者觀之，不然，自己不瞭，如何能見人之眊。

須從人字上着眼，假恭儉只是粧飾自己一身，至於待人，則侮之矣。取人則奪之矣。孰知匹夫匹婦，皆歸吾誠，沖恬淡之懷，自自恭儉，其色象，而侮奪藏於心腑。

君子未有不教子者也。易子之說，爲不肖子通其窮耳。然亦無非教也。君仁，君義，都從君正後發生，故上說格君心之非，正是正君也。所以下面只頂君正收拾，正君國定者，正見格心之要耳。

玩文法，至樂則生矣五段，已完，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抑揚一段，蓋垂重生字也。生字對實字看，無實則生機立稿，故非實不能生，無生則實心亦寂，故非生不能微實。君子務其實，正務其所以生也。上論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可參看。

養者，如天地之養萬物，包容容養，而漸施鍾鍾，養者急於成就，因不中不才，而竟以苦難擲也。以頑鈍格也，其衷亦極淺極矣。故曰不能以寸寸者，極淺之意，有不爲而後可有爲，觀秋冬有收藏，然後有春夏發生，況人得四時之氣者也。

世人外來的日增，本來的日減，大人原無可增，安得有減，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賢者，國家之祥也。蔽賢者，將天地之瑞氣，宇宙之泰機，悉爲蒙昧，方寸之內，唇吻之間，盡是一團腐氣，故曰不祥之實。

存之爲幾希，由之即爲仁義，舍之爲仁義，而散之若爲倫物，自是渾合。仁義，正是乃個幾希也，非能存者，不能行，而非有妙於行者，亦不可言存，是存即存其所行，而行即行其所存也。

幾希一脉，堯舜所謂不思而得，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思則得之，思之，即前所云存之也。通重一思字，禹之好惡，湯之執立，文之視望，武之不泄不忘，皆思也。

桓文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有周，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非黜霸也。正存桓文以衛周耳。此義誰人曉得？義是由仁義行之義，幾希之脈，著於天下而爲迹，著於人心而爲義，迹屬天子，義托匹夫，迹熄則幾希熄，義存而幾希存，是取義正以扶迹者也。

不應而知者，良知也。天命之性也。吾心之故物也。順此故物，而不穿鑿本性，便是大智，智也。性也。一也。又何論性論智之紛紛也。

亦憂亦喜，自然然而然，但知有發喜，不知其爲象也。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也。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弟之情方來，兄之情即往，故自信而喜之，奚僞。有客問舜當時處象，富之貴之，親愛極矣，又欲常常見之，到底親愛，若周公之於管蔡，不能無讓，子曰：不

然。管蔡得罪于周之朝廷，象不過得罪于舜之一身，得罪於朝廷，雖弟無赦也，得罪于一身，雖疎無誅也。況弟乎？且管蔡之得罪於朝廷，猶四凶之得罪于天下也。周公之誅管蔡，亦猶舜之誅四凶也。處舜、周公易地則皆然。

章中引詩、書、語、錄多，較他處不同，只爲成邱錯引了浪語，故爾援證莫如詩、書、中問又着說詩一段，全是教他讀書法。周介生曰：密法迎人曰逆，逆者欲彼之來，而我先往之謂也。故我之精意先往于古人，而古人來矣，悟此旨，可想見聖人時時空中晤語，雲石浦謂以我之真精神默相迎也，最得。

首云天與之中，云與之於天，而又云暴之於民者，何也？蓋從民心上說天意也。倘民心不與，即天亦不能與也。故朝觀訟獄，聽訟，民心也，即天意也，民歸也，故曰天也。未引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正謂天意在民心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於此可見，予書承庭訓云：何以見其百神享也，必百姓安而百神始享，朝觀訟獄，聽訟，正是百姓安處，即是百神享處，故神享須于民安上見。嗽石公曰：太誓之作，也是征誅之天，決于民心，引証此處，見揖讓之天，決于民心，即此便見禪繼一天意。

若說禹有個道在，而啓賢，能以敬承之，則敬與道爲二矣。道與敬無兩層，兢兢業業，禹祇台，據只是個敬，敬者，堯舜禹相傳之道也，惟啓賢，能敬承繼得禹之道，繼禹之道，即繼堯舜之道也，傳子即傳賢也。

子路以告，或者有感于南子之可見而云然也，不然，向也不悅內君之見，今也反爲內親之媒，何出自兩人哉？命之當然，便是禮是義，是有禮義在，即此便是命矣。夫禮義者，聖人之命也，謂有禮義而命不足道也，非也。

爲貧而仕，只說道不行，真說不行道，仕有變通，而道無伸屈，貧亦道之所寄也，引孔子仕貧盡職一段，正是行道處。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正字是一章主腦，何則？君臣之際，獨有一正而已，諫而易位，諫而君者之正也，對以易位，對以去，又對君者之正也，王勃然，是王之不正，王色定，亦是王之正處。

性之總也，合外內之道也，非惟說義外不是，并說仁內亦不是，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我則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

彼長而我長之，通一句說來，必使非外，若但見得彼長一邊，豈不顧奴失主？孟子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以才陷陷，極辨析得妙。

問心性情才之辨，曰：譬如穀種，一粒穀，是心也，其中之生意，性也，發而爲芽，情也，芽之發處，才也，此青雲堂最透語也。予嘗承庭訓云：情所蘊之靈，因性所藏之覺，而性所引之緒，即才所伸之機，夫才固所以運仁義禮智之性，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也，袁小格謂才是良能，自然之運用處，極得。前言鑠者，以火銷金，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此曰陷溺，以水沒人，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出入二句，就心之活潑處看，最妙。若領存亡說，則出而當天理，出亦存也，入而離人欲，入亦亡也。

學者，學聖人之道者，非學射者學匠者，心之所期曰志，目之所做曰以，須虛虛舉，振亦字神情，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先王制禮以防之，是禮原爲食色，程食色之重，正禮之重也，且也禮食餓死親迎不得妻之說，非論禮之常，亦非論食色之常，任人何賸賸也。

服堯、誦堯、行堯，須垂重行堯句，不然，倘徒誦服已也，不幾與形骸論聖者等耶？徐自漢謂服堯之服，未已也，誦堯之言，未已也，必行堯之行焉，語極斟酌。

歸者莫作歸家說，只是還而自體認于良心真切之地，然心之所迷，即令得道，道之合處，即是師，中國經制，聖人予後世以不容輕之勢，正操後世以不敢重之權，輕正重之漸也，所以把重意找在末後，毋爲富強者藉口。

存心即是盡性，養性不外存心，心有出入，故言存，性有善無惡，故言養。

無爲其所不爲章，兩其字，一此字，俱指本人初心說，兩無字，莫作擴充克治二意，認得初心，最直截，最簡易，一生更無餘事，故曰而已矣。

聖人治天下，仁天下者也，然未使民仁，先使民富，欲使民富，必使民節，下使裁粟如水火，使字有力，正上二節意，非另有奇術，可使裁粟如水火也。

此是關子莫不干楊墨事，因子莫執中，執楊墨之中，故特借楊墨爲話柄耳，若瑣瑣繼楊墨，便顧客失主矣，爲海門曰：儒者精一之中，非兩在之中，允執之執，非拘執之執，一貫之一，非一隅之一，一自含百，百自歸一，無不舉也，無不中也，楊墨執一以爲一，子莫合兩以爲一，均之廢百以爲一，何取于一，見透楊墨者，無以子莫爲轉境也。

吾豈若便是君爲堯舜之君，此伊尹之志也，予不狎于不順而放之，亦堯舜其君之志，不得不然耳，然志不可見，亦曰予不狎于不順也，志之不可見，亦曰民大悅也。

不曰幾性，而曰踐形，須從形上講，如耳目形也，聰明性也，極耳目之聰明，方可名曰耳目，是踐形也，孔之耳順，曾之啓手啓足，孟之辟面盎背，是也。

不如無君，不若讀孟子者，將使子與此語，爲始皇藉口，則又不如不讀孟子，夫孟子之意，蓋爲當世無仁人，徒血流杵臼寇武王耳。

不行於妻子者，天下耳目遠，猶可塗歸，妻子耳目近，最難塗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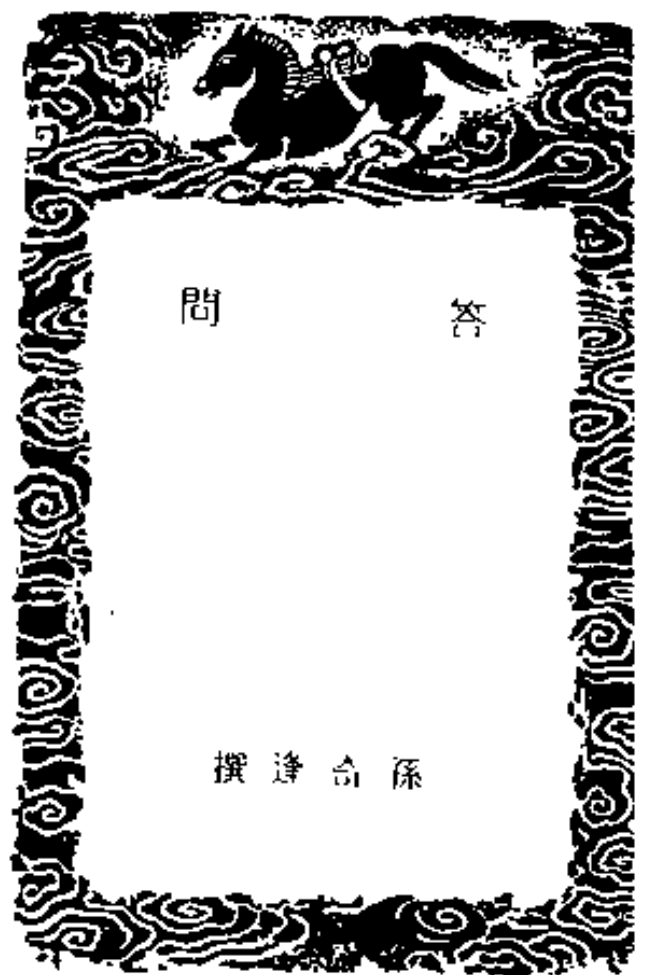
性之所在，皆法之所在也，但聖人卽性是法，忘乎法者，可以立命，君子從法，反性，行此法者，所以俟命，行法者，卽行性之法也，如前邊德四句，處處是性，處處是法，行法者，行乎此也，或曰：何以見其是法，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

進取不忘其初，初者，先天之本體也，若鄉原，都是後來偽歸的象貌，故曰賊，後云經者，正萬世不易之本體也。

在中道昭揭之後，則其經主道，在鄉原亂德之後，則其經主反，反之力甚厚，反之心亦甚苦。

若說孟子是見知，當時已有顏、曾、思、若說孟子是聞知，時尚未五百，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不必將見聞知懸貼講，徐自誤謂猶言此途無傳孔子之道者，則又有誰傳孔子之道者，更覺語極流活。唯知體千古常留，豈真有所見聞也，亦聞見吾心之知而已。故子與氏說兩個無有，蓋不管聞見，只自任一個知，自覺道脈貫通，若向聞見上索子與，則失子與矣。如今日我輩求孔孟道脈，抑在耳目上索聞見乎，還在吾心中求知乎，些子會心，真是從來聖賢傳心之脈也。予私心竊嚮往焉，敢以是名茲集。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定爲集註章句，而發狂肆誕者，至譏其狹小讀者之眼孔，此其無傷朱子，明矣。然迂泥自狹之徒，又或兢兢墨守一字，不敢外窺，又豈朱子之所許耶。夫古人世不相及，而心則相通，我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即旁搜遠證，不得謂異而非同，我不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即抱關守殘，不得謂同而非異。試觀朱子上探諸家註疏，以下及同時羣賢之說，折衷論定，而或問、語類、文集之中，前後之案，不嫌並存，混其異同，而廣其疑問，此其用心之公溥何如。而學者顧猶泥面執焉，或輕以肆焉，獨何心哉。此以九朱先生以些子會心自名其著書，而真爲善守朱子者也。先生承其家學，（註一）雖一語半，雖我，今書名噪復社，所著尙有慈闕問業、劍閣痴語、慎獨集、江東三社古今人物評、子史品略諸書，今皆不可得見，而此書又以卷帙浩繁，不能備登，因稍採而輯之。若學者欲窺全豹，則自有原書在。嘉慶五年九月九日，後學趙紹祖謹識。



孫子遺書卷上

問

甲午

問學庸語孟以何爲把柄曰分言之學而時習之孔子之把柄也在明明德曾子之把柄也天命之謂性子思之把柄也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把柄也合言之學也德也性也仁義也一也皆吾心之所具足而不容外求也仁也義也性之德也學則所以復性明德而葆其仁義者也學之功用大矣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好學也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谿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尚東昌謂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是明指心性爲二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原是一樁事似不容判然改爲二也曰要看立言者之意儒釋發源所爭甚微故屢爲辨析惟恐學人誤入然其意卻活觀其言曰心統性情者也此際存心養性一而二二而一又不容毫釐之差豈判然歧爲二者哉執泥則到處成礙活潑則通體皆靈會得此

旨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不會此旨說二不可說一亦不可自渾渾渾渾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學者不能有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信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

治鑄之手

問中誠仁一而已五峰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此果歧而三耶曰聖賢之書隨處立說總於大旨不悖不使有流弊於後世而已我輩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有時言三言五言百言千有時言一正不可有執一之見五峰知言一書亦有差失朱子謂此數句說得密

所貴乎學者當求其心之所安遂不必論邇來海內二三學士致謹於其迹持論嚴不可犯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迹稍不謹則併其心而議之若曰磨不磷涅不淄此孔聖人事子路大賢每動色相告後世豈容輕借口

問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不知古大聖大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樂論也伯夷柳下惠一隘一不恭斷不能相易如泰伯文王斷不爲湯武之事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刑五臣亦不能相易而況其他行造其極之謂聖各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峰入嶺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爲到手成害皆不達於此

問堯舜千古至聖一日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一日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何以有丹朱之傲與象之傲曰朱之傲不足爲堯病象之傲不足爲舜病試想堯之教朱舜之愛象其

是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的榜樣

問顏子於孔子一問未達何所指也曰孔與顏相視莫逆毫無隔礙故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其歿也曰天喪予孔顏分明是一箇人其一問未達也顏子云歿之年方當孔子而立之日到從心不踰矩未免微有安勉一是全體皆仁一是其心三月不違仁亦祇分生熟之間而已矣

學問不長進祇爲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孔子謂顏淵吾見其進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到七十從心時祇是有下手處無歇手處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于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日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知己

問有人焉明知其不安然以禮義之心來欲借正人君子以作門面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之心應之而已矣渠即不安而飾禮飾義之心即知是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善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內省何疚轉一惡人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問戒慎恐懼之時不知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潑潑地乎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憫之言也

王思與云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獨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妻師德何如春生未睡前此處正好參看

同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室有愧夢魂離懷此正戒懼之誠耳家貧規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元德臥元龍於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寶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膏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棲三層之樓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予曰僕客頗多遊居其上天啟乙丑寅郭林宗陳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屬之管幼安田子春迄今奉其惟衛武公乎

謂諸子曰子云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等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為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絕無遺議儼然古之大臣卻出大儒之手未免是譽陸子帶來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誠之者援人證已必以為偽學令不得出頭此亦賢者之言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網入毀譽者不知凡幾汝等有意識史者先失虛公方可著眼處已處人之道亦如是

客有弔其友者其子不哭客怪之或曰哀至則哭哀不至而哭是偽也何怪焉予曰當哀而哀則哀自至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父沒而其友來弔仁人孝子之情安得漠然不動乎禮設斬冠斬衣麻鞋杖一切用物皆純素是所以教之哀也當哀不哀有物障之任其錮蔽以為不作偽也誠禮破義臨喪而歌笑不至哉

客有探俗學之不明者予曰聖論六條論語半部誰不明之而誰其行之

躬行君子

問素位而行富貴之外如何能自得曰疏水簞瓢之樂古來不乏此輩人至節毛盡落不失常度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境雖難堪心方無憾富貴雖云適矣順風覆舟樂難長處子與氏之言曰得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人亦孰不欲富貴吾慮其行也當倍難耳

聖人教人有當下可了有到底不了如是知也天下歸仁焉吾道一以貫之等類是指本體說故當下可了如堯舜猶病是吾憂也吾見其進也等類是就功夫說故到底不了本體功夫豈容有二執而言之又成千里

問做人口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惠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禍如亂臣賊子傷微顯榮未及戮辱雖吉亦凶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鬼神曰鬼神者陰陽也一氣屈伸循環無端天地間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無一時非陰陽之所流行不見不問似論於無卻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所謂誠之不可掩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地鬼神總一誠而已矣若如世人所說鬼神司生殺之權操禍福之柄吾不知之矣

問博約如何是一棒事曰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是成法約是活法大聖大賢所得力者全在此約夫子之弗畔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將以反說約也又云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則約之時義大矣哉當直聖賢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一言云者約之義也任是紛紛浩瀚都要收歸一理中安得有兩格事

問告子與楊墨淺深曰楊子以為我為義而明遠於義墨子以兼愛為仁而明遠於仁告子以無善無不善為性而陰亂吾性其害道之淺深可知已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與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涇陽顧子曰告子禪宗也知言哉

問喜怒哀樂中節天下達道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得

非矯情與曰非無喜愠也不為一令尹而喜之愠之也我大而物自小矣大凡易喜易怒者皆輕受人去取澄而清清而濁豈所稱招不來應不去之丈夫

問周公東征誅管蔡大義滅親也管蔡以股畔正守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志非所謂大義滅親乎孔子聖湯武仁徵伐獨令管蔡抱沈寃於千古何也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管蔡泥述武周達權孔子亦取其時之重者而已矣豈暇一一舉論哉

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人知之人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問儒術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二帝三王儒而在上者也以君道兼師道素王儒而在下者也以師道兼君道道即二帝三王之道學即二帝三王之學統緒不勞源流不紊孟氏沒而微言絕儒術遂裂漢學黃老得其精唐尚佛氏泥其迹宋之理學多以禪附儒道其後申淺說占高譽又做於宋人而下之者也人有言宋之疑於禪謝上蔡游廣平張無垢楊慈湖也然卓行不移可以為難矣今也為利之心與庸人同而飾談之迹欲古人遺誰其信之誰其然之

孔聖儒者之宗也顏曾思孟殆所謂君子乎中行乎十哲兩廡諸賢則善人也有恆也狂也狷也皆所以分備之統而得儒之心者也外此有儒而霸者焉則難矣有儒而史者焉則華矣有儒而禪者焉則曲矣儒而偽其鄉愿之亂德乎賊矣

嘗見輕是非人者每多失人且失言也蓋人一生有有初鮮終者有有初克終者尤不可以一日之見定彼終身之品夫子視以觀由察安何等詳慎元晦一生迥躬秉德晚年猶深自悔誤人誤己論人者甚勿以己之喜惡為是非乃為不失己

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余亦曰君子亦仁而已

矣有何異宋人詩云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已有功
正好參看

問小人如何亦曰儒亦曰中庸曰四書中所稱小人其規
模本領皆與君子爭席但心有公私耳公則為周為和為
泰私則為比為同為驕其外面皆是一般真小人即假君
子偽中行乃真鄉愿欺慳惟其所造非明眼人莫辨

問容色辭氣何足為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惻惻
之後乃有此赫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問問侃
侃行行皆自鎔鑄中來

希高慕大賢知多害此病如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
敢不勉不為酒因此平等事耳夫子何以云何有於我不
知正惟庸德非仁孝兼盡動容中禮鮮不有愧已焉極卑
鄙却是真高遠鄉黨一篇記聖人言語起居飲食衣服之
事此處正好學會

問儒釋之辨有曰半提全提者有曰實提虛提者有曰形
上形下者有曰讀楞嚴似儒在佛之下讀阿含等經似佛
在儒之下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高無下矣諸說果當否
曰予不知其說但知其道不可以經世故其說不可以訓
世隱怪有述中庸鮮能賢知之士驅而歸釋亦氣運使然
唐虞三代之世御無佛法予嘗

用刑法我用法意也何必爭勝負哉大小持世君子第
反經而已矣周德而已矣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祇為私欲間
雜插藩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然乍見之惻隱嗔
憤之羞惡未嘗不在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未有已時
此心之存焉寡矣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為人而天地
何以清甯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
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
也

問理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為
理其運旋處為氣指為二不可混為一不可

問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
現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為塊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
源頭還他現在不得以於穆為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得
混而為一亦不容截而為二

不能耐俗事之糾纏不能耐俗人之磨弄終不能觸之而
不動或曰俗事俗人如何宜受他糾纏磨弄曰不受有不
受之道總不宜有動於中也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舜之誅
四凶孔子誅少正卯亦未嘗有動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井不宜讓古人予
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井宜讓今人無一人不
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
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著字此病不小

問有善無惡遂有流弊而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不識不知
亦有病在曰不學慮要著他親長而達天下不思勉要看
他得字中字不知識要著他順帝之則此等處皆難與俗
人言

能自立者不倚於人能懷心者不徇其迹名義以視躬非
為於己也平恕以善事非為徇人也

客問予所得予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今老矣所知仍
如觀花於鏡欲執之而不可得也所行仍如轉石於巖欲
勢之而不可得也

周元公太極圖說盡天地鬼神之秘當與河圖洛書同觀
上接孔孟下開諸儒千百世莫出其範圍涇陽謂伯子未
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

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
人之法也也接孟子之傳者實惟子靜薛方山云王陽明其
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實惟陽明鹿伯順亦
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實惟伯順一

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差

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至敘道統自
任見知當其時同堂授受何不私淑而猶以自負也意
若謂世代非遙學切所願亦猶之乎同堂耳千百年後而
得元公太極之秘義擬洙泗之微言殆所謂聞而知之者
乎伯順正叔則顏曾也子厚元晦則孟子也遞及文成獨
揭良知自述心得亦庶幾乎聞而知之矣或曰堯舜湯文
天地承賴豈後儒敢擬曰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有春夏
秋冬人有皇帝王霸又未幾天道豈墜地見知聞知正與
氣運遷流我故曰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真實學者要來路分明用功方不錯又要識歸路不然半
途而廢成得甚事

問如何是歸路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來路也從心所
欲不踰矩矩是歸路也

客問人生最緊要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即志士求危身
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遷徙以達高退士務
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問
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是無慢若容更是無慢問處己
之道曰祇要清其胸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
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疎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然
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躁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
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肥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在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於心與熱
心為之也於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氣而未沈
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
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人思不能信更思不能疑人思無所知更思有所知人思不明白更思太明白此非真實有連會者未易語此乙未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聞知傳道之人也危微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闢易之人也三千餘歲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

念庵云戒慎不觀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為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庵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日十手之嚴而踟躕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病之藥不患此病不知此藥之妙

古人有與人同退不與人同進者有與人同患難不與人同安樂者非矯也君子自處之道應如是或曰彼亦君子也必欲與我同進必欲與我同安樂則何如曰亦不必矯惟義所在

論古人祇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即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為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弗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徹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識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為束縛為拘板打破不得脫灑自在豈知脫灑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於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李問答七

李問答

問孝友為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恣睢乖戾骨肉賊傷政孰大於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為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於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皆具一段確然不可移易之見方能各具聖人之一體者也然以語克己則難矣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記夫子亦曰毋我比克己又進一籌聖學舍克己別無從入之路原慮之不行克己然欲藏見其為難耳意見自負者到底用不著適足為學病

問過則謫聞謫則怒不獨愚不肖為然此病中於賢知更甚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仲由之所以升堂也公孫碩膚赤身凡几周公之遇謫何其安聞而不迫乎二人者皆吾師也

人之生也直不揉其直而生不問矣子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孔門師弟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彥不仁哉率予小人哉樊須皆無所回護至愷見不悅學稼學圃禮崩樂壞之類凡有所贊亦無隱情總是直道流行節知匪情狙詐相高者孔門罪人也

問孟子七篇稱引詩書罕及手易先儒謂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從何看出曰君子而時中乃所謂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總之時中二字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其言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人人自得豈向外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惟義所在大人弗為君子不諒惡乎執正是學孔子之時中庸深處多在孟子故謂孟子方能曉易

李問答

三

之地雖毫屑越便非性命流行至誠覆物載物成物配天地配無疆總曰闢然曰不顯蓋容不得一毫屑越層越即的然也

奢儉豐約數有循環勢有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於履盈持滿一味席舊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澤色貨利人人隱微英雄豪傑皆被此考倒不遑不瀆是大聖人事學人入門須用猛力降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宜變其防而杜其隙可也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磨不礪淫不瀆手段

中庸傳道之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其尊推孔子也手矣蓋矣然其道則本諸身而其所以本諸身者總不離日用間喜怒哀樂之中節故鄉黨一篇直記其飲食衣服容辭氣之事給出一箇活孔子不生不滅於天地之間骨體皮肉無不具備鄉黨從卑邇處言中庸從高遠處言所謂即卑邇即高遠也

學問思辨莫認是知學而能問而知思而得辨而明則行矣究竟知行非二事但不可躐等

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凡事到手便該思量如何收煞有初鮮終德之棄也凡語言不從默中檢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苟且己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為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客曰道大乾坤小人間日月忙此語不幾於誕乎曰非誕也君自不理會道生天生地生人原無與道並大者觀乾坤小間道之人靜正深閑齊得喪一死生故覺人間而

李問答上

日月常忙此語莫輕放過正當參悟

人生在世逐日接續沒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孰知孔聖人一生卻只是不怨不尤怨尤兩忘何等脫灑

學問之事與無身分之人言之不受也與無機類之人言之不悟也安得身分而有機類與之言方不失人不失言

儒者一人之見豈能盡聖人之大聖人如天地四時備者各分春夏秋冬之一令任清和皆聖清任和皆偏然偏至之品各成足召故曰行造其極之謂聖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辨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義正好并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箇朱元晦亦甯有幾箇陳同甫同甫當自負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晦翁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論議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有定評也

諸大儒惟晦翁集其繁緒選宗傳止取晚年定論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未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並存見與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王子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

因簡從前朱與陸始爲不合之語並其繼焉漸合之語終焉相合之語俱列於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相知至其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

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己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

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口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人謂孔明善治國程伯清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明可與禮樂人止知伯清爲儒儒愚謂伯清有王佐才或曰何

以觀之曰儒而不達於政曲士也腐儒也有天德然後可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躬之不副此處士踏虛聲者耳何

以爲儒明道儒而醇者也果達藝不足以擬之據其上神宗劉子論王霸之辨得君行道自有可觀然不用則抱道而處耳顏子裕爲邦之略不遇故竟與尼山空老

腐儒少豪氣豪儒多霸氣不腐不霸者乃所稱君子儒問小人何以亦云儒曰規模隘如硯硯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爲大矣夫子所以廣子夏也若後世希高慕大自負孔孟奚足當子夏一盼

問後儒謂漢儒不知學謂孔明韓范諸公不聞道何如曰以孔子之所謂學恐漢儒未必知漢家不重儒術其所學多在躬行而不在口耳孔子之所謂道恐孔明諸公未必

聞孔明諸公不講學其所聞多在行事而不在談說陽明謂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達道不遠者也此亦持平之論必以

爲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恐非聖門之所謂著察又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矣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愚謂詩亦道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於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

離道而云精於詩精於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邵伯溫云以一歲而言冬以一日而言夜

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日月不窮故人事不可盡常留十之三可也至哉言乎是天地聖人之秘也人各有用各有盡思盡留餘不獨盛滿宜戒

聖賢垂訓立教千言萬語不過教人恥心故孔子曰行己有恥又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不恥之間其人之介乎

之巧

國仇未雪忠臣之恥也前愆未蓋孝子之恥也再醮之婦節女之恥也

孔子刪書以秦晉終篇蓋知繼周者秦也康節嘗語伯溫曰世亂野安稍可甯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道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養身是養心

之要此延平以得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之學則自程子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此元燈一線也大凡學人不徒靜中領悟窺見本原撥拾口耳聞見幫襯補救祇曲

士耳仲素服膺龜山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此是真切下手處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爲垂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可令吾身

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千古上下可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亦夷於物耳何以

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問聖與仁何以分曰以人言大而化之之謂聖中心安焉之謂仁以心言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

然非聖人不能滿仁之量故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修身之上必借良師友故夫子以朋來爲樂又曰事大夫之賢友上之仁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子產在鄭孔明在蜀皆收拾人才足句三四十十年之用後世不知修己以安百姓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予智自雄師友道喪風俗日替人心日漓豈待問哉

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言曰氣強理弱理管羣他不得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時皆氣之爲也而知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時有聚散流時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即喜小小拂意即怒小小利害即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故抵牾習俗必豪傑之士

甚矣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與習化機成天作即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真性流行與天爲徒終是習氣未淨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曰不必談說元微只就此日間莫令物欲特亡夜間莫令雜氣紛擾時時提醒朝乾夕惕則貞明不息便是通乎晝夜之道

唐虞之世已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巢許一流是也然巢許當年自生自化於經正道明之世不取以其說惑人有謂二氏即真宗派者其學術恐未必同後世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終老山林者殆庶幾斯人之徒歟

世儒於死生之事其有其無必欲明言確據愚謂人生不能作夢中之主豈能作死生之主耶游魂爲變可釋也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或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知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死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間不可少之人此轉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

虧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采人憶憶往來於時行物生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拄從來大聖大賢爲君爲相爲師爲忠臣爲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若如二氏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視千百爲千百者禮之異一本散爲萬殊也小德之川流也視千百爲一者仁之同萬殊原於一本也大德之敦化也

仁與人兩相附麗故曰仁者人也然仁不能離人而人多不能體仁必如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君子乃所稱仁人焉外此鮮有不自絕其仁而並失其所以爲人者矣

夫子贊乾德而首曰剛論近仁而首曰剛又言致微於剛之未見聖門諸賢豈皆不足當之耶由之強氣質或未盡融豈回之不達仁者猶存乎見少也蓋亦言其性之所近不偏以剛見嘗試擬其人其惟孟子乎孟子養浩然之氣者也義集而行無不備道充而心無可動意者可以樹聖思矣或曰夫子所思之剛即所以告由之強也味四強哉矯其入可想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箇字贊乾之德愚謂聖人法天則七箇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言其不思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矣然以此律古聖人恐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義乾乎聖人之於天道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人兄弟偶有小微爭論不已予解之曰是非在他人且不必太明兄乎兄弟兄弟念物之哀不必苛求於其弟弟不見象之不足所以能化象弟從兄之義不可同執於

其兄叔齊甘絕其國不忍背兄顏公之兄弟取法此兩大聖人各見有己之不是則善矣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斯發殆盡認後來之情識意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實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人只爲口裏講道理遂至渾身無道理道理原不向口頭取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百福集於謙每見人有自託於傲者亦一念之不慎也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敷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邇來之學病黷頓悟以爲顏子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務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自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貴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豈可以二事言

人生受病口過最易故防口甚於防川古人訥言訥言慎言謹言總之無所苟而已矣一苟非失心則忘行故法古人之立言猶後法古人之不苟於言乃立身第一要緊工夫予衰矣猶頻犯此病敬錄以志吾過並告我子弟

學者有望見一理字遂欲打破此之病在虛法宜補有瑳見一無與忘字遂以爲賊夫學者也此之病在實法宜破破理字是無性也無命也固不可破無與忘則聖人之忘

物忘我天載之無聲無臭又何以稱焉厥病惟均皆非善學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漏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漏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於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的好烏足語於闊大

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問囚人爲不善惟日不足所謂性之善者安在人帶亡於旦晝而休息於夜氣元來一線終不能盡斷所謂善者性之真體爲不善者情之浮用羅子云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遷體也此語有會

石齋謂一部禮記皆爲孝經作傳至哉言乎自堯舜至孔子道統相傳歷歷如此義軒以上又誰爲受而誰爲傳耶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丙申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人從何用功費用一源頭徹無間八字要認得分明

以孝弟仁讓爲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爲根本楊無庸闢墨無庸誅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問孔子終身行而終身藏者也魯論敘列荷簣丈人晨門儀封楚狂沮溺諸人又言賢者辟世次辟地次辟言次辟色究與及門諸賢退老洙泗畢竟是隱之意多曰行由人藏由己由人者存乎天由己者存乎我夫子正不必有心也無可無不可

問儀封人以孔子爲木鐸是具千古隻眼不知避近之頃從何處認出曰封人固賢而隱者也其間人多矣孔子備天地四時之氣子貢得其溫良恭儉讓之德後來動和之略料當世諸侯王皆非大有爲之主而晏嬰子西單不少其人定不獲展所學於當年自不得不垂教於後世識力

高故見得透非無據之言

問孟子之門獨樂正子稱高弟而從子教徒唯嘯其所失恐亦不小曰王驪爲輔行雖不與之言行事豈能不與之俱朝暮哉孟子所云徒備嘯即不與言行事之意君子待小人之道應如此故師以之教其弟謂正子果爲嘯嘯來又何爲喜而不寐

擬掃應對雖教小子之事然所以折其傲與情之氣夫傲與情之氣重而未除後將益甚安望有成德達材之日乎折之教之使知循序漸進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世人謂韓昌黎入佛淺故其闢之也深若其入之也深則沾戀護情之意多雖極力尊聖人之教而聞之之中不覺爲佛氏搖地步從來儒者不流入於禪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

須先識仁是爲學頭腦誠敬存之是用功頭腦東昌有言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吾愛此二語嘗舉以告同志同志中左祖建安者便謂建安無病左祖姚江者便謂姚江無病此亦各就其所見而言之如人飲食有愛食濃者有愛食淡者各從所好舍其所好而強從人之好終非其心之所安須自己知濃知淡而調濟之以適於中此不可以口舌爭也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爲快不知此小人閑居爲不善自聖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舜舜業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衍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垂訓離世之戒頑冥放逸其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而獨藝工藝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成湯顧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顧

學問之事要得趣於日用飲食而有裨於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功宜固不從間然處用力便是假之也故論語首章即拈出不慍二字

富貴功名有做不去之時而聖賢豪傑無不可爲之日果爲做聖賢豪傑直從夜氣清明簡靜處從前所爲自當猛然汗下

論人當於短中取其長不當於長處苛求其短平生求友老而轉切顧安得整然無瑕者而事之友之乎一事足述急爲援引要見有滿街皆聖人之意不可令滿街人獨指我爲聖人

或問孔子往弗援往佛聆其意如何曰欲使之歸正耳程子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改過之人其意自見又問見南子何也曰孔子率拳衛事思正君而議富議教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玉之賢既仰孔子爲聖人獨不可借之以佐君出政乎這段心腸這段機竅只孔子可做亦未敢明以告人人亦未可輕以借口狄梁公事女主亦孔子見南子之意然不能反周爲唐其何能有譽於天下後世

凡言學者偶言其心之所見不必定求與人同不必定求與人異一有求同之心是謂雷同一有求異之心是謂好異雷同是拾人唾唾之曲士也好異是謬爲隱僻之說學也與其多一言勿寧少一言

大哉聖人之道無不包也無不人也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凡禪元刑名技藝之流其說之稍有當於理者聖人之道即具焉然其全體大用自非禪元刑名技藝之流所能窺謂禪元刑名技藝之流必無一同於聖人之道者惡足與聖人之道之大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於是新術始不足貴矣以今觀於用人行政之間其所以匡教天下者烏足當伯者一盼耶晉文所稱請而不正與楚人戰以敗北歸而行爵先雍

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舅犯不厭詐僞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以詐遇民偷取一時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伯也宜哉漢唐宋有爲之主未免有數德焉况其下者乎

儒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實爭同異是非邪正僞釋眞僞雄辨無已予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遊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死是生順沒留之事以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於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孔子繼微之教被孟子傾囊而出只是要認得孔子

千百世後之孔子愚不肖知之當年之孔子賢者亦未易知也叔孫之毀晏嬰之沮比比而是即及門如陳亢者想亦不少其人故其自言曰莫我知也夫蓋孔子原難知也人人知孔子則孔子亦人耳孔子人而天者也天乎豈易知哉子路稱高弟其微色發聲者不一而足况其下焉者乎後之學者亦不過各就所見以窺孔子涇陽推元公爲孔子知過矣大凡刻於見短者近毀寬於見長者近譽毀譽兩病學人易犯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須是孔子問邇來有所謂西學者非釋非元本天立教其說似不謬於聖人曰彼即不謬於聖人但守吾聖人足矣吾夫子以東西南北之人兼天地古今之蘊區區一隅之見烏足窺其大概陳相見許行而悅願吾子勿蹈其轍也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歸靜者謂其能了達生死不知朝聞道夕死可矣只此七

箇字便括盡千經萬典敢問死三字亦可稱明決士大夫有生前無間而死的不分曉將并其生平而喪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臨了一著脫然無累方是聖賢眞實學力

愛身教子吾人最緊要事然不知學則以其身之無饑寒無勞苦爲愛而以其子之能振利能獲名爲肖矣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儉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慮貧好勝怕死此人生通病也對治之藥不能當下有瘳時存納滿之志則漸淡其欲富之心時思唾面之乾則漸銷其褻臂之氣時味朝聞夕可之言則漸破其貪生怖死之念動履無數藥力自行

馮泰節有言念中非聖念懸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有懸有空即有我我也我見生則羣焉馳逐而成素我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迹試想子絕四是何如境界

問子夏漆雕開俱聖門高弟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夫學安得有優時學然後知不足自以爲有優時則滿假之心生非學也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庶幾乎學而優者矣曰要看各人發言之意子夏之言爲世之不從事於學而輕言仕者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子羔尹何豈全未嘗學乎而夫子與子產云爾者見古人學不優弗可仕則夫子使之仕者故快覺其未信焉謂其言當會其意泥則滯滯則無用此仕必待於學優也舉史書不遺一字者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靜坐則欺其專學此意亦惟悟者自得之若呆講人又疑其流入禪門去誠者天之道生知安行之事也誠之者盡人以合天之道學知利行之事也孔子天縱之聖竊自附於學知一貫之傳曾子以魯得困知勉行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

孫子遺書卷下
答問 補遺
編之一

陸子談本心惡言心者羣起而攻之朱子釋心曰心者人心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何罪焉王子談良知惡言良知者羣起而攻之朱子釋良知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知何罪焉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悟字悟何罪焉總之德於禪門無形無影無處究詰他未免有微乎其言之耳莫認得太癡

歐陽原爲閑放心然簡束之過遂成踟躕所謂心逸日休者安在孔顏之樂處乃是其學處學不能樂是學爲苦趣設也晦翁有句云昨夜江頭春水生艤艫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陸子見此詩歎曰晦翁悟矣此是尋著樂處耳

問熱輟團融之人既無神於世而孤詣冷僻又多偏見固執當何以用其補救乎曰只宜勸之讀書讀書多則理自明偏執之見自當潛移默化除此無對證之藥

問某多怒然一過輒悔當何如以治之曰與其既怒而悔何如未怒而防當怒而制著意克治初猶強忍忍之既久漸覺自然至於當怒而怒便是性情中事此豈可少

一友夜常不寐曰何法能屏除此問思閑慮余曰此病大家通害人心無無念時念起而種種情識欲惡朋從雲接此心遂不能主古人慎思近思詩曰思無邪正是與緊下手處一毫亂思皆是出位戒慎既久紛擾自清所思所慮皆心官之效靈盡職龍蟠謂戒慎如臨深淵薄繯轉眼失脚便喪身命焉能有閒思雜慮來

一客謂某終日是忙即有一日清暇只因忙慣了此心由不得又忙可奈何余曰忙慣了三字道著病根急欲以閒字對治如何得閒當就忙時提起念頭此因甚著忙窮究到底如果宜忙整理精神去做知係邪思妄念越理犯分則痛自刻責無地自容久久提醒自去而閒自來乃知

清閒不止是福全是學力

傳習錄極論知行合一既詳且盡愚謂知行合一一是聖者事大賢勉為之庶不至言行不相顧如知為人子當孝便孝為人弟當悌便悌為人君當仁便仁為人臣當敬便敬非生安未易言也庸流無足論即如從來談理學談經濟兩般賢者當平居議論時箇箇親切到得身行其事手忙脚亂十分中行得三二分猶足裝門面甚至有面目全足而精神全非有言者不必有德從來原有這般人知行合一一是直指本體作工夫見為二者學問原未到家未能以工夫還本體強是一畢竟是二恥躬不逮之人欲誦言之君子自不分作兩般事

問做功名有妨做人否曰做聖賢原不論做功名做功名何曾妨著做聖賢即就此時論能做的吳許一流人自是天地間不可少之人靜修先生謂魯齋曰子不出則道不行果為行道計則魯齋較靜修心更苦而功更偉矣答友人來書云何書不可讀未審所喚喚者當在何書愚謂三代以前無書可讀而人而俗美三代以後僅有書可讀而人偽俗消此非盡書之咎也立言者之人已全非三代之人矣我輩讀書不能不博覽旁搜然必先有所主勿以他端亂我宗旨先儒有云讀佛書如時花美女最易迷人此異端曲學每與吾儒爭壇亦以我非堂上之身遂不能判堂下之是非愚謂斷當以堯舜禹文周孔之書為主則諸子百家皆拱手聽命焉正吾人所謂窮經以溯其源也邇來如李氏焚書等類舉世尊其文而并尊其人亦足怪矣四書五經之外諸儒語錄固多可觀而陸子靜直接孟氏之傳陽明傳習錄透胸達背全體靈通由二子而得我心得我心即可觀面而見孔孟矣

來書云何事不可做未審所要約者當在何事愚謂事總此綱常名教耳然綱常名教又不離日用飲食如欲為忠臣為孝子必不為不忠不孝之事必不存不忠不孝之心

既無不忠不孝之事又豈有無禮無義無恥之事哉時至事起亦無定局如用則行舍則藏何嘗膠於一定哉隨時隨處體天理亦如尊作所謂天有時不靈而理則無不靈之時也著落在子臣弟友把柄在視聽言動根源在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中節制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無未能矣

來書云何人不可與未審所應求當在何人夫人豈限於時地哉南北海此心此理同也于載上下此心此理同也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千古我之品第愈高則我之趨向愈止僕平生尚論極喜太邱與林宗然所心折者又未嘗不在武侯與梁公古人之榜樣具在任人審其所從子與氏之願學孔子亦其志固然也吳許之志決不在伊周伊周之志決不在巢許愚不敢知曰請擇於斯二者願君深味乎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方是吾儒有體有用學問尊嘉裕容無非與人為善之意王汝止見滿街皆是聖人正是人皆可以為堯舜宗旨與人不求備則木石鹿豕亦可居可遊此段應求亦要識得薦馨問日用間只覺不能行所無事如何曰此莫看得太輕易了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不知費多少心力始能注之海注之江如不能得要領肯察者病痛全在一整字世本無事庸人擾之賢知本有賢知之整愚不自有愚不肯之整聖完之世界破裂多端總只因不能行所無事有一大聖人出焉歸清寧於天地歸安阜於民物亦只是行其所無事也然非朗然高懸一天地萬物之鑑事物之紛投時勢之艱難未免有遲回顧慮沾沾不自得之處行所無事一語是聖賢豪傑一了百當大本領我輩不能行所無事先自必有事焉始久之自當省事而漸進於無事矣不然悠悠日月行習罔覺而狼云行所無事也豈不謬哉

見病以不能誦讀自歉予謂之曰多病道心生此言殊可味若不知學讀書破萬卷止謂之不識字若知學則困窮

抑患思難疾病何在非開發我性靈砥礪我身心乎即如爾日前既有疾則凡可以療治之者迎醫簡藥猶屬末節而節飲食戒嗜欲省思慮調性情慎起居自當無一不致其周密一不周密恐其益我疾而自戕其性命不知此皆學問之所在也知其為學問之所在而日用調攝時微省一意以保全性命為主則浮名浮利自不能入而與之較重輕所謂多病道心生者良非虛語爾能知此經一番疾病當自有一番長進方不虛過此疾病耳

二客過予學稼軒子曰向來何所事事一曰俗忙一曰忙日閑只是閑閑子曰二者相資為用則妙矣忙者閑之閒者忙之二客請問予曰不過人事應酬日用經營耳此中有理道焉形瘁而神不傷猶之行所無事也人心無無念時閑居靜坐正好簡點身心不愧爾室滿自行生何閑之有

一友問吳聘君如何為石亨所薦予曰石亨薦聘君非聘君有求於石亨也只因亨薦受官便得自處之道又問白沙如何為梁芳題詩予曰為白沙鄉人數千里外桑梓關情偶為題詩有甚乖謬惟多口千古同慨

隻身流離閱四年而容貌詞氣動中條理余曰此天之所
以玉汝於成也庸人以爲厄窮英人視爲磨練西勇天末
少年固於一方一隅不過爲鄉國士而已今出而流覽天
下備極古今情態此其眼界已寬襟期自廣爲天下士干
古士豈復讓之他人是在當下自立幸勉之虛心學問以
爲他日券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此
千古鐵案後之人猶敢欲翻之議奇而意過激矣棘子成
去文而子貢惜之宰予論社而孔子責之蓋爲其言不足
訓流弊遂不可言古人不輕著述有見於此悲湖正以傳
象山龍谿正以傳陽明而無聲無臭無善無惡夫豈謬於
師說而虛無之教食色之性又未嘗不借口焉堂邑所謂
傳象山者失象山傳陽明者失陽明甚矣言之不可不慎
也

程門之學以敬爲主尹彥明問敬伊川曰主一之謂敬那
想問主一彥明日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知人到神祠
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能如此常常收斂
絕無雜念便是主一便是敬

蘇季明與尹彥明皆程門高弟也當彥明業舉時
謂之曰子得狀元及第也足乎抑此外復有學也彥明不省
明明日復造問之茶次顧舉杯曰卽此是學彥明有悟
請程門受業後顧以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彥明頗以
遷貶爲意彥明日當季明上書時爲國計耶爲身計耶若
爲國當忻然就道若爲進取計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
渙然彥明始學得季明指示季明晚節得彥明關發古人
麗澤之益如此

語乾顧人盡以文章爲學予謂文事未嘗非學而學正不
專在文事道不可須臾離仁不可終食違此正學之所有
事也加一分學問葆一分性真會之日省會之學也子思
之戒懼不親恐懼不聞子思之學也孟子之知言養氣而

李司前錄

不動心孟子之學也周之無微程之主靜朱之窮理陽明
之致知皆殫竭心力無一時一刻放下方庶幾乎不離道
不達仁成就一箇學者然此皆庸言庸德日用常行之事
只要存存不息勿忘勿助便是作聖功夫

扶陽北歸余謂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日與善人居聞
善言見善行是卽吉祥而福莫大焉日與不善人居聞不
善言見不善事是卽妖孽而禍莫大焉至誠前知正必之
於善不善耳我輩今日勿謂近小人爲無妨比匪之傷古
人今人每蹈此病不可不痛自警省轉轉相告也

馬步先秋捷歸謂予曰先生謂功名爲身外之物最不可
先橫得失之念故親於入關若固然也倖而入關亦若固
然也不意乃得售願先生再惠教將奉爲終身余曰此雖
爲一時之言乃終身之言亦千聖萬賢一了百當之言也

我輩祇患不認的此身認得此身則我大而物小身外之
物自能超然灑脫不認得此身則物大而我小終日營營
祇爲物役得失之念如何能降伏得下孔顏簞食瓢飲浮
雲貴貴焉有天下不與這纔是真實境地不作得失之
念我輩於聲華勢利淡的一分則於身心性命濃得一分

淡者日淡濃者日濃則欲去理復危者安而微者著矣然
目前下手處卻不在高遠難行只如吾兄所云不喜赴俗
席不喜說虛話不喜裝戲腔便見近裏著已下學在是上
達在是張子西銘言乾父坤母萬物一體之意而東銘指
示下手乃在戒戲言戲動始引伸擴充勿忘勿助不離日
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中正有深意學者當一爲
猛醒也

或謂俗子相訪似不必加禮予曰此便是自己入俗論人
於此時孰爲雅士經世之豪傑覺世之聖賢須是耐俗方
能移俗一有厭薄俗人之意此心已先放縱皆不在矣禮
於人而先失禮於己孟子曰禮之於賓主也不必其皆
雅士也

示淫孫去僞存真只此四字微頭微尾便是聖學初葆之
而爲有恒也功力漸加存養日密則爲善人爲君子純之
不已遂至聖人先儒謂聖人可學而能謂此一點真心人
人皆有故學者當立必爲聖人之志此志不立全是僞字
作祟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正是其作僞處也作僞心勞
日拙究竟只落得一箇長戚戚耳助之小子試自默省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
不能堪之憂則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遇事便束手被辱
卽動心逢憂輒短氣者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生俗
士之淺淺者耳

問陽明先生儒者皆以爲終難異端之學何也曰良知是
知致良知便是行此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去致字而專言
良知便與禪門相近此傳陽明者失陽明也至必謂其雜
於異端朱紫陽曰異端之學只廢三綱五常是他極大罪
名陽明純忠至孝正從龍場轉關正道惡得以異端目之
與朱子分頓漸不分離合愚固嘗言之矣承絕學而爲嫡
派允矣不誣

問學人須過得三關方可入道一貧富關一妻子關一俠
氣關不能固窮者多因妻子念重能固窮矣不係情於妻
子矣而英人志士又多落在俠氣一邊終與聖賢相隔予
曰此不學之過知學之人自不肯作刑卿輩政之事而貪
而無怨不私瞞其妻子御非聖賢不能難易之間各有分
數總在知學

謂賢臣諸子曰子知我輩各有若大家具乎天下之廣居
正位大道無人不具只是瞞而不居仆而不立舍而不行
遂自就癡癡自甘願瞞自迷荆榛耳其所以不居不立不
行者非彼棄我而我自避之避之之緣亦只因骨脆膽薄
氣靡原無所以勝其任者故不能不喪其所守見人人喪
其所守彼此恬然無相非笑竟成一晦冥不靈之世界豈
不可哀有能勝任之大丈夫亦非在驚世絕俗只不注於

李司前錄

富貴不移於貧賤不屈於威武便能居之安立之定行之
適無往而非愉快夫人生非富貴則貧賤而威武不能不
值皆極平常之境然非豪傑具大學力以語不淫不移不
屈鮮不有愧色焉一有愧色家具終非我有其功又難自
謹獨始

一友投一官人甚不得意歸而快快予曰審子於目前者
全子於異日者也當爲了稱慶設此番能厭所欲則欲念
之熾何有窮時壞子生平皆由於此常見介節士而未路
表飾者皆小小得意悞之也

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急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
甚何如靜以俟之駭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張文定不洽窮器之僕三十年不以告人只此識度何事
不平何力不辦

才人每犯輕薄之病才愈高則輕薄愈甚蘇長公非千古
人豪也哉正叔以大儒入侍君子道長之時性矜莊言動
必以禮亦儒者本色長公好詠詩機易之頗諳其不近人
情氣味不合自不相下此必然之情程門人遂勸其節職

策問爲謗訕則過矣蘇復縱言正叔之短至詆爲姦邪則
過之過矣才人不善居才不獨一獨落爲然或曰犯而不
校曾子獨以許顏子後世學者周茂叔程純公之外恐未
易多許也

問陽明教旨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渾然未發時無才之
可見併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
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

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既動矣而善中有惡惡中
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情亦無盡必須吾炯然不昧之良
以辨斯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
必去惡而爲善去惡則才之效靈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
物物格正己而物正者也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
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心之官則思而易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
於何思矣若冥然無思何以能作磨作聖是枯禪也富彥
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取仰視堯夫視他將做小兒
樣看此是孟子藐大人一般魄力堯夫豪才孟子浩氣千
載下英光動人

大抵讀書人思慮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放下且
靜坐教胸中空蕩無係著處卻舉起一看每事便有下落
程門喜見人靜坐輒歎爲善學龜山相傳指訣以及仲素
至平皆如此昏亂悶熱中看道理明徹非養成後不能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思謂常見在三字
極平易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之曰
省會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也孟子

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慎不覩恐懼不
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之無息天道
之不已稍雜以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爲物欲所細

截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爲人
孟子求放心三字是起死回生之手問人做不將去畢竟
是氣賦有偏全非祇關學力之厚薄曰一談於稟賦則人

人皆可如實誰肯下困勉工夫古來聖賢不知歷多少艱
阻費多少辛勤一畏難便讓於天之限我此正所謂自暴
自棄蓋論本體要是人人具足論工夫未必一一皆是果

能此道天恩必明柔必強良非虛語
天章問初學從何處入手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博雅云
明道謂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初學恐難語此先須
靜坐何如曰爾初看靜坐太容易躁心浮氣人靜坐不得

熱心急性人亦靜坐不得元公之無欲延平看喜怒哀樂
未發體是靜坐的榜樣予嘗云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
忘勿助間此是靜坐的功課程門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
非大福養人不能若以槁木死灰爲靜坐則枯禪耳非聖
門宗旨也

問朱陸畢竟是同是異異果何以異同又何以同曰陸從
尊德性入朱從道問學入此其所以異也然尊德性豈能
離得道問學道問學亦不能離得尊德性總皆聖人之事
也此其所以同也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乘人也最微最隱千頭萬緒紛
至沓來如何能寡的曰欲不能寡則心不能養從古未有
多欲而爲聖賢者也寡的一分欲清的一分心方能成得

一分人聲色貨利中斷無人品此處須要割棄
問未發以前空洞無著似無善惡之可言自思慮一起眞
妄如分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也正是未發以前一段光

景何以見駁於諸賢曰此正儒釋之辨毫釐千里全在於
此儒術大性行有不得一味反求反求則戒慎恐懼所以
未發爲中中節爲和純然一至善而已釋教本心行有不

得一味勿求勿求則割斷未發安得中發安得中節
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諸佛千經萬典皆本此五字爲骨
孟子闢告子更難於闢楊墨陽明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

體謂無善之可言正見其爲至善與告子之意星淵矣
戴司農問心如何得靜曰濂溪云無欲故靜問心如何得
無欲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天理熟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戴司農第一問學問之道知行合一德性學問並重所以
憂時者有責病虛病之說此蓋有見於末流之弊而爲工
力補救之法也若就吾學要領言天泉證悟以後文成直

標宗旨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千古聚訟不知此言與無
聲無臭有別否與無極太極有別否與大學之止至善併
孟子之則可爲善乃所謂善相通無礙否又不知文成當

宗旨此天下萬世之幸不第解海濫蒙愚之惑已也答曰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聖學之全功也盡於致知在格物一言念菴云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咸動交涉通為一體而無有平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故物格而後知行合一尊德性在此道問學在此有何虛實之病乎陽明教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語正見知行合一既不病實又不病虛其所謂無善無惡者不惟無惡之可言并無善之可言正所以為至善耳因語出告子遂羣攻之第思此言亦何嘗謬於聖人無聲無臭太極至善與孟子則可為善乃所謂善耶文成當日真見心之體自知是故不欲人鑿壞其方而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者又何須學問耶我輩今日亦非信文成第自信其心焉而已

第二問大學八條目傳之已久而格物之說紛爭不一小子茫如也如物果是一草木桃紅李白等事格他何用若云即是心身意知家國天下無乃與誠正等重複乎若云兼之則組織亦大不倫且格物無傳果原缺否有云釋本末即是者古大學可據否且格物窮理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後窮理者乎如何貫通乞直教之答曰就物之數有萬自一草一木以至家國天下皆是物也故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有何巨細精粗之可言格物者我與物流通無間隔正是萬物一體正已物正之意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始窮理者乎致知者知之明格物者處之當正見知行合一古大學格致無傳文成確有可據誠意傳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豈空無著者乎格致已在其中矣天生文成爲紫陽作忠臣諍子而攻之者乃以爲入室操戈俟後聖而不惑當自有在又何怪乎眾論之紛紛哉

第三問已發未發朱子之論亦不一有言其理者有言其時者又云未發與不發不同諸說孰是戒懼慎獨功力是一是二乞明教之答曰此時之未發非泛論其理也未發

隱然有發之意故不與不發同戒懼慎獨是一套工夫非戒懼慎獨學寐中亦覺擾攘安得有未發時耶此程門喜人靜坐教人看未發氣象也非戒懼便不能靜坐

第四問心外無學不動心是第一義但心在靜時如何能不起雜念而不動心在動時如何能不逐物交而不動大事乍來如何能一時鎮之而不動固積久滯如何能日日磨之而不動超凡入聖自有要圖乞明教之答曰孟子不動心其功力在集義行無不慊之時則心自無雜念之擾所謂靜因靜動亦靜也凡靜時之紛馳動時之逐物危疑驚撼之驚懼皆是義襲非集義也孟子不動心亦在四十年功深力到無可感之言無可奪之氣即欲強功之不得也

第五問文成宗旨又云去名利色根然初學少年欲令其盡斷粉華直趨枯寂彼必視世界太枯而精神意氣索然矣如何能鼓舞前去初學入聖階梯定有道場乞明教之答曰名利色根如何能斷滅的不通不達是聖人一切斷滅則成枯禪矣然此中自有禮義防維其間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如珍兒之臂喻東家之牆不獨孔孟名教在所必誅朝廷大法亦豈輕宥哉幼學正在存禮義之心以絕物欲之習便是入聖之路

答問補遺卷下終

歲寒居答問二卷附錄一卷

國朝孫奇逢撰皆自錄朋友答問之語奇逢之學主於明體達用宗旨出於姚江而變以篤實化以和平兼採程朱之旨以彌其闕失故其言有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歿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瀉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歿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是其宗旨所在也舊本前有附錄一卷爲奇逢所作格物說及楊東明與學會約八條既曰附錄不應弁首或裝輯時誤置卷端耳



孫子遺書

語錄卷一

孫奇逢

于度問眼前有些難過曰我輩學力正在打躬眼前眼前見得親切接人處事毫無利己損人之念寸心自是清淨胸中皆成飛躍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千古此須臾千古此眼前也平時去人欲存天理時時刻刻不肯放下則見利自然思義見危自然授命眼前一不親切則應事未免錯亂事後而悔不已近乎眼前者現在也現前無拂鬱無虧欠則自然無入而不自得矣難過二字無非用度不足試看眼前足用之人卻也有些難過夷齊首陽之餓處正是自嫌之處從來舍生取義後身成仁之人亦是求無愧眼前耳饒夫撐拄天地莫不有他五修問伯順先生一段破懼之學是如何曰伯順曾以發金花銀觸神宗怒遣中使召入天威不測時伯順在曹孔湖萬欲食起居不失常度總緣平時見得分明故臨時不致錯亂懼是非懼風波懼利害以至患難死生之際有一毫疚心愧色便不得無憂無懼真正豪傑從戰兢惕勵中求能戒慎恐懼能破懼到得能破懼時則喜怒哀樂亦無甚不中節處問學下手處曰日用食息間每舉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

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於天理似無違而於人情卻有拂者應如何曰理求其在我一念違難以自候情則問之於人不拂亦是天理中之人情若天理外之人情即拂也庸何傷一味拂人以拂成性一味不拂人以順為正上君子自立之道正宜辨之於此隨時隨處體認此心此理人生只有這一件事所謂必有事也

問然遺世不願留姓字於天壤間者此古至心人不恤不問境界學問不到此終不足也

五修問日用間起念舉事接言頭緒時覺錯亂照顧不及時工夫又斷了此病應如何曰起念舉事接言是皆心與天下相通之脈絡莫輕看起念無妄以義制事以道接言便是大聖賢境地不能當下合拍便覺頭緒錯亂須著一番心照顧人凡此錯亂處皆是天欲令爾見已而不見人強總而行求仁莫近正在此處用工夫不用工夫安見已有錯亂是有錯亂決無到底不返之時時時見有過可改有善可遷纔是聖賢境界

問收放心須是靜坐仍有雜念往來胸中不能掃除應如何曰收放亦是隨時隨處體認天理雜念往來便是於天理有礙當下掃除豈容姑待姑待之心便是聽其放而不求知求一掃除則此心仍歸本舍不以天理作主此心安得有靜時靜安之體只是不為私欲搖亂難動亦靜也陸子靜專講求放心與先立乎其大者而先立乎大又是求放心主腦

問先生嘗云理學節義事功文章善其一足以為人然四事有可相兼者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緩急先後之序亦宜有辨否曰理學節義事功文章總是一樁事其人為理學之人遇變自能節義事功文章總是一樁事其人章觸而應迫而起安有所謂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學則節義亦屬氣魄事功未免難銷文章祇成

空談耳即如事親從兄以至刑寡妻信朋友亦是然其義總統於事親如不違於禮喻親於道古來仁孝子自有苦心極慮不失其身以事親語下古定案處兄弟處妻子處朋友處從此一念為蒸動或直或婉或剛或逆自無犯于難行之事志欲覆天下而力不能展一室何必勉為慷慨激昂之行也

居已之道惟一敬字處人之道惟一恕字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得之矣

謂秦雅等曰汝師伯順先生生平有三變為諸生時有嗜書之癖飯至呼之常不應初登第一介必嚴萬人必往故到處能循職掌人人驚為被格事榆關三年功名之念已灰生死之關亦破每以朝聞夕死為談柄故能從容就義而神不亂

謂望雅等曰此心一日之間不可無事無事則非必有事焉之意又不可令其有事有事則非行所無事之意然則相妨乎曰非也無事則一飲食日用悠忽無知之民耳烏能行所無事哉必有事者集義而心慊到得心慊時自能行所無事矣先自必有事始

學者立身先辨雅俗存心貴審欺慊自真儒道衷欺詐相高慎獨誠意之功絕無過而問焉者且不知辨雅俗為何事認世情紛遂為不可少厭澹穆蕭寂為不足觀間有一脫略塵網而詆毀非笑者眾矣所謂孤獨流俗必家傑之士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即改有善即遷家傑所以證聖也此全是真偽欺慊之分陽陰理欲之分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學者動輒曰目前為貧所苦為病所苦為門戶所苦為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始向學終無學之日矣學問緊當先透死生之關此關一透功名富貴自可不

消實力人能念念不忘死候日夕戒懼臨深履薄自不敢恣情縱欲作越理犯分之事遷史公云常念病時則慮心漸減常防死日則道心自生

學人用功莫修言于古遠談當世喫緊處只要不虛當下

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有不去非道

貧賤之心常常不放則自朝而晦自春而冬自少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澄

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此際戒慎之功豈容他人著力

子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喫緊工夫只在克己天子不獨告顏子即語仲弓是教克其不敬不怨之已語司馬

牛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已也凡語諸賢皆因病下藥俱是教之克己

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求富貴之人有一念不在富貴也哉求之途廣而求之念奢此心之放全放於此愈求

愈放愈放愈求本心遂一出而不復返人盡失其本心不得以習心爲主大家亦相安恬不爲怪今欲求放心也

唯時時提醒默認體認從言行上求信果於家庭中盡孝弟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此便是道德此便是聖賢人

人俱足不待外求淡其欲富之心而堅其守貧之念如其不能淡不能堅則痛責吾志之立若貧人世之大疾而

難以比於人則其心自懷然常存而不敢放故欲求此放心必自責志始

人生不得受享只爲戒憂懼三字誠能令人識憂懼能令人神痺懼能令人骨疎泰寧之宇自生踴躍循環無端靡

清無日只有仁智勇三字彼將不驕而自退矣然只一誠字則無蔽而明誠則無欺而樂誠則無欲而剛

能放下時占力量無欺手處驗功夫

堯舜兢兢業業文周翼翼乾乾與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

改其樂夫豈有二乎哉就業乾翼正所以完保此樂之本體孔非發憤何能樂以忘憂顏非竭才何由欲罷不能

溪教人尋孔顏樂處明道云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其旨微矣

問故石齋廷杖八十猶自負知易趨吉避凶之道安在曰文王受里時豈尚未學易乎易即是道思難死生不離乎

道無入而不自得方謂知易學易者學易而已必欲避禍術士之見也

問一身無主日夕營心何日是了期曰須知了心之法則當下可了不知了心只於軀殼上求個完全無缺欠則終

身無了期從來清豁豁之欲不足滿耳目之娛而饑餓不能出口暫死不忘講聖者卻所以鄭重其身不爲穢汚所

點染耳老氏謂身爲人之大患言乎耕魚爲業至人託迹即探山中之藥拾湖底之薪皆古高人行徑安分量

力不起非望便是了當法也

問道在何處曰道在眼前曰眼前何者是道曰任舉一物一事莫非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果覺得無一物一事

非道時行物生古今天地皆呼吸於一氣之中方是吾之全體

我輩不必患人之輕言也自能謹言則輕言者亦吾師矣不必患人之好高也但能自下則好高者亦吾師矣善者

之從猶有限觸不善而能改則無人非師無地非師受益

有窮耶此之謂能自得師

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對之人相對之物靜對之我正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眼前

事舍眼前而求諸遠且難不知道者也學而時習之智及之仁能守之知之好之樂之皆指此眼前說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萬善皆一

隔斷故無入而不自得

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堯舜躬行其事孔子心統乎理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禹稷顏回同道一

是仁覆天下一是天下歸仁非兩件物兩件事誠之至聖之至安焉者也學而知利而行勉焉者也本體各具因氣

拘物蔽遂小其家富至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本心竟全失矣失其本心者失其仁便不成人孟子一口道破曰仁

人心也蓋謂帝王聖賢與夫婦之愚不肖皆天地所生之人則皆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故急須學力由幾希乍見

各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擴充日用道學自修工夫則不思不與仁相近也學修工夫非無把柄無著落子臣弟友能

盡分視聽言動能循禮喜怒哀樂能中節所合於仁者合此也形迹格套不必論只在戒欺求慊處取齊清亦仁中

之清忠亦仁中之忠果達藝皆仁中之一節一目總不得爲仁顏氏子三月不違庶幾與天合德四時合序豈可輕

爲他人言其所告及門爲仁之方者皆隨所在而強爲指稱者也指稱種種原爲人覲面成違不得不隨在指點而

記者直曰罕言原非言之能盡也仁必本於孝弟此正天地生人之根仁義禮智樂之實豈能於事親從兄之外別

作道理盡之之道惟孝弟孔子之行在孝經盡之矣

問處毀譽之道曰聞譽增惕慮有過情之恥聞毀加修借爲自全之路

問人有君子有小人豈容概以一厚待之曰使君子益進於君子并進轉小人爲君子此天地父母之心也何厚如

之

問爲人曰無爲其所不爲問治心曰無欲其所不欲一毫非禮非義之事不涉一毫非禮非義之念不萌此是何等境地

死生之關不破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用所欲惟生矣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所惡惟死矣史冊上多少遺臭之人

皆從此欲生惡死之念做去能透此關功名富貴自無犯手處

問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一語足盡道否曰無物不有者道之大萬物所以皆備也無時不然者道之久至誠所以不息也此外還有何事

少有勞於人而提在口淺矣少有觸於我而動於心浮矣人在疾病而責其言語之中節人在饑寒而責其禮義之無愆刻矣腐矣

有情識不能無是非有是非不能無好惡有好惡不能無毀譽聞毀而怒聞譽而喜者不知學者也易曰無疾無惡方是聞修之體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猶有名心焉不虞之譽所謂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以求財據善曰易配道義而論吉凶聖人之書也求財非君子之道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富不可求聖有明訓大抵非道非義之事不懷已心為能對義文周孔之靈六十四卦中三十四卦言貞此可為戒慎之君子道難為無忌憚者言也

士大夫議論偶激遂成終身之隙從來犯此病者多在賢知韓范譏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握手間消融幾多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事也

孟子謂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大與聖神若有間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則大與聖神又無間矣蓋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顏子達諸已幾於大人故得一善服膺勿失所謂大可為也孔子乃位乎天德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所謂化不可為也大與聖難於分別而功力有淺深安勉之不同

人人有亢而悔之時一言之亢即招尤也一事之亢即招悔也聖人庸行終日乾乾無亢無悔

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時中在何處發而中節為和未發時和在何處惟戒懼君子自領之

聖人於平等事看得極重大故常自歉其未能曲上於重大事看得極平等故常自侈為無不能自歉其未能曲上江海之量也自以為無不能者井底之見也

雖大行不加焉不能加也雖窮居不損焉不能損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為天子若固有之時而潛時而飛總此龍德耳夫豈有加損哉

德曰龍無倫操三重而定三海即衡門之下所發育而峻極者眼前皆三百三千禮儀威儀充周洋溢之景象夫至龍德焉足語於此

夏殷周一體相因而妙處全在損益如無損益天地為死局矣六十四卦皆相因而來不得不受不得不轉節宜陰陽博旋宇宙古今一大損益也大哉易乎其用無窮與天地相為終始

易之六十四卦散見於主貞而吉卑變一氣貫終則文王其下是已貞而凶者其龍逢比干乎夫貞矣而何以凶蓋凶而不失其貞者也或曰楊左諸公不知易子問之曰貞曰曰必欲避凶則難矣焉乎可用易而不用於易其惟聖人乎

堯授舜舜授禹一而巳矣湯亦曰執中孔子曰時中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門遂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為相傳宗旨善學者能於未發氣象而見程子子思則可以因程子子思而見堯舜禹湯孔子矣大哉中乎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士君子生今之世而不明乎易其能處憂患乎六十四卦會而通之皆所以處憂患之道不獨履謙九卦為然也

吾人一日之間寸心靡寧幾多紛擾思慮累之也靜言思之思慮何為也哉朝此時此事有當於理而已矣果當於理也思復何思慮復何慮此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陰陽貞勝自有天地而已然矣陽剛而陰柔柔似不能勝剛然道心微而人心危則剛之不能制柔也明甚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而不仁未有不小人而仁者也易之為用總欲化小人為君子其扶陽之意乎寧獨易也五經四書暨諸儒之旨無非欲化小人為君子

易稱龍德而隱足乎內而不待乎外人知其隱獨行其意不易世忘世也不成名忘名也遁世無悶所以忘世不見是無悶所以忘名樂行憂違出處不分為一知有隱微聘可至聲聞可加非龍隱矣或曰夫子隱居求志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嘗不計及於行日當求志時惟恐人知而不能則正所謂龍德而隱者也

從來學者每傷於所持淺偏有淺偏之持大偏有大偏之持持不同所傷一也謝上蔡去一矜字而曰子細點點病盡在這裏是欲破其所恃也大易洗心退藏於密其至矣乎

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明道之言至矣盡矣心何嘗有百官萬物也心何嘗有兵革百萬也心何嘗有疏水曲肱也總之皆適然之遇而已矣如是來如是往只行其無事實無一事也雞鳴半旦之頃偶一猛省令人躍然

容色灑然開此心之操舍存亡于溫而厲戚而不猛恭而安太和元氣至德流行故學者須用變化氣質氣質不變是心之放也正衣冠尊瞻視似純於外然收斂身心內外齊一君子所以居敬而收放心學問之道在是矣

人生最不堪之境曰蹇曰困曰坎然以敗小人而用以成君子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行有不得皆反而求之反其不得以歸於得蹇詎非君子之幸也哉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莫之致而至於命也志亦何遂之有而遂於困困固君子動心忍性之會矣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以此成形成即以此立教治已治人其用甚大

入險出險游刃有餘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而作春秋遂一時之志垂萬世之教憂患之生人亦大矣哉

士君子遭時遇主身與道俱亨者志願遂也身否而道亨者不亂事也身亨而道否者凶吝之叢也志願之遂不能必之於天幸之不亂可勉之於己凶吝之叢可以尤人乎欲觀天地觀之於萬物而已萬物所以成天地也欲觀萬物觀之於我而已我備萬物也人只因不識我遂不識天地不識萬物則我止爲萬物中之一物耳

問從來隱士多恍惚疑似不可爲據即棲身山林癖性難回枯槁而死者似亦無當隱居之義曰有龍德者然後可以隱潛見飛躍豈有異道哉有出山之隱七伊尹傳說太公孔明是已有歸山之隱士范少伯張子房是已有以隱士出仍以隱士歸李長源是已陳太邱郭林宗管幼安陶淵明王文中子周濂溪邵堯夫劉靜修不亢不悔皆隱而適行之趣未可與山林枯槁之士律論也嚴子陵爲隱士之宗有謂其遭時之泰遇主之知道既可行身何以隱余曰子陵而不隱不過爲際會風雲時一鄧禹一寇恂耳不

臣故人高尙其志隱然以賓師自任惡得爲石隱者乎食色爲性今古沈迷悅而甘之不問愚知非道學自修之君子鮮能不以爲心害者認以爲性其流弊無窮提一命以砥之其防維亦大從古帝王賢聖經世立教只是令此食色二字一歸於禮而已矣食色爲性其於家害於國如影之隨形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問人生何事最樂曰無違心之事則樂矣時時不違心事不違心自然充實光輝有根心生色之樂違心則疚疾則惡惡則辱辱得樂

氣勝則一人不服心虛則無人不服是取諸人以爲善所謂以善養人者也養字中有多少涵濡薰陶之意硬去服人者器量便驟而後人如何肯服

吾儕卷一

淺飲之畫轉濺溪之園不反身心但求毫緒所謂齊其糟粕迷誤之甚者耳乾坤易簡時物行生此段消息無刻不在目前也認得出著衣喫飯行立坐卧活潑潑地認不出憂國極枯何時是舒眉展眼之日此時不借刀於他人不姑待於異日當下自憤憤時即是樂時

從古英人志士當可有爲之時用以據一朝之意氣發千古之悲涼切莫當面錯過一瞬失之終身莫贖悔何及矣人之言曰運在日中浴於扶桑易運在辰食俸日於虞淵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有志而殞者三嘆息也

世無治亂總一學術達者以天下爲事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罪窮者以一身爲事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能於罪過勘得分明者窮達皆有賴焉者也獨悠悠忽忽到處認爲無罪過之人破先聖先賢格律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吾不知之矣

世人未有不愛富貴者有人焉愛身甚於愛富貴則賢矣蓋身自墮地後富貴原屬增加之物是豈可同日論愛乎人未有不有不好名者有人焉尤好不好名之名則益賢矣蓋名所以標此身之爲仁人爲義士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至好不好名之名則間然與天爲遊所謂不愠而無悶者乎富貴利達之念既已不染忠孝廉節之事亦復不著此之謂至人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蓋萬物之生本於陰陽之氣况五氣交運益參差而不齊故有生之類雜揉者歟而情一者問值焉何怪乎君子少而小人多乎以其間值之難似天有意憫惜而國家又失於愛護長養此從古所以嘆才難也善學者於日用飲食間須守一塗轍以自固性情始不奔放筋骸始有矩度竊大而失其居何以爲崇德地乎茂葉名教者全自不受簡束之念始

人各有一事之明只因氣躁神浮守之不定便爲曲說所亂異端所劫出見紛華而悅見穢有言心賢者不免而況

吾儕卷一

恆人回所以拳拳服膺而弗失無頃刻敢懈其所守也非信不立非義之信信之賊也君子寧弗信也非恭不肅非禮之恭恭之傾也君子寧弗恭也因則不孤失親之因因之濫也君子寧弗因也所爭幾微而相去乃千里非深於學者不能析其幾焉

雖治世不能無小人君子道長則難乎其小人故四凶不能肆毒於唐虞之世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小人道長則難乎其君子故三仁無救於殷紂之亡伊尹不避放君之名以成千古之大忠使三年委寄於匪人安能正嗣君天下事去矣安有伊尹也周公不避滅親之名以成千古之達孝使七年委寄於匪人又安能保冲主天下事去矣安有周公也漢唐創業呂武擅權非留侯與梁公則漢唐之祚不可知而同人之助亦豈容沒沒也

凡事有成敗每慮有得失只計其成之得之之數一有敗焉失焉必憤憤矣處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之先則成也得也不足言敗也失也不必憂豈不綽綽有餘裕哉真寶學問正心必本一誠字接人必本一厚字不誠不厚作偽之術刻薄之行鬼神且惡之而況於人乎

一生成就全借其學之人與勝已者友則畏心生不期收斂自無不收斂與不勝已者友則忽心生不期縱肆自不覺其縱肆矣

有若無實若虛大聖大賢之所以忘已也忘已乃能貴已無爲有虛爲盈俗儒曲士之所以矜已也一矜已必至於喪已

任事之難不難於智識而難於氣骨無氣骨則是非好惡不敢較然則白而顧惜觀望必求立於有譽無咎之地不知此正譽之所損而咎之所由積也名列逆案身事賊庭者不錄此二語澄汰流品大神名教而護者告其犯時綱忌不亦謬乎

有事苦紛擾無事苦岑寂事先苦將迎事後苦留滯無此

問某某局器大隘曰彼能隘故能守而勿失可以寡過若希高慕大則故步全失矣人以之見短者予之以見長短處是其長處然予之以見長者人又以之見短長處又成短處矣長短無定境正學問無止法據一級幾覺一級之得力前面又懸一級由其學至於權由善信至於神齊有盡境乎惟深造方可言得耳

人心寂然不動之初渾然一易也有感而發便生出許多交象來千變萬化不可究詰而總歸於至當不易之理所以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如書便真箇有這政事謀謀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易卻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出來千古不出其範圍此所以靈

處事接人要有段安閑不迫急之意方能應得不錯即作文寫字以至著衣喫飯行走坐卧皆容不得一毫迫急著一毫迫急便是欲速便是正助學問工夫無鉅細無顯微其正助一也

理一而已矣而氣有陰陽謂性之善者是就其理之一者言謂性有善有不善者是就其氣之雜者言也然縱有此理便有此氣其域而行反之之君子身之之聖人調劑於陰陽偏勝之會陽不使之不足陰不使之有餘仍歸於理之一此所謂性無有不善

人有告人之多疑多悔者曰彼幸有此疑與悔耳今之能而行其所信者誰哉疑則明生焉或不主其行問疑也今有動則知已息知人意者雖有此悔而不主其於前者復迷於後心之而改過之漸也疑與悔王足學問入手處西乾易知坤簡能曰夫婦可與知夫婦可與能問四時行百物生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問體用一源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同揆無間口語大天下莫能敵語小天下莫能破靜而無欲靜固仁者之靜靜以此動而無欲動亦定知

者之動動以此非無欲而動不成動靜不成靜矣則制事制心曰心在事上見未有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而行事乃不仁不義者禮制心是謂居敬義制事所謂時措咸宜耳

吾人一日之間行事有順不順一夜之際夢魂有安不安果能湛然如一無少動搖便可言體受歸全生順沒寧之事所謂知晝夜則知死生矣苟舍此而別求死生之道愈遠愈難安望一朝之有問耶

問聖人明哲保身無得禍之道曰聖人固不樂處禍然禍福之來雖聖人不能違第特有處禍之道不失已雖禍亦福也一失已雖福亦禍也古今以禍而成其為君子者宜論福以避禍而成其為小人者宜論禍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以無恥心也呼蹴之與行道不受乞人不屑恥心何嘗盡喪但無大人君子提醒之乍明乍滅終歸泯沒遂令孔孟之教澤無權彭越夫只為不苟食甘

此心所以擇其天地者全憑此志志不降則身不辱俯仰千古夫子獨許夷齊實是鳳翔千仞曾仲連嚴子陵如生孔子之前不知如何作置

近代能挺立之人認的題目清楚守而勿失便不倒塌若於本性靈光真寶有悟未敢輕許也堯舜周孔至今在其精神原足包裹古今千百世後飲食男女不盡流為禽獸者猶其遺澤也要做箇千古這豪傑台須很清幾舜周孔之心盡脫世網直證性初方有箇安身立命之地方有箇字泰收功之期當於何處索得此人

賢者珍重其身護惜其名有轍迹可循無暇可指聖人不磷不澗不愠無悶又進一解淵明云雖留身後名一主亦枯槁言名不足惜各養千金驅臨化清其寶言身不足惜也雖非聖人之訓自是達者之言

人生貴適志豈非以無累於事不役於物而志方得適乎

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設聖行庸德謹言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於此無懈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而忽諸

問待人之道曰待君子宜盡吾敬事之禮待庸眾宜盡吾接引之心待小人則誠篤謹密莫示以狎侮之漸總之要以我包裹人則可以位置乎人而轉移乎人善人君子能位置一方轉移一隅堯舜周孔則能位置千萬世轉移千萬世者也其位置之樞轉移之妙亦惟此親義序別信而已矣經常秩秩動而有節方能無入不自得不能自得者皆聽人位置而隨人轉移者也鄉黨拘助之士耳

士大夫與其謹密無寧疏曠謹密者飾邊幅修飾文辭蓋自好之士而已其伎倆原止於此一役以艱難盤錯之會議騰俱裂立見窘迫歷觀古來能辦事者決非小廉曲謹之士孔文舉陳元龍張齊賢陳同甫輩寧有取焉若聖賢豪傑則廣大中更饒精微又不可以此論也

學問之道非有通天徹地精神烏能升堂而入室少年議不定磨未堅剛老來形衰力漸頹廢壯盛之日精神可為又多不肯為兼無父兄師友督責之以悠忽成暴棄消費有用精神管公明所謂列宿不守眾神亂行神思遐隔靈風可懼三復斯言令人骨悚

放翁有云詩到無人愛處工學人不於人所不知處著力祇打點目前供人玩好此豈深造自得之士命世豪傑其所以安身立命者斷不向人口頰間裏取也

問何以謂之道曰感應而已矣當未感時此心寂然也一有感而喜怒哀樂之情動焉仁義禮智之性出焉偶感偶應萬感萬應其中節露靈處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應處不令人已兩失其離道也遠矣

陸子曰唐虞之際道在皇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何以明其然也曰道原於天天子從皇陶發出知天則知道矣箕陳洪範禹與箕子心與天通故孟子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吾性之所有者不容減一分減一分則失一分故物吾性之所無者不容增一分增一分則添一分邪思故曰正念不滅之謂故邪念不生之謂新

問聖人之心何以能與性命天道融會無少間隔曰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天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盡心立命知天皆本於心故但盡其心而已矣

問太極與天命心性作何分解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在天命心性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命心性之後而不爲後與天地萬物同融和會無終始離合之可言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事不在此爲太極而已矣

學問大頭腦總不離知止二字知得止時則此心有主在思慮之紛出而幾趣裕如也在感應之錯投而本體澄如也

心無體以事物爲體心無用以好惡爲用離事物則無知可致離好惡則無知之功一部大學須於此處領悟

周元公識徹全體學透本源其儒之宗乎誠即太極即乾

千古神聖祇此命脈天地人物從此化生曰道曰善曰易曰性命皆誠之異名耳誠之一字最難名言故註曰寂然

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誠則無事復云無思本也不見其運頻頻指示皆無極之微言程門觀未發氣象正從吾

心無爲無事無思寂然不動時默然體認而天地聖神之奧無不可識非二氏之淪於虛無者可同日語也

寂然不動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遂通者中節之和道之率也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君子慎乎動以還其寂然

之過者修道而教也孔孟以後遞及用程朱諸大儒皆修道而教思誠者之事

學人第一要有識見識見不高縱有小執持亦不過規規自完此皆得甚事古來能辦大事須開第一等眼界認第一等題目做第二人便是無識

思慮紛亂此心無主總因志氣萎靡識趣卑暗瞻顧遠而繫戀深卓識高朗之士看破一切醒徹卑暗之習知水火之必不可蹈必不肯思量蹈水火邪思雜慮不期省而自省矣

謂富貴爲賢者不欲登情也哉只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是其所以異於人者耳

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叩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人於道理須經自己思量方有悟入程門亦有此意所以多高弟之泛問答祇是一番酬應而已何關學問之事

人知窮窶之爲已而不知精神乃真已也精神日流轉於軀殼之中與天下之事物相酬酢而人不可見即體物不遺之鬼神也能養得此精神完固充周便是不以生而存死而亡吾之神與天地之神富不作殊觀

知好樂一步深一步思謂好樂非難而知爲難蓋好樂者知之盡境也知之至自任手不得唯不知則日質質於離迷思之場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逐日飲逐日食不知飲食之味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何

無念中忽起一念而此念遂燎原不可撲滅皆緣平昔貪妄每起之思路既熟遂不能自主法當究詰其何以發端何以起而真足以身試法自當驚汗無地雜慮漸少則此

心清明漸復固勉之功多如此能生君子之敬者自能祛小人之侮非誠懇端重不苟於言動者不能

吾人一點性靈爲天地古今大主宰只爭悟不悟耳悟則天之高明吾性之高明天高明之覆物吾性之覆物也地

之博厚吾性之博厚地博厚之載物吾性之載物也前乎

此者幾千年後乎此者幾千年人賢愚世治亂總此一地民物耳無庸納之吾性之中欲推之於吾性之外以得也唯不悟則生不知生死不知死與草木同朽與禽獸同蠢豈不可哀

顏子有善未嘗不知仲由喜聞過此是聖學真血脈陽明謂其弟子曰你私意蒙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愚謂學者千言萬語都不濟時只能克去已私遷善改過便是立命功夫

語錄卷二

昔人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會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己物愚謂只有這件事是生之所以爲生全而生之者無愧矣死之所以爲死全而歸之者無愧矣不能完得此件生也固然死也固然問世界多缺陷人精多苦趣不知如何方是圓滿方得快樂曰若求無缺陷之時天地有所不能時有窮運成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任世界之缺陷而我不見有缺陷也人見爲苦趣而不見爲苦趣也如斯而已矣

水遇寒凝結成冰冰遇暖消融成水水之與冰原非二物人心者一念之迷道心者一念之覺迷如寒之凝爲冰覺如暖之融爲水亦非有二物也覺時即非迷更無兩候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曰誰能明於細常名教之外遇父亦知愛遇兄亦知敬遇親戚朋友亦知禮讓此百姓日用於其中者也而謂其知愛親之實以盡仁之道知敬兄之實以盡義之道知親友相接之實以盡禮讓之道此賢知所不能者焉敢望之於百姓乎道之不行出於孟子敘道統而歸於見知則知則知乃聖者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民原知不得

長生之說入中於食生者迷妄之心結成誕幻之夢不知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堯舜湯文周孔以至周程張朱諸儒其形之滅也久矣而其心固炯然常留天地間也一氏所謂長超生死意亦如是於此不悟必欲苦苦存此殘喘之形軀亦愚矣試看暮年之人志氣昏亂似無知識之孺子夫孺子之無知識其天全暮年之無知識其神亡神亡而形存所以晚年多敗德耳長生何益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不罹於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余嘗言夢寐難對蓋有是心因有是夢亦有絕無是心而竟有是夢者甚訝之隨於鷄鳴平旦時箇點生平今無是心矣或壯年有之或少年有之其根猶在故不覺其何隙而竊發也無益賊之夢者原無益賊之心種種情緣物欲畢竟有戀而難割者是在人自搜剔耳

盈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於耳目目前其視之禮與非禮目不能操其權其聽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總歸之於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其大此處大有擇執功夫思則得之而大立立之久則粉陳吾前者各歸條理思而還其無思之體故曰天下何思何慮認何思爲無思何慮爲無慮未免以食色爲性其流弊將不可言邇來學人多主此說不知於近思慎思九思之旨當否周公大聖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方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屏思絕思而未見其能得也能中也聖人從容中纔見天下何思何慮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不失二字最有力如盆中菊赤子不學不應是根裏花大人不思不勉是梢頭花然曰息濯溉枝葉葉葉毫無傷損其用功也亦勤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知此方可言不失赤子之心得之爲有財而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然實無財必以財爲孝破廉喪恥辱親實甚故曰發首裏形未爲不孝有情有文者於親無恨於心無恨情至而文不至者有愧於親無愧於心情文兩不至乞墻登壇務爲苟得祇虧體辱親而已矣

問自立之道曰必欲隨俗入同流合汙一路必不隨俗入索隱行怪一路均非特立獨行之士

問人生何爲第一義曰知恥不知恥無論忠孝大節不能做即小廉曲謹之事亦不肯做

從來謂潛與見爲兩局間與章爲二境愚謂君子潛因見即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於潛而已君子聞問聞即章

也仍不離聞之用總歸於聞而已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與聞之謂也

教雖多術然不離誘掖磨練兩法誘掖爲初發心者設磨練爲久發心者設初發心但據見在一念多方接引絕不苛求孔子成就五鄉童子一項人孟子引齊宣王是也久發心則必通照其平時細加磨點毫不假借孔子成就及門諸弟子孟子謂樂正子徒哺飯是也涇陽云兩法兼用纔可大可久

問過去者不能不沾滯未來者不能不將迎此病應如何曰不必然之沾滯不必然之將迎當下立斷然亦有過去未來與當下相關者則過去未來皆當下也孔子忘食忘寢以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豈其沾滯於過去將迎於未來者乎懲前日之非堅後來之是皆從當下做起

世運有古今人知而而一人之身一生亦有古今焉一日亦有古今焉由孩提而稍長而壯而老一生之古今當於孩提稍長時清其愛敬之真念勿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於雞鳴而起時清其有善無利之本念勿令出此而入彼一刻悠悠遂成階落可不勉諸

從來謂眼與眼界欲空眼欲實眼界不空則識趣車隨開手便差脚跟不實則操修影響到頭彌或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眼界之所以空也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執脚跟之所以實也

張惺初云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有了生死此言形生非生形死非死有所以超於生死之外者在有元客云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經陽聞而擊節稱善廣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繼而思之須是生死一齊放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是得生死如此便無生死可謂一齊放下

者亦成廢語矣

以聖賢豪傑爲必不可甘心爲不肖者此無志之凡民也指情頭爲了頭認見成爲聖賢不事學修之功謬以食色爲性竊自負爲不世之豪傑不知祇成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矣

問因果有無曰因果有無俱不必論第謂忠臣義士含冤地下便以爲殃而無作善之報則非也亂臣賊子含笑九原便以爲祥而無作惡之報則非也天既成之爲忠臣義士則忠義便能立命祥有大焉者乎天既倖之爲亂臣賊子則亂賊便是定案殃莫殃於此矣一時之賞罰可逃千秋之人也難掩懷乎可畏竊莫莫積善不遠也

還有讀鹿伯順說約者極服其快論然謂其氣勝于曰誠然鹿子服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且與人相砥礪居然鳳翔千仞俯視流俗其發金花也獨神皇帝之怒而神皇帝不能奪其志其上書棄首揆座師也之首揆之怒而首揆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獨舉朝臺省之怒而舉朝臺省不能奪其志書題聯官署云官要錢瞞不過吏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漫言做聖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喊天喊地孟子之塞天塞地鹿子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謂諸子曰日悠忽而自謂無事者不知有本分事也知有本分事則耳目精神何日是苟安之日日經營自苦多事者不能無顧外心也無顧外心則晦明風雨何時非受學之時諸子請問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是謂本分事居也而無求安食也而無求飽是無顧外心諸子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非願外也已無求安而願與人共安已無求飽而願與人共飽實本分也素位而行者須不願外不願外者須行素此方是君子於此通微後可言學

論錄

始所以統四德也信者五德之終所以成四德也禮希之仁義禮智人恆有之患在不實有諸已耳

天地間氣有聚散物因有而成敗無能而復聚之氣則無敗而復成之理先儒亦云物之成也其氣運盡復本厚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耶

問處人之道曰不失己自不失人敬在君子而能起君子之敬者不在君子也悔在小人而能御小人之悔者不在小人也於已取而已矣

范梈龍首爲子題一聯云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今逾三十年矣默自循省揚善庶其自勉而隱惡甚愧未能蓋賦性偏急是非之心不能溫滑故多不能容即強爲容矣非其中之所適也古人有言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此豈無當於義而故爲含宏哉君子一於求已故不暇責人也顧爾後及之禍正不明其默足容之義皆所謂不知學者耳連日覺有口過書以志警并告教小子

戴岩學來書云聞邪固是終始要慎然克治時如此不知靜中存養時其實實下手處若何光景至所云勿助無忘如何節候答云紫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真實下手做工夫處然動靜卻不容分時時動動中有靜時時靜靜中便有動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無念中而忽起一念此便是動當省察此念之從理從欲理則存而欲則克此是惟精工夫到得無欲之可克理不待存而自無存此便是惟一工夫省察在此存養在此非謂精矣遂無一矣遂無二一人道心共域一問念遂是人心一克念遂是道心道愈高而魔愈大開邪是始終要領而存誠即在閑邪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全是省察克治而居安資深達源便是靜中存養光景此時亦不必太著力然深造自得之時卻不容得一念忽忘一毫正助忘與助即邪也僕嘗聞之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則此

賢夫眞節候也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是存養是不

論錄

忘戒慎而非著力無欲速是勿助孔子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如此存養省察之功然後有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際止可想見存養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於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消有王佐才昔人嘗稱之予謂陽明之學術事功真儒名士合并爲一洗磨腐曲士之陋習矣

陽明在鎮請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陽明日曰吾大征及登堂賞罰直至與諸生相對並較無少增損此即諸生之助尹吉甫中興歸而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華車百兩無異流水曲肱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說樂不愠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辟面盎背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享只有這些了然非可襲取而偽爲也心廣體胖須本誠意說樂不愠本時言無入不自得須本素位時言面盎背須本仁義禮智根心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足不用不效索影於形之外求響於聲之外此必不得之數也

人生自少而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入欲做何等事方不惑於他岐夫子所謂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神無方易無體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大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箇境界

論錄

此開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爲閑心非以無事爲靜直能行所無事而已此所以爲難

人有言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謂此日爲一年之結局也又有言下棋下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爲一生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著結得好從前不善可無論生平雖多可述此著結得不好從前之善亦可無論微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慎乎

不容不思不容不慮但思其所當思慮其所當慮則思慮漸省矣不容不講不說講其所當講說其所當說則講說漸省矣不容不非不非但是不必於己非不必於人則是非漸省矣

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即所謂惟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慎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間雜是之謂惟精精矣而又覺其難也一矣而又覺其一二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孔子何有於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倦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時

或問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交勉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已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黑白語到小人傾已處氣益和平矯與俱非也蓋是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去其非一味別白於人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向而不使加亦豈爲人哉魏公器量過人澄不濤清不濁乃能養國家和平之福不克顧爾後及名成而國受其敗者以虛名受禍季世君子多犯此病其默足容正其沈潛於是非而不浮動於好惡耳求已求人不可不辨

昔人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以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而此

吾家卷二

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於宇宙間若不能盡則當生時而神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生耳與腐草何異

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己由己之己己之己己非別有一箇己代替此一箇己也人心之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箇心非又有一箇心換去此一箇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一而允執厥中正非有二意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已體貼出來是無時無處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已體貼出來無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已體貼出來主靜無欲是周子自已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已體貼出來能有此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間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造自得之耳

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肯者絕焉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之天理既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爲奮激過爲奮激便流入於依人節士憑理不憑氣認性不認情此不可不解

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急宜理會蓋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動而習靜正不得離動考亭稱謙溪爲政精密嚴忍務盡道理陽明平叛擒擒海盜羽檄倭德之際但以靜行之益不靜則神浮氣躁則叢勝不及則遺忘安能有濟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八門見史亭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輩遂棄學焉古人云輪刀上陳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余有志未遂切有望於同人

不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常賢者若知自勉不可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運非大聖人豈能在仁當其才則千鈞

可加任選其常則一毫亦已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難而妄思博虎其不爲所噬者幾希

人有言非假每細於俗慮濁福不降於清流余謂既奉俗慮便非推懷業名清流安得濁福原無兩生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清雅自負而仍溺於俗慮享此濁福者此天下人之同情矣足當豪傑之士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尙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古之意然後可以尙論千古之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須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節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其忠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曲學豈子未可輕信舌也

問孔子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此何說也後子思子孟子俱論性命其旨與此同與否與曰道渾沌無名自子分天且分地實分人至分人而命始始於人故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中庸一言以備之曰天命之謂性固即夫子之旨耳然

命與性同時昇賦孟子謂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亦豈有異於夫子哉易曰盡性以至命謂性可以自主而命仍屬之於天故至誠至聖功夫只是一盡性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帶將何所學而能乎曰聖人益學於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修庸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而萬世其典禮同則修庸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是謂大逆順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亡而天下喪若帶之適益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也

觀人之法有三於人之所不最爲者而蓋浪爲之此雖顯當然其氣不靡於人之所不最爲者而僥倖受之此雖隱忽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不能赴而宛轉固維務求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胸之庸人而可以觀有血性之男子

吾家卷二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如賢人說聖人事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飯唯其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布條教望以為的婉婉然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後儒者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汗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為先欲其正容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教學者窮得物理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溯源一從源處溯流此中不無差別耳

每到事有難處便覺神思昏惰氣意消沮此之咎在心體未透功未純故有事與無事分小事與大事分體不足

以運用而用每至於遲滯果能深造自得當無此病痛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沈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為君子纔是聖賢心腸家

儼作用輕分門戶先橫已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惑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茲

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俯仰得一當以策勵立事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於榮祿偷取一時如漢之唐林唐尊俱以深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為二唐後皆仕齊前修謂何左思曰二唐潔已乃黜乃污豈獨齊能污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

人動嘆人之敗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求我不敗人而已矣我不敗人亦第平其情而已矣世人之狙詐相高詐偽萌生者總之自見其情而不顧人之情一平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語天下歸無事矣平情自近情始能近情則意已不苟亦不貽人以不安此中倘不得

論衡

朋友之際父子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可苟焉而已也與之當不唯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閭閻不以一片猪肝累安邑廉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與之道叔世鮮克由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而已矣

以物讓入者當示之以可受而勿貽人以不安以度客入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所愧貽人不安人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士君子處亂世須以謙為主不能謙微而振以自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氣輕罹法網從來有心人以以此取敗者不少咎只在下能耐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目於眾人之中獎訓士類唯恐失一士當時猶有范冉鄙其為人者識趣不同好尚如此然正不足為林宗病顧由何人見雖自僻亦不可無此人立衰俗中

陳太邱獨弔張讓康對山往詣劉瑾一事詞類所為辱其身以為人者也中人後生輩自不無范冉之見此等熱腸婆心亦祇可自憐而不必告人若有矯然好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庸人只見己之有能全不見己之有過所以為庸人賢人全見己之有過絕不見己之有能所以為賢人

處事之道才識膽三者缺一不可不然識為甚胸中不先具達識則才必不充而膽亦不堅蜀孟光語任正曰天下未定智意為先以清古之風而當末流之會了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知何能出而問天下承千古耶

竹林諸公縱情於酒以曠達自負迹其生平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為常作用不同皆由全身一念出之而達之一字實未易言山巨源浮沈嵇阮之中居世則賢姦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是大有權術人

以詐之人耳富貴已極而黃壤數語強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其肺肝矣嗣宗資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勸進之事將無不可乎叔夜竟以才高識寡不免於禍反不若向子期劉伯倫輩之得以天年終也豈識果不伯倫輩若耶以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以伯倫輩之識用之以伯倫之才有餘然其苦心極慮不過日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矣達之為言恐諸公未可以將就承當也

善居己之長者切不可露人之短不露人短則人人皆長矣集眾長為一長則其所長也不亦大乎彼沾沾以長自見而故以形人薄道也非享福之氣

執行路之人而語之曰汝欺心也彼必不甘受就英人知士而頌之以謹獨彼亦退然不敢自承夫不甘受者何心而不承者又何心也此豈有真假耶蓋本心元不自欺行路不甘受可驗人心之皆有戒慎工夫即須與不離道之君子到底無歇手之時彼自謂能謹獨者皆所謂將就冒認者耳

乾之不能不為姤也坤之不能不為復也姤所積漸而往勢必至於坤復所積漸而往勢必至於乾此陰陽消息自然之理雖聖人不能違若是聖人不幾於無權乎非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春秋之時霸功且漸微矣孔子祖堯舜而憲文武春秋之世雖不能轉而為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千萬世賴孔子而不墮所謂配天配地配

無疆聖人之太極也豈隨陰陽之氣數消俱消而息俱息乎從古來大聖大賢皆於盈虛消息之中而有履薄守謙之道彼不能持世而轉於世者何足為有無重輕哉

問問譽而喜聞毀而怒何法以破之曰我本不能是而與至是過清也將抱愧之不暇胡可喜我本無是事而毀至是求全也將進修之益力胡可怒是譽與毀皆足為益我之地此便是真實為己之學此處不加學力則鶴鳴鳴

肯應發與否矣

學之淺深下於藏于輟於石龍於淵壘夷於愚故君子
日不思莫已知進世不知而不悔為不厭誨不倦總歸於
一默此中境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不慕榮祿則心常優閒優閒則學也常篤一慕榮祿則心
多宛劇宛劇則學也常疏故故功成名遂而始從事於
學者天下豈復有實學豈復有廉吏哉學業即在學業上
學簿書即在簿書上學便是體用一源

吾見有為生計者矣未見有為死計者也為死計則必思
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為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為身計
者也為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矣人有可以建天地
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亦避之至生全歸
而已矣

此心無多地迷悟之介所關甚大一悟則上下古今皆為
故物窮通得喪俱是浮雲內聖外王於此取之而足矣
迷則父子兄弟盡成胡越耳目肝膽皆為戈戟頑冥蠢愚
其害孰復何哉

大凡語言文字到極快意時便有背道傷教之弊左氏去
先王之教不遠所述諸賢議論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
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諸近諸衰世之文體勝於茲矣
韓子以譁嚴辭春秋以浮夸加左氏豈誣也哉戰國等或
以虛卿作矯詐議論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誦詞巧
砥礪激肆蕩如於義矣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
哉獨六經四子之言深渾渾渾渾渾渾古今光彩如新真天地
古今之至文也立義不本經書宋有不流弊於異日者也
士君子處三代之後不敢望其生而賢聖或瑕瑜不相掩
或始瑕而終瑜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棄也即史冊中氣
概儼然足為天下後世標表而細究其生平不厭人意者
亦多嘉其改過則當恕其前愆嘗見人評古今人物每以
疑信之心施之悔罪之士令蒙死過知之腸猶為招疑樹
譽之憾豈天地生生之意聖人與人為善之心哉

天下無不可為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為君子之勢習與成
君子居則難乎其為小人也非甚庸愚即欲不為君子不
可得也習與成小人居則難乎其為君子也非甚明睿即
欲不為小人不不可得也易內君子而外小人但使君子在
上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君子不獨為君子小人且恥
其為小人則王治天下聖人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
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

先天之學道之體也體非可言傳故曰心由心出迹之學
也後天之學道之用也用有形可見故曰迹因迹求心之
學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出而有為生入而無為死此
皆陰陽屈伸之所為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而防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
人復言七日來復是謂之於未然臨言八月有凶是謂之
於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問曰用問接人待物只覺粘滯曰此便是未難而先計獲
也吾人心體與天地同流一為私欲隔斷接人待物安得
遂合天則故物來順應非難而寂然不動為難發而中節
非難而未發之中為難天下歸仁非難而一日克復為難

安人安百姓非難而修己以敬為難不憂不懼非難而內
省不疚為難居安資深非難而深造自得為難學者但置
力於其難而不謀利不計功則易者即在其中矣

人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只今世人所戀而不能
割者一刀兩斷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也明知
其不足而前磨後鑽有載肯及於耳於人乎何尤

孔顏學術幾舜事業只是箇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分盡
心無毫欺偽則窮達皆有位育在
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實自操
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乎外女正於內即貧窶終身
而身型家範為古今所仰慕莫盛於此矣如身無可型而
家不足範當與隆之時而識者已早窺其必敗矣

問如何使不性急不負氣曰我最怕世人不性急不負氣
也見善當喜聞惡當怒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惟善不喜
惡不怒且有喜人所怒怒人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
驗也見賢當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不
惟不思齊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妒人之不如我此氣
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所當急如饑而食寒而衣則
善矣負所當負如升諸天如墜諸淵則善矣

問繼善成性作何分別曰在造化為善在人物為性繼之
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文清薛子曰繼之者
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為
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為旁門曲學所惑亦所謂先立平
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無血性不可以為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大凡憤激
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廉勇
藝之可名矣至誠至聖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歸結於身不
過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情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問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人多疑其失序曰子十年讀
書將前五五年專用之博文後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
隨約隨約隨博耶隨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
也故陽明之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

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
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又何疑焉
境一換而頓失其故恆恆人之情也聞萬變而不改其常至
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運風雨露雷晦明寒暑無日

不轉換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非天不足以及擬至誠
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與至誠一而已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識得此分原
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非素位也大行可窮居亦可不識
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無處非願外也窮居不可大

行更不可同此樂有之乾坤不能履道坦坦而自貽伊戚可哀也

當讀泰卦內君子而外小人只此一言用之不盡不獨若王借賢人以共治即士大夫而得一良朋益友以託身託家則道德有於已而家世平康其義不亦重乎其意不亦樂乎故曰身無一賢日窮朋來四方日遠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從此葆而勿失存存不息自然光輝發越還我天然完具之體此所謂誠之者之事盡人以合天全恃這些靈露孟子論夜氣平日之好惡與人相近正謂此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則不能無剛柔有剛柔則不能無善惡有善惡則不能無君子小人然其道以陽統陰則陰皆為陽之月以君子統小人化枉為直則小人皆為君子之用故舉卑而而不仁者遠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聖人矣贊天地大功以全在轉小人為君子經世宰物之人不明於此義不足言用世

凡物自無而有日始自有而無日終如一日有一日之終始一人有一人之終始知一日一人之終始則知千百世千萬人之終始因始而究極其所無始因終而究極其所無終總是一箇消息白沙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其識此消息者乎

學問先要見出大總腦總腦不清則時時有難處之所在有難處之人總腦清則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吾慮而日用飲食之間盡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閑邪存誠不足與語此

天地間極怪異事皆極平常事見為怪異則怪異而已見為平常則平常而已究之晦冥終不足損乾坤之包風雨何嘗敗日月之明天君泰然一切錯愕震蕩不必留滯即煥焉爛焉可垂竹帛而銘鐘鼎亦與本性無涉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只是我大而物小故能超脫自在陶公坐

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平常俗士見之或以為怪異耳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陰以漸而長也復者陽之息乾者陽之盈姤者陽之消坤者陽之虛姤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乾者陰之虛消息盈虛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舉人世一切進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化自然之數一定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長生者不能居易俟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為陰陽之立此必不得之數也

皇極列五福而壽居其一夫壽之所以為福者在道德故大在改過尤急若過不即悔不及改只與草木同朽豈不同生子年八十有三一日不填溝壑一日不敢暴棄已往之失務要改圖方來之愆定不誤入聊以答天地之生成報父母之劬勞不然日月悠悠是若而不死何福之有書置座右用以自警

變化氣質當在持志上醞釀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不踰矩必有待於七十之時昔人謂敦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敦行者只得一入為君子明學者可令人入為君子所以有大小之別

學不透性根本不固一有敗露便成偽儒矣戒哉學人須是自己已作之張得失榮辱如風雨晦明於太虛有何干涉學無自得剽竊他人一知半解強謂了然如此之病最難醫治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孔伯問儒學本天釋學本心心無二理何以與吾儒異曰心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釋氏本心之說也性命於天自是至善無惡孟子所以道性善此聖學本天之說也本天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兼善天下本心祇了當一已故謂之自私自利有統體之理有一偏之理理有偏全學術自別

天地間凡有礙而鳴者唇舌齒牙以及百族呼號是也無礙而亦鳴者雷霆風雨是也金石絲竹之類不得人則聲不出所謂無情待有情也聖人之用于古上下無不生動能令無情者皆有情無用者皆行用所謂天下無棄物無棄人也

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有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是真見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未由茲顏子之所以為真也所以謂能發前人之蘊彼滯於有而耽於無者胥失之矣

孩提之學不學不慮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睹共聞即道體之不睹不聞但識得共睹共聞如何是不睹共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御靠不得大人不失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變動周流虛以迢變無思無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虛實有無自不容分之為兩學者不能於此參透不入於二氏則流為腐儒矣

道機洋溢盈天塞地其循人而現各因其大小廣狹權在已取之而已矣道不得戶其權人無所用其力如有堯舜之智量道即循堯舜之智量而滿有湯武孔孟之智量道即循湯武孔孟之智量而滿以至千秋萬世智愚賢不肖莫不各循其智量而滿無有揀擇無有遺漏株而勾之虞

非日用之百姓而充之乃為君子之中庸若亡幾役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聖賢千言萬語苦心極慮只是教人不為禽獸而人莫之念也哀哉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正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有知識則有思勉非愚不肖之不及則又為賢知之過矣烏能順帝之則乎帝之則中也順帝之則和一有知識則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然則知識既病道而知識又不能去心天下豈有無知無識之人始可在道乎是合其知識以為進德修業之用而開其愚則知識皆為德性矣

無志於學問者不必論有志者又以憤激迫就不能優游寬裕終不得心逸日休之趣夫心之所以逸而休者宇宙間只有此理此理有則日用之間靜處應事讀書接人莫非性命流行所謂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遠矣逸於此休莫休於此矣優游寬裕莫視為閒曠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耳

生安之人不廢學問困勉之人果能學問便與生安同歸則學問一事真饑食渴飲之事夫子所以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如不及而猶恐失者蓋有所深嗜於中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也如是為學所以時古而說朋來自遠逝世無問今人言學求名聲較勝賢得才智矜功能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挺拔安望其養一世之太和得志而澤加於民不得志而修身見於世乎世所以鮮真儒也

真實學者只平心和易不求名聲不逞才智隨分自盡則無時無處非浸灌培益饒策感勵之功而人亦默受吾浸灌培益饒策感勵而不覺此便是有體有用成己而兼能成物者也一味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檢點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

嘗見人有好自匿其情者以為隱深之地人莫予窺也吾且記之以自安不知人已知見其肺腑矣聽其言也觀其

眸子偽原有不容偽之時非操之至到底欺不勉一人小人枉做小人耳孔明嘗以此料人多中人奇其智不知彼只是於當日人情世故了然於中故不長費揣量也若夫子之不逆億而先覺則又進於是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同如此康節又於數上精細一番明道又以為不必多如此耳

人莫不歸德長生夫子獨曰朝聞夕可蓋聞道即長生也不聞道是謂天死古今同此天地古今同此萬物我為天地中之一人則我知天地我為人中之天地則天地聽我我為萬物中之一物即自育而不足我為一物中之萬物則育而物而而餘天地民物萬古常新人亦何為必欲戀世以蔽此耳目心思哉羅文恭只作一線雲過日無心結覺真見道之言

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

求放心功夫在慎獨慎獨是集義不悞獨是義襲悞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總只是理義之悅心人不能有悅心之理義亦只因有害心之饒渴出彼入此出此入彼雖鳴而起人可不恤其所為哉

學不長進病痛只在心不虛心一不虛心許多問之友日在側而我不能受其益也舜之好問好察問于之問不能問實是實見其皆有師資之益舜之舍己與子之克己此

天以窮困排擊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成我之大也我不以為德而反怨天此之謂天也實其凡人有德於我者而我不知忘卻敢於忘天實愚人之心也夫

謂役於物者也從古豪傑之士只不為物役而已矣學者須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

何氣象氣役乎心是如何氣象此必用慎獨功夫德潤身心廣體胖仁義禮智根於心畔而益背樂斯二者則不知手舞足蹈此等受用俱不可以言語形容夫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於此可想周茂叔教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殆庶幾乎

西銘云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是心廣體胖而益背手舞足蹈的註疏學者要須識得人刻利與天相為流通蓋吾身之氣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通可想茂對時有萬物之妙

常存不滅者道也天地生生之機也人不問道形存而生理亡矣苟問道則我之動靜語默渾是一道德道在而人在或問道何以聞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問道之工夫問道後如何曰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畔面益背是問道之光景

學者先要有把柄則日用間著衣喫飯應事接物一都歸著無把柄則茫茫然無所適從心不能為身身焉能為事物主日月寒暑流光虛度真可惜也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口莫由斯道只是如此

老夫九十矣往時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渠管新餉便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渠發金花便慷慨認罪略無引避談久要不忘渠一言許從孫閣部入閣便辭吏部司官而赴危端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語者也邇來談學者口裏極精而身上愈疏漏即自命為知學於宋儒荆棘林中

掉臂橫行者吾未敢輕信也達天德者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達天德矣故其道從聞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慎獨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之時義大矣哉

人生如逆旅幾何時不蚤自樹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

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的放手破足之際我新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真同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為悠忽三十二歲時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庸表暴自不容掩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為天之木鐸此固封人眼界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黃叔度令人鄙吝盡消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言名利事皆氣象有大過人者彼不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者乃躬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人有三等上智下愚與中人上智下愚少而中人多上智不廢學力而不恃學力此心常得空明下愚不知學力為何事此心放逸已久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非不移也難移也獨此中人乘於物感不能不恣為情識膠於意見不能不執為勝氣紛紛擾擾我空明此時而加意提撕則空明自若不然積蔽日深漸至昏昧遂成不移之愚可不慎哉上智不費學力朱子所云略提撕言用力之無多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日日提撕時時提撕則愚可明弱可強矣學力之時義大矣哉

問下學即上達卑遠即高遠如何曰吾夫子一生日用起居接人應物莫非下學至其精義入神達天知命則總在下學卑遠之中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達先天未造前若分何時為下學何時為上達何處為卑遠何處為高遠便於道理割裂即此推之形也亦天性精粗亦神奇說心在事上見說體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

望雅問鹿先生嘗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日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箇隨時隨事體認此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腳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

論語

孟子

卷二

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的書要識無字的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然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

友人問如何是道學曰日用間凡行一事接一人無有不當理中情之處此所謂道也即所謂學也必待聚眾上坐講論擬程擬朱恐其名是而實非道學之實不可無道學之名正不必有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非深透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覓而得之也

學問到自得處便不膠於一轍雷聲行雨亦能催晴認定善主生怒主殺既不得情焉能知性

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極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賊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身隱者無名神隱者無常名古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謂神隱者也

吾心偶得一時之沈靜便生一時之虛明此際全無不善念頭純是一團天理但善念初發幾希微渺游移莫定急宜培養而擴充之務令固執莫使威逼搖撼得動工夫到此把持勿用而德成矣不能如此用力一念浮雜便生煩惱苟且亂動昏迷縱肆將何所不至哉靜躁之分利害之閒人禽之介也

人生最係懸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係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前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談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真可浩嘆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能出入是門者義文周孔外顏曾思孟殆庶幾焉元公純公康節亦可謂開闢啟蒙之人是道也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未可輕以語此

天之明命無一刻不流行於人倫事物中能於日用食息

孟子

卷二

其見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處明道以鳥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正謂於飛躍見流行之體而工夫在勿忘勿助之間

天有五行曰水火木金土地有五行曰東南西北中人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仁之德於五方為東宮於五行為木義之德於五方為西宮於五行為金禮之德於五方為南宮於五行為火知之德於五方為北宮於五行為水信之德於五方為中宮於五行為土此人所以能參天兩地而稱為三才大哉人乎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

無執見者多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拙此好學所以難共人也

人豈能無意倏忽間念起念滅不知凡幾純乎天而人不與聖人也天人參焉者賢知也庸愚則知故萌生情識橫出間有善念不能自認終歸汨沒所賴賢父兄良師友訓迪啟牖乘其一念之明而夾持之擴充之愚可明柔可強况質非甚暗仁可自由諒不肯自甘暴棄而歸咎於下愚不移

聖人之性與愚人之性一也聖人能盡而愚者吝焉聖人之情與愚人之情一也聖人能制而愚者縱焉盡性以制情所謂性其情也縱情而格性所謂情其性也聖人之心與釋氏之心聖人之性與釋氏之性一也聖人性其心氏心其性亦所謂性其性也



潛室劄記序

先王父於鄉薦後，淡營求，謝仕進，惟以著述自娛，治身心性命事。天根月窟，探討有底蘊，淺學者遽巡門外，焉不有本。幼服家訓，頗知篤志力於行，趨庭聞時禮時，見先大人手錄遺書，悉先王父明心性，翼經傳，爲理學家沿源流，語學醇於韓董，功茂於程朱，所揚其批而融其粕者，非僅象山陽明諸人已也。劄記一書，又係先王父於順積樓側，構潛室，聯學廿年，凡有所得，悉綴諸之，粹詞溫語，片玉含輝，偶句隻言，寸金肆影，要其大旨，大抵爲讀世君子，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其喚醒愚蒙處，又不啻清夜弘鐘，醒人迷夢，凡有一綫天聰，閱是書未有不悚然知警，惕惕焉謹人禽之別者，豈果駭世俗之說乎？亦至理不沒於人心耳。歲乙巳，本祖奉簡命，特授上元邑，邑金陵首善區也，其中讀書樓，獨行君子之得者，不乏人，聞以先王父諸著述相商質，咸知所許可，方幸書人梓匠，萃處都城，不難悉所有刊之，爲電步增光，奈澆然罕錫，外無餘物，清貧視家居如一安所得梨棗資，爲先人著作費，不獲已，僅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梓，爲其廉於價者於工也，然而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諒可於此一書覓大略矣。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儼然自命爲儒者，乃於理蘊中未知鉤索，內之不能爲一己立心，外之不知爲萬物立命，徒以雕蟲小技，代取浮名，一旦紆青垂紫，茫然不問利濟經綸，從何措手，豈不爲儒林中一大罪人，爲天地間一大頑物，亦不敏，素疏拓於世故，祇知澹泊自甘，凡所措置，一惟以天地祖宗靈區爲念，務煥爛然不昧此靈

記劄室潛

著包刁

潛室劄記卷上

明坦坦焉，壯蓋於金影已焉，其有得於是書之指引，與無得於是書之陶鑄，均未敢自知，今以往，益自以弗肯堂，弗肯播，駭我家聲，而爲滋愧云爾。孫男 刁包敬識。

祁州刁包著

孔子天地也，朱子日月也，二程子闢天地而開日月之先者也，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非日月則天地亦何以燦然於天下萬世哉。

今之學道者，須自梁溪登考亭，自考亭登尼山，纔不差卻路徑。

仁義禮智之德，配乎元亨利貞，故曰天德，故曰發刑賞之道，根乎仁義禮智，故曰王道。

遠而言之，天下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須是件件處置停妥，纔了卻一身事情，奈權柄不到手，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近而言之，一家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仔細檢點起來，大段不可人意，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然而委之權柄，不到手可乎。

若立朝須是要做直臣，若牧民須是要做循吏，今居家居鄉，卻不曾感動的一人，雖日夜爲學，果何用，春秋於魯君見獄，只書公薨，荷中用意甚妙，胡傳可謂傳神，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兩相參看，其意愈覺分明，簡聖人氣象，亦從此見得，程子曰：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然後推之以及其餘，則幾矣。

學者須是小心，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不若馳騁了些子，是謂小心，否則大，又須是大心，把天地萬物，都

歸歸在心裏，不著遮蔽了些子，是謂大心，否則小心，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亦未有不小而能小者也。言欲謹，以不及人之過失，爲第一義，不非其大夫，尤爲緊要。

視時心在口上，聽時心在耳上，言時心在口上，動時心在幾上，不視、不聽、不言、不動，心只在心上，如是則四者一一合禮，而無非幾之可乘矣。或曰：心爲主，而四者奉命焉，不亦可乎？曰：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夫我則不能。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余極佩服此言。涇陽顧先生又續以一言曰：小學近思錄之階梯也，善哉！此當與朱子之言並讀，且學者不可以作尋常話頭看過。

或曰：心如何只在心上？曰：須用世冊收攝他，或做文章，字亦好，若一意把捉，究竟無用。

顧涇陽推朱子三大功，而不及集註，非也。余謂朱子之功，當推集註爲第一。小學近思錄次之，綱目又次之。太極圖西銘註解，直與三大功鼎立，未易軒輊也。

天不崩，地不裂，人追不至滅絕者，六經四子之力也。惜也，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若實能有六經四子，則小學近思錄，綱目一時並興，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

人不知而不慍，未能也，以慍爲忿而慍之久之，漸覺心曠，則不慍矣，不見是而無悶，未能也，以悶爲己而克之久之，漸覺神怡，則無悶矣。

涇陽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爲元功，則子力無極，比諸老氏，可不謂過乎？既知朱子與孔子同爲萬世師，直配享孔廟，則陽明謹以支離，比諸楊墨，可不謂過乎？明於朱子之功，陸王之過，然後正問異同之辨，可得而言矣。

涇陽先生曰：性即理也，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即理也，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爲心也，余請續以一言曰：天即理也，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爲天也。

涇陽引南華經，直與處書人心道心二語並稱，是何道理？甚哉言不可不慎也。古之人雖卓爾自立，尙不肯輕以權許之，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爲權，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抑又下矣。

一時行止，千秋榮辱，如之何其可忽也？曰：若是其重與？曰：殆有甚焉。聖狂之界，人禽之關也。無欲之謂靜，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吾儒之所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

周元公似顏子，請從純粹處學之，張明公似曾子，請從艱苦處學之，程純公似子思，請從精微處學之，程正公似孟子，請從嚴毅處學之。

純粹和平，敬肅八字，一時不可忘卻。許魯齋於小學一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於近思錄亦然。

性者，志學之源頭也，源頭不了，當學從何處著力？故涇陽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學者，盡性之路頭也。路頭不真，正性從何處得力？故涇陽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以其未嘗知性也；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以其未嘗知學也。

地天平成，萬世永賴，惟孔子足以當之，元公然乎哉！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惟孟子足以當之，文成然乎哉！規模有大小，識見有偏全，平心衡量，當自得之。涇陽之言其過矣。

顧季時在儀部，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誠爲快舉，惟是二程不與焉，則非余之所敢知矣。此疏雖上，度不能行，以其別二程於周朱，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正公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遠處，自有淺處，自有深處，善哉言乎！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是爲世間一等含糊突突人下。

藥園周海門語錄云：突然說起，旨元機，待人領略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詩，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者，嗚呼！是非所謂近處，強要懸教深遠者耶？如此看書，孔孟之言，盡成懸幻，使後學茫無著眼處，其爲吾道之憂，豈淺鮮哉！

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其禦之禦之，當如禦寇，其對時能無胡言亂語否？其防之防之，當如防川，雖然禦其外矣，而無以清其內，防其流矣，而無以杜其源，恐禦寇防川，亦徒勞因功耳。

純公云：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嬰然也，須從這裏過，予也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可謂從這裏一過，而學不加進，德業無聞，熟與否？每引古鏡一照，殊覺面目難施。

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過矣，明道之去孔子及顏孟，千有餘歲也，而描寫其氣象，各各如畫，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於元公反觀而失之乎？必不然矣，叔子之識，不減伯子，其亦可頌推而知也夫。

念臺劉先生爲儒，醇乎其醇者也，考其語類，亦襲無善之說，所謂習矣而不察焉，非歟？高順、諸君子生平同心一德，相與講明斯道，其於無善之說，蓋皆深非而力斥之矣，豈其未之前聞耶？抑胸有成見，雖言猶在耳，而不之信耶？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後而聖學晦，上下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字出，然後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一一描出，而無復餘蘊，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

渾身是性，刻刻要復他，滿目是易，件件要用他，不見易不可與言性，不見性不可與言易，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王介甫之政事也，其爲性命人，彼惡名埋沒，一世不得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王龍溪之道學也，上下二王，其有殊途同歸者耶？嗟乎介甫之政事，僅足以禍宋，龍溪之道學，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哉。

朱子之教學者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於逸先生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余不揣又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與讀書之寂滅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殆，讀書以考所思之要，

與俗學之記誦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罔然。則孔朱之教。豈有異指耶。陽明願學孔子者也。而力詆朱。吾不知之矣。

所謂學者。性焉而已矣。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矣。窮理以盡性。然後爲學。

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其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

欲爲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銳意宗孔。而不宗朱。非其能宗孔者也。

讀曲禮上下。而不能修身者。吾不謂之學禮也。讀周召二南。而不能齊家者。吾不謂之學詩也。讀堯舜二典。而不能治國者。吾不謂之學書也。

吾日三省吾身。心有妄想與否。言有妄發與否。事有妄做與否。

孔明。曾子。大賢也。孔明臥隆中。非三聘不出。既而魚水投歡。鞠躬盡瘁。能掩乎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爲念。看他是何等胸次。曾子一生強勉。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卒傳大學十義。以惠天下後世。原其得力處。要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句。看他是何等功夫。

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而潛心聖道。嘆盡多少辛苦。纔悟到一貫處。有志聖學者。三道以學其容貌。辭氣顏色。三省以學其謀人。交友。傳師。養志以學其事親。敬身以學其金父母之遺體。直養自反之縮。以學其大勇。繩趨矩步。何多讓焉。

知愛知敬。自然之良知也。須以推廣爲致。知食知色。人欲之良知也。須以節檢爲致。良知同。而所以致之者異。不可不察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何如愛。閔子之父母。應何如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何如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孝。或爲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何如敬。司馬牛之兄弟。應何如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何如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友。或爲賢人之友。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於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爲師友。夙嫻格物之訓者也。若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

志孔明之所志。當從二表志去。學曾子之所學。當從十傳學來。

聖人教人。只說下學人事。而天理自在其中。二氏專言上達天理。而不及人事。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

聖賢之書。原爲天下後世謀身心也。而天下後世。讀聖賢書者。只取以資其筆舌。與身心全無干涉。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

四書者。吾人之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者也。使非考亭爲之註。誰知其爲古今第一要典也。雖然。考亭註

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今之學者。頗言遵朱矣。遵之訓詁而爲文。非遵之以步履而爲人也。然則四書之行於世。爲古今第一要典。亦徒以其名焉云爾。有能信其爲布帛而衣被之。信其爲菽粟而飲食之者乎。我未之見也。

自古言治道者。莫備於書。竊意不迴聲色。不殖貨利。兩言其原本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兩言其樞要也。明乎四言而力行之。其於治道也何有。

敬之一字。千古傳心之要典也。其說詳於書而著於禮。余謂易與詩亦然。何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以直內。敬慎不敗。皆此義也。艮之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三百篇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之敬之。於緝熙敬止。皆此義也。若曰。詳於書禮。而略於易詩。當不其然。

君子亦未嘗無利心。但名節念重。是以舍利而即義。蓋所見分明。故所守牢固也。小人亦未嘗無義心。但身家念重。是以舍義而即利。蓋所見含糊。而所守濡忍也。此言君子小人之義利之心。

君子以道義爲性。而正其情。小人以貨利爲情。而傷其性。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由蓋一世。小人之

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膜。

君子時時戒慎。惟恐有拂於天理。小人事事張皇。惟恐有拂於人欲。在人身。都有一箇太極。聖人全焉。賢人勉焉。若愚者。則冒昧而不知爲何物矣。

朱子曰。太極圖一圖便是一書。只是撇開了引教長一畫。竊意伏羲一畫。原是直的。直則無偏曲。古若今萬物萬事。都貫徹的去。未有遺乎其外者也。撇開了教長一畫。便是圓的。圓則無虧滿。古若今萬物萬事。都包括的去。未有遺乎其內者也。直的是這一畫。圓的也是這一畫。非有兩畫也。

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不即不離之間。太極在焉。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只心而會之。反身而求之。躍躍參前矣。

只是一箇太極。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無之而不在也。晝夜存養。晝夜省察。但使此心無時不在。脖子裏。則心爲太極之心。但使此身無處不在。天理上。則身爲太極之身。身心渾然一太極。真與大地合德矣。

論學便是要明理。格物之謂也。論治便是須識體。修身之謂也。格物者。以知心知性爲先務。心即理也。性即理也。明乎心性。而後可以言明理也。修身者。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爲要圖。暴慢鄙倍遠而信近。出身加民者。有其本矣。治道所由立。治法所由施也。

陽明師弟。勸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夫顏子沒。而聖人之學在曾子。曾子沒。而聖人之學在子思。子思沒。而聖人之學在孟子。胡爲其亡也。

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爲主。即偶有不合聖人之旨處。卻無不合聖人之理處。文成及慈湖。諸公。往往不得聖人之理。又安能得其得聖人之旨哉。

存心謹言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定其心而後語。孔孟之道。至程朱而明。程朱之道。至文成而晦。學者有志斯道。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而後得其所明。孔孟者。不然含糊兩可。終無入處。

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告顏子。此處疑十六字嫡傳也。克己者。克去其人心也。復禮者。復還其道心也。人心克而道心復。則無不精無不一也。惟精惟一。是仁者純粹不雜。貞固不貳之本體也。允執厥中。執此而已矣。

或曰。聖人不輕言心。惟自敘其所學曰。從心。嘉顏子之不遠仁。曰。其心。此外無別焉。曰。聖人不輕言心。善觀聖人之言者。所言無非心也。試以子張問行一言觀之。言忠信以心言也。行篤敬以心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見其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見其心於衡也。夫然後行。州里蠻貊莫不見其善心也。若夫言不忠信。則違其心而言矣。行不篤敬。則肆其心而行矣。聖人不輕言心。而所言無非心。善觀者。盡觸類通之。

只見自家不是。不見他人不是。君子也。只見他人不是。不見自家不是。小人也。

嘗試反之。一己心者。身之天也。身者。心之地也。心載身。身載心。一己之天地也。心正而身修。一己之天地位也。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一己之萬物也。內而七情各當其則。外而九竅各舉其職。一己之萬物育也。皆試近觀一家。有嚴君焉。有慈母焉。一家之天地也。膝下承歡。父母其順。一家之天地位也。自兄弟。妻子。奴婢。以及室窻。田園。禽獸。花木。諸般器用之類。一家之萬物也。一切借之大道。莫不有以盡其性。協其情。而時措咸宜。一家之萬物育也。我輩有志聖賢之道。正從此處見得。若曰。位天地育萬物。非吾事也。豈其然哉。其然。

日知其所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能。物格也。可謂好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

格物者。多學而識。物格者。一以貫之。

天地正氣。大率爲利名二字填壘。反躬內省。果此一無繫累。纔是真丈夫。

以心發言。言斯不妄矣。以言印心。心斯不放矣。二者交攝互益。易謂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俱於斯焉得之矣。

張子曰。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薛子曰。學至不責人。則其德進矣。不尤人又何責人之有。不責人又何尤人之有。文清之言。原本橫渠。吾輩讀之。竊以自愧。又竊以自勉也。

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曰。人不據其愛。回也不改其樂。正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懸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胸中饒有自得處。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甘心枯寂一流也。

吾心時時要整齊。不放些子怠慢。這便是禮。吾心時時要和平。不放些子躁戾。這便是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與哉。禮樂不可斯須去心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這時時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梁溪先生曰。安頓二字。

大有害。儒者不敏性由此。信然哉。蓋安頓工夫。於本體自然處。尚隔一層。是以梁溪云云。然在初學。似亦無妨。先生不云乎。初入之心。妄念膠結。若不安頓。如何便會渾合。或勉強而行之。須索如此。孔顏之樂。有二種。胸中無物。則樂。胸中有得。則樂。惟無物而後能有得。惟有得而後能無物。二者相因。而其爲受用也。則一而已矣。

泰州輩。厭薄閑見。至謂六經亦可廢。何異於舍布帛而求其煖。舍菽粟而求其飽乎。其不至於凍餒而殞命者。幾希。知仁勇三達德。缺一不可。何也。人而不知。是非當前。一切判斷不開。這是混帳。人而不仁。私欲滿腔。視同體如胡越。定要刻薄起來。人而不勇。終日委靡。沒箇希聖希賢的志氣。如何會長進。大都這三德。原是天然與我的。少了一件。便把那兩件也連累了。豈不是德之賊。豈不辜負在天地間做人。博我以文。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親也。約我以禮。從性之疑回處誘之也。以言乎迥。則靜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顏子所以學也。

天下之治也。理教昌明。爲君子者在上位。爲小人者在下位。小人恥其下。而以功名矢志。亦將勉力爲君子。天下之亂也。理教晦昧。爲小人者在上位。爲君子者在下位。君子恥其下。而以富貴動心。亦將失身爲小人。

君子之富貴。所以崇廣德業也。故孜孜焉進修而不足。小人之富貴。所以跨躍閭里也。故益益焉溫飽而有餘。

樂經吾不得而見之矣。故六經盡其一面。稱五此六經一大缺典也。雖然。有四子之書在。粹然自成一家。合而成六。誰曰不宜。後儒又從而附益之。至有十三經。於是乎加多矣。竊意孝經而外。若左氏。若公羊。若穀梁。若爾雅。恐俱不得以經名也。甚至二氏之書。紛見迭出。儼然以經自居。其爲僭竊也甚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朝廷之名器且然。而況於聖賢之名器乎。蓋其僭竊。一舉而改正之。伊誰之任。與。文蔚先生曰。大聖人作。予將有厚望焉。

論人於職。吾必以魯仲連爲巨擘焉。仲連之辭富貴。計其賤也。曰。輕世肆志。此四字者。如何當的他起。假使權柄到手。恐誤天下蒼生矣。嗚呼。不知學之弊至此哉。

朱子立主敬三法。高子從而先後之。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總之以伊川整齊嚴肅爲入門。整齊嚴肅。從衣冠瞻視上見得功夫。似在外面。而其實則本之於心也。何也。整齊。此心無敢散亂也。齊者。此心無敢參差也。尊者。此心無敢寬放也。肅者。此心無敢怠慢也。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矣。所謂敬也。上蔡之惺惺。和靖之收斂。一以貫之矣。

吾於高子遺書。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吾師乎。吾師乎。由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曾。孟。是也。問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問知上。週見知。使孔子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故子嘗有語云。早歲服膺惟庭訓。晚年北面在梁溪。蓋不忘此身生成所自也。老子陰符經。從來諸全書。只於薛子讀出。錄中得其一二。薛子述程子之言曰。老子甚難。如陰符經卻不

繼及聞之難甚且多怪誕不經之語如以仁義禮智信爲五賊及天地萬物之盜之類是何語說辭子錄之殊不可曉

孔子以四勿教顏子而老子言三勿曰耳口天下之三寶也此其言之近理者惟是少卻一物所動一差並視聽言亦未能皆合於理矣烏所謂於克己之功乎

許得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成己之惡此言是身心良劑我輩宜時時刻刻服之

薛子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余曰一時之怒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薛文清極力推許魯齋猶王文成極力推陸象山也各以其學之所近者言之故見瑜而不見瑕畢竟是格物未到至極處

人心惟危則道心惟安矣道心惟微則人心惟顯矣顯者省察而自克之安者優游而自得之則人心皆道心渾然爲一無所分別矣

文清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也是即感而通天下之故也予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豈非爲寂然不動傳神乎合孟子一節恰好是解辭兩句之義

養氣者自無暴其氣始然必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後可言無暴何也喜怒哀樂氣之驗也

言語輕浮淺露無涵養躁率急遽無倫序皆所以暴其氣也養氣者須沈潛和緩始得

文清先生曰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余謂不特事君爲然雖隱居鄉里視天下猶一身非爲家謀也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儒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余謂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便是理不明豈特失平易之意哉

漢末諸賢天資甚高極力砥躬勵行但於道學一路未有理會處故不免論告以亡惜哉若使得程朱爲師友或免於難其所以進德修業者度亦不至如當年而遂已也

梁溪之於河津猶顏子之於曾子也

梁溪先生課程每夜臥不解衣乍醒即起余未能也解衣而臥纔醒便默記一日所讀之書或思索義理有所得即於次日記之覺待此心在腔子裏但不能常耳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蔡文莊先生四書蒙引纔是聖門格物功夫卓絕諸儒孰得而加諸

一念不妄起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做一人不妄與書此甫畢閱讀書錄文清先生語云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與子中問二句全合此心之同然如此哉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余謂人性上不容減一物仁義禮智天理也富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之念參之天理流爲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之意行之人欲轉爲天理

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頭纔動便須查考某是善即引伸之使日長某是惡即遏絕之使日消所謂知幾之學也

無輕日用惟難無安履端惟危人皆知奉承此身而不知奉承此心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衣服飲食器用玩好之類皆所以奉承此身也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懼僥焉如對上帝如臨師保皆所以奉承此心也奉承此心者無不至則不宮室而美不妻妾而歡不膏粱而腴不文綺而華不粹鼎金玉而隨取輒給凡所以奉承此身者無不至矣

人之吉凶與凶微諸言雖其言人未有能告者也言之訓與否微諸氣其氣言未有能訓者也

文清曰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余謂性也者其大學之樞紐也與豈特大學然哉自論語中庸孟子以通觀六經而盡識皆此物此志也

文清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余曰愚不知也有以砭之則知矣東銘一篇皆勉人爲知之意

文清曰人之動靜語默喜怒哀樂皆易也嘗試反躬而求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喜一怒一哀一樂其對待之易乎所謂交易爲體也動而靜靜而動語而默默而語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其流行之易乎所謂變易爲用也動靜必以禮語默必以義喜怒哀樂必以敬則太極之理其實在我而渾身於是乎見易矣

允執厥中一言萬世心學之宗亦萬世經學之宗也如易只是要剛柔得中書只是要政事得中詩只是要性情得中禮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賞罰得中中之一字便該盡五經大義矣

永樂二年饒州處士朱友李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李還饒州令有司嚴禁杖道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息邪說放淫辭此三代後王者第一盛舉有功吾道大矣爾公張氏獨微示不滿之意且惓惓焉惜其書之無存也意者欲自爲地乎閱其四書大全辨恐亦有拾友李餘唾塵

秦焚詩書學問一道掃地矣繼以漢高陵焉故開國之初知學者絕少歷文景間文學之士始稍稍出賈誼之文博大昌明而或失則浮虛錯之文典雅精練而或失則刻以言乎知道均未也至董子出然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縱說性說命是吾道一大開山也故正其說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董子之學度越諸子處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成絕其道勿使並進是董子之教度越諸子處由周迄宋可與適道者得三人焉文清推昌黎文成推河汾然河汾以西方之教爲聖人昌黎以聖學爲宗與孔孟並稱要之醇正不雜俱遜廣川一席也

君子修之吉蔽以戒慎恐懼四字說的恁地嚴重小人修之凶蔽以放僻邪侈四字說的恁地醜惡似乎皆堪懸殊矣豈知一不成戒慎恐懼便做到放僻邪侈要免放僻邪侈須是戒慎恐懼出此入彼中間更無站立處避凶趨吉者慎之哉

今人講天文都在圖度上推算余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便是孔子的天文今人講地理都在疆域上查考余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便是孔子的地理把兩大象實體到手下來即以發天地之

一七

讀書雜記 卷上

讀書雜記 卷上

讀書雜記 卷上

讀書雜記 卷上

讀書雜記 卷上

讀書雜記 卷上

化育可也。區區識緯陰陽之術云乎哉。

二氏專言空。吾儒亦言空。但吾儒所空者欲也。二氏所空者理也。空其欲則人欲淨盡。而天理盎然。現前性命皆歸實地。空其理則枯槁寂滅。生意索然。空而頑矣。然則天理流行。活潑潑然。如何可空。此則功夫在言語上查考。言語不愜密。吾心未有能存者也。夜間功夫在夢寐上查考。夢寐不真正。吾心未有能存者也。晝夜孜孜。只是要保護這一箇心。然心不是懸空守的。須要時時讀書。纔得翕聚。害又不。是草率讀的。須要時時靜坐。纔得沈潛。靜坐以讀書。讀書以存心。心存而虛。問言語。自然慎密。夜間夢寐。自然真正矣。

梁溪先生言功夫。以擇執二字盡之。曰。無一毫攙和之爲擇。無一毫滲漏之爲執。予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如此方是真功夫。愚謂從功夫覺本體。以心之虛靈二字盡之。無一物填塞之謂虛。無一物遮蔽之謂靈。予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填塞遮蔽而已。不知何日可見本體也。

舍程朱經驗良方。而自製金針。自矜妙訣。律所謂違本方殺人者也。

梁溪先生曰。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不由程朱。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愚謂程朱之道。至高子而闡明殆盡。學程朱而不由高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梁溪於端文爲後生。觀其答格物諸書。直舒胸臆。盡所欲言。端文亦欣然受之。不少芥蒂。如此。正見兩公高明光大處。我輩相與若無這意思。便不成朋友。併不成學問。

儒者言無物。又言有物。何也。無物之物。指人欲言也。梁溪曰。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皆是也。須是克己。困邪。打掃的潔淨。淨然後本色露出。無少汚染。故曰無物。有物之物。指天理言也。白沙曰。靜中各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端倪者。躍然於寸寸。瞭然於日用。不言而喻者也。須是存心養氣。發見的活潑潑然。然後本性凝成。無少滲漏。故曰有物。惟無物所以能有物。惟有物所以能無物。蓋合一而交資也。

性之一字。彷彿似有所見。尙未是真頭面。惟時時靜坐讀書。以庶幾一日之遇云爾。

易有太極。心有太極。不見吾心之太極。則無以見易也。

尋常思緒。將太極來做我身的骨子。則陰陽動靜。必有與時成宜者矣。梁溪先生卻不然。其言曰。吾輩學問。以藐爾六尺。爲太極作箇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余所言。是後天而奉天時。先生所言。直是先

天而奉天。若他何等眼界。何等願力。

梁溪先生曰。惡念易除。難念難除。今試內省此心。易除者。果是除了。難除者。畢竟未之除也。梁溪述少庸之言曰。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二語當終身行之。余謂內存戒慎恐懼。便是敬。以直

內。外守規矩準繩。便是義。以方外。終身行同人之言也。與哉。終身行坤之六二也。

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

登之所讀。夜必思之。夜之所待。盡必書之。盡不讀則夜無所思。夜不思則盡無所書。無所思則止念。而

私欲生矣。無所書。則正功廢而妄安成矣。私欲生於內。妄安成於外。則身心日汚。而性命日淪。此豈等閑事。而可不惕然深省乎。

心也者。一身之主宰也。故從來稱心者。必曰君。身有五官百體。皆一心之服役也。有臣道焉。心宰於物。則紛亂難操。不能爲官骸之主宰。而心爲君。五官百體。各宰於物。則陷溺汨沒。不肯爲心之服役。而五官百體。皆叛臣矣。外以察吾君臣大義。何存何亡。不可逃也。吾惟日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者而已。內以察吾君臣至理。惟微惟危。不可忽也。吾惟日盡吾性命之所當爲者而已。

回想向來病痛。正在舍其田而謂之田。人之田。原不要。我強要。之。究竟無下手處。是以人之田。未必治。而己之田。荒蕪甚矣。自茲以往。務要把那根芽剝。一切斬除了。將一片田地。修治的潔淨淨。布以嘉種。朝夕灌溉滋培。生生不已。萬寶告成。庶不負我祖宗。基業耳。

讀書非佔畢。求復吾性焉耳。靜坐非禪定。求見吾性焉耳。性何以復。由失而得也。性何以見。由昧而明也。失而得。昧而明。則氣質變化。而天地之性。盡現前矣。

梁溪先生曰。世局如此。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信然哉。然非曰。知其玉成而遂已也。須將天地間第一件。事。以修身。挺然特立。荷其間。萬萬莫要失了。肩。好好的交與那箇人。方不負彼蒼玉成之意。

文清曰。愛流爲淫。溺仁之過也。余則曰。不仁之過也。蓋淫溺之愛。全是一團私心。了。如何說得仁。以係戀之私。恩而曰待小人女子之道。余曰。未必然。既曰道矣。豈有係戀亦豈有私恩乎。

治天下者在得人。固矣。余謂治身心亦然。學者屏棄外物。孜孜然用其力於身。若心也。非得良朋好友。切磋之。有日損無日益矣。無已。姑借借疾之人。誹謗之口。以自勵可乎。畏其人。察其言。反觀內省。務求改過。以自新。彼借疾而誹謗之者。何必非良朋好友也。

於人也無間貴賤。於事也無間大小。於地也無間明晦。於時也無間久暫。皆當提此心。而不敢萌怠慢之意。久之自有得處。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此八字者。不可頃刻忘也。

爲親一舉。而四方垂存。自公卿以至布衣。未識面而來者。指不勝屈也。余不肯。何德以堪之哉。圖報無能。惟有益孜孜於身心性命之學而已。

事物物務期認真而後已。真矣。若未能有行焉。雖真知亦假也。虛者實之假者真之。吾其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我行其野。適當立冬前二日。利於是終。貞於是始矣。仰觀俯察。滿目皆肅殺景象。使人愴然。然天地一團生意。卻都收藏在裏面。翕聚者。正其發散者也。專一者。正其直達者也。因而內省吾心。翕聚乎否也。專一乎否也。不翕聚。不專一。吾心一團生意。與天地懸隔矣。天道方以利終。而吾心無所謂義。天道方以貞始。而吾心無所謂知。天命之性安在此。不可以不勉也。

梁溪先生曰。財色二字。一落腳便是。曾默讀之。悚然危懼。又曰。聖門之學。主於求仁。人心常收斂。則常仁矣。只此二句。道盡吾輩本體功夫。學者要覓本體。須從此覓。要做功夫。須從此做。

陳陽龍先生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分應物。分靜坐。一分讀書。只此一聯。說盡希聖希天功夫。此外若添一件。便覺重複。此中若減一件。便覺欠缺。無添也。無減也。遠而言之。終身畢世。少他不得。近而言之。一時刻。少他不得。包羅不盡。請事斯語矣。

每當臨臥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禽獸矣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如何讀。事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仰愧愧天。俯愧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漢高祖貴為天子。過趙一箕踞。遂來貫高之謀。幾至殺身亡天下。而況自天子以下者。可不敬與。然則希賢希聖。是此敬。保身保家。亦是此敬。

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而於二字。曾未著解。嗣是而後。千四百十。茫然不知格物為何事。故雖有絕世文章。絕世德業。而律以聖人之學。幾乎其未聞也。至程朱出。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或詳為訓詁。或發為論議。莫不有以曲盡其義。類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又三百餘年。姚江學興。直以為善去惡四字。了卻此案。而格物之學晦矣。人手一差。便難得手。不百年復生我梁溪先生其人者。首以表章格物為學。微辭與義。如日中天。即謂程朱復生可也。即謂孔孟復生可也。噫。吾無間然矣。

無物不有。以性之充塞者言也。無時不然。以性之流行者言也。隨時隨物。莫不有以見吾性焉。斯真能格物者也。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德曰臧之。德。尤若茲。不啻不敢合怒。此予三十年前。書壁間以自勉者。近見文清讀書亦錄之。故再記於此。

孔子於易繫辭曰。窮理於大學曰。格物。程朱釋格物曰。窮理。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雖不可易也。博而言之。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一物有一物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在所當格也。心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即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天。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合言之。則一。理然一物也。推而極之。上下古今。何莫非此物。則何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學聖人者。巧力二字。缺一不可。然必以孔子為標準。若陽明之力。詎曰。非孔子之力。但其教人處。則未免省力耳。自古無見成聖人。聖人無見成說話。如何要省力。陽明之巧。詎曰。非孔子之巧。但其教人處。則不免傷巧耳。大匠必有規矩。羿射必有彀率。如何可傷巧。

溫公大賢也。生平不甚滿孟子。陽明大儒也。生平不甚滿朱子。二者病則一般。為人作應付文字。須要滿心奉承他。不是修辭立誠。不是忠信進德。是亦招損一端也。使汲長孺遊孔子之門。當是子路一流。使陶淵明遊孔子之門。當自曾點一流。

梁溪先生曰。如某人見他極好。與人言之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以是知虛見無益。余讀之爽然自失曰。先生其為我發蒙乎。夙昔反觀。似有見地。且於先生之言。無不入者。試考躬行內外合一否。余何安於虛見。不勉勉於實地也。言念及此。無地可容矣。

偶然做的一件事。原為義助起。既而熟思之。卻是大不義所在。名則利人。實則害己。急急回頭。庶無大悔。日來反觀內省。口內依舊說長道短。讀書依舊操三級五。應事依舊隨行逐隊。大不長進。急向我父師前叩頭謝罪。萬勿因循。甘此下流也。

先儒云。父母怒。聲色異常。人子祇覺危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性情所發而遂已也。此語原以喻天變。欲人修德正事。反災為祥也。然讀書屋漏。固可作事親良箴矣。

孔子從心不逾矩之學。只憑一志字做去。故曰。發憤忘食。正見其矢志處。曰。樂以忘憂。正見其適志處。曰。不知老之將至。正見其真志處。及門中惟以不惰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志立也。其餘或日月至或月至。則所志有間斷矣。

孟子持志。陽明古志。正是頂門一針。後來人或為物欲牽引。或為科名汨沒。惜哉。朱子五歲讀孝經。便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看他是何等志願。

周子說希賢希聖。直說到希天處。莫高於天。故莫高於周子之志。高子曰。人只有一箇念頭。最可畏。即所謂獨也。又曰。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兢業業中行。即所謂慎獨也。又曰。久之純熟。此箇念頭。都是天理。即所謂矩也。雖七十方到此地位。其實吾輩纔志學。便奉此以周旋矣。但從心所欲。則究竟未可變及耳。故曰。吾輩安敢說大話也。

高子曰。所謂收回放心者。纔覺便已。更別無收。說的恁地見成。學者服膺此語。省卻多少氣力。天之心。不可見。於其生物有常見之。人心常提醒。使生理油然惡可已。則吾之心。便是仁。而心之仁。便是天矣。

高子問答書兩卷。上卷大段言理學。粹然吾性吾命至寶。下卷大段言政事。藹然吾君吾民良劑。至哉言乎。不作一時套語。不作一情面語。不作一假借語。直欲使天下學者。盡躋聖賢之域。天下民生。盡享康阜之樂。而後已。自有書來以來。若先生其可及也已。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孔門教學定本也。孟子而後。千四百年。一切從事於詞章訓詁之學。只浮慕得博

則同有有功於開。

孔子之後，知言者孟子而已。孟子之後，知言者程朱而已。程朱之後，知言者誰哉？愚謂本乎程朱之言，以致其知者，知言也。背乎程朱之言，以修其知者，非知言也。如此操券，豈有爽焉者乎？

檢點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不明不敬也。敬則不昏，雖愚必明矣。一曰怠，怠不強也。不強不敬也。敬則不怠，雖柔必強也。

心不存，則言不能無妄發，何謹之有？言不謹，則心不能無外馳，何存之有？存心謹言，向來作兩段工夫去。做由今論之，只是一事，非有二也。

存心時，使以謹言爲心，謹言時，須是存其心而後言。兩者打成一片，久則心無妄作，而發言自然中節矣。天即理也，此語最盛。嘗試考諸聖賢之言，天命之謂性，命此理也。上天之載，載此理也。就說大之則命，顧此理也。四時行焉，此理行之也。百物生焉，此理生之也。蓋其心知其性，所以知天也。知此理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此理也，樂天者，樂其理之所以然也。畏天者，畏其理之所當然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昭事此理也。不顯亦臨，奉此理也。無教亦保，守此理也。日監在茲，不敢一刻昧此理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一刻慢此理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罔或恣肆於理之中也。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罔或放逸於理之外也。吳天曰明，昊天曰旦，言此理之光昭也。及爾游衍，言此理之充塞也。理之時義大矣哉。舉目見理，舉目見天也。舉步見理，舉步見天也。

潛室簡記卷下

薛子曰：萬物本於天，萬事本於心。余謂天者，萬物之心也。萬物不得天以爲心，則不生。心者萬事之天也。萬事不得心以爲天，則不成。是故天與心生有萬物之主宰，而成立萬事之樞紐也。君子以天爲心，即以心爲天，而造化之理，不出徑寸而得之矣。

以誠敬爲綱，時時提掇的來，以義利公私爲目，時時辨別的去，其庶乎。

晝夜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麼極力承當，莫要絲毫辜負他。纔好堂堂做箇人。君子夙夜惕勵，似憂多於樂，須尋孔顏樂處始得。然天下事未有無因而至獲者也。不歷深山，不探重淵，而欲獲異珍，恣奇玩，我知其難也。矧性命至寶乎？孔子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之憤，故其所以爲孔之樂也。與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有意味而忘嗜慾，其所以爲顏之樂也。與不怡不苦，悠悠蕩蕩，閑過了日月，而妄希受用，馳騁快活，是飽食終日，其與禽獸何異？憤矣苦矣，更有一字缺在，其誠乎？子與氏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噫，盡之矣。

或欲入山，予曰：吾輩第一座名山，曾尋覓否？或曰：未也。果安在？予曰：不在天下，地之上，其在大學，知止一節乎？或曰：何謂也？予曰：定則移，易不得，靜則紛，擾不得，安則搖，撼不得，慮則遽，蔽不得，方寸耳。而天地萬物皆備焉，所得不既多乎？好箇地面，儘堪棲息，好箇光景，儘堪把玩，從出父母胞胎來，目便會視，耳便

會聽，手便會持，足便會行，心便會思，那一件，那一時，不依靠他。後來成人長大，東奔西走，或在城市內熱鬧，或在廟堂靜處，把絕頂去處，輕輕斷送了一時，悔恨起來，憤懣起來，尋箇名師，取些好友，替我指點路徑，我便孜孜皇皇，窮日之力，須索要到這裏歇腳，自下以升，高自近以及遠，拿住安身立命真種子，雖在紛華靡麗場中，漠然無所與，其高尚有如斯，微上微下，再隔他不住，互古互今，再崩他不了，巖巖乎大觀也哉。吾子幸勿舍目前名勝，而買買迷途也。或曰：命之也，此山不在吾本上，還在腔子裏，予曰：然，近有語云：心到靜處，是山林，正謂此也。

爲蓋世豪傑，易爲懷心聖賢，難。不富不貴，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道不德，難乎質於古之人矣。吾將遠心易志，俛仰於今之世乎，抑將勉躬勵行，進勉乎古之人也。

智不足以周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衆也。智僅足以周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衆也。然則求免於庸衆，果何道而可？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視乎分與量，用之利於生，舍之利於鄉里，因乎勢與時。

居則曰：我若當某時，如何如何，我若當某事，如何如何，旁觀者不之許，則拂然怒矣。試放下未來，提起見在，何莫非吾時，何莫非吾事乎？千指百孔，茫無下手處，驗諸亦多，以爲。

積金不如積粟，積粟不如積德。先儒教人，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做人十字訣也。做文者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都是幾箇字，只要會安排。此做文十字訣也。俚而至約而盡，知言哉。

做好人便是福，做不好人便是禍。幹好事便是吉，幹不好事便是凶。如此說來，纔無弊，若必逐人逐事，言報應，恐天道有不靈時，而人反莫之信矣。

開國無以加於周，而曰忠厚，做人無以加於諸葛武侯，而曰謹慎，嗚呼！傳道守身之道，不能復贊一辭矣。或問守己，曰不昧心，問接物，曰不負心，請益曰：讀書窮理而已矣。

魯論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余下一轉語云：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下一轉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

獨對時，須被服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其對時，便理會語不妄發四字。對時，須被服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其對時，便理會語不妄發四字。

吉凶決諸易，政事取諸書，性情陶諸詩，從違準諸禮，是非決諸春秋。廉希憲孟子，勝趙普論語，胡廣中庸多矣。

左氏傳春秋，如隔靴搔癢，言之不軌於道也多矣。然其文嚴潔峻整，於以詳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弗可廢也。

有經斯有傳，傳者傳也，發明經旨，而傳之天下來世者也。然以口傳經，何若以身傳經？以口傳經，聖人之功臣也。以身傳經，聖人之孝子也。不踐厥孝，而思樹厥功，傳乎不也，不讀易而說道理，不讀春秋而談是

非，直捕風捉影耳。

聞人之譽而喜。喜則驕溢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凡心俗氣。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譽而愧。愧則

人以惡言加我。我爲弗聞也者。而置之。人非而我是也。豈曰人勝而我負乎。若反之。則平分其過矣。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人焉。千金之資。是擲其一人焉。一節之長足錄。無不慕一節而羨千金。豈云有目者乎。

以言媚人，以貌媚人，以事媚人，以物媚人，以文章媚人，其媚一也。皆試反觀內省，做不好事，固羞；做好事，亦有時而羞；做不好事，固怕；做好事，亦有時而怕。羞做不好事，怕做不好事，是希聖賢的種子。這箇念頭，須扶助將來，羞做好事，怕做好事，是甘庸衆的源頭。這箇念頭，須掃除將去。

人之所喜我不喜。人之所怒我不怒。其庶幾乎

以逢迎爲諂光。以黷直爲慢侮。以豪強爲義氣。以忍讓爲怯懦。以詐譎爲聰敏。以長厚爲糊塗。以雷同爲

謂無不是的父母可也。卽謂無不是人亦可。

漢武帝之父子宋太宗之兄弟宋仁宗之夫婦讀史者到今有遺憾焉揆厥所自是誰之過與趙呂二公恐當與江充同科矣

商周間賴伯夷叔齊兩兄弟點綴一番。戰國間賴伍申包胥兩朋友點綴一番。不然世界頑鈍寂寥。五不欲觀之矣。

孔孟而後。周程而前。醇正不雜者。孟子一人而已。韓昌黎、王河汾不及也。

王汝止夢裏警天門頭傳道狂悖殊甚既而遊陽明之門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此與呂東萊少時飲食不好便敢打碎家事及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即渙然冰釋俱可謂善於變化氣質矣

坡公光明磊落。閱世人傑。只是不認得伊川。可惜可恨。

坡公爲疏論王介甫一見范公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毀其稿而速名以進此與張子之徹虎皮略同儒者盛稱子厚大勇而不及子瞻何與

君驕臣諂。壞社稷。富貴驕。貧賤諂。壞風俗。治天下者。必去此二驕二諂。

臥龍子云。親君子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至哉言乎。獨有國之

明訓也哉。我輩做人亦然。

蘇長公云孔明出師二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余謂賈賓王討武氏一檄又可與出師二表相爲表裏蓋武氏實天達地之惡果世莫可誰何得此口誅筆伐差堪吐氣而成敗論人者至以叛逆目之冤矣

神武莫如操。謙恭莫如莽。機智莫如怙。試與較榮華。繁富貴。豈有加於三子者乎。而惡聲穢德。直與天地無極。雖三尺童子。知羞之。然則三子。認錯金針。行差路徑。九泉之下。當亦自悔其愆且拙也。

漢高祖譎而不正。宋藝祖正而不譎。

雷錯父嚴延年母識見卓越略同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直也兄弟之仇不共國直也交遊之仇不反兵直也犯而不校獨非直也歟哉直者處之以公心應之以坦衷裁決於義道而無所回屈之謂耳學者不識直字橫逆之加倖倖莫能堪遂至爭白黑決雌雄反借口於尼父之明訓也善讀書固如是乎

我輩有大疑問。我輩有至樂問。顏子

學者以私心好惡人是莫大病痛這箇念頭不除卻便不仁了如何人道

上陵下安。然受之而不以爲意。此大理人情之正也。卽以施之平糶。罔不可者。昔人所謂德益。所謂長者之行。蓋謂斯乎。若夫下陵上亦然。便成厥惡。養厥奸矣。烏可同日語哉。

見君子而不能愛之敬之。被以腹心。交君子而不能親之厚之。結以骨肉。其人惡足。以有爲乎。噫。不特此也。卽一念之善。一得之長。亦然。

尊師取友。二之則不是。何也。師而不友。便與木偶共對一般。那討治處。友而不師。未免走向錢狎怠慢一路去了。欲其進。眩之藥。效他山之石。難矣哉。

志也。衣敝履穿，能俾端木氏之裘馬，爽然自失，然則端木非貨殖，便當到顏子地位矣。貨之累人甚矣哉！我輩要奮勵做古人，定被人嫉惡一番。嫉惡者，忌我之如此也。忌其如此，而遂不如是，是降心抑志，以媚

小人之口也。其可乎。則安得不慄慄危懼。懋勉以圖令終乎。間有錯誤。又被人嗤笑一番。嗤笑者。幸我之如此也。幸其如此。而果如此。便非血性漢子矣。敢頃刻即安乎。則安得不汲汲愧悔。改過以圖全美乎。語云。至人無夢。愚人無夢。孔子不夢周公乎。高宗不夢帝賁良弼乎。彼牧人者。衆魚旄旗。又胡爲乎來哉。無媚骨。無傲氣。小人反是。

子庄執政。與人誦之。得力於鄉校之譏評者居多。噫。非獨執政然也。學者思出乎俗。入乎道。無所往而不爲鄉校焉。是者奉之。非者置之。其亦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奸議論人長短是非。此今日行盲之病也。若非抽胎換骨。猛力滌除。不獨學問之玷。行誼之羞。且恐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學者勸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子應之曰。自觀人而言。三代以下敗名喪檢。漠不顧忘者。比比也。果知

好名，定其好題目去做，亦能進德修業，實於不顯忌者遠矣。此以恕道教人，廣開為善之路也。若學者立心制行，須知好名之心是已也。要當好貨好色等病痛，一一驅除，纔會長進。不然枝葉茂本實撥矣。故曰：名者實之賓，務實所以修名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好名所以喪實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雖然，好名不可避，名亦不可好，名者，班點粉飾之謂也。避名者，躲閃忌諱之謂也。范公不云乎：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我做好事，只要求人說好，此之謂失其本心。我不求人說好，便不做好事，是自暴自棄也。二者病則一般。

語云：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此在旁觀則可。若夫當局者不然，爽然內省，自怨自艾曰：毀來還是道不高，謗興還是德不修。

高其聲價以驚人，而不能深藏若虛，慢藏誨盜也。蔡邕之於董卓是也。美其辭以悅人，而不能大朴不雕，治容誨淫也。揚雄之於王莽是也。

賴天之靈，知到六七分了，願其行不一二分，頭顱如許，若不萬分努力，只怕一二分微壞了，可畏哉。士君子一言之不慎，一行之不一，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不軌於正，皆足以蒙不義，而犯大惡。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一言不慎，齊陳乞之類是也。一行不立，鄭公子歸生之類是也。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不軌於正，西漢揚雄、杜欽、谷永、東漢蔡邕、荀爽、郭嘉之類是也。

晦菴論文，有曾子問：左鄰子嚙，噉過矣。子嚙大將之登壇者也。子固偏裨耳，何敢與之較長短，競勝負哉。有秦夏無秋，冬不成，天地有都俞無咎，嘆不成君臣。

仰事俯育，不給於家，家之貧也。令聞廣譽，不施於身，身之貧也。往古來今，不貯於心，心之貧也。家貧非恥，身貧乃恥。身貧非恥，心貧乃恥。或曰：心既富矣，是亦可以已乎。曰：未也。程子云：玩物喪志，人不我諒，而嚙嚙求自過矣。閑邪以懋厥德，積誠以動厥物，他非所知也。

我有恩於人，而愧愧望報，市井之心也。人有恩於我，而泄泄忘報，頑冥不靈甚矣。處心積慮，但知利人，不肯為己，則使君子也。處心積慮，但知利己，不肯為人，則地小人也。

忍有二：曰含忍，曰隱忍。含忍，心不可一刻無，無則較長絮短，骨肉間亦戈矛矣。況得伍乎。隱忍，心不可一時有，有則嘗試苟安，墜坑落壑，而不自拔也。其終矣夫。

目今見古人少，或幾幾乎自信也。揚揚乎自負也。目今見古人多，則違心虧行之事，層見疊出，不曾窮瘁之在身矣。嗚呼，吾何日而可以不違吾心，而可以不虧吾行乎哉。

立心要富非也，立心要貧亦非也。各隨其遇而已矣。貧而澹然無求於人，富而藹然能益於人，兩者皆公行仁義，是故君子可以貧，可以富，小人反是。

有心而言，言之詐也。有心而聽，聽之詐也。以詐往，以詐來，相尋於詐而未有已也。子與氏所謂偽之類是也。君子不為偽，不為心。

昔陽兄弟也，而以君臣著。桃圖君臣也，而以兄弟傳。從其所重也。

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為主。生死存沒，不二其心。貴賤貧富，不更其守。幽顯久暫，不移其志。此有肝膽者之為也。不則反而易心，因時趨利，背義忘恩，而弗之恤也。念人之寒，如我之寒；念人之饑，如我之饑；念人之冤抑，如我之冤抑。念人之厄，如我之厄；念人之孤寡，如我之孤寡。此有肝膽者之為也。不則爾爾為爾，我為我，自雄其貨，自神其智，自席其安，即艱苦艱難，滿目而漠然，不一動其心。故曰：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為主。上負君父，下負鄉里，云如之何。顧惟詩書，幽鬼神鬼，云如之何。

中生之志，可為舜、陳仲子之心，可為伯夷、叔齊，惟是燭理不明，而得與失，遂分霄壤矣。惜哉！李綱之才，德勝陳平，宗澤、岳飛之才，德勝周勃，惟是遭時不然，而成與敗，遂分霄壤矣。嗚呼！古今來如此類者，何可更僕數也。

春秋化工也，非畫筆也。後世即有能文之士，畫筆耳，烏視所謂化工乎。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此為公論。此為定案。胡氏謂尼父以管仲為徒，義以召忽為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涼，噫過矣。尼父想仲，當不苛忽也。

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我輩深思而熟玩之，與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說，畢括此矣。與淺人言，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為惡者有所懼，其有裨於心術隱微之地，不既多乎。語上語下，都用得著。此程氏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也。

漢高配呂后，捕與實甚。楚霸王得虞姬，生色良多。御龍子集中極力贊江陵以風開為寶錄，殊大公平。

天下事惟不如人最可恥。吾不如一鄉之人，吾恥之；既而不如一國之人，則又恥；既而不如天下之人，則又恥。既而不如千古之人，則又恥。嗟乎！吾恥之，吾恥之，吾恥之，其有極。

程傳其至矣乎。說易者，固有深於程傳者矣。或失則繁，固有淺於程傳者矣。或失則支，深而不鑿，淺而不支，舍本義其誰與歸。

或曰：孔門不言靜坐，至宋儒始言之。曰：居處恭，非靜坐乎；靜坐時，端其首，拱其心也。時其背，直其心也。睇目視此心也。閉耳聽此心也。謹呼吸，息此心也。兩手交，護此心也。兩足交，據此心也。皆所以整齊嚴肅，而求其放心也。如是而後，可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如是而後，可發出歸德。如是而後，稱善學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愚則曰：人之患在恥為人弟子。陳陽龍曰：朱子本義太淺略，非也。程傳深矣。故本義以淺出之，若又加深焉，則涉於晦。程傳詳矣，故本義以略出之。若又加詳焉，則涉於煩。淺以翼深，略以翼詳，正善用易者也。

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有功於學者甚大。但致知之說，防自孔子。良知之說，防自孟子。陽明於孔孟之說，引而伸之足矣。而乃處處求合，則良知上，其痛快曉發處固多，其穿鑿附會處亦不少矣。

學易者，傳以程傳，約以本義，亦可以弗畔矣夫。

荀子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王子曰：昔人之曾信楊墨，猶今人之曾信陽翁也。其語有以異乎。歐陽子

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蘇子曰。何時打破敬字。其語有以異乎。一則誣聖賢大功德。一則誣誠聖賢其種子。以法律之。厥罪維均。

與於書。立於春秋。成於易。

古之人格物而已。無所謂讀書也。今之人。非讀書則無由格物。古之人主敬而已。無所謂靜坐也。今之人。非靜坐則無由主敬。

以理學言之。顏、曾、思、孟。而後。畢竟以晦翁為第一人。若程明道。程伊川。豈得過分優劣。然而集儒者大成。則有專屬焉。以勸業言之。稷、契、周、呂。而後。畢竟以孔明為第一人。若張子房。郭子儀。豈得過分優劣。然而稱儒者氣象。則有專屬焉。

朱子學似顏子。而功過之。功似孟子。而學過之。聖門之中行也。子靜進取。其學其功。當在子游子貢之間。豈能與曾子相頡頏乎。陽明之徒。直以接孟氏。而朱子不與焉。噫。誣也甚矣。

海剛峯述陽明之言曰。今人尊信晦翁。猶昔人之尊信楊墨也。此非陽明之言也。如其言。陽明不得入廟矣。

由存養言之。外之不能謹言。內之不能求放心。由應接言之。內之不能順親。外之不能信友。四病不除。終論禽獸。

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為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卻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卻在近思錄。蔡虛齋云。欲為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千聖絕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數書者。其書之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曰。孟子而後。知春秋者。程子而已。程子而後。知春秋者。胡子而已。胡子而後。三傳廢。制科家列。學宮以之取士。幾於家傳而戶誦矣。然其不知春秋也。益甚。噫。胡子而後。知春秋者。其誰哉。

吾道有三縱。堯舜時如日始旦。一縱也。孔孟時如日中天。二縱也。程朱時如日重明。三縱也。凡此三縱皆天也。學道者。不可以不知。

讀近思錄。其辭和以藹。其氣粹以穆。其理明以備。躍然會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此為二傳未出之先言也。今既有胡傳。繼程傳而作。說的恁地分曉。豈必理明義精。而後可學哉。讀者但能信的過。覺的津津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綱目祖春秋。憲章史鑑。非理明義精。未易學也。

傳習錄病痛多。熟讀近思錄。當自見得。

定其心。而後語。則無輕浮躁急之病。

做箇君子。定要喫虧。做箇小人。定要占便宜。喫虧的。做了君子。卻是便宜。便宜的。做了小人。卻是喫虧。如

今涉世。或當局。或旁觀。卻要分明此意。

范定興勉無玷姚子曰。讀不見書。作驚人語。余則曰。讀其見書。作驚人語。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非人所共見乎。語不驚人死不休。則為文人墨士而已。孔孟程朱。其語何坦易而明白也。

每思聖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語。增多多少愧慚。無已就是先言其行。而後從之也罷了。由今看來。卻都是先言其行。而不從之。愧慚當何如也。

對人而不審其言。出言而不審其心。非所以為學也。

今日治心。且從夢寐治起。此處大段不消楚。以是放其心而不知求。

理學莫精於文清。而忠憲過之。蓋才勝也。文章莫妙於文成。而忠憲過之。蓋學勝也。

陳陽龍謂陽明為本朝第一人。又曰。為第一才人。非第一學人也。然則第一學人。惟梁溪先生當之。

自古稱中心悅而誠服者。莫如七十子之於孔子。至其所以悅所以服。余亦不得而知也。邇來得高子遺書。朝夕誦誦。吾悅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悅。但覺天下之賞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吾服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服。但覺天下之初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然後知七十子之服孔子。亦若是焉則已矣。

二氏言靜。吾儒亦言靜。但二氏離動以為靜。吾儒即動是靜。故曰。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非物也。二氏言無。吾儒亦言無。但二氏離有以為無。而吾儒則有若無。故有物有則之民。即無聲無臭之天。故二氏則不是。二氏言虛。吾儒亦言虛。但二氏離實以為虛。而吾儒則實若虛。故萬物皆備之大用。即一物不容之全體。二之則不是。此毫釐千里之辨也。

伏羲之易。也。文王象之。象者。斷易之書也。然而進乎畫之義也。文王之易。也。周公爻之。爻者。效文之象也。然而進乎象之義也。至孔子十翼。所以繫彖也。所以繫象也。所以繫繫也。然而三聖之義。於是乎始有若解處矣。高子曰。非孔子而吾為知易之所語何語哉。五經註於諸儒。易註於孔子。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明矣。至哉言乎。此周易孔義之所以作也。余且從程傳求之。以程傳視孔義。規模氣象。固有大聖大賢之分。要之程之義。無一非孔之義也。高子曰。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明矣。愚謂學易者。明程子之易而孔易其庶乎。庶乎孔易義。則庶乎可與言易矣。

未聞道之先。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入處。如何聞得道。既聞道之後。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守法。如何算得聞道。

要做人須是存心。心不存則為庶民去之之人矣。要存心須是讀書。書不讀。則心為莫知其鄉之心矣。要讀書須是靜坐。不靜坐。則其讀書也。為出口入耳云爾。要靜坐。須是無欲。欲不無。則其靜坐也。為形骸神馳云爾。然則做人者。當自無欲始。

吉凶不外乎善與惡。善者吉。惡者凶。善惡不外乎是非。是非者善。非者惡。是非不外乎義與利。義者是。利者非。此當隨事隨物而精察之。若念慮之萌。言論之法。事為之著。誰是義而不染於利。則有是而無非矣。有是而無非。則有善而無惡矣。有善而無惡。則有吉而無凶矣。我輩所以事天者。亦在此。所以事天者。亦在此。

此。

易曰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以爲趨利避害失之遠矣

文清曰程朱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修有序象山直指本心陽明首揭良知皆以頓悟直捷爲事而不復斤斤進修之序豈所語於孔孟之傳哉

虞廷十六字。吾道大開闢也。禹湯文武皆踐履此十六字。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孔子。集大成而一一表章之。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顏曾思孟。則又孔子之孝子順孫。克家而繼其緒者也。故生孔子之後者。宜用守。元公太極圖。吾道一大開闢也。洛中之二程。關中之張。皆踐履此一圖。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朱子。集大成。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江西餘姚。則又朱子之敵國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故生朱子之後者。宜用攷。

由孔子而後千餘年大學中庸雜在戴記中兩論七篇混入子書內學者但作文字觀云爾及二程出然
程堯輔訂正列爲四書朱子又續承二程之志一字一句示之指南名曰集註使天下萬世資之如菽粟
一日不食則饑資之如布帛一日不衣則寒此程朱之功所以追孔孟也非然者雖有菽粟與糲稗同
誰知其可食哉雖有布帛與蘆葦同誰知其可衣哉今且人人食之人人衣之莫不從此求溫飽矣然有
童子不過資之以補諸生在諸生不過資之以舉孝廉在孝廉不過資之以躋南宮富貴之溫飽豈道德
之溫飽哉日食菽粟而不知其味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惜哉辜負聖賢矣

文清謂堯舜爲乾道。禹爲坤道。蓋據書辭。曰欽明。曰重華。曰祗承。三言分之也。余意以堯舜言之。則堯爲乾。舜爲坤。及舜受堯禪。則舜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爲乾。禹爲坤。及禹受舜禪。則禹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禹三聖。皆合乾坤之道也。皆以自強不息之功。而博施厚德以載物。分乾分坤。或恐未然。

盡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復性者斯可矣。復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知性者斯可矣。知性而後性乃可復也。復性而後性乃可盡也。豈曰絕無其人哉。聊島已耳。

文清稱真儒之不雜凡四曰心曰行實曰事業曰文詞是也愚謂行實事業文詞皆本於心心不雜則滿腔大理渾然渾然發諸外者莫非大理之流行矣又何雜焉

文清極力推韓子竊意韓子光明俊偉自是千四百年間一大人物然以語於四者之不雜則未也唯是舍其瑕取其瑜則聖賢豪傑兩途常有各擅其長者但聖賢分數少豪傑分數多使得遊孔子之門則聖賢分數浮於豪傑矣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看他是何等抱負釋氏之徒以爲師事大顛謬誤甚矣

孟子於陳仲子略其小廉貴以大義此春秋之法也包則謂舉世趨利若鶩有人焉稍介清苦不與世俗爲緣如鳳凰之在雞羣此中流一柱也曷可少乎

不知其人視其友其友而廉靜勤儉也者不問而知其爲端人矣其友而貪冒逸豫也者不問而知其爲匪人矣

文清曰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絕之正心之學一言以蔽之矣又曰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性身之學一言以蔽之矣

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余謂不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非正學也卽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而不學周程張朱亦非正學也陸王一派欲假周程張朱而上之正耶否耶

文清曰：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此以言乎樸老之學也。若俗學，則語物而遺理，語下而遺上矣。道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舉世駭之笑之，抑思人而不學，道可也；人而不學人可乎？人而駭人之學人，笑人之學人也，是尙可以爲人乎哉？

文清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功最要。余謂作詩務涵養性情，作文務根極性命。寫字務如程子之敬，非欲字好，只此是學。如此則詩也、文也、字也，皆在身心上用功，何必非本領工夫哉！

文清曰：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余謂道從心入，是有本之學。何也？心即天也。

文清曰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夫謀利計功蓋指科舉之學言也今之學者舍科舉則無學矣汝曹試思之補諸生薦賢書成進士與希賢希聖希天孰愈三希道德也一世而千秋三途富貴也豈特不可以千秋哉井不可以一世矣爲吾子弟者慎無役役功利而自外堯舜之道

得小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四書未有不解小學而能讀四書者也不解小學而讀四書只是舉業得四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五經未有不解四書而能讀五經者也不解四書而讀五經只是應編得五經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諸史未有不解五經而能讀史者也不解五經而讀諸史只是玩物喪志文清明朝第一人得力全在讀書一錄玩錄中說讀書處津津有味眼裏看的口裏念的心裏想的當身踐履的那一時刻不疑注在背上所以纔成了箇大儒我輩無先生萬一之功而欲幾先生萬一之業其將能乎

文清謂讀書須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此二句最宜詳玩何也向事物上體貼而不考驗身心則涉於支離考驗身心事物而不反覆以用其極究歸半上落下此先生之言所以渾全無蔽也與文清論爲學於口耳文辭諄諄致戒焉竊謂學絕道喪而後即求口耳文辭之士豈易得乎若遇其人且相率而從事焉俟口耳博洽文辭華贍然後進求之游泳乎其中而神明乎其外亦可以免於先生之嘆矣

文清曰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此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此所謂義以方外也。程子曰敬義夾持。而上達天德。自此無出兩般工夫者矣。

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藝古之學也。義今之學也。利

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今之學者。讀詩作文。以求夫官。終身役役人得。又焉知天爵為何物哉。

寫字最可驗心之存否。或差一字。或多一字。皆緣心不在而然。斷斷乎莫之或爽也。

志氣昏惰。肢體放逸。只緣不敬。敬則諸病皆無自而生矣。持已則敬與怠分。敬日新而怠日廢也。接物則敬與慢分。敬日謙而慢日倨也。

文清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追恤其他。余謂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凡有所行。知盡吾天地之性而已。追恤其他。

文清曰。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發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先生之意。蓋謂讀聖賢書。而徒爲口耳詞章之學。與冥然無知覺者等耳。

文清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此五者。缺一不可也。然而有其序焉。未有不讀正書。而能明正理者也。未有不明正理。而能親正人者也。未有不親正人。而能存正心者也。未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者也。實實體驗。當自見之。

文清曰。人之感德。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然則耳不聰。目不明。是有耳目之物。而無聰明之則矣。手不恭。足不重。是有手足之物。而無恭重之則矣。以此推之。百體皆然。人之感德。亦何可以不嚴整乎哉。

文清曰。萬事敬則吉。怠則凶。此即敬勝意者吉。怠勝敬者凶。二語而約以出之也。又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此即儉者德之其。侈者惡之大。二語而詳以出之也。要其立言之旨。則無少異耳。我輩操心。其可以不嚴吉避凶也與哉。我輩持己。其可以不崇德去惡也與哉。

文清曰。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求順天。余謂自頂以及踵。皆親之所與。但求不忤吾親而已。自頂以及踵。皆君之所與。但求不負吾君而已。何也。親也。君也。皆天也。

或謂詩不李杜。非詩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三百焉。李杜昨舌矣。或謂文不蘇韓。非文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四子五經焉。蘇韓闕筆矣。或謂字不鍾王。非字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程朱。即此是學焉。鍾王東手矣。此吾所謂古今三絕也。異乎詩人。文人。及善書者。所謂三絕矣。

詩必李杜乎。不李杜自有詩。文必蘇韓乎。不蘇韓自有文。書必鍾王乎。不鍾王自有書。若夫學不可不程朱也。不程朱更無學矣。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詩。學之可以顯譽三百。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文。學之可以媲美六經。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書。學之可以鑽千聖相傳之秘。而點畫皆心學矣。又何必李杜。蘇韓。鍾王哉。

文清曰。天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春夏秋冬成物。天其無爲乎。又曰。人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行仁義。不爲何而行禮智。人其無爲乎。余以爲天道人道。皆有爲也。天何爲哉。爲人也。天不爲人之性而賦命。則人類滅矣。人何爲哉。爲天也。人不爲天之命而盡性。則天德亡矣。天人交相爲。以成其公。又何不自然之有。

爲人謀而忠。智也。與朋友交而信。仁也。傳而習。勇也。曾子三省。其即中庸之三達德乎。文清曰。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竊嘗三復斯言。誰非先人遺體。誰是一日可忘先人者。文清曰。只順理便是道。此以仁義禮智渾言也。詳言之。只守理便是仁。合理便是義。循理便是禮。明理便是智。總之則一順理而已。是仁義禮智便是道也。

文清曰。矯輕矯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功。心志言動。是四件功夫。每日省察。心如何存。志如何立。出何言語。作何舉動。件件都求過得去。斯可免於輕與惰矣。

易曰。洗心。書曰。制心。詩云。小心。孔曰。正心。孟子。存心。曰。存心。聖賢之書。勤勤懇懇。皆以保護此心也。心之所以不能保護者。豈有他哉。私欲害之耳。降伏私欲。使不得干吾靈府。曰制心。然非氣靈然。以上帝爲鑑。臨心其可得而制乎。是故小其心。所以制之也。制其心。所以洗之也。洗其心。所以存之也。存其心。所以養之也。養其心。所以正之也。心至正。則惟精惟一。直與上帝合符矣。

心之變幻雖多端。大約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爲天理之心。則高峻。爲人欲之心。則卑陋。爲天理之心。則廣大。爲人欲之心。則狹小。爲天理之心。則光明。爲人欲之心。則暗昧。爲天理之心。則潔淨。爲人欲之心。則污穢。爲天理之心。則端正。爲人欲之心。則邪僻。爲天理之心。則專一。爲人欲之心。則雜亂。爲天理之心。則寬厚。爲人欲之心。則刻薄。爲天理之心。則細密。爲人欲之心。則粗疎。爲天理之心。則深沈。爲人欲之心。則淺露。爲天理之心。則公平。爲人欲之心。則偏私。爲天理之心。則坦易。爲人欲之心。則阻險。爲天理之心。則舒緩。爲人欲之心。則急躁。爲天理之心。則謙和。爲人欲之心。則嗔怒。爲天理之心。則退讓。爲人欲之心。則矜伐。凡此數者。出於此則入乎彼。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不察也。

道者。仁義禮智之綱也。仁義禮智。道之目也。文清曰。仁義禮智之性。有未盡。即拂乎天命。而自絕於天矣。可畏哉。文清曰。微辭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三者。雖並言之。要以微辭私邪爲主。蓋微辭私邪。然後心性。可得而存養。容節可得而端謹也。

文清曰。常主靜。物來應之。所謂役物而不役於物也。文清曰。微辭無一毫之私累。正易所謂洗心也。文成之才。大於文清。文清之學。正於文成。尙論者。固不可以其才之大。而掩其學之正也。陽明之徒。推道學。首白沙。而不及文清。蓋自爲地也。天道流行。有一息間斷。使不成造化。人道運往。有一息間斷。使不成性學。天道所以無間斷。以其有元亨利貞四德也。人道所以無懈弛。以其有仁義禮智四德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豈非法天之元亨利貞。而以仁義禮智立之哉。學道者。求天人合德焉可矣。

天有元亨利貞，我有仁義禮智。天有日月星辰，我有耳目手足。天有風雲雷雨，我有喜怒哀樂。吾何執乎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以歎學之不講，實迷途者也。余則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道者，衆也。以歎學之徒講，役役空文者然也。孟子歎人，余自歎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三者，學人之通病也。余則不戒正助而獨戒忘，何也？正助俱勿忘，以後事心既忘矣。又有於正，又何有於助長？是故集義之事，必以勿忘爲主。曰勿忘，使有疾徐中節之意，而可以免於正助矣。先正云：盡觀諸妻子，夜觀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余謂妻子工夫，須從言語做起。每日稱引聖賢，莫難以語言妄語，則不愧妻子矣。夢寐工夫，全從思慮做起。每夜寤寐聖賢，而不難以閑思妄想，則不愧夢寐矣。學道者，何可以不從事於斯也。

爲學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者何？慎言語，肅威儀，正思慮是也。坐臥間心焉，行往間心焉，飲食間心焉，語默間心焉，寤寐間心焉，一不問則背而馳，莫知所之矣。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可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學者以天爲體，則無遺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矣。以仁爲體，則無遺事，而萬事各得其宜矣。

文清曰：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矣。我輩所以學聖人而未能者，只是不誠。至誠者，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不誠只是庸衆。

朱子曰：至精之理，於至粗之物上見。竊意理曰至精，形而上之道也。物曰至粗，形而下之器也。理從物上見，道從器上見。朱子之言，蓋本孔子也。

文清之學，得力在一性字。梁溪亦然。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存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之謂不言而忠信者。然後言忠信矣。此之謂不行而篤敬者。然後行篤敬矣。故曰夫然後行。若徒在言時求忠信，恐其信也。有未必忠者矣。若徒在行時求篤敬，恐其敬也。有未必篤者矣。其何以行之哉。

天下無理外之物，天下無性外之理。天下無心外之性，心存則性復矣。性復而理得矣。理得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物必有當然處，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謂之道。道與理，只是一箇，同體而異名也。今與人言理，即庸衆者習而安之。若與人言道，雖高明者駭而走焉。何感之甚也。

有一箇物，即有一箇物的來歷。便是理。遇一箇物，須審那一物的來歷。便是窮理。窮理者，格物也。文清曰：於聖人言理處，當各隨其旨，而知其所以異。言一本萬殊也。又曰：當旁通其意，而知其所以同。言萬殊一本也。

知止之所在，而堅守勿失爲知。此即知行合一之學。作事不合宜，便有惻然不安之心。仁也。不安其不合宜者，而安其合宜者，義亦在其中矣。

文清曰：時中似義字。余謂無我似仁字。

有形有象者物也。不亦顯乎？無聲無臭者理也。不亦微乎？即顯即微，有則乎？無則乎？寂然不動者仁也。而用其焉。感而遂通者用也。而體行焉。即體即用，一源乎？不一源乎？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義而仁，孰者不能爲是語也。無物不有，純備之體也。反之吾身，卻有物不有，其何以言體？無時不然，流行之用也。反之吾身，卻有時不然，其何以言用？體用兩虧，枉卻天命之性矣。

曹月川曰：顏子之樂，顏子之仁也。以其三月不違仁知之。余意顏子之樂，顏子之禮也。以其非禮勿視，聽言動知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禮。仰不愧，俯不怍，心廣而體胖，樂在其中矣。然則克己復禮，樂之工夫，樂者克己復禮之用也。克己復禮爲仁，謂顏子之樂，即顏子之仁亦可矣。

爲子不能盡子道，爲臣不能盡臣道，爲父不能盡父道，爲夫不能盡夫道，吾何以立於世哉。文清曰：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見好善惡惡之一端。余謂陽不必皆善，陰不必皆惡。要在人有以調劑之。

文清曰：忠信積久而後效見。吾人一念忠信，遂欲責效，不亦惑乎。

文清曰：知道則自簡，包曰：知道則自靜。

文清曰：靜可以制動，包曰：簡可以御煩。

文清曰：愈日新，愈日高，包曰：愈日強，愈日明。

文清曰：無行可悔則德進矣。包曰：悔而能改，則德進矣。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文清曰：萬物猶可以力爲，以此理非力所及。余意未必然。朱子言窮理之功，而要以一言曰：至於用力之久，夫用力所以窮理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理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之何不可幾及也。雖善，其至乎理爾力也。其中乎理，非爾力也。以言乎其中之者，即謂此理非力所及，亦可矣。一本耳。而于應萬狀，生生不窮者，萬殊也。萬殊耳。而函陰陽，箇箇還元者，一本也。

文清曰：不敢有邪心，漸進於誠。包曰：不敢有僞心，漸進於正。

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學聖人之四目也。包曰：不自揣益一日曰：非禮勿思。

吾性本善，吾習得無有不善者與？日日省察，所習不慎，則所性不存矣。所性不存，是違命也。違命是逆天也。逆天之人，天其我容乎？天命之謂性，是我身上第一件事。念之哉。天地之道，健順而已。不健不順，成不見可得。使心不亂，得力在不見上。雖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直在心上矣。見可欲而不亂之心，與不見可欲而不亂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仁者見天地之心，乃可以濟天下之難。智者合日月之明，乃可以辨天下之惑。勇者象風雷之震，乃可以除天下之患。

存心之謂仁，利物之謂義。居敬之謂禮，窮理之謂智。立誠之謂信。逐日省察五者，缺其一則人道虧矣。不

存心則放，不利物則刻，不居敬則慢，不窮理則蔽，不立誠則詐，五善去而五惡隨之，可不慎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形也，而仁義禮智信之性已該載於其中矣。盡仁義禮智信之性，然後可以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即物即理，即器即道也。二之則不是。日來覺得心性工夫，其要只在養氣，氣不調攝，則志意懈怠，言語相疎，舉動躁妄，無一而可。今而後晝夜間，須兢兢提調之。

今日出門，又妄發數語，可恨可羞。

四子書，天下所家傳戶誦也，然而知其意者或寡矣。知其意，則希賢希聖，希天取諸此而足也。知其意，則出世經世，傳世取諸此而足也。小學所以培其根也，五經所以植其幹也。近思錄所以發其英華，而廿一史所以暢茂其枝葉也。凡古今所垂諸簡冊者，皆可以此貫之，貫而通之也。故曰：四書不可一日不讀。

浮屠老聃，其學亦云精矣，彼亦何嘗不言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缺典故也，所以謂之異端。漢唐宗其治，亦云偉矣，彼亦何嘗不行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懸微故也，所以謂之雜學。文清曰：三綱五常，爲學爲治之本，余謂三綱又五常之本也。

視聽言動發而皆中節，謂之禮。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樂。禮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樂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則一身與天地同節，一心與天地同和矣。是故三代以前，禮樂之制作，在唐虞，殷周，三代以後，禮樂之制作，在鄒魯洛閩。

涇陽先生，微有暇難，而大段則痛快之極，少墟先生，微有沾滯，而大段則醇正之極。若夫極其痛快，而無少瑕難，極其醇正，而無少沾滯，其惟景逸先生乎？

孔子之道，天下萬世所共由也，使非顏曾思孟羽翼於前，天下萬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使非周程張朱表章於後，天下萬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然則孔子之道，得此九人者，而後曉然於天下萬世。若曰：吾自有疑徑，而不必於周程張朱也，吾不知周程張朱，而外，豈別有所謂顏曾思孟乎？吾不知顏曾思孟，而外，豈別有所謂孔子乎？入手一差，到底無得手處，學者慎之。

焦弱侯以程朱爲保殘守陋，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六經四子也。六經四子，殘耶陋耶？充其意不殘不陋，必如佛老之虛無而後可。

趙普呂夷簡，功成勳立，名垂史冊，予獨曰之爲小人，誅其心也。李固杜喬，身死家滅，禍流宗社，而予獨推之爲君子，矜其志也。

少陵詩云：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語與韓退之歎一飽之無時句正同。嗟乎！杜聖於詩，韓聖於文，皆讀詩破萬卷，而辭氣委卑如此，病坐不知學耳。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少陵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此詩最占地步，及聞其所以致此者，則揚雄之賦，子建之詩，李邕王

翰之比鄰而已。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子與氏所謂緣木求魚者非歟？蘇長公長於五經，然有功夫，亦有見地，文章諸大家，皆不及也。只是大段穿鑿，且纖巧耳。使當年北面伊川，如楊龜山，游定夫，諸公所造皆過之矣。

讀易而不知程傳之妙，不可以言易；讀春秋而不知胡傳之妙，不可以言春秋。猶之讀四書而不知集註之妙，不可以言四書也。

呂運野崇奉二程，皆必冠帶讀之，可謂深知程子矣。乃於朱子獨不然，擬之橫渠而以爲未也。擬之和靖而以爲未也，豈不誣甚矣乎？知程而不知朱，吾不謂之知程也。顧澤陽乃弟在儀部時，擬疏請朱子配享孔子，可謂深知朱子矣。乃於程子獨不然，援漢溪爲例而不得也。援文中子爲例而亦不得也。豈不誣甚矣乎？知朱而不知程，吾不謂之知朱也。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有孔子以來，未有四書也。自有四書以來，未有集註也。天下後世知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矣，而不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即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矣，而不知集註爲生民未有之註也。至矣哉！不悟四書之妙，不可與言集註；不悟集註之妙，亦不可與言四書。吾惟終身服膺焉而已矣。



重刻釋志敘

去聖日遠，異學爭鳴，漢劉子政氏，錄七略，甄綜九流，儒家之言，六藝繁縟，然而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述者之明，通藝類，擢菁英，舉言治亂，則衷諸聖，何嘗不同流而共貫也，顧非行已昭輝，入理堅凝，非變周知，心智完密，則擇言駁，度事偏，至使讀其書者，以闕疏爲病，噫已，法言中論而下，著錄日繁，其於聖學，或合或否，宋五子者，依經立教，辨學去非，所著書繁簡不同，同厥體用，源流日分，各傳其師說，標一時之論，則不備，持一字之旨，則不純，備矣，純矣，而言不文者，行亦不遠，儒家盛衰，大道之盛衰也，著於行事者，尙矣，空言可託，則不爲一時用，且爲百世師，何如其大，何如其嚴也，抑又聞之，策善者，儒者之志，垂教者，儒者之澤，有其遇則功立，無其遇則言立，國朝立功之儒，有湯文正，李文貞，陸清獻，張清恪，立言之儒，有顧亭林，黃葵洲，張楊園諸先生，吾楚承繼之教，衡山有王而農氏，天門有胡石莊氏，學不後於華儒，而聲稱聞如二百年間，遺書若存若亡，王氏之學，浩博，書數百卷，鄧湘皋學博，表之於前，甘沅圖中丞，章之於後，今且風行海內，踴躍奮發之士，興起焉，胡氏之學，精深，書數十卷，李中書大令，得其真，復佚其半，刊行未久，傳本日夥，昌澗讀而敬之，信之，付浙江書局，重刻以廣其傳，亦願趨聘教者，得師資之益也，且王氏說經之書，前上於朝，著於四庫，胡氏釋志，遲久始出，所謂不絕如縷者也，王氏博辨縱橫，自成一言，釋志六十篇，左右采獲，博極羣書，自諸子百家，與夫史策名言，文章精詣，莫不貫串，而衷於

序

釋志十九卷，六十一篇，爲文數十萬言，楚陵胡先生石莊所述也，竟陵今爲天門縣，先生名承諾，明崇禎間，舉子鄉國，初一擢選吏部，以老疾辭歸，閉戶六年，始成是書，先生之學，達于身心倫紀，禮樂刑政，陰陽五行，吉凶悔吝之幾，及古昔治亂，賢否用舍，世事情僞，所以隆替起伏者，故其言質而不繁，博而知要，反覆而切至，條疏而亮直，欲以正人心道術，願汎濫于諸子百家，而折衷于聖人者也，其本末始終，多見自敘，與其時天門尹李君念慈序中，當先生之成是書也，不惑于毀譽，不憂于壅鬱，晝夜孜孜，務窮盡其所著，抑可謂信道篤而知體要者矣，夫晚周至今，材智輩起，學術益歧，其初莫不殫精精力，紛著書講說，代積難遠，而言議明通，道微衍遂，不舛馳于先王，不過數家者，何哉，古人之于學也，其脩于身者，仁孝忠誠，德業著矣，而天人之間，盈虛消息之理，所以發于性命，而施于刑德者，不探其精微，道猶未至也，名物度數，制作之中，聖賢之微文要義，所以統于典範，而列于蕃變者，不窮其損益因造，知猶未致也，德成于身，而道貫于中，然無堅固之守，卓卓之見，辨論鉅細，雖當于理勢，有亢厲假託之言，而無深造自得，從容中道之實，君子猶虛其學之未正，識之未峻，是以又在乎詞之粹焉，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達之，雖乎其不可拔者，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言其學之正，識之峻，詞之粹也，學識之不明，爭名之心，競，變性理之虛實，昧問學之閑靡，不機時勢，不求典範，祖尙腐末，其弊至于迂陋舛誕，矯其失者，往沾沾者，校于古實傳

周、程、張、朱，以爲之歸，脩齊治平，本末無不具，朝野今古，變故無不盡，文詞爾雅，義理平實，學者可以歷飲涵泳其間，昌澗稱推其指要，曰崇質，曰復禮，合微聖塗，而爲儒術之上流者，蓋在是與，蓋在是與，同治十一年孟秋，湘鄉後學楊昌澗識。

記同異得失。義利之辨。氣節之不苟。材器廢用。而人士益卑。靡無用。凡此非僅修于為人。不知守約之過也。故余以爲自前明來。世之精博。有益于理道名實。決可見諸施設者。惟顧氏日知錄與先生是書爲魁傑。而惜乎是書晚出。知之者鮮。即知矣。尊信者不易。顧其言不可一日不昭。俾于天下也。余初欲少刪其繁。近益懷其端深博大。既不果然。卒亦何損其盛美。武進李先生申耆。前得是書而重之。後幾遺佚。去年用張謀于婁東顧君竹泉。刻于江陰。以余亦尊信是書。命少就列其情。余學識固陋。閱覽未末。所以倦倦樂道者。袖釋既久。頗恨不獲親質于賢。又欲附是書。使名見于後世云。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九日丁酉。寶山毛嶽生識。

釋志原序

晚季風氣衰薄。人鮮實學。百餘年來。海內文人墨士。作爲詩文。自表見者。雖巨細淺深不同。率不下數十百家。皆附綴情事。以立論。辭句。皆什短小。易于結構耳。求其無所附綴。而自成一家之書。蓋罕聞焉。又嘗論之。自荀列而降。世所遺諸子。多各是其是。務爲高論善辨。聘才以遂其所見。意猶龍僻。其背戾于聖人之指者。往往然矣。矧能內之極性命之精微。外之備經世之大法。近之在乎一身。而遠之俟諸來葉者乎。竟陵胡石莊先生。自明崇禎間。蚤領鄉薦。入與朝。無意禮闈。乃謁選部。既序名。當除授。復就部告老。以孝廉之身。全歸勝國。以放浪之思。句諸本朝。不忤于時。無義于世。歸臥天門。巾栉問足。不出戶庭。窮年誦讀。于書。靡所不讀。而深自韜晦。所著有菊佳軒諸詩。皆宏深奧博。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至其稽古準今。本領著作。則人莫得而知焉。念茲幸竟陵時。曾不得數接見于先生。既辭官復來。寓居比隣。亦僅得識先生之時。亡何先生歿。念茲亦暫歸里門。乙丑再至。乃從嗣君嘉言。襄所求得先生所著釋志若干卷。則洋洋灑灑。自志學明道。遠向論廣徵。爲目凡六十有一。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之措置。施爲。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三十餘萬言。體之可以脩身。可以治天下。要之本十三經。博稽漢史。臨括荀楊文中。折衷周程。張朱之說。其學務爲有用。其論不雜奇詭。念茲始若觀海。望洋而恨。未得受是書于先生。

生存之日。間辨講習焉。然使先生至今在。則此書終不肯示人。念茲又烏得讀也。所苦客裝微薄。不能盡謀。棄以公天下。後世乃手鈔而笈攜之。竝略序其管蠡之見。以歸之嘉言。此書在天壤。先聖先賢之盛。其式微焉。會當有知而傳之者。必言其母以涇渭過慮可也。念茲所見于先生者。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篇相表裏。而特不分條目。殆是篇取材之餘乎。亦必傳之作也。康熙二十有八年。歲次己巳。十二月上浣二日。前竟陵令。涇陽李念慈。書于灤池道中雨雪旅次。

序

九流之家。多明一孔。不求融備。隨舉所得。或源流不分。自唐以來。獨儒家者流。綜輯者衆。因分數家。曰故實。曰經說。曰校訂。至宋而經說家。又有心性章句之分。則兼故實以爲證明。兼考訂以爲參稽。各因其才之所近。而泛濫焉。大抵繁而無統。雜而不貫。駁而不醇。求所謂有始有卒者。蓋其難哉。國初石莊胡先生。以勝國遺老。殫心聖真。統百氏同異。衷之以道。本躬行實踐之所獲。研精覃思之所幾。非聖賢之志不敢存。非聖賢之言不敢言。通會其立體致用之始終。而該貫乎百爲萬行之微否。近而日用動靜。倫常事物。則之。遠而紀綱彝憲。彌綸宇宙之範。如指諸掌。如券以符。有說苑。新序。法言。申鑒。人物志。潛夫論。中說之宏肆。而精粹過之。有正蒙。近思錄。讀書錄。呻吟語之醇明。而條貫過之。可爲大學之義疏。論語孟子之廣註。有志斯道者。亦彬彬可觀矣。申耆先生。得是書而寶之。蓋幾失而復得焉。錫麒恐其遂湮也。知手民諸梓。使來學皆得究心。亦冀先生勤勤誘誨之盛心。于茲不負云爾。婁東顧錫麒序。

釋志目錄

卷一	志學篇第一	一
	明道篇第二	
	立德篇第三	
卷二	養心篇第四	一九
	修身篇第五	
卷三	言行篇第六	二九
	成務篇第七	
	辨惑篇第八	
卷四	聖王篇第九	四九

釋志目錄	聖學篇第十	五九
	至治篇第十一	
	治本篇第十二	
卷六	任賢篇第十三	八三
	去邪篇第十四	
	大臣篇第十五	
	名臣篇第十六	
卷七	諫諍篇第十七	一一一
	功載篇第十八	
	吏治篇第十九	
	選舉篇第二十	
	朋黨篇第二十一	
	辨姦篇第二十二	一三一
卷八	教化篇第二十三	
	愛養篇第二十四	
	租庸篇第二十五	
	雜賦篇第二十六	
	導川篇第二十七	
	收法篇第二十八	
	治盜篇第二十九	
卷九	三禮篇第三十	一六一
	古制篇第三十一	
	建置篇第三十二	
	禮祥篇第三十三	
卷十		一九一

兵略篇第三十四	二二五
軍政篇第三十五	二二五
武備篇第三十六	二二五
名將篇第三十七	二二五
興仁篇第三十八	二二五
卷十一	二二五
凡事篇第三十九	二二五
立教篇第四十	二二五
論友篇第四十一	二二五
人道篇第四十二	二二五
出處篇第四十三	二二五

卷十二	二四七
取與篇第四十四	二四七
慎勤篇第四十五	二四七
庸行篇第四十六	二四七

卷十三	二六三
父兄篇第四十七	二六三
宗族篇第四十八	二六三
夫婦篇第四十九	二六三
祀先篇第五十	二六三
奉身篇第五十一	二六三
養生篇第五十二	二六三

卷十四	二八三
經學篇第五十三	二八三
史學篇第五十四	二八三
著述篇第五十五	二八三
文章篇第五十六	二八三

卷十五	三〇一
雜說篇第五十七	三〇一

卷十六	三二五
-----	-----

兼采篇第五十八	三四五
卷十七	三四五
尚論篇第五十九	三四五
卷十八	三七五
廣徵篇第六十	三七五
卷十九	四〇七
自敘篇第六十一	四〇七

記

序曰。石莊先生。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舉人。見湖廣通志文苑傳。予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寫本四冊。有柴虎臣先生跋。文體類淮南。抱朴。鱗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竊甚愛焉。尋爲友人借觀亡之。深以爲恨。後于故書肆亂書中。得釋志檢之。完具。甚喜。亟收之。思重錄一本。以爲流傳。道光元年。在揚州。方令鈔書寫之。未竟一冊。而四川龍巖堂觀察過訪。龍有活字板。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數種。向予索未見書之宜板行者。予以爲莫若釋志。龍意以不見四庫書目疑之。予謂此書出較後。收四庫者。不及收耳。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含宇宙。不敵之纂述也。龍遂欣然將去。約半年當集印并原本見還。去後閱六七年。了不相聞。一日其從子某。忽至江陰。遺書數種。而無發堂書。閱其書皆非。問之則云。未見刻此書。予乃遺書索之。時江陰錢君一士。作令四川。屬其尋問。錢復書云。龍已死。問之其子。云此書當在京師徐星伯處。蓋星伯故識龍。予疑龍或以書質。復書問星伯。而星伯寄來云未見。予深惘然。以石莊二書。皆由我而亡。地下能無遺恨。甲午之秋。忽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此書屬寄。發書視之。如故人重見也。狂喜累日夜。適常熟許伯堅少府過予。予爲述之。以當歡笑。伯堅去述之于所識某東顧君竹泉。竹泉聞予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遺如此。不及今刊行。恐後遂湮沒。亟出重貨。屬予校而刊之。是書自是有傳本矣。幸哉。先生之書。醇明宏遠。近古所不及。其精神自當不敵。而

成書至今垂二百年。竹泉始傳之。竹泉之于先生。亦可謂神交。不第緣會已也。而彌恨讀書錄之不可復見也。或者先生之靈陰相之。使得復合。則尤幸之幸哉。道光十七年。歲丁酉。三月朔日。戊寅。刊成。附識于後。武進李兆洛記。

釋志卷一

天門胡承諾識

志學篇第一

君子之學。學爲大人焉。學爲聖人焉。爲大人。天下國家之事屬焉矣。爲聖人。仁義禮智之則具焉矣。故有心世道者。不可廢學。先知先覺。不得不以爲學示人也。學有三端。言性者。當知人之本乎天。言道者。當知明理由乎勝私。言治者。當知四德可措諸天下。此其大綱也。若夫歲月先後之序。古人已試之方。天道人事之極致。要使萬善皆備。凡天下之理。取足而有餘。萬感皆應。凡天下之事。取則而無差。在乎精勤不倦。終身從事焉爾。人一日之中。有四氣焉。有清明之氣。有盛大之氣。有堅固之氣。有專一之氣。清明之氣。衆善發生。盛大之氣。萬物皆備。堅固之氣。美善必成。專一之氣。蓄藏不洩。清明之氣。晰理精矣。盛大之氣。受物備矣。堅固之氣。措務宜矣。專一之氣。凝思安矣。以清明窮理。以盛大博物。以堅固持論。以專一致思。此學之節候也。學莫重于復性。性者。人所固有也。然一體形質。卽受程于氣。而受蔽于物。氣有強弱。蔽有深淺。人與物異。人與人異。莫不由此。因其放也。而使之歸。因其蔽也。而使之衷。因其微也。而使之著。因其克也。而使之堅。因其錯亂。而使之有序。不增益其所無。不纒舍其所覺。不斷續其所獲。凡形質之私。皆聽于性命之正。此復性之旨也。古今遠大之業。無一端不當講諸平日。無一事不當措諸躬行。要使觀理之心。

釋志卷二

出于清明，不出于昏雜，即不以昏雜之識，累清明之理。培養洗濯，與日俱積，如草木然，不以灌溉不勃，使生意鬱塞，如日月然，不以陰翳未登，使光采匿虧。天道否泰不可限，人世治亂不可移，常道未通，勿遽語變人倫未盡，勿言天德，勿以矜心勝氣，填塞虛靈，使光明不絃，功虧九仞，而後可復性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盡性之功，必先窮理，即事窮理，謂即事而求處事之方也。得其方，即得其理矣。即物窮理，謂即物而推爲物之情也。得其情，斯不遠其理矣。陰陽五行之類，周知其所以然，則此中闊大，而曠觀遠覽之致出。古今成敗，事變倚伏，悉知其所由來，與其所由往，則事事有成法，雖紛紜遷還，而費用不隘，不以理契合聖意，而穿鑿已見，以爲聖意，故穿鑿愈多，聖意愈晦，不以理處事，而別求智巧以處事，故經事雖多，而無一事之理存諸其心。百事皆如在夢寐也。蓋理有真是，有真非，如射之有的，人所共見，可指可視者也。理之是者，驗諸庶物皆然，驗諸吾身又然，驗諸天地莫不皆然，是即不可易之理也。若獨見其是非，而人不能與，不惟粗淺涉獵，去極云遠，即精微玄妙，無常所事之宜，猶乎粗淺也。總之，足不可蹈，必非善地，手不可捉，必非嘉物，蹈虛者寸步即顛，捉空者終身無獲，甚不顧人有此病也。若夫真妄之際，全然不察，但取舉數之多，表裏之別，亦復不分，總在疑似之域，如此僅謂博物，不謂窮理也。博識所以辨學也，辨學所以植德也。君子者，以植德之故，辨學則學不僞，以辨學之故，博物則物不雜，超然而觀，欲其曠，凝然而深，欲其會，流而注之，欲其盛，觸而肆之，欲其通，取於其實，所以制其僞也。取於其真，所以制其動也。取於其義，所以制厥宜也。取於其時，所以制厥變也。冥行者必墮，於是脂燭薪燈，以道之薪燈，既具，而馳驟奔之，遽以狂走，墮者更多，冥行者也。馮河者必沒，於是舟楫帆檣，以濟之，舟帆既具，而輕陽侯之波，以覆舟溺者，比於無舟者也。君子不憂抗墮，而憂狂走之自蹈也。不危陷溺，而危傾覆之自及也。舍夷易而樂幽險，耿捷徑者也。舍大道而慕曲學，昧近功者也。君子之學，辨之有素矣。欲爲聖賢，必以聖賢爲歸。周公孔子，吾所從事也。古人憂終始，謀之說皆是也。其別而習之也，所行必正道，所與必正人，所存必正心，所居必正業，其按節不陵也。如天之施氣，地之生物，從容有常，專一不二，其無適不自得也。敘約之志，素位之行，悠然無所不足，紛華美麗不動也。其務本不惑也。雖有撓取之功名，控勒天下之雄勢，辨若白黑，輕若羽毛，拒如大敵，無以易吾學也。其欲以此濟天下也。悲憫天人，未嘗有閒，歷聘而不言勞，盡己而不爲屈，斯人吾與而不忍棄也。不以聖賢論議爲無益，不以聖賢踐履爲迂遠，不文飾其不善之行，不自欺其惡不善之心，有過必改，若負痛於身，受撻於市，是以卓然立於善惡之分，而內之情欲，外之時執，皆莫能奪。凡見奪於內者，欲遂其私也。委曲以徇所私，其私已先奪之矣。凡見奪於外者，其中無所據也。倉卒而求所據，時執已先據之矣。事與事相距，則柄鑿而不入，理與理相結，則難揉而難稽。心與心相摠，則矜顧而不和，善學者，直與之無間焉。造次顛沛，皆仁也。壺飧饌饌，皆敬也。伐木殺獸，皆孝也。僞僂循牆，皆禮也。味與待，且皆思也。故學之始也，空惘惘，不甚相遠，有所感而即入焉，所感不可不正也。勃然而喜，愀然而省，終身之性情，由此植其根焉。學之中也，耳目手足，各安其次，心思智慮，各止其所。王公大人之事，有所不爲，其所爲者，無非古人之法度。學之終也，與之爲優游，與之爲蠲習，一室之內，一身之中，所見無非

理者精而精之美在其中矣。習而安之。純在其中矣。取十千之望。未有不肉祖深耕者也。九年大成之業。未有不朝夕求益者也。誠都舍之美者。使人勇。由周孔之門。不爲賢哲。吾不信也。學之最難者。莫如精義。精義之難。有明知爲義。所見仍非義者。有論說極精。即事仍未精者。究此一物之精微。因推及庶物之相類。又因時勢所值。度輕重之宜。又因古今之理。察內心之疚。猶恐爲一人之義。非天下古今之義也。又恐爲天下古今之義。無當所事之義也。是以輕千乘之國者。蹈道猶未。惟鄰國之災者。文猶不與。文雖不與。又曰實與之也。萬事之義。皆本天地。或衆義錯時而迭見。或一義細縷而包羅。散一以爲萬。合萬以歸一。纖毫不可不察。而後得義之極。及其至也。日用飲食之間。亦有合於天載焉。其次則有所持循。有所脫舍。禮樂所以養德也。經傳所以持心也。體之於心。則存心之功。施之於事。則克己之事。要使心有定見。事有定形。而後可持守也。禮樂經傳。所以示之有定也。凡執古可以御今。處近可以謀遠。識其所往。而能必往。識其所居。而能必居。皆理得乎形之相因。機存乎類之相逐也。此持循之事也。然而君子之學。不全不粹。未可中止也。全也者。無所適而不通也。粹也者。無所通而不山乎道也。義理無窮。不進一境。不知後此之有餘。不進一境。不知前此之未足。安於小成者。示以闕大則自失。不知自失。不可以變小成之局也。務於虛遠者。指以實地宜自斂。不能自斂。不可以樂虛遠之病也。道體如天。無一息之停。故與道爲體者。亦通乎晝夜而不已。去故就新者。不安其故者也。去人從天者。不固於人者也。去我從道者。不溺於我者也。此脫舍之事也。古之學者爲己。欲其切於己也。或切己之事。而學習之。或切己之病。而攻治之。同一書傳所載。有切與不切之異。有在他人則切。在己則不切之異。在他日則切。在今日則未切之異。最美之言。最高之行。則豁然居之。藉藉然道之。於我何有哉。聞善而行。見善而好。是爲己也。好之以求悅於人。行之以求勝於人。是爲人也。一生精神。用之通都大邑之中。不用之衽影屋漏之際。終歲辨論。盡於耳目聞見之前。不求之幾微疑似之間。終生誦習。祇見其粗疏渙散。都綴掩襲。不得浹洽磨合之處。皆爲人誤之也。故理義悅心。非誦習禮義之文。而有快於心也。在物爲理。得其理之所在。則悅。處物爲義。見其處之合宜。則悅。以古人理義之事。度吾心所欲爲之事。多與之合。則悅。以吾所聞見之理。義時復思釋。浹洽於心。則悅。故古之學者。書傳流現之事。亦足觀理。今之學者。書傳純粹之事。皆足長欲。此其故何也。因疵瑕而內省。所得者理也。純粹在彼。淨慕於此。所長者欲也。問聖人之言。即志乎言中之道。師聖人之道。即得其疑道之體。故敬藏如秋冬。靜謐如井泉。鎮重如山嶽。充然具足。渾然不見其端焉。是以自外觀之。無可舉似也。以廣廈貯錢穀。積之雖多。要皆收斂蓄藏。閤若無所有也。室虛狹小。不能多藏。而積於廡下。過者見之。所積不逮中人。翕然見稱於世。究且散漫朽蠹。不可賴其用矣。義理之與名位。其義承一也。編淺勃露者。有名位。即以名位驕人。知義理。即以義理驕人。以言乎名位。則驕選而驕。以言乎義理。則半通而半塞。故名位必能礙承。而後成其爲事業。義理必能礙承。而後成其爲道德也。君子之學。翻然以還。如蛻之去故。冥然以化。如蠟之視類。默移於無形之中。相禪於晝夜之際。若陰陽之運寒暑。若參以爲人之念。則失之道矣。雖有聰明之資。必假物以自益。所假不可不善也。既得所假。又恐安其所當。

見。漏其所狎聞。所習不可不審也。不誠非聖之書。則所假者善矣。居今之世。而志與古遊。則所習者善矣。究經傳微旨。論古昔事實。接四方賢士。察四方情偽。覽山川形勢。考時王制度。起居飲食之節。里巷道路之言。皆所假之助也。所居必擇地。所游必擇士。所聚必擇藝。所志必擇類。義理可樂。如食飲不可無。不善可畏。若水火不可蹈。皆所習之助也。從王者。學之用也。事親者。學之本也。值利於家。朋友相攝以威儀。耕田而食。乘屋而居。莫非學之業也。世俗之士。博物洽聞。而不切於身心。辯說有餘。應務則疏。容止可觀。中懷則陋。非天下不可泯滅之學。即非天下不可泯滅之人。雖推排人世。婆然赫然。終不免同於汎梗也。又或遊心六藝。但以飾智驚愚。所矜尚者。匪動於意見。即慕於浮名。非狂所發而自足。即妄引所未至。以自欺。所學雖多。要皆義理之見常處後。嗜欲之見常居前。雖多無益也。以無用之物。累空明之性。以無用之功。擲少壯之力。悠悠歲月。未肯待人。至於老之將至。聰明不及於往時。道德益負於初心。程子且恨之。況吾徒乎。人未嘗不好學也。欲知己之所爲。或是或否。觀諸古人。無不辨矣。一古人之事。或失或得。所觀者多。則比方有餘。參考必精。而是非不爽矣。又不可漫云是非。常求所以是非之故。一爲之舉。似庶幾精切不誣。又不可直用己見。當旁求古人已定之論。以爲證據。庶幾所決不妄。端居無事之時。消夜夢覺之間。與夫羣居旅聚。語言論列。皆若與前言往行相觸。幾微不似古人。負疚在中。不遑寧處。則滋培之功。密矣。世亦有聞見雖博。終身不得其益者。好侈之心。與欲速之心。爲之害爾。好侈者。取舍之迷亂於外。欲速者。恍惚之象眩乎中。舉以從事。茫如擲影。焉可據哉。非謂在彼者。不可以疑。似爲定案。實謂在我者。不可以疑。似爲前車也。夫天理人欲。義利公私之分。此是非之極。致紛紛愛憎紛紛。紛紛否者。吾人之田也。時比擬時。時彷彿。亦優人之言笑也。以我日用行事。與書卷所記之事。精切較量。我所爲之善。不及古人萬一。我所不爲之惡。亦未及古人萬一。此中格格不樂。皇皇難安。思所以自進。雖欲求速而不可。雖欲務多而不可。況義理在人。與歲月俱爲增長。若一蹴而至。必有假合依附之迹。而無純粹日新之味。條目紛多。又有浮遊不急之務。與空虛不實之病。終身受其累而不自知。未可與爲學之事也。

第五常爲人性而無五禮爲持循如陰陽之氣流行天地間無日月星辰之次舍草木鳥獸之生長收
藏何以知爲春夏秋冬也故曰書之典禮道所聚也二五之精勳蓋不息參差不齊值其正者則日月光
華風雨時若草木暢茂鳥獸繁育而降福穰穰矣此時君相之澤率而由之無不亨通卽民間謠俗亦可
互相砥礪得性情所安值其偏者則天文失度地大殘裂月眚日食晝晦宵光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水泉
沸騰陵谷易處普天之下而一夫之微至於聲靈靡騁詩人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亦何世無之道在天地
間不能自爲動靜一動一靜皆乘乎氣機者也雖乘乎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故曰詩之治亂
道所聚也其在人也仁義之心倫常之事人之所以相生相養者既曰生之何由戕之既曰物之何由棄
之故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不以易地而有加損不欲奪人之生斬人之養也盡性者盡倫常之
事仁義之心而無餘也育德者育仁義之心倫常之事而不害也泛而言道似乎沖漠散殊莫得其朕以
五常表其形質以五官受其栖泊則道固在人身不獨在聖賢之身且在吾身也其在物也形氣偏者亦
可驗道之全形氣微者亦可觀道之大如布算之家百千萬億或分或合無不可會有不會者卽是差錯
道亦如是千塗萬轍無不相合有不合者卽非道也因所合以察不合則所察甚精因不合以證所合則
所合不妄至於物所當然而後謂之道也其在聖人也知其理之誠然又知事之誠然事有不可前知者
聖人之理何以共信於天下乃聖人所謂理要皆易世而後見諸行事者也非聖人之理無以觀道之全
非天下後世之事無以觀聖人之備也治世之道盛聖人平易正直以濟其盛衰世之道微聖人恭儉退
讓以扶其微亂世之道悖聖人批堅捩險以挽其悖周公以穆穆迓世之平以和樸先後導民之迷故其
爲書隆禮義本性情一代之治出焉所謂平易正直以濟盛也孔子居衰周之季有聖人之德不忍道之
淪喪脂車歷聘投諸人主之庭所至之國莫不前席承教而聖人以盛德之光曜映其間所以扶道之微
也孔子於三桓攝政三月墮累世名都出其藏甲此事甚難而聖人必爲之所謂批堅捩險以挽其悖聖
人之道所以常如天也其在後學也反而求之不外此身與心此心常存不失其正而道之體立此身之
動不逾其則而道之用行不惟我自爲之又能使入共爲之施於人而無間由乎人與道原無間也相與
行道在人者猶在己也在己者猶在人也由乎所行之道皆入己所共反觀吾身道之全體具焉博觀天
下道之全體亦具焉是以常存天地之間古今之久也子思孟子以健順五行之理附麗耳目口體之身
而以四德實之又以所發四端實之周子太極之圖無形而有理理則實矣既有理而有動靜動靜又加
實矣既有動靜卽有五物五物又加實矣既有五物卽有萬物萬物又加實矣故求道者必以實求之有
生以後不可謂生非實也則凡有實之事皆備此生中矣貴賤有定位得失有定體君子不爽其定位而
必求其定體王者之政刑四民之職業強之而安見異物不遷者是卽道也遏橫流者不待秋冬之涸感
萬物者不在騰說之名夫弘道者入也人則衆有所萃也故求道者不可不從實也此道之大恒也蓋子
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故明道者不可不知天天者無私之至也人者嗜欲之尤也嗜欲之尤不奉無私之
理治之則治亂未分而人物死生之幾未有已也聖人之資自匹夫匹婦以及帝王卿相無不稱天以臨

之靜而無事。則曰降降。厥土日暨在茲。動而有爲。則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積德累仁而將興。則指天以誓之。在位之臣。相與爲讒。恩仇怨。則援天以懼之。祓除其心。無不敬畏。檢束其躬。無不嚴敬。敬畏嚴果。積上惠愛。豈弟之澤。必流於下矣。敬畏嚴果。積下親上。死長之風。必達於上矣。此聖人言天之旨也。故福善禍淫。其定理也。有時淫心忒行。徧滿人世。而天若罔聞。非縱恣惡人也。愛寬愛度。天亦有未定之時。然豈終不定者哉。一值其定。則善者存。不善者亡矣。小人好亂。稱引未定之天。不言已定之天。惟君子而後知天之有常。故慎行不避。以法天之有常。常者。不變者也。變者。反常者也。變者。常之變。而變豈常耶。變者。日以變。而常豈變耶。常者。天地之正理。事雖變。而合乎天地之正理。亦謂之常。怪者。天地之戾氣。事雖常。而近乎天地之戾氣。亦謂之怪。凡言天者。準乎此性者。天所命也。故有善無惡。然而有善人焉。即有不善人焉。獨舉善人言性。將此不善之人。實繁有徒。實於何所。孔子固言之矣。其相近者。則性也。其相遠者。皆習也。道存乎天地者也。人之一身。流轉披寫。可以無餘蘊。而性爲根柢。發而爲變。則端乎正直之幾也。惕而爲事。則清明廣大之事也。日用之間。甫接倫常中人。即有敦厚悅懌之意。甫及義理中事。即有踴躍奮迅之意。不食非禮之食。不悅非禮之色。不以利欲汨其清。不以死生易其貞。不愧幽獨。不得罪天地。最初之念。皆如是。轉念而背馳矣。轉念不可論理。必最初者。乃可論理。苟論理必取最初。則塗之人。與大聖大賢。最初皆一。所以云相近也。追其有事於習。或數聖一堂。或數聖一家。而神明之肖。亦有不肖子在其間。生而有聖端。長而克岐嶷。而凶德所鍾。不至殺身不已。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豈無六七賢君之澤也。禮樂以文之。車書以同之。而丹穴之智。空桐之武。胸劍之辯。沃土之淫。瘠土之義。又各從其俗也。風雨之操。伐檀之志。衆所同好也。而亦希充於朝。青蠅止於棘。又何其不相謀也。不特此也。縱橫起而遊說之風盛。然諾重而任俠之節高。章句繁而守文之志篤。中藏義憤。則危言折首。世嫉名流。則放達全生。此皆超世偉俗之士也。然而蹈於一偏者。漸靡使然也。過此以往。又有縱而放焉者。有迫而激焉者。縱而放焉者。迹衰世之餘風。而不自檢束。迫而激焉者。知不容於天下。而果於自棄。此所謂相遠也。蓋性者。天所命。習者。人所爲。子思論性。第言天命。未嘗徵以人。孟子承之。所言皆天也。其於人中。獨舉堯舜。亦以全乎天者立論。湯武以下。曰身曰反。以爲未能全乎天。以後儒不能直達天命。必欲實以人事。人有善惡。即生皇惑。程朱從周子圖中。得所云氣質者。反覆詮解。窮乎人之變。以盡其論。言此紛紛不齊。皆屬氣質。皆非天命。而天人之疑明矣。然不言脩性。必言氣質。所以明夫趨轍揚鞭。食我之流。或熊虎之狀。或豺狼之聲。自赤子時已然。有似乎受於天者。然非天之正氣。乃陰陽五行之戾氣。戾氣者。似天而非天也。而貌乎天之疑亦明矣。蓋有所以處不肖。則賢者別矣。有所以著其異。則同者彰矣。故先儒論性。惟荀獨忤。其餘無全是。亦無全非。薛瑄謂朱子之後。性理已明。無庸更著書也。命者。聖人所罕言。而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死生貴賤。人事也。仁義禮智。天德也。仁義禮智。天之所命。而死生貴賤。亦有天以伺乎其間。德備乎身。則富貴壽考。皆隨德所在。從之。故命亦在是。德不足於身。而死生貴賤。莫能自主。不得不聽命於天。是以人事天德不同。而同謂之命也。然死生貴賤。亦有二義。吉凶壽夭。氣也。所以吉凶壽夭。理也。氣得理

而觀氣息如牧羊子夢爲王公覺自知其妄也理得氣而不墮虛空如釋氏因果來生之說是虛空也但理一而氣殊一爲脩短一爲清濁二者不能相兼不可以脩短定清濁亦不可以清濁律脩短不得謂理之所在氣即因之亦不得因氣有不齊疑理有不齊也說書者以明德爲命說詩者以天理爲命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君也以言受命以道受者謂之天命天之曆數是也以言受者謂之君命君之策命是也推而廣之人君以利人爲命聖賢以行道爲命受氣者以氣之隆薄爲命程形者以形之豐約爲命顯仁者以昭著爲命達幽者以隱遠爲命命或在有生之前或在有生之後或在數世之前或在數十世之後凡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莫非物之正命此以合感彼以離應莫非物之定命或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而命行乎其間即春或不華冬或無冰命亦不問於其際或神志在先徵兆在後天人易位而命始定或父子百葉同爲一體死生代逝而命猶存蓋一物各爲一命萬物合爲一命分之不俟假借於彼合之不俟綴緝於此此言其理者也龍廷比干諫而死范文子叔孫昭子斬死而死郭文公利民而身死畢萬不死七十戰而死屈下所謂蓋其道而死也皆正命也里克弒二君而死公子慶父公子叔牙不利宗社而死盆成括小有才足以殺身而死其餘貪食死倭若怪物毒蟲之不容於世者皆所謂桎梏而死者也非正命也此一說也顏子之夭伯牛之疾山川之崩沈兵戈之擯簇一食之頃萬類同盡是不可避者也飛廉惡來從君於惡州吁阻兵而安忍費無極譏人而自及剛暴之人行而致死縱欲之人動而欲病皆可避而不避者也不可避者命也可以避而不避者非命也此命之變也又一說也君子畏天命非畏其無常也畏其與人事相因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無洪纖曲直而不當吉凶曲折無所逃者也此君子抱反躬之心欲自作元命者也又一說也此言其氣者也然而皆有常焉有變焉常者無論矣若慶封不死於齊而死於楚申侯不死於楚而死於鄭崔杼不死於弑而死於無家當其免也人竊疑之及其久也人且遲之不知凶人者其所爲皆死法也鬼神之所棄也邇速委曲或爲天所位置或亦事之適然不可常理論也更有大運昏濁庶事拂經豈惟人事脩悖順喪所恃即天道好惡亦爽其則如衰周之季運數靡獻從古所未有也當此之時天地亦在剝落中而況人事乎孔孟所以不遇原不可舉以論理也要知事之變者氣化流行而人與適值在人不可理求在天亦非有誤事當小有差忒輒生憂惑君子處此惟有委順恭己以俟珍氣之告終天道無息終歸於有常也若處昏濁之時亟求所以死生貴賤之故欲以下土之饋昨與造物者校量是非何異乎遊鴻鼎之中而創枯魚之泣邪況乎聖賢之命與天相通者也故生治世者命必達生亂世者命必窮小人之命與天相戾者也生乎亂世偏有富貴過人者至於天道反正人莫不歎彼獨罹罪以此觀之亦甚著焉且吉凶之報天不能違而悔吝之來不可不思未成之幾尙可轉移已完之器輒有損壞如曰一作而不易豈識微之論乎君子獨見其義義不可爲則不爲矣雖若受嗣於命而非命所制也已則制之使不得越於義故君子不言命只可言俟命小人則不然與之言義則不信與之言命亦未必有所忌憚也至於所入必窮而後稍安於命以此自安亦或以此自制而不狃於爲惡尙可拯數十之五六使不至殺身則命之說大有益於小人此天心之仁愛人也性原於天其體常

附。非物誘所能蔽。其或蔽之。則以學掃除之。命通於性。其理常定。非吉凶所能侵。其或侵之。則以學持守之。故學者性所由盡。命所由正也。人有蔽塞。求通則通矣。以其知學也。物無求通之志。故蔽塞自如。以其不知學也。然則爲學之功。非直通塞之關。又人物之別也。

立憲篇第三

萬物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形無不具卽理無不具可知也理有其自然有其當然自然者衆善所同出也當然者古今所共由也知自然者無所強則知當然者不可易聖人教天下因人物所當然爲之品級爲之節制天下由而不忤而謂之道君子脩身因道體之自然加以省察加以克治遏非養之萌獲固有之善而謂之德蓋率而由之之謂道得其所有之謂德道有榛蕪有歧徑有半途而惟德則擇之而精守之而固卓然自立不移如適楚而至於楚適越而至於越適夏而至於夏耕已穫矣獵已獲矣我固有之矣故臧文仲曰太上有立德而不言道言立德而道在其中矣山下出泉未知終爲江河終爲汙沱也宜疏導焉使不至壅閼宜謹惜焉使不至流濁故康之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所行之善所以疏導也養育所得之德所以謹惜也旣疏導之又謹惜之然後山下之泉可漸進江海旣果行之又養育之然後君子之德可積小至高大矣君子以玉比德玉之生也在深山之中石璞之內而不在于市井之側耳目之前也人物精氣默運廣理之間人不得而見者乃生氣也可見於廣理者其死氣耳山川井泉之氣升爲雨露人不得見也故上彌乎空虛遠被乎六合一有可見之形雖盛大如江河要皆逝而不能返變於盈而不能變盈者也玉以不見爲寶德以無聲與色爲至非上士孰及此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觸情而動性之失也夫情之未動渾然一性而已情之旣動而不離乎性者情之正也性授於情而後有益於天下情依於性而後無害於天下世俗之人以放馳之心接無窮之變中無主持私欲橫起而驅之動之途徑常輕熟靜之關捩輒窒塞其不可控勒如奔車之下峻阪所以動靜之幾不能自主常失諸動者多也聖人存理之功常主於靜非寂而守之也常存敬畏之心則可爲動之幾遏欲之功常在於動然不待其動也卽其機而遏之則不失靜之體蓋動靜相生者吉德也動靜相違者凶德也若夫動靜之交常持以靜可止則止不得已而後動焉故雖動而靜如故也君子脩德爲務私欲之發亦微矣從其微者制之似乎甚易患乎隨發之隨制之其發其制莫以爲難遂不妨與爲不制而授以可發之端矣又患隨發之隨制之狃而不戒以爲固然度後此所發必倍於前而制伏之難亦倍於前卽僅同乎向者制之之力亦不勝其所發之勢矣君子知不善之端所以潛滋默長不可遏者以其深藏於心謂可闕也一念初生常若衆耳衆目同乎其側雖無他人之視聽而反照內觀瞭然不可誣則非辟之幾無處可藏克治之功自不容已幾雖未動所以制動者疑然難犯矣又知耳目聞見一藏於心不久必發爲行事如藝種於地以至必生所生美惡必肖其種故所居所游必納諸嘉言善行之中不善之事不使易種於心凡存於心者又粹然皆正矣彼情欲之私原非性所固有又以持養之密出而無所交入而無所附焉往而不爲仁義乎然存理去欲又當兩路擒截然後完備周密平日致知所以存理臨事克己所以去

欲向前一步。存理之功。退後一步。去欲之功。所以存之不可不堅。去之不可不力。若汎汎悠悠。聽其往來。方寸之間。自然有渣滓留不去。久之日積而深。昏濁多。清明少矣。滿腔天理。一念間斷夾雜。猶或失諸。況以私欲結成一片。雖有天機呈露。只如披沙檢金。不可多得。石火電光。難於久繫。以此沈溺一世。聰明才智之士。鮮有一人出此陷阱者。不有愧於爲學之事乎。終日悲人。莫知自悲。尤可痛也。入德之功。當使德有定體。而求入之。沖淡簡要。溫和。德之定體也。既有定體。其中條理節目。日見其臚列。而有所持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持循之具也。蓋履而蹈之。斯之謂禮。行而有之。斯之謂德。德猶有氣。禮猶有體。實不得於行禮之外。別爲有德之名。別有立德之事也。德者古今實理也。三千三百者。人生實行也。凡天之所賦。物之所受。莫非實理。春夏之氣。敷陳而達於外。乃實理方出。而傳於枝葉者。秋冬之氣。緜緜而聚於內。乃實理各得。而藏於根莖者。自有天地以來。至千萬年之久。草木之華實。鳥獸之形狀。相生相化。無不如一。以其無不實。是以無不一也。大衍之數五十。揲而數之。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一。縱一橫一。一往一復。散乎無方。會於一原。無不相合。一有不實。即不合矣。事所當爲。亦人之實理也。實理所在。既得於己。又得於人。人我同得。故有得無喪。德者名焉。苟不微實。則一得一失。此得彼失。內外隱顯。常不免有二致。少壯衰老。有初鮮終。何以謂德哉。夫實者理也。不實者欲也。志乎實。則存理去欲之念皆實。志乎虛。則存理去欲之念皆虛。存理去欲實。則好善惡惡皆實。好善惡惡既實。則扶善抑惡之功。必不用諸善惡既分之後。一念初動。蚤已扼其幾而制之。幾微之惡。遂如火之銷膏。俄頃立盡。幾微之善。更如嘉禾始生。必隨隨草以附其根。書曰。惟幾惟康。易曰。積善之牙。此聖賢之實功也。履常而格德者。溫恭之基也。見異而格德者。補過之門也。有漸次日進者。有敬畏日進者。有繼續日進者。有恐懼日進者。溫公所云。制悍馬。幹磐石。若轉戶樞而已者。在乎立志與用功。不僞不息。斯得之矣。

釋志卷二

養心篇第四

心之在人。視乎養。仁義道德。養之。生意暢達矣。勢利紛華。養之。生意壅闕矣。權謀傾覆。養之。生意枯槁矣。心不可有二事。亦不可無一事。有二事者。心馳。無一事者。心亦馳。養之莫如致一也。存諸心者。即所值之事。所以善其事。以所值之事。爲心所藏之事。即所以棲宿其心。心以道義爲棲宿。以非道非義爲安。有所棲宿。志氣清明。嗜欲退聽。義理所見。自不流於偏倚。無所棲宿。孤危震撼。有如涓湯。小物引之而去。況貴賤之相形。死生之殊趣乎。所謂致一者。如身在居官。即以居官爲心。以薄書案牘。爲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爲良吏。如身在軍行。即以軍行爲心。以斥候。爲心所藏之事。如是者。必爲克戰之將。欲盡心知性也。以仁義禮智爲心。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心所藏之事。如此者。必爲聖賢之徒。彼忿懣。好樂憂思。非不相接也。譬如主人處宮庭中。由來觀深嚴肅。客從而誦悔之。主人即不逐客。客豈可久據主人之庭哉。客去而觀深嚴肅如故矣。白刃當前。目不見流矢。絃網彌澤。行不避機。勢迫於外。心迷其舍也。飲不與噉期。而噉自至。晦淫之疾。似蠱。溺與笑之相因也。神亂於中。官失其職矣。惡以而欲。止之。結不已。而臥轉。惡放而欲閉之。閉不已。而放益馳。以道自強者。不如其無強者也。人莫悅禮食也。益之以餽。而餽禮若。人無不求退於人也。加以首楚之富。求退益甚。中有故而肆。非禮勢所能御也。

故養心者以一貞之恬以守之清靜以靜之悅省以操之絕其害者以固之其道有六一曰謹物交之始二曰禁躁動之失三曰不徇人而內馳四曰不有我而外拒五曰復於至靜以返太極六曰不事口耳以全其純此養心之要也其爲功也使心爲主而百體從之勿使百體爲主而心從之自以爲四海之遠古今之久惟吾所向而莫能困然而足力止於百里目視不過一方聲音不聞百步之外以其受氣者小故致用亦小心之宰物也萬乘之尊不能奪三軍之帥不能撓治亂雖紛操其矩度可使歸於一揆萬物雖廣察其情狀可使聿於一鑑四海雖遠一堂之上不啻聞其聲觀其形也以其賦形者大故執權亦大也君子爲心嗜欲不留智巧不萌以待物感之來靜時常清動時常定以此合皇極之中心不自持俾其流盪轉移自然深向惡邊不能流向善邊一話一言以至起居飲食投閒抵隙無非戕賊其心者戕害既久心之質漸薄惡之氣漸張漸薄者力日微漸張者黨日進大惡不祥之事皆率其天性爲之不特出於私己而爲之也此時逐情縱欲固不免爲禽獸即絕情去欲亦何異乎土木更有誤認情欲爲義理強齊義理爲情欲者如果實焉徑寸之核可長百尺之幹不幸鑽破其核徑寸有隙萌芽亦不生矣況百尺乎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存心之旨也人心之內空虛不能絕物有事以實之則邪不能入敬所以實其內也孤理不可勝私有象以輔之則私莫能勝見賓承祭所以爲之象也既充實焉又輔翼焉有檢之衷投之無檢之地而知驚無形之理投於有形之事而益固矣蓋心者至貴之機而措之於勢利措之於嗜欲是謂喪其所措如以明月之珠代搏蒲之石子也心居人之中其位甚正而用諸偏黨用諸反側是謂失其所麗如臨民者舍橋明之處親與窳之隅也故必指之甚尊用之甚正措之甚尊者敬以直內也用之甚正者義以方外也敬存於中則能辨義施之于用亦有承藉義嚴於外則能生敬返之於內亦有栖泊義所以行敬也敬所以存義也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無事而敬也無然畔援無然放蕩不謏不知順帝之則此有事而義也心如堅城窮通利害其大敵也大敵乘墮而弗克攻內之守禦嚴也私欲未淨處窮通利害之交如大敵攻圍於外奸宄竊發於內雖有高城深池亦瓦解矣私欲未淨心未澄徹敵愾焉日以學問爲事見聞益廣才智益優適足增其難亂長其驕客又如乞師於人而倚爲城守客主之情不治猘戾之氣未調防閑之智先竭於弭內亂不暇禦外寇矣君子養心不使有孤立之理曰禮曰敬曰恕皆所以爲仁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皆所以爲義多爲之迹以厚其勢又躬行焉以調御其生熟如大敵攻圍於外謀臣猛將盡其捍禦於內何圍之不固何寇之不北哉思者心之職也養心者不可不善其思一室之思可決一世之得失不窺遠見天下必非營營之思無關得失之數者也人在人之思可通物類之頑冥二氣感而有情應必非憧憧之思無當感應之理者也蓋天之使也人之官也以其主乎人故可爲聖賢亦可爲愚不肖也以其受指於天故止可爲聖賢必不爲愚不肖也是以君子慎思也

脩身篇第五

記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脩身之事。莫先爲仁。仁者。善之總名也。陽氣條達之謂仁。含蓄生意之謂仁。

和柔純固之謂仁。厚重不遷之謂仁。備德首善之謂仁。蓋義理所聚也。義理周流。物我無間。故有得於仁者。其心與天地萬物。同其無間。不獨喜怒哀樂。無不相通。凡殺一獸。伐一木。必以時者。無間爲之也。又一身之中。前後左右。無不有自然之則。安而不遷。凡視聽言動。不蹈非禮。窮通得喪。不亂淳固。皆人心所安也。通於物而無間。行諸己而不遷。仁道在是。爲仁亦在是。故從來聖賢論仁。情慢必度。間絕必結。外弛必閑。內縱必密。孤立者輔。離揉者純。敬讓而寡過。凝重而可親。專一而無二。若此之類。皆不遷之指也。順事恕施。平情量入。去壅闕而遊大通。洗昏昧而歸覺悟。不以義度人。而以人望人。若此之類。皆無間之指也。人生無限不仁之事。皆由嗜欲太重。凡事私己。勾奪腹削。無不可爲。而不能貫通。幾微不謹。其心常放。榮辱得喪。易於攻取。而所守不同。聖賢克治之功。必薄嗜欲。嗜欲薄而清明存。天地萬物。無不流通矣。存養之功。必謹幾微。幾微謹而放心常存。震撼攻取。無不堅定矣。流通者無間也。堅定者不遷也。無間者仁之量也。不遷者仁之守也。其他大賢以下。所行皆理也。而未忘乎私。居身整然矣。而心未與俱。大義已乖。小有善狀。不足入道。偶爾慕義。久復懷安。不可致遠。能去私矣。而用力自遣。不勝其憊。未至拔本塞源。遊於無礙。與夫切於救人。而忘其身。迫於致身。而昧其義。如此者。皆不可謂仁。其或志行過高。誠信不足。致飾於外。以取令聞於世。役於其名。所信未篤。常談疑難。自防而懷憂。知用力矣。猶以一簣之功。虧九仞之積。其質雖嘉。狙小成之器。而不克竟其量。此其人。皆不可與論爲仁也。其次莫如守禮。禮也者。效於天地。故物莫之竝也。六氣之和。以爲使。五行之物。以爲用。法象以爲紀。九有以爲量。立義以定志。舉往以示來。蓋衆美之所會。以成其爲士君子之德者也。高者抑之使下。衆者散之使通。渙者聯之使合。血氣待之而平。養生待之而安。才猷待之而廣。深山側陋之儒。待之躋于朝廷。傾側優渥之世。待之歸於葦一。機巧趨利。攫搏啖食之人心。待之安于無能。君子危疑震憾之時。得此有所恃。愚昧不諳不知之中。賴此有所託。其有益於斯人也。如用物之有藉也。所以不鄰於卑賤。而措諸尊且貴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收以取禍。蓋五常之德。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受之于天。故謂之命。命也者。人之所以生死也。五德者。非吉凶脩短之謂。而實吉凶脩短之所由來。故亦謂之命也。聖人恐人自棄其德。是爲自絕其命。故生者相愛。死者相恤。所以教仁。進退有宜。取予不苟。所以教義。聘享有典。飲射有法。所以教禮。明先王之道。察治亂之原。所以教智。不盟詛而嚴於鬼神。不質劑而孚於符契。所以教信。此五德者。發於行事。總爲禮義。見諸容貌。則爲威儀。明此指者。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憂虞悔吝。不犯其身。所以保全此生。使不夭傷。故曰。以定命也。賢智之士。有位之人。服事詩書。勤行禮樂。其受於天者豐。則服於教者亦備。是以亢宗庇身。以及子孫。所謂養之以福也。其或愚賤之類。不習詩書。不諳禮節。但能安其分義。以盡其力。三農竭蹶。獻戎士服。勤守禦。百工量力授餐。商賈守本規末。使非僻之心。無由生。游惰之事。無由作。亦能儉以足用。慎以全生。是亦養之以福也。教化不尊。風俗日壞。君子不知禮義爲美。而奮其私智。日相角逐。小人亦厭農桑。俛俛而肆其頑固。以相啖食。聖道隱而不章。主威弛而不畏。經術替爲浮華。學問助其機巧。僚友指爲畏途。親戚滋其怨府。所謂詩書禮

樂感儀俯仰無不剴論。以至於殆盡而欲集衆多之社。故無窮之壽。豈可得邪。所云敗以取禍也。天下之氣。生於萬物。而不和之故。由於不中。不中之故。由於廢禮。廢禮於微。而求中和于著。廢禮於積。漸而求中和於一旦。廢禮於近。而求中和於遠。廢禮於上。而求中和於下。不可得也。事事循禮。則各盡其道。合乎衆所共由之道。則中矣。中之所發。用之必和。一身之內。形與神無憾也。所性之中。仁與義無憾也。人之相對。亦當飲其醇和。悠然自適。於俄頃間。消釋鄙吝。受其裨益。此以和感。彼以和應。事止橫逆。不加免于世網而已。哉。是以君子必守禮也。人有一嘉樹。一重器。尚且封植愛惜。不使曝曬風日。汗以塵垢。而況此身之重。此心之靈乎。脩身之要有三。居心宜清也。養氣宜定也。威儀宜肅也。人心放縱之害。與汨沒等。誠御一時妄念。即有一時虛明。增益一端義理。即有一端安閒。聖人之心。或在天地之前。或在天地之後。在前者。天地不能遠。在後者。天地若有待。如日出之初。萬物皆受其光采焉。所謂居心清也。非惟心不可放。即氣亦不可粗。心挾氣而動。氣驅心使動。兩相馳逐。如奔馬之失馭。君子非禮弗履。在乎平日檢察省畏。施諸臨事。豈有踴躍失取之事乎。所謂養氣靜也。且非幾作于中。必威儀喪于外。如心存好貨。則有傾身陷穽者。心存好色。則有同車共載者。君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獨內境澄澈。即容貌詞氣。亦必端莊閒定。所謂威儀肅也。人之生也。所具之理皆善。積漸以往。則不善附焉。如明窗淨几。不移時而塵埃集。清池砥礪。不歲月而苔草生。因循漸而有垢。則垢而致穢。聖賢事克治。念念省察。隄防檢束。掃除滌洗。天分不足。則借助于師友。師友稍遠。則潛心乎書傳。與人相對。則喜其開過。而痛其不聞。過自問其心。則以知非爲快。不知非爲辱。然後義利是非。確然見其界限。如白黑之不相亂。甘苦之不相投。善者如木之條幹。體之隻耦。不善乃木之旁見側出。體之附贅懸疣也。於其善者。引而伸之。存而養之。於其不善。汎除遏抑。勿使浸長。竊發斯得之矣。所謂爲善者。適當乎事之所宜。斯爲善矣。所謂爲不善者。不當乎事之所宜。即爲不善。不善即惡矣。善無大小。凡有益於人者皆是。惡無大小。凡有妨于人者皆是。善不可悉數。書傳舉示。大略已具。至於爲惡之端。則書傳不欲盡載。人當隨時省察也。威儀不謹。人見爲可狎。舉動不經。人見爲可賤。言行不稱。爲人所鄙夷。喜怒失節。人所不堪。莫不望而遠之。斥而絕之。一日之間。非簡細故。以自崇。即飾私智以自奇。以此爲人所厭。皆不善之類也。蓋人心收斂不住處。即謂之惡。人事簡攝不到處。亦謂之惡。收斂不住。筌攝不到。皆心之怠惰爲之。怠惰非惡而何。所以能去惡者。皆省而已。一卷之責。俗儒觀之。莫非名利捷徑。君子觀之。皆警省條例也。無事則臨淵履冰。有事則恐懼倍省。治天下則思患豫防。皆警省之謂也。不獨省察惡幾。亦當省察善幾。蓋人心善幾。常從私意中帶出。然其爲體甚微。常混雜不易識。客星不成段。君子於此。務在混雜者澄澈。客星者湊合。其功與去惡等也。不獨省察惡幾。又當省察在己宿昔之病痛。如天性剛果。即不可遇事激烈。天性疏懶。即不可遇事懈弛。平日浮慕居多。即不可存近名之念。平日私己居多。即不可存有我之念。有病即醫。知過即改。不可謂事已無可奈何。因而遂之也。今人畏禍憂譴。然後不敢爲惡。只此一念。已非率性之謂道矣。人性本善。率其性即不爲惡。不待有所恐懼。而後不爲也。以恐懼而弗爲。若無恐懼。即爲之矣。以恐懼不爲惡。猶好名而後爲善也。

也。若此者。常懷自欺之心。未善而自以爲善。又長虛驕之氣。已善而自矜其善。皆不可久者也。且恐懼之心。與好名之心。皆用於大善大惡。而小惡小善。每不加意。天下豈有不義之事。自少至老。全不知非者。必其偶然知之。而曰。此小善也。爲之無益。此小過也。不爲亦無益者也。則是有心不改過。不遷善也。謂之大惡可矣。人之此身。既爲天地所生。凡所以處心應事。莫不當與乾坤合德。仁民愛物。乃日用飲食之常。非可委諸分毫之外。聽其缺陷。亦非待操摩計較。勉強行乎闊大之途。實未離乎狹小之域者也。蓋體備乎陰陽。則可充塞兩間。性具乎健順。即可主持人物。有時自損所有。以求益人。非有意爲之。仁在其中。動於不能自己。所以象乾坤之體也。是以爲善去惡之事。不獨己欲爲之。又欲人皆爲之。善之在己。與人共之。不善在人。若己有之。因人有過而自省。自省即改之。不必己有過也。己雖有善。或取諸人而得之。或與人共爲而皆得之。不難分以與人。也以一人之身。鼓舞天下之善。又使已成之惡。皆反而爲善。所以去其間隔。而同天地之心也。但能爲善。不知去惡。則所爲未必盡合於義。敬君子而不能遠小人。是也。但能從是。不能遠非。則所存未必盡依於仁。欲爲君子。而不能屏嗜欲。是也。宗廟之敬。朝廷之嚴。閭閻之和。皆自然之節文。不至於此。自是欠缺。不可謂我道已盡。人不我喻也。若此者。皆與天地不相肖。是以君子亟去之也。然而爲善之本。在乎無欲。無欲。則胸中無附麗夾雜。是以靜虛行。事無偏倚窒礙。是以動直。人心千頭萬緒。皆爲欲所使也。人事千端萬徑。皆爲欲所亂也。嗜欲之私。隱而未發。但此根猶存。終必萌動。所居所行。皆足煽動其根。使之滋長。不實致其去私之功。而曰。吾當如何去欲。不如法者。非吾將如何去欲。不如言者。亦非此亦盡地爲善。不可嘆也。君子之修身也。觀有坐之器。知盈必覆也。觀撲滿之義。知滿必毀也。觀水之赴壑。知處下多受也。觀土之生植。知重厚多育也。觀川之懷珠。知潛必著也。觀蠅子時術。知積累有功也。觀鳴鶴之相應。而善其言行。使由近及遠也。觀歧路多迷。知善惡之分。其始甚微。終甚遠也。觀陶瓦之範。其初則圓。而後爲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知物我之間。貴其兼容。又貴其能辨也。觀善射者。弦與鏃齊。而後發。知用力不可不盡也。觀禽鳥之宿。戢左翼而舒其右。知相依於內。禦患於外也。觀風出飄忽。猝至。迅疾不留。知遷善改過宜速也。觀荊蕀之微。用諸公侯之事。知小善不可遺也。觀溜之穿石。綆之斷絲。而懼夫朝夕之積。則也。觀鼠晝伏夜動。不穴寢廟。知有盜心者。畏人也。醉飽傷生。多於饑渴。文字伐性。甚於饕餮。法令誨奸。捷於教導。平野覆車。易於山徑。蠱壞漏河。等於沃焦。是故君子慎所以狎之者。大盜殺越。不以晦夜。盜鼠竊庾。不以附捷。猛虎突藩。不以衝機。煙炎漲空。不以簾揚。烈火焚林。不以脂澤。是故君子慎所以縱之者。根本未固。不必豐其枝葉。親戚多怨。不必問其交遊。言行多疚。不必觀其事業。不見敬於州里。不必論其立於朝廷。臨於民庶也。蓋善於大帶。銘于座右。未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也。爲君子者。不可不知損之義。與居身之節也。損剛益柔之謂損。說以行險之謂節。有餘之念。念之可損者也。不急之事。事之可損者也。玩好在耳目之前。聲名及四海之內。執位爲親戚交遊光寵。良田美宅。遺所不知何人。孰非念之有餘。事之不急者。君子損之。夫是以決去之。古之君子。隨指氣使之。人安妥。無毒之欲。浮華無用之察。矜張誇大之氣。斥而去之。此損其過。以就義理者也。誇我者。貴我以善也。人願怨

之。君子不惟不怨，即所責之善，吾既爲之矣，猶不舉以自白也。譽我者，勉我以進也。又顧其之。君子不惟不狃，且因人之見譽，而彌不自安，恐不報其後，則有愧于前也。此損其美，以從有道者也。今之君子，矜尚存乎心，不見人之勝己，間有見其勝己者，亦不承之以受益，而承之以相疾，矜尚見乎面，人不肯以所長相助，久之不知人之遠己，而以爲天下之人，無復勝己者，是以皆相下也。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耀吾軍士？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此亡國喪家之言，不知自省故也。取繁難之務，事事任之以徇衆望，君子憂之於名理之外，則求勝情，以邀盛譽，君子憂之，功在身外，若人器量已盈，君子危之，天地休否，若人體性獨怯，君子危之，若此者，病在不知節也。彼君子者，無餘念於胸中，無求多於人世，知好盡爲累，則常留餘，知道廣難周，則力絕依附，常知己之不足，則勝氣日消，常知世之廣大，則盛情自斂。若此者，知節故也。特刃之利，而敵敵焉，以割物爲務，必物與刃俱傷，特知之多，而敵敵焉，以明察爲務，必身與知俱困。凡人處分量之際，禍福成敗，不足止其險越之心，知四時之必不可過，則油然止矣。四時者，天地盈虛消息之節也，春夏之間，乘長養之氣，日見敷腴，未嘗充實也，未嘗堅凝也，秋冬之際，申以肅戒，以霜禮曰：天地始肅，不可以厲，天地之道，原無所謂贏也，充實而已矣，堅凝而已矣，君子以此爲心，然後所得於身者，皆充實堅凝爾。

釋志卷二

言行篇第六

其次則在乎言行，言行之義，易之繁詞盡矣，是惟無言，不欲其不可行也，是惟無行，不欲其不可言也，大指則行先而言後，行有餘而言不足也。言者，神志所寓也，高而絕物，亢悔之媒，卑而近替，衰亂之徵，誇而陵犯，是謂不祥，竊而潛深，是謂伐德，盡而招過，衆怨必報，迂而不切，心虛無主也，激而不平，道德未純也，繁而不殺，舉聞未一也，實理者誠也，輒言虛無，病在不存誠也，理之所在，當然而已矣，輒稱高遠，病在不窮理也，賢者之言，或有不疵，不能彌縫而指其謬，反引聽者入於所謬之路，則指其謬之害，與勸導等，病在不樂善也，無必爲之志，故放言不漸，不程量於躬，故倚口無已，它若滑稽炙輿，悅人聽聞者，亦不足道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非直妖孽也，事有經有權，舍經而言權，是語怪也，力非直機臂也，事有義有任，舍義而言任，是語力也，亂者，驚狂之流，好言驚狂之事，血氣必習於粗暴，而易與爲亂，神者，靜虛所託，好言鬼神之事，精爽必馳於杳冥，而爲鬼物所憑依矣，聖人之言通而粹，君子之言法而則，仁人之言，其利溥有德之言，其厚，舉與之言，其行遠，道下之言，其信孚，忠上之言，其愛篤，朝廷之上，所當言者，禮也，鄉曲之間，所當言者，教也，損廉之物，不可言於朝，毀規之事，不可言於家，君之詔令，誦習而稱說，臣之職事，論列而昌言，議道法者，不下三代，語行習者，不越四德，要使天下，聞吾言而益信其所固有，得吾說而各證

其所同得，不使有德者厭聽，不使無德者起爭，不以吾之所長，掩人所短，不以吾之所短，廢人所長，是君子之言也。若夫一發言不離狙勢，一持論不忘遠私，趣人有爲，必以利啖之，欲人無爲，必以不利沮之，雖與人言道義之事，其爲說也，亦依於利，辨說雖多，總以飾其險阻，尤君子所羞也。君子之行，彌乎天時，左乎海宇，通乎晝夜，渾乎寒暑，故有當勉者，有當克者，有當辨其疑似者，有當引伸而觸類者，聖人者，精行而成，非一躍而至也，習之則能察，安之則能習，一而不二，則能安矣。日親六經之指，以窮道義之原，皆觀天地之心，以長閱嘆之誠，安止者仁之順，遷善者義之決，舒泰者循理之實效，高明者積善之累基，日新之功，梯有以取無，累心之慮，緣有以省無，憂世既深，不覺其思之壹，樂道既真，不覺其事之長也，止於微，止於初，止於至，止於意，止於獨，積小善以成大美，聽微言以救巨失，食息起居，常若有所制而不能遂，語默動靜，常若有所防而不能果，理之精中也，富心雖開適，莫不在義禮之中，心之觀禮也，熟觸物呈形，無不與吾心相見，欲聞其過，則獨處而思之，欲君子之道廣，則虛己以好之，剛者和之，艱者易之，深阻者夷之，猛決者馴之，流易者止之，隘者闢之，卑者抗之，辯者策之，固者達之，皆以均調取適，養中和之德也，有敵難天下之心，則常伸於物上，有臨財無苟得之志，則常不屈於物下，獨行其類，不愆於素履，道以坦不亂其真，澹泊之趣，超於遺榮，間定之懷，高於抗志，內之嗜欲既省，外之物誘皆輕，自致其過，必能容人之過，吾愛吾弟，亦必愛人之弟，嫌疑所不及，勿設情以待人，賢者自有心，勿相索於機械，尊其身者，必不卑其倚匹，處於禮者，不加入人以非禮，不陵人而上之，故後不能謀，讓不能聞，爭先之道，在乎處後，持滿之道，在乎若虛，忘私則自牧，無我則不校，居敬者自強，反觀者常勝，內之衾影無愧，外之險阻自夷，困而不喪得而不矜，損而不削，盈而不溢，迫而不困，寬而弗陵，羣而弗侮，孤而弗危，安而弗怡，悴而弗辱，喜而弗昵，怒而弗讎，能而弗倨，繼而弗嫌，譽而弗市，毀而弗替，先而弗疾，後而弗迫，亂而弗改，其度是以所居皆安，所如皆適，觀其倫常，可以知事，觀其喜怒，可以知恩威，觀其措置，可以知世務，可知爲政天下，觀其步履端莊，可知蹈義不回，觀其起居有節，可知非禮不動，此君子所自勉也，自治不勇，則惡機日長，惡事日積，聰明有餘，恐易於見理，亦易於蔽愚也，終日爲善，不免自欺者，有爲爲之也，與人共爲善，而不若彼之有成者，誠爲不相若也，同爲一善，而人情安彼不安此者，素行不相信也，器量不相欽也，意忿不慎，其氣輕也，原所由來，皆於克己也，情欲不戢，其志淫也，原所由來，疏於務本也，最難平者，怒，始緩焉，以觀理之是非，最難防者，欲，而害其浸淫之路，以驗心之疏密，事事貪慕，必儀小而失大，人人稱美，恐好聞而毀方，日聽庸俗之言，則植德不固，多所沮喪，日親刻薄之人，則心不仁和，敢於爲惡，惰慢不脩，勝己者遠，燕遊無節，倭我者近，相與並立，欲掩其美，是自毀也，相與共事，欲襲其功，是自敗也，因人情相靡，而輒轉以順之，逆探人邪志，而柔從就之，是相與爲不義也，勿好大而力不足，勿思遠而行不赴，念之自知者，勿遂其妄行之依，鄙者，勿離其本，居處豐溢，飲食珍異，其間必無志士也，聞人有惡，惕然怒之，則工讒者易爲誘，聞人有善，必慢應之，則謹前之私，爲人所窺，終身無受益之望，處下而心不服者，不可居上，事上而道不盡者，不可令下，兵不什鋒鏑，而憎陰慘之志，雖不深矛戟，而深次骨之毒，禍不遠暴戾，而遠居心之僻，禍不

鍾顯惡而鍾顯秘之私。遇故人不親而勢諸名卿爲嫌。吾鄙之。羔膺在門。驟然而起。割席分坐。自異於鄉黨。伍。吾嗤之。居官而達。無一二可紀之政。而獲厚貨以歸。吾恥之。不居卿相。不近道而妄發。於以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致客千里。饋貨萬貲。吾危之也。故三有七無。三患五恥。之屬。君子無時不省察焉。小人之卒章。黃父之九言。君子無時不誦焉。師友不及攻吾短。以朝廷法教自治。法教不足及吾隱。以朝夕聞見自治。九思自警。無時不在省察之中。下流自傷。終身不履非禮之地。心所欲爲。稽諸知仁勇三德。不合三德。是謂妄動。三德無虧。行之不必疑也。此君子所自克也。寬大美德也。寬大不知界限。其終必無廉隅。苟無廉隅。凡可容身。莫不耽就矣。忍柔美德也。忍柔不思自勵。其終必無羞惡之心。苟無羞惡。凡有微利。亦思啖之矣。儉樸美德也。但知貨財宜節。不知道義是崇。必至損人所有。益己所無。而放利媚世矣。謙恭美德也。但知處己宜卑。不顧遇物有節。必至令色足恭。見鄙於端士矣。宏曠美德也。然宏曠之致。出於虛假。則狹隘拘謹。反覺發於其實。而宏曠之偽。不若拘謹之真矣。勤勉美德也。然有終身之勤。無尺寸之功。者。非所爲而爲之也。內無益身心。外無當事業。與棄日同也。博聞美德也。本無檢身之勤。日事見聞之末。物愈侈者。心彌放。理愈繁者。知益紛。日積月累。塵垢滋深。所謂物者。皆以奉其私意所耽。所謂理者。益以長其私欲所蔽也。此君子所必辨也。天地之間。和氣之充周也。稍有不利。即爲底滯。即爲缺陷。所貴於君子。以其能和也。所惡於小人。以其好爭也。世治則和德被於小人。世亂則爭端起於君子。天生君子。所以止亂也。故崇讓而去爭者。必君子也。世治則多賢。於衆多之中。而常爲人所尊。世亂多不肖。處不肖之中。而不爲人所惡。其道無它。不以人之不足。形己之有餘。不以吾之所短。廢人之所長。不好倡和。而惡參酌也。處人己之間。未有不自私者。未有不多欲者。君子志在安世。不在安身。知一人私欲。可致衆人爭亂。衆人私欲。可致舉世爭亂。故欲平世亂。先自平其心。去私者。視人之善。猶在己。寡欲者。推己所有。以與人。故措世以安。亦藏身以固也。君子有所甚易。有所甚難。其所難者。王公大人。不得而更之也。則人華士。不得而友之也。援而引之。既不可干。推而崇之。亦不樂受。其所易者。授之以祿。無問多寡。委之以事。不擇勞逸。水土之役。執技以從。鄉曲之吏。奉命惟謹也。貧之貨財。老之筋力。君子不以貴人。山人用舟。澤人用車。君子不以強人。寒之葛屨。暑之絺綌。君子不以苦人。此引伸而觸類者也。世雖賤俗之事。可暫而不可常。其可常者。必其可久者也。常者事之理也。久者理之效也。聖賢不以後此之效。決前此之理。故道其常。不道其久。日用之間。當緣則然。有生之類。當爲則爲。以人我同得之心。處人我同然之事。不營心所事外。不求報所事中。道德所在。無不同也。必欲人之同己者。道德未至。而強人以相下也。仁義宅心。無不是也。必欲人之是己者。仁義未充。而求人以無非也。君子論世。惟欲其有道也。論人。惟欲其行道也。有道於世。有進於身。其道一也。行道以人。行道以己。其行一也。處順境者。不喜事之遂意。而喜爲善之易。處逆境者。不憚生之不振。而自守守善之堅。則或順或逆。或窮或達。無非入道之日矣。過者過也。過於本中之道也。天道盈虛消息。人得其理。以爲進退存亡。當進者進。當退者退。當存者存。當亡者亡。夫何過之有哉。乃當進而退。當存而亡。則有之矣。故人之有過。不可不改。雖在遷期。猶當自勉。則它人之過。亦當自省也。爲人

受過。賢士之心。與人同過。賢士之行。與老成之人居。與端誠專一之人居。皆改過之助也。不以一朝之失。戾五常之性。不以五常之性。徇一朝之失。是能改之力也。所過既改。故迹不存。如更是一事矣。人之好之。嘉其既新。忘其前失。如更是一人矣。夫改過者。天心也。天道純陰之時。萬物剝落。冬至子之半。而一陽復矣。自五月之始。至十有一月。其數爲七。而必復矣。天地之心。未有一往還。而不返者。人居其間。晝與日俱馳。夜與月俱逝。無一事不合乎天。賢者爲心。未受暗亡。所以去天不遠。遠止咫尺。負疚萬狀。俄頃不能安者。天心迫于內也。小人善機已絕。如亡國之社。不受天陽。是以愧恥之心。不用以改過。而用以文過。求一事能悔。不可得也。如萬物已腐。不受天地之氣。絕則竟絕矣。又何望其復蘇焉。改過之美。有悔於厥心者。有服於人言者。有創於覆敗者。其爲補救則一。遂過之惡。有不知義理者。有性與人違者。有狂於不義。常懷僥倖者。其爲遂復則一。聖人之言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賢受其福。吉大來也。未有言轉禍爲福者。聖人重改過。謂其能轉禍爲福也。書記秦誓是也。蓋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所改者一事。其美不止一事也。是以聖人取之。天心佑之。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嘉其有改悔之美。無飾非之愆。故隆其譽。以爲揭日月而行也。若夫患難既事。聖人復多。屢爲屢失。亦屢失屢悔。聖人所爲。頻復之屬。亦奚取焉。

成務篇第七

天之告人亦詳矣。知者能知之。賢者能行之。器械宮室舟車之類。觀象於天。大經大法陳焉。觀草木之華實。鳥獸之儔匹。形體之變。而性命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或臞。或肥。火見而清風戒寒。鳥中而農事皆作。將寒則呼婦子室處。將東作。則主伯亞旅。皆出於田。天無時不示人以事。君子無事不受命於天也。此制事之本也。物必有措置之所。措諸其所。聖人不能易也。義者事之所也。事有常有變。而義以爲中常之所宜。聖人用其中。非用其常也。故處常足以應變。變之所宜。聖人從其中。不從其變也。故應變所以守常。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長短。月有死生。惟聖人能循其理。能通其變。循理者仁也。通變者知也。仁知合德。而後能得義之所在也。故義也者。懷然不可犯。猶王者之命也。王者所命。即天命也。命之所在。即爲義。義之所在。亦爲命。若不知安命。即是不安義也。故凡命所不可爲。小人以有害避之。君子以義不安而止也。小星之妾。不敢當夕。命有尊卑。即義有可否。非避害也。賢畏義也。孤竹之君。遠適海濱。義所不安。即命有不受。安之若命。而後能行義也。衛之幸臣。啖以位而不受。義所不可。即命所不有也。衛之嗣君。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命之所大。即義之所重也。合命以定義。而義益明。此制事之用也。義所以法天也。知所以辨義也。知也者。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周流四海。曾不崇朝。小智博物。大觀窮理。理有餘於物也。察通者防微。通識者微義。義有餘於德也。天下之物。燦然而光者。不必內嘆。榮然而耀者。不必外光。智在四德。爲貞於物候。非發榮也。而收斂也。衆人求知於聞見。聖賢求知於義理。故衆人之知。流于妄。聖賢之知。統于仁。以仁統知者。其知大矣。亂天下者。私智小慧也。利尚未形也。鑿空而妄構也。害尚未萌也。深求而苦攻之。多爲之揣摩。多爲之剋必。多爲之防護。多爲之導就。然而無益也。徒迂以歲月。放

爲己甚著。此類是也。事機相觸。森人懷僥倖之心。緩之須臾。則常理自勝。事有天。不可必抑之以從人。事與衆共見。此類是也。事有益於人者。有一人焉。不顧其難而欲爲之。雖成否未定。要不可不分其任。於此猶豫。人皆從善。而已不與。君子所恥也。事有害於人者。有一人焉。憫其爲害而欲去之。雖謀之未善。事或難成。君子處此。更當竭力以相之。極慮以謀之。明其理以定衆志。異其詞以和衆心。於極難成之中。委曲求成。必不可得焉。則已矣。若片言依違。勿論沮衆。樂禍。罪先歸我。而憚勞失時之譴。亦君子所恥也。凡事之初幾。皆利害攸關。衷以禮義。一則定。則明矣。既求其利。又慮其害。是有二心。有二心者。必偏受其害。何也。天下無無端而利害及之者。率由義理有闕。是以嗜欲乘間而入。嗜欲者。害之門也。一心之中。人禽相搏。陰陽相戰。寧靜失其體。取舍捨其神。陵亂之機。必生悖謬。是以偏出於害也。蓋利之爲言。與義爲對。非與害爲對者也。義與利有相搏之勢。故足相勝。害與利有相避之勢。故常至于不勝。義之於利。猶疾病之於錢穀。錢穀所以致疾也。故有必去之疾。害之於利。猶羅網於坦途。凡所以避羅網就坦途者。多方以從事。左右以遷就。展轉卻避。亦安知羅網之所在。故常與相值也。總之。人不知義。則趨利與避害。同一愚且悖也。權衡於衡者也。衡者物之平也。不越一衡之中。移此偏彼。是之謂權。仁義禮智。處事之衡也。視其時所輕重。移易以就之。斯謂行權。若必爲不義之事以行仁。爲不仁之事以行義。是舍衡取權也。權將安附乎。古之行權者。或自損其身。或自貶其名。夫損軀軀名。皆非常之事。以其非常也。是謂反經。反經之謂權。無可奈何。而必出于反經。是謂行權也。夫無可奈何之事。謂其與死亡爲鄰。雖而赴死。不如義以行權。死而無所益。不如行權以爲後圖也。若欲自全其生。而戕賊人之生。可以安。靜無事。而滿謀禍。是則仁害義。不謂行權。故曰。反道行權。亂之招也。降而愈下。人日以知計爲物之權衡。禍福威中。道義盡悖。不明道義。故亦昧于禍福。以百年之禍。易一日之懷。而不自知也。則行權之說。誤之也。嫌疑之害。則致不測者有之。聖人絕嫌杜疑。則不測之害。無由而作。然聖人之所以避小嫌而害大義也。萬物一身也。在己之義。猶在人也。古今一息也。今日之義。猶之古也。所行皆誠而無妄。則于義皆安。而不必嫌矣。禮之可決嫌疑也。疑者決之。非有所嫌而卻避也。避之一言。猶是以禮制心。事之當然。則合禮而已。不煩制伏也。卻千里馬不受。後有薦舉。未嘗忘之。然亦竟不薦也。此人可薦。則不薦者私也。不可薦而不薦。是謂以義勝私。何不忘之足嫌。兄子有疾。十起而安。疑子之疾。終夕不寐。此亦人情。非有私也。覺其有異。反爲私矣。有恩者避而不舉。有怨者置而不治。此乃全乎徇私。非循禮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可以處嫌疑之際矣。以私心待人者。自處不能無私者也。以機心疑人者。自處不能無機者也。君子言必由禮。動必由義。何私之有。何機之有。禮義所在。猶疑其私。猶疑其機。是疑之者之私。非君子之私也。是疑之者之機。非君子之機也。人之立身朴直者。不必更求脂韋。拘謹者。不必更求圓通。由己率常。順事恕施而已矣。先正學問踐履。所當取法也。世俗之論。謂其不必如是。不當如是。聖賢之言。師友之訓。不信。而世俗苟且便私之言。則信之。學問志行。不如古人不恥。而官職之高下。奉身之美惡。智巧之有餘不足。則恥之。士大夫自棄于聖賢者少。因緣披靡。漸遠聖賢者多。所以仰不愧。俯不作。必非與世俗爲低昂者也。故才智以相資而進。志行

以獨立而成。羣居旅遊。可以增益才智。杜門深居。可以砥礪志行。求志行之士。于深居。求才智之士。于旅遊。若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不憂其無人也。君子之用心也。議論不必太深。深一層。即有一層之障礙。是非不必刻入。刻一層。即有一層之顛倒。王允既誅董卓。鄒卓望救。而以疑貳遲之。涼州未安。而先設關東之防。此計之太深而滋蔽也。王安石勘登州婦人獄。遠衆論而貸其死。此刻入取異而滋僻也。子產放游楚義也。吝于子太叔。遂以行義也。未嘗求深于本。事之外也。溫嶠還都。李晨移軍。居虎豹之窟。而用權以濟。未嘗求刻于所事之中也。聖人言行平實。不求異人。蓋以實心行實事。自不能異人也。是則所謂道也。東山之詩。罷兵而歸者也。聖人于平。蓋其道而已。不以初終異致。故即始可以要終。處其下者。敬其終事如始事也。假令周公處此。口惠而實不至。雖零雨慰勞。終不免士卒之怨歎。貌忠而心不別。雖赤烏安閒。不能引問左之憂。動于義不格于私。周公如是。士卒亦如是。始則上下同事。終則上下同德。所以爲過化存神也。

辨惑篇第八

有義利之辨。有理欲之辨。有君子小人之辨。不辨理欲。德則不固。不辨義利。知則未精。不辨君子小人。族類不分。勸戒不明也。春秋襄公伐齊。以開義路。賂無駭以閉利門。蓋義利之間。聖人所最重也。以人事言之。飲之食之義也。身體肥澤。義之利也。君子食飲而已。不求肥澤。小人則不然。飲食與肥澤。皆其所欲。或饕餮以求肥。或節省以求肥。皆爲利而已矣。貧者不以貨財爲禮。雖儉而不爲好利所誤。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雖損所有若錙銖。不得爲好義也。輕施者必好利。以其見施之有利。不見其非義也。屢盟者必速叛。以其見盟之有利。不若棄義之有利也。好利之心。雖有餘之時。常覺不足。展轉滋時。遂爲益虛消息之理所蔽。而真不足矣。以其不知有義。故益虛消息。人之所同。而不足之憂。己之所獨。未及快意。而與俱盡矣。王者措國於長久之地。貽子孫以久遠之業。執曰非義。伯者盡境之德。必歸於己。一節之善。必市於人。有所爲而後然。執曰非利也。君子讀書窮理。措諸天下。則爲事業。事業者。窮理之終事。名位者。事業之緒餘也。小人志在名位。而後爲學。官資廩祿相親。升降顯晦相踰。去義日遠。利源滋深。雖臣子之義。率皆有之矣。自以爲是。而不知陷於惡。利心存焉。爾利之爲物。使人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奪之。所奪之人。必怨之矣。人見其好利。必賤之。賤之。必遠之。見遠於人。亦怨之矣。義者。天下之公。故好義者。人皆好之。利者。衆所同欲。故好利者。人爭利之。利人爲惡。而伺其隙。助入爲惡。而受其利。不必攻戰之慘。而所傷多矣。是以戰國之人。皆以利祿爲實。道義爲名。有言道義。失利祿者。皆以爲虛名。損實事。倒置若此。所以謂之亂世。聖人言義利之辨。以正性命之理。謂天之所命。固有義而已。背性違命。而後趨利。非有生常道也。君子居身於人之所聚。息意於衆之所競。非義利也。安義焉爾。獨標清高之名。以形世之汙沒。亦云利心未盡。猶非義之義也。此義利之辨也。意之初動皆理也。轉念而欲生焉。事之初幾皆理也。稍開而欲附焉。爭其界限在乎幾。辨其去取在乎幾。爭其界限者。出此入彼。其際甚微。如懸壺之事。此進則彼退。此得則彼喪。雖止毫尺。不可假也。辨其去取者。在乎勉強而已矣。甘食悅色。一日之內。強制二三。今日尙覺其難。明日

頗覺其易。常持此心。豈難易亦忘之。直不好而已矣。如冬夏葛絺。陳於前。非時弗服也。君子好脩。必能日進厥功。前之垢汙。今之澆澆也。前之汗浹。今之變潔也。前之激烈。今之和平也。前之迂緩。今之振迅也。如鑿木爲簋。斲木爲舟。負土湮流。土深則水淺。必不並存者也。必不中立者也。旬月以後之去取。猶然旬月以前之去取。非忘棄也。即自滿也。是不能勉強者也。有意動於理。措諸行事。乃放於欲者矣。亦有有意雖未善。以指置不安。機而弗爲。因之返正者有矣。未有意動於欲。措諸行事。能止乎理者也。欲之爲人害也。有搏而相戰者。有勝而相先者。有在外相攻者。有在內相攻者。君子之學。具有平易之理。即可勝一切相搏之欲。具有斂藏之理。即可勝一切相先之欲。具有和粹之理。即可勝一切外境之所困。具有廉貞之理。即可勝一切內嗜之所蔽。聖賢之書。古今之事。時王之法制。良有司之條教。皆平易者也。皆斂藏者也。皆和粹者也。皆廉貞者也。求所以勝一切之欲。無以易此矣。引鏡而自照。見其面不見其背也。以我觀人。而與背無遁形焉。以情觀理。見其是不見其非也。以道觀理。是與非無遁情焉。視天下事猶己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視己事猶天下事。而以天下之公處之。皆公也。公即理也。以私心處己事。以己之私心處天下事。皆私也。私即欲也。己有不見。人無不見。己與人有不見。道無不見。以道觀觀。如登高而俯視也。一念不存理。則欲聞之一息不存理。則欲據之。其本皆理也。指之不當。則爲欲矣。觸而不檢。亦爲欲矣。戰而不勝。亦爲欲矣。因仍而自安。亦爲欲矣。理有反乎勢而相正者。有限于勢而相安者。有直行所見即當者。有委曲遷就後當者。欲則不然。悻然求遂而已矣。此理欲之辨也。君子小人之辨。先自辨其心。若往而辨人。亦自堅其心。使不昧所從也。其處順一也。持身益恭。臨事益敬。謹其所知。不爲無益之知。擇其所行。不爲無益之行。天下皆仰其文明。必君子也。樂其福且難也。樂其難且突也。擊五常之德。以行私。壞兆姓之良。以遂欲。必小人也。其處窮一也。居之以敬恭。承之以靜一。其道常亨者。必君子也。承之以憤懣。居之以挫辱。致怨於人。而不可解者。必小人也。其有能也。人皆喜而道之。欲其道之行也。其未能也。人皆樂告以善。以其輔其不逮。必君子也。值其所能。則矜勝之狀。人不能堪。值其不能。忌疾見于面。隨訕于中。必小人也。非所譽而譽。則畏其害仁。非所毀而毀。則畏其害義。予人以可親。不樂其相附也。予人以可惡。不惡其相背也。必君子也。譽人則恐其不知。毀人則怒其不服。則毀則遷怒而多怨。則譽則未同而色親焉。必小人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善善疾而惡惡緩。不棄人于非類。不導人以非幾。小人持己不嚴。貴人已甚。始則陵人以取是。繼乃勝氣以藏非。君子好言事之常。聞常理見伸而色喜。小人好言事之變。談權變勝正而神怡。君子言人之善。俛焉孜孜。惟恐不及。言人之不善。恨己不能殲。恨其人不信吾言。不能助之改過也。小人言人之善。則持撻小行。以汗大節。附會時味。以疑羣情。其稱道也。苟非親暱。詞雖致美。而意不借來。君子者。禮貌衰而趨然去。侵辱加而忿然起。直而不可撓也。銳而不可觸也。以無所係戀之心。必行其志。以無所撓曲之志。必盡其才。小人則怨尤深。而承以屈伏。殺機動。而將以笑言。深而不可測。柔而不可剛。乘是以陷人。而莫之禦也。強求脩飾。以求豫乎君子之流。此計不遂。明示天下。以人類之憂。使望之者。若磐石之不可觸也。學者於此。何所不容。而必欲辨之。蓋所憂者深。故辨之宜豫也。君子立

心。但求有益於人。不必有益於己。故其發志。無不直達。如木之發雲。蔽日者。其初皆萌生也。小人則不然。苟非有益於己。即不復有益於人。故其發志。無不迂曲。如草之滋蔓。穢塞者。其初皆勾出也。詩曰。有覺斯行。四國順之。直也。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曲也。以孔艱之心。害有覺之行。此義理之憂也。天地之氣。天下之物。凡膠結聚聚者。往往多所蔽障。凡疏通散處者。往往多所匡持。風行水上。自行自止。風過水平。渙然俱釋。何礙容其係戀。何所容其險阻。小人則不然。以其善迎意指。亦欲人迎其意指也。以其好揣隱情。亦慮人之揣摩其情也。閒談指爲譏諷。論理疑爲箴砭。譏諷則不堪。箴砭則不受。忿而疾之。必思所以報矣。有所爲而作之。無所爲而懷之。有所爲則銳敏急疾。無所爲則傾搖懈怠。同利而在己者。取多。同害而在己者。取免。居則安。安自處。動則危。危遣人。不幸共事。常相隨覆敗。且虞傾陷。此人類之憂也。君子循故事。安禮節。不自爲輕重。稽古訓。本天心。君臣上下共由之。羣才不聞其錄用。而無不用矣。小人則不然。非其意之所好。不欲引爲類也。非其情之所安。不欲樹爲義也。非其私之所便。不欲舉爲例也。以此心用智。必多譎詭之智。以此心逞才。必多邪慝之才。雖有君子。率棄棄避之。日夕與謀。皆頤指氣使之流。以此其持國是。無所不亂矣。此世道之憂也。夫操理之直。以從曲。則不可共學。行竝植而心安忍。則不可共事。壞事之定體。以快私。亂天下之是非。而使無所據。則不可共治天下。是以不可不辨也。昔太宗得良弓十數。以示工人。工人皆曰不良。帝問其故。工人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也。小人之心。適類於此。士大夫相見之初。學問人品。未必一覽而知。試微叩之。觀其言詞所及。孰有喜色。孰有慘色。執道其詳。執道其略。或審聽欣躍。或顧望愕然。亦可得其情矣。既得其情。即當置之不論。親疏貴賤。一以常禮待之。所以求免于亂世也。

釋志卷四

聖王篇第九

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載在書傳。所以脩己者敬也。所以治人者明也。敬以傳心。明以立政。二者。君德之大綱也。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者。君德之條目也。易之有乾象。人君也。乾有四德。君亦如之。含育萬物。包羅衆善。君之元也。含澤所及。發榮滋長。君之亨也。成功之日。性命各正。君之利也。有密之中。太和不息。君之貞也。人君以萬物之元爲元。以萬物之亨爲亨。以萬物之利爲利。以萬物之貞爲貞。萬物雖育不害。君之廣大也。萬物會聚備樂。君之亨嘉也。萬物各成其功。君之利益也。萬物各保其太和。君之堅固也。是以德大者福備。美充者施博。其生才也衆。格天也敏。享于鬼神也誠。誅不服也克。及子孫也遠。君德之微驗也。君德所重者。存道心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道心之精一也。蓋以有天下爲樂者。人心也不以有天下爲樂者。道心也。荀卿曰。處一之危。其禁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不知。此善言聖心者也。周公戒無逸。未述三宗勤敬。先言稼穡艱難。既述烈祖成德。終歸於省察民間之怨。蓋不念民力勤勞。雖有先王篤敬。不能止晏安之閒作。不察小人怨。雖有祖宗恭儉。亦無救威怒之妄加。是以更端反覆。落睦詠歌。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人主之心。天下治亂之機也。屏絕私欲。心乎道義。端居深念。清夜自思。

釋志 卷四

四九

釋志 卷四

五〇

必有見生民未安。政事未醇者。君心不忘稼穡勤勞。后妃嬪御。不忘織紉澣濯。一念所動。一事所行。不以自行其意。而所從者。臣民所共也。不覺拂己之欲。而所愛者。臣民所拂也。不惡觸己之怒。而所怒者。臣民所共惡也。不樂從己之欲。而所樂者。去乎臣民所共惡也。人君之尊。秦漢者失于所恃。秦漢者失于所蔽。秦漢者不知其泥。秦漢者不知其窒。秦漢者不知其極。是故冕璪肅其體。幣和平其心。滋味實其志。圭璫靜其氣。七鬯重其守。環珮節其動。外屏不欲見外也。旋轡不欲見內也。蓋服食器用。而動靜存焉。不待言也。誦詩。侍臣進諫也。又且時日有戒。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殺食菜羹。是也。居止有戒。亡國之社。以爲門屏。是也。入廟門有戒。我有嘉賓。亦不夷憚。殷士所敘。灌將于京。是也。以敬有位者自戒。三風十愆。申飭于卿士。匡錫於黜廢。是也。以告遠人者自戒。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是也。孝子慈孫之誅。毀有戒。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君臣朝會。所奏之樂。有戒。文王之詩。其言天人之際。興亡之理。是也。所居都邑。有戒。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是也。成王訪落之章。康王御門之詩。見于詩書。蓋以先王堂構未成。盛衰未安。非後君逸樂之時。故嗣服之日。有深長思也。天下雖定。禮樂未興。其事未艾也。漸民以仁義。未至浹洽而深入。其事未艾也。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耿光大業。繼統在茲。未能宜揚聖業。其事未艾也。故易之爲書。以未濟終焉。天道惟其未濟。是以復生。天生地造。萬古無盡。人主存未濟之心。是以卜年卜世。餘澤未可量也。此無它。皆所以全道心也。日言堯舜之道。而不進人主。以存道心。是舍本言末也。爲君之道。取天下至正之理。爲師。而赴以必爲之志。故能不惑流俗。比德古人。何言乎至正之理。仁義禮智是也。仁民愛物皆仁也。禁暴誅亂皆義也。恭儉莊敬皆禮也。體物類情皆知也。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深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未有不本此者也。得其一端之謂賢。時出不窮之謂聖。彼功利淺說。權變詭謀。刑名慘酷。異端小道。不合聖人法言。先王彝訓。皆宜屏絕。君能謹此。則師法有定矣。何言乎必爲之志也。志在居身以正。則凡去淫溺。罷倡優。省游畋。交萬物有道。奉養有節。不勉強而克爲矣。志在內外皆得其正。則凡貴夫人。愛孺子。乘閒進熟。行其險。駭私謁者。必不能遂。親屬恩澤。必不使與聞朝政。不以便辟充耳目之官。不以嬖倖士疾莊士矣。志在百官無不正。則必任賢使能。虛衷以受益。燕處之時。選端人正士居其側。傳聞者資善。方正者司過。成就一世人材。以備無窮之用。儉倭不屏自遠矣。志在萬民無不正。則平刑罰。省繇役。薄賦斂。務使德厚吏良。人樂其生。無犯法之事矣。志在古聖爲法。則知天下之道。散寄衆事。亦散寄衆人。合天下之善。而道始全。盡天下之心。而善可合於心也。得大賢而用之。然後盡天地萬物之道。治天地萬物之事矣。君能行此。則志趣有定矣。然而衆正之本。尤在君德。人君者。天下所共承事也。日不乏於視。有爲之政所視者。耳不乏於聽。有爲之給所聽者。口不勞於言。有爲之宣所言者。動不自爲功。有爲之奏其功者。心不煩於慮。有爲之極所慮者。以其備四海之奉。而承事者衆也。由誰推之。喜不自賞。有爲之賞者。怨不自誅。有爲之誅者。嗜不自淫。有爲之淫者。欲不自恣。有爲之恣者。過不自積。有爲之積者。怨不自排。有爲之排者。以其處無上之勢。而導諛者衆也。由前之承事則可悅。由後之導諛則可危。以爲小物而忽之。即此忽易之心。養成太敵。謂控持在我。而輕發之。豈知事機一發。即非我所控持也。是以

釋志 卷四

五一

聖王之心。一切出於誠敬。祖宗顯赫。不弛于中。身心潔清。嗜欲不亂。精神凝聚。終始如一。自正其性。然後能正天下之性。書曰。若有恆性。克終厥德。惟后。此之謂也。又莫尚乎昭明。賞善罰惡。與衆共之。莫敢冒功。匪罪矣。開誠布公。由乎正直。莫敢欺慢。親視矣。宜昭明著。使人易知。勿示之以難測。莫敢譏侮。比周矣。匹夫爲善。而知人君之志同也。貴大臣藏惡。而知刑辟之不可貸也。不以無益觀游。坊有用歲月。不以無益玩好。賸清廟明堂之用器。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嘗以非物。則邪惡之人。伐性之事。無由至其側矣。上不以滋味爲悅。下不以貢獻爲功。不至梯山架壑。采取供御之物。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不遂其生矣。道德爲麗。慈仁爲美。宮庭奇巧。輕纖之具。不市于州郡。非服食器用。不受象貨所貢。遠人方物。用以班賜臣工。示不私諸己。亦不使身之所須。因有餘以生侈肆矣。加以金丹不御。佛老不奉。祥瑞不賀。工築不勦。孽儒不收。大號不盈。內降不下。疏幸臣而絕旨酒。遠南威而盟彊盜。則仁如堯禹。詩若松喬矣。鹿鳴四牡。至誠益于中。嘉好接于外。所以人心感動。音旨和平。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人主以上哲之資。日與賢臣圖事。虛心詢訪。以求義理之中。無以辯論馳騁。上下古今。展意顯事。謂羣臣莫及。稽古之儒。方正之士。亦自信所學。輔翼其上。上下之間。有恭敬以將之。有物采以酬之。則合乎鹿鳴之三矣。以民俗善惡。觀政治得失。民之時雍。君之協和也。以君身嗜好。度民間情欲。君之歡豫。民之歡笑也。不立法求治。所以使天下治。辨者。賞善罰惡之典明也。不飾智防奸。所以使天下淳樸者。黜浮去僞之旨明也。不更化變俗。所以使四方回心嚮道者。致公崇正之令明也。力役繁多。恩詔恤之。不若能作休之。冰執方空。數吹輪絮。禁天下不服。不若禁三服官不作。朝廷之上。更無餘事。與天下臣民。相忘于太和。相喻于教化。所謂吏人奉法。百姓還淳。皆不以文具悅目。虛美肅心。天下之善。皆象人君之善。則天下之福。莫非君身之福。而令乎天保之旨矣。昔之人君。其心一放。百慮皆作。嗜欲多則擾亂。奉養濃則昏濁。志意放則卑暗。三者存于心。求政潔清。不可得也。喜輕則易昏。怒輕則無威。言輕則多失。動輕則多阻。四者見于躬。求政凝重。不可得也。好詢訪爲名。則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矣。好益下爲名。則吾儕小人。輟養勞勞。吏矣。好服遠爲名。則東顧北女。來獻其琛矣。好關地爲名。則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爲賀表矣。忠節內喪。華美外耀。至于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盜賊不白。流亡不上矣。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推而廣之。則小雅盡廢。天下亂矣。夫君德不純。理欲之界未清也。一念之頃。公私邪正皆具。則一廷之上。君子小人並存。一令之行。利害得失相紛。民未受得之利。先受失之害。未食君子之福。先被小人之禍。此由德不一也。人君親賢勸政之外。不宜多所嗜好。有一事嗜好。即有一事恩倖。多一人恩倖。即多一人毀譽。主不好方士。則文成五利不得進。不好馬。則章樂提解斯正不得近。不好雜技。則四方不進趨勇。不好宴樂。則偃子倡人。不與朝會。不好俳優。則舞魁醜言。無由巧詆賢相矣。不好微行。則鳥集難選自遠。輕車小童之名。不傳於四方矣。元帝墮銅丸。擲鼓聲中。殿鼓之節。而定陶王亦能之。繼以是易太子。賴史丹以免。太子之危也。元帝墮丸之技。有以致之也。楊德入直。忽被召至禁中。真宗示文一篋曰。卿謹朕手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嘗臣下代作也。僞皇恐不知所對而退。蓋

入欽若之譜也。真宗攻文。與下相競。有以致之也。徽宗諱書。梁師成。命處殿中。卿書號令。皆在其所。師成擇善書吏。習微帝書。繼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之矯僞。徽宗善書。天下傳習。有以致之也。徽宗遣黃質詣三吳。訪書畫奇巧。蔡京與質游。不合進夜。畫屏障扇帶。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由是人相京之因緣以進。徽宗書畫奇巧之好。有以致之也。此無他。德不一也。文中子曰。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違也。此君道之要也。

聖學篇第十

說命之篇。君學備矣。其言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蓋謙以受人。則賢士樂進。勤以勵己。則清明在躬。作聰明。亂舊章。非所謂遜志。有所爲。則作之。無所爲。則輟之。非所謂時敏也。又曰。惟黜學半。帝王無設教之事。而盡倫盡制。所以教人也。總政制刑。亦所以教人也。親君子。遠小人。亦所以教人也。教人者。所以自學也。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蓋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之義。無不中正純粹。得其一端。即有一端之益。得其全體。即有全體之益。惟涉獵強解。遺忘。則無益也。故所重在有獲。祖宗成法。皆爾時君臣。原始要終。而斟酌之本。無不善。但服習久而怠玩生。文具雖存。惜意盡失。爲子孫者。信之深。而守之固。於以究其說。詳其節。次決其疑。似振其廢弛。故期之以無愆。此帝王之學也。人君之學。以養德爲先。施政次之。人主之德。其端有四。合宏寬大。物莫不有。謂之仁。剛果斷決。事莫不裁。謂之義。恭謹齊肅。用無不和。謂之禮。詳審精確。道無不極。謂之智。凡書傳所載。公卿所陳。天下臣民所仰望。深居所以宅心。講筵所以勸學。與大小臣工商權衡。勉勵。至於史官所贊。臣下所稱。所云放勳重華。聖神文武者。亦不越四德而底於至也。四德之本。皆在視學。賈誼之書。所稱四學是也。其言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親有序。而恩相及。凡入主親親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而民不誣。凡入主長長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謂凡人主用人之事。皆在其中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險。謂凡人主爵以取貴。祿以取富。大賢取小賢之事。皆在其中矣。又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問其不則。而匡其不及。說四學其目。而太學其所也。師傳之官。講明四事。使人主盡之所爲。復復從而思之。坐以待旦。期以必行。有所未至。師傳又從而匡之。則嗜欲之心。非僻之事。所漸消亦多矣。禮錯之說。亦有四焉。其言曰。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其說要使人主益尊。天下益恭。屏營惕息。以奔走從事。未嘗不善也。然人君不以愛人爲心。必使畏而服之。則與仁道反矣。聽言受事。不求其宜。但使不敢欺蔽。則舉措不必合義矣。不敦典庸禮。致時雍之化。但以安利爲悅。是上下之維持。不以禮矣。不能使人自盡其忠孝。而勉強以從上。險薄詐僞。相同日進。趨走承順。而廢不測之心。前有亂賊。而主不知。不可言智矣。誼本四德爲學。錯反四德爲學。古今之論。所以取誼不取錯也。蓋德者。善之既成也。善者。德之所宗也。人君德盛。則求治之心。專一不貳。故樂於爲善。爲善既多。則因事有言。莫不誠德而出。故善言亦多。善言既多。則四海之內。莫不稱述讚歎。而感化者亦多。感化既多。又何

必畏之後服。刑之後威。勅之以利。以求其悅。課之以行。而求其備。此不辨於其政。辨於其學也。四學之外。又當慎其所近。謹其所習。人主視天下之人。無足敬者。其心必放。更不可言。敬天勤民矣。視天下尤物。無不欲致諸前。其志必狃近小。不圖遠大矣。他若官宦。官宦不能皆知聖賢之書。必選擇而後近。俾非僻之言。邪媚之態。不得狎進。以爲好學之累。他若服食器用。雖無常於學問。皆近質朴。屏巧麗。不以日新之。既好賤禮度之服用。則遠近大小。莫敢道以非禮。皆以非物。亦君德之助也。成王初嗣天位。周召恐其處位兆之上。居逸樂之中。不能檢束其心。而放於淫欲。故諄諄以夏商歷年爲戒。至于三年喪畢。猶然思慕未平。則其德純矣。始見廟。作詩以道延訪之意。思述先王盛德。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諸祖考。而不專其名。後王取此詩。以爲廟見樂歌。而世世取法焉。後世經筵之典。是其遺意。其事甚重矣。然而講筵之義。大抵尊君卑臣。非復先代之舊。大臣在前。史官在側。人主一言一動。皆有繩束。不能優游悅豫。樂親帷幄。故楊守陳請。開經筵。御午朝。一日之間。居文華殿時多。處乾清宮時少。俾賢才常接耳目。視聽不偏左右。王鑒諸于便殿側。依仁宗宏文閣故事。選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或即以日講之臣。兼宏文之職。時御經筵。以昭國家盛典。日造宏文。以崇聖學實功。其說皆可常行也。惟本言之。人生之學。正心爲要。一心之微。衆欲攻之。苟非學以定志。何以卓然自立。不爲搖動。雖天資盛美。猶必戒常情所忽。學日進而德日富。不可謂聖智之資。無事警省也。聖賢平淡之悟。實理之用。日陳于前。不可使旁側之人。誘之以利。利。以見神。誤之以邪說。溺之以小道。雜乎稗官野史。浮屠老子之學。以無益聽聞。妨有用歲月也。又必使知吾身所爲。即古今成敗之迹。所由見端。非夫歲月所習爲一學。日用所行。又爲一學也。聖賢論學。言理必言欲。言治必言亂。言成必言敗。言是必言非。言精必言粗。言義必言利。以相對待。以相映發。以相砥礪。如父師之教。端莊和悅。皆不可廢也。後世喜稱吉祥。惡聞凶惡。是以言論之間。常去其半。以就流俗所忌。朝廷之上。遂有進諱。輟國風之論。于是一篇之簡。可刪略者居半。故學問有勸而無懲。有喜而無畏。有嗜好而無愧傷。是以人君之學。不可辟諱。因咎。削去規箴也。爲講官者。必取志行端方。威儀嚴重。學識淵源。議論純正。廉退寡欲。表儀朝士者。然後爲之。不可兼以它職。使用心不專。誠意不屬。有納諫之名。無啓沃之實。講筵之上。不可攻訐朝士。樹植黨與。使人主薄其言。因以鄙其人。因以慢其職也。夫帝王之學。不越里塾之書。格天之業。亦在章句之內。但當習之有法。用之有恆。不墮文字之名。不啓怠惰之端。不以淺近妨深遠。不以有限失無窮。則夫高宗成王。豈遠乎哉。

釋志卷五

至治篇第十一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相尋。而天下之生未已。所以生者道也。故爲治必辨道。道不純備。雖小有善政。不能宏益斯人也。六經經世之書也。唐虞以前。上以開物。下以資始。天地初立。而道行乎其間。易之性也。唐虞以後。迄于三代。乃漸備其法。人皆貪利。謹權審量。所以止其貪也。人皆好亂。立經陳紀。所以正其亂也。人皆徇私。禁暴戢亂。所以制其私也。有貪賦之等。有刑賞之制。有天子之紀。有君臣之儀。有傳心之學。有定亂之功。書之性也。人情之正。風俗之敦。扶而進之。訓而迪之。人情之辟。風俗之偷。革而正之。悼而懼之。使人憂深思遠。不害其和樂生。備物不失其正。詩之性也。王道既微。諸侯惡其害己。削去典籍。無以知治亂之由。文質之中。制度之宜。義禮之公。曆數不合。天時不測。人事不修。聖人因周禮在魯。可以該天下得失。故即其行事。正以大法。春秋之性也。易始乎三皇。書斷自二帝。詩舉西周之典。爲多春秋東遷以後。禮樂之性。貫乎歷代。如土寄王于四時。故曰。爲治者。不可不先定道術。道術既定。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也。秦漢以來。節族乖方。人情傲誕。乃爲律令以防之。律令之文。能治條教所及。不能治條教所不及。蓋任勢而已矣。任勢之敝。民有遁心。下情離叛。而上亦無以自安矣。夫一治一亂。天地時也。撥亂世。反諸正。聖賢力也。天生人物。共此水土之澤。嗜欲之情。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恩。道德功名義

論行事之迹。無不同也。而或以養人。或以害人。蓋由主持世教者。代有不同。故所生人物。亦不同也。凡水土之滋養不寧者。嗜欲之強暴不順者。倫常之廢戾。學術之偏蔽者。皆亂君所使也。水土則演為民用。嗜欲則各止其所。倫常則雍程。學術則直方。皆聖君所使也。聖人于人物。如其性斯得其用。暴君于人物。反其性斯喪其用。六經者。復性之書也。其義道也。以聖人為則。其制法也。以衆人為心。于聖人見道之極。于衆人見道之同。衆人之所同。即天心也。治法盡是矣。舍此求治。必泰漢以下。任勢之為。不久而遂敗。似治而實亂也。故不足道也。聖王治天下。物無不得其平者。平者。治之至也。人皆有自然之資。隆不可復有意為。資隆也。有自然之權衡。不可復自我為權衡也。資隆已定矣。或削之使夷。或附之使登。其為不平更甚。權衡有常矣。更行抗之使舉。抑之使墜。其為不平尤多。山自高也。淵自深也。總謂地之平。天子諸侯大夫。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總謂秦階之平。不平者。地之坎窞也。水之湍激也。天下之危途也。彼民也。衣食豐足。室家完安。無饑寒流冗之憂。無劫奪盜賊之患。無刑辟死亡之悲。心之所安。足以達其性。體之所資。足以給其生。則治平之樂歸焉。其或徵發期會。舉權括取之令。不絕于朝。檢括田園。遺賦之車。不絕于道。路旁斷土。極其狼戾。賞賈賜予。窮其屑越。加以地力既盡。水旱不時。穀人不于晝。絲人不于夜。則不平之成。生焉。夫與學命官。懸法布令。九譯順軌。四靈來格。此治平之文也。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仰事俯育。勿失其時。草木蕃而禽魚多。此治平之實也。從事于文者。利害不相恤也。緩急不相應也。用捨克之吏。以竭民力。買傷心之怨。以廢民生。一君之身。所以自奉。天下不能堪也。億兆之心。所以自私。人主亦不能堪也。從事于實者。時金玉而愛善人。屏姦惡而親正士。聚民所欲。如居千石之官。去民所惡。如去七年之病。一身之中。筋骸毛脈。精氣莫不流通。既流通矣。各如其所當受。無偏輕重焉。無偏貴賤焉。蓋在民者。欲其用足。用足則情志泰。而樂治之心生。在上者。欲其事簡。事簡則謀慮周。而濟治之務成。古之聖王。以一人經畫。散為九州分。各得其程。而無軒輊。合九州分。為一人治功。各歸其分。而無盈縮。所以謂至平也。然其本則在君身。凡養民之法。適以害民。乃乘人主懈怠之心。而後為害也。擊奸之令。即以惠奸。乃探人主不誠之心。而滋其欺也。聖王為治。使天下皆聚者。精神先自聚也。使天下皆信者。肝膽先自信也。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見于所聚也。飛潛動植之物。各依其類。依于所信也。禽之伏。蟲之祝。類聚此精誠。以達彼精誠也。處臺榭。欲安棟宇。食膏粱。欲無饑寒。願簪御。欲有室家。信己肝膽。以及人肝膽也。精誠之聚。仁也。肝膽之信。誠也。仁且誠者。致治之本也。天有三辰綱紀。星也。君之刑賞。猶天之三辰也。國家之患。往往以不急之務。損其實力。至于慶賞刑威。所以親下而衛上者。反視為故事。使有司輕重其間。失策之甚者也。先王立法。禮以維之。義以閑之。而後刑賞之施。皆從此出。蓋天生是物。必使為人用。既為人用。必有法以御之。金鐵之堅。可融液而柔之。使成器也。牛馬之悍。可服而乘之。使任重致遠也。刑賞者。治世之規。治術之金也。治平之世。家宰班爵。命官擊奸。懲遠舉賢。良司敗論刑辟。直陳禮義。無所回互。其用甚直。如矢之急疾而能貫也。曾濁代之。其所是非。未嘗不傳于禮義。或得諸賈路。或得諸諸託。或託諸權勢。或得諸私謁。或得諸報恩怨。其用甚曲。加以石壓草。而札苗于其棘也。夫以薄民試執法。以

邪吏治薄民。相觀以術。相劫以威。何馴習之有焉。譬嚴治術。雖具而施之失宜。不周事之用。則成器設利者鮮也。且法行則人從法。法壞則人從人。師之初出。坎變為兌。坎者法也。變而為澤。有衆散之象焉。有川壅之象焉。是失法從人也。故以行師必敗績。以治人必生亂。即所謂王者之法。譬諸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法之平者。人不見其慈苦。然人之畏之。若絕淵之無游魚。法不平者。人不勝其酷烈。然敢于犯法。狎而叛焉。其故何也。法網日繁。果桃李茹之饋。積以成贖。何其難避也。未幾而赦令已下。一經閭澤。即為平人。又何其易避也。夫法不盡一。則國是不定。法可解免。則民聽不一。故治天下者。不可科條既設。復聽人自理。不可奏當已成。復別開二門。匡衡曰。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姦邪不為哀止。皆以法從人之敝。始之難避。賢者喪氣。終之易通。不肖得志也。古所云勸懲者。非以人情皆慕賞。而誘之使勸。皆惡刑。而懼之使懲也。誘之懼之。出于其情。不能動乎其性。必有干賞而逃刑者。因有竊賞而鬻刑者。不肖之心更熾。不肖之行益多。苟有以動乎其性。使勸不以得賞。好善之性。自喜于為善。威不以避刑。惡惡之性。自恥于為惡。可以懸法不施。而世自治矣。且人有賢否。則法有重輕。以賢者用法。則法重。以不賢用法。則法輕。不賢之人。盡以私行。故法不能傳。是上輕也。雖有賢者。不能于法律之外。自行一事。僅能守法。不足大慰天下之心。故法亦輕也。其在上也。不賢者不肖行私。常借法以行私。賢者不敢自謂無私。專出于守法。以白其無私。其在下也。不賢之人。不問何法。皆能快所惡。而恣所欲。獨賢者不然。法善則僅免于害。法敝則偏受其酷。然則法固甚便于不賢。甚不便于賢。此法所以輕也。刑賞之外。又當明好惡以示民。好惡者。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刑賞所以明法也。好惡之則。是與人為善也。聖人改過也。且禁于未然之謂豫。豫其能改之謂忠。蓋以人從道。不以道乘人也。懸得絀以求直言。言未必至。好善之心。遂于天下四海之內。皆輕千里而來告。嚴刑峻制。以懲好惡。好未必遠。聲言笑貌之間。稍不假借。其人已知難而退矣。口雖未言。聲雖已疾。令雖未出。化洽若神。故曰。同乎刑賞。而其實不同也。然用法之道。君子小人。不必概施也。彼君子者。不貴于賞。而貴有禮。不在于刑。而在勵其心。彼小人者。非重賞無以誘善。非嚴刑無以止惡。若概施不殊。則兩無當也。天下之勢。有輕與重。極輕之勢。非極重無以奪之。極重之勢。非極輕無以矯之。人君操以御世者。有美惡厚薄。勸勞逸樂之不同。有反經任勢。而得事理之中者。所以挽私重之勢也。凡不敬口上無等之事。在乎比周。厥黨。積漸陵夷。恬不知怪者甚多。風俗之壞。因俗吏不知輕重。倒置案牘者亦多。民間陵夷于下。俗吏倒持于上。奸人起醜正之心。愚魯之民。幾何不怙亂也。又有甚焉者。政之得失多端。皆可隨事補救。惟大綱一壞。則無事可為。蓋得失之繁。無不因大綱既壞而生。而隨事得失。往往歸罪浸漬。而發于大綱所壞之處。如元氣虛而病生。百脈之病。皆象元氣之弱。故唐有河朔。百事皆礙于藩鎮。宋有新舊兩法。衆難皆作于水火也。夫以民俗惡逆。視兩造不簡。兩造其小者。則以敗壞紀綱。視則會不逮。則會其小者。則以大吏府奸。視小吏鬻獄。鬻獄其小者。則天下之患。在乎解弛大綱。而視責微細。夫大綱所在。豈無故而弛哉。必有所由以弛者。此不可令人主知也。故曰。有所按劾。以覆大綱。解弛之失。而隨責益嚴。綱維益壞。風俗彌腐。中情彌怯。且按劾非人。則不肖之流。得引賢者為伯。以亂其名。

知名不可程。則力取其名。以亂其實。而名實俱亂矣。人情至此。犯法者衆。爲人主者。雖與三公九卿。聽諸棘木之下。不能不有所縱舍。其縱舍也。以爲寧取大而舍小。勿急小而遺大。無如大焉者。力足自拔。小焉者。勢窮莫告。曾不旋踵。大者免。而小者誅矣。所以小吏被劾。皇恐待罪。大吏章下。遽巡求解。遲久不決。以待事會之轉移。豈可謂有綱維邪。豈可謂有風裁邪。視一壺之冰。知天下皆寒也。觀一事之失。知百度皆廢也。是以奸宄生心。細人弄法。悖逆之子。封殖而倚父兄。假塞之賊。執手而親主伯。桀黠之胥。破檻車而不敢死。貪汙之吏。纓篋輿而求生。要皆人粟。可以焚丹書。出貨可以卜雞竿。車馬道路之間。相習而不怪。通都大邑之中。大言而無忤。皆上下相安。恬不知畏之故也。不獨此也。一介之士。幸而通籍。即欲于旦夕之間。圖取公卿。而棄其舊學。以邀世資。鄉曲之秀。甫入庠序。不以爲居業之地。而比黨以邀公事。農工商賈。賁入稍饒。更欲遷其世業。係籍寺署。兼收乾沒之利。府史胥徒。疾士大夫如仇。思有以窒其隙。而置其瑕。威廢臣庸。倦於役使。皆欲跳軋遠迹。自爲一家之主。辛苦力作之人。莫不思華服美食。豐屋重騎。而厭其治生之艱難。未嘗頃刻。無探丸輻耕之志也。一人爲吏。子弟故舊。人人皆有啜汁之心。何謂之資。車轍馬跡。徧乎四海。大吏所過。驛馬車疊。驛互數百里。旅次爲之充塞。商賈無所容棲。不知所載何物也。請求之姦。古云暮夜將之。舉袖欲有所呈者。昭然指以爲名。而賦諸郡國。不知所輸何處也。侵盜官物。古所云死法也。奸黠相語曰。但能使盜盈千百。則事雖發露。可以不死。何也。爲有司者懼。一朝決斷。則主名無人。所負無從出。故留以爲質。不知所擬取價者何人也。一入仕籍。歌童舞女之說。日陳于前。后服帝飾。賤若敗絮矣。倡優角觝。莫不極華侈。窮壯麗。東海紫紱。南方火浣。習若繻袍矣。妖姬豔嬰。列屋而閒居。縹緲嫵媚之境。掉約阿閣之中。砥室翠翅。閨房蓮宇。莫不朝成夕費。務以相競矣。誠一飯之費。可活饑人數十。籍一家之財。可餉戰士千萬。後生小儒。若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爲有德快意否耳。雖有四放之罰。猶不畏也。億非或輕或重。加以權稱。于成法之外。有所取舍。矧曰。其有能砥礪哉。然所謂輕重者。易置其人而已矣。未可議及法也。法令在理官。猶經術在鄉校。人材不振。非經術之過。姦利雖多。非法令之疵。所當斥去者。亂法之人也。夫聖人者。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者也。不去亂法之人。惟求盡善之法。雖濫宜爲君。不能陳紀綱。雖王猛爲政。不能謹無良。故人不善。法無不善。人可更。法不可更也。先王立法。但舉大綱。而損益存乎其人。法令有限。而治理無窮者。以人行法。不以法窒人也。以人行法。雖偶有未善。害之所至。與其入爲終始。法之本善者。固自若也。後世以不擇之人。用有定之法。常以私意軼法之外。朝廷之上。遂多爲之法。以防于未然。欲使天下不肖苟且之行。盡在吾法所及。而莫能遁。夫先事之揣摩。既未必盡乎人之機智。而以防姦爲心。科條亦不出于中和。夫如是。淹漏轉多。而法果不善矣。害之所至。乃以其法爲終始。不翅以人爲終始矣。是以一時救弊。而貽患無窮也。故曰。人可更。法不可更也。且變法之事。亦難言矣。先王所謂善政。不過少取民財。重視民生。使失養之人。有所依歸而已矣。府庫有時盈虛。則以節儉勝之。兼使天下務本立農。粟不屑穗。財不耗數。綱紀有時陵替。則以敬慎持之。兼使天下修明禮制。貴賤有等。名分不亂。習俗有時偏重。則以張弛相之。兼使天下鼓舞振作。志氣一新。風尚不轉。循是而往。可以數百年無

弊。不幸而至于弊。乃所行不如古。非先王所遺之法。一旦不可行也。如是而欲變之。先觀人主之心。心純全者。政亦純全。心偏駁者。政亦偏駁。心懈弛者。政亦懈弛。心繆戾者。政亦繆戾。故觀其政。知其心。聞其樂。知其德也。其次則在乎大臣之學術。爲大臣者。學識純正。事務明達。操持堅定。才調精敏。與天下同其所是。則用天下之智。而不自用其是。與天下異其所是。則反復究其不同之端。而不曉百姓以從己之是不。以我之義理。從人之私欲。不以我之私欲。亂人之義理。觀民者。所以觀己也。省己者。所以察民也。如精神不貫。學術不純。凡所造端。莫不滲瀝。徒使威福借于叢神。貨利別有藪藪。怨謗盈于郊野。禍幾發于忽微。以爲民實煩梗。不足與謀度外之功。而不思發端原委也。成法一棄。人自爲心。各以智計相禦。無復綱紀。何有上下。如乘敵舟浮江湖。離其故處。未臻彼岸。此時暫遇風波。不知何以自託也。古人之立法也。除惡者。既去異類。猶必謹其界限。分別立國者。既作綱紀。猶必施以修飾愛護。制器者。既成模範。猶必加以采色文章。若此者何也。所謂法外意也。法外之意。不盡在法之中。倉卒變法。未得其意。疏竊之思。以次而作行之未久。害且倍于前矣。更用新法。恐益紕繆。即欲循其舊章。而反復多端。如元祐紹聖。終不得指歸。徒爲小人攻擊君子之蹂躪耳。然以人用法。非故爲嚴酷也。適獲其分而已矣。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賢者之分也。禁伏凶人。使不檢其惡。不肖之分也。使賢者泰然無事。不肖者常若嚴刑自側。則法不亂矣。使賢與不賢。皆無所恃。以不恐。則法必亂矣。天道福善禍淫。或有未測。人主以賞罰資養焉。則法不亂矣。賞罰失正。以禍福俟諸天道。則法必亂矣。此何可不知治體也。爲治必有定體。因天之道。用人之性。理有定質。物有定位。先後有定序。煩簡有定宜。措置有定勢。本末有定務。此爲治之體也。天之于物。各與以性命。即各賦以至理。先王順四時布令。因物理敷教。未嘗意決其間。因天之理也。因物之理也。參以己意。則物理不完。多所間隔。治天下者。誠知物理本然。則輔掖引導。匡正矯拂。總以歸于所固然也。此因天之道也。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以其反觀也。反觀吾身。四德備焉。即知人之爲性。莫不好善。聖王不止愛民。又使得其天性。而有降祥之吉。暴君不止虐民。又使反其天性。而有罹罪之凶。此用人之性也。皇極之理。居數之中。故治天下。莫尚于中和。氣化不齊。裁而劑之。勿使偏贏。形質有限。輔而翼之。勿使常絀。分四時。畫九州。序百官。所以裁氣化之過也。用天時。因地利。厚人倫。所以輔形質之不及也。此理之定質也。使小賢佐大賢。不使大賢佐小賢。蓋小賢不能無欲。而大賢必無欲。使無欲者主持是非。則所主無私。使有欲者奮其才智。則所爲必效。才智既效。而君受其成。人得所欲。其成無欲之治也。所減于君身者。亦不足給天下。而欲減之心。有一事之損。所益不止一事。有一物之省。所益不止一物。王者竭心思。養天下。天下勤職業。奉王者。此物之定位也。欲立法度。先正人心。欲明號令。先慎起居。欲用刑辟。先崇教化。欲撥亂與治。先使一綱舉而萬目張。故正其本者。雖若迂緩。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實難爲功。此先後之序也。郡縣長吏。治告訢。詰盜賊。勸課農桑。平均徭役。雖有精察監司。不可攝也。有京尹畿令。伺姦勦惡。則死傷橫道。宰相不必問。有治獄令史。搜粟都尉。各舉其職。問之三公。不知不爲瞞官也。等而上之。魏明帝欲案事。尚書陳矯不從。孫資署小吏校事。陸遜不欲。唐玄宗欲自察郎吏。姚崇止之。宋神宗以吏兼商賈。舉朝爭之。等而

上之哲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煩簡之宜也。紀綱法度，必爲數百年之基。其自處也，動必由義，居必由禮，不以私智偏見，取必于下，不以小智小惠，掩私己之情。市利物之美，其論官也，有德者貴，無德者賤，不假借權倖，不用越名器。其取民也，不奪其耕稼，利其貨賂，苛以文法，以破其糴聚，其化俗也，不以輕纖奇巧之物，先耕作絺紵之器，不以輕詭傾覆，壞敦朴豈弟之良心。其詰奸也，振衰剔弊，使頑固革心，體陳畏法，雖反經任勢，而得事理之中。其服遠也，修明政治，使順從者安寧，叛去者危殆。至于六軍屯戍，三年震用，人不可以爲勞也。其立法也，不以一事是非，傷教化大綱。故功有所不可賞，刑有所不必用。寧族縶以自蔽，勿縱小吏爲耳目。總以愛惜防護，與衆共在此大綱也。故曰：去民所爭，奚獄之聽？兵革不陳，奚鼓之鳴？此措置之定勢也。君者民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京邑四方之本也。詩書禮樂，五常之本也。創業垂統，孫子百世之本也。器有關鍵，繩有樞紐，得其要而執之，舉一可以望萬，扼其幾而制之，卽近可以防遠，樞要所在，境尺寸則中絕，輕重相衡，加錙兩則衡決，彼刀鋸日敝，奸宄愈多，不能去爲惡之原也。古之聖王，求其本原而治之，尊卑之禮，日在人心，雖有大惡不敢動也。道義之事，日在天下，雖有隱微幽獨，不敢欺也。至于進退誅賞，乃成功之終事爾。此本末之定務也。此知治體者也。若夫仁卽恩也，義卽威也。聖王在上，言仁義而已，不言恩威。舍仁言恩，民有不得其平者矣。舍義言威，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經常之理，所以遠害，增一誰何，卽撤一藩衛。闔者捷徑，卽竊者周道。以設險爲未足，重之以銷兵，患卽在銷兵之中，以懲惡爲未盡，加之以調察，禍卽起調察之吏。變風俗者，不變其樞紐，而變其頹靡，則矜敵之害作。正法度者，不正其紀綱，而正其緒餘，則幻詭之智生。格沮罪重，謬誤過輕，則朝廷之法，不可勝易。平反有譴，羅織無過，則民間之罪，不可勝誅。一大臣進而法一變，一大臣去而法一變，黜陟必有攻讐，更張動輒歲時，則立國元氣傷矣。國多商賈，紅朽之積必薄，士多聲名，宏濟之業必卑。當其所重，不重者必輕。當其所急，不急者必緩。必有一時偏重，喪終古所常重者矣。必有一時偏急，喪終古所常急者矣。黷文具而無實事，事完備，字字虛假，天下澆潰，而詔書所下，計簿所上，猶以爲至治之世。文具之害也。國勢未至陵夷，而陵夷之理已具，不能安靜敬慎，以待氣運之復，而朝廷動之于上，郡縣動之于下，必有力盡而斃之患。人心未正，法令已密，則奸宄益長，良直更困。禮樂刑政，不以教人爲心，而爲物采，爲威福，則上下相欺，傾險生焉。賞罰失中，廷無一言者，亡國形也。朝有失德，邊境晏安者，釁亂勢也。年穀豐登，愁色載路，重斂國也。法令滋章，桴鼓不息，賄賂世也。又有甚者，一代之初，司法治法者，不能與民休息，以綏能敵，執治柄者，不能明道與行，以厚風俗，一切苛徵煩擾，矜明察之智，拔纖破柱，奮乳虎之威，雖居身頗清，而貴賤無等，鈴閣不嚴，威福爲左右所竊，威福所在，厚利隨之。後起者，以爲利源在我，胡爲假人，遂取而自右焉。而簞豆不飭矣。事雖稍敗，文吏方欲執之，而與按甚堅，非法所得，取資穴不塞，遂成蹊隧。至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固不暇講求矣。禮樂教化，所以養人廉恥之心，使知自愛而不犯，有司者，益不暇修飭矣。而實德之品，省告訐之俗，使然網疏闊，民安其業，吏愛其下者，亦不暇勸課矣。湯火之慘，暫戢，遠大之猷已隳，不過一二紀之間，天下泔然，綱維盡裂，權譎紛起，百孔千瘡，坐視而不救，非虎進狼，後來者益多，問有憂民之言，皆以

爲貨財所從出。力役所由供。吾之供億不可乏。則彼之性命不可盡。靡貶不可傷。非有天地生成之心。聖賢與之念。不旋軫而沮于良。限障以豐。鮮逮下之澤矣。故其爲治也。無王者之豈弟。而誤認爲姑息。舉世縱其威克。而奸利愈多。利夫簞毫。害靡國家。而不能勝也。蓋由定制之初。未及澄清爲始之原也。室中不能盡除。則道路焦穢。無暇治矣。婦姑勃駁相稽。則鄰家詬誶。無暇訓教矣。天下之人。皆竊藏以爲富。皆戕以爲生。犯禁以爲勇。亂義以爲智。則人主賞罰。無由勝其誦詭矣。夫木之堅也。非甯不能。草之柔也。非藪不能。潤治天下者。剛柔張弛。焉可不觀天道哉。此不知治體者也。杜恕曰。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其所著書。名曰體論。蓋檢人能鼓神靈。而不知大體。知大體者。惟方正君子耳。人主所與其治。舍此誰屬哉。爲治之道。揆度易而畫一難。參衆論則築室道謀。矜獨斷則具曰予聖。是以難也。聖王爲政。務使行仁者獲其樂。好義者遂其安。天下之人。皆明道而知性。安上而貴己。奉法令不拂其情。親戚相保。不知所歸德。下無異志。上易斟酌。通乎盛衰。不失厥愷。而治可畫一也。隆禮義則士有定學。用賢才則官有定人。重公論則國有定是。尊舊章則朝有定制。慎賞罰則下有定趨。凡長治久安者。皆其有定者也。凡數動易驚者。皆其無定者也。有定則民氣恬。無定則人情駭。民氣恬而國勢安。人情駭而君位危。君人者。就安存而去危殆。不使羣情駭亂。所謂畫一也。府庫足以給班賜。品節足以杜淫侈。等級足以裁僥倖。名位足以任賢德。物采足以定經制。考課足以勵職業。世業足以息姦志。淳風足以革薄俗。生養遂則樂。上下定則安。賢智進則道行。忠信著則士奮。祿養厚則吏廉。恩倖節則役寡。普天之下。無慙慘之氣。無傾覆之習。無失養之人。無遺棄之士。朝廷之上。不必有非常之功。與无妄之福。上大夫帶纓垂纓。而談者無無稽之論。弗詢之謀。此畫一之效也。人主以寬仁爲心。德化爲務。寬仁者。天地發生氣也。刻急者。天地陰慘氣也。發生之氣。乘權風。皆和聲。律。皆和律。人居其中。樂事生而忘勤苦。往往慰勞相歡。歌詠相答。雖有衣帛食肉之須。而無竭澤絕流之貪。無適不有其太和。于時秋也。陰慘之氣。乘權。鸞鳥猛獸。鼓翅而害其羣。人類之中。其勤于治生者。亦事網罟畋漁。大爲物害。以傷天地之和。而不計不仁也。夫蠶之微也。感春氣而出穴。應之鸞也。化和風而嚶鳴。天地仁厚之德。潛孚于物如此。人君安可務殘忍乎。凡法之用。非君能自按之。不過假手有司。立法太嚴。必有不當其責之弊。誅衆不肖。未必懲惡萬一。誤及賢者。則人心迫惑。趨避橫生。恥于罹罪。不恥欺天。莫不飾智以邀名。賦斂以行賂。高論以誑俗。盛氣以立威。不踰數月。以虛僞欺人主者。駢首而徧海內。其弊使黠者免脫。朴者難離。所謂明嚴安在乎。古者。俯不踰德。刑不溢罪。賞不自貴。惜其賢而已。刑不自刑。當其罪而已。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不相及焉。有若不善。煩赫者。然圖賞者。勇躍而趨。畏罪者。恐慄而遁。不踰德不亂罪也。後世。爵人以恩。恩必及其家。刑人以怒。怒亦及其家。或不以恩也。誘其鷹犬。而光五宗。或非所怒也。發其報復。而洗三族。是以一家之中。貴既明竊。刑亦參夷。其畏威懷德。宜倍往時矣。然感恩者不悅。服罪者不恥。踰其德。溢其罪也。小人之道。益長。長于法。網日繁。君子之道。益消。消于名義。不貴。兆民安所取則哉。凡物之輕重。懸于多寡。天下之輕重。懸于利害。利害所在。則重利害所去。則輕。本大末小。所以相使。計一失則本末易操矣。君尊臣卑。是以相從。權一失則尊卑易位。位

矣。以爲爵人之柄，不可下移。于是開其引，疑謂有私，則從而斬之，以爲兩下相訐，非人情所樂也。于是觀其彈章，觀其奏書，則曰：公爾忘私，此懷一偏，羣下窺伺，以爵賞由上，爵以威刑由下，夫爵祿雖人所趨，然有奸者，有不好者，其不好者，雖曰懸賞爵于市，無由招致，至于刑罰，則不可堪忍，勢不得不求避。苟欲避刑，無不趨走權門，而權門亦持此爲市，賢與不賢，皆可脅而致之，使爲吾用，是以君子處其輕，臣日操其重，惟辟之威，市于虛文之彈章，賢與不賢，皆可脅而致之，使爲吾用，是以君子處其輕，臣失者，賢否不明，誅賞無法，漢桓帝時，帝是也，名爲獨斷，而朝廷之勢，因是彌輕，旁側出令，宰相不聞，宋理宗是也，彼聖王者，不弛其柄而已矣，不在嚴酷也，牛馬維繫，所以制猛悍也，然其爲物，一切以柔牽之，未聞以剛蓋服以義，非服以力也，聖王以寬大之政，繫屬天下人心，使人安于義，則亂自不作，賜以強教悅安，使天下皆居無過之地，則刑自不犯，天下無不定之志，則無不守之法矣，天道運而無迹，令人可測者，誠信而已矣，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謂其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疑之者，審天人之分，不自信其心也，非謂設疑待事，以不信期天下也，聖王誠因無重，賞善無輕，恩不中絕，教無二可，示民不疑也，夫當得者曰分，當爲者曰義，分也者，所受于天，所授于君也，義也者，受于天者，爲之以天，受于君者，爲之以君也，自公卿大夫，至農工商賈，莫不有義，莫不有分，合于分義者，無所用疑也，不合于分，不合于義，直據其事決之，何疑之有焉？疑積于心，賢與不賢，皆不得以分義事上，而必出于機智，機智事人，賢者不如不肖之能也，與其盡天下疑之，何若擇之于先，用之于後，苟擇之思其不精也，何以知疑之失于未嘗也？既不能崇重禮義，止爲羣子微渺，又不分別淑慝，不使爲惡者，得至任使之地，徒欲人人疑之，事事防之，疑之深則人無奮志，防之密則人有遁心，往往杜絕關通，因而至于蔽賢，僥倖之間，墮其智機中矣，是以上下相伺，未知其極也，聖王治天下，其事不一類，其理皆可通，禮樂制度，先王所以合天下，而使之偕來，來天下，而使之族處也，輔職文章，不可人人服也，辨其名器則同美，德色好言，不能使人皆悅也，威儀可象，則同敬，浮華紛靡，有奸之者，有惡之者，示以敦厚，則同趨，貨利山積，有聚之者，則有散之者，砥節勵行，則其性行不均，高卑異致，得失相補，歸于中和，則皆吉，情智深阻，喻于山川，結于矛戟，而平易近人，則考終，志趣高邁，重之者如山，輕之者如草，而純粹履道，則可師，凡可以相通者，皆天下之至公也，其不能相通者，皆天下之至私也，至公之理，可以行之于此，象之于彼，萬姓喻焉，萬國從焉，萬世法焉，故貴可通于賤，貴可通于賤，則通于弓矢，車馬戎兵，五服九畿之情，可通，則通于山川，祖水側，匹夫匹婦勞苦儉佚，可通朝廷之上，官署之前，前聖之知，通乎後世，後聖之行，通乎前世，子孫興替之狀，可通于開國之初，天地鬼神之心，可通于政教號令也，如其不然，宮庭之內，察案之間，不通也，天下之人，生其時服其令者，父子兄弟不能通也，州里鄉黨不能通也，而況上下乎？故相通則治，不通則亂，治安之日，物產豐盈，資恃充足，人情不期而騶修矣，閑里無犯法之民，無犬吠之警，長吏臥治而與禮樂文章網紀，不期而廢弛矣，世臣豪族，席累葉之資，田園盈制，室廬踰制，妾媵踰制，蒼頭處兒踰制，務此無已，以迫促細民，細民不期而怨怒矣，民間不親兵革，士大夫私言介冑，游惰之人，飽食煖衣，遊遊鳥集，日逐飽飲，飽以

自耗，適值乏困，相從爲盜，兵戎不期而伏莽矣，以天運言之，天道五年一變，五行相勝以五成也，十有三年一變，歲星一周也，三十年一變，天道小成也，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也，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以日計者，七日而復，以月計者，八月而有，以此必變之期，不獨漢人三七之厄，五際之會，神在天門，災成戊己也，天人之變，若此，雖聖人如之何，聖人處此，必使上下之情，相通無間，莫尊于君，至無上矣，而尚賢莫貴于君，至無虞矣，而畏民，若無微不積，若累土成山，投棄盈倉，惡無小不懼，若信彼桃蟲，翻飛維鳥，防以止水，不潰于渠，衝潰于蟻穴，虎豹服猛矣，係繫不能困者，蟻蝨困之，天下之事，莫不防諸重大，毀于忽微，此無他，皆以有所開隔，故至于此，聖賢居上能敬，居安能戒，高而益下，勢而益謙，盈虛消息，如環之無端焉，武王王矣，衛武公老矣，箴儆之恨，見于詩書，皆以通乎上下，而使無間也，既無間矣，又何疑之有焉？有初定之治，有盛大之治，有中葉之治，有衰亂之治，天下多難，雖有聖人之德，不能下逮民間，迨削平禍亂，則宜平易以親之，安靜以息之，忠恕所以爲平易也，仁厚所以爲安靜也，恩澤不如平易，震疊不如安靜，順民所疾，因而更之，揣民所鬱，從而宣之，不以土地所不宜責也，不以習俗所不便強也，九圉之內，小有不正，不必急于剷除，但持之以靜，久當自正，此初定天下之治也，迨其後也，土地既廣，邊防有不周，財貨既豐，宿吏多中飽，兵革既盛，餉勞亦繁，人才既衆，文具益勝，于斯時也，邊以不拓爲廣，財以不殖爲富，兵以不試爲威，賢以敦本務實爲寶，君相皆志有爲，而處之以中，處之以常，不違衆論，而自作，此圖盛大之治也，中葉以後，官分南北之司，民有兵農之別，賞雖具而下弗慕，罰雖施而人莫懲，懷悍之家，格有司法令，聚藏之官，塞若上聰明，深宮荒晏，優勤而好大喜功，猶復不厭，大臣處外，章奏批駁，動須復請，于斯時也，不憚改悔之誠，則前此之患可除，旁求補救之方，則後此之治可久，要使天下之柄，常在君子，不在小人，當在政府，不在旁側，則可數世無患，此中葉以後之治也，若夫將傾之勢，而欲正之以道，孔子墮三都，是也，不去三桓，魯國之事，必不可爲，不使三桓自墮其都，公室之難，又將無已，孔子于此，明君臣之義，以正人心，修文武之法，以匡亂俗，定教化之指，以一道術，正雅頌之樂，以導和氣，皆欲喻強禦于道，而輔公室以禮，舍此不爲，則更無可爲者矣，此際衰亂之治也，四者，天下之至理，聖人之大用也，四治之外，更有四要，行義以立功，去奸以息難，忘私以聚人，持正以定命，何謂行義，一怒而安天下，則孟津之會，不期而至矣，辭九夷八蠻之貢，則明堂之位，舞四荒之樂于門外矣，姬姓子弟，不狂惑者，莫不爲顯諸侯，則本支百世，卜過其曆矣，文王武王，有大功于天下，行義致之也，何謂忘私，難，天下之禍，先伏于積之積，徐發于義之勳，內有君側之惡，則外有台陽之甲，操大政者，除桓靈實于微，則丹徒義旅，不因是移晉祚矣，置董卓于遠郡，則西討之師，不因是亂漢室矣，無十九年竊位，則范陽無偏重，而天寶不亂矣，不沈溺諫臣，激怒強顏，則沙苑之師，不敗，嗣襄王之難，不作矣，失之于此，害成于彼，故曰去姦所以弭亂也，何謂忘私，人類相聚，其道有五，先聚己之精神，而後人可聚也，繼束以名教，使有所於式，而後不亂也，以道義相終始，而後可久也，總其大綱，貸其末節，而後相安也，進而爲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後爲同德也，最上化之，其次勞來之，最下者維繫之，故曰忘私所以聚人也，何謂持正，結天下之兵，盡歸朝宇，不可爲強抑

郡縣之利。盡入內府。不可爲富。文法太密。事權太分。不可張國勢。古之聖王。至誠待物。使四海九州。同于翼戴。天子不必私武夫爲腹心也。京坻之積。藏于民間。勿割肌膚。以奉朽蠹。則倉庾之盈。流諸不竭矣。宏裕坦蕩。使賢者得盡其長。勿以小謀聞大作。勿以局外之論。操局中之進止。則羣策不屈。衆志成城矣。禮義廉恥。以助立國之防。爲經制以定天下之心。盛德大業。以彰三才合一之理。所以爲子孫帝王長久業也。故曰。持正以定命也。四者。政治之要也。

治本篇第十二

禮樂者。治之本也。木有不則植。無本則竭。故爲治不可不圖其本。禮者。伯夷所興也。樂者。后稷所興也。典禮之官。敬以清心。典樂之官。德以育才。致治之大。莫過于此。此之謂本。天之生物。皆有自然之節次。與自然之和適。二儀尊卑。君臣位定。山澤高下。貴賤等列。此自然之節次也。四時啓閉。五行生克。變化顯設。庶物露生。此自然之和適也。禮樂之性。具在人心。先王制禮以節事。所以象此心之儀則。修樂以道志。所以宣此心之和平。心動于微。而氣之所應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甚著。象成于此。物化于彼。善惡義利。各從其類。故君子慎所動于心。使中正和平。斯須不去。其見于外者。莫不莊重可敬。和易可親。所謂氣之應也。進觀其行事。莫不有善無惡。有義無利。所謂象之成也。人之從事于此。莫不有敦厚之俗。慈良之行。所謂化之行也。不以褻服流瀆之食。快意適情之私。接于口體。使神氣貫通。舉動乖張。所以平人之性情也。又使視聽有主。不道于辟邪。言詞有物。不爽其體要。步趨俯仰。執徐辟折。有度有儀。所以養人之道心也。又使人道相接之頃。莊敬而淹雅。條達而舒泰。聲氣可親。精神相暢。不相抵觸。不相放慢。所以免人道之患也。人之相見。必先以揖讓。此揖讓之節。苟不由中。與揖讓何異。人于祭祀。必將以拜跪。此拜跪之節。苟不由中。與拜跪何異。常如此。一刻之收斂。終身可無放肆。常如此。一刻之和平。終身可無暴戾。凡禮之辨。樂之節。無時不在人身之左右。先王未嘗求多于此身之外。但教以收斂嚴翼。去其繁雜。受程內心焉爾。天地之間。苟無中和之德。流行不息。兩儀皆失其位。況形器乎。形器皆倒置矣。萬物不得其平。況萬物乎。聲響皆暴怒矣。迂儒之論。適口百年後興。是何言歟。功成治定。所以當興禮樂者。非但文飾太平也。世道平康。物采豐盛。人生其間。必有過量之欲。無莊之求。故爲禮樂以節之。好有節則不淫。惡有節則不亂。好惡節而王道行。異則貴賤有等。同則上下相親。同異相濟而王道行。內和治則無怨。外莊敬則不爭。怨爭不作而王道行。愛則物遂其生。敬則物安其分。愛敬同乎四海。而王道行。四者皆善。無過禮樂者矣。天地有定位。四時有定職。聖人以有定者自處。政之所以有序。天地以所合爲美。四時以代嬗爲美。聖人以其美者予人。人之所以治安。天不反時。地不反物。四時不反其序。不侵其分。聖人明降衷之性。以引諸倫常道義。泰情欲之資。以善處親戚交遊。去爭奪寇攘。以免有司之刑辟。所以教民也。光明備照象天。密固實通象地。盈虛消息。不爽其則。象四時。所以律身也。天子以仁義爲行。和順爲心。大小臣工。謹禮奉法。不敢踰越。咸均子弟。鄉國俊彥。莫不誠信相要。咸其令器。下至閭里小民。亦皆敦鄉井之誼。重新故之思。無爭鬪侵伐之害。男子安土著之業。女子歸良與之家。朝廷官人。舍短取長。無不盡

之才。不幸有患難。君臣上下。莫不自盡其道。無苟且偷生者。此體樂之世也。蓋以自然之尊卑。治不齊之倫類。以自然之和樂。治乖戾之性情也。故治世之禮。不簡不煩。而得人道之中。亂世之禮。不失于繁。則失于野矣。治世之樂。不抗不墜。而得太和之氣。亂世之樂。不失于厲。則失于治矣。即朝廷之禮樂。可知民間之變樂。故韓宣觀在魯之書。而知周之所以王。即民間禮樂。可知朝廷治忽。故辛有見在野之祭。知地之將淪也。禮者。履也。人所以附于地也。蹈虛而不踐實。則遲蹢。容足之外。無可託處。則迷陷。禮也者。維持人情。不使之騷。窒塞嗜欲。不使之貪。禁其奇異。不使不衷。止其邪慝。不使不端。保合上下。不使至于亂。不毀人以自成。用民之力。以給公家。而不至困敝也。防人欲之有餘。助義理之不足。其相勝也有時。君子知其常勝而已矣。一身之中。有禮則端莊。無則鄙陋。有禮則凝聚。無則散漫。有禮則通達。無則掩抑。有禮則安固。無則危殆。先須其內。後嚴其外。禮之君子也。內心傾邪。外體莊正。禮之小人也。先王原人之性。則有仁義智之以事。則禮樂而已矣。見諸身者。綱繆浹洽之意。藹然可親。曲折厚薄淺深。充然具足。天地鬼神人物。暢然畢達。此仁之無間也。仁得禮而益大也。行禮之日。貴賤皆有所事。均齊方正。截然相當。行禮之具。豐不可溢。儉必取備。約防其隘。美禁其貪。此義之裁制也。義得禮而有歸也。仁如木之有理。義如鈞之有節。不可溢。故生意流通。節有節。故虛中而植立也。君子行禮有三事焉。祭祀一也。辨上下之分二也。酬酢親戚交遊三也。報本反始。不可不祀。發號施令。不可不辨。人類相依。不可不酬酢也。天子之尊。一歲之中。天地山川。宗廟百神。之祀。與夫燕享射獵。無時無之。飲食起居衣服。無日無之。則行禮之節。習而安矣。一廷之上。宗祀鬼神。瑤相禮儀之人。皆在左右。則行禮之心。觸目警動矣。橫機几筵。簋豆簠簠。犧醴。芻豢。八音萬舞之具。月令皆載。中飭省視之期。則行禮之義。親物與思矣。朝會之頃。天子負斧展而坐。三公九卿。贊拜呼名。司儀之官。執簡立其傍。有不如法者。執訊仗下。勿敢踰位踰階。干國之紀。四時之出。君臣上下。相與極道。適逢之樂。然而尊者取多焉。卑者取少焉。秩然有序。不相亂也。營陳之閒。武夫悍卒。莫不知階級不可犯。屏營聲折。扶服惕息。屈體機屬。不言勞。鄉閭之內。一室獻酬交錯。而撰杖進履。未之或替。閭閻族處。異宮合食異饌。勿使狎恩恃愛。人于不敬。皆以備忻悅。使人我所具之天性。流通無間也。故禮所以養德也。非以養欲也。如曰養欲。則有禮不如無禮之便也。寡欲不如多欲之娛也。如曰養德。則生死安危。榮辱貴賤。莫不由此。苟卿之言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輕費用以養財。恭儉辭讓。以養安。禮義文。理以養情。皆養德也。非養欲也。又曰。貪生者不能養生。嗜利者不能養財。情樂者不能養安。燕溺者不能養事。所以教人防欲。非教人養欲也。禮也者。拂乎情而反乎性者也。君子行禮。必務簡儉。簡則可繼。常繼其事。則禮存矣。儉則物足。物不乏川。則禮亦存矣。彼小人者。貪欲極欲。豐腆。嗜御極欲。繁多。車服極欲。都麗。飾類相接。極欲陵人而上之。是以事不可繼。物不能給。卒歸於廢禮也。古人常用之物。莫不近于禮器。當行之事。莫不近于禮節。故樂于行禮。無所勉。周衰道微。人生其間。樂放肆。意拘檢。厭聞禮樂。而南去之。雖吳季子。北宮文子。頗能言其義。而諸子之書。多訛。禮樂者。甚矣其不治于末流也。秦收六國禮儀。歸諸咸陽。摧取百君排臣。凡退讓忠孝之節。棄而不錄。至于焚書。泯滅盡矣。漢興因秦之敝。叔孫所制。與

律令同職理官。既疑而不著。又藏之失所。學者不能觀其全。皆推七禮以及天子。曹氏以正禮之故。幾改大戴。馬融。鄭康成。無所用其學。正諸經以明義。范史美之曰。孔氏達明。漢章中樞也。然而德非聖人。所見未必純一。且以專門立教。未嘗進于人主之前。使有司平其是非。又所徵引。皆難識緯。欲盡信而獨解。句微而字辨。行世未幾。分爲二家。凡郊社。祖廟。冠昏。喪祭之儀。莫不皆有兩說。學者能言二家同異。卽爲通儒。朝廷不暇別其是非。率兩家並用。遂至一歲九郊。而不知其可矣。文中子之時。聞禮于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于雀生。見持竿者。幾焉然。此事不聞于朝廷。彼草野之文章。安能使天下共由也。自茲以往。專門之學。亦少。求詳器數者。既苦繁難。難據。相持說者。又苦聚訟多端。至于借曲盡之辨。爲錯網之機。一言不合。斥而去之。更引附合者。相助風斯下矣。夫先王之禮。雖不盡可考。第就經傳所載。節目猶存。凡後世器用。皆可行于聖之道。後世節日。皆可得古人之心。奈何以器物不備。輟而弗議。使精微之悟。久而欲絕。不亦深可惜乎。雖舉世不行。一鄉一邑行之可也。鄉邑未必行。一家行之可也。一身行之可也。雖曰名存實亡。猶愈名實俱亡。故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也。樂之作也。必合于律。必資于器。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簇。自此至大呂。各司其月。蓋一月之中。有天地自然之聲。若蟲鳥之類。有人事之聲。若迎寒迎暑之類。皆以中乎其月律爲和。非是卽不和也。其最要者。莫如風聲。故曰。八風從律。治世之徵也。若景王以春月銑戊律。是不中也。張子曰。木律方盛。金律不衰。亦不中也。虞廷教子。必曰。以律合聲。不合律呂。雖可被諸歌詠。不能養人性情。欲養性情。不可不合律也。今律呂之學。雖不絕世。而器則盡亡。不可復得。按法求之。非高則下。教聖人作春秋。外災不書。成周宣榭火。則書。傷樂器盡亡。妻妾生子。雖傳其說。而玉尺失傳。度量權衡。皆非古法。雖曰累黍。而黍亦何可信。後世聰明微巧之士。決難意造也。竊以世俗聲調。雖不合古。或雅或鄭。尚有能辨者。楊子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舒遲凝重也。多哇者。急疾繁縟也。樂聲舒遲雅重。必生和平之心。和氣結而成象。必有敦厚之俗。慈良之行。樂聲急疾繁縟。必生淫放之心。淫氣結而成象。必有悖逆之節。侵陵之事。後世所好。皆繁促而鮮沖和。故晉平公曰。吾無哀於此者乎。知其好惡。今世俗之樂。及時正之。尙有可爲者。如郊廟之中。所用樂器。雖非里巷之器。大率皆近于雅。樂工頗傳其節奏矣。至于樂章。則歷代士人所作。大抵彷彿雅頌之義。古者詔諸賢宗。以訓蒙士。今也。士大夫問鮮有習其辭者。至于朝會燕享。民間吉凶之事。凡所用樂。其器與聲。皆不合雅。間有樂章。亦皆淫哇之音。端士猶且厭聽。而況養德乎。胡不令太常之官。以郊廟樂章。進御人主。仍頒行天下。俾俊造莫不周知。其他朝會燕享。民間吉凶之樂。亦令太常更定新詞。皆取雅正。而寓警戒之意者。或卽用古詞。亦以雅正警戒爲惜。有常聞人主者。亦復奉御。除則頒示天下。然後授諸樂工。加以轉聲。以合于彼之所謂節奏者。要必出于舒遲凝重。盡屏急疾繁縟。使樂工自奏其伎。聽者則玩其聲。釋其義。詞皆雅詞。而淫思歸曲。不與聲皆雅聲。而雅聲促數不與。不改今時樂器。亦可感人心矣。清廟之詩。何以使人如見文王乎。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紕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蓋練其絃。使聲濁。疏其孔。使聲遲。濁而且遲。欲其不亂人聲也。不亂人聲。故在位者得備。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凡助祭公卿。聞此。莫不謹

其容儀矣。詩曰。濟濟多士。文之德也。凡百執事。聞此。莫不一其心志矣。儀容謹乎外。心志一乎中。所以付見文王者。如復見也。以此推之。郊廟之詩。日奏于前。所聞者。皆樂之財。所思者。皆管之貽。有不淫其志。放縱其欲者乎。漢武帝命詞臣。作天地百神之歌。獨舉神靈降靈。杳冥幻詭之狀。與三夏之信。徑庭遠甚。前此賈誼。仲舒。惟雅以興禮樂教化爲言。而所興止此。是以雅樂遂絕也。子夏論樂。取其可以語。可與道古。班固曰。聞其聲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以此觀之。未有不解其義。而能感者也。武帝作十九章。通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者。皆集會五經家。相與講習讀之。以此觀之。士大夫安可不知朝廷所奏之樂章也。屈原九歌。猶是楚人之聲。而易以原詞。以此觀之。里巷之聲。何嘗不可誦。壯士之詞也。不暫用此法。雖得當代大賢。既諳古尺。又審中聲。據獨得之解。以爲器。而樂工不習其節。天下罕聞其義。朝會燕享。皆喪。祭禮之間。豈能有所感發乎。行之不熟。終歸絕響矣。夫音聲者。志氣之動也。所以治亂相隨。哀樂相應。舜歌南風。爲生長之音。是以天下大治。禹謠騶虞。紂歌北鄙。爲迫隘之音。故萬國殊心。天下亂也。故樂不可妄作。不可妄聽也。好悲音者。必將有悲。好哀音者。必將有哀。好猛厲之音者。必有戎事。好姚冶之音者。必有女亂。惟好雅音。則天下之治微矣。季子觀樂。就音節則知先此所由來。與後此所由往。皆以扶持政教。歸于中和。乃宰輔變理之才。非儒者博物之智也。樂者。喜樂之事。易至于淫。故太史作樂書。以虞帝教樂。成王訪諸起義。蓋謂所處安佚。而思則憂勞。享者音澤。而歌詠則勤苦也。季子于四代之外。卽不敢請不欲觀淫樂也。此其人皆得性情之正。故可與言樂也。

釋志卷六

任賢篇第十三

聖王之有用舍。所以變化人才。不但澄清流品。意在澄清。則綜核之念。多于愛養。官常雖勵。僥倖者亦明。竊其間。意在愛養者。長育之指。既切。名實之辨。自著。賢者無不遂之志。不肖有改悔之益。聖人甄陶天下。使有成德。由此道也。用賢以興治也。養賢以待用也。非篤好出于至誠。詎未成而養之乎。求木于山。非終歲之條枚也。取道于遠。非免乳之駒犢也。求士于國。非邂逅之相從也。卷曲之木。加以鹽括。則中匠石之繩。泛駕之馬。因以輿衛。則堪六校之用。駢馳之士。養以道義。則有君子之德。先王選異端之教。專其業也。然奇淫之好。一其心也。腐廉恥之防。厚其節也。時勸戒之令。宜其功也。昔之人士。所以多于後世者。以其養之者。素有此具也。宣王思文武之德。上天佑之。爲生賢佐。然則人才之生。在乎人主加之意。附人主敬士之心。遠諸天。人士雖不盡用。而可敬者必多。人主愛士之心。達諸天。人士雖不盡用。而可愛者必多。推而放之。或慢易焉。猜疑焉。摧折焉。其時山川所產。二氣所毓。亦必以庸才應之。以供其慢易猜疑摧折之具。所以戰國之末。士所操持。既不足當聖主之用。君之用賢。亦大異乎先王之心。三光五嶽之氣。分而不完。是以人才日下。而不振也。傳曰。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其物乃至。若此樂之物。乃坻伏鬱而不育。不其然乎。人主所懷。以進退天下士者。舉朝清議也。吏部賢序也。清議者。黜陟之本。賢序者。除授之次。

盡取清議士大夫之問更相援引更相排擊朋黨之風成于歲月固不可也盡按資序則隨牘與銳進不同好也整頓與叩角不同行也志伊與微管不同心也亦不可也故清議資序不盡可據要在人主善操之延訪公議于資序相近之中謹持獨斷于公議不爽之後庶乎持清議者不為怨仇所中循資序者不為庸流所竊也從來流品難清其說有二附要津者則曰唐以明楊周以推讓專任銓衡何異聖書泥耳目有限未易周知色狀故存竟為文具其說急欲得天下奇士而循牒推移恐舊庸賈意循職分者則曰漢唐百揆宰執百官輒假推轂徒增壅斷況識面呈身勢難特立養交曲譽情易阿私其說重歷官資序而驟遷亟用恐奔競多妄此今昔所共疑也夫天下之才不盡難知也人主不能盡擇天下宜擇大吏任之范仲淹曰深于正道有憂天下之心者可備輔相精于經術通聖人之指者可備顧問正色敢言有端士之操者可備諫諍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者可備將帥唐虞建官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四海之大不必建官百人遂可為治固知惟百皆大吏也文王之詩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亦言大吏也觀人之德量觀之以禮安禮之節達禮之意斯修士已求人之才智試之以事識足應變智可與權斯通才已安燕而志不惰誠必不為寵利所惑險阻而神不陵遲必不為死生所惑觀見之日人人別進不過賜數刻之對加以密意誘諭使言而性情所以學問所得才識所優志趣所向皆可知矣大吏簡在帝心參佐得自辟召此任人之法也有賢不能無棄猶有不能無陰有棄不能無夜有勤不能無舉猶東西相對不可相遺左右相須不可相貸也聖賢為治有以舉佐勤者有以勤佐舉者有舉勤並用不偏廢者舜有天下舉皋陶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此以舉佐勤者也孔子用于魯七日而行兩觀之誅此以勤佐舉者也咸文仲教事君之禮有禮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者誅之如賊國之逐惡害此舉勤並用不偏廢者也舉無勤有勤無舉其道為偏勝車偏勝則覆舟偏勝則膠衡偏勝則傾體偏勝則枯槁聖王之治未有偏勝者也忠其難精途罷止游舉獨存參劾夫薦舉固有私矣參劾豈無私乎以為通請求也前乎此者有謝薦之金錢後乎此者有免參之輪納希榮不如畏禍其請求就多而執少也以為植權勢也謝恩私門者陶啜相引固若子弟若弟以術父兄誦網吞舟者咸敗相依亦為手為足抵排頭目以權勢論孰微而孰熾也人臣事君志在舉賢者不必有進賢之資其心自樂于揚善志在鬻貨者不長連坐之罰心常果于行私況乎中葉以後賂賄通行欲官者操數財之權既假以行賂之具欲賂者持官人之柄又開以鬻爵之門所謂欲舉者制地欲地者制舉地有盡而制無窮也天下之士莫不趨走揀曹各以所欲為市浮競居前捷足爭先苟非虛誠許允未如之何謂可絕私門杜倖端不亦謬乎夫用賢則相接以道防姦則相駁以法法可為治亦可為亂今夫一市之中所操以持平輕重多寡者衡量而已矣此衡量者莫非聖王之法而市儈所以欺人豐取刻與即此衡量也故持法不得其人則以其法刻下遂以其法罔上不待更操他術以刻下罔上也秦人功姦之法可謂密矣何以指鹿為馬之事偏在秦廷蓋惟猜防愈嚴是以蒙蔽愈深蒙蔽之害甚于廢弛廢弛雖多法度猶在一振舉焉即可出腐風行蒙蔽成蹊法度已壞即有出風骨助為姦之威耳夫立國者法也行法者人也不爭一時

之利而圖千載之安者聖人之良法不計一身之榮而圖四海之治者天下之良士鴻鵠惜其羽翼所以濟摩空之志也船人護其維楫所以禦陽侯之波也執刑辟以馭下則士之好禮者不至不以古道相求則士之古處者不榮祿矣必也得賢士任之寬以文法而能盡其舉措之職則無弊之道也天之生賢不獨給人主之用亦以大慰天下之心使天地不至虛生則人主亦不憂足用周之季世大夫能以刑政治其邑淫奔之俗畏而歌之大夫之時至今稱焉凡聖賢愚不肖皆在天地之間時有顯見伏藏之異聖帝明王能使聖賢顯著愚不肖伏藏所以大治中君庸相使聖賢伏藏愚不肖顯揚所以基亂舜舉十六族而天下治當時在位之賢必不止十六族也殷紂之時箕子比干身死而道不用當時不得志而死者亦必不止箕子比干也非天地生才有所不足其用之者異也賢主用人取所長而略所短則天下無棄人以小賢佐大賢不以大賢佐小賢則天下之士皆勝任衆人各具一才者分任以事奏功則同一事必集衆才者各盡所長成事若一取之不限以數用之不違其時使天下之士輻輳闕下不厭其多不宜并衆位署捐減廢餘以為汰去完食也三年報政再書上考于輯瑞之日舉諸州縣之中擢居青瑣丹陛之側使遠方小吏隱然具鳳池之望庶珍自許不以脂澤薦嘉璧不宜循牒推遷僅然後得久挫刀筆之吏又老郎署之閒也及瓜而代必信其期員缺不足則致政而待命不可久據所部煬燼居前使在後之人極望遠矣莫能進也人才本不多而立法以裁其多任使不求其當而立法以資其未當嚴于公選之途寬于私門之市或以容悅或以恩倖或以巧偽或以貨利人人各遂其欲得之願其不及此者莫不有公事之責私請之困蜚語之誣傾陷之禍比黨之疑擄挾之愆黜閑之中通衢之榜甚且有狙擊之傷漢成帝車輪輻輳而不用朱雲魯貢公寧藏器而不敢負里革于側甚矣用賢之難也故曰哈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矣人君之道莫大乎任相君能任相則事簡神清以其餘力潛心先王之訓而德益懋矣夫所云賢相者其天地之德存天地之心其為人也朝端之士容觀詞氣議論文章莫不有益于世為人上者或因錮達補闕而容顏已重或見其朴直忠懇而相得益深或始進甚難久則如鳴鶴之和皆以物色于平日決用于臨軒方其未得也若參以近習一言其人必為近習用矣參以宮闈一言其人必為宮闈用矣既得之矣優以虛禮不推以至誠問其職則坐而論道問其情則效趨走之勤防細誤之失校文案之疏虞衆議之奪疑舉小之懼憚危機之職使左右小臣自旋為可任驅策而宰相之勢輕左右之勢重矣思其勢重又察公論于外廷夫外廷之論豈能越左右而至乎就使一至甘苦又不相人惟近熟浸潤則入之名為以外廷調左右實則以左右道外廷耳于是重者彌重輕者亦借力于重豈止尚書之平操于百石之吏哉自古在昔宰相不賢而亂天下者有矣宋有政不關宰相而天下治者有也古執政之臣有參任者有專任者虞之百揆一人而總百僚之事周之二公分陝而居一相處乎內雖有三公之名皆專任也漢武帝惡公孫賀乘高勢而為邪下詔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參任之端已萌芽于此其後肅宗懲林甫之專遂命宰相分日直事陸贄為相一時四公均以一人秉筆趙普思替始詔兩參政更番知印押班而參任之法成矣蓋符論之專任可立功其弊也大臣太重而有竊位罔罷之患

常不勝惡火熾而求水。水常不勝火。小人既進。而以君子去之。君子常不勝小人。此必然之理也。解之六三。何以曰負且乘。致寇至也。蓋天下有難。竊位者多。至于難解之時。此處已據上位。若不知戒。不復法除。則此處所行。更足致禍。是以知寇且至也。故天下已定。不可不清入仕之途。古有大患難去。而朝士之氣。不甚振揚者。途徑未清。後患又發。若桓敬之武三思也。夫大風之行。毀壞器物。所在皆成。雖隨故詩。以比貪人之敗類。言必有所壞。如大風之有塵也。小人所壞。其禍不一。凡天下之人心。人主之紀綱。先王之遺義。聖賢之學術。同列之功名。皆其所必壞也。不獨壞其根本。雖小人之身。已去而所壞猶存。不至土崩魚爛。其禍未已。兼以性情無常。語言不信。使正人不樂近。則不肖之心。生于中而不自知。日積月累。其智益工。其心益肆。惻然不知仁義之途。而任其荼毒。無復疑畏。雖其惡亦不能保其初終。而欲除之以自免。其人亦不自安。夫財賄而欲先之以社忠。是以至于積毀。而越相阻。匪直敗人。亦復自敗其類。如西伯夫所云也。凡小人始進。其志未有即為惡者。詩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在位者。自與賢而來。皆嘉卉也。變為殘賊。則敗教之甚也。人主為儉倭所誤。其下猶有可冀也。冀一旦知其情狀。則決去之矣。無如固既堅。使人主雖知其奸。綢繆愛。低而不忍決。雖屈于正論。而決去亦不甚力。蓋其道諛薰染。又有在巧言令色之外者。固非一法所能破也。亦有治亂之幾。所爭甚微。適有小人處于其間。用其私意。微逞一時之志。大壞天下之防。此防一壞。不可復提。雖其人自以身當其衝。而束手莫救矣。當幾之際。益庭方爭。而似是兩可之言。竊發其間。似是則近于可行。兩可則在事之人皆無件。是以言發。而靡然從之者衆。亦不暇深慮其究竟。此其人但以先亂圖是為謀。而投間抵隙。不顧禍柄不已。當事之人。不能隨才器使。以要錐刀之勳。而欲參用邪正。以平傷心之恨。曾不旋踵。而邪氣遂熾。正氣益微。傾圮潰裂。而不可樂矣。君子雖壁立萬仞。而小人所附託。好惡取舍。不免默相牽。未必遂其百鍊之剛。而毅然出羣疑之上。以信厥志矣。自古小人進用。幾人以攻擊去位者哉。皆奸詭既多。彌縫不及。而自敗耳。否則時局已更。乘權者進。代謝者退。不可久留。否則碩果將復。則不可逃。以臣主之權。竟不能斥一奸回。而必俟其自敗。然則郭父老之所陳。齊桓公之所歎。不亦多乎。小人欲倚君子。不必密攻擊之形。以其身樹敵也。借他人誹謗以搖撼之。誠之不去。又明示牽掣。以迫蹙之。節廢者必自好。則以不潔之迹汙之。慎重者必自疑。則以疑似之端誤之。知毒害不可妄加。則以誣侮微困之。知謗誣不可相洩。則以譽說巧傷之。知激之適成其名。則故為不校。以潛滅之。俯仰前卻之間。莫不仇機毒矢。以相激射。是以帝舜之言曰。朕聖說修。行。震驚朕師。蓋一人變亂是非。舉朝之士。莫不震動。故舜有四放之刑也。漢元帝曰。俗人造端作非。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迫于俗。不得專心。元帝知此。猶聽利口。以害師傅。甚矣中才之君。引咎尚易。決斷甚難也。大抵小人之于君子。不必事事得志也。但使出乎我。而加乎彼者。惡聲醜言。散在人世口耳間。不令一日聞歌。不令一處滲漏。日積月累。自爾網羅密。而傾陷深。必有一人焉。授其說以相股。皆始禍者。得志之日也。豈必蔽公顯良。毀信廢忠。在耳目之前。使人得而指摘乎。彼君子者。何以禦之。亦惟自修而已。詩曰。肆不殄厥愷。亦不阻厥聞。橫逆增加。然

後修省畏懼。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怨仇之益。與師友等矣。況天之所助順也。人之所助信也。此獲天人之助。彼為天人所惡。夫先自敗矣。焉能敗人。此又理之必可恃者也。為人主者。何可無法處此。詩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二詩者。人主聖識之法。其焉。宋伊戾欲敗太子。用性于野。加害微之。聘而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因太子。太子自殺。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宋高宗初。相李綱。顏岐沮之。綱為金人所惡。不可大用。高宗笑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也。伊戾之事。逆疑以臨之。則敗。宋公不察而遷怒。非采芥之惜也。顏岐之事。震怒以加之。則懲。高宗不怒而優容。非巧言之義也。是以不能勝議也。草野之士。皆去大位之奸。雖所持者正。未有能勝者。先事而阻者。有之矣。亦有操可為之勢。剛忿見于面目。機事不密。使小人先發。指畫未定。此身已及者。有之矣。又有當搏擊之任。指按觸邪。乃其職事。然動於有我之私。而不能自克。深求萬全之策。而當機不斷。展轉顧慮。勞皇自失。終亦必敗者。有之矣。最可思者。初與君子共事。已而欲自專其功。顧其旁有分功者。反內自相疑。疑生于內。謗散于外矣。否則屈于公義。而非其心之所安。心戰於內。迹亂于外矣。古之君子。往往欲去小人。迄于不能勝。反為所傷。大率由是。夫亂人以僥倖為利。譬物之偏重。必速離敗。其理可克也。耽于逸樂。必不知戒。伺其燕遊狎昵之頃。而制其命。其機可持也。其去之也。無為過激之論。對使而彈者。實當其罪。以服其心。勿矜獨斷之智。必求助于衆賢。不必盡與密謀。但使吾道既昌。則彼氣必落。不求處乎權要之地。以當衝激之怒。優游事外。視之以無能。而天下大勢。默操其鍵。幸而機事可圖。尚不妨陽與之合。以入其胸腹。勢藉已成。固已蹈踐其背。撤其窟矣。亦有中正坦夷。不為過激之行。而羣人之雄。決去于談笑之間。斥逐于指顧之際。士大夫嘉其有謀。天下服其安靜。機權尤不可及也。其或小人之情。必不可退。賢者處此。不矜君子之名。不與君子偕進。介然以有用之身。立于物表。以防累日。稍有變更。扶持調護。得以為之。道地。不使身在其中。莫能相救也。及其未至激作。舉絃網而收之。冀其板援依附。或為吾用。至于狂悖不返。譬如驅猛獸者。絕飛走之路。不若開逸出之門。彼得生路于望外。或不至死于絃中。若縱之使前。御之無法。德不足以懷來。威不足以震懾。信彼革而忘我。城府不幸。處近君之位。受害尤烈。其餘間遠者。亦皆惕然後出。危然後安。未可謂盡善也。易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君子持權。小人失勢。此極盛之時。為君子者。必正道自處。不以此之盛。陵彼之衰。然後保其常壯也。元祐之事。人主幼沖。聖母臨朝。執政之臣。適得賢者。以大壯之理論之。宜乎非禮弗履。自勝之謂強。乃爾時士大夫。莫不競起。進。人人皆有大用之心。比黨之議。遂發于同類。使小人斥而數之口。是匿情求名者。亦與我同行乎。何所讓而不共。退焉。是則衆君子者。不能以正自處。深愧于大壯之理也。謙之為卦。柔順為外。止足為內。柔順者。不以纖介之忿。而裂其背。止足者。不以纖微之利。而動于欲。柔順則喜怒有常。止足則進退有命。不可以吾道方否。遂懷倖進之心。不可以吾道方亨。遂不為艱難之慮。草野之士。未相聞者。不憚勤于訪問。朝端之上。好于我者。苟有大過。亦當決絕。自受職居官。以至燕游講習。莫不交相勸勉。從事敬慎。勿使吾身有不直之憾。勿使一人有內省之歎。

也。臣之貪墨。君之聚斂也。臣之讒譖。君之猜克也。君之慘毒也。匪直歸惡于君。亦相與爲一體。然也。觀秦醫之言。君之疾必及于臣。迷復之義。臣之凶必及于君。故君德之盛者。澤必及臣。臣罪之重者。害亦累君也。有霍光受遺負圖。主雖窮兵黷武。後嗣不殆矣。有諸葛亮鞠躬盡瘁。主雖昏憒。國不墜矣。有溫嶠陶侃。以持軍旅。主雖幼弱。寇伏其誅矣。有謝安王坦之。同心輔政。主雖荒晏。師徒不期矣。此數君者。能任人不疑。小人亦不得間之。故其功與明良等也。其或嗜欲衆多。學問龐雜。性情偏崎。議論深刻。好陵人而上之。好以事自爲功。行權多子守經。名法之愆。先于道德。以網羅賢士爲名。以搜索疵瑕爲察。以左建外易爲忠。有相才無相器。若東小水以爲柱。若駕小憤以爲輻。而破車如此者。雖不在茲。惡之數然。而主德由以愈棄。國是由以愈亂。民生由以愈困。其患與大姦慝等也。君子錄臣節而觀世變。有以知此。地之難居也。古之相業多矣。吾得三事焉。魏相好觀故實。及便宜章奏。數條奏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魏賈董生所言。諸施行之。韓琦刪略中書舊例。俾之簡要綱目。使大便于檢閱。封駁掌固。不使得吏高下。其德秀修讀書記一編。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有德秀之古法。相之典故。行以琦之條例。可以相天下矣。

名臣篇第十六

道德之于功名。似有本末。然而未嘗不一也。功名之與富貴。不見異同。然而不常懸絕也。志在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故巢高之抗行。不屑堯禹。志在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所以慕竹帛。則不見管仲。懷匡定則不矜車徒也。人臣事君。有不易之道。有臨事之宜。何言乎不易也。闕庭之禮。不可不盡也。故主之忠。不可不竭也。社稷大計。不可不直陳也。進必以道。任職而後受官。退必以義。失職則求去。恐後出位謀事。臣之罪也。先勞後祿。仕之經也。無善可名。必致諸君。無功可居。有居功之心。即歸失也。應賢而已。不問與仇也。去不肖而已。不問親與疏也。功成位高。凡事益慎。祿厚能多。每加必辭。不自賢其所爲。而視人皆不及。不自尊其所處。而視人皆卑。以臣之信。行君之義。欲制義者。不以二信令其臣。欲行信者。不受二命于其君。權宜之制。施于君父。則臣子大惡也。此不易之道也。何言乎制事也。秉禮翼君。足以折衝大。率衆討寇。足以遏亂略。國人望之。猶望歲也。四鄰畏之。猶畏三軍也。執君之法。不避貴戚。犯君之怒。不放遷死。其職處近。不逼其饒。或一命而終身。或一官而不易。舍越禮之援。求鳴鶴之應。辭朝車之招。畏友朋之謗。從命非義也。從而不諾斯義也。違命非逆也。違而無上斯逆也。造膝禁庭之中。承寵旃席之上。雖至親不見。豈儒之色。不但不言溫室之樹也。陳說古今。應答顧問。皆非無稽妄撰。勦說取給。不但不誤魯論之對也。敷政于外。不以武健誇遠人。不以陵厲威遠屬。不以金犀媚權要。不以奇玩奉詔令。不以柔養養姦貪。不計歲月而冀內遷也。其處常也。廉不言貧。勤不言瘁。忠不言己效。功不言己能。考論著述。以自志其所學。以自觀其所行。友天下士。總以訪求時務。知海內利病輕重緩急也。其遇變也。毀家以紓國難。致死以折姦臣之曲。雖自謂貧。卒不能修忠誠勸天地。而不欲自白也。若夫優游事外。不受憂責于世內。而匡扶之功。更在社稷。更有先幾之哲。出入意表。與賢同功。不必同進。與賢同志。不必同行。苟可以退。不求進焉。不

雖進。故可相續而履道之常。不進。亦可持久而匡事之變。同志如天地。故有相助之益。不同行如日月。故無相及之災。時易事異。衆君子之勢稍衰。而吾晏然處乎其外。扶持調護。尚可用力。若身事中。不能相救矣。是君子之苦心妙用也。所謂制事之宜也。事君之道。在乎無私。不必觀其行事也。威儀容止。亦足以觀矣。公爾忘私者。從容自得。營私背公者。急遽陵亂。詩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居寵利而忘私者也。公孫碩膚。亦烏几几。居患難而忘私者也。魏朝而順。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此私之見于視聽者也。將叛者。其詞慝。中心疑者。其詞支。誣善之人。其詞游。失其守者。其詞屈。此私之見于言語者也。嘗觀人物之際矣。陽在內者。內明。陽在外者。外光。陽在內則存。陽在腹則腹。陽之所在。人物之所用也。故公則有用。私則無用。所貴君子者。貴其有用也。其賤小人者。賤其無用也。君子以道資身。猶農夫之資耒耜。商賈之資車航。若持耒耜而適匪農之鄉。載車航而行非荷之禁。鮮不喪其所有。窮困而返。君子出處亦然。以遂天休。災民生。則爲得所資矣。以植權勢。通貨財。則爲喪所資矣。不知道不可行。而隱忍求售。知道不可行。而貶損從俗。皆喪其所資者也。明于守器。謹于觀時。擇所宜而後居焉。擇所合而後往焉。皆以有用之資。棄諸無用哉。志在行義。不可遠天下。同然之心。仕欲立功。不可反古今。經常之理。雖有功也。式于義而無取。以此知義重于功也。雖行義也。反于心而未安。以此知心能制義也。心能制義。雖不謀于時勢。而是非之介。不若相遠。時勢之爲見。而于義未安。其不可行遠者。滋多。以此知義重于時勢也。朝有賢臣。姦究寢謀。故淮南爲亂。惟懷汲黯。終周訪之世。王敦不敢爲逆。此其人皆勝萬夫之勇。以此知義重于三軍也。義之所。在有常。改易前事者。非矯其失。正以善承其志。不可憚目前之勞。懷異日之患。尤不可借紹述之名。舉任事之肘也。義之所在。有委曲相求者。程子所云。至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明義理以致其知。杜微惑以誠其意。即委曲之義也。義在顯仁者。仁爲法制。以綱紀天下。麗于正大。以觀示天下。先天下而經營。以轉移天下。後天下而受成。以靖安天下。義在藏用者。敘其致主之資。晦其成物之迹。不見于語言文字。不洩于子弟賓客。雖然。莫測其端焉。義在其濟者。如操舟楫于波濤。衆力並舉。則舟行加疾。若彼先此後。此動彼惰。反牽持不進也。義在獨任者。如荷重負而行危橋。中道欲息。無可息也。中道欲分。無可分也。顧其旁有相扶者。則兩人俱墮矣。有已事過往。即有量而後人。有出繼載。即有折肱不用。先公後私。以王事辭家事。雖父母之親。有時不遑將養。金革之事。釋我經而往從。此已事過往也。有一事自守。即生一事才智。多一念模稜。即減一念勤勉。差以銖黍。雖有拱璧之珍。不易其操。此量而後入也。身在下位。不能有益天下。得賢而事之。盡其才智。功業成而所益大。上有知人之譽。下無遺賢之嗟。此出處裁量也。知時不可爲。畏權而憚刻。雖形滅性。自處無用。僞瘠險以御聘。鑿垣墉而謝客。此折肱不用也。又或守其高節。超然自放。或道德既優。甘心丘壑。不犯人世之難。或量已知時。適可卑微隱遠。不以權勢驕危殆。或賦性清嚴。疏食水飲。絀綢繡。蕭蕭以偏激自娛。不履素灼之地。雖性分所安。各有不同。要之不失其正。皆可訓天下以福利不。悟人主以天位難。其有益斯世。與任事之臣同也。恩威由己。非保家之策也。貨財所聚。非謀身之計也。不可謂智。能取必于上。必不安于不取也。力能取勝于下。必不安于不勝也。不可謂處。當世

之法。歷朝端緒之十。稱引古人。誠切時事也。不可賦性乖戾。與物睽絕。徒知生事造端之爲害。不察隨時變通之爲安。有言及利病者。一切報罷。不以民情上聞也。不可強直自遂。使人不我與。小則不聞其過。大則衆讎所射也。鮑魚芳蘭。人而自變。素絲歧路。往而不返。不可因正人君子之難合。遂舍不從。而近從昵比之小人也。不可依傍情緣。倚藉名位。失身于匪人。以未片時之通達也。君道施仁。臣道執法。故君有不戢之罪戾。臣無不擊之邪惡。不可表異同之迹。開附會之路。因而崇重所附之人。使人不敢議。而其身不道之事。即在不敗非議中也。非必在道而得者。固有之矣。非禮枉道而得者。蓋亦有焉。不可人懷照。而自謂盛業。盛業在道之無弊。不在人懷惠也。當死生之際。以其身居所受之命。此賢者之守也。當盤旋之任。以其身嬰權勢之鋒。此賢者之力也。經世之學。貴之以進。既言于君。以死守之。而求其必踐。此賢者之信也。不以事服采章爲美。以其身表儀朝。守鴻色名教。此賢者之文也。正己之心。謂之正。正人之曲。謂之直。正己正人。皆欲同歸于善。此賢者之仁也。中和成于平日。寬猛不失臨時。見財利無苟得。居窮約無敗行。此賢者之義也。法所以尊朝廷。杜亂階。故執法之臣。有尊主之功。有彌亂之勳。不以私懷法。不挾私憾。而怨執法之人。此賢者之公也。知在物者有命。在己者有義。無望外之求。無道外之得。所爲之事。無不可書于簡冊。告于鬼神。愼于夢寐。既貴寵矣。自處益恭。既信任矣。執事益慎。既親近矣。引嫌卻避。益度。不幸疏遠矣。守一不貳。謹其所職。而不敢怠。皇慶豫之來。處之以和。拂逆之至。居之以靜。盛滿之際。節之以度。名譽所集。承之以謙。在前者敬之。而非趨附。在後者愛之。而非樹植。此賢者資以事君之器也。有道德積中者。有才智積中者。有學問積中者。有誠懇積中者。皆可任天下之事。成萬古之功。成謀定議。使國家無顛覆之政。輔相職也。何遠補闕。使人主目聞其過。諫諍職也。折衝距難。使邊境安妥。驅圍不登。不造強兵之謀。不啓戰伐之端。慎封守。詰戎器。將帥職也。奉人主之命。執圭而使。于以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忠信達國命。卑讓盡臣禮。行于境內。宣上德而達下情。廣詢博訪。每懷靡及者。使臣職也。布令承教。使民間生齒日繁。賦役不擾。有司職也。不見匡扶之迹。而各盡其職者。善之善者也。則遠補闕而能改臣主之美也。諫而不致身而去。不得已也。遺議見廢。捫舌責躬。闔門恐懼。有可憐之色。自免之道也。古之君子。所謂仕不得志者何。其身勞而心苦也。行荒遠之地。臨離離之區。歷歲時之久。所職者勞勩之事。非有官遊足樂也。所抱者憂危之心。非有功名足望也。歲月易邁。少壯逝而衰老臻。雖有驅馳之志。而無其力。猶復熱維于世。不惟勢不能去。抑亦義不可去。以拂逆之極。神智俱憊。揆度事物。皆失其則。職事不舉。數遭譴怒。而他人之柔勢者。不惟受其擠斥。亦難堪其笑侮。又有最甚者。人生如壯則從主。衰老則待養。爲夫衰老不能自養也。故聖主推恩。姑置從王之子。使養父母於家。生則家不從政。沒則三年不呼其門。事煩民散。公家之務。日以不勝。有權勢者。居美官而無事。無與援者。徇躬盡瘁。不得休息。至于老者失養。少者與。秩滿求代。輒歷寒暑。磨勘守候。動以歲年。無論薪水之歡。多不克遂。倚門之望。莫知所依。至有開喪而不得赴。臨時而不克葬者。皆一命所誤也。不亦悲乎。虞世基遣使王通。勸之入仕。通不應命。歌小明以送之。爲此故也。朝士之表見者。議論行事。即天下之風氣。是以道隆而隆。道汙而汙。氣和而和。氣乖而乖。

何以言之。豪傑之士。蓋義甚高。中人弗逮。由是而之焉。天下之勢。常近于激。夫天地之理。盛夏五月。南方之令乘權。而一陰生于其中。至剛之體。以初生之柔制其亢。然後盛而不激。若衆君子之力。聚諸一隅。則所施專一。無以妙其裁成。激則意激矣。無能抑而止之矣。其或一代之士。雷同相襲。不以振迅拔起爲務。天下之氣。又苦于積。古聖作易。坤之六二六五。以正陰有位。而毗陰之質。不能相侵。故其氣平而不類。若一君子之行。舉以其剛。則毅然易曉。無以發其高致。頽則竟頽矣。無能振而起之矣。古今事勢。往往如此。戰國之人。苦于強。大相陵。弱小易斃。故其情迫蹙而危。如拯溺救焚。不可須臾待也。此時排難解紛者。得其一言而喜。搢摩敵情。不出數語而中。凡溫厚正大。堅固長久之畫。皆彼此乖睽。不能相入。蓋人情迫促。故功名之路。亦以迫促取之。其勢然也。和靈之際。道喪于上。氣鬱于下。不能道之使平。則必激爲瑰奇。爲怪怒。此時功名之士。皆具有不能和平之性。而性情之不平者。亦往往必躋于功名。深已穢世狂憤。振觸相望于朝端之上。而草野無聞。偏至昂藏者。更不知幾何人。蓋氣化不平。故功名之路。亦以不平取之。其勢然也。唐中葉以後。宋南渡之餘。山川割據。網維分離。所處者。王氣將盡之地。所值者。天道架漏之時。故功名之士。鮮才全德備者。非有餘于此。即不足于彼。是以立朝必敗壞魁柄。經武必廢損封疆。倘非往舊自廢。即其間其無爲彼高驕。似道。不過黃白之誕。博之惡子。而授以大任。資其折衝。難求諸帶礪永存。黎藿不采。不亦難乎。此山連數缺。故功名之路。亦半缺陷者得之。其勢然也。夫氣運人情。皆治化所爲也。上所以化民者。不出于道之一。各因時所趨。從其所趨。必至流而不返。矯其所趨。必且激而過正。二者皆足所以成俗者。不出于道之一。各國時所趨。從其所趨。必至流而不返。矯其所趨。必且激而過正。二者皆足以致亂。故必一遵同風。而後人才始全。治可長久也。自古有功之臣。皆降身匿迹。以避於伐之名。史稱鄧禹勸成智。靜其若愚。是以功多。而天下安之。若夫於氣未平。雖得位推遷。常不稱其意。此人主所不快也。又功結人主。無異懷柔之家。顧遠同列。遂爲惡聲之鳥。此舉朝所不容也。若主若臣。愛憎棲于中。則賢否移于外。雖有大功。不見其有。既無其功。又加以伐功之憎。卻至所以兵在其頸矣。彼功成而無後思。有二道焉。其一存乎知足。其一存乎勇退。爲人臣者。當躍馬委轡之年。思與其君共濟天下。雖欲辭之。不可得也。若夫功已成矣。不可再益。天地萬物。孰不在盈虛消息之中。而況人生之才智乎。自以爲才智未艾。尚可爲。不肯偃息求退。一發不效。喪前功而遺後累。馬伏波是也。亦有處權勢之日。乘乎至盛。不留餘地以自安。應夫一朝謝事。衆怨皆作。因有當關待暴客。荷戟禦猛獸之喻。時異事易。與其事者。非心存鱗甲。即恨起離此。向之聲切他人者。至此不身殉不已也。李太尉是也。人臣事君。未有功可成而不求成。身可安而不求安者。至于一日者。功不足庇其身。身不能有其功。則爲人所欺。君子見幾而作。常使身有餘于功。功有裨于身。勿使兩不相顧。而爲人所借也。勇犯亦求退。而君子非予。以其乘間要君。非超然利祿之外。其迹似高。其情可鄙也。彼蔡澤者。傾危之士。然而禍福之見甚明。則造化之理在是。所言亦合乎正道。而于天人相感。曾不諱也。此人臣居功之道也。天下情態萬狀。而至善之極。不可易。故造次顛沛。而善人之心亦不易。人君培植善人。所以爲盛衰計也。道不行而去。去就朋友。未必盡其心。言不用而死。

其心遠矣。未必益于君。合衆智以爲謀。衷古今而守正。君雖不從。徐而察之。必以爲可。雖不去可也。以身繫社稷重輕。天命去留。臨危履險。其君忠難相依。如左右手。姦人雖欲害之。然而社稷有靈。此人必不可害。雖不死亦可也。蓋臨難而死。未必有益天下。立功而成。則所益大矣。如是則死不如生也。以死成事。其死愈重。死而無成者。次之。以生成事。生亦可重。生而無成。不足數矣。如是則生難于死也。一死足以并社稷之難。一不死足以釀無窮之禍。君子必死之。所謂殺身成仁也。小人逃遁苟免于其間。所謂以國予人也。知生死皆無可爲。而以死自安者。又不與死而無成者同也。龍逢比干是也。身爲幸輔。義之所關已重。又不可與生理較低昂也。李固陳蕃是也。國事之壞。不由于我。其義可不必俱死。其身可不必久存。大廈既傾。無從更支。雖有懷抱。可不求盡。雖不以死著節。其身可不必有用。伯夷叔齊是也。聖人慮患于豫。救禍于微。不使天下之事。至于大壞。忠臣死之而無益也。若夫可以不死。而以死自誓。聖人不取也。子路是也。不擇所爲。而以死殉。聖人亦不取也。宗魯是也。死生之義。從委贊之曰辨之。則出處可法。死生亦不苟矣。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左氏詳載其言與事。所以發死難之義例也。蓋政不及己。可以不踐其難。若枕尸而哭。或觸桴怒。即不辭死矣。大宮之盟。或觸桴怒。亦不辭死矣。蓋不從死于莊公。而非求不死于崔慶也。天地正大之氣。即實理也。忠臣當死而死。所以全其是也。所以蹈其實也。生平所爲。無一事從乎實理。當死生之際。而語人曰。我必死之。此欺人也。又或以責人曰。爾必死之。是自欺者也。自古無放曠逸豫之忠臣。無虧才揚己之忠臣。內文明而外柔順。不放逸也。艱貞以晦其明。不表露也。內之明也。足以遠禍。機外之順也。足以平物情。學問不足。內何以明。言行不孫。外何以順。君子守道不二。則內明外順。具在是矣。凡憂患至而溺安者。醉夢之流也。即過于顧慮。亦恐病其苦難。因而營求苟免。耽一日之娛。失終身之節。謀一身之存。敗萬古之防。亦聖人所不取。必內明外順。而後取焉。明順之本。要在無欲。無欲而後心有定慮。體有常度也。若甯俞受饋之日。陸贄奉天之時。季孫行父。當大國之詞。王孫山子。受怨人之錄。此臣道之變。君子所不顧也。

釋志卷七

諫諍篇第十七

世之盛也。人生過舉有限。朝之批政無多。無俟乎煩言。故亦不至煩聽。道之衰也。穢德日滋。敝政實繁。言者遇事便發。不計其多。聽者積累增憾。必決其怒。故亂世章奏。比常較多。人主覽之。比常加怒。若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臣言激切。既非進諫之經。人主優容。尤出恆情之外。千載一遇。不可爲法。其可法者。臣懇款敷納。主虛沖聽覽。爾聽言之法。宜識其情。親狎之臣。多安悅。疏遠之臣。多恐懼。安悅則有懷必盡。恐懼則所懷未必盡也。主綜核嚴急。諫官必攻大臣。圖得其處。主溫仁寬厚。諫官敢言人主之過。以彰其直。實陰爲權臣地。以託其身。此情之深者。不可不察也。凡逆耳者多忠。順行者多私。人臣非忠愛。不肯逆君。非有所希冀于君。亦不肯爲佞也。新進之言。可聽者少。老成之言。可聽者多。新進喜紛更。而好搏擊。老成義理深。而更事熟也。無稽之言。易于罔上。有微之言。難于諫善。故無稽者。聖主所憎。有微者。君子所貴也。昌言于庭。使人共聞者。公也。而造膝之言。亦有甚公。王旦薦華而準不知是也。陸贄有奏請。不使人知者。私也。而顯言于朝。亦有甚私。李林甫使馬之說。使衆聞之是也。在朝之臣。知無不言者。公也。而慷慨論事。亦有不公。黨于權戚。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其人也。職事之內。有懷不盡者。私也。而職所不在。懇懇敷陳者。亦私。宗社之慮。出于雙臣之口者。其事也。忠在朝廷者。更張搖動。所係甚大。非原始要終。莫

能保其必行。患在邊圉者。宜擇人而任之。俾適往以圖方略。若但論列指畫于朝端。不見有益也。人臣致主之言。合于天道。則天道爲之助。合于羣情。則羣情爲之助。患其說不義。不忠其無助也。患其志不堅。不忠其不遂也。以溫柔敦厚爲上。慷慨激烈次之。博辯廣引又次之。至于摠攬折檻。而其爲術窮矣。高宗得傅說。置諸左右。其任不止于諫官。命以朝夕納誨。猶之乎諫職也。古者即以大臣司補衮之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非直命小臣也。禹亦在其中矣。當時所謂昌言者。而大臣爲民謀。鮮食粒食也。所謂無面從者。左右斯民以成其德。宜方四方以致其義。明章服以肅吏治。聽治忽以達幽隱。蓋海內之事。無一不待臣言。朝廷之上。無人不責以言事也。且諫之爲道。貴于見聽。不貴相逆。使天下蒙其利。不使天下高其名。直臣愚忠而激怒。不若優人巧笑而罪人也。諫官攜手而俱去。不若微言而回天也。左師觸龍在趙。頗考叔在鄭。未必積誠于平日。而能制母后所深愛。返大陵于永誓。足稱君子之用心矣。禮不顯諫。信有之矣。然諫章之詞。雖不必聞于人。而所言之效。則天下可共見。不可以造膝之名。掩寒默之實。凡所云弊端未去。背倭猶在。皆諫官寒默之明徵也。天下詎可欺欺。諫有其時。有其職。非所言而言。猶非所默而默也。陽城既爲諫議。良久無聞。朝士爲論議之。亦不屬意。至于賢相之貶。率同官伏闕力爭。欲相姦臣。皆以裂地自麻。痛哭于庭。此擇其大者言之。小者不必言也。呂祖儉曰。朝行間時事。如在冰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蓋職所在言之。職所不在。不必言也。二公之義。皆可法也。自古無道之君。或以佞臣監諫。或自聖而羣起和之。或設不急之令。以深人人罪。或強詞辯詰。以奪正理。或勉強受諫。終不能平。必欲深折直士之氣。以微將來。至于殺諫臣而惡益矣。衰世所不恒有也。有則必亡。蓋諫臣之死。忿怒于主心者少。媒孽于姦臣者多。博獄之犬。狐不愛焉。其主豈不愛之。所以必欲殺之者。必非心知其善而棄之也。必深有所忌于中。而欲去之也。何也。其媒孽者深也。天子之尊。不能保其所愛。使人以所惡殺之。尙何以自立乎。是以亡必促也。夫以人君之尊。一旦聞諫臣之言。悚然甚懼。幡然改過。亦云甚難。光武雖得諸葛亮。猶失諸諸葛。要使其過。不留滯於胸中。則直言易入。故爲君者。常知理無不在。則聽納之際。不施以慢易。而覽省詳矣。好實德而遠虛譽。則居心必誠。取人必以實行。聽言亦必求實效矣。常思己之喜怒。不以類。事之得失。不可逆。則省覽之際。警悟必深。莊言上達。巧佞自退。不煩屏逐斥遣。而左右臣鄰。莫非忠信之士矣。其以諫爲職者。亦當議本先王。言合大道。出人經史。有關社稷。然後有益。于君父。無系於官常。若義理無源。探索易盡。義理未精。執持不堅。略舉淺末之指。行以固陋之說。近小之忠。雖能言之。其實無益於國。至于遠大之忠。非蔽于不知。則沮于自匿。所以有築室道謀之譏。不學牆面之恥也。凡進言人主之前。列款啓陳。不如因事駁正。列款者多。以報聞見能。託諸空言。駁正者猶以就事論事。施行有日也。漢人就事論事。宋人列款言事。故漢之章奏。甚少多見施行。宋之章奏。繁多。非歸廢閣也。爲人主者。大事不敢自專。又不聞衆論之當否。而常至于不決。不決必廢弛。廢弛既久。亦敗壞矣。小事可以自專。常不樂盡下。矜其獨斷。或至失策。失策既多。積小而成大。亦敗壞矣。一事有一事之成法。朝廷之上。大抵依成法以決事。雖有臨事之采訪。皆以故府爲規模。而非此舉之肯綮。一官有

一官之職守。朝士雖衆。分曹而理。不過數人。不在其職。則曰非所宜言。雖有滿朝之聰明。實則數人之智慮。何以博觀而弗遺。且人臣立朝。順從而益者少。拂逆而損者多。拂逆而損者少。順從而損者多。然而君固喜其順從。不喜其拂逆也。是以文侯懸琴以爲符。不補旋以爲戒。稱美書傳也。且人臣進言。有爲盡一之說者。有爲嘗試之說者。盡一之說。不可轉移者是也。嘗試之言。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類主意然否。東西易位。以售其私。向則道之。遠則避之。其道之也。煩言累詞。紛而不可擇。不擇則聽。聽則售矣。其避之也。移此佩彼。似而不可怒。不怒則色。齋亦售矣。是以小人無必不可聽之言。君子有必不可行之說也。然欲開言路。必禁賄賂。賄賂苟通。則諫官彈劾。適爲司黜陟者。淵陂魚耳。甚且相與爲項背。諫官發其端。司黜陟者居其間。各得所欲而罷矣。其或英明之主。用意過密。入人之罪。或謂無私。出人之罪。必疑受賂。于是下人窺其微。有言責者。皆迎其喜怒于內。而矜其風采于外。名爲弼遠補闕。實則從欲順旨矣。古之賢王。道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斥逐焉。後世又不然。不使以言獲罪。而假諸他事。以致其罪。此人主之過也。上古之臣。以諫爭彘職事。中古之臣。以諫爭名譽。晚近之臣。以諫爭得禍患。趨而愈下。諫爭之名。即逢迎之路也。此人臣之罪也。李泌請罷拾遺補闕。蓋有微乎言之也。夫給事御史。人主所選擇也。然其人有限也。在朝之臣工。天下之賄賂。有心有口。皆足處事上聞。此其人無限也。虞廷所云納言者。天下之人皆可言。而一人領之。非天下之人。皆不當言。而數人言之也。以臺諫所言。正朝廷之得失。以四方所言。察天下之利病。當無遺意矣。君相議政之際。諫官得以與聞。得以駁奏。或有闕失。先事正之。天下但觀朝政得宜。不謂諫官失職。則臣主俱美矣。若夫已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從而論列是非。天下其歎諫官之效。計議人主之多過。則上下皆譏焉。過時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誰事不令。集人來定。夫與賢者議。議是不取。必兼才。明事機者。可與共議。綜世變者。可與共議。心存敬畏者。可與共議。長于治事者。可與共議。人主虛聽。則此衆多之才。皆可兼濟。拒而不錄。疑而不信。適達其所長。適室其所短。則此衆多之才。皆歸無用。不亦惜乎。要以立說之際。後事易於前事。雖不用其言。而天下之勢。日以益矣。此人臣所願也。若後事難于前事。雖暫用其言。而天下之勢。必有大不可爲者在。此其人臣所不願也。所不願而具官焉。未必大有益于國也。夫羣下論議。無所不有。循理與從欲。其數適相半也。循理之言。按朝廷舊章。達小民幽隱。有欲之言。反綱紀。開僥倖。雖不盡然。大半多由此類。爲人君者。未嘗將來之利害。先觀有定之理。欲理之所有。常與利俱。欲之所有。常與害鄰。從此之半。勿從彼之半。則所行皆善。政矣。循理空欲。不明。徒欲博采衆論。虛衷盡下者。以羣言衆多。益生迷惑。專己自是者。常持所見。與羣臣爭是非。相爭之頃。小人微用機權。人主靡然從之。名曰盡下。實則專主一說。所以益庭紛爭。終出厲民也。功哉篇第十八

賞功者。國之鉅典也。人君操大利以賜天下。行于當時。卽爲福。遺于後世。卽爲道。功臣夷大難。以奠民生。不獨勤在王府。蓋亦恩及四方。故有功必賞。所以思往事也。以賞酬功。所以勉來事也。思往事。則益圖來事之勤。勉來事。則能成往事之終。此人君與世臣。相須爲治之心也。故待功臣有二義。其初不可訾。其後

不可刻。天下既定，人君居深宮之中，有意安之勢，所以功次先後，錫子輕重，苦多不嫌。德恩則不貴，新舊則多遺，況生平恩怨，豈無在人耳目者？下吏迎合意旨，隆所愛而抑所憎，則雍齒不侯，小輩先選，其如之何？懿達如高帝，猶須數年而後定其位次，明察如光武，得馬勒論次而後諸將始服，所以難也。高祖之約，非屬籍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法者，天下共誅之。唐太宗著令，族屬至親，不得緣私與功臣競後先，行義公行賞，死事之孤，爲上，累賢次之，戰勝又次之，其義皆可法也。若其王貴者，侯較平王加隆矣，平王無二路，二服，侯弓矢不至千，無虎賁三百也，以此知備物之典，歷世有加，至于無物可加，而九錫作焉，又致人不知感得之者，轉生疑貳，而抵牾券於地，皆積輕之勢所必然也。故曰：其始不可濫也。漢封功臣百餘，至于太初，未及百年，僅存者五，皆以子孫犯罪，至於奪爵，明初盡胡之獄，誅勳萬數，責勳之臣，得尋帶礪之盟，申丹書之信者，有如晨星。靖難之後，子孫猶存，又以懼禍之故，不敢言襲替事，是以孝陵元功，延世絕少，脫無靖難，嗣封踵起，其後一代朝儀，居西班而稱世爵者，闕其無人矣。夫禍亂既平，人情安肆，苟人主不推以赤心，略其微過，昔時抱薪薪火，即此日拔劍擊柱也。昔時跳城注壕，即此際沙中偶語也。惟輕聽謀者，以多智見疑，隨敵敗戰者，以雄武生猜，位高爵重，既以滿而招損，代謝乘權，更以涼而逼煥，子孫有過，逮及父祖，蒼頭不謹，罪坐主伯，求饒塞而收恤之，未必有貫珠之善諫，妄男子行卜於世，誰白其爲將相相殘也，不幸爲獄吏所困，親故怖匿，更無膠致刺刺，以死爭承者，朝士雖衆，誰爲舉薦伏闕，議及帷蓋，奏當既成，誅決恐後，雖有金版出地，告龍逢之冤，亦無及矣。此霍氏之禍，所以萌于驕乘，王導之忠，猶云必思外濟也，遂能浮遊五湖，追隨赤松者，不亦希乎？故曰：其後不可刻也。漢張良之封，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此出主人主之意，非丞相御史所可發端也。爾時戰陳之功，平陽爲最，然所食萬六千戶耳，高帝自擇齊三萬戶，以與子房，過于平陽矣。子房辭之，而受留，高帝之封子房之辭，皆足爲世法也。任昉爲梁武詔曰：康俗成務，義在庇民，或運籌帷幄，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或忠勤懋德，夷險一致，或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然而梁氏世爵，亦復湮滅無聞，豈非國祚不延，經綸未備也哉？故爲人主者，景風之典，既當隆于前，而世有之恩，亦不當替于後，如有辟嗣，罪止其身，不宜奪其世爵，又不可聽有司多方磨勘，使資者無力克紹，由此降爲卑隸也。昔漢臣失封者，宣帝感而錄之，有司淹久不復，或復以子孫之絕，使盛德湮棄，邇來布章，所以有杜業之疏也。厥後紹復三家，餘無及焉，明世宗悼念元勳，下詔推恩，而封者五姓而已，固知世爵一祇，紹復最難，何如使簞食續子文之祀，韓厥反趙氏之田，不絕于其始也哉？夫人主待功臣，固宜無所不厚，獨不可授以職任耳。史稱光武雖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必先獨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不然，天下未定，既以盜賊爲髮，天下既定，又以功臣爲防，視天下之大，無人可託腹心者，將與何人共定太平也？賞功之典，難於允當，而中葉以後，此事尤難。二雅所載方叔召虎，皆中葉功臣，聖人獨舉以垂訓，蓋深知其難也。中葉之時，人主行陳未親，大臣意見多歧，中朝沮抑實繁，幕府請張太甚，有此四弊，故奮勳最難，古者推轂之將，人主所不御也，後世功在邊境，猶必借

助中人，段熲谷虛山空，延譽之力也。直植樞車俄至，銷骨之毀也。人主行陳未親之故也。邊將捐軀于外，宰輔持衡于內，有趨賞奇功者，即有慮生營戎者，或曰：軍賞不踰時，或曰：德而後忠，望之之對，要功萬里之外，劉向之諫，久控刀筆之前，大臣意見之殊也。大將破敵，不能不有虜獲，近習求索不得，則起險厲之訟，或微言巧語，或虛章排妬，吏士未歸，豈已移書詰責，昔人有云：破敵誠爲大慶，臣身受答累，此中朝沮抑之故也。揚威萬里之外，往往虛張羽檄，妄指渠魁，罪人斯得，久則猶存，隻輪未返，捷書飛奏，鑿空無人之境，沈碑絕迹之川，取笑遠人，流僞史冊者，不一而足。此幕府誇張之習也。又其甚者，功賞未行，罪戾已及，則捐命之烈，爲敵國報讐，俾遺寇附酒相賀，戎士切齒腐心，其爲絕痛，可勝道歟。且立功既難，居功尤難，李泌對德宗之言，千古勳臣，所共聞而泣下也。周公教成王治洛，首以紀功爲言，非無意也。殷人先制後賞，故制官刑以儆有位，迨至末流，必有酷烈之禍，周以忠厚立國，反其所爲，紀功之令，先於設辟，所以變殷法也。且開國之初，不爲刑書，以肅官常，但求有功之臣，而褒賞之，亦可使良士知勸，民德歸厚，不煩戒敕，而雅狂可空，獄吏可省矣。於斯時也，虎賁既脫劍，世臣就藩服，所云功宗，乃文臣之義治者也。後世武臣有世爵，而恩斯於文臣，非其義也。既已列名元祀，配食大猷，則從享之恩，亦非畸屬佐命，後世惟以佐命爲元功，鮮及後起，亦非義也。故知洛誥所載，乃記功之要典，是以周公詳之也。

史治篇第十九

孟子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然其原則有由矣。人主好勤政事，且重親民之官，受職出牧，咸得親見勞勩，考才器長短，稽在職勤惰，嚴勸久不聞問，爲詔以趣之，善王不稱在前，賜書以詰之，兼以禁網疏闊，吏議公平，懷才抱藝，無不直行厥志，謹身廉平，以自致所長，此時天下良吏，雖然並出矣。若百姓任能日苦，官常飽賂滋章，欺誑便巧爲上，持猛殘賊爲強健，先期賦入爲稱職，操金弄行爲補過，安靜之吏，見爲風采不揚，經術之士，目以迂闊無用，於此時求良吏，是猶閉其津途，望望輻輳也。故欲求吏治，必以朝廷爲本，然四海之大，郡守縣令之多，既已遠于闕庭，而欲微察清濁，則大吏最爲樞要焉。昔周公誨保文武受命，民仲山甫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即其任也。大吏良吏必多矣，大吏好利，下必貪，好名，下必僞，好利必相殘，好名必相構，言蔽於矯僞，行衰于鮮終，此方良吏必少矣。良吏既少，倡導無術，更以舉劾行私，咸否盡易，勸懲俱爽，以此澄清吏課，猶御行求前也。故欲求吏治，又以大吏爲本，治民之人，所操者法度也，所扶者公理也，大法無取小惠，公理無取私恩，君子之類，爲善之行，法之所尊，義之所重也。小人之類，爲惡之行，法之所誅，義之所賤也。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爲善爲惡，向背之機，盡其力以防于微，悉其心以養于隱，不以爲民事以爲身事，不以爲身事以爲君事，不以爲君事以爲天事，自視其身，與天合德，則能爲天之事矣，則能存天之心矣，使民氣安靜，不待鐘鼓箠撻而樂，民風醇厚，不必五服之屬而親，民德端莊，不必宗廟之中而生敬，（官署之側而生敬）官署之側而生畏，非但塞其資穴，扶其傾軋，小事悅人，大綱則害人也。故治民而民悅者，後世之良有司也。治民

而民忘者。上古之良有司也。凡長吏到官以後。能使公庭之上。多事變爲少事。有事變爲無事。其爲良吏。爲清吏。不待言矣。康誥曰。若有疾。惟民其舉樂。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欲去惡足矣。何必如疾痛在身。欲遷善足矣。何必如父母保赤。蓋以吾精神流通其間。然後民間爲之鼓舞。爲之戒懼。爾民之于上。理所不可。望其風法。不可得也。可以循理而偏遠焉。民始不服矣。力所不及。不能底焉。不敢怨也。力所可及。而偏斷之。民始怨矣。昔召伯聽訟甘棠。子產傳勝鄉校。豈好爲蓋下之名。亦云可以盡已之處。無不克盡焉。爾夫民猶體也。君猶心也。民有願欲。無不問諸君。猶體有所須。心必營之。君有失德。疹氣必及于民。猶心有於已。願欲必著于體也。良吏與民同苦樂者也。食吏與民殊苦樂者也。良吏安則百姓安矣。教化者。朝廷之矩矱。廉恥者。士人之藩籬。風俗者。治亂之符節。三者相須爲益。然其機要。不在人主。而在有司也。風俗之壞。不過數端。尙奢侈則俗壞。好詐僞則俗壞。多游民則俗壞。多浮士則俗壞。簡儉常則俗壞。亂是非則俗壞。不城上之徵求則俗壞。數者。非一日之積也。識其端而預杜之。則在有司矣。其次貴賤之等。淑慝之辨。不可不明也。夫貴賤有定位者也。淑慝有定行者也。爲有司者。淑慝之辨。不可不明。因而貴賤之別。不重。所謂淑慝者。由乎愛憎。所以愛憎者。由乎勢利。淑慝亂矣。旌別悖矣。彼曾不知。猶復機心待物。盛氣決事。機以濟墨。氣以翼猛。幾何其不大謬也。其次民間親戚故舊之訟。最不可苟且聽之。此風化所由成也。孔子爲司寇。父子之訟。不取決。久繫以勸其良心。韓延壽爲潁川。召郡中長老。人人接以禮意。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戾之道。其爲鴻臚。痛自刻責。以化兄弟之訟。田者。陸九淵人倫之訟。剖決既明。使自焚爰書。以厚其俗。皆以勸民之天性。而不專恃號令刑辟之效也。蓋民無不畏法者。法之將壞。紕繆居多。如繩之將絕。不能縛物也。有司更加以苟且。是引將絕之繩。縛難繫之物。健者放逸莫追。所繫縛者。跋躡而已。法所以益壞也。則莫若就其近乎天性者正之。所謂天性者。無過親戚相愛。故舊相親。今舉相愛相親之人。而至相惡。是以不可苟且聽也。禹立三年。百姓皆以仁遠焉。豈必盡仁。上好之則爭先爲之。所以悅上。也。而俗從此美矣。夫見諸習俗爲美惡者。卽藏諸心爲理欲者也。在人者此理欲也。在己者亦此理欲也。美惡之別。以理欲辨之則精。以在己理欲辨之尤精。心乎愛民。可使情欲之私。莫不以理行之。心不愛民。則循理之初幾。猶且流漫爲欲。況其動於欲者乎。宜其胸中有不可攻治之病。而淑慝無主。淑慝亂于上。習俗壞于下矣。夫民易治而難測者也。耳目不拒號令。形骸不拒鞭撻。心術之微。偏能藏姦蘖。不可洗滌。聖王畏其然。故齊之以法。必使知戒。道之以恩。必使知慕。其用法也。痛懲焉。以杜前非。愆舍焉。以觀改過。不痛懲則迷誤不覺。不寬假則善機不遂。若一切嚴酷。至于法不勝姦。威則有之。不能使知戒也。其用恩也。良醫之門。不拒病人。鹽括之側。不拒枉木。不以我之全。拒天下之偏。然後天下之偏。無不受全于我。非我恩也。要使知慕而已矣。是以必勸其天性。蓋天下之理。形聲皆有方。惟氣則無間。有方者。尺寸不可踰越。無間者。幽顯皆有貫通。故承事鬼神。皆用氣相感。而無取形聲。天性也者。在乎法令之前。而行乎法令之中。與人相入。猶氣之感神也。若夫用法之際。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足矣。不在嚴酷也。酷吏之名。前此所未有。始於西漢之初。蓋承秦人餘烈。亦由其時任使之風太熾。匹夫睚眦。擅若王侯。雖天子亦惡之。故

爲吏者。錄其不軌之行。舉族論死。不爲寒心。蓋以除人主所忌。遂致激越過中。虎冠屠伯。又其因而已甚者也。今車書以內。莫不畏罪遠法。無任俟茲人。無遠宗巨惡。彼嗜姦必取之風。安所施用乎。且深刻之姿。多具偏至之性。事情未洽。苛忍必用。是以鮮能持平。故史家之論。皆云暴戾恣睢。卒以凶終。謂其所治者。小所亂者大也。董子曰。君國之務。莫不于崇本。本崇則君化若神。不崇則無以策人。蓋本源未清。則諸寬猛。不旋踵而害生。不鍾於邪。反鍾于正。苟能崇本。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何慘毒之足用哉。故曰。風俗之事。不在人主。在有司也。人不安所利而安所習。習實爲常。雖利所不在。亦安而樂之。利之所在。亦畏而避之。聖賢立政。度其所安。予以所利。人苦愚樸。作器用以適其情。人苦漸詐。制禮以返其初。意在與之相習。故也。若驟修所習。授以所利。如奪小兒乳哺。授以餐飯。餐飯者終身之利也。乳哺者離襁所習也。當以歲時。習見餐飯之美。不覺免乳之苦。若一旦奪之。猶且不堪。況奪其乳。而所授者乃莖菜乎。詩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言岐山之峻。而有坦途可道。猶人君之尊。而以便民爲法。故子孫永保其基也。古之人不敢輕言變法。必有明哲之德。于精粗之理。無所不昭。不獨精者爲之地。卽粗者亦爲之地。有和悅之氣。于異同之見。無所不容。不獨同者樂其然。卽異者亦樂其然。然後可奪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民不驚。顧不謹諱也。若計之未審。人不能行。出之不遜。人不樂從。概以掠治齊之。民有至死而不服耳。貪暴之吏。往往借不可慮始之說。恣其爲猛。不思利害之幾。雖難悉。義利之辨。則明甚。所云不可慮始者。行義而不可使知也。非放利而人不我從也。子產取衣冠而褚之。使侈肆者不敢服其服。取田疇而伍之。使兼井者不能侵其疆。此豈放利而徇使之。乃禁其非禮以從義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故爲不測。以牛羊用人。如管商所云也。言反覆開喻。猶恐不能盡曉。姑使率循號令。從吾所爲。以免狂奔之失。蓋憫其無知。非幸其不知也。僅可使由。故教化宜亟。在我者不可不盡。不可使知。故不忍忿戾於頑。求備于小過也。若故爲不測之令。掩取無知之民。俾操下如東溟。豈聖人指哉。

選舉篇第二十

貢舉之法。所以官人。官人者。所以治人也。楊綰曰。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故能律已從政。化人正俗。若此者。斯致治之人也。三代興賢尙矣。漢初賢良之目。猶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亡同。守令非人。故所舉皆謬。而其法壞。魏文帝易以九品。行之既久。至于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而法又壞。夫賢良取士。何以善。謂其所以取人者。卽所以治人者也。九品中正。去古已遠。然以本州先達爲中正。猶有古者鄉先生共論賢能之意。然終不如科舉之法。歷載尤多者。以其所試之書。莫非先王之道。所試之言。莫非明道之言。道者。治人之本。從事于其本。故其法最可久也。夫古樂感人心。移風俗。故三代以上。學士童而習之。國家卽以此取之。周禮大司樂是也。後世制科之文。用以取士。故感入亦深。其移風俗亦易。程試之官。當以先王中和之理。爲論文之規矩繩墨。使從事于此者。莫不鍊動天性之良。翔禮義之圃。薰陶芳澤。消釋鄙吝。其人固可嘉。其事亦可重也。今也不然。或取流漫之辭。或取纖曲之語。或取諛諂之辭。又有都鄙不論。但如焚香所書。率取少年能報恩者。宿素儒宗。有意不錄。尤可歎

也夫賢舉之人欲其明經義也經義果明伊周之業不遠而致不明經義雖有桑孔之靈策其初有成之威猛適足亂天下況區區決斷微敏之末才乎夫勇力橫擊之士威陰蔽之恩而欲顯報其主今以道義之名致之而不獲其用者所用非所求也取士之法有初基之制有承平之制一代之初徵聘選舉不可偏廢徵聘者所以維高節之士選舉者所以達有用之才也有徵聘而無選舉無以塞私門之資有選舉而無徵聘無以致深沈之養充庶位者不可不任賢則選舉為急當大任者不可不求大賢則徵聘為重明太祖徵宋濂於金華聘劉基於處州下姑然而得陶安入金陵而禮陳遇皆不在選舉之列者也燕昭王尊郭隗以招賢秦昭王納范雎於說客唐太宗以修事識馬周宋太祖以上書知齊賢亦不在徵聘之列者也總之不得其人雖樊英許靖有奇名而無用既得其人雖飯牛叩角不嫌召見此初基取士之法也承平既久商山之老不復懸遺密令之賢悉皆召致年少氣銳而備用者章交公車挾賢懷璧而賀官者私門成市非限以科舉則難而多端矣此承平取士之法也漢時賢良對策之言天子大臣咸采取而行之故名言議論往往出其中魏相稱引韓延壽之忠霍光用延壽為諫議此以對策之言用之非別有薦舉也光武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對郡計人樊鄴稱潁陽太守張堪之賢帝歎息良久方徵徵堪會其病卒下詔褒揚此人主親覽對策之文而施行者也武帝曰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此人所主不泄對策之文使人得極言無諱者也後世策士者以文求對策者以文應連篇累牘要皆無用但聞有犯忌諱而罷斥者矣未有因數陳而施行者也其簡悉可焚也夫對策之人皆四方有識之士所言即四方弊政與民情也不于此寄耳目則所謂四門者更于何求且居官之人彼此更相左右互為耳目必有不欲盡言者雖章交公車要皆道諛與摶擊道諛則為黃霸之虛偽摶擊則為息夫躬之詆訐雖連章累牘又多不情其簡亦可焚也夫章野之賢如梅福張齊賢以布衣上書者鮮矣其間至者又皆有故而言有因而至有中人而後發若不求諸對策則四方民隱與章野虛公之言皆無由至雖有合宮衛室亦虛名爾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于問乘事演道莫善于對為君相者兼采獨聽于對策之時則四方人士何渠不如三代邪

朋黨籍第二十一

朋黨之說蓋中葉以後主威微替士習漸乖舉錯失中公論湮鬱于是賢人君子各從其類相為引重期于翼正直扶綱維小人不悅遂指為黨原其初起尚微探主心不敢樹敵亡何人主不察遂以為附下罔上臣之大患一切過為之防而防閑小人之心反緣此多滲漏焉歷考往事甘陵互相詆讐未嘗為排擠計其後官官專政賢者不服遂激揚名聲品題標榜牢修朱位先後發天下之大難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其患中官外臣勢不相容士大夫之間未有操戈相向者也唐牛李之事彼此傾軋垂四十年其時官官之勢不下於漢而二家之士無一人附以自固者是以賢不肖之分未有所屬張的而射不遇當路數人不及天下厥後白馬之慘乃強藩將叛妄設罪辟誅夷天下忠憤之氣非復兩家餘燼也若宋之仁宗其君不問不賢法度未甚陵替朋黨之說忽起于士類之相傾亦既稍平矣而反相作輔招引非類遂至門

戶大分更五世而刊名立碑死徒禁錮要皆君子偏受之人非官官而忍苦于官官事非叛道而獲深于叛道卒至羣小晏然顯道衰紹勸兵之誅國命斬然陰逸文蔚奉冊之醜自古黨禍之酷未有如宋者也昔之憂朋黨者或見諸章奏或見諸論議其最切者以為激人主之怒而空天下之才孤人主之勢而卑天下以與人痛切若此終不能回歸厚之意養和平之福以其所持之說要皆開悟君心未嘗舉士大夫居身服官之正理以為箴砭也易曰同人于野亨又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共此六二之德在象則亨在爻則吝其說何也蓋君子立朝人之同乎我者莫不得所依歸我之同乎人者未忘有我之私則亨在人而吝在我蓋望之是也鄭朋欲附望之先言許史子弟罪過章示周鼎堪誤謂之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大怨恨遂入許史以傾望之此外則歐陽修近之濮王之議為衆論所詆喜蔣之奇合意因引薦之之寄既進遂許修以自解此皆同人于宗之過也故為君子者必謹其嗜好清其徒類峻其藩離以人事君而不出于接引後進之私在下獲上而無存乎攀援依附之志好賢如縑衣而非養交馳名疾惡如流進而非伐異爭勝忠于國則同心勇于義則同行舉筭庫而不交利屬子景前哲而非傳羽依羅抗志不失于矯激和衷不陷于纖纖所以免于宗之吝也揆厥所由皆在教化春秋之義道術政理皆歸于一以人臣而營私交政理之不一也樂義為優樂和取同道術之不一也秦之六四所謂朋黨相從者何人也位高者為之倡而始進者慕之游從賓客復奔走馳騁于其間刺探升除干說禍福調解異同假借恩威又有處草野之中亦稱俱稱談道隱遯說某某為同心某某為同黨某某執牛耳某某樹赤幟誇耀閭里之間眩惑郡縣之吏所以徒類不清開藩離處子曰利口之覆邦家非其人乎昔房植周福之門互相謗訕劉班殷錫之客不通往來四賢一不肖之詩作遂有朝堂之榜一蠶一絮之頌與幾致斷絕之禍此豈賢人君子自致不測之罪哉皆賓客之為害也其卓識者不近亂門勵高節者不入私幕惟淺衷弱植之流然後見利而趨聞聲而附故義無私交所以杜朋黨之門必也高位之老不在謝絕私謁但能以肅灼致人而以淡泊親人則奔競之徒自不至于其門一命之士以遠大自期者亦當慎擇交遊各以職事相勸道義相稽自此以外則出乎公門入乎私門入于公家自無朋黨之累矣書曰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朝無朋比皆由君德之正此尤探本之言也

辨姦籍第二十二

易曰其豫在上何可長也司馬道子之謂也又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爾朱榮之謂也是其為惡有形故禦之有方終于不保其身天下亦不受其大害若夫為惡之迹甚隱人主入其術不悟害在天下或數十年之遠甚有及宗社者雖楊杭之史有所未紀雖八姦五蠹之說猶未周知然而得成其惡者由辨之不善辨也小人之為大惡有侵奪主權者有腹削民生者侵奪主權者市恩于民以厚其勢至其極也攫臂而竊天位于己齊之田氏漢之王氏也腹削民生者固寵于上以盈其欲至其極也拱手而授天位于人吳之朱孫宋之蔡京也其事不同其于亂亡一也內結宮闈外結同列縱惑君心以奪色財貨此佞臣之禍國柄者也內制中宮外制人主與大獄以誅錮異己此權臣之禍國命者也權臣之始必以佞

悅爲媒徑。佞臣之終。不以權勢爲窟穴不已。方其爲佞臣也。多方進讒。以市君權。權有所歸。則與君爭權。以固其寵。其進讒也。默與君合。所善者進。所惡者逐。以君爲悅。君亦樂其悅也。然而進退大權。竊之去矣。迫其爭權也。則顯與君違。使附己驟升。而守正不調。明示天下以進退之權。不由君而由己。權移于下。君雖欲裁其寵。不可得矣。此從來姦臣篡竊之術也。怨仇必報。美官必爭。金錢必貪。其所譽者。未必不爲排擠計也。其所毀者。未必不爲援引計也。其謂人也不必多言。一語中微。即深入而不可解。或猶此人之短。正以中傷彼人。所攻而去者一人。所城而去者數人。人主無由知也。以平日相毀蓄憾。乃微示寬容。旁觀意旨。使相招附。其人苟立節不固。畏威慕勢。轉而相從。蓋相毀不可殺也。得其相從之迹而殺之。是爲殺其私昵。以此自白。人主無由知也。其引人也。旁引曲說。使人主入其彀中。而以己意用之。不必植私之迹。而有樹恩之實。人主亦無由知也。其體權也。不問位之高下。視權之所在。則趨而據之。他人雖位處其上。而權不在焉。拱手而奉其意。指追其權之稱去。則又因事改制。以分他人之權。人主亦無由察焉。四海九州之奉。君所自有也。人臣賄賂勾奪。取非其有者也。彼小人者。傾內府之藏。以賞賜後宮。傾外府之藏。以賈給衛士。然後後宮衛士。合爲一詞。譽之而賄賂勾奪歸焉。以君所有之富。賈取非其有之富。人主不悟。猶謂之忠。其交相悅懌者。誰之貨財。人主之財也。其互相貴顯者。誰之官爵。人主之官也。人主不悟。猶爲去其所惡。從其所好。不亦謬乎。其未得志也。奉行正人意見。倍疾於他人。其既得志也。排擊詆訶。不遺餘力。加以參夷轉徙。猶若未盡。不惟不畏人言。且欲人之有言。然後可以誅殺屏斥之威。明示天下。後此無敢撻發者矣。欲沮君子之進。無可爲計。而與大師於境外。以爲時方用兵。則不暇召山林之士也。欲報宿昔之怨。無可羅織。則勸搖乎宮闈。以爲事連宮闈。則疑似之人。皆可周內也。多設大獄。亦恐人心不服。以一獄羅織多人。則迹少而實多。用多姦爲羽翼。亦恐事幾多變。用一柔從之人。處乎要地。以除異己。勝用無限爪牙矣。其用兵也。喪師辱國。天下大困。原其初。止於沮一君子之用而已。其置獄也。自小覆大。由疏間親。原其初。止於快一人之憾而已。禁絕野史。更改實錄。以遏後人耳目。立久任之說。斥仗馬之鳴。以恐喝朝士。不獨善傾君子。又使君子相傾。蓋以小人擊君子。則天下不服。使君子相與搏擊。則操棄置者。得以職事不舉之名黜之。且是非之迹。彼此各受其半。天下後世。皆在疑誤中矣。欲除其所忌。先使言路攻所善。則施於所惡。不勞餘力矣。欲塞言路。先建白使言議。知夫中才之人。畏威慕勢。不能自固。臨以盛氣。必且順從。因以號于人曰。此從食議而來者也。有時引君子共事。非相欽慕也。知其事之必敗。故以君子爲己受過也。或以解免前此所說謬也。有時附和權勢。以希大位。既得大位。即微爲異同。以求屏黜。非能遠權勢也。知其望淺。不可久據危地。但爵秩既崇而事畢矣。可以退矣。所以不敢大爲矯拂。不敢別立門戶。小小離歧。以自爲地而已。其情亦可觀也。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言某公之爲也。有不合羣望者。其黨則曰。不用某公之言也。每舉一事。知物議所不可。競出巧詐。以先爲之地。雖有指撻。無能出乎揣摩之外。而彌縫已周矣。無事之時。取一信以爲驗。故投其隙。以來言者之口。人主受其先入。反以爲謬。謬爲伎倆。與小人相視而笑矣。以繼述祖考爲名。其實則附會姦邪。復崇重其所附。使人不敢議其非。而彼所欲

爲。即在人不敢非議中矣。嗟乎。爲小人者。若止疾惡善人。不戕害百姓。正士雖去。亦何所吝。所可恨者。在行私。故爲峻法。使民生無樂。國勢日頹。故備載情形。貽厥後世。庶幾以相戒也。

釋志卷八

教化篇第二十三

古者。教養之法。出于一時。頌后稷立我烝民。與陳常時及謚言也。人之自養在治生。聖王則養人以大順。大順之風行世。天下情欲不盈。公私各足。蓋有天下者。治其基不治其末也。斯人各求自養。貨財流行於天下。其勢終不能自同。一旦有方千里之永旱。君之左藏。尙有竊指而視者。況民間積聚乎。則不順生亂也。何養之有。人之教人在爲善。聖王則教人以同風。道德一而風俗同。天下人心皆正。而學有用。蓋有天下者。治其治不治其亂也。斯人各自爲教。刑名法術。與仁義禮樂。各用其師說。以分爭王庭。樹朋私里。人心益壞矣。則不同生亂也。何教之有。凡言教養者。謹諸此。蘇綽論治。分教化爲二事。牧守長令。洗心革面。扇以淳風。示以樸素。使百姓無他口。遷于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潛消默化。不知其所以然。綽所謂化也。然後教以孝弟。使知慈愛。教以仁順。使知和睦。教以禮義。使知敬讓。綽所謂教也。蓋教則古今所同。化則聖王所獨也。古之教人者。仁義以正其德。禮樂以和其性。文王之謨。武王之功。以通于治道。祭義五教。師氏六行。鄭老三物。燕正齒位。族師比伍。閭胥航捷。上所令之訓典。下所乘之謂則。要使民之身心。無一不離此。而詩書與師儒。皆因是而發明之。此教之目也。居以定處。若黨序。術序。聞見一而異物不遷。官以定業。若職。修息游。探討精而身心皆治。取以定制。若德進。事舉。言揚。趨向專而用志不分。夙興夜寐。起居

飲食皆學之時。鄉國天下皆學之地。一身容貌詞氣。立朝經綽。臨民表則。皆學之事。朝而受業。晝而講其。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以無虛其時。居鄉受學。鄉大夫。居州閭。受學閭內。致仕之老。行于天下。受業天下。大人君子。名師勝友。經生所處。不遠千里從之。以無虛其地。要以此聲名。戒游惰。慎陵陷。禁誇張。黜異端。尊王制。扶綱常。以無虛其事。不貴無用之學。而朝廷之上。鄉黨之間。亦不尊禮無學之士。其最要者。學校之中。尊道尊德。功利居其間者。莫不以求利為恥。至于四十不惑。遠利之志。既堅且定。然後許之入官。此教之義也。變其氣質。雖有剛柔緩急。無不造於中正。隨其視聽言動。不使邪辟之幾。自外而入。藝種於心。課以致知力行。知以無所不聞為其始。而有所不行為其終。凡道德性命之微。天地事物之變。與致治亂。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故。考之古以察得失。驗諸今以善因革。始學之日。即習以治人之理。使用賢治不肖。用能治不能。使甄陶于學者。不獨文德洽四國。亦能用力行陳聞。號令明肅。謀猷深遠。出師以律。成功而讓。有將帥之才也。收斂威儀。使容貌莊重。器宇不佻。優游服習。潛移其心志。不墮取榮。矜於口說。措諸紛擾之交。而無疑誠也。故人才之多。凡三公百官。皆得其任。而道隆德峻者。天子亦北面問焉。其入人之深。雖數更衰世。忠孝廉節之義。晦而愈明。鬱而彌發。委裘而朝者。折札之命。猶足奔走天下。舍車而徒者。危言折首。猶足屈軼暴厲。不見利而遷。雖舉世皆集於苑。而歲寒猶為之堅守。不與世升降。是以禮器雖遷。而存乎人心者猶在也。雖梗化之人。累世弗改。而聲教所及。皆願長道以自屈。既衰且絕。無用于世。而越境之大夫。猶必咨以典故。文獻在茲。此教之益也。要以天子公卿。躬行于上。威儀維則。君之教也。積乃奮服。臣之教也。凡職在師儒者。所處無邪行。所存無邪思。師資于人。益知己所未至。應人之求。則資諸己者。不可乏也。是以小大樂從。人有定志也。教化之思。莫大乎人無定志。而心馳外慕。因選舉思辭職。因辭職思權勢。因權勢生姦邪。家誦六經之言。人爭功利之末。上之人。雖有臨雍拜老。虎賁執經之盛事。而士之所志。絕與人主意殊。甚至主持教化之人。即大壞廉隅之人。積漸以往。天下蕩然。禮義不足悅其心。官爵不足滿其志。財貨不足充其求。則浮慕教化之名。假之使至此也。古者賢不肖之辨。先嚴于學校。至有屏諸遠方。終身不齒者。後世師儒之官。雖具鄉曲之教。絕疏善惡漫無所記。勸懲格不可行。雖還屏無庸復施。而訓迪實亦未盡厥術也。今欲敦敷教實事。宜取所云六禮七教八政之屬。朝夕申儆。又以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合一鄉之士。課以誦習。而力行之。以方正老儒。致仕大夫。並率其事。佐師儒所未逮。不以賢多寡為殿最。而以醇惡曲直。民風淳薄。為勸戒所從。分昔時書院遺基。學田舊業。義田繼賦。凡在鄉中者。皆與復之。此解縉之說。而後世可行者也。學校之中。所當禁者。天文地理。其餘一切時事。所以使博士弟子。明習練達。以待世用者。胡瑗特設一齋肄之。今則朝廷奏章七政行度。郊廟儀節。燕享樂章之類。目有未習。耳有未聞。甚多所習者。疑者多。何以平乘論決是非也。蓋子對策。謂天之所生。不能粹美。須教化輔之。其說未盡善也。粹美之質。孰有過于天所生者。聖王立教。蓋返其固有。未嘗益以本無。奈何歸功教化。詆訾天命乎。古者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均此人也。故不獨教士。亦且教民。一鄉之中。樸魯人多。俊秀人少。多者無與乎文采之觀。少者獨抗

言聖賢之事。何怪乎一傳而衆味也。惟使在家之人。樸魯無文者。莫不教以孝弟忠信。俾其從容燕語。無非是事。且夕觀感。最為親密。然後子弟之俊秀者。亦不墮浮華之行。文具之習。此先王教化。所以必達田野。不獨學校中也。

愛養篇第二十四

古王者之服十二章。有粉米焉。取其能養人也。近民之官。曰有司之牧。夫牧知養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而之焉。君牙司徒也。祁寒暑雨之咨。載諸策命。秀民之為髦士者。皆出于農。而工商不與焉。然則三代所重可知矣。易曰。鼎。養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耳日聰明者。決壅蔽也。四方風雨。水旱盜賊之事。日進君前。儲者賑救之方。日研諸君心。則耳目聰明矣。柔進上行者。流豈弟也。民間耕作。織紉。教子養婦。養孤長幼。人主視之。皆若一家之事。使民忘嚴父之尊。樂慈母之親。則柔道上行矣。應乎剛者。率賢為之助也。人君不親養民之事。屬之大臣。大臣不為食以待來者。分職以任天下之賢。天下之民。由賢者而得養。車書萬里。朝奉聞而宿澤夕下。則應乎剛矣。古之養民者。以五行為本。五行相生。本乎天道。人君政足格天。使陰陽無愆。伏民間之養。自食其力而各足。不若勸農之詔。靈雨桑田之烈。有逮有不逮也。其施於政事。斥山澤之利。通有無之貨。奏艱難之食。課五種之殖。勉婦作之功。榮茂滋頌。皆有方略。又為勸戒之法。四支當習于勤勞。室家不狃于惰慢。凡上鼓革。奮進寒暑之章。皆人君所奏。御而後宣布民間。朝夕誦詔。以作其氣于南畝。使民用力之方。食天之產。豐亨豫大。以樂其生。又教以禮義。使遵善而遠罪。立制度差品。以定民志。禁奢侈奇淫。以無靡其財。雖有司拾克。以長守富。自士以上。度德而授位。有其德者。必食其祿。所食之祿。必稱所須之用。自士以下。程力而授事。所任之事。視其力之所勝。然後足以生利。利生而後可自養也。民以力食。士以德食。力勤者食必足。而怠者不能平也。德盛者祿必厚。而薄者慎自給也。民不說所獲。而競所事。祿不豐于求。而豐于德。民足于食。野無桴鼓之鳴。士足于德。官無傾軋之刺。此聖世之澤也。聖王既遠。經綽盡廢。民不安其生。有旦夕之心。鮮終歲之計。桑柘猶未裕。輒為酒醪以糜之。婦子食未充。而播博之好偏淫。率養不免。諄諄而驅車驅錫之費。不啻獲之資。無用之器。日陳市道。而官不知禁。散粟流衍地上。無不儲時。以待輸將。而糴食其餘。如雀鼠耳。西成之時。里胥催科到門。裨販隨其後。而居積焉。下其糈算。以與裨販。流衍者一朝盡。而無食自若矣。糈以犯王者之禁。肆園奪之強。一旦罹乎法網。則田宅荒蕪。資產蕩絕。所以貧也。欲勢者輸粟而易官。任俠者人食亡命。而實其死力。富商大賈。億萬之資。寄諸舟車。一朝傾覆。化為流塵。所以貧也。守道之士。饑寒不能自克。遂自棄于困德。出而為官。必至侵蝕無厭。使閭里道塗。桴鼓不息。亦所以貧也。祖父貧。子孫習見。益甚。苟利錮銖。死生以之。至于掩盜跖之藏。居邊關之物。竟輸掠之事。彼其身之不恤。何有貨財。亦所以貧也。皆山上之人。失于經理。故至此也。且天下治亂。家道興衰。可以氣象卜之。地力有餘。生物茂遂者。其國不亂。其家不貧。地力衰竭。物產不傷自耗者。其國必亂。其家必貧。故為國有將遊之氣。而調變之功。不可緩也。為家有將遊之氣。而收蓄之業。不可怠也。盛世君臣。審川星寒暑之度。察鳥獸草木之化。非以知物候也。

以正天時和民事也。蠲勞田家服事之勤，道遠非伍忠愛之意，非爲此繁細，所謂以和平之風，消釋朝野怪慝氣也。蓋勤勞者，小人之職，其貨財流通，室家相慶，則君上之澤，假令政治既衰，王路蕪蕪，耕桑雖日如故，而氣已蕭索，情已慘傷矣。故勤勞非疾苦也，盛世則爲勤勞，衰世乃爲疾苦。至于疾苦，則物力已竭，民風必衰，非賜予所能和輯，非威刑所能整齊矣。衛靈公天寒墜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陳鼎烹火，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有君如此，民間即不勞苦，豈能樂生乎？漢文帝曰：「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又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多，以口益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有君如此，民間雖曰勤勞，自不至疾苦矣。故上下相親者，養民之要務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以全理舉之，海內無復有貧民，不過甲乙之家，相爲代償，此有道乘，則彼有懸解也。數始于一，而盈于萬，自一至萬，自萬歸一，如環之無端，知理數之必至者，亦未肯以不足爲有餘也。且天地之氣，有時而贏，有時而絀，當其贏也，萬物皆盛，當其絀也，萬物皆衰，民生其間，不幸值窮絀之會，非饑非寒，無以避災厄之氣，而合乎天地之正氣，雖與嶽嶽同，無如何也。夫民間衣食之具，取于天地所生，原不至乏絕，所憂者，無法度以相治爾。王者以虞廷九功，佐五行之令，以洪範八政，象四時之權，又有十二荒政，以宜乾坤六子之變，但使天無愆陽，地無伏陰，君無稅政，民無惡俗，所生者既遂，所有者皆安，夫豈有失養者，以天下之物，養天下之人，即以天下之人，愛惜天下之物，故物無朽蠹，人鮮狼籍，又豈有失養者，遠方所產，皆王者之用，民間所生，民間互相爲用，此以天地之美利，成王道之平施也。貴其珍以表異賢能，惜其餘以充滿兩間，此以王道之裁成，返天地之綱維也。世俗之說，非管商無以裕民，不知歲乘其末，而淫于元枵，則饑虛必見，謂才臣之心計，可以浮于天時，吾不信也。又不然者，氣之所窮，有竭絕之虞，亦有豐積之處，或有姦利富厚，良士饑寒，豈可謂天富淫人哉？天地之間，人之與物，皆相生相養，無自生自養者，鳥獸猶樂其羣，而況人類乎？政煩賦重，民不聊生，遂有捐親戚，絕人事，伐桑棗，破釜鑊，填溝壑，決渠漕，掉臂去鄉里者，以爲天下之大，當不使一夫無所託，亡何一去故鄉，浩無所依，望恩于人而莫之恤，思轉死于邦族，而舊逋尙存，展轉顧慮，長爲流亡而已矣。考古循良之治，有撫定流人者，有就流人所在，募耕墾田者，有隨在許其附籍，而以主客之戶，差其稅役者，無返召流人，復歸舊業者，蓋此中有甚難焉。非州郡所專也，必也，蠲逋負，別汗萊，弛山澤，三者宜得請于朝，修渠墾，謹墾墾，通有無，嚴求取，勸親睦，息訟爭，戢盜賊，肆英皆，八者宜行之，以誠，庶幾先王遠定安集，復見于今乎？若忿其出亡，橫其株累，執其父以述其子，執其兄以述其弟，執其姻以述其亞，執其鄰以述其伍，采薪薪樗，籍捕輒至，人與人爲怨，家與家爲讐，天地生物之仁，幾于盡矣。先王六行之教，適相反矣。書曰：「徂厥亡出執時。」原所止疑，云徂何往，有心世道者，不忍見聞也。開渠灌漑，爲利大矣，古今所傳，兩周相結，秦韓互開，雙渠交溉，二江分流，三原刻於水，兩陽言於岐中，鉅舉而難見，鑿下而魚鱉，隄關數十，卑流倒爲潢注，水排百里，高岸鼓若雲浮，萬斛之泉，必行千里之野，一石之水，當得數斗之泥，避崩崖而穿坎，變海曲以行稻，刻石分界，以防其爭，表地植

泉，以測其平，游泥澄洗於鯨波，巨防屹立於神渚，皆載在史簡，稱美前編，亦養民一法也。租庸篇第二十五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饋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布績取於夏，粟米取於秋，力役取於冬，後世兩稅三限，其遺意也。先王之法，本乎典禮，稽諸故事，訪於國老，度國用已足，有餘皆藏之民間，不設財賦之官，凡虞之九臣，周之六卿，皆無節財之命，庶士所產，多奇異之物，則限以底價，殺土所生，雖無奇異，而有差別，則殊以三壤，取民之式，書諸史冊，銘諸太廟，後世子孫，修心而萌，凡司會之臣，直諫之士，得舉祖式裁之，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此先王取民制也。周道衰微，暴斂者多，春秋齊稅畝曰：「初，始事之詞也。」邱平田賦曰：「作曰用，非始事之詞也。」蓋領鼠魏風也。楊羽唐風也。大東周詩也。人情之苦，甚於稅畝多矣。山林藪澤之利，虞之既盡，蘓薪蒸鹽蜃之屬，久且斥入正賦，民間服習，以爲固然，不知其所由來，降而益下，取天下之賦，爲人主私藏，至其用之一朝之費，當數代之份，莫不過於浮侈，竭于漏卮，竊於漫藏，織造賞賚，齋醮土木，無日無之，而總總焉，不足皇皇焉，議加賦，不思其所加者，皆民間朝饔夕飧也。古者，地有遺利，而不見不足，後世算無餘策，而不見有裕，則不知存諸民間之故也。又其甚者，據亂國之籍，以爲成數，夫亂國之籍，何可據也？天下大亂，暴斂者多，案其籍而責之，則惟正修矣。又有納土請吏者，僞增賦額，以取悅天子，如錢俶所上圖籍，都非實錄，此因天下大亂，其數日增者也。言利之臣，後先各操其勝，如陳傅良所奏，熙寧上供，歲額增祥符一倍，崇寧重寶上供格率增至數倍，此因計臣媚上，其數日增者也。以此觀之，故籍焉可案也。夫絕民用以資王府，猶塞川源而爲汙汙，每吏竊以益度支，猶割肌膚而飽盤餐，但惡下之有違，而不顧上之有朽蠹，但知役天下自奉，不顧役天下以奉不急之務，且以奉無用之積也。水土之產，日陳而義倉義助，資之民間，山澤之利，盡取而括隱漏，搜伏匿，乘傳而行天下，休息戰士，所以愛惜民財，汰之未精，而養不耕不戰之士，適足貶之民財，豐殖物力，然後可招致賢士，教之無方，而聚養交馳說之士，適足彫耗物力，皆以古事觀之，能聚斂者，未必能富國也。能富國者，未必能安天下也。富在貧，貧在富，則上溢而下漏，富在大夫之家，則本顛而末墜，富在市廛，則金生而粟死，必也富在四野，然後貨財流，天下安矣。理財者，不可不辨也。力役之征，原在布糶粟米之外，蓋其爲法，以人供役，不取代于輸錢，是以役法不得混於賦稅之中，故不得借役人之名，以加賦也。楊炎變爲兩稅，庸與租調，同于取錢，庸不取力而取錢，遂使有司，先于庸錢之外，取人之力，復以庸力之名，責人之錢，役法田賦，混爲一致，有加無已，所以大曆之後，爲時未幾，庸錢不除，力役如故，凡熙寧元祐所爭，皆楊炎已壞之法也。由今觀之，租調者賦也，庸者役也，三者既變爲兩稅矣，兩稅之外，庸錢不除，天下之人，明知免役不可信矣，何以免役之令，安石行之，亦復有稱善者，吳蜀者，倉庫網運，役之最苦，自宋以後，諸役稍食，皆與正賦併供矣，而倉庫網運，顧其重者，何以復責諸民間，蓋始以庸取錢，久而錢自錢庸自庸也，後之人又復以錢免庸，上之人又復配庸以責錢，名以實去，實以名存，名實相生，如律呂之無窮，公私皆借役人之名，以加賦，爲百姓者，輪取一時之快，駁入深淵而莫覺也。古之邱甲田賦，皆

真庸賦中又取庸賦外者也。總之賦外之征必不可難賦內。溢于其外。數雖多易去也。藏于其中。數雖微不易去也。溢于其外。良有司心乎愛民。下車而去之立。蓋既已斥入其內。簿書文案。爲據已多。雖良有司不能一旦削去其籍。其害始無已也。然天下之事。法之爲害有限。人之爲害無窮。法之爲害。人爭言之。言之惟恐不盡。人之爲害。人未必揚言之。言之亦未必能盡也。且害未至而預言。則其說空。而有不盡之慮。害已至而後言。則主者力能阻抑。而人有不盡之說。故天下之患。常以言其所可。不言其所難言。遂至難言之害。反以有所言蓋之。而其害遂隱。已成之患。則以一患代受其攻治。而此患益深。夫取民者法也。不忍多取者。法外之意也。所以維法。一口不謹。則法必壞。護之則在持法之人。然絕真庸賦中取庸賦外。而後可望平治也。昔之留心賦稅者。其得失可略舉也。楊炎所變之法。凡海內郡縣。皆于大曆年中。取賦入最多者。一歲以爲科。半一州自爲一例。諸郡不必相同。此其立法。即非公正之心。盡一之指矣。迨其行之既久。弊端迭出。陸贄疏陳。皆知爲敝法矣。其後李翔平賦一篇。林勳本政書十三篇。最爲周密。期之書具在。未聞舉行。必其不可行也。勳書云。使民三十五年而一役。又云。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沽。與凡茶鹽香藥之稅。皆可弛以與民。然昔人以爲其賦過重。恐不宜于後世。則勳法亦不可行也。元太祖初定中土。命邪律楚材更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貧。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未幾果稅斂日增。楚材極力辯論。言與梯俱。而其主弗聽。夫以楚材得君。尚不能格欲利之心。況芻蕘乎。吳鄭錢布天下。賈誼進收銅之說。卒不見聽。彌滿諸臣。猶以塞其利源。格沮反告。又況利在人主者乎。由此言之。書生焉可議國賦也。國家必財用不足。然後加賦。爲人臣者。欲以口舌爭之。當事者。未始不陰陽其言。而事勢所迫。亦必顯斥其議。且國用不足。其害顯而近。不傷財。不害民。其利隱而遠。爲人臣者。引義而爭目前之害。曠久遠之利。亦當身任匱乏之責。使人主緩急可恃。大臣經營有地。此其爲說。不更難乎。是在爲人主者。深長思也。加賦一事。無論廢創民生。但此令一下。適使上下相畏。而不相親。經制一改。又使上下相順。而不相安。夫國用不足。一時之急也。上下相親。以求國家自然之利。則數世之裕也。上下相安。以舒國家意外之患。則又無窮之計也。較其所得。孰多孰少。亦可知矣。有國家者。安得聚一世聖賢。相與共述先王之制。勿輕改舊章。動心貨利。以滋小人更張錯亂之端也哉。人主用財。有其始則約。後乃日繁者。其約也。當思所以可約之由。其繁也。當思所以致繁之故。則由繁而返諸約。亦可。以意揣矣。人主必廢成法。而後可多取於民。成法一廢。猶駁奔馬者。中道而去銜勒也。人所難測者。心也。必所受成法也。上之人含法而制於心。人各有心。亦將舍法以求逞於上。朝廷每下求利之令。姦胥迎門笑語。貪吏握手相賀。公私之費。輪輓之艱。物未至國門。民已困矣。且無論及此也。只此求利之心。不可昭示天下。求利之名。不可敷聞道路。所以頃王求金。春秋不啻責以好利。而深究其廢文王之法。不克繼文王之體。以爲非小失也。往時中官養花。嚴冬之日。納諸暖室以溫之。一時得花。不踰年而槁矣。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民間微利盡取。則水土無遺。物產必竭。如此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況天下之利。不可盡取。不惟取之不義。益亦求之弗得也。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復以予民。魚乃出。太守詭人采珠。珠遂遠徙。

後守不取。去珠復還。乳穴告盡。數載。刺史令明而志潔。乳穴復得。此亦有天道焉。非人心所能圖厭也。禹貢之書。所重者貢賦也。必本山川之形勢。庶土之肥瘠。合十二州爲低昂。以爲田賦之母也。舍田制賦。弊必至賦有餘而田不足。賦日益而田無從益也。承平既久。賦有定籍。不必問田所在。子孫襲祖父之舊。蒼頭閭主伯之統。姦胥欺隱。隱之儒。移易登降。於其間。版籍雖具。有賦存而無田者。有名存而無人者。有籍載此人。賦屬他人者。有游移不定。甲乙屢更。必不可詰者。惟司籍之吏知之。他人不知也。一朝責鄉戶以供役。則司籍之吏。故祕其主名。以相販賣。益其所欲。而後授以實籍。其中最殷富而易輸者。史則取以自入。歲責鄉戶。抑配。以實其郭。郭而已矣。此皆以賦繫人。不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入。莫可端倪也。必也盡天下之田。盡之爲國。國藏於官。則在民家。名田之人。注於圖下。十年而更書之。圖則不易。本田以毀賦。表人以毀田。自升斗以往。必質於庭。有司公平仁恕。盡歲時之心力。治其縮臍與附贅。然後登于札。而圖籍可定也。然圖籍之始。亦難言矣。柳宗元曰。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征賦。又曰。檢之愈精。其下愈巧。蓋地有肥瘠。則賦有輕重。人有賢姦。則籍有真偽。計多寡以制賦。必漏版盈于阡陌。別三壤以差征。必沃土書以不毛。甚矣畫一之難也。東京之初。以度田不實。自河南尹以下。刺史守令。坐死者十餘人。蓋均賦猶易。度田最難。非至公強力之吏。不能取姦黠而窒其孔。勿使以高爲下。以有爲無。以多爲少也。稍有孔隙。必成蹊隧。惟廉吏塗其孔。以絕其蹊。賈吏則開其孔。以導其蹊。賈吏司其于名實。是不敏也。私其脂膏。是不恪也。如此。則監司亦在罪辟中矣。東京長吏十有餘人。皆坐死。大率由此。其不敗者。侯時而發。故取民之制。必使出于畫一。勢家如是。編戶亦如是。桀猾如是。懷魯亦如是。坐堂皇如是。履疆畝亦如是。令出之後。不惟百姓不能肆姦黠。即官司亦不得行意指。而後圖籍可定也。理財總無善策。吏良而民富。皆善也。吏貪而民貧。皆不善也。管子輕重。李悝平糶。耿壽昌常平。行之而善者。有齊桓公。魏文侯。漢宣帝以爲君一時之吏。無敢倚法以削。是以適獲其利。其他計臣之策。既非先王生財之道。愛民之心矣。姦吏承立法之敝。肆其漁獵。人主于此。刻剝則激亂。寬假則容姦。或稍知其敝。更立一法救之。以爲一紙之令。遂可奪姦人之魄。不知貪吏蠶食。先事而爲之所矣。何救弊之有。故量入爲出。量出爲入。禁絕侈靡。審擇良吏。政之上也。有事發取之事。已亟弛其征。抑其次也。奪下之利。破人之積。冀以益國用。免乏絕。亡次矣。王莽之末。政令煩碎。利割酷深。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聚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陷之。浸淫日廣。盜賊之害。言利之終事也。不特此也。財貨既多。爲人主者。不能無事。非開邊釁武。則廣游觀。崇宮室。萬民之命。絀諸長城之下。萬國之家。破諸叢蠶之上。雖四方無虞。八風從律。亦奚取此。且從來言利之臣。無不受奇禍者。桑宏羊隕身覆宗。爲萬世盟首。固無足怪。劉晏在貞元。所稱賢者。而爲時宰所構。先誅而詔後下。不特此也。子產有遺愛之名。猶以加賦之故。受謗於鬻尾。時賢亦卜其亡家。何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輕去易亡。不得祀其祖考。喪其父母。依其兄弟。有其室家。貽害若此。無怪乎倡此議者。受禍良酷也。先王重薄斂。不重罰。取平刑。不取肆教。人主不以喜怒殺人。至嚴要囚。不爲忍焉。用教。不以重斂困人。以萬民惟正之供。不爲虐焉。用罰。漢時寬大之詔。下于正月。蠲除在先。徵斂在後。是以民知

其極官無所蔽若微敏在先。國除在後。大半官食其實。民受其名而已。欲富國者。當使君民之力。皆常有餘。民之餘力。生于君之約。君之約力。生于民之各足。蓋政令緩急。能使物價重輕。裁閭閻而取具。不待輕賦。而民力可供也。其期會。則其校勘。則損農利末。損民利官之事多。不必加賦。而民力不竭。故君民一體。先王之政也。王安石立法。事事君民而二之。先王之法。求當人心而後行。安石立法。事事責人以必行。所以事事爲人害也。凡人欲勝則思聚財。財豐亦能滋欲。財不稱欲。能無求乎。財不足則欲窒。欲窒則情彌劇。劇以待發。能無暴乎。夫金氣既勝。則土病。而中和之德微。木槁而少陽之力弱。中和微則人失養。少陽弱則生不蕃。貨財聚于上。則天下皆空虛矣。凡積通之弊。非姦民頑固無恥。即貧民殘廢不給者也。有司急于考成。默以貧民之通。均諸平民。而姦民窺此。敢于負通。平民亦效之。敢于爲姦。是以通與歲增也。又以朝廷數有蠲除。未嘗返諸其人。要皆狙時觀變者受之。而畏法樂輸者。無與焉。是使淳良常輸倍半之賦。狡猾獨私。清濁之思。與法不平。故通益增也。又或爲有司者。苦于姦民難督。別立苛法。以補積通。使姦民有所逃避。但使緩諸歲月。即有代爲之輸者。而其習益固。其情益銳。其類益蔓。故其通又益增也。欲治此弊。必嚴禁有司默配。與其代輸。然後一意繩治姦民。豈有不克者哉。即貧民之通。舉而放之。又豈有冒放者哉。若夫水泉池澤。在常賦之外。故月令特言于歲終。不在季秋。所頒之額。又以歲有盈縮。不可限以定數。恐有司易爲低昂。難于詰責。故戒之曰。勿或敢侵削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此先王綜理之周。亦見此種之賦。不宜列在戶口也。

雜賦第二十六

自古言利之臣。非真有過人之智。指國計于不竭也。率皆強取抑配。以奉君歡。提取一己私任。甚有幻詭其名。匿故迹。文新意。取彼漢此。敢問上而無忌憚者。又豈忍爲心。舉天下怨聲。歸諸人主。且以負罪之身。攘袂抵掌。無所愧畏。理不可勝。則劫以勢。或售以術。以求法之必行。是以禍深而不可解也。夫天下之財。日生者也。金鐵之產。山者不窮。鹽鐵之出。海者無盡。粟帛成于土者。與歲俱增。羽毛齒革。麗物者。不脛而至。不問何法。行之莫不利。人主不思天下之利。有自生之勢。誤以爲計。臣所經營封殖也。而深入其說矣。且其爲術也。一人主持於上。羣小揣摩於下。各出智謀。以備卒然之詰責。稍有敗壞之端。其煎蛋已彌縫。民間冤痛。直士規諫。皆處乎其後。而人主不省矣。所以王安石之學。不過使姦民大賈。勿專朝廷厚利。而嚴峻其罰。以齊之。酷烈其吏。以驅之。其指亦易敗矣。然得彼蘇世守。爲害數代。雖有正人君子。上言章下。莫可如何。其所傷殘。莫不以九州爲量。以數十年爲期。此如富人之家。主人不親會計。而屬諸若輩。其若輩必乘亂會計之。以侵主所有。商賈轉販之家。主人不履舟車之次。而聽諸傭客。其傭客必大私百貨之利。而以留滯歸主。此自然之理。必至之情。若頭傭客。所私者主人之財。故其術易敗。言利之臣。所賊者遐方之民。遠而莫可叩。卑而無可竊。是以其術不易敗也。蓋嘗聞諸桓寬之論矣。昭帝始元中。會議鹽鐵榷酤。病民之事。寬以爲智者贊其應。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辭。辯者勸其詞。而後可盡其情也。今計臣以偏倚之見。滯羣議之源。仁智勇辯。格而不進。雖使士蠶化爲兩金。瓦甌變爲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

羊豕作狐白。猶不能保爾。牆之內。如劉陶所云也。難賦之大者。一曰錢幣。二曰鹽鐵。三曰商稅。錢之名。頗雖多。盡乎輕重而已矣。所謂子母相權者。蓋物價修泰。則當一之錢。數多而難舉。是患輕也。故利用大錢。或當五。或當十。其數易校。是謂以母權子。若全用當五。當十。而無當一之錢。民間纖微之物。於以折用。甚爲不便。是患重也。故宜於小錢。以便折用。是謂以子權母。單穆公所云。子錢當一之錢也。若後世私錢。不足當一之數。不可以子母論也。後世以白金爲幣。則當五。當十。皆不可不用。但嚴禁私鑄。使當一之錢。不至壅滯。斯可矣。盜鑄之禁。非法所能盡也。但使所當不償所費。則盜鑄自息。宋以陝西用兵。鑄當十錢。盜鑄如雲而起。改而當三。猶盜鑄也。減而當二。盜鑄乃息。蓋銅價值足相當。姦人無所利也。程子曰。利多費省。盜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此禁私錢良法也。從來立法甚嚴。而姦民不畏者。有司愛銅惜工也。欲銅輕而鑄多。省工而易成。故不軌之民。因其輕也。益以輕者役之。因其省也。益以省者亂之。則至董卓所鑄。無輪郭文字。皆求多求省之故。民間用錢。樂其數之多。則不取少也。樂其輕之輕。則不取重也。所以私錢常通。官錢常滯。治之之法。權以銅費。使值相當。故非重五銖不可。古人所云。五銖得輕。重之中。不及五銖。則銅值有利。仍多盜鑄。至其行官錢。非盡去私錢不可。欲去私錢。非平物價不可。今以官錢三十。當私錢之百。人情喜多惡少。必取百不取三十也。苟禁其取百。限以三十。則貿易者常陰賄物賈。即不至百錢。但得四五十。而官錢之賈。已默減矣。劉已欲行直百之錢。請先主先平物價。令民與官爲市。非龍市利也。欲錢之通。不得不然。原非長久可行之事。所以暫禁私鑄之術。私鑄不作。所當如法。然後削官平之。令聽民自爲授受。誰曰不宜乎。然禁絕私錢。恐喪費者多。又當思所以斂之。陸贄曰。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曰。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收之。宋高宗論交子會子之敝。曰。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賈時。賈之。即無敝矣。參此數法。而官錢可通行也。三代以前。不以鹽爲賦。故賈於青不賈於揚。以青近于都也。其時鹽之供御。不過大官滋味。及燕享形體。餘皆民間利之。官不與知。漢景帝既平吳。揚州鹽田始入漢。其臣謂安邊足用之本。皆取其中。鹽賦之興。大率始此。其初惟充邊儲。後乃旁及他用。明之初載。蓋徵宋雍熙法。久而盡失其故。其用不止於餉邊。其敝不止於病商矣。嘗試籌之。天下之鹽。所在而有。天下之兵。亦所在而有。天下之殿田。亦所在而有。蘇轍所云。許汝久荒之田。至今如故也。以兵聖田。則恐有妨守禦。其人亦未必安於力農。以度支給餉。竭一方大半之賦。僅支一方之兵。猶苦不給。而田之榛莽者。雖募墾令下。未見耕桑事也。胡不循向者報中之法。不必輸費一兩。不必事尉大商。亦不必輸於幣藏。而後給餉。但就兵所居。募商墾田。就近輸粟養兵。而自墾之。商自輸之。爲國者。但以鹽價之賈。夫兵者。天下不常用之人。不在四民之中。鹽者。天下不毛之地。所生。不在恆產之內。以不在恆產內之物。養天下不常用之人。真益不施。理有固然。不但事勢所宜也。唐張平叔欲變鹽法。以官賣代商賣。韓愈力言不可。其最痛切者。如云。國家權鹽。雖與商。商納權鹽與百姓。無貧富貴賤。皆輸錢于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而後爲輸官也。凡計臣所居。以爲功者。皆略去民間市物之錢。而課其交手與官之錢。是再輸錢也。王拱辰議權河北鹽。張方平見神宗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爾。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稅。中今兩稅。

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方平之言。即韓愈指也。宋初河東之鹽。募輸粟陝西。公私便之。其後詳向以之易馬。則利不在官。而歸司市之人。故言者謂向鹽法。而有所欺隱。然則以鹽給邊儲蓄之良法。而以他用。耗費鹽課。昔之徵收也。蓋鹽之利大。故國計者惑于棄口。不能直捷立法。必迂曲其制。使經營多人。各爲漁獵計。所以弊也。如所云輸粟償鹽。其法直捷。而漁利者少。恐阻撓者衆。兩三代之時。未嘗病商賈。民管子始作法。徵之孟子。則始于賤丈夫之專利。或有由也。凡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以誘販夫。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以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致多之術也。國家有事。更立多取之法。一物也。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一時湊入。甚爲可喜。然湊入雖多。常入遂減。以通計之。後日多取。或不如最初少取矣。人主恐有蔽匿。則責有司補納。補納之資。豈能天降地出。更當就商取之。夫稅輕則商多。商多而稅多。雖有司蔽匿。其所匿亦無幾也。稅重而商少。雖有司補納。其所補亦無幾也。故三代以後。不可復言去關市之征。但減稅通商。亦足用之一端也。易曰。乾始能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人主之利。大率如是。不言利而取所應有。即利也。見爲有利而營之。則有謂奇貨可居者。利不在人。而在居貨者矣。夫以國家之令。取銅以當幣。以國家之力。鑄銅以爲幣。但使值足銅質。即變銅爲白金矣。以不毛之地。資之以爲貨。以不役之人。資之以代輸。將但使邊無乏食。即變斥鹵爲沃壤矣。遠方所產。得人流通。既流通矣。薄從發取之。但使市無乏商。即變末作爲土著矣。錢不五銖。而消以輕僞。則利歸盜。銅不報中。而商有銀輸。則邊儲蕭然。商稅不輕。湊入雖多。常入遂減。關吏皆仰屋矣。此無他。不求美利。而求世俗之利。其弊必至此也。市者。商賈之事。吏而列肆。非禮也。自漢武帝始也。其後必有和買之事矣。和買者。民庶所爲。官而和買。非古也。自魏文侯始也。其後必有和緡之日矣。此二法者。宋人行之最爲謬政。其源起于有常平之錢。以徵逐微利也。常平之法。耿壽昌所爲。當時之臣。謂壽昌習于分銖之事。不可爲法。其後明帝又欲置之。劉般對以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剝百姓。壽昌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明帝乃止。宋之祖宗。不知大體。察及分銖。誤以常平爲良法。其極流爲青苗。後世盡言青苗之非。不知常平實作俑也。唐有內莊宅官租之制。後代遺林大盈。從此而始。明太祖不用常平。故終代無和買。不用官租。故子孫無私藏。他若權酒與鐵。太祖皆除之。惟以茶易馬。尚行于關蜀。而天下不知。蓋取馬境外。以備邊圉。蜀人得買茶治生。番族得飲茶療疾。皆以濟物爲心。與前代筦利不同也。皮革之貢。自古有之。然取賦之法。非可安坐而致。七月之時。必伺草木之長。聽蟲鳴而知其將衰。已而草盡刈乎下。木盡落乎上。置網始施于山林。猶未可盡取也。如狐狸之微。可以徒搏獨殺者。則即取之。若獸之強有力者。必俟圍境。竭作。或參于前。或伍于後。或倚于上。或角于下。全以戰陳之法行之。而後可盡取也。人君無曰。此上供之。若縛雞豚焉爾。思其取之之勢。則非時之求。無髮之欲。當稍裁減。而維顧吉光之美。風毛雨血之娛。窮奇角端之怪。中黃黃青之力。亦無所用之矣。

導川篇第二十七

治水有三義。分而道之。謂之疏。禹疏九河是也。去其淤而深之。謂之濬。舜興濬川是也。抑其暴而扼之。謂

之塞。武帝塞瓠子。是也。疏與濬有四法。紆曲者。掘之使直。注射者。扞之使曲。一法也。經流所注。爲法以去其填。使高不塞。卑不瀦。則水之去也疾。又一法也。岸有廣狹。狹者甚悍。則開之。廣者善崩。則遏之。然後水行地中。兩涘無患。又一法也。爲減水之河。汎濫則以制其狂。驟突則以殺其怒。又一法也。疏與濬。皆古法。塞則始于漢。蓋古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塞之文。故傳曰。治水而防其川。猶止兒囁而塞其口。又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又曰。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蓋大川之旁。常有餘地。以爲受水之區。故不汎濫。而入人之田。敗人之禾也。殷天子之都。爲河所環。必遷徙避之。豈人力不足哉。水所欲居。不可人力塞也。周靈王壅殺水以固其宮。太子晉深憂之。惡其反天地之性。必有大殃。漢明帝詔曰。左隄壅則右隄傷。左右俱傷。則下方傷。古之持論者。皆如是。亡何。行隄之使。盡去疏濬二法。獨以能塞決爲功。至于大決。所傷無限。則又役民以湮之。無歲不興。役以塞決口。亦無歲無決口。而不興役。以其筋力皆深。與水爭地。歲有督墊之憂。復有力作之苦。胡不講于古法也。川之大者。莫過于河。昔人獨詳其法。要之無百年可恃之利。于以救時急病。汎汎發災。則有之矣。禹貢曰。又北播爲九河。此一語者。治河之綱領也。史記曰。禹之治河。廣二渠以引之。二渠者。河所出。秦晉之間。高而且悍。行平地。必有敗決。左右皆平地。故分爲二渠。所以免決溢。自涉以下。至于青齊。厥土更疏。二渠猶不能受。故復分爲九。漢既塞宣房。河歸于一。自以爲萬載之利。人主作歌。以修大其事。然以一道受水。詎可久安。所以宜房塞後。未幾復決。自分爲屯氏河。然則二渠者。禹之所導。屯氏河者。水所自導也。于此可見水之性。喜分而不喜合矣。史稱既有屯氏後。竟南六郡無水憂。河分而水患減。此其明效。然前此八支皆湮。河身遂隘。東郡左右。尤被其害。郭昌于貝丘開直渠。亦分河之義。當時安之。其蹟已湮。後人猶思之不置。益信九河之法善也。其他論議者。李善解光。謂因其自決。數年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賈讓請多穿漕渠于冀州。分殺水怒。且以既田闢。望諸空平原。東郡左右之地。勿以爲官亭民室。韓牧請略于九河故地穿之。即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上諸說。皆本禹貢之義。故遠者可經數十年。近者亦保數年無患。治河上策也。嘗以意度之。東漢以前。治河之法。具于班固之書。其後三方鼎峙。南北分裂。河身如故。而決與塞皆不見史籍。唐之藩鎮。稱跋扈者。皆在河左右。淄青最爲下流。未聞鄰道之曲防也。何以混一之代。河輒爲害。大抵車軌未同。急于用兵。不暇及水利事。河壞之地。或左右游波。或跳汰沙土。時有漲溢。不至大決。且土曠人稀。百姓擇便地族處。高都沃壤。尚苦汗萊未墾。沉瀉鹵沮。不過蕪蕪麥菰。畜牧雖家于水次。可以無患。軍府所資。指壑田爲資。不及于不毛。山林陂池。畝少府爲稍入。率簡節疏目。可以闊狹取裁。兩絲所不及也。否則節使所轄。各私土疆。強臣自固其圉。上下相親。爲之有法。故功效有成。患災遂微乎。王武俊決河。注于莽渠。驢馬燒餉道。乃知爾時河隄自若也。若夫天下一家。河輒爲害。亦自有說。五服之內。尺土皆其調率。不能如向者留樂地以居水也。爲有司者。好以興作爲事。或以要利。或以奏功。皆度國之財。配民之力。不能靜處。而俟六府之修也。上以權督督之。下以文具應之。下糧多不如法。燒蕪常苦不繼。客土疏惡。難以築壩。而奔卒事而功不堅也。行隄之使。不量民力。盈虛都

水之司。不同朝廷。勢上下相欺。責成且夕。雖有丘山之積。不填精衛之堅。漏卮多則蟻穴衆。錢貨竭民。方且冀其數敗。以遂其私。是以混一之代。輒有河工。既有河工。輒有河患。書傳所載。往往如此。且又有未請者。水所欲往。必非人力所能禦。何也。水者浸淫之性。其所未至。必先有浸淫。浸淫則土薄。土薄則壅澀。壅澀則窟穴其中。魚鼈蛤蟹。又鑽之。其深淺廣狹。皆非人所測識也。人所見爲乾然巨防者。在水上者也。若窟穴之深淺。在水下者也。壅澀之功。能施決口。不能施窟穴。窟穴之未成。不能望防之已成。固有入見爲屹然者。其下已不可固矣。則以水所欲往。其土先薄也。所以涖河之處。每值大漲之時。地有忽陷者。或數十步之外。水躍出平地。似有怪物焉。其實非也。土薄而窟穴深。愈深則愈深。不知其所止。水從窟穴出也。蓋水性至平。亦至悍。其所已至。居地上一尋者。其所未至。亦有出地一尋之力。但爲土所制。而不能出。鬱勃之氣固在也。水之旁不幸有窟穴。穴之上不幸有蛇虺。出入之竅。憤盈之水。從此約突無疑矣。又有一說焉。上流既決。下流之水必緩。緩則淤積稍積。河身漸高。水行至此。與昔人糞沙壅之何其在上之水雖流。在下之水實滯。上流而下。形雖吐而氣則噎。形與氣爭。噎與吐爭。是以愈怒。怒而莫殺。必橫出矣。每聞水漲之人言。防將決。輒有黑霧如橫隔。互于水上。以爲有怪物焉。不知皆磅礴之氣所爲也。觸山之力。豈倍薄增高所能抗邪。由此言之。歲以智力相迫。其何益哉。惟有聽水所如。俾浸淫之處。即以居水。而隄其兩涯之未浸淫者。土新而不涼。窟穴必少。春融皆施實地。上下借通。無磅礴之怒。可以數十年無患。後此更圖可也。善哉宋神宗曰。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之性。遷徙城邑避之。復有何患。若神宗者。可謂能用上策者也。且以耳目聞見言之。往年干戈未地。漢上列防。率皆破壞。其時之人。排水澤而居者。亦不若苦橫流。此亦可爲小決使道之明徵也。欲用此策。當使地有所棄。賦有所除。然地雖棄而民力紓。可以當千耦之耘矣。賦雖除而國復省。可以當阡陌之闢矣。此法之善。通諸天下之水。無不可者。李尋曰。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皆理。賦納咸通。偏黨不更。則前淫爲敗。故百川沸騰。不盡關上游霖雨之故。蓋所在之水。騰踊而上者。五行之家。所謂水不潤下也。春秋傳曰。凡平地出水。爲大水。若益科後進。何平地之出云。爲人主者。當引咎自責。抑陰陰氣。凡慘刻酷虐之事。皆宜收斂。故春秋有伐鼓之文。所以自責。寬賦減稅。委陂池藪澤之利于民。所以消怨。若惜地惜賦。而不惜民。雖神禹復生。未見有良籌也。

救法篇第二十八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聖王在上。立法所以止亂。弭亂所以安人。是以法度愈明。人心愈安。欲民爲善。不道之而驅之。則民不安。不靜以養之。而震疊以懼之。則民不安。不能化惡人爲善人。而欲殄絕惡人。獨餘善人。則民不安。是皆快擊斷之私。非靜亂之理也。先代之制。禮經三千。刑辟亦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入此彼。條目相當。雖有贏縮。故用刑之道。必合天德。必就天倫。君臣父子之義。不可倒置。仁義禮智之心。不可泯棄。清問審聽。及奏當未成。察諸詞色之間。求諸意言之表。勸賢有議。糾有必三。所以致忠愛也。皆刑書而兼占。三公九卿皆在。皮弁素積。同于克

謹天戒。天子所行。遇士師之官。則舉虎皮以旌之。所以尊律令也。其爲詞也。貴信而不貴文。獄詞有文。無當于造命。其獄獄也。宜速而不宜留。獄事留滯。爲害不淺。冤抑其背獄也。宜緩而不宜速。緩之須臾。以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可無憾。所以致敬慎也。屏除深陷陰賊之人。遴選上德通理之吏。使天討所加。歸于枯亂。此外連繫株連。可省則省之。勿以一方有獄。驚動遠邇。于以布仁厚之風。順稽古之制。所以逐雍和也。殷周斷獄。不以三微。秦與虐政。四時行刑。是以孟冬趣刑。草艾則墨。不以決斷嚴慘。淫及三統之始。所以奉天時也。答策羣桀。皆有定制。五虐之具。不陳于寺署。斬艾既施。而懸首收族。必與朝士共議。所以示矜恤也。夫獄訟。聖人治天下之具。非細故也。王者受命之符。皆積德累善所致。至于災異。則刑辟怨恨所生。故文王之王也。以質二國之威。勸方與之勢。後之賢君。或窮居宣室。或夜起旁皇。司寇行戮。先爲之不舉。以其與天合德。故奉天意以從事也。古之爲法也。議事以制。不爲刑書。蓋刑書者。非以同民情而出治。乃矯制物情以從上令也。故春秋之時。子產治鄭。皆以擅作刑器。見譏于有道。楊賜拜廷尉。亦以代非法家。同辭其職。且曰。三后成功。皋陶不與。蓋吝之也。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夢先亡。況在凡人。能無咎乎。然世道益降。苟無定法。治獄之吏。又將舞文以入罪。故兩漢以來。陳蒲應劭。更以刪定律令。見稱後世。唐宋皆有成律。惟元人不倣古制。取一時所成之案。爲條格。條格紛多。彼此不等。行吏易爲輕重。有司假于比附。三宥莫聞。二門遂開。故在古今。爲最亂古之聖王。留不盡之法。以養天地之和。而著其理于經。以察事類之變。其義使法所不載。引經而議。或輕或重。期于足以懲戒爲惡之人。而非快于殺人也。武帝使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獄。以其師春秋大義。斷斷于外。當時稱平焉。後世事取決于律。律有必誅之條。民無違禮之禁。舉世之人。盡棄禮不用。而還其姦猾以禦法。但不明犯死法。而穿鑿危穴。尋達姦邪之路。無所不爲。使海內淳風。爲之盡壞。上之人雖欲取之。其人反借法以自解。貪殘之吏。得罪朝廷。不可勝數。而以事之未敗。力能彌縫。解釋。刺姦之職。亦莫致其督責。矜弱之家。不敢與大姦爲難。知幾君子。寧忍而避之。爲有司者。亦無從求其事。而請之。探其情而誅之矣。其或愚魯之人。誤陷大辟。又以合于律令。而不可赦。雖三宥之恩。亦無及焉。又或觸權臣之怒。犯酷吏之鋒。越法以誅。如艾草菅。不憚屈祖。曉蘭殄絕國紀。亦有操縱鞠之柄。不解先王用法大義。而惑鄙儒姑息之論。異端異報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一切縱釋有罪。更貽民以不安。如朱子所云。劫盜不死。則商旅無坦途。獲岸不清。則閭里無善俗。豈皆不去。則有司無美政。尤末世行官之疾也。必也。削苛慘之條。重議獄之制。俾司聽者。執持律令。守而勿失。不得借曲盡人情之說。而故爲輕重。迹似克私。意實鬻法也。大臣參聽。引用經術。亦必純正淵深。若仲舒者從之。淺學曲說。釋亂先正大義。若耿育庇覆趙氏。以迎合君心者。無從也。人主于此。參以容虛。決以神聽。務存萬世之防。不矜一事之察。其出其入。不與臣下相戾。成而與天地相參贊。如此以往。庶免班固五疾之論矣。然而子思行戮。則者忘邪。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皋陶之後。惟蘇忿生最善。以列用中罰。遂爲古今名司寇焉。此又任人不任法之定論也。易曰。利見大人。以中正也。君子爲治。立制度以防其僭。明刑義以正其心。惜物力以養其財。課生業以作其志。專一其志。不尚奇巧。以厚其風。夫婦正而後禁淫。

縱其父子親而後實悖逆焉。君臣定而後詰僭叛焉。財貨足而後正盜竊焉。地力闢而後料租庸焉。廉恥生而後殊黜陟焉。禮中有刑。刑中有禮。而後謂中正也。以爲磨礱砥礪。皆損一物以利一物者也。若必殺不善人。以驅人爲善。是以所殺之人。爲未殺者砥石也。非聖王之指也。聖王立法。不以舊惡爲新詞。不以深文快積惡。其事在此。而惡在彼。原彼事。證此事。與挾私同也。其惡雖大。所犯則小。援大惡。斷小罪。與故入同也。先儒之言曰。刑辟之用。激之則淫。教之則一。激之者。勸其利路也。教之者。懲其質樸也。君子爲治。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重其死。人皆以治世爲樂。則不宜驚以猛悍。人皆以樂生爲順。則不宜遠以慘傷。其所謂驚其質樸也。設詐以防僞。用權以懲姦。懸賞以誘告密。施餌以弋貪婪。此所謂動其利路也。武王告康叔。有殺人取財之罪。有不孝不友之罪。有官人玩法之罪。爲諸侯者。專恃威虐。不用天子命。亦有罪焉。言官人玩法。諸侯放命。與盜賊逆子同也。不曰犯命。而曰放命。犯命者。逆上。凡人知其當誅。放命者。病下。非聖王莫聽誅也。若夫穿鑿文詞。顛倒律令。非時行部。而違考不怠。非時行刑。以濁亂天氣。受譴過多。株連被路。過于酷烈。有凝脂之刺。設用機智。如鷲鳥之搏。行之不足。定亂于一時。持之不足。立法于萬世。無以安賢者。即無以懼不肖。聖王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在四誅之列。不以聽者也。國家當有世守之法。不可因事而更下之人。奉定法以從令。雖姦猾不敢肆。上之人執定法以防姦。雖桀黠不難收。若變法以從意。民亦乘無定以亂法。所變之法。曾未幾時。而爲害更甚。即無亂法者。而法中本有之疵漏。疊見錯出矣。以其非歷載詳定之法。乃一時救弊之法也。歷載所定之法。時有變端。因事正之。害去而法仍良。如以灰泥垢。垢去而灰亦棄。一時救弊之法。崇朝偶快人情。不久更成大惑。如垢雖去。而水滋復著于物。其流更甚。雖有善者。更操何術以相濯乎。揆厥所由。敝在失教。不在失刑。詔令日下。未聞以禮防欲。凡上下之情。強相維持者。禁網而已矣。網羅既張。飛走皆懼。不能悟其性也。適足助于惡矣。于是飾情假說。以應乎上。藏姦府。以比于下。時有所取。以張其威。默有所樹。以厚其援。凡所以整齊其民者。適足導之爲惡也。是以歲月之間。習俗屢變。放而彌下。不可止也。爲法之害。有二。有踰越之害。有陵夷之害。司憲者。謹其踰越。而不慎于陵夷。必至踰越者多。不可勝誅。不得不稍弛其法。既知其犯法。復從而弛之。則所執之法。已如將絕之繩。不能縛物矣。是以陵夷也。夫論道者。不可不盡。定罪者。必從其實。執所論之道。以定罪。尚謂非其實也。非其實。即不麗法矣。明知其實。而不得盡法。故弛法以就之。與以非道定罪何異。由此言之。則陵夷之害。甚于踰越矣。且治世人皆畏法。而後刑者。不絕于世。苟罹于咎。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亂世人可誅。雖結衣半路。不能取其什一。比肩而遊于世。莫非漏網之人。論者遂謂治世刑重。亂世刑輕。蓋有激之言。亦傷悼之詞也。獄有單詞。有兩造。諸言詭譎。皆單詞之屬也。無可質成。故法可不聽。然或有有所畏而削其名。或身已亡而怨未息。或事關天下國家。而不敢暴露。此又不可不聽也。聽之法。在乎察其情。不必質其成。質其成者。一人一事之曲直也。察其情者。紀綱法度之完虧也。唐文宗之時。諫官言事。多不署名。論者謂其似匿名書。蓋諫諍之也。然宦官耳目。布滿左右。削其名者。或亦造膝請詞之義。諫雖不可質成。當識諫言之意。若格于例而不聽。則入告之路絕矣。其在末造。郡民之于官長。百姓之

于朝廷。不敢顯言。而削名以聞。此不當引無證之例。屏置而弗聽也。訟齊民者。則窮詰靡遺。訟官司者。則削投恐後。吏道所以衰也。所謂疑獄者。亦然。所謂過誤者。亦然。所謂肆赦者。亦然。高帝詔獄。謂非法令所能決也。非謂罪輕于法皆可疑。凡疑皆從輕也。康誥有過誤。謂趨走使令。簿書期會。偶有不檢是也。非處心積慮。相與爲姦。竄入過誤之迹。以求免也。周官有肆赦。乃三刺三宥之後。幼弱老耄。慈恩則有赦。非罪已定而復赦。且非人人赦之也。三者之失。赦爲最甚。詩曰。彼宜有罪。汝覆脫之。夫脫一二人罪。猶曰不可。況羣有罪而脫之乎。光武問吳漢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曰。惡人高會而誇詡。老盜服職而過門。孝子見憐而不能討。遺盜者視物而不取。皆赦之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救。遂教弟子殺人。而爲劍之禍起。故先主常遊名儒間。聞其論治。未嘗以赦爲可用。武侯治蜀。赦不妄下。蜀士敬思。猶周人之思召公。王通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由此觀之。赦何福于人不。赦何損于仁邪。春秋書曰。肆大眚。以譏失刑。廢天討。爲萬世戒也。

治盜篇第二十九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二者盜之招也。盜何爲者也。竊人之財。以爲己用也。聖王制財用之節。使人不得有餘。雖欲有餘。法不許也。所以止盜也。末世海盜多矣。貨財所聚。人思敗壞。以其可欲存焉。非與之爲怨也。非憎主人也。求利之情。必至于此。所謂乘君子之器。則奪之者至也。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盜。掩盜爲姦。姦者。盜之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因德。楚文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食暴所至。處度豐資。而策取之。雖刀之末。亦不懲遣。則掩藏也。求取之私。輒威以調率。上下相通。而保利之。則隱器也。且不義之聲。衆所同惡。故姦人懷邪。幾幸。窺隙而先動。所謂上慢下暴。則伐之者至也。且教化不明。倒置上下。毀壞禮誼。機變不已。起而奪困。奪困不已。聚而攻掠。盜賊如雲。而大作。不亦宜乎。班固論姦宥之風。成于游俠。游俠之風。成于四豪之勢。上誠探本之論也。治盜更無餘法。得其根株而決去之。斯已矣。隨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入于秦。陳叔達靜居三月。盜賊出境。此有司最善者。其次不能無發。發而必禽。若趙廣漢爲尹。窮里空舍。少年前謀聚劫。而捕吏已至。其次發而不禁。必稱兵誅之。若子太叔收荏苒。亦可矣。昔賢之論。請以豪俠補軍職。則可消盜賊于未萌。又云。爲豪傑知謀之士。以捕盜爲進身資。又用周禮能民之法。爲害鄉里。則桎梏而坐諸嘉石。不待既入于刑。而後執之。其說皆可。若夫招撫其人。籍以爲兵。李綱亦嘗言之。蓋謂天下已亂。國基新造。已亂則廢法有由。新造則尺籍未充。若光武用銅馬青犢之義。則非謂平民爲盜。亦許以爲兵免罪也。元世祖招二盜主海運。明英宗處福賊以縣貳。書諸史冊。皆見後世。可不慎乎。國家之敝。莫甚于盜。秦二世漢王莽。覆轍可鑒也。此二者者。盜之始發。不過轉掠求食而已。二世則惡聞博士之對。王莽則甚嚴長吏之罰。是以臣下恐懼。迭相欺誑。惟力事上官。應對詰責。其費用以救飢。不暇復謀討擊。是川沒廣。終于不可制。此最無益而爲害更大也。凡姦宥之人。必有窟穴。窟穴所伏。必在重地。姦人雖易。窟穴不易。盤庚所云。易極也。張敞捕廣川之盜。縱迹皆入王宮。窮治搜索。得諸殿屋重障中。其爲窟穴如此。光武之時。羣盜

大起帝寬長吏之問皆使以捕討自效惟蔽匿者乃罪之此治盜上策也昔有羣盜聚一處幾百餘人有司欲往取之議者皆云密戒旬往謁作而掩其不備慎勿漏師使得逸去有老人曰不然取此有法非衆力所能縛也百人致死以拒游徼勢必多所殺傷宜不禁間謀使之漏言彼必驚遁以避吾鋒因其遁也亟火其室廬蕩然泯然無所託依勢必散處他所其僞雖多所居隔越不能相救可分道而竝獲也果以此策就禽無敢闕者有識者曰此漢明帝議禽原武妖賊法也又有一劇盜能呼召數郡之侶一日盜牛失道爲土人所得欲致諸官一人誡之曰此某甲也廕宿而金多至公庭卽釋之矣相與殺之而以其首獻此人既死方數百里間數年無犬吠之警二事亦可備一斑云

釋志卷九

三禮篇第三十

禮有五禮莫重於祭所以昭孝格祖通於神明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事神之目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此行經之等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饗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牲幣祝號皆有次第如公侯之有等級此制祀之則也自以紀之等以辨之則以裁之或失則野或失則濫皆不可訓也蓋天地之閒有氣焉有形焉有性焉天者氣之本也天下之物莫不受氣于天時行則氣至祭天所以宣氣也祭天以燔燎燔燎者氣也用天道也地者形所載也物之有形莫不託體于地資生而形出祭地所以答形也祭地以毛血毛血者幽全之物也踐形也用地道也人者性所麗也性之相屬莫近于祖考莫孚于聖賢性通則神聚祭祖考聖賢所以盡性也祖考聖賢則有嗜好有酬答祭以饗獻用人道也易有三才焉書有三禮焉三才之蘊以三禮表而出之是以常在人倫日用之閒此祭義也歷代賢君動作接神必依古聖之經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貲車輿臣僕雖勤而用不勞每舉盛禮助者歡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此人君盛德也下至公卿有田祿者莫不力於農事以奉宗廟方社田祖

之祀所以知稼穡艱難無狂惑驕恣之失夙興夜寐保其家亢其宗又以通上下之情遠錄寡之利此士大夫美俗也先王以禮養人上以美政下以美俗所由揖讓而天下治也自是而降淫祀興焉人主不本神道設教而惟爾之求士大夫不知絕地天通而惟鬼之詔君如漢宣仍修武帝故事方士進用祕祝更與賢如臧文仲猶且失禮宗廟惑溺非族而況夏父弗荃之屬乎凡祭之禮大祀惠其不衷小祀惠其不節天地宗廟參考不詳以意爲進退則所失更大羣神之祀有可省者有可併者有因事而舉事已卽當罷者祠官徧天下而圭璧斯轉非能通幽明之故也古者祀事先卜所以止淫祀也常祀不卜不在淫祀之列無庸卜也後世灼龜不傳無從決於神故當止乎禮義前此所未舉不必自我作往代所通行不可自我廢知不可頓廢當益慎妄作非謂一舉卽不可廢襲前人之誤一廢卽不可舉致鬼神爲厲也故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者存乎義因所舉而莫敢廢因所廢而莫敢舉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禮義所在卽非淫祀也明之祀典有度越前代者省五帝之名息六宗之辨絕封禪之議慎大禘之舉正先帥之號定從祀之賢又竝明堂於闕丘凡矯誣妖誕鄙褻侵黷奇袤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盡制而曲防之蓋由開國之初大祀議用陶安給裕屠厠齊戒朱升五祀崔亮朝會劉基祝祭魏觀軍禮陶凱凡此諸議又皆安所裁定諸公學有本原時常改制行其所學道由以達不必咨秩宗於岳牧肆錄竄於郊垌矣若夫浮屠老子之祀或順風鼓燎推波助瀾或火書焚廬嚴禁敕絕以至元元玉清青詞素饌不領於聖王之秩祀君子不道也祭祀之禮有告有報有所告者告成事也報者報往賜也所者所後休也其大指則在齋戒其心精明其德以爲出治之本也是以貴於因時貴於備物貴於致美祭不因時以意爲疏數是不敬也供事不豫取具臨時是不敬也苟簡卽事黍稷不馨牲牢不博碩肥臠是不敬也君子祀事有曠則冬不遑裘夏不遑葛黍盛牲牢之具偶有天災不以災所未盛之物薦于所尊災之甚者寧廢一時之祭以志其嘗所以自責而懲不恪也又以爲人之所盡不若己所自盡耕種濫灌相割之事必身親之祝嘏有常禮卽事有常時器幣有定制奠告有常儀供御有定物若此者皆以誠敬教天下而相助爲治也古者歲一祀天有其文而時不可考記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蓋三統者人事之始一陽初生者天事之始迎長之義君與民同受其福故行禮之日莫宜於此古今所疑者周公季秋大饗曾與日至竝行又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上帝故諸儒持論有子月孟月之義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國丘爲二事祭天與祈穀爲二郊後世參用王鄭或三歲一郊或再歲一郊又或一歲九郊又因祀帝之說以太皞五帝質之以今考之周公之時歲一郊天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是也若明堂之祀以尊文考爲義非宗周祀典也何以徵之春秋書九月用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之郊孔子謂之非禮則周公不當用可知陳氏謂埽地陶匏極簡未足盡其委曲故有季秋之饗焉夫聖人者必不以人情豐儉圖度天意豈有因古禮簡質復加一祭沾沾致其隆厚者乎周公季秋之饗其爲尊文考明甚觀其郊用特牲以天爲主也明堂之詩我將我享惟羊惟牛變特牲而用大牢與宗廟同是文考爲主也非一歲再舉天祀也程朱解此謂一陽初生萬物之始是以祭天宗祀九月萬物告成是以祭帝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

祇祀之故謂之帝。以此解二祭。一用冬至。一用春秋之義。與易天爲帝之指。非謂再舉可通行。天與帝不可偏乏祀也。新穀之祭。月令不言兆位。先儒有云。在圖丘者。然既以上帝爲文。則祭從屋下。不於圖丘可知。又孟獻子曰。郊祀後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以祈穀爲義。則後稷農事之師。所重在後。思文之詩是也。亦非報天之旨也。由此言之。孟春季秋二舉。別有意義。非祀天本義。諸儒之疑。皆釋然矣。古者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爲越縉而行事。故杜預曰。常事不卜。卜而不吉。郊不可廢也。禮有卜郊之文。先儒以爲或異代之制。蓋以大槩不問卜。不應有異同也。魯郊非禮。故待卜吉後舉。非天子之郊。皆待卜也。杜預所云。卜其牲日。以通禮記卜郊之義。甚善。故明太祖著令。國有三年之喪。不廢祀天。則知郊也者。歲不再舉。亦無廢年。其時必以冬至。其兆必於天子之南郊。牲駝犢玉。齊幣。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是其事也。九郊不可從。五帝非經義。孟春之祈。與藉田同。既有藉田。則祈穀可省。天不可瀆也。明堂之饗。與大禘同。不必常行。所以尊天。亦所以尊祖考。是其義也。若夫龜卜已絕。無從求其遺法。左氏公羊。杜預郊特牲。有言卜者。存而不論。此郊祀之制也。自殷以上。未見有祀地之文。周禮冬至。祀天神於圓丘。夏至。祀地祇於方澤。此祀地之始。辭亦二郊異兆之始。辭。周公初至洛邑。用三牛於郊。祭天特牲。而用二牛。似中天地合祭者。蓋新造都邑。兆域未定。一壇之上。並祭天地。事或有之。非合祭所當據也。自此以後。稍考禮制之書。無如詩與春秋。詩載祀天之禮。無祀地之禮。有配天樂歌。無配地樂歌。闕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無祀地之文也。東遷以後。見於春秋者。言郊而不及地。秦儋用四時。亦未祀地。西漢之初。亦無祭地之事。豈數百年來。師旅迭興。禮文湮滅。書缺有聞。而不可考乎。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此皆社與地同爲一神之文。秦晉亦以家土對上帝。然則自唐虞以來。祀地之禮。並於祀社。故禮文若此乎。觀武帝祠后土汾陰。匡衡從諸長安。命曰北郊。此亦后土與地同爲一神之徵也。自匡衡定南北二郊。天地之祀。皆有載籍可考。而社自有神。與後稷列。竊謂社稷於地。猶日月於天。天之功見於日月。而日月不可常天德。地之功見於社稷。而社稷不可常地德。王宮之壇。不以常圖丘。奈何以家土當泰折乎。社與地爲二神。無可疑矣。所可議者。王莽作輔。始有天地合祭之舉。東京以下。分合不一。卒無定論。元祐分曹而不決也。由今觀之。並祀始於匡衡。合祭始於王莽。二始之祭。似有天焉。而非人所爲。何也。昔烈山氏之子柱。始爲稷祀。虞夏以前。皆祀之。湯革夏正。獨易稷祀。以棄代柱。厥後嗣商而有土者。棄之子孫也。此天人之朕兆也。地之于天。猶母之于父也。母后臨朝稱制。前此所未有。成帝初立。王太后始臨朝。匡衡適以此時。二郊並峙于南北。其後母家益盛。帝命潛移。王莽適以此時。天地合祭于一壇。信乎其爲朕兆也。今二郊並舉。更年既久。不可偏有抑揚。但萬世而後。定不可復議合祭。以昭地仇于天。陰仇于陽之失云爾。張子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擬神之理。朱子曰。古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先儒之論如此。事會之微如彼。其可棄經曲舊儀。遵僞新陋制乎。且以太極之理考之。天開于子。地開于丑。相去亦僅遲矣。又天無偏覆。地有分土。無端引爲夫婦。妄稱同牢之語。何

鄙褻已甚邪。地前之禮。擬于天則太伉。列于社則太卑。別爲一兆。乃禮之宜。若夫家主中饋。而國主社。乃今之里社也。經所云。大夫以下。咸立社。曰置社者也。不當與天子諸侯所立之社並論。傳咸言之詳矣。配享之義何也。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人道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祭之有配。猶賓之有主也。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推而上之。及於始祖。故以始祖配。此殷周制也。殷之元王。周之后稷。土地爵命。皆其所受。子孫基之。以有天位。故可推以配天。若推而上之。不與稷契同基命。輒以子孫私恩。屬於郊祀。亦非禮也。春秋傳曰。臣子大受命。與王之君。受命於天。釋此弗配。而以私恩行。非大受命也。王者始受命。爲太祖。太祖之時。祀天不可無配。則以尊考之義行之。至於太祖升祔。乃易尊考之制。崇受命之符。而以太祖配。此禮之正。不可易也。明之初。以仁祖配。尊考義也。不及祖德。以其非後稷也。西漢無配享之議。雖匡衡。韋元成。猶未議也。故西漢無配天之祖。光武始議郊祀。杜林止之。厥後當塗。祖舜。議者皆譏其妄。故司馬氏繼起。即不議行。惟唐人有景皇帝配天之議。既不行之當時。朱子綱目。亦不存其說。以示後世。蓋非信從之典也。然則祖非稷契。有大功於生民者。必以始受命之君爲配。此經義也。亦天意也。地前之配。古無可據之文。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乃祖廟之詩。非郊壇之儀也。王莽欲悅元后。故以高后配地。歷代不糾其謬。而以爲定制。最不經者。魏之舜妃伊氏也。明太祖深知其謬。配天之祖。即以配地。副禘不登於祫室。得經義矣。得地而祭。尚矣。備物致飾。加隆焉可也。紫壇飾飾之不再陳也。匡衡正之也。祭法郊禘祖廟宗之文。先儒皆曰。不類。漢業特起。不因緣竟。此一語可決千古之疑。後代議禮。不復遠祖軒項。杜林正之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所謂七廟者。一祖二宗。及高曾祖禘四世也。惟此四世之說。若多支闕。若以父子爲世。苟兄弟相繼者。在其間。必取義於四世。則不能限以四世。若以父死子繼。兄弟弟及。皆爲一世。兄弟之中。或二帝三帝。自古有之。必限四世。則不能備及四世矣。況乎周孝王。曾簡文帝。唐宣宗。世數之差。更爲懸難。其說既難通矣。漢元帝立四親廟。爲悼皇帝考之疑。更引景帝當四廟之數。是高祖以上。更有一祖。祀於廟中。其廟則四。其祖則五世矣。光武上繼元帝。以元爲廟。成哀平三君。皆不得入廟。雖上祀四世。而絕三君廟門外。其義又難通矣。劉歆謂毀廟非禮。但當去事有殺。祖廟日祭。高曾月祭。二祫時享。壇壇歲貢。大禘終王。夫廟有別垣。則禮可隆殺。後世同堂異室。何隆殺之可殊。其事又難通矣。又言七廟正法。可常數者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然後代之君。莫不稱宗。遂爲帝者定號。既宗之。何所據而不祀四親之外。其名又難通矣。魏晉以後。虛太祖之位。以待遞遷。蓋姓氏已易。而始受命之君。尚未正位者。宋人取王安石說。七廟之中。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明初載因之。楊守陳極言其誤。如此抵牾。難以枚舉。今欲伸太祖之尊。又推太祖之意。而尊其祖。求定義於革渙。息聚訟於曲盡。必也開廟之初。即度祖廟太祖爲二城。祖廟先立。自受命之君以上。皆得入焉。受命將祔。然後更立太祖。太祖正位。子孫升祔。悉從之。分爲二廟。即倪岳就殿之義。而易祔爲祖。易殿爲廟。其名更尊。既居其廟。世世不遷。其神更安。蓋開廟之君。必不忍舍置微時之親不祀。而自爲太祖。數世之後。祀事有常。繼體之君。又安能舍常祀之祖。獨尊太祖哉。有祖廟以居遠祖之神。有太廟以伸太祖之尊。祖廟在北。太廟在南。各爲

門垣自有屏攝天子自內而出先至祖廟臣民瞻仰之義皆在太廟具於一廟而分前後殿者尊親兩得
就緒免議而後可通行也東京之制立高廟以祀西都五帝又立世祖之廟子孫升爵皆入焉世祖之主
常當一廟之尊同堂異室遂為古今不刊之典大儒崔駰馬鄭皆不以爲非此則二廟可據之例也若夫
祫毀之義甚難言也元成中賈逵之說唐虞未燬而制又更蔡邕執夏侯之直義甫伸而玉將改大命延長
不無兄弟及之變而世次莫能盡一功德不統又有進退祖宗之議而去留難致發端降格日久前此
者一旦有夾室之議坎室既盈後此者雖爲精神之宅此在開粉之初必不能預擬國恤中葉以後事變
始生一朝大議當前遺文雖據決非臣子所可擅言雖欲就會稽訪諸賢謝諸賢若匡衡楊敞以爭配享
登僕而告妖夢焉得能所衷哉古之帝王志存抑損不敢崇其私蓋謂崇私之害甚於廢禮雖祖宗之祭
猶有所限以示四海九州之奉非一家私藏也後世之禮欲天下統於一尊是以尊尊之義上及下及旁
及無有不逮故家無不入廟之祖子孫親屬無無爵之人古今時宜不同其禮制亦異也古之廟制外爲
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人主一日之中循祭七廟九獻萬舞之節備舉不惟人力不堪誠意解息恐
日暮亦不逮昔之儀節不可考矣明世宗十五年九廟成二十年九廟災此五年中天子自祭乎臣工代
祭乎抑給則天子惟則臣工乎若以臣工主權天子有不入之廟矣奚取數之益名之恭邪故同堂異室
起于東漢明章之問至今因之不易也大禘之禮所祭者始祖所自出之一人而以始祖配之一祭一配
非祭羣祖也合羣廟主而祭者乃給也給有三年一舉者有一歲五舉者異宮別垣故三年而給同堂異
室故一歲五給禘非五年不行禘不更立廟即祭于始祖廟故不可數行也明禘無禘而有給四孟歲除
五爨是給也就殿之主歲暮一合禘太廟亦給也禘則太祖以來皆未行也世宗始行禘禮德祖以下無
可推求立皇初祖牌位祭畢燬之禮之變也皇初祖之文不見于經有識者疑之伊川曾以義起朱子有
設虛位之說祝詞有初祖考妣之稱或亦當時所據與記曰王者太祖諸侯不敢懷魯之有禘得祀文
王謂其爲周公所自出所以昭周公也與天子之禘不同若推始祖以上至于名字無可考者輒以始祖
所自出祀之亦禮文所不載也漢高祖至宣帝皆令郡國立祖考之廟京師又立廟于陵旁無所謂太廟
亦未嘗合祭也夫疏遠卑賤不可承至尊之祀後世不立郡國廟章元成之也漢之祖宗日祭于寢月
祭于廟時祭于便殿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游衣冠出有車騎過於煩矣宋太祖
定制歲以四孟季冬凡五爨而止與祠之勿黜宋太祖正之也出告反面鄭注但告祖廟程子謂至藝祖
廟合羣主皆告牲共一牢有此二說焉禮所云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若高光受命而王者也非謂
繼統爲後者亦可以天子附其私親故漢悼皇帝宋安懷王皆不用天子禮其墓立廟京師容宗躋于
武上當時之失也就廟之主有毀有遷魏晉以降之失也別爲祫殿合祭則陳之促岳正之也開元始爲
九廟范氏非之然而明之九廟猶用唐制也一祖二宗與高曾祖禰之外更有二祖不知所據何名此不
可不詳也光武上繼元帝前成哀平兄弟也人主不入兄弟之廟使有司侍祠于禮可議晉元帝雖祀江
左惠懷三帝亦兄弟也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溫嶠正之也義重大宗降其私親南頓君以上就

其國所立廟光武可法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于野建始殿祠武帝魏文之失禮也
漢高祖以嬰兒不入廟祠于陵所其後沖質二帝皆同此例春秋子般子野不書葬義疏近此公主之祔
太廟陰室之有四廟皆之謬舉也宗廟即遠有祔而無立春秋武宮楊宮非禮也然而世室屋壞則雖之
過古之君固有勤於構築備於薦享者有崇飾致美快非禮之觀瞻者方其作之也不憚夷山爲平增趾
爲階及其既成不過中使上食富人隨鼓漏陳設具而已久不省視久不繕修致棟宇摧頽垣牆傾圯此
非有司之過亦不可謂云天災乃子孫不敬祖考也尊親之道有隱諱之義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也
呂后於園以薄后配食高祖光武之失也魯僖公尊其母爲之臣子不敢明正其失必以宗廟隨之而
後貶焉故曰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必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故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榼以此益見
光武之失也後稷主母家祀非祀母家也封其地故主其祀不與諸人滅嗣同也祠官祝釐歸福人主不
及百姓漢文帝下詔禁之其事可法也左氏四月之雩爲正萬物待雨而大故龍見而雩也穀梁九月之
雩爲正毛澤將盡人力將竭舍是不雨則無及矣故九月而雩也周之九月爲夏七月二說非異其神有
二也四月之雩當祀也其壇曰雩宗者是也九月之雩非常祀也早則舉之其神則所云應上公者也夫
禘雨之請或先種植或當結實故先儒云三時皆有禘禮無雩祭惟四月龍星昏見始有常雩耳穀梁發
重請之義謂三時之禘既不見答則呼嗟而請之干神之怒失已之讓蓋不得已也不至毛澤將盡人力
將竭不可行也此言其理非謂周田事之用必待九月也恐謂旱而請雨非雨必待請而後應蓋民閔
旱若湯宜之不遑寧處則沴氣可消也今日月星辰山川水旱之神春秋二祭有常秩矣水旱之禘當即
其壇以祝史之禮請之禘於老子之宮祝用巫覡失禮道矣程子之說亦然且雩祀之禮不獨山川百源
當致告也凡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皆當告之觀孝婦能致枯旱則雩祀亦當及先賢也
古制篇第三十一

雖有三代之良法不可行于今者千百年之後制度不相近也雖有漢唐之良法不可行于今者千百年
之後利病不相因也何言乎相近也井田變爲世業今則猶之乎名田也封建變爲郡縣今則猶之乎牧
守也賢良變爲經義今則猶之乎科舉也因世業而科稅因牧守而考試因科舉而作人講求至當者行
之弊端已見者不可行也何言乎相因也府兵之制既壞不得不招募驍騎藩鎮之禍既熾不得不設轉
運使副海道之運既艱不得不給發會通所以賦民養兵參伍任吏版圖利濟講求至當行之弊端已見
者不可行也濟川者不必遡源後濟各隨地而問津焉制木爲舟制木爲楫順水之性而已矣三綱爲經
五常爲緯順人之性而已矣以此推之坤乾小正之遺書再用以治人心未必有忠實之效司矢車馬之
餘智復用以制器利用未必有昔人之功若夫品節頗詳綜理猶密惟近代差可考焉文獻以不遠猶存
簡策以收羅仍在欲知人主得失則有君舉之書欲知當時是非則有諸臣之復庶民之逆欲知風俗輕
重則有里巷謳謠物價貴賤有嗜先古之學者必能言其初制有爲近古之學者必能言其絕續與其變
通孔子豈不能言黃帝以上事而刪書斷自唐虞損益獨舉夏商以相近也蘇頌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

日進數條以備聖覽亦相近也。居今而欲善治亦取制度相近。利病相因者損益用焉已爾。凡制作在天
下與氣數相終始與人事相推遷非一人一日所能致也。昔先有漸靡之端而後有必趨之勢不自改創
之日而後見焉其相近也久矣其相因也微矣或因或革帝王所不得已也是以西漢之時賈誼宗廟
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豈三人能始其事亦以漸而然也然卒履改履紛紜不一何也與時不相習
也若最近而可因者莫如本朝故事魏相作輔條奏漢興典故及趙仲舒之言呂大防爲相推廣祖宗
家法以進此其爲益更勝遼宋異代也夫時王之制即道所寓也遵時王之制是尊道也尊而美之行道
而悅心也何必上古之制而後無弊哉制度之學所以難成家者誦習未能兼備原委不甚明悉又節目
繁多學之無法則勞而鮮功或執古法今或舍己從人往往不衷而廢夫人之立身尚名顯功皆可驟與
而學問不可驟致作史之家紀傳易成而志不易成諸子之書未能貫通於前符合於後故常反道立
論以文其說皆有愧於通儒也古制雖不可行亦必詳舉衆說博稽數代以備談經術若賈誼王莽必
制時巡之禮蓋以道德大同民生熙熙晉天之下莫不作觀故就而見之以答其意且以貴賤觀用物淳
濟察民風奢則教以儉儉則示以禮亦不可國至人見恐爲煩擾行在止於四岳若經過舊都則宜求功
臣之後而紹其封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動則先置止則交載清道而後
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使時而入國所以重宿衛也所至之處諸侯皆有湯沐邑所以尊禮羣辟其
止舍蓋假之費尊羣辟者重其禮共蓋假者恤其私天子隆禮其臣諸侯亦推恩其民可知天子不忍煩
費諸侯亦不敢煩擾衆庶可知所以爲盛世良法也然而虞夏五載一巡成王十有一年一巡世遠近
而期漸疏蓋知其事不易舉也有去國遠時之供億有乘危履險之悚息有擁衛陳轡之勞苦有被服荷
戟之震驚有敵國盜賊之窺覷是以行諸道路必有警備前有變異則舉旌以示戒又必以祖考之主載
諸齋車朝夕請命所過山川百神莫不祭告以此見天子一出而祖考神示皆離其次以相從亦所以節
慢遊也何必逢盜蘭池受困柏谷長吏以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生怨而後希出乎三代而下惟漢章帝
最善詔書所載至今稱焉不得惜時巡之名開八駿之端元人北辰居所之諫良足法也封建之法始于
黃帝盛于三代天地之間人必須養養必資物物生于天地取以人力力之強者多取之無厭力之小者
寡取之而常無以自守每爲大力所攘奪是以不可無治法聖人非能使人君之長之也天下自不可一
日無君長耳先王封建萬國有屏藩宣化二義屏藩者扞禦於外以懲不恪所以安上宣化者敷布德意
以廣上仁所以逮下合衆輕成重集衆疏爲戚明尊卑則有會同察治忽則有訓陟使四海之內天威不
遠咫尺臂指不相踰數宜九重詔令捷若桴鼓載一人惠澤均爲雨露故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
國親諸侯言人情無間若水比地也後世逮下念少安上指多至于秦人以爲借資衆力何如獨操太阿
守尉監令天子子等若盤而中外之勢幾于一尊自是以後盡用秦法雖儒者持論自云攝一時所偏重
然無常施用則一也何也封建之廢久矣欲復行乎以不學無術之子孫宰制兆民族姓網羅布滿國中
使齊民者安能宅其宅田其田乎萬一海內風塵告警誰能統一旅匡王國者安上逮下二義兩無取矣

郡縣行之既久亦有大敵上下不相親愛但以文法拘繫爲之主者捐事實以養名爲之民者幸驛遷而
亟去卒有水旱道殣相望而有司不加恤卒有寇賊城池自夷而官署不獨存不事惟是平居攫取勾奪
亦甚難堪而數慢矯虔渙散瓦解豈非無道之尤乎所云安上逮下皆不足恃亦可見矣安見其獨愈也
夫治天下之制雖聖人豈能驟更哉承敝易變因其積漸而已矣如封建者古今異時樞安危校苦樂實
體人情不抑之以從王制其必不可行不在乎文獻有微也夫人情所不堪者君上之令不能得於下事勢
所必危父母之恩不能保其終下被其災上貽其憂非盛世治也漢列侯皆家京師文帝始命絳侯就國未
幾守令行縣遂有身自披甲家人持兵以見之事夫人臣衷甲見天子吏豈禮也哉豈非懼不測之禍因
而蹈不道之機邪由此思之功臣居私邑危如累卵信矣且漢之諸王尚有憂讒畏譏聞樂而泣者況臣
僚之設乎厥後列侯雖多更無一人就封者豈非懲絳侯之事與中山靖王之對皆味死陳請不敢遠
離闕庭用招疑謗人主閱然爲之削除此令也哉東漢高密膠東之屬皆以戶邑食其租稅所封采地
不過名號而已爰及唐之初基食實封者亦止給緡布然則封建之廢久矣自漢至唐皆存其名焉爾最
後太宗更欲世襲刺史長孫無忌等皆備哭陳其不堪至云遠遼關庭有如遷徙履族之禍旋踵見及焉
周論政亦云子文之功不掩欒黶之惡毒害見存之民勢必割恩已亡之臣由此觀之雖人主崇厚以公
天下爲心而世臣勢危懷不自安之計備君若堯舜必不忍行即臣雖禹皋決不敢受又何論利害邪此
封建所以長廢而不復也古授田之法見於諸書者不同而公私田之解尤難詳校朱子亦云蓋其大不
必盡其細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大率以公田分配民家民治公田或不如治私田之專上稅公田或
不免於私田之侵以民家共治公田勤惰不同力作止不同時人我不同心勢如連雞不能共貫其法皆久
而必敝也魯宣公稅畝亦有二說有云案行田開釋其善者取之不問公私田也有云公田之外又稅私
田什一要之皆惡政也孟子定以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蓋參酌助徹之閒以救暴君汙吏之敝而當時未
之行矣夫以官田予民以民田還官出納之際繁而難稽兼以世臣舊家敢於專地而暴君汙吏亦復慢
其經界故春秋之大夫有以爭田起訟者有以奪田造亂者則田之不宜久矣秦漢以後九州之大制於
一人守宰數年輒易土壤之肥磽畝谷之變易生齒之登耗不可勝書即書不可勝校田亦不能復還於
官官亦不能復授民以田其勢則然也董仲舒大儒也知田制已壞非官所能稽故立法以限民間之田
勿使太多孔光何武議以三千頃爲限然皆不能行也晉武平吳定王侯田宅及男女占田頃畝多少魏
孝文釐考古制次第舉行而均田之法不久亦廢唐之初定適值周齊大亂民皆棄田徂亡子孫不能嗣
祖父之產鄰里不能任比伍之家業無田者又以武人刺州賦役煩重不敢名田是以田盡歸官唐遂得
以口分世業大割之然天寶之後口分世業亦復壞矣周世宗得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制治之本也
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然亦未遑張子厚欲私行井田一方是殆不可賦法大政也豈有王制既定儒
者輒以意更之鄉曲不難異有司不糾舉者哉夫限田之指不過抑豪強兼井耳兼井之害因天下平治
既久而後有之執法有司柱後惠文治之誰敢不服非天下所由亂也天下之亂生於兼井者少生於貪

汗者多，兼井之人，非持法之官也。其害人也，官能制之，暴飲之人，天子之命吏，與命吏所昵比者也。害之所及，雖天子不能禁也。於此而言限田，何異乎盜者竭澤而漁，主人猶惜其釣餌，毋使妄投也。雖孟子處此，必不復行授田，但使民之治生，得以力作，經營自給，上之人，不以虐政奪所有，則衣食足，生齒遂矣。故井田不如限田，限田不如去貪汙，苟無貪汙，無變今之法，而天下已治矣。古者士大夫之田，以奉祭祀爲主，自奉養次之，故不能越禮制而使之多，然亦不必多也。果欲行古法，以救今世，莫如教以禮義，做古采地之旨，俾人以品級授田，則贈制者，無以自立於公卿之間，故復楚茨，信南山之風，按其儀節，習其度數，以移易其性情，使人心風俗，常如先王之世，雖連阡接畛，無所用之，則勢家之田自少，民田自多矣。然爲此說者，迂疏之謂歸焉，安望其信從邪。獄有肉刑，云自禹始，其除之，則自漢文帝始也。先儒謂秦廢古法，獨存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亦必有廢之者，然士大夫之論，猶有二端，班固、陳羣、劉劭、衛展、傅幹、曹志，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吏人慢易之，怙終不改，常至於死，何如去其爲惡之具，以絕其原。孔融、周顒、桓彝、王敦、蔡廓，皆云：末世人生不與古同，犯法不重，自取，不宜投之以殘棄，更恐形既殘毀，心益安忍，且在上者，亦不宜有慘酷之聲，聞於天下，歷世相承，有此二說，最後朱子亦申陳羣之義，要歸於不可復行也。蓋古者用禮教於先，則從化者多，其不從者，必不可化者也，故殘其支體，不爲虐，教化陵夷，民味德義，惟欲是耽，惟利是視，所云穿窬之盜，忿怒殺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賊之類，宜服肉刑者，無地不有其人，無時不聽其訟，聽獄之人，未必有伯夷之廉，定國之平也，若盡執而刑之，誠如孔融所言，四海之內，當有千八百紂也，且謂之宜生，即當全所生之具，肢體不具，不可爲人，實其死而毀其肢，其與楚何，況自漢文以來，人安所習，歲斷殊死，不復驚恐，驟聞將殺肢體，必遠避伺，狼顧脅息，如飛鳥走獸之在獵，非所以安天下也。今四等之辟，亦足盡天下罪狀矣，犯法滋多，非刑輕也，大慈得通，苟免之門，其餘吏爲冤抑，更多受取久繫，殊送死莫問，雖無當死之罪，而有必死之慘，何必肌膚剝削，乃云楚毒哉，且律令既定，各有科條，今復增設一科，既不可專就死刑中，取數條議輕，又不可專就生刑中，取數條加重，勢必於死生之間，各取數條，當以宮刑別刑之名，是猶在死法者，今爲縱舍有罪，而在生法者，今爲慘毒太甚矣，何如不用肉刑之平也。古者要荒之地，罪人所居也，郭璞曰：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諸空荒四維，將以杆固牧，困退未絕其丘窟之願，進無以塞遺逃之門，未見其利也，故知五流三居，後世亦有難言，況肉刑邪。陰陽五行之理，通於政事，堯典義和各司一時是也，古天子季秋之月，班來歲政，令於侯國，故有告朔之禮，所頒之令，文無可考，呂氏月令，大抵三代遺法，而頗采秦儀，將以順諸季秋，然秦人未能行也，漢人陰陽月令之學，兼舉易卦，以配時月，大抵與不韋同所受，故高祖令甲子，四人各職一時，以司天子服御，文帝施惠行賜，能卒嗣死，頗非時節，趙主奏言其狀，則知當時大儒，皆通此學，不獨魏相李尋也，至於東京章奏，鮮不舉易卦五行，以正時政之失，故班氏作藝文志曰：陰陽者，流於後世，和之官也，蓋其爲說，謂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五行之精，是爲五帝，五帝所司各有時也，人君順時行政，如春施慶賞，夏省刑獄，秋講武備，冬謹畜藏之類，則能出滯，養微，肅化，固閉，以致天下之福，若政令逆時，如春興兵戍戎，夏

勳大獄，秋行封爵，冬發大衆之類，則有凝冰反花，裂乾滅坤之珍，爲天下大禍，魏晉而下，此學廢矣。蓋王弼說易，參以老莊，其旨溺於幽遠，學者漸不達乎陰陽，而月令之學，不復施諸政事，是以罕能言之，竊以後世行政，古法尚有存者，如秋而講武，冬而論囚，其事固在也，胡不取月令之書，及洪範五行傳論，斟酌宜於今者，且人君起居飲食，寢賞刑威，無不稽諸天時，奉以從事，不如時令者，議臣得以舉奏，於以防嗜欲於上，息勞瘁於下，亦過半矣，且以衍義和之學於不墜也，先王之心，公平正大，故其待亡國之禮，隆以三恪之名，來朝則客之，其在國也，典禮文物，皆得用天子之制，以備一王之法，不使至於無徵，天子有事宗廟，賜以膳肉，三恪來弔，王喪，王答其拜，列辟莫能同也，其禮止於二代，更不上及，若武王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但不絕爵土，不在作資之位也，爾時爲三恪者，亦能謹其服命，不以得用舊典，生僭擬之心，迨守常法，不以社稷邱墟，存怨尤之志，其來朝也，不惟侯度克謹，凡從行之士，莫不選擇與俱，故能相其君，舉動中禮，威儀可觀，王所以加隆，至於愛慕留連，惜別依依，則終無猜嫌可知矣，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繼人所以自塞也，秦之繼周，此道遂廢，是以身危子殺，厥宗不嗣，武帝始封周子南君，哀平之間，亦有紹嘉承休之祀，以通三統，漢之先世，猶存此禮，書載微子之命，時存白馬之篇，聖人之義見矣，古有受降之禮，其君面縛銜壁，大夫衰絰，士與櫜，百姓男女裝而別，受降者，釋其君之縛，受璧而祝之，焚其櫜，禮而命之，祝其社，申其官守，數其俘，不斬伐樹木，易置百官，遷徙人民也，蓋古者亡人之國，所以禁暴除亂，故不自處無禮，降而衰絰，齊侯滅紀，葬伯姬之殯，皆執虞公，修虞仲之祀，猶有先王法焉，是以亡國之君，先祀不廢，鄧綰猶存，相與安于義命，雖無田橫之勇決，論者亦不以爲罪也，世臣之禍，至春秋末，幾獨天下，此勢之極也，勢之極者，其事必變，故春秋以後，凡世家之強者，不能安于爲臣，率取而自爲之，其稍弱者，雖能廢置出納其君，然日見侵削，迄于君臣皆爲人役也，齊與三晉，強而自取者也，魯衛宋鄭，弱而自斃者也，強者既自取，必痛懲其惡，不能復置世族，弱者勢既不振，且夕救死亡臣，窮取無禮于其君乎，故世族之害，訖于春秋，後此雖襲之不能也，秦楚燕在當時各自爲區，政教風俗，大抵不同，諸邦其置輔也，由余取于戎，百里奚舉之牛口之下，孫叔敖得諸海濱，沈諸梁起方城外之縣尹，皆以疏遠登上位，其既得位也，孫叔求封，齊公致政歸老下邑，四貴既執國命，而禍族之士，一說奪之，如振槁耳，故二國皆不受強臣之禍，夫以篡奪取國者，齊與三晉也，不使勢族執國命者，秦楚也，燕事無聞，大半類此，觀其後世安擬堯舜之禪，必其先代無骨君之事，是以不知其不義也，此七國者，皆自操利器，不用世臣，天下大勢，歸于七雄，不亦宜乎，然而郡縣之置，由此起矣，嗟乎，采地者，先王良法也，末流爲世族必盡廢采地，強宗乃息，此先王令法，所以至于悉變，而成其爲今昔之不同也，王者初基，神人易德，功已成矣，因而升中于天，無所謂封禪也，秦皇漢武，信道不篤，以爲不死之奇術，必存乎封禪，于是因方士爲主人，而作石檢玉函，以修大其事，既非升中告成之旨，又失神道尚靜之義，且古禮應禘，率以己意施用，復恐見譏通儒，假託其事，使無從議之，甚矣所失非一端也，司馬遷作封禪書，班固因之，以爲西漢郊祀志，胡廣非之，謂當去鬼神傳道之語，取章玄成宗廟始末，實其中，然後得史法，識者雖爲，光武初拒羣臣之請，後

威嚴文復行之。其臣馬第伯記厥事。但舉道路險峻。升降疲茶之狀。盛德大業。未嘗一語及焉。蓋微旨以顯謙。非無故作也。魏明帝雖拒將濟。猶使高堂隆草其儀。則知中才之主。皆有修心。竊以人君爲封禪所感者。不過二端。一則誇其盛美。一則觀其久視。倘破此二惑。將不特自止。以爲功德待此傳邪。則秦皇立石。識乖繼體。漢武登封。厄成三七。五松表其風雨。祕牒存古今。方丈石檢。更受他姓之函。無字豐碑。重鵠異代之刻。信乎盛德之事。固無藉此也。以爲不死援此求邪。則沙丘幽僻。雖以鮑魚。茂陵更卒。遽磨刀劍。橋山。識其高家。猶給人以衣冠。陵谷紀其變遷。寧久駐於丹藥。掩之鄧季荊茅。南嶽北嶽。以人主之力。莫不易致。一旦縗衣出庭。宮車晚駕。無如其不可諱也。信乎延年之術。亦無藉此也。且就所居而託靈。奚取出震之方。因吉士以致虔。何必天孫之宅。兵衛倥偬。不堪彼蒼日監。屈從紛多。未免萬國盡勞。所以長卿負謂於遺草。梁松獲譴於誣神。雖管仲陳難致之物。袁宏限得爲之時。皆不若王通之說。無所眩惑也。明之無封禪也。七十二代所不及也。識緯之書。古所未有。張衡謂成。哀閒所撰。良有由也。其說曰。前乎成衰者。若漢之取秦。功亦大矣。未聞先有此識。西京大儒。以道術名家者。所稱引多矣。亦未舉識。劉向校定祕書。九流無不備矣。亦未及識。後乎成衰者。若王莽篡竊。漢之大禍。永建復統。臣民所共慶也。識中無此二事。前乎此者。無是書。則人無由習。後乎此者。事未萌而書莫能知。是以知成衰開。好事者爲之也。亡何光武初基。布其書于天下。一代人士。無不誦習。桓譚不信。橫棄盛世。賈逵附會。致位通顯。所以名儒碩輔。特論策之中。奏陳輔展之側。無不舉義及此。至於治曆之家。亦引緯書爲徵。甚矣其惑也。袁宏之論。謂聖人暫用神道。以一衆志。若卜筮吉凶者是。常用人道。以經綸致治。若考績亮工者是。圖緯之書。所言奇怪妄異。不惟非人道。亦非神道也。魏孝文詔皆焚之。信道之爲。過於光武矣。晉疑祖本紀。郡國所上祥瑞。輒抑而不錄。然而朱草醴泉。鳳皇黃龍之屬。業備見矣。不知當時所云抑而不錄者。又何物也。讀五代史。王建世家。亦不足貴矣。

建置篇第三十二

都邑之制。定於一尊。兩都並建。非貽厥之謀也。宮室之制。法乎天象。離宮偏於海內。非天極之體也。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言其地則天下之中。其義則率土之道。武王南望三塗。北望嶽陽。顧瞻有河。粵瞻伊雒。毋違天室。營於洛邑。而後歸宗周。蓋武王或有遷洛之意。而時未逮。故定居鎬京。不復議洛。洎事殷後。殷民不靖。成王以洛邑處之。鎮以大邑。故命曰都。而其微指。則在乎綏以文教。不置六師。凡皆伯小大多正。莫不以殷士爲之。此中或有深意。非後人所測。但以後事觀之。元人上郡之升。更有大都。備官以臨之。宿兵以威之。既有兩都之形。又有不掠之勢。故燕帖木兒。乘此利器。遂復異圖。雖神器所歸。不遠世嫡。而不利孺子。兵燹魏闕。亦未盡引患之道也。故曰。兩都並建。非貽厥之謀也。衣之垂象。三垣鼎峙。紫微其安息也。太微其聽政也。乃內外三庭之異名。而天市則巡狩所次。事已而去。非久居之所也。背疑宜王。朝諸侯。東都。不聞考禮正刑。而以會獵爲名。啓必遊之端。非講事之義。隋氏因之。狹小形安。離宮偏海內。人主安宅無常。馴致唐之二帝。往來載馳。幾復覆車之轍。假令天寶不亂。必有夢江都之好者矣。營之既非役。

鬼成之不以居人。獨使茂草滋其蔓。狐兔育其類。誰何吏卒。擊柝而守異物。白首中人。款啟而望翠華。豈吉祥之徵乎。故曰。離宮所在。而有非天極之體也。建都之旨。特德化者爲上。據險要次之。故班氏作賦。以爲險阻四塞。不如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此重德化之說也。關中所以可都者。非謂地之塞。而俗之勁悍。正以土厚水深。民氣強毅。堅固。專以禮義。不見利而營。課以職業。不見異而遷。於以維持常固。成數百年規模。無以易此。竹地亦如之。但幅員稍狹。不如秦之廣衍也。其敬不以禮義維國本。獨論形勢。厥後王莽之亂。潰於其內。祿山之亂。隳於其外。宋武漣流。曾無藩維之難。屈旬脫視。終逢驍雄之顧。輟輟之言。烏可信乎。留侯就事論事。亦未盡援道之旨也。人君所居。必以衆大言之。陰陽水泉之形。郊社朝市之位。固陵寢廟之基。人心風俗之固。皆非可旦夕具也。又當使倉卒有變。閉關自守。百萬之衆。可呼召而至。憂勇之士。散在民間。皆吾將卒。長穀之車。上駟之馬。布在郊坰。猶閑廐也。倉庚之積。府庫之資。隱賑於閭閻。猶幣藏也。鉤陳之衛。百司之署。所以拱帝車。明王制。一事不愜。皆亂之階。若士薄水淺。物華氣輕。漕輓艱難。會同偏側。地卑而決水可灌。勢陵而王氣易竭。皆非天子之居也。至於避寇遷都。尤爲失策。蓋寇戎所迫。人事倉皇。若更去其舊都。遠適新邑。經營遑遑。未必如往日詳審也。結構樹置。未必如平時完具也。要之。我能往寇亦能往。加以人情不同。國勢未張。守禦乖方。捷閉疏略。祗席未安而事危矣。春秋之義。衛遷帝丘。則惡之。以爲城郭堅固。人衆強盛。孰有過於故都者。避寇他往。非長策也。厥後陸贄之狀。蘇軾之論。皆本乎此。高宗渡江。金源入汴。亦不易其言也。田疇之義。取乎講武事。非以從禽也。事關其地。自爲一區。不馳騁稼穡場圃中。所以重惜民力。不奪民食也。古者民多地狹。惟山澤之閒。乃有不殖之地。天子諸侯。闕除此地。以俟田狩之禮。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圖。言有常處也。又曰。公狩于郎。言非其地也。狩非其地。則害農傷稼。不待言矣。雖辟除此地。使民不稼穡。未嘗不樵采弋獵。故文王之囿。芻蕘雖免。皆取給焉。若自爲一區。而民不敢犯。即行旅亦當避之。又奚取開地哉。且講武與從禽不同。爲講武而簡車徒。未必即田獵也。爲田獵而戒車徒。未必皆講武也。其是非自在衆口。不可掩也。爲禮而出。衆所同是。天下後世從而是之。爲欲而動。衆所同非。天下後世從而非之。以此徵主德。且苑囿既廣。必當破人田宅。填人家墓。破田宅則室家靡依。壞家墓則人鬼皆恫。是宜與悲。反爲樂邪。凡旌旗車馬之屬。爲戰守祭祠。則可陳設。若遊獵狎玩。雖陳其物。不足爲觀美也。皮革齒牙之屬。爲軍國用。則當取財。若遊戲燕樂。雖取其財。不足爲華飾也。故規表南山。斥侯陸海。皆謂亂政。即時開錦帆。私設更衣。亦必濫費。最可憂者。天下莫大之害。以人力挽回。尚殺其半。若發於忽然。人力無施。則害氣全注於身。小爲震動。大爲阻敗。遊獵之事。無思者其常也。有則必發於條忽。故褚亮曰。強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一揮。不能當其銳氣。言猛獸之爲害也。司馬相如曰。中路而馳。猶時有銜轡之變。則枯木朽株。盡可爲難。言馳騁之生害也。春秋之義。不以尊者親危事。是以先王制蒐狩之節。不時則曰傷農。不地則曰傷物。不執不物。敗度敗禮。爲戒甚嚴。所以防危也。天子有寧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非登高遠望也。是以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皆以自蔽。而不瀾民間。謂之有度。登高遠望。使民家流徽徽。事不可屏蔽。是泄慢之漸也。泄者。泄宮闈。

之嚴慢者。啓慢易之端。且一國之中。宗廟社稷朝寧。皆當尊敬。顧乃築臺而頽視之。縱情任欲。不顧禮義。孰過於此。先君築不以禮。終不免子孫之毀折。既以惡事貽子孫。又使子孫暴揚先君之惡。兩者皆失之矣。人君之義。不當使執役之人。終歲受役於官。取其與天時相準。季春命之。季秋休之。雖啓閉之務。猶欲從時。而況觀游馳騁乎。城池之役。雖不比宮室臺榭。人君所自奉。然要以愛惜民力爲本。築城以保民。而疲民於版築。則非其道矣。故晉之彌牟。楚之艾獵。築城有法。左氏詳諸傳中。示所倣效。惟無戔而城。築城絕遠之域。則不可耳。詩詠太王遷岐。於灌莽榛蕪之區。斬艾開除。以爲都居。皆山民庶民繁所居漸拓。以次爲之。而不勞。以喜趨之。而無怨。若一朝徙都令下。驅其民入山谷。嵐糞露宿。拔木以豐其居。雖聖人不能止其勞怨也。若夫都會之區。宮室臺榭。猶可因於前代。即不能舉過多者去之。亦可就故有者安之。若狹必求廣。樸必求雕。省必求餘。無必求備。誠恐人不見德。令問日減。雖象天極爲居。亦不得比稱茅茨土階矣。

綾祥篇第三十三

占候之指有時人之業有儒者之學時人之業有習有不習焉不可以知知也儒者之學則有方名有區域有典志有義理有補救有調變雖不盡其業可以格物致知求也祥瑞之說聖人未嘗不用如河圖洛書不惟寶諸東序猶復深求其理著爲易與洪範但恃此而怠於自修則不如變異足警省也聖人樂修省而惡懈弛喜憂勤而戒逸豫是以災異則書之瑞應則祕之占候之書雖有差舛誕妄之失要歸於恐懼修省不必一事自爲一應而敬畏之心則一也春秋之義人有微而不著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然而雨雪冰雹草妖木怪不以微而略之不以常而忽之而況日月之薄蝕大地之震動乎仲舒向歆潛心殫思推求天人相與之際其旨深遠要皆有補於世非後人所可駁正所當駁正也善哉荀悅之言曰天人之理括於三勢三勢之變撮以兩端三勢者無所召而自至有所召而後至雖召之亦不至也兩端者有成無成則同在彼在此則異也三勢兩端變化參差自然交錯以其交錯也而異心橫出放蕩反道之論作非天人之理也以愚觀之災異在前玩而狎之則一物爾敬而畏之感動觸類警省懲創則天人之學在焉但燕術之士不能知天言其一端未必究全理言其彷彿未必覩精微且其人於天地萬物消息盈虛之道未嘗深觀雖稱引經義皆雜譏緯僞說非復傳紀本義安能敬順昊天爲王事之表邪故必經學淵深如董如劉而後可言天人之際也變之大者無過日食春秋所書其義有二一以示治曆者有所考一以示遇災者有所懼雖行有常度君子不敢以爲常也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據舊史也歲有二交或或不食不應二百四十年食三十六如是其疏也此非日官失之卽史官失之也又有常朔不食或失前後者曆家失之非食失也自郭守敬以後儀器精密食皆正朔無前後二日之食則知前此之失推算之疏矣正陽之月災雖重餘月未可忽也十月之交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若爲災不重詩人胡爲致憂歟又案謫在庚午食以辛亥言惡氣先侵久而不退更與交值其體始虧是以有亡國之咎不應二百四十年止一惡氣也非史墨故不知耳又有食有不食如杜預云然則常食不食亦定數也何以曆家算

其食不算其有不食邪。日食之變。有爲陰雲所掩。京師見之。四方不見者。說者曰。君身所失。禍在內也。有四方皆見。京師不見者。說者曰。百姓屈竭。人主不知。禍在外也。司馬光曰。天下皆知。獨朝廷不知。其災當更重矣。當食不食。或亦如數端所云。在乎不可盡知之列。若以爲人君盛事。而值廷賀之。則非遇災而懼之旨。佞諛者。不可道以非聖之言也。若夫日光摩盪。日之榮也。五行志所不載也。且食修德。月食修刑。然而縱舍有罪。不可謂修德。赦有罪而使姦人恣倖。不可謂修刑也。地動者。陰有餘也。天裂者。陽不足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地動者。臣道太甚也。春秋傳曰。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蓋言陰之陽氣弱而在下。陰氣盛而在上。且陰偏陽太迫。不能奮出而爲雷。又不能潛鬱而爲雨。是以排擊震撼。動搖於內也。雷之體亦然。一陽在二陰之下。而得天地之正氣。故能奮出。萃陰以其出也。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外。人在氣之中。而不知其動也。若陰之方壯。陽之方鬱。且適值天地之戾氣。不能發而爲聲。則動體在內。人皆託乎動體之上。是以知其動也。今饑家之有釜鳴也。婦人媼子之所怪。而君子以爲理也。以大釜盛飯。實以秫稻麴蘖。又以小釜置飯上。寒水注之。覆以盆。蒸火其下。小釜之水不令溫。溫輒易之。可謂陰迫陽矣。所以氣在釜中。奮而欲出。旁爲竈所制。上爲物所壓。力不能撼。輒與物因激。越而爲聲。故釜鳴也。善釀者。火齊調適。必無釜鳴之怪。善治者。陰陽變和。必無地震之怪。非如日月之食。其交與仁。有不可逃之數也。春秋雷變者三。大雨震電。書失時也。震夷伯廟。傷隱隱也。南宮極震。除黨惡也。隱惡非法所得也。咎責非罪所加也。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所以止亂也。星隕者。民散也。搖者。民勞也。幸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象。替者。除舊布新之象。替有鷲。字不明也。長星光直指。而體甚長。有竟天者。法爲兵革。星墜於地。則石陽氣隕墜。不待破壞而深入地。猶龍不見石也。不爲餘物。而必爲石。猶山名也。陽之所結。與鍾乳同。是以皆有微氣。隕墜之氣。不通於天。是以無復津液。其質礫然。其爲變也。高者失勢。下將干上也。風者。陽在陰外。吹而隕之。以散其所聚也。有蜺。有蜺。有蜺。皆陰雲之類也。非風何以散之。雨者。陰陽之氣。鬱蒸不洩。而下降也。雲而不雨。下蒸而上不固。其氣上洩。不能降也。虹非能止雨也。氣不密固。而發爲色象。亦氣洩也。冬雷則春旱者。陽氣發洩太蚤。其力必微。陰爲陽所衝。力亦不同。以不同之陰。繫微弱之陽。宜其不成雨也。故冬雷則春旱也。不能蒸爲雨。則必激越爲風。故旱氣雖能興雲。往往隨風散也。雨乘虛而墜。則重在上。猶輕。及其輕而凍。故爲雪也。雪必六出者。陰之數也。朱子曰。太陰玄精。有亦六枝。天地自然之數也。凡雹之類。皆有所侵脅也。陰氣暴上。遇雨而成。疹也。疹亦雹類。然以陽薄陰。非犯上也。春秋不書。歲者。猶月食也。夏霜者。兵象也。無冰者。冬暖也。刑罰刻急。常暑而寒。政治縱弛。常寒而煖。一失之舒。一失之急。失於急。聽不聰也。失於舒。視不明也。故五行志。視不明則無冰。聽不聰則恆寒也。木冰者。凝陰之氣。盛少陽之力微。長老謂之木介。介者。甲兵象也。人君嚮明而治者也。其有逸德。則必見於火。火者。離之體。火得其性。猶嚮明而治也。正氣鬱而不發。邪虛姦而橫生。則火失其性。嚮之者反爲災。故五行傳。以爲火災者。變法之疹也。變法而乘舊。乘舊則人情鬱抑。虛僞熾生。皆火祥也。是以火作。比屋延燒者。象害起於微。而所及者廣。苟非備豫有方。雖千室之邑。可俄頃盡也。更有火不延。燕飛著四遠。焚非一處者。象民方安。

處而上以非望之禍。集於不意之中也。星孛於漢。鳥鳴於社。天之垂戒。猶欲其可救也。子產不驕于火前。而顧於火後。蓋天譴不可僥倖求免。又不可不告改過也。此君子之用心也。物象之怪。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見者也。應行而見。非見而能為害也。董仲舒。劉向父子。析其類言之。非直為災沴立說也。人所不能盡言。託之天象。則無罪當時不可明言。託諸往事。則無罪人主深宮之中。常有五夫人者。執節記過于其側。若五行之為診者是也。又將有人焉。因是以宣布於外。若詩妖服妖之類是也。又有海內不逞之徒。因是肆其毒螫。縱其凶惡。若雞鳴羊禍之類是也。雖欲不戒懼。不可得已。物怪一有一無。其恆有者。以人事勝之。姚崇分道殺蛇。得除惡之義。不恆有者。修省謝過而已。若麟祠厭勝。是濟天也。人君好微行。棄貴之微也。置私田。失土之微也。好賤人之業。就下之微也。命名不稱其類。召亂之微也。士大夫朝會失位。降替之微也。語言忽爽其度。歌泣不當其時。衰疾之微也。風俗狂慢。變易節度。則為倭輕奇怪之服。惡謗之氣。發於歌謠。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宮室將空。則怪物入焉。怪氣降焉。人之所惡。其氣積足以取之。則妄言作焉。妄動興焉。此皆人事之失。非天災也。若夫平舒之神。道經橋池。告以祖龍將死。龍者水族也。是年有東海射大魚事。水物之神。自相告語。何居乎秦皇之祥。晉之妖夢。播說於秦。秦人執其君而不疑。阿蓋渡江。晉之喜。吳之憂也。其謠不與於晉。而與於吳。乃知吉事無兆。兆皆因微也。凡言災祥者。皆歸咎國家。而守土有司不與焉。夫風雲山川。草木蟲鳥之變。連州歷國者。其咎當在朝廷。若發於一圻之域。一境之中。應在有司而已。不關朝廷也。春秋之法。有為天下紀異者。有為一國紀異者。是以梁山沙麓。應在天下。隕石退鷃。應在一國。穴鳥巢居。竟禍不及青土。弗漢及辰。火祥更延水城。以此為成周之愆戾。不亦誣乎。惟穀洛之關。橫難之見。然後覺生王室。以其在境內也。夫修省之禮。敬天之學。無人可忽。而況宰制人民社稷者乎。若夫雲氣之占。不與七政同。七政麗天者也。故當主分野。若雲氣。高者不過數百里。下者或不及。占法遠近以所值地當之。故紅指倚燭。應在秦豐。漢北赤氣。占在突厥。不以所發次舍繫諸天也。

釋志卷十

兵略篇第三十四

兵者。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唐虞以前。尚矣。經傳所載。所以容民畜衆。言得衆之道。不在兵力。僞伏也。又曰。伏至險於大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蓋兵者危地。故謂之險。不得已而用之。故謂之毒。如毒藥之治病。不可恆服者也。聖王之師。恭行上天之罰。克終前人之烈。救民水火之中。詰姦暴之害。護內外之辨。是以反道敗德。畔官離次。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則征之。率遏民力。率割民生。民欲與之偕亡者。則放之。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淵藪。則伐之。開國家之不靜。益勳晉伐。前破斧缺斨而誅之。其或戎狄內侵。驅之境外而已。不窮追也。既來庭矣。旋師而亟去之。要以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為武之七德。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辭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是為戰之六器。其於吾民也。該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其於敵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犯也。不為是征。所以正歲之月。不可以稱兵。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蓋聖人不驟用其民於死地。必馴習既久。而後使之。亦不輕舉民於死地。必勝於廟堂。而後用之。故曰。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陳。勳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道事也。齊自管仲得政。二十年中。未嘗出大師於境外。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捐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桓公之志。晉文公始入而用其民。作被廬之法。一戰而勝。受策命為侯伯。二公雖迭為盟主。不過貽利。

修備。順其敵。以求欲速之功。不克存先王之意。先王之士。相與輔佐其君者。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則有之矣。若夫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若伯益之發禹。傅說之省躬。則莫之及也。降而益下。邱甲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禮。皆失其正。民生日以狃。而使之遊。孔子傷之。而曰。胡筮之事。則皆學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孟子居戰國之時。不得已而言兵。惟以不嗜殺人。止當時善戰之虐。而救百姓於死七篇之中。屢致意焉。天下諸侯。有不義而與師者。必欲逐之於正己。問人之有罪。問己之有德。雖有其德。苟無其罪。不以伐人。雖有其罪。苟無其德。不伐人。上有安寧之憂。下有生養之樂。其國不可伐也。賢者孤而遠去。諛諛近而日親。百姓危而多怨。其國可伐也。此間諸人者也。非天吏不可行師。猶非士師不可伐有罪也。此間諸已者也。自此以後。功名之士。非孫臏。吳起。馬服。安平之說。不克資之以顯庸於世。於是狙詐之家。微然號於人曰。不戰而屈人兵。王道也。苟卿獨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然其說孤立於世。天下莫應。由今觀之。一切善戰佳兵之流。皆身誅戮於前。國滅亡於後。而伊尹太公。相其君。造攻鳴條。撫揚牧野。其祖宗則祭於大燕。子孫受命文考。永世無替。禍福若此。乃知孟荀所言。不為誣矣。魏相明於事君之道。深慮用兵之害。故其言曰。教暴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近古之論。大率取衷於此。故史家有盛德在我。無取於彼之說。又有善黃石存苞桑之頌也。王通生隋之末季。遼東之役。慨然歎曰。天子不聞伯益贊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之事。禍自此始矣。李密見通而論兵。通曰。禮仁信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又曰。強國戰兵。弱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王通以後。兵事盡變。三王之師。儒者之論。不能大有用於天下。廟堂之上。樽俎之間。談說可聽者。施諸行陣。未必非膠柱而鼓瑟也。昔漢成帝時。任宏次兵書爲四種。一曰權謀。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者也。二曰形勢。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窮。以輕疾制敵者也。三曰陰陽。推刑德。隨斗數。因五行之相勝。假鬼神爲助者也。四曰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五十三家。而可馬之法。不在焉。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兵氣一動。其類相隨而至。小則介蟲爲災。大則斬木揭竿而起。又當以用兵致亂。以養兵亂。古者。秋而講武。順時令之肅殺也。今者。秋而講武。畏司矢之解膠也。其情異矣。古者。克敵之後。散財發粟。以與士民。今則籍府庫珍異。錄子女玉帛。而饋之。上以輸朝廷。次以頒將士。其事異矣。夫文止戈爲武。反正爲乏。師出不必反者也。戰不必勝者也。故有敗而愈強者。有勝而遂弱者。有百克而卒無後者。語曰。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天下有衆。非兵莫定。前事之所爲。後事之師也。是非得失之林。成敗強弱之本。安可不討論其理。以視厥後。以資一旦不得已之用乎。兵有義有暴。義者。民之父母也。暴者。民之盜賊也。義者。國之爪牙也。暴者。國之屠割也。仁者愛人。而暴者殺人。是以伐之。義者循理。而亂國滅理。是以取之。彼賢君者。正心者也。正身者也。正綱紀者也。正民俗者也。四正之名。布於天下。有不正者。莫不服焉。賢君之守國。掠其野。不可得而獲。其野

固已。攻其城。不可得而下。其城固已。施其間。不可得而入。其君臣上下固已。三固之迹。見於天下。環而攻之。曷日持久。勞費多而利益鮮。莫不自廢焉。賢君之行師也。出必以律。勤必以義。征必以名。伐必以罪。修備而已。不至用戰也。戰勝而已。不至多殺也。受命而誅生。既死則無所致以怒。故敵國有喪。迴師而不伐。執言以伐人。自反不可不直也。故義所不克。棄權而弗攻。兵未舉而先責其詞。詞苟屈伏。則兵可已矣。雖有猛將強卒。不入無覺之國。雖有重賂。不登叛人之黨。敵雖有間。不因叛人以取城邑。不擾農事。不斬祠木。不殺疾癘。不獲二毛。不俘人民。不誘臣妾。不攘牛馬。不殘墳壟。不焚廬舍。不匿井渠。不可乞師於人。不可以師借人。不可出一師爲兩事。不可中道而別伐一國。降不可殺。奔不可逐。地廣大不可狃。敵國之患。不可虞。師不可隨時。而不可不功。功已成矣。改弊政。釋罪累。旌死節。禮賢士。發倉廩。假武修文。費車甲而藏之。三綱。兵之大本也。報德。兵之大利也。從王。兵之大順也。救患分災。兵之大仁也。不貪。兵之大正也。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兵之大防也。若此者。義之屬也。好戰之者。乘人之敗。而深爲利。伐國無義。而人不厭。無名妄動。而衆不怨。一歲數舉。而師不罷。役久踰時。而士不能與人共約。而好主怨。與衆同伐。而獨挫強。苞人民。陵馬牛。斬樹木。壞宮室。當其隱者。木刊井壞。被鄰國之地。以房叛臣。爲邊將小吏。而與師。聽降民。延河而與師。爲貴戚。邀功而與師。爲中人。冒賞而與師。爲匹夫。報怨而與師。爲奇深珍禽。不至而與師。利人之幾。乘人之危。而與師。得志於此。妄意必勝於彼。而與師。不以天道相恤。而貪禍修怨。亂無已時。假塗於人。而人苦之。若此者。暴之屬也。兵有主客。有攻守。異宜。主客異制。客兵利速戰。當爲法以撓之。主人利持重。當爲術以挑之。敵之始至也。思慮精專。志氣銳敏。未可干也。宿師既久。攻取無成。力疲意阻。計不復生。然後從而擊之。鮮不勝焉。郭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緩之自當。據武是也。彼方欲速戰。此復挑之。以饒一朝之功。失策之甚者也。陳餘。李密。是也。圍之始合也。人情危懼。因其危而攻之。可瓦解也。遲之又久。初之震驚者。已而鎮定。初之疏漏者。已而嚴密。初之怯懦者。已而壯果。故昔人曰。勇可習也。既已深入重地。而復怠于急攻。使主人得以固其守備。失策之甚者也。桓溫枋頭是也。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進。必死者難卻。所固然也。客兵利速戰。者也。有時入人之境。堅壁而守。數挑戰而不出。此其意何也。謂夫主人自戰其地。未有久而不忘者也。避敵而擊。然後可必勝也。主戰是也。主人利持重者也。客之營壘未成。亦可阻隘而擊之。所以奪其氣也。奪其氣而後。可固守也。所以安衆心而杜內亂也。張遼是也。然客兵亦有急時。深入鄰境。子女玉帛。取資於敵。將有安妥之樂。士懷思歸之志。此遣之術者也。齊人所以殲於遂也。善將兵者。又有易主爲客之時。以我懷土之兵。納諸敵人之腹。更士相依。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能破敵成功。是無歸路也。田宏正所以絕楊劉。韓信所以臨背水也。詐敗以誘之。俾其空壁逐利。別以奇兵。襲其營。此韓信法也。劉裕所以取臨朐。張須陁所以破源賊也。堅城當道。姑引而去之。使城中之人。幸其無事。上下解弛。然後迴車疾攻。則解弛之餘。懼倍常。因其兇而攻之。城必下矣。沛公所以取死也。去國遠而行道險。其糧車必自爲陣。主之深溝高壘。以當其前。別從間道。襲其輜重。彼必困于無食。無食必退。然後哀兵而擊之。必大勝焉。

敵入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失利于此，取償于彼，既足相當，彼若遇師自救，則七氣已奪，進退失據，勝獨在我矣。敵人積粟所在，吾能取而有之，雖屬萬他境，我則主也，耕稼既熟，吾能變而夷之，壘城而守者，反資轉運于他郡，則彼且為客矣。此客主變化之妙，非庸流所測也。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之用，莫如分合。合者正也，分者奇也。知武子曰：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伍員曰：若為三師以肆楚，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數，賀若弼曰：以廣陵屯兵，番休往來，使彼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必不復疑，又使沿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彼猶以為獵也，范蠡使楚以吳李泌以三地繫四將，皆以奇取勢，以正成功，分合之妙也。一陳之開，亦有分合，曹操扼袁紹官渡，以偏師燒其糧車，糧車軍之大命也，并力取之，是以破支軍之勢，即有破大軍之功矣。此一陳之分合也。一城之中，亦有分合，唐討澤潞，澤人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以俟官軍之疲，然後四面雲集，官軍常以敗，此一城之分合也。一戰之頃，亦有分合，鄭與燕戰，以三軍軍其前，以酒軍軍其後，燕人與前軍戰，而不虞後之見襲，越子為左右句卒，乘夜譟進，吳人分以禦之，然後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此一戰之分合也。善用兵者，敵以合為勢，而我促之使分，以分相持，而我整之使合，蓋不宜分而分之，則兩地之勢皆弱，楚之三軍所以為難布者也，不宜合而合之，則狼藉而無用，符堅百萬，而自相蹈藉也，師師勿遇也，然主將無謀，士卒庸庸，可因其歸而取之，曹操所以過袁術之歸也，相倚為強，急之則益堅，緩之則自二，公孫康所以送袁氏之首也，此盛兵攻險，彼據扼而守之，力足相當也，別以偏師斥入其腹，不惟險不能守，腹亦不能固，郭崇韜所以決自鄆入汴之策也，此奇正之妙也，善用兵者，擇要地而據焉，一將當道，雖有百萬之師，不敢過也，投我之扼其吭也，雖有捷徑他歧，不敢踰越，畏我之拊其背也，漢駐故壘，楚人不敢越洛而西，太原未陷，粘罕不能渡河而南，地有所不守，而敵人不能攻也，陣有所不合，而敵人不敵近也，成師以出，不可久頓堅城之下，又不可遽求濟師，此雖抗而不服，必有以而服者，取所提而服者，以張厥勢，則不服者孤立矣，道里之迂直，非所論也，屈突通守河東，唐由韓城渡河，而避河東，文天祥守平江，元由常州趨獨松，而避平江，大勢已敗，孤軍不能有為，然而未易取也，吾寧避堅而攻瑕，瑕者破，堅者瓦解矣，此秦王伯嚭用兵之法也，兵有正道，有間道，由正道者少，由間道者多，漢高祖鄧禹，唐高祖入關，皆不自函谷，符堅、宇文邕、取鄴，皆不自河內，鄧艾取蜀，不由劍閣，唐莊宗入汴，不自德勝，宋琪言幽燕邊事，不自雄霸，皆間道也，孔道叩其門戶，間道披其關闕，故間道之師，常易取勝，所道之中，有間隘以當道，必有微徑以越關，劍門者，蜀之險也，由益光取捷徑，至清，強與釋道合，則出劍閣之南矣，王全斌以之，清流者，潯陽之險也，由山背抵西澗，浮水而至城下，宋太祖以之，函谷者，秦之險也，關左有谷，謂之禁院，黃巢叩關，倉卒忘守，齊克讓潰兵，自谷而入，一夕之間，潰木潯陽，踐為坦途，獨松、百丈、兩嶺三關，浙西之險也，然不守多溪，則三關不固，黃天蕩之閒，有老嫗河故道，可通秦淮，元正鑿之，以避世忠者也，鄂之南有藤湖，上游昇舟入湖，可越治城，而捷出於唐港，伯顏破竹席地而過舟者也，汭口可扼漢，別有沙蕪以入江，有饒風關以蔽洋漢，別有祖溪關路，出其背以敗使風，古者車戰，故有必不可越之險，今騎之與步，雖

千仞之危峯，百尋之絕岸，繞齒之固，羊頭之險，皆可跳躍而入也，若夫密中、和、林、左右、窺、塞、外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魏之太武、元之太祖，皆都此以兼并天下，固其宜也，正兵之弱，不足當亂兵之強，然未有亂人聚居，久而無變者，善用兵者，棄爭地不取，而擇偏壤以居，可以休兵養士，以待亂人之變，故鄧禹不取長安，而取三郡，姚萇不收成陽，而收嶺北，二人之謀，若合符節，此擇地利之一策也，兩軍相距，尺寸之地必爭，棄平易而守險，舉數百里之疆，委而去之，非計也，但不可獨處爭地，何謂爭地，當孔道而富厚堅實者是也，必也別置一軍，默與當道之兵，緩急相應，以成犄臂之勢，若李光弼之在河陽，此擇地利之一策也，以一郡受兵，而大將堅壁守，便宜時出輕兵，絕敵饋道，待其攻取既疲，糧運不繼，而以全制其極，若周亞夫之在昌邑，此擇地利之一策也，江皋浩渺，設險為難，洄洑叢多，亂流不易，彼此相持，下流潛以一軍控制上游，使敵人糧運艱阻，進退艱難，乃制敵之奇，若張興祖之在饒溪，此擇地利之一策也，步利險阻，騎利平曠，不善用之，以騎兵陣險阻，使長鎗大戟，納諸狹隘，士卒雖多，皆若束槍架之無用，又或精甲選士，不陳平曠，而柄諸江湖之區，舟楫之上，舸舫各進，不復相聞，巨艦連舫，不可角逐，如將搏擊，而整其手足，舒所以敗，漁關馬援所以困壘頭也，此不善擇地利者也，兩軍相持，匿形聲而不見，此必有深謀，伏奇兵以爭利也，兩軍相遇，不攻其所忌，而遊衍於不急之地，此必伺吾之怠，突而取之也，以形相示，如不見其形，以聲相驚，如不聞其聲，此必現吾之情，俟其隙而乘之也，吾兵勢非果壯也，而敵成以相避，此必伺吾之置戍，從而覆之也，險不可攻也，忽焉若有所畏者，退師數舍，捐地數百里，此必誘吾移營前進，然後以奇兵襲吾之險也，若此者，皆不可不為之防也，善用兵者，深入危地，先成壘而後移師，恐為敵所遮也，不以多陵少，恐其為誘兵也，聲言及此，所志在彼，或東或西，不名一處，使彼奔走應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備禦之虛實，人情之苦樂矣，聲言及此，所志在彼，或東或西，不名一處，使彼奔走應之，奔走之間，可以發以相應，數大發而力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矣，以我邊外之軍，引入腹心之衆，我無宿眷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待志矣，敵本先發，吾以計緩之，使先發願在我，敵人之計，尚未定也，吾乘其猶豫促之，使彼雖有謀，而不能精，彼所恃者，重兵在外，吾以間道襲其空虛，設策運奇，以疑外人，使之往來覘伺，不敢輕進，則吾功已成矣，故以計相傾者，豈必萬全而後動哉，但使我知為之，敵不知，我能為之，敵不能，斯萬全矣，雖有上計，而不能用，陳餘雖有李左車而不能用，曹操知袁紹必不遽動，而以間取劉備，崔浩知宋人必不能闢北，以其間取赫連，韓信破齊，李靖擒頡利，皆因其情和，潛兵掩襲，雖有鄰生唐儉，不遑恤也，事成之時，何嘗不萬全邪，若夫陰陽五行，兵家之小道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越得歲而吳伐之，非越獨得歲也，幾在星紀，吳越同為得歲，而天道利後起，吳人先發，是以福歸于越，禍歸于吳，此又成敗之理，在祿祥之外者也，有相救之師，有相徇之師，有報仇之師，不懷安妥，救災恤患，以從簡書，攻其所急于此，以解圍于彼，此相救之師也，不審師之所向，不揣事之所宜，旬旬而往救，固為供廩而已，此相徇之師也，數千里之外，求救於朝，發兵而往赴之，輕行五千里，重行三十里，歷月輪時而後至，雖得取勝，而所獲於敵者，曾不足藥傷補敗，所謂報仇之兵，非解圍之用也，齊管仲、晉陽處父，相救者也，魏公子之

初志相殉者也。陳湯之論段會宗相報者也。善用兵者，攻城未克，外援急至，苟不能摧破一師，焉能敵兩師哉？援兵無城可據，破之甚易也。赴人之急，其情必誠，破之又甚易也。法宜迎而擊之，不使得合，唐太宗擊建德，不使至洛陽與世充合，勢也。王猛擊慕容紹之兵，卷甲而破之，黎陽不待其至洛也，劉曜不扼虎牢而石勒自賀，步圍堅壁西陵，陸抗不攻城而先敗楊聲，黎陽而城陷，此戰勝在外，挫陷在內，用兵之定勢也。兵執之變，常在俄頃之間，非明者不能見也，非斷者不能行也，非勇者不能奮也，以速為神，以密為固，以後發為先，至為奇，兩相倚者離之，兩相離者決之，堅不可破者孤之，懈者乘之，心不固者駭而走之，有腹心之疾者，搃其隱而直挾之，示之以懼，所以驕之，且以藏吾勇也，示之以知，所以怠之，且以運吾智也，故不可竄離，則為法以聚之，整不可輕犯，則為法以亂之，近者示之以遠，實者誤之以虛，仰攻不足者，馳下而餘，戰之中，有以疑敵之耳目，可微取勝也，攻城未可驟拔，則致之使野戰，勢必大，戰不過小勝，大城未破，不取小城，既耗兵力，又費守禦也，與其搏戰，不如絕餉，與其並進，不如迭出，用少莫如致死，致死莫如去長兵而用短兵，合少以禦大，先克其主，則從者必解，約結而來攻，先克其亂，則整者可潰，決機兩陳，將雄者克，如越而進，埋根者勇，必爭之地，先據者勝，相當之氣，後發者強，擊深入者，搏其前，不如襲其後，擊潰兵者，縱其前，然後可大獲其後也，彼軍雖勝，而部伍遺亂，收掠自恣，更可乘其亂而擊之，輜重相隨，有劫略之憂，然善用之，亦足餌敵，而輜重仍無遺也，納諸人於死地，不可驕，稍開以生路，則可擊矣，敗軍之將，不必盡俘，縱之使往，所過即吾先聲矣，依草結營，陸師之易火者也，連艦接舳，舟師之易火者也，刑政既亂，可以披其腹心，不必略其枝節，姦臣主兵，可以虛喝取勝，不必窮吾兵力，滿志而去者，擊之必大獲焉，小城可取而不取，所以分其力也，取之，則敗卒奔入大城，而助其守矣，國有不可取者，取之，則獨當邊患，縱而舍之，使其人自為守，猶吾守也，地有不必取者，取之，則彼無係戀，棄而予之，使其人首尾牽制，適足疲之也，敵人已懼，不必往擊，俟其來而擊之，則以逸待勞，用寡如衆矣，歧路所在，未知敵之出何途也，策其所必往，以兵邀之，所不出者，可無備焉，非長於料敵者不能，敵小懲而不知戒，將有大敗在其後也，其國可伐也，用騎兵者，勿過敵壘，使騎無所展足，誘之戰於廣遠，然後盡騎兵之長，為亂之兵，倉卒舉事，守土之將，以順討逆，不憚倍道趨利，出其不意，必當離散，離散可成擒也，烏合之寇，勿使速聚，以逞其鋒，法當持之以挫其銳，彼策非素立，心無定志，稍縱緩焉，恒怯必生，計略亂作，戰守莫定，分合互異，不能不畏，義不能不慕利也，以此之憤，乘彼之驕，以此之齊，陵彼之散，皆必勝之兵也，其或行伍不整，壁壘不固，置陣之戢，疾行而突列，過險而亂次，輕窺而易驚，自戰其地，各顧其家，咸有散心，莫有固志，勢之所重，而以輕師當之，勢之所輕，而以重師當之，師衆而無統，令多而不一，衆聽而無上，臨陣而易慮，挺身而蹈危，逐利而入伏，彼此相推，為鋒而莫肯先，無成算而浪戰，有所恃而不設備，聚於一處而不能分，師腹勝而不戢，徵兵太難而勢孤，役久病於外而不恤，寵貴在軍而不習事，大將有二心而欲危衆求功，前擊後解而無固志，舍水陣山，其汲可絕，阻漳自固，藉葦可渡，與強敵鄰，乘其家而遠師者，可襲而取也，三軍之氣，非一人所能鼓，三軍之心，非一朝所能固，成軍以出，人有立功之志，一旦卻退，志喪氣盡，雖欲再用，

不可得已，凡退一舍者，百舍之變也，棄一城者，百城之媒也，此必敗之兵也，戰勝之道，有論理者，有論勢者，輕利便速之卒，有時不為用，堅韌鋒鏑之器，有時不及用，固塞險阻之樹，有時若振槁，嚴令繁刑，誅殺莫必其命，有時而身為獨夫，惟山嶽義忠信，而後賞罰明於內，威武暢於外，此論理者也，立國有大勢，人心有定形，形勢所在，異類可使同心，非誅殺所能拒，形勢所去，舟中皆為敵國，非恩賞所能留，此論勢者也，故兵不可觀也，觀則不戢，不可賄也，賄則自焚，整固門而遣之，自始出師，至於振旅，必以嚴終，不敢觀之義也，勝敵而歸，告其完而已，告其至而已，不樂京觀，不銘彝器，獻俘受械，掩骼埋骸，愴然動於心焉，火之盛炎，水之盛衝，所傷不止兩陣之間，君子惡其暴而不仁，不收賄之義也，勝敵之後，有志滿而驕者，傷敗之餘，有創深而懼者，懼者有以自立，驕者難以復用，以此言之，雖欲驕不可也，用兵不解，必有偏重之勢，此智計之士，所不及防也，人情不安，足以致亂，而亂之所生，絕不在人情意料之中，此刺姦之吏，所不能詰也，以此言之，雖欲玩不可也，王者以兵取天下，而以禮善其後，無禮不可守，猶無兵不可取，宿重兵於內，其弱也，隸市籍而難備保，其強也，諱閭里而驚宮闕，宿重兵於外，其強也，尺符召之而旅拒，其弱也，疆場微駭而星奔，天下之事，非性格勢禁所能善也，當以道義維持之，與兵警衆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別，於此見理之無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為也，是以聖人之教，貴仁義而賤勇力，故建都

軍政篇第三十五

記曰：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威嚴不行，故王者治軍，必本于禮，猶于威不可無，劍戟不可無，鋒刃也，任將之義，有八選賢德，一專權，二體統，三寬文法，四有罪過，五絕讒慝，六豐實，七全終始，而後責以成功，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先王化行俗美之所致也，又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先王中興之所儲任也，蓋以折衝厭難，勝于無形，有以才能服人者，有以謀略服人者，有以德量服人者，有以威望服人者，皆大將之選也，三代以後，安社稷者，惟曰韓彭，秦漢以來，稱賢將者，必曰羊陸，所以建賢德也，晚而推轂登壇而授鉞，軍功爵賞，皆決于外，用機用間，不奉于中，兵未出境，進退在君，兵既出境，進退在將，不以內臣指麾軍事，不以大臣節制命帥，朝士阻撓者，出而遠之，小臣異議者，誅而隸中其幕，千里之遙，機務之密，往來奏報，不踰旬時，趙充國以戊申日上疏，宣帝以甲寅日報命，所以一事權也，師之為卦，一陽居中，而所向莫不順從，有登壇之象，上下五陰，或在其前，或在其後，在前者，分左右而道之，在後者，夾肩背而推之，無敢當將之中道而特立者，有軍行之象，古者三公主兵，則司馬為之副，唐以太子為元帥，則副元帥即大將之稱也，軍中不馳，天子按轡而行，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所以尊體統也，便宜發郡國騎士，承制補軍前幕職，不請于朝，而釋脅從，機會響赴，先發而後聞，開府庫行賞，而免覆校，分合進退，君命有所不受，易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謂夫知難而退，勿拘常制，所謂寬文法也，素服郊次，不以一管掩大德，距躍曲勁，舍之而弗殺，將吏貪不愛士，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所以宥罪戾也，雖有謗言一篋，不以開克敵之功，雖有戎陽

王之稱，更遣妻子如鎮，雖有擁姬抱子之謂，即使待罪幕下，以開執其口，責以報忿除害，捐殘去殺，而不責以免冠徒跣，稽首請罪，所謂絕諍也。春夏行賞，既以大賁百官，而軍帥武人，更于立秋受賜，是一歲再三沐恩膏也。又以軍市之租，郡國之權，皆資幕府，令幕府勇為爪牙，私死士為閒諜，所謂豐實也。勝敵而歸，以飲至之禮，勞之受命，廟賜錫圭，以主壇壝，土田附庸，作祖考之神器，以遺子孫，所以全終始也。夫文武之士，不可偏重，偏必至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用張浚江淮，不如用諸關陝，用李綱建炎，不如用諸靖康，用殷浩邊圉，不如用諸令僕，用遠其才，達其地，其失一也。不建賢德之過也。王莽不與兵符，文帝咸取威旨，德宗決策九重，韓維而責以獲禽，慈手足而試諸搜捕，不一事權之過也。欲遠高克，而自棄其師，欲沮李綱，而撤防於寇讎，故憤歎發於閭巷，邱墟及於社稷，不尊體統之過也。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之法必行，勝敵而歸，奏愷飲至未舉，蓋已移書道上詰責，吏士案驗幽獲，使賢主掉臂而思，邊人拊膺而泣，遺寇鼓掌而笑，不寬文法之過也。甚者，大將在外，設言在內，雖竭命克捷，而以功高蒙戮，或斃鋒刃，或殞鳩毒，不絕諍諍之過也。以張燈設宴，為放散官錢，以行打算法，為稽覈侵盜，以烏盡弓藏，謂引後患，不使快者為少主臣，遂致一妖僧之獄，與元功自投於牀以死，勤事猶被誣罔之說，亡者棄葬，生者待罪，是以開關險難之臣，無不傷其類也。不豐賞賚，不全終始之過也。此任將之末規也。然大將成功，又在人主與宰相相輔，趙充國屯田之議，非魏相保任於內，宣帝樂盡其說，何由奏績乎？夫采薇以遺成，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先王曲盡其情，使人忘死以忠上也。世俗之論，皆以顛倒覆取為先，惟誠置腹為後，舍文武之正道，襲孫吳之鄙言，不幸臣姦頗逐，跋扈遂生，幸而主術既售，偏聽自智，將漸及於盈庭，雖弭將帥之患，更啓上下之伺，將焉用之？古者擇於先，任於後，苟得其人，盡禮使之已爾。趙衰所言，萬世法也。賞罰者，軍之大政也，有在朝廷之上者，有在戎陳之間者，在朝者，一代典章也，故府舊章，前人成例，合者不可渝，異者不可私也。在軍者，三軍號令也，作一時士氣，事已不必用，雖死者不可復生，亦必忍而施之，雖竭府庫資之，不必憂其不繼也。在朝者，不可不慎，故形弓之詩，藏之以示其重，將之必盡其誠，伯之惟恐不速，狄臣千室，瓜衍之縣，金石之樂之半，皆以頒賜，不幸而死，則有國焉之郵，求死者尸而三槩之，坐引者而哭之，御輪三周，犀軒直蓋以寵之，遇諸道路，不盡宮而弔，雖童子焉，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以成人葬之，諸侯之尊，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衰斂，此制一定，即為舊章，即為成例，是以不可不慎也。在軍者，不可不速，故曰賞於祖，戮於社，昔之人君，有可法者，公田之入，移為賞賜，是謂發田，以資一憤，絕縶盜焉之士，稱其所欲，以資一奮，師人多寒，巡而拊之，可使若挾纊，以資一歡，昔之人臣，有可法者，為者則已，有者則士，不自居也，破敵之資，悉分吏兵，無所留也，射中百步之外，不復責以斬馘，中傷敵體者，功助之上，懸首帶級次之，血染甲裳者，不必數級，而後定功，口不言勳者，代其論敘，皆所以使之踴躍也。不以其時，則受賞者賈意，旁觀者於邑，是以不可不速也。敗軍之將，古人有必誅者，有不誅者，楚殺子玉，子反春秋書之，所以著喪師之法也。城濮之事，君欲退而臣欲戰，戰而敗，敗而不死，不可以立國，楚雖惜子玉，安得貸之？郊之戰，有違命之先穀，既在災書，未有先穀殺桓子者，苟先穀既當違命之條，

而又當桓子以責帥，是責以義，非殺以罪也。苟義可責，則賢亦可議，然則桓子者，雖然不在可殺之例，非直創子玉而免之也。大非川之敗，罪止削除，是以吐蕃愈熾，廣川之敗，諸校士卒皆赦不死，未聞一人有桓子之功者，此之謂失利，富平之戰，曲端已死，而詐立其幟，以懼敵人，敵人曰：聞曲將軍已得罪，何給我也？此謂首肯再克而楚再敗也。若夫死事之賞，仁人所不得已也，既已無可奈何，求其孤而字之，字其孤而寵異之，忠愛之心，悼喪之念，非其未死者賈勇也，如為未死者賈勇，是以前事之子，市後事之為父者也，其心不可問矣。兵者，安危所係，國之大事也，故御兵者，軍逃亡有誅，犯階級有誅，離部伍有誅，失主將有誅，不死同乘有誅，期會差期有誅，殺降失陷，避敵激叛，皆有誅，將戰之頃，為衆設賞，為己設罰，趙簡子之令也。軍中不馳，而使者馳，斬其車左輔，馬左驢，以徇於衆，司馬穰苴法也。杖鉞而令，假塞暗曜者，執而戮之，雖中使懷救，不敢宣焉，事已行罰，雖有失律之凶，歸命天子，不敢擅專誅於境外，以明人臣之義，助亂之人，雖能歸正，免死為幸，不宜更賞，臨陣就擒者，形勢既窮，不能為惡，姑貸之生全，以銷其兇悖，克敵雖曰盛事，然君子為心，不欲以不仁之事，標名後代，故魯克長狄，經不書獲，楚勝晉師，不樂京觀，所以廣仁也。若夫君子小人之辨，似無常於戎事，而易辭戒之，武侯表陳之，李綱復申言之，蓋其喪帥辱國，有不可勝言者，尤軍政所宜慎也。春秋不書南蒯之叛，而書公子整奔齊，不書陽虎，而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書侯犯，而書二子圍郕，不登叛人之名，以崇國防，此聖人示人討叛之義也。成王初立，周召為相，道德一而風俗同，順逆之理，宜在人心，然而東土叛亂，猶有謂不當致討者，其矣！人心不同，國是難定也。周公不惑羣言，大誅天下，率師討之，以杜狂狡之萌，故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然則叛而不討，無此國法，所當議者，寬嚴出入之間，善為張弛而已矣。春秋傳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凡在親德之屬者，引此義以從事，戮其有罪，反其邑，爵使辟嗣之子孫，賴前哲以免也，非此族也，更無可議，誠者，夫叛者逆節也，兵者凶器也，以逆節之人，擁凶惡之器，非其死黨，必有憤心，宿兵險要，示以形勢，聲其罪狀，以明逆順之理，存不赦以待首惡，寬羅網以容脅從，使義者改圖，迫脅者自安，必有拔起逆節中，思自濯濯者，雖統帥以深其宮，大戟以峻其牆，猶可拾而取也，蓋不令之臣，天下所共惡也，已則犯上，而求人免己，不亦難乎？是以方抗順自強，不知家隸擬其後也，漢彭寵，唐劉稹，元徽卿，皆如一轍也。內地有亂，皆由武備廢弛，姦究竊發，苟急捕，鋌而走險耳，專任一將，責以成功，可不煩苛，而績已奏，彼潰壞無已者，任將之過也，然而任非其人，之失少，不專其人之失多，何也？將帥受命，解不志在撲討，無奈身在事外者，微功圖賞，以招降之說，進途使君心不固，有縱舍罪人之志，杖斧執鉞之權，默移於彼夫片言矣，殊不知納降猶可，從而招之，非氣也，聞外招降猶可，特置一使以招之，尤非策也，善禦寇者，順此長道，屈彼羣醜，不善禦寇者，兩疑不去，將用斧柯，則招撫之計誤之也，謀國之道，不賞邊功，宰相之長慮也，不撫羣寇，大將之忠謀也，不募義兵，剽盜之深計也，不借天兵，戡亂之永圖也，不寵降將，安邊之勝算也，何以徵之？漢之郅支，雖曰成功，然矯制發兵，事不可謂，必以宋瑋為法，段顯附會中使，不足法也，故曰：不賞邊功，宰相長慮也，廣明之亂，宋威失

策於前。高駢受於後。皆以議撫之故。是以胡世寧曰。舊撫者不剿。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後賊可平。國可安也。故曰。不撫強寇。大將忠謀也。元之羣盜。皆以議兵爲名。雖得察罕。猶苦不能奏功。餘適足爲亂矣。故曰。不募義兵。則盜深計也。唐之回紇。雖有定亂之功。然以儲副之尊。或拜馬前。或留幕下。傷威損重。天下寒心。亦云甚矣。況乎一障之閒。主客錯處。戎夏雜居。陸贄之論。萬世所當戒乎。故曰。不借夷兵。戡亂永圖也。六朝七得河南地。終不克有侯景一還。建業爲墟。宋以長淮假李全。而屬二趙以鎮壓之任。又陰擊其權。不能來機殄滅。是以至於跋扈。故曰。不阻降將。安邊上策也。此五者。立國大誠也。若夫以一隅之地。抗天子之師者。必有防守之費。資勞以悅其下之費。音馬之費。且有誅殺以防內亂。重斂以給征結。日嚴不解。而境內困矣。人情怨矣。雖時有侵掠。難積易耗。以通計之。常若得不償失。此必敗之勢也。所以討之。罔功者。握兵之將。養寇以自封。鄰境之師。玩寇以自重。人主聽聰不衷。每誤入招撫之言。將帥持權不一。或制於盈廷之論。所以功欲成而有敗之者。寇將乘而有延之者。夫環寇之境。豈無天時。愆伏。百姓不足於食。豈無宿兵衆多。司農及支告盡。豈無疆場之上。偶爾勝敗。豈無萬全而動。遷延歲月。如此情事。一聞於人主。則憂甲。戰弓之念。勃然而起。苟廟算有定。存不赦之志。將士輸忠。盡撲討之職。凡此上所云數端。皆置不問。定無不戒之功也。二寇連兵。必有氣力強弱。志量大小之別。先擊小弱。易于奏功。且孤強大之與。所謂斷匈奴右臂也。然而兵強志大者。方欲赴人之急。以自修其有餘。直來決戰。則腹背受敵。攻吾他郡。則徒舉牽制。名曰攻一路。實則敵兩路也。先擊強大。彼弱小者。必且習于觀望。憚于撓禍。幸于無事。雖近亦不敢援。名曰兩寇。所敵一寇也。楚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使寡人無以立于天下。魏武舍張繡而擊呂布。周祖舍京兆。鳳翔而取河中。皆得先後緩急之法也。

武備篇第三十六

古邱甸之法。不可行于今矣。近法之中。有籍民爲兵者。籍兵之法。自宣王料民。已非時政。後世藉民毀支以避役。加之何可復行也。即欲籍之。若李德裕二百戶取一人。則充伍者少。若李抱真三丁擇一。恐用民者太煩。陸遜部伍東三郡人。強者爲兵。弱者補戶。此取盜之法。非所以取平民也。凡民願爲兵者。多游惰無行。無事之時。往往犯罪。若許以從軍。是爲犯法者。遣逃也。且既募以後。習于戎旅。磨其本業。此實不中。終身則輟耕。上以規四海風靡。夫漢之出征。多用募士。當時募法。不傳今欲定其善法。必有事焉。事已即罷。方其應募。即與定約。成功之後。隨時遣散。使應募之始。即刻縱遣之期。一日凱還。策勳書勞給賜。不以失伍爲喪。否則若漢之從軍。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行者。不聽其勞。先有罪者。得以從征自贖。後復有罪。不得以告身自免。庶乎國法軍行。兩不相害也。昔賢之用民兵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既募之後。則有教練焉。教以講事度。執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廣仁義。勵勇力。出則同心。入則殊尊卑也。教之以順天時。從君命。經德義。除愧恥也。故蒐狩有禮。勞賜有等。止步有度。左右有局。先代之兵。所以親上死長。不相離畔。以其教之素有此具也。後世練則有之。教則未也。如太原精

卒。昭義步兵。青湖射世。爲之將者。頗知第其能否。習以行陳。此練也。非教也。然亦卒稱當世之冠。定人主之亂。而況能川先王之法乎。且兵之資。軒衡者。久必驕。其以充行陳者。久必弱。昔悼公訓勇力之士。使所以防其驕也。楚莊王日討軍實而申儆之。所以起其弱也。故射而挽強者。不足以當中的。禦而洞鎧者。不足以當攻死。梁石而投人。跳壕而注坡者。不足以當奉法令。親長上。此練兵之義也。古師旅之制。善矣。雖其文昉於周。大抵三代以上皆然。行陳之中。無終身爲兵者。取非里之民。從力役之征。然必審徵發之數。謹更代之期。慰藉以送往。歌詠以勞歸。使役有定制。人無苟免之心。歸有定期。家無久曠之怨。又以再非爲度。厚集其衆。以防秋。先後二成。交錯道路。得以達其音問。公私之事。兩無廢焉。且車皆公車。徒皆公徒。卿爲將帥。兵煩武庫。罷師而歸。釋甲力農。而無轉餉之煩。自是而後。國祚修短不同。短者既不足采。所可采者。數代而已。漢有踐更之卒。無營田之兵。材官騎士。散處郡國。有事則以虎符調發。然漢法出征。多用募士。及義從弛刑。其發騎士。郡國亦希矣。豈其井田既廢。邱甸之法。亦與俱廢乎。貞觀兵制。內以十六衛番役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上府不越千三百人。三時耕稼。一時講武。有事則承徵奔命。所謂府兵者也。李林甫爲政。大壞府兵之法。於是始有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始盛。鎮臣擁以自強。不受節制於天子。天子始自置兵。以中官將之。天下爲之益壞。藩鎮之勢益張。延及五代而愈酷矣。宋兵制有四。一曰禁兵。居京師以扞王室。而遠戍邊郡亦用之。二曰廂兵。居於諸州。時與禁兵參屯。其餘不蓄持兵。專服勞役者也。三曰役兵。司漕挽管庫工器之用。四曰民兵。有部曲。無營壘。散處民間。非軍與不擅行總之軍。無常帥。帥無常鎮。所以革五代之弊也。蓋計井甸。出車徒。周法也。郡國各有兵。京師虎符發之。漢法也。置府立衛。如陸贄杜牧所云唐法也。以天子之兵。遣戍縣鎮。驍而不可使。備而不足用。宋法也。故昔人之論。謂宋之兵最弱也。明代垂三百年。武臣未聞跋扈。朝廷亦不因於養兵。其制亦倣府衛而已矣。天下大亂。爲兵者多。若定之初。專士而抗命。不可勝誅也。投戈納降。則必受之。既受之矣。雖積甲山齊。與之符傳而歸鄉里。可以旦夕遺盡。其願爲兵者。居以府衛。隸以卒乘。授以田疇。不數年而爲農夫。所以柔其氣。而馴習之。非不知終無用也。取其僅足平天下之亂。不至生亂。爾非不知武備或以田事弛也。取其足以自食。不待竭天下以食之。術以爲吾所持。以爲治者。別自有在。而不在于宿兵。吾用兵以禦亂。亦有有用而不川。不恃此然後立國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旌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蓋車馬旌旗之象。公勤一方。速戰軍之爲幸。如其不戢。則延及天下。雖以全盛之天下。未有用兵十年。而不別生事端者也。宋有養兵二三十年。而不貧者也。唐元宗之時。天下之力。困於多兵。幽州未亂。而國計已虛矣。此秦越人望見桓侯時也。其後德宗亦因養兵而加賦。加賦而民怨。所以強藩益堅。須兵益多。天下已潰。而養兵之費。尚未艾也。今使人樂爲兵之利。則不可罷兵。使兵有坐食之安。則不可屯田。是二者者。必於開國之初行之。武王來自克商。歸馬放牛。高帝即位五月。下罷兵之詔。耿弇甫破張步。十餘萬衆。即日遣散。光武即位七年。天下未盡平也。罷遣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此善罷兵者也。唐高祖既平山東。即罷屯田并州。以省餽運。明太祖得康茂才。以爲營田使。命通源聖田弗勤。特遣他將督資之。故明初

之兵，勿敢不田者。此善屯田者也。蓋天下未平，干戈未戢，人不自有其生，乘此之時，免其行陳勞苦，又且與田以耕，武夫健卒，喜於休息，雖其安而樂從事，苟疑百姓未盡，猛將有異志，而宿兵以鎮之，凡屬我士，皆得衣食縣官，此制已定，然後人主居深宮之中，與三四文儒謀所以能遠之，或一旦納諸敵，冬則持戟禦寇，春則服力田，武夫悍卒，非其所欲，不為潢池之弄，必有沙中之語矣。備天下之亂，而不罷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必有一日焉，養之者不繼，御之者不戰，至於決潰四出，而後為此事之究竟也。郡邑初定，惟蕭何計戶口轉漕之法最善，若按籍求之，則逃亡者衆，抑配生焉，覆校者紛，侵盜熾焉，其弊易生而難防也。轉餉之使，莫過於舟，浮舟江河，漢者無險矣，其險且難者，如太原之師，漕庫沱石，白武都之師，漕下辯，與洋之師，漕金均，蒼梧之師，漕零桂，冀州之師，漕淇水，白溝，柳河之師，漕平廣，渠安南，漕禹廣，皆昔人已試者，天下之水，莫不可漕，但漕石之險，填淤之阻，得其人則通，非其人則廢，苟能訪求故迹，參以今勢，但得不至糜碎，視陸運之勞，不啻稍減，唐置漕運水運，是已然之效也，其或宜稻之地，行到大夏收市法，即運亦可省，黃溝警陸運，至今三百餘年，未聞有再行者，大抵不可盡信也，若夫出征之軍，轉於所征之地，其事尤難，朱子言之矣，以一夫運一兵之食，僅可支七日，即以三師夫食一兵，仍當以十五日班師則可，一日不返，則無食矣，趙充國云，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此之為數，以人力舉之，用以致遠，非二十餘人，不能勝也，今以一馬負二十餘人之任，又有衣裝兵器，尚可乘之以戰，乎若別用他馬，又須自負食，馬益多而食益少矣，且唐蒙略通夜郎，朝廷所發千人，郡之所發，至萬餘人，十倍詔書，而朝不知，知之亦不敢語，非郡縣濫發，轉漕負擔，其勢必然，稍不如是，則乏軍與矣，轉餉之難，若此，昔之賢臣，所以敬慎顧慮，不敢輕言用兵也，兵執好合惡離，不可因多備而分戍，臨事一彼一此，不可因地遠而移鎮，分戍太多，則集兵不厚，易為攻劫，鎮將在此，寇發在彼，奔命不及，未知鎮之所宜據也，善禦寇者，擇要害而屯之，使有隱然之望，則不必移鎮，先未至而禦之，無使得志而去，則不必分戍矣，守城之法，如敵未至，不可驅民保城，廢其田作，我已疲矣，彼未引弓，是自敵也，尤不可設械防敵，適以自阻，如梁之堰淮，一尺之流，費萬人之力，命宋之決汴，敵人未限，援兵之路先絕，金之曲榷塞門，內兵比出，外兵已覺，南唐施利刀拒馬，雖美藝布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也，此庸人之拙謀也，春秋無召陵方城，不能守江漢，六朝無豫雍二鎮，不能守江左，不扼渦口清河，不能禦北舟，唐無三受降城，不能守朔方，無龍平城，不能蔽鳴沙，關之道，無把頭峯舊堡，無以壯天德振武形勢，無伏義城，則莫測大度渭溪之阻，無鎮武城，不能控榮經，周人不據五門，則淮南之津濟不絕，宋人無盱眙諸寨，不能守淮，無襄斜劍門，不能守蜀，無仙人關，和尚原，不能守劍，不移城釣魚山，不能守合州，慕容超不據大峴之固，先零不杜四望之隱，呂布不塞亢父之險，延敵入腹，坐待攻圍，師未破而勢已敗矣。

名將第三十七

用兵之道，先審其義，禁暴誅亂，所謂義也，將在軍中，則觀其律，號令節制，所謂律也，審義者，定全師之勝，觀律者，決一將之勝也，名將用兵，徒舉欲疾，奔利欲密，節會之期，雨雪之夜，風霧沙礫，干支不吉之辰，咸

功之所資也，披甲而趨，不聞人馬之聲，將萬人之衆，如將一人，歧徑開道，一旦若從天降，閉謀不及知，進止之會，與將列酒刻，士卒不請所向，雖赴水火可也，對客談笑，萬衆聽集，擒賊斬賊，獻凱轅門，左右尚未知，燕飲奏伎，中坐而起，行酒懋勞，終夕懋暢，坐客未聞，而大將已斬關克敵矣，其合戰也，勃然震怒，援枹而鼓之，敵情自亂，伏甲道旁，不驚其前驅，而突取中樞，則主將失措，部曲皆靡矣，以精銳之兵，截羸弱之旗而出，羸弱所處，忽易之以精銳，則敵人之謀，適以自誤，發弓矢而微發之，度及其中堅也，然後鼓全軍而注射焉，則無亡矢遺鏃之費矣，兩陣既交，士卒皆坐，敵在百步之內，然後突起，志氣一新，敵人值之，若猛獸之出于懷，焉有不傷者乎，得其一臂之偏，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其行軍也，荷鍤負糧，從軍百役之士，皆有地以處之，安置營壘，部統行陳，剋料勝負，甄別器能，皆有秘策良法，以遺後人，一日之積，一宿之衛，一次之舍，垂囊而入，汎濫而出，不知爲師之所處也，其用間也，直致之，不若曲致之，以我間敵，不若因敵之閒，又不若使敵自爲閒也，其用智也，必匿其形，必默其聲，形聲著于境內，必生異議，異議存乎中，所向皆猶豫矣，形聲見于境外，敵必先我而修備，或覆我于計中，或擒我于計外，而機械橫生矣，無事而修備者，政之所忌也，善爲將者，民閒居處田作，遊覽樹藝之所，莫不可寓修備之意，內政而寄軍令，亦其一端也，邊境遊獵校練，旌旗譟譟，戍卒更休往來，紛披聚散，使敵人觀之，習以爲常，不復措意，一朝大發以相攻，猶以風書相待，展轉則探，則兩陣既交，莫知所禦矣，陰陽家所避就，有默契于心者，不必令人測所自也，星辰雲鳥之祥，不以令衆，惟贏縮無常也，假神道以喻衆志，人不以爲怪，設詭詞以安衆心，人不以爲誕，愚士卒之耳目而用之，不以爲欺，激士卒之怒而用之，不以爲給，皆隱形藏聲之道也，軍謀定于帷幄，雖朝臣不得知，與亂臣謀，必洩其情，紀稱桓公謀伐莒，堂下執事者知之，謀伐衛，宮中視聽者知之，皆爲幾事不密，夫漏師于敵，不可也，漏師朝廷之上，營陳之閒，其可乎，善爲將者，不漏，善將將者，亦不趣之使漏也，閒居無事，注坡跳壕，詞革挽強之法，與衆肄之，椎牛擊豕，優童舞女之玩，與衆共之，得選士而用，不問所從來，參佐皆將之所求，非有求于將者也，有求于將者，則將之所求者進矣，兵已勝矣，殘寇不足利也，不以趨利乘勝，入不測之域，善守勝者，即善蓋敵者也，常勝而不敗，敵斯盡矣，祈營者，主兵之利也，地道者，禦客之奇也，決上游以水之，從泉源而涸之，設疑城假樓以誤之，攻圍之上策也，致敵以怯，待敵以整，強取以亂，狙擊以衰，持變以正，應卒以常，威不必言，更當持之以敬，敬其謀，敬其軍事，敬其將吏，敬其卒伍，敬其敵國，敬勝意則吉也，攻取之大勢，勝乎三軍之鼓勇，三軍之鼓勇，勝乎一將之奮呼，將苦而士憤者，雖危必勝，將逸而士惰者，雖強弗勝，上下相習，人自爲戰，不在學古兵法也，善爲將者，使敵人既分而不得合，既前而不得卻，既進而不得肆，自匿以誘之，彼莫能親，自旌以懼之，彼莫能逼，自卑以驕之，彼莫能悟，因械于敵，因力于敵，因閑于敵，因糧于敵，不若因將于敵，善用降人，則因將于敵矣，凡入堅而探虎穴者，皆善用降人者也，敵入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與敵異道，而各有所聞，必不以一部受圍，勾劍趨之，而出其後也，卒之我叛者，執之無益也，因而閒之，使敵自除之，謀之見獲者，殺之無益也，因而誤之，使敵自疑之，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功，無所往而不固，即無所往而不勝矣，爲

將之道。勿幸兵柄以自重。勿以小忿而開邊。勿奏小捷以邀爵賞。勿體統尊而防衛疏。勿越境而過聽。勿
嫉偏裨之賢。而抑其功。勿自入財貨。不與士卒同有無也。營壘未安。身無就舍。卒乘未食。不忍先嘗。勿散
車甲于山野。以避譴責。勿以萬人性命易一官。勿竭國力以幸功名。詩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言不忘敬
戒。則師之所過。不為郡縣所苦。又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言軍行疾速。不期期於道路。且部伍森嚴。不擾
農事也。有以簡易馳名者。有以嚴重馳名者。方略不同。而各有其功。將之賢也。過城邑山川。必登望高陵
大澤。規畫指度。皆成營壘。畫地為圖。聚米可觀。悅豫樂而敦詩書。習傳記而親學士。錄往事可師者於座
右。積之既久。雖壁皆格言也。通知四夷之事。深觀敵情。預刻制勝之計。將之能也。齊人欲伐魯。忌于莊子
不敢過。晉人欲伐衛。忌于路。不敢過。蒲。老婦當道臥。駱子那敢過。縵胡突。燕領而鳴。將之威也。
禦雲梯以火器。梯著火則焚。禦鐵錐以大筏。錐著筏輒去。禦犀象虎豹者。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使之
股栗。返而自顧。禦水寇者。塞其梁。塞如束槍。禦陸寇者。其縱竿可燒也。重樓可以禦土山。
長壘可以要地道。布幔可以掩衝車。或鎗以連石。車遇石可碎。雲尾木。鋒莫銳焉。掘火隨當其前。則所
機必陷也。以雲裏首。而敵以亂。每難而難。而乘其不備。其四端。使火益繁。衣敵之衣。而擊夜者
莫辨。火牛灰馬。其出無窮。火機士狗。適足相當。道里遠近。險夷之勢。莫不夙知。勿以迴遠遲延。俄與敵遇。
將之智也。形勢未固。雖有君命。不可處也。所向必敗。雖有君命。不可往也。百姓未信。雖有君命。不可欺也。
營壘既合。警衛方設。雖有君命。不可啓也。守其便宜。固其險略。雖有君命。不可易也。受命而出。不問家事。
朝拜詔而夕就道。會無辨嚴之日。謙退不伐。常與同僚相避。羣坐論功。獨自屏處。蓋敵而反。絕口不言。軍
中偶違節制。再三申令。不相啓奏。所以求定大事也。握兵在外。詔至即發。雖遭譴問。不敢順望。有所論奏。
不盡從可。輒私自喜。人主不我疑也。所職者軍政。不敢與言出位之謀。所專者閫外。不敢預聞宮府之計。
同列其事。能者居前。不復問官爵之崇卑。名號之輕重也。將之忠也。戰之日。為己設。為衆設。按行槍
纓。親授矢石。衣製杖戈。立馬行首。出行截道。則忘其家。城頭張帳。則忘其親。陳前轉力。則忘其身。非是時
也。舉必貴謀。動資持重。不以三軍之命。矜陷陳之名。至於克城獲都。市不改肆。將之嚴也。戰陳不利。意氣
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不幸而遇敗。則明罰思過。效變通之道於將來。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
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是以民忘其敗。將之勝概也。多請園宅田池。以自託於人主。豪傑歸
附。致之行在。不以自衛。兵多糧足。分之諸將。而無私功。已成矣。勿求更事。位已極矣。勿忘始進之日。畏法
如歸。畏義如栗。愛賢如植。愛士如舊。盡國家之力。以殉一戰。暫勝而元氣立盡者。雖能之而不為也。將之
小心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趙充國之功。魏相之公也。石雄之功。李德裕之斷也。狄青之功。趙鼎
之舉也。岳飛湖湘之功。張浚之任也。元戎塞成算于帷幄。宰相道王猷于中外。將校致死力于節制。戰勝
歸功能于吏士。非有私也。各盡其道而已矣。若夫段穎東西光之捷。王驥麓川之功。皆有中人之助。然後
動而不括。雖銘于鼎鐘。君子羞之。其或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禍常伏于士大夫。愛敬君子。而不恤小
人。禍常發于小人。舉動輕狂者。謀慮必淺。無禮于入者。待敵必疏。突入降賊之壘。親蹈擊盜之柵。非大將

法也。原野。野人之資。川谷。流人之資。點茶染木。以充賞賜。需水權油。以取微息。折券交貨。以希其位。漢武
越中兵端。發自莊助。胡之兵端。發自王恢。二人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況發其端。以取功名。將所不屑為也。方略雖多。總之以不殺為仁。力戰為勇。居功為智。尊君為信。衛身為
嚴。故曰。仁。智。勇。嚴。缺一不可。此論將之準也。若夫背傳所載。欲試其術。而殺無罪之婦人。兵權在握。而
斬其君之涓臣。以令衆。入敵之壘。得其軍號。而鞭笞其將卒。營壘數百里。皆用降卒。先聲下之。不以一矢
相加。凡事之不可行者。古猶今也。記事者。過甚之辭。不足深信也。
與亡篇第三十八
帝王受命。各隨其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要其不可離者道也。天時。地利。人和。所以造邦也。三者不同。同歸
于順。忠。實。文。所以成俗也。三者不同。同歸于安。其事同效殊。本同末殊。所以用之者異爾。與亡之理。初起
決成敗之機。既定審長短之數。習治傷始亂之萌。習亂始治之結。初起之勢。當明逆順。既定之規。在立
宏遠。始亂宜戒。履霜始治宜圖。濟屯。具在前志。不可不察也。君子之學。欲天下長治久安。措諸不傾之地。
是以往蹟成敗。猶必究其得失。思其振拔。以指示後人。要以取法天道。則順乎陰陽。求盡人事。則不離仁
義。如是而已矣。其餘雖有成敗。亦不足道也。凡此一天下者。或以其德。或以其功。德盛者好生為心。平政
為務。修身為本。知人為明。天下一日未定。即一日不敢自安。功高者。除天下之亂。據天下之勢。官天下之
賢。散天下之利。非但無罪之人。不以齊原野。即九服大定。而省刑薄斂之心。無日忘之。蓋不欲斂以鋒鏑。
亦不欲斂以苛政。所以能混一也。割據一方。有一定之謀。不果露兵革。不耗折財貨。不損傷甲士。但使敵
入吾境。攻城莫能下。掠野無所得。略地雖疾。其勢不可長驅。曾不旬日。必退師矣。若此者。韓白不能入也。
即偶入之。寇買不能守也。雖未必拓境。亦免疆場之憂。所以能偏安也。其或有功而輕敵。功成不善息民。
力盡而用之不竭。求得欲從。屈厭未已。是以戰勝而終危。形安而勢動。若此者。雖欲混一。不可得也。兩國
相持。未嘗忘怨也。未嘗忘戰也。未嘗忘幾也。在此者上下晏安。有豈不能乘。有備不能修。在彼者。君臣上
下。指畫狙伏。以伺其隙。齊桓公東向而睦。而宮人敵。晉獻公夜不安寢。而驍人危。及其慮成而後動。計定
而後戰。偏師入境。全局震壞矣。或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而強梁者已獨操其柄。或智不過人。而欲坐收天
下之敵。而疾驅者已先移其輿。若此者。雖欲偏安。不可得也。屯難之初。仁義之名。聞于天下。天下引領以
望其來。掃除以延之入。傾聽以從其令。飲水以樂其生。如聞大谷以納泉。植樊援以育隄。自然而至。無所
勉。此百年無患者也。雖無仁義之名。然兵力之強。誅賞之果。亦足劫制人心。使之懾伏。強國震懾。鞭撻
指麾。如狼之於羊也。所不如古者。更宜養兵以鎮之。養兵既久。其國必貧。患在數十年後。而不在目前也。
亡國之土地。披以予人。亂世之府庫。散以資人。人之需食者。與求爵者。莫不奔走趨役。依附恐後。苟無仁
義忠信。以固結焉。一旦人情渙散。莫可維繫。不過數年。世局又當變矣。此三勢者。皆能取天下。而貽厥有
遠近。則國勢有修短。其最上者。審定之後。道德典型。維持世運。禮義廉恥。既陶民風。待士以禮。則久有其
士。養民以仁。則久有其民。務本力農。使生意充實。氣化日盛。至于二三十年。教化浹洽。人心雍和。疆場無

大吹之警，聞里無調發之事。若年關負戴之勞，務齒薄執紼之好，是以長有天下也。以小人加於民上，以無慈之征取民，宮室臺榭，棄舊而新，酷法峻刑，刀鋸日弊，居其則者，無論尊卑貴賤，皆有自危之心，皆無樂生之志，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以規城中風塵之警，入其境，則勞役多而休息少，田疇穡而橋梁壞，小人歎而君子思，所以有亂天下也。輔辰之上，自強魁柄，魁柄一失，必有所歸，或歸宦豎，或歸權臣，或歸敵國，歸宦豎者，人心最憤，君子遠引敵國，以啓其疆，草澤因之，以發其難，歸權臣者，羣小之推戴，發于軍中，謀臣之指畫，定于幕夜，雖有杖節死義之臣，呼號而矢心，引刃以自照，固爲俱靡而已，無救危厥也。歸敵國者，土地不能厭其欲，貨財不能充其求，名號不能慰其心，資日殫，地日蹙，然後直舉其國，所以有亡天下也。上下三千餘年，則平禍亂，定于一統者，僅及千餘年，他皆強者兼弱，弱者陵，易姓改物，數見不鮮，甚矣其亂也。人情不安，足以致亂，而亂之所生，絕不在人情擬料之中，聖賢不言延祚奇術，但知安民正理，我欲如是，先俾天下以如是，則祚必延矣。我欲如是，邇天下以從我，延不延未可知也。我欲如是，必害人而後能如是，或害他人之民，或害吾民，其促速則一也。三代以前尚矣，秦漢之君，得性情之正，明理欲之分，與天合德，故能克當天心，乃容西顧，此維與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天之從人也。天下莫苦昏昧，賴人主之知以明，故樂得知者而往就之，又爲之竭思慮，盡謀猷，以益其知也。莫苦殘賊，賴人主之仁以保，故樂得仁者而事之，又爲之并患難，除姦宄，欲長久所事也。天下莫危無以相治，賴人主之令，條教，懷勸懲，故樂聞仁智之令教，而服行之，耕作織紉，非王澤不成，比閭族黨，非王教不親，居處食飲，非王仁不安，積聚稽藏，非王之法，令不能守，百年期頤，人皆有之，非王之化，日不能舉，父子兄弟相依，非王者字下不能固，此人之合天也。是以天下之人，各慎其身，人君之業益固，各愛其上，姦臣之志不行，自三代至春秋，雖流爲十二，其法猶存也。六國之君，有仁心而不克自用，有可以行仁之資，而不知所用，終歲務勝不休，而卒爲人所勝，其故何也？剛地廣土，誦疆國而長諸侯，惟以大其聲色，財利之區，在人者未可即得，雖爛在己者以爭之，又或退處險形，狙勝敗而收下莊之獲，其進其退，皆爲利非爲義也。遷延歲月，局勢且變，其資以爲強者，有一且非我資者矣。又有他人之勢偶成，則在我之勢日蹙者矣。秦之與也，據形勢，席威烈，役使仇讐，而制其命，橫絕天下，下道而附其肩背，踞其要脊，又值六國失計，爲羸弱姬，是以強者愈強，而至於有天下，及其亡也，任法太過，斬艾日聞，人情既不安矣。又廢三代定主之制，廢更易其長，月改署其令，故民心易於思亂，易於爲亂，有自草澤崛起者，此三代以前未有之事也。李斯爲始皇策，務在因毀而遂忍之，戰士之難格者，以路劇之，謀士之難開者，以劍刺之，皆忍之之計也。以忍成功，亦必有忍之者焉。秦基未毀，而李斯誅矣。太史公論秦受命，歸諸天助，非美其得天也，謂夫仁義禮樂，皆棄不用，而能與湯武同功，故歸諸天，以明其非人道也。焉有人道弗得，而可爲君乎？觀其二世而亡，是天終不可誣，而帝王相傳之道，法爲不易也。自秦以後，帝王之興，雖有盛軌，終不及堯舜禹湯之盛，是故中葉以降，政教陵替，天之所亡，不必盡如桀紂也。方其興也，才德數計，實有過人者，天下大亂之時，五常盡廢，嗜欲流行，草澤市廛，有擊劍扛鼎之力，不過攻剽爲姦，其有慷慨震發，奮起一方者，亦皆好亂也。

樂禍雖在兵戈擾攘之中，而子女玉帛，盈乎左右，迫其事故，則拱手而讓，與人與備，而不服，皆使人爲刀俎，己爲魚肉耳。有王者起，知天道利後起，則盤桓居貞，必不安發，知人事利有德，則施仁仗義，以救人於水火，知濟代在得人，則拔謀臣於行間，捐土地以資戰將，三顧草廬，一見猶龍，若濟川之有楫也，必不與人逐鹿相競於一彼一此，而無成算於胸中也。以土地甲兵之力，行仁義之事，實則以仁義之行，濟土地甲兵之強也。有城而不取，其意則盡取天下城而後快也。有亂而欲定，其意則在定天下之亂，而臣僕其人也。以爲與人相說，如兩騎並馳，未有以相先也。於是反其所爲，彼急則此寬，彼暴則此仁，彼誦則此誠，彼不能及，則吾踞其勝矣。猶未已也，以爲控御失宜，則事我之人，還爲敵國，其事未可知也。德之不修，雖天下大定，而諸藩之內，仍有隱憂，其事未可知也。是以雄略內斷，英武外揚，左顧右盼，汴壩宇內，而大亂已除矣。天下已安矣，與聖王同功矣。其在中華也，大將統兵，所以固圉，唐之河北，累葉不庭，統兵之將，授之土也，參任宰輔，所以防姦，宋之姦惡，接踵不已，參任之法，滋其憂也。綜核以肅紀綱，一人竊權，紀綱皆其私勢，姦諂以擊姦惡，一姦當道，姦諂皆其私人，積漸既久，陵夷之理已具，儲非命世雄姿，再遊區區，其他中才以下，雖有片長小善，同歸禍敗，不必幽厲之憂，而有龍蠱之災矣。何也？其基命者淺也，又其甚者，始以簡質爲治者，簡質積而朴茂生，朴茂積而動悍生，末流之弊，至於不安在上，始以文飾爲治者，文飾久而枝葉生，枝葉久而姦巧生，末流之弊，至於不安在下，如有不軌之姦，生於其時，知下情不安，而輕移其上矣。六朝五代是也。陰去宗族，翦伐知勇，爲子孫措諸不傾，然而宗族既盡，知勇既盡，本根之庇薄矣。是以微有失德，其臣即具禍心，二三文墨之士，不必有宋萬之方，羽父之威，墳地之上，聖神器與人，不惟不以爲恥，亦復不以爲懼，養子健兒，奮技擊之力，跋扈之威，叫噪部伍，竊取委裘，安坐而享之，亦復無患。蓋習見所以得之者不義，故知其所以失之者不爽也。此朱子所云，三綱不立，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也。文中子曰：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勿爲禍先。又曰：天地有奉，生民有主，即吾君也。聖人錄多方之書，以明倡亂者，不惟犯人主之禁，且賊古今通義，逆天地元命，蓋殷之餘民，聖人原未嘗以義士許之，惜先王餘澤之名，倡亂於下，竊發於大定之日，其爲惡逆，大復何疑，所以不即誅夷，諄諄教告者，聖人之仁也。仁不可妄施，誅不可數貸，聖人著之于經，爲後世戒，所以止亂也。夫鍾會亂蜀，蜀人不能有爲，遂人纖齊，齊侯無害于伯，大勢既有所歸，雖使遺黎蠢動，部曲亂法，猶不害其定國也。蓋好亂者，人心之私，有定者，天下之公也。且大勢既定，而復倡亂，天心亦惡之矣。資融曰：自起兵以來，城郭皆爲邱墟，生人轉于溝壑，存者非鋒刃之餘，即流亡之孤，若復再置子亂，是使積屍不得遂瘞，幼孤將復流離，庸人猶且不忍，況仁者乎？若其樂禍而惡定，神器有歸而竊發，以此保身亢宗，吾未之聞也。

殊耳。是以初不甚遠。久乃迥絕也。凡身世之事。有安於命者。有式於義者。安於命者。知求之弗得。避之弗可。避也。式於義者。可得弗處。可避弗逃也。二者之辨。常問諸心。孔子何嘗不仕。爲行道耳。出則何嘗不隱。爲求名耳。問心之外。又當權其輕重。義理重而進退輕。則從重舍輕。伊尹是也。義理不精。是非頗嚴。義自有重。所重非義也。陳仲申徒狄是也。事以義輕。不可爲也。不以所害之重。就所舉之輕也。事以義重。不可避也。不以身名之輕。害義理之重也。凡少不可陵。長。賤。不可抗。貴。邪。不可害。正。似不可亂。真。物之序也。天性之親。降於義合之疏。最美之名。繼於可見之實。出乎此者。宜乎彼。應乎彼者。據乎此。物之節也。序之與節。非無故而然也。度之以義。平之以心。心之所安。而有害於義。是意氣與情欲相翼而成。君子不以爲序也。義之所隨。而有違於心。是時執與道義相迫而起。君子不以爲節也。度乎義而無虧。即乎心而無憾。則人已兩盡矣。古人爲善。不過守禮。禮者。人道之所共也。無此低彼昂。甲是乙非。是以州里遐荒。皆無二心。以我之同。從人之獨。是失己也。以人之同。從我之獨。是失人也。禮無失己。亦無失人。非求無失。自不失也。又必當其物。必當其所。物也者。名與數也。所也者。地與時也。嘉禮野合。非其所也。丈夫行婦道。非其物也。彼聖賢者。大道所在。以人事從之。而不委於天。人事所趨。以天心決之。而不拘於人。取裁於禮而已矣。不裁於禮。如器器不安。而多所維持。終不可久也。人之舉動。合禮與否。由其七情。有正不正。十倫有備不備也。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好善而惡惡。好廉而寡欲。無不合於禮矣。七情乖刺。十倫將違。善不知好。惡不知惡。義當前而不爲。而利是趨。雖欲行禮。終不肖也。不獨此也。凡好言人過。好譏人短。利人之有災者。非其性偏惡。亦由七情十義。生而有缺陷。故居上則陵其下。居下則傲其上。傲其上。則曰守正不阿。刻其下也。則曰責人以義。皆居心不平爲之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常持此心。豈有失禮之愆哉。凡天下之事。必有定體。必有變態。君子思其始。思其終者。舉其體也。思其復者。極其變也。事機未接。心與理會。心與理會者。以義理養其心也。事變既及。理因慮審。理因慮審者。由不定以趨定。由不同以歸同也。風氣所至。不能不開。而聖人因之。若風氣未至。雖聖人不能開也。物無常動。必有所止。或擬之而後動。盡人力求濟而後合。其所當止。值其所止。雖聖人不能復動也。禮之與權。相須爲用。執處極重。則禮不能定。而權足定之。仁之與義。相須成體。去義最遠。則教不能正。而法足正之。權所必用。雖智士不能易也。法所必用。雖仁人不能貸也。以地則察山川。不盡險阨之形。以伯樂之書。不盡銜策之能。不以治病爲藥。而以處方爲藥。雖鵠緩無可紀之功也。是以終始常變之際。不可不致其思也。聖賢學問。有同有異。天與火之性同。火與澤之性異。以同爲正者。類聚各從其性。羣分不易其方。不同所以大同也。以異爲正者。同其所當同。異其所當異。同乎事人。而異於自治。同乎守正。而異於放利。同乎趨事。而異於居功。同乎爲學。而異於求名。同者所以明道也。異者所以辨惑也。中和者。發生之氣。舍中和而近偏勝。生理不暢。是謂枯楊之華。中者。日之權令。去中天而行西陸。權令既謝。是謂日昃之離。故天下事。皆不可離中道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庚庚者更也。故凡事之過當。卽僞也。行之慈惠。卽慝也。近乎拂性。違情。卽戾也。古者葛藟。而楊王孫裸葬。古不修墓。而趙宣不閉塋隧。安得謂非怪乎。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震驚百里。不喪七魄。庸

釋志卷十一

凡事篇第三十九

凡天下事。知其所以然。而後盡其所當然。不能盡其當然者。由不知其所以然也。爲子必孝。爲臣必忠。爲官必愛人。爲士必愛行。所當然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具於有生之初。是其所以然也。如見其當然而已。情欲偶熾。所見皆當然也。揆於所以然。則矍然自失。謂然自止。知其當然。又思其所以然。則有必爲之善。有必不爲之惡矣。當然者。事物之理。所以然者。天地之心。盡一代之事。可以觀物理。合數代之事。可以見天心。天心者。爲善之基也。天下之事。有可必。有不可必。凡責己以修。平物以恕。此可必者也。功而見賞。德而見報。言而見從。行而見是。此不可必者也。可必者。不惟有成。亦能補敗。不可必者。不獨無妄之災。亦有無妄之福。若聖賢之論。必以直乎義理可必。由乎智巧不可必。故凡以人爲政者。從俗可也。自爲政者。非道莫從。從道之事。銳敏迅疾。則有功。從俗之事。安徐重固。則無悔。賢者不察得失於事後。而察其必可者也。可必者。守而無失。不可必者。輟而弗爲也。人盡可爲善。人不盡爲善也。爲善不盡。不害其可。可則無不能矣。假令不可。無望其能。若其未能。何以知其不可也。可者其才也。能者其力也。爲之而後能。如不爲未必能也。不爲故不能。如其爲無不能也。能之與不可。不同。不能與不可。亦不同。凡君子者。操可爲之才。赴以爲之之力者也。凡小人者。可爲之才不殫。亡何。不力於正。其力於邪。則有

得謂非正乎。賦于天者，雖氣有昏濁，而清明自如。受程於道者，雖命有吉凶，而安止則一。事雖動，而應事之心原靜也。迹雖繁，而投迹之足無多也。騁馳輕移，必至前後左右，皆無所依，以一心營二事，以二心營一事，其終必為私所據，而作止皆謬。隨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凡狃小利，趨近功，行小知，而大經大法棄之如遺，所云係小子失丈夫也。凡慕高而舍下，尊位重名，趨走恐後，執鞭欣羨，隱約為賢之士，日交臂而失之，所云係丈夫失小子也。蓋隨則公普，係則偏私，不出於隨，而出於係，小子丈夫皆不可也。知此可與審同異矣。卑者之患，不可以及尊，春秋兩觀之異，不以及雉門也。不以尊者親患，至美好之事，差可親之，春秋雉門之作，可以及兩觀也。歸美於尊，觀以卑外，不為私也。受責於尊者，不可以無罪解說於人，為尊者受責，亦不可以無罪自解說也。此君子處尊卑之道也。人皆好善而惡惡，是以喜譽而惡毀，今喜譽而不遠惡，是不勉其所譽，而蹈其所毀也。惡毀而不遠善，是不自嫌所好，欲人反所惡也。是以毀譽之虛聲，掩好惡之良能也。謗言之來，尤人者必遂非，罪己者必改過，譽言之作，吾不以實質虛，必不至以虛實實，甚至末俗必不見諒，不如直以自誣，而天下後世皆知其揭日月而行也。此君子處毀譽之道也。凡是非之論，皆取有益於我，非以較量他人，較量太寬，或失則濫，較量太刻，或失則狹，皆有害於我，何損於人。君子非以我方人也，取於人以益我也。萬物所仰望者，聖人從而敬之，萬物所不服者，聖人因而資之，通賢者之心，使不至蓬塞，折不肯於萌，使不得恣肆，若惡事既成，而後戒之，實之於義，雖得於心已傷，君子不忍也。將新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將新於見非而天下不以為非，雖有私愛私憎，不得不屈而從公，若不為公正所屈，即亂人也。此君子定是非之道也。凡息爭寡怨之方，自資而已矣。自資者，天心也。與人為怨，不必得志於所怨之人也。矜而容之，天下稱寬平焉。見慢於人，必思所以致之，以我慢人，於人絕無損於我，絕無益也。凡以事傷人，與以言傷人，其致怨一也。言謂於人，與事謂於人，其遠怨一也。君子不乘人之衰，而快其宿憤，非惡名之不令也。惡其與性達也。此君子平怨惡之道也。凡受德於人，論其心可也，不必竟其事。施德於人，如未竟其事，亦不可自誣其心。衡風美木瓜，言無德不報也。無德不報，則民有所勸，為受恩者言也。若有德於人，則宜忘之，傳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為施惠者言也。竹文公遂衡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君臣相訟，放乎殺母弟，尸大臣，衛之大小臣工，翦首而死者數人。君子端本持議，則罪不在衛侯，而在文公也。喜怒不類，怨咎滋章，禍蔓於人，快意在己，順事怨施之道，不如是也。此君子處施報之道也。世有惡人，如毒蟲之螫草木，無惡草以肆其螫，則必及嘉卉，故天心不忍，必使惡人重受其罰，罪惡射，逢蒙從而殺之，雀梓殺君，慶封夷其家，蔡侯殺父，楚靈王誅其父子，元載固奸臣，而誅輔國朝恩，則非殺不可。逢蒙、慶封、楚靈王、元載，非乘義以除惡者也。如毒蟲之相螫也，所螫者盡，則螫之者亦盡矣。君子擇人以正，責己以正，所以止亂也。居身不正，不能治人，非止亂之道也。必也改過以正其身，身正而不正者，皆受治焉。然機會不相值，是天心猶未定也。有伐人之德，又有可見之天心，則機會不爽，必成無疑。此君子法半履之道也。幼主母后之時，中官之儀，決不易撲也。逆維繼軌之好，通乎上下，攻異端者，必不能遂也。苞苴筐篚，達於朝野，敝妄寃器，必不能容也。禽獸

食人食，土木衣人帛，則儒飽餽，不能免也。不幸值此，安時處順而已矣。強與之爭，非身世禍，此君子處衰亂之道也。不以人之義命，從我之嗜欲，惡其無以明道也。不以我之義命，從人之嗜欲，惡其無以拯世也。朱情所快之事，而幾非在我，操縱山人，人之望我雖切，我之自處有分，隨我之分，悅彼之心，必不可也。德所不及，不享其贊，無澤可以及人，不敢受其愛戴也。不以我之於氣，除天下害氣，恐相助益甚也。不以我之忌氣，當天下銳氣，恐不能克，反為大憂也。事近乎亂者，去之而後為治，逆鄰於汙者，矯之而後為修，若循其故迹，而稍損益焉，益甚其亂，汙而己矣。不近汙人，然而不必惡也。常有不可犯之色，則其人自遠，不仁之人，有時不可甚惡，恐其激而為亂，則所傷大也。有逆命而忠於君，順父而陷於惡者，有愛其人，適以害之，惡其人而為黨礙者，故曰不在順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也。若逆探他人之意，以為未必誠然，因思所以逢迎，究竟所逢者非其意，徒自處於無禮，自處於不智，君子不為也。不輕入所利，亦不能禁人之利人也。不能保其終，則不必有其始，既有其始，則不可不徇其終，無使力不能庇，還為人害也。忠於謀人，適以自為，當取其忠，不必計其自為，志在道義，適以幸免危殆，取其忠義，不必計其幸與不幸也。以重厚待人，以久遠望人，至於處公，而復定其去取，則吾之私意偏見，以事久論定，莫不返於公正矣。人謀既誠，可以保天命，攝生誠密，可以延壽考，蓋子馮重衣裘，鮮食而寢，是以必不為令尹，何變常蓄毒藥，誓死不辱，是以終不與杖，君子之遠恥辱，不必問諸人，亦不必聽諸天，自處於必不可受，則受焉者寡矣。勇於服義者，有可乘之仗，而弗乘，明於悔過者，有可遂之名，而弗遂，居不必擇地，取諸足以勵不勤者，藏不必取固，取諸足以婉不義者，執不必取重，取諸足以戒不恪者，度可事之君，而後委贊焉。度可從之求，而後告質焉。度可受之賜，而後拜嘉焉。度可任之事，而後任職焉。雖如沛弱約，不利賴於因事，不求助於因人，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不居定傾之功，而欲全無傾之執，故事前不見所益，事後始服成宜，不惡卑而驕貴，惟畏高而蹈虛，如涉川然，淺深各有其宜，不患深而驕於下，患夫漂浮於上而顛趾也。此君子所取法也。為仁義而自為者，無自為之心，不復為仁義矣。義始而利終者，無終事之利，必不為義動矣。有求而致恭於人，不得為行禮也。取非所有以與人，不得謂好施也。亡人之國，而加恩於俘誠，不得謂行仁也。揚人之美，而有依求光之心，不得謂好善也。人心不同，即孤立也。舉事不盡其慮，即欺也。貶道以媚人，即辱也。職事不恪，即罪也。以威力制人，使不得盡其倫常之道，即不祥也。智所不及，聽命於神，道所不說，問途於術，即居身之恥也。與賢者異議，非有私也。賢者得罪，而持此求進，不肖莫甚焉。免一時之咎，無大惡也。一時既免，而終身委曲，以覆其迹，辭過誤之名，得為惡之實，愚莫甚焉。不矜細行，非小惡也。以為小惡而嘗試焉，即大惡矣。偷常輕而嗜欲重，大惡之的也。以為常情而習安焉，必有大不祥以隨其後，非第彼以惡名而已也。知其不義而為之，不謂過誤也。頻頻蹈非，積而不改，窮理之功安在，亦不得謂過誤也。天資一定，終身不移，不得謂學問也。平居論議，所言皆道，從容應務，所山皆禮，倉卒之頃，忽焉喪其學力，本來氣質，纖毫未改，亦不得謂學問也。南面之君，事得自專，為人所使，為不義，不得謂非自為也。人所難明者，心所當避者，迹心雖不至，迹已及之，不得以迹為解，更云非我心也。人之處下，有必不被之

澤必有蓄不仁之懷。情安忍而志陰慘。懼其不可堪也。不勝己私。而欲任法裁物。遂致倫常不終。事使不顯。左右前後皆吾敵。懼其不可久也。已無德義。謂天下必不我親。在己亦不能親人。已好疑詐。謂天下必不我信。在己亦不能信人。凡有疑於人者。皆其不足於己。雖州里不可行也。居官無罪。好進其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服其勢。我受其成。事之必不能遠者也。趨利則居人前。服勞則居人後。人之必不相容者也。受責於人。曾無戒懼之心。知其禍未已也。患難在躬。而所言所行。不近於道。知其難未艾也。嗜欲之事。莫或阻撓。更爲門庭之憂。牀第之閒。迷誤尤劇。恐致庚宗之禍。事之小者。若仁而市義。事之大者。飲怨而滅德。功已成矣。元氣盡斷。皆身世之憂也。此君子所日戒也。春秋之義。尊者諱敵。不諱敗。親者諱敗。不諱敵。言尊者雖失勢。不貳其尊也。因其失勢。而稱敵以抗之。是有替上之心。故不可不諱敵。至於敗者。事之偶失者也。雖曰至尊。猶恐甘屈。逆命而奄允。亦常自懲其過。於尊無替。猶可不諱也。親者肌膚之痛。苟不相及。戰之既敗。必有毀折。痛其重傷。不忍言也。苟可諱諱。猶若無事。是以諱敗。然自我言之。則曰至親。其在人道。相替則有匹耦。苟匹耦之義。不可盡廢。則違志之念。亦當知止。是以不宜諱敵也。惡惡疾始。善善樂終之義。亦然。義在懲惡。故有惡也。於其初而疾之。勿使怙過。後復有善。則去其惡。以見惡事之不可蹈也。義在勸善。一有善則終身記之。雖昔之惡。亦爲之諱也。此皆凡事之衡量也。

立教篇第四十

人雖性貴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師友之益。無不同者。故君子莫患於自足。莫病於自棄。莫痛於不聞道。莫苦於無良師友。揚子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天下待教於一人。非獨受教者之事。主教者之事也。惟正道可以教人。稍涉偏私。即有損於人也。教不枉而後有益。稍自貶損。以徇於人之不能。即有損於人也。扣之者誠。而後應之扣之不誠。非求益者也。淺則不入。深則相拒。亦有損於人也。非聞道之士。不可以教天下。性者道之根株。胚胎也。師所以成性也。道者天地之符璽。施節也。師所以明道也。禮者道之經緯。踐履也。師所以正禮也。聖人之書。禮之成郭。都居也。師所以述聖也。人有性不自知。如至寶藏深淵而不見。師則識其精氣者也。有道不能由。如去國既久而閉其塗。師則授之符傳者也。有禮不能行。如遊五都之市。不識百貨良楮。師則爲之質劑者也。聖人之書。如九成之臺。靡嶠乎千仞之上。先登者相望。而獨不得其階。師則陞而級之。扶而掖之者也。故君子之教。不陵節者也。其有言也。無不盡。其無言也。無不與。不枉材器。不失機候。不費詞說。不易規矩。此君子教人之大端也。蓋不循節次。則妄意高遠。有不切於身之病。有言不盡。有行不與。何以知事物之理。充滿天地。流行聖人之身也。枉其材器。何以應括從繩。失其機候。何以贊微出滯。不能免於詞說。使習於口耳。適足窒其聰明。下能守其規矩。何以堅信從於孤立之中。絕外誘於橫流之日。一堂之教。受益有淺深。一人之身。領略有蚤晚。聖賢不但如一。兩潤木。一風吹萬而已。更有斟酌化導於其間。如教赤子以步趨。尺寸之地。不可強致。如安寢而至於夢寐。一息之調。不可有意求也。寬以俟之。微以相之。和以來之。悅以勸之。使學者容貌詞氣。勤靜俯仰。皆其踴躍親善之意。而後與師無間也。人性皆善。故樂與同其好善。性本無惡。尤諄諄引之。

以去惡。是君子教人之指也。何居乎。可以爲師。可與受學也。所貴乎師者。知博而不雜。行修而不怠。氣清而容肅。年耆而論等。三綱五常之所出。河圖洛書之所在。若然者。雖在千里以外。猶拊膺而往從。況其邇者乎。受學之士。性情端慤。思慮專一。踐履篤實。才調敏給。應對詳審。容貌溫恭。好學而不倦。造次必由禮。有執位而不挾。若此者。師所亟求也。雖在千里之外。若比肩而進。況其邇者乎。其或記誦而謬。行孤而墜。幽尊而德薄。義理辟而不衷。誦說陵而不貫。枉道而徇人。曲學以阿世。祇欲博其徒從。豐其枝附。峻其壇宇。作其聲價。以相稱譽。以相詆訾。以相薦揚。以相掩抑也。若此者。雖北面事之。去之惟恐不速。況其遠者乎。其受學者。或性情傾邪。志氣昏惰。踐履浮薄。思慮馳騖。爭氣見於面。設開填其胸。有所挾而來。有所誘而去。徒欲遂其依傍。竊其品題。隨其聲咳。拾其餘棄。儼然號於人曰。此遊某先生之門者也。資其學以取高位。既得患失。遂操入室之戈。依阿人主。而流害於天下。若然者。鳴鼓而攻之。倚門牆而逐之。况其遠者乎。道者人所同得也。善者人所固有也。同得則不可絕諸函丈之外。固有則不俟索諸糟粕煨燼之中。所以古人爲學。先以自益。後以益人。立教雖益人也。所以自益也。示人以途徑。已亦弗敢踰越也。鼓人以志氣。已亦弗敢怠息也。開人以覺悟。已亦不得不思索也。施於人者。即可責己。行諸己者。即可教人。一切取於平實。以大道爲公。而非私其所獨優焉。使在人者。知見深淺。皆得自盡。吾因以自諱所未足。使在我者。輕重詳略。緩急皆迎乎其人之機候。揣摩攻治。皆中乎其人之病痛。故曰。不獨益人。亦且益己也。若以己見裁物。強人相從。一言一行。皆以長其驕心。軼氣。無益於人。無益於己。古人不爲也。古之學者。必嚴其師。敬其道也。守其道也。用其道也。敬其道所以治身。守其道所以治事。用其道所以治天下。惡習可化。不必拒也。惡質可易。不必棄也。有驕氣者。教之以禮。有失禮之愆者。教之以覺悟。拒絕所以爲誘掖也。攻鑿所以爲指示也。慎其陷溺。嘉其悛悔。閱之者仁也。嘉而與之則義也。又恐精爽在人。久曠則枯。銳氣在人。不鼓則竭。於是立其限程。課其懋勉。警其弛易。稽其屑越。怠惰之戒。與倍師等。又恐聰之既易。其氣易驕。人之太驟。其退必速。故有取於扣鐘之義。以一脊爲一容。容者擊也。容者稍停以待其聲之盡。而後更扣也。管子曰。學者行於道路。其有父老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此言觀其容儀。可以知其本也。兩漢以來。一切超世絕俗之士。或鶴立不羣。或龍性難馴。徒以不遇孔子。祇得成其偏。至以經術名家者。挾閭閻之術。取人主高位。獲希世寵榮。而其徒亦無慕焉。乃知王政之世。無窮人。教化之側。無斷蒙。聖人之門。無曲士。非惟教化之行。乃後生之慶也。學者知所嚮往。則能擇師於蕪漫之中。學力有得。然後知前人所已至。與後人所山以至也。傳曰。經易師得。人師難求。馬融可謂尊矣。程頤可謂嚴矣。王通胡瑗。可謂樂易矣。東京桓氏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史謂桓榮之學。本乎爲己。是以若是其顯也。

取友篇第四十一

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綏。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故獨天不生。天地交而物生。獨賢不成。人道交而德成。施薪均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溥者先赴。物各從其類。又各從其利也。君子之友。仁義相輔。勳業相助。道行則相慶。勢微則相恤。急難則相扶。是征王。朝。借隱。疏。疏。

不以夷險易貞不以初終渝節不以貴賤殊心不以死生易志諸父諸舅皆可爲友不論行輩也故總其大端其指有五取善以相益也進德以相輔也存誠以相資也誨過以相戒也聞見以相廣也君子或貴人以善或取善於人皆以爲己而友必受其益貴善而不爲己行汗而督人以修是好誼毀也取善而非爲己面諛而躬不逮是相與爲名譽也爲己求修而責人以善其人亦深思其意以求當吾所好是貴善之益友必受之矣爲己求修而取善於人其人亦樂善爲己而爲善益勸是取善之益友亦受之矣故曰取善以相益也君子求友所以爲道德之助也不能使道益明德益進則彼此俱有愧其名故忠告者一時之益明道進德者終身之益不大損其氣質但一節一目受其琢磨猶無益也詩曰出自幽谷遷於喬不言其可上而不可下也所以爲相輔也不以不誠自處不以不誠待人其直諒也可以濟父兄子弟所難言其專一也可以樂好勸善遷所默損逆耳之言久必深思其意爲實之說甚可漸陶其心所以爲相資也聞人非議則致其誠敬以隨所失之故而改之告以有過則備色相承折節相謝銳志相從惟恐不盡言不盡意也有爭氣者不可與辨理有溢志者不可與共學有市心者不可與同事非惜之也爲其無可相益也故曰誨過以相戒也斯道顯晦係乎人物盛衰人士衆多講習深至然後知道義之無窮人士寡少固陋鮮誠獨居無輔繩檢弛而怠慢生心志塞而邪僻進矣古者王事之節稱詩書焉越國之歡而典故焉和平之音卒君賜焉合一代人士以觀古今物理物理不隔故人益親雖曰同時之人而有幸爲典章者有幸爲師保者所以廣其聞見也天下俗薄朋友之道先喪以今觀之信有然矣夫君子之友擇善而取之知其失德而遠之職所當進之言委婉以道之久不相見微扣其學力而思所以進之是以出處語默不同而其心則同也其氣則同也今之爲友者久不相見恨攜手之無期既相值矣寒暄之外益以佞諛嘲謔連而接連把臂差肩莫非此指末聞及其短轍其後也末聞其義決其疑也如未相值而已矣又或浮慕於此而厭棄於彼故有進由執合退由衰異者有恩爲情使義緣利輕者有刺過意賜書詞不半紙者有悼川濱並洪游諸緣者又其甚者始則相扶急難已而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由此更成隙末五交三豎寧非爲然乃到既方抵几而怒人不亦憤乎然交道之不終也以過失相規而得疏辱者少議論相違文字相正鮮不以謗怒終其故何也朋友道喪人自爲方不能相通人自爲志不復相成其視友之不善若秦越之不相及也彼於我何有我亦於彼何有隱其失而何其敗是以不見可惡也惟其議論文字有過也微物情未深者不察而誤抵其纖朴直自矢者不安而順爭其非飾誠請對降心相從者百無一焉其餘嗾者皆憎往往見告矣惟君子而後可方人惟善人而後能受責世路險巇難平未必自我賴乎人情厭厭難克未必自我故自克故朋友有過微諷而已不宜憤激或遠言之或微言之在彼聞之不忍已事而思知吾心之懸至則猶可改也若夫此既賤賤彼亦遂非兩心固相離矣而曉曉不已寧非損怨益仇乎至於情日以疏迹日以疎我之有善不能及於彼彼之不善無可說於我惟以恆情聯絡不至退棄不加惡聲此但以行路相待不在倫常中矣孔子於原壤蓋友道之變聖人之權也禮者天下大防也相括之日登木以歌又爲鄙褻之詞則防壞矣防之將壞則常治之治之不能姑且諱之以

爲防猶在也愈於大亡且窮鮮一老不爲名教所關故可爲之諱非惜其人不以人道待之也君子所欲正者有職位者也有名譽者也思以其說易天下者也人主持以授官後進羣以成俗敗節論檢以疑衆志不得而不斥責之矣所當諱者隱之以存萬世之防不爲一人所當責者斥之以儆幾微之惡不爲一事孔子登木則若聞竹千數子夏之罪向戌尤獻子之室古人處友如此也一介之士而與公卿友不可近其勢利勢利者凶德之聚也乃有失勢相依亦復不免以其未忘乎勢也勢如薪盡近斯滅矣鮮能潔出矣同一相好而貧賤之好也易於見短富貴之好也易於見長同一相惡而貧賤之惡易於決絕富貴之惡尤多含茹此其故何也勢之所在低徊而苟且勢之所去徑率而直遂彼人在官之日情貌疏遠吾不以語責而內自省警彼人去官之後情貌如故吾往往不恤于心而多所不城以此觀之何異乎幻師之是役乎此雖反覆之變態猶是冷煖之常情更有險賊之徒既相怨矣猶復親密不已矧斯羣聚總未忘爾爾移牀相近惟欲便於傾擠此則末路之極不可不防者也故君子獨處之日多旅遊之日少羣情靡然之際必有獨立者焉羣情激越之中必有獨聞者焉羣情迫隘之處必有獨紓者焉交有二道有上下之交有儔侶之交凡屬儔侶者以求益遠損爲重凡屬上下者以忘執樂道爲重總之皆輔仁也易曰履澤分君子以朋友講習言講習之益互相資養若兩澤相承灌注流通也言足聽而行足從近所畏而遠所易則有砥礪之益日進於高明而不自知也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德大德者何則堯舜禹湯之道見忠信敬讓之行也小德者何禮節之疏言辭之謬也今人論道不求相資敦行不求相助所責者禮節之疏所詰者言詞之謬雖欲免谷風之誚其可得乎且初既強合後亦苟絕一語一漬是強合也不以失義相棄而以失利相棄是苟絕也此朱程所以憤歎劉峻所以切責也君子爲學必尚友古人而後有益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蘇相如之節此昔人之尚友也同時之人鄉閭不相近也會聚不可常也談說有所難盡規誨有所莫致故竭忠者少受益亦稀至於古人求諸書卷則且夕可親也觀其議論行事則道義之天府也能自得師而非外慕也誦言在彼感觸在此無所致其怨怒無所私其取舍是非之衷折於衆論成敗之迹著于往籍入其室者無浮游之情升其堂者皆風雨之好願爲執轡實由夷惠之風芬若椒蘭更兼靈桂之益皆曹楊所難尙友所易也是故交遊雖多大抵損益居半若尙友古人則有益而無損也

其有誼實尊大國而罪己不爲屈也。以此慎四鄰之交。度不宜矣。昔貴今賤者。以時昔之禮待之。雖升沈有異。弗損于往日。尊己之尊。亦通諸他人而符其尊。其視我也與之。非其故舊。則隆殺以遠。以此處物我之際。蔑不宜矣。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公庭之士。欲射讀法之事。可以賓禮自居。否則必從臣民之役。以此合州閭之聚。歷有司之庭。無不宜矣。夫禮也者。順也。禮也者。稱也。順則人情不失。稱則物理無愆。故君子于權貴。相接以禮而已。禮之所在。往來酬酢。必稱其施。問遺贈好。必正其名。語默應對。必恭以異。必誠以平。將折委蛇。所以協人之情。容貌采章。所以自戒其光。在人者。協其情。在己者。戒其光。遠而不疏。近而不狎。不拒而絕。不撓而折。則彼此皆有禮矣。世俗之士。謂權貴之前。不可抗迹。陵也。不可等夷。施也。率細勿仲。率倨勿仰。常恐一失其意。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人害。于是服尊毀列。以免人世之咎。嗚呼。自處輕輕之勢。雖以積重予人。又焉知禍福之所底乎。夫上下之交。自古有之。不自我始也。禮之所在。相與世守。亦不自我始也。無所欣羨于其人。而後可抗迹于其人。若尚有所欣羨。迹未可抗也。所操以自律者。過乎世俗之所共尊。而後能忘世俗之所尊。若未有以相過。雖矯情相忘。未能忘者自在也。禮者。公共之器。人已所取則也。越于禮以資人。必有難厭之欲。以隨其後。至于難厭。即不得以無禮資人矣。越于禮以奉人。必有難供之物。以爲之終。至于難供。即不得以有禮事人矣。人之己之。不惟居心宜平。抑且道本不遠。故施于人者。即可律身。行于己者。即可訓俗。責己過深。待人以恕。視己與人猶有間也。處己以謙。成人以倨。是謂人之多僞。不可誠行也。以己不審禮。不式義。而謂人皆然。是以己之不潔。澆人潔也。君子貴道之平。不貴責己深也。貴道之誠。不貴謙己而倨人。汗己而澆人也。蓋以富貴驕人者。天質最卑者也。所以待之固甚易也。彼倚勢相驕。此漁然其若忘也。彼盛氣相陵。此悠然其不怪也。彼猶稍有人心焉。雖不樂其相校也。必恥其相忘也。蓋校者。有物以相觸。忘者。若無人在側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不得。然後不見其可擇者而校之。苟忘之而不恥。又何必校之。以相當乎。凡禮所不至。而驕人者。適自表其無禮。不足以病人。必有一日焉。爲禮而屈。始知向者之驕。爲甚矣。有道之士。心無好惡。故所存之心。莫非大中情無淫溢。故所發之情。莫非太和。中和益于中。而發於外。常欲勸人爲善。望人改過。其勸善也。止于足以勸之而已。其改過也。止于能改而已。非求違于其人也。是以在醜不爭。於人有益。不惟無怨於天下。且能使天下多賢。蓋聖賢者。心之分量也。道之體幹也。不以聖賢誨人。未嘗盡我之心。故不足入人心。不以聖賢期人。人類相與之道未盡。即在我目前之道未盡也。與人交相治。必先盡己之誠。而後可盡人之能。以人受治于我。不啻愛惜其所善。尤必愛惜其所未善。或即其自責而責之。或即其可責而責之。或即其自異而異之。或即其自怨而怨之。或即其自更而更之。有累而後進者。有一舉不待再者。累而後進。欲守道之篤也。一舉不待再。欲從善之勇也。以禮義裁成天下。不以禮義齟齬天下。如赤子學步。長者必爲之提攜。係子與路人。無以異也。氣質之偏。習俗之汙。能誘掖者誘掖之。能含容者含容之。交道將絕。不必惡聲相加。怨仇相對。不必操刃相向。君子恥人道未安。不恥我志未達也。悅其人而相親。其終必至於爭。簡於禮而常接。其終必至於怨。惟愛可以納侮。惟禮可以防怨。惟疏可以遠累。

惟敬可以文疏。故君子相接以禮。其相悅也。亦謂其能行禮也。亂人不可近也。貧人不可近也。倭人不可近也。受亂人者。必將有亂。受貧人者。必將我貧。倭人者。必素我以倭。過此以往。無不可親愛之人矣。若夫怨仇之事。君子宜明其義焉。夫天地萬物。無不歸於盡者。言念及此。人世仇怨反覆。莫不如東風之解凍矣。故凡無益之怨。貴在能忘。有爲之怨。貴在能忍。無益而忘之。非求寬大之名也。有爲而忍之。非昧戴天之恥也。無益而不忘。有爲而不能忍。快意當前。不思卞急之非。與人共事。獨覺傷心之怨。始弋藩前而不避。踐履彼野而狂觸。既失並生之情。又不終臣子之義。君子奚取哉。蓋怨可平也。亦可構也。平則速忘。構則不知所終。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急公而能平者也。敵惠敵怨。不及後嗣。慕義而能平者也。惟公則能忘私。惟知則能見義。明則彼此相信。恕則彼此相諒。禮則守尊卑上下之品節。義則審時勢順逆之宜。適六者。平怨之要務也。故曰。賢者敬而無失。不賢者損怨益仇。惟賢者能致不賢。非不賢能致賢也。相與親比。非一人之願。亦非一家之福。是以倡和禮均。不必曰誰爲發端。誰爲從命。猶有低昂之迹。彼此禮均。泯然無迹。無不平之憾矣。德不及人者。自度其德而先退。力不如人者。自度其力而先退。退在親故者。無失其親故而先退。蓋強弱小大之形。親疏隆殺之辨。亦天所定。自知不能達天。即無嫌降處卑弱也。爲人君者。勃艷頭須之憾。猶之可忘。爲人臣者。子儀朝恩之隙。猶可不校。蓋所惡有甚於怨。所全有甚於修怨者。雖欲不如是不可也。

出處篇第四十三

人之生也。自桑弧蓬矢。以及入學鼓篋。父母之心。皆欲爲世用也。俊造之士。既不以力作事上。即當效其智能。許時主以驅馳。蓋君臣之義。無所逃而然。然而有德無時。并澤不免行側。有時無德。世旨尙淹抱關。強與相競。未見其可。君子之爲學也。潛而未見。則以勿用爲德。躍而將飛。則以及時爲義。鴻漸吉而歸妹。困考槃樂而小朋悔。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焉。且見幾而作。幾非能迫人也。成器而動。器非能善動也。古之君子。起臥欬而親見。策草廬而馳驅。釋版築而霖雨。杖馬箠而竹帛。此出處之正。記功宗於元祀者也。太公避紂從周。陳平去楚歸漢。張良棄景駒而從沛。馮異獲巾車而翼光。此去就之正。披荆榛而善擇者也。伊尹告歸。君夷求去。子房辟穀。郡侯還山。功在斯人。身返林壑。出處語默。兼盡所宜。可謂既聞其語。又見其人矣。揚雄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者。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者。凶。故夷齊立節。而開開百世。四皓定儲。而返駕千里。子真不詘王鳳。仲元見重李邕。薛方貞而不諂。蔣期好遜不汗。若此人乎。皆足激貪厲俗。崇身抗志。君子所貴也。然而傷廢棄者。輒舉義於孟荀。談遇合者。方引類於范蔡。皆之烈士。差行乞而憎自致。是以餓於巖桑。趙之相君。敦故舊而恤窮交。不難捐其侯印。由此觀之。亦安知人情之所嚮哉。總之治世之君。以卿相之位。驅策賢德。故以見用爲美。及物爲功。有井收勿幕之義。以山林之樂。優崇高尙。故臣行其志。主有嘉名。亦兼賤白雲之旨。由此觀之。道德雖富。學問雖深。情志雖芳。明哲雖優。仍以天道與君德爲本。夫有德者己也。進之退之者君也。成其功遂其志者天也。三者參合。然後去就道明。出處義全也。君子之仕也。德施者也。及物者也。道濟者也。下賢者也。敬慎者也。守正待時者也。不私所從者也。益

上之譽。損下之譽者也。君子之處也。能自修治者也。能樂類者也。不犯難行者也。以寬居中者也。德盛而能靜。修正而立命。著是而去非。使三才五常。皆得其所者也。其論權進退之閒也。自處甚高。待人甚卑。非中正也。自處甚狹。待人甚嚴。非中正也。自處太高。見幾苦不萌決。絕物已甚。用意苦不忠厚。君子守身有定法。體道有大權。行權者生物之仁。守身者自克之勇也。管子陳道則可。爲臣則不可。子思爲臣則受。爲友則不受。荀彧奔而處。猶函奔而出也。方其處也。居巖谷而志五都。處隱約而馳赫奕。矯情自異。不能安卑賤。希通盛大。鄙夷無能之稱。迫其出也。不以義合。却起自託於幕下。日暮途窮。主父自放於倒行。急求進。而宮不遠於載寶。皆有魏於君子也。君子之爲學也。無虛浮而不適用者。無襲取而不懷心者。身之所往。必以道隨。道不可離身也。道之既屈。必以身隨。身不可離道也。不爲時勢所激。而失其常。不以道義既優。而犯其難。積義爲富。非直堪其事也。且以勵其操。納諫爲恥。不惟自任之重。而道德既優。亦足廣其才也。不以立談取卿相爲榮。而以伐檀不素。爲義不以日堅。十乘。錦繡千純。爲富。而以鳳之高。陶之平。柯爲安。不樂夫拱璧之迎。而樂夫見善而行。聞義而勸。若是者何也。所以行道也。用者道之通也。舍者道之窮也。有道順命。無道衡命。不使命之亨屯。操我之進退。君子有一定之進退。非天所能奪也。況君相之權力乎。且勢位者傳舍也。居之者掃除也。往事者盈虛也。食也。歌於斯。哭於斯。或繁昌。或危就。則存乎其人矣。子產初殺。而後雖嗣。初之欲殺。可以見高位難居。後之誰嗣。可以見居位有道。譬諸水火焚溺之中。欲起而救之。無所操持而往。欲何爲乎。有所操持。棄之而往。欲何爲乎。直己守道。是所操也。枉道失己。是棄其所操也。既棄所操。則身爲虛器。區區祿位。備足待乎。昭明曰。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也。世之盛也。萬物與聖賢並通。及其衰也。雖欲不棄去。不可得也。遷之六二。中正之德也。執用黃牛。似乎偏於退之一途。而不能變通。然時當隱退。則變通者非中。而固執者爲中也。古之賢者。功成身退。至於人主不令。寫象以思。雖主存未衰。而其人已遠矣。同榻共臥。固請還山。雖身居闕下。而心已退矣。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其所持之禮也。然而將去之頃。從容不迫。君臣之義。藹然進退之際。泯而無迹。視其人則離世絕俗。觀其心則寬裕自得。有時樂物之通。皆以保己之固也。易曰。觀我生進退。則向一生。不能得之於人。李廣一生。不能得之於天。以此自觀。則可以決進退矣。君子觀天地之化。而識陰陽之消長。知貴賤之迹。逝而不可留。榮辱相隨。俯仰相易。如朝趨朝市。及暮而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吾身以內。所爲長且久者。不在乎名位過人也。是以安於貧賤。安於淡泊。安於固陋。與天地爲益虛。而無所凝滯也。與陰陽爲消長。而無所留也。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天者。非所共見也。淵者。非所不見也。而同謂之藏者。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莫得識之。知道者之默默。亦猶是也。彼希世求用。隨踵而趨者。非傷於褊急而不宏。則淪於汙賤而可恥。剛果自遂。必喪不替之身。委蛇從俗。必移不拔之志。先幾之哲。未超然事外。克亂之才。復惛然事中。爲學雖久。而出處語默。尙無定見。可恃。一旦因事感發。勃然欲起。見有趨車之招。憤慨不自持矣。即堅守不出。亦不過欲標泉石之名。意在名耳。非徒與君子絮情志也。且末世而有盛名。機之至危者也。當途之人。或伐賢以立威。或倚賢以自重。伐賢者。擇蘭蕙而摧之。倚賢者。點白璧而

汗之。君子未嘗與世爲仇也。而名之所在。皆與身爲仇。鹿生於山。命懸於廚。君子生於隱遯。繫於樊籠。豈不甚可畏乎。古人生於亂世。亦有相招爲職仕者。由數山房之詩。聖人猶有取焉。夫賢者而爲伶官。不恭甚矣。然謹持其所執之器。與同事之人。趨跽喜樂於其閒。輕世肆志之意。不敢幾微見於外。則聖賢之徒也。若慷慨不行其道。故以輕世肆志。寄其不可一世。若此人者。淺之乎爲丈夫也。君子奚取焉。君子之隱也。隱其德也。收斂退藏。視之渺然小也。其小也。所以混於衆人之中。不使物色及之也。志存乎千仞之上。則廓然大矣。大者天之道也。君子得全於天。是以能成其大也。語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夫辟世則無以託身。辟地亦難於將家。惟辟色辟言。可庶幾焉。辟色者。不欲接見當路之人也。辟言者。不敢議論當時之事也。段干鑿坏而遁。雲卿中宵而逸。此辟色之義也。徐幹託古人以見意。阮籍訪時事而皆辭。此辟言之義也。釋其上而居其次。亦辟藏之義也。君子道德既具。而後可言命之窮通。故窮通之威。自孔孟而外。不可概存於心。當自顧爲何如人。苟其人有益於世。而或爲蔽匿。或爲棄置。然後可形諸文字。若屈實是也。人則里巷之人。技則錐刀之技。窮乃固然。通則僥倖。雖有挫折。猶可自低於私家。不可曉曉鳴也。且君子用世。如元氣生物。至一無迹。雖功在天下。而其用自藏。出而匡亂。如以陽克陰。以水救火。皆逆理而濟順者也。故時當晦味。其用更彰。聖賢之隱顯。不以升沈論也。彼曉曉鳴也。豈能與於此乎。

譯志卷十二

取與篇第四十四

辭受取與之道。通乎上下。貫乎小大。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利害。有國之君。不患牛羊。錯質之臣。不察雞豚。家宰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士不服商賈。卑者之物。不可以質尊上。苟喻此道。人皆賤之。所謂通乎上下也。大者山川土田附庸。其次宮室車馬。其次衣服器器。衣衾劍佩。其次金玉。玩好。其次粟米布帛。最下者鰾酒豆肉。出此入彼。皆有辨別。有是非。有界限。所謂貫乎小大也。凡貨利當前。率情而自許者。未必當於義也。深察而自疑。則義之所在也。有所不取。爲廉。分而施之爲義。張袂而履。不受嗟來之食。是自處以廉。而絕人以義。非所辭而辭者也。爲窮乏之德。而委曲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非所與而與者也。與人爲亂。昭其路器。以示人。春秋書曰。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太廟。逆王命而助不順。接我以利。而我入之。春秋書曰。齊人來歸衛寶。叛臣竊君邑求食。而報以備禮。春秋書曰。盜。傳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非所受而受者也。諸侯時獻天子。天子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購。求車。求金。又求葬器。是天子之失禮也。汝陽之田。魯荀偃也。恃大國之力。而復取之。雖曰故物。與取非其有同惡。非所取而取者也。辭受取與之義。廢天下無善治。生人無完行。何也。先王尊卑上下。必有等威。服食器用。必從主人。親疏厚薄。必依倫次。往來報答。必求宜稱。國法禁拾遺。惡民以無分得也。侈心一動。百慮皆作。各以勢力相脅持。機械相鉤致。廉恥道喪。

亂獄滋蔓。至于不可勝誅。則爲上者。亦遷就其法。以從一時之宜。陵夷既久。人心日肆。至於保邪廢正。竊取其土地人民。并與仁義聖智之名而竊之。其類皆之微者。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職。庸盟主之威。假羽毛弗歸。求一裘一佩。一馬而辱兩國之君。受叛于外。盜作于內。皆以禍其國。敗其軍。蝕其名義。亂其法度。何善治之有哉。民聞化之。亦皆爭利棄義。樂禍輕怨。而施好。苟以私己爲心。不知是非。遂至親戚之恩。朋友之道。喪失。男女之時。失。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資。一身之中。一家之內。所以自利者。誣上行私。不知其所終也。故鄙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陷矣。絕故舊矣。父子別。異財矣。所謂亂世之君子。不改其度者。蓋千百之中。未嘗見十一焉。何完行之有哉。凡貨財之用有三。一爲賦稅。二爲禮儀。三爲衣食。過此以往。皆朽蠹也。武士遷鼎。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孟子。區區于取與之間。周詳委曲。以開道後人。蓋富者幅也。如布帛之有幅也。幅不可越。越幅則思生。君子惟其幅也。故兢兢裁其有餘。小人。不爲之幅。故假假日。髮不足。天地爲道。常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事相接。常斂不足。以奉有餘。於此莫爲之幅。必有狂囂。囂之食。墮其翼之節者矣。夫錙銖之費。積於無用。則爲道義。附益於有餘。則爲棄於地也。補助於不足。則爲平其施也。吾嘗試之矣。春。澆夏。霖。渠。渠。皆滿。無所受之。不得不溢。爲決潰。多歲而無可受。其散去。亦猶渠之決潰也。未幾旱暵。因之。流金鑠石。草焚土枯。愚者悼喪。悔向時所餘。不能留之。以至於後。然當其未決之時。不知留於何所。且即此焚燬之時。苟可餬口。何必故物。昔人有云。縱我不得。他人何傷。此書傳所傳誦也。夫貨財者。天地流通氣也。聚於一家。使氣不流通。不可謂仁。聚於一家。必有意外之患。聚於一處。必有不測之憂。使之使聚。以微其憂。不可謂智。且物性必貪。而妖邪之物尤甚。故利之所在。妖必隨之。不幸而聚其利。因觸其妖。觸其妖。則必逢其禍矣。石崇之家。炊飯爲蠅。豈非妖乎。齊將求金。而閔王不與。臨淄既破。五國入齊。而爭其金。豈非禍乎。凡貨財通行之世。未有遂已者也。必大爲殺戮。大爲翻覆。使民開蕩然。然。萬里。豈惟貨財無所自出。即生人之類。僅存無幾。而後貪心始息。民志始定。君子觀其始事。憂其終必至此也。或曰。維而致之。將以快一時也。過此以往。雖復失之。亦不吝惜。不亦可乎。曰。悔而散之。則可。失於檢察。而忽焉以散。是以盜易盜也。焉可謂積而能散邪。夫非所與而與。謂之亡。非所取而取。謂之盜。亡之與盜。其爲不義一也。且鹿臺鉅橋。武王雖欲不散。積之既久。必有散之者。乃天地自然之理。子孫不能守。與其身不能守。焉置是非於其間邪。縱觀環堵之室。蕭然枵然。無一物可散者。是其能散積聚者也。魏獻子開屬厭之說。而辭梗陽之賂。今人貨財當前。能以屬厭爲心。終其身無貪冒之病矣。遇故人饑寒。自當有所脫贈。不必問其何如人也。然有施之。不報者。有施之。即報者。有薄施而厚報者。總不必置胸中。則市井之行矣。然施與之際。亦難言矣。慷慨好義。自謂輕財。賢者必不受嗟來之食。所欲受者。皆謂賈指使之流。猶棄諸糞土也。故輕財好施。只可爲諸隱微之地。若古人清畏人知。可也。噫。然號召於人。矧然督責於世。皆惡德也。以己所餘。形人不足。亦市心也。故爲殷勤。實無損己之心。尤憐人之肺腸也。所施之人。亦當以不可辭受之。有可受之義。不必辭也。無其義而唱我。以利。是使我棄義也。而我以欲。是使我敗德也。我所當惡也。不如惡而好之。君子不爲也。君子不樂受人。

之惠。非直惡傷廉也。畏其有德色也。畏其有市心也。畏其適與窮乏會。而無以報也。有德色則不堪。有市心則難厭。施而無報。則非禮也。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而不報。不可也。報而厭苦之。亦不可也。求其報施適當。彼此兩快者。不亦難乎。君子畏之。是以卻之于其始。若夫尊者有求于下。下之人猶在可從可遠之間。必其求不以道。拒之有辭者也。不可以使人也。

慎勵篇第四十五

君子曰。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有正亦有邪。有禍亦有福。然而衆正所積。福無不及。衆邪所積。禍無不逮。欲遠禍而廣福。非趨利避害也。在乎居正去邪已爾。全身遠害之道。誠口一也。孫言二也。戰兢三也。知幾四也。遠慮五也。謹威儀六也。教子孫七也。努力自修。無忝前人。八也。容不肖九也。有才不用十也。言有招禍。行有招辱之道。專利一也。殺善人二也。僭侈不安其位三也。專行無上四也。不臣五也。剛而多犯。華而不實六也。克己不能如禮。而責人以正義七也。與細人爲怨。八也。不蚤辟害。後雖悔而無及九也。身處困危。爲惡不已十也。文中子生于亂世。其言居身甚詳。大指不好名。不好動。不多事。不多言。樂閑過。知愧畏。寧宅平無爲。勿處險。運奇也。樂賢者而哀不賢也。善于議論。使言之無罪。聞之足戒也。天地之間。凡有知識之物。微若禽獸。以饑餓死者。百無一焉。接續而死。皆貧餓者也。道路之閒。死乞勾無門者。少。死懷璧越鄉者。多。封狐文豹之災。人皆有之。申侯專利不厭。聽怨人之誣。而美城其賜。已離殺非其罪。君子以爲理之必然。不在乎事之是非也。物聚於所好。故慶封致富不難。利旁有倚刀。故慶封殺身不免。石崇家富於財。不得不結納權戚。以求免一時。迨其翻覆。不可救藥。陽處父剛而多犯。華而鮮實。與之處者。知其不免。而速去之。王粲廢姓之奇。不屏居自守。而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伏波將軍。爲之寒心。故欲遠害者。必遠利。欲安身者。必安道也。人之生世。莫不有忿悶之情。悶怒之勢。賢愚恩怨。計較甚明者。其終至于不能自勝。所值莫非危途。義理不如人。時勢不如人。強與爭其低昂。其終至於必不可爭。而爲衆鏑所潛擬。世亂議勝。民多邪辟。君子苟可容身。不必責人無禮。大小強弱之次。亦天所命。故飾城而請罪。古人以爲禮。強大不知自戢。弱小起而逆施。皆見其禍。未見其福也。上謂其語都超。曰。吁。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若夫忍柔曼之欲。則可甘澹泊。而有終身之樂。忍剛直之性。則可容不肖。而不兆天下之憂。虎豹蛇蝎。於人未嘗肆肆噬搏。未嘗肆肆噬搏。初之見人。皆卻避焉。或不即避。避之亦避焉。不幸不及避。然後噬噬之害。始及於人。而糾割刺刺之患。亦不免於其身。此人。人所不願也。亦豈物之性乎。至於盤中之蠅。非有害人之能。人亦非甚疾之。然而酸之不去。縱之復來。至於厭惡之極。鮮不糜其軀。蠅之赴燭。依於其燭。婉轉而不釋。再四旋繞。以墮於脂膏爲期。故有所慕。而欲啖其汁。則爲嗜。嗜之蠅有所附。而欲依其光。則爲赴燭之蛾。凡天下之路人者。與附人者。其翻覆之際。皆足殺身而已矣。君子明哲保身。不貴惜惜之福。慎慎之活也。持身不可變。姑孫言以辟福。福至不可逃。蓋先去以明幾。小宛之卒章。既溫恭矣。猶懷危懼之懼。既小心矣。猶有阻墜之憂。防患若此。患何自至哉。患之所乘。有起于微者。有得於出反者。人我之間。最恐有隙。隙既開矣。必決裂而竟其際。愛憎之。

端最恐有跡跡既存矣稍指撻焉必成其構塗其跡則在乎能忘矣夫愛憎所在根株未去萌蘖必生滋而忘之所以削其株掘其根也觀今日所以苦人卽他日所以苦我雖有爲惡之心不敢遂矣人已怒矣勿更激之雖有必逞之志亦稍殺焉古之君子柔巽於暴俗所以保天命也魯仲連遊心物外頗獨自娛瑛中陳寔獨弔張讓苟爽貽書李膺庾炳輪忠王室江漢免難二公羅網雖張吾之坦途自如不亦善乎人之居世不可有名不可無望名者我所欲也望者衆所嚮也有權力者敢害人之有名不敢忽人之所望故見忘於人者可以遁身見重於人者可以保身標社無用於世而求美蔭者爭託焉鵠的示人以難而操弓矢者爭射焉孝章有九牧之歎李膺懷二劍之鋒其已事可觀也且防身之道巧詐不如拙誠劉向所記放廢廢羹之事范史所稱有餘見疑不足取信者亦足觀省矣凡喪家亡身未有不以驕恣者也驕恣者人所怨怒也人含盛怒極怨而其耳弗聞其心弗慮則其受禍有深而不可測者彼之恣驕此所驕而求也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分矣慎動之行有四觀損益之理善剛柔之用明禍福之倚伏守敬戒之要道是也高者有崩道也下者有墮道也雷有時而乘乾虹有時而侵日萬雉之城中天之臺可以爲墟抗志氣肆身體矣一旦劫戮困餓伏死牆壁擁妖冶奏笙竿沈湎日夜矣轉盼爲人臣僕三后之姓於今爲庶十千十二支相配而有孤虛宮成則缺隅衣成則缺衽爲夏屋者不成三瓦而居之損於前者必益於後損於身者必益于世損於人者必益於天損其所有必益其所無此損益之理也兩剛相剛也兩柔相柔也木之仁也禽鳥依之土之搏也稼穡殖之莫銳於金而鍛鍊相尋莫固於石而鑿削相加拂吾意而色見於面此甚易也怒加於人而欲其相忘也不亦難乎方其怒也如水之湍激不可禦也迨其已發如挽東逝之波而浩嘆無策也方其怒也知矢之既發不容不發也迨其悔也如質的之既破而不可復完也以強陵弱雖不義猶或有成然以不義與強其幸勝者必恣爲不義而不知止雖強不能遽亡而不義足以速亡也此剛柔之用也境外之功已成而操文法者方始輪奐始就鬼神之職方輿枕簟之安而妖夢之作燕飲之樂也而亂籩豆喪威儀匪直儕儕相搆蓋亦君臣爲虐總之樂往哀來勢尊禍速所甚欲者期之而不至所不欲者不期而見及故政由甯氏已下九世之災芒刺在背皆懷曲突之謀此禍福之相倚也片言可釋積忿不已吾心先不平也睚眦之害相仇無日吾必欲求勝也怨之相報也莫知誰爲主客事之相因也不知誰爲初終人情皆危己不獨安人情皆懼己不常泰人情已危決不以危而甘自斃也況其已懼決不以懼而戕其害之之心也但處其上卽思抗之但據其前卽思賊之仁人處此其心廣大寬平其言溫厚恬愉其容整齊和穆才不足勝人而量可勝人智不足庇身而識可庇身行階祀者尙慮飄瓦奔車之上必無仲尼此敬戒之要道也聖賢憂天下之亂而人類皆盡故凡爲亂之事怙亂之情既亂之象將亂之幾與夫造亂之故弭亂之策處亂之方救亂之道莫不備舉示人何言乎其事也觀其在位則使人不以道用人不量力政事皆冗厲而人心不愜號令皆臨張而民生不靜閭里之閒不必徭有仇怨而戕賊必致若虎豹蛇蝎不可以理喻也朋友之道廢故讒譖日聞上下之義並乖而謗言競起隱匿垢汙之行徧乎民間而法令不及討此爲亂之事也何言乎其情也亂世之人其

心塊然與血肉土石同爲一物。恩愛不知恤。道義不知尊。惔然嗜利趨死而無所趨。世已亂矣。不知其可憂。不知憂亂。則所行莫不造亂。君子憂之。必謂讓之甚。且中傷之。此怙亂之情也。何言乎其象也。其象不忍見也。始之以煩苦。繼之以蕭索。終之以愁慘。煩苦之時。民力不堪。然上所徵求。其力尙可供也。蕭索之時。雖欲供之不得矣。凋殘之威。或見諸呼籲。或見諸嗟怨。至于愁慘。則生理俱盡。不復知事有是非。身有利害。引領待斃而已矣。且車馬旌旗。苦不靜也。薄析離居。苦無所也。戍衛行役。苦不息也。荷校株送。苦不絕也。此亂世之象也。何言乎其幾也。盡一世之七言不合道。謀無經遠。又且百物凋耗。不布於地。民不得食。勤于食者。人鮮一飽。處衰絰而笑樂。棄職業而放蕩。閭里諍怨。不問是非。物價重輕。不論美惡。不獨大事足致禍亂。卽小事亦足致禍亂也。此亂世之幾也。聖人有憂之。故示以致亂之故。以爲天之命人。無有不善。惟人自棄其性。天心亦不救焉。孔王成羣。無不以皇父師。卽爲喪衆。嬰豔女。謁爲興主。此致亂之故也。避言避色。無咤無聽。以混處於闇。畝求容於難。擢不幸所行遠正。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如夜氣旣復。可爲生生之本。是處亂之方也。民之有憂。軫而恤之。士之有德。爵而使之。擇大賢以爲政。非道德之士不用也。所行皆導人爲善。不惑其心志。使陷於惡。此弭亂之策也。上觀天心而承之以敬。一言一動。常若天命在側。一出入。皆有天監相隨。以此自盡。卽以此誨人。但使莫不信從。卽挽回氣運之機。而貞下起元。碩果復生。在此時已。此救亂之道也。昔之賢者。以壺飡之德。及道路之士。以男女之私。貸其從史。所施不過一人。尙獲報於衆人中。況一世盡受其賜乎。故曰。德無小而天報。怨無往而不來。君子樹德除怨。也利兼覆。則可行於天下矣。亦救亂之道也。道路之險。聖愚所共也。順逆二境。亦聖愚所共也。處險而濟。化逆爲順。則存乎人矣。晉文公。趙襄子。善於出險矣。猶未得其道也。必也處危難不失其正。故能感人心於和平。周公。有焉。因恐懼而有法。則雖戎狄而益光大。文王。有焉。厚下安宅。以相從於憂危之中。公劉。太王。有焉。此皆非趨避小智也。所以應變者。得其道也。

聖賢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凡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謂之六禮。貌言視聽思謂之五事。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謂之八政。道者本也。六禮八政五事其事也。本固不可不修。事亦不可不講習。各得所宜斯謂之道矣。君子之相接必可畏也。必可愛也。必可則也。必可象也。端正廉隅不爲傾側。所以爲可畏。平易近人人必歸之。所以爲可愛。輯柔存乎外。省愆存乎內。所以爲可則。行者有其可止。止者有其可行。行止不失則動無不善。喜者有其可怒。怒者有其可喜。喜怒不失則色無不善。語者有其可默。默者有其可語。語默不失則言無不善。所以爲可象。天下無迫遯之大儒。無岐斜之端士。折旋中則必不爲踰薄。劍佩在身必不爲嫚嫚。穆穆皇皇臨下之容也。雍雍肅肅事上之容也。濟濟漆漆祭祀之容也。端謹信實鄉黨之容也。詳審安舒發揚明盛會朝之容也。果毅嚴肅勃然充滿軍旅之容也。愉色婉容戲而不歎事親之容也。和厚易直節制進讓交接之容也。敦厚凝重步履之容也。挺直弁速道路之容也。從容條達溫厲有度言語之容也。義冠正襟燕坐之容也。羸懼幽思衰絰之容也。舒泰和悅容之常也。震悚莊栗

容之變也。父兄之容寬大，子弟之容謹栗。尊長溫然欲就，卑幼斂然欲趨。周官曰：保氏教以六儀。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蓋君卿大夫之子，則設官教之。里巷之間，朋友相正而已。君子容必稱其服，言必稱其容，德必實其言，行必實其德，不稱其服，詩人維翰之譏也。不稱其容，叔孫茅鶴之譏也。不實其言，周子虛車之譏也。不實其德，易卦輔頰之譏也。容貌之愆，或失諸抗，或失諸卑，抗者，忤亂之象，卑者，衰替之徵也。哀樂之失，或爽其節，或悖其理，可憂之事，而居之以爲樂，可樂之事，而彈之如有憂，是謂悖理。悖理者，喪志也。喜樂之情，見于拂意之時，拂意之情，見于喜樂之時，是謂爽節。爽節者，耗髮也。筋骸無檢束，則形體散亂，不整，欠伸跛倚，皆散亂之狀也。形氣散亂，則志意乖張，不定，畔援散漫，皆乖張之事也。側聽者，心之邪也。譏聽者，心之馳也。志偷者，魄不壯也。其衰甚於行偷，志倦者，氣不守也。其病甚于形倦。聖人敬有餘敬，哀有餘哀，中心之誠也。此容貌之則也。先王法服，其義有四：檢束身心一也，表章威儀二也，辨正尊卑三也，象其道德四也。又施以結綬，聲以佩玉，章以綈褻，文物以紀之，聲名以揚之，規矩以擬之，權衡以稱之，端莊者，不即鄙褻，寬博者，不使趨促，古道爲志者，不與流俗同行，法度文身者，不與市井同好，容非服不表著，服非容不宜稱，皆以存君子之心，必不爲庶人之行。懷細人之志也。惰游失業之士，鄉里屏棄之人，則別異其服，使知愧恥。蓋樂放縱，惡拘檢，人之性也。若盡弛檢身之具，而益其放，其形放，其心與之然，必有燕嬰靡爛，淫佚神志者。故人主不冠，則不見正士，與正人君子相接，不可不服其本服，尊長之前，不當辭褻服，臨乎臣民，不二其服，新造之制，詭麗之組，不可服也。其燕居也，德不盛者，不可盡其美，色之尤者，不可被其身，世未太康，不宜爲極盛之服，以禮物身，必不爲燕惰之服，可以備綢綌，不可以帛裘布，皆衣服之則也。易之有頤，所以明養也。頤之爲義，求養於人者皆凶，養人者皆吉，居動體皆凶，居止體皆吉，然則以道養人，不私其恩，養以靜自處，不動於脂澤，斯養正之義也。故所養之人，不可不賢，雞鳴狗盜，則非賢矣。養之道，不可不正，豕豕豕豕，則不正矣。所養之物，不可不擇，養無厭，則不擇矣。所養之等，不可不辨，燕衣玉食，通乎上下，則不辨矣。推而廣之，命令政教，平而無傷，亦養人之道，貨財資用，普而無積，亦自養之道也。若乃物產當前，不顧其安，但取甘美嗜好，物誘於外，情動於中，不能持之以禮，過從貶損，與細民共其賤，極其侈，與王侯競其奢，賢者不厭，愚者不吝，而金玉翠珠，拾殘落於侯鯖，公卿雖曰下士，而權與不逮其初，自駒與則於終，皆失養道者也。古人燕飲之樂，始於燕行，鬼神賓養者，老親敦宗族，觀省戚儀，習學禮樂，取其和暢，不取豐盈，儉而且和，天下焉有不治哉。否則縱耳目之欲，極物采之觀，相競以文，相尚以僞，人心從此壞矣。陳饋八簋，古人以爲盛饌，今以此餽客，客必不悅，主人亦慚其不腆，尋常燕好，率用十有餘器，是用古者公侯之豆數也。先王事親，防人心，免首飾，三致意焉，不特此也。又制官刑以儆之，首禁燕樂，次及貨財，而後謹賢，不肖之辨，蓋燕樂不禁，必至黷於貨賄，貨賄不禁，必不能澄清流品，是以先王謹之，至於鄉曲之飲，尤易愆容止，迷昏夜，謔曰：酒入舌出，良可作也。必也，會聚有節，終事能敬，去饒嘔惡習，求溫克遠範，日哺而即事，燭殿而清退，朝貴相聚，有酒則飲之，有公事則議之，勿爲戲謔，勿爲解政，不使相卿起，觸次公之狂，蘇相微謂：中宏望之隱也。謹酒之義，見於詩書，丁寧

告戒，以爲非小德也。此厥不聽，必非小失也。矯情以防其過，守禮以調其心，省愆以救其失，積理以定其天，而後爲酒德。此飲食之則也。事長之禮，不可以勞動之事強之，不可以不急之務煩之，不可以誇示以爲榮，獨之不可以勝負之迹較之，不可以技藝之末齒之，雖己之才能可嘉，而當長者之前，不可誇示以爲聲譽也。當長者揖，當拜者拜，坐起旋席，皆有法度，不可爲非禮之謙恭，俗態之遠遜，非公事而用狀貌，非職業而動請問，煩長者對答，與聲折，皆非禮也。魯之爲俗，少長有禮，道路之閒，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老者亦受而不辭，俗既淳，長老不自安，與卑幼相讓，斷斷爭辭，故曰：魯道之衰，洙泗之閒，斷斷如也。故少者之禮，長者不必過辭，惟薄俗則必辭之，梁松之事，可鑑也。侍君子者，知虛言，濁欲進於高明，胸次空虛，欲游於宣通，才調模，欲資以敏給，術學頗，欲造於純粹，舉事債敗，欲底於克成，亦在乎聽其論議，觀其行事，象其禮儀，法其志趣而已矣。放言不戢者，無德以質之也，匿情不泄者，無德以將之也，遷然厭聽，而語不可了，作色相驗，辨說不休，無德以自重也，對答不辭，論說傲其儕偶，無德以自持也，以己之府說，錯難長者之言，長者竭其誠款，而不能信，無德以受之也。如此者，雖日遊君子之側，所得亦無幾矣。此侍尊長之道也。居處之道，以安土爲樂，以下鄰爲美，作室者，不取華靡，美在堅固，居室者，不求歡娛，娛在長久，先世之宅，不可改易，仁厚之里，不可他徙，宋築室而先爲藩牆，先爲樹植，宋成寢室，而先爲門庭，道路常苦不克落成，桑道茂曰：人居而木者，去之，蓋木者，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也。爲君子者，尤不可無德而大其居，亦不可有令聞而美其室，無德而豐屋，僞屋所以危，憂滿也。有令聞而美室，向成所以爲虛，也。蓋奉身之具，衆所共瞰者，莫過於屋，故豐之上六，以爲極盛之戒，此居處之道也。所貴下鄰者，無易乎呂氏之約矣。凡修身正家，治生勸職之事，舉以相勸，凡無益之好，浮僞之行，闕訟之習，比匪之黨，舉以相戒，又爲之明章行，謹造請，修燕好，簋贈遺，使冠服有辨，道路有儀，疏數有宜，報施有節，至于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貧乏，冤抑之事，必相救助，此居鄉之道也。饋遺之物，易得則不貴，難得則不繼，儀不及物，則不享，操之失其儀，將之失其辭，則不文，受盛禮而有怠容，執重器而有慢心，則不度，人不我與，而強求之，則不義也。物繁重而以約舉之，所獻者皆貴，則以婉致之，卑者之物，不敢遺尊上也。貴者之物，不可遺高賢也。往來酬贈，損己而已，非爲彼貨利也。故不以己所賤者遺人，不以人所乏者利人，皆以殊乎市井之心也。卑者遠來，主人雖不在，錫米之饋，亦當不乏，敵者相過，主人有致餽之禮，受饋必審其故，有可受之名，不必辭其賁，求索之風，何以折之，辭之以禮而已矣。春秋之時，有以官長之命，賀取民聞小物，而主人拒絕，客亦謝過，其事皆可法也。此饋遺之辨也。名者，生而有別之稱，人之有名，父所命也，父沒之後，名不可更，臣雖欲更，君不當聽，君欲更之，是爲他人親所名，爲失禮也。賈慈孫居班次之首，不得不更，無嫌而易名不可也。然君世子之名，則必避之，雖古法有不嫌同名之說，不可行於今也。父母之前，子相名也，雖弟亦名其兄，君之前，臣相名也，雖子亦名其父，父之于子，命之以名，所以教義，其不義者，不可命也。義之所在，行之即爲禮，凡天下有禮者，皆以行義也。有義有禮，可以治國，可以隆家，反易禮義，則害家國之徵兆見矣。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食物均調者，莫過於地，故周原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是有義有禮

也。曾程侯命子使人稱道不順，不可以行禮。施于政事，而民聽生亂，是無義無禮也。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君父之前相名，朋友之前相字，貶責書名，斥所重也。喪厚顯字，避所諱也。應字而名，謂之貶，應名而字，謂之喪。幸而書名，所以貶也。儀父書字，所以喪也。功勳之臣，俱以字氏其家。孔父有死難之勳，則君即其字爲諱，以旌其之。由此觀之，命字豈可無義耶？諱名之禮，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庶人父母蚤死，不聞父之諱，其祖無可奈何，有願以祖考，有故老以訪問，則必諱也。諱多則難避，高祖以上，親盡不諱，有事於高祖，不諱曾祖以下，禮曰：大功小功不諱，則非親之諱可知。韓愈作諱辨，證嫌名不諱也。春秋諱二名，爲其難避也。一字爲名，言簡易避，所以長君子之敬，不逼下也。故二名不偏諱，祖父之字不諱，故古公望父，見于周公之詩，儀禮饋食祝詞，有皇祖伯某甫之文，又其據也。古者入國問禁，入境問俗，入門問諱，私家之諱，惟不避于公朝，故宋人有以私諱觸長官之怒者，論者不以爲非禮。范獻子有失禮問名之事，深以自尤，今士大夫問，不行此禮，語言文字，輒有所犯，恬不知怪，甚失鄉黨之誼，且貽固陋之譏，奈何！曾不諱求也，此名字之義也。與人言者，當知避其先世之惡，子孫有所言于人，亦當諱其祖父之惡，故華耦失言，傳曰：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見時所好，即異日所長，賢知之士，所成之德業也。樂好種植，他日遂爲農師，管略喜視天文，異時卒以此見長，故教童子者，必以誠朴方正，曲禮甚詳其事，所謂蒙以養正也。待僕妾之道，不可狎昵，亦不可殘忍，明太祖謂馮勝曰：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効力。陶靖節曰：彼亦人子也，宜善待之。此待僕妾之道也。田佃之家，古人必以禮遇之，甫田一詩，備述上下相親之事，蓋農而曰勩，不可怒也。故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待佃客之道也。先王待人，無不溫厚和平，蓋以天地之間，皆勞苦以相生也。我之晏安，有爲之拮据者，彼不拮据，則我不得晏安，故體道者，不敢以己所不欲加物，不敢以物所不欲率己也。此皆庸行之大端也。夫正容體，齊顏色，順詞令，人生大學問也。過此以往，皆末節爾。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人生大事業也。過此以往，皆浮文爾。聖賢身無二事，無二適，日用飲食，率成法而行，造次必于是，總之以曲禮少儀。呂氏鄉約，朱子家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參用之，使纖微曲折，無不盡善，而後無忤于爲學也。世固有道味未深，學力未厚，起居奉養，偏過人者，不足深幸也。天道忌盈，益謙過其量者，造物必概之，少而逸豫，老多窮困，益虛之理也。人必道尊德隆，然後奉養可備，否則深自謙損，以稱厥德，勿使爲造物所概，受人愛敬亦然。德之不稱，愛敬難隨，心之憂也。洒掃應對，射御書數之事，可身親者，不必盡委僮僕，暮齒微勞，亦可休息心氣，門隨手健，器以時澣，亦足收斂身心也。以此推廣之可也。

釋志卷十三

父兄篇第四十七

顏之推曰：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令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婢婢指揮，止凡人閭閻，則妻妾之道，不如莊妻誨諭。故君子家法，雖備乎聖賢之書，猶必申以語言，如施於結綰，再嚴父母之訓耳。孝之小者，鄉黨稱良士，孝之中者，朝士稱篤行，孝之大者，則達乎天子矣。故天子之孝，以士禮通之，所以爲至德要道也。內則所載，皆天倫樂事也。牀幃之前，子婦肅雍，孫稚怡豫，環佩鈴纓，綽綽綦履，翼然立于其側，匪直味爽爲然，其爲晨昏也復然，其爲冬夏也復然，和順從容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甲拆而萌榮，爲父母者，視天下之樂，無足易此矣。疾病疴癢，自爲抑搔，不若孫子之快也。行步疾徐，中乎節奏，不若諸幼之扶持也。怡蜜旨甘，滷醢柔滑，榮區沃盥，敦牟履杖，時所欲而進之，不如溫以柔色之爲悅也。爲人子者，和豫以爲容，敬慎以趨事，聽聽以承訓，先意以迎歡，竭力致養，守身歸全，下堂傷足，懷數月之憂，夙興夜寐，存餅屑之恥，不貽其所不受，不瀆其所不安，致其尊不敢褻，致其敬不敢渝，致其謹不敢殆，有所營爲，勞辱其親之念，頃步弗忘，此孝子之志也。其或供養及時，戶庭相依，無王事不迫，無異方悵望，無饑寒生離，無罪戾貽憂，無期逝不至貽憂，無號呼求養，不得請于君相，而退自傷悼，不比于人，此人生之幸，不可取必于世者也。若夫恆舞酣歌，燕遊愉肆，淫朋比德，貪叨忿憤，汗漫突盜，鬼貽譴僻，行之堅，言之

玷否則庸庸劣下不見取於人親老窮苦無一日之養否則妻子不道不能裁以大義使遂其惡皆貽登之道人子所當戒也事君以道事父以義命有所不從而不名爲逆諫過以微致微以敬敬而不入怨艾懲創無所容其憤激性之所近意之所鍾生則承順沒則思慕器物有褐藏焉有展視焉幼賤有常愛焉尊長有常敬焉幼勞膳服人之所憚孝子處此若有餘力詎屬扑責人所難堪孝子處此若有餘恩將順匡救人所難工孝子處此若有餘才故曰孝子不匿非直不匿于心常不匿于事也事親之道終于立身立身之行愛敬而已矣凡親九族平政治惠鮮鰥寡澤逮黎庶皆愛之屬也居上不驕處下不亂謹言慎行恪共明神皆敬之屬也伐木殺獸必以其時豈必有濟于天下亦云愛而已矣不登高臨深不苟訾苟笑豈必有益于天下亦云敬而已矣常以愛敬爲心則所行無過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以治人則有用以立德則有本在上之人不必更有教令在下之人不必更有學術以此二義博觀而近取比類而知方愛敬在此感化在彼上通神明下徹物類若鐵炭之相召桴鼓之相應也尊貴之養嚴父配天貧賤之家啜菽飲水苟義所自盡其致美一也修身潔己不愧蓼蕭穢名流行有慚黷冤苟內省甚嚴其無忝一也正考甫之業歸美弗父何苟能身之所履不近非道其義皆相通也季子之戚泉魚之哭苟能貧賤不恥守義恬淡其理亦何憾也父母之于子愛之在心不在其事使之以事不在其憐導之以道在乎服習不在相強糾紂成羣必就師傅居處與偕必擇仁里朋友講習必求良士誦說討論必務正學臨財取予必尙辭讓役使僮僕必多慈良居官服事必謹廉隅父母之心未嘗有棄子也子孫不受教所以教之者無不至也鄒師克藝子產獨憂子國怒之賢父之心不以其子智略爲重以醇謹爲重也馬援教子務在敦厚周慎而戒輕薄浮華王景命子悉取渾欽沖虛俾其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又言輕貴者不可法而濫守者可法性行不均得失相參者不足慕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者宜慕陸遜曰子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必取禍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之道也抑搔痛痒懸衾篋枕不簡之教也柳玘曰祖考忠孝必爲名門子孫嬌奢必爲覆族德行文學根株也正直剛毅柯葉也慈孝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醴醬不可一日無也金谿陸氏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于家故其家道之整著于州里房玄齡集古今家誠以爲屏風諸子各取其一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凡此諸賢莫不有益義方而況兼善乎父母于子雖有惡未可棄也舉以示人不以盡言也春秋傳曰父母于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罪然禮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左氏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杜預曰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朱子曰人倫之閒若無仁厚之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諺曰搏狸之鳥非誰異巢噬虎之獸知愛己子後世律令亦有五服相容隱之條義蓋如此末世教衰人不知禮狀其子孫失道如搏寇讐如傅發背君子傷之掩耳不欲聽也故曰君子以兼愛留人父以友佛責人兄非直崇長厚也端本之道也不可待而假合者兄弟之謂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妻孥而兄弟兼有之惟妻子可以行意其于兄弟則有不可直遂者此節文所從出也故兄弟者匪直親愛之府蓋亦道義之門是故其常也致美教之賀善弔災祭敬衰喪無適而不自棄其親也死喪

相求急難相助外侮相扞憂娛苦樂無適而不相恤此先聖教人處兄弟之道人無兄弟其孤特也邵非人情所堪人有兄弟其羅娛也亦非妻孥所勝賓客燕飫非此不暢歲時伏臘非此不歡王化雖微而鳩鵲之和亦足自裕此先王誘之以兄弟之樂所以常棣之詩其志切其情哀委蛇漸次曲盡人情以悚動其良心使樂聽從所謂雅頌之音感人者深也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失義理之常非有意爲此也其心常平其氣常和隨所感之情因而應之久變而忽得其常則喜其常不更虞其變也雖未必饒致大順其所消融亦過半矣不以小忿廢懿親不以家釁告閭黨不以齟齬絕天倫不以不報斬平施不幸而有閭伯實沈之憾至于死喪則釋怨而盡禮不義其行可以不與其勢不啖其利而無相絕之道蓋人倫親疏之分即此心自然之天則也予以自然之則則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不失常也春秋書天王出居者同氣至親不宜有難此人倫之變世道之變故雖天子之尊必凶服降名以自貶損是以謂之有禮民聞兄弟所以至于相殘者莫非譏邪爲之顛之推口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庶無頽毀之患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防譬陷穽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矣故人有妻妾而假合之端自此而始假合日益隆天屬日益替此不可不慎也

宗族篇第四十八

族之爲義歡喜相處急難相調死喪相卹有無相通疾病相養親愛愉悅而獄訟不作生人之樂王化之盛孰過于此然而關伯質沈之費不絕于時因而教養附塗之刺徧于天下且聚族而處者大率氣類不齊性情各異求索太煩尊卑相軋是以近而不相得則怨怒隨之鮮能以親愛終亦其勢然也行革既醇類弁三詩親親之道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殷勤篤厚藹然肫然故爲族姓者感恩誼之隆頗以福之駢臻德之高明既有賢子又有賢妻所生又賢一唱三歎其切懇至信其爲家人言也至于樂往哀來悽然傷懷勉以卒卺俾終一燕之歡以此卜利德之隆焉以此覘後來之慶焉天下之家若此天地無戾氣四海無凶人矣太和之氣充盈兩間人受此氣自然動盪薰蒸故其相與輒相期以吉祥相慶以福祉君子則思致福之原故君子之福能自得之而不盡聽于天也記曰福者大順之謂也大順者仁厚之風也帝王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天下父母以此居心則仁厚見于子姓仁厚所在百邪遠矣衆善生焉未有仁厚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仁厚而宗族不昌者所以爲百福之原也故宗族之燕歡暢而不爲瀆備物而不爲奢祝頌而不爲諂溢美而不爲佞先王立宗法五世之內冠娶必告死必赴有所維繫統屬而不至乖離也程子族人遠來則大會其族以合之雖無事猶月一爲之古人花樹章家會法是其所取也本先王立宗之指用程子會食之法則可離絕陵犯之事矣或問于子曰獨子可爲人後乎應之曰母弟之子爲兄後禮也繼祖者太宗繼祖者小宗獨子之伯父宗子也以獨子爲後是繼祖也獨子之父支子也以獨子自爲後是繼祖也會祖繼祖舍大宗繼小宗非禮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則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正謂此也然則獨子之父可無後乎應之曰小宗無後當絕何休言之矣古者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

後，邱文莊公取之矣，且不有攝主之義乎？攝其宗祀，待以歲年，獨子復有餘子，然後以一子繼大宗，以一子繼小宗，孰攝之，必至親者攝之，孰為至親，莫親于己之子，出為兄後者也。一世再世，至三四世，皆可攝也。後世禮義不明，人以無嗣為諱，不肯立同宗之子，寧將養異姓之兒，春秋書吾人滅鄆，垂戒後世，或族人利其所有，藉口獨子不為人後，遂以羣從之子，攝而取之，名號所假，祿祿几筵之前，血氣所通，隔絕廟門之外，迹若有後，而實絕矣。鬼猶有知，能無苦人滅鄆之隱痛乎？是在有司聽訟者，深之小人之無厭，宜以義裁制，禁羣從之擅取，明繼祖之大義，庶幾革食味，安鬼神，若欲和調，豈世荷無厭之情，終非通義也。且立後之禮，必得賢者，則無降為卑隸，與若敖滅宗之患，是以鬼神馮依，又在德也。詎可聽人擅取邪？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所云大宗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所云小宗也，何以昔宗之，而今廢之，蓋諸侯之子，為大夫者，宗子世嗣其爵，支庶皆得食采地之入，凡在氏族中，無論親疏未盡，冠昏喪祭，皆告始祖之廟，廟在宗子家，故必宗之，是以百世不遷，無世祿則無廟，然廟則冠昏諸事，不告宗子家，故大宗廢也，小宗之法，因高祖廟所在宗之也，今世無廟，神主所在即廟也，吾高祖主，在五世長兄家，五世者，三從也，雖長兄亡，而子孫世奉其主，屬有祭告之事，必于其家告之，是以宗之，至于吾子，則為親養之祖矣，不往告矣，故其宗以遞遷，今聚族而處者，鮮矣，五世之主，不祀一處，廟有祭告，恆苦隔越，不得不別立位，于所居之祠，禮所當告，無復至宗子家，故小宗亦廢也，然則宗法之廢，為日久矣，蓋與世祿相因為絕續，有世祿者，不可無宗，無宗則食祿之人，無所統屬，好邪不軌，與游惰失職，難處賢者之列，莫可分別，其患甚大，無世祿者，雖欲立宗，不得其維繫之具，則與路之無異，彼奸邪不軌，游惰失職之人，得以宗子維繫之，其患亦匪輕也，且大宗之子，行輩常有如重昏無行，辱及其先，奚取乎奉以為宗，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也哉，故程朱亦本世祿言之，不及庶姓也。

夫婦篇第四十九

夫婦之義，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故昏禮主敬，敬則克終，克終則成物之道也，克終則延世之道也，六禮之接，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致敬也，贊見婦于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醢亦所以致敬也，父母舅姑，以敬先之，內外大小執事之人，莫敢不敬矣，少子幼婦，所見無非敬者，莫不自處于敬矣，有父母舅姑之敬，而後可訓，內外大小之敬，有內外大小之敬，而後可訓，少子幼婦之敬，其始能敬，終身無不敬之日矣，嫁女非難，娶婦為難，嫁女者，其資幣遺之而已，娶婦之家，內外大小，不可不敬，使易媒妁，雖冠冕之資，吾必謂之委巷矣，恭敬儉嗇，雖農野之子，吾必謂之學士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終而不敝，在乎敬焉爾，古者男女氏族，皆擇德焉，非從盧之謂，而鍾郝之謂也，新婦入門，以高山景行，致其懋勞，其世俗之情哉，故凡議昏者，小大不偶，非禮也，尊卑不偶，非禮也，少長不偶，非禮也，不必避嫌，取清貧，但微察其先世，士農之家，子孫朴魯，親戚相依，數世之益也，游惰之家，子孫狙詐，親戚相聚，數世之累也，亦不必舍其邑里，遠之鄰封，他不具論，第以中

饋言之，婦人隨父母家，其天性也，嫁不越乎邑里，內外中表，燕好常接，雖有隆替疏數，不見其迹，若獨居鄰封之資，必有不期隆而自隆者，異同之見一啓，舅姑子婦，皆齟齬其間，非所以道迎和氣也，若夫女之尤者，非其人不可近，非其德不可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至言也，擇婿之法，亦不必大遠人情，如詩所云：駸父之事，必求婿家，土地肥美，物產殷阜，然後以女字之，亦足見經術之義，未始不在人情中也，昏家而論貨財，儉嗇之行也，聘婦而求贅婿，賦獲之心也，古之行禮者，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兩，此貨財之則也，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謂之惡俗，秦之行戎也，先發資婿，婿人後乃市錦之民，則知資婿之風，饋貨乘禮，彼俗亦賤之久矣，且以女待男，非所以養廉恥，先配後祖，非廣嗣繼宗之義，婦已歸矣，而非其家，是無歸也，三義皆失焉，事之最悖者，士大夫之家，雖平不可行也，古者男女既成，苟非國家有故，未有過時無匹者，桃夭標梅，獨紀聖人之化，亦以著男女之及時也，世衰道微，政煩吏酷，有軍旅供億之營，有徭役征賦之患，雖有男女，而仇匹非時，所以糾繆采繆繆，于其害之深，則知其曠之久，又有可歎者，先王教人，必使知儀家之道，而後為夫婦，知成人之道，而後為父子，一夫一婦，庶人不乏于室，妻職有數，侯王不踰其制，故女子守貞信，而惡非禮，男子重伉儷，而賤淫奔，末世政教既衰，柔曼之傾意，恣其所欲，貴賤無等，取女過度，諸侯妻妾以百計，豪富更民，畜歌者至數十，列屋而居者，既衆，苟合而輕棄者，亦多，馴致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民間怨嗟既多，求匹非時，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漸志而風俗壞矣，又有蚤昏少聘，不解以禮自閑，男子耽樂無極，女子席寵日驕，始則委曲順從，久且互生厭棄，燕私既析，忿恨遂深，求為路人，不可得已，家人之義，明內而齊外，明內者，好惡不偏也，齊外者，威儀不潰也，君子齊家先正乎內，以己視人，則己為內，以身視心，則心為內，正己者，所以正人也，正心者，所以正身也，古之育女者，既與男子，皆有胎教，于未生之前，迫其成人，則有師傳保姆之助，珣璣瑤瑤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最備者，更有詩書圖史，以為勸戒，其在家也，男女異長，自為伯仲，示不相離也，今之教女者，鮮矣，既嫁之後，處閨閣之下，閨閣之中，處賞刑威，文告意指，所不及也，非男子以身為刑于，將誰取法焉，文王之化，及于婦人女子，莫不知道義之重，而忘其私昵，此必君子儀刑有素，足以為法也，易曰：家人利女貞，非女自正，正之者，男子也，家庭之內，稱引綱常，教導禮儀，凡勢利傾險之言，不出于口，喜怒有節，動止有度，凡僭忒瀆慢之行，不見于躬，父兄子弟，妻妾奴僕之前，莫不如此，所謂正也，若冒于勢權，貪于貨賄，沒于康恥，為害于鄉鄰，得罪于君國，雖其事不與妻子相關，要皆失儀利之道，亦所謂不正也，至於醴酒笑歌，嬖妾所喜，仇讎所惡，儀家者所最忌也，中饋者，陰之養也，畜職者，陰之利也，儀刑者，陽之倡也，嚴厲者，陽之壯也，庶人之家，勤謹治生，備物備客，公卿之家，丈夫積德累行，以收爵位，婦人能循法度，不失內職，至于祭祀之時，終事有儀，少女能敬，而益見其德之盛，他若君子行役，獨處而思，猶必勸之以義，勉之以正，則男女各盡其道矣，匡衡曰：婚姻之理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由此觀之，匹耦若非其人，品物必有不遂，天命必有不全，此終身之憂也，人世不如意之事，未有非其自取，而昧第之聞為尤甚，雖成子姓，猶未知其負荷與蕩覆也，晉獻公滅其國而娶其女，魯莊公釋父之怨，而娶仇人女，以終事親

考之上食甘桑門之饌。至於廢老者供養。誠實客恆豆。宜若凡事惟謹者。然而嗜欲未訖也。心志未防也。惡幾未遠也。食墨而殯財者。奢汰不已。棄所餘以餒其徒。毀獲而藏金者。殺越未厭。實所矧以豐其居。鬼神不譴責。亦未嘗默誘其衷。使遷善改過。鬼神非有妄也。禍福之爲妄。于此微之矣。夫所謂鬼神。非世俗所云也。天地之間。凡有可見之迹象。皆鬼神也。以其有所栽培。有所傾覆。則謂有性情。有生長收藏以及物。有發育昭明。使情以及人。則謂有靈爽。有變化生成。則謂有功效。其實杳冥無形。所有者理爾。理之爲體。實有是無妄者。故鬼神在天地。亦實有是而無妄。但遠之而愈幻。幻者之爲理。則益神求之以事。則爲物者也。虛而求助者亡之微。有而更新者失之兆。非族而事者。喪宗之祥。中才之人。反氣滿前。恬不知怪。而杳冥之物。反惕然戒懼。惟恐譴怒。則何爲者耶。古人毀淫祠者衆矣。未聞鬼爲祟也。知道未真。狐疑芥蒂。久之妖由人興。不曰此心未寧。而曰鬼神見譴。漢哀帝是也。賢者深知鬼神。即可祛淫祀之惑。深知天下之理。即可祛鬼神之惑也。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見于經傳者。夷伯游氏是也。王珪不作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太宗立廟。愧之。世亦以儉不中禮少之。故唐世家廟爲多。宋詔三公立廟。而有司疑難其制。惟潞公廟成。溫公作碑。載其制度頗詳。世所華望也。我潞公爲相。請建家廟。事下有司。時蘇子容爲禮官。議曰。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廟祭也。有土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祀。是有廟者。止于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故必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級。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請考案唐人寢室祠享之儀。用燕器常食而已。以此觀之。作廟之事。非請于朝。經禮官駁正。不可行也。雖有世官。而無世祿。亦格于無田不祭之例。不當行也。是以祠堂通行。廟制廢。渾也。忌日者。君子終身之愛也。古人叔父之私。猶踰諸焉。况父母乎。朱子雖巾素服以居。不御酒肉。不樂不刻。夕寢于外。墓祭之日。哀省三周。再拜酒壚而後。皆後世法古者郊禘爲祈子之神。蓋祭于郊。以先媒配。謂曰謀者。神明之也。其儀以玄鳥至日。牲用大牢。此天子之禮。今民間不可祀天。而祈子之祀。猶可義起。蓋于春分設祭。主人夫婦。盥空祈禱。用家庭常祀之儀。祝詞與告。歲一行之。或疑其太疏。則祭以每月朔望。其禮稍殺。但告神而已。否則告諸祖考之主而已。今民間祈子之祀。輒歸二氏。妄誕甚矣。未有能正之者。

奉身篇第五十一

人受形有生。即有治生之累。寒而欲衣。飢而欲食。爲國欲室。戴天履地。幼學壯行而欲仕。雖曰附麗以生。要皆生之累也。累之所及。與生終始。譬如嬰兒。子有所假貸于長者。窮年迄歲。奉其所舉之責。至老且死。尙賸遺負入地。若隨事取償。亟燭其券。不更舉責長者之門。則是人者可優游而終天年矣。人之生也。以中年爲界。中年以前處乎日增者也。謂情去欲。誘諸人事外。聖人未許也。中年以後。血氣日衰。形容日瘁。親愛不常在左右。憂喜得失。適而不留多矣。彼造物者。既許我以日減。可減不減。或中絕而復續。以有限之身。殉無涯之役。甚矣其惑也。譬良田焉。春夏之閒。封殖嘉穀。鋤去稂莠。惟力是視。誰能禦之。秋冬之際。戒以岑寂。中以嚴霜。不惟稂莠不育。即嘉穀亦不再殖矣。善乎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鷄鳴漏盡。

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鳴鳩。冥行不休者。人罪之。年過不知止者。天奪之矣。石季倫金谷。非不麗也。平泉草木。非不侈也。田江南之夢。抽旆旄而仰見首。非不樂也。東都車馬。漢陰冠蓋。非不赫奕當時也。峴山之登臨。東陽之歡歌。非不稱道後世也。至觀後人。弔古之盛。與天地無終極。反怪昔時行樂。何其暫也。假令無此樂。則亦無此感矣。子夏貧衣若懸鶩。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有道之士。不當如是邪。形氣所美。而有弗得。吾爲之恨。然性情所共美。而形神未接者。吾未恨也。事理所共。而有弗能。吾爲勃然。事理雖固然。而天機所本無者。吾未勃然也。苟能去此恨然勃然之心。物與我各有其美。能與不能。亦各有所能也。山林泉壑。志在避俗者。樂焉未嘗避之。而自不近俗。不更少一展轉。乎爵祿名譽。性飲約者。多所不勝焉。如其不勝。而自不營。不更省一堅忍乎。以黃白與渠渠道華兒。羣兒取聚果。不取黃白也。以海錯與棄穢遺飢人。飢人急棄穢。不取海錯也。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深山窮谷之人。不行此以養生也。千石之鐘。萬石之簋。隱隱眩眩。如鈞天廣樂。並奏。彼聲。未嘗不樂其樂也。治生良苦者。手可搏刃。奉養備至者。既必視地。奉身不求贏餘。則居心亦少係戀。內境既清。外物皆退。聽矣。勢利之好。痛自降伏。能使重者漸輕。迷者漸悟。不惟勢利不能入。即日用燕器。亦隨具取足。無身外長物之健羨矣。一介之士。恆舞于宮。酣歌于室。始進之日。窮奉養之樂。聚貨財之好。莫不殫竭。隨之。故易之爲書。自乾之謙十五卦。初六之象。無全乎凶者。獨豫之初六。直言其凶。不許以補過。以鳴豫也。初六卑位也。惟豫佚志也。豫不可鳴。卑位尤非鳴豫之時。以其反道而行。爲已甚矣。聖賢教人。誘以無窮之樂。警以終身之恥。勸乎日進之功。驗乎昔賢之事。俾其天常定。其欲易足。其心無競。其所奉養非義命也。蓋度形而求衣。量腹而進食。此口體所須也。其紛多猥積者。皆在口體之外者也。然則庸之所較量者。皆長物耳。會是君子而不能忘情乎。況乎勞苦儉佚。今之所造。向之所去。何不可釋。然公卿侍從。此之所於彼之所。何者。謂之確然。知所遇之無定。安之而後可。知所好之非我。忍之而後可。且人之本心。原無欲者也。天下之物。皆非吾所固有。一旦相值。何所容其欣羨。何所容其厭憎。固有之心。守而勿失。亦不覺苦難。不覺於奇。是以君子身無二事。事無二適。日用飲食。莫非清明之氣。何脂膏之好焉。苟道義既輕。俗情必重。或於己所有。或羨人所有。世味彌深。心彌不愜。美溢于外。神危于內。貧賤之喪德。猶富貴也。富貴之喪氣。猶貧賤也。去彼取此。不亦宜乎。亦有初辭榮。後極泰者。蓋由辭榮之時。非能樂天。未免憤世。苟憤激未能盡忘。則廢私尙有其所。一念微動。終身所守。崇朝而盡失之。蓋山義不勝情。識不匡欲。故至此耳。故治生非能累人也。但隨才稍等。不妄爲趨舍。斯可矣。又有不止此者。明君在土。人樂其養。閭閻在上。人樂其食。樂其養者。備物也。樂其食者。備德也。備物者。天下皆泰。備德者。未能忘憂。此又在境遇之外者也。

養生篇第五十二

甚矣有生之難也。有陰陽必有動靜。有動靜必有屈伸。有屈伸必有生死。况乎五行交運。變化實多。人生其間。以形體之微。入大鈞之治。內與嗜欲相搏。外與陰陽相戰。身非木石。安得無滯天。獨值其堅且久者。

不亦難哉。孟子夜氣之說。蓋養生上藥也。人一日中。勞形苦神之事。皆是傷生。幸而暫晦。安息形體。希靜精神。凝聚。故子刻之半。元氣復生。酒色過度。勞役過度。元氣微弱。雖得安息。而子半所生。亦復微弱。不能勝旦晝之戕害。故養生者。不可不葆全夜氣。或取法天時。或節省嗜欲。或防六氣之淫。或避人事之煩。或稽道義以自作元命。凡天地之氣。順則和。就則逆。陰陽之爭。死生之分。其相競時也。一歲則二。至爲重。一日則子午爲重。于斯時也。遠聲色。慎舉動。減滋味。息神志。以避沴氣。所謂法大時也。物所以養魄也。理所以養魂也。貧賤之致物也難。故常得全于理。富貴之循理也易。然每受累于物。魄強而魂衰者。壯而驟殲。魂強而魄衰者。疾而不死。所以務節省也。陰陽風雨晦明。成于人者。人莫能避也。定其形。固其精。安處其神。雖在六氣中。常若遊乎其外。故六淫不能侵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作則象物。而動息則中。儼而備。又聽樂有五節。致味有五齊。煩而不舍。皆能生疾。及時舍之。則節宣矣。故人事不可煩也。仁義忠孝。長生久視要藥也。廉謹退讓。全身遠害良方也。好學克己。老而不倦。不使吾身有日昃之象。雖非卻老之術。而有後測之實。循理而動。造化在我。所以作元命也。天地之間。生物者皆和氣也。鳥之伏也。微暖相煦。是以成雛。若火炙之則燬。草木之榮。薰風相蒸也。暖室焚積。則驪花而遽枯。故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貞。禮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人身亦然。所以盡性命之大期。亦在乎養和而已矣。有道之士。胸次灑落。翺翔于物。事物喧囂。鮮不卑處其下。而底累不及其上。存於中者。惟有太和之氣。更無餘念。安得不樂。樂則生矣。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欲使有生之類。皆得其和。故有食飲之禮。有房中之樂。皆爲之節。以養和也。任昉曰。神明在襟。履候無爽。能道爲用。蹈理則和。此養生之要也。聖人慎疾而已。禱祠祈禳。非所事也。病之作也。因血氣壅遏。血氣不能無壅遏。猶行路不能無險阻。險阻所在。御者下推車。度不踰矣。養生之道。調攝爲本。調攝偶乖。減省飲食。屏絕嗜欲。抑止思慮。靜以待焉。遲三五日。則正氣通。邪氣退矣。蓋三日者。以時紀之。甲子之半。五行已周。至五日則全周矣。五行既周。偏輕偏重。無不調適。是以疾無不去。易所云。七日來復者。以衝言也。衝者。天地自然之變。歲在壽星。而衝降星。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于衝午。故知南國賦王中厥目。皆以衝言也。七日者。與始事之日相衝。是以必變。病在人身。亦復如是。久而不愈者。服藥誤也。蓋醫能治疾。不能操起居之節。藥能去疾。不能扶元氣之衰。不幸品味偶乖。適足致病。不能愈病。故呂誨。廉希憲。皆以醫誤。實至理也。至于方士之藥。尤不可近。方士之藥。多主金石。金石爲物。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多端。如擇之不精。合之失宜。則粗礪燥爆。傷人醇醴。孫思邈云。藥勢有所偏出。令人藏氣不平。故郝處俊諫高宗。廉希憲規元祖。李東陽斥李廣。韓愈志李于。及邱處機去。輒添草。金盞貯鐵之喻。皆萬世炯戒。不可不慎。又且藥性燥烈。服之不已。必致性情下急。喜怒無常。其爲伏戎。尤不可測。唐之中葉。屢以此敗。臣民所不忍言也。天地之氣。正則通。偏則塞。人氣行則百脈皆平。故容體端翔。若岐斜跛倚。必氣有不貫也。養生家必端坐。蓋外體端翔。百脈亦平也。道家收視返聽。取金水內映也。蓋木有榮枯。火有生滅。惟金堅不耗。水流不窮。故養生者。取之。金鑠水涸。死期將至。故美色動魄。芳香悅魂。若遇道勝之士。皆下品也。辛醲二味。本乎金木。木主發生。酸則收斂。金主收斂。辛則發散。二味與

五行之性相反必乖養人者也必用其相反以伐病故不可多食也用藥處方皆劫去彼藏之氣以益此藏此藏既益彼藏稍虧矣比來漸悟一法如某藏偶傷則以稻米煮薄粥稍稷脫血爲滋味各如其藏用之俾米氣入藏爲養脫血引米入藏庶幾有益於此無損于彼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是其義也卦盡之年元氣已竭所以視息人世者飲食之氣所延爾如人雖無產業資本或爲工匠或爲傭作或爲胥役隨事取給尚可粗足衣食不至乏絕但不可奢用奢奢用而不乏絕者老而必衰者血氣也神明在人與日俱長不當衰也神明之衰嗜欲害之故有血氣未衰神明已衰者則知神明之衰不固血氣君子寡欲以養其神明百年期頤而清炯如故也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然以意觀之如一絕深之淵御常一躍而過非有甚難人苦負荷重擔不能輕舉跳躍所以艱難宛轉不勝其憊有道之士能使所負之擔遂歲減除至于老之既篤而此身輕矣輕則易於飛騰只如踰一絕澗一躍而過神志自如又如一片瑩淨之冰光明潤澈煥氣薄之消融而已纔有一綫未瑩卽有渣滓留著器中不能如彼消融物欲未淨愛戀相牽其狀何以異此否則負手曳杖逍遙行歌反席未安而沒又何留滯焉人有病革之時生平所爲不善歷歷自道世俗或以爲鬼責其說非也蓋不善之事平日常負疚于心特以神能守氣故秘于心者不以語人至于將死神氣欲離神不能控持其氣心所伏藏逐氣而出非有祟也所以平日收斂身心納諸義理爾時必不散亂也

釋志卷十四

經學篇第五十三

經者。因古聖之事。明先生之教者也。經者常也。尊卑上下。陰陽剛柔。天地常理也。民彝物則。典禮命討。人君常事也。善善惡惡。樂治憂亂。生人常心也。喪貶予奪。重內輕外。三代常法也。經曲常變。履中蹈和。物我常行也。常道明而人心正。常道行而才德全。故匡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也。易始靈懷。書首唐虞。詩紀文武之德。春秋東遷之後。禮之因革損益。雖百世可知。凡一經終始。皆天下大關鍵。非苟而已也。習學易矣。而思理淺俗。占筮煩瑣。淆十九師之旨。雜以焦京之學。否則察而不衷。以穿鑿皆正理。如未嘗學易也。習學禮矣。內心未清。外體未肅。否則品節度數雖詳。其心則馳。日暮人倦。不暇深思禮樂之意。如未嘗學禮也。習學書矣。有次淺狹。不能經遠。能經遠矣。不能精求帝王之心法。記問汎而不切。如未嘗學書也。習學詩矣。性情頗僻。詞氣暴慢。否則溫厚有餘。不斷以義。愛憎滑而不明。如未嘗學詩也。學春秋矣。諛之所伏。味而不見。意之所是。陷而不知。不能耐辭比事。以明大義。其所褒貶。無先主之法。以正其說。是非倖亂。下情犯上。紀綱反倒。散矣。如未嘗學春秋也。故曰。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或失則恩。或失則評。或失則吝。或失則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未可謂爲學之事也。易

之爲書。卦者。言人之有是事也。爻者。言人所居之位也。一事而六位殊焉。六位之中。剛柔各有所宜。吉凶悔吝。于此而生。事有定體。人有定位。吉凶有定象。此易所謂辭也。事以時而遷。人以位而異。吉凶以德而易。此易所謂變也。因事以觀其位。因人以觀其德。此易所謂占也。君子無事之時。常取易之所指辭者。習而玩之。使其理參然意中。知天下之事。千變萬態。而歸于一。如日月風雨。雷霆寒暑。有目所共覩。非杳冥不可見。又以漸相及。非一旦而至者。所謂觀象玩辭也。迨其身任事。中即知所以處是事者。合于某爻。則吉。合于某爻。則凶。或先凶後吉。或先吉後凶。擇其吉者從之。其不吉者。及其形之未成也。而急改之。則爲補過。爲知幾。所謂觀變玩占也。文中子以革之初九自處。此豈撲著布卦。而後謂之占乎。蓋于有定之中。求其無定。所以示天地之理。變動不居。而本來固有之性。稍放恣焉。未必不流于陷溺。一時偶值之險阻。非不可以人力濟者。于無定之中。求其有定。又以見天地之理。莫非生物爲心。而人事之險阻。皆其所自作。雖利害生于情僞之感。吉凶生于愛惡之攻。悔吝生于遠近之相取。而天地之心。自始至終。生生不已。生生之謂易也。知其無定。可以破窒礙之見。知其有定。可以絕支離之說。此學易之旨也。易所以異術數者。以其能補過也。既知其過。則改悔之心已動。從而補之。固易爲力。然不可無所依據。故聖人作易。示以吉凶。使知所趨避。而濟其智力所不及。即卦之象。可知已成之吉。凡行合乎象之吉者。即無不吉也。從而占之。可知將來之吉。凡動合乎占之吉者。亦無不吉也。蓋吉凶之相勝。非並立而相爲勝敗也。持正以操必勝之權。偶有不正。亦必力返于正。不可狃于安妥。凡事委棄。而自處不勝也。蓋世有必當任事之人。人有必當任事之時。當其位者。于是非相雜中。精求有是無非之理。于成敗欲分時。深思有成無敗之策。此乘時當位者事。不容諉諸他人也。內陽外陰曰泰。損上益下曰益。此舉之定體也。九五爲在上之大人。九二爲在下之大人。此人之定位也。所謂易之序也。常居而安之者也。位猶是位也。家人之象。則以五爲正位于外之男子。二爲正位于內之婦人。此因事而位易者也。體猶是體也。剝之六三。則與君子並受其禍。夫之上六。則惟小人獨當其禍。此因人而體易者也。所謂辭之變也。當樂而玩之者也。以正直之德。居君子之位。是謂人當其事。險難之事。濟以君子之德。是謂事得其人。皆所謂當位也。凡易曰位正當者。無不吉者也。君子而處小人之位。是謂人處其不當之位。是謂事得其不當之人。皆所謂不當位也。凡易曰位不當者。未有不凶者也。乾之上九。龍得亢矣。既知其亢。所不恐懼自抑損者。非易也。泰之六四。小人同心以陷正直。知其相陷。苟可維持善類。而不冒難立朝。使賢者有所依依。亦非易也。推此類言之。無其兆。則當戒懼于平日。有其兆。則亟補救於初幾。非但取微驗。而神明其術也。此易所以異術數也。易者。天地之吉凶也。以意說易。是謂以管窺天。未有能合天也。解說倒置。吉凶亦倒置。吉凶易位。趨避亦易位。是教人以陷阱爲坦途也。以門戶爲羅網也。其害更甚於無易。故易不可亂說也。二帝三王之世。多故對號令。奏對人主之前。號令方州之內。非明白坦易。則聽受奉行者弗曉。此立言之體也。唐虞三代。與人主圖治者。皆以見知統緒。生五百之期。積其誠敬忠懇。然後進說。故言皆本于道。道皆本于心。其敬天勤民。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類。莫非傳心之旨。孔子生于其後。又從而變其繁亂。窮微淨詞。

所存皆宏綱樞要。人主之執範。顯明簡約。而可舉行。雖字句奧衍。熟讀爾雅。無不昭晰。合而求之。一篇之旨。析而求之。一句之義。後人謹師之爾。詩之爲書。天子采之。諸侯貢之。太史藏之。取其成也。先王教澤行。其人皆得性情之正。以正遇正。則能成矣。先王教澤不行。則里風謠。大率流于放蕩。作者不能出乎性情之正。學者未能忘乎先王之思。以不正遇正。則亦能成矣。感乎正者。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廣教化。美風俗。其不正者。使人知流濁淫辟。傷善類。毀裂防檢。擾亂心術。弊鑿禮義之不可爲也。亦同歸于正矣。或教化雖不正。而先王餘澤未遠。斯人善善惡惡之心。不以汙上。反而自傷。疾今之事。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則亦足以正得失。勸天地。感鬼神也。孔子刪詩。凡無益之辭。削而不錄。餘則善者固載。惡者亦載。蓋詩也者。聖人以誠勸物者也。或以積而遂深。聲以滿而後發。是之謂誠。物爲誠所勸。莫不自固。是以讀之而喜躍。尋繹之而和平。移易性情。而不自知。不強人以不足。就其有餘者。而道達之。故有快心之樂。舞蹈之趣也。先有其德。而後從事于詩。則性天所動。時出不窮。德日新而用日廣。即使先無其德。但能潛心于詩。以俟性天之忽動。引伸以盡其致。亦能溫厚爾雅。恬愉深至。所遇皆亨嘉之境。所行皆坦蕩之途也。風者風也。哭而能入。披拂而可親也。賢人君子。知時之不能不變。而不忍其變之至此也。知舊俗必不可復。猶不能已于懷也。是以咨嗟詠歎。如風之興。以入也。雅者正也。聖人之言。聖人之事。天下所取正也。與下之人言。惟折和悅。以盡其情。告于先王。恭敬齊莊。以發其德。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人事之大。得失著焉。至于變雅。亦皆時政之大端。賢人君子。雖有憤世疾俗之情。而無反道悖義之指。循而行之。可以正身。推而廣之。可以正俗。是以謂之雅也。雅聲者。天地之正氣也。風則天地之噫氣也。幽王失政。正氣微而噫氣作。故王國之聲。雅降爲風也。頌者容也。三豎未順。其容慘慙。人物未康。其容黯澹。必也盡其精白之心。集其和平之音。使戾氣全消。民風盡樂。難念俱除。士習皆淳。而後爲學之所止。故以頌終焉。詩之美刺。何以必出于諷諭也。君尊于上。臣卑于下。諂諛則不可。直諫則近勝。故爾美謏惡。以諷刺之。至于幽厲之後。天下俗薄。人倫道喪。閭閻之內。鄉黨之閒。其恩禮皆不固。苟有忿恨。則棄絕之。不復溫厚。排側以相讎。論而求其改悔。以此推諸朝廷之上。諷刺之旨。當亦盡廢。不獨王業既微。史官失職。不能有所論載矣。孔子曰。我欲周道。幽厲傷之。猶以其詩存焉。故也。禮之爲書。聖人既竭心思焉。以物揆我。而無不會焉。以我始物。而無不曲盡焉。法之所禁者。大爲之防。義之所安者。事爲之制。故學其書者。有所可據。有所可守。據者。如行史之據文案。守者。如將校之守封疆也。修文而不修意。則王者之令日替。習儀以而道其本。則士大夫之習日偷。華實之辨亂於上。天下乖錯之氣。必結于下。美疇之物。竭于外。人心不正之端。必滋于內。聖賢教人。自周旋俯仰。灑掃應對。以至輔世長民。莫不以禮。而道禮可施。天下易治矣。傳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謂學禮也。故孟僖子知孔子。以正考父則銘卜之章。孟仲時。禮于楚。而郊廟之制。卒正于亥成。盧植學爲儒宗。而講授經法。蓋田呂氏。關中言禮者。所推一代皆稱其家範。蓋其爲業。文字繁多。原委綿遠。非可涉獵取名。必積數十年之功。而後綜其條貫。故其遺澤。不一二世而遠已也。君子按其器。識其物。存其數。立其文。具訓於蒙士。安知無一日。爲反本復始。盡用先王也。

哉。此王通所咨嗟而不忘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易之精微也。皆可循文知義。惟春秋不然。義隱于文中。指繁于事外。多于義畫。而無陰陽可見之體。詳于孔壁。而鮮俞弗相商之據。褒貶同美。刺而不若。四始之抑揚。法象同天地。而不若三禮之昭著。夫是以讀者茫然。指歸莫測。說者紛然。是非靡定也。春秋未作之前。國君惡先王之法。而去其籍。魯秉周禮。典文備物。史官有法。孔子因以成其書。以明周公之制。以盡天下之變。因與可以立功。就敗可以成。對日月可定曆數。朝聘可定禮樂。備列人道。以明天道。而褒貶予奪。適其中之一節爾。以可見之事。測不可見之心。使爲惡者無所逃。就已成之事。原其不得已之意。使爲善者有以自。然于其指。則好惡自公。是非自平。君父必愛其臣子。而天性不傷。臣子必不得罪於君父。而以疑似之道。義陷溺厥身也。討惡人以明道。非有憎于所討也。貶善人以明道。非備責善人。如世俗所云也。不賢之害道。人知惡之。必不與同行。賢而害道。惡人不知其害。反以爲道。必與同行矣。聖人憂之。是以雖善人猶有貶焉。實與而文不與也。若夫戰伐之事。所害尤多。是故春秋之法。雖善其偏戰。不若善其不戰。主客先後之閒。予奪見焉。今人去孔子遠矣。所可詳者。三家之傳也。經文太簡。庸得不據傳以通經乎。三傳之中。有例焉。有義焉。義例者。虛以待事。方以齊物。上下比以從宜者也。義例所在。不敢徇我見之私。而後與聖人無私之心。庶幾相遇于萬一。若不以義例裁之。一是自爲一事。非如銖銖而稱之。寸寸而度之。不惟無以合聖人之心。且恐緣是以誣聖人之言。三傳者。惛惛不敢誣聖。故不敢以私意亂聖法。一歸諸義與例。以自律焉。穀梁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此無他。遠蔽其明也。生乎後世。而測孔子。亦遠而無所見矣。先定其義與例。然後可揆度諸事。不定義例。概以己意測度。此游夏所不能。而況諸儒乎。雖三傳之中。亦多矛盾。要之各自爲義。以彰大順。因時制宜。皆足濟天下之務。學者深思詳記。以待施用。不必較量異同也。左氏發傳之體三。而爲例之情五。公羊穀梁。每持一義。更數十條。皆可相通。若一事自爲一義。善惡紛而取舍亂。深己自嚴者。側身躡步。猶恐陷于惡。言僞行僻者。假借依附。皆有以自託于善。其弊使賢者不能以功瑕過。不肖者得以逃遁轉徙于其閒。此大失春秋之旨者也。故宋神宗曰。春秋未易可通。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正謂此也。

文中子曰：聖人之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卽其所制之事而思之，究其興衰而勸戒之，明其邪正而是非之，過此三者，非所急也。故作史之法，吾必以班氏爲宗。所謂慎嚴其事，整齊其文也。讀史之法，吾必以呂氏爲宗。所云先謹體統，後求機括也。太史公作史記，盡抽金匱石室之書，而所據者尙齊、春秋、國語、世本、戰國、楚漢春秋爲書者，凡六，以六書爲幹，餘皆枝葉。班氏作書，自天漢以前，皆用史遷之文。此後則劉向、馬、商、揚、雄所撰，皆一代大儒，而後書可信也。後之作史者，當以國家實錄爲根柢，而輔以名臣奏疏、論議、禮官謚議。正人君子所通行狀，所表章人物，此皆信實可據之書也。他若野史之類，恐多不實，不可盡信。宜知辨焉。然實錄亦難言矣。唐太宗欲觀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從。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

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此日起居注即他日實錄是實錄有微詞也韓愈作順宗實錄當時謂其煩簡不當序事拙于取舍穆宗文宗皆詔史官增定而李漢蔣係皆愈婿也適在顯位故改作者難之章處厚遂別作數卷是實錄有二本也章惇蔡卞謂神宗實錄多誣遂加考問一時史官莫不貶責而攸等遂施改易是實錄有改本也明太祖實錄凡三修而後成焚其草焚中副本藏文淵閣是一代實錄未嘗與衆共見也凡疏留中者例不得登實錄所以謝鐸檢章輪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輪疏勸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力請于總裁竟不可得是實錄所不載者嘉謨嘉猷無從蒐羅以此觀之實錄焉可盡信邪行狀證議論表章之類爲文者既非六經古道紀事者亦非遷固大義如韓愈欲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李翱欲使富貴而功德不著者無復聲名于後貧賤而道德全者當使烜赫無窮其說善矣然文士之習未除則意見紛多臧否任意苟善惡之實纖微未當則含冤泉壤抱慙簡策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脫有存亡猶可互相參考脫有曲直亦可互相檢正今則一歸柱下此外無從附益故官卑而節高者概不表章往往失傳程子所以有循良寥落之歎也史家所重者經制也王隱述作多而經制少論者猶有憾焉李延壽之書司馬公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然則紀傳雖詳而典制太略亦缺陷也史有三事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回醜行故孫樵曰宰相升沈人于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于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繫死生權也蓋史官之權唐人猶毅然爭之宋則默然至胡銓論其失職者四一則人主不當觀史而記注必先進呈一失職也宜立麟頭之下不當遠在殿東隅二失職也獨立後殿不立前殿三失職也閤門以無班次拒之不得直前言事苟欲有言必常預展故往往屏退者多四失職也然則史官失職自宋始也作史之法當使帝王之道燦然可見天人之心通達無間定衆理之極勿使紛多令人靡所適從陳萬事之序勿使雜亂以誤人于常幾雖在亂世不善之事良多而秉道懷義不乏絕于時乃天地生生之機辰在剝落猶不訖斬記事者不可不爲綴緝也凡所論議經古今而明大略不得以私意感激自寫悻憤發抒意氣無關萬世大防也里巷傳說之事不可盡信必徵諸國家典章如信陵君答冠諸侯不過出游客之口本不殊里巷之言惟有高視仰興以爲徵則史家作傳不爲委巷此亦節目之大者也國惡有諱必徵其詞則不害義或旁有所見愈不嫌深隱其文蓋愈深而實愈彰則義不害矣不然爲官諱之野史傳之後世據野史而以小惡爲大惡則欲益反損矣恩怨之事雖若甚微然往往纖細必載蓋使後之君子敬小慎微有所忌憚不敢爲惡也若夫太史公爲三代世表詳略互陳其詳者用孔子作春秋紀年正時日月之義其略者用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亦多闕不可錄之義蓋史家凡例未有無所據于前一旦獨創者也史法以雅爲正不雅則誕妄嘲笑不知紀極史遷不載黃帝以上朱子不取南北二史甚譏其不雅也杜預曰左氏之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緣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然則史家所載但以治亂興衰及言行大節爲主此外行文之美不過先之以首事後之以終義錯以合異緣以辨理而已不屑屑爲前人作年譜家傳也此作史之法也一代之體有寬單一二事之最

不害其爲寬。一君之體在殿。雖一二事之寬。不害爲嚴。此統體之說也。國之盛衰。事之成敗。人之邪正。皆當于幾微。微似閒。察其所以然。此機括之說也。統體者。治事之法。察其偏勝與流弊。則可以立大中。機括者。補救之方。補救前史。則可懲後王。凡大端得失。載諸典冊者。忠佞奸貞。自不可掩。而是非之定論。亦灼然矣。與替邪正。坦然可見。而才智之增損。亦優然矣。不宜摘出篇中一義一句。以證其全體。翻其成案。此讀史之法也。若夫作史之弊。誠如劉居業所云者。史館之官。置局聯處。愛憎不一。筆削互爭。既不可兩存其說。又不可專用一家。勢必遷就其詞。爲二家駢駢。所以格天之業。遲疑于聚訟之管。應鶴之聲。寬假于彼我之懷。賦性仁厚者。常欲假人羽翼。學問深刻者。輒輕用其斧鉞。不能盡符五經之指。即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矢公矢信。而大指已乖。蓋失古人面目矣。況心志乎。古者天下之書。皆上太史。片言隻字。無不萃于石室。後世既入史館。而後求書天下。輒軒所至。幾何其不遺漏。縹緲所聚。幾何其不高閣。不幸行狀未通。後嗣頗微。縱欲蒐羅。無從可得。至于隱微之士。賦性孤潔。洗耳沈澗。尙恐不愜其意。安能致諸青簡。更有已往之代。文獻散佚。倘欲尋求。則非亡國之裔之事。而易姓改物者之事也。脫或淹久不收。罹風雨水火之災。而不可復具。則曰天子失官。不云筆振失守。此二蔽者。記載往代。所同病也。又敘述祖父之事。而與子孫共立于朝。褒貶予奪。易致怨謗。故魏收始有穢史之譏。後有回互之譏。又其甚者。身死之禍。可察也。且作史者。皆授指監修。而監修與史官。互相推避。莫適授簡。苟有愧心之事。必不令史官直斥。脫在疑似之間。必不以己受責。爲人受過。可知也。此二事者。纂修本代。所同病也。故史通四十九篇。史家要書也。又史有三長之語。至今以爲篤論云。

著述篇第五十五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不居作之名。不辭述之事。居作之名。亟于著種。非述也。辭述之事。忘于居業。亦非述也。聖人之心。不操而自存。賢人以下。操之而後存。著述之業。所以爲操存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聖人之情見乎辭。其大指準此而已矣。天之所重在生。故開導生人。使各正其性命。人之相治以位。故匡拂人君。使不失其常。君能愛人。而後可長守位也。故進于輔。居者。寬猛殊施。總之以德化爲先。利辟爲後。財之所在。人必趨之。故施諸命令。必以崇儉務農爲先。至不得已而禁民爲非。懸諸象魏。申以訓戒。皆使不陷于惡。古人著述之旨。莫非宣天地之化。匡人君之失。守位而愛民。理財而禁非也。舍是無所爲著述矣。是以取則天地。歸本皇極。輿樂法度。皆可昭然示人。森然發物。示人者。人共信之。發物者。物共尊之。秉公道。執大義。儼然受人尊己。而不爲泰。如水火焉。偶乏絕。一口。則無以爲生矣。存古之善政。使不墜。正風俗之衰。使不淫。匡帝王之統緒。使不亂。扶經訓之微。使不晦。中先師之指。使不惑。明制作之本。使不失。恐人心不明。寡見無卓。參伍辯難。使義理有所歸。不得辭擱。尋之。闢異端之塞路。使邪如也。取聖賢遺書。析而解之。雖有苦難深隱之旨。莫不求諸平易簡直。言其常也。所以明天下之有義。言其變也。所以明天下之有權。以吾言代爲之說。以吾義代爲之宜。而後經緯不爽。踐履皆實。奉諸著書。明治亂之原。詳得失之故。以備輔展。

之觀省。稱引典故。必原始要終。以類相從。年經月緯。珠貫而絲組之。千載而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俾斯人學之不勞。求之有得。則非談說之助。而賢人之業矣。不敢論上者。君子之義也。不肯危身者。君子之智也。有忠之言。君子不作。不俟作之。而微其詞。以避患也。所以政治雖惡。而暴強之俗。有聖賢之言。以約束之。則不敢放恣。所謂五經之館。六藝之喉。皆也。鄭衍莊周。皆聖人而撓世事。以爲號令。則不雅。以爲章奏。則不法。以道風俗。則必謂之猖狂。不可訓也。墨翟。許行。辭刻雕奇。好獨行。以自異。貴儉則忘禮。兼愛則忘親。不明天下國家之權衡。不可訓也。蘇秦。張儀。逢迎人主之意。揣摩敵國之情。擇國將其才智。而不以君國爲事。苟得車騎輜重。擬于王者。則幸矣。此傾危之說。不可訓也。惠施。鄧析。其心甚察。而不順于理。其言甚甘。而不適于事。放諸六合之外。使人憊恍驚顧。崇其所善。隱其所蔽。乘人之不習。而恣其妄。不可訓也。申韓。執斯。謹持法令。必行賞罰。謂厲嚴峻。則政化開。布恩賞。則政化寒。使親戚故舊。不相假貸。視民如牛羊。而用之日親。譬劍者。自利而極。物者。窮己道之好。而治之盡。不可訓也。老子之說。勝駘以長。持盈以謹。爲君爲相。亦有用以致治。然其所志。一切柔退。自處清淨。相尙去聖聖智。專務無爲。而失聖賢居敬勞謙之道。不可訓也。呂覽。淮南。依阿世俗之好。附會禮義之迹。所言皆文。而遠于信。所舉皆典。而遠于經。博辯詭詞。美沒無歸。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可訓也。王弼。何晏。放曠之說。以心與迹爲二。則迹之所安。不顧其心。以道與事殊。則事之所趨。不問其道。禮樂法度。別爲名教之區。而不必用以治天下。視聽言動。舉非此身所急。而不必用以檢其身。所以其身其世。皆受其害。不可訓也。傅注之家。雖本六藝。然而便詞巧說。破壞形體。幼童守一藝。白首然後能言。文繁而用寡。不可不擇也。史籍之書。彌綸天下之務。錯綜古今之事。以多知故難。多愛故貴。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自昔病之。不獨今也。且自唐以後。其爲書也。率爲小人宜改。許敬宗。改貞觀之舊。蔡下。削元祐之籍。秦檜。焚建炎之草。以此推之。僞說滋多。不令人心。不用聖法。不可不擇也。聖賢之書。義所當爲之事。事所當爲之義。名以命之。詞以達之。不愆其名。不沒其實。無失其倫而已矣。舉世不好。毅然爲之。雖悅之者少。味之者多。鄭子仕路。檢括于當途。而爲之不極也。世味不濃。胸次不狹。好惡有常。稱道不亂。無聲色貨利之好。無車馬遊畋之煩。無仕宦朝參之累。無鄙情貨行之玷。無浮屠老子之耽。廉靖樂道。不交世俗。專積思于經術。言其所志。不言所未志。言其所行。不言所未行。此著述之人也。

文章篇第五十六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告。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者能銘。皆可以爲大夫。鄙陋無文者。君子所羞也。然文章之士。易爲虛華。以天下國家爲說者。不過託諸空言。以窮神知化爲說者。往往涉於玄虛。其餘雕蟲。刻蠹。無足取。故聖人以良之爲實。加乎離之明照。而著文明以止之義。所以節其繁。擷不以奇淫。薄士君子之心也。黃之六爻。文所取。則位之高下。年之蚤暮。其象皆具焉。初九者。位之卑而年之稚也。自貴于下。不求衆見。發光匿采。使人不得窺其際。有舍車而徒之象。文之始也。由是而往。則自內達外。從己及人之象。六二下位之主也。主持文柄于下者。當率其時類。相與洗滌昏瞶。使文明之美。宣映天下。若但私己自

施則胸次激昂，亦不得謂文矣。九三之位漸尊，是大臣表儀朝端，對揚休命，操持衡鑒，風化天下者也。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會，出無聲之境，所謂以潤澤光天下也。又恐近于淺近，則爲日長之難，故以久道進之。六四近君者也，近君之人，不第以文采爲工，人望之貴如矣，自處豐饒如也，而求下位之賢，相助爲理，則文章之事，不必自我優爲，而應務有餘矣。六五者，人君之文也，人君之文，與臣下不同，不思不極，文章之觀，又以敦本尚質爲得其體，值人出于至誠，行道本于人情，自作元命，延利萬世，帝王之文也，上九者，位之極年之者也，不與後進之士，矜其聲貌，反本還朴，歸于無色，猶夫山之高大，不遺土石爲質，然而煙雲萬狀，潤澤千里，蓋以義理宏深，識力堅定，是非明確，成敗周知，所以爲文，不在光耀，而在篤實，故曰：上九自負無咎也。君子有賢人之德，而位在人下，無所施其才智，于以修潔其身，洗滌其心，有賢人之德，而位在人上，內順外通，通萬物之理，于以徵諸威儀，發諸事業，誠在中者，氣自和，德之盛者，器必重，內之文也，敬之所在，必將以禮禮之，所行，必有其物，外之文也，至精則光采四照，至粹則溫潤可親，文之至者也。君子爲文，仁人之心也，智士之用也，言之所是，後人因之，可以治安天下，言之所非，後人引之，可以判斷大獄，其盛大也，若天地之發生，茂育無不遂也，其蘊蓄也，若萬物之收斂，歸藏無不密也，文以相錯，而或失也，多智而難，惟君子能不雜文以悅人，則近于佞，以勝人，則近于藝，惟君子能不佞與不藝也，君子者，四德具焉者也，憂世以爲心，善世以爲法，扶世以爲儀，導世以爲則，懲惡乎懼人之不聞道也，惻惻乎其與人以生也，皇皇焉其拯人于危險也，望望焉其思古而復也，是憂世之心也，彌綸天地之道，考鏡得失之林，志在春秋，行在尚書，節族明而統紀詳，是善世之法也，以正人心爲本，以廣教化爲務，諄切豈弟，如臨臨之，裁成乎物，是扶世之儀也，操乎其益人也，懷乎其益己也，非井乎其有終始本末也，昭乎其繼天立極也，是道世之則也，小人反是，縱橫滑澤，而不由中，慊色淫志，而不入道，希通藉贖，而不顧實，旁引輒乘，而不徵義，爲害而已矣，尊四德，屏四害，爲文之善者也，文章之發，可稱于天下，不可進于人主之前，不足言文也，與王之治，有可訓法者，亡國之政，有可教敗者，君子爲之，盡已而極，慮焉，水行者表深，陳其失道，所以表深也，助顯者表禽，示以良法，所以表禽也，辯論義理，析而精之，以進于所尊，禁于未然，助之補過，可以取泰于否，易昏以明，亦足當忠臣之諫矣，即器物而銘之，切而不指，勸而不怒，有恐懼之心焉，亦足當夜諷之職矣，章奏對答，所以垂法嗣也，反復開導之端，見諸說中，溫柔敦厚之氣，溢諸言外，所言萬世之害也，得其說而反之，即萬世之利也，是以文之善者，五禮資之成象，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讀之端莊，味之和平，道義之心，油然而生矣，其不善者，視之則芬葩，按之則澆漫，讀之而躁競，味之而傾側，非辟之心，勃然起矣，好異者，識不周也，好博者，理未富也，好新者，聞未融也，好難者，趨未定也，好侈者，守未卓也，若夫賦詞賦志，惜心蕩耳，仁義微焉，法度漏焉，連篇累牘，無尺寸之用，譬指虛囿以求樂，張敝羅而弋鳥，有損無益者，聖王所禁也，文可懸國門，不可進編房，君子不爲也，昔之爲文者衆矣，吾安所取正乎，屈原有取焉，離騷側切，但不能自己之意，有以增三綱五常之重也，陸大夫有取焉，奉詔著書，明乎秦所以失，漢所以得，文武並用，長治久安之術，班固贊高祖，與蕭何律令，張

齊章程並稱也，賈誼有取焉，深謀遠慮，異世舉而行之，可以弭天下大患，陸贄有取焉，武夫悍卒，得其一言，作忠勇之氣，而濟人主于艱難，董仲舒有取焉，明王道，述禮樂，使後學有所統壹，徐幹有取焉，治心養性，能不悖于理，其得于內者，又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其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劉向有取焉，說苑可以輔教也，韓愈有取焉，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隄防末流，反刻以模，削僞以真也，陶徵士有取焉，馳說之情，道鄙吝之意，消亦有功于風世也，至道與贊，論天下利害，未始之事，有如數往，斯其尤善者，與天地之氣，發而爲聲者，如雷與風，皆能入人之耳，而感於其心，故震之象曰：恐懼修省，罷之象曰：中命行事，皆言威也，然風雷不可狎處，其于人爲有聞，又風雷之聲，激而爲怒，而多恐，故常不足于和，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之得人而感聲者，可以旦夕相親，又且奮動由人，調適由人，疾徐廉肉，可以悠然意會，裁制成節，故物之感助人心，莫善于樂，而感人以和者，亦莫善于樂也，雖有樂之感人者，有人之感樂者，其爲感則一也，然樂工不能言其故，惟通識之士，能言之，詩也者，通識之士，所以寄其情思也，故樂之失傳，不能不繼以詩，其聲響若相嗣也，荀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昔人論詩，或取詞旨清綺，英華灼燦，故有曹劉古拙，鮑照義皇以上之說，或以思致幽雅，聲調哀澹爲工，故有謂窮然後工者，其于中聲，不猶遠乎，夫中聲者，風雅頌之謂也，凡性情之正，感人之深者，皆是也，故爲詩者，大之以廣教化，厚人倫，變豐祇，告幽眇，徵國祚存亡，辨人事得失，使閭里風俗，由以達上，聖賢情志，由以格天，世態變遷，由以傳後，其次則目前得侶之人，晨出夜歸之事，有觸即至之心，道適而吟，已事而思，俾陰陽寒暑，四時之候不同，而同歸于和，勞苦愉逸，終歲之事不同，而同歸于泰，山林泉壑，衣袂劍佩，所接之人不同，而同歸于交遊而事使，然後足嗣中聲，而不淫于五降以下也，若多述典故，極意柔靡，敷陳采章，雕琢胸臆，較量清濁，與世俗未流，於其失得，皆詩之陋習也。

釋志卷十五

雜說第五十七

天地之氣，先有象而後有數。然有象則必有數也。其始陰陽耳。既有老少之象，必有奇偶之數。故昔人之論，即不出洛陽不負圖，但有義焉神智，亦必因氣測象。因象識數矣。天地有必然之象數，是以形于物體，而爲圖書。人事有必然之吉凶，是以雖枯槁朽莖，亦具微兆。聖賢者，能于人事所在，清明凝聚，以天地之心觀之，必因義理以知得失，因得失以知吉凶。不待揲蓍灼龜，而後知之。亦由夫氣必有象，象必有數也。洛陽之法，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皆取于星者也。星麗于天，天體圓，故在天成象者皆圓圓者合三而成以爲規也。居民之法，畫爲九州，竝爲九區，皆取于土者也。土附于地，地體方，故在地成形者皆方。方者，據四而成以爲矩也。故觀于地，可得治天下之法。立法有定，而治道行，觀于天，可得人物所以生之性。象覆無私，而人物乃生也。氣本虛也，動靜相感，不能不聚爲形。有形必有對待，其對待者，必相反者也。虛實聚散其名也。愛惡屈伸其情也。男女少長其形也。皆相反之謂也。此相反之理，滯于物情，必不能通。遂有相與爲仇者，合乎太極，未有不通者。此之相反非私也。性命各正，不可假借。故動植智慧賢否，各正之性命也。此之相通，亦非私也。合而成能，離則兩傷。君臣相須，文武竝用，不可偏廢者也。其相反也，非兩無以見一，是非竝立，而後具是者見。君子小人竝立，而後君子見也。其相通也，幽明之故，治亂之

釋志 卷十五

三〇一

釋志 卷十五

三〇二

幾，無不相召焉。人身思慮一動，即默授于氣。凡同有是氣者，即能感通。故人心隱微之事，鬼神或能知之。此幽明之相召也。又如密室焚香，煙氣結，風無由入，煙無由出，出入之戶盡啟，風通而煙徐散矣。故至治之世，有風動之象者，正氣通而邪氣屏也。此治亂之相召也。天地之間，凡成形者，皆依于氣。故以氣爲聚散。若未形者，何所依？惟以道爲依歸耳。氣之聚散，絕不可恃。此不俟深求也。未定之事，惟其無可倚。故君子所爲，皆依諸道，有以自信，亦有以自立。其盛衰得失，亦不受制于氣也。水火木金土形也，相爲代謝，則氣也。故有醞釀凝聚，亦有解散渙釋。雖貞下起元，其來不窮，而乘權者進，謝事者退，亦且夕不可留也。仁義禮智，則道也。常在天地之間，人之歲月有限，故道常爲主，人常爲客。以道觀人，如逆旅主人之觀過客，以人觀道，如舟行江湖，指點山崎之名也。君子于不可留之中，知其可久之道，故無形之道，確然見其有形，而事事皆取法焉。如陰陽交而爲泰，泰也者，地在天上也。以形言之，無地在天上之理。蓋言所交者氣也。氣交錯，故凡屬氣者皆交錯。五行之運，陰陽相間是也。形有定，故凡屬形者皆有定。五行之序，先無質而後有質是也。觀乾坤六子之德，而天下之事，皆知所處矣。陽之爲用，有動，有陷，有止，以往任天下事爲動，所如不合爲陷，安其所不遷爲止。此皆乾之健德。三子各有其一也。陰之爲用，有入，有麗，有悅。感之于微爲人，相依成體爲麗，相和爲心爲悅。此皆坤之順德。三女各有其一也。六子用而乾坤不用，故老者退休，少壯致力，必也坤猶半用，乾全不用，其不用也，正所以尊之也。石有花，水有溫，物理之相錯也。火待用而後有體，水有體則有用，陰陽動靜之別也。水火用氣，故常爲神所寓。金木成質，故常爲形體所託。有無虛實之理象焉。一身之中，用不必偶，體必有偶。用不必偶，故輕重有時，道之所謂權也。體必有偶，故輕重低昂，持平不爽，道之所謂經也。陰克陽，陽不克陰，水克火，火不克水，小人害君子，君子不害小人，故君子有恥則諱之，有怨則忘之，厚施而無報，不以爲怪也。君子處小人中，固爲逆境，小人處君子中，亦爲逆境。君子處君子中，固爲順境，小人處小人中，亦爲順境。以此觀之，順逆二境，不足定人之高下，各乘其時而已矣。凡陰陰氣而生者，得陰時則興，失陰時則廢。陽陽氣而生者，得陽時則興，失陽時則廢。然而妖鳥夜鳴，不擇四序，龍驤變化，其形體，亦受制于氣。故不能無雲而御天，惟德則不可罔也。以此觀之，有節制者，賢于無節制矣。日者至陽之精，正陽之氣，故一晝夜之行，不贏不縮，與周天之數適相當。月與陽爲偶，而義不可抗，故暫合而即離。最遠而光始全也。又不可不受質于日，故既遠而復合。君臣之禮，夫婦之節，于此乎取之。邵子：天下治亂，地氣南北之語，即易所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也。蓋自復至夬，自北行南者也。所行皆東南發生之位，發生者順也。故天下之治由之，自姤之剝，自南行北者也。所行皆西北剝落之位，剝落者逆也。故天下之亂由之，律之生亦然。黃鐘至中呂皆下生，下生者順也。自子至巳之律，也。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上生者逆也。自午至亥之律也。下生者皆三生二，有數往之義。上生者皆三生四，有知來之義也。人之真火，生于至陰中，養生者，取爲金丹之祖，以生生不已之機在是也。天地之氣亦然。冬至一陽，生于純陰中，生生之機亦在是。故治曆者，取冬至爲曆元，義本乎此。而周公以治曆明時，取象澤中之火，亦此義也。古者，啓蟄而郊，龍見而郊，始殺而嘗，閉蟄而蒸，視事之節候，于草木昆蟲取之，取之

釋志 卷十五

三〇三

地也。日中星為東作。日永星為南訛。宵中星為西成。日短星為昴易。農事之節候。于日月星辰取之。天之農事。屬陽。地之農事。屬陰也。審星之典。常以二分之月。舉之。其義何也。蓋二分之月。律則夾鍾南呂。天地和聲也。審星之中。天地和氣也。昏之中星。為火元枵。子午正位也。日度所躔。為星耀。皆之次。黃赤二道。交會之舍也。庚季才曰。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于此時致祭。所以為中正之德。和平之心也。敬其事。則命以始。格以衷。則取其中。先王命祀之義也。二氣五行之理。凝而注者。為精。虛而運者。為氣。精氣結而為人。故在人之身者。無不以二五紀數。體有左右。性有剛柔。此以二紀者也。體則五官者是。性則五常者是。此以五紀者也。二五之分。本乎太極。故天下之道。皆貴于一。體有四。而心惟一。形有四。支而元首惟一。此以一紀者也。天下之道。統于三才。人之一身。知行有三等。性有三品。達德有三。少壯至老。其候亦三。此以三紀者也。在人者。不外乎一。三之。二之。五之。而其道總歸于一。為物者。其類有萬。其形其性。又不可悉數。如蟲有百足。鰓有九頭也。故人常取少。物常取多。取少者。儉而易足。取多者。貪而無厭。少者貴而多者賤。自然之數也。君子貴其所貴。小人反其所貴。亦自然之數也。且一之。三之。二之。五之。終古固存。天下之常道也。人物所由以生也。萬物之終始也。物不可終始。是以必變。離散。死亡。變化。皆變之屬也。常則生生存存。變則離散。死亡。變化。君子樂其常而哀其變。達其變而守其常。小人喜談變異。好易與常。故君子不朽于天地之間。小人身未死而質已喪矣。遂多與變。人而物者也。協一處常。人而聖者也。聖不違人。遠于聖者。非人也。直物焉爾。天地萬物之理。人皆乘其不常者。以為有。而欲指其既有者。為有。亦甚愚矣。人特道其已變者。為無窮。而日乘其無窮者。以入變。不及知矣。故古今之事。必非以為無常者。所能善。亦非守其不變者。所能宜。君子所以貴聞道也。道之可率由者。莫如先王之理。而先王之理。又或病于承用之未精。天下最陋難者。莫如人情之至。而人情之至。又或累于事勢之已成。故君子持論。不惑于善惡既分之後。而謹諸未分之前。不辨于已然。而辨于將然。委曲以善。此一事。亦無害于他事者。是君子論道之苦心也。物之生也。彼物將盡。而後此物乃盛。錢幣以佐金粟。琮璜以代陶匏。二物之相濟。皆一物之消息也。物之盡也。氣運消耗之。而後人事乃順好之。山澤之利。口減于一。禽獸草木之生。歲微于一。歲然後王者之苛政作焉。人事之更張。即物理之盈縮也。治平之世。日月光華。風雨時若。寒暑不愆。人生其時。所稟皆天地正氣。故為善者多。衰微之世。寒暑失節。雨暘愆伏。日月薄蝕。人生其時。所稟皆天地戾氣。故為惡者多。自古治世少。亂世多。故正氣少。邪氣多。君子少。小人多。蓋理一氣分。理弱氣強。氣分力強。則理不能盡御乎氣。氣亦不受控御于理。故聖父不能得于子。聖君不能得于臣也。今以一父生數子。其狀貌不必盡同。此理一氣殊之徵也。形既殊矣。氣亦如是。理之各異者。亦復為氣所困。而不同。如其面。周公康叔與管蔡同生。食我越椒。乃子文叔向之繼體。此理與氣為之也。日之方中。萬物盡現。既昏之後。月光猶皎。星河亦繁。氣之正而精自明也。若隱隱之陰。淫淫之晦。日月無光。即晚交作。山川皆前不見。氣之邪而精為掩也。人心亦猶是。氣不昏邪。則羣私退伏。所以思慮精深。志意皎潔。而成其為聖賢。衛武公九十以上。猶為睿聖。如日雖向晦。而星月昭然也。私欲為其外。私意為其中。自有此。自有此。正氣微而邪氣

盛。少壯之時。智慧昏竭。語言顛倒。如八九十者。以此主持天下事。能不悖謬乎。又或明于此而闇于彼。仁于此而刻于彼。皆由邪氣充塞。正氣底滯。故精不貫。故知不周。如陰虛既甚。雖晝猶昏。開有日光。下瀾鬱閉。非離離之體也。且氣之邪者。無不返正。非有物驅除而後正也。天地之氣。自有開闢。一闢一闢。可以反骨。濁為清明。所以為萬古無長夜之憂。故掩翳以氣。掃除亦以氣。人有終日無事。似乎溫粹純雅。一旦有事。不免躁急。氣未平也。與人爭論。始而循理。終則尚氣。此氣之驟盛。亦不盡由心也。所以然者。心猶放也。故聖賢之學。務在養心。假令一日之中。嗜欲分數多于義理。則氣反為主。而神明皆聽命焉。氣之屬者。必引其心而之。氣之類者。必引其心而之。故心之養也。必以氣平為驗。氣之平也。必以養心為功。心無失養。正氣自復。正氣既復。而掃除廓清之力大矣。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凡天下之理。莫不有參伍錯綜也。既有參伍錯綜。必非空虛之謂。譬諸一日之程。吉行五十。師行三十。必不可無聚落。有聚落。則不可不隸城邑。有城邑。則不可無君長。有君長。則不可無賞罰。有地無人。則虎豹豺狼。居焉。有人無政。則僇暴搏噬。起焉。聚落相接。君長相比。賞罰相御。則人安其生。聚落寧寧。君長星離。賞罰無所係屬。則人不安其生。由此觀之。人物相生相養。皆有取于參伍錯綜者也。謂之空虛。則是無參伍錯綜也。彼異端之學。與聖賢殊者。虛實之開。爾其為說也。借鑒與于鬼神。而誇人以信從。若舍鬼神而為言。人無信從者矣。天地之開。皆理也。以事舉之。不遺一事。以物舉之。不遺一物。求以文字口說。止覺其虛。試諸躬行。或星乾坤之氣。下成男女。皆理之充塞。無不實也。充塞人之前後左右。皆氣也。而可見者。為土。充塞舟之前後左右。皆氣也。其可見者。為水。充塞人之前後左右。皆理也。其可見者。為事。氣密而固。故能成形。日月行空中而不墜也。理密而固。故能御氣。龍有四德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也。聖人制作。充滿天地。皆實理也。人之學之。不憂其不備也。一切舍此。而求助鬼神。皆本忘實。先儒此諸投界之三。良有以也。凡為學者。非以為文也。為窮而不困。變而不衰。知禍福之原。而心不惑。去情欲之私。而智不昏。使藏于心者。方正宏闊。不狹小幽暗也。人但見其所見。不能見所不見。通其所及。不能通所未及。與言虛谷之危。不覺其掉且栗。行乎虛谷。未有不掉栗者也。與言波濤之決。不覺其阻且卻。行乎術決。未有不卻阻者也。與言歧路之惑。不信其迷且陷。行乎歧路。未有不迷或陷溺者也。故學不貴知而貴行。行則夷險淺深。備見之矣。無其實而有其說。若潢汙之生苔蘚也。其澤枯者。所生亦枯矣。學有不如意者。三處僻陋之鄉。寡典冊之文。一也。或以窮而廢業。或以事而廢業。二也。制于時勢相阻。限于資稟不逮。三也。過此以往。未有不可學者也。學以力行為上。論說次之。力行者。道義之室。虛論說者。經籍之傳舍也。室虛而傳舍也。虛虛而傳舍也。虛虛而傳舍也。不可由我思也。洞犀象者。非治中之鐵。磨礪之力也。成礪象者。非清中之水。磨礪之功也。語人曰。吾片晷而趨千里。誰能杜吾口。捫吾舌。屏吾膝。窒吾環。凡論說亦猶是也。即之以輪。按之以次。舍則百里之遠。猶必窮日追尋。然後至。力行者。乃學問之輪。雖次舍也。詎可誣乎。進而不已。埽可成丘。琢而益精。璞可為寶。百川學海。水之志也。昆崙嶺之水。不朝夕至海也。于崑崙日。木之才也。但採之松

新甫之柏，非一寒一暑所敗也，善不可留，惡不可去，成不可就，以己之勤，當人之敏，何論說之有哉？學術有正偽，事功有是非，因其所明，通其所未明，求其合于義者，而後為真，是其所應有，求其所本，有誠其義所由然，而後為真知，彼俗學之知，則有二蔽，見古人之一端，不觀其全，自是不輟，因以上溯知學之說，而誤以記問也，知善之說，而誤以小道也，知道之說，而誤以玄虛也，知中之說，而誤以閑媚也，知鬼神之說，而誤以幽渺也，此如易所謂童觀者，童子之觀大人，觀其車服儀從，不能有所取益也，俗學之蔽，童觀之謂也，理在天地，察然畢陳，聖人舉以示人，即不為人而有言，理固在人心也，小智之士，見道不明，知人亦昧，指天下之聞人，誤以為聖賢，而謂理所從出，或慕為執權，或倚其門牆，此易所謂闕觀也，女子隨牖而闕觀，中閭醜行也，俗學之蔽，闕觀之謂也，聖人之理，人物皆得所安，所安者，人物之性也，各得所安，所以盡人物之性也，人物皆盡，而理始全，求諸所安，而人物之性始盡，至于盡性，始可言有其知也，然講求義理，要當以我為權衡，我之權衡止十銖，加以十有餘銖，悅然不可校也，聽人議論，有千百乎我者，若悅然難校，全于我無益也，張子為學，既得于心，猶必授之詞章，以自證，既能成詞，然後舉以斷事，既斷事，然後所得益沛然，若此，疑于不敏，要之以我為權衡，稍有未備，不敢自欺欺人，是以跬步所至，必求確實也，凡學所以去蔽也，至于義精仁熟，而後蔽可盡去，又必省察克治，以去本原之蔽，而後隨事之蔽，可盡去也，聖賢所謂蔽者，非昧之謂，聰明才辯，其蔽更大，其蔽更深，以假借為學者，能去假借之蔽，不能去真切之蔽，以纖悉為學者，能去纖悉之蔽，不能去廣大之蔽，凡人之蔽，生于矜氣與淨念，凡矜氣可見之功，皆矜氣也，凡身世不急之務，皆淨念也，矜氣未除，交臂而失師友之益，不能自反也，淨念已盈，終身不窺聖賢之門，不知自責也，勿以偏人自足，失所取衷，勿以片善自譽，張其節，勿以求名太急，佐以捷得之術，勿以虛名求達于人，使操虛名以應吾之求者，得常據吾勝也，放言止于行，矜行止于禮，矜氣淨念，為之頓盡，則蔽去而明全矣，言之及此，敢自恥其不敏乎，凡人所以見稱于世者，非一事之行，一曲之事，遂赫然稱之也，庶事之得，一事之表也，此人之心，彼人之符也，其稱之以此，其信之不以，此信其所習見也，信其所常聞也，因前事，卜後事，徵前事，審一樹而知一鼎之味，非信其一樹也，窺一斑而識全體之豹，非信其一斑也，信一事而昧其餘者，不知人者也，矜一得而忽其餘者，不自知者也，君子不貴赫赫之名，不求多能之事，其有名也，與無名也，若浮雲之過也，人無不當學者，而居官之人，為尤急，蓋應天下之事，不可無學，勝嗜欲之私，不可無學，居官之人，其事至也繁矣，其物交也衆矣，凡治亂興衰，天人物事，皆事變之目也，凡飲食起居，交遊玩好，皆嗜欲之助也，事變紛而難御，嗜欲盛而難平，是以須學最急也，有剛強之力，而後能守道，有勇猛之氣，而後能遷善，日進其德，日堅其志，而後可云謹言慎行也，不進不堅，何謹慎之有哉，土木之偶而已矣，凡有利必貪，有勢必慕，有寵必遷，有折必沮，皆土木之流也，聖賢教人，教以精義，教以守約，約必本于精，精必由于博，不博難與更事，不精難與論理，不要難以服行，皆居官之累也，且不精則病在腐難，紛而不貫，常以多自愚，不約則難于檢察，華而不實，常以偽自眩，聖賢于此，不使因循而取給，處難，因處難而自選檢察，五常者，學之最約者也，道心者，學之最精者也，

也，以此為學，可以出而仕矣，性有定體者也，時有不善，反乎定體者也，人之所為，非天所生也，孔子相近相遠之說，其情最明，孟子獨言性善，是最近上一層語，為中人以上言之，不可以語中人以下，所以不免爭辯也，若告子之說，則難通何也，孔子言性言智，明是兩途，一途是性，一途是智，若秦越之不相及也，告子曰無分，混性智而一之，使為惡之習，可以誦性，是難通也，又以知覺運動為性，性者理也，知覺云者氣也，以氣為理，則視天下之理，皆不殊乎氣，子孝臣忠，皆一時知覺運動所為，偶爾如此，非復自然之理，是商臣之惡，乃有生之氣，勃然而起，不問何人，皆可概施，比干之忠，亦乘乎氣之所之，延頸受刑，與荆軻屠雞同耳，又以食色為性，夫甘食悅色，雖有同情，而禮與非禮，一庸人辨之，稍知自好者，何不食非禮之食，悅非禮之色，正當舉此以徵性善，奈何舉此以徵不善邪，且云，事親從兄，皆外親為之，非中心所安，此末世做俗，安可舉以論理，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誠有之矣，然皆積惡之家，無道之世，習俗使然，未聞孝友之門，治平之年，人之無良，至于此也，凡此諸說，皆未完備，皆未確實，至于完備確實，必歸正理，此正理所以能伏邪說也，古今論性有三說，質樸謂性，是一說也，性者嘉名也，與命同稱，成善以繼，則質樸之說非也，善惡並存，是一說也，五穀者種之美，糠粃不可云穀，矧黃稗乎，則粒存之說非也，惟三品之說，猶為近之，故韓子亦從焉，然越極揚食我之流，豈乳哺之中，即欲食其父母，若身視乎，亦不然矣，及其既有知識，生長富貴之家，親師友日少，所與遊者，莫非便辟側媚，是以日遠乎正，馳騁猖狂，而不自知，若在農野之子，歲不至如彼所為，此正習之所成，豈可歸惡于性邪，孟子之指，如天道福善禍淫，而言天德者，則曰，淫者禍之，亦所以福善也，人君賞善罰惡，而言君德者，則曰，其罰惡也，亦所以勸善也，不惟理不外是，而禍福亦在其中，告子則曰，意在禍淫，故其福善也少，意在罰惡，故其賞善也少，不惟語不可訓，且誣天誣君也，其人正勝邪者，持論常為正立說，其人邪勝正者，持論常為邪立說，其故何也，亦以蔽于所習也，人之生世，有自然之樂，乘太和之氣，而受百年為己分，親戚相愛，鄉里相保，君臣相求，物產相資，雖在貧賤隱約，皆可安坐而終，此一樂也，致知窮理，使天下之大，無物不能明照，其知照處，其行履處，存理去欲，使心皆盡，天機自暢，其迥然而適者，亦不知其自來，此一樂也，以吾之一身，納諸天下中，不見有可自多者，悠然有餘之意，受天下之抱取，亦不見有所不足，故可不染一物，亦可兼收萬物，更無參差異同，以生其低昂，此一樂也，人世憂樂之故，亦難言矣，口體之養，升沈之勢，其為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又或拘繫維持，四方雖曠，燈燭靡窮，否則志大願廣，雖役御萬物，猶快快不稱其心，此庸人之憂，君子不屑也，楚王登臨臺榭，而望荆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此忘國之樂，君子不為也，嵇阮竹林之游，劉畢芳樽之友，地雖莊門，排登李室，列一身之樂，遺天下之憂，君子亦不取，此其人何足與言憂樂之正哉，其在賢士之列者，公侯卿士，既以任大投艱，不獲兼山雌之適，天屬至親，又以劬勞鞠育，而無所辭其悲憫，在位者刑泥丘園，增其憤歎，感時者垢俗仁人，抱其咨嗟，此其憂者得性情之正者也，顏氏之子，操觚與箴，竹參歌聲，若出金石，天下國家之事，求其辭之不得，夫既已辭之矣，一丘一壑，恐其顧之不遑，夫既已遑之矣，然則有與為樂，顧不樂乎，此其樂亦得性情之正者也，知濁世不可居人

而娛也。故薄遊于長途。又不可忘機而處也。復察義于幾變。又恐爲人所窺。故植大節以莊格。又恐至于已甚。故易剛直爲柔順。此後復變樂之際。而賢不善之目。未知所以自處也。雖然。君子爲己不重。爲物不輕。天下皆憂。豈能獨樂。天下已泰。聖人猶憂。如是憂樂相尋。何無已也。必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得聖賢之心乎。處事之法。有常用天道者。有常用人道者。親疏定于有生。此天道也。尊卑定于有位。此人道也。人道勝則重尊卑。天道勝則重親疏。朝廷以爵序。鄉閭以齒序。家庭以服序。即天人之義。處事之則也。天道勝者。以天性爲重。義理次之。故君子辟內難。人道勝者。義理所在。不得不抑其天性。故君子大義滅親也。若天性必不可已。則當去人從天。孟子論皋陶執法。舜當皋陶以逃。人道必不可已。則當以天從人。程子論衛君父子。皆不當嗣先君。宜更擇他公子。使主社稷。而身從父。此二事而天人之分焉。各有所重者也。管叔之惡。幾危社稷。方其未畔。不得逆料其惡而棄之。以至親荷重任。聖人之至公也。此天道勝也。及其既畔。犯王者之法。而自棄于凶德。故天討所加。實諸重典。此人道勝也。先事而疑之。其智雖工。其義則悖。猶之乎不智也。畔而不謀。其恩雖隆。其義亦悖。猶之乎不仁也。此一事而天人之分焉。時有所重者也。天人之際。不明。則仁義之施全悖。其舉事有不可勝悔者也。易曰。屈伸相感而利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相感一也。利害參焉。何也。屈伸之感。天也。如春生秋殺。莫非物之利也。情僞之感。人也。如旌別淑慝。賞罰刑威。有利與害者也。咸以天者。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咸以人者。因其自取。吉其自修也。宋神宗曰。譬如河決壤產。民不之怨。人決之則怨矣。河之決也。屈伸之感也。人之決河。情僞之感也。此亦以天人之理。決事機之得失者也。大道之行。不能無明滅兩時。要以常有接續。即不永絕終古。一代之天地。一代之人。所共維持也。一代之人。所以維持天地之事。即百世以上所謂道。而百世以下。與衆由之者也。一代之人。所本以維持天地。而得成其功者。即百世以上所謂德。而百世以下。與衆得之者也。維持之具不同。而所以維持之位不一。其有功于維持者。則一。其因時而奏功也。則又一。是皆道之一也。聖人薄事功而尊道德。非以道德阻塞事功之途。而專美三代以上之數人也。以爲天下撥亂之時少。亂亂之時多。亂亂者。人心不正爲之。人心不正。不可教誨而返于正也。往往大殺戮而後轉。聖賢不忍其至此也。故嚴于王伯之辨。略其事功。獨言道德。蓋洗一世之利欲。以從事于高明。不爲邪惡所塗泥。而至于陷溺。使各安其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可以淑慝其身。訓迪其子孫。至于數百年。不見兵革之慘。是爲車爲航。以濟窮途也。此聖賢之至仁也。蓋後世事勢。必不能爲三代。後世所守之法。必不能如三代之法。若無聖賢道德之說。維持其間。則易與爲亂。不如三代之天下。數百年而後亂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言天但能作焉爾。所以治其荒穢者。則太王也。太王但荒之而已。所以措諸安且久者。則文王也。詩書詳述文考之德。略舉武商之功。所重者可知也。蓋功名因世變而成。道德則萬古不易。有不易之道。而後能爲因時之舉。功若僅爲因時。適足亂亂。不能撥亂。此正聖賢所務教也。萬物雖有形聲。而所以爲生之理。皆藏于至密中。天地雖生萬物。所以生之之理。亦藏于至密中。人之情欲無限。默受制于天所賦之命。與其所不計而固然之性。是則所以別于庶物者。亦藏于至密中。而不可共見者也。人君所以治民。雖懸以

科條。申以號令。章以爵賞。威以刑辟。而其精神相感。亦藏于至密。然則天地之化。人君之德。皆以藏于至微爲深。著于迹象爲淺。發于觀聽爲浮。格于性情爲至。致其深至。去其浮薄。天地與聖人一道也。然則耳目之前。彪然史冊之上。皆非其選也。齊桓公申曹沫之劍。而天下服其信。晉文公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納君以示義。天下諸侯。拱手而受命焉。以其急耳目而求顯見。故身甫逝而人莫思也。聖王爲治。政教寬平。規模宏遠。無赫赫之譽。生其時者。從容暇豫。無急遽苟且之情。子孫承之。莫不愛深思遠。民閒風俗。亦皆質樸堅強。不憚勤苦治生。勞瘁事上。即至中葉以後。傷政治之衰。而不忍疾怨其君。思聖明之澤。而無叛棄之念。以其初載之治。湛然深厚。而藏用者密也。凡天下之理。可大莫如和。和則發生。發生則可大矣。可久莫如樂。樂則安固。安固則可久矣。人樂其生。雖天災不能促其齡。物養其和。雖嚴寒盛暑。不能傷其根。故聖王爲治。使人樂其生。養其和。不必有赫赫可紀之績也。知前此之不善。改更于彰施之際。不如潛消于密勿之中。慮後此之難久。中而警之。使人無忘。不若默而行之。使已無覺。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此之謂也。聖人教人。凡天下國家之務。未嘗驟諸造化。必以人事幹旋其間。惟靜可勝動。惟常可勝變。惟仁可勝暴。惟誠可勝僞。靜者有所不動。而動不能遽也。常者有所不變。而變不能遽也。仁者有所不殺。有所不生。而殺莫能遽也。誠者不逆不億。而巧僞莫能遁也。其力爭于至靜。至誠。至仁之間。所謂以人事幹旋也。凡天下事。其合乎道而可久者。皆禮節也。皆王制也。不合乎道而不可久者。皆情欲也。皆意見也。先蓋常禮。徐觀變態。是賢者也。先嘗以變態不能遂。而後返于正理。此中人之能改過者也。知其動之妄。而假諸義理以濟其欲。義理所在。亦有獲其利者。但此人以妄動與事。必不能成。即或有成。亦必已受其累。人享其功。若夫性不近道。其情必逆。將盡之氣。其節必促。衆人皆知其妄。已猶遂不改。必有大敗隨其後也。聞見填膺。莫非偏倚者。必非端士也。議論風生。長于語變者。必非正人也。仁道不遠。棄之而任智者。必非吉德也。況天下之事。定體可以理求。變態日生難測。魯昭公之謀國也。憤公室不張。思所以振之。此定體也。至其舉事。以淫婦發其端。以小戚發其端。以宵人發其端。則變態也。定體雖備。猶在理中。偏之所發。不復在理中矣。子家子始終知其無成。亦定體也。至其流敵。適齊而困于齊。適晉而困于晉。又變態也。定體雖備。猶在意中。病之所遷。不復在意中矣。動于理者。猶有不虞之變。況其妄動遠理者乎。非所困而困。又何尤焉。蓋舉事有意氣。有機智。有義理。有時勢。意氣最無用。用則必傾而無成。機智相傾。可一發而不可再試。義理雖微。不可遂也。時勢之不可測者。亦義理也。吳王之反漢也。謀之三十年。周亞夫勝吳。決策于鄧都尉數語。正之勝邪。其疾也如響。豈豈不濟。若之何。樂理任智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蓋言彼此相抗。各不相下。是以兩敗俱傷也。世之亂也。先以大水。繼以大師大役。而盜賊竊發。小人犯上之害生焉。蓋君人者。不以生育長養爲心。專用肅殺以求勝于下。是陽失其職。下而侵陰之位。行陰之事也。故陰亦不安其位。上而乘陽。或顯與之角。或隱竊其權。皆傷害之道也。如月光既晦。轉能蝕日。是以聖人惡之。夫陰陽之理。常苦相爭。然亦不可偏無。無論有道無道。皆不可去一存一也。聖人不能使陰之不良且盛也。而議論行事。常致其扶抑彼之意。蓋扶陽抑陰。在人則爲自然之性。在天則爲自然之道。是

以大惡在身遇事人爭擠之大美在身遇事人先成之此自然之性陽居盛夏而主歲功陰伏重泉而養根莖此自然之道也然則雖聖人不能扶此抑彼因其自然而已矣使小人自知其道雖太盛而必衰自不敢爲惡使天下後世皆知小人之道必不能勝君子亦不敢助之爲惡矣此聖人之功也凡存亡禍福之理雖以貞淫決其報亦以形勢卜其期小人相聚各有陰賊之謀如其自相啖食則大亂之道也天常假手于強梁之人以除之所以止亂也彼強梁者勝人愈多危險愈速所樂彌衆歛怨彌繁所以釁猶未作旁觀者竊暇所有如慶氏方張陳文子擬取百車之木矣夫利人之幾何時蔑有故僥倖以逞者再試必敗無禮加人者終必及身雖不即敗歲星既周無不敗者開嘗親見亂離備觀強梁與微弱弱者先蓋強者亦隨而亡以其皆不由道故莫能自免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不馳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誠而請罪焉此之謂順天也昏亂之時小人不順大人不德不順者逆節不德者危機天將棄小以建大盈其惡而厚其罰所以小人速亡大人亦不免終于小大俱喪也夫君臣上下小大強弱皆天所消也天既消以不一之分又統以兼覆之心觀天之道以自居即當以兼覆之心處各足之分勿以強大陵弱小無以弱小抗強大于以求宗社安寧身家休祐勿爲天心所痛也所貴君子者非幾市朝亟返于正使不善之心止于內則不善之行絕于外矣猛省于語言文字人情物態中即以省悟所得施諸日用飲食待人接物以奮勵之志求助乎義理即以義理既深益助其奮勵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詩曰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屋漏之不愧不可見也手目指視之處大端無愧則屋漏之中不堪獨對者少矣言必求過人者浮華之志也行必求勝物者驕忿之習也所知所能見于觀面恐人不知者小人之態也心之放者體必傲志之怠者欲必生器無可受者量必盈哀將至者樂必極言以稱情爲智行以賙實爲仁讓而處下受益必多美之所鍾天地之藪澤也藪于內者宏若九州之曠深若九淵之潛形于外者肅乎其如秋也斂乎其如冬也使知我不如以我知人不如以我知人不如我之自知使人愛我不如以我愛人以我愛人不如我之自愛以己觀人見其面而不見其背也登高而頽視前後左右莫有遁形道義也者立于最高之地者也以道觀而得之亦以道觀而齊之高卑榮枯其致一也行修而見困曲不在己行汙而見辱咎不在人非笑相及橫逆相加乃善惡轉關之幾修省畏懼增益預防義理生焉道德成焉非笑之益與切磋等矣有發而不中不怨勝己之心天下之事無不可爲有百川學海必至于海之志聖賢之業無不可成有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之恐則已往之失無不能改將來之過必不復蹈矣援輪扛鼎搏虎并牛力之過人者也烏獲任鄙能之塞谷成昭春叢繁葉說之最妙者也鄒衍能之君子雖居亂世獨立而不畏死生富貴貧賤不動其心不幸有過知疾痛之決去雖貧賤不能奪也不可爲之事絕之弗爲必不嘗試爲之僥倖其或成也非所宜言絀之弗泄必不嘗試言之庶幾其無尤也惜哉崑崙山之高天者也古今無崩陸之患梁山沙麓俯臨大河託基者淺是以崩爾君子積學于躬舉事無悔亦猶是爾旅之爲卦不獨羈旅也凡非居之所安而爲身所必託者皆旅象也有在上之旅焉旅之上爲離居上位者柔而得中順乎所近之象是離象也有在下之旅焉旅之下爲艮居下位者止乎其不過望于人足艮

象也。明乎禍福之幾，而以其所止從之，是以良從離之象也。內之三，外之六，皆不吉者。旅之位不宜在上也。三陽皆不吉者，旅之德不可用剛也。齊桓公使敬仲爲卿，敬仲不受，得不居上之義。荀子云：「道合于亂，時窮居于暴國，則揚其美，諱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言所短，有不用剛之義。」所謂得其道也。陸機自知羈旅入朝，不宜居朝士之右，固辭都督是矣。又恐首鼠致禍，起而受之，是居上也。嵇康處魏晉之際，名士鮮有存者，而以性烈才雋，至于箕踞待客，是用剛也。所謂失其道也。管公子出亡在野，而輟路，人取笑之道也。子犯止之是也。其曰：「天賜，幸中爾。」此聖人取義于旅，以旅教人之義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善惡吉凶，各以類至。先王建官設廟，以占六夢，獻吉夢，贈噩夢，要使人知敬慎也。劉向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舊近取諸身而驗之，晝之所爲，清靜端肅，或氣鬱節宣，得宜夢中，莫非嘉境。若晝之所爲，昏昧不寧，偶爾疾病在身，夢中莫非惡境。夢境嘉惡，不盡闕吉凶也。血氣既衰，即多惡夢，蓋以一身之中，水火不能相濟，故見諸夢寐。率多缺陷拂逆，行乎坦途，忽焉入于榛莽，笑語敦好，忽焉戟手相向，矧然人類也。忽焉化爲異物，皆血氣底滯使然也。形之所接，莫非實境，夢之所見，莫非幻象，物交于晝者，不知順逆，所自來夢交于夜者，安知吉凶所由至。故顯夢者，形神之自相警省也，非有妖夢而必踐也。是以左氏之書，不貴占夢也。所謂七日來復者，以衡言也。人身變喜之事，與疾病加減，莫七日而不變，蓋與始事之日相衡，故必變也。相衡而變者，天地常理也。歲在壽星，而衡降婁，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于而衡午，故知南國隳射其元。王中厥目，皆以衡言也。沮渠之時，有老父投書國門曰：「源王三十年，若七年，三十者，術家所云正衡也。七者，術家所云旬衡也。是以涼臣曰：『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其不爾，恐七年將有大變，此亦以衡言也。人之德亦有衡焉。凡相反者皆是也。七日不戒，必有潛消密損者，是以君子慎之。凡妖孽大作，皆由人心先有所忌，則神明不寧。凡形聲異常者，皆是感動而使之震懼。又或信道不篤，猥以妖妄之言，聞于室家，以及里閭，則鬼神之邪僻者，必起爲禍祟，以邀禱祀。非妖能惑人，人自惑也。禦之之法，惟堅守正理，不爲所動，則妖自滅。故張詠曰：『謬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謬之術，在乎謹斷，不在厭勝也。』管人妖夢，播說于秦，秦人執其君而不疑。阿童渡江，晉之喜而吳之憂也。謠不作于晉，而作于吳，平舒之神，遺璧瀉池，乃水神自相告訴，是年有射魚之事。安知非即其徵。秦人惡始皇，而附會祖龍，遂成其讖，益信正氣無形與聲。凡有形聲，皆沴氣也。以靜默待之，以正道臨之，則帖然矣。新而輒之，禍之招也。左氏立教之書，旁及神怪，亦所以佐教化。其太子見，訓人君不可濫殺公子，彭生立而視，訓人君不可宣淫。伯有爲厲，訓世臣之家，不可絕禮祀。老人結草，訓人子當從治命，不從亂命也。王子朝用珎于河，河神不受，則知遠統背制，鬼神不饒。黃熊入夢，臺駘爲災，則知天子諸侯，祭國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不可不時舉也。諸如此類，所以明理誨教，不但志怪，而于訓戒無取。若于寶搜神也。治世多生善人，亂世多生姦人，所以治世多壽考，亂世多夭折。戾氣所生，自無久延之理。如木之擁腫者，生亦不茂也。然壽考豈有常哉，多行善狀，斯免人道之患矣。夭折豈有常哉，多行凶惡，斯立巖牆之下矣。命之所泊，不盡在天，王者政

教使然也。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凡粹精者皆理也。凡縹濁者皆氣也。物所以爲物，氣浮理也。人所以異物，理勝氣也。君子有三戒，不使氣浮于理也。君子有三畏，欲理之勝乎氣也。凡物有相從者，有相合者，相從者以情相從也，昵就而親比也。如一之于二，三之于四也。相合者以義相合也，形雖隔絕，義則感召，如一之于六，二之于七也。生成之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在乎相合，不在乎相從。如一變生水，六化成之，二雖與一相從，不成生水之功。彼各自有所生所成，非爲我也。以此知生成之理，重義不重情也。居官亦然，朋比猶相從也，非其私昵，不得與焉。聯事猶相合也，四海九州之人，相須爲用，如左右手，此亦一生六成之義也。昭穆之說，古所未聞，其始見于周書，或者殷人以兄弟爲世，世次素亂，故周易以昭穆之名，俾一覽而辨。又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遞遷以亂其名，皆所以變殷法而立王制也。公羊正義，而登臣子一例之義，實謂位而揭先繼後祖之義，此二義者，皆以成再世之文，非易兄弟爲父子也。說者惑之，遂以閔爲祖，僖爲穆，不知公羊所云繼後祖者，即臣子一例之文，先君猶祖也，後君猶繼也，以例言之，不以世次言之。若不書即位，服喪三年之類，皆當如子繼父之例，非謂後君即以先君爲父，若兄弟子之繼伯父叔父也。脫以先君爲父，高會之名，皆當易位，又何以律夫晉簡文、唐宣宗，世次在祖父之列者，乃父其從子與從孫也。近于戲矣。且先儒解此義，謂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曰猶曰喻，其文甚著，穀梁傳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焉者，受國爲爾，曰非曰如，其文亦著。周人之禮，雖世次遞遷，而左昭右穆，一咸不易，故兄弟相繼，則爲兩左兩右，祖孫相繼，亦爲兩左兩右。若以閔爲祖，是兄弟之閒，即爲左右，祖孫相承，亦當即爲左右，而世次大紊矣。祖繼不可紊，猶昭穆不可紊也。公羊之說，與何休之解，皆未嘗誤。後儒說之者誤也。春秋仲嬰齊之義，亦如是。公羊傳曰：孫以王父字爲氏，解之者曰：是謂嬰齊，當祖嬰仲也。考之公孫歸父，乃嬰仲長子，與晉謀去三桓，三桓惡而逐之，立其弟嬰齊爲襄仲後。襄仲生而賜氏，故春秋所書父曰仲孫，子曰仲嬰齊，何嘗以嬰齊祖襄仲也。時又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穀梁傳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山父疏之也。何言乎疏之也？叔孫之子，乃文公之孫，于成公爲從父兄弟，故稱公孫嬰齊，襄仲之子，乃莊公之孫，于成公則再從祖也。故稱氏而不稱公孫。凡氏疏于公孫，故曰子山父疏之也。非以王父字爲氏之義也。袁宏曰：名教之作，何爲者也？準天地之性，求諸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宏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以此觀之，子爲父孫之說，名之不順，教于何有？甚不然矣。然則公羊之義，何爲乎言賜姓之典如是也？如襄仲當稱公子，其子當稱公孫，其子之不可稱公曾孫也。故以王父字爲氏，嬰齊乃襄仲之子，亦公孫也。然襄仲生而賜氏，不待其孫氏其祖也。孫以王父字爲氏，其常也。生而賜氏，其變也。嬰齊既有氏矣，安得不書其氏？比於得請而後氏者乎？何休之注亦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其說更明也。魯有仲氏，有仲孫氏，有叔氏，有叔孫氏，叔氏者，叔仲之後，仲孫氏，即孟氏也。孟氏者，里巷相呼之稱，仲孫氏者，公家所賜之姓，故書于經者，曰仲孫氏，傳則曰孟氏，父王世子篇注云：施人教國子而與之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是不然。先王教人，欲其明先聖之道，習治平之業，故已仕

爲學，則先職事所急，未仕爲學，則先志趣所向。彼四夷之樂，于志與事無取焉。學士不以居業，祭祀弗用也。奚取大胥之擊節乎？又云：教以遠方之樂，所以示與國無外，異域咸賓，將以奏請宗廟，而修其盛也。夫國子血氣未定，志行未立，不宜亟示侈大，以蕩其心。先王養則御之，自雉則謝之，昭穆德也，卿士之適，皆宗上庠之重地，相與誇張與國，難致殊俗，又若與西旅越裳之事，自相悖矣。所謂皆鼓南音者，周南召南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在是。詩曰：以雅以南，以簡不僻，可賴推矣。虞書云：侯以明之，必也更有觀德之方，非觀邪正於其的也。羿逢蒙之技，所向必中，以此觀德，殆不其然。愚意侯以明之，蓋榜其過，行通衢，與衆見之，若射之張侯也。蛇足之說，雖出策士，君子取此，得止足之義焉。凡策士所言，有合道者，聖賢不廢，然策士必不可爲聖賢，其居心非也。蛇足之喻，恐其失利，非知止足也。別規所利，非能持滿也。此其爲心，去聖賢遠矣。卜居必就肥美之地，物產豐茂，則地力有餘，人之居之，亦乘旺氣，公劉度其夕陽，觀其流泉，是也。卜葬者，必擇不毛之地，地力瘠薄，春鏹所不及，萬世而下，丘隴既平，無發掘之憂，成子高擇不食之地而葬是也。二事切于日用，故竝舉之。漢人無通用之書，一事自爲一類，故考義詳而微事確，是非亦多得。宜唐以後始通用諸書，但取文義相近，不復稽其原委，故引證多不倫，是非亦不合。其誤皆始于通用也。語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各自爲科，不可轉移。董子因春王正月之義，而明任德不任利之說，因謂一爲元之義，而明正本之說，皆直舉本義，何嘗假借他義哉？今人以通用爲達，正用爲固，謬矣。王道宜常盛者也，則麟鳳亦非希有于世，不可謂暫至突出，而詭異之也。信其爲常有，則妖妄可破，必欲指爲妖妄，而行以偏激之詞，恐益滋其惑。夫此二物，詩書春秋，大義昭然，韓氏歐陽氏，一以爲不祥之物，一以爲不識之獸，但覺有微而云，非明察之指也。苟常有之，則麟鳳具，則於僞之病都絕，而王道愈明矣。韓氏言南園記：楊萬里不肯作，而陸游作之。此文士與理學之別也。人子爲父母請文，要當擇人操筆者應人之求，亦當知道，不得其人，而屬以文，不知道而受人爲文，以此志有道之士，定蓋棺之是非，能免怨悱乎？

釋志卷十六

彙纂第五十八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正統之文所自始文中子曰微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以正統立論之始前此習鑿齒著論廢魏矣謂魏既無德又未混一比于漢高不承楚懷則晉當嗣漢不當嗣魏此正統義例所由來非論正統也皇清混一往之著書有帝元今之爲錄皆謂晉然則正統有論其昉于唐乎文中子生周隋之末不忍天下無定主故做春秋爲元經春秋之愷尊王室元經之愷明正統二書似同實則不同也春秋志存褒貶元經志存統系嚴褒貶者所以正行事行事正則天下治明統系者所以正僭亂僭亂止則生民安其治安之心一也而用有緩急之異尊王之愷不待表于統系善惡既明則王道自尊王道尊而君位同矣正統之論似有裨于尊王然有既得之人有必不可得之勢所云止僭亂者安在哉所以元經雖存而長于治人必不能比春秋故不盡表揚也正統所在適有子奪五德之家以秦爲問位論者因之遂以秦爲開統凡後此不正不一者皆謂之闕此可疑者一也王通生河汾之閒進始皇而黜齊梁唐人承隋氏之基隋受於周有周承于梁之說唐人襲周之故正東晉而闕元魏此可疑者二也朱子以三國無主舉蜀紹漢論雖近正其爲不正不一則無異有云中山靖王後者昔賢論其難辨猶生武之緒楚交南唐之引吳格不得比光武爲元帝也此可疑者三也故歐陽子曰正統

釋志卷十六

三二五

釋志卷十六

三二六

有時而絕司馬公作書亦云正閔之際非所敢知夫正統者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也一則無取偏安正則深惡僭竊故其爲說也上有所承下有所受爲一例居中夏爲一例有道德爲一例司馬公曰苟未能混一天下此三端者皆不可承統也夫不一固有定形不正亦有定論然而儒者無子奪之權安得取既有者奪之彼以不義得天下者雖奪之亦無所懲正者無以增其美問者不能正其失善惡得失不在統系之中撥亂反正亦非游夏以下語言文字之事故正統之論可以不作也或有時而絕如歐陽子或置諸不言如司馬公其義始無敵也楊奐以歷代之統分爲八例八例之中又各有常變其說彌紛其隙彌多然而纂就之人直督其統不使在八例中義正法嚴亦不朽之見也國家之禍莫大乎嫡庶不明因使儲位不定爲人君者疑于弟幼而貴兄長而卑而無所決爲人臣者惑于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而不敢爭此義惠所以危而後定朝猛所以亂而兩棄也惟母后正位于內嬖妾不敢上僭雖繼嗣起于微賤而先君之變莫非其變則先君之子莫非其子所以致元子之孝篤父母之愛也若名號假借嫡庶相軋不獨害及風綱他日配享之典亦復紊亂所失不一端也東京以後國家不幸有故掖庭之內遂欲宰制神器于是貪立幼弱委事父兄一朝覆敗身犯黨議家嬰縲絏一禍也權歸異姓雖身爲與主亦莫能收二禍也即無二禍而造膝請開之事不得不屏政事鮮得宜矣必不能斥絕宦官而出納王命皆歸紹璫矣漢之和帝可謂賢矣然大過有三後宮皇子皆天歿後生者輒隱秘養于民間帝崩之日迎旦日兒立之是與趙昭儀同惡一也久貪朝政惡聞復辟之言二也令出房闥養成宦官之勢三也故掖庭臨朝必非禮易之愷宋武王所宜取法若唐中葉以後不從椒房咸云先事慮患預遣牝雞之禍亦非知禮之論也庶子爲君所以祀其母者三傳之說不同公羊左氏皆云得同夫人之禮既同夫人之禮則入廟與世祀皆不殊嫡夫人矣獨梁之說不然謂當別立宮而以公子主其祭公子者公之母弟或先君之庶子也其祭享之事終其子之爲君而止孫則止祭嫡祖母不祭庶祖母也此義出喪服記鄭氏之解但恐孝孫之情終不能禁則越禮之愆反不可盡責不如左氏之義爲得其平然廟有二后亦覺未安明有三太后之禮于奉先殿右別立奉慈殿大義私恩並行不悖吳文定公所定蓋用梁義爲其母築宮之義也至世宗時孝肅太后庶祖母也孝穆太后庶祖母也孝惠太后庶祖母也世宗皆祭之則子祭孫止之說亦未從也明制廟中配帝一后陵所附葬乃有三后廟祀與陵祀不同三太后既不附廟又不附陵世宗疑之禮官請奉于陵殿其主但題皇后不書帝繼而奉慈之享罷矣不奉于廟而奉于陵無匹嫡之嫌有相從先君之義又不爽于諸嬪之中禮之變而得正者漢和帝行之矣厥後順帝因之可法不疑題曰皇后而無帝繼其名亦順也穀梁之義謂仲子惠公母不當于隱時祭之非議立廟也若胡氏以考宮爲非禮則庶子爲君更無祭其所生之地此議必不可從矣取法之正義之嚴乎定此制者故當以不附廟而附陵爲正也然廟君受廟命之禮古無可據之文見于經者僅有康王之事蘇氏謂君臣從服非禮而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爲據夫朝廷典禮當直舉本義節取他文以意通之非王家所據也冠禮之義通于受廟命是以文字之業爲典禮之據豈其然乎夫喪服廟實位後世必不可行康王所

釋志卷十六

三二七

用麻冕。冕裳。乃天子祭服。尚與龍裘有異。卿士邦君。麻冕纁裳。亦非純用祭服也。故注云。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則不可純用凶服。爾時所用之服。酌吉凶之謂。示禮之變也。此必非倉卒所定。或即古來相傳之服。前此既無可考。不知直以康王爲據也。又謂不當吉服。朝諸侯。引叔向辭嘉服見新君之義。夫天子見諸侯。無答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記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然則大行之前。非嗣子不可答拜也。蓋大行初喪。不可一日無君。又不可遂行即位之禮。代先君答拜者。即爲後之人。所謂嗣子。定位于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爲君。非謂初喪時。遽以衰冕即位也。傳咸曰。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而躬覽萬幾。康王甫受命。即朝諸侯。或亦從禮之變。然於是日。親見獨爲答拜。不在大行殯次而答拜。且對其臣稱名。明乎其以喪禮見。非尋常朝會之比。以此思哀。哀亦未忘。且古今殊選。書缺有間。安知非歷世相傳如是。何所據而實以變服也。叔向所辭。乃列國之大夫。欲以弔喪之餘。遂見新君。近乎不敬。是以辭之。王初喪。據之亦甚不倫。學者勿承其誤也。所當疑者。古者嗣君即位。在大行五日既殯後。所謂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太保即以是日。正康王之位。蓋必有故。胡氏所云。一失機會。恐萌窺伺之心者。事或有之。至云即位之禮。嗣君不離衰次。告廟。臨羣臣。皆以家宰攝之。則不可行也。夫禮之變。不得已而變者也。其所習行。必不可從。從之則有亂。故變其舊制以通之。非乘舊也。所以止亂也。世代既久。所云變者。又成典故。習行而無亂。姑從所安可矣。又欲變之。恐人情震駭。不軌者因生其心。非以弭禍安社稷也。惟必不可變者。則執古義繩之。如宋臨年改元。是謂有死君。舍適嗣。立愛子。越家孫。議支庶。是謂輕宗社。皆倒置綱常。亂在旦夕。過此以往。不得引上古久遠之義。變人情久安之法也。惟諒闇之禮。尙爲可行。不必如古者三年不言。但槩素以居。承祭而威。猶爲古禮之可從者。唐敬宗見獄。江王爲官。官所奉。雖罪人已得。尙未正位也。官問其禮于韋處厚。處厚對以詰朝。用王教布告中外。以討平內亂之事。然後率三衣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位。此亦變之正也。時勢至此。安得不稍從其變。而必稽考古制。或云諒闇不言。或云正棺兩楹。亦不倫矣。人君大漸之時。舉朝之臣。固聞順命。天下之公也。後世受遺輔政。不過數人。人主之私也。倉卒之際。或引母后。或引宗子。或引勳戚。皆非長策。惟百官總己以聽。宰于義爲長。是以成王之崩。大臣出令者。羣臣將命者。莫非平日舊職。不以臨時易置。使幸進微功之人。乘變入其間。太子人自端門。居髮翼室。以示名器久定。不自今日始也。所以人心晏然。亂無由生。唐太宗崩于離宮。太子在側。爾時猶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太子入京師。其意如此。不若成王之鎮定矣。若輔政之人。別有拔擢移易。同爲大臣。有得有不得者。其得者。不可孤立無助。必引氣類相近之人。以相倚仗。以相謀議。其不得者。勢不免疑懼。而思所以自全。朝廷之上。人各有心。猜防互設。必有姦邪。起而乘之。陰竊國命者矣。三代而後。若漢之高祖。文景。皆不從受遺之臣。惟武帝欲立少子。始命霍光行周公之事。而燕王上官之變。由此而生。爭權相滅。宣帝命蕭何受遺。以爲經術之士。可以決疑定難也。而又委任更高。以成內外相維之勢。不思貴戚之人。強力有餘。學問不足。賓客鮮克皆賢子弟。不能無欲。皆與經術之士相抗衡者。又且婦人官寺。從來與外戚相比。婦寺連衡。必借舉動威。勸成

禮權。亦布腹心託耳目于婦寺。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此又經術士之敵仇也。一庭之上。兩家並立。門戶塗徑。從此遂分。終于小人勝。君子敗。亦何益哉。然此猶其小者。至魏明帝參任譙爽。而其大敗矣。方其始也。私謂殺其事權。以撓其勢。豈知事權既均。榮者偏重。從而除其所忌。有若振稿。故文中子曰。大臣均權。而魏命險矣。亦有宮掖定位。外庭不聞。羣小翼戴。朝士不敢非。至宋寧宗末命。而亂極矣。皆由先君私其親戚。掖庭樹其黨援也。故受遺輔政。不宜偏授也。立君大事也。春秋之義。與義不與衆。與正不與賢。所云義且正者。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貴有常尊。長有定次。有定者也。母愛者子賢。子愛者譽賢。無定者也。從其有定與之。其無定者。莫敢觀觀非分。所以杜絕定策翼戴之萌也。衛人立晉。左氏美其得衆。二傳皆惡其自立。不與衆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後事論。則賢君也。二傳皆許內之弗受。不與賢也。蓋主恩重利也。有一人握其要。衆心不得不從者。何衆之可信。有大勢所必趨。衆口不容不與者。何賢之可據。所衆所賢。未必皆公論與同德也。和熹所以召安。楊素所以紹揚。其事可觀矣。公殺二偏。先事立法。截然以衛人立晉。小白入齊。與羣小同謀。其慮深矣。若宋高宗之立。不必上有所承。即元祐太后聖書。雖曰稟命。亦衆情所爲也。又不可以此二案。相律正也。凡定策紹戴。莫非姦人爲之。賢者處此。順天人之心。按牒系之。次定其所當定。裁其所當裁。何勳之有焉。何恩之有焉。韓琦。文彥博。晏然而已。不知其功。蔡確無端竊其名。史彌遠設機亂其真。足以觀是非矣。解春秋者曰。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徑絕矣。若無先君之命。無王朝之錫。不軌之人。包藏禍心。與正則功不著。樹私則恩可假。彼小人者。寧以國家之難。邀己身之功。是以二傳必謹之。慎子遂免之喻。韓愈前定之說。又申言之。不可別倡異議。使身世遭害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終于不可行。而以諸子正位。故聖人立法。適子雖少。亦必承統。而以大臣輔之。周成漢武。皆用此道。果大臣才可定難。效諸幼主。而有餘矣。何必變大法以微亂邪。詩曰。維彼雲漢。章于天。言其爲天之文章也。以其錯綜陰陽。攬挈星辰。是謂經緯天地也。雲漢舊法。首箕尾。沒七星。蓋以先天之卦。始震而終坤。故雲漢起東北。沒西南。以其麗天。故亦從天象也。僧一行曰。雲漢積水常從陰義。陰氣起西南。盡東北。故以天覆爲首。大辰爲末。正與舊法相反。觀雲漢在中天之際。常近北而遠南。遠于坤維。坤維與五月。皆陰所從始也。若以箕尾爲首。則析木之津。乃後天之長維。長維非陰位也。箕尾以四月。皆見東方。四月爲正陽之月。非陰候也。以此言之。一行之說長矣。置四之法。履端于始者。以十一月。一子初一刻。冬至爲曆首。蓋前此更無餘分。故以此日爲始也。舉正于中者。舉月之中氣。以正月也。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閏月也。歸餘于終者。每月氣盈朔虛。所有餘日。積成一月。則置爲閏也。氣者。四時之氣也。自立春交氣之刻。至立夏交氣之刻。得九十一日有奇。九十者其正也。一曰有奇者。其盈也。合四時計之。得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朔者。日月之合朔也。日周乎天。月積而過。二十九日有奇。而會于日。每月常不足半日。合十二月計之。亦五日有奇。是爲朔虛。每歲之日。不足三百六

十之數。盈虛皆其餘日也。不及三歲。所餘之日。又足一月之數。至五歲而再餘。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秦時不問中氣。皆閏九月。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九月爲終。取左氏歸餘于終之義。劉元城從其說。蓋春秋再書閏月。皆繫冬餘。似乎有據。然與舉正于中不合。故古今皆從舊法。日月盈縮。乃陽陰陰之定理。所云日遲月疾者。非也。且氣盈朔虛。皆以月不及日。故有盈虛之名。若月行有餘。不舉朔虛之名。且陰陽之性。無陰健于陽之理。故以退處不及者爲是。遲速有餘者爲非也。明太祖主右旋。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星爲的。月居是星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月漸過而東。欲以此徵右旋。然而星隨天左旋。月亦左旋。而不及天。故初夜在星。西夜竟在星東。天進而西。月退而東。其爲東西。因進退也。何謂右旋乎。蔡氏曰。天度平運而舒。日道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法。所山作也。歲差之法。互有疏密。安能盡合乎天。迨法甫合。而天之差數又遠矣。觀甘石求歲星法。與左氏歲在星紀。而經于元枵不合。則差數可觀矣。今欲得日度所在。不當舍在天之次舍。而稽在書之差法。大秋分昏中之星。即冬至日躔也。春分旦中之星。亦冬至日躔也。以月食之衝。可以見日度所在。于日食之月。以前月廿七晨月。與此月初三夕月。推之。亦可知日度所在。要以交食不爽。則日躔亦不爽也。故曆家相傳。時冬至在虛。漢曆宿起牛初。朱子陸象山時在斗。比于堯時。已差四分之一。大統曆在箕九。比于南宋。則又差矣。凡此差法。不必盡在其書。大半亦從考驗得之。故蔡氏曰。古不立差法。隨時考驗。有差即改。以與天合其義。固爲長術。要之交食易測。節候難詳。則候氣失傳也。候氣之法。氣深管短。則氣不入管。氣淺管長。則管不納氣。氣與管適相值。而後氣動于下。灰飛于上。今日月交食。可以如法推算。而未嘗不應。至于候氣。則周尺既亡。京準亦失。管之長短。無所取裁。與氣不相應也。竊恐交食難得。而氣候有差。寒暑或爽。其時而不能知。觀春秋時。時人之業。非不密也。尙有一失。則再失。則者。此後乃無失。則之事。恐氣候不傳。自無以正置閏之失。故寒暑雖覺小舛。亦不知其然否也。驗之于星。而星之次舍亦移。驗之于物。而物之紛錯難辨。獨有二至日景。所當推測而占候之。官奉于京師。恐有陰雲掩匿。適值其時而不見者。古者分方考驗。正爲此也。必也。設測日之官于四方。考二至出入。與曆符否。若有微差。即當就日景爲二至。不當就算法爲二至矣。古有朝覲之禮。或五年一舉。或三年一舉。有車馬之美。劍佩之華。足以觀才全德備者。威儀可象焉。雖曰文飾太平。然非海宇方康。物力殷盛。不及此也。天子于此訓上下之則。正班爵之義。明黜陟之典。達幽隱之情。雖車馬衣服。上所賜下。猶必將以謙遜委婉之詞。爲之標。以示恭儉慈惠。追禮畢。降辭。又結綈不已。若綈舟綈繩。要滋相傾。而四岳羣牧。爲之日親。欲以少接之。然後詢察可詳。禮意可盡也。周之中葉。朝覲禮廢。論者謂禮教不明。上下之等不肅。冠履皆易位矣。刑罰不一。輕重出入行私。民生日狹隘矣。道德不同。言僞行詐得志。人心皆陷溺矣。親民之官。不近天子之光。險。破淫放。潛滋賊長。漸不可治。皆由親禮廢也。是以後世列侯。有至天子之都者。須歲出車馬以市名。則貶損徒御以防患。禮樂文章之盛。後生不復見矣。古有三朝之制。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亦曰燕朝。所以象天三垣。正朝太微也。外朝天市也。內朝紫微也。或曰。巡守之朝。象天市也。漢制有中朝官。有外

朝官。唐以元正冬至。受萬國朝貢于承天門。朝望則坐而視朝于太極殿。當日則聽朝視事于兩儀殿。宋制常朝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皆三朝之制也。明制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常朝則奉天門。是有正朝外朝。而無內朝。故王鑒諸復內朝之制。然後大臣起居有所侍從。臺諫輪對有所。百司諸事有所。人主裁決華議。大臣廷對參酌。皆在其處。不若外朝尊嚴。羣臣悚慄而退。未嘗問一事進一言也。此朝會之禮也。朝廷之制。主于嚴敬。夫嚴且敬。則情或不通。先王制爲燕享。所以通上下之情。盡日三接。接之以禮。皆雅肄三樂。之以樂。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玉帛筐篚。以生其光。亦不必過隆也。但稱其德。斯賢者受之矣。夫賢者不必以飲食幣帛爲悅。然所以安其身。盡其心。未必不在此。蓋君子難近者也。苟不由禮。無由近君子。而君子亦無得近于所尊。故得其禮。而後能安其身。安其身而後能行其道。是以一燕之頃。君臣之閒。莫不相勉以禮義。相慶以福祿。相親以威儀。相示以大道。相勸以謹慎。相戒以傲慢。無往而非道德之盛焉。豈惟無否隔之憂。亦無流瀆之患矣。且燕享之禮。有以知長治久安之道焉。君臣一體。福祿同之。可不見兵革政治盡善。德伏不作。民間物產衆多。可備器利用。人情安泰。暇豫無皇。趨迫促。莫不樂于行禮。而于親賢。故王者于此。與天下同其樂也。不得已而用法整齊。仕于朝者。無不畏罪憂譴。不知有位爲樂。惟掩義冒昧之人。偷安性寵。側身視顏于其間。以恣取民間財利。非國家之慶也。禮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藏于齋車。注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又名曰公禴。據此則非謂所祧之遠祖。乃入廟而祧遠祖之新主也。古者易幣改塗。非廟。廟而易之改之。所改易者。當祧之一廟。迎新祧主入居焉。故謂新祧主爲新祧廟主也。武王伐紂。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即其義也。軍中所載。或更作主。或即用廟主。則未可知。觀禮文云。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則從更作主爲是。又云。無遷主者。蓋不更作主。則主命耳。以今度之。主命尤是。夫征伐之事。虛有勝敗。故欲就先君慶下焉。巡守吉行也。載主何爲。蓋天子一出。而祖考之靈。皆離其次。以相從于道路。然則人主可慢遊乎。載主之禮。亦所以節慢遊也。周之京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雖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爲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資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使無乏。皆非牟利也。皆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都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賈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隱衷而禁物騰踊。尙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礫。非官莫售。非官莫買。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皆以軍法。不遑腹下之名。不厭爭利之弊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今之義倉。非古也。隨民之法。藏于當社。即以社司主之。其出其人。取于鄉黨。故名曰義。不知何時。而官吏擅爲己有。法斯敝矣。朱子所用。隨民故法也。若以官主之。民不得而用之矣。況又以義爲名。而斂民以實之。是不義之尤者。被以嘉名。不亦誣乎。故義倉之法。至後世而可廢。必欲行之。一準隋氏之故。藏于當社。以社司主之。如曰當社不可藏。則城郭亦不可藏。如曰社司不可任。則官吏亦不可任矣。昔晉國餓。文公問于箕子。對曰。以信民知信。信而不懼。藏

則非所徙而徙之過也。元魏以北邊六鎮地廣人稀，徙中原強宗子弟實之，號爲府戶，役同厮養，官增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土族輒各居榮顯，以致彼此相憤，及胡后之時，刻削日深，人人思亂，此卽徙之後，新舊異視之患也。古者徙民之法，先爲營邑立城，制里閭宅，凡阡陌之界，門戶之閉，至于疾病作，死喪，皆有經畫，以安初徙之心，又或發屋伐樹，燬破舊制，以杜思鄉之志，然皆不免驚動，起怨，蓋遷徙之致生亂也。至于徙兵，尤爲甚難，蓋營石竹可廢矣，故胡傳甚言其非，而曰：春秋書遷國者，皆垂戒詞也。所謂釋奠釋菜者，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饋，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菜者，蘋藻也，其學官四時之祭，皆名釋奠，釋奠者，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食飲酬酢之事也。主于行禮，非以報功，故與他祭鬼神不同。今釋菜之禮亡矣，而釋奠尙存，蓋因隋唐以來，著之爲令，有司春秋行事，故不得不廢也。所謂先聖先師者，禮記注曰：諸侯始受封，天子命之主學，爲其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若四時之教，常事耳，惟釋奠先師不及先聖，信斯言也，則先聖之祭，國不再舉，歲事所及，止于先師，非通論也。夫三代以前，未有孔子先聖先師，必有其人，隋唐以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宋人作學記，先聖先師未嘗詳辨，歐陽氏云：自孔子沒，天下皆尊以爲先聖，又取門人高第者，配焉爲先師，不知何時，而以先師爲孔子之叔稱，洪武之元，傳制遣官，祭先師于國學，是也，張學敬正祀典，冠至聖于先師，以稱孔子，其號始定，不可易也。建安熊氏，請以三皇五帝爲道統之宗，皋繇諸人爲天子公卿之師，式而祀于天子之學，宋謙亦曰：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若舜禹湯，是也，而以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其說亦可行，但太學之外，更立天子之學，古無此據，所以明世宗行其禮于文華殿，不更立學也。先師之祭，必以上丁者，開諸友人口，取義于陰火也，陰火者，離象也，文明之象也，養老之禮，三代所同，文王獨稱善，以其不委有司，使其子孫養之，而授田于官，極其親愛之心，不愛物力之困，法之最善者也，故盛世之老，養于有司者少，民間自爲養者多，聖王養老之心，施于適饒省，猶猶少，施于朝夕飲餽者多，此周公制法，所謂本文王而推廣之也，漢武帝復高年子孫，令得身奉養，遂其供養之事，此制在乎禮經，所云九十者，其家不事是也，他時不行，武帝行之，可謂能復古矣。從祀之賢，七十子無得而議焉，其餘則歷代所損益也，是以進而相見，退而黜，莫不經衆賢所論，以求衆心所同，而後躋于先聖先師之側，進仲舒，尊王道也，進荀悅，傳禮也，進王通，胡瑗，師法後人也，進楊時，開新學，爲道也，進胡安國，蔡沈，注書春秋也，進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大尊王道，傳經義，師法在人，爲齊佐人主，黜邪說，以衛道，皆有益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欲得而師之也，進而祀之，非有私于其人，蓋其道無日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惡也，黜揚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莊也，黜杜預，爲短喪也，黜馬融，附勢家也，黜劉向，進方士書于人主也，黜吳澄，以其事爲失名節也，夫言性惡，宗異端，短通喪，附權姦，以殺忠直，進方士書于人主，而失名節，皆有害于天下後世者也，天下後世所大戒，雖其人或以他端著稱，而此事不可訓也，是以黜之，非有憾于其人，以其事不當在師法之地也，其中劉向猶有可原，鴻寶之書，少時所爲，他日直諫之節，足以爲法矣，舉而棄之，是不許改過也，若歐陽修則有假焉，修之從祀，相傳以遺議得之，人臣逢迎主歡，而傳以古義，其心不可問。

也，且其持論與杜預同類，若杜預可黜，則修亦可黜也，如修者，師其直言于朝，不當後郡治，劉安世而先及，師其教化于鄉，未聞有藍田呂氏之德範也，彼不祀而祀焉，尤非所安也，莫如劉修而進楊萬里，萬里之學，本于誠意，既純正可法，且正氣直詞，見諸論說者，皆足扶綱常，淑人心，有功于世，進而祀之，不爲過也。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也，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府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給事，有封還詔書之例，其于宰相建白，例得駁正，不于門下議事，而于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駁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寧寧默者多矣，此宰執巧于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也。受命之符，五經皆無是說，其起于東漢乎，何以徵之，蓋收告之，秦之亡也，非陰神告之，劉曜之亡，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也，唐收告之，秦之亡也，非陰神告之，劉曜之亡，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也，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宜二氣之化爲職，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爲靈爽，以自詭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大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劉，當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噲，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間，天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爲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衆，如山賊張勳，兵敗被執，猶曰：讖文誤我，則光武啓之也，且牧野之師，勇不鼓于躍魚，武關之入，鋒不礙乎擊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垂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則，亦可當于與賢，况張掖石瑞，在符爲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欲消，不爲時運，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假柳之書，兆成公孫，而田孟未識，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鳥鳴彈丸之側，龜語網罟之內，適自迷其覽爾，天之愛人其矣，豈留此影，轉妄誕，疑誤無知之人，駢首就戮，必不然矣。唐制祖廟南向，神主以西爲上，故韓文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此其制業，異乎神位東嚮之說矣，朱子祠室圖，祀神主於北架，世次以右爲尊，蓋亦因乎唐制，而楊奐猶非之，以爲元之汴倉，卽宋之太廟，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牆，卽古所云西南嚮者，又云：杜祁公讀書堂，有石室在西壁，寺僧以爲藏書處，吳曉之曰：此家廟石室也，然北架西上之制，今亦不行久矣，於此時而議及西壁，又甚駭人，則免之說，亦存而不論之列矣，古之神位，以東向爲尊，蓋天之紫垣向東，天下山川之勢，自地絡而分，北至巫閭，南極閩海，總統如周鼎，而泰山當其前，若樹屏然，亦東向也，顧東向之制，不行既久，雖有典章，不可爲據，猶夫士鼓貨桴，陶匏瑟琴，皆不登于郊廟，由此觀之，祭法所載祀典，與諸經多不同，或亦諸儒各言所見，謂之無稽，則不可，謂之有當，則不合，猶夫楊奐石室之類與，人之生也，氣之所化，初無性命賦于太虛之中，人之死也，與氣俱散，更無魂魄留于冥漠之內，猶夫東逝之波，無復西旋之理，其發于山下者，別是生之氣，非復向時既往之氣，循環而來，果有沃焦凡閭之說也，氣非魂也，氣之靈變者爲魂，卽異日故以爲神也，體非魄也，體之聰明處爲魄，卽異日所以爲鬼也，鬼歸地中，陰爲野土，鬼亦盡矣，神歸空虛，無所依依，神亦散矣，惟居處尊尊者，氣盛氣盛則魂歸，奉養厚者，精盛精盛則魄歸，與夫道德之士，氣雖散而神未散，精雖耗而神未耗，所以皆能爲神明。

也。若懷憤而死。精氣鬱勃。當不至無所託。正則亦爲神明。邪則必爲厲鬼。故祭祀之禮。必兼報魂報魄。兩端鬱鬱之氣。達于淵泉。以報魄也。管蕭之氣。達于牆屋。以報魂也。得其所報。則魂魄有歸。神明與厲鬼皆喜於有所歸。既有所歸。乃不爲人禍。無所謂求福也。更有物怪者。物不能爲怪。亦鬼神所爲也。妖邪之氣。徘徊空中不散。觸于草木昆蟲之類。則附而往焉。得所歸則爲厲矣。不然。則人心不正之氣。有以取之。蓋人心先有所忌。故形聲之異常者。咸于心而爲震驚。心既震驚。邪氣入而據之。遂爲厲鬼所攝。所以見其非怪異。他人不見。此人獨見也。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王道大明。作禍作福。于已取之。無所事于神。道之不明。理無可信。不得不求救于神。以免意外之禍。愚夫小民。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則盜藉首象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此何爲者也。退想九黎亂德之世。大都若此。非堯舜明哲。孰與絕其源乎。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惟刑。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于禮者。刑必施焉。故秋公殺淫祠。折以刑之謂也。非無所據者也。

釋志卷十七

尙論篇第五十九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之書。亦云尙論古人。揚子曰。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概諸聖。此尙論之指也。夫論人者。治人也。五常者。治人之法則也。易之三才。書之九疇。詩之治亂。春秋之王法。禮之物我兩盡。皆以贊襄五常。使成治人之功者也。雖臧心難測。品類千億。性尙分流。爲否異適。本乎五常。參以六藝。未有不得其平者。何也。人性皆同。而不同者。非性也。人情皆一。而不一者。非情也。故百世之下。千古之上。揆之而不爽。命之而各當。蓋至理所期。古猶今也。故是非成敗。可以今之情理決之。今之所非。古不獨是也。今之所敗。古不獨成也。觀已可以知人。觀今人可知古人。其禮義性情。未始有二也。故持論之家。力功而遺道。尙知而輕仁者。不可與論天下士也。推其所得于人。守其所得于己。記人之善而忘其過。道德功業。備乎身而不伐。動則優于權。靜則存其正。而後可論天下士也。君子論世。不敢有自我是非之意。其于賢者。不取一事偶合。而取從入之正。不獨凡事中道。更美中心之誠。蓋道德之士。不求名譽。常欲人悉其隱者。其所樂者同也。彼小人者。因一法偶馳。遂動于爲惡。緣一念既安。遂果于作非。然而英雄之行。不畏名義。常恐人見其情者。以其無所遁也。知賢之爲。所以使人快于爲善。知不肖之爲。所以使人懼于爲惡。蓋一士之顯微。而後可盡天下之才。使萬類之動。貞于一。而後一世之情。止乎。

禮也。蓋君子求在我者。非邪正。亦所以自爲也。欲聖人之道。行于天下。是以樂得其人而稱道之。又以其爲處乎斯世。常思接引。偏才進偏才于道。則賢士衆多。而世運亦可轉移。所以自修未已。出而論人。匪直今人。兼論古人也。尙論之法。不可隆人子之美。而抑損其父以實之。不可隆人臣之美。而抑損其君以實之。不可顯稱一君子之美。而抑損衆君子以形之。至於論聖賢之事。猶不可實以世俗之情。彼聖賢所爲。中正之禮也。世俗之情。陰私之體也。度以中正。無往不見。聖賢所爲。若人倫之至。而于己亦甚有益。度以陰私。其視聖賢所爲。皆不其有益于己。用以快一朝之剝資。而不顧其安。尙論纖察。及于聖賢。則其所深信而爲好。步趨而景仰者。必將反乎其類。東西易面。而不自知矣。其他大賢以下。平易近人。不爲時異。以非義干之。則不受也。若更責以柔諾。則失之矣。如臨如履。小心過人。以非道迫之。則不畏也。若更求其宏達。則失之矣。辨析義理。極于毫芒。以詞說求之。若無能也。若更觀諸聖白同異之察。又失之矣。進退之際。遂遲遲延。寧失無得。寧後無先。以求合乎出處之義。斯爲得之。苟非其人。則閉門稱疾。與朝暮馳。皆差名之具也。若徒信其假。昧其真。競尚又失之矣。故遊人稱譽。不足尙也。蓋人譽毀。未可棄也。必更以五常參以六藝。而後可語知人之事也。不明禮義。而欲進退古今。是猶盲者而指歧路之別也。能觀古今。不求禮義。猶是入深山大澤。不覩山川險阻。風雲蒸蔚。龍虎隱見。而取諸一丘之貉。一曲之流也。更有放言高論。顛倒是非。以道借德。而不可窮詰者。亦可持論不衷。好以刻取入異。指諸詞說。不知統緒。施諸行事。跬步而顛者。所云言僞而辨。記醜而博。其爲害也。更甚于拘牽舊文。沈溺俗學也。孔氏之門。差稱五伯。然而春秋之法。猶舉桓文以明義。乃知後世之事。皆可明先王之義。故讀書者。尋其大指。有時節取一二語者。取以證義。非取以證不義也。論人者。觀其大節。有時難舉一二細行。亦惟有明于義者舉之。非拾其有害于義者。毛舉之也。更有天下大勢。前代得失。以數十年營綜。約之作一事原委。其論必不精細。又將一事得失。引之爲數十年治亂。其說亦不親切。皆無當于往古。無益于後人也。此尙論之指也。古未有破一國都而遺偏師者。楚之諸將。遣沛公入關。此危事也。豈策秦將持南端于外。秦臣竊國柄于內。有隙可乘。因而乘之邪。不然。則恐沛公之方張。而故遠之也。然沛公卒以此成功。觀其毅然獨往。無借助大軍之意。其識力固勝任矣。且認理甚真。故可獨當一面。入秦之初。諸將或請殺子嬰者。沛公直以屬吏所據者。不殺降之義也。義不在遠。取諸固有之說而已。趙衰論將。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沛公不殺子嬰。有德有義。所以可爲大將。而獨當一面也。若袁術。楊玄成。之流。一辭大軍。即膽落矣。焉能前進。進而有勢。即膽躍矣。焉能仗義。然爾時爲沛公計者。亦宜自爲一軍。若久處懷王之側。終受其累。雖爲無用人也。光武諸將。河北亦此意也。爲天下所屬望者。一言一動。不可觸情任意。書曰。天命自度。詩曰。帝度其心。皆不觸情任意。極其所欲者也。沛公入秦。張良樊噲之諫。至哉言乎。雖上帝臨女。不易其說矣。沛公欣然從之。自以其身納法度中。束縛檢括。曾不稍意。此豈常情所爲。與詩書之指。不甚相遠矣。鴻門之免。雖曰天命。然人事亦有兩端。可法。初入關中。不貪府庫。完而致諸有司。故守關備他盜之語。似乎可信。項羽雖聞守關而怒。未必不以不私財物爲喜。喜動于心。則殺機解矣。相見之頃。同卑屈而心至誠。

卑則雖在臨時至誠信于平日羽與沛公共事日久其相信亦不在此時也帝王舉事不與人爭低昂但爭成敗爾小亦小貧平日爲人所忌一旦有難適自縛耳其計畫無復之矣慕容垂事出亡於外而不除君側之惡此老成之見也蓋除惡于內害必及國身亦在不可知之中出亡在外命雖懸于敵國而生理未絕未若本國見忌之深即命之速也其子又欲掩襲鄴城垂復不可蓋失勢之人不宜履險敵雖滿伏尋夷坦之途以安其身俟冷氣既盡而徐爲之謀此逆時養晦藏器待用之機權也彼不忍小忿以覆宗國期死爲勇以邀大福者焉足語此其不先發也乃公子友如陳之智所謂內難則避之其不掩襲也鑒于晉之難益宋之華向也事理具在書傳惟英雄得而用之其不及此者見其成事以爲固然且以爲適然而莫之觀省則無所取益爾待堅壁待師之日往奔垂軍垂之子弟皆勸即取之垂亦不從以其兵屬堅此舉最難然亦有定理蓋此時取堅必與秦人爲仇一軍之外莫非怨敵即本部之人安能盡與垂同心乎他日事窮理極拱手受之所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濟屯之中道也豈但不忘舊恩邪垂不坑幽州不嗜殺人也不取待堅不待不義也其言曰君子不估亂不爲禍先蓋命世之人其取物者正大之情也道義之勇也舍此無可道也唐肅宗靈武之事論者資其不俟父命比于竄立以當時事勢論之則皇極勤以後任使皆謬欲其驅策諸將糾合義旅則明皇不如肅宗也對中地勢險阨無他道可以出奇整旅而東崎嶇棧道既久將帥氣鬱士卒形類難以諸葛神武猶且無功靈武則地勢更險更便于長驅且又近乎太原與李郭相倚可以北據范陽南收長安以地形言對中不如靈武也且明皇西奔楊國忠猶在明皇必不能去國忠肅宗亦無自去國忠之理天下知勇之上必不爲國忠用國忠所用必爲僞人以此其圖恢復其何日之有爲肅宗社計肅宗常辭明皇而北既辭明皇即不得不正位以號令天下矣凡事之成功而不大恃義理者不必深求疵瑕所以廣任事之途也父子相繼正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書曰天惟五年須服之子孫非賴桀紂紂也待其情惡而後去之有惠帝之愚未若桀紂也衛鞅進請易子而立弟更張名分之次傷夷父子之情未可謂臣道之正也武帝父子之親宮庭接見多矣容貌辭氣亦常素有覺察何必屏絕宮臣微試以答事機智不密使姦人得施詐僞此一事也君臣皆失且受命用廢之終探策得一之數蓋有天焉非人所能爲也司馬氏之惡德矣天心安得無討乎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爲賢者言也則考惡德子孫以而掩昧聖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爲也漢靈帝召蔡邕對金商門將以求直言也而令曹節王甫受其詞意之所言大抵攻斥宦官故宦官造作飛條惡言絕遠徒此何爲者也唐文宗既與宋申錫成謀惟宦官是去宦官惡中錫以謀立漳王文宗不能脫申錫且真有憾于漳王此何爲者也既思洗元和宿恥引諸儒對策劉蕡之直考官不敢取固也李德裕同所授以庶貴直帝亦不納此何爲者也宋神宗之初方以財用不足命其臣局看詳裁減國用講修錢穀之法未幾聽王韶言復開開邊以不足之形爲有餘之事此何爲者也蓋數君之心病在多欲多欲則執理不定見事不精慮事不周記事不悉或前後自相矛盾或彼此互相妨害皆不能盡知也所以大業之世內史宜收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亦數君之類也夫君宜法天者也天之所以爲天者生生之意廣大流通成

始成終而無息其滂沛沾暨也若龍之興雲爲雨其堅實完固也若山附于地百穀草木麗乎土也人君之德內外終始一發致至稍有滲漏即成大罅惟自少至老皆從事于學如說命所云即無以上數君之事矣項羽匹夫之雄不知治道微時之亂而爲盟主以爲天下之大可戰勝服也百姓之心可誅殺定也豈知戰勝而敵國愈堅殺勝而百姓愈叛何也以其舍仁義而誇斬將之雄知其不能靜亂安民是以敢于不服或謂其城或披其軍逃遁轉徙以待者定之人也且由周而來七百餘歲無賢君主持斯世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奚取卜過其曆乎又經秦人之亂天下皆趨詐譖二世子嬰之末思一變其故俗不可得也項羽乘之不竭地而求更新焉又將以力征爲事不敗于西而敗于東自然之勢也李密頗識故事與羽不同而其敗亦復不異何也密之舉事欲自帝者也一旦受詔討賊與其始謀順義凡事至中塗而易始謀者即敗局也化及負罪天下其人又庸劣除之無常取天下之數存之不足樹天下之敵而用兵于此戰雖勝而力敵亦敗局也密始爲元威畫策勸以跳取關中及身舉事亦復徘徊牽制不能西上爲人謀則明自爲謀則暗亦敗局也密豈不知而計出此蓋欲立功于探囊可取之化及以悅附主之心而爲柄政之階然後執逆之事可在掌提以草澤而兼權姦之局是處難也凡舉事而計畫施難者亦敗局也總之密之爲人文中子決之詳矣可以證亂不可定亂終爲人所菹醢其胸中絕無仁義與項羽同也易之爲卦有屯有解屯者人道所以解旋解者天地所以休息也屯而不解生人幾盡解而猶屯大業未終二者皆不可不思其道也初起之時必無保萬全而坐致天下之理凡奔趨形勢摧陷營壘畢命戰陣皆履險以求濟也天下一日未定英雄豪傑無由安處若一日安妥使精銳潛消羈縻易散是拱手而待斃也魏孝文所以親御六軍發明先生革路之指以示羣臣此得濟屯之道者也及其大勢既定平實之心惟欲使不肯之人自我變爲賢智疲敵之人自我措諸絀席俄悍綏爲臣子爭鬪之習歸于一與天下相尙以禮樂而文明日敷也至十六府三事皆與爲調製與爲經營有精克者投諸醜惡醜惡以懲無良則天下自不能離無依誅殺以威之宿兵以防之光武所以止滅宮馬武之請而發剛柔強弱之論此得解難之道者也若夫蕩平之業未終儉安之念已及疏謀臣猛將而近甘言卑詞必也除孽不盡伏莽又生唐肅宗所以有不歸之版圖也微時之激奮其雄武遂謂力征可定華夷尺劍橫絕四方必也民庶膏野草地脈絕甃甃天下已潰而上弗知秦始皇所以有不蒙業之後嗣也夫以桓公之賢主盟諸夏其所施爲聖人因以明義至其末年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故春秋所書勳與危懼相觸矣君子輔相大有爲之君咸不世出之業其子濟屯解難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哀矣提而不收討是使婦人使父母家之勢而爲害于夫家父母之家又恃驕大而威庇之則人倫絕天理滅矣和公使表誅之是也左氏則曰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蓋當使夫家討之不當俟父母家討之若必俟諸父母家必有阻難其事避諱其進者臣子之義有所不伸矣哀矣見討于外故發不俟父母家之義以明其正非謂齊不當討也經文書氏去姜見其絕于姜也或絕于姜則討不當在姜而在魯矣此

左氏義也。魯人請其喪歸葬。春秋亦諱其見殺。使若以疾斃者。蓋既正其法。故不當絕其禮。所以從厚也。國大國之好以結鄰。蓋臣子之道以廣恩。故注春秋者。美魯之斯舉也。不備論教子之法。載在左氏。古今名言也。胡氏論子猛。子朝。發明嫡庶兩來之論。亦古今名言也。中主之事。或勸之爲吳太子。及吳落之役。在事謀臣。復以此說進。蓋謂申生及此時而逃。則君父免斥殺之名。國內無再世之亂。社稷無幾亡之憂。于義亦無不可。左氏備載其說。以訓人君之子。遭異母之難。棄其所居之位。遠適異國。猶孝慈兩全之良法。觀事定之後。猶以陷父不義。不得爲孝。其諡曰恭。則當時從權出亡。不爲棄禮也。然大秋則逃。亦有難爲者。惟有惡辭儲位。杜門謝客。敬共朝夕。以終天年。迨老氏之格言。推以與人。釋尚書之微指。變變齋栗。此外鮮餘事焉。則猶可免也。漢東海王。斯足法矣。楚其王理壁之事。昭彰國人耳目。微作亂者。緣此以生禍心。陳哀公以寵子屬貴臣。所屬又不令。是教之殺也。漢武帝既定儲位。而名號記幸。假借非常。故小人瞞其微。宮庭之禍。從此發端。皆君父之過也。然漢武諸子皆不延。天命所歸。又在哀嬬之裔。亦可破人君溺愛之私矣。晉獻公惡申生。里克知不能救。而欲中立其間。宋左師畏太子。與讒人比。而實其殺迹。此非直二君之過。乃二君實爲之。蓋嬬嬬之惡。非獻公所能杜絕。然有大臣猶發。未必不殺其勢。伊戾傾巧。非宋公所能照灼。然無大臣主持。亦不敢遂其謀。觀張九齡在朝。太子終無事。一朝去位。而太子危。李泌以身許太子。保其無虞。後泌雖去。太子亦安。則知晉宋二子之死。非二君殺之。二臣殺之也。君子責人以義。則舍輕以崇重。引人以義。則即輕以明重。若責人不平其心。引人不當其類。于人我兩無益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何以相傳。皆曰聖人。向戌有陷太子事。何以相傳。皆曰賢者。豈非交遊之廣。立言之長。是以翕然稱之。要皆舍重而取輕也。夫有生之類。皆有輕重。輕重之辨。非大儒不能定。君子所以貴明理。勿輕言是非也。胡氏曰。謂言之行。必有變。妾配適感其心。又有小人欲結。援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閒。不備相保者衆矣。此亦責向戌之惜也。叔孫樛子賢者也。父子之閒。讒人爲之蒙蔽。因而相殺。至死不悟。豈禍福有數。必如卜人言乎。抑人事尙未當乎。觀叔孫處二子之事。皆失諸過躁。亦失諸過疏。君子事無大小。皆當舒徐與細密也。且不信理而信夢。尤通人之蔽。庚宗婦人。始不以正終成大尤。亦漁色之戒也。凡嗜欲之事。意所欲爲。莫或阻撓者。恐其更爲禍胎。而牀第之閒。爲尤劇。雖成子姓。他日未知其元宗與。其丹族與。皆始事所不暇慮。然亦後事所必至也。孟任入宮不正。子般不能不有國。國內再結。幾于中絕。非庚宗之類乎。亂賊敢行暴虐。必先試于親貴。而後及尊上。戾太子不斬。江充則毀牛之事。江充優爲之。若石季龍父子。乃鴆梟竄在一室。非復人道。君子不當從也。伍員諫越人行成。而過躁。慮事過疏也。若石季龍父子。乃鴆梟竄在一室。非復人道。君子不當從也。伍員諫越人行成。而引少康過戈之事。非其倫也。漢叛臣也。少康共主也。共主行誅叛臣。因而殄絕其類。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與吳越敵國不同。引引爲去惡不盡之戒。漢矣。且計勝敗之理。非惟損人不倫。亦恐學問駁雜。諸路行事。動多隔閡。不能揆度天下大勢也。若其處父兄之仇。論者猶有取焉。父子天性也。君臣義合也。先儒科量至理。必以忠孝並稱。以天性之重。降而爲于義合之輕。將人父子之義。不敵君臣也。且知爲

臣無仇君之理。而鄰國有相救之義。故借恤鄰之義。以報父兄之仇。聊遣失禮于宗國。至于轅門處宮。無不可爲。乃知向者。審于出師。恐不克而不禮于吳。非畏義而盡禮于楚也。總之。員者。使然之。即不道。夷亦功名之士。惜志之不遂。而不有其身。非能達比干。以身信道者也。鄭厲公初定禍亂。借樂以繫天子。原伯也。哀樂失時。必將有咎。何也。子頑雖曰叛臣。親則王叔父也。天子刑其宗族。常有痛悼之意。諒之可也。快之非也。在事諸臣。義在分憂。亦不宜快意受其賞可也。歌舞以樂其事。非也。此理甚明。以情欲之熾。而味情欲之熾。精爽之弛也。是以知其有咎也。君子所以慎守其禮。謹持其情也。楚懷王爲秦所留。其太子又質于齊。國內無君。羣臣有欲立庶子者。此亂亡之幾也。若果行此。則國內先亂。外寇因之。袁紹之子是也。楚之社稷猶存。賴昭唯力止此也。趙王遣相如入秦。非惟護壁。亦以觀其才也。以愛壁而失大國。實主不爲。謂奉壁即可紓禍。謀士亦不以爲然也。惟得義勇兼全之人。奉命而使。俾大國氣折。不至生心。咄咄則所將者壁。所以伐謀者非壁也。戰國之時。所重不在義理。而在智略與氣。故唐雎挺劍。秦王色。毛遂叱楚。合從立決。時之所重。功成而國安。賢者之名。歸焉矣。相如之才。又在唐雎毛遂以上。秦王安能不氣折乎。但知完壁爲奇節。而無遠謀其中。亦淺陋以論天下事矣。魏文帝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犀角。孔雀。關。長鳴雞。于吳。羣臣欲勿與。吳王曰。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倚主爲命。彼所求者。于我。瓦石爾。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其以與之。此目之吳。未必弱于當時之趙也。文帝所求。不異乎連城壁也。吳不惜諸物。趙豈吝一璧。固知當時所爭。有大于完壁者。是以知趙有深謀也。穰苴斬莊賈。誦說可聽。以禮論之。焉有人臣一旦握兵。輒斬其主之幸臣。而不妄請者乎。孫武斬無罪婦人。以試其術。是齊文宣之狂暴也。人臣行之。豈曰無罪。夫古猶今也。可行不可行。其義一也。太史公好奇。是以載之。左氏載景公園廋事。詳矣。此二者。削而不錄。益信左氏爲立教之書。史遷有好奇之過也。宮廷機宜。孫武姓名。皆不見左傳。而二人者。皆有書。且盛行于後世。左氏好詳兵法。魚麗鵲鶴。皆不見遺。二人之書。豈有一語弗及者乎。蓋孫武既死。百餘年。乃有孫臏。臏。武子孫也。太史公謂臏破魏軍。顯名天下。世故傳其兵法。則今所傳孫子。當是臏書。或臏自云。受諸祖父。故著武名也。并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大司馬九伐之法。而附稱其法。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則知左氏之時。此二書皆未出。故無從錄之。書既出于後世。未免多所附會。不必皆當時之事。凡戰國文多此類。讀書者。所重不在此。故從來未嘗詳辨。然專斬斷。豈無非。二事。尙不可不辨云。馮異初定關中。豪傑降附者。果帥諸京師。餘衆散歸本業。庸人論之。必謂懸軍深入。宜惜士人爲衛。不知此輩未離本土。雖曰歸附。實難信。難。馮異不如散者散。遣者遣。使有所歸。而大將之心。專用防敵。不必用諸部曲之閒也。若此。則不敵。不有野。心難伏之憂。且有狂妄推戴之變。又恐兵多勢重。或生人主之疑。其患愈不可言矣。後果有上章言異專制者。光武不疑。以其素所自處。可相信也。君臣之閒。事事謹。杜絕嫌疑。以防患生。意外。稔在理中。豈過計哉。李邑欲損趙之功。章帝知其情。命邑受趙節度。又詔留與從事。趙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蓋不。同心之人。留之。必。終。必。事。不如道之遠矣。似以德量。服其心。又足平士大夫之憾。人才亦其不

擅專于境外是三善也。若快心于一時，其人私憾愈深，勢必思求一逞，舉朝知其以報怨之故，求逞于十大夫，將有就手而佐國者，人主之眷，一旦移易，即不可解，是三害也。一舉而三善備，三害去，班超得之矣。郭艾人蜀，承制拜後主以官，此用郭焉，故事非專擅也。平蜀之後，更欲圖吳，請厚待劉禪，以致孫休，以並卓犖為禪宮舍，然後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其策非不善，其意非不忠，然以事理論之，國家莫大之功，何必一人所為，功成身退，未盡之事，屬諸後起，不謂從事失時也。且破一國都，殺人多矣，一事已成，又欲再試，造物所忌，宜艾功未賞，害遂及也。太宗平內難，所與謀者皆秦府之士也，未決之頃，問于李靖，靖辭，問于李勣，勣亦辭，二公大臣也，不可有所偏私，辭之者是也。太宗更以是重之，然未審二公聞言之後，義當祕其事乎？抑當微言高祖之前乎？則史家所未著論，古今之案，亦未有此比也。苗劉之亂，大臣大將皆在外，逆寇發于內，幽繫人主，而挾之以為質，此時致討之計，緩則懼其勢張，急又懼有他變，張浚用說士為終策，書札往來，或正論折之，或權詞激之，外之形勢既成，內之黨與自削，日復一日，為逆臣者，積戾之氣，竭，恐懼之心，生，復辟之舉，使彼自發其端，然後乘輿不驚，宮闈安如，不過二十餘日而反正，始終完善，無一損傷，溫嶠之功，不若此之不勞力矣。朱勝非于王珣，器量不及，端方亦不及，然危難之中，實賴以濟，如請臣僚獨對，即在二內得志之頃，所以相視而不疑，然此非轉關之機，全在于此，倉卒之間，所見甚捷，若遲之一日，不可行矣，當彼之時，欲更求一人易之，不可得也，總之濟一時之功，須一時之士，論才不可不宏也，夾谷之會，孔子適相，非能用孔子也，蓋知會同甚難，恐有衷甲之變，臣節不恭，恐來大國之討，是以三卿縮縮不前，使孔子當之也。夫萊人登于壇，優施笑于幕，他人處此，苟非魯曹沫之劍，則必裂相如之誓，否則憚于生事，害成而隱忍之矣。孔子從容閒定，以正詞折之，當法斷之，聖人服禮之安，養氣之定，順禮之言，威于三軍，秉義之誅，等于是天討，非常賢所及也。凡事當前而不能為者，氣不足也，氣也者，道義所生也，道義足于中，遇事有擔當，能斷除，即所謂氣也。君子有及物之學焉，有行義之學焉，及物者，推己所以有以與人也，皆之臣讓功，漢之君讓善，亦足當之矣。行義者，道所當為，亦欲天下共為之，不獨在我也，以我之有餘，益彼之不足，所欲損者，消而默釋，所欲益者，過化而存神，孔子用于魯，而齊人章章歸其侵軼，此不言之化，不怒之威也。孔子所處之時，易所云小過也，時當小過，聖人以小事為端，道達陽氣，俾其滋長日盛，則大事無不可為，夾谷會，聖人之小事也，然則墮三都，非大事乎？曰：以為東周視墮三都，亦小事也，若三都果墮，則陽氣方長，乃復與臨之象，非小過之象，聖人因時有為，又別有妙用矣。君子以道為用舍，非其身之謂也，賈生所言，舉行于他年，以道觀之，仍遇合也，遷斥之威，有道不行，而身後之事，不克前知，是以若彼戚戚也，然以理論，將相皆有功之臣，天子改容而禮者也，新進少年，事改絃自是，豈能久立朝廷，為賈生者，拾遺補闕，隨事敷陳，雖去取于主，讓善而勿伐，舉處而不爭，不宜一旦舉朝政而更之，如當時所云也，易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生其不免于浚恆乎？夫遇合之際，蓋有進焉，聖王治天下，有所不聞不見，蓋自屏聰明，以從天下公理也，得祿人所同好，貨賤上所共恥，人主于此，常恐以私意偏見，求逞于下，其臣亦以曲學流遇，取必于上，則遇合之迹雖治，而遇合之理則乖，是以得實山己，而有不

敢自用之時，以俟司馬之論定，屏棄山己，而有不欲盡施之時，無求備而教小過，所謂秉公理以御下，使人山而不知也，是以天下之人，爵祿顯榮，在乎不可必得之中，然後孜孜為善，求當人主所好，若執左契而取給，則意心生矣，淪落屏棄，不可智巧營求免也，而可勉奮勵免焉，故亦孜孜為善，求免意外斥逐，若限以必不可得之數，則不肖之心又生矣，此昔之君子，所以雖有不遇之時，而好修不已也，上之人，以不肯自用者，鼓刺其下，下之人，以不可必得者，迂迎其上，故遇合之事，失之者不可怨，得之者不足矜，一歸于天下之公理焉，故不舍道求人，其窮也固宜，然非所謂窮也，可通之道自在也，非有求于人也，而治天下之道在焉，天下後世，用其道以致治，則皆通之日也，賈生之言，主父假以安社稷，此以公理為遇合，而非一人窮通之私見也，然則賈生之戚戚，猶在乎一身之私，而非達乎遇合之公理也，周亞夫為將，確守便宜，細柳之嚴整，猶呂邑之堅定也，以此見稱文帝，即以此得罪孝王，亞夫執節未變，文景之時，則異矣，時者聖賢之所無如何者也，故君子匡時之念，切于謀身，以為時苟不康，雖一身之賢智，不克自濟，而況富貴乎？石曼卿率師圍賊，公羊之說，與孔門不合，未必有當衛事，然其理亦有可用，故雋不疑據之以斷僞太子，適合其意，當時皆自謂不及也，蓋古人之書，有道有節，全體可法者，道也，一事可從者，節也，全體可法，則變化亦在其中，一事可從，則機會不失其時，孔門之論，道之全體也，雋不疑之斷，事之一節也，審此，可以明引經斷事之法矣，後世專尚律令，而引經之學無聞，然不可不識其義也，識其義，而後事之變者，可與推也，勢之所在，功名之士，爭趨之，賢者則以禮進，以義止，雖乎不改者，非時勢所能移也，子順知天下大勢在秦，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矣，然以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張翊為金川門卒，觀文皇之人，而慟哭，後為撫臣，薦不起，曰：吾仕亦無害于義，但負往時城門一哭耳，君子堅持一義，雖人所不知，猶以終始而不易，所以為致一之學也，學問不出于一致者，一時慷慨激烈之氣，輒欲高自標置，未幾時易勢遷，必身逢安危，身擇去就，鮮不以知幾為哲，而大節所在，不能保其始終，時昔之慷慨，若更出一人矣，故君子不貴知幾，而貴致一也，東京之末，士大夫學術所尚，略有三端，鄙夷人主之爵祿，輕貴當世之權要，標榜一代之賢哲，要之皆偏激也，惟陳太丘最善，史稱據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離羣，論賢哲者，須識其道，德仁義之備，可為修己安人之本，若但隨事無過，不過善俗之人，不能砥柱一世，後不嬰其禍也，夫性者，萬物所共，不倚于一物，我一萬物之一耳，故不可有我，也，盡性者，無我，故人與物皆在其中，以吾此身，放諸天地萬物中，微然不來過人，雖無甚高之行，於私之累，則已盡矣，太丘力去私己之病，是以人物皆盡，不啻求免于亂世也，賢人之德，賢人之業，所以過人者，務實而已矣，則行與實，則論說亦實，自治既實，則取人亦實，以此為治，上位下位，皆有可紀之功，以此入德，或偏或全，皆無影響之病，履則得其任，遂有破敵之略，其所務者實也，凡自立意見，錫天下事就之，未免大言無當，必也，委曲攝量天下事，而衷諸義理，如賈誼知諸侯太重，即當披分而少其力，陸贄知關中太輕，即助一朝變起于內，此皆先事而籌，有如指掌，故可貴也，能用其言，即謂大雅，尤可貴也，陳亮則謂安所實利害多不合，如云河洛之區，將有起而承天運者，後來繼金源而起者，不自中土也，又云：荆襄有可乘之勢，厥後荆襄之

守非不固也。朝廷竟不能遣一旅援而出之。況北面大舉乎。酌古諸篇。推倒智勇則有之。指諸施行則未也。苟不據諸施行。奚取推倒智勇乎。從來兩軍相當。賢智共事。僅止于其所為。不能盡如後人所云者。非才智有限也。或限天意。或限時勢。僅能如彼。不克如此。亦無如之何也。若于事後觀之。但見有所求。蓋不見當時之已盡也。以為有所未安。不及當時所由以安也。又從而揣摩之。指畫之。去當時情事愈遠。則所區畫益謬。不如直以當時區畫為據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此論事之準也。微子之去。箕子道之經。二賢審度。是以無過。而孔子仁之。蔡氏曰。微子未嘗先牧野而奔周也。微諸左氏逢伯之言。則甲子之後。始納降爾。其所謂先去者。去位而適。非去國而即仇也。殷之三仁。其死生去就。皆以天下國家為念。而不存乎一身。更相勸勉。以求合義。較然不欺其志。故孔子仁之。趙盾獄君。非親獄也。反不討賊。是與聞乎故也。聖人于所書獄。所以明忠臣之至。疏曰。忠臣視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為將來之遠防也。此義甚明。又何必直云。獄出于盾。如歐陽子之論乎。獄君之賊。不可復見。義之正也。盾所以復見者。後事在國。所係甚大。不容不見。是以六年侵陳之師。猶復及之。公子遂殺子赤。而書不絕于宣世。亦其義也。所云賊不復見者。謂若羽父不書卒。慶父不書討。或屏棄而不刊。或速死而自泯也。盾之見書。亦有二義。或惡其專國。再世而不釋權。是以斥言其惡。或嘉其改過。自新。竭誠後君。而無二心者。未可知也。亦不得謂云。盾之無罪。是以復見也。以此觀之。盾之罪。必不可削。而幹國之績。有闕社稷。不容沒于史冊。策此二義。庶得其平焉。爾聖人作經。于人之有勢力者。不崇大其勢力之事。必折以道義。詞逆而意順者。著其意以明義。而隱其不順之意。一事而順逆具焉者。一以彰其順。一以著其逆。不相掩也。皆以大順之道。陰折倍逆之心。遏絕倍逆之事。爭之于顯。不若折之于微。誅于事後。不若絕于事前也。若春秋之書趙盾是也。張良不欲高祖立六國之道。而固陵之謀。請指天下之半與三臣。非前後相戾也。爾時六國子孫皆庸人。爾以重勢。不能自用。反為人所用。故六國之後。必不可立。若三臣者。皆當時奇才。天下未定。資其兵力。資其權略。可成大功。事定之後。必能識禮義。知時勢。可以恩禮法度駕馭也。然三臣皆無善終。居功非其道也。性本凶惡。謀多權變。屈伏一人之下。而非心所安。往往不服之情。見諸言行。人主亦有意防之。上下相伺。是以鮮能善終也。兩漢之時。吳芮資融。以誠免者也。其人尚禮誼。而親儒術。尚禮誼則尊卑之分明。親儒術則姦佞之人遠。以此見信人主。其恩益固。馬援李靖。以智免者也。馬援平越之後。謂其客曰。吾以微勞。獲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以為匈奴奴馬。尚擡北邊。自品擊之。既御烏桓。復開五溪之亂。破甲上馬。以示可用。人謂伏波老當益壯。固惜昔所懷也。寧知武臣自託人主。固在茲乎。李昂既擒趙利。因乞骸骨。太宗許之。俾成一代之美。及土谷澤寇邊。請復請行。非惡廢而思復進也。昂以身衛國也。兵權方盛。勇舍之而去。安則既久。更欲盡力邊陲。皆所以明諫也。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文武異情。初終異勢。安危異置。賢者居寵思懼。知者知幾預圖。不可謂無其道也。韓信破有而下其地。布越期固陵而不至。與援之諸客。靖之諸老異矣。高帝自將遠征。信以微臣居京師。後兵梁淮而有不重者。與諸行異矣。司馬公曰。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韓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

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魯觀古人。禍福成敗。有不爽者。人臣所當講求也。人臣事君者也。亦君所恃以立國。故選賢。賢德而登諸朝。量其才能。而任以事。推以腹心。而無猜嫌。優以禮義。而不難。專其任。使而不慢。惜其節操。養其廉恥。而不沮喪。皆以重股肱之託。維國家之勢也。為大臣者。亦當謹身克己。表依朝端之上。使事行可法。不可援引親比。招致佞諛。聚列君側。分據要途也。不可事事自用。言言自高。見尋常功名。遂以為不朽之業。使方正難近。諂諛日親也。不可惡在下者。不從吾意。而力攻取勝。生事造端。反天地之性。干陰陽之和。治名而不治實。濫竽鼓吹。以偽先天下也。不可接近浮薄深刻之士。聽其論議。以刑辟整齊天下。案陳罪。取人以罪。國無善士。家無完行也。不可以王道為迂闊。求目前近功。尚智輕仁。使學術士心。口就卑薄。以小事掩大害。使人君微大害之備。以防細微。而禍潰其國也。不可更張無漸。使專擅之迹。見于詞氣。制事在下。取必于上。而遠無成有終之義。論者藉藉。毀謗遂作也。不可處具瞻之地。為宦官宮妾之行。操巧詞。進諸容。以患失之心。與大兵大獄。顛倒天下大勢。以媚縫掖尤也。不可以美官誘匪人。使進異說。亂國是。受怨受謗。竹無改過之心。但欲與世無撓。全其倚愛也。不可附庸上。竊服食上。雖有貂蟬盈坐。皆非其人。朝廷勢輕。竊充親視。乘間而起也。不可惑于異端。以教人則墮俗。以自為則辟道。獲譴而退。不宜祈禱於鬼神。問休咎於術士。恐致左道之說。則不可解說也。人臣事君。既已謀帷幄。成元功。稱佐命。此時乞身引退。超然擢勢之外。雖詆訶聞辭。亦姑受之。雖權理及先。亦痛忍之。所以保身庇宗也。權勢是說。遇事便發。所行無非禍機。所見無非罪狀。得三人焉。大臣與太子連姻。一危也。大臣監愛子軍。二危也。二危者。高顯皆有之。然則為顯者。雖欲不危。不可得也。郭崇韜大功已就。羣小交與。聽教人子弟之詞。設多端自為地。卒至據勢益久。禍機益深。向所自樹。即以自戕。安重海矜功恃寵。咸福自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福所生。至于四方騷動。師旅旋興。臣主俱傷焉。此三人者。非惟禍止一身。蓋亦垂戒千古。皆不逞之患也。論荀彧者多矣。溫公所持甚平。謂其有管仲之功。而能死漢室。其仁復居仲先也。愚觀彧之為人。懷濟世之略。不得不假手曹氏。以大施于天下。學已行矣。功亦偉矣。不肯與人為亂。雖素與共功者。一旦等諸仇讐。力不可為。則以死請。非操能殺彧。彧自求死也。以功業達學問。以死生明天性。聖天下與人。俾所學見諸行事。而終之一死。謂之宿而成就。可謂之臨事改過亦可。要皆君子之行也。值世路紛擾之際。功名盛大者。不死于逸。非望之福。則備物龍錫。以光泉壤。彧不死此二事。而以依樂終。量已知時。撫心蹈義。信乎為求仁得仁也。文中子曰。死以明道。何幾切之有。亦溫公之義也。溫公責荀彧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則荀彧之上。已玷于其身未死之前。而不能復全于已死之後也。要之論彧者。當以荀彧為比也。孔融之死。史家敘述甚可。意其忤操。當不在語言文字之間。史家直以偏宕目之。竊意疏狂之士。曹氏歟之。未必若彼其深。禍由而名愈章。必有其故。世已亂矣。改玉改步之際。無可言融死之故者。以意會之。當不在荀彧之父之後也。路粹之疏。立言甚巧。蓋亦其黨哉。定一語不涉朝廷之事。其意欲使忠憤之迹。不見于後。則再殺之議。不及于操。不知此種隱情。後人瞭若日。何則。曹操非黃祖之流。豈肯以偏宕小過。言諸微愆。殺一代大傑乎。宜

范氏直扶其心以孔父正色目之也。章甫提按之士立于朝廷。便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敢放禍于其君。即此人之功也。身雖不終。義所昭灼。猶使千載之下。懷然如在。感動後代忠義之心。亦此人之功也。先君而死。既死而君不獨存。則知未死之前。若賴其扞禦。亦此人之功也。自公羊論孔父後。更無持議及此者。不惟世無此人。兼亦人鮮此好。故范氏此論。獨覺義之長也。種康許允。鄭小同之死。皆然也。君子生于亂世。有必避之地。有必避之人。苟文若不屈和川。必避之地也。許子將不見曹操。必避之人也。所以藏身之固也。陳蕃仕于桓靈。驅馳險阨。中與刑人腐夫。共事同朝。彼非不能決情志。明去就也。以爲君側之惡人。不可不誅。又謂舉朝之臣。汎汎東西。莫適任忠。又謂漢之社稷。不去宦官。必無長久之理。已之軀命。必不與諸奄共存。不殺諸奄。即誅奄。無二念也。一旦資武秉政。自以爲萬世一遇。功在漏刻。詎意天下悔禍。將成復敗乎。知其事之不就。猶以身先羣士。突刃犯難。至于無生之頃。而後始忘天下。其視解組挂冠。知幾遠禍。不啻鄙夫之言也。忠于亂世。自古爲難。張華知中台星折。而不去位。或時事已傾。雖去亦不免也。聞劉卞之說而拒之。可乎。不可乎。華儒者也。守經術而怯鋒刃。以爲彌縫弱帝。稍緩其怒。則朝廷無事。大物不移。猶愈舉事不成。身死亡而亂不息也。然而不去憂父。魯難未已。賈后之惡。可悉數乎。虞以彌縫爲事。將何所終。義憤所激。必有義人起而乘之。此華之所不能也。所以君子臨大事。又當果斷。以從義也。議者欲華抗節。死堅懷之難。則非通論也。台史曰。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季札吳宗。臣不爭逆順。理盡而無施者。固聖教所不責也。若張華者。君子惜之。惜其不爲張東之也。東之之義。何嘗不行於母后乎。至于使姦人爲之。則撥亂之權。不在正人君子。而亂滋甚矣。人臣處時勢之變。又不可常理論。道雖曲而通諸聖。正謂此也。資武何進。皆以外戚誅閹。反爲所害。然二人之事。亦微有異。武所任者。尹勳。劉瑜。皆文儒也。不能不持握兵之臣。以濟而振兵之臣。大抵皆與宦官通聲氣者。所以臨陳一呼。張免解體。其事遂大決裂。何進則不然。所與謀者。袁紹也。四世三公。勢既足爲重輕。又少通輕。侯門多死士。紹取宦官。足以相常。屢陳厥謀。進皆不入。此進之失時。非事機難就也。至于交構既成。雖進盡力。紹不得已。遂議召兵于外。紹非不知。此事無煩外兵。如曹操所云也。又非不知外兵更生亂。如陳琳所云也。以爲進既無勇。不可共謀。惟召外兵。以脅太后。庶幾強濟一時。異日後患之生。別有術以禦之。不在此時之多慮也。曹操陳琳之議。事之經也。紹此謀。事之權也。紹不克濟。起而行權。未爲全失。所以紹之權成。雖宦官能殺進。紹必能誅宦官。若無外兵在此。何進一敗。紹且俱死。更有何人可以勒兵入宮者乎。勒兵入宮。數十年之快舉。苟力能爲之。何可自細而不爲。紹以爲取宦官最難。若董卓者。徐而圖之。未必無策。不虞王允之功。終不克成。漢家之事。終不能振也。天下之事。有當全局入算者。有當按節徐圖者。未可一概論也。李訓。鄭注。皆由宦官以進。而能與主人同心。謀誅宦官。此劉之六三。去其黨而從正。聖人有取焉者也。事之不成。以身死之。志士仁人之所爲。即不如資武陳琳。流芳史策。奈何獨施重責。與亂人同科哉。蓋資度之文宗實錄。成于武宗之時。仇仕良之徒。皆有宦官之勢。未滅也。不肯直訓注而自計開矣。李德裕總裁實錄。竹受貶斥。亦未必以大義相而。所以極貶進身不正。又謂意果

謀淺。大率非平心與公道。故甘肅一案。當以謀王事而失機。至于決裂。以壞國家之大勢。否則以不及爲罪。折足覆餗。雖死而奪其名。猶得春秋之義。若以爲妄生事端。竊取權勢。死不足蔽罪。與崔昌遐同。則非通論也。崔昌遐之事。雖藩在外。彼此相傾。仇機毒矢。不及宮闈。不幸引之入內。俾得挾天子以徇。服卒竄天子去之。此豈訓注之倫哉。李商隱感事詩云。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謂衛冕日。事吞欲絕聲。此惜殆與予同也。晉頃公會諸侯于冠。謀納魯君也。范鞅取貨于季孫。辭宋衛大夫。而爲說以懼公。邪盈執邪勝。私家之討也。荀躒受賂賂。言于公而執益。此二人者。貪利滅義。無入道矣。不再傳。而范中行皆逐。蓋天地之氣。至于將倒。則金行用事。世祿之家。至于將亡。則貪夫生焉。金行者。天地將倒之氣也。貪夫者。世家將亡之氣也。此必然之理也。張湯之時。奉迎而死。非一士也。人主用一酷吏。則殺機已動。不獨事中之人罹禍。其氣議所取。雖事外亦不免也。昭帝即位。寬平仁恕成風。于餘年開天下大變。若不知向時之酷烈者。信乎轉移世運。在人主一念一事而已。無極重不可返之勢也。商君天資刻薄。一日執持國柄。以嚴酷爲心。無先王寬大之意。法雖行而意則可誅也。先王心乎寬仁。不得已而用法。商鞅心乎刻薄。即用先王之法。亦必盡失先王之意。況又從而變之乎。雖其爲法。亦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如什伍相收。而迫之使告姦。趙廣漢行諸潁川。其俗大壞。又宗室以軍功始隸屬籍。石虎劉子業。所未爲。二事皆不可行也。至于軍功受上賞。私闢被刑。力本業者復其身。逐末息惰者爲收斂。以尊卑等級。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華飾。凡此諸事。未嘗不善。倘以寬博長者。立心仁厚行之。亦不殊柱後惠文之意。但處心積慮。必欲殺人。則不可爾。故商君之罪。在乎居心不仁。必既不仁。即不可爲人上。焉問法邪。惟君子而後可治天下。以其所習。皆仁厚之業。則所好必仁厚之行。所存必仁厚之心也。故曰。事察易從。法省易固。則民之獲罪者少也。易所云无妄者。動體而健用也。動體而健用者。謂欲行于中。必行于外。欲行者斷以誠然。必行者應以不疑。所以爲无妄也。物感自外而來。不疑之心。自內而出。是以外來之理。爲內心之主。非以內心之誠。應萬事之變。故有正有不正。不曰誠。而曰无妄也。商君之事。无妄而匪正者也。宜有天命不佑之災矣。治天下者。非不富用刑辟也。所治非一鄉一邑之人。知愚偏全。必不可齊。上之人。非力不能齊也。不以峻厲之法。過其生長之機。俟其德治而俗化。蒙開而政成。則不齊者齊。而民德一矣。諸葛武侯。張益州。治蜀雖過于嚴肅。然覺悟愚迷。使骸體有歸。出死法而受生理。是以身既往。人致思也。以此益徵商君可誅。商人臣事君之道。其上弭亂未形。其大激亂反治。未之過也。儒者大惑有二。李陵畏師生降。帆欲宥之。龍錯忠而見戮。帆欲罪之。是非若此。其書皆可燒也。故論錯者雖多。必以李觀爲正。論陵者雖多。必以白居易爲正。陵不足惜也。然武帝處此。前後皆失宜。始之道陵。疑其畏敵中止。怒而驅之就道。後之族陵。以公孫敖免谷寒貴之。而怒不加察。故後人持論。多爲陵惜。因貸其罪。然陵實無可惜也。陵才雖美。既已降敵。則貽書之。一時頓盡。不必更爲出脫。但當深責貶師主軍。所攻何處。而使匈奴左右地之兵。皆萃于陵。又當各武庫。將路博德之軍。調置他處。使陵孤軍

無援近塞百餘里而救者不至是為邊將失職然後得是非之正若太史遷得當以報之語未然而事已成之功非所當言于主之前況欲回雷室之怒收必死之獄乎皇市規取不與無人此好名之過君子不為也與君子同行何必同禍與君子同道何必同名范純仁救南真諸賢所以補朝廷之闕非欲居正之稱也居亂世而友善人常問其誠與不誠誠則所資皆實不誠則所資皆虛誠則益進于道德不誠則相從于禍敗誠雖得禍亦輕不誠則得禍偏重若曰吾嘗以得禍為期期而待斃恐非人情君子無取焉然則未嘗與輩卓同惡也朝廷大賢雖亂賊當道不能不用苟不與其因謀不得指為同類坐中一默當以金尚之對一紀之往從而原之豈得畏其有所訾議先事殺之乎其為殺善人而滅紀廢典非過論矣范氏以舊交懷遠雖稱亦恐所不受也為治必有規革革之為道相異而不相害者也舊俗必不可仍故以相異為貴至善殊塗同歸故以不相害為美是以有取于澤火言內明而外悅此明而彼悅也京房考功課吏之法漢百餘年未之行也房創欲行之舉朝皆以為不可房獨欲遂行之又欲使弟子居外以試其法房居內以達其章奏擇官為之擇事為之此朝端所駭異雖無石顯亦必敗矣又有甚不可者凡聖賢所持者理理同人所共知雖強暴之人猶時為理所屈庸肯傲僻時為有理之言所開悟故凡事可行京房諸奏不任理而任術所言利害吉凶房一人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為之君者雖喜其說之屢中而無確然可據之理以決其疑故說則易入且直以術士待之而誠敬尊信之意亦微矣房所事何如主冥然為之則知術不知道也靖康初年吳敏欲檢詳祖宗定制及還年弊政當改者次第施行竟為耿南仲所沮欽宗既無明哲之德主持于內吳李諸公亦未必有和悅之氣兼容于外宜乎不能行而敗壞無已也況妄與事端若房所為者乎君子為學當使身世兼資本末共其彼偏至而畸立者高論有餘實用不足一旦出為世用其所資以自營者如構屋而無鑿契未可善世而反誤世也如王衍者口不論世事雅詠玄虛適然自適以此自為何嘗不善而後進慕之以成風人主用之以當國非其志之務華也非其身之招權也然被以大過而不可辭所資之學原不純粹中正也學既偏矣又值世方大亂生平所資纖毫不可施用至于頓首賊庭以乞餘生豈不惜哉何晏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則美而多偽管輅比諸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觀晏之生平所不見者多矣時人翕習歸服之人已服矣是以不求更進益遂其謬至于殺身而後已此二人者皆名之為害也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深忌也故天地之間無全名若俗情所尚者皆猶蠅也臭腐所在則爭趨之如遇馨香之氣將不驅自遠矣古之道術不止一家士之為學不憂其偽而憂其雜後之道術雖出一途士之為學病不在雜而反在偽夫雜猶有用偽則何用哉且偽則末有不雜者是以雖由經學入官而有法李悝計倪為政者有兼釋老立言者皆由學術好名使偽者並進其根結于人心而不可解也故吾因二人而竝及之元載專權引文學才望一人視厚之異日欲以自代而楊炎遂為其所累王叔文專權知杜佑重位自全用以主度支自降為副佑遂為叔文所累此二人者皆好美官而不遠小人故也天下之理相違者必相成也相從者必相刺也為名必失實為實必失名然二者實相益也為是必去非為非必去是然二者實相資也遠而有成是成以成仁也蓋名

者必竊實盜賢者亦竊名乃名實相賊也偏是者必滅非偏非者必害是乃是而非相賊也從而不察則仁不害義矣士大夫好進者必不能遠小人惟談于名位然後卓然自立管寧所以默遯海而全其忠貞也晉侯欲去羣公子士為擇其富且強者先去之故用羣公子之謀以去富子又以其法去游氏之二子蓋富且強宗族所共憎也以衆惡去富強則富強必去而羣子勢弱弱則其人亦可去矣晉之公族所以同歸于盡也獻公若是其忍乎懲曲沃伯也曲沃既覆大宗復驕遷其詞請命于朝王室不振受賂而詐之無一語詰其僭宗者晉之子孫習見其事皆懷殘忍之心是以獻公為此不疑然而他日申生弑齊卓子子圉皆不得其死夫誰氏之子與又經驪姬之詛特廢公族一官數世之後知其不可乃盡用卿之適庶使世其權權有所歸而後此之公子公孫又聽命焉晉所以終亡于六卿也試取全局觀之前人用心所以發忍若此者全其所愛也本宗孤而無輔世卿強而久據是賊其所愛矣羣子之愛穀也盛之以雕籠食之以玉粒弋飛蟲以為餽恩清泉以為觴惡畜狸之相伺也則杖鞭而遠之不數日而毀斃矣是愛而斃之非忍而斃之也古今以愛相斃者多矣惟明主而能全其所愛則主則必賊其所愛猶羣子之愛穀也宋襄公之母之罪未必甚于魯莊公之母之罪也然莊公可于練時殺母之嬖可以母道致遠終之禮襄公之母雖其子為君求一返故都不可得此其故何也文姜雖得罪宗廟未奉桓公之命以出故子不得議母之罪宋桓公人見出于其君既絕于廟不可復返故子亦不可改父之刑生不得歸就其子死不得為之服也然范氏謂子母之義終不可絕生致其孝沒盡其禮此後世事出母之義則也大叔不義而得衆莊公處心積慮成於殺弟聖人愛取焉而在其詩也一國三公世所當戒食士之毛威私恩背公義法所當懲鄆人昧於大義獵見武姜之愛莊公之不怒相與美其技藝誇其親昵惟恐不至然莊公之師一出而叛叔者競起向之珍重愛慕者皆為往歲歸正之心捷于枹鼓邪僻之黨不勝公義也陳蔡方睦于衛石碚遂致一言取州吁如探囊慶父之權殺君已成國人不能不出奔也夫義所在人心皆同雖有亂賊莫能抗也此可以決事機之成敗矣為人臣子知夫不義之衆原不可恃至親之恩原不可估父母憐愛之私即異日可寇之案當備小心辭寵守約豈惟免于取諸母懷而殺之而失教之譏亦不以累上矣此聖人垂戒之惜也詩載管鄭二叔之事一成一敗皆為後世戒也宋之義康鄭之叔也齊之常山管之叔也其所以成敗視大宗強弱非有義也要之國君之子不可失教驕愛極而背亂生自失教始也裴子野之論足法矣救災恤患古今通義黎侯久寓于衛衛人莫恤黎之臣子怨而歌之其詩曰微君之躬胡為乎中路又曰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微其事者以事告人而人不有其事也微其身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也微託于人而人不有其事不有其身固為窮矣所託之人獨無人心乎人事輕重高下豈有成法皆天理之節文也天理所在節文自生其不及此者在國家必替在國必危宋元公意如之外舅而求納魯公資者舉事正倫恤患不私現雖故足法也爾時預魯事者齊侯無信魯人助風自謂莫可誰何以後事論之魯未亡而齊先亡矣夫大義不明之禍豈不烈哉虞卿相印以急魏齊之難太史公曰庸人且知不可況賢者乎以恩觀之虞卿著書人也魏齊下品以身從之魏相相印不足益怨卿蓋

欲捐相印久矣。借急難故交之名。遂捐之耳。六國將相。不難于受。而難于辭。不難得于初。而難其終。蘇秦樂毅可證也。卿以遊說之身。至于封侯。此智者勇退之時。第恐抗志泰高。必受維繫。適值抗憤之名。可誦逃榮之迹。所以超然人世。著書怡神。萬乘之君。不得而縶係也。當時之人。好奇節而薄廉退。雖捐相印之美。猶引急難爲重。未嘗知卿心。太史公亦因之。然卿即借是以著其用也。魯仲連之時。其事益難。故虞卿猶可去。仲連必不可受。要之兩人皆同心也。故曰。參合古今之事。得庶幾焉。揚子曰。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此論世法也。歐陽公論易。以爲象數之學。非文王惜。文王因易中陰陽之理。以括天下事物。而發明其吉凶。使人知所趨避。非爲象數以占筮也。此蓋與邵子並時。而薄其說者。朱子啓蒙一書。詳言象數。則朱子亦未嘗以歐說爲然也。夫筮卦之法。即初爻所得一畫。而在圓圖之左右已分。其畫爲奇。不復居右。其畫爲偶。不復居左。此即人之初念。善惡分背之象。初念爲善。即在君子之列。初念爲惡。即入小人之羣矣。自此畫數累增。時陰時陽。極于十有八變。然後卦成。而吉凶分焉。天道不遠限人。以無可逃之數。人自趨于數所必至。莫能逃爾。不至內外之變俱盡。皆在可以轉移之數也。此天心愛人。見于象數者也。朱子啓蒙一書。爲當時撰著之法。多有不合。如郭氏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之說。乃六爻而成卦。不應五歲再問之義。故參伍錯綜。計之亦多不合。知其非天地自然之數。既非天地之數。其理必不合于天地。所言吉凶。亦常有誤。安能教人趨避哉。若啓蒙之法。變見錯出。縱橫離合。無不同者。乃知爲大地自然之數。而吉凶亦不爽矣。此人事得失。係于象數者也。且河圖之法。陽內陰外。內君子外小人也。洛書之位。陽正陰偏。大人處正。宵人側貳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陽用全。陰用半。君子之用無窮。小人之技有限也。天地之氣。至乾而分。至坤而窮。分山長而來。翕由消而極。離陰陽平分。而六十四卦。皆統于乾。則知陽能統陰。陰不能敵陽。此尊卑大小之形。扶正抑邪之義。存乎象數者也。若獨取詞章。盡去象數。是天心之仁愛。不能有益于人。人事之知幾。不能有益于身。天地間自然之尊卑損益。不能資之以明道義。獨與一世君子。談盈虛消息所見端。而不顧虛消息所由來。未可謂知易也。太史公感慨不平之氣。祇可自爲一書。不當發抒其憤。以論古人之行事。以天下公理。發私己憤懣。聖賢立言不爾也。觀班史嚴朱。以下四傳。其相次亦似有意。蓋有嗜進喪權者。即以誕節全生者正之。有中才苟容者。即以狂狷自厲者矯之。其指似乎以相反之迹。警省天下士也。陳壽蜀人也。憤歎宗國之意。夫豈無之。觀其爲武侯作傳。以校定諸葛故事一篇。載于其後。以議論結出敘事中。然後武侯之心。紆徐而盡達。蓋與亡之交。有難直陳者。故必微文見意。此亡國大夫立言之體。陸機辨亡。其指不殊。萬世而後。當深觀及此者也。其論功業。則曰。蜀中無將。論文體。則曰。所與言者。皆凡人下士。所謂定哀之微詞。曰。無將者。尊宣祖之雄略。曰。凡人下士者。避上國之光華也。其曰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罹其武。以此見武侯之心。未嘗以相國自居。自逸。雖天命有定。猶必以人力爭之。又曰。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而有益于世。以此見武侯之學。可以致君王道。以公誠立萬世之則。非若師昭父子。幸其君弱。窺竊神器。又非若鄭沖。何曾。依阿譎諂。視君國與廢。可以朝趨市門。迫暮則散也。蓋旨趣在文字之外。俟有心者。深思而

自得。非若他史書。可以煥然表見。無不盡之言也。時爲之也。將略不長一語。史家以爲毀亮。因之譏議。不亦淺乎。二氏之書。山林遁世之士。所以蕩然肆志者也。身膺名教。位屬瞻望。而口之所談。家之所尚。莫不浸淫及此。此非直身家之愛。乃世道之憂也。三四十年前。晉紳之士。薄先王而崇迦維。身居朝端。心依西竺。謂之符微可也。班嗣好老莊者也。友人索其書。拒而不與。以學步邯鄲爲喻。真知道之士哉。惠遠自是高僧。但就彼法中開導。亦有餘矣。而集繙素爲社。至百有餘人。雲勒山谷。居然移書太守。邀求入社。則妄甚矣。蓋僧繙好名。欲爲人所不能爲。而淺中弱植之流。羣起附之。以句殘害剝蝕之名也。陶公雖與遠交。而不入社。此公素不好名。自然不向此中作因緣也。可笑謝靈運。規求入社。而爲此僧所拒。只此一事。可觀靈運胸中。全無道氣也。

釋志卷十八

廣徵篇第六十

記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誠也。又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然則天下國家之事。皆當實有其理于身。身之所具。必得事理之極致。而後可措諸天下也。夫權衡所以操輕重。不爲極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策所以決羣疑。不爲知難者設也。故無其事。不必求其類。有其事而不識其類。未有能致遠也。天下一事一物。皆有義理之極致。非智冥無可指視也。求諸天命人心之本然。盡其理而處以義。得其至當而力行之。至于純熟無間。斯謂誠矣。所謂極致者。事理之中爾。中不擇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襲。因物而往附焉。中無定用。無適而可忽也。道義有消長。人事有得失。氣運有盛衰。前乎此者。不能盡出一法。或以人事勝天災。或以兵力平世亂。或以王法正人倫。或以正道開邪說。或以古法治今事。或以後車鑒前轍。要使已壞之人心。自我挽回。若巨防障狂瀾。將絕之義理。自我宣明。若白日照幽暗。內不顧私己。外不牽流俗。而後能有益天下也。夫斷木爲基。挽草爲耜。莫不有成法。古之王天下者。制器尚象。自無之有。觀遠察近。盡爲成法。以授後世。順然觀仰。舉然取法。無不愜于心。無不給于用。無不周于變。要皆因天地百物之理與象。而非聰明智巧所揣摩也。君子修身成務之業。亦當如是。取古人良法。備今時事用。或因事爲師。或推廣取義。要皆不違乎天地萬物之理。猶夫制器尚象。兩目

相承而爲綱。下勸上。而爲舟車之類也。然而聖賢之學。不止于此。蓋內外交相養也。動靜交相養也。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無以立本。動而不察。無以致用。不忘百姓之病。是以不忘帝王之功。不忘帝王之功。是以不懈夙夜之學。夫豈補綴于此。涉渡於彼。小成其道。畢陋其業也哉。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所徵者。廣。可信不疑。事博聞之。爲貴。與人君即位。必紀元以首事。所以出政令。別先後。俾臣民有所奉。史策有所據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即位之初。不以一紀。而以元紀。欲其以仁宅心。政令皆從此出也。自古及今。嗣君即位。必踰年而後改元。蓋臣子之義。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改父于一歲中也。楊駿輔政。未逾年。改元。後知其不可。惜于前失。令史官沒之。明年復改元。其間于古義。固無足怪。宋太宗賢君也。一歲之中。既稱開寶。又稱與國。變逾載。復制。急正始新令。終始之義。不明。似乎擬其所。而于自帝。不宜在盛世與賢君也。秦漢之君。有後元之號。議者譏其非重始之義。漢武帝因事立號。數年一更。改元之法。又爲之變。有一君而十餘紀元者。王通曰。改元非古也。其于彼心自作之乎。胡氏曰。歷世無窮。美名有限。不若編年之爲正也。今立號既久。古制亦不可用。明代之君。不再改元。爲可法也。齊桓公先子糾而入爲正。晉文公後惠公而入爲正。所以異者何也。無知者。先君之賊也。承雍林討賊之後。故可先入以居其功。奚齊卓子。先君所命。里克起而殺之。此時先入。是與聞乎弑也。故以後來爲正也。漢大臣迎代王。齊桓公之事也。故宜速赴。不宜猶豫。楚觀從召子干。晉里克之事也。故宜遲回。不宜決起。宋昌勸文帝。身犯止重耳。非能有先見也。明其理而決斷焉。漢文帝有所迎而入者也。元仁宗無所迎而入者也。義之所在。不約而同也。若元之文宗。大臣爲之內主。而嗣子失其權。乃里克之事。幸而或者。不可以常理論也。隱桓之論。二傳絕不相蒙。先賢所以博觀義理也。公羊之說。宮闈貴賤通論也。殺梁之說。長幼先後定序也。公羊所據者。大國之女。有手文之祥。來歸于我。不可以卑位處之。故以仲子夫人爲正。夫人既正。則隱雖長而繼于貴。而賢無論。蓋世及之禮。長與貴皆有定次。賢則無定名。從有定者與之。所以止亂也。殺梁據諸侯不再娶之義。而以仲子夫人爲不正。夫人既不正。則隱桓貴賤不殊。而隱爲兄爲長。當立而不居。是出于讓。非出于義也。讓者小善。義者大綱。以小善害大綱。亦當從不正論。故舉三端以正其失。一曰。以惠掩義。一曰。以邪妨道。一曰。探尊者之誤。而遂成之也。二說皆有理。顧後世所用之。宜何如耳。詳觀此案。宮闈之內。定不可逾越先王之禮。而假借名器。魯國之事。因禮制既逾名號。遂疑公子。豈始有奪此與彼之心。是以莒莒不遂。鍾巫遂及。端本正原。惠公不再娶。則仲子不得爲夫人。所有公子。皆隱弟也。亂無由作矣。惠公假借名號。使有配嫡之嫌。人情疑貳。亂賊生心。殺梁謂之邪志。豈不然哉。手文之祥。適爲兆亂。非有天命也。若隱公者。以國與弟。而以庶子自處。且明庶子無承先君之道。而有攝嗣君之道。幼則攝之。俟其長而歸政焉。蓋攝有二義。重誓不可主也。則攝之。恐亂臣懷二心。則攝之。有長君者。二禍免矣。隱爲萬世立法。非但率爾請以去國。是以春秋中賢之也。不伏齊突齊曰。君之子。變稱子常例。而繁其君。殺梁謂國人。不以爲君。其義可不存也。胡氏曰。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子之也。非所子而子之者。不能使人亦子之也。合二義以觀。愛之適以禍也。尊之適以危也。其不能得之人

者。雖行一時。仍失據身後。可以破溺愛之私。寵授之偏矣。宋有公子馮之毀。而華胥動于惡。首有重耳夷吾之毀。而里克動于惡。宋有湘東三王之毀。而壽寂之諸人動于惡。亂臣賊子。未有無邪而動者。有國家者。先事而圖。不以邪示天下。則亂心不生。亂事不成。所謂先事而圖。亦無他術。明禮而已矣。蓋爲治者。以禮鞠養其人。以禮并衛其人。制其等殺。示以樽節。使物不窮于欲。欲不淫于物。所以養也。享獻以訓恭儉。燕好以示慈惠。玉帛周于境外。等級肅于國中。使兵革不見。刑辟可省。四民不遷其業。上下之分。無所倒置。人倫親疏。皆和順雍穆。無慢棄之過。所以衛也。故禮者。社稷之基。治安之本。晏子對景公是也。中葉之君。亡禮于微。害成於著。亡禮于身。害結于後嗣。至其一旦。固不可救矣。杜預以衛君拒父爲不義。故衛賁得稱世子。趙鞅爲義。齊國夏在不義之列。公羊殺梁以爲義。雖石曼姑衛之臣子。亦可帥師拒亡人也。此後鄭玄。江熙。各持一說。范寧注穀梁。亦不取殺說。而云傳義未喻。夫此事既折衷孔門矣。然猶傳此二義。故知是非之際。審定爲難。以今觀之。公羊所重王父之命。杜預所重父子之倫。父命時宜也。天倫定理也。二者相校。定理爲長。夷齊之事。一尊父命。一重天倫。適與二說相符。觀一人皆不有其國。所從者定理也。故范寧遠傳從杜。胡氏亦從杜。而引孔門言爲微也。孔穎達曰。公子鄂讓國不受。然後立桓。然則桓之立也。據周禮適孫之文。非有靈公之命也。其拒父也。緣可立之勢。貪得位之樂。非有靈公之命。子之收也。穎達所疏杜伯之義。故深駁王父命之一言。以伸杜氏之說。宋襄公納孝公亦然。雙臣爭權。先石之殯失時。鄰國聲其罪伐之。是仗義也。公羊所以義宋襄也。然孝公者。武孟之弟。桓公以私愛屬諸宋。非正也。武孟既立。齊有君矣。伐正而納不正。故惡其助亂。且伐喪也。穀梁所以不義宋襄也。亂長幼之序爲重。爭權爲輕。當從其重者責之。故胡氏亦從穀梁。與衛事同。古今之事。參伍觀之。乃見其極則。上士所順者德也。下士所順者意也。衆人欲有益其僑。賢人欲有益其世。聖人欲有益其後世。國夏曼姑之流。所益者其僑也。奉先君之命。以伐亂。所益者其世也。不以一時之重。易古今之重。所益者後世也。此論事之準也。爲其僑立說者。衆人也。爲其世立說者。賢人也。爲後世立說者。聖人之徒也。亦論人之準也。齊文宣之狂暴。一旦身死。二弟不利。諸子夫復何疑。如人家祖父不肖。禮義不孝。子孫孱弱。族之弱者。即欲修其所。有不能習俗使然。亦好還之理。所恃者幸輔忠誠。臨大節不奪耳。然爲二叔者。位尊地富。爲宰輔者。主幼時艱。此時兩家之事。必有一敗。敗則不在驍雄之王。而在迂緩之儒生也。夫孝昭者。既已行之而效。將死之際。不思兄子誰殺。而欲人之免其子乎。蓋大權入手。自以爲萬世之安。寒暑未周。身若朝露。退思所爲。悔之無及。姑爲好言。以慰後起。冀以深悲之旨。幸免于萬一。然而必不可免者。其定勢然也。亦足矣。夫事之成敗。雖不可知。就其發見之端。而定勢已具。其合于人心者。即合天心者也。其不合人心者。即不合天心者也。成不成未可知。而天人所助。必可知也。所謂天人之心者。高卑上下。各稱其職。智愚好醜。各用其誠。知代位之理。則微賤不可棄。謹倚伏之幾。則備豫不可弛。不期效于前。不責報于後。庶乎有逸豫無險難矣。後之君子。居心不淨。常爲情所亂。情既亂則知必紛。日以其知。假借義理。日以其力。役使羣動。悅之以威誘之以利。然而大業不可誼立。微物不可虧。事將成而物敗之者有矣。事將成而已敗之者

亦有矣。夫合耦仇匹，天之道也。無天下皆愚，我獨任智之理。無天下皆弱，我獨任強之理。君子處此，必也小其心而大其識，是以能合天道。集義者所以大也，依仁者所以大也。大則所如皆順，否則所如皆逆。惟君子而後能處順也。皆惠公在秦，秦伯許釋之，皆侯之意，但欲悅突一歸。呂甥爲謀，先立君于內，而後迎君于外，以示人心和睦。國勢強盛，備得修舉，鄰好敦固，安詳寬綽，無周章失措，苟且乞憐之態。見于國人，所以軍敗君獲，尚能立國也。蓋抱空質猶是下策，而舉措不亂，足以服人。雖其對秦伯之語，一恭一倨，總曰不憚征繕，此特吾戰爾，所以立國，不在此也。呂甥可謂知士矣。謀立新君，以免舊君，救君於危，策莫善此。宋襄公用之，厥後廉頗請之，王且請之，明景泰行之，皆呂甥之智也。然亦有不同者。皆惠在秦，宋襄在楚，皆君有別立之意，臣奉行之，非出臣下意也。故君還而不怒其臣，如鄭公孫中，明景泰帝，君無是命，居國者以意爲之，所以信君懷憤，茲因肆戮，此亦不可不辨也。春秋之義，高子臧之節，許季札之仁，子西子鄧，皆稱美備冊，而實于子效死，不立。蓋爾時因亂得國，鮮能善終，或見殺強臣，或見誅舊君，其復國而安之者，未有非其舊主也。惟負芻展與，遂取而自育之。若明之景帝，既不能爲子臧季札，守節不移，又不能爲宋日夷，讓而不有，甘以其身爲負芻，苦展與，勢必出于兩城之錮，以饜奪門之禍矣。然尚有可救者，甯武子宛泥盟書，圍發內外同心之理，俾行者居者，耦俱無猜，蓋欲衛侯，詳味書中之意，上下相安，豈知其君合怒不解，掩國內無備，而淪盟去其弟，是武子之盟，欺國人而憤明神于國事無毫末之益也。景泰之末，于忠肅身在事中，不便以宛泥盟書，主張朝端，其他預密謀者，皆小人，誰能引古義斷事者，是以豪帥漏洩于獄，犬忠樞陷于元咎也。通鑑載韓琦請太后還政，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皆疑舉事太遽，當日未必若是，後世亦不可復行。本傳則不然，琦先白，請內批某日更不御殿，然後令捲簾撤坐，英宗猶曰：「莫未否？」琦曰：「已得手詔矣。」如此君臣母子之閒，各循禮義，未失歡心，始爲事之可行。書之可信者，通鑑所書，何啻莽也。故曰：君子避嫌，則通于理，宋有兩大案，不善用之，皆足誤人。濮議一案，以子無爵父一語，奪人主天性罔極之恩，勢不免齟齬于當年，亦未必取決于後世。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以此爲稱父母之據，不思二禮所云，爲其父母者，乃詞窮而無可易，故道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爲據者也。中書據之，乃曲說也。持此以亂正義，宜當時諸公之不服也。又引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濮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爲皇考，置太后何地？中書獨未之思邪？惜乎此論未決而能，使後生不見禮義之定案也。愚謂人情隆於所生，未爲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爲臣子者，必欲求其據于典禮，以明其非私，故其說反多穿鑿附會，而不可爲典要，避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所以愛君也。胡不俟太后賓天之後，議之以所生皇考爲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己之情，則于禮無憾也。蓋曲說不敵正禮，其情猶可敵之。若夫明之睿宗，猶唐之讓帝，元之裕宗，宋官一日爲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毋乃太激乎？紹興一案，金帛幣藏，輸于怨家，加以名號不正，此忠臣義士所痛心疾首也。然欲壯國威，即當修備，修備之道，先明大義，以一人之心，至于施爲之際，亦當權其先後，辨其

名實。先者內治也，後者邊功也。恢復仇者名也，秣馬養兵，愛民足國者實也。先後名實，秩然不紊，卓然有效，而國勢立，非獨任盛氣直詞，遂可威服境外也。有宋不然，人君晏安之好，牢不可破，國家財賦所出，益以日削，民間供億之苦，漸不能勝，李綱疏陳買馬，陰以內批立限破之，所云大軍月餉錢，東南已不堪而怨謗作矣。況他徵發乎？夫無馬與餉，何以用兵？無兵何以恢復仇？此勢之必不成者，所以姦臣敢行其意，而誣之，誘之，迫之，悅之，翻有似乎從衆心之所同，是以能與天下正議，論爭是非也。如宋廣德生，病不在茲，而在本也。然當時慷慨激烈之論，亦未嘗託諸空言，蓋講明義理，使萬世下知和戎不可恃，國恥不可安，苟延一綫，不可立業，大勢一傾，百難難作，雖有智者，莫能措手。人君常念及此，制治保邦于平日，寢苦枕干于臨事，勉圖中興之功，不遵覆車之轍，則當時諸公抗顏力爭之益大矣。宋襄公母既出矣，而爲太子如故也，其自請桓公，欲以國讓目夷，即漢東海王之意，目夷不受，桓公亦不許，足以徵光武之失矣。三代以上，易樹子者，內有大臣不服，外有強鄰致討，是以母雖出，子猶不廢。漢唐以來，母廢而子亦不安其位，夫婦之道既苦，父子之恩復絕，胡不以宋桓公之事正之？太子別居，廢嫡之兆也，申生曲沃，楚建城父是也。公子別居，耦國之兆也，桓叔曲沃，棄疾陳蔡不莫是也，故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編不在內，不易之理也。太子不可將兵，正于里克之諫，四皓之諫，乃知不威不孝之謫，既屈于理，而勸戰鬬之望，又更有可慮者，魏太子雖齊，而左右啗汁者，皆勸之戰，乃知不威不孝之謫，既屈于理，而勸戰鬬之望，又迫以勢，合二事以觀，太子決不可將，君亦決不可使太子將也。宋孝宗時，陳亮建議，用肅宗命廣平王故事，以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整旅建康，北向以圖中原，亮徒知唐史有廣平之命，而不察爾時東宮非廣平比也。肅宗與廣平，俱在軍中，雖有撫軍之命，猶之乎偏將軍，進退誅賞，仍取上旨，孝宗深居九重，太子將兵于外，可引廣平爲故事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開之差，當不啻千里也。觀光宗他日兩宮之禮，尙爲虛邪所開，子道不終，若使專命于外，羣小從而導之，禍機所伏，當有更甚者。晉陽之甲，可見諸父子閒乎？始事者，何言之易也。古者，元舅就國，皆天子爲之經理，王命申伯，其禮可謂備矣。然備禮道之，不使與聞政事于朝，所以無西京王氏東京梁冀之禍，又以見先王慮事之周也。蓋人之生也，非以力代食，則以事稱餼，雖里巷之恩，一飯不可幸致也。勢之最捷者，無如外戚，故幸之最微者，亦無如外戚，據已重之勢，取必新君，屈人主之尊，致禮權貴，以一家之寵，望後進之途，以衆情之憾，求一姓之疵，苟一人有敗，則舉族全降，此最危之地也。故外戚榮不再世，替輒沈族，豈非道家所忌，位而必覆者乎？第五倫請封侯以富之，勿以職事任之，洵越人箴砭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賜魯重祭，禘于周公之廟，以祀文王，而周公配之，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周公得配享文王，以是爲尊，周公云爾。又云：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諸侯不得用天子禮，而魯與周同祀同配，亦以是尊周公也。此見朱子詩注，可信不疑者，然非謂世世可通行也。明堂位之文，魯君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每歲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大路龍旂，一如天子之儀，其說原不可信。安知非王莽時，羣臣妄撰，以實居攝之事乎？王莽有說此義，謂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徵其意，竊爲此說，幾幸他日龍錫殊禮于其身乎？甚矣此公

之妄也。程子謂成王賜之魯公受之。皆曰非禮。所以折安石之妄也。公羊論魯郊非禮。胡氏從之。朱子亦從之。蓋春秋注云。魯之郊。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爲常。僖公始作。頗以誇其盛。則知其僭不自魯公也。又考國宮之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未及郊祀。豈有世舉其事。而棄斯略之者。詩中所云。龍旂常張。固已屬諸莊公之子矣。益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春秋之時。以魯爲有道之國。諸夏禮樂。焉孔子曰。魯之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之一語。必不爲魯公言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未嘗指僭魯公而言。魯之郊。非禮也。必待卜吉後郊。不吉則不郊也。先儒謂禮不當祀。故待卜也。若是祀之命受于成王。則禮所當爲。何待卜哉。又以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所以朱子之書。不言成王無是禮。第云後世之失禮。譬如梁孝王得用天子車旗。終其身而止。子孫安得承用之。故曰。魯郊非禮也。然則程子之說非乎。曰。程子之論。蓋準諸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雖周公尊親。猶曰非禮。況不若周公者乎。蓋不爲安石起義。論理亦當如是。若夫鄭氏之說。魯所郊者。蒼帝靈威。仰非昊天上帝。范曄注。梁亦從之。其說出緯書。非經義也。萬物各有愛惡。生殺之情。放而縱之。莫可極也。在上者爲法以齊之。非直禁其縱。所以欲全其生也。耿純欲避朱英之恨。先武爲從。封袁宏論其非盡一之法。然處事之宜。又當以光武爲中。若持高論以齊末俗。恐一旦不能止其妄發。然後用國法治之。其株累多矣。可從則從。南家皆受其禍。朝廷之法。猶屹然在也。此亦禁于未然之指也。御車者。待其已奔。則無救于僭。操舟者。待其已沈。則無救于溺。先事而弭。以光武爲得其中矣。夫又用三德。書之指也。時乘六龍。易之指也。威福于尊。抑揚進退。各有深意。總以納天下于中和。治法出于中和。則無偏黨矣。託孤寄命。蓋國家不常之事。春秋書季子以賢之。書來歸以喜之。宗臣之義。如是焉已矣。孟子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易位之說。無乃太甚。蓋人援此以陷趙汝愚。則其流弊也。伊尹未嘗有放太甲之事也。營于桐宮。密邇先王。不居宮禁。而居山陵。以動其孝思。發其天性。好事之徒。以爲放焉。成王初朝羣臣于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孺嫻在疚。言喪畢。思慕意氣未平也。先王之思。不待密邇山陵得之。此周公所遇。賢于伊尹也。霍光受命。與伊尹同。而微有異者。昌邑非昭帝命。圖也。賢則當立。不賢則不當立。其立之非有所私。以親與也。廢之非有所忌。以不賢也。尹復辟而光易位。其心則一也。無伊尹之志而篡者。桓溫是也。海西之命。有所受之。不惟臣下不敢議。即太后亦不得輕議也。況譴以宮闈之事。愚天下哉。故桓溫者。古今漏網之人。罪在不赦者也。桓溫之罪。與徐羨之三人同。三人討而溫免。簡文之政。不如元嘉也。後代有伊尹之志者。其惟韓琦乎。韓琦處兩宮間。復有任守忠。媒孽其旁。而譴謗誘掖。無不盡其苦心。至于其出復沒。言者多以爲憂。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此無他。英宗之命。受于先帝。非太后所可廢置。見之真而守之固。他何知焉。琦之處此。更無他術。必誠必恭而已。不恭則有居功之意。兩宮皆不悅。不誠則同列不相信。小人得而間之。若韓琦者。乃可臨大節而不奪也。使節死義之臣。因國家多難而後有。不可嘗試也。平居無事。有能輕爵祿者。必不避艱險。有能抗權勢者。必不畏死生。臨難使節死義。即其人也。宣帝以蘇武堅貞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及其卒也。歸于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其尊之也至矣。蓋宗知自居易家。貴用安公輔故事。以學

士兼參軍。便養其體之也。周矣。此皆位不甚尊。優禮獨隆。所以養人之氣節也。氣節之臣。用于朝。必能逆折姦萌。潛消禍本。天下晏然。無主憂臣辱之事。其人亦以功名終。亡何在前者。無所見而不能知。在事者有所蔽而不能察。在事後者。禍已成而不及悔。不可不于無事之時。任用其人。以消弭天下大難也。天下禍亂之幾。苟審其端。未有不至極盛而後已者。迨其已盛。未有不消滅也。呂后之虐。高祖末年。有其端矣。陳平善計。知勢不可遏。故封呂之事。順而從之。至于假子正位。宗黨橫恣。則其氣發洩無餘。從而決去不難矣。故用陳平之謀。決之而已。當方張而抗拒。必有不測之禍。爲社稷憂。白馬令是也。幾至不能決斷。必有小人起而承之。以亂易亂。而禍亦及社稷。齊王問是也。需度精妙。百不失一。大業絕而後續。天位曠而默延。古今二人。陳平狄仁傑也。儒者論世。或舉仁傑以資平勃。亦未盡然。仁傑天后所自相也。平勃高祖舊相也。其情已不同矣。仁傑幹旋。在天后既倦之後。平勃順從。在呂后方張之始。其時又不同也。仁傑不生都處俊之時。所以復唐。平勃不蹈緒遠良之節。所以安漢。事之成功。能扶大義。而不忤于義者。寬爲之途。以養徇公之氣。君子之心也。苛論刻責。奚奚爲哉。王者用賢。當審其開望。歷官既久。而任始大。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懷。不可開驟進之門。長奔競之風也。宣帝用蕭望之。先試守郡。又自九卿左遷。馮翊使論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張嘉貞對玄宗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太宗用之。能盡其才者。由及時也。周年五十而沒。向使用之稍晚。則無及矣。陛下必用臣者。宜及其時。百年以上壽。孰爲至者。若血氣既衰。無能爲已。用宣帝之法。則恐歲月易過。有大才而不克成功。如嘉貞之言。恐驟進者。債軀破車。亦未必能盡其才也。必也。人主待士。常恐不及其時。十句九遷。不爲速。士之自處。常懷不敢僥幸。自負鄙劣。不爲晚。則兩得其道矣。漢之徵賢也。詔下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必身勸爲之。故龔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常爲優。徵賢者宜。賀帝曰。大夫乘私車來邪。有詔爲徵。是賢者就徵。皆得乘傳也。桓帝以安車徵韓康。康辭安車。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不知其徵君也。欲修道橋。而奪之牛。使者知而欲奏。康爲請乃免。是漢之徵賢。不獨爲優。且遣使也。昭帝時。徵韓康。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復食。祠以中牢。是漢之徵賢。雖不受祿。得存問。賜子縣官。終其身也。如知章辭官歸吳。君臣爲詩以寵其行。玄宗時。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尙心。是古賢去國。其君欲留之不能。既去而深惜其去也。後世不重廉退之節。亦無優給之賜。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以徵逐營求得之。以誼隨繼。繼守之。雖有挂冠神武。抗志箕山。過六百石。輒自免者。人主無由知。公卿不同好。此人囊囊疾足。惟恐見羈。繼復經營營。營之消息。同盡宗測之形像。益增其慈懷。若爰居之鐘鼓也。此今昔之不同也。漢元帝不用馮野王。此中主之私。非大公之道。王道正直而已。不可以賢賢之故。爲加曲私。況以曲私之故。舍賢避之乎。以親故避。雖是未嘗直知其賢也。如不真知其賢。則用與不用。不甚相遠。古之用人也。取以天下公論。試以當官職事。有黜陟以勸戒其人有賞罰以稽覈舉主。何憂薦引不公。官常不勵乎。朝人廣衆之中。一言知其善。則移往而取之。兄弟

之國十同姓之國五十而天下不以爲私近不失親遠不失舉而天下義之稱其仇不爲諸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而舉朝歸美焉若之何避親而棄賢也至寶在天地誰不知之所以不若愛惜者妬其非己有也美物在天下誰能私之所以必欲強致者懼其爲人所有也庭有嘉樹樂封殖之嘉樹生于道周莫爲封殖謂無益于己也登千仞之峰不自知其高俯而下視衆山如培塿人物如螽蟴而後道然自喜者樂其相下也若不以公理爲心則用之與舍其失同備崔祐甫曰非親與故孰能知其賢郭浩曰用人之法惟公議于獨斷未行之前謹獨斷于公議已開之後持此道以用賢則公私之見皆屏除矣望之恭順之事乃書傳中君子小人相傾之始從來外戚中官如輔車相依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宦官趨寵必因緣動成動成體權亦有腹心託耳目于宦豎正則相助爲進邪則相援爲命所從來遠矣惟朝士中變態最多比周譏諂與時遷移遊梁入幕曾無定迹人主陷其術中端士困于言下非一狀也蕭周許史之案兩家相對未嘗有勝負也其中轉轅在乎楊與數言王安石所云邪正方爭加鉅兩之力而千鈞頓爲低昂正此類也人主慎重不決旁引一人爲助傾危之士因上下其間爲之妄說以煽亂之李德裕所云鼓天下之動以養交遊者也元帝于此貶則兩家俱貶用則兩家皆用郭父老害伯之言若適爲元帝而無別也所以諸州之賦析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唐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昇有司不如此不足資養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籠于上不復分別儲力之錢當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發微利亦歸于官大而飛苞驛館黃金橫帛以輪權門行募役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資政之不善就過于此此弊軍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而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濫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間不因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禮賁不已罷斥亦多姦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司倦于檢察抑配良民益多姦民恐抑配見及故避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糶與州然後杜監司各取之門塞長吏抑配之資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然天下之弊日深月厲不可勝數者其原皆私之一言人臣私其身不得不私其貨大臣私其貨不得不私其屬展轉紛糾以及遠方小吏皆在所私之中行之既久避私者寧舍直道遂私者即遁迹公途人人各行其私而爲之以公焉李泌諸人之罪可勝言哉宋初役法以衙前主官物里正等皆課賦稅壯丁逐捕盜賊散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所謂衙前

者倉庫綱運是也倉庫則失陷資之綱運則車船補敗資之農民不堪往往破家故爲最難其餘諸役皆不得募人取代民有萬貨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役役是以苦之此差役最初之害也熙寧變法坊場衙前民則不復知衙前之苦而中等之戶出錢不多最爲甚便此差役之利也若上言衙前有役而得番休今輪錢既多于往時又無更休之議下戶皆無役者今亦不免輪錢衙前役者皆士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買莊田牛具以易錢納官而提舉司亦多斂寬利爲功此差役之五害也元祐懲此五害更復差役官收坊場之錢民返衙前之苦所以革議沸騰又上下二等頗欣躍中等則反爲害度差役五年之費倍差役十年此復行差役之害也總之新舊二役皆有利害秦晉之人差爲便吳蜀之人差爲使安石光皆盡貴不能周知折衷論之民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役苟以衙前爲難者司馬光亦請如舊制于官丁寺觀單丁女戶之類有莊產田屋者隨資富出錢佐之其農民不願供役者光亦許擇人自代如是則差役固無害也民出錢雇役遂得閉門安坐爲養生之計惟寬利錢太多是以復困衙前禁寬利勿使議有增損則雇役亦無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也此二役沿革之辨也以今觀之大率雇役于差役有司取錢過多及食吏所爲苟得良吏此患除矣村戶之民執役于官百費繁興不可勝數故吏家破產者所在而聞雖在良吏字下亦未嘗安其生也竊意雇役雖弊向未必至此夫公家之務有利亦有害者非天下大惡政也惟民聞皆被其害官吏獨見其利者天下大惡政也吏者則百法皆善吏則百法皆惡治天下者擇吏而已矣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雖云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掖庭之中此必適委爭寵而爲害者欽永同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燭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閒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爲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髮色入宮處耳目之前妨繼嗣傷聖躬在二紀後告戒則爲日太蚤微應則爲期太遠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豈似優于永欽要不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漢武帝篤好鬼神末年巫蠱事起京師流血事之相因者也蓋謂鬼神能降禍則亦可致禍禍可禱祠求禍亦可沮祝致矣巫蠱之言所以易入也光武信圖讖末年亦有妖妄之獄乃知鬼神之說臣下惑之其禍猶小人主惑之其禍必大善乎子產之對晉侯也人主有疾歸諸出入飲食哀樂之失節可以微安而不惑于神怪然後爲賢者之言爾高帝用兵可謂善矣既分張耳韓信定河北又遣劉賈一軍援河南非謂此二軍足以擒項不欲全盛之力用諸一隅關地廣境而戰項之軍若無開焉所以終擒項也光武遣耿弇別將取齊鄧禹別將取關中高帝之法再用之而效矣蓋重兵聚于一方膠固牢結而不可離者拙于川長者也故遣別將行間道非用兵不及此若項羽者每戰必自決勝不肯假人以兵宋嗣于河南而生

失河北此失策之尤者。為能與高祖為敵邪。光武遣師入蜀。戒吳漢堅據廣都。以待蜀人之攻。若其不來。轉營迫之。須其力疲。然後可擊。夫懸軍他郡。既已近其國都。而堅據一城。曠日持久。豈容兵之利乎。孟用兵宜觀大勢。故關賀謂莊宗曰。情勢既得。斷在不疑。當建武十二年。天下大勢已定。蜀人之心。不固久矣。一旦大帥壓境。人人知其必亡。英雄豪傑之士。必不為之盡力。其餘庸人。緩于微死。需以時月。終必取之。不必爭一戰之利也。昔高宗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孟獻子城虎牢。以備鄆。堅據廣都。即古聖賢故智也。李靖破江陵。虛者在內。實者在外。則宜急掩其虛。吳漢入蜀。蜀城外叛。國都內孤。則宜坐待其斃。可馬昭破淮南。亦得此法。但以逆害順。不可為訓。故不足舉似爾。每見入蜀之師。惟苦關隘難踰。既破關隘。未有不須再驚者。蓋兵已踰險。歸路阻絕。人自為戰。不全勝不已。而蜀人亦怯懦。不可與乘其利。楚為敵。故桓宣武朱齡石皆以此得志也。周世宗越壽春而取滁。楊行密欲以滁揚壽春。使連下兩。乃劉仁贍之守。卒不可奪。故滁揚終不能有。班師之日。舉而棄之。蓋客兵道險深入。主人不懼而退。則客無所依。雖得城邑。不能守也。唐太宗征高麗。欲舍安市城。而攻建安。李勣不可。太宗雖強從之。意不以為然也。卒攻安市。不下。建安亦不可守。勣之留攻安市者是也。善取國者。攻其國都。不攻支郡。彼建安滁揚。皆支郡也。必也。被其國都。則堅城亦下。故宋武直趨關中。周武直趨鄴下。得用兵法矣。兵法曰。禽之制在氣。氣之在人。有因休息始復者。有因休息益耗者。有鼓而用之而後銳者。有縱之使銳而後衰者。蓋志聚則氣集。志怠則氣散也。曹瑋鎮戎之戰。誘敵入百里趨利。追其既及。俟小憩而後戰。蓋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其氣亦闕。此因息而耗者也。王武俊貝州之戰。謀回紇衝陳而過。使人馬疲氣竭。皆用于空虛之地。然後陳合而擊之。此縱之使銳而後衰者也。此二戰者。皆以奪敵之氣。其氣一奪。在乎俄頃之間。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西南夷之兵。其利未收。抗衡上國。所以妄有期請者。譯人導之。非其本心也。故魏武曰。光胡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譯人難得。必教其胡妄請。因以自利。不從則失異俗之心。從之則無益于事。此從來譯人通弊。常事應之失策。邊徼不靖者多矣。然其為亂也。如鼠之距穴。不能遠有侵軼。但欲底定甚難。蓋以地勢險阻。窟穴甚多。彼所習熟。外人所不悉。大師入境。逃入窟穴。搜捕無術。反為所覆。若以重兵困之。連道甚艱。延難難。不久即當旋師。師甫旋。而蟻聚如故矣。韓雍征大藤峽。議者欲以偏師逐賊。以大軍困賊。曰。逐日困。皆無志于戰也。雍斥之曰。舍賊巢不圍。而趨其末。未見其可。當全師至彼。南北應援。并力撲討。何煩于逐。蠻夷不可以禮義戰。惟戰勝自服。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于困。彼此二議。不旋踵奏績矣。從來取南夷者。兵威既振。必以赦罪納降。為善後之策。蓋南蠻之兵。剽悍而無紀律。攻之易破也。以戰取勝。非多所殺傷。不能定亂。即舉土有之。又當設官作鎮。留兵遠戍。皆非盛德之事。且非息兵之法。不如解其心。勿使擾吾民足矣。禹之征苗。俟其來格。諸葛武侯。亦用此法于南中。范史亦曰。蠻夷難附。阻山谷。而頗有土居。其因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夫苟吳越陳蔡之戎。春秋無貶詞。以其密邇王室。不可縱之難處。故以誠之為義。然僅得無貶。非褒之也。後之觀南夷者。不惟屬乎象。且欲

韓諸職方。章惇因是捷取遼陽。其不為倖者。宿兵荒外。奏功不時。敵所恃以事無用。故賈捐之之對。論事者深。有取焉。越得遼而吳伐之。越雖敗而吳卒亡。顧德在燕。而秦滅之。秦雖勝而燕卒復。論者美燕越之終事。而不咎其始之覆敗。則非通論也。始之覆敗。刑政失也。終之紹復。天心未絕也。後此之天心。不能救當時之政刑。故其復也。若可幸。而其亡也。亦可鑒。君子當先議人事。後順天命也。天下之勢。如六王三國。分而未一。有大志者。先務富強。厚其基本。然後舉兵四出。以圖大服。弱小而無憂。不勝。司馬錯所以先取蜀。諸葛武侯。所以先定南中也。天下之勢。如秦隋。民不堪命。欲救世者。先張形勢。管動天下。然後富民。禮賢。安定人心。培養國脈。高帝所以開道叩武關。唐高祖起河東。取關中。是也。務富強者。不擇時皆可為之。張形勢者。乘我方說。擊彼方駭。計不返顧。機不旋踵。冒險而進。猶可操全勝。稍遲緩焉。則身名俱喪。無自全之地矣。苻堅之勢。與六國同。舍根本。事遠略。是以失之。桓溫入關。長安咫尺。而不渡渭水。北伐之師。已應元子人河之兆。留滯枋頭。而不克進。是以亦失之也。陳勝以二世元年七月起。陳八月即遣武臣。趙鄧宗。徇九江。葛嬰徇鄆。以東。一月之中。其衆四出。寧不畏孤立乎。蓋秦以全盛之天下。勝廣欲起而亡之。非裂之使碎。則不可得志。多為之敵者。所以裂之使碎也。因武臣而燕齊起。因鄧宗而項梁沛公起。其餘楚兵數千為聚者。不可勝數。要之皆秦敵也。其敵既多。則不可撲滅。踐於此而發於彼。周文之師。雖敗。勝廣之首雖授。項梁魏咎。不反兵而破。秦終不可振。迄於涇水之盟。軹道之組者。陳勝分兵之計。為之也。天下之心。雖欲亡秦。不敢輒動者。勢也。一夫倡亂。天下之心皆動。稍濡緩焉。而動者疑。疑而沮。積沮而響應無其人。是以特起之一軍。獨支全盛之勢。長木之斃。無不標也。耕牛之償。無不踣也。師老氣怠。一不勝而千里瓦解。楊玄感是也。勝以一月之內。散遣其衆。幾徧天下。其計為尤酷也。厥後吳元濟之亂。董重質為彼畫策。不堅守一方。但期號召天下。然後徐起而圖之。即陳涉之謀也。元濟不能用。而廣明之賊。卒用此策。唐以亂亡。蓋秦之天下不裂。則咸陽之勢。不至大危。漢之天下不裂。則曹氏之勢。不至極重。隋之天下不裂。則江都之亂。未必遂亡國也。亂而不裂者。下民之望也。裂而不能遂合者。天心之發究愛度也。亂之始必起於盜。盜可弭也。即弗克弭。尤當杜絕四出之路。勿使散逸。而為武臣葛嬰之事。則猶可盡平也。崔浩策劉裕必取關中。又知裕必不能守。何以不棄裕之東。先効勃而取姚氏之墟乎。蓋知勃勃之銳。必不以鄰城。拱手授人。兩家相爭。必有損傷。又平城懸遠。不若統萬偏處。雖有驍長。不及馬腹。且勃勃之銳。盜竄一方。結怨四鄰。必不保其所有。不于其身。必于其嗣。緩之須臾。以俟後圖。不摧勃勃之強。而持延呂之弱。此浩之知時也。嘉定寶曆之閒。西北相安。而李全之患。隱若一敵國。拒而不受。則助敵為患。其禍立至。受之。則借我羽翼。養彼羽翼。羽翼既成。還為我害而已矣。蓋此屬嘉放縱。而惡檢押。樂禍亂而惡定。向意氣而無禮義。有威令而不知紀綱。招撫不以禮。而處之失宜。鮮不終為背叛也。拒之于初。彼必往投敵國。願為前鋒。我雖有禦寇之費。無養寇之費。所省已大半矣。雖有一時增成之費。無歲歲禍廢之費。所省又不知幾何。需以歲月。狼子野心。又思逞于所託。敵亦惡而遠之。則又我之利也。然當其拒之而攻寇中朝之士。邊境之將。必歸咎主議之一人。謂其舍安全而就危。然開兵端而失干城。拒遠人而阻向化。

喪國師而驚宮闕。其他罪狀。無不可名。若邊國不貪招徠之名。中樞不慕苟安之功。言官不操局外之議。平心論理。長慮審勢。未有不以御之爲萬全者。一有異同之論。勢必出于納受。而後此之害。相因而至。不可勝數矣。所以侯景之後。又有李全也。邊民陳攻取之策。最不可信。大抵僥倖求售。以爲進身之資。其功罪總不必論。但靜以待之。勿爲彼說所動。則勝算也。故劉勰曰。會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國。皆勸討伐。後來信納。皆貽後悔。又境上之人。惟視強弱。王師至彼。必盡棄糧。見退軍。便銻鋒起。此皆最中情弊。韓侂胄當國之時。南使至北。有夜半賂使求見者。言彼中方面。可用王師。侂胄由此北伐。迨其兵敗。或有咎此。人誕妄者。後觀金人南遷錄。始知其不誣也。大抵兩國相持。不若此輩。輸情于敵。以求奇功。其賢否誠僞。皆未可知。所可知者。吾自治何如爾。前之泰始。後之嘉泰。皆非大有爲之時。不問何功。皆不可成。彼言者何與哉。善哉。光武曰。邊境之事。有其有者安。食人有者殘。傳聞之事。恆多失實。此安邊萬全策也。嘗疑宋處江左。與晉略同。而晉之賢者。皆欲自守。宋之賢者。輒欲舉兵于敵。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宋人所云下策。而右軍以爲勝算。何以二代事勢。不同若此。諸賢論議。亦與爲不同。若此邪。當與盧公諸練者。詳論晉之所以當守。而北伐者爲妄作。詳說宋之所以當戰。而自守者爲忘親。實實落落。盡以定見。使萬世可通行。不可但襲前人餘論。汎汎不切。而誤後之君子也。兩雄相峙。又值事勢所迫。起而相圖。必有一斃者。但爭先後著爾。然事先何以察之。觀其言詞。卑卑若無能。即其毒心與辣手者也。不然。彼此力均。何以肯相下乎。得其詭詞而防之。猶可相當。若信彼甘言。即欲施其控御。則陷術中矣。石勒將圍王彌。張賓謀曰。王彌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以誘而滅之。此一語者。王彌之首。已致麾下矣。再以此法取王浚。如探囊而得。浚與彌雖死。猶不悟也。孫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視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如此詭謀。惟操能照之。蓋操之爲。足以相當。亦由操雖據天下之勢。未忘恐懼之心。不受人推戴。故亦不受其詭謀也。蓋亦有道。夫豈不然。唐高祖欲定關中。意使李密與東師。故爲書以騷其志。密遂大喜。謂其下曰。唐公見推。天下無復慮矣。淺謀若此。所以終爲唐擒。合數事觀之。成敗亦瞭然矣。查兵之費。國之大害也。惟屯田最善。曹操屯田之法。所在之穀。即儲於所在。故兵之所向。莫不有穀。是以其兵最強。袁紹仰食桑棗。袁術取給蒲贏。竟無一人謀及屯田者。可見當時羣雄。苟且鴟張。殊無深思也。若夫邊境之屯。大國所以待小國。敵國未必可行也。近塞所以取屬夷。遠塞未必可行也。車師之田。漢卒不得志焉。塞遠而敵強也。學者勿讀趙充國傳。遂謂屯田爲邊郡百勝之策。好事者因而越境邀利也。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蕭望之黜其封。郝隆佐斬默賊。宋瑒抑其賞。皆悉干賞罰利。乘危徼幸。生事境外。其言即匡衡所以抑陳湯也。論者未嘗答望之。宋瑒獨不直衡何也。人臣不由上命。而有度外之功。武臣則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文吏則曰。懲而後思。莫子拊綈。自求幸愆。兩不相謀。各有其理。抑揚予奪。斷自主心。不牽旁側。則人心帖服。可以垂法後世。宣帝斷自主心。元帝牽于旁側。宣後世之論。不已也。子奉世。德隆。獨鬱鬱于湯也。以春秋之法論之。季孫宿受命而殺台。不受命而入朝。君子惡之。則蕭望之宋瑒。應長矣。劉向之疏。稱引方叔召虎。不過誦說舊文。不足敵折鋒之失。向意蓋云。舍明白顯

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思。預爲替責。恐解志。邊將之心。掣縛任事之肘。鬱結舉世之氣。雖不生事于邊。而國家之事。從此益多也。元帝于此。當重賞已成之功。嚴禁後來之將。庶兩得之。乃草草論功。終爲刀筆所陷。是以人心邑邑耳。魏人焚領軍宅。而殺其帥。爾時爲亂者千人。不可勝誅。誅八人而赦其餘。用法未嘗不當。乃羣雄已生心矣。羣雄之心。起于時政陵替。不在此一事也。聖后專政。朝章黷紊。亂已成矣。即無此事。亦必有乘間而起者。禮曰。教者。民之塞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重而事輕。教之所係。一世之治亂。事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也。爾時之魏。失在厥教。不啻厥事。即舉爲亂千人。誅夷略盡。猶不免高歡之生心。爾兩軍相當。戰克爲難。既克之後。散遣降卒。亦不易也。古今得法者。惟耿弇。爾朱榮。最善。弇破張步。樹十二郡旗鼓。令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輜。皆能遣歸鄉里。榮破苻榮。令親屬相從。任其所欲。即往居之。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歸。隨便安散。咸得其宜。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二事皆可法也。唐李徐州之亂。全由朝廷措置之失。成卒損歸一死也。殺其郡將二死也。沿途製兵械。招亡叛。三死也。負此三死。胡不令所過之地。相機討除。而赦于初起之時。又下敕徐州。以待其歸。使數千里外人。返就父兄子弟。以助其氣勢。增其黨與。誰爲此計者。唐之事去矣。已據徐州。殺官兵。因節將尙遣救使撫慰。此何爲者也。唐之事再去矣。康承訓既破賊。旋復得罪。使爲將者。皆懷二心。謂有急不愛官。實事則棄之。或更得罪。率以承訓爲戒。而欲借賊以冀後福。唐之事又去矣。夫反寇非能抗朝廷也。中君庸相。自弛其柄。以取大辱。否則在朝之臣。居權要者。取貨于此輩。以機大謀。蹤迹詭秘。人莫能知。史官無從記之。不然。何以計失而惑。遂至此邪。幽州屢逐其帥。僧儒因而撫之。謂後人所以得。即前人所失也。不費幣帛。以市無用之士。且可資其干戈。北狄。則爪牙之用。固不計于逆順。此策雖幸無事。然大失朝廷之體。宜司馬公極論其失。以爲非綱紀四方之道。而幽州遂帥之風。亦不已也。及觀李德裕處此。則過僧儒遠矣。德裕之言曰。河朔命帥。皆報下。太速。故反側者得安。若少須之下。且有變故。其處分也。陳行泰殺史元忠。以請朝廷。遲之未報。而行泰爲張絳所殺。絳之請節。亦久未報。朝廷得張仲武。而自除之。詔下。而絳已逐。軍中亦定。不復亂矣。總之。處難事者。不宜急進。應之以緩。自有善策。陸贄所云。安危存亡之機。宜審慎者。正謂此也。且宰相處事。雖有妙用。要必載義而行。不可全觀時勢。此中爲時勢所迫。狃小趨便。苟且偷安而已矣。明世宗時。大同之兵屢變。頻殺大臣。必朝廷處分緩急。操縱間。有失宜者。恨不以德裕之事正之。方討叛臣。圖敵國。而支那來降。固當受之。然根本未拔。其心終不定也。吾之受之。一切經理之費。必不可少。是自生一累矣。況有不令之人。飾虛言。冒功賞。以傾搖及覆于其間。受之則後累無涯。拒之則前功盡棄。不如用苟與不受叛人之義。既可服敵人之心。彼若果欲向化。亦不憂其旅拒矣。此處茲事之定局也。范延光討李彝超。不受銀綬之降。當時謂之得策。周世宗時。泉州請誅中朝。世宗卻之。謂曰。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卿上郡。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勉事仇君。且宜如故。蓋歸越之人。以此嘗試朝廷。非真向化也。且如谷永伊邪莫索之議。亦未可知。受之則納叛人。受欺始。皆爲遠近所窺伺。後有類此者。知所處矣。戶源殺兵。極論禁兵無用。蓋驕而且逸。斯則難

令逸則難勞。但可守京城。張聲勢。不可禦寇。難致死力也。宋以禁兵戍外。故邊備最弱。此必然之理。欲善其制。當使邊郡得自募兵。而重郡將之任。如曰。韓愈可受。但使專一郡之事。不得連數郡之勢。則與古小侯無異。宋開春秋小國。敢抗王命也。蘇氏曰。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其說非也。左氏傳曰。世之治也。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公侯之于武夫。止于資其軒。難不必私之。以爲腹心爪牙。唐末之亂。皆由爲將者。私其武夫。多有養爲兒子者。其勢既壯。敢抗天子命。而所私之士。亦矜其功。亦觀其迹。其人既莫能自安。天下之亂。亦無寧日。然後知左氏之義長也。重臣臨邊。未必有益。疆事而擾民則甚矣。蓋官高則聚計者衆。用威則徵調者煩。所至未獲其利。已受其害。乃久開外關。利已盡而過亦多。又思入居要地。以杜讒慝之口。史書之是也。久居督府。擅天下之利。復還柄政。肆監謗之虐。展轉數番。國勢益頹。此從來重臣臨戎之覆轍也。分兵進討。乃諸將心力競爭之時。誰能按兵不動。爲他人張聲勢者。若謹守節制。論功之際。犄角之勞。未必與獲禽同賞。故彼此效力之念。不約而同。雖有詔書禁切。不能止也。曹彬岐溝之敗。諸將違詔進。信有罪矣。然太宗征遼之舉。在廷之臣。多言不可。蓋彼此兵力相當。安能一舉遂滅。不能遂滅。終有一敗。不在此路。則在彼路。不在人境。即在旋師。雖先後不同。其敗一也。若獨歸罪于功。豈盡然乎。且爲遼人計。亦當竄兵一路。以取必勝。一路既勝。則他路之師。不戰自退。以主待客。以合待分。道固如此。雲應飛狐之不守。安知非遼人故縱之邪。諸葛亮委維。連兵伐魏。東西並舉。魏人以堅壁不戰禦。格而盡力倍道赴維。維退而格不。留時兵力。維未必弱于吳也。而恃吳之念太過。謂魏師必不能西。一旦破其所恃。則不怯而怯也。此即遼人取勝岐溝之謀也。高祖既定天下。與其臣論劉項得失。其臣以爲與天下同利之故。高祖自謂能用三傑也。以今觀之。與天下同利。自是雄略。風塵之際。實能收拾人心。得其死力。但以此諸能用三傑之說。則此大而彼小也。王陵等所見者小。而稱同利之公。高祖所見者大。獨舉用賢之效。故天下後世。皆以高祖爲名言矣。讀史至此。當知軍旅間。所以結諸臣之心。未必獨以能用三傑之故。而四海既定。不可不發明此義。使萬世知所輕重。蓋賞功與持論。既殊時矣。小大輕重。各著其義。此高祖所以言。太史所以載也。然則從容持論于廟堂之上。與勞來鼓舞于職任之日。自是兩事。焉可抑此隆彼。以暢吾說也哉。淮西與碑之事。亦有說焉。歸功天子宰相。自是作文大款日。所云持論廟堂者也。銘功疆場之境。布告饕餮之士。所尚者給予事用。中乎機宜。使君子小人。皆知勸戒。所謂勞來鼓舞者也。不宜舉文章。會施諸行陳。開也。且大度既成。非一木之才。拙錄附陳。爲力不細。豈可盡略不論。而曰非天子宰相。莫能成功乎。蓋力戰與持論殊時。爲文與勸功異事。高帝以己之功。歸諸其臣。所以羣下皆服。韓公以諸臣之功。歸諸君相。所以有與碑之舉也。然後世不廢其文者。以其所見者大。非曲士之言也。救災恤患。窮國之事也。有世道之責者。最不可獨于安妥。故鄰國有患。皆當救之。然相救之事。亦難言矣。凡兵戎者。人民死生之大關。天下之危機也。此機常靜。天下皆受其福。此機一動。天下山以不安。是故賢君求所以靜其機者。庸君所行。常有以撼之使動。禍亂一構。因事造端。且引月長。漸乖始圖。戰勝之後。尚有乘其敝而利之者。說在乎韓處東郭之喻也。况乎國非見伐。又無君臣勤王之義。或以忿疾。或以貨

賂。甚且爲匹夫與。不惟聖賢不爲。即管、晏、孫、吳。亦不爲也。穀梁子曰。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奈何以必死求于人。故春秋書乞師。皆譏。奈何以必死應人之求。故春秋書救者。未嘗責以相徇也。後世之論。每恨六國不相救。夫六國之君。不用聖賢。以圖王業。僅思守境。以耽晏安。稍備疆者。輒欲收卡莊之利。其計不失于不救也。彼孫權者。乃用先主自救。非救先主也。亦壁之事。若不懼爲劉表之續。豈肯爲諸葛片言所動哉。其後周瑜死。魯肅代其任。欲以抗操。懼不克也。又計爾時江表之力。第可用諸淮南。與張遼相持。西陲苦無將。適先主在彼。遂以委之。自權借備以制數年之閒。諸須屢戰。荆士若無事者。事在備也。乃知權之借備。實自爲爾。三代而下。不復有桓公救邢衛之事矣。凡往救入者。皆自利者也。王猛退桓溫以圖燕。李克用謀解圍于燕。拓墻于潞。唐莊宗合我之交。離彼之黨。爲取天下計。其意皆自爲也。未有以美名易寶禍。如賈建德者也。宋自南渡以後。談經濟者。非縮龜而多畏懼。則憤激而解實效。否則不免往藉調發之類。功未造端。而民聽已駭。所以爾時之事。無可爲者。一時諸公。只可講明道義。留帝王致治之法于不墜。所謂聖賢之命脈。猶在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如陽氣潛藏。淵泉之下。一以養萬物之根。一以避盛冬之寒。孔子作春秋。亦是此義。因思五代之時。天下賢士。聰明才力。率無所用。故并入釋氏一門。宋有周程開其先。朱子繼其後。士大夫有所依據。免尋釋氏之路。則有功于斯人矣。然其不得見用于世。故別出而爲此者。其爲勢所使則一也。擊大姦者。俟其動搖而擊之。則易爲力。俟其安靜而擊之。則難爲功。蓋姦人事。必存自爲動搖之時。賢知之士。先事而爲之謀。養其全力。以俟其閒。苟動搖矣。亟起而擊之。鮮不克濟矣。董卓移都之時。最可掩擊。皇甫嵩不能擊也。李全敗于彭義斌之時。趙范請以兵擊之。史彌遠不能擊也。彼其心存畏懼。百慮俱廢。不因此時亟圖。如奉漏甕。以沃焦釜。展轉卻顧。不得已。乃始號召于衆而圖之。吾謀尙未集也。姦人之膽。先我而定。則吾難爲力矣。子家子曰。日入慝作。未可知也。謂其動搖而復定也。鄭莊公殺叔段之繼于前。及其叛也。窮追遠討。使無所容。穀梁以爲非親親之義。季友聞叔牙之言。先事而仇之。公羊以爲誅不避兄。二說似乎相反。乃君臣之義。則然也。人君制義者也。可以議親而進行法。則爲傷恩。穀梁所以非鄭莊也。人臣奉法者也。知有罪而不討。則爲縱賊。故以誅討爲義。公羊所以義季友也。乃知緩追遠賊。親親之義。爲人君言之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爲人臣言之也。漢之諸王。有聞樂之泣。人臣執法。而君不稍貸其過。在君而不臣。六朝之君。誅劔同氣。如收鯨鯢。當時羣臣。無爲田叔哀。蓋之事者。其過亦在君。而不臣也。張敞論霍氏怨望。欲致其討。而曰。明詔以恩不。卒臣以義回。爭而後許。雖其說近于權術。不若純粹。于以肅朝廷。而全恩禮。謂之合乎春秋可也。春秋書曰。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疑者曰。大夫有罪。不以日卒。此之日卒。則是無罪也。無罪而殺之。則宜閔之。閔之則不沒其親。君之母弟。文宣書弟。此不書弟。是以義疏之也。既曰疏之。宜去其公子。不去公子。是不欲疏也。三者皆異乎常例何也。曰。此聖人變其常文。以示衷也。蓋誅不避兄。君臣之義。託以疾死。死而後立兄弟之思。其用意也微。處事也周。聖人深曲其文。以著其意。而明古今之大義也。人之觀賢也。雖而稱之。不若徐而味之。味而稱之者。其行也。徐而味之者。度其心也。以此之心。附彼之心。知當時處事委曲。以救其心。

又知所用之心。常在天地之間也。以後世之人。不忍泛觀其心。又知當日所用之心。不在耳目之前也。凡論賢者之事。其隨聲可否者。皆無益于我也。其深思後得者。則不獨為彼也。以吾心詳其曲折。運志而諦觀。以吾身肖其曲折。躬行而實踐。則天下之善。無不萃聚于身。樂善之心。無不暢達于天下矣。此為學之法也。凡開報之君。與其臣說說故舊。以為笑樂。為之臣者。亦以舊日之恩。仰答上意。此朝廷之盛。天下之盛也。然所遇之事。所操之旨。皆當出于戒懼。而不許喜導諛。則君臣之歡。可以不替。若因緣際會。輒自誇張。又或小有憤邑。即生怨望。皆人主所不堪也。魏徵侍宴詩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徵所言未嘗不約我以禮。此人臣待君。燕樂之準也。民之通負有二。有窮乏者。有姦黠者。朝廷獨除之恩。要皆姦黠受之。窮乏不及也。不可不思。以齊之。程子為令。有所謂除前科獲免者。後科必先期取足。然後人。不以通為利。其事可法。賦稅國之大事也。有司課責良急。吏卒緣以張威。愚民輟業。勞苦。常苦不給。不可不思。所以寬之。神世術為令。有所追呼。不使執帖入村。但榜諸寺門。書其名字。期以時日。無敢不至者。其事可法也。詰盜賊者。必使比閭族黨。不時窮詰。窮詰城內之姦。使無所容。則境外之盜。莫敢相引而至。所以有督盜逐秦之效也。尹翁歸為治。姦邪無名。縣縣皆有記籍。盜賊發其比伍中。輒召長吏。告以姦黠主名。用類推迹。盜所遁抵。常如所言。無有遺脫。程子令晉城。夜有殺人者。吏叩門白。程子曰。吾常疑某村某人。惡少之不革者也。必此人也。其事可法也。為有司者。以所治徭役輕重。與上官力爭。上官不得見責也。平丘之會。子產抗論以爭職貢。自日中至于昏。然後見從。其事可法也。人心之貪。起于銖兩之微。浸淫不已。則放而無極。月令一章中。再正度。量衡。石斗。兩。權。衡。所以儆貪也。其義可法也。治大都者。利用嚴峻。治小邑者。利有寬舍。蓋郡邑之地。姦人附胥所族處也。敢於玩法。是以不可不嚴。所謂取點焉者。利其術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者也。僻壤小邑。聞吏而走且避之。見官長而色戰。若有司過嚴。徒假鄉鄰猶民之利。器爾。故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猶有吝道。皆之上九是也。語曰。王事若農。學焉得習。故居官之日。常苦不暇。大學所以貴豫也。天下權勢所在。趨走者衆。除其所忌。致其所欲。有潛為之地者。故所好之人。即不開示。遷涉而左右道。談坐致飛騰者有矣。所惡之人。不必操戈斥逐。而食客探旨。下僚承意。代為緩服。代為刺刀者有矣。趙客欲殺。習章所殺。禍者不在章也。宋人進奏院一案。所擊去者。蘇舜欽。而意不在舜欽也。禍福有相及者。非意想所能測也。韓信見廢之後。倨傲之事。當不止于餘望。生與贈等為伍。稍知畏禍者。必不為此言。以缺望為心。而以倨傲為行。所以倨傲之事。不能掩覆。必聞于主矣。桓溫問術士。以國祚修短。其人以恐懼而泄其言。息夫躬所福鬼神。禍福私室。而詛祝之獄。與楊炎賈私第為官。廢人附之。以為貴佑其宅。賤入其幣。又買地京師。而飛語中以竊據王氣。蓋位愈高。則謗愈重。非百口所能辯也。其事皆當戒也。倉卒避患。必慎所投。富人不可投也。彼各有慮患之心。不為人用也。名滿天下。尤不可輕入危地。蘇氏士偶木偶之喻。宜知戒焉。有直節者。不當立無妄之世。友無妄之人。壬午與孟克純。宜齊神。漢文帝時。新垣平言河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疑周鼎當出。其開其說近妄。其後武帝果于汾陰得鼎。知平之言。未嘗妄也。但方士鮮有令終。不問術之驗否。人主信之。恐為遠近

所親。大臣信之。亦恣其人之招搖。故方技之書。君子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存其說。而不必垂其訓。五以吉凶禍福。天之降命者遠。人之自取者近。君子以近者觀之。即于其近者防之。不求諸遠也。

釋志卷十九

自敘第六十一

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暱而已。舜之命禹。始有道心之名。由是聖賢相次。皆以道為授受。條分縷析。散見諸言行事。莫非此旨。蓋人之為心。有附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義理之正者。各自為形。各自為氣。是以不能相通。義非精不察。理非窮不致。是以忠其易味。聖賢為學。必使形氣之私。皆聽於義理。而義理所得。莫非中道。此無他。辨之甚精。守之甚力也。言仁。防於孔子。仁者。道心之純熟者也。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為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偽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為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即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維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小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

稽晚投契，階下紅藥，架上丹青，鐘鼓既不響，孫子亦委脫，乘雲騰霧，驚動何微細，詞雖鄙俚，見起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瑤祠一事，天啓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瑤立祠，與都之祠，鳴吻與泰廟殿，其飛翔，劉撫瑞私人也，諷兩司題具役，太僕時爲左游，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幣賂空虛，不敢營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事，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藩，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瑤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蜀天狂飢，退諸方，舉世蒙蔽，一方昭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鐵胸伏鎖，莫能奪矣，若使居腐邪之地，以難孔子爲職，其于背佞之偏，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于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汗簡笑以爲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彈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觀居處笑語于文字之屬，俯几筵而思嗜好，不如致愴悽悽憤于未竟之志，于以遠迹舊德，聽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桐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然遺意俱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子事也，無朝參之勞，每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竟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華飲于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深析微，激發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實五際，治通百慮，戰兢而無素，溫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肯所學，是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既成，名曰釋志，釋志者，釋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誨，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

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黻，下逮凡庶，運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敵舟，陽侯莫禦，惜彼晝旦，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教失，辭露遠譽，釋志學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終古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其貫同風，有覺無說，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轡，辨言亂政，爾先在茲，邪區奔迸，釋明道第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闢然內挾，終乎天載，聲臭玄默，比以玉溫，象其剛直，廣廈惟基，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蹙，危若懸機，係用微攝，俗情蠅起，善端茅塞，釋立德第三，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謐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共證，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蒙其臂，迷方失歸，臨歧忘徑，釋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身之修，克遇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聞，道體故純，學資俗軌，鮮克勉真，朋若蘭蕙，崇猶累塵，行汗共蒸，意勝荷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詳修身第五，

口起老辱，身離坎珂，白圭常復，深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力矯情，武無隱情，信能補過，章弦之佩，道之所大，釋言行第六，

道待人行，心由體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下筮，其應如響，因式以濟，釋成務第七，

義路高閭，利門匪陳，仁如敗稔，驚甚延諫，理欲在躬，互爲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沖繩檢，宵壬孔艱，倡側銳利，大惑有三，冥昧黷躋，珥玉溜澠，率多條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釋辨惑第八，

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通，敬勝斯純，學古有毗，翼翠華步，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舊事以諫，敢告可展，釋聖王第九，

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胃，一事三善，降若後代，經筵更闢，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傳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釋容學第十，

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合軌，不膠者卓，覆簣成峙，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隨人砥，釋至治第十一，

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舉，宜樹灰燼，秦庭土直，兩生鄒儒，二家黜歸，曠代綿祀，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遇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屬，前席而語，釋治本第十二，

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朗，貪虛協贊，華情嚮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類從兼兩，釋任賢第十三，

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惟雅，實諸舊府，危若樞直，誰乘國威，恢弘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舍，明用水鑑，決濟滯瀉，福歸時類，功在宗社，釋去邪第十四，

在天成象，帝車斗宣，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耆德鳴鳥，述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廣屬，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選賢，與爲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釋大臣第十五，

駿民叙后，自古有作，采圖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興衰，隆彼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飾重盈，弛守管蕭，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有，當思治亂，從如升堂，遠比赴壑，釋名臣第十六，

禮不顯諫，最上用諫，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諫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懇，不避黜削，獨懷憂痛，當乘白馬，履即丹鳳，哲后虛己，慎簡侍從，日引七平，參開三重，心儀繡木，義比采葑，釋諫諍第十七，

書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繼以彝器，元祀既崇，金石加賜，豈無辟闕，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願瞻封識，糾綱尋斧，降爲早錄，漢光遠鑒，不資更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四休，民之攸暨，釋功藏第十八，

妙簡銅墨，昔賢則良，慈惠多愛，惻惻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忒，聖主斯威，旌嘉舊典，載在策方，報增秩，燕好承宣，君子爲心，弗喪弗康，盈其孚佑，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甘棠，釋吏治第十九，

澤宮既盛，魁士日積，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困，承微易變，制科惟允，比年授業，重以收敏，經術甲冑，治政干栢，殊爾白駒，乘我畫輪，始于俊造，終焉師尹，釋遺舉第二十。

邪佞疊斯，正直虎臣，物性既區，賢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名流，并云獲學，玄黃之戰，起於萌蘖，關正先摧，步玉改轍，凡此贊機，匪由明哲，資游不飽，刺探漏洩，鑒在前車，劉班殷鑒，釋朋黨第二十一。

四放之詞，兩觀之誅，天討所施，實繁有徒，登賢末季，主聽既孤，愛其奔走，受其遺說，威福上陵，膏澤下枯，君爲汎梗，國類貽烏，安處狂席，危甚難離，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釋辨姦第二十二。

三德瑚連，五典榮桂，慈惠始微，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泐，漸性啓潛，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門執經，懷挺焚幣，玉銳將淪，勝地先驅，委贖弗還，寂寥誰語，名存實亡，是謂陵替，釋教化第二十三。

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霖祥雨，封枝決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曾井，進旅狂悖，暴骸岐骨，山阻水濱，雖嗟朽壤，功歸大均，釋愛養第二十四。

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膳擊壤，其樂融融，計臣似智，稽克似忠，近奉恬熙，遠備履鴻，井里蕭條，不盈數里，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與戎，釋租庸第二十五。

九府圖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竭，煮海之徵，舍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廩，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筭，身焚趾斷，吏市官糴，進口噉然，取彼計臣，投界鷹鷂，釋雜賦第二十六。

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自盈，必潰於虛，毀智不已，分疆爲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灌漑，三派瀾徐，防厥兩涯，事逸人紆，領以御水，治以官溝，橫截奔流，令遠壤疏，咫尺不戒，民復作魚，釋導川第二十七。

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衆共觀，昔在皋蘇，敬慎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圖，酷吏弄法，臭予敢侮，鑿格益前，黷繁旁午，將身自貶，亦填牢戶，釋教法第二十八。

列戟爲牆，坐甲常關，高城附壁，深宮臺門，中有可欲，盜屬於垣，子文機篋，公儀葵園，壁不綈錦，墓以瑣瑤，中無可欲，外戶決藩，哀此獨人，腐革僅存，探九椎家，日眠塵昏，抱鼓不息，亡精悍魂，隨會爲政，晉儆自奔，釋治盜第二十九。

籍氏可禮，容官戒且，以茲精禱，協諸幽贊，復我思成，亦曰萃渙，七室掛機，二時抗觀，山川舊緯，股肱交衆，神政人雍，禮義義榮，石檢畫封，竹宮夜燭，心馳香冥，謬積河漢，淫祀無福，煩黷斯亂，釋三禮第三十。

方伯連帥，卒乘丘甸，升中繼宗，親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恥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增輝，五官舉時，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思賤，炎黃圖緯，秦漢封禪，疏鳴矯誣，比諸謠諑，釋古制第三十一。

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幅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邇，城郭浹洙，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衡，燕喜淵淵，范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躒，聖王融禁，衆聞能役，釋建世第三十二。

陰陽五行，汎範庶徵，漢代名儒，懷捲服膺，匪暇倒景，匪臨陵兢，敬天之論，誰敢不承，時人世業，聖王與能，賦賦千里，望氣百斛，法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弗勝，釋祥祥第三十三。

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師夷，舍遠取順，因勢舞干，血不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斷，陵谷傾植，三世爲將，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即戎必慎，不忘省躬，樹收觀量，復革建業，苞囊瀝震，集泮懷音，受璧焚燬，釋兵略第三十四。

國之大事，是曰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交梓，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登，度劉必克，猶豫斯廢，長慶廣明，極運肩越，釋軍政第三十五。

井甸既遼，府衛最精，細敵經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士旅爭，三辰平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者定，乃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耕耨，服此黨相，乘彼朱英，室家餽餼，稂莠充盈，飛輓無艱，驚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釋武備第三十六。

維師尙父，繆權于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記，古今罕傳，其它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域，猛氣橫秋，聖道肅肅，扶翼委委，杖策從漢，釋位謀周，草昧啓疆，邊陲扞振，錄其廟功，以最壯猷，釋名將第三十七。

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黷禹禪，履增祚永，澤逮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盡蕪，造命宵翹，功以義濟，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燧夷，宵奔臂腰，班誥皇運，翊翊遠遐，釋興亡第三十八。

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隆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權，散爲片錦，聚成匹帛，百爾君子，有勸勿惕，習熟乃心，優游是戾，釋凡事第三十九。

民生在三，事之惟一，比于君父，天所降臨，如彼晦夜，照以皎日，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存容，變其般率，治師鑄金，醫工去疾，毀棄聖範，謬誤參差，悲哉若人，終古漆室，釋立教第四十。

澤麗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聲，竝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接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開騶，火險可嘉，苑枯無妄，漢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輟響，谷風興悵，松蘿異區，蘭麝殊鄉，五交三益，俗薄道喪，釋論交第四十一。

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具靈，清濁咸迄，不虛幼賤，不畏強偏，聲其廉恥，矜其開吻，好我者獎，威我者斃，順事恕施，有鞠無刑，相如拒秦，過顯則屈，賊誅哭孟，疾疾是戒，狎虎放鷹，禍福燦燦，釋人道第四十二。

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漸於野，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乎途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曉曉者缺，隆隆者汗，名流倏滅，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瞶舌哇，乃谷乃穀，乃舍其車，栖真處璞，杳冥蔽遮，釋出處第四十三。

利可幅也，亦曰倚刀，編雞芳潔，驚馬捷捷，惟人所趨，逃義日逃，治古道腴，衰末風饕，倫常蔑準，禮道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大年，文錦既厭，等諸繻袍，臨憲超顏，其樂陶陶，詳取與第四十四。

爲位爲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護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讓含垢，譬彼輕微，何懼糾紛，心歲不測，仇機授手，機應須臾，倒戈負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財，虹貫燕圖，斧鑿代料，咄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惟母，百年已分，保茲黃老，釋慎勸第四十五。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敦始鄉閭，政成閭閻，二筮有時，三爵溫克，仰正冠絰，俯端履綬，世惜不貨，俗耽大惑，悅彼華津，陋茲細儒，豐屋美居，視淫聰偏，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文明，庸行自飾，釋庸行第四十六。

后王降輿志在孝經謹始終通幽洞冥如臨如履應聲靡形施于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快忽頽齡
情存胸臆望絕巖嶺兄及弟矣同此事變芳華榮耀羽翬鶴鳴淮南之歌君子弗聽釋父兄第四十七
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于無疆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茆其育
諸客即道榮樂無獨凡厥卿士下逮黨塗取此榮焉無私砥礪周道敦厚仁及草木釋宗族第四十八
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登在綱弁召南眉包歸妹羊斟耽耽若素甚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妻
女德無極同居志睦治容長舌險陂勿踰教諭閨門不戒是難班母作訓以敬中閨釋夫婦第四十九
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慈惠芬色懷志重順瞻宗祏徘徊壇壝藉蕞棲煢樞機攬拱思慕著存儀容笑矜
自然之感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倖德舍我水木微福懷寵苦懸惠徽象人作備謹使正之式以周孔
釋祀先第五十

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取具治生非累既飽則飢雖橫江井谷桑菹楚相狼顧虞馬齒暮
家同汎梗身若朝露致遠同歸良士壘壘釋奉身第五十一
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編共射一鵰勿使衆驅共酌一壺山夷淵實日入月生
此道不毀焉問廣成釋養生第五十二

易本三聖書傳道心時思無邪禮毋不飲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降以陰往積來俟顯微幽尋
坊表家國覺悟人禽耕鑿夏屋仰止高本辨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離濤龍門虎觀衍衍情情
敦崇六藝翼彼儒林釋經學第五十三

聖經有五述史者三選直而嚴固詳而賅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觀以後紀纂志繼收續舊乞范賦許慎
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熾直道如川激之彌濤宜舉南董遠追快儒居巢之編是謂隆亞
釋史學第五十四

修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其文敏樹政揚微析辯說說盡分用遠太行焦原投足者稀
聯騎疊駝莫如郊畿步趨巫鼓心接銖衣舊僑樂真直堪累欵釋著述第五十五

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寶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畏譬彼日月曉空暇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
大儒立言永登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惜心虛車共唱釋文章第五十六

道惟一是立立則諄諄採桑義疏談遠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誘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
章書志書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微神怪而弗經君子所戒釋雜說第五十七

學古誦事元元本本按條索貫發通見遠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惟武庫亦云和衷失類亡羊得均飲肥
釋雜采第五十八

孔稱焉復孟子曰術論匪鑒于水惟聖是憲譬猶幽潛屏斥狂淫有益疏通兼策愚鈍走影既投驥足同奔
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以皮裏大小之述釋尚論第五十九
既曰學古亦云後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義去疑疑開闢小智恤微爾思甘無華臬取具須斯

布履歷勞勞皇離政我則榮然從容指撥順彼長道度以良規釋廣微第六十
惟釋志竹所授指聖真正信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澈清晝苞天地
宇宙覽陰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綱自美從王嘉鄉冠正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怨構篤親
懿周遊近理性情參物候察諸俗表芳臭賡鴻生貴監秀人事波王道究廣隆基任崇構撥調鐵峙肺稊
持盈滿觀坐看稽雅故訪舊舊探理窟塞情實借斯人瞻仁壽釋自敘第六十一

釋志簡記

釋志十九卷據浙江書局重刊本警校既畢陳君少衛以其友胡玉章所藏浙江局本來各篇首有蠅頭
細字數十行乃胡君用其家手鈔本詳校者其正浙本誤處多堪當疑是從原稿傳鈔者是舊工錄宋易
更補爰列所校於後浙本用大字以胡氏校本注于下江夏周以存記

目錄

第三葉前五行與仁篇第三十八辭本仁作亡案浙本本卷篇目亦作亡

卷一

志學篇

第四葉前一行控轡天下之雄勢雄作橫

第四葉前七行是以卓然立於善惡之分分作介

第八葉前五行即妄引所未至以自欺以作而

第八葉前十一行義利公私之分分作介

明道篇

第十葉後六行雖乘乎氣機不似人與物皆隨氣機轉也不似上段和從上安臥機六字

第十四葉後十一行，以爲未能全乎天，以後儒不能直達天命，且作矣爲句。

第十五葉後一行，亦有天以伺乎其間，何作司。

第十七葉前八行，及其久也，及作無，久作及。

第十八葉前七行，至于所入必窮，入作如。

立德篇

第十九葉前三行，有半途而惟德，惟作德。

第十九葉後二行，石璞之內，少一之字，按此本已刊去。

卷二

養心篇

第一葉後四行，如是者，必爲克戰之將，倒作戰克。

第三葉後三行，親與愛之隔也，親作就。

第三葉後七行，義所以行敬也，行作存。

第四葉前三行，又加乞師于人，如作如，按此本已訂正。

修身篇

第五葉後十一行，常談疑難自防，防作設。

第七葉前一行，則爲威儀，爲作有。

第十一葉後十行，知善惡之分，分作介。

第十三葉前三行，又顯丑之，又作人。

卷三

成務篇

第九葉前一行，或鄙麗也，也作焉。

第十葉後四行，崇匹夫之小心，心作慎。

第十葉後六行，義於功俱美者，於作與。

第十葉後十一行，亦義情也，無義字。

第十三葉後十行，非以急難趨利也，趨作疾。

第十五葉後七行，茲人懷德之心，作作幸。

辨惑篇

第二十一葉前二行，雖止存尺，不可假也，止作在。

第二十三葉後五行，強求脩飾，求作良。

第二十三葉後九行，故其發志無不直遂，志作金。

第二十四葉前十行，有所爲而作之，無所爲而輟之，二面字皆作則。

卷四

聖王篇

第四葉前九行，而善可合於心也，於心作也必。

第六葉前七行，所以使四方同心嚮道者，四方作天下。

聖學篇

第十葉後七行，而放于淫欲，欲作逸。

第十二葉前三行，不可辟諱凶咎，辟作避。

第十二葉前四行，學識淵源，源作深。

第十二葉前九行，不墮文字之名，名作實。

卷五

至治篇

第二葉前八行，嗜欲之強暴不調者，調作馴。

第三葉前二行，無劫奪盜賊之患，劫奪盜賊，同作盜賊劫奪。

第四葉後九行，或託諸權勢，託作得。

第五葉前二行，師之初出，出作六。

第六葉後十行，而得事理之中者，所以挽積重之分也，分作均，下句。

第八葉後二行，豐屋重騎，重作重。

第十一葉前七行，以次而作，作作出。

第十一葉後九行，因物理敷教，理作性。

第十六葉前二行，利夫虛空，虛作快。

第十七葉前十一行，樂事生而忘勤苦，倒作生事。

卷六

任賢篇

第四葉後十行，皆助爲姦之威耳，無爲字，最下有假字。

第五葉前五行，而能盡其舉措之職，而作俾。

第五葉後九行，相減履餽，相作損。

去邪篇

第十二葉後九行，非與火爲博而勝之也，爲作相。

第十五葉前五行，莫不仇機毒矢，不作毒。

第十七葉前六行，沃去于談笑之間，沃作決，按此本已訂正。

大臣篇

第十九葉後八行，輔賢彌縫，賢作贊。

第二十二葉後一行，而折其角趾可乎，趾作趾。

第二十三葉後五行，君之仁寬也，寬作厚。

名臣篇

第二十四葉後一行，功行之與富貴，行作名，按此本已訂正。

第二十八葉前二行，仁爲法制，仁作作。

第三十三葉前九行，二者皆足以治亂，治作致，按此本已訂正。

卷七

諫諍篇

第二葉後四行，而大臣爲民謀鮮食粒食也，而作爾。

功績篇

第七葉後二行，則益國來事之勳，勳作勳。

第十葉後二行，久控刀筆之前，控作控。

吏治篇

第十二葉後十行，官署之側而生敬，無此七字。

第十四葉後二行，縛難繫之物，繫作繫。

第十四葉後二行，所繫縛者，繫作繫。

第十五葉前九行，非我恩也，我作爲。

卷八

教化篇

第二葉後七行，知以無所不聞爲其始，知作不。

愛養篇

第五葉後七行，朝奉聞而需澤夕下，奉作養。

第十葉前六行，當得數斗之泥，當作當。

租庸篇

第十葉後九行，周道其微，周作其。

第十六葉後十一行，監司賦于民實，賦于民實，作賦而不賦。

雜賦篇
第二十一葉後五行，奸人無用利也，用作所，按此本已訂正。

導川篇

第二十八葉後十行，尺土皆其調率，其作有。

第三十葉前二行，何異在水之上，何作無。

政法篇

第三十四葉後三行，貨財足而後正盜竊焉，正作止。

卷九

三禮篇

第七葉前二行，始爲稷祀，祀作祠。

第十葉前二行，卽度祖廟太祖爲二城，太祖作太廟。

第十二葉後一行，典祠之勿黷，黷作祀。

建置篇

第三十葉後八行，猶秦之有具圖，圖作圖。

疑辭篇

第三十六葉前六行，猶山名也，名作石，按此本已訂正。

第三十六葉前八行，下將天上也，天作坂。

第三十六葉後十一行，當寒愈煥，煥作而。

第三十七葉前七行，變法而棄舊，而作則。

卷十

兵略篇

第二葉後八行，不可伐有罪也，伐作殺。

第八葉前十一行，以俟官軍之疲，俟作伺。

第九葉前九行，取所畏而服者，所作其。

第九葉後五行，鄧艾取蜀，取作入。

第十三葉後十行，不過小勝，過作通。

軍政篇

第十七葉後四行，必曰平陸，行以建賢德也，平作平，行作所，按此本已訂正。

名將篇

第三十三葉前一行，政之所忌也，政作敵。

與亡篇

第四十二葉後二行，而可爲君子。子作乎。

卷十一

凡事篇

第一葉後九行，而察其必可者也。倒作可。

第四葉後一行，守正而異于放利。正作義。

第八葉後五行，而復定其去取。復作後。

立教篇

第十三葉前一行，皆其踴躍親善之意。其作有。

第十三葉後六行，隨其聲咳。聲作聲。

取友篇

第十七葉後九行，惟其議論文字有過也。有作爲。

第十八葉前一行，惟善人而後受責。後下有能字，按此本已訂正。

第十九葉前八行，此則末路之極。路作後。

人道篇

第二十葉後八行，爲君受過。受作過。

出處篇

第二十五葉後八行，而開闢百世。開作風。

卷十二

取與篇

第一葉後三行，是自處以處。以作於。

第二葉前五行，百慮皆作。虛作思。

庸行篇

第十五葉後十一行，雖己之才能可喜。喜作喜。

卷十三

父兄篇

第三葉後二行，子孫不受教。孫作孫。

第五葉前五行，委蛇漸次。蛇作蛇。

夫婦篇

第十葉後四行，皆家而論貨財。家作家。

第三葉前三行，篇文母之愛也。文作父。
第三葉後四行，或云先事虛思。云作思。
第四葉前一行，不如左氏之義。左上有公字，無氏字。
第五葉後七行，欲以弔喪之餘。餘作禮。
第十五葉前九行，督以軍法。軍作重。
第十九葉後二行，後入閭，取其左右。今謂之虐政。右作古，屬下句。
第十九葉後三行，故胡傳。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傳下有日字。
第二十二葉前二行，天子命之主學。主作立。
第二十三葉前八行，師法後人也。後作在。
第二十三葉後五行，夫言性惡宗異端。宗作崇。

卷十七

尙論篇

第三葉前十一行，好以刻取入異。刻作入取。
第十二葉前一行，嬖妾配適惑其心。惑上有以字。
第十三葉前九行，借樂以瞞天子。借作僞。
第十六葉後十一行，即在二因得志之頃。因作冥。
第十七葉前四行，孔子適相。適作適。
第十八葉前三行，有道不行。有作適。
第十九葉後三行，適合其意。意作宜。
第二十二葉前十一行，而無二心者。未可知也。者作皆。
第二十二葉後五行，著其意以明義。而隱其不順之意。義字下，有而明其不順之詞。意雖而明順者，著其詞以明義十九字。

第二十五葉後七行，而能死漢室。無能字。
第二十八葉後十行，若無外兵在此。此作近。
第二十九葉前九行，宦官之勢未滅也。無之字。
第二十九葉後二行，以壞國家之大勢。大字左以字下。
第三十五葉後四行，武取全局觀之。無武字。
第三十六葉後三行，殺君已成。殺作弑。
第三十九葉前二行，有人側視也。人作小。
第三十九葉後三行，其相次亦似有意。大作似。

卷十八

廣徵篇

第八葉前六行，宋襄公用之厥後。厥後在宋字上。
第十三葉後四行，若是視之命。是作世。
第十四葉後七行，發其天性。性作性。
第十五葉後六行，令朝朝望。朝作望。
第二十五葉後一行，謀回紇術陳而過。謀作過。
第二十九葉前三行，而惡檢押。惡作苦。

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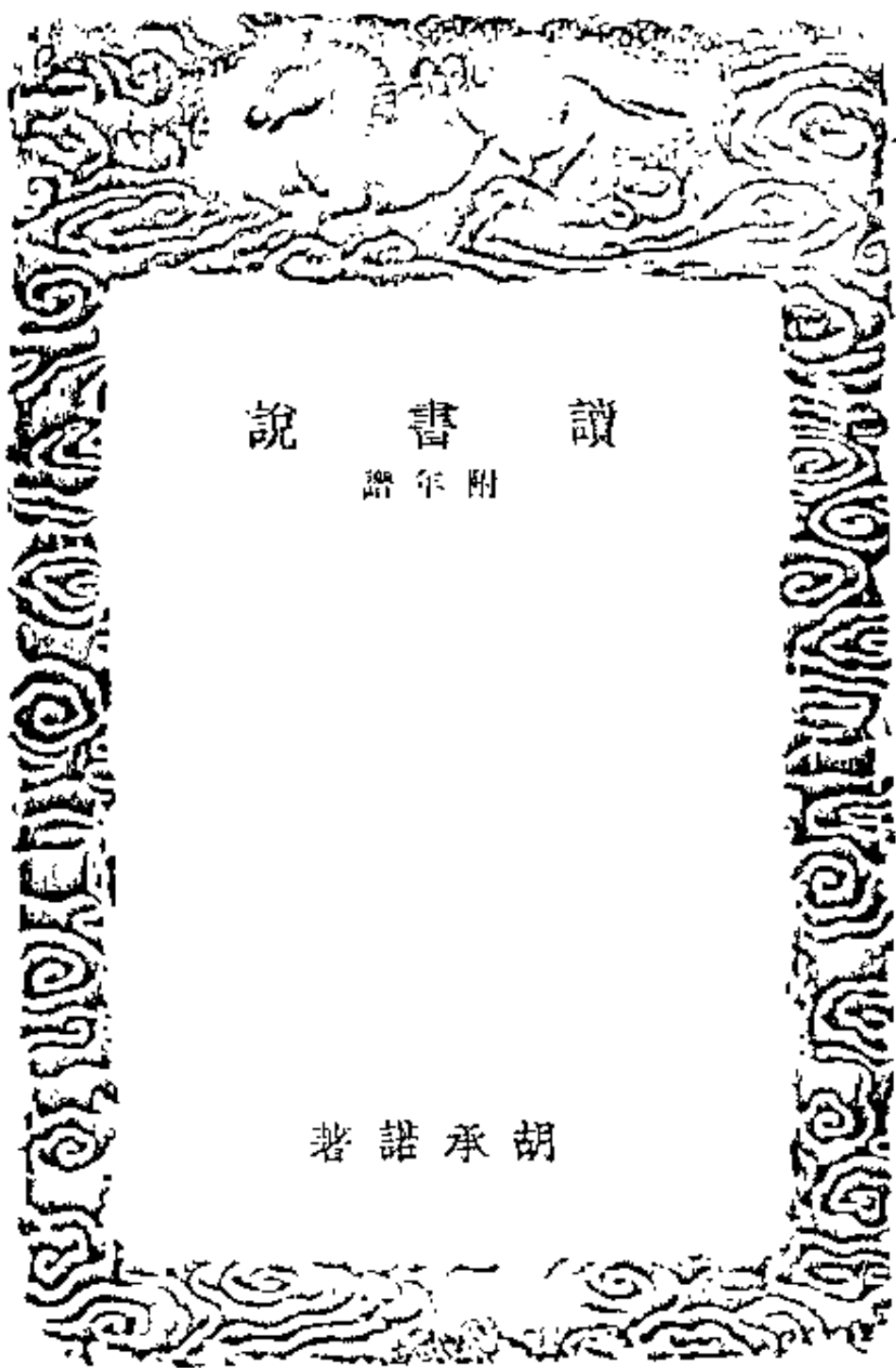
自敘篇

第三葉後三行，存理去欲。人心道心也。欲下有即字。
第三葉後八行，言衆人皆具賢人之業也。業作賢。
第九葉前一行，戰兢而無泰。泰作泰。
第十六葉前八行，以最壯猷。最作最。
第十七葉前五行，聲其廉恥。聲作聲。

釋志劉記終

附漏刻一條

卷九古制篇，第二十五葉，後四行，痛懲其惡。惡作過。
浙刻校語二處，均宜刊正。雜賦篇，三代之時，未嘗病商賈利民。下注，原稿屬民四字。案文義乃云，雜賦之興，病商賈。即所以屬民。故三代盛時，無是事。若云多取諸商賈，而可以利民，何得有此政理。廣徵篇，周世宗越壽春而取滁，楊欲以滁陽罷壽春，使速下爾。楊下注，仍宜從陽四字。案世宗征淮南，先取滁州。揚州後取壽春。楊陽自是傳寫之誤。楊字之誤，雖未甚遠，究以時史爲正。作陽則大謬矣。正文多所未解，不得原稿，不敢妄易一字。江夏吳光耀記。



敘

昔人論唐宋八大家文，謂其南豐獨具醇實氣，蓋惟盛德積中，發而為平易近人之論，而非立異以鳴高，是以深切著明，耐人尋繹，雖聖賢無以易之也。然而著述之足以羽翼經傳者，求之近代，不數觀矣。竟陵明季孝廉胡氏莊先生，值鼎革後，高尙不仕，閉戶著書，卓然為理學名儒。余視學來楚，思購其遺集而未得，今春按試鄧都，詢諸學博陳君小杜、趙君支山，屬其搜采藏書，并以發潛閣幽，宜付梓以壽世為勸。學博踴躍樂從，與邑中紳士謀梓其讀書說六卷，因郵寄其家藏稿本問序于余。余取而讀之，見其說理之精，指事之確，徵引史籍之富，考據經義之詳，而又每立一說，能以明白坦易出之，披誦數過，令人如飲醇醪，如聆古瑟，平淡中愈見雋永，乃益歎有進之言，不求立異，而自有其大異者在。聞之竟陵山水清佳，秀靈所毓，代產才人，如鍾伯敬、譚友夏、諸公詞章鴻博，名震寰區，今出是編以公斯世，上足備朝廷行政治人之用，下亦足為學士謹身寡過之資，則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宜將與唐宋名賢相頡頏，尤為楚邦增色焉。學博職司采錄，表章前哲，即以風厲諸生，是役也，楚人士得所觀法，且知海內儒林，咸奉為圭臬，無疑矣。欽命提督湖北全省學政翰林院編修王鳳謙謹序。

敘

道生信，信生書，著書明道者也。道不生信，書于何有？信百千萬世而不疑者，道也，非書也。徒以書而已矣。同室之人，猶操戈焉，惡乎信？儒家者流，若荀揚其書，業疑信參半。蓋江都王仲淹之書，疑其疵者有之，疑其謬者有之。至若新序、說苑、中論、傅子，讀者但取其大旨，無暇苛求。是皆道不足以生信，而其書遂亦分責焉。洛關之書，本無可疑者也。然而特者，疑焉，復者，疑焉，諱者，疑焉，淺者，阿焉，陰與敵者，強勝焉，貌求似者，假竊焉。甚至索隱者，文焉，妄行者，書焉，斯又讀書者之過，而非著書者之過也。夫所謂信也者，非要譽于匹夫一時之口耳，實期諸天下後世之人心，誠能以道生信也。書何患乎？先祖孝廉公石莊先生讀書說若干卷，與所著經志相表裏，並行于世，而此書尤為平近，雖云體裁苟韓，理原質聖，文退賈董，事該精粗，上自君相，下逮士庶，讀之若衣服飲食之切于身，燭照數計之昭于目，殆無不發信心焉者。無他，道生故也。則是書之行，吾知其不來費也，無容文也，假竊者不能強勝者，弗克也，無所用其阿與慕也，欲整之不可得而整也，思藐焉不可得而藐也，是說也，非予一家之私言，請以質之讀書信道之君子。七世孫鼎臣謹敘。

讀書說目錄

卷一

務本 行習 求益 義利 六經 論著 卷二 師道 行藏 人道 應別 怨忿 讀書說 目錄

理事 進止 辨正 誦說 史籍 詩歌 友道 避名 人事 毀譽 庭園

一

讀書說 目錄

友于 庸行 姓名 遠害 士禮 卷三 廉賢 屈伸 有無 言行 知天 順義 臨往 明戒 卷四上 若德 東朝 成里 致和 名器 任相 舉勳 澤宮 納諫 卷四下 行道 忠愛 居寵 憂患 吏事 讀書說 目錄

抗優 朕兆 取與 形神 方技 盛衰 陰陽 性命 省克 立誠 辨智 測來 決疑 內庭 藩邸 治化 敦信 去害 才德 階級 徵聘 進諫 盡職 廣益 拙平 吏道 禁貧

二

訓行

財用

祀典

異異

月令

卷四下

甲兵

禮信

徵義

要荒一

要荒三

要荒五

防御

附年譜

愛養
禮樂
歷象
調變

廟算

刑辟

中外

要荒二

要荒四

通好

雜事

讀書說卷一

天門胡承諸著

務本

聖賢立教。欲使天下之人。同爲聖賢。故論語首篇。皆言務本之意。天下之事。莫不有本。本盛則所生亦盛。本良則所生亦良。蓋天下之物。觀於其末。見其一端。不能見他端。觀於其本。條幹雖多。可一覽得之。此論也。凡事之末。莫非義理。放乎末流。則爲情欲。君子務本。故不溺於欲。小人逐末。故不洽於理。聖賢教人學問。欲其以本務勝末流也。古人未生胎教。既生保教。故爲學之法。自童穉始。凡教幼子者。最忌舉動無常。宜先之以德器。又苦識趣卑陋。當次之以胸襟。不可不出爲世用也。故書名點畫之類。灑掃應對少儀內。則之篇。而就外傳學之。十五入大學。則必授以經史。此正始之道。人才之基。學問之原也。然於心勝氣辯。言小慧。皆學之累。虛浮華美。轉徒流道。又德所由喪。晏安偷惰。識前文過。則善端漸消。惡幾易熾。故必大爲之防焉。既道以善行。又阻塞惡資。如此而人才不成者。未之有也。聖王治天下。少則習人於學。長則材人於位。少之所習者。本也。長之所材者。末也。末者所以驗其本。本者所以資其末。山本及末。則輕重小大。更相資成功。內外隱顯。亦相輔而日進德矣。書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者善之所止也。聖賢之旨。即

善所止。蓋欲有一錢未混。即理有一錢未淳。聖賢之言。欲盡理全。全斯止矣。所言之道。皆仁義也。所言之事。皆禮樂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樂兩端。如世上兩大城郭。幾許物類。莫不依託其中。仁義者。禮樂之本。孝弟又仁義之本。故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孝弟。窮神知化。必由禮樂。以此思之。說理雖精。而無當於天性。應務雖通。而不足於中和。皆無本之學也。爲學爲治。莫不皆然。一隅之察。一事之宜。不能有登世道人心也。

理學

學問之道。理與事之相須。猶形之與影也。涉獵典故者。雜而不貫。當以多自勉。善言名理者。華而不實。常以眩自矜。涉獵之病。馬融何晏有之。學博而知昏。故失身而不自知。空言之病。王衍嵇康有之。體遠而遺近。故履危而自以爲安也。聖賢之學。體則兼全之體。用則兼收之用。務使其身爲衆理所會。然後可應庶事。故其教人。凡禮樂名物古今之事。變人倫日用。情文恩愛。粲然相接。殷然相向。莫非天下之實理。生人之實事。蓋以實理實事約束紛紜馳騁之心。或大或小。皆求其實。則凡事悉由規矩。凡理不盡處。皆故董仲舒春秋之學。用以詰兩而效過此以往。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可不必學也。凡爲善而不終。行善而多阻者。學聖之無法也。學聖賢者。先學其齊戒洗心。以爲窮理之本。然後學其默識心通。以爲應事之方。所求乎卷中者。偏於理。偏於事。皆偏也。偏於靜。偏於動。亦偏也。理達於事。事達於理。動不礙靜。靜不礙動。而事物之中道始存。以我曲尋古人之義。不可把捉。古人之義。強求就我。就我意見。固不可就我嗜。不可也。故凡前賢議論。編遺書傳。以從己說者。非讀書法也。讀書惟漢人最難。原委得失。較然不隱。取舍勸戒。屹然不爽。諫章則少。文多。實。議事則守經據古。絕不假借牽合。以伸己說。讀書若此。故胸中所得義理。亦無假借牽合之病。粗者即粗。精者即精。大者即大。小者即小。非粗者必欲求精。小者必欲求諸大也。非精者遂不必求諸粗。大者遂不必求諸小也。體驗未深。惟簡擇古今最勝之理。藏於胸中。推勘未細。惟將胸中所積最勝之理。施諸事行。往往戾于時宜。拂乎機要。舛午乖刺。迴穴錯互。自謂本諸淵海。遇人不服。則盛氣奮之。遇道有礙。則博辯爭之。遇時有窒。則倔強守之。以不純不備之指。據爲不可易之說。假借牽合。毫釐千里。不止一開未達也。士大夫居下位處賤賤時。不以經術充實其中。一旦立兆民之上。事務煩擾。人情嶮巖。精力既乏。世局錯亂。不能適先正規模。而決其成敗。所倚仗者。不越徑寸之胸次。世俗所云聰明智巧已爾。天下國家之事。盡以聰明智巧處之。自然多所錯誤。無所不善之端。乘閒而出。引其身陷溺而不可援也。天下至理所在。古今治亂。初無間隔。不可謂有餘在己。不足在人。得則在己。失則在人。夙昔苦于未知。即以學去其障。夙昔苦于無能。即以學充其力。我欲爲聖賢。而取諸古語以爲標準也。但能竭力用功。至誠立心。不取效驗。不記歲月。於色溢氣消除殆盡。中和之理。流動充周于胸臆之間。如衣之附體。無所往而不相。則是非得失。經權常變。莫不剖判分明矣。若以聞見爲美。日誦萬言。而不得其理之所在。雖稍得之。不能了然于心。充然于心。掩卷之後。依然鄙夫之胸次。臨事號召。無以取諸左右。則不足貴矣。

行習

學宜謹內外之際。凡博聞廣記。聲譽名達。矜心勝氣。辯言小慧。皆務外者也。凡誠切警省。勤敏篤實。皆務內者也。務外者。致飾喪其非成德之器。一涉于彼。即不能返此。爲之益熟。則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則歲之不痛。終其身不自知者。如未嘗學者也。務內者。誠則不欺。切則不浮。不分心于情欲。不阻喪于苦難。不怠棄于半塗。按其節次。時其生熟。無分外之求。意外之得。其益不可勝述也。聖賢欲天下知學之人多。非矜其少也。故其持論往往近于平夷。而樂于共至。人所同得。而我先得之。非謂人所不得。而我獨得之也。故爲學者。務得實地。踐履實地。中行蹈空者。頗覺倚空者。頗煩讀書而汎濫無歸。浮華不實。何以異此。河間獻王好書。務得其實。每求其是。蓋無所見者。於古求之。有所見者。於書證之。有益於道者。取之。無益者。略之。有實用者。存之。空談者。屏之。遠古載籍。近世文獻。必服膺而景行。理之深者。不以淺解。序之漸者。不以粹至。論之篤者。不以泛觀。一語一言。無不引伸而及於學術。無不引伸而及於世道人心。要使數千年學術事功。如以身親歷其間。而不爲臆度懸想之說。庶不愧好學之稱也。不可矜古人已定之名。而述其已然之功。當得其功之所由以成。名之所由以不誣。則其理庶爲我有。變通亦在我。而無不受益於古人。又使無形之理。具於吾心。如有一物可持。如有一城可守。持之無失。守之無遷。日積月累。所得無幾。又且誠意懇至。感悟深微。學周公則見於夢寐。學堯舜則見於羹臠。學文王則得其形狀。皆誠之所感也。至誠所感。亦可增長聰明。正苦一開未達。精於所讀之書。則達矣。即有未達。亦可尋古人成法以達之。要在攻去自己之私心。獨力恐不能勝。則合古來聖賢之力以攻之。未有不勝者。此昔人所以多讀書也。今人學問愈多。私心愈熾。不求我所取資。但欲誇量他人。援引古人。以彌縫身心不善之端。假借古語。以指摘他人爲善之事。以前聖格言。助吾文辭典雅。以前代成敗。資吾文字辯博。終其身無一可紀之行。可法之言。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也。夫文字之業。未嘗不有益於人。以爲觸目警心之具。則有益矣。以爲矜名逐利之具。而益心以求之。不惟無益。又且陷溺日深。非舟航所能拯援也。讀書義理宜精。然用功次第。亦不可不知。蓋聖賢之功。絕有次第。積漸以往。層累而至。若金銀銅鐵。攪作一器。非良工也。其始也專精一書。一書之指。既爲吾有。所得雖少。皆有實際。以此更歷諸書。亦皆實際矣。大學一書。既有義理。又有次第。如人之居宅。朝夕出入其中。論孟如人之田疇。衣食所從出。然而不在一處。有經年不一至者。所以大學最爲門戶。其餘未盡之理。散在諸書中者。緣此求之。即能深入其奧。目通而心未通者。不可居之爲理。意至而身不能至者。不可任之爲事。寧取其少而守之堅。不取其泛而施之難。要使心氣浹洽。義理貫通。庶幾胸中淺俗幽莽之氣。日進高明細密。爾者俟補。斷者俟續。善者宜謹惜。惡者宜驅除。一觸動。即可參前倚衡。一省悟。即可悅心研慮。不可一讀再讀而迷也。更可慮者。涉獵未深。即捐去舊策。少開。遂認初時涉獵之見。妄爲至理。爲定解。他時即心光偶露。又被前此疑障塞定。不得進出。仁義禮智之說。日在輪轉。問其所見。鮮能指一事實之平日未據實地。臨事自不爲川。雖意見偶合。亦復不能自信。交臂而失之矣。奈何以讀書既多。遂謂能舉爲學之事乎。

進止

凡從事於學者。非欲一朝之服善。欲終身之去惡也。非喜其不遠於心。欲其微驗於躬也。人未嘗無聞也。狎而玩之。則逝而不求。求一言之研諸心。不可得也。人未嘗無知也。意而棄之。則積於無用。求一事之微諸躬。不可得也。聖門知即爲行。子貢較量知二知十。而不敢自僞者。恐行之不逮也。學者潛心古人。不出於影響。疑而遂已。則志量寬舒。局面悠長。容貌謹敬。問難篤實。見者知爲成德之器。若但以取功名爲文章。所求必不精。所得必不實。規模促狹。志氣急遽。終爲庸人而已矣。人一生之中。豈能事事如意。不可因一事失意。遂以好學爲無益。又一生之中。豈能事事通解。不可因所解既多。遂縱心肆志。不屑配以質際。歲月易逝。倏忽已老。雖謂此所學。未免失時之患。然悔悟之初。即勉勉之始。亦不疑其不逮。雖少壯失學。老年尚可相償。若此心已怠。此志已益。與夫多設疑難。自取退縮。而求微效。不耐持久。心乎正道。則澹泊無味。語及捷徑。則欣喜馳逐。若此者。老雖悔悟。亦恐日暮途遠。未必能相償也。且精爽在人。久而不用。必枯竭沈陷。而至於冥昧。迨乎晚年。朋儕日少。後生裨齒。義不可面規其過。即勉強好學。自謂以聖賢爲師。定是矜氣益甚。蒙蔽日深。與畔道等耳。古有功名不可營。而營其學術者。昔人於王文成是也。學術不可營。而營其出處者。昔人於楊龜山是也。皆媚嫉之情。誦誅之口。未可爲定論。善學者。不可以此沮喪其志。二三其德也。

求益

士大夫終日學問。欲何爲哉。總爲此身喜怒哀樂。動而有悔。人倫日用。習而不察。應事接物。率而失宜。艱難險阻。守而鮮固。必求合乎天地之性。古今之理。乃確有持循。不至恍惚。確有依據。不至謬戾。故曾鞏曰。多所見而慎取之也。蓋目雖有明。待日光而後見萬物。心雖有慮。待聖言而後經萬事。故學聖道者。小大皆取足焉。如山川丘壑。鳥獸草木。各受生成於造化也。爲學之道。知所當至者。必求其至。知所當止者。必求其止。其知既精。故能析疑於幾微。其行既力。故能與人爲準。則可以增其質性。亦可變其質性。增者如磨礪之於玉石。變者如蟲豸之有蛻化。有事乎道德則日崇。有事乎閭閻則日多。故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也。夫習非可以勝是。好紫可以奪朱。況乎以天地之理。約束情性。聖人之道。增益聰明。焉有不博者乎。且情欲者。德慧之敵。此開則彼塞。聖人抑情復性。去欲從理。使情欲日退。德慧日宏。皆賴乎學也。夫虛政虛世之人。知有聖道。則不至暴戾恣睢。處人情險阻之間。服膺聖道。則可知消長益虛之理。進退存亡之幾。而不至於大過。聖人之言。其猶天乎。運四時。殖萬物。而不窮也。承天地。奠民生。而不害也。亦精之而已矣。天下之理無窮。猶寒暑晝夜往來不息。一是其所是。句非有是也。奈何一是而終身奉之。各是其所是。句非無得也。奈何一得而祕密守之。聖人能通天下之是非。化天下之同異。於學問踐履之士。獨無取焉。誠無取於彼者也。

辨正

好書藏書。莫不有正有邪。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之士。河間獻王所好。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

徒所論邪正不同，故立身亦異。厥後淮南以叛終，河間稱賢王，好書可不謹歟？古書甚多且雜，豈能辨其有無真偽，聖賢不校說之非禮，而因文釋義，亦是見古人處變之方，雖極變之事，皆可通而歸於正，且常也。若曰：此不經之語，直以不信拒之，萬一事變之來，有適與相類者，則聖賢辨物居方，有所未括，人之放道者，無從收拾束縛於道中，亦讀書觀理之淺漏也。然則書可盡信乎？曰：不可。因其事而求其理，無適而不可也。若其跡其事而指諸別，非粹然一出於正，不可從也。學必有所統壹，乃能上接聖緒，而粹然皆正，亮舜逆知孔子，故制道義以授之。孔子能樂堯舜，故作春秋以效之。所謂道同者相稱，德同者相友也。五經諸書，皆聖賢所定，純粹無疵，讀一言，即獲一言之益，其幸而至於高且遠者，歲月積久之功，故其始也，當從共知共行處尋求，不可向獨知獨行處尋求。子史之屬，則宜鑒裁去取，所得既粹，亦與六經無異。若必推之使高，懸之使深，引之使近，抑之使獨，以之觀理，必多差錯，以之處事，必多阻礙，不惟無益身心，且亮蓋千里之謬，何異抱薪救火，放虎自衛乎？易曰：聖賢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蓋謂義理所止，在於斯爾，而書賢以為有象外之意，繫表之言，是未得其統壹者也。范升有云：學而不約，必叛道也。統壹未真，故凡書皆未盡實，不悉難易緩急，但務持論收勝，如行路然，泛論道路險阻，雖為道盡，皆不經意，及身歷其地，則尋丈之溝，一仞之壑，必有難踰越者，所以至聖賢處，方知難易也。如成度廣汎，論室處，雖崇臺九成，可語次而構，及身鳩其功，則采椽之居，必有整製，千門萬戶之宮，必由棟榱，一物不備，不能成質，所以至聖賢處，方知緩急也。常以聖賢為心，方且鄙薄持論之七，況欲持此勝人乎？凡求勝於人者，即非為己者也。商鞅求勝部民，孫吳求勝敵國，故其為禍，至於強弱相吞，愚智相陷，刑徒被路，流血成川，而不可止。若夫讀書觀理，知內省而已，知反求而已，內省日積，反求日深，與于古聖賢之徒，愚不肖之夫婦，共遊於大通之塗，焉有勝人之念哉？以勝人為心，不知反求內省，處處浮華，出則躁競，悅從則煦煦相引，異已則怒目相向，賢否異位，黜陟紛紛，小則偽學是傾，大則濁流盡陷，人生莫必其命，偷靡罕克其性，其禍豈不如執起者，且讀書有闢風俗，尋求義理，尊奉師儒，出入不悖所聞，謙讓不肯教授，若此者，學必純厚，而風俗亦厚，其或捷取功名，微逐勢利，趨實巧慧，非法公孫，曲學阿世，若此者，學必浮淺，而風俗亦薄，風俗學問維持者，其治平為可久也。若從學問敗壞者挽回，更難為也。安得風雨雞鳴之君子，而與之共辨學乎？

義利

為學先辨義利，義利未清，終身夾雜顧戀，宅心處事，必不在中道與正理也。今人立身行己，多是私欲，謀人家國，亦是功利，好責人而憚於自責，就所安而遠所畏，凡可以害道義者，皆利也。學者此身此心，無一刻非道所流見，與所盤旋，出入起居，憂樂窮達，皆是物也。一遇聖賢之語，或相印證，或相觸發，自然人之深而守之固，用之精而赴之勇，蓋人心原是義理結成，只一撥動，便如撥火，引之即燃，延之即遠，如之何不深且固精且勇也？若不用以精氣，殊為可惜。若復用以逐利，其撥動亦引亦猶此，則陷溺滋深矣。今人所云吾心靈變者，全是利欲之心，助其機巧，見為靈變，其實是大憤憤，至其正潔自高，明絕無利欲處，便

自煩慢，不肯用心，豈非大憤憤耶？辨義之學，先以窮理窮理之功，非茫無畔岸也。大儒之學，本於天之所賦，故子思首言天，孟子亦然，其次則心之所存，體之所具，身之所接，皆理所寓，此外則有人，有物，有鬼神，有古今，亦皆理之所寓，莫不白坦易充足，為永者也。平日洗滌此中渣滓，既淨，然後觀理之時，所發皆正念，所求皆正道，而與義相入，若渣滓未盡，正理不治，鉤棘險僻，益其胸次，則所求乎義者，莫非利欲之捷取也。何以得夫事物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乎？故精義之功，在乎窮理窮理之功，先以洗心，此之為學，亦不必堅白同異之察，六合九州之外矣。

誦記

讀書之法，舒緩詳盡，讀書之儀，端莊敬肅，書有途徑，直者為是，書有門庭，通者為是，不求諸直捷通達，而求諸偏僻窒塞，如適越而望閩也。凡書中之義，有即本書得之者，有旁觀他書得之者，有文詞有指意，有義理，有體裁，寬博詳緩者，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使潛心味索，不以迫亟致淺薄也。富麗精華者，所以充足學者之嗜好，使悅豫奔趨，不以淡泊生厭棄也。開卷之時，止可得其梗槩，其中曲折肯綮，更在掩卷後，平心靜氣，細繹尋思，有開卷之功，無掩卷之功者，所得亦恍惚也。所以勇往前進，不如退轉玩味，信己見以直前，不如勒回己見以徐觀，一段一篇既訖，宜將此心稍息，使神氣不疲，然後與義理浹洽，此際甚微，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若讀前段畢，氣尚未平，使讀後段，或前句未了，意在後句，前段未了，意在後段，則此心躁急，心隨躁動，必無浹洽之妙。且疏舉事虛，虛有餘而實驟不足矣。每見士大夫讀書，閱文，皆思慮爾，未嘗有徘徊顧戀之意，則所云細繹尋思者，更在何時用功？朱子每教人理會，教人體認，門人問其用功之法，只是從心上輪迴數四，自然浹洽，浹洽則堅固，既治且固，觸物取諸逢原，若但眼底收攬，胸次虛寂，既不詳悉，又鮮次第，便無毫髮之用，且讀之淺率，自有差錯，不知其淺，即不知其錯也。只擇意之所好，率爾貫愛，所不好者，一覽而遂置焉，重複溫習，則斷章節取，以便誦記，一篇之中，頭緒全未接續，脈理全未分明，胸中發積猥塞，不能融液成片，以此應事接物，至當不易之理，既從平日所謂淺近中鄙夷而忽之，而平日所云深且廣者，又無當于爾時之用，既不可強之使合，胸中又無可依傍，不能不向情欲智巧一途，以草草結局，而失之千里矣。今人讀書，先有幾種病痛，所以只見己是，只見人非，一則多私，私意盛于中，觸處流出，凡先聖語言，公正無私者，先有不相悅懌之意，但屈于衆論，無可奈何，不得不隨人誦讀，然而非其所好，自然格格不入，行趣茫然，一則規勢利榮枯，以定先入之說，勢權之人，言者即是，寂寞之人，言者即非，一經先入，牢不可破，不復折衷求進，一則自是意見，意見一定，不可轉移，于他人有用之言，必不留意，縱然觸目，終是己見為主，夫經書之指，前人既已解定，乃不肯疏通舊義，必欲更求別解，獨出新裁，自云可勝前人，自云有所觸發，不知皆前人所吐棄，與後人所必吐棄者，寧如舊解，乃肯人揣摩較量，而後成可以處事決疑，所得未可量耶？所以學者多而成者少，庸才多而通才少也。

六經

聖人之學，通乎天人，六經者天人之蘊也。天地之心，以仁為本，若義禮智，皆所以為仁之用，六經所官，四

德之精微與其實事也。大地之心，由此以達于人，而人得與相接焉。是以百家角立，衆情愛憎，是非取舍，最易紛亂。以六經之義斷之，則一或不易，雖有紛紜，莫能爭勝。使人知善惡之有歸者，以其得天心也。凡人道之正者，皆可相通，扞格齟齬，皆不正之情。爲之六經之指，皆人之本情與其正務，故精其意者，天地萬物之情，與吾喜怒哀樂周流無間，而無所底滯。在上則視民如傷，在下則吉凶同患，義理之相通故也。人世禍福之幾，最苦難明，治亂之效，觀不遠，世俗之士，復以智巧穿鑿，是以吉祥善事當前，而莫能趨，害獲陷阱在側，而不知避。惟順六經之指以行，則遊于大通之路，克己就義，恕以及人，迎福于幾先，則治于未亂，蓋位天地育萬物之門戶規矩也。非常者所以明義，其變者所以示權，權義皆通，則萬事畢舉矣。六經之有傳注，如衣服有縫紉，飲食有烹飪，車馬有轡勒，假物爲用，以達于人事者也。昔賢解經，自有定指，聖賢微意，何嘗不在傳注中。年祀久遠，一師之學，衍爲數家，原析而流益分，所以子夏之門，後有莊周，曾子之門，後有吳起，皆傳說既廣，駁難生焉。漢人以三萬餘言說堯典二字，其中能無支離乎。一語取經，則後學疑誤，遂流爲異端矣。桓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入授明帝，減爲二十三萬，其子郁復授章和二帝，又刪成十二萬，所以然者，浮詞繁長，多過其實，故約之使有統壹也。今人輒爲六經立說，又穿鑿六經，以微己說，欲天下之人，皆舍日月而就焚燭，曾不思天地之道，人人可以同得，聖賢之經，人人之所共讀，苟求共知共行者，以爲準則，而自矢必知必行，以爲志趣，則亦何所不至。又何必別求異聞異見，矜前人所未獲，崇虛文而不適用也。非病其說之多端也，至于莫可致用，則朽木蠹蟲矣。張子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繫詞必喻以君子之道，有吉無凶者也。凡吉凶之在爻象，不必筮而得之，但所行之事，與爻象同，即吉凶亦同。故虞子不用師命，有川壅爲澤之象，是滿無德而貪，有豐屋却家之象，行合爻同，則吉凶亦合。所以謂之通幽明之故，而教以盡人事也。泰離降爲國風，非有人降之者，蓋自降也。昔曰周京，今日王城，名既降矣，太史之采不及，天下諸侯之貢不及，柱下所載者，封畿以內之事，無能及遠，體裁亦降矣。雅聲者，天地之正氣，風者天地之噓氣也。王者失政，正氣鬱而噓氣作，故雅變爲風，興觀羣怨忠孝名物，時之用也。得其性情之正，詩之體也。或先得性情之正，而印證于詩，或深得詩之旨趣，而蕩滌邪惡，皆爲有益。後賢之論，如所云四名五志，皆益于性情者也。如所云蔽于五際，失于齊魯云者，皆恐有助於邪也。三百之篇，言其風俗，則深探婉婉，而惡薄惡言，其政治，則美熙豫，而嗟憂慘，故無不與治道相關，而深于詩者，即長于治人也。且其旨趣，要在溫厚和平，頌美而不階驕溢，諷過而不觸怨怒，又委曲調暢，以自達意，故深于詩者，不獨忠愛之情，上達君父，仁厚之恩，下感黎庶，兼能通兩國之信，釋兵戎之隙，而優于奉使也。凡人性情之內，有邪穢，有渣滓，邪穢者淫惑之根，穢于肺腑，宜用力治之，如水之濯物，久之洗垢，攻而去之也。渣滓者粗礪之迹，結于榮衛，宜潛消之，如風之解凍，火之銷膏，默而化之也。二端之物，惟樂可除，鐘鼓之猛厲，充滿洋溢，使人震肅，則邪穢之頃，不容復有雜念，琴瑟之和柔，紆餘涵泳，使人夷愉，則渣滓之際，不容尚有芥蒂。先王設典樂之官于學校中，使天下人材，皆出于樂，惜今之失傳也。夫聖賢之言，可謂有定論，聖人之可否，存乎審當時之可否，存乎天下無所容吾私也。大小夏侯皆以

經學教授，彼此相非，勝之非建，則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二人之論，幾難折衷。然以窮理治務爲心，則志在應敵，所以破碎大道也。飽宜經學甚明，史家稱其諫章少文多實，此豈應敵之謂。聖王既沒，詩書禮樂之指，皆成絕響，悉緣應敵之說誤之，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絕，故取後代文詞，稽前代典訓，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絕于後世，後世之義理，皆可綴前王統緒也。紛紛論其僭擬，適其同異，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知天下同文之國，使書于策者，無不鄭重雅馴。蓋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聖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即堯舜之道也。幽平以後，爲史官者，襲貶勸戒，不昭明，赴告策書，遠舊章，孔子樂堯舜之道，而欲措諸實事，因當代史書，著其是非，舉周公之制，而中微之，使二百四十年之紀載，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碍于義者，貶而責之，誅而絕之，雖屬辭有文有質，敘事有詳有略，苟非有害大義，皆因舊編，不必更易，故其爲法，直而不顯，諱而不盈，直而不顯者，以義斥其事，不必即設于文，後人因文求義，則其事亦明，諱而不盈者，時道之人，工于匿迹，總必不能掩志史之所書，諱其迹而著其志，後人因志以察迹，則向之所諱，原未嘗掩其實，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闕文，有微詞，闕文者，舊史闕誤，不復補綴改正，恐擬度意指，而失當時本質，則爲舛舛，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闕文，有微詞，則所書多矣。故于所不知，事則如也，微詞者，本爲逆事，委曲其詞，以從順理，以爲臣子之義，固當諱尊諱卑，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順理不滅，雖人以曲文見責，猶未失大順之義，不以激烈之空言，觸權貴之怒，嬰直言之戮，則人不以行義爲殺身之具，亦可保全大義，使不戢于人心，蓋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絕也。故其書可以制治未亂，又能撥亂反正，實通百王，生成萬物，與日月並而不息也。後之史書，既無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難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遠天地之心，論理不主于善，不協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純粹，敘事大小錯亂，真偽糾紛，先後舛午，實主易位，雅俗雜還，或言其始，不言其終，察其一，不通其類，以此望彼，以彼反此，雖所歸宿，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詳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備者，猶抱恨以終其身，張衡之于漢儀是也。漢家六世，而有史書，私作本紀，非奉命供職，班固因之，幾受私修國史之禍，既受詔，許成其書，猶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而後就，故西漢之史，遂能遠絕後世。東觀以來，以史館遺文士，其法漸替，陳壽甚有史料，而遷固以記繁志寡，專美于前，故壽亦慕之不盡其才，范曄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棄經任傳，既有成法，故壽亦微之，未盡其意，史所以實經，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經，其害使人倍史而疑經，記傳所以證史，而記事者，多取不經之說，其害使人倍經而疑正史，皆信道末篇，辯博是務也。故帝王世紀，其說甚多，班氏作律曆，獨引郊子之言爲徵，以其見諸經傳，爲可信從，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經，鄭氏說詩，亦先譜列侯世家，而後及篇什，蓋變風多里巷之事，見婦人之言，若不本諸國事，不可入經，是以說經之法，必本于傳，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夫聖人刪詩，必使善惡並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蓋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況史籍之書，所以繼

世開來。世代不能無治亂。君舉不能無得失。猶山川不能無險阻。晝夜不能無晦明。若爲善之事則詳。爲惡之事則略。是古今不相積。而人世有斷絕矣。人君惡史氏之不諱。故置總裁官以蓋藏其惡。又時時觀史以箝制其直詞。既無古來列國皆有史書之例。以相參考。故柱下之史。不過頌美稱德。蓋有不入學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雖多。而誠實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後。遂以史籍爲可有可無之書。而前代之史。絕不屬意。然則史事不幾絕哉。且讀史之法。亦不可不講也。夫載事之書。容有過其實者。讀者當識其意而已。凡大體之得失。所以昭勸戒于來世。他若制度原委。處事方略。財賦盈縮。用兵勝敗。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權應變者。守其常而通其變。則經權皆能盡善。遂于變而乘其常。則成敗皆必有損。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數險詐之事。亦一時風氣所爲。又有雖無名位。而其人亦能間大事成敗。造禍福端倪。有世道之資者。或爲敗壞之。或防閑之。不使逸于檢押。以害吾成。亦不可遺漏也。故讀史者。必深識三才去就之理。以決治亂得失。當知治亂因乎得失。而治亂之原流。不盡在得失中。有小事無失。而所壞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當知是非決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盡在是非中。惟當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不當抽出書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議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處飽瓜之繁。又不當輒徇己見。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盡符五經之指。卽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意在勸戒。而大指已乖。勸戒皆謬也。總之閱一史畢。然後更讀一史。此許魯齋之法。秦人能侯置守。而史亦廢。此程子之論。唐時事事更車。代代冰鑑。此朱子之說。皆讀史關鍵也。班氏漢書小序。是非純正。去取分明。每章不過數言。而治亂之形。賢否之迹。若布幕局而指白黑。常備述及此。亦可知爲政之大綱。立身之先務。左氏一書。隱桓之際。傳聞多略。而威氏展氏。頗載其事。蓋威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紀載。故左氏有所據以立傳。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詳。又藏書甚多。參考古今立言之準。又讀世有法。不以偏霸小術開闢正道。然後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術。故傳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雖百家。故錄其著作甚詳。此二家學術之別也。公孫宏卜式。皆見誣于司馬。而班氏猶爲之表章。蓋事久論定。與並時而生者。愛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際。其辭微。猶書其事也。王通作元經。褒貶不及仁壽。則不敢筆削本朝之事矣。此又先後事勢之別也。

論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宜。猶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故陰陽相錯之謂文。物我相安之謂文。入則有夫婦。出則有友朋。位有君臣。體有左右。程子所云一不獨立二則爲文也。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爲本。統而附之。積萬類。凡王政人事法度。無不麗焉。故文章非一人之事。爲文非私己之業。取其可觀微旨。可通王道。彪炳于陰陽之時。經緯于明備之日。不本乎天淵之闕。不益于人謂之部。君子不好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立德也。充然于心。盎然而身。因而授諸簡札。所以居業也。忠信爲進德之質。德日積而不自知。修詞有可見之迹。是以爲所居之業。進德之質。可于修詞驗之。君子終日乾乾。猶不免以詞見者。所以自考也。

以爲非敬不立。非義不宜。惟此可以觀心而爲德所託也。人之有益于世者。莫如功業。功業既成。則可轉亂爲治。轉不肖爲賢。然功業不可人人而爲。爲功業者。又未必稱其所學之志。故不可無著述之業。辨析義理。使明白痛快。如披雲霧而覩白日。亦能以治易亂。以賢易不肖也。然著述之業。有指趣。有條目。指趣體也。條目用也。明道有明道之體用。事功有事功之體用。有體而無用。可談說而不可施行。有用而無體。施行雖難矣。而義理無根株。易之爲書。至約之理。在乎卦之畫。至廣之義。發乎爻象之辭。豈本乎天地。辟括乎人事。本天地爲體。括人事爲用。此易所以爲文字之祖也。聖賢爲學。合義理以爲體。授諸簡編。則又包括庶事而爲用。其所授簡又自爲一書。以爲天下後世義理之體。而隨其日新遞益者。又足爲體中所具之用。此聖賢所以爲文字之源也。蓋著述所以立法。立法所以經世。故學不荷博。必求天地之心。文不苟作。必協動靜之義。揆天道。習人情。按古法。正時事。所謂文也。蓋由存諸心者。精明純粹。精明則有光采。純粹則無瑕疵。既已精明純粹。則常於乎人之未至于此者。未免處乎暗室。行乎危途。不得已而著書。立說以開示之。其約也。所以舉其大綱。其詳也。所以示之節目。約非不足。詳非有餘。以爲天道有示人之處。人事有應天之處。使吾之是非曲直。無不與天地休咎禍福相應。然後從吾說者。能免鬼神之譴責。人主之刑罰。陰陽之災沴。人類之傷殘也。揚子曰。春木之莖。今援我手之弱。今言春木之莖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援手而進之。相與游處。淳淳其安之也。若不以拯援爲心。則聖賢不著書矣。且天地靈異之氣。不常流轉于世。其篤生也。必有爲。其成質也。爲大慶。與天下後世共登仁壽之域。豈一身之事乎。文之美者。君子樂取之。樂取之者。助其爲善之心也。文之惡者。君子厭觀之。厭觀之者。恐助其爲惡之智也。使君子樂觀小人厭觀者。君子之文也。樂觀君子之文。厭觀小人之文者。君子之人也。戰國以後。聖學失傳。士之爲文者。不必本道德。是以有文采者。苦于道德不足。有道德者。苦于文采不揚。而時之所須。又不必盡合道德。但取指畫事務。功成而無後患。是亦文之有用者也。所以體裁日下。去道日遠。揚雄譏其難而不純。李軌斥其動而愈僞也。蓋文之美者。如金銀銅鐵。皆可鍛鍊成質。以爲器用。百鍊之後。卽鋼鐵爲質。亦能水藏蛟龍。陸斷犀象。惟無用之言。如奸人假造銀幣。非不爛然光華。若入火燬鍊。卽與煙燄飛去。化爲烏有矣。儒者論文字短長。娓娓可聽。非井有章。偶爾自作。輒以假訂成質。採擷取妍。向之娓娓非井。不知安往。此入火飛去者也。君子有言。要便當世知禁。後世知戒。主于表章善道。垂示法則。而佐以貶惡以防闕失。猶夫陰陽之理。陽主盛功。而陰佐以肅殺。皆以生成萬物。非如陰陽斷獄。一切致人死地而後快也。太史公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舉周室之非。獨刺譏而已。故爲文者。亦當以勸誘爲上。規切次之。嬉笑怒罵。佞諛嘲嘲。品之下者也。筆端莊。勿痛快。令人改容而禮之。不令人解頰而悅之也。事之反正是甚者。祕而不錄。所以存萬世之大防。若詞之詭辯之迂。不能使萬物得其序。五帝得其倫。適足擾亂時政。敗壞人心。君子之言。豈肯類此。嗟乎。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一人耳目心思所及。幾何。著書立說。總非格天之業。況以屬文爲事。原與物欲相近。最易牽引。而至陷溺。故昔人五世之業。至能文而衰。若無大道爲公之念。存乎其間。必不能成就所事。或阻于世。或沈于水火。皆不免也。君子惜之。

詩歌

詩有剛柔，有清濁，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此皆刻畫聲韻之末，非詩之本旨也。詩之本旨，所以善風化，育情性，微國祚存亡，明政治得失，凡天子所以化天下，諸侯所以移風俗，子孫所以告祖考，父兄所以陳教戒，人道所以達神明，皆假此以道之，故古者太史采焉，君子歌焉，聖人刪定論次，有善則嘉之，無可嘉則勉之，勉之而不得，則傷之，傷而不改，則刺之，以他事寓意則諷之，美非道諷，刺非揚惡，蓋其學識性情，無不與氣運相關，是以政教衰于上，變風作于下，此自然之感也。故詩之道，在乎從容諷諭，下情上達，樂而不淫，窮而不困，抑揚婉轉，感動人心，若諷諭失道，感憤害義，皆不深婉，情不溫厚，無益于倫常，無補于治亂，皆詩之近乎伎藝者也。故古有諷諫，有夜諷，時無采詩之官，故作詩者流蕩性情，不關道義，雖有若無矣。若夫諷切朝廷，指擿當路，不惟有禍，亦且無益，何也？草野之技，必不能上聞玉几，當路之威，亦豈肯下聽微議，多見其不知量耳。

詩有義理之學，有樂律之學，今之相傳，皆義理之學也。樂律之學，自杜夔時僅存，此後遂盡亡矣。鄭夾漈序樂略，謂孔子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因謂毛韓諸家皆腐儒，而漢又立之學官，遂使聲歌湮沒，曾不思仲尼著述，莫非教人義理，觀其門人說詩，切瑳琢磨，用之講學，蓋飛魚躍，用以喻道，必非聲歌爲本，義理爲末，則毛韓不爲腐儒，而學官之設，不爲音響泯滅之濫觴也。如鄭說者，則兩楹之奠，爲其有功于樂府乎？誤矣，誤矣。

鄭氏病樂府一道，經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使聲歌之紐幾絕，故取而繫之，凡短韻饒歌等二百五十一曲，繫之正聲，以綴風雅，凡郊祀東郡等四十八曲，亦繫正聲，以綴頌，凡漢三侯之詩，房中之樂等九十一曲，繫之別聲，正聲繫以琴曲，別聲繫以舞曲，以當古之有詞無聲有聲無詞者，此外古調征戌等四百九十曲，皆自詞無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五門，謂之遺聲，以當古逸詩也。樂府統繁，得此而明，此其有功于後人者也。

讀書說卷二

師說

師也者，以正道決人所行者也。人每樂于行道，然多在疑似之間，師則從而決之，故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必相示以道德，而道德之旨，亦不盡在語言，當先養弟子固有之性，使仁義禮智常存于心，而後能服習道德也。若于固有之良棄置不顧，獨以講論誦習爲業，技雖精，而心則斃，喪德喪志，莫此爲甚。人材之毀無日矣。聖賢教人，不惟憫人不成其才，更恐由我敗壞其才，故不可告以不師聖之言，不可折以不同道之辯，委曲嚮導，開悔悟之幾，以相迎養，養魏恥之心，以勸奮發，而受教者，亦當自爲地，誠懇以求之，省察而思之，勉力以赴之，意既誠懇，心始開悟，開悟在心，乃能省察，省察既熟，則勉自至，三者備而後其人可教也。聖人之教，有品有節，品類也，節，節文也，分別其類，各有區域，塗徑可以尋求，又爲之節文，以裁其有餘，勉其不足，使合于不易之則，輕重損益，一切盡其商榷，然後盡爲成法，以示之，使愚而寡見者，得所持循，窮而無力者，易于固守，推而聽明才智之士，莫不皆有所依據，以勝其人欲之私，復乎天命之初，勿論高下淺深，皆切于所教者之身心，或攻其病，或輔其不逮，若汎論事理之大要，以齊衆聽，而于其人，不切既不切于其人，則其人領略必淺，一言領略既淺，則視天下之理，皆膚淺矣，故訓之微者，不可示中人，道之大者，不可告俗士，皆恐其淺嘗也。古人雖曰教人，半是體驗身心，所以教學相長，而皆獲其益，呂

和叔囚人之可及而論諸義是也。若設云精粗本末。初無二致。謂之主張後學則可。謂之成就後學則未。後起者何所賴焉。賴之一字。禪家之學。聖賢無賴。賴之說。所重者。積累之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後進放乎四海。莫不積累之謂。賴則先無次第。後無服習。其得不實。其藏不堅。譬牧人之子。忽爲牛公。豈非夢乎。波濤之中。忽生城闕。豈非幻乎。聖賢不以此誤人也。聖賢于。指點性情之偏。欲其自勵求道。非獨其短而毀之也。故有迎其機者。不見其機。不可迎也。有達其前。未值其前。無能達也。有得其一端。更進以他端者。此端未盡。然他端無從附益也。道德深淺之際。有時不敢自任。知道體之無窮也。道德無窮。而不自見其有餘。亦所以體道也。不惟在己省克。即所教之人。所當省克。無時不在吾道中。而相與提撕。非心佚行。不必斥言拒絕。但教之以禮。則非心自斂。佚行自謹。故有薰陶浸灌。有嚴憚敬畏。有興起慕效。隨其所值。而皆有獲。所以王政之時。無窮人教化之門。無棄才也。

友道

伐木之詩。以嘯鳴象其聲。以遷喬勉其行。蓋欲以婉轉清和之音。相扶于高明廣大之域也。故古人多一朋友。即多一輔仁之人。即多一開通之人。故少者不如多者之益。今人多一朋友。即多一人升沈之德。與異同之見。與相爲援引之私。故多者不如少者之善。此今昔不同。而非吾力所能挽回。亦云自盡其道而已矣。子當感朋友之事。若向成尤孟獻之室。季札讀孫文之錦。皆在邂逅之頃。顧蓋之時。今之稱久交者。相親以過。能如是乎。然有習熟而生漸染者。有慢易而生遠拒者。有牽持而至關礙者。彼此皆爲有憾。勿徒責人也。夫昔賢論友。以爲簡取不煩。繁禮難節。非交道也。雖選兼收。非交道也。君子以求益爲心。故先擇而後交。交其相資者也。小人相倚爲名譽。故先交而後擇。資其名譽。不計其品類。故有始隆終替。僞親背憎者。君子之言曰。交道可絕。而不可毀也。絕者所以遠匪類。毀者所以快私心也。非聖賢之徒也。觀國語所載。則當時所重者。聖人之餘事耳。觀家語所載。則子孫所傳者。亦聖人之餘事耳。聖人之心。惟門弟子得之。故親炙之益。見知之統。不可少也。

行藏

行藏之際。人所難言。惟得聖賢意指。乃能無過。聖賢體道者也。道之興衰。自有其幾。天下有天下之幾。一人有一人之幾。一人之幾已動。天下之幾未動。是身將進而道則塞也。聖賢不出。天下之幾已動。一人之幾未動。是道雖通而身當塞也。聖賢亦不出。與與不出之際。最忌此中有欲。縱無富貴利達之欲。而有矜己尚人之心。矜己之欲也。一有此心。即勃然易動。雖持論以矯世之好進者。而人不若己之念。常默囑其中。以出于必進之路。而不見所謂幾之猶塞者。意在求通。而惟恐敗其求矣。且自處太高。視人太卑。其心必不能樂天。久且移而憤世。至于憤世。則此念已動。向所鄙棄。更欲低徊就之。不自知其非矣。夫陽氣有消息。則聖人有隱見。雖有君子之德。而前後左右。莫非小人。則動而有礙。不克自奮。震之几四。是也。故小人道長。君子宜速退。勉勵遷就。終無益也。且堯舜有天下而不與。孔孟處貧賤而樂天。易地皆安。奚必得位而欣喜。失位而憂戚。是以歷數在躬。不忘涖洞之警。麟出見獲。不下富袍之泣也。古之聖賢。實有所操以

應世。如農家之有禾稻。多則懸諸門戶。至于春作。雖欲不服而之。田不能。不因免發。避之。多。而後退。處不見。其歌。隱之。可。而樂從事。總之以道爲資。如田叟之資種。賈客之資。雖一日無資。則窮困矣。懷重寶者。必藏匿保護。擇所居而後託焉。擇所如而後往焉。安車召之而不就。拱壁迎之而不入。蓋其所受于天。莫非清明之氣。故俗情所嗜。如脂如膩。若將挽焉。無可動其心身之所往。必以道隨。道不離身也。道之既竭。必以身隨。身不離道也。是以夷齊立節。而百世聞風。四結避秦。而儲位以定。子其不屈王鳳。君平久隱下肆。當時王公大人。後生小子。莫不奉以爲法。或感慕而變質。或觀貌而祛惑。志或苦操足。以矯世。或善言可用。悟俗。賢者之有用如此。以其所持者道。道非無用之物。故抱道者。自不爲無用之人也。子當乘馬亂流。目眩于流。坐不安于馬。而身幾墮。已而堅持臂勒。睨目據鞍。聽馬之自涉。而克濟矣。守道之力。當如是爾。

避名

凡出處之際。其情益真。則其氣益平。其氣益平。則其志益堅。不惟不受其祿。不榮其親。即高士之名。亦不敢居。而後可遂厥志也。蓋不求聞達之人。居心亦非一致。有避權勢者。有避患難者。有量才能者。有任天性者。一有隱遁之跡。則人得物色之。惟因任自然。日在耳目之前。而蘊藉卒不可測。乃真隱也。齊二客。魯兩生。史失其名。失其名者。所以全其高也。禮失而求諸野。見負樵者幾焉。易散于九師。而值于道。路見負擔者幾焉。劉向承學士之命。志雖不赴。初亦拜受。以爲恩命自天。非下人所能抗。是以拜之。非謂一拜之後。即不可復辭。必若與勝推卻。印綬而後可也。謝枋得志在辭聘。而以持服爲名。故略其不字之貞。極論起復非禮。意則堅貞。辭亦有託。是以二人皆成厥志。朝廷亦不強之。蓋此中平夷。不爲甚高之行。乃克道世獨立。故逃名之念。甚于逃疾。避譽之心。劇于避毀。世皆不覺。但與相忘而已。彼矯矯憤激而緣私以動者。未有不返顧于私者也。抗志雖銳。曾不旋時而念移。念之既移。俛首而往就焉。向之憤憤鳴呼。若別爲一人矣。即念在不移。且有迫之而趣者。其身已磨。其志安在。君子不爲也。且易之爲書。當引夷之時。惟處遠最險。既入世局之內。則以小傷而頭去爲幸。若夫傷時之亂。而有太和之氣。值世不用。而有幽閑貞靜之德。非有道者不能。蓋天生聖賢。所以爲天下也。與人並生。即有同憂共患之理。其可救也。救之。其不可救也。猶宛轉以就之。皆不忘斯人。而非自爲謀也。一旦決然而逝。頽然而放。澹然而足。與草木同腐。與天疾同廢。然後人皆共棄。而我得自全。何必洗耳投淵。皎然在人耳目之前。驚歎之列。或爲羊裘釣澤。或爲鷺風嘯山。使物色及之。而後爲有道也。馬融始不應命。既而悔之。賢者不惟不悔。亦不必不悔。孔子身既衰老。雖周公之夢。亦且無有。非果于遺世也。少壯不爲無益之學。是以志存周公。衰老不希無妄之福。是以夢境亦遺忘也。君子以禮自處。而後可行其道。非榮人君之尊己也。其若果賢。君子行其所學而有益天下。故就之以取功名。雖委質爲臣。不謂屈已。昔人所云。應規知之淑質。就班倕而裁之。若不行其道。雖奉以師傳之尊。豈可久居而不辭。心低徊而遲遲。以己所須。之當道。以己所欲。貴諸用交。以己所長。還其舊類。以己所薄。視其等夷。是安自尊大也。君子尊者重之。有不敬當者。其或賤之。則有不可受者。

俗士之言曰：士尚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君子何屈伸之有哉？有不欲與不可而已矣。若但以爵祿役使天下之抱道者，以隆禮尚賢當世之有權力者，彼此兩失之矣。至于遇合之際，蓋有天焉。賦畀之事，期于足以沮一時之行，亦不必君之終見信也。三鼎五鼎，非不辨白其經，僅足洗滌父之汙，而遇合之事，已乖夫邪正易位事之不可久者也。于不可久之中，而適逢其咎，豈非天哉？光武聖主也，班彪出入禁門三十年，而不用。第五倫沈滯商賈，事微秩而不得召見，皆在登殿之下，有才智之名，猶困厄如此。孰謂非天者？公孫宏、兒寬，雖以儒術顯庸，然醇雅淵闊，不及賈、董遠甚，而名位過之，乃其始也。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又何為者？邪？當其遠逐羊豕之日，求為買董之遇，且不可得。若以東閣之招，升中之軺，自期于心，告諸于人，益幻妄矣。夫此數公者，或始困而終亨，或暫合而永乖，豈可謂非天乎？知此之有天，則彼不求亦不得者，其為大所限，又何怪與？衡之君子，雖為祿仕，向令人見其才藝，蓋爾時猶知尊賢，故見其才藝而歎美也。若周之君子，由放由房，不見異于人，人亦無從物色，世既莫知，而棄捐莫惜，彼亦深藏而圭角盡泯。此周之事勢，較衛加陵夷也。貢禹行年六十九，始生子，年八十一，尚在仕路，上書乞骸骨，元帝以溫旨留之。八十老翁，遠官京師，雖得溫旨，何用邪？古稱貢公遺策，未必樂于久官，乃知進退之際，立有不自由者，蓋見仕路之不可嘗試也。更有學術不明，亦士大夫當隱之時，輕士嫚罵之日，不必更言出處之宜，惟深藏而已矣。此又不在避言避色，不入不居之例者也。

人道

人之所以為人者，威儀足以相接，恩愛足以相親，品節足以相成，文詞足以相諭，物力足以相養，所以貴于物，而物莫之及也。德情而無儀，則失所以接，復反而不和，則失所以親，放蕩而無檢，則失所以成，固陋而不華，則失所以諭，放利而多怨，則失所以養，五者俱失，則生人之理亦微。故君子重之勉之，所以成其為人。小人薄之喪之，所以失其為人。夫其為人，則去物不遠矣。道者所以治己也，法者所以治人也。自勝其私，則能入道，以道治己，則能行法，不勝其私，而任法裁物，不可得也。聖人性情，與萬物相通，故喜怒哀樂，萬物皆無間焉。喜不自喜，怒不自怒，哀不自哀，樂不自樂，此無間之見于公平者也。喜怒哀樂不易位而作，哀樂不能時而致，此無間之見于誠一者也。長幼夫之所序，尊卑人之所立，天之所序曰彝，人之所立曰禮，分數等差，皆非我所自作，聖人因物情之固然而使相從也。以物理本同，聖人因而合之，又謂物不可苟合也，故為等差以別異之。于以去其間隔，則其情益篤，其恩益愛，哀益其有餘不足，皆物情所共也。仁者施之平也，義者施之稱也。平則萬物皆合為一，稱則萬類各安其分。故古人之相接也，相輔以仁，相勉以義，不可直陳，則稱詩以諭之。言者若無意，而聽之足自警，所以多改過之美。進德之益也，否則相示以禮，資主相見，啗食以假威儀，作樂以平心氣，故豕酒賦詩之思不興，嗔笑怒罵之習不作，不必從而禁之也。管人久不問王官之誼，子大以爲賦，誦之聲矣，惟薄之恥，而范子懼，謂謀納王，馬超入蜀而驕，先主示以君臣之儀，恩自備矣，不必引而責之也。稱詩執禮，亦道以同然之性而已矣。自稱許之風不行，執禮之指不晦，君臣朋友之間，以徑直相忤者多矣，不能于規諫之外，更有相進之路，難以應變焉。

心亦靡所施，而過誤遂多。微省莫作，皆世之弊也。又其甚者，全以機巧相御，勝氣相加，人道之患，何時已乎？易卦二五，皆以陰陽相應為吉，惟困與小畜，以同德相求為吉。陰陽相合者，夫婦之道也。同德相求者，君臣朋友之義也。陰陽相合，止于足以宜家，同德相求，則可補天地之憾，扶世運之衰。故君子大其事也。知蔡對楚子之言，左氏益舉以立教也。蓋楚雖不殺管臣，為管臣者，豈可戴之以為恩，其為恩也，仍當歸之晉主，如蘇武歸漢，郝經返北，豈可感不殺之恩于他人乎？此亦不取相合而取相求之義也。

人事

人事不可絕也，亦不可狎也。莊以持己，多致忤物，至于忤物，亦持己之累也。和以與衆，多致依附，至于依附，亦處羣之羞也。敬以待其來，信以踐其往，來不可拒，去不必追，得正失大之道，得長久之道，又得可以君人長人之道，而後不即于非僻也。無所激激，苛忍之行，無所夷，屈辱之心，在吾宇下者，視之如仇，衆所同好者，惟恐不逮，以卑下人，以遜克己，非惡人之伎倆，有以困我，而故下之也。非度我之道義，不能上人，而故遜之也。無所避而不可陵之，則不必有所避而後下之，有所挾而不可傲之，則不必無所挾而後讓之，以人所具之性，貴人爲之，則無我于人，以我所具之心，向人謁之，則無憾于己。愛己廉隅，亦愛人廉隅，尊己道德，亦尊人道德，均平懇至，仁之至義之盡也。凡人道之相接，德禮而已矣。近而攜貳者，惟禮可以招之，自處以禮，人莫不敬，敬則無二心，不待相示以德而後服也。遠而開風者，非德無以懷之，德者禮之積，而有光華者也。積之而後盛，及之而愈遠，非一事二事合禮，而遂有其名也。凡行禮者，敘親疏之情，通萬事之理，必從其實，必從其厚，未有其事，不可居其名，恩所當厚，義不可薄也。禮以節情，情疏則禮略，不必強爲濃也。主善以內，日惡以外，非有私也，輕重親疏之別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賢，不責人以力所不勝，與禮所不備，位有大小，勢有強弱，地有遠近，時有疾徐，皆所不責也。僨伍相揖，而曾長平之，既平之後，有相犯者，即以犯義責之，不欲其相傷也。謂之敗前事而長後禍，若力不能抗，約不能堅，則于其始辭之，不可中道而棄之，有與同憂患者，必義而錄之，有與同盟好者，必恩而錄之。先世有厚施子孫，猶人傳誦以爲美談，屬有事實，則加報之。此教人重義舉恩也。慶弔之事，不周于用者，施者宜自責其慢，受者宜深喜其來，當事而責其施，事已而忘之，有人心者，決不至此也。不信之疑，不可加于所尊，不可施于所敬，以卑見尊，不宜在道路旅次之間，不宜在宴安之所，不衣冠之時，臣子之心，其有尊榮必與君父共之，事所難處，寧以身受過，而尊者親者之失，不可細言也。國喪之敗，必諱，內難之作，必避，親之過小而不可恕，皆臣子義也。雖云制法不可隔絕，細人天性之誼，在禮雖不得爲，而人情可通者，則亦許之。故受段公家者，不經其喪，不經其葬，不奪其志，不奪其諱，衰經而從金革之事，事已而致之，不爲罪也，不可苛施，不可幸災，不可貪愛，不可怒怨，憂戚之情，不可不念，義理之要，不可不從，不念憂戚，是無人之心已，不從義理，是無天心也。小怨不可不計，以尊貴非恨怨之資也，小善不可不從，以小善未盡大任之量也。別有怨于其親，不可與他人謀其親，雖有怨于人之所親，不可教人叛其所親，以自快也。此皆禮之所在，非計利害而爲之也。吉凶之禮，不可並行，雖在比鄰或黨閭，猶不可苟且也。況尊卑大小之別乎？諸

侯大夫既弔晉喪。又欲求見新君。叔孫昭子以爲非禮。而不見聽。晉人辭之。皆無辭以對。終于不能行。而貽固陋之恥。鄭子皮因此以發欲敗成縱敗禮之戒。可謂讀書無偏礙矣。

鑒別

物必有族。族與族爲類。而後可分別其物也。族類相混。物之與物。莫不可相亂。莫不可相陵。故君子之道。而欲辨物。辨物之道。而欲辨族。使尊卑貴賤。秩然有序。而後賢愚是非。足以相稱。否則勸懲混淆。輕重倒置。天下之事。幾日而不大壞也。夫德至于聖。則有隱顯。而無淺深。雖自信自樂。皆可爲在田在天之事也。自此以下。族類不可不辨。鑒別不可不精。樂令冰鏡之名。許生流品之目。豈可忽哉。士之可重者。尊于公輔。尊于彭咸。其爲人也。利萬物而不以自豐。位高天下。不以自榮。行有厚也。雖生不樂。不憚于心。不衷于道。若芒刺之不可安也。好學者。必喜聞過。好禮者。不忽細微。知時者。必慎出處。記善忘過者。宏也。貧賤不儆者。勇也。謀于國而鮮失。訓于人而不倦。問其處家。無不可法。則家人之事也。問其在公。無不可告。諸國人之事也。享于鬼神。無不可達。諸幽明之事也。如此則可謂賢矣。人之有才。成器爲難。既成器矣。貴重華美爲難。蓋成器則非無用之物。貴重華美。則在清廟明堂之上。非斗筭之量。而華鼎之光也。孔門之賢。與春秋大夫。不必較其長短。而自據勝地。若一較量。而有所輕重。反失孔子大其功而小其器之旨。譬諸食物。蛇蜂羊尾。山珍海錯。非不美也。以當菽粟。則自然處下耳。若夫有賢哲之名。而不免困窮者。非有所偏。即有所蔽。穰子好賢。叔向好直。各有偏勝之蔽。而不自知。故良友以爲戒。不必皆有他日之禍也。蘇威問當塗貴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貴曰。好善仁也。擇人聖也。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淺而易洩者。不可與深謀。躁而易遷者。不可與久處。度量不廣。不能審事。實故編率之人。一切幽辟。學問未深。不能察情。故昏愚之人。一切疑猜。達心而儒。其情多畏。略舉大綱。不肯盡言。常誤人于危疑之際。一日之間。所欲必具。用物宏多。不能自裁。常失身于取與之節。喜怒哀樂。失其常度者。終必貽家國之憂。年長而有童心者。終必爲此身之患。矯情拂性。悖戾必多。捷取倖致。怨尤必衆。專權踞勢。羣情所嫉。高顯亢厲。鬼神所忌。若此之人。如表的所在。婦人儲子。猶思變弓。而況當道之士乎。聖人重戒此輩。所以保艾人生也。觀人之法。李克數言盡之。不必京房之易。翼奉之詩矣。

毀譽

易曰。垂則有難。劉向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凡在人道中者。宜和不宜乖也。人物凋盡之時。賢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輔車之相依。不宜更相訾毀。如冰炭之不相容。聖人惡狂簡之士。與物多忤。故欲裁之。勿使爲人所乘。在陳之歎。卽文王作人之心也。夫嚴憚切。發于人者也。誘掖獎勵。人所資者也。誘掖獎勵。而人拒。嚴憚切。而人怨。由于快己私心。非相與有成。不能有成。則于人道無所益也。惡惡非毀也。損其真則爲毀。揚善非譽也。過其情則爲譽。毀譽一人之私。好惡天下之公也。毀譽在身。易至沮喪。矜矜毀譽在世。率多排擠。依附。盡人稱誦。不足道也。恐其飾情求媚。資適逢世而得之也。盡人指摘。未可來也。恐其不能枉道從俗。矯思抗迹而待之也。觀稱道之言。爲何方之依。該詠之論。出誰氏之

口。黨謫不同。皆受益之師也。且人之止者。雖不自正。人必正之。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故人之相與。宜具其廉恥之心。不善之名。不可輕以加人。況直己而非人者。雖親戚故舊。亦止得其半。以爲其。其餘以爲非者。尙有其半也。既無全是。亦無全非。何如相忘是非之外乎。凡君子責人。當其改悔而格正厥事也。故罪自外至者。君子不以此棄人。不得已而任過者。君子亦不以此棄人。所中既正。則不善之迹。泯然不存。更有何責焉。終已不改。則資稟之弱。必不可克。又何能強焉。如是不已。徒有替毀之怨。無改悔之益。君子不爲也。且道之在人。與己無異。在己與人無異。不惟責人者不可過。即責己者亦不必過也。己與人皆在道中。所以有相長之益。無相乖之損也。若人不我譽。遂有怨貴之心。遇人必求其相譽。而先有希望之色。皆爲人所鄙者也。夫治世之君子。好善惡惡。亂世之君子。嘉善容惡。此之爲道。其有異世之變乎。非性情之正也。人有不及。可以相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道。此亦白好之行。非萬物一體之心。聖人待人。必教之以禮。誘之以誠。要使天下之人。皆敬學而親師。勉勵以進德。所以然者。欲救義理于將絕也。義理雖微。得人救之。即不絕于人世。是以抑無道之強。以伸有道之弱。非有所恃也。衆人同心。謂之不齊。聖人因而用之。是萬物爲心。而不自用其私也。不以一告衆人。故一殺之災。不得于經。善惡兩舉。方爲至公。以善掩惡。以惡掩善。苟非于義有所重。皆私心也。以爲誠者。物之終始。終始兩際。皆善端發見之時。惟小人初念不善。事窮亦不能返于善。然後以惡終。餘則其人未嘗自絕。聖人亦未嘗絕之。或不遠即復。或事成始悟。雖小善。必表章。所以廣爲善之途也。又以爲勝負之交。最苦爭氣難平。凡爭其貨財。爭其禮節。爭其名位。爭其是非。皆爭端也。先王制大射之禮。以教鄉人。揖讓于末。有勝負之前。勸于氏曰。勝負之後。先事以平其氣。後事以平其心。此先王微意也。蓋商之末造。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是以席賈哲之憂。太和之在成周。不宜有此也。

事人所不能無。如乘酒獄訟之類是也。又或義理所不容已。如君父之仇是也。人情不能無者。以直道折衷之。道義不容己者。亦以直道勉勵之。所謂直者。非謂有怨于我。卽冤案其過。行歸就其美。告于以快吾意也。兩心相摠之時。惟明恕可平之。明則彼此同德。恕則彼此同心。明恕在內。禮文在外。所當愛者亦愛之。所當敬者亦敬之。明恕不肯自盡。勝氣不能自戢。勝欲失禮。趨禍致尤。內外大小之譎交至矣。昔王氏二侯有隙。召永離間之。杜鄴口解之。後世之論。雖不有鄴而薄永。以此知同歸于厚。共遠于戾。人性皆然也。所謂與之以直也。齊襄復九世之讎。適與魯莊同時。莊公之義。不可見齊侯而不報。魯人之義。亦不可與莊公共見齊侯也。而並驅逐獸。何以爲心。是以春秋致美齊襄。深責魯莊。非有虛譽之詞。苛舉之法也。所謂勉之以直也。有國而無好息民。謂之有禮。有怨而平憾釋爭。並力反義。亦禮之所重也。雖有深怨。不及已死之骨。故齊侯葬紀伯姬。君子義之。以爲雖遇先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先代不正之事。結怨于人。爲子孫者。不得以不忘。憂仇彰祖考之愆。禮宜忘之。鄭子展使游氏無仇。無仇者。君子亦義之也。受命而誅生。既死。則怨無所加。若又報及子孫。初猶爲怨。後且爲仇。智士不爲也。故士何受命伐齊。聞

齊侯之喪而還。君子亦義之也。今人習聞吳越事。一勝一敗。如在旦暮間。然而棲越會稽。與楚吳而東。先後十有三年。細考歲月。然後知其不易。彼所爭者大。是以難久。不解必有一斃。若小怨。則十三年後。亦當忘之矣。且怨仇之事。變態甚多。挾巨室之勢。因執政之權。而不慮禍人傷心之痛。是以自及。鄭子驥是也。子國子耳則累也。亂之既作。必有受其累者。故君子不獨不自結怨。又懇懇止人之相怨。誠恐一日亂作。而以無怨之家。為有怨所累也。夫私仇不及公。古道也。子產既逐。豐卷不即收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其始之逐。行國法也。其終之復。念仇也。以為遠怨。猶淺耳。樊氏之禍。不于子而于孫。子食德之報。孫當修之。報也。若孫復修德。則可蓋愆。不但免禍矣。師曹精君臣之難。以報晉辱之恥。小人怨恨。刺骨發端。復得流禍。淫夷。一至于此。華元不校。役人之謗。可謂不吝其咎。寬而能容。良足法也。

庭闈

子于父母。所云先意承志者。志乃平日所懷。意為一時所發。父母平日之志。子所素知。此時雖未發。諸意為子者。先所發而承之。此以志接意。而知其當然也。父母已發之意。或有是非。為子者。因以平日之志決之。其是者。志之所向也。從而成之。其非者。與平日之志不合。恐一時偶誤。則幾諫止之。比以意逆志。而知其必然也。杜郭曰。仲尼善閔子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叔孫昭子見高躬而發。子孫棄德。曠宗之戒。此教人為子之道也。臣子之心。莫不欲尊榮其君父。故嘉謨嘉猷。歸于其君。善言善行。歸于父母。春秋緣此而美為子者。必本其父。美為臣者。必本其君。所以養孝子之志。申忠臣之恩。故父有善。宜錄其子。子有善。宜褒其父。一本之義。此待人父子之道也。古之有世爵者。雖嗣子得紹其先業。然初喪之日。不忍即居父位。先試一年。然後命于宗廟。若天子諸侯。雖年即位。而喪之禮。蓋哀死者之亡。隱生者之不幸。人心所同然也。人子之心。一有不幸。一言一動。無不觸其悲感。彼初喪之時。獨無哀死隱生之意乎。若之何以得位為樂也。以此為教。向有居憂起復。而不知非者。古律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者。三年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一給。拜墓假十日。元時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故一官于朝。有十年不覲省者。當時議臣。謂父母在。三百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之。假期應視省而不覲。省者。坐詐冒假期。與詐奔喪同科。時未之能行也。順帝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其法甚善。勿以為亡國之令而忽之。有深恩于其人者。必謹視其本養之節。有篤愛于其人者。必詳責以為善之事。老子有慈則能勇之言。蘇黃門為之暢其說。以為愛之深。則慮事精。為之避害速。而成就果。是以能勇也。今人教子弟。絕不得法。少小之時。即期以富貴功名。而習學其書。至于收斂放心之學。置而不講。趨避苟且。機械變詐。父兄曾不詰責。不思古人滿堂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藝。非百習其事。欲以專一身心。使純熟篤實。自然不向紛華浮薄之路。而端正嚴密。德性亦凝聚矣。此教子弟大關鍵也。人道以聚順為正。不得已而有變。于變之中。而審自處之道。不可不取法古人。不可不折衷聖賢。誠微服履險之氣。皆不可用。純乎溫厚細密。而後得其宜。何也。一體之親。呼吸相通。而開隔生其間。非家之禍也。是以其宜也。樂其進于道。其怨也。寬其能改過也。幸以彌縫其闕。怨以痛悼其生。故今乎亦

子之心。則倫理無不盡。聖人體仁。所以為人倫之至。若小小間隔。不能隱忍。諱諱。而使至親有難沾之恥。非聖人意也。六經之旨。皆聖人行事。其變其常。無不當之理。凱風之母子。膳肉之君臣。不可顯斥其失。不可獨留其名。委曲盡度。幾許苦心。而人以為固然。不復深求。所以雖有成法。無益于後。有好學也。一深思其故。磨礱砥礪。較其精駁。焉有不進厥德者哉。

友于

事兄之道。不求仲己。視兄弟之子。不可異己子也。同姓有相恤之義。其有患難。雖不能救。猶宜憂存乎心。鄰里失國。鄰伯來奔。同為失地之君。而加厚焉。若同姓之誼也。秦景公有千乘之國。而母弟出奔。後夫無反謀。而天王殺之。鄭莊公處心積慮。必殺其弟。弟亦見逐。謀殺其兄。以後事觀之。淮南民之歌文帝。比秦景焉。不相容也。宋文帝之子。義真。比周景焉。無罪而殺也。廷美無叔段之惡。而太宗忌之。比鄭莊焉。母愛而藏怒宿怨也。此處兄弟之變之定論也。禮所以別嫌明微。親親而失正道之謂嫌。隱忍而非正禮之謂疑。惟人君能申至親之恩。人臣則不得也。故殺世子。母弟。斥言君惡。若在人臣。雖施兄弟之誼。不為惡也。周公直道行之。公子季友委曲通之。此處兄弟之變。而或成仁或義。不同之定法也。兄行不義。弟有非責之禮。而國君之弟。無仇其君兄。而去國之禮。不受祿養。可也。不去者。情也。不受者。義也。論情可以明物。則言義足以厲不軌。叔勝子驥。同為不義其兄。子驥去國。叔勝不去。其去國也。非止全身。使君無殺臣之名。兄無害弟之愆。其不去也。大逆之朝。不食其餘。孔懷之側。不忍分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二弟所行。皆足法也。衛侯輕去其弟。故子驥不可居。宣公不忍害弟。故叔勝尚可留。此宣公之賢于衛侯也。子驥有同謀弑君之過。叔勝終始不義乎。宣公叔勝之賢于子驥也。叔勝終始可法。子驥僅能免禍。此處兄弟之不義。而或去或留。各行其道之定義也。子文欲殺過叔。是伯父欲殺其猶子也。世族之家。不肖子孫。為害與庶姓不同。故子文不為忍。而他人不可引以為例。然子文止于大慈。終未推刃也。與他人謀兄弟。宜以崔成告慶封為戒。勿自取滅宗焉。漢世恩蔭之典。得及同產。及同產子。亦教人友于之義也。儀禮曰。昆弟無分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故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

伉儷

夫婦假合者也。然既有合。卷之義。即正倡隨之名。既正其名。即有敬恭之禮。故君人者無二適。貞女不再行。夫婦不狎。而欽翼之道存焉。夫婦不厭。而誠信之節著焉。所謂事近理存。造端攸始。非別有君子之道。不在日用間也。皆夫婦之事。宜內斷于心。動必由禮。不可即謀于人。恐滋其妄。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其不親求也。為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皆禮不稱主人。其不親許也。三月廟見父母。使大夫稷幣而致之。所謂致女也。魯桓公不由媒介。與齊侯成昏于瀛。君子惡其失禮。季姬使鄆子來朝。左氏不取公殺使。曰擇配之義。君子立法從正。順者徵之。所以教貞信也。男女有尊卑之分。夫婦有健順之宜。由乎理之常者。即入道之正。若以悅而動。未有不失正者。男求于欲。而失其健。女狎于悅。而忘其順。極情流放。傷身敗德。無所不至。道亦苦矣。有子觀象知義。謂夫始之不正。終必有敝。莫如歸妹之象。剛柔皆失正者。是以發永

世之成也。則延修于如。婦人修于如。雖天子之女。必備妾媵而行。所以廣嗣繼祖。一人有子。三人成之。則之美也。婦人自昔。皆從下生。趙衰之妻。以盾為賢。而使其子下之。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此厚福人所爲。趙氏之後。自此故也。伯姬之賢。諸侯皆來致。哀姜至魯。不許入國。約公遠妾媵而後入。一則守禮正終。一則縱淫生亂。可先事知之矣。姑舅兩戚之子。若女。今既許爲婚。其不爲婚者。亦當崇內外之嫌。平居少長。不得同坐同食也。女子歲一歸寧。載在禮說。數往數來。僕僕道路。非禮也。又國君有政事。士大夫有正業。或夫婦同行。接軫聯轡。若公子所云雙雙而至。亦教戒之不明也。春秋書曰。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蓋深譏之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蓋婦人之戒。以不與外事爲得陰陽之正。故說易者。以無攸遂解正位之義。言所重在此也。若中饋之語。則以坎離互體。有烹飪之象。故以此事當之。以申前義之爲重也。

庸行

古人庸行之事。莫非至理。作聖作賢。由此爲之。世人不能爲聖賢。皆庸行不求如禮。不克顯名。思其咫尺千里。自昔窮年。無分毫之益也。容貌詞氣。所謂物之則。事之義也。留心于此。謂之窮理。踐履及此。謂之行義。言必聞表著之位。視不過結綰之中。所以簡攝其心。使有所持。不外馳也。朝祭服之有旒纓。非真蒙耳目使不聞見。所以去人心雜念也。履之有絢。尊之有禁。非謂見此二物。遂不行不飲。所以教人知節。不至淫放。上服有冠有笏。下幅必正如帷。義取整齊嚴肅。深思其制。以防非僻之心。非可以燕居之服假借用也。祭器亦然。不施于用。敬其事者。必以日之朝氣爲之。以月計者。則在朔。以歲計者。則在春也。奉身之具。不必薄于人。不必厚于人。以隨才稱等爲得。厚薄之宜。得其宜則義也。古之君子。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飲食俎豆之數。衣服采章之別。器用精粗之等。尊者取嚴焉。卑者取約焉。所行之事。即有供事之物。既用其物。即有象物之容。垣屋什器。必堅朴。勿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勿苟亂也。饗食無加物及禮可矣。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取焉。用物太侈。必有窮時。至于既窮。如人之沒水。不可振也。侈靡之生。淫僻。納饑寒之趨。姦邪。故小人不勝情欲。必陷罪辜。雖居高上之位。行快心之事。未可爲福也。古者執贄相見。有波情配志二義。故曰。視其所贄。而知其所任焉。非因以求貨也。凡致禮于人者。二事並施。各遣一使。以致詞。所以達誠一。一使兼二事。非禮。一人兼二使。亦非禮也。達尊之前。禮恭而言直。以道相饗。不崇其齒而枉焉。益所以尊長者也。不恭則失長幼之節。不直則害義禮之正。皆浮薄之行也。主人待客。必敬而禮之。不問尊卑長幼。皆當敬之也。客過主人。亦必以禮自處。不問造次顛沛。皆不可廢禮也。朝聘必受于廟。詞必稱先君。以相接至境。必假塗。昔貴今賤者。待之不損吾異日。皆行禮之事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禮不可獨行。當與在會之人同服行之。故君子有會聚之事。必以講禮爲先。會不以禮。必有家酒獄訟之爭。有懷恨詬誶之隙。有忌克誹謗之心。豈嘉會之謂乎。凡久而漸靡與之俱化者。衆人之心常放也。兢兢自檢。不知其然而然者。聖人之心常存也。不潔之事。名猶遠之。況其實乎。不正之迹。形猶惡之。況其真乎。當以行禮爲心。自不犯非義矣。若

夫富貴賤之變。最難把持。故聖賢每于此致力。吾徒行年既久。視事頗多。今之所遭。後之所忘。何不可釋然。此之所賦。彼之所賦。何者。謂之偶然。不自命曰。永得不可爲。曰。無心任運。亦非正要。當用力貞勝。然後見學問有權也。夫自勝爲難。如龍之不見石。遇物而隱。如魚之觸網。勢牽于人。道窮于我。愈求脫則愈束縛。繫桑之俄人。恥行乞。而羞自致。所以能成其剛也。世風無家。不容不依故人之有位者。當以蔡茂依資。融爲法。若官則因辭。每所給。計口取足而已。故並記之。

股兆

神之在人。原爲一身之主。收禍福之幾。先按于神。而神爲之動。惟賢者能察神之所動。如有凶徵。先以敬慎自持。不授諸形氣。以成其事。故賢者所爲。常與禍遇。以其致禍之幾。能自消弭。人第見其惡逆皆吉。若命之當吉也。故曰。神先心以定命也。其他德不足者。往往神之所動。不能自知。是以氣授于形。而不可理。形授諸事。而不可回。古傳所載。凡爭競之念。數動而不戢者。圖訟之兆也。幸人之有難者。已將有難。而志氣相引也。驕矜而不能自戢者。將一反而至于卑屈也。弗及而憂。魂先戰也。可憂而樂。心已亡矣。諸葛亮曰。哀樂失時。忌事不體。因事不類。當事而忘其所事。或授師而心蕩。或受服而不敬。皆精爽之馳。將死之徵也。宮室足以居處。無故而廣大之。更新之。不久居之兆也。不恃道義。而適趨于衰。衰之神。魂魄動而左道入也。與人爭辯。不日增其德。必有毀辱之患。旋及其身。所行既失道。就彼失道之事。亦浩蕩而無歸者。此不至因禍不止也。君子處世爲善。而非以自爲也。各爲其善。而不必其爲我也。作之而不能成者。不必作也。可一行而不可復者。不宜嘗試也。以淺衷待人。以俗情概人。在己則爲矜伐。在人則有慙心。在四鄰則有戒心。皆所以伏禍端也。君子量腹而食。度形而衣。量能而受官。與人言也。量而後入。無人而後量。說心之處。以行險之道處之。則不敢過于快意。嗜欲所在。即以中正之道。則不敢求多。于人行禮之事。以還讓之容。將之。不直己以作時。服人之善。而不以倨傲爲心。先自處于上。而實其人之善于俯視之列。皆所以免禍端也。如一歲之中。分以四時。生長收藏。各以其序。不至僭之。亦不憂迫促。一日之途。限以次舍。足力不竭。遠近可致。一日之務。以盡考考省爲期。則形神不疲。功效日積。聖人制節謹度。凡事如是。所須不多。物亦易給。所求不溢。人亦無厭。所期不踰。顯亦易極。故無事不可爲。無地不可安。似近而實遠。似狹而實宏。所以存其神明。勿使昏亂。俾能察禍福于幾微。而先事而之。勿使成形也。

廣漢因以侯國氏焉。不可勝詰矣。又且僭擬成習。慕古者賜姓之榮。冒昧稱姓。不稱氏矣。今人相問。則曰貴姓。自述則曰寒族。問者從尊。自述從卑。猶存古也。命名之中。實有微兆。穆侯雖寵愛少子。未必命名之時。即以尊宗。然國中之人。必有因成師之名。以殊異其弟者。楚有當隆之祥。而乾路結成。漢有堯母之號。而宮廷盛發。事皆類此。孔穎達曰。師服之諫。若無端緒。獨何致言。以中己意。謂皆侯當因命名之失。蚤為驅幹之計。非謂人之命名。必將有驗也。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對曰。辟疆。行人曰。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此又不論微兆。而論義理。微兆雖善。而義理有格。亦不可輒用也。

取與
天地所生之物。非一家之有。故有無輕重。皆可相通。春秋之義。貨財車馬錫粟。以相饋遺者。皆曰歸者。取所有之義也。曰分。曰贈。曰共。猶私己之言也。天有消息。人有取與。安有藏于一處。而不流通之理。故凡貨財所聚。未為福也。所聚之家。必有意外之患。所聚之地。必有不測之憂。且夫候門。盜賊夜伺其弊。故倉積粟。率雖舉事必爭。不惟家不可聚。即地亦不可聚也。況貨財之數。入之端有限。出之路無窮。親戚鄉里。饋遺賄賂。朝著官署。實資稍食。部民佃客。供饋輸將。賈客販夫。戀居積。此入之端也。其事可指而數也。通都大邑。聚酒獄訟之爭。風雨晦明。探囊覬覦之盜。其人不可逆數。其事不可周知。皆出之端也。故遠觀之士。勿忿于出。勿快于入。不可謂在我者。即為入。在入者。即為出也。古者諸侯四夷朝于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幣帛于公卿之府。然相接以禮。彼此俱無貪吝之愆。與求取之過。亦不以豐約報施生責望于其間。則人道之常。亦有不可廢者。戎朝京師。發幣于凡伯。凡伯弗賓。此必不厭其欲。故不禮其使。他日見執之恥。則貪利所致也。春秋亡國之君。亦有差等。虞公之貪。晉人執之以為廢。求為匹夫而不可得。齊人受魯之賂。而黨結君之事。魯乘勝齊之功。而取所賂之田。晉人取驪內府。而滅諸外府。取馬內廄。而滅諸外廄。曾幾何時。其人抱壁牽馬而至其庭。事之反覆。孰有著于此者。貪得奸利。轉徙之間而已。君子在隱約。不克他有所施。為富而後得。即守道之心。即行道之事。故為士大夫者。最不可受惠于人。施而不報。不可也。報之而有厭苦之心。亦不可也。其人雖不求報。而我常懷未報之愆。與責報之疑。亦不可也。惟辭之于始。則兩情俱愜。一受其施。脈脈相視。終身如有所負。晉之烈士。羞行乞而甘自致。是以事餓于晉。桑也。人道散而不有。讓而不取。重賄求而惡何。鄒德色而善忘施。所以別于戴角而得翼。弱肉而強食。尤不可習用他人之器幣。習用既熟。辭受之界。漸不能清。如久處鮑魚之肆。全不聞其臭矣。楚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投。親戚愛之。衆。善之。此言雖小。亦可施于政也。凡取非其有。以造意為首。蒙欲而動次之。不論得與不得也。不義之財。不可陳于宗廟。神必吐之。不受蒙欲而動之名也。

遠害
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從。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昧于知幾。迫禍已及。則不能去也。要之趨殺鳴。孔子臨河而返。楚殺管修。葉公斬

關而入。無官職者。聞聲而逆。若孔子者是。有權勢者。觀聲而動。若葉公者是。人未可遽殺。亦不可獨殺。故遠害者。宜知幾。操政柄者。不可不慎刑也。傳記所載。自有安國使事之道。而求之不精。行之不力。皆危機也。聖賢于人。欲救其失。而去其害。開其迷。而杜其邪。故取古人之事。按量訓教。多方示以道心焉。敬者。德之與也。恕者。德之則也。敬恕不離于心。故能審是非得失之幾。得死生存亡之正。不與惡人為怨。受詬辱而不校。優游于衰世。以終其天年。慎小敬微。擇忠直之士為師友。是以常聞其過。即憂患之中。亦必慎所託。不枉道苟免。不求救于僉人。否則其質而濁其文。亦足稱也。又以為人知之相殺。皆畏惡其人而殺之。未有鄙夷其人而殺之者。或生乎亂世。或立乎暴主之側。自晦其美。不使暴露。所以微其鄙夷之心。既見鄙夷其人。即不殺其人矣。知伯俯視韓魏之君。故二君得免于亡。魏惠王拜公孫鞅。故鞅安然不去其國。枚舉東方朔不根持論上。頗排優劣之故。智以善終。而嚴助。吾丘壽王。才智輒輒有餘。卒不免。是以知巧之士。不惜見鄙于人以全所欲。有道君子。亦不妨見鄙于人以善藏其用。不然。人之才智有限。世之憂患無窮。以有限禦無窮。吾未見墜墜自鳴者。得以馳騁于天下也。又計古今以來。亦有文字得罪者。皆詭辭不正之言。欺世誑俗之事。否則勝氣陵人。苛論絕物。深刻為心。陰慘為術。暗進暗險。誣善藏惡。是以見者惡之。起而相訾。國法因之。川以懲惡。豈有宜聖賢微旨。明先王正法。敦範勸懲。中粹切實。至仁為表。太和為表。而觸人主之怒。來極勢之仇。必無之乎也。又計近怨人者。猝逢其禍。受亂人者。必與其共。昵用者。常被其毒。能為我謀害他人者。即能為他人謀害我者也。能誣害人以悅我者。即能誣害我以悅人者也。唯曉上堂之夜客。擁臂入座之爪牙。皆能借彼以傾此。挈此以授彼者也。勿近此輩。亦遠害之道。若此者。皆道心也。道心一喪。人如鳥獸。罟獲陷阱。處處有之。而日未之見。何以徵之。五行之理。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強。短折。故犯人者。有刑辟之患。犯神者。有殃天之禍。權勢屬陽。然君子不投權勢。刑人屬陰。而君子不近刑人。有剛明之氣者。無剛明之氣者。不可逆也。齊景公病瘧。而請誅祝史之言。至漢哀帝病瘧。未幾而東平祝詛伍宏案脈之獄興。人主善病。亦能生大獄之端。衛出公之變。與小人比。而遂大殺伯子。漢成帝信郎貴麗善星。而以翟方進。當天變。人主好術數。亦不利于大臣。若此之類。皆不可不知戒也。楚欲圖周。周人示以重器之利。而計遂疑。秦欲圖楚。張儀誘以商賈之利。而禍立至。楚公子比貪。一朝之位。慶封就朱方之樂。皆殺其身。而不及悔。生當亂世。死于饑寒者少。死于懷璧者多。陳平所以封范伯金解衣刺船也。甄尋手交有天子字。此乃殺身之朕兆。非吉祥也。凡無德而有奇表。無德而有令譽。無德而有厚福。皆不可謂妖。不可謂慶。在國則滅。在身則亡。不爽之數也。因德之人。並生一時。轉集一處。則殺身之謀。退不及悔。結不可解。春秋。懷詩。申侯。漢。田實。晉。楊駿。貴盛。皆其徒也。陽處父剛復自用。華而不實。又攬人主之權。以進退朝士。謝靈運有其剛而無其權。何晏有其華而不聞其剛。顏竣則兼有之。皆不祥之尤者也。臧武仲知美惡。樂石之不同。不能避此避彼。作不順而施。不怨遂不容于其國。孫臏于持權。而借口從命。內史殺不言內君之不可欲。而憂外君不賞其功。子西過恃卿相之恩。而卿相人狂逞之怨。皆凶德相聚。遂足殺身者也。小人敢于為惡。必無惻隱羞惡之心。從而指斥其過。最危之事也。蓋寬

體以深刻之性。居則舉之任。抱憤懣之心。過于激訐。多所不堪。是以怨怒並作。東平國草起。掘道。石自轉立。何與人爭。而王后禍嗣之天下已定。皇子通侯交遊賓客。雖云盛事。然屬有姦人居其間。傾搖鼓動。一人事。同輩並受其禍。故建武末年之獄。與廢棄之家。子弟雖有美材。亦當含晦深藏。若又召致名譽。好氣尚利。則速禍之萌也。王莽是也。袁盎喜于主人主之前。持論短長。雖多正論。亦頗容私。是以終為有權力者所惡。致殺身之禍。大抵廉恥絕。則不可仕。三綱絕。則不可居。皆必有無妄之禍。以及人也。君子非全生之為貴。而明哲以保之。為貴。明哲之道有二。處患難之中。宜于守常處順。擇事之平易者為之。擇心之坦夷者居之。處中而不處極。一切深險之心。詭辭之行。不可為也。聖人恐人迷于憂患而不能出也。故舉九卦以告之。是也。居無事之時。養晦處默。樂天安義。防閑敬畏。勸善懲惡。知命之當然。而窮通隱顯。不改行義之心。以遂為善之志。無論吉祥之徵。怪異之萌。皆默消之。則禍既不致。禍亦莫及。聖人恐人耽于宴安而不知微也。故以小人之幸。章明親戚相戒之義。是也。然亦有觀人則明。自處則暗者。何也。在人禍福之形。已見諸事。吾之學問深而所理明。居心公而處物恕。鮮不中也。至于反而自觀。雖一時所照。頗為明察。亡何日久。懈怠轉徙多端。是以終當變易。與所見相違。若以觀人之智。內省諸躬。歲月雖久。造次不易。其于禍福之際。依然觀人之明。初念之察。豈有不通之物理乎。凡行有汗穢者。人雖偶不惡我。我行汗穢。動作有危。亦當刻刻自惡。語曰。千人所指。無疾而死。今有千人指怨而不死者。非幸免也。當有黨惡之人。相從俱死。苟幸免之日既多。則從死之人益衆。知幾者所宜亟去也。

形神

心易放逸。能凝聚則成神。氣易變散。能流通則生精。精神盛然。形乃長生。人之神。將則栖心。寐則栖腎。將寐在脾。將寤在肝。神之所至。氣亦至焉。人之氣。下起于踵。上徹于頂。中經于腎脈。審散于膚髮。髮則結聚。悅則暢達。氣之所往。精亦往焉。易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是以悅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人物生生之道。養生之家。所當深味也。動也者。體宜微勞。不可惰逸也。散者。氣宜流行。不可凝滯也。潤者。津液不枯澀也。暄者。居處不即幽暗。就陽明也。止者。嗜欲有節。思慮勿淫也。悅者。心常泰然。無不自得也。君者。以神馭形。以欲從道。如人之有君長也。藏者。精神之用深藏不泄也。養生之家。常從月令二至之戒。舉動無躁。聲色勿耽。滋味宜薄。嗜欲宜節。所以定神惜氣也。秦醫之言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二疾。皆心也。分屬二氣之感。何也。明者。晝也。晝以營務思慮過多。君火太熾。則神不定。晦者。夜也。夜當安身。近女過度。相火太熾。神亦不定。故二者異感。而為病則同。歸于心。皆平公感以喪志。以為有祟焉。蓋心神不定。為此病也。苟定神矣。焉能為祟。又氣反動于外。則陰血遍身皆動。血既亂動。脈必張。脈張于外。內必燥。血既燥矣。氣必不運。氣既塞矣。血亦中絕。苟惜氣矣。焉能為熱。且也。動物以一呼一吸。為性命。植物以一坑一磊。為呼吸。呼吸者。節宣之妙理也。水之流也。日夜不息。然而亦有翁張。翁則稍停。張則復進。一翁一張。相尋無已。而後歸諸大壑。金之在機。時有輕重。餘時如故。子午加重。亦翁張之謂。人之氣有呼吸。如戶牖開閉。風氣自入。突煙自出。故病由此可除。凡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

以安身。以後事更其前事。使節宣之。亦呼吸之義也。老子欲人以齒為寶。又欲齒之于未損之時。易之為卦。聚則受之以渙。渙則受之以節。元人兩斧伐孤樹之戒。皆定神惜氣之義。爾若夫沖和之氣。流行天地間。會陰陽之和。極發育之美。凡物之形。皆受諸陰陽。而陰陽之精英。則此氣當之。得此氣最多者。靈爽獨異于人。故為君為相。有以治人。而人受其治。養此氣最厚者。其年齡亦過于人。為期為國。有松喬之壽也。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然亦有定理。慎疾。所以養生也。考終。所以正死也。樂餌以去疾。滋味以行氣。此人道之常。至于篤疾之時。氣不絕則神不散。病不單則氣不絕。未絕不得即死。猶既絕不能復生。為君子者。不可以慎疾之故。遂萌貪生之心。尤不可以必盡之生。求緩須臾之死。惟安時處順。則不為病所亂矣。若夫養生之具。如其分。如其量。則養也。過其量。過其分。則傷害隨之。女寵太盛。神氣昏亂。必行事多錯謬。用物奢矣。必取于多不廉。好色有此二病。不但傷生也。山川之神。主水旱瘟疫之災。日月星辰之神。主霜雪風雨之不時。孔子曰。飲食不時。勞役過度者。病其殺之。子產曰。若君之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與焉。由此觀之。今人疾病。何與二氏。而禱祀及之。可以正其惑矣。

先王制禮。皆順性命之旨。而為之節。恩之淺深。義之遠近。禮與刑所由出。故漢人禮服之學。自為一家。蕭望之受于夏侯勝。望之又以授元帝。為太子時。蓋重其事也。然喪服一卷。曾不盈握。而爭說紛紜。故摯虞謂世之要用。特易失指。今喪禮非無定制。而人不能行。何也。時無聖賢。鮮能以誠心臨事。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欲人事盡心。若居喪之心也。居心以誠。則無不克由禮之事矣。古禮有國恤篇。所顯慶中。許李用事。慨然國恤。而山陵之禮。遂無所據。國有大故。皆撫拾殘缺。比附倫類。推士喪禮行之。事已而斥去。不存其緒。有不合禮者。羣臣莫敢執正。緣臣子之義。不豫因事。而又無所據也。且尊君卑臣。太甚。每舉大禮。多抑損典文。以便人主之私。主有誤聽者。有不據于心。輒為有所聞者。今略舉之以辨從違。居憂而過令節。可恨不可賀也。除喪而從吉。可用樂。不可設燕也。晉之羣臣易服。而武帝宮中。尚從三年之制。宋之諸帝。皆同晉武。而孝宗三年喪。朝衣朝冠。悉用大布。稱子稱名。以致哀痛之心。即位改元。以繫臣民之望。正始之義。盡上下之情通。所謂可從者。此類是也。家宰之聽。其廢已久。伊尹而後。康王已無明文。王莽為之。是誣天也。嗣君即位。卿出並聘。以繼好告哀。又娶元妃。以奉桑祿。未嘗行卒哭。即吉之禮也。杜預引此。以為諒闇從吉之徵。是誣聖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禮不可略。後之人君。有未諭句而葬者。是背死忘生也。新君即位。在殯宮之前成禮。反服載在經義。後世有即位。遣奠同日並舉者。是日也。陪新君之班。則途龍轎之從。赴山陵之禮。則祖朝儀之盛。吉凶二事。雖集一時。孰重孰輕。誰詳誰略。此史官所不敢書也。以日易月。外庭公除。墨帶公服。權以治事可也。後世以朝服造殯宮。是以大行之威。為人主私家之喪。羣臣若無與焉。是有子而無臣也。所謂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發喪告哀。禮之所重。春秋亦有再臨月而後發喪之文。周襄王是也。處危疑之時。須大國之助。機不可測。禮從其變。春秋雖不立義。亦無足辭。世或從與否。各因其宜。不可前定者。此類是也。短通喪之過。世皆歸咎漢文帝。考諸書卷。不自

文帝始，諫人之詩，已在前矣。先儒以諒闇爲居喪之名，非終服之名，是以免喪終喪爲二事。宅憂除服爲二時矣。大抵春秋以來，天子諸侯既葬，除服率以爲常。晏平仲斬衰居內，其老以爲非大夫禮。滕世子從孟子言，見者大悅，然則短喪之習，浸淫日久，從禮者雖如晨星，猶未盡泯滅。不若以日月之制，一定二十七日之外，食稻衣錦以爲當然也。然文帝短喪之事，先儒別有一說，謂古者臣爲君服，三年衰經，幾內之民亦服之，圻外無服，未嘗天下皆服也。秦人尊君卑臣，使天下皆服，如喪父母，文帝反秦事而行古制，爾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而從金革，賢者猶不即人心，退而致事，漢時爲官者，雖遭父母之喪，不得輕赴，翟方進自以身備漢相，不敢離制，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荀爽對策，極言其非，光武絕告哀之典，陳忠亦謂新承大亂，禮趣簡易，不可爲法，和嶷臨朝稱制，詔長吏以下不行親服者，不得典城選舉，陳忠因請從軍之士，及給事縣官小吏，大父母喪，不滿三月，皆勿徭役，令得葬送，史家隨之，明典稽勳，司糾察喪，禁短喪，漢書載三月復，詩曰：餅之馨矣，惟蠲之恥，言已不得終喪，子道者，亦上之恥也。然則起復之命，臣不可受，君亦不當強之，薄俗之人，官情太重，先于通籍時，爲設出爲人後，以爲他日免喪地，此又可長歎息者也。爲人子者，親喪未葬，宜從孤子當室之義，免喪猶不純采，孫除祖服，而父服未除，亦不全用吉服，故古有吉凶相半之服，玉藻曰：緇冠京武，子姓之冠也，爲祖之亡，故緇冠示凶，爲父之存，故京武示吉，今人小祥後，諸孫衣錦，三年之喪未葬，諸子亦衣錦，皆非禮也。禮經在堂上，孤無外事，春秋之君，背殯出會，背殯從戎，史皆譏其不哀，國之大事，且曰不可，況他人乎？故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之吊，遣使也，故周使可至魯，魯人之吊，君當自往，屬在喪中，故不可適周，所謂喪不貳事也。晉文公爲伯不教人以孝，陳有大喪，強會其孤，春秋不責陳孤，而以深恥文公，其後鄭伯朝晉，晉侯享之，鄭伯辭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侯許其辭享，而不免其來朝，亦未爲知禮也。今鄉里慶弔，亦列國例也，權勢之家，輕奪人喪，人子亦輕奪其喪，變服從事，主人受之，不辭，皆不知禮故也。葬地必擇吉壤，非爲子孫祈福，乃欲祖考安厝，其地溫暖則安，無所謂形家言也，但使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不令家中空曠，則可長久，今以下葬之故，久懸其棺者多矣，鄭延祥母死，三十年不葬，顏真卿勸之，有詔終身不齒，陸贄爲中書舍人，母卒，東宮德宗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同葬洛陽，必非既已安厝，又發而遷也，蓋懸棺而俟子貴也，律以真卿之奏，則爲罪人矣，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不懷者，欲事速訖，而無容戀之情，故呂才曰：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謂之怠禮，蓋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也，相傳已亥日不可葬，然春秋已亥葬者二十餘族，不擇日也，或用當代所尚，或以日中而壙，不擇時也，總之吉凶不可信，五姓不可信，升降榮辱，不由墓地，後人拘于其法，至于受弔不哭，吉服臨家，益悖謬矣，魯定公之喪，由不克葬，說穀梁者謂喪事有進無退，故設車載簋笠，不爲雨止，若停柩以待異日，則謂喪不以制，杜氏謂雨而成事，若汲汲欲葬，故以雨霽而葬，得誠信之道，二說雖異，皆以行禮爲重，非陰陽支干之忌也，故形家之說，不可施于論禮之事，焉葬者藏也，不可復見，然有非常之變，若水雷前和，將亡失尸，柩不得已而徙，故禮有改葬服緦之文，以安孝子之心，非可常行，周人改葬桓王，春秋惡其不葬，魯哀公死，

者復後，故以示戒，魯人改葬桓公，子經不書，傳曰：以宋師之故，葬禮有闕，夫葬禮有闕，所憾甚微，棺槨復露，爲痛甚大，以美觀而發藏，非孝子之心，仁人之舉也，其後樊宏遺令，以爲棺槨復見，恐有虧敗，光武甚善其言，以示百官，且曰：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東平王蒼曰：以吉凶俗數言之，不宜無故修墳墓，有所與起，故改葬之事，不可輕議，爲人子孫，勿爲葬師所誤也，送終之禮，稱家之有無，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擇不食之地，而無居良田膏腴之中，以禮爲界，斯無可議矣，宋元公欲自貶損殯斂之具，其臣不從，不忍曠禮廢法，好其先君，世俗之子，不知禮儀品式，薄于禮制，而哀其財物，以邀浮屠老子之福，更不足與校是非矣，鄭氏祭法註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祿祿大夫不祿祿，其祭無主也，孔惺出奔，使武車返，取廟主于西國，孔疏謂當時禮制，初非典制，然則說公羊者，所云喪主用虞，吉主用練，埋虞主而後作練主，註左氏者，所云葬而作主，以祀于廟，三年喪畢，則遷入廟，皆爲天子諸侯言之，非士大夫之禮，今作主，以祀通于上下矣，朱子家禮，不重其事，惟擇善書子弟，書之而已，與今所行不同，學禮者，宜審行之，人子于父母之喪，三年未滿，凡祭奠哭泣，皆用事生之儀，日夕上食，微用常器，未可得陳俎豆牲牢也，終喪而廟，廟祭則吉，前此雖殯宮已葬，不忍同于追遠之義，三年一祿，魯之恆制，閔公二年五月，適當祿祭常期，而莊公之服未闋，若待服闋，則不及此年之祿，而當遲諸三年後矣，魯人亟欲祿其先君，以爲減其月數，未減年數，或可前卻稍逾，然未畢生者之事，而遽鬼神其親，故國史譏其失禮，文公二年，未畢生者，喪而吉禘如故，蓋譏前人之失，而遂舉爲例也，吉禘失期，猶且不可，況制服不如期，釋服不如期，舉葬不如期，短喪久殯，豈人子所爲乎？至於忌日，則終身之憂，不可治他事，若朱子繫巾素服，夕寢于外可也，謝安非功之戒，不廢音樂，王坦之規之不從，史云：衣冠效之，遂以成俗，貴安之作俑也，凡不及情之事，不可以訓，雖有賢者爲之，亦宜改正，鄭憲當永嘉亂，乞食鄉人，以飯著兩頰，歸而吐之，哺一兄子，一外甥，後甥爲縣令，聞縣之喪，辭職而歸，席苦而處，心喪三年，以報之，論者義之，安之失禮昭然矣，爲人後之禮，以言乎恩，則不能無二，以言乎義，則當統于一，恐義之不一，故絕其恩而強使之，一不如明使恩之不一，而義之所在，自無容不一也，南豐爲人後議，不改父母之名，而越禮之尊稱，必不可假，越禮之大祀，必不可行，雖從歐說，亦未嘗從越禮之說也，古者重赴弔之禮，賓主皆不敢忽，故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葬期遠近，以此爲節，重其事也，弔喪儀品，主于致哀，非以充用，故多明器之類，漆車芻靈，非委贈帛于無用也，又以及事爲敬，弔死不及尸，贈生不及哀，皆傳所譏，皆以懲不敏，不敏生于不敬，是以懲之，陸贄居喪，不受贈遺，惟草屨以布衣交，先聞天子，然後稱詔致之，此之謂祭親，非世俗賄布之類，若世俗賄布，何榮之有，穀梁傳曰：會葬之禮，于鄧上，此明弔喪有會葬之禮，會葬有登龍之禮也，客不登龍而請退，主人卻客以省煩，皆爲簡禮，此爲有力者言之，若力不足，又不可虛地上以實地下也，蓋必請于天子，以證由尊者成也，蓋必由謀，謀者，累也，累列生平行迹，讀之以作證，傳云：惟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死而私諡，則馬公正之矣，以爲禮不當諡，孔門亦不諡夫子也，今人始喪其親，即請私諡于所知，以旌其德，所知亦草率而之，既未視其行實，又以身當尊，且納藏于域，亦禮所無，至于婦人尤不可私諡，蓋婦人無外行，

無由接于戚里。死從夫諡。以明所專。說在杜氏釋例也。漢宣帝諡其母悼。祖母戾。非美諡也。以其從乎太子。故不當更也。魯僖公沒婦人。春秋諡之。以爲非正終之義。文公有母之喪。而毀泉臺。以禮祥爲忌。而弛其哀痛之心。是以聖人識失道也。劉向謂繼亂之後。必有廢興。先代廢衰。鮮不發掘。齊宣都王不取桓溫冢中物。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陳叔陵發謝安墓。以葬其母。先賢之澤。不庇其身。甘棠之思。安在哉。所云慎終追遠。不獨親屬君臣。朋友皆當如是。故能使民情觀感。歸于厚道也。古之人君。莫不恩禮其臣。錫衰杜絰。親視效。聞喪廢禮。當祭輟樂。載在經傳。往往皆然。春秋隱公之時。大夫之卒。皆書于策。隆于臣子也。桓莊之時。無書焉者。其恩薄矣。不待杜黃舉。而後知其替也。後代興典。存其名焉。何哀痛之足云。

漢書云。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蓋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成。或成而不可知。惟達者知之。非餘人所能識。然而心志在內。形聲在外。成敗在後。氣機在先。相爲體用。合而不離。是以未嘗不可知也。明道之士。得其全體。以授一端。無不合符。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即術數之家。或假卜筮。或觀象數。得其一端。以印全體。亦無不合。故卜筮史墨諸人。言多奇中。聖人亦爲卜筮。以通愚智。循其辭詞。以定猶豫。決疑。似皆以教人爲善。謹其人事。求合天心也。然聖賢舉事。先盡人事。而後決諸天命。故尚書洪範。卿士謀其得失。審龜決其吉凶。蓋以審龜通卿士之數。非以卿士徇審龜之指也。即審龜並陳。亦必先筮後卜。蓋筮猶參人事。龜則全用朕兆。即事有漸。故先筮後卜也。筮雖吉。猶必命龜。以人從天。而不敢自尊。若筮不吉。則不更卜。人事不可。不必問天矣。蓋人事之理。與天地同也。是以感之而應。問之而答。君子志其善者。遠者。而因以教人。明其事。則謂之善。明其義。則謂之遠。子產天道遠人道邇之說。蓋既審其事。又明其義。非一切偏信不信術士言也。人事失得。自有常理。上天之祥。無聲無臭。方術之士。乃先事而宣言。是爲亂常。爲譴天。班氏論其彷彿一端。假經設義。依託象類。固有屈中之疑。明乎其非聖賢設教之旨。爲儒者所當戒。交遊所當離也。春秋沙麓崩。爲天下記異。安有發祥之理。元城建公之言。王莽假造以欺人耳。以理論之。沙麓之崩。地之陷也。其占爲陰勝陽。子乘母不祥之繇也。天戒若曰。居此地者。慎勿爲不善。苟爲不善。雖極隆盛。必當族滅。若自高而陷也。以後事觀之。元后之祥。乃祖宗活萬人之報。人事之得也。其爲凶徵。則地陷之變。當爲族誅。天之告人。已久矣。分卦直日之法。用以述捕盜賊極善。焦延壽爲令。小黃用之可也。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正謂此道不可治天下。有嘗試者。必害其身。如京房者。朝廷但當術士待之。元帝倚以爲治。房亦任之不辭。變更典制。引用黨與。強人主以必從。小人造滅身之謀。已亦不道之章。滴水已見。求進不休。安在其知禍福邪。陸孟既學春秋。豈絕不知忌諱。何以當幼主在位。大臣秉政之日。而發譴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之語。即在莽操之朝。亦必陰用其言。而顯戮其身矣。且方術技能之士。其始必有至精者出。然後可動人主之聽。既啓其端。假借依附。不旋踵而至者。不必皆有至精之術矣。又可盡信乎。要之杜欽。谷永非不精也。而二趙之惡。移諸許后。西門君惠

非不驗也。而光武之名。誤以劉歆。亦精之識。當再受命。而不能知受命之人。適以是年生于濟陽。劉氏當興。李氏爲輔。而李焉誅及其身。李通之父。亦不遠其子之富貴。彼術數何能爲也。班氏曰。漢爲尤悔。深作惡害。焉可忽哉。若劉向撰五行志。推述行事。連傳經術。原委歸趨。絕非方技之書。故可誦法耳。若終軍之對。以爲野獸並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未幾。果有南北率衆來降之事。此蓋以意付度。幸而得中。非本占候書也。若東京之初。圖讖之譖。當時亦可槩見矣。用孫成爲大司馬。而人不服。改用吳漢。而人始服。是人事可見者也。以王梁爲大司空。引洛水灌陂川。渠成而水不流。是天意可見者也。而光武終不悟。至其末年。猶頗圖讖于天下。使一代學術功名。不敢不用此爲門徑。桓譚終致流亡。鄭興遜詞僅免。賈逵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豈非作始之悖哉。范史論方術。以知變而不詭俗者爲正。猶爲信道不篤。不如魏孝文焚之爲是也。

讀書說卷三

虛實

人之生世。處天覆地載之中。範圍乎五典六行之內。此皆實際。不可逃之而虛遊。無論聖賢庸愚。用一日氣力。即得一日衣食。有一卷學問。即得一卷明達。進一分道德。即得一分高明。減一分嗜欲。即免一分差辱。有實理者。必有實事。有實功者。必有實效。不如是者。嗜好太繁。失意必多。自適已情。怨家必衆。權之所歸。敵必樹焉。利之所鍾。寇必瞰焉。宅心不實。故所爲皆虛。而收功亦無實際也。詩書多言道德。孔孟始言仁義。仁義所以實道德也。仁義所在。必以禮樂行之。禮樂所以實仁義也。外以飾其形體。內以節其心志。故昔人以爲皇極之門。蓋理猶虛名。禮實實事。理可指非爲是。禮不可假僞爲恭。故三代以前。言禮而不實理。期人以必行也。不期人以能言也。行者實也。言者虛也。阮籍慕談名理。而曰禮豈爲我輩設。是謂崇虛遺實。君子不取焉。禮可養人之性。樂人之生。使視聽言動。習而安焉。而自喻於道也。邪辟不作。有以全其所受於天。是謂養性。僭侈不肆。物力不屈。養生送死無憾。身不撓罪戾。心不望憂患。是謂樂生。器數文物。服習之久。漸能知其所以然。飲食起居。出入哀樂。莫不合乎天地之節文。而爲人所表儀。是謂喻于道也。道者。率其性之謂。不仁不義之事。性所本無。故不懼于身。非有所惡而不懷也。不安于心。非有所格而不安也。若仁義之事。則居之而樂。行之而安。故道之在人。不必其在我也。而好之也。與自愛其美同。我之

不德不必其及人也。而自惡也。與人惡我同。性是其秉理。故萬事之理。不待外求。而自具于性中。理足應萬事。故萬事之宜。不待智巧。而自得于理中。性之所具。即道之中。堯舜之所傳也。中不擇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襲。因物而傳焉。中無定體。無適而可忽也。要以心為至中心。存則道見。見其體之皆備。用之各足。心一放。則當而失之矣。蓋聖人所謂道。不止論理。全為應事者設。言其無窮。則千萬人千萬世之志。皆可相通。言其不二。則事之嫌疑。心之猶豫。有一成之決斷。而不可移易。使由吾說者。皆能趨吉避凶。藏往知來。而成其為君子之德。君子之行也。是以不為偏至之論。不取難行之事。察然各具。森然不誣。非然皆有條貫。秩然皆有先後。一呼則百應。一觸則百動。所以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若涉于偏至。即有缺陷。缺陷之處。即不貫通。攻之則易破。藏之則易朽。塊然一物。無神明之用。一亂之後。漣滅掃除。即永絕矣。豈能與大地長存乎。後世非無儒也。為儒之心則有二。有憂學術未明者。有笑古人未工者。憂學術未明。以傳道為心者也。其所謂道。天下之公也。笑古人未工。以名世為心者也。其所云道。一人之私也。若果以傳道為心。姑且表章前哲。發明聖意。使仁義禮智之根。常在人心。耳目口鼻之欲。常處不勝。是亦足矣。勿為高談異論。整頓人心。增長嗜欲也。古者有其實而辭其名。今者習其名而反厭薄其實。謂之何哉。

盈天地之間。皆氣也。而理即存焉。體包乎其外。而氣行乎其中。此天之交于地也。形結于有物。而氣充于無際。此地之交乎天也。人居兩間。其氣上交于天。下交于地。故生長收藏。與出作入息相應。疾病痼癢。與陰陽寒暑相應。所以凡事皆有三才之義。而三才之中。各分上下。亦凡事皆有六位也。有其位。即有其理。君子就所居之位。而以其理行之。雖欲之而不居。雖惡之而不避。如天以雲雨下施于物。物以形象上應于天。所以陰陽大極亨通之美也。然盛則必衰。亦自然之理。豐大之極。一變則為微末。高亢之極。一變則為卑下。進無可益。則反就退縮而已。蓋一盛一衰。天地之常理。此盛彼衰。人事之定局。既無兩盛。亦無兩衰。盛衰者。萬物之相避。亦萬物所由以和息也。若盛而不衰。必至于戰。戰必有所傷。或陰與陽戰。或羣陰彼此相戰。皆必傷之道。是以君子避之。何也。大衍者。數之成也。成則變化無由生。故損一以爲用。而變化生焉。惟其能變。是以遠近幽深。無不應之如響。若不變不化。不能括天下古今之象數也。君子觀此。凡事皆隨有餘之地。以爲變化之基。而乘天地之生氣。若其數已盈。則不能變化。所見為形與器者。皆天地之死氣也。既為死氣。則雖富貴福澤。無可謂戀矣。夫萬物漸齊于巽位。巽非有齊義也。萬物交戰于乾位。乾非有戰義也。所以齊之戰之者。人事之爲也。君子損一以爲用。而不處于極。所以濟天地之窮。乘其生數。不居成數。則子之言曰。生者死。而生者未嘗終。則非體物不遺之理也。形者實。而形形者未嘗有。則非爲飛魚躍上下皆察之理也。亦君子所不取也。

天地之間。莫非氣也。屈伸往來。皆氣爲之。人目在此氣中。故富貴不可常。年壽不可久。高門降達。修輔樹。氣之推遷也。生若朝露。死猶絕景。亦氣之推遷也。強陽者久必得禍。此由伸而屈。恭順者久必得福。此

由屈而伸。屈伸之際。若有物焉主持其間。然以直觀。不過往來常理。往必有來。來必有往。則屈必有伸。伸必有屈也。天地人物。日在屈伸中。雲蒸雨降。谷夷淵實。所不能免。而況得失成敗之數乎。秦漢之交。詩書燬而經師重。漢魏之末。節行苦而任誕興。亦屈伸相感召也。聖賢則道積而爲德。故能主張乎氣。而屈者可常伸。驕遷者可久住。所以有莫大之福。享期頤之壽。此非人力所爲。亦非天所獨厚。乃德之常伸于物上。久住于人間也。蓋天地之道。以陰陽生成萬物。又能節宣正氣。驅除戾氣。太虛之中。有以推說四時日月。而推說之妙。又終古如是。尺度不差。是以物情雖紛。有強弱啖食之患。而牛生不絕。儀象雖錯。有晦明忽伏之變。而常道自在。蓋有太和之氣。流行乎生長收藏。故物物各安性命。不苦衆多難御。有大中之道。範圍乎錯綜變化。故元會運世。指掌可數。不憂參差難計也。萬世而下。諸儒衆多。惟張子互藏迭至之說。頗親其妙。人之德行。行事。亦復如是。陽藏于陰。居寵思危也。陰藏于陽。上交不諂也。莊嚴相繼。精神始健。順逆相參。德業始成。陰陽之迭至也。所以天地生萬物。既生之後。其氣無不相通。故有感而即應。感者此之所以達彼。應者即彼之所以感此也。人道相聚。必有感應。既有感應。即有怨尤。既有怨尤。亦無不解之理。解則又相親矣。若有私意。則氣不通。不能感。亦不能應。遂有積怨而終身不解者。與天絕者也。故陰陽往來之理。人之所不能違。要之在天。則爲理之循環。在人。則爲情欲所使。母病而子心動。氣之無間也。人呼而天不聞。氣之有間也。氣之所由間。情欲爲之也。必也觀理深而御情嚴。則愛惡去取。皆非私意。故平格則上達于天。中孚則下達于物。凡有聚有散之物。皆不得認爲己有。彭殤之異。鈞鈞野之異。總在聚散中爭修知苦樂。若能知道。則此條聚散。此聚彼散之境遇。皆不當累其心也。凡有識有知之物。皆不得以靈秀自矜。恣意擬人。即蓋世謀略。蓋世文章。皆一時客形所值。如石火電光。不可久繫。人特于不可繫中。爭勝負好醜。非真形也。若能知道。則此或聖或凡。此聖彼凡之軀殼。亦不甚相遠也。要當有不可假借者。內之本體。不可不致其養。外之客象。不可不謹其防。則當堅守力行。不可游移。居處者也。

造化之用。陰陽而已矣。陰主收斂。陽主發越。陽氣憤發于地中。爲老農者。秋成之後。雖不種殖。必從而耕之。以宜其氣。然後陽氣暢達。而爲土膏。生長禾稼。若荒塢之地。未耜所不及者。陽氣鬱結。土膏結。且生蟲豸。蟄蟄以害嘉穀。此乃陽氣未達。別有所生。爲災沴也。人身亦然。陽氣暢達。則生津潤。而腐理光澤。陽氣鬱結。則津液乾枯。疥癬頻作。猶蟄蟄之附土也。天地之生人物。亦然。陽氣暢達。則所生多賢。而賢者亦獲其用。是以其氣益盛。而至百年之久。若陽氣不達。有賢不用。用之不盡其才。則結蟄之氣。不獨發諸草木鳥獸。星辰日月。而必鍾于人。窮奇構杌之類。往往開出。猶蟄蟄生于土。而貽害于土也。鄭氏解禮。但以魂魄血氣明鬼神之義。程張則廣以造化陰陽之說。朱子兼此二說。然後鬼神之神理始全。故于其中分二氣一氣。以二氣明鄭氏。以一氣明程張。使人知二說之相須。蓋專用鄭氏。恐流于神怪。兼說程張。亦無當于其意。惟惟之在人心中者。惟以天地陰陽之正理。範圍乎精氣遊魂之變態。其道乃尊。其指始醇。故事之法。亦備陰陽。敬而遠之。敬則事之以陽。遠則事之以陰也。今人語及于神。則有恭敬肅肅之意。

器及于鬼，則有厭勝祛除之意。此非鬼神之情狀，然貴陽賤陰，扶陽抑陰，亦有合于聖賢之指也。人與神，本無相通之氣，而有相通之理。理既通矣，氣亦貫焉。鬼神之理在彼，人以此理向之，故有降格之事。有恍惚之交，氣亦相感無間，所以神降于莘，不足驚詫。然德觀惡，虞夏商周皆有之，然而民之與神，不相雜擾者也。雖理有大歸，必不曲為小惠，豈有一人含冤，即能訴天，天受人訴，即降禍罰，若物情報復，取快目前者乎？其禍其罰，要歸于不可逃之數而已。變書之善，足庇其子之惡，變書之惡，移諸其子之無罪，天無赫赫之報，人有冥冥之疑，亦歸于不相雜擾之理而已。若辟靈刻然成著于人，帳中人語，城上蜺迹，鼻衄水濱，杯滄席右，此必無之事，巫覡假託者也。一聞其端，能之甚難，明哲之士，不可為彼說所動，折以經傳之旨，時王之制，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不祀非族，則幻妄息矣。若夫童觀之子，未有念慮之成，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焉者，其言或中或否，皆可為密戒，猶有益世教，與巫覡矯誣不同也。厲鬼之說，理之所蓋，天地之氣，有和有沴，流行不息，人居其間，有生有死，相禪無窮，生則有形，形所由盛，名之曰魄，既生魄矣，內自有氣，氣之運者，名之曰魂，耳目心思能知覺，手足能運動，嗒呼為聲，皆此魄為之所，謂精也，意識性情，關節脈理，皆有氣行乎其間，此魂為之所，謂爽也。林氏曰：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精精而至神，神融而至明，故魂魄人之所同，而精爽則賢否貴賤有不齊焉。既死之後，魂魄雖逝，精爽猶存，其向德者，附天地和氣，而與利，故先王祀為明神，月令零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是也。其行惡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五行傳亦有六厲之禮。厲氣流行，時有形聲，愚蒙聞之，必生此言，民心不安，義須止遏，有民社者，豈可坐視不救？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操政柄者，所為之求，所歸焉，物怪則除之，韓愈之事是也。人厲則撫之，子產之事是也。泉臺之妖，雖不在厲鬼之數，但人心危動，以臺為妖宅，妖偏處此，是以大懼，人若以國為體，一國之心，緣此不安，欲安民心，不得不毀其臺也。蓋離宮別館，清虛閒敞，人跡既稀，鬼物斯焉，欲除其害，不得復存其迹，祖宗親盡之廟，壞而不葺，葺之則為譏，況遊觀之所乎？此載在經義，不為無據者也。夏父弗忌亂罔信之次，柳下惠謂其必有天殃，後弗忌死已葬，而樞焚煙達梓外，此禮官失禮，鬼神譴責之明驗也。光武有事泰山，欲因武帝故封，梁松固爭，要其必改，既封之後，光武未受其福，而松被誅死，史家以為罪雖由身，亦誣神之咎，何也？朝廷之上，行禮之地，故以明禮為大事，古語曰：法吏侮法，猶禮官侮禮也。禮官逢迎人主，運神侮禮，能無譴乎？左氏于躋信一案，既引論事君子之言，又引仲尼之論，再三舉似不一而足，深明其不可也。此嘉靖諸臣，所以事受指斥，不敢順旨行失禮之事也。王莽之子，非莽，隔絕衛氏，吳章謂莽不可謀，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夜持血，灑第門，事覺而死，苦諫猶是說理，假鬼神則近邪魅，宜其陷于大逆，而不可救也。昔人謂鍾巫之祭，是微淫祀無益，桑田巫以明術自殺，晉小臣以言夢為殉，武帝疾胡巫上林，胡不開歟。

中，空瓶之中，自生酒醴，空釜之中，自生羹飧，此愚所必不信也。且也山河大地，在人目前者，猶妄，又安得其身已往，其性則存者乎？世人但知二氏之謬，而不舉一確然可據之理，以證其失，故終古莫勝。張子則舉易以證之，以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業，古今以來，莫非氣之充滿，而推遷虛蕪，以至于盛且久者，皆天下之實理也。乘生生之氣以來，既非自無而有，雖有聚散死生，而此理不息，又安得舉山河大地，盡歸剷除，以為無乎？以此闢二氏之妄，最為得之，故學者不可不明易也。

異端之家，無者必欲言其有，有者必欲言其無，吾儒之書，有無皆實理也，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即理也，理之所在，不可以形器言，不可以方隅言，故曰無極，非若二氏之家，并此理亦言無也。先儒謂萬善所以生，萬事所以定，莫非此理流行，為之根柢，為之樞紐，在天為陰陽，在地為剛柔，在人為仁義，人有此身，一日之間，無一息不有仁義流行，所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而仁義又相資為用，所云互為其根也。仁者，萬物所資以為生，義者，萬物所待以成，用此太極之理，審見于人身者，若只從氣化言，納于人無益也。惟步步著實，人然後能盡仁義之事，而立仁義之極，故周子又以誠明之。

吳澄之說，言薦拔之非禮也，今推其說而廣之，為善之人，既與日月爭光，何所事于薦拔？為惡之人，既已淪于沙蟲，亦恐薦拔無及，若為子孫者，果知祖父所行既惡，而畏冥冥之中，必有譴責，即當改行遷徙，上隨其意，冥中之譴，未必不可挽回，祖父之過，未必不可洗滌，若祖父未嘗有過，而為有過之疑，因以生薦拔之事，是誣逝者以不白之冤也。其父獲羊，其子證之，猶見責于鄉黨，況未之獲羊，而輒誣之乎？以此觀薦拔之說，果非釋氏之言，其徒為此惑人，信矣。嗟夫，虛無空幻，乃聖賢之寇賊，因果報應，又釋老之奴隸，吾見世之好尚日下，而智術益陋也。

天道聚散存亡而已，非有前後身之說也。腐草為螢，雀入大水為蛤，物或有之，豈人生之謂乎？且草之善惡，必不報之于螢，雀之善惡，必不報之于蛤，形之化者，尚不能相及，況形氣皆非其故者乎？且其說以善為沙蟲，則螢之與雀，皆沙蟲之屬也，豈一一皆為惡之報乎？若以為有人性者，雜乎其間，則沙蟲之生，死誰司其籍，而不爽其報乎？西土之人好殺，故釋氏以慈悲矯之，中國禮義之教，其體無方，其用無涯，奚取慈悲之一端乎？裴頠曰：形器之故有微，空無之義難檢，取難檢之義，以愚人，人亦為所愚而不悟，不求益身心之故也。若以踐履篤實為務，則異說無由進矣。

老子之意，惟以柔弱退伏待天下之事，絕不以人從我，以利權害，以巧勝拙，誠恐以人從我，倘人有不從，則我不得藉其勝矣，以利權害，倘我專其利，則人必受其害，受其害者，必與我為敵，而我失其利矣，以巧勝拙，人皆相競以巧，彼此相加，終無已時，至其極也，必有一敗，不如守拙，得以常不敗也。此三者，皆處人所不競之地，以自伸其志，而不受世途之阻撓者也。故其所言，皆近情理，絕不荒唐，皆可循求，絕不幻妄，所以古今用其說者，亦可為君為相，而致治平之休，獲賢哲之譽，若謂莊子，則使人放縱，而犯義越禮之事多，故釋氏，則使人無所檢括，而妄言誕說之徒亦進，故二家之說，以為號令則不雅，以為章奏則不法。

絕與老子不同，而嵇康樂武，又覆車之在前者也。

性命
在大虛之上，謂之天。形體所具，謂之人。天與人以氣化相接，而乘其陰陽剛柔之德，是之謂性。性之所居，有物焉，如第宅然，是之謂心。凡九州之內，生物衆多，各得夫土壤之氣，燥溼肥磽，必因其產。人爲天地所生，豈有不得天地之氣者？得其氣，即得其理。故凡爲善人者，莫不好仁而惡不仁，好義而惡不義，以此知仁義之爲性也。戰國之時，與孟子論性者，其人未必皆象瞽瞍紂也，而引象與瞽瞍紂以概天下之爲堯舜，爲微比者，不引古之善人，以明性，偏引古之不善人，以誣性，可謂喪其所受于天，而酷嗜夫凶人之德矣。夫與人相期，未至而思之，是之謂思。有所亡失，建鼓而求之，是之謂求。兩國相比，據圖籍以正疆界，設兵衛以嚴封守，雖有強敵，亦不能奪，今人盡性之功，亦當有思有求，有不可奪，諸家之說，樂放縱而惡拘檢，亡失而不求，久曠而不思，棄而不守，爲物所奪，宜乎河漢其說，無所程于心也。

命雖在天，必與人事相稱。人事有遠近高深，而命無不應。人事有洪纖曲直，而命之所報無不當。然則命也者，隨人事得之，不可謂在天也。然天道雖高，莫測常數，與人周旋，人能惠迪則吉，能不驕不傲，則萬福來求。惠迪從逆在前，吉凶影響在後，不驕不傲在前，萬福來求在後，所以動乎志氣，見乎朕兆者，又若天實爲之，而驅人以從事焉，以其由人事得之，故曰：君相可以造命，以其動乎志氣，見諸朕兆，則天實爲之。而君子不可不知命，不可不畏天命也。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法，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其書曰春秋，所以舉中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仁義之中制其法，人之喜怒哀樂，動作威儀，未必盡合于禮，故必矯情從道，以合仁義之中，而人道始和，人性始盡，推而廣之，五行之理，則金火相革，人事之變，則湯武革命，亦所以致中道也。夫人事之中，即劉康公所謂命也。若夫親者相殘，仇者相好，變化詭故，不可前知，以怨蒙賞，以恩獲戮，憂喜迴穴，不知所伏，張單俱災，顏冉速訖，死生皆天，不可常測，此所謂命。而不可謂知命，阮逸曰：德合于天，而心復于性，是謂知命。命非見性無能知，知性者少，故知命者亦少也。劉峻辨命，非不善也。王通猶以爲凡事歸諸命，則人道廢矣。蓋人能知命，而後可言畏命，能立命，而後可順命也。

言行
謹言慎行，非土木之偶，官鼠之恭也。凡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貴乎在內者，有以容納，志量恢宏，則容納多矣。又貴在外者，有所承載，局面寬展，則承載富矣。執守不堅，苦于易移，粉華美麗，見之斯悅，悅斯輕矣。負荷不久，傷于易敗，歲月推遷，志意漸移，移斯敗矣。容納不廣，雖堅守無益，執持不堅，縱恢廓無成，見義不爲，器識之偏也。中道而廢，嗜欲之弊也。若此者，啓口即謬，作事即乖，奚取謹言慎行哉？理欲兩念，自天子至庶人，大略相同，然有以理之名，快欲之私者，有以理之實，近乎欲之名者，亦有欲所不當，然而防理所當然者，又有推欲之私，爲理之公者，要之以己同人，則欲之事皆可理行，以人從己，則理之機莫不瀉而爲欲，何以明之？人之動也，必有所奉，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天，日用之間，人事之節，所受命

者道也。憂之與疑，皆易理也。有疑有疑，濟物之心，何憂何疑？盡性之力，遇災而懼，有凶降名，是謂有禮。有禮者，四鄰之望也。怒以止亂，戾以行權，是謂有爲。有爲者，救世之略也。步不踰尺，則縱橫皆方，折旋中規，則環佩鎗鳴，是謂有度。有度者，萬民之表也。賤而有恥者，德必不虧，柔不可犯者，強不可奪，遠而不至，孤立近而不涉，諸如有所矯拂，因其勢而導之，有所開示，按其類而誨之，有恩于人，不期其福，不傲其報，誠仁厚之德，內結于心也。如是之謂理。而君子所當法也。臨下不剛，直則匡衡之居省門，事上不和，悅則蕭望之之輕丞相，長傲遂非，天性疏曠者，可救。學問頗僻者，不可救。富貴功名，此中幾通即爲福，此中幾塞必爲禍，論之論，偏倚之行，古人所最忌。今偏以此立名，出于己者，無所檢擇，故責于人者，無所程量。志若則賤物貴我，心若則好奇尚怪，以我之所同，毀衆之所同，皆不祥之人也。如是之謂欲。而君子所當戒也。君子不以謹慎爲恭，而以理欲爲辨，故凡有位之言，皆法也，無位之言，皆業也。法則不可任意，業則不可苟居。陳治亂之幾，辨義理之微，善惡以微求事，咸否以示後學，大道爲公，而非以自爲也。車馬節，不爲流俗所喜，而有道者取之，閉門卻掃，未必免讒，緘口內修，說無由至，古人無絕物之教，而有緘口之教也。此君子立言之則也。不炫露以求名，不弛放以容情，恬然若若終身，使世不見其人，人不知其美，但安處其常，常者，分之所止也。雖有高位，不可不辭，雖有盛名，不可不避，雖有大好，不容不蹈，雖有小悔，不容不居，惟以居心敬畏，物情自服，居心專一，事功必成，居心寬平，人必從化，是非之在人者，勿存諸心，怨尤之在己者，勿忘其省，勿存諸心之謂無我，勿忘其省之謂內訟。此君子制行之指也。蓋君子一身所言所行，皆思濟物，是以不用于世，良爲可惜。若所具者，無用之才，所習者，無用之業，所處者，無用之位，如井泥不可食，雖禽鳥亦不至矣。進德居業，而有此象，其人亦不足惜矣。

省克
養氣和平者，必無勝物之心。居心明淨者，必無累心之欲。無勝物之心，故內公平而外和易。無累心之欲，故忘窮通而齊彼我。矯思以正其身，立義以正其思，刻意爲善，不溺志于所安，謹身畏法，不貪冒于所獲，以剛爲體，故守道必固，以健爲用，故遷善必速。知仁義，故重禮節，厲廉恥，故謹好惡，樂天之謂順理，知命之謂安分，俗豔甚短故競，大人道味甚長故樂。古制道義廣大，不以絕物爲高，道心精微，常以謹嚴爲益，雖其一生未必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不存盡善之心，雖其一身未必遂有無過之日，而不可不懷速改之志。敬小慎微，日積而聖，如木生地中，長而益高也。意所便安之處，使人氣弛而形放，名所湊集之地，使人勢形而苦神，不好學，則不懲前過，不內省，則不求後益，勢所可爲，必不降伏其心，故富貴之人，往往多驕，心難自抑，必不鄭重其身，故責怨之人，往往輕死，既喪善惡之心，必爲機變之巧，無所檢束，而只放其心者，不必有所利而後爲惡也。私心未淨，不能竭情無隱，欲心騷動，必多陵節失序，隨人而動，自處已卑，一感即應，失身彌速，若此者，如火銷膏，如溜穿石，日積損而不自知也。易所云見龍在田，躍無風雨之勢，識者已知非池中物矣。然非有殊尤絕高之行，人所不能，惟君子獨能也。其自愛也，如受器然，既包藏矣，又什襲之，其惜躬也，如行地然，既審視矣，又曳踵焉，不以德盛而傲其體，不以行高而惰其志，無愧于

心無欺于人無不周于事之用如是而已矣若夫警戒震動之心人之大益存焉一事之難可以致終身之易一身之否可以致舉世之泰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此省克之大端也

知天

上天止此清淑之氣流行不息人受之爲德仁義禮智其條目也天無雜氣人無惡德故古先聖賢俯仰二儀必合其德天地之德見乎其體天圓而動地方而靜動者道之權也靜者道之經也天道無私故可行權地道受成故宜守經健行坎止即經權之顯然告人者也聖人之德見乎仁智智者萬物不隔天地之動體也仁者私意不隔天地之靜體也處己以靜接物以動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則與天地之闔闢相似默而成之神而明之則與天地之往來相似有位施諸政治無位明乎教化則與天地之功用相似此聖人之合天者也天之心無不欲其順也人之心無不欲其利也聖人求義理之中以施事物之際使上下各安其分萬物各止其所所以成順致利和合天人也故言道德必本仁義禮智言禮樂必本中和之德言政治必審因革必崇愛敬言兵必尚仁言刑必達申韓是之謂明道也人之體道凡屬嗜欲之類皆當以天道制其淫放凡屬禮義之流皆當以人事策其怠惰天道人事可以相輔亦可以相制聖賢則得其相輔之力中人以下則得其相制之力聖賢嗜欲原薄限以節制則省克彌精此相輔也中人以下任性則流于淫放服禮則易于怠惰故必以天道節其嗜欲以人事策其懈怠此相制也矯情以從理安理以復性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有戒亦所謂相制也

立誠

進德之功在乎立誠誠身之事不過仁義禮智而已四德無欺即至誠矣即事即物堅守四德而擴充行之即無欺矣天道者誠之最著者也聖人之德取足四端之中而天下之理充周有餘天之體也聖人之行取則四端之中而天下之事汎應無差天之用也人之所行至天而極者以其爲德不欺而皆出于至善又終古如是有不爽之誠也今有人焉其德皆善而又終身如是則人而天矣神之清明者理也神之昏濁者欲也念之真實者理也念之虛假者欲也善惡者理欲之謂也世之學者徒知善之當爲而非出于至誠則往往有物以潛拒于其中徒知惡之當去而非出于至誠則往往有故以默緩于其外又以爲人所不見遂變其初念以從不肖之心又畏其不可對人而藏之愈深以掩不肖之迹此學者所同病也好學之士屏人獨處清夜夢覺之間莫非善惡兩端較量不輟事無大小一旦當前善則力行不善則速改不刻勵于衆耳衆目之前不懈弛于隱微幽獨之際然後物欲退聽所性常存是以無偏倚無昏濁無係戀而足藏神明之用且能涵萬物包天地統人倫而亦具萬彙之體體用兼備則天人之際往往相符合其始學也苦無進德之方但日去疲類自有進益不能進德皆由不能去疵頃欲求美名而張之也積其既多名理而窮理之功實疏故不爲尋常之行亦不能入聖賢之室恃其才氣過人而處乎末世鬱鬱不得意遂以遺世爲高竝欲自遺其身不知一身可遺天下不可遺也有道者不惟不遺天下亦不遺其身謹持性所固有而培養之功與日俱增自不樂爲放達之行矣蓋人之爲學無限收斂之事皆

從虛浮華美之念觸類推遷而出爲之益熟則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則箴之不痛君子則不然人之得失即己之成敗也人之顯見即己之隱微也恐無以自觀故因人以及之因人以觀己則修己之功不在人後矣見善必取之知善必與之取之者所以自廣也與之者所以深造也蓋天地有自然之德君子體之加以必然之功所云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皆自勉以必至于至是而非任其本質也其爲心也時時懷惕刻刻提撕屏除嗜欲使神明不昏勤學好問使見聞日益揆度事理使精義入神樂近賢士使觀摩有助仁民愛物以廣其仁敬小慎微以進于道常存古人使心存而不馳勇于行義使氣振而不惰不憚勞道實不有初鮮終居以寬宏廣大行以敦厚篤實故有所企而日高有所望而日就若不若參辰四星各居其所終古不相近也

順義

窮理之功所以爲處事之地理之是非即事之得失每事當前先舉而質諸理理定而參以時宜則經權皆備而無餘蘊此外利害得失不可勝計一涉揣摩則執理之見常不勝從欲之見舍經權而計利害不啻墮于當時即指擿于後世蓋由止見利害所以不見是非或見利思義當掩其非或見害思避當昧厥是利以害之微明成是非之大暗則不式于義之過也天地盈虛消息之理萬事萬物皆隨命焉人得其理以爲進退存亡語默之節一動一靜無不與消長同體則世路嶮巇可平易之爲害六十二卦陰陽相錯惟乾坤爲純體以其純也故靜專動直平實易知靜翁動闢簡要易行然而人才不齊事變多端專直尚涉尤悔必參以委曲調劑纔得無戾翁闢猶有滲漏必加以彌縫融治纔得無間分數稍差時宜稍乖皆足害事故有道之士必以六十二卦之理斟酌補救使陰陽相錯剛柔迭用又審諦乎天地人三位以善指其專直翕闢之大而曲盡其彌縫調劑之細然後天下大務得此始成生人大業得此始安至于時措咸宜依然合乎易簡而足爲制事之準也故君子處事有序者不紊其序有節者必案其節如人之有形體不可倒置也如形體之有精華不可壅滯也心之所安而有礙于義是意氣與情欲相翼而成其情可嘉君子不以爲禮義之所在而心未安是事勢與望相迫而起其事雖正君子不以爲誠故君子處事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門內之治也人義滅親謀不避兄姊內難而不辟外難門外之治也又當上下相應精粗俱到有帝王之君必有帝王之臣又必有帝王之民平日教化所漸未能醇一粹美一旦欲爲三代以上之事必也自相違戾有善心而無成事也不以己之非奪人之是故義所不克厭然而服不爲辱也尊行于上卑行于下是之謂順雖違于事而理之所順即心之所安不可謂逆也思以情殺義以禮成情以勢屈道以力程恩以情殺者世近則恩深世遠則恩降故持論有寬嚴制治有疏密也義以禮成者不使無禮義之人主持有禮義之事其事雖逆其辭必順正辭所以繩事也情以勢屈者小之事大賤之事貴情雖不憚勢所必斷又當屈情從勢不可以古法限今事也道以力程者道所當爲必程其力力所不堪不可貴以道不量力而施責非王道之平也善事以成爲福惡事以不成爲禍善事將成而物敗之主其事者之不幸也惡事將成而物敗之主其事者之不幸也蓋人

力所爲焉。然事有未成即敗者。有必待既成。然後敗者。勢未及重。其敗甚易。以其未重。故禍福皆輕。勢之既重。其事必成。成而必反。一敗塗地。故其禍常重也。凡舉事不義者。事速敗而禍輕乎。事倚勢速成。終于必敗。而禍重乎。蓋任勢而處強者。一不義。足以滅之。無所謂強也。此可先事決之。不待事後者。凡爲仁之事。與義相輔。有通其仁。而義不與者。以和濟爲輔。非以相比爲輔也。疑滯生于見理不明。忿恨生于私欲未淨。機者舍大而取小。吝者豐己而薄人。皆由大義未通也。聖賢舉事。應物爲之軌則。以清其原。有以止天下縱欲之心。雖繫情流放。終不可奪。所謂盡己心之經緯。以齊人心之亂緒也。故事雖未成。而義已成。不必更問其事。事之所止。即爲義之所止。亦不必過用其心。以踰其義。是以移風易俗。而人不驚也。且君子小人。其舉事各有不同。有小人儘可不嫌。而君子不得不嫌者。不可以成敗論也。中古末世。其舉事亦各有不同。有中古可以防而不防。而末世不得不防者。亦不可以成敗論也。易世而後。必反而歸正。魯人崇逆祀。而陽虎正之。襄仲殺適立庶。而季文子正之。當其主事之初。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所以難變。有君子者。不與相抗。藏其形聲。待惡之既稔。事之將敗。然後起而圖之。否則讓其且成。而奮力以圖。轉否則俟其既敗。而晏然以收成功。未必非聖賢所取與也。然古今剛明之人。居心必誠敬。措置必安善。柔暗之人。非幸福于回。即免難于苟。故君子既審事理之宜。又當日新其德。養成天德之剛。勿近俗累之柔。則善矣。

辨智

凡處天下事。因自然之勢。則理即在中。自然之勢者。如有山川。自有高下流峙。有形體。自有剛柔持行也。若以意見穿鑿其間。與穿鑿其事。以從己意。小鑿小害。大鑿大害。周孔既沒。誰與正之。君子任天下之事。上有所承。下有所施。小智小信。不能承上而施下。是以謂之無用。無用者。債事之局也。濟物之功。或須衆人之才智。或須歲月之漸摩。苟孤立則無與。欲速則不達。亦債事之局也。且貪心所至。亦能結而成形。畏心所奪。亦能積而成勢。剛果之才。喜于有爲。所見爲義者。常在迅疾。非躁于謀始。則疏于鮮終也。柔暗之質。賦性多私。所見爲義者。常主近利。非幸福于回。則免難于苟也。性情雖正。而學問不足。自爲善事。猶虛幾有成。欲爲天下國家之事。必爲僉人所用。爲其學問未洽。不能無蔽。無以照破奸僞也。學問雖優。而義理未深。以之談論。充然有餘。以之應事。如負重任而行險阻。號呼求助。不假簡擇。必有僉人乘幾而竊其柄。爲其學問未實。持論愈高。去事愈遠也。若此者。亦債事之局也。事有經有權。經權並重。量而後行。經重權輕。守經而已。古人變禮之事。則必謹之。故非大賢不可語變。變禮猶變古也。以變奪常。如一簣一石。十年尚猶有臭。不安義理。而欲以權略應變。變態紛多。亦安知權略之所極哉。故事之合義者。人以罪我不必求直。雖暫免一時之罪。恐貽終身之恥。事之悖義者。人雖歸功。不可承受。恐微片時之福。終爲子孫之累。君子事無大小。理無淺深。以爲即古人之事。即聖賢之理。一一求諸古人。求諸聖賢。使義理充周。當在戶庭之間。形體之內。心目之前。毅然獨往。坦然無疑。斯軌事之善也。求商賈之利者。不得惡言。樂稼穡之美者。不得辭艱。安棟宇之覆者。不得去庭。是以雖異己者。不可屏。雖惡己者。不可怒。期于足以成

事而已。公卿大夫。能以治世之道自任。雖其事有違太平之制。君子猶必嘉之。以獎撥亂之功。以行義爲人所欺。咎在人之相欺。而非義之有過。君子錄其義。而歸惡于相欺者。以秉禮而致怒君子。直其禮而惡其怒。以下犯上。以小加大。以詐取勝。以劫爲功。君子以直厭不直。擇其最甚者而惡之。從其稍差者而姑貸之。以無禮爲心。而以有禮爲名。君子略其無禮。而從其有禮。蓋以禮厭非禮也。同心爲善。善必同。同心爲惡。惡必達。故二人同心之事。君子必譏而志之。以觀其終。然輕細微渺之漸。必生乖忤之咎。所與既善。又當忘小過。以成大德也。從義而失于後動者。雖有功。而君子微其功。謂其不赴義也。從不義而失于後動者。雖有過。而君子微其過。謂其能畏義也。以義始。而以利終。故所謂義喪之。聞過而改。知難而退。慕道而返。正則利端。而義獨章。如日出而氛消也。見厄則矜。遇難則排。雖所爲未成。而善意可嘉。君子道達其意。與成事者同。喜怒以止亂也。遷怒不已。則反生亂。君子喜無畔。怒無忿疾。莫不有益于世。若此者。皆以宏獎大義。救世至教。欲天下之人。盡守禮而息爭。勿扶禍而背戕也。舉事之道。有舍小圖大者。有積小致大者。積小以高大。就一人言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就一世言也。一身之善行。惟當積小致大。天下國家之業。皆有吉凶。所生未有鄉里稱善士。出門無險阻。遂成濟世之功者。君子讀易。而識去惡之幾焉。益之上九。有招禍之道。蒙之上九。收斂蒙之功。蓋求益不已。則爲衆所共怒。故擊之者。自外而來。蒙蔽之極。非教誨所開悟。惟當擊而去之。不使貽害斯人。是謂爲寇不利。而禦寇者利也。蒙蔽之極。孰有過于求益不已者。彼有稔惡之質。則此有奮擊之威。故害可去。而功可成。擊蒙之義。即或擊之義。其幾不可失也。

鑒往

聖人有相去數百載。而其述大同者。其善事。必古今所同利也。其不善事。必古今所同患也。君子觀于往事。所以自鏡。事至而有定見。有成法。學識充足。取舍高明。所以應變無方。而不局于器也。故凡昔人已成之功。惟大奸僥幸。不足取法。其他中才以上。皆當求其所以成功之故。使人效法。以康濟世務。遏絕亂略。不可刻求多端。以爲雖公而不忘私。爲勤而不爲王。使前世無完人。往事無頹腐。必如吾所說。而後云至善也。人之所云。如是則善。如是則否者。要皆事後之論。恣其口說者。爾當時彼此相濟。盡衆人之才智。而僅至如彼者。或是天意。或是時宜。不盡如後人哆然臆說。絕無底止也。如行路然。竭一日之力。僅可百里。若坐談几席間。爲僞爲徒。惟所命之。其實必不可行。非不欲行也。子產圖才器使。衛靈公亦隨才器使。孔子皆取之。聖門何嘗責人以必備乎。且已往之事。持論甚難。有作事極是。而持論必不可全者。有作事不盡是。而持論必不可全非者。故曰。持論與處事爲二道。事後與當事爲兩時。未可以我見裁物也。凡論世變。即窮所以致變之理。傷世亂。即指所以救亂之方。五經皆然。故爲有用。若語變而不窮其理。則無以防之于未然。後之于初。明傷亂而不爲之救。則徒爲戲刺詬厲。而不能出諸水火。登諸衽席。雖極陳痛切。終無益也。孔子稱仲仲之仁。而以功效實之。夫功效何以達爲仁也。天下大亂。非人不定。有能定者。則與聖人同功。同功則同德。又何疑焉。漢高以下。未必有當聖門之學。而以孔子仁管仲律之。則功之所在。德亦

歸焉。何必劣于湯武。然五霸之事。則實有可議者。故管仲所以爲器小。五霸所以爲三王罪人也。蓋三王之政。巡狩遠職。有聲名文物之華。省耕省斂。有上下相親之舉。又且處賞平施。威福與衆共之。而非以自爲也。五伯專以兵力迫脇弱小。衰集其威。以自尊大。使先王彬彬有禮之天下。親上死長。出作入息之人。心一旦離力把持。變其世局。後人雖其事爲亂者。不止一端。疆圉遼遠。變易生。竹卑隔絕。更爲殘賊。衆情離叛。機巧相應。歸咎其端。不罪五伯。而罪諸君子。論世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善始治也。先王大治之天下。至五伯始亂。五伯已亂之天下。得漢高始治。不正五伯之罪。無以遏亂源。不獎近代之功。無以尊反正。不可一槩刻蠶。以成無用之學術也。故持論之法。表未成之事。以達賢者之心。明有勢之恥。以賊不肖之行。隱未著之惡。而從事之正與文之順。以存禮義之大防。不使行善者有後患。以全終始之義。誅惡不誅事。以示探端知緒。絕惡于微也。惡惡即始。則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善善樂終。美賢者之有終。而不毀其成。惡則室之于前。善則推之于後。皆愛人無已也。以不正遇禍者。雖趨死于義。猶必致其責。謂義重于生也。在內之惡。有所必不可容。在外之惡。有所不必盡責。故有誅責之誅。有誅絕之誅。或絕去其身。或絕去其世。要皆性情之正。王道之平也。若不恤事理。不取聖證。謾云人所共言。我不必言。人所共言。我不屑言。別求過人之論。取高于世。此務勝不休。乘常而取異者也。蓋有益于世者。爲正論。破壞義理者。爲怪說。苟無益于世。即破壞義理。戰國之士。皆合常而語變。所以爲世道之憂也。不以一己私欲。亂天下公理。不以一時偏重。反古今常道。則學術章明。禮義森列。民有定志。法無二門。天下之亂。無由而生。此聖賢明義理以正人心之本指也。楚莊王節于義。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晉景公高齊侯之義。率諸侯返汝陽之田。士匄恩足動孝子之思。義足服他國之君。自此以後。兵革幾伏。數年不起。皆君子所深嘉。以爲合義也。范雎回穰侯。事之變也。昭王因以收其權。王充誅董卓。事之正也。漢帝由此失其勢。其故何也。昭王用范雎。非范雎用昭王也。王充用漢帝。非漢帝用王充也。故操柄在君。則順而有功。操柄在臣。則逆而多患。同乎執有罪也。以宰臣窮討大俠。則罪人誰敢不畏。以討俠賈子罪。則罪人不復畏矣。同乎連姻帝室也。以右將軍從孫女女皇曾孫。則盛滿宜避。以暴室帝女女皇孫。則不必避也。此在義不義之間。和鄰甚近。而相背絕遠。君子所當深辨也。若多內寵。其子必結妻家爲援。庸人或賴此依附。賢者則義所不爲。竊謀國之計。與謀身不同。雖其理可以相通。而其事亦當有辨。謀國之計。有當冒險。難者樂以萬全。慮之反失策。而生事。義有大小。則事有是非。此君子所當辨也。人君用賢。則有宜在事前者。有宜在事後者。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氣。在事後者。所以垂國家之法。人未作氣。而先以垂法格之。是吝賞而違立功之幾也。事有定體。而先以破例悅之。是濫恩而買半塗之廢也。勢有輕重。則義有先後。亦君子所當辨也。即趙盾之事。可見儉約之衡。勝重門擊柝焉。可知素行慈惠。足禦大難焉。可知人君之前。不當拔劍焉。即蕭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爲重焉。可知事定論功。以安大計爲先焉。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術。未可全恃故舊之恩焉。高帝安心獨漢。以平一時之憾。而天下大勢。卒不能去漢。而他屬初定咸陽。封宮室府庫。置而不取。此二事者。一則程子所云物來而順應。姑從其怒。以觀理之是非者也。一則聖

賢理欲之介。所謂利與善之閒也。此義之所在。散在衆事。惟君子能集之者也。義之所在。惟聖人則無憾。執君之人。有當討之義。告老之臣。有謀國之義。聖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盡知大義。則必從大義行之。而出問罪之師。若身在行間。而用牙決戰。必非聖人事也。今之人。猶古之人。古之時勢。猶今之時勢。孔子之義。止于請討。請纓奪符。非所當爲。安得以我職則克。一語推而廣之。以爲齊魯兵交。聖人自有妙用哉。取讒人而誅之。良快人情。然既誅之後。恩怨施易。尙多不測。大家巨室。積釐相構。祗勝卻宛之難作。賢者豈能一朝居乎。不如安命之說。使直道猶存。小人自斃。所益亦不細也。此二事者。大義之的。以省括而止。未可雜以己見。深求事外也。若夫縱橫之說。古無此學。自蘇張發其端。相傳百餘載。直至封建變爲郡縣。而此風始息。蓋從來主持世道者。皆從社稷民生起見。即商鞅之惡。猶未離此原本。獨二子者。但致金組。榮不顧有國禍。又必不居一國。而後可逃遁。曲今。其勢不傾危險詐。不可得。大抵人品心術。至戰國時喪盡。後世之亂。蓋不至此。其故起于境壤太分。人生其間。不揣操持。闕朝奉若楚。無以自全。乃知封建之廢。雖曰堯先王之法。然縱橫惡俗。非盡去封建。不能割絕也。刑名之學。若此錯。韓非皆賦性深暗。而所學又非先王之道。是以人不能堪。禍集其身。雖或幸免于當時。而子孫亦不昌。以其與天地之心。不相測也。忌克險賊者亦然。

處事之道。既欲無私。又欲有常。二者皆成事之本。而有常之故。又在日新。日新厥德。則行必有常矣。君子行有坊表。言有準則。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皆日新厥德之符也。物之自致其極者。必有反復之時。以人力累之。使至極者。不移時而見傾危。聖賢于將盡之氣。則持之以謙。所以陰爲哀誠。不使至于極。若其勢本不極。而欲以人事趣之。則聖賢所必不爲。不待裁抑而後然也。今人爲善。皆出有心。或有利而爲之。或有待而後爲之。或爲之而不能忘諸心。或爲之而不能廣大其心。皆所云出于有心也。雖初念未然。轉念未有不然而後爲之。或爲之而後措諸行事。故事事皆有心也。聖賢則不然。以爲舉事之先。有意立名。以正其義。有意即爲謀利。非正義也。舉事之後。有故立說。以明其道。有故即爲計功。非明道也。且縱言道義。又言功利。必就功利念多。就道義念少。雖加裁斷。只圖一路。則學問把持之力耳。聖人以神道設教。非乞靈于神也。得神道于身也。誠中形外。神之道德也。五經爛熟。則義必精。人見爲事者。在我皆見爲理。見其理而往從之。故曰精義致用。衆理既備。則德必大。故靜之所謂神者。即動之所謂化。立人達人。皆是也。故曰大德敦化。不必趨吉避凶。但勝之以道。其能有道于身。則吉凶消長之故。皆確然有可持循。而不致妄發。其所發見。未有不能安天下。與斯民者。若夫賢人君子。則從吉凶消長之閒。磨礱砥礪。而後成。蓋英雄之士。道德之儒。離不離乎消長進退之理也。度時之宜。而處以果下。受其垢汙。使羣物毒害之氣。別有所鍾。而不能相及。其賢無妄。不掩鹿瑕。有過如日月之食。而無累于志。若此者。所謂天道也。人雖賢智。豈能遠天乎。以人從天。則吉凶悔吝。皆有道以勝之。不能害吾事之成矣。易曰。吉凶生大業。此之謂也。

有一代之法，有百代之法，有終歲之計，有百年之計。一代之計，因時勢變而救弊也。百代之計，綱常典禮，不以時勢為輕重也。得失在一時者，以一時之法決之。得失在百年者，以百年之計決之。則不爽于義矣。凡尊者行事而不達，乃發端原不善也。百年之計，以一朝之利味之。萬人之事，以一人之臆脅之。重怨深怨，禍隙竝生。與賤人同事，則受賤人之名。與惡人同事，則受惡人之名。與亂人同事，則受亂人之名。有其事，則不得辭其名也。夫兵作于外，為寇于內，為亂人之不義，猶寇也。寇猶及人，亂必自及。己之不義，而欲責義于人，終自及也。己則無禮，而惡人之行禮，亦自及也。己不深謀，而怒人之咎以無謀，亦必自及也。有其相及之理，則必有相及之勢。與相及之端，非智計所能引也。夫氣皆產于黃鍾，數皆起于杪忽，故作事謀始，不可不戒也。因人之力以成勢，勢成而背之以趨利，是失其天性而不仁也。與人共事，見利而背之以自私，失其助而孤立，孤立則勢失，而事不成。是有成事之機，而自棄之，為不智也。計慮熟定，則舉動暇整。中道而易，常苦急遽無序。倉皇不寧，是以開定之謀，自納于紛亂。三者舉事之戒也。凡處大事，從道而不從衆，所以崇理而不崇勢也。崇理不崇勢，故有勢者不得以非禮使人，人亦不得棄禮而崇之。戲言戲動，出于有心，既已有心，即不得謂非己之過。又安能免人之怒。過言過動，出于無心，既已無心，即不必認為己失，而專事覆匿，急改之可也。貧賤皆靡之生，未必可好，而好生之心，與人無不同也。險險私謁之惡，未必人人皆罹其害，而險險私謁之惡，則人人所同也。常人喜于有身，而不思保身之難。賢者可以無禍，而常恐得禍之易。故凡事之不必為者，即屬可已。勢所必屈，一忍而身心泰焉。或政亂而示人以卻，或詞激而徵人以怒，或志貪而取非其有，皆有以動其不服之心，而恣其抗衡之志。不論小之事大賤之事貴也。漢文帝于南粵，全以肺腑讓讓開誠布公行之，宜其不敢違命，而奄然臣服。善處事者，以此通之，則寡怨于世矣。

決幾

昔人論治亂興亡，若土崩瓦解之喻，可謂明于事勢，而助人決幾之智。故論世者，取衷焉。秦之亂，起于民不安，漢之亂，生于臣不軌。故漢之臣，天所不祐，終于亡身喪家。為世大戒。秦民因虐政所迫，殺死不暇，雖有不順之迹，本無犯上之心。主于逃死，而非勇于作賊。是以天心猶憐恤焉。故秦曰土崩，漢曰瓦解。土崩者，潰于下，如山之崩，如地之陷，非人力所能扶，瓦解者，裂于上，如棟之桡，如柱之折，猶可人力扶援也。秦隋之亡，亂自下起，故一夫勃發，社稷為墟。若夫漢之王莽，豈得而復失，唐之河北，勢窮數盡而後失，秦隋之亂，生于民，漢唐之亂，發于臣，觀成敗延促之期，亦土崩瓦解之別也。子張十世之問，欲得後世興亡之迹，若漢人所言，符命也。夫子告之以禮，禮亡，則國家隨之。此革代之期也。禮失，則百度從之。此治亂之幾也。求禮者形勢雖弱，不失為宗國，求禮者雖帝王之裔，降而即于夷，此聖人所治，以告天下萬世，而息圖度帝命之妄也。班彪之論，發其微矣。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孔孟二說，何難易懸絕若此。蓋孔子之時，封建未廢，世臣大家，各執國柄，采地遍天下，兵甲之備，取足其中，既以奉公，亦用自衛，不甘心拱手而受命於人。雖齊桓、晉文，僅能率諸侯尊周，不能令五服四朝六

時巡，如文武時也。此時欲行先王之道，非以禮教信義漸摩人心，安能粹然一出于正。歸命宗周，無二心乎。此其非歲月之功，故又曰：必世後仁也。若孟子時，封建之籍已去，世臣大家，不復主張國事，采地盡歸兼井，將相別起白衣，周室之微，不足繫屬天下，海內之勢，亦漸漸合于一。一切跋扈強悍，皆不必慮。但能實行仁政，即如風之偃草，席卷天下，無難。是以易也。故先王封建，良為磐石之基，人事難移，即天命不易。改孔子之言，信而有徵，彼郡縣之法，名曰天下一家，實則一姓孤立，故有五藏而成帝業，匹夫而為侯王者，孟子之言，豈虛語哉。六國之時，天下未定，人人各有自帝之心，擁兵之主，觀敵稍弱，則欲取而有之。值其強盛，又不能相下，僥倖求逞，是以戰爭滋多，生民塗炭，夫小大強弱之形，非人所為，亦天所設也。天既殊以小大之形，即予以兼復之理。大之字小，小之事大，亦天理自然，不以人事倒置而後可自安。所以混一之主，必與天合德，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帝臨汝，勿二汝心。蓋由平日以天自處，或率性自合，或勉強從善，率性者，天之仁覆，勉強者，天之健行也。克當天心，而後可膺天命。豈容圖度哉。大國必欲兼并小國，不能下人，其終至于搏戰無日，務勝不休，所值莫非危途，義理所在，時勢所歸，而強與爭，其終必不可爭。而為衆鏑所射，雖孔孟如之何哉。國有可亡之道，天發見于上，而不畏，百姓怨于下，而不恤，賢人遁于野，不知收羅，是必亡者也。民困之俗，奸巧詐偽，偷薄苟且，仇讐怨疾，以下犯上，以淫破義，去順效逆，習以為常，日甚一日，是必亡者也。佞諂之臣，充滿位守，盜攘之風，徧于郊甸，奸慝之行，通于上下，貨賂之資，盈于道路，外實內虛，上溢下匿，是必亡者也。朝端無忠賢之言，遠近無仁愛之聲，宗族無本根之庇，閭井無困倉之儲，方州無循良之望，境日蹙而徵調多，民已愁而帑藏富，田疇荒而宮室修，是必亡者也。倉卒擾攘之際，固有舉事無成而可觀人心者，陳涉更始是也。雖戎首無成事之望，而或成事之局，見端于此，故明于大計者，資焉。為人不能為，則人不得為其所為，光武單車臨河北，非有可因之兵，結人之財也。將卒糧餉，取諸邊郡，故能馳騁如意，若步步次且，處處屯積，如富家翁行徑，出門咫尺，資斧輒絀，必從萬無成事之理。賈復有云：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又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得無不可保乎。欲任天下之難事，而欲以安坐致之，賈復所云六國之覆轍也。天下未定，而有大志者，必不耽片時之安，高祖遣諸將說齊，雖下七十餘城，終非上策也。田氏兄弟尚存，豈能敵而事漢，暫時雖定，終必戰爭，不如乘兵威以破之，則後此遂無事，此韓信所以決從蒯通之言，而高祖亦不罪其喪鄰生也。田廣一聞好語，即飲酒罷兵，此其人可與謀大功乎。若田橫兄弟，僅能得士，而濟世安民之理，全不講求，局面既定，故終以身殉之。此亦何足惜者。荆邯曰：前死而後功，猶愈，卻就滅亡，此羣雄所不能曉也。至于人民處此，趨避尤重，雖曰觀天命者，觀乎人情，然而人情多私，未必即天命之公。八百諸侯之會，豈皆迫于勢而貪于利，蓋有天命主張其間，然甲子以前，此事猶未定，宜審擇所從，或取聖證，或本經義，不可隨衆人耳目，妄自委投。蘇竟曰：俗儒未學，醉醒不分，而稍論當世，疑誤視聽，猥以師曠難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張子所云：問不容髮，宜深長思也。凡應運而興者，必反勝國所為，勝國最弊之政，即後王益務之仁也。弊在上者，不能自矯其情，弊在下者，不能痛絕其奸，因循苟且，略施仁愛，理欲

設用新故相難。雖僞定一時。終非天心所屬。有大力者。挈之而趨。將若之何。蓋一君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變一稱元。一歲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變一稱正。自公卿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奉爲初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無不翕然更始。共由此道。故王者不追治前事。有卽位之敎。以示更新。天下之人。亦皆洗心易慮。爲之一變。以順天而從王。若上爲區區小仁。下仍闕左故俗。皆曰怙亂。非吉祥也。

讀書說卷四之上

君德

人主所當學者四。帝王精一之傳。一也。治天下大經大法。二也。古今治亂之迹。三也。天人感格精微之際。四也。清一之傳。道所在也。大經大法。法所在也。治亂之迹。事也。天人之際。理也。道與理治內。事與法治外。內外交脩。學問之道備矣。性之所具。雖美。加存養之功。則益瑩。故匡衡曰。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今侍從日講。古所云常伯之職也。昔四輔既備。成王鮮有過事。漢成帝時。爲經師者。朝夕入說尚書論語。金華殿中。又詔親侍之臣。皆受經於碩師。既無作輟之期。又非隨牒而遷。故在君側者。莫非端士。入君耳者。莫非善言。孟子一暴十寒。一博衆昧之喻。適可正明代經筵之失。但其語太直。廷臣不敢顯陳。人君取而書諸講幄。亦聖德之助也。朱程曰。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消其心。天地之氣。以正而和。以邪而乖。若德既正。和氣盈于兩間。人則相親相愛。物則並茂並育。若德不正。乖氣盈于兩間。人則相戕相害。物則窮肉鬪食。故爲君之道。必使正氣充于人心。則太和洽于天地。置輔建親。所以佐助居正之業。聽言納諫。所以匡扶不正之失。執大本。長庶物。與元同體。故稱元年。秉直心。杖大義。當行正道。故稱正月。不以人之情欲。害其天德。使純健之體。無所虧損。故稱體天行健。而自強不息也。王者無外其令。既出。卽無不成之事。故王者之令。不可輕出。當以義爲質。而又協諸輿情。所用器物。皆無虛設。必象

讀書說 卷四之上

天地四方。或以色象。或以形象。要使色皆正色。形皆正體也。清廟肅飾。以茅屋存古。大路致美。以越席示儉。事天則欽翼。承親則溫恭。敬順則端正。儼恪。享下則嘉惠和悅。物有其則。禮有其文。所謂威儀也。時當豐美。則交於萬物者。亦當稱其富厚。故天下已治。不可不與禮樂。使苟且粗疏。卽僊僊舉世。猶然無溫文之度。否則奢僭僭。恣情極欲。舉世湛然。無法制之守也。情者變異。自有經義。不可適離所。開淫祀之端。縱因肆赦。決僥倖之資。時巡省方。順天而動。不可因嬖幸之請。輕法假之尊。使若輩張威。郡邑。擅權道路。綱目書巡行二十九。皆職也。雖曰人君不可以我累物。故以勞居逸。則無爲而治。以逸居逸。則叢勝而亂。桓公有憂中國之心。江人黃人。不召而至。迨其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不可如齊之桓公。唐之玄宗。慎始渝終。因致禍亂也。勿受嬖幸微進。勿爲嬖幸微發。凡節儉約省之事。出自君心。考諸聖學。毅然爲之。不可與臣下商略。謀及臣下。則從道不堅。不勝懲惡之言矣。慎己所獨嚮。察衆所共疑。爲民害者。忍而除之。實之既得者。稱天以用之。百姓無知犯法者。罪己以訓救之。敬慎所未見。疎懼所未聞。或刻盤杆或鑄戶。不可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使賢智竊歎。百姓愁苦。朝有小明之悔。野有大東之怨也。廣擇賢才。使盡其謀慮。關白宰相。使審其當否。古人有云。謀從衆。則合天心。唐太宗曰。循正而行。自與吉會。不可綜監衆事。備畏臣下。使君臣相猜。奸邪並進。馴致政令煩多。前後相承。省覽不給。羣下因以生弊。緩急重輕。皆能爲害。章雖下。而有司不復。以待賄賂之至也。人君非躬嗜殺也。以攻城得地快心。不恤民之死生離散。卽嗜殺也。或畏人不服。而宿兵以威之。嚴刑峻法以防之。亦嗜殺也。土木之役。玩好之聚。轉死滿山谷。流穴盈道路。亦嗜殺也。聖明之君。不但無罪之人。不以背草野。天下大定。而省刑薄斂之心。無日忘之。至於若朽索繫六馬。戰兢臨淵谷。以心所感發之。理通於感所未形。以理所必然之心。臨乎情所欲肆。不惟不忍取敵國之民。以益吾民之數。亦不必殺一方之民。以救天下之民。而後爲不嗜殺也。喜怒哀樂。不失其節。是以調和萬民。變理天地。若於此或倒置。必天下害氣有結。爲世運者。若身患怒哀樂。爲害氣所馮。是以當喜者怒。當哀者樂。不自知而發悲憤於小物。亦不自知而貽大害於萬物也。不可居心不敬。役於耳目。使精爽或馳。而百度失貞也。國語戒厲王三事。一監謗也。一專利也。以專利之心。張監謗之網。卽以監謗之威。益專利之欲。然非曰吾敢於爲此也。專利則真見匿乏。而後專之。監謗則真見不道。而後監之。果匿乏邪。果不道邪。抑操是心。而不可廢足。不可容忍邪。必也布利而權難。布利者。不必推所有以與人。因天地所生之物。養天地所生之人。不曰此吾土地所生。惟吾所用。而以其餘予人也。權難者。不必多疑民之不可忍。惟以天下耳目。助在己聰明。不曰此固非所宜言。是爲大不敬。是爲大不道。而爲法所必取也。不可使邪臣窺其意。奸民探其緒。假衛巫以大權。擅榮夷以厚利也。

內庭
漢高祖卽位。雖年而太公名號未定。家令之言。以諷諫也。高祖善其言。而賜之金。賞其緣彼而備禮於所尊。且以示天下後世之法則也。文王之德。所以至於極盛者。上有聖母。其成之者。遠內有賢妻。其助之者。深。故祀先宜家。各得其道。閨門之內。極其和。宗廟之中。極其敬。居端隱微之際。莫非道義。一飯之頃。未嘗

讀書說 卷四之上

遠仁倉卒之際，非禮不動也。禮稱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女未可行，則待年於母家，所以絕求望，塞非常，自此之後，雖缺不補，所以有約燕私，長保期頤也。杜欽舉此以進成帝，蓋舉前代之約，以正後世之奢，防閑之意，寓於不言，使人情安於所習，而不覺其難也。王鳳循故事而不能，用後世遂無稱引此說者矣。宮闈之內，求賢審官於臣下，勤勞分別大小而賞勞之，此女主佐治之事，趨走承順，小勤小勞也。不職守官，大勤大勞也。所謂求賢審官者，止此而已。后能辨此，則識度過人，必克贊成帝業。至於黜陟薦引，則非女主之事，不得以險諂私謁干預外廷之權也。總之西漢之時，猶有窈窕德象，女師諸篇，為後宮所誦習，班婕妤賦云：陳女圖以鏡照，顧女史而問詩是也。後世女訓無聞，椒房無所取則，咸帝雖減其用度，而身為修廢，宮中之寵，後來居上，是以匹婦之說，不可勝聽。漢庭之亂，不可勝救也。禮以己恕人，故天子之后，父母猶得而子之，不奪人親之義也。不使后族與政，蓋有深意。見於經者，宋三世內廢，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親者出奔，國家靡若無人。朝廷久空，疾其末者，正其本，故春秋舉以為戒。而天戒亦有盡死墮地之象，見於史者，元后寵任諸弟，遂至家國俱喪，東京之事，一梁氏頃之有餘，故范史云：商根善柔，遂致亂，皆其事也。解光所奏趙昭儀害嗣之事，皆在哀帝即位赦書之前，故引齊桓誅姜，元帝不赦，長陵傅夫人家二事，以明事關大逆，雖有詔恩，不得原也。教育之疏，其為邪說甚明，史家固以不刪，大抵朝廷每有一事，必有人焉倡無禮之言，為奸人解網，上發主聽，下亂國法，所云言僞而辯，王法所必誅也。哀帝於此，能如叔孫昭子，不以野牛為功，蔽罪趙氏，固云甚善，或結賁趙氏以全私恩，但將教育伏罔上之誅，則漢家之事，猶可振起，惟沾沾欲報趙氏之德，而忘劉氏之仇，縱邪臣妄說，誑亂後世，天下已覓其無能，祖宗亦不享其禮祀矣。班氏詳載育疏，以著其案，使萬世共罪之也。

束朝

三王位三公於世子之上，春秋尊世子於三公之上，禮之威儀，各有宜適，總不若秦漢而後有尊尊者，與前星之天象符也。春秋尊世子，同生慈有正也，雖未正位，必舉以禮，明示尊卑，以定民志，亦重本尊祖之義。天子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小學，兼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以大學，兼大道焉，履大節焉，必就學於外者，尊人倫之師，重先王之道也。及其正位東宮，特置太傅一官，職輔導之事，禮敬如師，而不領官屬，官屬則少傅領之，示不臣也。所以張敬才稱：謂非師傅之器，陰侯戚里，終同視之嫌。又選文學之士，必端其心術，程其器識，望其德儀，坐則誦詩書，行則習禮容，不習慘刻之學，不取浮華之譽，不參比周之態，所謂承華之國，更以通德之門，博望之園，直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既焉後車俱進大學，蓋言前後左右，莫非正人也。有所欲為之事，必先考諸師傅之訓，訓所素具，而後導其為也。有所欲致之物，必先稽諸律曆之業，業所不悖，而後為之致也。恩有相及之序，齒有長幼之節，以貴德尚賢，為他日用人之本，以上德尊爵，為他日慎名器恩倖之本，要使受正人君子訓迪，而無疾惡之心，行孝弟仁義恭敬悌之事，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故易曰：黃離元吉，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順成其業，是以大吉也。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恐有君老之嫌，宿衛之臣，不可往來東宮，恐有宮中之嫌，皆

事之官不可罷，恐有儲位不以時定之嫌，其或軍國重事，命太子總領者，臣下奏章，仍於御前具奏，太子先閱大綱，從旁參決，于時可否，仍以父命行之，非謂全不達御太子自決也。至於尤不可者，將兵與受方面之任也。蓋太子居外，必嬰子居內，為國人所親，皆有二心，每適之事，宮內造端，宮外響應者，不謀而至，此最危之舉也。秦人嫡子初生，不令人以名，他日或有餘子，則擇其勇猛者為嗣，故春秋秦穆之卒，多不書名，外之也。惟恐稍得書名，錄其賢也。漢元帝之生，在宣帝潛邸中，宣帝即位，即當正東朝之禮，何以霍光秉政，不行此事，遲至光死之後，然後行之，光之不學無術，不其然乎。晉襄公卒，國無定儲，為大臣者，遂欲舍子而自立，人持一議，各有所私，終於不可行而生鄰國之難，雖諸臣謀事之過，亦襄公不遂建之失也。衛襄世子有惡疾，迫公將薨，乃命其臣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敬嬴私事襄仲，而屬其子，是以嫡子見殺，皆危道也。宋太宗賢君，而立儲一事，極其猶豫，大漸之時，幾有齊桓之禍，賴呂端持正，僅得無事，脫遇史彌遠，將如之何，此臣下所不敢言，人君當自觀省者也。

藩邸

朝廷之上，親有常恩，賢有常任，親者自親，不必侵賢之職，賢者自賢，不必親親之禮。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昭王，同登三事，五叔無官，是其義也。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事展親，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權，是以重疊並進，驕奢累積，沈溺放恣之欲，妄安枕席之病，往往極其所至，而家國俱害，適足為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貫於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錄之，親親之義也。親親則直致之，有涉於民，必立法以善後，不以小忿廢遠親，親親也。不以私恩貽民患，仁民也。不以愛親殘其民，不以愛民妨其親，誠信之中，自生經綏，享崇高之奉，無治民之責，立法善後，過於此，漢初藩國之制，天子獨為置丞相，其土國之官，自內史以下，皆得自除，諸王又於許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屬，所云內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徵其租稅者也。御史諸官，皆其自置，則法令刑辟選舉之權，悉不領於天子，是以謂之外重，吳楚之後，一切皆之，山海之利，亦不使專，而後合於古，非過刻也。甸師之制，所不可廢，惟景王殺倭，夫誠為不友，又在父服之內，思慕之中，而害先君遺體，故君子深惡之，以為失子行也。鄭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穎達持論甚平，漢諸王擅爵人，殺死罪，而天子不禁，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答服其臣，使證其君，故中山有開樂之泣，君子傷之。六朝則假以重權，權重而常獨，秦隋則御以威威，威積而常難，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禍，遂得未減，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收天下於元人，故其隱憂，惟以防胡為慮，又即位未幾，即有奸臣之誅，故其心又以防奸為慮，晚年所以重諸王之權者，蓋以外干元孽，內禦奸邪也。此其為心，原與衆建諸侯，以固磐石之義不同，故一覽樂伯臣疏，即以離間致罪，蓋大拂其指，而疑為宰輔游說，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後，為宗社計長久，亦當上體高皇之意，徐參賈生等謀國之說，要以權歸朝廷，統一大宗，雖以漸圖之，不為失時，夫豈生取譽於世乎。何嘗不欲以漢法整齊諸王，但以貴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禮讓之風，直銷則幽莽急遽，無仁恩和義，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兩宮，則矣。當建文君即位未及兩月，改元數月之間，即殺一王，廢二王，能勿顛乎。不知當時謀

國諸臣操斧斤以朝觀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買生之意視錯爲更遽謂之何哉謂諸君子爲失計固不可謂得處事之宜於以安社稷定國家免生民於湯火弭忠貞之誅夷亦未可許也大抵後人學問彷彿古人未審義理之實不詰緩急之際居多往往以此誤國而身名殉之故精義之學尤處事繁幾也賈生爲文帝謀所以彈壓諸侯如指掌以後事觀之無不符合蓋生之計欲文帝王其兩子於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爲一國自淮以北至河爲一國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輔翼太子此二國者橫經中土三吳三齊皆在其外長安之勢益固文帝但從淮北之計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陽徙淮陽王武居之謂之梁王未嘗從其淮以南爲一國之計亦未從其淮以北爲一國之計蓋文帝之計數年之後卒王之誼復半也蓋文帝處心積慮不忍絕淮南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從其計數年之後卒王之誼復極陳其禍當時亦不省也觀後日吳楚反時止一梁王抗其鋒而江北之干未聞與梁爲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親故不救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國手足相救其抗禦吳楚更易爲力且形勢既壯未必不先折其謀不敢合從西向矣然後知賈生計善也至於藩王自處亦良有法河間獻王以禮樂爲學史家稱其大雅不羣東平孝王遠隔以全忠釋累以成孝遂爲古今賢王之首稱北海王睦因永平中法憲頗峻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詞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驢驘敢不以實陳曰吁子危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耽其匿迹若此此三王者禍何由至乎范氏引晏子輻利之說而美明帝節諸子歲租亦救敗保終之策論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與畔逆相距懸絕而爲賓客所誘引而即於畔逆若此步焉樂浮華遠篤實也夫浮華則志奢奢則不孫宜其於畔逆之路一引即去耳宗祿之法苦無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內受祿天子五世以外親盡則祿亦盡聽其自爲生計但存厥屬籍以免婚嫁之誼族類之夷加以復除身家稍別黎庶爾此外亦無可如何也若賈誼之書亦曰地盡而止未聞更益以地以待生齒之繁且漢劉輔唐李石未聞從以宗祿也可類推矣

戚里

后父重於帝舅妻黨昵於母黨此末世敝俗非先王典制漢成帝初基后父帝舅同執國柄杜欽慮其輕細微渺之漸必生乖忤說王鳳推讓許嘉可免獲上官之隙且頃聽爽之聲豈非良策然使舉朝共美鳳譔人主信之愈堅而大委任焉亦可巧奪許氏之權又非必非其隱情也成帝獨反俗情不用后家而用母家自以爲盛德之事不思盛德之事非勤儉儉敏不能行也身溺晏安委政外庭后家母家同一轍耳晏安既久禍發有日焉可救哉王鳳飾美名而大權歸成帝結常情而大智替雖事機之變亦運命之奇也西漢之亂始於呂而終於王中開武安博陸許史丁傅相繼不絕履危者數矣故卒以此阻喪可不愴歟明代垂典勸成不聞政事故無兩漢之禍則初服昭謀善矣成就外戚令德不可不謹其交游蓋以貴戚好客誠爲懿行然游其門者必非安靜守約之士多屬瑕釁禁錮之人又且更相牽引轉相販賣其徒日多其勢日熾至於如此必有賄貨倚勢之行見諸民間逮於朝廷而災禍立至延蔓生焉漢文帝選長

者有行與二資游處二人皆爲退讓君子陰與好施接賓而門無俠客所不好者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所厚善者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以財終不爲言謹慎如此然賓客猶有廢徙者故明帝曰傾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也若馮奉世父子並居朝廷論者謂器能皆當其位非用女寵所得郭況之家雖有金穴之號要皆出自賞賜非求取請謁所致陰與對貴人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婦盼盼公主愚心實不安也此古今美談後代準則也其餘帝室之親王信好酒田氏兄弟以貪名脩成子仲橫於京師許史子弟比周中官以陷賢相定陵罪至大逆竇憲立功荒外而以未盡損其實榮商恩護自終而以凶禍隕其世風斯下矣此列辟待之無法寵至而生驕也

治化

君子治天下且無言致人感化當先盡其區畫之心區畫不善使羣下同具之心反爲上人設施乖方俾喜怒哀樂一切抑鬱不遂下情所以憤歎上指所以格阻也區畫之方當以我與人相較量隨吾身所值上下四方各處乎當然之位遂其當得之願又以人與人相較量雖千萬人之紛雜而親疏厚薄隆殺先後皆予之不爽不使滲漶倒置而在此有餘在彼不足也後世治績所以不如古者其所云利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致治之事所云不以害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防亂之事此由學之不講不能知治亂之本也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未必真出利民之心所云害民而欲去者未必真出不忍害民之心此由私之未盡不能得性情之正也故其道必先積學以明理不貽害於興利中又在修身以去私不以利民爲自利之門俾所行之事有名無實有始無終而與於不仁之甚也故諸政事惟當順天之命成人之性好生惡殺所以順命也正紀綱重倫常本教化所以成性也心存乎天故無偏頗政法乎古故無謬戾以此施行然後風俗齊學術端上可以持一統下可以守一法紀之以文物宣之以聲教發之以光明不取小惠教化久則無貧人不取小恩施澤久則無刑人其爲號令也勸誘多而督責少是以九經之事曰勸者六所謂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禮不以玉帛治臻皇極則禮作矣樂不以聲器仁及飛走則樂作矣又在仁義禮智中仁無爲而治智與禮防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易曰利物足以和義思其所行必合於義則自然之利必及於物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非計利而爲之也不反天地之性與自然之位也治天下而行政政亦自然之位與天地之性也是以入人甚深而其爲君子此順命成性之效也其或措置無法使綱紀文章蕩然泯然羣臣百姓無所遵守人自爲政各行其私則無以救一世於湯火或內極嗜欲外假變幸下恣酷虐緩急不得宜始終不一致羣臣百姓皆以文法相應智巧相欺貨賂相狗則無以垂法制於永久夫治君子者治其情治小人者治其形治其情者引以禮義也治其形者威以鞭撻也以君子治之人皆自防爲君子以小人治之人皆自棄於小人先德後刑百姓悅其德又諒其不得已而用刑之心任刑棄德百姓不惟惡其好殺雖有仁義之言仁義之事亦疑其不誠而無感恩之意大郡守縣令牧民之官也州牧刺史執法之吏也以州牧刺史統轄守令執法者居上撫字教化者居下無重對待孰過於此所以後世君主治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所懸者遠法之令所任者執法之臣不

數年間。執法者因而弄法。守法者從而侮法。使天下誅名而不誅實。名實既亂。彰顯易位。君子小人。不相
鑒。順治之心。盡為悖亂之心。此反道逆性之害也。至於天下已平。而思患預防。亦有道焉。周公坐以待
旦。即陰雨綢繆之旨。非慮人之為患。而我防之。正慮己之分量既盈。道德未充。縱情極欲。為人所患而不
自知也。易曰。損益盛衰之始。蓋謂損中有益。則衰之始。益中有損。則盛之始。盛衰互觀於損益也。為人君
者。宜先自治。雖其時可以無所不為。而不克自遂之懷。常若輪之見曳。尾之見濡。此自治之道也。天下以
防患而致亂者多矣。不防己之致亂。而防人之思亂。嚴其刑辟。棄其兵衛。下苦於參夷。上困於資給。皆防
人之為患。而適以生患者也。非周公陰雨綢繆之旨也。

為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備。自明備而趨華競。不過數年之間。老成凋落。多士復為老成。亦不過數
十年之間。惟人主之心。始終如一。則百年無弊之徵也。蓋主心不移。則氣運亦不移。主心不易。則人才亦
不易。風俗無陵替之患。人才無卑薄之憂。所以百年無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務宜明。取三代以下之書
為本。自然不能為三代以上之事業。故非五經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禮樂正天下。
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載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經之指。皆因近聖之
事。以立先王之法。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濟。不欲其相傷。太平之事。相通相濟者也。衰亂之事。相
戾相傷者也。欲其相通。故為典範。以養其和平。為倫常。以篤其恩愛。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獄訟。以兵
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氣。常在天下。充滿洋溢。上達乎天德。下達乎物類。而禮樂
可興也。禮樂者。三綱之規矩繩墨。九疇之門戶塗徑也。三綱不紊。九疇不刊。則人心皆正。嗜欲不熾。莊正
齊肅。從容簡靜。而和氣益於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氣。而使人不戾。登人心和氣。而使人不戾。故其效也。馨香之
德。格於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太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豈不由此。故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
事與民休息。不可以禁暴勸奸。開苛察之門。惟以仁義為心。則風俗可厚。國脈可久。晉師以位相讓。而一
國之民皆和。四鄰諸侯遠睦。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商之末年。小民相為敵仇。卿士師師非度。而大臣出奔。
宗廟非守。亂亡隨之。有國家者。可使乖戾之風。通於上下。以為無與治亂之數。而若問問乎。蓋上有好善
之慶。則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則下興其禍。理之必然。無可逃者。至於急務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隨事
察之。觀其弊所在。定是何處。若事至此。則不可舍此而別求急務。如漢成帝時。事事為王氏所蔽。
唐中葉以後。事事為楊武所蔽。魯自宣公以後。事事為三桓所蔽。賢者執政。當觀時之所蔽。若所蔽
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顧戀。即當納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為三代以上事業也。故曰。為治之道。在乎休
息。若慮深強梗化。惟當重禮讓而尊賢哲。使教化大行。則豪強自斂。故孟子對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
心苟正。刑罰可省。後世上下之間。所以相戾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禮樂對壘之敵。此重則彼輕。此
進則彼退。先王以禮養人。欲其免於用法也。然法以繩人。禮必自繩。故有位之人。收於持法。惟於循禮。賢
者在。上。不過風裁。未嘗謀及大體。賢者在。下。不過惶恐趨命。未嘗奮其學識。不幸遇不賢。則以法懼

人。而求其貨。以貨事人。而免其法。不恥無禮。不恤權譎。廢棄典刑。矯笑正士。其稍能潔白者。亦皆不自為
政。不免胥吏竊權。幕客譟貨。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賊人生。敗壞人倫。愁苦相尋。怨怒並興。小則告訐日紛。
大則寇攘並作。其餘竊位固寵。徇私忘公者。皆自足於旦夕之間。而無復指撻。後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謂
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並見。可比堯時四凶也。若以禮義相尚。則鄰德而助信。何戾氣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於同。則偽者出矣。一售其偽。則作者息矣。偽之一字。通於上下。則天下之亂。可立而待。君
子知同之必偽。故不以君上之命。責信從之。虛名。發言。益廷。莫執其咎。末季之風也。而謀僉同。而策協從。
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謂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會之謂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對
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賞善罰惡。有不可負鬼神者。非信也。洗滌利欲之私。
一動一靜。皆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據。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所謂信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處之。上
之於下。有驕虐之仁。下之於上。有死腐之貞。則可謂信矣。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上亦有求。下亦有
與。故君民自有相關之義。不必供吾財賦。助吾餽餉。然後愛之也。不必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操演德之戈。
鉞而走險。然後畏之也。矯天下不善。而歸於善。齊天下不一。而歸於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後。吾可晏然享
其成功。而免兢兢之勤。人皆懷然從吾政令。而無刑辟之慘也。總是相關之義。自然至此。爾雖以聖人立
法。不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欲。但取便國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聖賢論治。不輕變法。以為
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雖偶有流弊。其自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時弊。而理未嘗弊。理有時遷。
而心未嘗遷。但守其法。弊自可除。雖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爭之臣。則猶可反正。蓋深入人心
者。不能潛滅而遂廢也。若一朝從而革除。更賦新規。人心風俗。又別是一局。得無數世之利。失則數世之
害也。孔子未嘗不欲變法也。所謂變者。反功利而守義。貴順乎義。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風。盡
申其理。則無怨心。遂義則權法。行禮則蒙賞。則順乎義。貴順乎義。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風。盡
光武帝之行。不立變法之名。因民所欲。與以休息。使天下大勢。默移於不言不動中。夫豈強人從己。震
動天下。以行其意見。就其功名也哉。後之變法者。行法是也。而寬猛不出於公正。則遠義矣。愛人是也。而
厚薄不得其宜。則遠禮矣。且學術淺陋。心志頗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變秦。管仲變
齊。舍繁重而從簡便。厭遠邇而趨近功也。不過奸吏欲壞已成之法。以遂陰私。先為猖狂之說。動人情。
擾亂人心。使俗儻儻。驚駭顧盼。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詰其知長。指其瑕。雖有大禍。不印自恤。
此非兩觀之誅。不能禁也。大凡以變法進者。不待觀其成敗。但舉事之初。如商鞅折盤廷之論。安石樹舉
朝之幟。使察采不和。上下不親。固可卜其終必有害。而兩其端。斯不傷元氣矣。若會昌開成之案。元
祐豐熙之迹。一時矯偏則有之。終不可經久。故君子無取焉。春秋之義。名從主人。本其所自始也。物
從中國者。以義禮裁制之也。雖有聖主。不能輕入所自始。雖云天性。不可不受裁。下法。故發此二義。以明
治人治物之道。非直為一名一物也。法可輕變哉。

名器

堯舜禹湯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桀紂幽厲安坐而視天民之死，此無他，禮之存亡而已矣。君子讓下，小人事上，是謂有禮。有禮則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謂無禮。無禮則亂。夫名器者，禮之所託以長存也。公卿大夫士庶與臺阜隸牧圉各有勝人之心，各致爭勝之力，聖人使之安其職業，當其名實，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賢愚清濁各當其所，會見有朝廷之上，不爭升降，鄉曲之間，不爭隆辱，而于戈騷動，獄訟繁興，盜賊竊發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則政令紛，而易於廢奸，亂人利無等級，等級去則人類混，而易於傾陷，一聞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衽席之上，試而坐下，防其亂也，人事尊卑不亂，則天道陰陽不逆，人主與萬民皆蒙福祐，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其尊也，苟不自賤，誰敢賤之？或以私倭幸則賤矣，以私宮闈則賤矣，以易貨賄賂則賤矣，出於己者甚賤，人亦從而賤之，得之不以爲榮，用其器者甚輕，則主其器者人亦從而輕之，謂可擲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見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不獨此也，文德爲君子而設，武備爲小人而設也，倘貴族諸朝，宅里施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小人危則謀亂，安則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誅其叛，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有刑戮囹圄以繩其陵犯，此專爲小人設也，治天下者以君子之道治之，則有無限公正仁義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爲三代之直道，苟概以小人待之，必有無限暴惡姦究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爲秦隋之末俗，聖賢所以假武修文，不欲倒用，以懷天下之亂也，至于麗祿所以養廉，尤不宜愛惜，蓋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當得之稟餼，則亦足以養矣，賸其所當受之典章，則亦足以勸矣，故祿以養廉，章服以勸善，人君待天下賢士止于此，此外雖欲降厚賁者，亦將辭讓而不肯受，若賤名器而惜廉祿，節儉造而寬恩倖，于所當得，則而弗與，所不當授，而而不成，俾賢者卷懷而去，而貪叨倍克，厭其繁榮，密藏山積，金穴萬仞，顯視錙銖之餼，給半通之銀黃，不啻鴻毛之輕，升斗之微，不能保屬人心矣，漢之順帝，減官吏奉，借千侯租，貸戶口錢，以供軍國之費，而內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吏官書之，後世謂之謂忘艱難而微辭感也，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君心精白，則和惠可親，宮府一體，無論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放肆，體中皆有所檢束，而不放縱，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離，日用之間，皆有所懲戒，而不可犯，以此助流政教，則至治之道也，若道德不充其內，則志氣昏惰，嗜欲流行矣，義理不明于世，則陰陽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則奸邪得志，強圉不靜矣，禮義不重于朝，則說謊行，忠信蒙難矣，制度不謹于俗，則物力窮屈，盜賊公行矣，時已至此，居官以崇敗，而人不恥，上下爲奸利，而誅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業之心，與明斷之才，最不可少，凡蠹廢之學，輔弼之謨，諫諍之力，左右史之書，皆以助其兢業與明斷，其在春秋之義，諱大惡不諱小惡，亦此道也，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已無大惡，然後可正人之大惡，故臣子之義，當諱其不可告人者，而勤以側身修行，所爲皆可以治人，使其君爲治世之君，與堯舜比德，至于利心不戢，舉動無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猶在過誤之列，可以速改，故堯書之，欲其知所懲戒而不必諱，以爲大節未虧，猶可起而正人之大惡，其于道固在也，若在四鄰之國，于義已疏，姑正其大體大綱，以存遠道于天下，不苛責細微，傷

吾忠厚，是以大惡書，小惡不書也，此治己治人詳略寬嚴之別也。

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與民爭利，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數者，有司通開這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爲商賈三也，地方物產，賦于下以販賣四也，鬻爵五也，通募夜金六也，多罰鍰七也，迫脅下僚八也，破壞富家九也，侍通顯而請求無厭十也，此十端者，皆乘富貴資力，與民爭利者也，董子對法天稽古，其說甚大，而要指則曰，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大學一書，論治平事極備，乃舉孟子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以終篇，誠見治道之壞，無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興，無若屏除好利之風，以安民生也，故王者爲治，必先求人求利之心，漢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鉤欄，將相或乘牛車，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高帝立法，買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蓋貴廉惡貪，如是其嚴，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愛民，蕭何不治垣屋，曹參貴清靜而民自定，自高祖至文景，數十年間，民間逸樂，風俗淳厚，馴致刑措不用，稱隆盛焉，當此之時，王侯將相之家，豈有僮僕被文繡，大馬餘粟肉，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者，從宦歸家，豈有資裝徧路，車聲曉馬負重，什襲絡繹數百里間，填塞旅舍，傾動閭左者，大府皆史，豈有漿酒藿肉，踏藉金珠，阿綺衣婢妾，錦繡裏倡優，資裝華飾，寶算巨萬，計彼此相尚，付無檢舉者哉，元世祖既平天下，卽立規措，所置徵理司，行詢考錢穀法，明示天下以好利之風，是以阿合馬盧世榮之流，接踵于朝，皆贊以爲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未及百年，大運遂訖，其將訖也，女寵，宦官，權臣，強藩，劇盜，無不兼備，昔人謂朝多苛且之政，士無寧謬之風，官有貪婪之實，吏多賂誑之交，蓋由上下交征利故至此也，夫漢以儉朴致刑措，元以好利亂紀綱，治亂之分，豈不昭然，然求利之心，非刑法所能勝，當明教化以正其本，計然之策，可以治越，而非先王生財之道，管仲之法，可以治齊，而非三代教化之方，教化一壞，貧富相權，競心遂生，饋遺既奢，貪吏必衆，用物無度，營謀必工，而廉恥喪，奉養太安，神明必懈，而奸猾進，始則強取于下，終必竄取于上，民聞盜賊，不謀俱起，其勢固然也，又患使奸人有所幾幸，幾幸成心，雖暫時繩束，終必發洩，幾幸成俗，雖繩束無所用矣，以吏議繩束君子，而吏議先不清，以刑辟繩束細民，而刑辟先不中，皆藏奸之道也，又患不自爲政，而假手胥吏，子弟賓客，相與比周，賄賂公行，廉恥道喪，是瘠飢而用烏喙也，更有君德未純，不能曠然大變天下之俗，一時任事之臣，莫不因時就勢，進權宜之謀，濟片時之急，求一切之安，遂使綱維漸弛，風俗暗壞，欲賢之速用，必開奔競之門，欲奸之速去，必長攻訐之俗，數年之事，貴效旦夕，急遽無序，淫滲多端，爲世道憂尤劇也，是以論治者，別等級以定衆志，明法度以一人心，親賢哲以勵廉恥，尊大道以裕遠圖，庶能防患于微，然當事以爲可緩可急，不聽其言，卽或聽之，因以防之，此患遂泯于無形，當事又以爲固然，不計其功，或不聽而事倍，用天下之力，維持傾覆，不患不能反正，當事因歸功維持之人，豐其賞賚，其人亦受成功之賞而無愧，向之防于未然者，又以身在事外，無復省錄具人，亦無自爲衣章之理，所以忠直遠處，當苦不能聞，伏藏隱微之患，必至章著決裂而後已，微功樂禍之人，側目撫慰，幸國家危亂，獵取功名，人主不能禁也，此懼他無事之時，莫慮是患，事後之責，不及先事

之言也。故曲突徙薪之說，班氏洋之爲萬世戒，不獨美徐生也。

人君得一賢相，則黜陟皆當，其賢臣各修其職，招權倖進者，不傳，奉法循謹者，自奮，禮讓之風，被于海內，刑辟之用，日就減省，所謂蕭蕭爲冠，內魏有聲，皆由此也。光武任相，先遠業而後小數，伏漢急鄉社之禮，侯霸奏寬大之令，故東京一代之業，由此而隆。蓋聖出必有相，王出必有輔，王者之相，伊呂也，聖人之相，淵蓋也。故大臣之道，當佐人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盡忠盡職，凡諸侯背叛，吏治奸邪，皆當引爲己責，不可但責人也。然權不可不重，而又惡其擅權也，任不可不專，而又慮其罔上也。夫惡其擅權而先抑之，慮其罔上而故疑之，則任使之道不專，事君之道亦難盡，上下皆失，此之謂矣。人臣之才，寬者可以容物，慎者可以定謀，密者可以與同，剛者可以與守，介者絕俗，可與勵節，然而欲當大任，非德與仁不可。仁者，以天地爲心，視民猶子之謂也。德者，行道有成，而能不懷星淵，不昧淵利之謂也。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使賢者佐仁者，其論仁太淺，只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論賢亦難，不及仲應德德德德之德，以此論相，猶界純疵，果德與仁，則純乎純矣。何有特權罔上之事，不此之求而循權推遷，猜防必用，寄耳目于小臣，洩意旨于舊御，賢者折而不撓，故言日至，則謝事恐遲，不賢者比周同欲，設變詐以取信，探微旨以先嘗，兼官據勢，無不如意。王鳳所以辭之愈堅，蔡京所以不招自來也。更有可慮者，漢之三公分職任事，朱博爲御史大夫，欲奪丞相之位，又恐失御史之權，先請以身爲率，舉御史之權，歸諸丞相，然後起而作相，而權亦兼有之，是殺權之時少，握權之時多也。其說謂如此，故人君之道，不可不修身，修身則居心以敬，嗜欲不留，賢否當，自有氣類相，于此神志不愜于彼者，一切諸端之謀，不成而消阻矣。若誠信未至，相協仁義不能相依，于是有忠懸見疑，權術取信，天下之事，往往陷于日月，震於雷霆，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猶爲國有人乎，此亦人君之過也。夫天下有亂，宰相上疏任過，求去求貶，自是正理，其眷留與否，聽人主自爲之。若凡事隱匿，多方爾縫，上固主恩，下難衆議，至于無可奈何而後受其斥逐，則聲名俱喪矣。悲夫！據大位執重權者，全未慮及此也。

才德

通籍之人，無論爵有崇卑，職有內外，皆與人主共承天地，同安海內者也。人君欲聞古訓，則親博識之士，欲防過失，則親伉直之士，欲詳容貌，則親嚴毅之士，欲安百姓，則親廉能之士，欲詰戎兵，則親將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則親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長補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也。故官人之事，在乎宮中府中，而天下人情，從此分焉。賢人聚于朝，則忠難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則奸究生于內。聖王論才，欲其皆可爲宰相，豈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則不盡其才，不稱其德，兩者皆虛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馬光曰：聰明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人則配之，德者，才之帥也，人則遠之，由此觀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賊，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蔽，足以亂天下，人特習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

靜寡用，或以敏捷乏品，故用人者，困曹以處天下之端士，顧曹以收天下之駭才，隨所長用之，皆稱職之人也。今試吏者，一切出臆曹，故端方之士，莫不困于始進，惟跡弛放，陵厲恣睢，乃克稱職而顯庸於世。居官既久，大位遂臻，汲引益衆，莫非厥族，皆天下而功利矣。夫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趙魏之老，不可勝數，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儲養天下品望之士，而勵其餘，使知貴行誼，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重品望而輕才能，先表率而後職業，有勞者報之以祿，有德者戀之以官，不以一售掩善，不以二心生疑，師表之地，所以優賢，不復課以吏事，妻子衣食之費，車與臣僕之勞，所以養廉，不可使有不足，則堂之上，所以策勵論道，不義之人，不得而升，爵祿章服，上繫于天，出納不可不慎，土地人民，天之所殖，授受不可不擇，不私人以官，不程人以名，不器人以藝，不習人以吏，皆古今通義也。凡下位之上，與上位之下，皆易所謂危地，郡縣之官，爲天子牧民，而政令得自專，是下位之上也。監司之官，持綱紀于外，而天子臨其上，是上位之下也。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使爲郡縣，專撫字之職，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使爲監司，持風憲之權，監司不識治體，苛刻絞繞，俾察屬不得盡其才，貪利好勢，陵下罔上，俾察屬得容其奸，郡縣不取愛民，專以簿書期會爲最，最不問人品，惟以趨走媚悅，居強項吏之前，計貨以取官，臨牒以居上，濫及匪類，勞引罪戾，事上惟恐不得其歡，臨下惟恐不盡其威，如此之人，必不爲義所動也。此世道之憂也。人主用名儒于朝，不但取其本職勤事，欲論難術，衍其求政化也，若但以職事用之，亦爲棄才，即能政舉動。

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與共勵，而後賢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侵憚者，有相爭奪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師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礪者少矣。出下道義，則相師法矣，相砥礪矣，出于勢利，則相侵憚矣，相爭奪矣，鄙夷矣。故聖主造士，必以道義，然後賢才不可勝用。中主課士以功利，是以廉官雖多，日見其不足用也。蓋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風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賢者在天下，異地而相得，未見而相親，其立朝也，長短可以相資，通塞可以相共，去就就可以相讓，廉隅可以相飭，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勞，國有得多士之慶，有用一賢之實，因有用羣賢之功，不啻敗多士之名，即不啻敗一賢之名，有棄多士之憂，即不啻有棄一賢之憂。此以風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毀譽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績殿最，其患在僞，去私去僞，非法度所能齊也。在乎國是之明，與人心之正，所謂不以言舉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後盡人之能，則不道之人，不得進矣，不以人廢言者，不啻愛人已成之善，尤必愛人未成之善，故人雖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遺也，其不舉也，非陰用其言，而勸乘其身，其不廢也，非難于謝絕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總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聖君在上，皆可使爲君子，闇君在上，皆自棄爲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進之心則一也。惟賢君子與小人，則不在此論。若朝廷之上，稱譽則疑其有私，毀則以爲至公，小人窺見此意，其爲醜言，以離去賢已，賢已者去，則立上朝者，自然莫非其類，不相稱譽，而卒然並進矣。是以朋黨之弊，廢推讓之盛典，德衰矣，德既衰，則見嗤于書賢，日終于不勝，而使小人愈張，則立法

通籍之人，無論爵有崇卑，職有內外，皆與人主共承天地，同安海內者也。人君欲聞古訓，則親博識之士，欲防過失，則親伉直之士，欲詳容貌，則親嚴毅之士，欲安百姓，則親廉能之士，欲詰戎兵，則親將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則親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長補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也。故官人之事，在乎宮中府中，而天下人情，從此分焉。賢人聚于朝，則忠難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則奸究生于內。聖王論才，欲其皆可爲宰相，豈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則不盡其才，不稱其德，兩者皆虛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馬光曰：聰明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人則配之，德者，才之帥也，人則遠之，由此觀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賊，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蔽，足以亂天下，人特習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

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時決去，已乃偶爾違旨，然後以不合棄之。人主之意，本謂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違旨之名而去，論者以爲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況違旨之人，子弟親知，羽儀附託者，實繁有徒。以奉旨之多，飾疑似之迹，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求其敗露斥逐，不亦難乎？漢元帝每案其下，姦惡之迹，輒略施責，得其叩頭而止。是以不顯見此，知其易欺而難悟，敢于極力以害正人。以人主爲玩弄，鄭朋華禮楊興之流，公然顛倒是非，煽亂天下，而身不與其禍。乃知孔子所謂遠佞人，非但不用也，乃決去遠屏，隔絕其源，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遙見其方來，而即畏之，知其必有傷敗也。教人知戒，當如是耳。

階級

官以代工爲義，故不義之事，不可設官。周禮一書，所爲以天地四時爲之程限也。晉之新軍無帥，悼公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屋以從下軍，先備謂得憤舉之禮，蓋爲官擇人，無人則事闕其官，猶得先王遺意。後世不稽古義，凡主意所欲爲，時勢所偏重，即設一署領之，如漢平準、期門、朱青、黃、均輸、制置三司條例之類，稽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謹乎奉天之義也。書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思及于此，可濫設一署哉？人主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虛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得罪于天也。成周之制，爵止五等，凡命于天子，皆受五等之爵，有百里之士者，皆使自治其民，雖有方伯連帥，不相承事。雖大國之卿大夫，不與小國之君抗禮。後世設官太多，相轄甚嚴，親民之官，處于最卑之品，臨其上者，率伺察偏阿，取子已，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否則垂頭塞耳，採取賄賂，悉如馬廠所云爲之下者，仰面而請，折腰而見。若牛馬牧受制于主人，此何爲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義節之風損，法令煩多，苟免之行興，至于國無廉士，家無完行，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今日之事，適如此言，爲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壯氣委頓，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古者，有賴至之辱，則爲君者，有潛損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人君何賴焉？若使同爲諸侯，共事天子，則無此微習矣。

澤宮

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養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養之，養之數年，而後可用，不能素養而遽用之，所得皆奔競浮華，而稱職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趨淺薄，矯僞人心，風俗不出數年，遂可大壞。國家雖有紀綱，莫能維持，故議官舉者，不可苟且立法，行實舉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習之業，不可苟且求售也。義理精通者，天下賢士也，學問優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從一鄉一邑中，擇學識雅正，心術端方之士，以教鄉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飾人品，開廣器識爲務，使賢士居而後，而後人才可勸。蓋爲賢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豈應試文字所能兼收？若不以人品器識爲先，徒使俗師授以末學，師儒之官，應試文字，提舉學校之職，數年一試，選不相關，人性幾何？其能堪此更番舉出，鑒創根本乎？董子所云：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世，是王道往往而絕，其積漸固由此也。夫科舉之業，亦不能妨爲學之功，不善用之，適足害爲學之志，夫經義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觀士之

心術者也。因文字知心術，因心術觀事業，經義益精，道德亦富，事業亦偉，故曰與爲學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試官爲儀的，卷廢爲弓矢，一發相值，志滿意得，顧視舊學，不啻虛器，自此以後，一生所務，皆在利祿顯榮，而不及事業，此何故哉？向來急于射策之念，結乎胎骨，不可滿洗，所以大有害于爲學之志也。人主之心，果知賢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國家，當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託命，則求賢之志，出于至誠，選舉之法，務求盡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競不與，應舉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篤生自期，不僥倖名利，考試之官，亦盡心擇士，不以市恩殖貨兩念，奪衡鑒之明也。若謂一代之初，不可無法以係屬天下，姑以選舉爲權，使天下踴躍奔走，求其錄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則此求賢之心，不出于至誠，故所行之法，一切虛弄人之應之，亦不以安天下國家爲志，各務利祿進取，營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賢，妄謂所舉之士，即功名富貴周旋，寬厥身厥子孫皆資其報，如焚條所云：率取少年能報恩者，舊習舊儒，有意不錄，所以奔走販賣，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選舉雖少，賢才遺佚亦少，不得法者，所舉雖多，賢才遺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嘗敬慎其事也。漢高帝曰：賢士大夫有能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萬世而下，猶恨此語未純，而況苟且牢籠之意乎。

徵聘

尊禮高賢，是初定天下第一節目，雖朝指未逮，有司以意行之，亦可宣朝政之仁聲也。任延任會稽，聘請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至于濯垢長則曰：都尉瀛海其門，猶懼辱焉，修書致樂，吏使相望于道，蓋立國之初，必得宿儒耆德，長厚君子用之，規模乃能長久，賢者不必速仕，好賢者不必驟諾，物色求之，久乃相值，所謂聚精會神，契合彌章，若伯牙操琴，逢門子牙，鳥號，有自然之感也。明太祖初基，不必盡用軍前幕僚，每下郡邑，急徵賢士爲守令，故治民之官，莫非端士，天下既定，此輩計其功，亦皆有列上，處表率之任，爲後來典型，而功效綿延矣。又最善者，停科舉十餘年，可以延訪爲務，故山祖水涯，超卓之招，先後累歲而至，雖進退不同，而其才足用，其志可則，要皆有登干世，若爾時雖以科舉奔走天下，不惟鴻飛冥冥，莫可羈致，展轉數年，其人已老，雖安車駟馬，徵四皓于商山，而精力既竭，無可驅策矣。若夫功名之士，無時無之，養育既久，然後立法收難，何患無人，豈開國急務乎？且科舉既設，即當立法防外，故有糊名易書，蕭棘露索諸事，司官舉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爲法督察，非聖明求賢盛舉也。明太祖開一科目，即停之，以爲得賢之道，不盡在科舉，迨十餘年後，在野者求之已盡，人主經明行修，名實相稱之指，既已昭著四海，深人學者之心，父兄之教，不令而習，子弟之職，不謀而同，莫不出于篤實深厚，光明俊偉，內融外洽，議定氣充，兢兢心志，銷釋殆盡，然後取其養育之士，而才諸庶僚，若棧樁之濟濟也，夫豈懸一制科之名爲的，不問何人，皆可祈中者乎？徵聘實舉，要皆有公，有私，然而徵聘之法，私則有害，公則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有識有守，知進知退之士，所益甚大，不若貢舉者私之爲害不待言，即失公矣，慎要皆較量文字之業，與三德六行相去總遠，以此權之，徵聘爲優，明太祖遲遲貢舉，最爲得法，近三百年矣，人材往往開出，士風不其大壞，其所由來者，薄也，夫欲得賢，而委諸列侯郡守，此三代法也，微有司

所舉皆賢，必非賞罰所能致。當先以教化正其心志，使所欲有甚于賞，則不同乎世俗之欲。所惡有甚于罰，則不同乎世俗之惡。雖言舉賢，實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此必有不賞而勸，不罰而懲者矣。若王莽請設博學宏詞科，以救選閭之陋，亦空言也。自有制科以來，清華之選，何嘗無人。核實求之是矣，何必更開一資以長奔競哉。

納諫

人必待臣民之言，而後可知天下之事。言之至于君側者少，則知之達于幽隱者稀。故人君之道，當推誠以示物，舉善以爲類，知其爲諛人，雖詞涉激訐，亦當容之。知其爲佞人，雖其術以漸而至，當蚤杜之色。至于諫直，則先于佞諛，則推誠舉類，在其中矣。諫者舉先王之制，以陳戒後王。人君受所諫之言，以省察愆謬，天下之人，所賴以遂其生也。否則必有兵革之亂，權奸之禍，故取秦于否，易皆以明，必于聽言得之。蓋臣民之言，未有無所見而妄發者，必其慮諸心，而以爲誠然者也。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厥後，以屍達誠，汲黯居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以儆君側之愆。劉向依經古事，悼已及類，著疾讒譴要救危及世之書，皆顯宗室，諷刺王氏，其言痛切，發于至誠，谷永爲北地太守，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所謂忠臣事上，志在過厚，遠不達君，死不忘國者也。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忠直之士，則不怒，習之，久則不拒，然後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天下所由以治也。然人君之道，不惟當聽有言之言，又當聽無言之言。蓋無言之言，天下之大利害，人主之大得失也。以疏遠之臣，斥旁側之奸，與君身之失，非無言之言，孰敢直陳。非無言之言，孰能詳察乎。右尹子革誦所招之時，以止靈王之獵，公仲進三賢士，而歌者之田自罷，皆無言之言也。下章奏王鳳之罪，舉三事爲微，以爲皆帝所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欲其有無言之言，不問之察也。故曰：臣之忠也，主所道也。言之直也，主所養也。人主有不言之聽，則奸佞絕跡矣。不然者，一人得罪，舉世杜口。匹夫傳謗，率土離心。正直之氣一餒，不肖之舌必張，向之用以繫奸者，後乃因以製奸。天下事可勝言哉。若夫親狎之人，尤不可居諫職，恐臣言雖盡，主聽當親，宮之奇少長于君，君常慢易之，亦交臂失之矣。

進諫

人臣進諫，當知輕重緩急，朝廷之上，事類甚多，小大先後，當有明辨，不可以小事掩大事，不可以後事開前事。凡以小掩大，以後開前者，皆欲避敵而徇私也。杜欽云：萬事之是非，何足盡言。谷永曰：背可懼之大，問不急之常議，廢敬天之至意，有無用之虛文，二人之言，最中末世言路之病。草草結諫爭之局，而天下大害，固而不察。人主無由周知，後世諫章，往往可焚者，皆坐此也。夫古人諫疏，講說典制居多，後人諫疏，誇度利害居多。蓋後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然而利害止及一事，彼此不能相通。若申明典制，使人君知先王之法，然後一身之私欲可潛制，其微勝爲利更大，而後世莫及。奈之何哉。至于進退之義，所以行道三諫不從，道之不行可知。從而去之，中賢者之志，免素餐之恥，亦辟內難不群外難之義也。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叔孫通諫易太子，稱引竹之亂秦之亡，此正理也。高祖雖不聽，然有此段正理。

入于耳而存于心，自爾爾除不去，故留侯等奇策可入，若不聞正論，專用奇策，恐成夫人之黨，從旁攻訐，謂其招來詭異，欺君要君，固有鬼神助之，以滋其凶惡，不惟聖高帝不從之心，且緣此而與大獄者有矣。所以孔道輔鄭志完，皆不可謂無益于事，而獨謂留侯奇策爲可尚也。凡奸權略廢正論者，吾恐不足定大事也。

光武稱鄧禹已量主之語，先儒極論其失。大啓人臣不冒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此論理之言也。愚謂人主盛怒之下，不稍容以殺其怒，恐激而爲禍。株連蔓延，害及萬家，則抗直之士，雖徇以微軀而無及。故曰：超商之亂，正先趨之，亦君子所當戒也。鄧禹之言，良有合于諷諫之旨。厥後光武思禮郭氏，不見隆薄哀替之迹，且保全東海，無龐涼多殺金寒瑛離之禍，未必不由此時一言之感悟也。若班伯畫屏之對，有體有術，可爲人臣應對之準。倉卒得之，尤爲不易。平日學問真純，故言詞溫文，又非鄧禹比也。洵治之諫，固人臣之職。孔子以爲不得同于比干，此何義乎。蓋人臣所當諫者，事關宗社，國有存亡之分。君德偶乖，當有悔悟之萌，存亡則身不可去，悔悟則幾不可失。于此塞默，非委贊之義，雖以諫而死，猶冀君之一悟，事之速改也。陳靈公情色所惑，劉蕢已訖，非忠言可救，且穢亂之跡，見于朝端，非一朝可居爲之臣者，固當辭制于亂朝，潔身于穢廷，乃欲以區區直言，嘗試斧鉞，進非致主之節，退失藏身之智，所以君子不貴，謂之死而無益也。

讀書說卷四之中

行道

人臣以道事君，道同則泰，交日固，以行道爲職，道行則職業皆舉。唐虞五臣，各舉一事，皆參贊化育之人也。是以君臣之間，當有自然相須，休戚一體之義。所以謂之大倫。若但利祿相和，禍福相御，有將順而無匡救，有近慮而無遠圖，則倫常之義亦微矣。聖賢觀時勢而下功業，審道德而定行事，相難易而決期會，道尊者，不屑小就，勢難者，不敢誇張，至于自顧其學，外觀其世，見爲可圖，即非大言以欺世矣。能盡忠補過，即可稱職，能執法不撓，即民不冤，能彌縫省戶之隙，即可靖遠方之難，能造次不離仁義禮即可自尊，而不因人求尊，能使天下皆行聖人之道，而一身之出處可以不計，不治無益之言，不爲私己之行，惟以蒼生爲心，教化爲務，即可再造彝倫，匡正皇極，而當大任矣。雖不以才得自名，而能震大兵，息大役，定大難，免萬人于死，導迎天地之善氣，亦有當于天心，而受累世福祐焉。總之，事上之道，在乎無私，使人之道，在乎無偏，化人之道，先正其心，三者皆要言。曰：席寵戴勢者，不虛己盡下，而堅持意見，不樂聞過，故寮采之閒，莫執其咎，雖比肩同列，然惡體則氣奪，疑感則志亂，顧身家則多私，因而依違，有以徇，而諫諍，選快難盼，是以朝端之上，事無大小，皆不得其極致，智無深淺，皆不得其實效，或深刻之流，傾陷之黨，恥于言之不從，計之未達，致怨于人，而必報之，抱憾于前事，而欲以後事快其意，或勢利之士，用大臣則順大臣，

用變幸則順變幸下至賤養伶優苟可緣以求進莫不鞠躬類首仰其鼻息其他所推遷者皆以簿書期會斷獄聽訟爲行道濟時之略以博擊攻計譏誦指擿爲言聽計從之過若此者復不乏人要皆明主之罪人也且繼旅之士一見即合意者再三必生逆疑故商鞅不以一見求合而設三術以迭進乃其巧于求合也疏遠之人再三請見則上人意指窺探漸熟情款洽然後言其所能爲與其所欲爲是以無所抵牾若驕矜之相須蓋不切之言用諸未同之時欲進之說進諸款洽之際此正說大人之捷術蘇張之秘訣君子恥之而不屑也然爲人主者各有一時之喜怒不可以常理取必故守正之士往往見棄于曲朝亦或受指于盛世又或彼此之間誠信未協雖有仁義之心不能相孚于是有智計見疑朴拙取信者此其遇合又不可以常理論也更有前此小人進身之術後起小人承而用之即得禍敗此亦不可以常理論也若輩仲舒者純正開廓之儒也當漢興八十載之時曾生不可復得申公浮邱伯之流亦不足大暢其道朝端之上何可少此一人猶以宰相所擢左官王國遇合之難若此在他人或自貶求售曰吾以行道而仲舒兩事驕主皆以持正自免夫居危疑之邦而持正不撓即道行矣不必多所寵榮而後爲行道也若多所寵榮亦當多所矯拂夫道有與否當與時偕行非曰直己忤人即爲道也蓋生而外以儒名者經術固然私心未克謹慎柔軌則有之當當果決則未也此之持正不撓不亦優乎蓋君子爲心與人原不相遠順禮而求之則易得而日親逆禮而求之則難合而漸疏故聖王爲政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情之正則君子之心不介而自親使君子不獲其道德之樂則天下之心不怨而日離矣故人行道而後能待士也雖有千鈞之獸炭不得纖芥之葭草以續火則不盡其燔爛之用雖有千載之事業不得鍼芒之免鋒以爲筆則不盡其記載之用夫順禮而求之敬慎而用之亦士君子之葭草與毛穎也上以道求之下不以道自期可乎故賢士亦必行道而後能教主也然要爲人主者當知直道難容佞人易入矯情以自克開誠以廣受則直士盈朝佞人屏跡矣

盡職
人臣之義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安社稷定國家者則專行之此春秋法也公子結以他事出竟聞齊宋將伐魯始君命與二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公羊取以爲法以爲大夫君之武也政事同之休戚同之君而不信其臣者君之惑也臣而不取必于君者臣之私也皆未盡其道也然出竟乃可自專君側則不可華元子反君在行間可以取旨而行卻克聞邾人之言亦當按師不動請命後還乃平國不待命旋師不待報皆爲亂義也叔孫豹之還命非違命也而春秋以違命責之蓋君弱臣強之時君命一出所宜崇奉使國內知我君命之不可違則強宗惡懼義士生心乃匡時矯俗之變禮若其下比鄰勝非關機危乃曰降尊就卑率意改命辨小是而昧大順故雖以違命而不可辭春秋之後郭子儀盟回紇公子結之義也彼諸發舉近在竟內可以取旨當與華元同資富鄭公往來遼庭抗言不辱斯不蹈叔孫之過若陳湯之事以責卻克者責之必沮格不行公子遂有如晉之愆亦有盟戎之是一人而二義備焉此二事者又當別論也凡春秋之內實與而文不與皆事之行義而臣子自專者也以其行義故贊與之以其

自尊故文不與凡若此者委曲以明大義之當從幾微之宜辨苟一開未達未可臨大事而不奪故曰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魏公子救趙一事初不能得之魏王遂欲以死赴秦軍世豈有食客三千獨以身赴鄰人之難若匹夫匹婦計畫無措者哉蓋爾時已伏矯誣將軍之謀而兵符不可得是以商諸老俠客非以俠客之言始兆此謀亦可知已事定之後門下諸客更欲洗滌其迹以全公子之美故以輕軍之謀歸諸侯生其實不然也若侯生之死亦不足詫漂陽女子江上漁父疑似之迹尚捐軀示信侯生身與逆謀在人耳目之前國法之行且見及先事而死可謂知幾未可謂徇義也總之信陵此舉原非正理特以恤鄰好之念卻暴戾之秦尙有得于齊桓之義故而取之而子長好奇欲納諸賢者之域然戕大將以弱宗國于理則悖矣呂后欲王諸呂平勃順從者非之然天下事當論全局不當處處繩以禮義使才智之士難于措手也大臣之義固當守正不撓然大臣守正而與女主相忤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則權在小人不在大臣平勃不使克亂之權屬諸他人雖事會變遷必有太阿反正之日非若張華庶幾無事以圖一切之安也公羊以祭仲爲行權言春秋者或取焉平勃不從呂后呂后必絕滅漢宗而自取之後之人有行之者武氏是也適使漢之諸王不能以牛易死漢之宗廟不能以存易亡平勃暫聽呂后則諸王可以生易死宗廟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呂氏可圖漢室可安平勃之權與祭仲等祭仲不克反正春秋猶取之況平勃實克反正者乎厥後袁安任陳槃侯何敞當資憲之世而能制其凶惡保護幼主又奚取夫引領受誅危及君國者乎蓋此事之局當呂后之世決難翻覆惟有善藏其用俟呂后死然後起而圖之乃定理也議者安得而論之謂錯創權諸侯遂致吳楚之亂爾時調兵遣將策餉製械接開謀執反側拾獲紛紜勞苦怨歎者遍天下皆咎始禍一人錯安得安然已乎在朝之臣微聞羣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故袁盎一言而人若景帝不爲羣言所動亦未必發之太遽也師丹議錢幣初從民間所苦後從有司所復民間所苦者錢代龜貝輕難易者有司所持者行錢既久變法多怨此大臣慮心廣謀舍已從人之美也當時以爲忘其前語由此見勳宜乎後世大臣堅持己見不肯改易前說以致斥免之悔也若奏事不宜漏洩而所上封事更得私寫其草幾事不密不可謂無過也陳湯之事劉向雖引古證今要亦論理之言不敵開邊生事之說爲切利害但以明白顯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責而沒前美擢邊將之心舉任事之肘張說嚴賢之綱繼結舉世之氣雖作不半事下邊而國家之事恐從此益壞故有陳湯一事即不可無劉向一疏然後古今之士明于輕重是非而折衷用之始爲無弊豈曰能道古而美之哉湯雖薄賞于當時而沒身之後尙有援其事以加恩者雖出于私亦天道之不可誣也一切沮賢蔽善之徒徒爲人所唾罵爾

忠愛
臣子之心不使君命塞于下是有直諫之節又有諱惡之義蓋直言極諫者事猶未達焉尙可改故犯顏逆耳盡力匡救以成就盛德非爲得志于所諫以必行其言也至于行事既成追悔難及則順其已然而不忍顯言所以有諱義義在沒其事不存其迹使吾君所行皆義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雖曰諱之

然先王之法益明。故此二義者。仁非一途。事有兩通。所以廣敷德訓。博觀大道。諱過者。禮也。躬違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諱過之外。又有一道。王嘉謀蓋言之。乞下廷議。以爲考合古今。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答有所分。又引淳于長事。衆人歸咎。谷永先帝不獨蒙其議。分咎之說。公羊亦有之。如歸咎。實而稱齊人。諱魯取而實齊。乃分咎于齊也。嘉知言之不謬。而爲曲說誘之。使天下歸咎于已。而幸君之一悟。事之終止。所謂過則歸己。善則歸君。即諱惡之義。而并掩其迹者也。竊竊之臣。相從人主于艱難。主正其位。臣享其榮。此正理也。然人事之變。多出意外。事已成而求去。亦保身充宗之良策。常情自不能捨。非義所不可也。可辭則辭之而去。不可辭則亦留。勇犯是也。以誠懇辭去而得之。李泌是也。不可留又不可辭。則變姓名以逃。范蠡是也。若盡心于艱難。而責報于安泰。人主或有不堪。舉朝不免忌疾。則去留兩不安。惟寧武忠敬。固不得有意外之財。然而宛濮之盟。無貽貲焉。若介子推則事隱而死也。

君子欲行其道。若遇不道之人。不道之事。不能不勸人主以誅殺。此中見理不明。輕動人主。斧鉞固不可也。言之不從。與小人爲仇。無益于國事。亦不可也。德此二端。塞默不言。亦未可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事外。不受爵祿之嫌。固亦免擾人世之禍。然豈致身正理哉。如劉基于張瑄。齊賢若李彬。諸事不得不爭。若非太祖英明果斷。爲基計者。未必于衆耳目之前。指斥趙高如爾時所云。即斥其惡。爲幾等者。即欲不謂其殺之不可得也。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楊憲。汪廣洋。胡惟庸。皆不可相。此三人者。即欲不恨基。不可得也。噫。如此情事。不知幾許。塞默之人。觀望其外。竊點其中。賢者處此。亦深其情志。以自完爾。欲慷慨以天下爲己任。則必樹敵于天下。而身在禍福死生間矣。元世祖謂盧世榮曰。汝勿防朕。飲食起居之閒。宜自防也。又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爾。彼好僞者。則不愛也。又曰。汝無以一二入從行。亦當謹衛門戶。如此用心。乃保愛臣子至情。但用諸言利之官。則失人爾。然端士立朝。又未必遽生容如此也。

廣益
大臣主張衆論者也。義理明達。心術端方。小臣之挾私者。自不敢亂國是。執偏見者。亦必服於公理。而樂就折衷。然後小臣得盡所長。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長矣。蓋一人所長有限。衆人所善無窮。治天下者。必好人之所長。而後取資於不竭之府也。然大臣好賢。亦當有別。若所好承顏順旨。而方正通達之士。如鑿枘之不入。亦奚取開東閣以招賢哉。既不可其門如市。又不可一切杜門謝客。此非計略所能工也。在乎學問之力。與自修之功耳。然賢不可蔽。而以薦引爲私家之計。亦有乖大義。魏其武安。交納賓客。天子常切齒。衛霍不薦士。世以此稱之。蓋秉公矢慎。與植黨樹私。心迹之閒。自然有別。衆耳目。不可欺也。是以或親賢而蔽賢。或遠賢而蒙蔽也。

人之難知。何也。寡識則好惡亂之。多私則利害奪之。惟大賢大不肖。顯然可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也。亦有其人即賢。未必即爲大賢。其人即不肖。未必即大不肖。特以乘世之治亂。與主之明暗。遂爲大賢大不肖之事。以貽禍福於天下。亦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石。宋必即大不肖也。其所爲事。遂貽天下數世之害。

由主之不明也。梁冀之惡。韓侂冑之妄。天下大不肖也。若其主不爲所惑。亦不過殺身而止。豈能害及社稷若二人者哉。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過。非大亂之時。可以防微杜漸。能離大禍之言。則兩得之矣。不聽大儒之言。則兩失之矣。王衍口不論世事。雅味元虛。安石頭垢不沐。足垢不洗。及食餽。不知饋餽諸事。未必即爲奸惡。總是心無收拾。故至此。學先王之道。以物其身。視聽言動。雖有規矩。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心無檢束。若此。其能免君子之詬責乎。不責其檢身無法。而予以重名。非獨二人之過。乃持衡者過也。據其茫然無檢之態。似乎清狂不羈。乃至名利相競。而機警急疾。偏能勝人。衍之棄言。非所安石赴召。恐後。豈非欲蓋彌彰者乎。宜乎論者深斥之也。

居觀
周亞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堅壁昌邑。出奇兵。絕饋道。此操必勝之計。不輕用其師。以避無益之誘者也。然在事觀之。不救梁急。有似乎怯於中。而怠於事者。東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支右撐。而營便地者。雖亞夫用兵得法。守便宜亦堅。皆合乎大將之道。與關外之義。然朝廷有服。恐其制勝於此。未免伏患於彼也。夫甘茂忌穰之盟。事幾敗而復正之。此人主之明。臣道之幸。景帝無秦王之舊。亞夫堅推殺之信。遂得三月成功。功已成矣。而以失親王之歡。生殺身之隙。所以後世將兵之臣。常以周旋權貴爲先務。奇謀秘策。往往不敢獨決。必俟中人之助。權貴亦以此舉任事之財。室其隙而蹈其理。不顧或事之成敗。兵機之疏密也。更有主聽不聰。權奸在側。若王守仁之事。宸濠已擒。諸奸佞欲以南巡爲名。因復其功。又素與竊通金錢者。多在鄱陽左右。欲資以糧。守仁之賞。守仁深機曲算。日夜如對敵。遲留久之。然後得誅而身無事。嗟乎。人主日責。帥以成功。大將日盡心以克敵。豈知既克之後。調停布置。復隱若一敵國。禍福之幾。僅在毫髮。幸則爲守仁。不幸則爲亞夫。此古今事內事外之臣。所以撫心長嘆息也。漢武帝末年。軍事幾過。故卒令終。而漢業亦長。光武皇帝時。極其敬慎。自廢帝舉帝後。行事錯謬。志氣昏怠。身雖獲沒。後嗣滅絕。絕學識者。無取焉。夫光以大臣受遺。政由己出。前後二十餘年。若憂乘權日久。不能無怨。惟有立身之後。而歸政柄。若伊尹復辟。豈不遂乃以永遠據勢。爲不可拔之基。儲君既長。不行冊立之禮。豈非欲待霍后之舉子乎。英俊如雲。而取短小偏儒之蔡邕。以爲漢相。豈非苟可謂制。不進賢德者乎。斯大謬矣。彼乘機借勢之家。物力有餘。志意奢泰。事權太重。卑賤側目。若秦日肆。子孫必不知禮法。則目者多。怨家必疏其過行。彼之怨毒日積。此之防閑日疏。故過多而不可引。豈大而不不可引。刻刻燕喜之下。事事積薪之上。一歷之後。而微毒熾。即爾朱榮高祖。尙懼其災。況霍氏居居之。必覆族矣。且多置親黨于朝。籠攝政于家。天下公器。據爲私物。把據甚堅。機權已熟。諸諸熾火之上。納諸險阻之途。雖欲引身求退。亦不可得。是以子孫他日之禍。實親黨此日之歡也。如此權勢。如此禍胎。又何必皇后之父爲蛇足。知做虛消息者。所不爲。即好寵利者。亦不必爲也。而況君母之難。發自肺腑。秋后立后。如易斧柯。其身已在大辟中。而天奪之魄矣。班氏贊曰。懷祿欺誑。漸化不祥。陰妻之逆。至子而亡。以其不學無術。不問君子之道。故敗壞至此也。雖然。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春秋之義則然。司馬公兼資孝宣。不能如楚莊王全子文之

後，又不殺殺諸氏之權，二義俱然，千古不磨也。若輩治長于謀略，權留餘，誠恐不足，驟得君之懷心，終亦不免扞格，禍及其身，不待子孫，臣道所不取也。

權幸

無德者，寵國之毀也。人君有變寵之毀，仇讎之國，思其禍矣。忠直者，進國之基也。人君有忠直之臣，不軌之人，皆喪膽矣。所以少師先覺，是人謂之去疾，殺讎仕漢，淮南由此殺謀，觀敵國之情，可知勝敗之幾，即亂人之智，可著正士之益。邪佞用，則損國體，忠直進，則壯國威，此必然之理也。王氏之權，不授指于張禹，而張禹為之，不授指于谷永，而谷永為之，且谷永于此，不惟出脫王氏，竝出脫中尚書官，又進天子以廣收女御，所以天子大臣左右皆御，皆不相抵牾，正士疏遠，羣小竝進，賢否倒置，不合人望，舉動乖張，不恤事宜，累世相承，奕葉迭出，不幸賊臣突起，奮其威詐，窮凶極惡，圖度天命，而國祚中絕矣。流及後世，變態滋多，甫授永安之首，更有甘露之痛，皆秦阿衡持神，能失勢所致，即幸免此，而以小人攻小人，如蟲豸相噬，猛虎互擊，非國家之福也。且小人主，就其怙寵之時，即包藏禍心，陰賊成性，造次皆怨，府翻為行，轉盼即亂，臨蒞賦詩，斷章截在，經傳哀帝命董賢之詞，讀者寒心，故王嘉疏云：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非過計也。王莽用孔光，勝用無限爪牙，不必終日斥去善人，而善人自去，不必終日引進不善，而不肖方來，或予或奪，決諸孔光，而莽若無預焉。竊憲用鄧彭，錄尚書，用桓郁，侍講禁中，二人亦無大過，為憲用亦非私昵，但以仁厚委隨和柔自守之士，實諸要地，則凡事顧畏，不遽亦憲矣。總之有莽憲在位，則孔光鄧彭之徒，不期自至，人主所不能禁也。然而權臣再世必危，亦非身家之禍，必危之故，其說有三：自知勢之所在，不能無怨，遂多結與黨，厚樹藩援，使要津之地，莫非私昵，子孫承業，因循有之，勢既下，從而陵上，以此受誅于朝，是其一也。亦有前人已往，後人不知引退，位尊而功勢重，而知于智，資財族子，豪侈于外，譏笑妻妾，盡惑于內，雖有敬慎之心，多干有司之紀，彈劾日聞，謗議宏多，不能自保，必受其禍，是其二也。亦有居身無過，而地處必爭，後來者謀奪其處，增詞飾非，陷以大惡，為之主者，恐其致亂，寧過而防焉，遂以大義割恩，忍而除之，或事後與直，寵贈如禮，而當時為計，必不能免于決絕，是又其一也。且無論再世，即就權臣及身言之，勢之所激，人情鬱憤，必有一日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者，外有討賊之師，內必有仗義之舉，帷幄之前，燕樂之際，條爾發，或戟刺北掖門內，或殞死玉津園側，累載之患，一舉除矣。平勃誅諸呂，外有榮陽之師也。王與反趙倫，外有陽翟之戰也。蓋勢重在外，必思滿溢于內，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誰不以死易生，而謂人能已乎，此又據權寵者所當自儆也。

疑患

聖賢論理，不至純粹不止，至于已成之功業，亦隨其時勢節取之，所以誘天下之通才也。春秋之義，實與而文不與者，往往見于經，文之不與者，所以昭烈亂之義，先事之防也。曰實與焉者，所以序定亂之制，後事之勸也。觀孔子錄管仲之功，即義例也。孟子鄙夷管仲，所謂論理之言，至于勸誘齊宣，則有合孔子取管仲之義，蓋論道不觀大指，拘泥章句，亦復無益于世，只管仲一人，孔孟各有低昂，似乎無定論矣。然而

天下大亂，不可無長鎗大戟，斬艾受降，以成煥然一新之世。然後儒者之說，得行乎其間，以為善後計，若天下未平，終于傾側，士崩瓦裂，彼儒者當此，安能別求一世出，以自行其道與其言哉。既食其功，又從而責備焉，拘謹朋之說，阻立功之路，使天下不復有秦定，亦學問之恥也。一部周易，止有過涉滅頂一爻，為殺身成仁之義，餘皆冒險犯難，忍苦受責，以濟屯蹇，救治平，故死生之際，持論不可太刻，後世諸儒論管仲者，捨顯然可據之論語，而稱引春秋，按春秋之說，不止一端，有云小白入齊為君者，有云以國繁小白為當立者，諸儒獨取為君之說，有以糾管子為得正者，有以去子糾糾為罪者，大夫者，諸儒獨取罪齊之說，何其責人者偏取，恕人者偏不取，則儒者之春秋，未必即游夏不能贊之春秋也。然則不如論語可據也。魯人討公子遂，而錄歸父之善，雖罪人之善，小善亦不可不錄，所以廣為善之途，使人勿自棄也。忠臣義士，一念不安，未嘗一刻忘諸心，必改其過，使無憾而後已。先軫所以君雖不討，必自討也。仇牧叱宋萬，先儒謂產乳之犬，不憚猛虎，伏難愛子，投命搏狸，精誠之至，知其不敵，而有必討之心，荀氏父子，一生一死，先儒謂之異事同仁，蓋以賢者死生，莫不有益，無益而死，猶無益而生也。惟荀息之事，君子無取焉。獻公廢長立少，決彼一言，雖死于其位，乃以不正遇禍，義例所不取，其殊于齊襄莊二君之變，備一開耳，所以責于經者，取不食其言之義，非謂合乎正道也。蕭望之之死，古今共惜，然以理論，為大臣者，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鄭朋論許史子弟，其事原屬可疑，蓋其有氣節之人，凡事量而後入，必不冒輕用其身，犯當道之怒，以草野之士，無故而指斥權戚，是輕用其身，以期一擲者也。輕用其身者，奸人也。其情易見也，且其有學識，亦不冒上書自呈，凡上書自呈者，皆僥倖之徒也。況鄭朋之書，傾側之性，炯然可見，望之不察，為其所中，遂欲引以為助，傾邪既露，然後絕之，正易所云同人于宗，吝道也。庸得免咎乎。且為大臣者，進退知幾之說，亦不可不明也。望之既為右顯所忌，能其政事，當知元帝不可有為，引身高蹈，豈非伊尹告歸之義，觀其罷前將軍，詔書云：俱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識忘難明一語，想亦顯等哉定，留此疑案，以符制將來，望之付未深觀耶。區區欲自宿昔之事，遺子書，何為也者。當封關內侯時，止宜受其食邑，不宜更受給事中，命與石顯同給事，尚欲有為哉。此二者者，不能為望之解嘲也。雖然，天下之事，有衆人之是非，有一人之是非，衆人之是非，非事之常也。一人之是非，非事之不常者也。如上二說，我知望之之優為之，所以不能為者，無奈受遺之故，知元帝不可有為，而辭之宣帝，何以謂麟閣列名，與區終深託之意，既受遺矣，不得不與戚黨中官相持，持正必相忤，相忤必有一斥，既斥矣，在他入位可超然遠去，而受遺之事，尚未告成，則受遺之心，必不可安，故復自白，以自白而得罪，為望之者，前無可託之功，退非藏身之地，勢必一死以終受遺之局，是望之之死，不在石顯矯旨，而在宣帝彌留託孤之日矣。欲全其身，必貽後世譏評，有愧于經術，欲遂其志，又苦人主不斷，莫竟其施為，子然一身，枉道不可，尸素又不可，此其絕命之辰也。所以趣和藥，不欲久留，豈畏對簿之辱哉。彼衆人之是非，何可樂論也。故為人君者，必有不言之聽，而後臣民之情，始達于上。明孝宗詰劉大夏曰：李夢陽指斥成碗，語言狂易，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

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朕以故釋。夢復職。如孝宗者。所謂不言之聽也。石顯屈辱牢獄之語。與錦衣提釋同出一轍。孝宗察之。元帝不察。士之生世。固有幸不幸也。宋萬之禍。生于博戲。博近于狎。故慢易之心生。一語相撓而結事成。積慢易所致也。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雖上之行于下。然其驕驕亦復不小。故知上下之間。不可相戲。是以君臣為禮。禮經戒之。馮衍與鮑永同為更始守境。不時降光武。後永屢立功。而衍無所建。遂見屏黜。一廢二十餘年。為衍計者。但當清靜自守。省過思愆。讀聖賢之書。以進乎道。德懷橫之策。以遠乎拾遺。則有司高其行。公卿慕其器。可以不仕。即求仕。亦不思無成也。乃上書自直。坐朝士以蔽賢之過。坐人主以聽諛之失。豈得為有道之士。人不知道。雖才何為。此光武所以終棄之而不惜也。若桓譚班彪。同未大用。譚以上疏言事多違上意。因而獲罪。固無足怪。若班彪者。其為寶融畫策。歸漢。不可謂無行陳之功。章奏即稱帝意。不可謂無左右之為。且言東宮官屬。匈奴報答。西羌事宜。上皆納用其言矣。而三川屢辟。終于縣令。此何故也。乃知遇合之際。亦甚難言。然彪居之甚安。諫則頗覺其屈。此亦二人優劣之別也。

吏道

吏治者。近民之職也。詩之有頌。所以美盛德。以成功告神明也。天之盛德。在于命聖賢為君。君之盛德。在于得賢人為臣。賢之盛德。能使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千戈永戢。四遠來賓。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故以其功告諸神明。使社稷山川四嶽河海。莫不以民事為重。民安則神有恩力。而美其祭。民不安。則神無恩力。豈復美其祭乎。蓋天所命者。牧人。祖所本者。成業。神無乏祀者。民事之功。人安業就。功成。皆由治民得人故也。吏治之美者。上以獎施。下以悅承。如物之相生。皆得中乎之理。一受民社。即就性之所偏。從而矯之。性豪侈者。難于恭儉。則力為恭儉。以矯豪侈。性貪嗜者。難于清平。則力為清平。以矯貪嗜。性華飾者。易于近名。則力去名譽。以矯華飾。無欲則所積者精。居敬則所操者約。至精可以祛惑。至約可以澹煩。所以終始如一也。不回邪。則正義必決。無私己。則官人必審。義決不忤其志。官審不悞所學。所以表裏如一也。見諸事者。惟仁存。諸心者。惟寬。本諸德者。惟中和。有禮義科指。使世世通行。是以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而咸其美俗。若專設刑罰。佐以權誅。徒俾詐僞日生。人情險薄。上下相伺。恩愛相仇。不過數年。變態百出。向之為奸民者。不旋踵而為亂民。向之為惡俗者。不旋踵而為亂世矣。漢初禁網疏闊。而天下晏然。文景之時。吏皆謹身廉平。民悉從化。武帝縱欲。法度凌遲。吏道駁難。民俗雕敝。故其時獨無良吏。宣帝接見親民之官。而察其名實。故漢之良吏。爾時最多。然當時有才之士。任法為治者。皆不免罪戾。惟寬平長者。乃成功名。故史家以為威已窮而奸不勝。仁愛施而人自懷。歸于仁厚為美。所以杜慝刻之風也。馬援守隴西。任吏以職。但總大體。頗哀老子。使得遊遊。至今誦之。以為美談。每見居方面者。不持大體。好撻細事。細事雖正。大體全失。適足蠱惑人心。敗壞風俗。所謂撻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正此輩也。數年之後。弊端大出。富奸行賄于下。貪吏枉法于上。論者皆咎後事之失。不思前事已傷其根。可勝歎哉。漢之鮑宣。可謂名臣。猶以舉措繁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為丞相司直所糾。今以方面之尊。聽兩造之訟。而私

其鈞金。東矢自潤。又不虞于下吏。納其歲時伏臘之資。其能免于糾彈者。彌縫固結之力爾。若黃霸侯封至王莽。乃絕良吏之澤。永久如此。奚取小潤哉。朱邑大司農。而欲當夫之祀。為官行道。固不在位高也。吏事

天下無俗吏。所謂利名錢穀之類。皆天下所由以治也。漢之儒者。莫不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飾吏事。故議論政事。炳然可觀。吳質云。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儔。賦事行刑。咨于故。猶有漢人餘風焉。古之為吏者。本乎先王嚴恭寅畏之學。故律身甚謹。居心甚清。作事甚勤。布令甚簡。總是敬畏之心。夙夜不忘。思之既精。圖之亦遠。凡所以率下者。無不人人可行。至于人皆奉行。而居上者。翻若無事矣。後之賢者。或鳴琴而治。或臥疾而治。皆自治不苟。故能懸蒲羅而不用。視官署若無人。若此者。非無事也。雖日在刑名錢穀之中。而無事自若也。何也。與民休息。不生事也。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非才不可委任。猶非職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不親政事。勢必假手他人。則恩澤不信于衆民。蓋衆庶無知。從吏所施成俗。故善人居位。凡惡念動于中。惡事見于前。惡人立于側。皆如農夫藝田。斬除惡草。變去滋崇。絕其本根。非過刻也。無使法度廢弛。而僥倖民多。移害善類。遂雀之猛。與行革之恩。故施而不悖。所以成美俗也。蓋天地之間。莫非義理流行。故有自然之往來。即有自然之應感。義理相通。故也。一出于私。則與物情不相往來矣。失其所以感。又安有應之者。感應之理。彼此相從。內外相資。夫彼此相從。則不可虛名得之。內外相資。則不可浮慕致之。今之為吏者。皆私心也。虛名也。與民情原不相通。倡之而不答。令之而愈違。又何怪焉。吏事所重。無過取善察奸。一鄉一邑。豈無端士。持身者。不以微忘正。不以悅忘守。取人者。不以正為迂。不以狎為親。則賢士雖至。吏治日登。漢有三老嗇夫。助長吏之聰明。難君民相臨。而有朋友之道。故攝以威儀。規以過失。文翁選學官弟子。明經飭行者。使在便坐受業。皆取善法也。至于奸諛之言。在人者不可輕信。喜怒之迹。在己者不可輕發。則讒害之言。難入。矯偽之情。易敗。此察奸法也。子產為政。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民間非法之服。一切收斂。不敢暴露。故奸人惶恐畏懼。不復生心。以亂紀綱。亦防姦之一法也。又以為治小國而用剛。亦非行道之策。故不拂人所欲。要以自成其功。焚故書以定衆志。賂伯石以安巨室。謹防川以消羣怨。寬神平暴。不啓人犯令之端。亦防姦之一法也。凡子產之言與事。皆吏治師表。推而廣之。亦不憂其無法乎。

禁貪

居官之惡。莫甚于貪。則凡事之近乎貪者。皆官常所當謹。凡途之以貨財見者。亦官評所當禁。身既為官。而使僱人逐商賈利。控引世資。積壅充物。非事之近貪者乎。去官之日。輕重載路。泉刀流下。郡國非途之。以貨財見者乎。然上下知而不問。何禁貪之有。漢之郎官。舊有出錢休沐之例。以資官署之用。謂之出郎。行之既久。貨賂流行。轉相倣效。楊軫革除。由郎。歲移財用。文古之費。取給大司農。郎官化之。莫不自勵。絕請謁貨賂之端。王莽之世。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賂賂。以自供給。故天下多貪吏。而不可禁。而天下之患。亦因貪吏激成而不可遏。否則貪吏腹削于前。而繼起者。代受其患于後。有天下者。以祖宗積

德累仁德風沐雨之基業。謀臣猛將運籌帷幄斬首陷陣所得之疆土。爲貪官汙吏財貨之府。以一官之貪。教一郡一邑之貪。以一官之慘入。教一郡一邑之慘人。故貪吏所在。民間不獨積聚。而風俗亦壞。積聚之壞。其憂在下。風俗之壞。憂必及上。有天下者。何其愛守器不如尺璧也。趙衰從晉文公十九年。功亦大矣。豈難從行。而弗食。小善焉爾。守原之命。不因大功而簡小善。蓋以守土之官。廉而且仁。然後便民。不廉不仁。雖有大功。不可使治民也。古之愛民者。魑魅罔兩之害。猶爲法以除之。而況積聚斂之臣乎。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後世有司。一入仕籍。其爲良士者。未嘗道百姓爲善。但禁之使不爲惡。其殘賊者。身自爲惡。而縱告吏爲惡。又縱吏點民爲惡。又以禁點諱良。實使不得已而必出于爲惡。夫網羅之設。杜絕生路。以入死地。非直欺其不見也。吏爲殘賊。何以異此。且居上者。求利之心。不可測也。何也。君之于民。以正治邪。以賢治不肖。則有等威。有節制。無敢以物我較觀者。至于求利之心。上下所同。其也。以此爲心。則略其上下。校以物我。各以智計相尚。毒螫相加。彼之所有。我將奪之。彼之所奪。我復取之。其意以爲猶夫人也。則無不可相加者矣。是以司會者竊藏。險健者訐上。治錢者亂泉幣。攻剽者犯鈴關。往往見告。賑賑滋多。雖生厲階。而倒授其柄耶。宋張錫爲東明令。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強特力。富特賢。刑特顯。是已。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使天下有司皆以此言爲治。則貪殘之風。庶幾息矣。董宣強項之名。見知光武。至其爲廉吏死而後知。蓋其爲官之日。無貨財。可自達公卿。待從莫肯延譽。身死而僅聞其廉。幸在臺下故爾。其不在臺下者。雖曰聖主。亦無如之何矣。

訓行

先王之世。教人以道德之正。而督人以必行。有不信所教。而由乎旁蹊曲徑者。卽有嚴禁大以爲防。化之既端。防之又嚴。要使雖更千載。而明道之言無異說。守道之言無異行。偶有邪說流行。不由正道。不修行實者。人皆望而斥絕。甚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不得比于人數。況難亂冠裳之閒。恭慎治理之列乎。有王者起。當使天下之人。各教其家。百姓家道正。而王治降矣。教家之法。無過敬老。慈幼。禮年。至七十。還庶人之賤。人主亦敬而禮之。孝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謂敬老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謂有幼也。此外則出爲世川。經所云十三舞勺者。其人尚幼。教以事君之道。未及治人也。成童舞象者。教以治人之功。自小及大。自近及遠也。冠者舞武。教以治人之事。達諸天下也。蓋教人之法。浮文不如經濟。經濟不如務倫。經濟者。一時之用。務倫者。數世之用。總不若虛文之無用也。人主之心。不欲天下有無用之人。故立教之法。不使人學無益之事。至于教已成。而施諸用。又必重鄉曲之詐。以爲鄉詐可繩。不肖之心。使歸于正。不同長吏之法。係足治外貌也。蓋欲人自少至老。無日不在教化之中。自賤之貴。無人不漸教化之澤。自微之顯。無地不資教化之益。所以賢才衆多。若榛楛之濟濟也。又以爲人之生也。莫不兩陰陽之氣。陰則近于柔邪。而見利必好。見勢必趨。陽則不離剛正。而非仁弗爲。非義弗行。是二端者。人皆有之。聖人重教化以裁成。去柔邪而歸剛正。故能成數世之利。無旦夕之悔。不以殘賊害人之命。縱一時之欲也。

愛食

人之所以貴于物者。窮則彼而相。豐則勇于行義。仁義之心。無貧富皆有之。上之人不以刑政慢民。下之人不以衣食溺心。苟有不仁義者。民聞衣食所出。由農事也。文武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是以財用豐多。可以供祭祀。養賢才。民可以給日用。美風俗。君能供祭祀。則陰陽調變。災害不生。人民蕃庶矣。能養賢才。則可立太平之基。俾萬物得由其道。澤及四海矣。人生百事給足。則親戚不相怨。強弱不相侵。人民和睦矣。舉世財用不匱。則奸欺不作。刑辟可省。風俗敦厚。逸樂矣。是以勸農之詩。列于雅頌。藉田之法。載諸外傳。邠之詩。詳于周禮。農功之期。重于尚書。古人能重農事。故民生安樂。治道極盛也。然民之力農。又在君有善政。漢之初年。蕭何曹參。依日月之末光。謹守堯舜。民之疾苦。法順其所欲。與之更始。二人同心。此規彼隨。是以政簡刑清。舉世又安。班壹居于樓煩。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卽一班壹。而四海之內。人之無豫。物之充牣。不知當何如矣。古者養民之法。具于井田。井田之義。其利有五。一曰勿泄地氣。謂冬前相助。助穀也。二曰勿墾。謂田器相通也。三曰同風俗。謂同耕相習也。四曰合巧拙。謂其治禾耜也。五曰通貨財。謂比耦相交。遂生恩義。有無可相通也。蓋其田屬公家。賦以與民。上中下三等。三年一易其主。肥饒不得獨樂。墾墾不得獨苦。是以最爲均平。迨乎暴君之取。不止公田。沒澤及于私田。汙吏之取。不止什一。而有倍稱之賦。要皆暴君發端。而汙吏緣以腹削。又加酷刑。故經界亂。而民不能訟諸公。皆不肖盡力公田。久之。公家不田自耕。不得不授諸民。公田所以盡變爲民田也。自此以後。民之失業者有七。一民之就死亡者。有七事。一饑。二水。三旱。四疫。五盜。六賊。七不義。皆由井田廢也。古者倉廩府庫。皆爲民設。豐則散之。凶則散之。散之則散。左氏以爲。公羊穀梁。議其無備。議其無備者。緣所從來。護之。先事之防也。既饑之後。則以告糴爲禮。後事之救也。二義皆不可廢也。亦有非水旱旱。而民乏食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食。雖有麥禾。而實不成。此又在君者。身自誠損。開倉廩。賑困乏。不造邑。不修德。而不可盡望諸鄰國也。樊華曰。賑給每多虛名。不如寡饑民。徒就熟郡。此說似善。但所徙之地。何食以哺給。何地以居處。必也不奪土著之地。不侵土著之利。使至者如歸。居者不擾。則準未之及也。又獻帝之時。臨軒作粥。米豆五升。得粥三孟。此最善矣。而郡縣行之。必不如法。饑民受賜。必不盛實。徒得上下相蒙。以爲故事。存虛名于文移之間。而不別生事端。以擾不饑之民。則爲幸耳。又柳宗元許。以爲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趣耕耨之使。諱于村落。而有田者。至不得漁捕。課民區種。而更舉度田。欲令多租。至于不種之處。亦通爲租。朝廷每下一令。其意非不善也。有司行之。輒爲民害。蓋有利于民者。有司輒自專之。而民莫敢問。其不利于官者。有司輒配之。民聞而私其贏餘。以自潤。甚至德官之食。而有所謂賁貨賂上達。因而獲免。既免之後。輒以所賁配之。民聞而民亦莫敢訴。無往而不爲民害也。故明主必慎出令。至于有司所陳與利之法。還利之誅。尤不可聽。懼與奸民奸吏爲嚆矢也。

之義雖前此所未聞可以義起者此類是也其他創議者有據即非無據即非章帝廢后英宗時得證此合禮者也禮官請敘大臣金銀爲太后生辰所福此禮雖存不敬之尤貽譏史册者也大抵據俗傷教之事皆不學無識藉口尊親以進其猖狂邀其寵利遂使大勢不可遏正論莫能治所壞非一事也左氏國語皆不載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孔穎達曰于時晉君明諸卿強無容岸賈專恣得廟其間焉遷安說不可從也然揚雄鴻苞皆稱述其人未可謂全無想亦晉士之賢當祀鄉里者也宋神宗時以帝命立廟終州立廟之故乃以屢失皇子耶王被疾從吳處厚請許焉夫人主嗣息天所篤生一二下土之神能降疾天是何言之陋耶人之不學妄誕不經貽譏國家取笑來世范史所云典祀不修而爰居之類甚衆非孔孟復生不能正也

歷案

天有定舍星有定次要以鳥在午中火在卯中虛在子中昂在酉中爲正次之與舍古今相襲不可移易漢書律歷志所載與尙書合所以爲正也周禮亦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在地封域必當天星之分秦漢以來地分天次往往因之但日有歲差不能盡如次舍之數故堯時冬至日在虛此時冬至日在箕此日自爲躔次非可易地之子丑天之鳥火也若以日之所次而移天之次以從之與尙書周禮之法皆不相合恐未可爲定論耳從來置閏之法謂十二朔已盡而周天之氣未盡是以置閏晦人弟子所操以合天據日月交會之辰以定朔望又以此驗交食亦不爽矣第恐日之躔度既差則黃道長短亦差黃道既差則所云氣盈虧虛皆不盡存乎虛法而節候前後亦差矣夫置閏與交食不同交食可以形測置閏全在候氣今候氣之法不傳未聞有截竹驗灰諸事可以交食之有驗遂保節候之無差乎日躔既差則斗建亦差攝提孟陬必不能盈縮進退與日月相周旋則今歷所云某月建某辰者皆舛錯矣一月交氣之時日之直建直除又當與天道不合則所舉示以前民用者皆不可據矣漢章帝詔書云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歷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于氣已達正此之謂豈不大有妨于政化乎張子之書謂必使交食法合乎閏法而後歷始無差此今日所當亟講求也今時疑寒多在立春後盛暑多在立秋後或曰寒暑餘氣固必甚乎正氣豈信然乎竊恐沿閏之誤也

所云敬授人時者謂天時所至則以人事應之如農祥正而東作與霜始降而百工休一定之數是也至于陰陽之變能亦欲先見其端而節宣以政事故又設靈臺以觀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所以揆星度之驗微六氣之端以應神明之變化如將有水旱則修預備之方行罪己之令將有兵戎則謹嗜欲之端飭邊圉之防簡將帥之才積穀粟之具之類蓋神明自有變化凡若此者以政事應之使災未至而備先修則萬物皆受其福焉爾晉觀緯書云靈臺之作所以招太極之清氣以興稼穡之根蓋言天地之交其理至微六氣之中皆有靈液所謂太極之清氣也草木所以潛滋者雨露之外別有此氣以哺煦其根物皆賴之人行善則此氣皆爲百姓所用正穀果蔬無不繁茂山澤之利無不誕育而後秀蠰騰不能與之相爭若行不善而使小人在位則有生之物其根惡狠毒者得氣有餘嘉禾仁鳥反受其至薄者則政事

爲之也是以不可不觀象以知吉凶也

災異

春秋所謂災者有害于人物隨事而至者也所謂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也災者往事之譴責異者來事之朕兆因災而改往事之失因異而儆來事之咎此災異消災之道也災者已成之害也異者未至之災也非當可怪之物象先事而至以其先事則害未成若能修德改行徑可不害人物有以父母教戒子姓之義災則隨事而至害及人物雖欲改悔靡所救藥有似刑罰既施無容苟免之義論害之及物則災輕于災論天之愛人則災重于災蓋災所傷者人物異則有廟宗社有敗綱常災止一方災及天下災乃可見之害災有不測之害春秋多爲天下記災少爲天下記異故公羊曰異大于災是災輕于異也然而人至卑也天至尊也而人之怨恨必感于天人之修德亦必動天聖人能見天人之合故天之所祐即聖所祐天之所怒即聖所怒天之所戒即聖所戒天之所棄即聖所棄聖人不欺自明其喜怒惟恭行天地之喜怒知天心欲人爲善之切也故爲經以示人謂夫六沴作見若不具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以此警動愚暗幾其能改既已能改則六罰六極歷萬世而不一降故曰天之愛人異重于災也高誘曰正事成王反風歲熟宋景公不殺股肱皆克當天心轉禍爲福漢文之時同日山崩二十九文帝恐懼修省海內又安自此以後人君方欲敬天而臣下導諛之習牢不可破遂使難言之害反以別有所言蔽之而爲害愈深如日食地震發于同日杜欽谷永皆云應在後宮由後事觀果在後宮也但非當時之許后乃異日之二趙又二趙之害止于身身與嗣而絕漢祚者乃王太后家經術之士能知變異之來由乎後宮至于國諸何人驗于何時則不得而知此疑似之誤人也又成帝時黑龍見東萊以五行言之漢得土德水爲土妃黑者后家之色龍爲君象黑龍者后家之人欲爲君之所爲也東萊者爲害之人自東方來也谷永遠引夏正移諸同姓以掩其迹又以趙氏之惡益王氏之怒斥言人主而不敢微刺權戚譴天罔上莫此爲甚雖帝怒欲誅永而王氏爲之左右救過交還廢勿追此藏奸之誤人也張放矯矯矯子未嘗以奸惡害開安能感動陰陽招致災異春秋二百餘年大白日食星隕小若昆蟲草木書于策者甚多未聞爲便嬖寵幸作也時丞相御史皆王氏私人察屬掾吏以類相從故舍五侯專擅而遣放寒貴移此儆彼攻其所不好以庇其所好始則以許后出脫王鳳後則以張放出脫霍光等此嫁禍之誤人也博士行禮之日有雉飛之異所歷者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內庭之殿雉者懸察先聞雷聲今此雉見怪亦得氣之先者時左右進言此雉毛羽摧短若拘執者疑有人放故以恐喝朝廷王音輔政深責言者而極陳其禍似乎忠直矣然未嘗引退以避賢此託諸空言之誤人也且奇獸異鳥怪草殊木生于近側集于屋間誠者猶知惡之而況習天官之書明五行之說者乎亡何上天譴告乃知說災異者以假借之言悉皆揜覆左右阿諛取寵妄言其吉公卿畏咎保位莫告其凶獨一二諫臣嘖嘖爭執宜入主振之厭之而不屬意也夫以人心測天心以古事類今事災異之說鮮不驗者必也爲人君者不但臨事求言當于平日觀古即不及觀于平日但于求言之時命羣臣誦述古事得其近似者而以己意度之庶幾乎無

忌諱之言。而有言外之隱。猶勝汎汎求言。使邪佞之黨。誤引經傳。而真敢指擿也。夫陰陽五行之理。和則相生。乖則相克。相和者。雖克而實生。相乖者。雖生而實克也。和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蓋克可化為良。生仇敵可化為君子。乖則一家之內。一人之身。有此重彼輕。此樂彼憂之殊。而況物類之繁多。人情之譎詭。鬼神之變幻。其為參差。豈能免乎。所以致和則有由矣。水火金木土穀。用之必以時。人之筋力貨財。使之必以節。飲食男女。必順其德之所稱。義之所宜。選舉先後。職任大小。必視其才德而位置之。閭閻之下。無冤抑之訟。無笑獨之人。無強禦之家。無異詬之習。大順之氣。周流洋溢于兩間。皆消弭災異之至理也。又樊華曰。調和陰陽。實在檢節。此語能恪守之。通乎上下。未必無小補也。

水火雷風之變。天地所以告人。人有刑罰所不能加者。惡有隱痛而不得見者。天地鬼神常因水火雷風以警戒之。使達人悟其理。愚夫憐其禍。皆不敢有為惡之事。且告人補救之道也。故三代之時。經術之士。雖然欲輔相造化。調變陰陽。劉向五行傳。總以教和消滌。非誇其知天也。京房比之疏矣。蓋陰陽之氣。相和而成雨澤。一施一受。氣之和者也。陰氣過急。陽氣舒緩。不能成雨。陽氣鬱勃。陰氣散漫。亦不成雨。受者急而施者緩。施者急而受者緩。皆謂不交。不交則不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又曰。在西。虹在東。陰陽之失位者也。故天地不合而雨止。日在東。虹在西。陰陽之得位者也。故天地合而雨降。日之鳴者。得月而解。雨之淫者。得風而疏。故曰日月風雨。所以成天地之和也。陽氣在雨則溫熱。陰氣薄而雨之。在外不入。轉而成雹。故藏冰以禦寇。大水亦陰盛。故與救日同法。用鼓伐陽以勝之。以其非禍福之類。故不用牲。不求助于神也。陰陽相濟。確有此理。求助于神。則為矯誣。經義言之詳矣。饑饉者。百姓叛亂之萌芽也。賦斂重。鉗網密。為亂之心已決。加以饑饉不恤。則亂作矣。方萌之始。可身自誠省以弭之。可輕徭薄賦以謝之。古者穀不登。則賑。災至。則賑。困年不墜塗。其事與調變同也。董仲舒治江都。每于陰陽錯行。以春秋法推之。求雨則請陽。止雨反是。未嘗不見其效。至于火災之對。則誠有未當者。刑獄大事。察詞蔽罪。猶恐失中。豈可疑似揣摩。與大獄之端。天心仁愛。必不以忍而誅之一語視彼下土。且學以明道。遇災修省。天之道也。舍道而言。勿論效與不效。總不離于技。非儒者本務。又安得以誅殺為意。仰承彼者。以示弟子。亦不能辨。以其不務修省。而與道不合。非厥師夙昔持論之本指也。仲舒因此不復言災異。則體道之功益進矣。

月令

月令行政失時。則有咎徵之應。皆以四孟四仲四季之氣。相為感召。其理頗微。盡使共曉。獨言人事乎。春行夏令。太陽陵少陽也。以下陵上。曰陵。少陽在前。太陽在後。進而奪其權。是陵上也。故在天為旱。在地為蚤。蚤。為不收。為蟲。在人為多疫。在國為多恐。旱者。雲雨之蒸無力也。蚤者。不收者。地氣根泄。物生不遂也。蟲災者。未夏先暖。蟲之屬。出戶太速。孽生蔓延。其類繁多。孕育草木之上。成化十壤之下。紛紛皆是也。多疫者。春多氣。在太虛為有質。若非正氣。即為瘴氣。瘴氣害人。故為疫也。多恐者。春大之氣。不以漸至。

人感此氣。危微善驚。如服行氣藥過度。心常震懼危動。易驚也。皆氣洩太蚤之害也。春行秋令。少陰陵少陽也。少陰已盡。新陰未生。何從得此殺氣。越序而乘權。由生氣微弱。故殺氣盛行。以下陵上也。在大為暴風雨。在地為惡草。在人為寇戎。為疫。皆有害于善類者也。皆殺氣奪生氣之害也。春行冬令。太陰陵少陽也。以陰乘陽。是陵上也。少陽用事。太陰宜伏。不伏而奪其權。當發生而閉藏也。故在天則霜雪失宜。在地則種植多傷。在人則好搏擊。在國則有恐懼。皆閉藏失時之害也。其曰國有大恐。行夏令。冬二令皆同。人之神明不暢達。則日就縮減。縮減太過。恐慄作矣。喪膽奪魄。皆恐慄過也。故彼以發洩而恐。此以收斂而恐也。夏行秋令。少陰陵太陽也。太陽方盛。少陰過之。宜伏反進。而干預其事。是下陵上也。故在天則為苦雨。在地則害稼穡。傷草木。在人則多災疫。在國則有兵革。皆殺氣陵養氣之害也。夏行冬令。太陰陵太陽也。陰不避陽。越序而陵之。以死氣害生氣。災之大者也。故在天為雹為風。在地枯草木。敗城郭。在人物兵革不靜。鳥獸不仁。皆死氣乘生氣之害也。土不克水。異之大者。土有常尊。王室之象。春秋穀洛之圖。將毀王宮。王靈不振。土不自固。當克而反敗也。夏行春令。少陽陵太陽也。不當代謝。留連不去。由正氣過弱。故廢氣執權也。在天為暴風。在地則草木不實。蟄蟲為災。在人多疾病與遷徙。遷徙者。火氣既弱。不能生土。故民居不安。與敗城郭同也。多效者。肺氣屬金。既為夏令所克。又與春木相搏。肺氣不寧。是以欬也。皆陽當感反弱之害也。秋行冬令。太陰陵少陰也。以陰乘陰。皆曰陵也。少陰之時。太陰未壯。乃進而為。此為陰氣太甚。故在天為霜。為風。雷之災。在地草木蚤死。土寒凍坼。在人為盜賊。為兵戎。在物為介蟲。皆陰氣太勝之害也。凡風雷皆氣之發散。何以收斂過急。而反見之。蓋秋氣雖收。而其卦為觀。尚有二陽在地上。雖以嚴陰鋼之。物發為風。奮激為雷也。蟄者。食心蟲也。氣在外。故蟄在內。是以陽氣不收。則有蟄害。介蟲剛在外。而為蟄。柔在內。而為生氣。故陰氣過盛。則為害也。蟲生于食。介蟲者。食吏之外。剛內柔者也。秋行春令。少陽陵少陰也。相之相侵曰侵。前之過後亦曰侵。陽德雖尊。而出非其時。亦為不道。金當克木。木不受克。反乘其權。亦云戾矣。故在天為旱。在地五穀無實。草木再榮。陽氣復還。客易主位。豐于外而歉于內也。在人為說言。為解惰。在國為戎兵。戎兵者。木不受克。下人叛上之徵也。言者。氣所動也。氣不收。故說言作也。夏月暑溼。人皆解惰。今餘暑未盡。益以暖風。故解惰不自克也。皆當殺而更生之害也。秋行夏令。太陽陵少陰也。當退而不退。開少陰之弱。而久據其柄。貪位不舍。非時不道。當收斂而盛大。當薄寒而炎暑。比春令加甚焉。故在天為旱。在地為火災。火宜斂。藏者也。人不謹則延灼。不當夏而夏。人事故縱之也。火災宜矣。又為蟲之不藏。殺之復生。水之敗資害也。在人則為鼠。為蟲。為瘧。為瘧者。寒熱相搏之證也。秋暑不解。人傷于渴。飲水納涼無節。故為瘧也。夏土溼。至秋而燥。秋行夏令。土不燥也。故川之方至。不以其時。資害之屬皆敗也。皆當肅反贏之害也。屈宜答曰。時雖舉贏。能無災乎。此之謂也。冬行春令。少陽陵太陽也。太陰謝事。而後少陽乘權。今不待時而遽侵太陰之權。易曰。壯于趾。征凶有孚。少陽于此。可謂壯趾。亦不道矣。故在地為水竭。為蟲生。在人為流亡。為疥。為傷胎。為病。為逆象。月令言蟲災者。人皆氣之不肅。不能殺蟲。或先時遽生。或後時不藏。皆由于溫暖也。水泉當動而反竭。微陽盛洩。不成滋液也。流亡者。氣不

聚故民亦不聚也。於生于德。陽令而陰時。其施不暢。故爲鬱也。以冬爲春。反終爲始。是爲逆象。皆宜閉而更洩之害也。冬行夏令。太陽越序。侵太陰也。水宜克火。火不受克。反伐其事。當密固而太洩。其害亦大矣。故在天爲暴風。爲冬山。爲無雪。在地爲大水。爲凍解。爲難復出。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閉藏之時。大地育物。方當因其根莖。奈何有害物之風。來自空谷乎。皆氣不寒。不斂藏之害也。冬行秋令。少陰陵太陰也。以陰乘陰。皆曰陵也。少陰者。肅殺之氣。不可常在天地之間。故亟以閉藏斂之。戰于乾。勞于坎。是也。冬行秋令。是有戰伐而無休息。殺氣妄行。物不得反其宅也。故在天則雨雪雜下。阻霜不殺。在地則蟲生。在人則兵起。月令言兵起者十。皆殺氣之盛也。當閉藏而殺氣不息之害也。二分二至時之中也。爽其令者。其沴必大。秋之與春。冬之與夏。五行之相克者也。爽其令者。其沴亦大。四氣之相近。有留連不去者。有緣開而起者。要以各有界限。不可踰越。若其相爭。是爲不道。或輕或重。稍有差別。亦未可知也。

讀書說卷四之下

甲兵

行師之道。雖以善變爲奇。必以守經爲正。要之鑒于古人。因其故智。亦可以當司馬法之書矣。行師之道。宜以廟算。正其得失。師出臨境。敵人拒以大義。而後知其不可。雖無遠過之咎。亦有輕舉之失。卻克納邾。子弗克。公羊大其事。穀梁譏其晚。各有意義。不可偏廢也。兩軍相當。各據營壘。其中偏裨。亦各有部曲。度其素失人心者。與之挑戰。在彼上下不親。必不死戰。以衛其帥。可徵取勝也。吳楚戰于柏舉。夫槩王知楚人素惡子常。先擊其軍。吳獲全勝。用此法也。重兵聚于一隅。膠結牢固。而不可離者。自守之志。非圖進取者也。不以天下全力用之一方。乃得制勝之法。高帝身當側敵。別遣一軍。關地廣境。而大軍若無開焉。故兵力屢挫。形勢日張。天下卒定于漢。項羽欲以一夫之力。與天下搏戰。又不明形勢。越梁宋而爭成皋。雖有勝敵之時。常懷內顧之憂。牽制于河南。而望失河北。皆失策之大者也。吳王濞初起。其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成功。欲別將支軍。循江而上。收淮南長沙。以入武關。吳太子曰。以反爲名。不可。以兵假人。恐所假者。亦且反己。可謂長慮矣。然如此長慮。不用諸未反之前。而用諸既反之後。不思所爲之事。原非萬全之策。又何必長慮及此。祇見其愚。未見其慎也。李陵請于武帝。願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武師軍。正與祿伯意同。武帝久用兵。知勝算。是以從之不疑。然祿伯之謀。差勝坐

待其困爾。未必能得志。何也。叛人非成功之局也。又桓將軍之計。以爲步兵利險阻。吳楚之師。宜棄去所過城邑。疾走險阻。以遏漢人車騎之勢。此策亦非必勝之道。然在反寇用之。乃制賊也。使當日果出此計。驟至雒陽成皋。則周亞夫堅壁昌邑之計。不可用矣。疾據敖倉。以食其粟。則亞夫計絕饑道。不可用矣。吳王不聽二人之策。是以必敗。所以光武別遣鄧禹入關。而身當銅馬青犢。別遣耿种下齊。而身當劉永鄧奉。爲合乎用兵之法也。羣賊屯結氣銳。不宜速戰。俟其食盡氣餒。有將走之勢。而後乘之。光武擊銅馬。用此法也。本營偶有叛將。此出一時憤激。非宿謀也。開招降之路。誘之其下。必縛之以獻。以求自新。光武策黃防。必執黃防。用此法也。大城未破。不宜貪小勝之利。大敵未破。不宜貪小敵之利。小敵小敵。成功頗易。而兵力之耗。必不可免。且其殘卒必逸入大隊。助之守禦。助之來攻。是以既耗之力。當彼全盛。非完計也。先破大者。則小者必無固志。可不勞而服。光武得滎陽突騎。不攻鄆郢。而東圍鉅鹿。幾于失策。聞耿純之言而悟。爲得法也。盜賊羣居。不能久而無變。不宜輕與鬪戰。就彼不爭之地。而託處焉。以觀其敝。有隙然後乘之。鄧禹知赤眉必亂。休兵郿谷。就糧糞土。爲得法也。敵有必敗之勢。自知不可久也。于此時也。戰則恐其致死。降則則命必從。亦用之東。鄧禹微戰而敗。馮異欲以恩信降之。爲得法也。行軍非有定謀。不宜分屯。分屯則彼此不能相救。一營既破。兩營皆敗。吳之三軍。所以爲鄧布。而後朱浮鄧曉。敗于彭寵。吳漢劉尚。敗于廣都。皆由此也。然而分屯者。騎角之勢。主人所以應敵。故曹操圍呂布。其將陳宮。欲別營于外。而布不從。故敗。論者以宮謀爲得法也。敵據堅城。不可仰攻。用力雖倍。而功難成。誘之使野戰。彼失所恃。我得致力。盡銳一決。可以成功。耿种誘費邑。救巨里。要之中途。遂獲全勝。爲得法也。天下一家。而羣賊屯結。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故廣明之亂。失于受降。使爲寇之人。利則進戰。敗則屈伏。稍縱緩之。又復跳梁如故。朱術不受宛城之降。決策撲討。爲得法也。人蜀有二道。從巴郡至廣漢爲一道。從都江至武陽爲一道。所云內水外水者也。沿江近而都江遠。近者備嚴。遠者備疏。故不影已至熱江。復還江州。而從武陽以上。公孫述遂以爲神。厥後劉裕伐蜀。亦從外水爲得法也。兩軍相當。必用詐謀取勝。此儲者之書所不取。而先儒更有取焉。故子魚論戰。左氏載之。其意欲後世知之。以參決兵事。鄭魯皆言亦責其公。不用子魚之計。軍敗身殲。不足服鄰國。定遠疆。孔安國詩疏。亦載太公兵鈴。有審其權謀。出無常道之語。爲得法也。

廟算

天下既已治安。生民離乎湯火。而聽將帥之言。用兵不休。以誅不服。人主不親履行陣。察功賞之實。將帥席疆大之威。征高顯之爵。亦不能深思長計。奮力致死。以快主心。而除民害。此時用兵。適足費財費士。而已。其傷殘破敗者。勿論。雖或克捷。而元氣大喪。亦非朝廷之福。故嚴安書云。用兵人臣之利。非天下長策也。蓋兵連于外。則將帥權重。高爵隆賞。可以取必朝廷。故曰人臣之利。然而民困財竭。死生不卒。盜賊羣起。宗社不安。故曰非天下長策也。此時之計。惟當用顯比三驅之理。以文告諭之。彼必來降。恐後不勞餘力。最不可用新進文儒之說。其趨險犯難。不顧民命。更有甚于將帥者。蓋將帥受命。猶當親冒矢石。彼文

儒者則坐談而已，折衝禦難，責之他人，是以尤不可用也。武帝從嚴助，而兵連禍結三十餘年，光武拒威，宮馬武而海內晏安，至于馬援鼓車，劍賜騎士，是其前轍也。自古窮寇受降，壯心已屈，必無非分之望，皆由人主大義不明，其來而隆其禮，既伏其驕蹇之心，事定之後，又不能推誠相待，事曲而防，更生其怨望之隙，是以其人忘死之思，銜怨之怒，蹈前愆，就後患，而不自恤。李密李全是也。赤眉擁大眾以降，先使人探帝意曰：盆子將百萬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先是王郎投降，求封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足矣。乃知爾時所以處降寇者，率用此法。蓋逆折其氣于未降之前，然後予之生路，是以雄心殆盡，而不再萌。如盆子之事，又申明三善，以示施恩有故，非獨幸其來降，是以百萬之衆，旦夕解散也。措餉之法，則何最善？計戶口轉漕，不接舊籍求也。蓋亂世之籍，多不可據。若按此而求，逃亡既多，抑配生焉，登校或疏，侵盜熾焉，虐民盡財，誤軍失機，策受其敝。故曰：當以道何爲法也？行師之道，無取于必進，故易有左次之文。傳有知難之義，蓋全師以送，猶勝與尸而歸也。行師之際，亦有當用小人者，事定之後，但報以爵賞，不任以政，授之以政，則亂邦矣。元末用兵之弊，宰相出師于外，而奪其位者，竊發于中，宜後世圖外重任，專以彌縫，設問爲務，運籌運將，皆餘力營之，不暇深思。故范祖禹說詩：據張仲孝友一語，以爲大將成功于外，必由人君之旁，有賢人在焉，不獨左右道地，實則謬論道義，以爲任人之本。此有感後世圖外而特爲此論也。總之進言人主之前，不宜道以川兵，漢武越中兵端，發自莊助，胡中兵端，發自王侯，是二人者，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信矣。

與兵皆衆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別，于以見理之無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爲也。故春秋征伐，有義之者，有大之者，有失之者，有過之者，應天順人，弔民伐罪，則必義之，義者，經常之所重也。尊上懷惡，救災恤鄰，信著于天下，則必大之，大者，因事而重者也。則曰而戰，不爲掩襲之計，聲罪致討，得其服義而止，不主其地，不掠其人，師已勝矣，城已克矣，重裝而入，數軍實而出，市廛不驚，不爲人患，與人同事，讓以自咎，不懷其功，不利其實，知進知退，不忍戕殺其民，雖見侵犯，不窮追遠討，雖不能疑其役，但因其歲月之久，述其室家之情，以致其相親之意，如是者，皆美之，美其不得已而用也。因一事之善，而與之不計其前愆，不責以後效，是謂進之，進之者，謂其可與行義也。結言而退，不設盟誓者，謂之大信，鄰國有難，喪其土地，人民遷徙，開關資給器用，皆懷其而保護之，師無私焉，謂之有禮，邊境之上，亭障甚設，寓望必嚴，來則有備，進則有變，使人民不喪，則不憂，謂之善禦寇，戰勝之後，長于經畫，使已成之功，不自墮，敵人之畏之，復可當一師之壯，謂之善師者，不陳，守險以道，勝于金湯，克敵以義，優于堅利，謂之善陣者，不戰，其或無禮于人，而責其不服，報忿似而過當，赴人之急，而解緩其行，老帥普財，遷延虛次，耿介自用，不納忠直之諫，因人之力，而自爲功，懷利國之心，而託定亂之名，皆君子所不予，不予者，謂其爲失正也。輕小敵而不設備，使大敗于小，曾敗于卑，爲謀不審，豈尤已據，鋒刃既交，乃行區區之仁，帶小信，避小嫌，以自取傷敗，身爲賢辟，天下所觀望，鄰國有亂，不救成易置，而貪取并吞，朝有假敵之奏，野有哭泣之聲，雖設宮而弔，求死事之孤，而重賞之，亦痛心之事也。如是者，君子諱之，諱之者，諱其傷痛也。無故而蒐軍實，兵氣之動也，以娛耳目，悅嬖寵爲尤甚焉。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所以柔綱最要，先備謂啓征甘忌，非至德之舉也。內虛國本，以博外寇，逞一朝之忿，結累世之怨，長驅鄰境，而不假道，視地主若無人，久戍不解，使走士放縱，內地疲苦，盜賊不戒，而日繁，舉動輕躁，尊卑無禮，思慮不審，待敵不豫，如是者，君子危之，危之者，所行不義，雖無害而有危道也。結怨深禍，報償無已，務勝不休，利心數動，至于伏尸流血，上下不安，社稷幾危，問人父子兄弟君臣，使相賊殺，背德棄信，乘賢者之困而陵之，如人之有創，而再創，長越境背盟，邀于險道，而盡殲之，如是者，惡之，惡之者，謂其大爲人害，若虎豹豺狼之不可近也。逆王命而助黨，翼冀弒以伐有道，貪貨賂而威禍亂，與人相約，不崇禮讓，而相引爲不仁，開道異族，使爲害于骨肉，強梁之臣，貪出師以作威，擅兵權以抗屏弱之主，家藏甲而公室分，民食其惠，而歸怨于上，如是者，誅之，誅之者，奉天子之命，往討其罪也。以行義出師，而受略中止，陷阱設伏，縱火決水，以邀一切，取勝而無辜之民靡所逃，詐設誘說，彼此相報，而不知止，有土之君，而逃義棄正，爲匹夫之行，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多行不義，見棄于時，會而後執，盟而幽下，內治不修，兵將不力，開鄰讐而震動，雖曰能成，亦可醜也。如是者，賤之，謂其辱及宗祖，恥及臣民也。守社稷，不死而逃，逃而後免，降刑峻法，使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若魚爛然，從內而發，雖不見伐，而有必亡之道，貪賂賈鄰，自取執縛，借力不義之人，以弒其故君，戮其宗臣，如是者，絕之，絕之者，雖有國如喪焉，雖幸生如死焉，雖王者起，收與滅繼絕之義，亦不及焉。若此之類，非直警悟前人，所以開示後人也。夫行軍之法，出則少壯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卑幼在後，復尊卑也。軍敗則有力者居後，復患難也，是以管侯觀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非排戰之謂也。率子弟攻父母，荀子以爲勝敵之術，孟子以爲行仁之勸，言同而指異，陽處父伐楚救江，猶係賂伐魏救趙，而公羊惡其不信，以此見後世用兵之將，所謂神妙不測者，皆聖人所謂行詐而已矣。故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刑辟

物以秋成，秋則生意斂藏，秋而不斂藏者，災異也。人以刑肅，刑則惡機杜絕，而不絕惡者，亂人也。然秋未有不肅殺者，秋而不肅，天時不正也。刑未有不懲戒者，刑而不懲，綱紀不正也。天之有物，包含福禍，聖之治人，普愛無私，然天有災異之降，聖有刑辟之威，天之災異，因失道而垂象，聖之刑辟，因失道而平施。天心仁愛，雖肅殺之時，長養之萌在中，君德仁愛，即施刑之頃，鞠育之念在中，天與人通，聖人又與天通，故斷獄之法，原心定罪，深意諷誥，死者不抱恨入地，生者不銜怨受責，治外亂宜恕，治內亂宜嚴，不恕則遠人無以自明，不嚴則近臣日竊其柄，皆以愛民，非以殘民也。禽獸在野，豈不知避網羅，至于驚走，則誤入甚多，君子處此，每爲寒心，故曰：紛紜逢難，潛然出涕，民以窮悍罹罪者不少，非盡有意犯也，且刑罰之不中，未必皆失人，亦有失出者，然在下之人，非惟失入不安，即失出亦不安，春秋之時，法律未定，爾時之君，極其喜怒所至，持人之足，以頃榮辱，叩人之鼻，以血嬰社，其惡如此，子正結刑書，苟宜賦最嚴，蓋恨末世有司，嚮貨辭交，故取上世所稱善者，著諸金石，使人奉行，不可謂非仁人之心，然律令不可有二門，民

情不能無三等。善良者，奉文而守法，頑梗者，叛文而執法，奸偽者，弄文而弄法。是律令所治者其一，所不治者有二也。制法以範之，勸懲以徵之，桀黠之民，知上之人不能用法以罪己，又不能用法以施恩，是議事之制，反爲法令所奪，而民不畏。且先事之禁，必不盡括所犯，民又緣此以逃避，上亦無以執之，故叔向仲尼皆以爲不可也。漢魏以來，制爲比例，夫法既不平，則比例即以藏奸，元人條格可察也。古稱漢法最簡，漢刑最清，豈非以高除三族，文於肉刑，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子產之爲政也，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禁小疵，故其卒也，鄭人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魯大夫臧孫爲政，主于嚴猛，其病也，人皆賀其死，其愈也，人皆懼其生，是以著述之士，皆尚寬仁，惟商韓之書，專以嚴酷，由此觀之，宏崇安妥，上下皆受其福，陰慘刻深，彼此皆罹其禍，亦奚取于此乎？故司刑之官，佐君爲治者也，古之天子，必擇良士爲之，若非其人，則獄獄矣，畏勢矣，又必耳目無繆蔽，一有繆蔽，則偏聽生奸，喜怒用事矣，又必行法果決，不果決，則礙于迴惑，失于轉徙，病于煩擾矣，其最要者，不獨爲國守法，亦當自範于法，凜然如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爲其容，而後可也。所行之事，欲施于彼，不可求諸彼也，當得可施之理，即在吾身，然後行之，有所禁止，亦在此身無過，而後可禁人過也。以此爲名，以此爲言，當令所名所言，皆可行于己，而後以此名此言責之于人，不可名言于此，即不可責人以名之言之也，可名言之事，出于此身，則善果在身，而人之從善，亦可以此身督之，若物有權衡規矩，而衆器皆受其裁也，若以不正之身，而果于用法，則暴戾恣睢，與罪人不殊，又可以相治乎？且貨財上行，則天下無公是，奸邪隨下，則舉世無完行，雖有銀山金穴之賦，不聞于上，則無從罪之，雖果楊菜茹之饋，既挂彈章，則無從白之，而奏與不奏，又不係事之輕重，而係怒之深淺，怒與不怒，又不視人之賢奸，而視賄之贏縮，故盜跖肝人之肉，有以悅上，即得志矣，盜廉士競競自持，無以悅上，率不免坎塹，大吏犯法，雖多，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雖多，而苛察部民，漢和帝詔書所云，貨行于言，罪成乎手，左雄上疏所云，賢黜之職，生于睡職，覆尸之禍，成于喜怒，古今皆然也。況禁殺之下，仕而歸者，重車盈道路，貨則溢里閭，市廛滿都門，泉刀流郡國，吏議莫之及也，遠方下邑，聞風而爭趨矣，尙爲有法度乎？元世祖苦官吏受賄，及將盜倉庫，定爲重辟，並坐言官不舉之罪，可謂嚴矣，然未知此兩案者，皆非刑辟所能禁也，犯此兩案者，皆有貨財以開解免之門，禁之彌嚴，獨之彌奢，取之彌多，案之彌不可勝，徒以救火揚沸，取具一時，而無終朝之計，豈能有所感化乎？所以骨持細民，無敢訴冤，固結上官，互相壓迫，其始原于兩造，漸至盜賊公行，屢連彌甚，且先誅求被盜之家，以杜其口，其憂豈不大乎？善爲治者，當厲廉恥，以維持法度，廉恥之心生，則貪心自息，廉恥之風盛，則貪風自戢，雖網漏吞舟，而培植甚多，禁禦亦多矣，先王所以禁民爭心者，不但用刑辟也，五刑皆用之，故叔向曰，罔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夫以仁義禮信，革民非心，此後世所不講也，元人不重廉恥，而威以刑辟，法雖嚴于外，心彌熾于內，宜其懸諸象魏，犯者彌衆，即稍自好，又恐一旦意外之患，無可解免，先取足于無患之時，而舉世無不貪之人，則刑辟爲之曷矣。

刑法非一代之事，參數代觀之，或異或同，皆可以徵義，學者能明其義，則可以善後世之事矣。毀國君之弟之僕，事不可行矣，然雖不能行，而不謂無其理，故窮理者宜知之，若但以爲過人之行，聊一激賞，而稱道之，視古人反淺于己，亦無大益，雖而行之，且恐有誤，張釋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蓋得魏釋之理，措諸行事者也，然非悼公明察，文帝仁厚，二臣亦不敢爲此，以取必于理，而大戾于勢也，文帝已廢肉刑，至武帝時，何緣復有腐刑之律，若司馬遷，張敖，皆賢者而坐之，不亦可疑乎？按許廣漢傳，少時爲郎，以居從之勢，盜取他郎之鞍，吏劾從行爲盜當死，有詔，募下獄室，募之爲言，或因文帝所廢，子孫不敢輒復，而情法之可矜者，又不可不全其生，故以募爲名，若應募而至也，此亦曲全人生之意，非樂于割肌膚也，然別立科條，曲爲義例，以斷人肢體，何如直禁之爲愈乎？故自漢以後，不復存此律也，田叔焚梁獄詞事，班氏不載，褚先生載諸史記別篇，蓋中道而禁獄詞，事不可訓，班氏疑而削之，是也，褚先生喜其奇異，訖而書之，此正史與野史之別也，通鑑復存之者，謂田叔歸獄勝範，得公羊季子之義，因悉其原委，而并及之，以爲議親之則，亦非謂禁獄詞之可訓也，經術之士，宜慎取之，權幸之臣，有所不快，欲人君因事誅之，至有假陰陽鬼神之說，搖動主聽者，梁邱據請誅祝史，衛青款請除西南隅大臣，是也，人主最不可近藝術之士，恐其挾無稽之談，亂刑賞之大政，先事無從詰其謬，事後不及悔其失也，人君以大失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春秋之義，大夫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也，以爲疆場毀卵，則鳳不翔，朝胎焚天，則麟不至，故有施放之典，以處罪戾，所以尊賢者之類也，臣之見放者，三年待于寬上，蓋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以待君之誅，非待君之赦也，此亦在律令之外，當存其理者也。

治天下者，雖曰王者無外，必取皇極居中，故邦畿未寧，勿問九服，中國雖安，不搏四夷，唐虞三代正朔所及，不過五千，岐邠江淮之間，仍其故俗，朝野遼海之外，戎服不改，君臣泰然，不憂區宇之狹也，後世之君，務在廣地闢境，然地愈廣，而威恩不制者始多，境彌遠，而風教失宜者亦衆，一庭之外，君門遠于萬里，萬里之遠，明聽阻于節豐，適足釀成禍亂，無益聲靈也，且以中外大勢言之，自秦以前，中國衆建諸侯，戎狄亦各有君長，不相統攝，秦皇以天下爲一姓，而冒頓亦統一諸胡，天地氣運，至此一變，此後遂爲敵國，而相吞勢成，南之防北，非全力不能當，北之于南亦然，若何如三代時別散分離，焉能抗衡者，于此見天心仁愛中外若一，不使相侵暴也，肅望之儒者，論及軍旅之事，自然以安靜爲上策，故其議匈奴一對，引士句不伐夷爲義，欲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厥後揚雄諫受朝，皆不欲用兵之意，孫樞所言邊事，其論將帥，即漢人州郡可任之說，其論士卒，即漢人邊縣制敵之說，大率邊事之論居多，其要領不外此二說也，田錫云，率義動之衆，徇無益之求，輟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務，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道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大率邊事失策居多，其損要莫不括此數言也，若夫致金縢之奉，是謂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非族類而居塞內，是謂無出入之防，萌猾夏之階，結兄弟而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借兵力以平亂，而舉夏彼其毒，信甘言而劫盟，而臣主蒙其恥，皆中國之羞也，觀之之法，使治安形于內，則

得亂於外，是以來則禦之，去則釋之，非我故物則棄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成勞人之役，中國之長計也。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民，黷武而窮征討之威，其亂而致啓禍之漸，強弱雖殊，其爲失策一也。然而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斯固人情所然，亦理勢所必然，宋事最可笑，介冑之士，皆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意，其他指畫多端，人人有策，而皆歸於不可行，即可行者，亦不能盡人以必行，所以一代武備，無一事可紀也。明代邊防，無臣服之事，無和親之事，亦無歲幣之事，然而最可痛者，邊防一啓，奸相奸璫，輒欲居爲奇功，竊爲奇貨，將以賄得，督以私授，報功行賞，皆不以實，且也宋人空言之舊病，錮而不開，唐室監軍之覆轍，因而不改，威寧之捷，附驥尾而寄勳，龍川之功，施萬里而受策，一代去此二事，更何事可勒銘乎？雖中樞職在封疆，反爲所掣，方略任遣，總非己意，若守正不撓，則開邊生事之罪，旋踵及身，或死或貶，皆不可測，直待大奸事敗之後，昔之受貶受誅者，或復其官，或卹其冑，而邊事之陵夷，則不及救，非一二歲之憂矣，此又一代皆盲之疾也。

要荒之道，直北不可力爭也，當以和好爲上策，其餘三方爲害，有時勿聽邊吏邀功生事，則久安無患，誰能開之？夫冒頓統一諸胡而強，呼韓邪分五單于而弱，此強弱之往事，古今所共觀已，然亦有可疑者，光武用款國之策，立日逐爲南部，而北部求和，帝初不受，蓋受一不受二，所以示信也，如兼受之，則兩單于之心，皆不固矣，迨其再請，則亦受之，以爲既不受北，又可以安南部之心，受之而兩單于之憾，愈于不受而敦一家之信也，光武處此極爲得法，故邊境獲安，十年之安，其後子孫因之，不離此指，南之不能兼北，猶北之不能勝南，固兩部之情，皆倚中國以爲重，明太祖既敗元人于境外，彼中一世之後，即與瓦剌分爲二種，互相仇殺，此亦南北並峙之勢，然以成祖雄武，徒勞兵力，即宣宗之世，內治修明，亦不能得其要領，而使阿魯台之衆，爲脫歡所并，二庭合一，以成也，先極重之勢，較之兩漢，萬不及一，是雖之過，雖光武心存仁愛，視異域之人，皆吾赤子，觀其御城宮馬武之請，諸將不復言兵，薛西域質子之書，東西南北自在，是以仁聲遠播，徧滿遐方，近者既獲安居，遠者亦興嚮慕，伺伏款塞，而無二心，明之二祖，欲盡其種類而鯨鯢之，是以彼中君臣上下，莫不畏懼，瞋目切齒，以圖南牧，雖願示仁恩，開出資賜，皆知其不由至誠，而仇讐未失，無日不竊擬境外，宜乎不能得其要領也，誠因兩家貢馬之始，用招徠之法，示以大度，推以兼愛，不貪人畜之利，不快僭僭之威，未必不可德禮相懷，如光武事也，加以明代之弊，任將出師，牽制多而文網密，將無專闢之威，兵無死伍之義，此呼而彼不應，前雖而後瓦解，雖有衛霍之才，不能盡用，所長雖有狼膽之勇，不能一夫深入，惟當結納中官，彌縫言路，始克免患而後功，否則盤金積帛，以奉權貴，速圖內應而離危地，任勞任怨，又復委諸他人，乘險要而不守，委膏腴以資寇，外爲異域所窺，內爲奸邪所玩，句致禍端，相輔爲害，來則得志，去復讎張，借朝貢之名，恣侮慢之意，頻費無訖，中調不替，賜予靡繼，寇盜依然，諸師多端，邊關虛設，而不可救矣，于此時而講和好之利，豈非不治時務，非所宜言乎？

西夷有二種，有西域諸國，有西羌諸族，羌近屬西，頗能爲害，然其竊發，皆由邊將失于綏御，皇甫規所云，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說小利，則致大害者也，若嚴敕邊將，可以無患，然則制馭之法，惟趙充國得之，段熲雖有大威，不足法也，蓋羌人稱自自強，數相攻伐，其勢不一，有時入寇，必先解仇，約是以中國得而制之，其勝算惟設計以散其黨，招徠小種，使大種之勢稍孤，鋤莠大種，使小種之心益畏，舍此更無長策也，蓋種族之小者，其心常怯，畏天子之威，與畏大國之威同，至其私心，則以爲遠附天子，不過責其職貢，時或調發，且得閒遊賞賜，不若近附大族，有時利其土地，略其妻子也，天子赦其罪而撫循之，未有不從命者，若大種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習，視天子且不甚畏懼，何有于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即不能不結小種以張其勢，然不免威劫行之，猶恐臨危相畔也，當思以恩結而不可得，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旬日救之，適中其施德之計，小族既受大德，而又歸怨天子，依附愈堅，而不可招徠矣，辛武賢守土之官，與進剿之將，議論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賢之意，以爲小種孱弱，易于取勝，一戰而勝，既要爵賞于朝，又私圖獲于外，計無便于此者，所以極言罕罕，其言極感失刑，而願小種入大種，使充勢益盛，充黨益堅，則敵而不言，幸充國力爭，宜帝轉環，魏相折衷，不然幾爲所誤，而羌事必壞，且貽隴右之憂矣，蓋用兵之道，不可憚勞畏堅，蓄力以擊其難克者，則兵力不耗，一戰既勝，餘皆瓦解，奏功反易，若耗散兵力，用諸脆弱，而堅強之敵，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盡棄，所貴決策帷幄者，情態洞悉，而又無私好惡，有所左袒，庶不誤國事也，至于屯田之計，所難決者，初罷兵時，羌人竊發，而不可禁，充國度羌人十漢，非有積怨深怒，不過爲奸人所誑，微幸思還一戰，不勝其氣已奪，但以重兵在邇，不得不爲應敵之計，此時而罷騎兵，使知朝廷原無窮討之心，安得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見削弱，又開謀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爲說，以攻其偏強之心，而生其恐懼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動也，先零既不動，而騎兵不能，兵難聚處，則隙易牛，將士不協，卒伍相殺，坐食無事，私出掠取，皆足以敗成謀，必兵罷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非收諸羌無以致先零，非罷兵無以安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推殺之臣，多以避嫌畏咎，失事機之會，又以計畫未悉，有疏略之愆，雖其迹未嘗償一身之事，而事勢實大貽國家之憂，然後知充國得計，而光祿遂明也，東京之時，羌如故也，其患幾與一代相終始，失于闕外無成謀，廟算無長策，而宰相亦營私自便，三者參會，故邊境不靜，小醜日熾也。

吐番亦羌種也，其師無饋餉，以齒獲爲資，然自秦漢以來，未爲邊害，唐室失馭，而有大非川之敗，其勢遂振，亦以高宗溺于晏安，臣下莫適任忠，又玄宗約和之後，禍碑亦頹矣，邊將乃矯詔襲取，大獲其利，遂致隴右盡喪，平涼劫盟，青海西入，乘與東奔，豈非極重之勢，必不可反，至于大壞而後息乎？自長慶以後，唐與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蕃落自爲君長，常倚中國爲重，秦蜀二邊，往往族居，內屬者爲熟戶，餘爲生戶，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屬國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猶然爾，宋太宗時，吐蕃弱矣，猶下詔曰，念其種類繁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所以置子度外，存而勿論，蓋異域小族，撫以甘言，鮮不慕義向

化可歎漢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爲己有故漢有二元之憂以馴至于唐終有吐蕃之禍也若西域諸國形勢分而兵力弱非中國政也漢由征邪降而得敦煌以內故郡縣直接王聞日遂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郡謫可治烏壘然而郭舜請辭康居杜欽論絕閼賓皆以爲無益之事班史亦云天地界絕自爲一區種類衆多不能統一雖屬匈奴不能爲中國害雖屬中國亦不克制匈奴所謂斷其右臂幕南無王庭之語皆非實錄也建武中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頗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一切還其侍子報書曰大兵未能特出于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後代傳誦此語以爲盛德其後班超以此立功雖云不費中國物力而袁宏之論亦謂超非急務也明時哈密之舉乃成祖好大喜功留此毀端宏治開大費經營正德嘉靖兩朝邊境之爭猶小朝廷之爭更大最可笑者邊境之事闡入議禮諸臣攘臂其間國是之亂至此極矣折衷之論盡于桑中老人之言其說曰我義未直兵則何威彼求方域子則何恩況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塵以厚生苟馭之有備又何患焉蓋云衆之無損于中國也爾時諸公近舍朔方遠爭哈密不亦蹶上而圖下乎

箕子施八條之約以化東夷故柔護之風異于三方自衛滿以中土人雜擾其間時有叛逆之事然終不能爲大害漢之玄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日本去高麗已遠未害箕子之化而又爲海外最大之國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固然然亦無意中國有時爲害者中國之人誘而致之也洪武初方張二僞既平餘黨未誅者悉亡命入海糾日本人人寇以故爾時倭患最多雖信國備海築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太祖招蜃戶歸人漁丁賈豎盡籍爲兵海上惡少皆得衣食縣官而方張餘黨亦老且死沿海諸郡稍得休息然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番人亦習海口道里遠近曲折解棉之奸由此而生宣宗許其貢市限以貢期約以人數凡貢不如期人船適數卻而不受或私挾兵器者即以寇論然而夷人得我郵符方物戎器滿載而來給官兵以人貢卽不如期守臣不敢詰苟幸無事爲請俯順夷情主客之司亦盡可條奏但云後不爲例其實後此再至亦復如是不敢卻不敢詰也雖朝廷以爲無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殺掠已不可禁加以世宗時有市船中官顛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于正使上席開授以兵器縱其相殺戕我備倭將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禍起市船禮部遂請罷市船不知所當罷者乃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市舶之利在中國數世亦如東之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華夷之情澹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使歸于上誠戍守之費以寬民力又以禁海費抑奸商使無嚮導之憂自市舶罷而諸弊悉出諸法盡壞外交內訓幾無寧日海船一至奸商闖入其貨不肯與直夷人無如之何不得已而投貴官之家久之貴官亦不憤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爲盜貴官利其萌去輒爲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討盜實賊之也及兵將出又漏言番人且爲奸語唱之以沒前貸而市後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貴官而思掠其貨和與盤踞海岸徘徊觀望內之兒徒逸因猾吏黠僧及失職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庫縱囚無不滿志矣加以朝廷之上出師命將川舍非人費罰不衷戮力川命者往往得罪奸貪敗類者率皆漏網是以兵出無功禍久

不屏數郡蕭條。遺墟。夷人久亦飽肉揚帆而去。叫呼嘯聚者。十有八九皆中土奸人。雖時復剽掠。莫能殄絕。晚年海濱稍靖。而中州流擄未。

南方之夷連涉荆襄之區布渡巴庸之外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貢生理既不足繁其心地險又可容其惡是以坐縱恣而安悖亂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國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此其因明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秦時亦有郡縣其地者至漢明而道閉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後往往用兵雖時有勝敗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隸乎秦晉亦且歸於臧方以其勢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滅之適以明忍秦哉昔人之言曰蠻貊雖人宜鳥獸畜之其小啁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投伏制以使其天性噪呼咆哮駭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窮討則散漫山林我敵而彼逸非勝算也禦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當其無事宜佚簡易寬小過持大綱正其疆域不使鄰境相爭陳其宗庶不使襲替相訟別其區宇不敢羸弱相兼而又免其錢穀之輸寬其方物之獻或有蠹訐則乘其未滋密衝電激指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謀之大略也漢武開拓三方皆非弔伐之師總欲利彼土地私其命玩而南越之鑑尤爲無罪且因浞夫以繼他國之母更爲中華秦唐宋之君必恥而弗爲也考其歲月乃在衛霍絕羣馬死大半之後勢必不能得志于北聊取小弱以代辛勞律以懷遠之道豈不悖哉又東越之王初保京山後徙居大澤中去險阻而家平地于漢何罪而朱買臣襲取以爲功此又不與負固而抗衡上國者比也故先儒之論漢置安邊郡議而西域篤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皆貽譏後世非盛德之事善撫四夷者亦誰之而已矣魏徵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論也

安邊之計無如修好。漢之和親有五世之利。此從來所共覩也。但講和既久。不能無反覆。要其歸宿。終以此策爲便。文帝爲趙佗置守家人。尊官厚祿。寵其兄弟。然後遣一介之使。慰以溫言。遂得去其帝號。委質稱臣。信乎懷遠之道。劉叔之術。皆無如此者。其後祖逖與石勒通好。不聞于朝。自以己意專行于外。于國體甚尊。邊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威。但使方隅無事。王心載寧。以邊事論。則方叔之壯猷。以臣道論。則春秋公子結之義也。然范仲淹曾一行之舉。朝以爲大罪。不能如韓昌黎。猛獍得見。資于其君。而不毀其盟。不致其辟。所以境外之事。日見其難。爲邊臣不敢自尊。必歸其責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獨斷。必取衷于公卿侍從。衆論不同。聚訟多端。而成南宋之局。若得祖逖在邊。使和議不發于南。而發于北。則盡善之舉也。然而邊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絀于外。勞費于內。必如明之宣宗。每聞請款之奏。卽申救遼。防其詐僞。戒嚴備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無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寢億倖之謀。爲得法也。呼韓邪入朝。此從古未有之事。禮以義起。豈可過于提損。使在臣僚中乎。丞相御史引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之義。自是事理之常。蕭望之獨謂非正朔所加。宜待以不臣。從羈縻之義。此必斟酌理勢所宜。彼此所安。而後施行。未可于事後偶突下取議也。苟悅起而非之。亦是論理之詞。故悅亦云。漢之所行。爲得權時之

宜未嘗全以為非。宋人有咸當時之事。故為尊大中國之說。今且平心以觀。假令元吳入魏。諒非諸國。持廟算者。果用荀悅之論。抑姑以望之為成法。爾時夏秋之流。固不足校。即韓范處此。亦恐高論無益。必歸實際耳。愚謂春秋之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何奴為敵國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內。即以亡國之禮待之。亦當不臣。而臣其子孫。況義向化而來。豈可無加隆之典。春秋鄭公父來盟。因其接我而襲之。荆人來聘。去州舉之名。以獎慰之。奈何遼東義。兵事宜。以義義之。君實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仲中國之尊。學問不精。襲取嘉名。爭小節而誤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講于篤論也。所可議者。呼韓入朝。漢之禮。賜黃龍已浮甘露。竟寧復倍黃龍。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帝又加厚焉。幾加厚若此。而猶可常繼者。是亦不可不慮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馬公極言其謬矣。愚考武帝時。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漢之罪人。江都女細君。楚女解憂。大率皆貸死而養于掖庭者。故遣嫁異域。即以此周當之。雖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國之體。非若唐室徑以公主愛女往還之也。此亦不可不辨。

防御

邊境有必爭之地。不可失也。周之朔方。漢之新秦中。赫連之統萬城。皆西河之南。關右之屏蔽也。宋顏三衛與漁陽僅隔一山。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亦漁陽之屏蔽也。此二屏者。中國必爭之地。所以唐之邊臣。築三城于河外。置烽燧千八百所。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備。更回紇吐蕃之亂。朔方常為中國所有。則自吳宗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樓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面之險。遮千里之衝。遂以此失朔方。深山大澤。雖在彼中。而寧夏外險。反偏南河。此一失也。大寧之地。明太祖以寧王鎮之。其重可知。靖難之初。首劫寧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與兀良哈。遂使遼東賓府。聲援斷絕。而遼北南牧。常狙伏此地。以伺中國之閒。此又一失也。漢武帝得朔方。而乘造陽以北。論者謂失策。王安石倡欲取故與之說。以筆畫地圖。乘雁門外五百里。太原之陷。無不歸咎焉。明時兩地並失。所以一代邊事。校往皆更難為也。防禦之策。敵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援不及事。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或王旅幾至。彼已飽歸。假令不歸。則費役更廣。又且衆論不齊。任議外錯。平日先事之備。雖有智者善謀。而奉行之人。必不其力。或以虛文誤實事。或以小備易大防。如趙充國請糴邊糧。所需既有成數。司農僅許其半。至于有司奉行。僅供十二。以十二之備。支全事之用。必誤國矣。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漢武帝得邪王衆。分處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所奪匈奴地。則徙關東貧民以實之。蓋處降胡于今河套。而徙貧民于今甘肅。處降胡塞下。所以禦外侮。徙貧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未嘗以遠人居內地。亦未嘗以吾民實邊荒也。趙營平。馬新息。反遠人天性。而居諸內地。欲以旦夕拘錄。制其狼子野心。然而盤結既久。萌芽輒生。幸有伊川之歟。復見于後世。范史所以咎二賢之始事也。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內地。既有五胡之覆轍。欲非牧其人。則天地無冠冕百蠻之理。即處之近塞。若漢之南庭。亦非無事之局。故魏徵直請驅諸漠北。顏師古李百藥咸欲居之遠方。分其部落。太宗不從。而從溫彥博進熟之說。卒以突厥宿衛致結能率之變。知事之不可。而後從魏徵言。乃知處事自有定理。紛紜異說。皆不足用。徒亂人意耳。

若夫沿邊要害。令土人結磐自保。如有寇盜。許以擊其後隊。掠其歸路。亦可當前代屬國。猶愈弛刑減死。募戍遠荒者也。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以我有餘。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馬之類。可無禁也。其他物貨。若縱之使來而無程數。則權與利俱在彼。而不在乎此。法宜謹之于始。約束明而號令肅。使互市之中。折衝之計。已寓。則制勝之道也。

雜事

以夷攻夷。雖曰中國之利。然兵事甚變。亦未知利害所歸。為中國計。不可見利輒動。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終也。亦不宜有所左右。而遣詰責之使。萬一拒命。豈不損威。即飾詞應命。而我無術以制之。亦為所侮。閉關謝絕。為好言慰之。是長策也。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鈔掠所得。歸功中國。以邀賞賜。此夷人巧計。分怨仇于中國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當。兩國皆怨。邊境無寧日矣。離間君臣。非禮義之事。不可以示遠人。宋人欲離開元吳三大將。以分弱其勢。仁宗不行之也。觀王莽分北邊為十五單于。遂速其畔。分弱之說。焉足用乎。通好之後。受其朝貢。即不宜納其亡叛。谷永伊邪邪之議。謀略之善耳。若周世宗論江南修守備。在經則顯比之義。在往亦中行李克穀法也。邊境之上。雖云空地。不可輕以假人。其在人者。亦不可見利取之。漢時河西一鎮。半入夷中。所以隔絕羌人之路。義渠安國為羌人請田湟水。朝廷雖未許。羌人竟緣此言。抵冒渡湟。郡縣不能禁。卒有先零之叛。此空地不謹而生變也。王根向單于求溫偶駱王之地。貪奇林竹箭。而示不義于鄰國。至于見拒。乃罷使臣以謝過。朝廷之恥孰大焉。此不講王者無求之義。而取辱也。東晉之時。武昌北岸有郗城。或勸陶侃分兵鎮之。侃曰。郗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資利。民不勝命。必引敵人寇。乃致禍之由也。後庾亮成之果敗。此貪慕境外。而卒不能自之己事也。故晉顧不棄陶侃。武帝不有輪臺。皆邊事可鑑者。夷人入貢。道里遠近。祖宗皆有微意。不可易迂測而從直捷。恐習熟之後。或啓戎心。至于已閉之道。不可輕開。未開之險。不宜鋒削。一開之後。未可知利害所鍾也。夷人之性。主于趨利。利之所在。有引耳而伏者。有張吻以噬者。方其引耳。不可屬望以道義。即其張吻。亦可劫脅以制其怒心。最不可受其欺誑。以朝貢相縻。而道路不敢詰其剽掠。邊圉不敢禦其寇盜。皆謀國之大失也。

繪籍景色，出幕歸授學書，少遭閔凶，慨嘆焉。

泰昌元年庚申，公十有四歲，補諸生。

天啓元年辛酉，公十有五歲，遷卿公崇祀歸州名宦。

二年壬戌，公十有六歲。

三年癸亥，公十有七歲，儒人吳氏歸。

四年甲子，公十有八歲，安卿公卒，出繼。

君麻公在蜀，上太夫人張氏書曰：「見少鈍，艱于強記，而好爲沈湎之思，以自異，然識力尙遠，逡巡不能決者，先大夫庭訓之外，每得吾叔片言而決之，于是引伸觸類，機緘漸啓，其後捷南宮，叨列第五，吏治蒸蒸，屢稱卓異，皆吾叔力也。今吾叔以無嗣而終，天必不使其高才盛德斬而無報，四弟岐嶷，可使繼吾叔之後云云。」太夫人許之。

五年乙丑，公十有九歲。

六年丙寅，公二十歲，食餼，詣史西塔寺。

自述七十歌曰：「二十時，青衿佩食廩，良師勝友稱品類，明經之業，溫人意，廿一史書供游藝，隱囊棋檯無暇視，黃鍾瓦甗知何器，來日苦多畏甲桑。」

七年丁卯，公二十有一歲，感勞疾。

崇禎元年戊辰，公二十有二歲。

二年己巳，公二十有三歲，遷卿公崇祀鄉賢。

三年庚午，公二十有四歲。

四年辛未，公二十有五歲，君麻公卒，在病中。

五年壬申，公二十有六歲，太夫人張氏卒，在病中。

六年癸酉，公二十有七歲，君訪公卒，在病中。

七年甲戌，公二十有八歲，同吳公驥選古文卷汲成，三宜錄成，撰西塔僧新置塔院記。

八年乙亥，公二十有九歲。

九年丙子，公三十歲，鄉薦，子襄生，君麻公崇祀鄉賢。

自述七十歌曰：「三十時，十年之內事紛多，一病五枝駒隙過，慈母兩兄逝如何，病已旋開鳴鹿歌，上策不收返舊邇，卻顧初服美整袞，遊梁雖好奈殘蛇。」

十年丁丑，公三十有一歲，公車不第，從白下歸，撰余君誌銘。

十一年戊寅，公三十有二歲。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有三歲，有瘰癧相事。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有四歲，公車不第，從襄陽歸，嗣母劉氏卒。

讀書說附錄

年譜

按公諱承誥，字君信，號東柯，村居時，號固齋。又曰隱磯漁人。晚年辭官歸，復號石莊，恆自稱石莊老人。世爲景陵人。

曾祖諱軸，字伯崖，鄉飲大賓，祖諱質，字廷慶，累贈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父諱早，字遲卿，萬曆己卯副車，除歸州訓導，陞廣西太平府參政，利州學正，諸贈如廷慶公。嗣父諱永定，字安卿，補諸生，邑侯以大賓禮致之，不就。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月二十八日戌時，公生于石門。

太夫人張出也。遲卿公初娶張夫人，生二子，長諱承誥，字君麻，由萬曆甲辰會魁，累官至南開伯，次諱承誥，字君信，崇禎庚午明經，繼娶張太夫人，生君訪公，諱承誥，爲諸生，復生公，遲卿公命名曰承誥。客時曰：「伊余初生日，兄方令映川，先君謂此子，遲暮幸有焉。」大兄遠庭聞，實此侍林泉，嗟命承唯諾，不復顧軒輊。

四十二年甲寅，公八歲，作爆竹賦，是年遷卿公卒。

自述七十歌曰：「十時，甫及童齡，罹偏偏，慈親辛苦最憐渠，私賦弄物惡浮虛，長兄驚喜目家駒，素

楚俗，歿于他所者，家不人柩，以爲不祥。故宅稍隘，煇斂畢，迎柩新居，成服受弔，悉本士禮。

十四年辛巳，公三十有五歲，葬嗣母劉氏。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有六歲，服闋入都。

賊據中州，公車由白門北上，賊阻燕齊，乃潛白門。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有七歲，自白門歸，避地三臺湖，始爲詩。

公車之期既誤，聞李寇蹂躪襄郢，從白門覓舟還楚，至安慶，撫軍張公亮有舊，與書論賊勢甚悉，張甚善之，值剝襄既陷，大帥潰走九江，江寧戒嚴，大江不可行，開道往新安，至江右，復從袁州歸，至萍鄉，又由湘潭至長沙，過湖至岳陽，渡江歸，遇吳臨人攜子女避地荊臺，乃遷歸于三臺湖。

國朝。

順治元年甲申，公三十有八歲，復避于澄湖西澗。時賊尙盤踞縣城，左帥良玉屯重兵武昌，以荆西觀察章公曠爲前驅，用東鄉兵與士兵萬餘人，由竟陵進取，以圖郡城，敗績。

二年乙酉，公三十有九歲，在澄湖。

三年丙戌，公四十歲，賊潰移家荊臺。

自述七十歌曰：四十時，賊騎填郭掠四圻，三載將家避湖磯，天步改玉尤堪歎，城郭如故室廬非，舉目新亭風景遠，身是還鄉丁令威，妻孥無恙共朝飢。

四年丁亥，公四十有一歲，在荊臺，長女適于謝。

五年戊子，公四十有三歲，移居西山。

六年己丑，公四十有三歲，卜居七里河，觀察周公荃以荒城吟索和，欲置幕弗往。

七年庚寅，公四十有四歲，游河，遇黃公文旦，得青玉軒詩，作元關傳。

八年辛卯，公四十有五歲，子襲補諸生。

九年壬辰，公四十有六歲，青玉軒詩刻成，南牕日知錄成，君慧公卒。

十年癸巳，公四十有七歲，子襲娶。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有八歲。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有九歲，部銓縣職，感微疾。

答客詩曰：蚤歲罹偏孤，先慈勸遺編，中年崩鄉舉，慈幃先棄捐，張荻遠茶壺，負薪失仔肩，曲木誰醫括，囊篋莫陶甄，至今二十載，所知竟惘然。

十三年丙辰，公五十歲，撰張太夫人行述，書嚴先生祠堂記後。

自述七十歌曰：五十時，齒綬及艾頭先皓，選氏知非苦不蚤，黑髮再敵青門道，歸向東皋借魚鳥，野徑塵空風自掃，頭作斑牛眠烟草，年過半百山中好。

十四年丁酉，公五十有一歲，季女適于劉。

初猶涉獵二氏之書，自是皆屏去，不復寓目，自題草堂歌云：比來讀易無思慮，益信以爲多暇，下簾不著老氏書，焚香那誦迦維經。

十五年戊戌，公五十有二歲，水圻村居，還家，治城南端。

除夜詩曰：四壁風霜氣，百齡冰雪文，寒城同守歲，鼓正多聞。

十六年己亥，公五十有三歲，營城居，構菊佳軒，撰竟陵水忠論，與陳廣文書，記家乘後。

始營城居詩曰：南窗抗列雉，陰街耀百室，雖非羅舍宅，詠言白茲日，教子下里門，匪直崖栖吉。

十七年庚子，公五十有四歲，撰萬子頤莊序。

十八年辛丑，公五十有五歲，撰覺宮頌。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有六歲。

二年癸卯，公五十有七歲，菊佳軒詩刻成，撰峽寇論，熊葵源逸事。

三年甲辰，公五十有八歲，與黃慈雲書。

四年乙巳，公五十有九歲，撰賦役平岡頌，與吳氏兄弟書。

五年丙午，公六十歲，徵徵入都。

十一月假裝，稍置安陸，十二月由襄樊過南陽，自茅津渡河，歷虞阪，濟滎，抵平陽。自述七十歌曰：六十時，選曹徵召詣臺門，自陳漢汜日將暮，日飛蟻蟻心胚渾，蒙恩縱遣歸田園，冥飛鱗集樂邱樊，老人高臥起暖爐，玄牝求來天地根。

六年丁未，公六十有一歲，告歸，刻微遊草。

正月在平陽，二月由平陽至趙城，三月抵京師，自初告至得準，審視往復者，凡五次，呈嚴侍郎正矩詩云：垂老只思還舊業，暮年所急匪輕肥，恐不得遂其志也。

七年戊申，公六十有二歲，構石莊于西村。

初志已遂，宿病稍開，構是以爲閒遊處。

八年己酉，公六十有三歲，潛邑王明府又旦，遣使存問，與吳司成書。

九年庚戌，公六十有四歲，往潛邑，報王明府書。

十年辛亥，公六十有五歲。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有六歲，子襲，選貢入雍。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有七歲，撰二史不爲王通立傳論。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有八歲，撰王浣潛潛績敘。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有九歲，失足傷面。

十五年丙辰，公七十歲，菊佳軒詩二刻成。

自述七十歌曰：七十時，十年抱膝伏腕，著書言滿三十萬，覆瓿是甘祈無迴，能卷猶然關兩捷，觀物則吟味道論，此中無欲亦無悶，不慕青精餐白飯。

十六年丁巳，公七十有一歲，頤志堂詩刻成。

自甲寅至是詩不分體，以年爲次，按集可攷。

十七年戊午，公七十有二歲，撰藏小宋詩序。

十八年己未，公七十有三歲，釋志成，讀書記成，自丁未至是，凡十有二年，脫稿五次，乃爲訂本，述情詩曰：經始協洽歲，幾度春王日，擬提一星周，牆壁著楮墨，文成三十萬，離立分兩集。

十九年庚申，公七十有四歲。

二十年辛酉，公七十有五歲，六月十三日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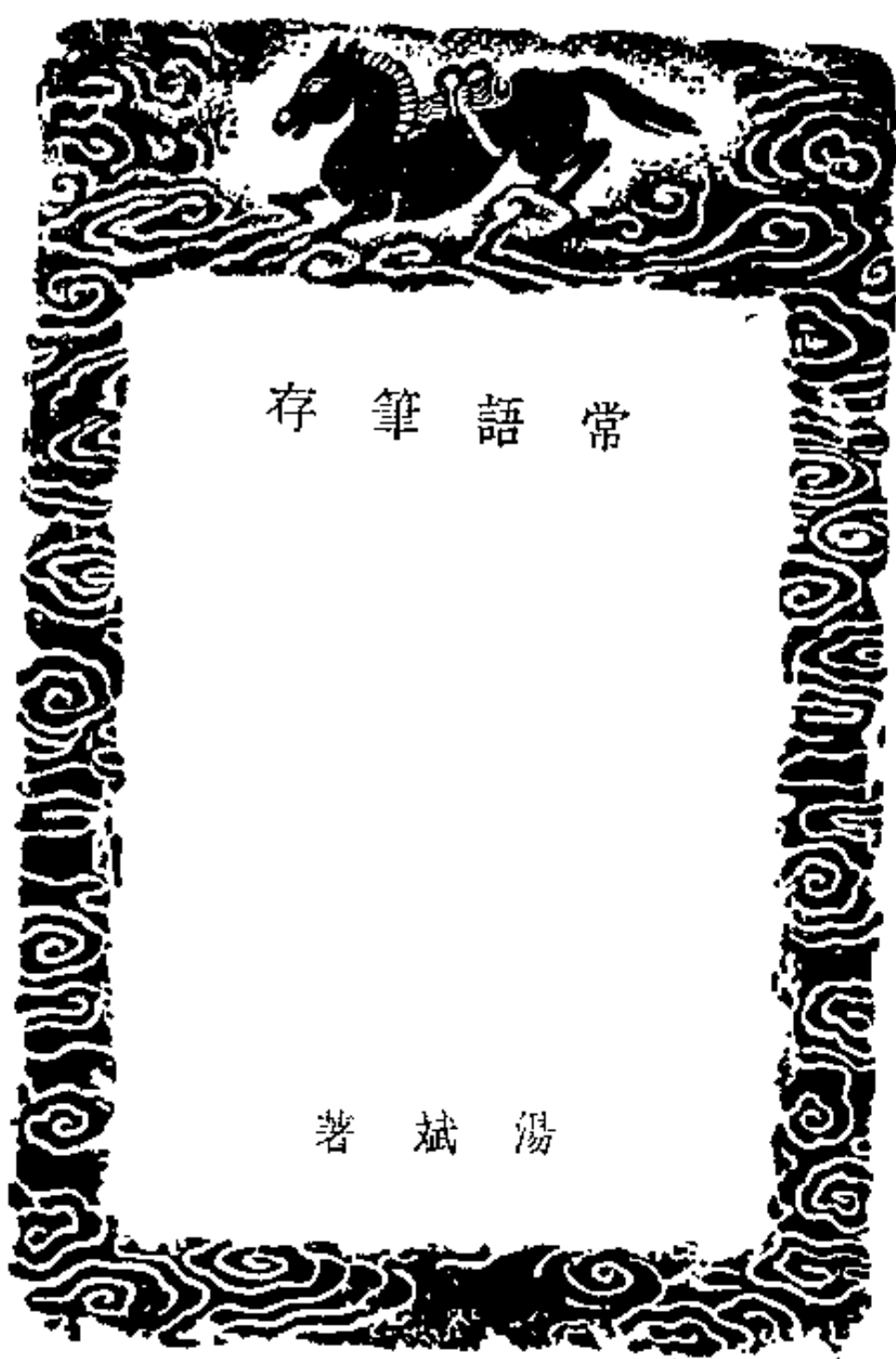
三月召河偶作，精神微覺有異，然起居飲食如常，客有至中堂者，時與對坐，未嘗伏枕，五月疾勢漸增，呼吸稍急，手書遺子襄曰：一緩葬，二葬勿侈用，三不合葬，四計去俗稱，自題銘旌云：清辭官歸隱，著書明道石莊胡承諸，所遺導孫者，皆筆硯文事之用，無玩器，無長物，六月屏棄醫藥，有勸之者，答曰：吾之五臟，將與醫者皆巧乎，十三日昧爽，令子襄書石莊別墅于木主，燭下手而觀之曰：吾神魄將栖宿于此，旋指身曰：不附此肉矣，神氣閒定，言詞安雅，毫無憤容，臨暮，令具湯浴，扶體皆周，自立正坐，以整衣冠，既令遷于地，敕家人衣白，哭，猶召人人而頷之，夜過半，儼然而逝，顏色如生，十二月十三日葬石莊。

二十一年壬戌，孺人吳氏卒。

二十四年乙丑，子襄續刻頤志堂詩成。

三十年辛未，公崇祀鄉賢。

二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通國狀請，至是，賀臣丁恩孔，撫臣吳漢，疏入，俞允。



常語筆存

湯斌著

常語筆存

清 離州湯斌著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淨盡時驗之。既而曰。先儒教人。若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作工夫最親切處。

問。生。爲。飛。魚。躍。如。何。是。子。思。子。喫。緊。爲。人。處。答。曰。魚。上。下。皆。道。之。機。也。吾。人。體。道。不。可。須。臾。離。亦。是。如。此。曰。然。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何。處。得。箇。空。洞。容。吾。疏。放。耶。然。卻。隨。處。自。有。箇。恰。好。的。道。理。一。切。將。進。期。必。總。用。不。著。所。以。工。夫。正。在。勿。忘。勿。助。之。閒。

學。者。而。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反。求。之。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分。曉。始。得。

問。仁。之。體。可。以。一。言。盡。否。曰。仁。體。極。難。形。似。如。何。一。言。可。盡。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言。最。宜。體。會。近。代。學。者。皆。以。近。溪。爲。禪。近。溪。蓋。藏。于。釋。典。丹。經。無。不。探。討。晚。年。語。錄。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係。伯。仲。皆。私。閱。中。華。廣。錄。近。溪。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宗。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

常語筆存

一

常語筆存

二

中。如。落。陷。穿。更。能。轉。出。頭。來。後。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惟。究。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世。所。號。爲。近。禪。者。其。言。如。此。則。沈。溺。放。淫。者。可。不。知。所。戒。哉。

夜。坐。岳。生。問。曰。先。儒。有。因。人。泛。問。輒。曰。汝。輩。是。揀。心。中。疑。的。問。是。揀。難。的。問。蓋。非。誠。心。切。問。先。儒。當。不。輕。答。

一。日。舉。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以。告。曰。助。長。非。必。著。力。緊。促。只。容。些。小。私。意。便。是。

先。儒。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學。問。真。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是。頓。因。于。漸。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其。實。用。功。一。日。儼。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目。從。前。誤。亦。有。益。若。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無。失。究。其。或。一。癡。原。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作。

時。有。以。助。長。爲。患。者。曰。心。體。原。是。天。機。動。靜。內。外。無。不。周。流。但。時。時。體。認。天。理。不。令。皆。散。亦。不。可。躁。迫。須。知。必。有。事。焉。工。夫。原。極。精。密。勿。助。長。非。鬆。放。之。謂。也。稍。鬆。放。便。忘。非。必。有。事。矣。總。之。一。涉。有。意。便。是。私。心。

人。不。思。慮。不。甯。只。思。心。體。未。透。

學。者。最。怕。是。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以。實。未。淡。泊。之。身。將。就。冒。認。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問。事。親。從。兄。有。許。多。儀。節。亦。不。可。不。知。曰。如。何。可。不。知。但。所。謂。儀。節。如。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此。念。從。何。而。起。侍。父。母。而。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有。時。離。父。母。則。儀。節。于。何。處。行。須。要。透。得。孝。弟。根。源。則。充。之。足。以。保。四。海。矣。

問。何。思。何。慮。曰。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觀。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其。所。謂。一。致。者。雖。千。變。萬。化。而。凝。然。者。是。在。也。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作。而。生。不。愧。不。作。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資。敏。修。爲。滋。陽。論。請。問。曰。官。無。論。尊。卑。各。有。當。盡。之。職。爲。一。官。即。盡。一。職。便。是。天。地。位。萬。物。育。氣。象。至。于。教。之。一。事。培。養。人。材。潛。移。世。運。關。係。特。重。

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于。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事。不。論。大。小。只。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略。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理。流。行。于。天。地。間。不。有。此。身。虛。而。無。著。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卻。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離。也。曰。惟。中。庸。放。難。能。惟。難。能。故。人。其。中。愈。神。味。愈。樂。

爲。學。工。夫。只。在。當。下。作。如。今。日。作。宰。相。便。有。宰。相。當。下。該。作。底。推。之。他。事。皆。然。

常語筆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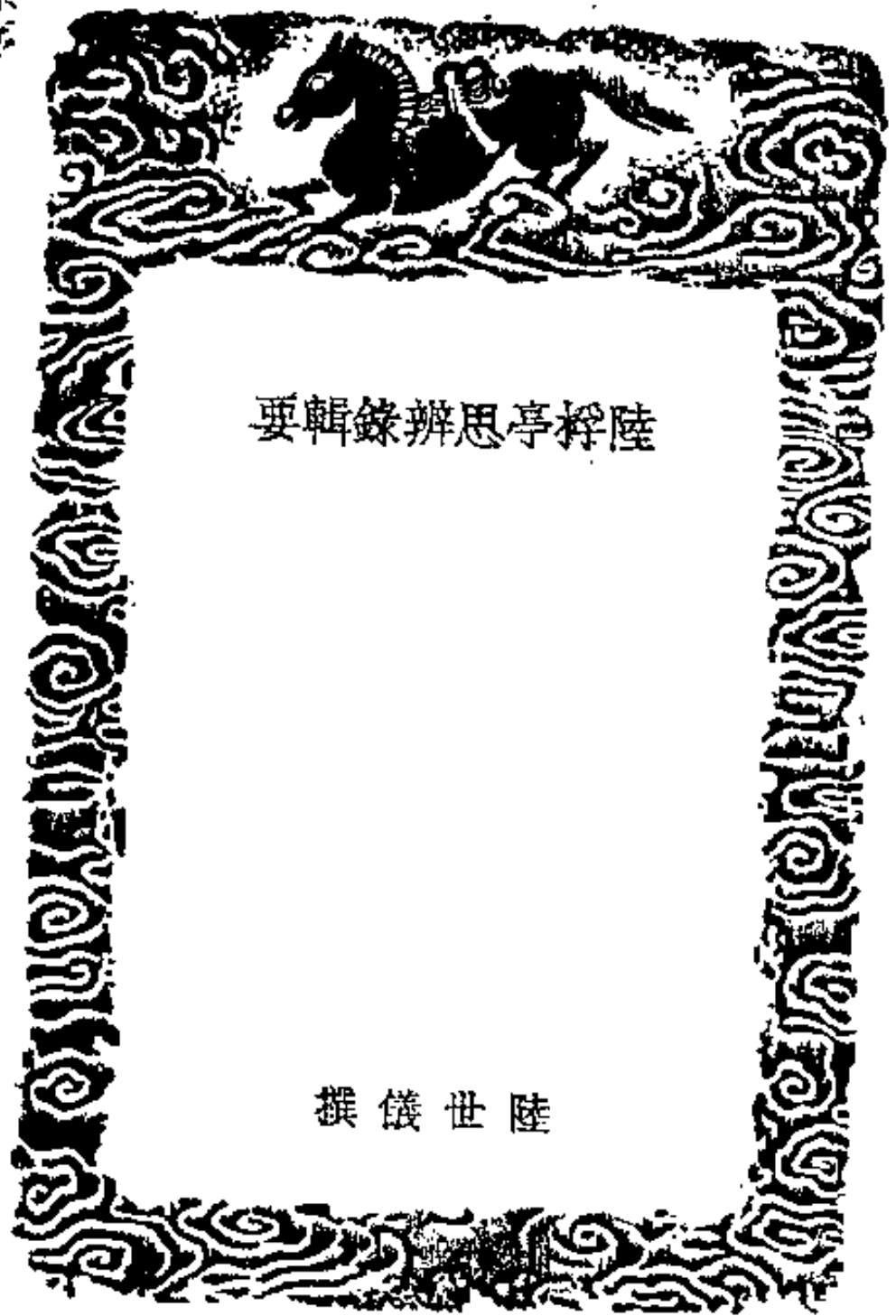
或問孟子言性善，顯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即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為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在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性，致良知便是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該在內，故說智也。該四端，宋儒言主敬，顯明恐學者過于執著，故守一敬字，反是不敬，故教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而已。

凡事功不從心性上發出，于自己毫無干涉，若于心性上毫無虧欠，顏子之蔬水簞食，便是禹稷事業。聖賢學問，只在心性上用功，譬如種樹，日于根本上培養灌溉，久之自然暢茂條達，縱未暢茂條達，根本自在，今人只于枝葉上用功，外面縱極好看，究之全非己有。

今人為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為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為人的意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嗚呼！此先大夫之所常語也。先大夫與臣言歸于忠，與子言歸于孝，平居講習討論，以日求所未至，有來問者，未嘗不竭誠而發其蘊也。蓋言之可傳者，百此矣。惜無誌之者，皆莫有存焉。溥嘗有所誌矣。先大夫見輒削去，曰：此未必是吾他年稍自信，當筆以付汝。其後領史事，任經筵，出撫江南，入為東宮講官，日無暇晷，迄不能有所論著也。溥痛先大夫心得不傳于後，將述緒論以行于世，自居喪以來，皆忤然如憶夢中，將成而復悔，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今以無知小子，追思其疑似彷彿，遠近千里，為罪滋大。此編羣疑，雖岳生記者十之五，拓城寶敏修記者十之二，錢塘沈昭嗣記者十之三，各因所聞偶焉爾。然皆記于當時，失焉者猶寡。因稍加訂正，資質山先生而梓之。嗚呼！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先大夫存諸雖少，皆躬行心得之餘也。苟于此而躬行而心得之，則亦可以無憾于其少也。戊辰三月十八日，男溥敬題。

原序



陸子思辨錄輯要

陸世儀撰

余既編輯洛關之書，以示學者，而於古今著述之家，有一言之幾於道者，皆欲表而出之，以爲羽翼。爰得梓亭陸子思辨錄一編，愛極不釋手，乃重訂以行於世。而爲之序曰：內聖外王之道，燦著於六經，折衷於四子，而發揮闡釋於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後之著書立說者，非淺陋卑近，則淪於空虛，入於邪異，師心自用，畔道離經，謂之不知而作可也。故有志聖賢之學者，惟取六經四子，與夫周程張朱五夫子之緒言，虛心學問，俛焉日有孳孳，而著書立說，不惟不可，亦不必也。雖然，中庸言博學審問，而卽繼以慎思明辨者，蓋思之欲其慎，然後體之於身者，精切而不浮，辨之欲其明，然後措之於事者，詳密而不紊。斯能收學問之功，以爲篤行之地。此陸子思辨錄之所爲作也。陸子隱居講學，無當世之責任，而內聖外王之道，存之不忘於心，談之不離於口，其所思辨者，不外於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言，而補苴張皇，不遺餘力，時可以佐佑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言，而所未及，筆之於書，其思精切而不浮也。其辨詳密而不紊也。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言，皆則神農本草，黃帝內經，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大家之奧博精深也。得陸子爲之別其溫涼升降之品，指其臟腑經絡之微，釋其處方用藥，若臣佐使之宜，而又自出妙心慧眼，審運氣之不齊，酌方土之各異，務使用之者，可以砭膏而愈疾，則陸子之爲人，心世道計者，至深遠矣。豈與夫師心自用，畔道離經，漫欲著書立說者比哉。或以陸子爲朱子後一人，則

原序

馬序

余不敢知，然其於內聖外王之道，六經四子，周程張朱之書，思之辨之，既已有素，不可謂非正學之干城也。且既以思辨名書，則卽以陸子一人之思辨，發天下後世學者之思辨，亦何不可之有。故序而刻之。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冬，儀封後學張伯行寄於榕城之正誼堂。

原序

君子著書以傳道，道不備而傳書，書傳道未傳也。夫道何昉乎？是太極之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物，而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育萬物，起化於一心者也。其原至遠，其理至微，其體用至正而至大，千聖百王，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千聖百王之傳，後有作者，不可及也。然其後賴曾子、子思、孟子、傳之，又賴周、程、張、朱、四君子傳之，得一傳之之人，則聖道明，久之而不得一傳之之人，則聖道晦而復晦，故天下不可無傳人也。自朱子迄今，五百餘年矣，其間非無人，但傳之而過以叛之者有之，傳道而不能盡道之分量者有之，吾謂非明容之資，不足以見遠，非廣博之學，不足以窮微，非有折衷諸子百家之識力，不足以崇正而闢邪，非有指益唐虞三代之才幹，不足以抑小而務大。今梓亭先生著述甚富，而微言奧義，尤炳著於思辨錄一書，有無遠不屆之聰明，無微不至之學力，又存之極其正，推之盡其大，直接危微精一之心傳，宏開起弊扶衰之道統，其天人性命之際，不過諸儒所已言，至於純粹渾微，使智慧愚魯各得者，非諸儒之所能言也。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於盡一變通，使古今皆可確見施行者，即大儒鮮有能言之者矣。天生梓亭，是曾子以下六七子之靈之所憑依，以光大吾孔子之傳者也。是書行，吾知叛道者有所畏而不敢，不能盡道者有所企而思奮矣。晉陵同學弟馬負圖、吳易氏拜敘。

原序

一

又本可以較而言之。聞者無不歎服。浙之西安葉靜遠、義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答曰。證人尙有。諸言。吾得繼未見之憾矣。予惟國初儒者。曰孫夏峰、曰黃梨洲、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梓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遠也。（錄全祖望）

傳

梓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而喜之。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皆以祿惜此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乃而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歎曰。先得我心哉。自言於性學。久而始悟。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間。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矣。世之略見者。恐言之太易也。初。四川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即命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者。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竊由其今日之碩果乎。易與我往叩之。先生憮然從之。受先不果而止。終身以爲恨。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反復致精。流寇之患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即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入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參入軍事。既解。堅壁可十敵。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梓亭之名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家始應諸生之請。庚子。講於東林。已。又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欲薦之。力辭不出。諸生齋間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可以隱而論之。及其至也。其知即是行。其行始是知。

陸梓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一

明 陸世儀撰

小學類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後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尙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番手脚。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爲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則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爲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諸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循明道之意。採擇禮經中之曲禮句。以近禮。斟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俾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使教他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爲容易。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所以德性氣質。易於成就。今人自讀書之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爲何物。身子從幼便驕惰壞了。愚意自節韻幼儀外。更欲參酌古今之制。輯冠婚祭及鄉飲鄉

射諸禮爲禮書。禮不可不習。射則序於一處。教升歌習禮。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或可不勞而致。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人凡有所當讀。皆當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即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且不能誦讀矣。今人村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詩句。直是無謂。

凡子弟學寫字。不獨教他字好。即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

宋儒教小兒習字。先令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稍長。習智永千字文。每版影寫十紙。既畢。後教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後日寫多。運筆如飛。不至走樣。亦是一法。

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讀註。亦可。蓋子弟讀書。大約十歲以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弟至愚。未有不於十歲以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法。況孟子一書。分章甚長。令子弟讀孟子。連集註讀。多不知首尾。每易於漏脫。若先讀正文。亦可免此病。

文公有言。古有小學。今無小學。須以敬字補之。此但可爲年長學道者言。若童子則可由不可知。定須教以前法。

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肅其威儀。蓋恐蒙師惟習句讀。則學者苦於誦。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然歌詩則近於鼓舞。習禮則便有簡束的意在。古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人當少年時。雖有童心。然父兄在前。終有畏懼。故法不妨與之以寬。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力既壯。則智識漸生矣。此時而純用簡束。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故法又當與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故古時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誦書爲事。固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陽明之意。純用鼓舞。又豈古人之意乎。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近日人才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即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蓋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讀摘段數葉。便可拾青紫。其胸中何嘗一毫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人才之壞。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昔人之患在慢。今人之患在文。文翁治蜀。因其慢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與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慢。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慢之道。當自教子弟始。有心世道者。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說。教小兒。不但出就外傳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見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乍開時。即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此等氣質。沁入心脾。人才何緣得成就。

家庭之教。又必原於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則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則家庭之教亦以名利。苟有友人問。建文時何多忠義。予曰。此父兄之教嚴耳。友人問。何以知之。曰。以朝廷之教知之。蓋當時朝廷之教甚嚴。其子弟苟或居官而不肖。則累及父母。累及宗族。故孩提之時。苟或不肖。則其父兄必變色而訓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善既深。所以居官之時。雖九死而靡悔也。

灑掃應對進退。此真弟子事。自世俗習於侈靡。一切以僕隸當之。此理不講久矣。然灑掃應對進退。實士家猶或有之。至於灑掃。則貧士家亦絕無之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灑掃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人之風。文初。現聞先生之後也。其高風如此。爲貧士者。可以愧矣。

或問六藝。童子十五以內。恐未必能習。曰。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文字則與義字有別。文是習其事。義是詳其理。禮樂雖精微。然禮記云。十三學樂誦詩。又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知山籥以及精。自有因年而進之法。射御雖非童子事。然北人與南人不同。曹丕典論論文。自言八歲即學騎射。是射御亦非難事也。至於書數。尤易爲力。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道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爲小學。故人皆識字。今俗崇尚制科。人務捷得。至貴爲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并書畫亦多訛謬者。少此一段工夫也。

人少小時。未有不善歌舞者。蓋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或并遏其天機。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欲養之端難矣。

朱子蒙卦註曰。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壞。事如轉動博弄。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反。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禁。不使得親外誘。樂記所謂養聲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亂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使父兄不爲非禮之戲。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

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爲重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非姑嫂。敗壞風俗。小則墮壞家事。貽誤親黨。豈細故哉。

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古今以來。女子知書義。而又閱禮法。如曹大家者有幾。不然。徒以導淫而已。李易安。宋淑真。莫不知書義。未必不爲好女子也。

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二語教女子良法。少讀內則。怪其多載酒漿。違立之事。由今思之。知古人良有深意。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曰。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大學類

古者十五入大學，自稍有知識，合下便教他爲聖賢，故後來成就得大人物。今則惟讀書取科第矣，大字之義，不知何居。

玩朱註，大人之學四字，則知若不如是，便是小人之學。不知今之學者，肯自居於小人之學，而於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何茫茫也。

今人見人講學，便指爲道學，不知人自十五入大學時，已箇箇講道學矣，習而不察，反以爲非笑，豈反而自思乎。

今之學校，即古之大學，古者入而後學，今者學而後入。古者之學，主於修己治人，今則口耳佔舉而已，不知於朝廷何補。

古人好學，佛學仙，而不好學聖人，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也。未嘗見人立地成佛，而欲立地立佛，未嘗見人白日升天，而欲白日升天，明明地放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決不肯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之謂大惑。

西銘不可不讀，不讀西銘，不識萬物一體氣象，學者心胸終不得開拓，有語之以大學之道者，乃反以爲分外也。

陸象山人物甚偉，其語錄議論甚高，氣象甚闊，初學者讀之，可以開拓心胸。

陸象山曰：此是大丈夫事，么麼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又曰：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蹊徑，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中，須是做得人，方不枉。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起，忘於聖人之道。朱子曰：人爲學，當如築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其此胸襟，方可與入道，今人自待甚薄，何與語此。

全仁義禮智之德，而不能得位行道，是爲天地負我，其耳目聰明之質，而不能爲聖賢，是爲我負天地。此理上際天，下際地，皆須著人承當，非大其心胸，堅其骨力，卻如何承當得。

人處天地之間，無不學而成其能者，農學爲耕，工學爲藝，商賈學爲轉移貿易，無非學也。惟士則學爲聖賢，所以謂之大學，以此思之，士而不爲大學，與農工商賈何以異乎？或問不識字人，亦可與言大學之道否？予曰：大在心性，不在語言文字。今者讀書之人，借徑於語言文字，所以復其心性也，若不識字之人，識得自己心性，何不可與言大學之道？陸象山有言：若我則不識一字，亦須堂堂地，這我一箇人，正是此意。

學而問章第一便說一學字，在上古說這一箇字不難，在今日便須要認清這一箇字。蓋三代以上一道同風，學出於一，三代以下百家爭鳴，學散爲百，自孔氏沒，而或爲楊，或爲墨，或爲申，或爲黃，老，馴至後世，而爲詞章，爲訓詁，爲功名，爲祿利，種種不一，而學之一字，敗壞分岐極矣。且不特異學一途，有以壞正學，即正學一途，又有無限分爭樹幟，陽順陰違，爲正學之蠹者，學之一字，至今日而遂不可復問。舉世讀書，不知聖賢之學爲何物矣。吾黨既讀聖賢書，欲學聖賢之爲人，豈可不先認清這一箇字。莫道做人是一樣，看書是一樣，作文又是一樣，只是一箇道理，如此做人，則人便端正，如此看書，則書便

親切，如此作文，則文章便有識力，有議論，都是一貫將去。

爲學之弊有五端，而好異學，攻時文者不與焉。談經書則流於傳註，鄭玄，王弼之類是也。尚經濟則趨於權謀，管仲，商之類是也。看史學則入於泛濫，明道讀上蔡爲妄志，朱子以伯恭爲眼蟲是也。務古學則好爲奇博，楊子雲玄而無當，張茂先華而不實是也。攻文辭則溺於辭藻，盧騷，王，楊皆名士，畢竟稱爲小才，韓柳歐蘇爲大家，亦不免於夾雜是也。要之只不知大道，不知大道，故胸無主宰，到處差錯。問如何爲道學，曰：道者，天地自然之道，學者，學其所謂道也。

一部中庸，止說得一道字，一部大學，止說得一學字。

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務躬行，各敦實行，庠序之中，誦詩書，習禮樂而已，未嘗以口舌相角勝也。嘉隆之間，書院遍天下，講學者以多爲貴，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天下何賴焉。今人未嘗學道，便先要立一箇腔拍，凡一言一動，一巾一服，必先要求異於人，惟恐人不知爲學道，此皆是名心，名心德之賊也。道學畏人知，固不可，必求人知，亦不可，畏人知者，必至半途而廢，必求人知者，必至索隱行怪。

近世講學，多似管人清談，清談甚害事，孔門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都是恐人言過其實，正嘉之間，道學盛行，至於隆萬，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風，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盡矣。此即其能言聖人之言，已謂之徒言，已謂之清談，況於夾雜混亂，拾二氏之唾餘乎。

道學不可著意，著意便是有所爲而爲，子內子多聞，有志斯道時，只是發念要做一箇人，字字句句要依四書做，初未嘗知所謂道學，一向只是如此，使知所謂道學，反多一番著意矣。

人謂出家修道，恐只出家便不是道，人苟欲出家，必所遺之父母，如做惡，申生，所值之事變，如伯夷，叔齊而後可，原於天者謂之道，修於人者謂之學，貫天人而一之，方可謂之道學，此兩字正未易當，乃今人動以相戲，何也。

道學不可過於畏人知，若過於畏人知，其流必爲鄉愿，蓋此事原無不可對人言，且士僧多口，在孔孟皆不免，吾輩豈可過於求全而自礙其氣耶。

學道貴能自任，蓋既自任，則便有一條擔子，輕易脫卸不得，若囁嚅進退，或有或無，吾見其終於叛道也。要實見得，道爲天地間不可無之道，學爲天地間不可無之學，我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然後能擔當自任。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無是道，則天地且不成，天地人於何有，念及此，則弘道君子，豈可不竭力從事乎。道在天地間，原不可見，惟學道者能見之，燕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滿空中俱是道在。人初生時，本自天人合一，其歧而二之者，氣稟物欲害之也，聖人能贊化育，參天地，只是全受全歸。

天地間只有此箇道理。人人要在內。人人要做。本無可分別。自宋以來。橫爲蔡京、章惇、韓侂冑輩。分出箇門戶。目爲道學。甚至讀史者。亦因而另立道學傳。不知自居何等。日用不知。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道之外無學。道學之外無人。乃世往往駭且笑。不知何故。正昔人所謂少所見多所怪。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不必說道學。只是做人。做得一分是一分。做得兩分是兩分。做得八九十分是八九十分。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欲爲人。盡人道。

人只是是與不是兩者而已。無不是者，聖人也。全然不是者，盜賊樂戶之屬也。其餘俱在是與不是之間。人須是做正經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正經爲本。

怕人說道學只是自己力量小不能有恆。若果有恆，自能轉世界而不爲世界所轉。做道學使非必入鄉愿。做道學退怯，必入鄉愿。此處直是一問。大家須著力主意。

人得力多在少年。每見人至五六十。往往喜談少時得力處。又喜讀少時所著一路書。其精神在是。故也。知問道貴早。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故後來所造甚大。若晚年聞道。而能自棄所習。一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皆可愧。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日。已長成矣。因感記此。

孔子聖人。其自言曰。我學不厭。又曰。不如丘之好學。顏子大賢。孔子稱之。不過曰好學。後世周程大儒。亦不過一好學。至於朱子。好學尤甚。文章集賢堂之大文。其間蓋有天子貴人者。只下子學。其間蓋有

乃知傳十聖之正脈者，好學而已。

不好學。最壞事。狃者使入於俗。狂者使入於禪。非特蠡淺已也。晦庵詩有云。吾册埋頭何日了。不知拋卻去尋春。此晦庵著述。

名物或精究義理。至紛囑難通。或思路俱絕處。且放下書冊。至空曠處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觸發。斐然中解。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窮理妙法。又或發憤下帷。三冬兩夏。滿腹中詩書義理。盈溢充足。卻出來游衍。

一兩日真覺得水流花放。雲行鳥飛。滿空中是活潑潑地景象。此孟子所謂樂則生矣。境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晦庵之詩之意。非此卽彼。蓋自道其得意之境。不覺辭溢乎情耳。後儒不察。遂以此詩

為晦翁晚年亦厭其學問之支離而思爲解脫真是癡人前說不得夢試思若不是書冊埋頭而終日尋春卻成箇甚麼人物

已卯五月初三日夜夢與人晤談言誠害窮理甚費精神譬如磨刀刀日犀利然鏽去而越漸減曰然則

思辨錄輯要 卷之一 一一

此人安可一息不讀書安可一息不進德爲之悚然太息靜坐中意味最長人只忙碌過一生不知掉卻多少義理也

學者於靜坐中可識病痛。若竟把靜坐作工夫。反發病痛。人誠得一分勢利。纔進得一分學問。進得一分學問。便減得一分勢利。所謂義利不容並立也。

學要淡得功名。須是力學待學得有些滋味。自然功名心漸漸淡。卻不然。無所事事而欲淡其功名。不惟不能。亦且未是。

所事事或作狂放誕適意詩酒俱非中行之道也世界自是太平只賢者無所事事詩酒自適便做就今日許多變亂是皆不學問之害賢者處此正當刻意自勵等語非問哉功過後學哉故筆

弟使之人人知道理。人人知政治。一旦天心若回。撥亂反正。皆出諸胸中素學。此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賢者人人自廢學問。種子斷絕。將來喪亂。如何底止。

學問從致知得者較淺。從力行得者較深。所謂躬行心得也。古者六藝。學者皆當學之。今其法不傳。吾輩苟欲用心。不必泥古。須相今時宜。及參古遺法。酌而行之。四

五禮六樂今不可考矣。然論其切身可行者。禮則如大明集禮。文公家禮之類。所當究心也。樂未便論到精微。只彈琴一事。雖非古調。然亦當稍習。時時操之。使心氣和平。射不必五射。只如今人射法。務求志正。

體直足矣。五御者古人所以御車。今法不傳。當習御馬。使馳驟便捷。亦男子一要事。至於書。古人亦止辨六書之體而已。非若後世所謂義之。獻之之筆法也。今人論書。動講法帖。廢時失事。何益於我。若真草隸

纂四體亦不可不識斯亦博學之一端也若數學則九章算法今人亦有知之者得其人而從學焉可也
要之六藝既非古法亦不必十分究心有虧正業但當時時留心遇可學處使學不致當面放過可也
見小學類書
要之六藝既非古法亦不必十分究心有虧正業但當時時留心遇可學處使學不致當面放過可也

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漢兵法之類。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講。俗

威儀整肅。最易使人起敬。今禪家叢林所在。規矩最肅。明道所以有三代威儀之歎。不知此卽成均法也。

非細故也。昔張子思教學者必志於道。梁母方人之意。予輩司志。學門人子弟。自十歲始。每歲一祭。膏廢壞殆盡。委諸草莽矣。所以每遇國聖陪祭。及迎送官府。參差喧雜之態。不可勝道。令人望而厭惡。此

先儒必爲歲會。少則數人。多則數十人。預定禮儀。或參以成均之法。至期行禮。肅若無人。親者無不起敬。起恭。惜乎時過尙屯。未能充廣也。

禮樂不相離。樂者所以節禮也。故古人行禮必聽樂節。升車則聞和聲。行路則聞佩玉。又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皆比物此志也。知此則禮樂之道思過半矣。

琴古音也。調非古調矣。思賢操之類。皆後人妄爲也。然聞造絃之家。苟且省事。卽絃法亦遞減。則音亦非古音矣。觚不觚。觚哉。觚哉。

琴有浙操，有吳操。浙操有辭，吳操無辭。今之論琴者，皆左浙而右吳，以有辭爲俗，非也。古者援琴而歌，取瑟而歌，古聖賢豈皆俗物耶？但今之辭，殊非古辭，則辭不足取耳。至於音調，則浙操繁促，吳操輕佻，俱非大雅之遺音。

音律之樂不傳久矣。至於琴。庶幾猶有知之者。然琴家指法最繁。吟猱轉注。悉古來未必有許多法。語云三日不彈。手生荊棘。果爾。則一藝之難。且終身焉。又安得工夫讀書應務也。愚謂古昔必稱古。彈必簡。古辭必不繁。古調必不促。知此則琴工之言。自不足聽。不必屈吾古心。勉從今樂也。

太常有雅樂部。其樂工能爲雅奏。禮樂志記其搏拊之法。雖未必真爲上古之遺。然猶爲近古。琴中取聲。止用實聲散聲。並不用吟絳泛音之類。其指法亦去無名指不用。想古法當去此不遺。

琴中宮商之理盡於和絃和絃之理既得則遺辭布調直一以貫之耳今之琴工不務盡和絃之理而移
盡曲調之巧故琴音益盛而琴理益亡朱子與學者論琴欲作二圖一具琴之形體徵絃尺寸散聲之位
一附按聲聲律之位一附泛聲聲律之位列於宮調圖前真學琴之綱領

調絃法。六絃隔一調之皆應於第十徽。獨第三絃應於第十一徽。世莫得其說。朱子謂七絃散聲爲五絃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徽。其言最爲明切。

宋中興禮樂志論又有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大簇夾鐘並用清商調故於三絃十二徽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絃十一徽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鐘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徽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其說亦精因附記於此

朱子曰唐人紀首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高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愚按以管定聲固爲古法然必管合黃鍾始得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故古者問射而不能。則辭以疾。以男子無不習射之禮也。今直以爲鄙事矣。何怪乎冠盜猖獗。卒無一人爲國家分憂也。

古者射以觀德。是於強有力之中。又欲擇其德器。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也。若尙力而不尙德。固非然。徒取志正體直。而射無濟於實用。亦用世者所不取。

史稱岳武穆能左右射。少時讀之。不以爲異。及長習射。乃知步射或可不必兼左右。至於騎射則必不可。

不兼蓋敵自吾右來者非左射不能中之也周世宗與契丹戰趙太祖謂張永德曰公麾下士多能左射者請乘高出爲左翼此其證也

古人讀經，當先識字。自字學不講，六書之義，舉世茫然，竟爲絕學。夫六書之義，雖非身心切要之學，然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理無不存，要亦儒者格致所不廢也，豈可棄置不問？吾友王子石隱有說文論正一書，多能發前人所未發，亦吾黨所當考究。

數公六藝之一似緩而實急凡天文律歷水利兵法農田之類皆須用算學者不知算雖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寧中曾立算學假疑設數爲算間是亦一法然至於另設庠序以黃帝爲先師則費而近於戲矣

泰西籌算不如中國珠算之便。但珠算易差。須精熟斯妙耳。算田不過積步開方。自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而算法始繁。遂有用二四歸除。雙折六歸者。若依古法百步爲畝。則止用乘法。遊人皆可曉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

立志類

學者欲學聖人，須是立志第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苟志於仁矣。」孟子曰：「志，氣之帥也。」二程十四五時，便慨然有學聖人之志。陸象山亦教學者先辨其志。志是入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志氣銳，學問乃有成功。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是說立志能知止。然後可用三綱領、八條目之功。

儀十六歲時先君以書訓之曰汝今年十六當思先聖志學何年讀書實書所學何事又曰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讀書成聖賢古人之學儀於是始知志之當立然浮沈進退未能自樹至二十七而始知奉此誥迄今不自暴棄亦先君之教有以啓之也

人多以銳志功名爲有志。非也。此只是貪慕富貴人。若從此處認差。便終身不得長進。須有箇千乘敵愾。三公不易的意思。方可與之言志。

人有志無志。只三五歲時便見得。大抵氣稟清剛之人。便有志。濁者。弱者。便志氣少。是已爲氣質拘蔽了也。人志氣少。只要能知恥。亦好。有志近乎狂。知恥近乎狷。狂便是好仁者。狷便是惡不仁者。

人少時好仙好佛，好俠好勇，俱不妨，只要得真正明師訓正，便可入道。此亦志之一端也。若只好富貴貨財，其人便不可救藥。

有極頑劣人，而其人卻有志者，有極忠厚人，而其人卻無志者。畢竟是有志者可與入道。

人不學聖賢，即富貴功名受用至老死，終不成一箇人物。念及此，豈可不奮然立志。

人不可無志，無志即無恥，無恥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古今來大奸大惡，極卑極賤之輩，皆無志人爲之。古今來極奸惡卑賤之人，苟曰爲奸惡卑賤，則未有不怒者。此一點羞惡之心，即志也。苟能充之，轉眼即是聖賢。乃世竟有日爲奸惡而喜，日爲卑賤而甘者，亦可哀也哉。

今人謂仕途進取，輒曰功名，習而不察，凡資緣苟且之事，皆不以爲恥。曰：吾爲功名耳。不知功名二字，固有辨矣。夫能建功，故謂之功，能立名，故謂之名。功名之所以有關於道德者，以其志在功名，於聖賢大學之道，或有所未明，進退出處之故，或有所未盡也。其視今之所謂功名，蓋不啻天壤矣。許昌靳裁之言曰：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氏以爲志於富貴者，即孔子之所謂鄙夫。今之仕途進取，其功名乎，抑富貴乎，如曰功名，則吾未見其有所建立也。如曰富貴，則亦鄙夫而已矣。士安可不自知所處。

志乎富貴者，得富貴則其心欣然而樂，失富貴則其心戚然而憂。志乎功名者亦然，得之則手舞足蹈，一失則嗒然若喪矣。惟志乎道德者不然，富貴貧賤，難忘難入，不自得其所處，非與人異也。然而所以處之者，則有間矣。此無他，內重則外輕也。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一箇志。故曰：有志者事竟成。今人不識立志，非自暴，即自棄也。如何或得箇人物。

人不學道，都是怕道場拘束，甚有反味學道之人，以爲徒自苦者。此未知學道之樂也。然非從斯道中實下一番苦功，亦不知此道之樂。

只一晏安，便終身不得成箇人品。此優柔之失也。須以剛字克之。

有友人共論考德課業，曰：某雖無善，然亦無惡，似不必屑屑記錄。予曰：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人若無善便是惡，未有於善惡之間中立者。友人猶未肯肯，予曰：凡人行事能合天心，方謂之善。試思天生蒸民時，不知於幾十百人之中，方始得一小賢，又不知於幾千萬人之中，方始得一大賢。此大賢小賢者，大之有若師之責，小之有贊導之任。故才過百人者，鼓舞百人，便能使百人爲善，才過千萬人者，鼓舞千萬人，便能使千萬人爲善。若此大賢小賢，只平平常常度日，不肯勉勵自己，又不肯勉勵他人，小小因循，便不知磨鍊了幾千萬人工夫，埋沒了幾千萬人心性，豈不是大惡。友人乃大有省。

學不論天資敏鈍，氣質蠢細，只有其氣剛氣者，便可入道。惟客氣世俗氣重者，斷不可入道。

人無志於爲聖賢，則已。苟有志於爲聖賢，則必求當世之能爲聖賢者而師之。蓋讀書考古，雖師資中一事，然初學之人，胸中向無把握，恐未知所決擇。朱子訓學字，附效先覺之所爲，前輩能爲聖賢之人，即先

覺也。其學問中功夫次第，既身歷過一番，必有一番親切處。從而問之師之，則彼之親切處，即我之親切處矣。學記云：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我亦曰：善學者學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學勞而功半。

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者，生知安行之人也。外此，則無不由學。學無不由師。三代以前無論矣。有宋諸儒，惟濂溪爲不由師傳，餘如程朱諸大儒，皆由師傳。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孟子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愚謂遇文王而能興，亦豪傑矣。後世即使明明有一文王在前，而處之不解，扶之不起，甚且有并惡其震之扶之者。此豈獨在下愚一等人哉。聰明才智爲尤甚耳。

人欲學道，必先虛心。能虛心，然後能求師。韓文公曰：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亦從而師之。師之所在，以道不以齒。孔門七十子之中，顏路少孔子六歲，伊川游太學，呂希哲與伊川鄉黨，首以師禮事焉。從吾道人董蘿石，長於陽明，不惜北面，必如是而後謂之學道。學道求師而猶論及年齒貴賤，則是一片世俗心矣。何由得道。

今世師浮屠氏，更不論年齒貴賤，獨於吾儒則介介然終不肯降化。有一二渾化者，則詭以爲盛事，亦見理未明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者苟能虛心，豈特三人，即一言一事之接，亦必有我師。知此，則學道之事，思過半矣。

今世俗之所謂師，大抵皆舉業之師也。然不惜降心相從而師之尊之曰：我功名在是也。且不特舉業，即一技一能，亦不惜降心相從而師之尊之曰：我衣食在是也。至於道德之師，則身心性命之所係，而置之若罔聞知。夫衣食功名與身心性命，孰緩孰急，而世且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蓋直以身心性命爲迂而不切故耳。不知學問不講，則雖有衣食功名而不能享，即能享之，而塊然無異於木石。試一切屏去物欲，清夜自思，果孰緩孰急哉。

師道之賤，自不講學始。蓋不講學，則人品不立，人品不立，則自知不足以爲人師。凡事苟且，人亦從而苟且之。師道自此大壞矣。師道壞，則無賢子弟，無賢子弟，則後來師道愈壞。敝敝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極也。

今之所謂鄉先生，即古鄉大夫也。鄉大夫進則治事王朝，退則主教一鄉。故鄉先生即一鄉之師表也。吾輩事鄉先生，即當以事師長之禮事之。然事之者，亦事其道德耳。非樂其勢分也。乃世俗狃介之士，往往視鄉先生若澆，而樂於親近者，則又多諂媚之流。爲兩失之。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又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誠吾黨所當奉爲法則者乎。

或曰：取友甚難。近時士風日薄，博奕飲酒，所在皆然。安所得良友而取之。予曰：不然。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能爲端人，則取友必端。是友以類合者也。今天下博奕飲酒之友，比比皆是，而不至於子之門者，是子未嘗好博奕飲酒也。天下道德仁義之友，亦甚不乏，而不至於子之門者，是子未嘗好道德仁義也。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未有無朋者，然小人之朋必無

可樂。即或一時膠漆，意氣如雲，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凶終隙末，比比有之矣。必同學聖賢之人，其相契在性情，不在意氣，故可樂。

吾友江處九曰：人在母腹中，是一層胞胎，至五六歲讀書遇師友時，又是一層胞胎。若此處少差，便另換卻一箇人物，不可不慎。此言誠然。慈以爲師之力雖大，然嚴而不親，今人家從師，多不過二三年，師善固不能大爲轉移，即師不善，亦不至終身爲累。惟友則親睦狎近，氣習易爲漸染，苟一相得，遂至終身膠漆，初出門時，最不可不慎。

天下惟朋友一途最寬，不得於此，則得於彼，不得於一鄉，則得於一國，不得於一國，則得於天下，不得於天下，則得於古人，惟吾所取之耳。

立志與取友相表裏，能立志然後能取友，能取友，益見其能立志，故其人而無畏友者，吾悲其志矣。少無共學共遊之朋，則老必無同心同德之友，平居無講道論德之契，則臨難必無託妻寄子之人。

古人稱求友，求字最妙，非有一番欣慕愛樂之意，雖有良朋，恐未必至，即至亦未必可得而交也。

人患不求友，不求友則真友不至，而吾之學問不日益矣。又患過求友，過求友則僞友至，而吾之學問且日損矣。毋過，毋不及，識其真，辨其僞，是則存乎學問哉。

友不必才全德備者，然後與之友，即其人有一長可取者，亦當與之友，所謂節取是也。益者三友一章，便是榜樣。

識得三人皆我師之意，亦何人不可友，但初學非所及爾。

居敬類

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

敬如日月在胸，萬物無不畢照。

敬字是從前千聖千賢道過話，舉示學者，正如看積年舊物，塵垢滿面，誰肯當真理會，須要看得此字靈新，方有進步。然不是實實用工，實有一番見地，此箇字又安得靈新也。

問：程子主一爲敬之謂，一在好色，一在好貨上，亦謂之敬耶？曰：須知主一一字，即精一一字。

程子以主一無適爲敬，朱子曰：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其義精矣。或有非之曰：假如好色，一心好色，好貨，一心好貨，成甚主敬，只是主一箇理。夫朱子之言，亦謂讀書著衣之時，主讀書著衣之理耳，不然，豈特好貨好色不可言主一，即讀書而讀非聖之書，著衣而著奇袤之服，又可言主一乎？然朱子之言雖主於理，而言下未曾說出，恐初學者認差，此特爲拈出，於朱子之言亦不爲無助。但當申明朱子之說，而不當闢朱子之說耳。

主一無適，有二義：猶止至善之必至不遷，持敬須是頭容直，若頭容一直，則四體自入規矩，持敬須有從容不迫的氣象。

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

問：究難應忙之時，持敬工夫如何？曰：事雖冗雜，而吾心不雜，外雖應忙，而吾心不忙，勿以煩劇難堪而思厭倦之思，勿以應務有餘而有裕息之色，如此，庶可以言敬矣。

羅整庵曰：主敬持敬，爲初學之士言之可也。若論細密工夫，著一主持二字，便心有所繫，欲其周流無滯，良亦難矣。此真確有體認之言，予初做工夫時，用力居敬，或坐或臥，或行路，或應接，雖覺得有把握，然常如有一物在胸中，或一面應接，一面仍持一敬字，或貪持一敬字，應接之際，反成疏脫，此正整庵所謂心有所繫也。久之，覺得工夫兩歧，只此便非主一無適，乃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地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與整庵之說正合。予自丁丑記考德錄，即日審敬不敬於斯，以考驗進退，卯辰間，以所考納疏，乃更爲一法，大約一日之中，以十分爲率，敬一則怠九，怠一則敬九，時刻點檢，頗少滯漏。

人心多邪思妄想，只是忘卻一敬字，敬字一到，正如太陽當頭，羣妖百怪，進散無迹。人常拘前時，極不適意，然心卻安，當放恣時，極適意，然心卻不安，只此便是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之證。

用敬字工夫，最忌板腐，板則易苦，腐則易厭，聖賢工夫，皆是活潑潑地，所謂恭而安也。先儒論敬謂主一無適，主一無適中，須是虛明四映，乃得。因着着春米，偶會及此。

主敬須從畏處做到樂處，畏者，禮之實也，樂者，樂之情也，立於禮，成於樂，不過始終教人成一敬字，誠意敬也，毋自欺，畏也，自懼，樂也。

人須是時時把此心對越上帝。

每念及上帝臨汝，無二爾心，便覺得百骸之中，自然震悚，更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

天即理，心即天，要知得心與天與理無二處，方是真敬，不然，猶只是調攝恐動。

吳天曰：明及爾目，王矣天曰：旦及爾游衍，識得此意，不特閑室屋漏，即閨門牀第之際，俱有箇天在。

能敬天，方能與大合德。

人心中過不去處，即不可對天處，可以對天處，即人心中過得去處，只此便是天人一理。

人能無念不可對天，覺得鬼神禍福之念，不惟不生恐動，且覺自有親切處，蓋與天地合德者，即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天地間無一事一物非理，即無一事一物非天。

先儒有言：天即理也，予曰：理即天也，識得此意，敬字工夫方透。

能讀西銘，方識得敬天分量，能踐西銘，方盡得敬天分量，人能有所畏，便是敬天根腳，小人只是不畏天命，不畏天命，便無忌憚，便終身無入道之望。

讀四書五經，古人無時無事不言天，孔子言：知我其天，天生德於予，獲罪於天，孟子言：知天事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春秋言：天命天討，禮稱天則，至於易詩書三經，則言天甚多，又有不可枚舉者，皆說得鄭重，嚴密，使人有震動恪恭之意，故古人之學，不期敬而自敬，今人多不識天字，只說敬字，學者許多昏憤，儼然使人有震動恪恭之意，故古人之學，不期敬而自敬，今人多不識天字，只說敬字，學者許多昏憤。

情之心，如何得展。舜光甥問敬字工夫未進，予曰：汝看頭上是甚麼，前後左右是甚麼，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何處可容吾不敬。

古人言敬，多兼天說。如敬天之怒，敬天之威，予畏上帝，不敢不敬之類。臨之以天，故人不期敬而自敬。工夫直是警策，令人不然。天自天，敬自敬，又曰：天即理也。是把天字亦說得平當矣。此爲上等入說，則可爲中下人說，便無忌憚，不能作其恭敬之氣。予曠所以欲打破敬字也。若如古人說敬天，子瞻能打破天字否。

予自幼習問心法二字，從未理會。以爲心有何法，自丁丑春，用力於隨時精察，覺得心思細密，或行路，或閒坐，或飲食，或就寢，四書五經，如人從耳邊說者，隨時隨地，浸透不絕。一日偶想到曾子學問，恍然有得。曾子平日只是做日省工夫，後來悟著一貫，亦只是日省工夫，做到透處，日省工夫，即所謂隨事精察也。即所謂格物致知也。日省而至於一貫，即格致而豁然貫通，表裏精蘊無不到，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要之微始微終，總只一敬字，由是上追堯舜，下追程朱，皆以敬字按之，無不同條共貫，更按之，愚夫愚婦，此心此理無不同，惜乎有其心而無其法也。乃知心法二字，洵非虛語。

居敬窮理四字，是學者聖人第一功夫。微上徹下，徹首徹尾，總只此四字。

四箇字是居敬窮理，一箇字是敬。

居敬窮理四字，十分分析不得。居敬時，固要敬，窮理時，亦要敬。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志字，便想見居敬的意思。一學字，便想見窮理的意思。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即大居敬而貴窮理。

廣延十六字心傳，此居敬窮理之祖。

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程子亦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古人以居敬爲力行，窮理爲致知者，畢竟敬字暖得行字，行字當不得敬字，須把居敬作主，下面卻致知力行一齊並進，方有頭緒。文公本傳云：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此方是千聖千賢入門正法。

或問格致工夫，即居敬窮理否。曰：致知工夫，只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即居敬，隨事精察，即窮理。

心從靜中得，功向動中求。

居敬工夫，予得力一天字，窮理工夫，予得力理一分殊四字。

或問儀以宗旨，儀應之曰：實無宗旨。昔朱子人問以宗旨，朱子曰：某無宗旨，但只教人隨分讀書，愚亦曰：儀無宗旨，但只教人真心做聖賢。

入門工夫，更無別法，只真心學聖賢便是。果能真心學聖賢，則古人書冊中言語，句句可以入門，眼前語

默動靜，事事可以入門，不能真心學聖賢，則似棚婦人向人乞飯，雖乞得亦無用處。有友人問儀以入門工夫者，儀曰：兄自十五入大學時，孔孟程朱已日向兄說工夫矣。兄不信孔孟程朱，卻向這裏尋討，儀亦無可對兄說。

友人問入門工夫，儀曰：只在這時候做去。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孔子入門工夫，博文約禮，是顏子入門工夫，日省是曾子入門工夫，戒懼慎獨是子思入門工夫，集義是孟子入門工夫。他如周子之主靜，張子之萬物一體，程朱之居敬窮理，胡安定之經義治事，陸象山之立志辨義利，有明薛文清，胡餘干之主敬，湛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陳白沙之自然養氣，王陽明之致良知，皆所謂入門工夫，皆可以至於道學者，不向自心證取，而輒欲問之他人，豈所謂實下工夫者乎。

道是人所共由，入門，則其所獨喻而獨得者，故先輩往往喜持以示人，譬如飲食，人所共嗜，而其間又有性之所獨好者，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菱，可也。舉以示人，人未必知，而必欲舍其所嗜，而問人之嗜，亦未爲知味者矣。

入門道路雖殊，總之只在這裏，問在何處，曰：只大學便是。問如何，曰：孔子志學，志於大學也。顏之博文約禮，曾之日省思之戒懼慎獨，孟之集義，不過是格致誠正修工夫，其他宋明諸儒，亦是如此。然要之緊要處，又只止此二字，問何如，曰：格致二字，若非格致，則行不著，習不察，安知此語之可以爲宗旨。故後來諸儒紛紛談入門，談宗旨，而不知格致二字，爲認入門宗旨也。會及此，可不辨入門宗旨，亦可不問入門宗旨。

或問居敬窮理四字，是吾子宗旨否。予曰：儀亦不敢以此四字爲宗旨，但做來做去，覺得此四字，爲貫串周匝，有根腳，有進步，千聖千賢道理，總不出此。然亦是下手做工夫得力後，方始覺得，非著意以此四字爲入門也。入門之法，只真心學聖賢耳。

窮理格致之註腳也。居敬格致之本原也。總之不出此四字也。

予初起手，得力一仁字，後來又得力敬字天字，理一分殊，人心道心，一貫性善，太極人極，諸如此類，皆可立宗旨，然不欲立者，恐舉一而廢百也。

古語有玩物喪志。玩物適情。玩心高明三語。玩物喪志。其最下者矣。玩物適情。其賢者之事乎。至於玩心高明。則非大賢以上不能。知此者其庶幾乎。

玩心高明。與格物窮理不同。格物窮理。是徹上徹下語。自下學以至聖人。起首究竟工夫。總在裏面。玩心高明。是格物窮理之極功。非大賢以上。未易語此也。

格事理易。格物理難。然欲格物理。卻只在事理上猛下工夫。事理透則物理亦透矣。先備有做格物工夫。卻先於一草一木上用力者。只起念便與身心隔涉。安能入聖賢堂奧。此陽明庭前竹樹之說。予所以謂其認錯。

非玩心高明之人。不能格物理。子思言飛魚躍。周子言魚。張子言鸞鳴。此便是格物理榜樣。

物理亦有易格者。事理亦有難格者。若論其大概。始從事理入。則切乎身心。繼從物理觀。則察乎天地。要之物理既得。則事理益精。其功實交相資。互相發。不得強分難易先後也。

能觀物理。便見得虛空。劈塞都無空際處。

問。知在吾心。如何卻求之物。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羅整庵曰。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鸞飛魚躍之旨。孟子大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則凡備於我者。皆可得而盡通。其言雖是。然愚以為格物之法。必由近以及遠。由顯以及精。由身心以及家國天下。由日用飲食以至天地萬物。漸進漸進。乃至豁然。夫然後天人合一。內外本末。幽明死生。鬼神晝夜。皆可一以貫之。而無疑。不然未能切身理會。而遽欲求之鸞飛大牛之際。吾恐學者不入學究一途。卻又入禪宗看話頭。參竹篋子一路。

予自丙子冬。作格致編。丁丑春。初用力於斯道甚銳。忽夜夢與一僧論儒釋。僧曰。我所格者。心。汝所格者。物也。予應曰。若格了便不是物。覺後念此言頗似警策。今讀整庵書。亦有物格則無物之論。可謂妙合。長源兄言。知人之明不可學。予曰。大學格物二字。是如何解。曰。註訓事物曰。固然。然物字賸得廣。須合事物器物人物看。知人之明。即在格物中。如何不可學。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即理也。明乎知人。即在窮理。

盛聖傳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此分別又何如。曰。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人欲中天理易見。天理中人欲難知。問。天理中如何有人欲。曰。善勞是天理。伐與施是天理中人欲也。許舜光問格致之說。朱註似屬支離。不若陽明直截。曰。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為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為一貫之道。豈在是矣。緣陽明把致知二字。竟作明明德三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箇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為。曰。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三

格致類

問。如何為格致。曰。隨事精察。無事時如何。曰。隨時精察。格致只在八條目。天下國家身心意皆物也。思所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皆格也。得其理。而觸處洞然。則致知也。

有一事一物之格致。有徹首徹尾之格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一事一物之格致也。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此徹首徹尾之格致也。一事一物之格致。即隨事精察工夫。徹首徹尾之格致。即一貫工夫。

格致只是辨天理人欲。天理人欲。只是是非兩字。是便是天理。非便是人欲。

凡格物須從身心性命三綱五常。日用飲食。切近的格去。格之既久。其餘萬事萬物。自然貫通。不可先於一草一木上理會。

天下之理。皆吾心之理。故格天下之物。即所以致吾心之知。非求之於外也。凡格物有道。理不可好出己見。亦不可專依古人成見。須虛心定氣。公公平平。一循天理格去。自然有得。凡事到面前。只看外一層。便是玩物喪志。能看裏一層。便是格物致知。

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後明白。純誠良知致得去否。故窮理二字。既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既不得窮理。陽明有言。少與友人爲朱子格物之學。指庭前竹樹同格。深思至病。卒不能格。因歎聖人決不可學。格物決不可爲。予曰。此誠家參竹筴子之法。非文公格物之說也。陽明自錯。乃以尤朱子何耶。純男問。張華博物一種學問。亦可稱格物否。曰。格物是格其理。博物是識其物。內外之別。截然不同。若夫觀河圖而畫卦。視洛書而演易。則直於一物之中。識天地之全理。斯真格物之極功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斯。

余嘗言格事理易。格物理難。河圖洛書。此格物理也。然亦無難者。只要識得天地陰陽奇偶之數。分明透徹。則盡天地間之物。皆可演易畫卦。不必河圖洛書也。

問。天地間之物。皆可演易畫卦。恐未必然。天地間只有此理。理無形。見之於象。有象則有數。有數則聖人皆可因之以求理矣。聞昔某狀元作烈帝神籤訣。無從著想。每日出門遇一人。見一物。則作一訣。後來無不靈驗。豈非凡物俱可演易畫卦乎。

武溪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散。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如何。曰。隨事討論。亦是心去討論。至曰。心明則無不照。所照者何物。亦即隨事精察也。先儒論道。雖各持一論。要之實相通貫。其彼此交鑿者。未免有勝心也。問。程子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如何。曰。草木陰陽五行之所生。陰陽五行不可見。而草木則可見。故察其色。嘗其味。究其開落死生之所由。則草木之理皆可得。本亭所載。月台所記。皆聖人窮理之一端也。要之此皆聖人心體潔淨。知識通明。觸處洞然。故能如此。今人爲情欲聲利所汨沒。心體窒塞。即萬物當前。往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能格物。

亦更問。溫公扞禦外物之說。朱子非之。以爲外物而可禦。則是絕父子而後可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知仁敬。又曰。閉口扞腹。然後可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全夫婦之別。是否。曰。溫公扞禦外物之說。固非。文公之亦過。溫公之意。不過謂扞禦物欲。物欲既去。則知見自能通明耳。此言於學者。亦大有益。但格物二字。是大學入門最初工夫。古者十五入大學。十五之時。尙屬幼小。於物欲未必深染。且知識尙未開。不教之以如何爲理。如何爲欲。彼安知所謂物欲者而去之。況物欲既去。則直可謂之修身矣。如何纔能致知。故扞禦之訓。與耽染物欲之人言。未必不爲無補。而實非大學格物之正訓。故不可據以爲說耳。

若遽如文公之言。則溫公不惟得罪聖門。且毫無義理矣。其言得無太過。

問。王心齋語錄。以格物爲格眼之格。如何。曰。凡人論理。切不可好奇。一好奇。則入於異端矣。翼微問。知是天良。如何。曰。用人力去致。曰。知者天資。致者學問。天資先天之事。學問後天之事。總之皆天也。致以天不致以人。看一致字。便有尋向上去的意思。所謂上達也。上達便是天道。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蓋知覺運動初無少異。其所以異者。人能致。禽獸不能致耳。學者豈可輕看一致字。

問。人與禽獸之知。初無少異乎。曰。此亦不同。禽獸止有血氣之知。無義理之知。人之所欲致者。正致其義理之知耳。若不致其義理之知。則此知全向血氣上去。與禽獸又何分別。東堂問。人性皆善。則知亦皆善。此何用致。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氣稟物欲也。人知皆善。其不善者。亦氣稟物欲也。致則矯其氣稟之偏。去其物欲之蔽。

瀛來問。人能致知。則皆可至於聖人。然否。曰。知不同。致亦不同。知有生知。有學知。有困知。則致亦有此三等。生知之爲聖人無疑也。學知至於聖人。亦不難爲。困知則氣稟拘蔽。非百倍其功。不能至聖人地位。問。古來聖賢。恐未有從困知入者。曰。如曾子之類是也。夫子嘗言參也魯。則曾子之氣稟可知矣。而竟以魯得之。此即是從困知入。又我朝羅整庵。四十開道。自謂困知。作困知記。亦是一證。

問。世俗有極愚濁之人。亦屬困知。此等可入道否。曰。知有等級。則道亦有淺深。苟有一隙之明。亦道也。然氣稟既難。終是爲天所限。譬如黃銅鏡子。即大加刮磨之功。畢竟與青銅古銅不同。但不可謂之無明耳。見道之資。與世俗聰明之資。孰是不同。每見有等極會讀書。極會作文者。語之以道。則茫然不曉。而市井負販反有點頭會意者。則知入道別有根氣。非世俗聰明之人所能努髻也。

聰明中。天資有近道不近道。愚魯中。天資亦有近道不近道。人知識自十五以後。日開一日。古人知其然。故令人十五入大學。使之知識一歸於正。若此時不開大學之道。使有邪知。識入於胸中。如油入麵。不可復療矣。今人不知自己爲邪知。知識所壞。一聞大學之道。反羣起而搖尾嘲謔。何由入聖賢之域哉。

問。孟子言。不學不慮。爲良知良能。何用窮理始能致知。曰。不學不慮。此言孝弟。爲最初之心也。究竟只孝弟二字。便不可不窮理。即如曾子之受杖。申生之殺身。豈非發於不學不慮之良。然畢竟少箇學慮在。致知須連上文誠意看。欲誠其意而致知。則所致者皆本然之良知矣。不然。便是聖人教人使乖。知是心上一點竅。只要誠箇端緒。擴充推廣。正如火然泉達。可以觸於六合。

人心之靈。不可泯。孰爲善。孰爲惡。豈不自知。只瞞卻本心。便一向胡行亂做。致知只不昧本心而已。王新建於致知之中。增一良字。極有功於後學。蓋恐人以世俗乖巧爲知也。然亦是單提此語作話頭。故耳。若連上文誠意讀下。豈有不良者乎。

儀臣兄問。帝王格致之學。何如。曰。帝王格致。以知人爲大。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是也。又問。卿大夫格致之學。何如。曰。卿大夫格致。亦以知人爲大。女得人焉爾乎。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也。蓋士庶人之學。無所借資。須自銖積寸累。又所及者小。故不妨隨事精察。若帝王卿大夫。則天下國家之事。皆其事業。若必獨斷獨行。身親細務。則是始皇之衡石程書。王安石之制置三司條例也。豈所謂帝王卿大夫之格致乎。

石隱兄問。卿大夫之學。在知人。不必言矣。若帝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爲學。何由遂能知人。曰。欲知人。亦須是豫教。御經筵。尊師重傅。敬天法祖。是亦從小學大學立志居敬中來。至敬天二字。尤爲喫緊。蓋能敬

天。則時有上帝臨汝之念。則欲之界。截然分明。接見羣臣之時。自能別其忠佞矣。

茂實問格致工夫若從人倫日用上體認天理人欲此亦易辨卽如此卓是亦物也卻何處辨他天理人欲曰此卓而平足正上可安物下可蓋地上此天理也不然是反居上面反居下則非天理矣曰雖非天理亦未見得是人欲曰人欲只是與天理相反須活看不循天理而從己之意見是卽人欲也

長源兄問格致之義必以讀書窮理爲主則愚夫愚婦不能讀書者此道遂不可臻耶然則中庸所謂與知與能者又作何解曰格致之義原爲十五入大學者訓也故以讀書窮理爲主況讀書二字或不能概之愚夫愚婦若夫此心此理雖愚夫愚婦亦無不同窮理二字何不可訓

予少讀朱註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竊疑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當爲至事乃於至字上又轉出窮字事字上又轉出理字似屬支離及後讀隨事精察之言不勝恍然乃知格卽精察也物卽隨事也知隨事精察之爲格物則窮至事物之言不嫌其爲支離矣

問禪家最喜言悟理學家多不喜言悟間有喜言悟者如宋時陸象山楊慈湖我明陳白沙王陽明儒者又延爲禪學畢竟悟字境界是有是無曰悟字境界安可謂無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喚作悟喚做物格知至古人把此箇境界看得平常禪家卻於此換箇悟字悟者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字義儘

是警策但儒者悟後只自平常禪家便把悟作希奇道路又儒之所悟者實禪之所悟者虛所以悟者不同其實悟之境界則未嘗無也象山諸公學術近禪只爲矜這一箇悟字

承之以艾，繼之以油，然後火可以不滅，得悟亦不難，得悟之後，須繼之以躬行，深之以學問，然後悟可以常繼，不然而助稱忽然有悟，言下不省，此正如擊石見火，旋見旋滅耳，安足貴乎？

仁字時正在困窮拂鬱之極處。清夜獨立呼天自明。此時人境俱絕。忽覺得天心一點。獨與吾心炯然相照。因念人心卽天理。天理卽人心。只此便是仁字。求仁得仁。吾又何憾。平生時憂愁憤懣困苦不平之氣。不知何往。是後只認著仁字做去。不論人知與不知。諒與不諒。此心無刻不泰然自適。無向日不平之氣。

又丁丑悟得敬字爲心法時。正行到州治西邊土牆缺處。時敬字工夫下手已二月餘。但未得親切透徹。忽此際豁然貫通。覺得上至天下至地。前至古後至今。大至陰陽鬼神。細則一物一事。無一不是敬字通。千聖心法。一時俱見。不覺手舞足蹈。胸臆之間。如撒牆壁。天地間更有甚妙處樂處。則知禪家言悟未。

厚辨錄輯要 卷之三

三九

思辨錄輯要卷之三

厚 辨 錄 輯 要 卷之三

FO

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凡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古來聖賢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窮理二字或曰思便是強探力索曰所以惡夫強探力索者謂其矯揉穿鑿也若據理精思久之自然有得正古人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豈得以爲強探力索而不思乎其有不得者仰而思之又如何解

思如炊火。悟到時如火候。炊火可以着力。火候著力不得。只久久純熟。待其自至。然炊火亦有法。火力斷續則難於熟。此孟子之所謂忘也。火力太猛則易至焦敗。此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勿助勿忘。此中自有箇妙處在。

惟上智與下愚無悟上智非無悟不用悟也誠者天之道也堯舜性之也下愚亦非無悟不欲悟也自暴自棄也譬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也

人還家固其常耳。今人教養俱無，從幼便失落父母，忽地望見家鄉，如何不教人手舞足蹈。聖賢悟後，喜與人說，其悟與天下共之，故其樂也不過吟風弄月，手舞足蹈而已。禪家悟後，不喜與人說，其悟則一己祕之，故其樂也。至於猖狂跳躍，棒喝訶罵，無所不至，自明眼視之，總謂之捻怪，要之卽果然。

大悟亦何至此。然禪家亦有不得不然者。他所悟自不可對人說。所謂我說與汝。汝卻罵我也。五經四書皆無悟字。非聖賢無悟。亦非聖賢不用悟。凡言覺者皆悟也。又言知言喻。亦皆悟類也。但言覺言知言喻。却是平常。禪家喚箇悟字。便有箇驚恐的意思。

濂溪周子不由師傅默契道體。豈亦所謂悟耶。曰。豈特周子程朱之學。無日不教人窮理。窮理有得。卽是悟也。其實只是箇物格知至。

有友人問儒門有悟法否。予曰：安得無悟？曰：何謂悟？曰：子能一旦覺其前日之非，而奮然就今日之是，卽悟之悟矣。曰：悟若是易乎？曰：吾安得易？子試思前日非處何在？今日是處何在？友人不語。予曰：未也。知其

非矣。何以行其非。知其是矣。何以去其是。能如此。則悟。不能如此。則不悟。友人復不悟。予曰。然則悟終不

問朱子有言。讀書須是編布周滿四字。請下註脚。曰。編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著力。便無滲漏。凡案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錄。伊洛淵源之類。使心日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止看詩文。溺溺於世俗。

人有以講學爲苦者。予曰。講學未有所得。是最苦事。既有所得。則講學之樂。其味無窮。人不肯苦中下手。何由得讀書。

讀書不絕于寐。念頭終無得處。亦終無樂處。

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工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此所當終身誦讀者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書。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其於子史百家。不過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志。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編。明道以爲玩物喪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有悟。卻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不服。固非。即以此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亦非也。凡人讀書。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記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有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蔡記誦。而明道以爲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略於理也。明道看史。卻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求詳其事。將以深察其理也。凡讀書之人。皆當以此爲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之士哉。

玩物喪志四字。今人最易犯。假如一部通鑑。只平平看去。依舊是讀。是曰。非。矮人觀場。隨人笑罵。絕無一些心得。儘有多少大事。被前人瞞殺。如此雖記得一部。只是一事。只是外書。有何益處。

讀書不能窮理。俱是玩物喪志。若能窮理。即記誦亦不妨。愈然愈妙。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必不可不誦。誦則義理不出也。

古之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只如讀書一節。書籍之多。十倍於古。學者苟欲學爲聖賢。非博學不可。然苟欲博學。則此汗牛充棟者。將何如耶。偶思得一讀書法。欲將所讀之書。分爲三節。自五歲至十五爲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爲一節。十年誦讀。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爲一節。十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功。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略開後。

十年誦讀

小學 文公小學 節要 愚欲另編

四書 先讀正文 後讀註文

五經 先讀正文 後讀註文

周禮 考索 通

太極通書 西銘

綱目 先讀綱目 又有歷代統緒。統緒編等書。載古今興亡大槪。俱編有統緒。宜先讀讀。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四

格致類

學字雖難知行。然畢竟知一邊多。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及仕而優則學。句。可見陽明良知之說。勝乎有訓。學爲覺者。良可歎也。

讀書不費精神。且能長精神。凡言費精神者。皆不善學者也。程子則老而益。斯言大有味在。

讀書當思致遠。若不知致遠。便爲一二項書所縛。假如史書一項。若欲廿一史俱淹。則一生頭白矣。詩文之類。俱然。豈不可惜。但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則又往往博而無成。當如胡文定教學之法。經義之外。視己才力所近。專習一事。似爲易造。其有才力者。自當務爲全學。

求放心。然後可以讀書。讀書正所以求放心。蓋交相益。互相發。

凡讀書須句句就自己身心上體貼。又要就依書上說話做去。待做得有些滋味。便覺得書上說話。句句親切。看書愈加明白矣。即如學而一節。如何是學。如何是時習。便說體貼之後。便把來一一躬行。自然書與身一。聖賢言語。句句不錯。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讀書是最苦事了。如何聖人反說時習而說。

凡讀書能開關。只是信得過。

以至近代。一類載其禮。而後以己意爲文。以折衷之。名曰典禮折衷。庶幾禮之家有所考據。議禮在朝廷。其難蓋既有拘忌。又有掣肘。意見分爭。私心角立。從來議禮之家。每稱聚訟。良有故也。即如近代與徽皇帝之事。張桂始議。遠勝楊石齋諸君子。然諸君子之心無私。而張桂之心則有私。設以身處其時。欲從諸君子則於禮不可。欲從張桂則於義難。而必爲諸君子所排擊。遂一無可置喙矣。時禮臣席者。陽明之高足也。以大禮事質之陽明。陽明不答。爲時曰。無端禮樂紛紛。誰與青天。陽明深見諸君子爭禮之非。而又不肯倡議。隨張桂之後也。故愚謂此等大禮。儒者皆當於平居無事時。考訂折衷。著爲定說。則後人可引以爲斷。不至有兩事分爭之患矣。

禮記中。如會子問。桓弓最好。所謂儒者平居議禮而考訂折衷也。不如此。不足以盡禮之變。吾欲於典禮折衷之後。更爲或問以發明之。

議禮中。格致工夫最多。今人久不講此。殊爲學問欠事。致知工夫。莫備於六書。蓋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聖賢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即字以觀理。則格物之道存焉矣。許氏說文雖略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備。吾友王子石隱作六書正論。每字必據理精思。直窮原本。其精確處。實可作爾雅讀。爲格致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爲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益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源流。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二十一史列傳甚冗。其志節不可不讀。蓋一代之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子晉欲力二十一史。則別取諸志。合爲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文獻通考亦旁採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爲觀一代之全耳。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理沿革。歷代官制建置沿革。年號考。甲子考。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考。歷世統緒。秋毫錄等書。俱不可少。意欲爲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讀書一頓工夫最難。入一歲中每多事務攔阻。能讀書時。不過三之二耳。綱目一書。合前編及宋元不下萬餘紙。應務之暇。日讀五十餘紙。亦須得二百日。況又有考試雜書問之。是一歲工夫。止讀一部綱目。何以卒事。愚意學者有意讀書。決當離家入山。謝絕試事。分年讀書。每一項書作一年讀。如通鑑綱目。紀事三書。便可作一年讀過。亦快事也。

讀史須一氣看過。一氣看過。則前後事連貫。易於記憶。讀書連早起夜坐。窮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點考索之功俱在內。更多則不能精察矣。綱目通鑑。紀事三書。不下四萬餘紙。值二百日。其餘日以當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之功。是三書者。亦可以無憾矣。看二十一史。只當在長夏。不用評點。只約略揭過。其志書另作一項看。薛文清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愚謂孔子勸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子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

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設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設立宰相者。滿朝文武大臣一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死。不覺失色。因歎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學者奈何忽諸。

文獻通考與綱目表裏。綱目詳歷代之事實。通考詳歷代之典禮。皆學問之所在也。今綱目顯於學宮。載在功令。而文獻通考獨否。此世所以鮮實學之士也。鄧元錫兩史下編。朱健治平略二書。宜與通考參看。

修己治人之道。莫備於大學。西山衍義。豫山衍義補。則旁通而曲暢之者也。學者能熟讀深考。則於修己治人之道。其庶幾乎。

能讀衍義。衍義補二書。則知天下無一書不可入大學。其不可入大學者。皆無用之書。皆無益於修己治人者也。

或問。天文書繁。國家禁書。不宜讀者非也。國家所禁在占驗之書。恐其妄言禍福耳。若歷數則人人當知。亦國家所急。自立法以來。從未聞有以天文歷數犯禁者。如徐光啓。刑部諸公。則又明明以天文歷數建明於時。何可不學也。

歷數或可不必學。而天文日月五星運行薄蝕之理。必不可不知。此儒者之事。非一藝之司也。觀古諸大儒可見。

地理書宜詳覽。一統志所載。多泛記山川人物名勝。而於險要關隘。或亦朝延秘慎之意。然學者必不可不知也。子晉讀二十一史。戰爭之事。其有關於險要者。分省分郡各以類計。頗有關係。問以未得其暇。屬九長源。聖傳。而兩兄亦未暇。聖傳竟續成之。大有裨益。

水利。農田是事。兩河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過半矣。兵法。儒者不可不習。此雖邊疆天下之事。而實仁天下之舉。儒者不習。而顧使強武之人習之。得以肆行其不義。此天下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

看書不可看重。必欲徒費心力。如唐荆川左編。李卓吾藏書。鄧元錫兩史上編。不過摘史中諸人。分門別類。不用更看。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載。太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細閱。但點過便是。譬如復說。極省工夫。然須一齊看去。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則記憶牛疏也。其餘若理學書。如先儒語錄之類。作一項看。經濟書。如文獻通考。兩史下編。治平略。大學衍義補。經濟類編之類。作一項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問。孔子教人。先以博文。後以約禮。朱子亦使人先博而後求之約。故程子爲學。泛濫於釋老者數年。然後反而求之。今吾輩爲學。如釋老之類。亦當博涉否。曰。若論泛濫釋老。豈特程子。即朱子亦未見其延平時。亦嘗學釋於開禧。王陽明。羅整庵少年皆曾學釋。只是各人力量不同。有與之出入。泛濫而不爲之惑者。大

程子是也。有學而後知其非者。朱子與羅整庵是也。有始而學焉。而終未免稍涉其餘習者。陽明是也。吾輩欲爲大儒。欲任斯道之責。二氏之學。豈得閉而不窺。然須各人自審力量何如。若力量不足。不如此守先儒淫聲美色之訓。蓋先儒決不作欺人語。決不誤人。不可厭常喜新。貪多務博。遂至墮坑落甕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五

格致類

或曰。人之有文章。猶天地之有花草。若文章不藻麗。是花草無色也。予曰。與其爲花草。毋寧爲五穀。教民稼穡。古者稱爲聖人。若種植花草。則場師而已矣。凡人好作古文辭。只是義理不深。不得辭章有味。故往往技藝。昔胡文定公少喜爲文。後篤志於學。乃不復作。其辭召試有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可謂勇於割愛矣。人有以文章自誇者。予曰。須知王。楊。盧。略。之上。有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上。有韓。范。富。歐。陽。之上。尚有周。程。張。朱。及孔。孟。在。古文詩歌。人不可不學。然亦不可太費心力。古文取其闡達。詩歌通聲律。辨體裁。取其足以寫懷而已。若泛作無益論記小文。及窮研詩句。不過一文人而已。吾人責大任重。心力幾何。乃爾浪擲。善乎吾友郁子儀臣之言曰。使先知覺後知。乃是聖賢立言本意。今人乃以做古文詩歌爲立言。失其旨矣。凡人自二十四五以前。古文不可不學。至二十四五以後。則學道爲主。無暇及矣。須於少年時一氣趕過。陽明未遇湛甘泉講道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道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言成章。動合古文體格。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衝掣磨也。學道之儒。不重

作古文辭。只恐人溺於辭章之習。若藉以發揮道妙。則此一段工夫。亦不可少。學古文須學大家。大家者。韓。柳。歐。蘇。王。是也。韓筆力高。歐度好。蘇氣好。柳小文佳。王識力最妙。大文字尤不可及。雖老泉父子。亦退三舍。曾少純。然亦醇正。絕名爲大家。以其得孔子辭達而已之旨也。古文中。左。國。班。馬。筆力非不更高。然古今稍遠。辭旨簡古。若有道學之。恐反涉艱深。然亦各有體裁。如碑記。自當學韓。書序。自當學歐。王。論策。自當學蘇。敘事。議論。自當學班。馬。左。國。至於詔誥。則又當上法典謨。未可一例論也。

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誥。制。命。書。疏。檄。露。布。之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學作古文。須要曉此各項。方是有用文人。不然則亦無用之辭章而已矣。吳江陰師曾輯文體明辨。甚得此意。然其意主於博收。翻裁頗欠識力。愚意欲節去其無用而煩冗者。細爲斟酌。指出中間異同及中藏不中藏處。病未盡也。韓。歐。之文。皆與道相近。然而終隔一層者。以其志在爲文。欲借道以傳文。非借文以發揮吾道也。此際主客之分。自有毫釐千里之辨。韓。歐。之文。極意依傍吾道。然終有客氣。以其有要好的意思在故也。若聖賢爲文。只是隨手寫去。祇取理明辭順而已。然人已自不可及。

人能識得韓。歐。文字中客氣處。可與語道矣。人斷不可學子。子。皆是不上行面。不入體裁文字。一舉便入小家數。四六文竟不必作。唐文所以爲四六者。束於功令耳。今則未嘗有功令。何苦取青償白。即使能工。亦記室之才耳。

四六文不必作。亦不可不知。查四六中。長短相接俱有法。聲韻平仄俱有結。然讀古人四六。自見今人動涉四六。而黏法俱未之知。可爲一嘆。三都兩京。是天地間第一種無用文字。即古人有用賦以諷諫者。終是諷諫一動百。亦無所取。古文當離於魏。晉。如七啓。七發。連珠之類。俱是天地間無用文字。如文選者。即不讀亦不妨。文字須看其源頭。屈原離騷。雖綿蔓衍於文辭。而意在忠諫。則朱子取之。韓子原道。特以明道德仁義而意在爲文。則程子以爲例學。立心異也。

古人之教。莫先於詩。謂其可以諷詠觀感。得性情之正也。今詩教已廢。三百篇雖存。其意趣深遠。學者未能卒讀。當世所習者。唐人詩句而已。然亦莫非詩也。愚意欲於古詩中。取其性情近正。有合於興觀羣怨之道者。輯爲一編。批評標識。置之案頭。時時誦詠。可爲性情一助。

凡欲作詩。須當養得心體好。心體平善。則所言自無偏僻放蕩。昔人論周禮。有云。此自聖人廣大心中流出。予意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自然溫厚和平。或謂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則凡古人之詩。涉於哀怨者。俱非耶。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此正從廣大心中流出也。不然。則好色而淫。怨諷而亂者多矣。

詩不當從沈約韻，約韻皆吳音，人知之而卒從之者，人好學唐詩，則韻亦從唐韻矣。洪武中，既有正韻，韻部頗行，經數大儒訂正，校讎甚精，奈何不從耶？古人不可不重聲韻，故曰：書同文，不曰：書同聲，以聲有五方，不可強同也。觀詩三百篇，大都用叶，則知聲韻可通，即用之矣，不必拘拘某韻某韻也，必欲用韻，亦當以中州爲主。詩不論漢魏六朝唐宋，只不失三百篇之意爲妙。唐人詩，李杜並稱，而詩家尤重杜者，杜得三百篇之意爲多也。

詩家最低惡品，如唐伯虎花月吟，及選文五平五仄之類，次則香奩體，李長吉體，皆不入格者也。今之學詩者，往往喜效諸家，夫詩以道性情，花月選文，性情何在？香奩體，則其性情不入於淫，必入於鬼矣。學之何益？如溺而不改，則其人亦不足重。

詩家限韻步韻，亦是惡套，古人賦詩相答，只是隨古詩以見志耳。後人以詩相酬答，亦是常事，然必限韻步韻，便專尚才思，有妨性情。

做詩須脫今時人氣，得古詩人意。花鳥竹石，風雲月露，今詩人氣也。溫厚和平，興觀羣怨，古詩人意也。詩言志，詩者，志之所發也，有志而後有詩，故或直敘其事而爲賦，或有所感觸而爲興，或有所諷刺而爲比，皆言其所志耳。今人並無所志，而終日乾乾命題賦詩，正如三家村學究，埋頭舉業，詩意何在？

作詩之家，能令興觀羣怨者，雖人有幾首，然求其全部大旨俱合者，雖難而後，惟陶淵明、杜子美在明則劉文成、陳白沙，其他如李太白、白樂天、陸放翁，亦合格者多，皆由其立心正也。作詩者，不可不讀。

邵康節學集，又是一種詩，竟可作鑒鑑讀，然猶未免有頭巾氣。至白沙之詩，則合道理與風雅爲一矣。其所作詩有子美詩之變，變夫更別得云云，蓋欲合子美、堯夫爲一人也。

予近輯詩鑑，自漢唐迄明，取其詩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後各爲小論，頗欲仿河汾之意，未知當世之人其許我否？至如陶、杜、劉、陳，意欲另批詳其全帖，太白、樂天、放翁，諸人則附之，尚未及也。

康節與白沙之詩，終是一家，意欲更選其佳者，與宋諸儒理學詩，另爲一集，以爲學者養心之助，亦最樂事。

詩餘，曲子，其辭愈淫，其調愈淫，愈趨愈下矣。然宋以詩餘著，元以曲子著，其間亦儘有可當諷刺，可勵風俗者，但學者既有志於道，則詩文且爲末技，況詞曲乎？且一入其中，則聚爲淫靡者什之九，能爲正聲者什之一矣，不作可也。

或問作制義法，曰：祖述孔孟，憲章高文，上律先賢，下繼時彥，曰：祖述三言，既開命矣，時彥何爲嬰之乎？曰：將以致用也，成弘之簡樸，嘉隆之渾灑，易時而試，則皆不售矣，故君子明理以致用，長短豐約，一因乎時，若夫字竊句盜，以爲嬰者，吾不取也。

向來謂人但當盡力讀書，至於舉業，只就臨考時略做一二月工夫，便可應試，以今觀之，正不其然，凡事俱要預先做透，如炊湯湯，務使百滾，待火候既到，方可停息，其後或溫或燥，皆可不時取用，若火候未到，

者，斷不可強作大家也，要緊處，止在少年時一氣趕達。

前後場取士，分明是經義治事，此法過漢唐宋，遠甚於教養之方，尚未講，所以十人當未達時，專意帖括，無其實工夫，至應舉作爲文辭，亦只是浮言浮語。

制義體裁甚妙，然尚有可議者，必拘口氣，一也。聖人之言，惟聖人能言之，後學之士，以我證聖，當使其自言所得，求合乎聖人之道，而觀其不悖與否，不宜徒使效顰，概爲揣摩之語，必主排比，二也。排比之體，近於聲偶，文東聲偶，則難以暢論，往往拘忌體格，不能發揮旁通，此俱制義之弊，愚謂制義當作論體，凡上下古今，百家諸子，俱得旁引曲喻，縱言無忌，庶可窺見胸中所學。

凡制義出題，亦當爲論體，如顏子所好何學論是也，如此方可見人本領學問。

貢試雖小事，然亦是士人進身之始，命題必須正大，所以端其志趣，國初皆是如此，慶曆之際，始說爲小題，或枯或空，或縮腳窮工極巧，務極其勝，止取儼然，不顧義理，不知祖宗取士之意何在，所以慶曆之末，人尙虛誇，士習大壞，亦是世代一大升降處，至後而又變爲巧搭，破壞聖經，割裂文義，害義傷教，莫此爲甚，後生小子，都教壞心術，而不知者，尤以爲巧，有司以之衡文，督學以之課士，習久成俗，漫然不知，甚可歎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有聖人起，必爲折言，破律之誅，無疑，不能不追咎慶曆諸公也。

或以制科文爲不傳者非也，唐之詩賦，即唐之制科文，然俱傳矣，況今之制科文，又皆開列聖賢道地者乎？傳至後日，即爲古文矣，吾知其必傳。

國初如王守溪、文真、制科文無一語溢於功令之外，至荆川則以古文氣行之矣，至慶曆則全失制科本意，或學爲史傳，或學仿子書，或據入二氏，或戲作世說，甚至以聖人之言，爲優俳小說，其侮聖言，一至於此，積而至於今日，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文章至黃陶庵，一代之冠，語語是本源中流出，古文、制義、經濟、理學，一以貫之，可與荆川並傳，吾友陳子嘉夏，作理學題尤極透亮，亦是本源中流出也，學者作文，須是本源中流出。

文章學墨卷，則易於中式，然全注意體格，則不能發揮胸中所得，亦須行以大家氣。

或有謂子不宜著述者，子曰：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同者，衣冠簪帶也，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異者，讀書著述也，衣冠簪帶而必欲爲苟異，則無以容身，讀書著述而必欲爲苟同，則無以立德。

或有謂子著述不當示人者，子曰：其人而不可與語者，必強而語之，吾不敢，其人而可與語者，必強而述之，吾不能，孔子所謂不失人，亦不失言，吾將志之矣，不然而一概秘絕，是謂天下無好人也，又何取著述爲哉？

聖人生末世，真是任大責重，使達而在上，則凡井田、學校、刑人、已壞之法，皆其事也，窮而在下，則凡理學、經濟、刑罰未備之書，皆其職也，雖乾乾危乎，卒夜以繼日，猶將不足，豈得自託涵養，悠悠終日乎？

聖賢在下，功業只在著書，蓋時未可爲，不特得位行道不可，即教育英才亦不可得，寂寥數人，窮居談道，風聲既不足以淑四方，口耳又不足以及後世，雖稱聞道，而不能推吾之所有，以公之天下後世，是亦

聖賢之所不取也。孔子刪述六經無倫矣。孔子而下。德之盛者。莫如朱子。然朱子一生功業。亦只在著書。試讀其年譜。工夫是何等精細。陸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雖明理盡性之人。無貴多言。然先知不覺後知。則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後世趨附好高之人。尤而效之。輒引以自況。又曰。身將隱。則用文之。遂以無窮歲月。浪擲於空談詩酒之中。是可痛也。

古語有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著書立言。君子之事也。著書而使傳之四方。垂之後世。則君子不能必也。聽之天而已。或云。人苟有一段精神。天斷然不肯埋沒。是殆不然。以爲精神執大於周。孔然則公叔繆。幾於諸侯。孔子之六經。燬於秦。後世終能復集而表章之。然而殘闕壞亂者。亦不少矣。思之能無泣然。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書。不能使之傳世。惟天能使之傳世。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讀其書而心好之者。能使之傳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玄。曾何足云。然微桓譚。則幾不傳。而況不爲子雲者乎。乃讀書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憾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噫。亦可畏矣。

君子之於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言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者也。著述者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亂世書籍多燬於兵火。因念藏書之法。庶民無力。斷不能藏。即學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遠。能博及而垂之久遠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書之力亦窮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煩天子之守。其法可以傳之百王而不易。垂之千萬世而無弊。則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來。其間歷漢唐五代宋遼金元。世界無慮百變。然一王興則一王替。信一代表章。即盜賊強暴。未有不遇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誠使王者於此。申藏書之法。於鄭魯。則擇名山勝地。定爲藏書之所。區別華書。分爲數種。如經史子集。志考圖籍。藝術百家之類。類建一樓。樓置一司。擇孔氏子孫之賢者爲之。又擇其最賢者爲之長。使之任出納收藏。雖暴補緝諸事。授之以祿。每歲則上其書之數於朝。三歲則遣行人視之。校其書之損益完缺。而行其賞罰。如是則書有日益。無日損。雖有水火刀兵盜賊變革易代之事。於藏書總無損。是誠至妙之法。惜乎無有行之者。

凡天下學士大夫者。皆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上之於朝。朝廷使大儒校之而善。則必藏其副於孔氏。不特此也。凡所藏書。皆當使大儒校定。必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始藏之。其餘若離經叛道者。皆斥去勿用。不可務多。而反使有魚目混珠之病也。

凡書必當多刻副本。以備朝廷四方或有闕乏。撥取鈔寫翻刻之用。凡五經四書。及先賢語錄。與夫天文地理。樂律兵法。字內所不可少之書。固當多置副本。以當擇其精要者。鑲版勒石。必使之不朽。且以便於摹印流傳。真千古之盛事。

凡古來聖賢所造儀象法物。如金人。欽器。沙漏。銅壺之類。亦當仿式造爲其副。與書並藏。以備後世變革之際。或有亡失。則取式於彼。亦最要事。

自三代以來。凡經易代。則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考究。文獻不足。自孔子之時。已有不勝其慨者矣。此字內無人以爲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當世世奉之以爲斯文之主也。文獻何憂不足。故愚以爲王者苟能藏書於孔氏。則凡一代表章制作。與夫桑朝寶錄。史館一成。即送入副本。後世斷無亡失。以至求之民間。探之閭巷。而有挂漏傳疑之事。

不特郡邑之間。可用此法藏書。凡天下郡邑名山。皆當仿此爲藏書之法。相擇勝地。廣置書館。聘禮先代聖賢之後。優其廩餼。使其典其事。相戒雖有鬪爭。忌獄兵火盜賊之害。不得入其處。久之則天下自然得以成風。詩書日盛。道義日尊矣。今吾儒不能。而顧使釋氏得其術。是以其徒日繁。而其害日多。其不肖天下而化爲釋氏者幾希。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六

誠正類

誠意是敬字逐修工夫。正心是敬字一片工夫。正心時之敬。比誠意時之敬。非有增益。只是打成一片耳。所謂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

誠意之敬。如有物在彼。而把鏡照之。正心之敬。如明鏡在此。而物來自照。心如田。意如田中所生之物。誠意者。去稂莠而養嘉禾也。人初用功時。雖知爲善去惡。然工夫未能純熟。只好喚做誠意。喚不得心正。譬如草萊初闢。田禾未熟。雖稂莠已去。嘉禾已生。卻只喚做好稻。喚不得好田。心正者。耕植已久。田脚肥好。今人所謂熟田也。此可以得心正意誠之辨矣。土無有不生物。猶人義理之性。然土有肥瘠。田有高下。猶人氣質之性。蓋善惡不同。有或相信從者矣。栽培耕植。則學問之功也。得於天者有多寡。則工夫之難易。迥然不同。可不勉哉。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沙磧不毛之地。雖樹之亦不生。乃今人資稟未爲下愚者。本可樹藝。本可爲良田。而止使其心爲沙磧不毛。噫。可慨也夫。

田雖有善有不善。此爲氣稟之拘。雨暘有時有不時。此爲物欲之蔽。內除草穢。外設溝防。可以明澤而復其初矣。

草有香附子者，田中一生此種，則日長月盛，田遂不可治，非大壅發，拔去一二尺，則不能斷根，嗟乎，人心之爲香附子者亦多矣，能大壅發而斷根者誰乎？

誠意須從篤信好學中來，不篤信則不能誠意，不好學則意亦不可得而誠，誠意是作聖根基，若此處立腳不定，到底須塌下來。

意本是誠，其不誠者，後來之私意也，讀孟子論四端章可見，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朱子註曰：誠實也，二語合看妙甚，一是反言以明之，一是正言以釋之，欺便不實，實便不欺。

人心之有意，如草木之有芽，此處須要愛護保養，方得發生充長，若照顧不到，少間便爲私意所蝕，如萌芽出土，爲蟲所害，雖有嘉種，亦復何益？

誠意須要謹箇光字，能光則火然泉達，極之可以與天地參，不然，只死煞守這意，在終不長進，一意誠意，大意誠，小意亦要誠，以小誠爲無益而勿爲，以小不誠爲無傷而弗去，譬猶千尋之木，或折於徑寸之蠹，萬斛之舟，或沈於一線之隙。

人有邪夢，固是心不正，亦由於意不誠，蓋邪念發時，雖知斬絕，而未有知惡惡臭之誠故也，日間有些子萌芽，夜間便復再發，言夏兄亦云：好人決不夢作賊。

如惡惡臭，較如好好色更難，好善進得十分，惡惡只好進得五分，子夏以爲信狷介之人，而入關墮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可以觀矣。

張九烈表兄與予論報應之說，謂予曰：善惡皆有報，而好善之報，每爽於惡報何也？予曰：無他，只是爲善之心未必如爲惡之誠。

爲善之心，有一毫討好的意思，便是不誠，若決江河，方盡得如好好色分量，爲所不爲，欲所不欲，即是自欺，不誠敬天二字意，終不可得而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欲盡正心分量，非窮盡盡性，未易語此，工夫至此，其庶幾乎一心偶正，便是誠意，無意不誠，便是正心，到得正心，便是一片光明境界。

已發未發中和之德，一息斷絕，便不是心正，正心工夫，直是渾成無縫，蛟峰方氏看正心一章，分兩段看，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下一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妙絕，若釋氏便說心不可有，亦不可無矣。

心體二字最妙，謂心之本體也，此是未發境界，學者須時時自驗，心體方得，心體須常是廣大寬平，又須常是光明洞達。

舜光周，日來用力操心，反覺心中擾擾何也？曰：此正是汝心清故，舜光未遂，予曰：汝向來未嘗操心，雖心中終日擾擾，何由得知得？今汝知得心中不濟，是汝心清於往時也。

胸中無事，聞草木蟲鳥之聲，覺得分外親切，人當心中無事之時，裁度義理，鮮不中節，至於喜怒哀樂，蔽於有我，便顛倒混亂，莫知所措，人能使其心靜虛，雖遇有事，常若無事之時，則應事接物，無有不當者矣，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工夫，最是緊要。

朱子註不動心云：心有主，則能不動矣，竊自驗之，心無主固動，即心有主之時，亦未必遽能不動，譬如一家之中，卒有盜賊事變，主人雖在，未必皆鎮定舒徐，此主人弱故也，要得主人強，須集義工夫透，問夢境恍惚，何以定其敬不敬？曰：只不失其本心便是，曰：有一夕之夢，而善惡不同如何？曰：亦是心離正心工夫，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俱不可有所是矣，然又有不可一例論者，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又不可以有所論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方盡得正心分量，與天地相似工夫，只在慎獨上。

人在幽獨中打得過，其精神快樂，尤勝大庭廣衆中十倍，先儒語錄有言：一息斷絕，便與天地相似，此二句須於幽獨中體認，大是得力。

久不至虞九山房，草長數尺，韓素曰：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予曰：然，人心去惡，譬如除草，草長數尺，末有不知惡之者，方其初生寸許時，則以爲微而忽之矣，須是見草即除，纔妙，古人所以重慎獨之功也。

見草即除，猶是第二義，使其心爲康莊大道，自然寸草不生，王龍溪問求放心，曰：放心不用多求，若求便是已放，孟子說箇求放心，是爲不知放心者言，若既知放心，則收將來時，便有箇拘管之法，問如何是拘管之法？曰：心是活物，不可死煞地執守，又不可空地操存，只是不要放他閒過，此有六字訣，多讀書，勤職業而已矣，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君子食無求飽，一，章，皆是不使人閒過，此便是求放心妙法。

譬之種田，田土亦是活物，斷無不生物之理，若不去播種，卻只怪他生草，把鋤去，把石去壓，都不是，只是把嘉種去播種，或耘或耔，工夫日深，則自然成箇良田，草萊俱去，黍稷日茂矣。

若果能靜存動察，則心自無所放，此一事，非兩事，虞九爲予言：近日頗用力於收放心，予曰：收來放在何處？曰：放在腔子裏，又問：腔子裏是甚東西？曰：天理，又問：天理是甚物件？虞九未嘗答，予曰：有事時只論一箇是無事時只論一箇敬，

問至人無夢，孔子何以夢見周公？曰：至人何嘗無夢？只無妄夢，問夢何以多雜？曰：夢雜，只是放心多，人有患放心多者，予曰：放心多，只是天理不熟，若天理一熟，心便會到熟處，自然不放，問心如何爲放，如何爲收？曰：在欲爲放，在理爲收。

收放心只是能覺。覺則便在這裏。又曰。覺即是敬。省察是收放心要緊工夫。省察既熟。自然能覺。

心未收。要省察。既收。又須存養始得。

問。心既放。則做那修之事。無所不爲。固是人欲。至如閒思雜慮。亦是放心。亦可謂之人欲否。曰。凡放心俱是人欲。如臨祭祀時。當思祭祀。卻思及戰陣。臨戰陣時。當思戰陣。卻思及歌舞。俱是閒思雜慮。俱是放心。俱謂之人欲。問如何。曰。理者理也。如木之有紋理。如人心之有脈絡。毫不可紊。事既在此。心乃在彼。則非理矣。非理便是欲。

收放心是範我馳驅。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後道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即時節點。

二十年懲忿工夫。今日始得一用。

人不可有勝心。一有勝心。則爲氣所乘矣。要知勝心動時。即是氣。

問。吾輩克己。而他人或有加無已。將奈何。曰。天下是處。不可讓與別人做。天下不是處。又何妨讓與別人做。

予丁丑初學道時。偶有友人相託一事。爲某人解紛者。其人蓋嘗陰害於予者也。予雖漫應之。而不然。既而惕然曰。此豈非所謂己私者乎。即克去之。後來凡遇此等事。皆不須用力。要知古人克己之說。不過如此。

一發便覺。一覺便遏。此是治心妙法。

問。喜樂在四者之中。似未甚害事。曰。如何不害事。凡酒色之害。皆喜樂爲之也。喜樂是順境。怒是逆境。順境如順風。逆境如逆風。逆風畏其覆溺。順風畏其飄揚。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難念難去。愈微則愈不覺。工夫尤當於微處著力。克除惡念。只在緊矩二字。

人邪念發時。便思鬼神。此心便不敢妄動。

袁幼白戲問。見女子時。亦頗動念否。予曰。美惡貞淫之念。未嘗無之。若謂有不甘之心。此則不放。幼白謂不放則猶有根在。予曰。未敢便謂無根。頗學焉耳。

古人稱遠色。遠色則滋味便淡。邪念自息。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章經教語甚好。若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師。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予少時。每樂誦此數句。然細味之。猶有解僭降伏之勢。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一毫亂動。何煩解僭降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婉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助。色之迷人如水滄舟。當牢著舵。自不迷所向。

見色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人誰無好色之心。能以禮自持。則君子矣。未可過爲好高之論也。朱子論邪念之發。云。切莫要防他。此其驗後之言。蓋人當無事時。欲收束此心。起一防制之念。則邪念反因之而起。是所謂開門引盜也。問之江陳諸兄。皆然。故欲遏人欲。只是存天理。

子幼學道時。每苦雜念多。皆於桌子上寫精明強固。以收放心八字對之。後來卻漸漸減少。人雜念多。只是閒過。若時時勤正念。便無雜念。

人怒多從過處錯。哀多從不及處錯。抑其過。引其不及。則庶幾矣。

忌心最害事。每見朋儕中。雖賢者不免。一有忌心。則朋友中復有一團否隔之氣。舉業因之而不進。事功因之而不立矣。可歎可歎。其心爲事之君子。急須克之。

忌者己心也。己字古文作蛇。蛇有毒害之意。故人心莫毒於忌。

天下惟才高之人多忌。蓋己才高矣。而又有入勝己。則不勝其忌之。而不知一忌則其才已小也。故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與吝。總是一忌字。

客字訓。今人見人稱他人高。則自己不免羞澀。此即客也。此即忌心也。故小有才者。對勝己者。則客對不知己者。則驕。

身處要津。知人之賢。而不能與之立乎其位。謂之竊位。身負時望。知人之賢。而不能推引延譽。謂之竊名。竊位竊名。俱是一團忌心。惟恐人之或勝之也。故夫子謂之曰。竊。直是推見至隱。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七

陳正類

江虞九與予論至誠無息。予問虞九。向來曾體驗未發否。曰。未也。曰。不體驗未發。工夫終有間斷處。虞九問。何爲予。曰。且細自體認。虞九思久之。不得。因問予。向來用功。如何體認未發。予曰。儀初時。一起手用功。只是隨事精察。因覺得有事時。便得力。無事時。便滲漏了。遂用箇隨時精察。久之。又思得隨事隨時。都是外面。若念慮起時。不暇緊用力。豈不枉卻。乃用力於慎獨二字。用力既堅且銳。一時胸中念慮起。誠皆能自省。如可目。凡邪念惡念。開成竊發。正如火燒不過寸餘。便能斬斷。未嘗使之充長也。三月之後。又思得慎獨。是已發工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卻忘乎戒慎不懼。恐懼不聞二句。開先儒教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於夜寢時。閉目危坐。屏絕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卒不可屏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神如鬼。不可名狀。開成一時強制得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開成一時。雖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又以爲此境有何佳處。而古聖賢教人爲之也。且稍一認錯。不難入於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亦不過念慮轉接間。希微毫髮之間。初無一時一日之可計也。予思知之。故於此下。備須臾二字。又下箇戒慎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可或息。能從此存之。而至於時息之間。夢寐之際。咸得自主。則至於聖人不難矣。欲求無

息不可不於未發處體認。論次處九善候俱有所不安。因質子曰。若論戒慎恐懼。亦是已發。如何說未發。予曰。此大認錯。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是箇主。是工夫。不曉不問。與隱微之獨。是箇客。是境界。工夫存乎我者也。境界因乎外者也。有了這工夫。纔照得這境界。若隱微之獨。二兄終以已發爲疑。予曰。是不難。兄試除卻戒慎恐懼。尋一箇未發來。二兄思久之不得。予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這箇本來面目者乎。又非玄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便差千里之隔矣。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未發。不是稿木死灰。便是虛無寂滅。

不明人之未發。當觀乎天。不明天之未發。當觀乎易。冬至夜半之前。天之未發。坤復之間。易之未發也。人有一日之未發。夜睡未夢之時也。有頃刻之未發。念慮轉接之際也。天有一歲之未發。冬至夜半之前也。有一時一日之未發。四時晝夜之頃。草木榮謝開落之間也。

朱子冬讀書樂詩曰。木落水盡千崖枯。嗒然吾亦見其吾。此是未發景象。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總是一教字。不是已發用慎獨工夫。未發又用戒慎恐懼工夫。如此卻是兩截。天不論已發未發。只一健字貫。人不論已發未發。只一敬字貫。

問純坤十月之卦。是天之未發時乎。曰。然。曰。如此恐非須臾之頃。予曰。不見復卦朱註乎。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然陽氣已生於下。

未發只是性已發只是情。或言小人無未發者。非也。人豈有無性者乎。只是小人未發少。君子未發多。聖人則無事無時無未發矣。

問既言未發是性。則豈小人性少。君子性多乎。曰。君子率性。小人窮情。性非有多少也。欲動情勝。而本體皆亡也。豈得無多少之異乎。曰。既云皆亡。則謂小人無未發亦無不可。曰。雖云皆亡。未必全失。未全失。則豈無性體偶一呈露之時。

問如何用功。便有未發。曰。戒慎恐懼。便有未發。此即致中工夫也。曰。此處用功。無實落處。初學下手甚難。如何。曰。初學用功。只就有把捉處去做。只已發中節。便漸有未發。問如何便有未發。曰。毋意毋必。便有未發。

戒慎恐懼。是未發工夫。不睹不聞。是未發本體。程伊川曰。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時。則不可。又曰。既思則是已發。二語俱精極。羅整庵以爲未是定語。又以爲語意偏重。皆未達叔子之意。蓋未發不可不體認。而又不容體認。知不容體認之爲未發。則知中矣。

先儒以爲常人無未發者。非也。整庵以爲人人有之。而不知其多少者。亦非也。朱子以思慮未萌。知覺不昧。釋未發。整庵以爲恐學者認從知覺上去。亦是一見。不如說思慮未萌。本體不昧。

不說發與不發。只說已發未發。玩已未二字。便有陰陽。陽機動。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已發未發。是心之境界。心自有恰當未發時。恰當已發時。不可執著。君子只隨時隨境。下箇戒懼慎獨之法。若於此處一加擬議。便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

近時有講學者。以爲人心無未發。此不惟悔聖人之言。然亦大誤。予謂人心刻刻有未發。若無未發。只一念糾纏。如何得喜怒哀樂。虛明四德。

喜怒哀樂。已發也。喜怒哀樂中間。都是未發。或問如何是未發。予問。子向我問未發時。先有成心相待否。對曰。無。予曰。此處便是未發。

問存養省察。是一事。是兩事。予曰。雖是二事。其實一事。此正如陰陽。雖曰二氣。其實一氣也。然學者要看得他是一事。又要看得他是兩事。工夫纔有把柄。

存養工夫。屬陽。省察工夫。屬陰。陽無迹。陰有迹。從存養起手。是於源頭上用工。順行下來。從省察起手。是於支流上用工。逆推上去。順行則近乎性之之事。逆推則全是反之之功。

省察最要著力。存養最忌著力。玩朱註尤加謹三字。則知省察最要著力。玩朱註不敢忽三字。則知存養最忌著力。玩朱註尤加謹三字。則知省察最要著力。

從省察上用力。凡善念惡念之起。未有不知。至於開思難處。似無關善惡者。使不自覺。從存養上用力。則雖有難微難念。皆自知之。正如一泓止水。略有微波動蕩。便自覺得。說箇存養省察。猶自有意在。若到至誠無息地位。便一片光明。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更無存養省察之名可立。

俗語有云。欲求真受用。須下死工夫。學者若不向存養省察。實實尋討一番。而妄希自然。恐終身無著落處也。

存養渾厚。省察精明。人當無事之時。恐此心入於人欲。必求一箇天理來順放著。此存養工夫欠缺故也。存養既得。胸中淨蕩。落地無非天理。卻無天理之迹可著。

欲下存養工夫。須是於省察上用力。使充積既久。天理日多。方寸中自有虛明粹白氣象。然後可以存養。不然。滿腔子無非人欲。何處得天理。何由得存養來。

人能於一日中。識得善惡念頭。起滅幾次。可與言省察矣。能於一日中。識得數字工夫。斷續幾次。可與言存養矣。

王龍溪問靜存動察。曰。動靜是境。存與察是工夫。人一日之間。非動即靜。應事應物是動。無事時是靜。念慮時是動。無念時是靜。動靜無常。不可拘執。惟望賢則有工夫以主持之。當其靜時。則用存養。存養者所以存天理也。當其動時。則用省察。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中庸戒慎恐懼一節。是靜存。故註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獨一節。是動察。故曰。所以遏人欲於將萌。然存養省察。亦非二事。只是一箇敬。存養是靜時。

之敬。省察是動時之敬。惟其能敬。故當其靜時。則能存養。當其動時。則能省察。要之只是一箇敬。貫將去。周子主靜之說。非專於靜也。只是宜靜處便靜。是謂主靜。大抵人生失處。多在動處。易曰。吉見悔吝。生乎動者也。故人有不宜動而動者。斷無有不宜靜而靜者。周子特於靜字上下一箇主字。是教人於易放失處。牢著把柄。

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許看青天。能知此義。方可語飛魚躍。聖傳問先儒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是甚物。子曰。只是敬。又問。靜中有敬。則不謂之靜。子曰。此際正有毫釐千里之辨。當細驗之。

又問。先儒云。只用敬。不用靜。如何。曰。言靜則不可無敬。言敬則靜該矣。

邵子言天地動靜無端。人心動靜亦無端。

周子通書有言。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神也。予昔丁丑與陳言夏論動靜。言夏主靜中求靜。予作書言。即動求靜。語見論學酬答。即周子此篇之旨。

物來順應。故動而無靜。靜中有物。故靜而無動。

形而下者爲物。形而上者爲神。

人能靜坐。則心地自然開明。

靜中有天地萬物。另是一種境界。

翼王陸子曰。靜中另一境界。則動中又另有一境界。是分動靜爲二矣。予曰。動則著物。著物則心主於一。自是另一境界。然於本體則未嘗有二。

靜者心之體。動者心之用。故靜則見天地萬物之體。動則見天地萬物之用。究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友人有人言。人須是一念不生爲妙。予曰。此言誤矣。人心如天。念慮猶天之生物也。宜春而春。宜夏而夏。宜秋而秋。宜冬而冬。自有箇恰好的時節。若云。一念不生。則天地生物之心。或幾乎息矣。

心屬火。火無時不動搖。故心亦無一刻停息。聖賢治心。亦如治火。但使其中烹調任之用。而不使其燎原。則得之矣。若滅息。其無是理也。

一念不生。語極高妙。然決無此理。正朱子所謂此等議論。只好隔壁聽者。試思一部四書中。何嘗有一語道及。

或問陽明。心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是見到這箇境界。

勿忘勿助四字。真涵養要訣。

人工夫不是忘。便是助。助便是過。忘便是不及。要之只是不能有恆。

陳白沙最善涵養。故其言曰。工夫在勿忘勿助間。

讀白沙詩。最好涵養身心。如云。雪消鐘磬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又云。好春剛到融融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又曰。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春。又云。花來勸飲誰禁得。天不能歌人代之。其不知手之舞。

之。是之謂之。使讀者如坐義皇以上。人能屏除俗累。則於涵養之道。亦得半矣。然於涵養既得。則雖俗累亦不妨。問。停德之時。涵養工夫如何。曰。停德時。可驗涵養。卻下工夫不得。然陽明征宸濠時。軍務稍閒。便與門人講學。此便是涵養。

凡遇停德時。須把心按一按。靜看道理。勿爲倉卒所使。則自然有益。此亦涵養一法也。涵養莫如勤看道理。蓋道理明。則雖停德時。亦自不亂。不可以優游度日爲涵養也。古人云。心要在腔子裏。腔子二字。須要看得好。道理應該所在。即爲腔子。論語不踰矩。矩字是也。如以血肉之腔子爲腔子。則去而天壤矣。

薛文清云。應事接物。應得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恐謂發皆中節。自然無留滯。不然。未能中節。而止求無滯。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矣。此處須要識得。

周臣兄書屋中書箴語二。右曰。事無了期。丟過去。予曰。也看是甚麼事。左曰。心有動處。放下來。予曰。也看是甚麼心。禪家一切放下。儒家一切放不下。放下甚輕快。放不下甚煩難。放一切放不下。中而實無一毫沾帶。此聖道之所爲不可及也。

問。如何是一切放不下。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問。如何是不放下。而實無沾帶。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八

修齊類

修身工夫。博言之。則親言親聽。思五者。約言之。只是一箇敬。

問。亦有心正而身未修者否。曰。有之。只是內外不能合一。志不能率氣。孟子無暴其氣一節。最好參看。顏子不遷怒。則正心之功盡。不貳過。則修身之功盡。

非禮勿視聽言動。聖人正教。顏子以修身之功也。

切莫要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論語視思明一章。全是說修身。修身全是一思字。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

無以小害太。無以賤害貴。二語。孟子修身要訣。

持身之法。太於莊則有迫切之失。太疏略則有蕩佚之失。學者須是嚴整中見渾厚。簡易處著精明。

禮經如執玉。如捧盈。二句。極可爲持身之法。全是一箇敬字。

持身之法。曲禮中所載。固甚詳盡。然細讀語孟如鄉黨一篇。及燕居三變。子溫而厲。與夫持志養氣。晬面盎背。居移氣。養移體諸章。尤可想見聖賢氣象。持身者所當細細體認。

問。張子學恭而安不成。莫是恭而安。原不可學否。曰。如何不可學。恭字是箇禮。安字是箇樂。聖人德建中。

和。體備禮樂。故能恭而安。若不學禮樂。卻空空去學。箇恭而安。便無箇入德之門。成德之方。人苟能立於此。成於樂。自然有箇恭而安出來。

家語中其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威。二語最妙。今人之於威儀。每每任性而失。於過邪僻者。以狎為主。狎之過。至於放僻邪侈。而無所不爲。固非君子威重之學。然方正者。以莊爲主。莊之過。至於峻角峭厲。而使人難近。亦非聖人中正之道也。聖人何嘗不近人情。觀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與夫申申天天。前言戲之耳。聖人威儀動止。亦猶夫人。只是處處恰好。明道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又學者讀明道云。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待人接物。則渾是一團和氣。知此可以語莊狎之旨矣。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儻焉如不終日。此三言者。誠然誠然。于幼質素弱。坐立若不自勝。丁丑志道以來。強自扶植。亦不覺甚勞。此莊敬日強之驗也。

近來覺得涵養意勝。無武毅嚴密之意。不可不知。時然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人須是做到這所在。

有浩然之氣。則自能辟面盎背。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讀孟子亦可養吾浩然之氣。

不爲愧怍之事。則四體自爾泰然。

問。居移氣。養移體。在富貴者則然。若居廣居者。何能有此。且寒素而爲舒泰之狀。不幾傲物凌人耶。曰。不然。此所謂心廣體胖也。胖而益背也。泰而不驕。何傲物凌人之有。

只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

跏坐交膝雖細事。然習慣則體終不莊。終非有道氣象。

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笑有近於陽者。有近於陰者。近於陽者多君子。近於陰者必小人。

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真者。一笑則認真遂懈。有事當愧恥者。一笑則愧恥俱無。

人視瞻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偷視者奸。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瞻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奸。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平正。則視瞻不期乎正。而自無不正矣。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眼如日月。須照耀萬物。勿爲豐蔀所蔽。

語有之。五色令人目盲。五色皆我之豐蔀也。

語有不能窮理。亦是豐蔀。

第一看是人心。第二看是人欲。又曰。第一看是人心。第二看是道心。成云。聰較視更難。蓋視自內出。聰從外感。邪色尙不可視。淫聲難於不聽。如何。予曰。總只是心爲主。心不在焉。則聰而不聞矣。予少時嘗聽蟋蟀。凡蟋蟀之鳴。無不聞。及長則不復然。心不屬故也。學者須是使此心有主。則不爲聰聰所役矣。

視聽只是從心所愛處走。若心所不愛。雖強之亦不從矣。其能牽引耶。

人有爲不妥語之學者。問予曰。語不可妄。信矣。然苟事值不可語。欲諱則爲不誠。欲語則又不可。奈何。予曰。此中自有理一分殊在。苟得其道。則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正是誠。不待其道。則假父攘羊。正是妄。

爲學者諱。爲親者諱。諱即是誠。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言語最易忽略。出之者無心。聽之者有心。則指以爲罪端矣。予每見今世多譽寡咎之人。大率皆謹言人也。予口甚直。罪不能免。如何如何。白圭之詩。所當三復。

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以今觀之。即君子亦惡聞直言矣。故居今之時。言尤不可不謹。

君子之言。事納毋巧。諂則爲質。質爲巧。巧則爲諂。爲諂。觀君子欲納於言。及巧言令色節。可以悟矣。

聖門言語科。亦只是取言辭侃侃。丰采可觀。非取其便給也。然一入言語科。便未必語語皆出至誠。觀宰我聽言節可見。

言之失最難防。即古人亦諄諄戒之。如君子無易由言。莫捫朕舌。言行。君子之樞機。驥不及舌。及金人銘等類。古人尙兢兢如此。況吾人乎。

古人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守防二字最妙。此處須煞下工夫。後生斷不可以言語先人。此父兄所當戒。言動之失。較視聽之失更甚。蓋視聽之失。在心。在心尙微。可以挽回。言動之失。在事。在事則著。不可救療。故君子猶兢兢於言行。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兩言最妙。樞機者。由微而著之漸也。著之極。則所以動天地者皆在此。其機關只在頃刻。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爲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殊爲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何所底止。

刻者。鋒刃之端。薄者。消亡之漸。後生而習於刻薄。吾有以識其將來矣。

後生以口舌角勝者。謂之討便宜。吾知其得便宜處。失便宜也。

非禮勿動。動字甚細。較前三句更難。論語不莊以泄之。註云。氣稟小疵。則知知及仁守之後。氣稟小疵。猶未能盡去也。蓋氣稟由天。吾者終魯。辟者終辟。愚者終愚。嗔者終嗔。學者至能變化氣質。纔是學問。凡人氣質之疵。最難即去。稍一矜持。便涉傲作。便不可久。此處須用學問涵養。日積月累。久而自化矣。

凡人骨性輕者。學持重甚難。然到三四十以後。骨肉漸老。則亦漸向持重。不須急迫也。

氣稟之偏。須先去其太甚。其餘久則自化。

凡夜寢好仰臥者。多性氣剛強之人。好偃臥者。多性氣柔弱之人。寢容端正。好側臥者。多性氣中和之人。學者夜寢。須是側臥。亦所以養吾性氣。使就中和也。

禮云。衣服在躬而不知。謂之妄。傳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巾服雖細事。然此觀瞻所係。不可不慎。每見世人趨時好異。巾服不移時輒一變。只此便是無恆人心世道。於此可見。論語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欲學道。巾服之閒。不可不審。亦不必古冠古服。只隨時適中。一以澹素質樸為主。則得之矣。

或謂巾服隨時適中。此爲在下者言則可。若在上者其觀瞻須可爲法。則豈可隨時適中耶。曰。此言甚善。若爲人上者。須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有斟酌百王之用。豈僅隨時耶。然要而論之。爲卿大夫者。有時王之制。爲時王者。有前王之法。是亦所謂隨時適中也。

論語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今人衣服不如人。往往以爲恥。此未見道故耳。見道則內重而外輕矣。

衣服雖敝。亦須整潔。此貧士之常。若垢不洗。衣垢不浣。主介甫終非人情也。

昔人云。酸得菜根。百事可做。此言誠然。然豈特一人酸得菜根。須一家酸得菜根。然後百事可做。

予居家多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每勸餐。余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惜。於飲食。極其輕重故耳。豈可以吾儒不禁殺而貪饕餮食乎。

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此不獨養生。亦於恤之仁所寓也。予食魚肉。不過使略可加餐。若飯食之外。不敢輕下一筋。宴會則不復拘。然亦不敢過也。

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朱子註云。未七十者。不得食也。語近於固。然朱子煞有深意。正教人勿輕食肉也。輕於食肉。不特非矜恤之仁。老者之失養亦多矣。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酒之爲物。古聖賢未嘗不愛之。孔子之無量。愛而得其正者也。陶淵明。白樂天。愛而得其趣者也。邵康節。愛而得其義者也。如南朝八達。則愛而放僻邪侈。爲無忌憚矣。況下此者乎。

朱子愛游山水。嘗以一古銀杯自隨。每至山水佳處。輒滿斟一杯。對之飲酒。如此亦何可少。

樹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此康節酒經也。予家居飲酒。每喜誦此二句。然酒不可多得。惟於儉勞之時。或寒凍之時。飲一二盞以當藥餌。亦康節之意。

孔子言。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此實語。非謙詞也。人當親朋雜坐。觥籌交錯。主賓情洽。不覺至醉。亦恆情也。困是因倦之困。非困頓之困。若謂孔子每飲必醒。然反非人情矣。

酒以合歡。然每因此而失歡。酒以養病。然每因此而致病。則不如不飲之爲愈矣。語云。醉之以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此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

失矣。

酒醉後。亦各有天性。有亂不可言者。有多笑語者。有惟思困睡者。有醉則胸懷愈益灑然。即倦亦不過少。眠片時者。此處即有貴賤賢愚之別。

色之所在。動天地。感鬼神。學者能察識乎此。則不期謹而自謹矣。人能常知此身之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於色。

予壬午在潯江暗室中。有以邪干者。予此際覺得敬畏之極。無一毫邪念。卻之泯然無迹。仍三遷以避之。大抵此事不難於卻。難於卻之無迹。使彼不至羞愧。得全其廉恥之心。且不至別生事端。是爲難耳。予此

事未嘗與同輩言。特以後輩不可不知。因偶附於此。人有以邪干者。應之以不知。此孔子待陽貨法也。最不犯手。予生平多於此得力。不特女色。凡事皆然。彼亦無奈此愚何矣。

偶赴友人宴。座中有妓。或以予爲道學。必畏妓也。屬妓送予酒。予怡然受之。友人笑曰。真可謂胸中無妓矣。予謝之。因爲詩曰。明眸皓齒送金卮。無妓胸中總不知。翻訝當年修禮樂。何緣不去教坊司。蓋適與友人談教坊司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九

修齊類

鑑明王先生曰。人處末世。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

功名亦人所不可無。須是實實有箇自得處。方能淡得。所謂內重則外輕也。不是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如何說人不知而不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非聖賢之所諱也。但惡不務實而求名者耳。然古之求名。與今之求名又異。古者言揚行舉。故求名者飾爲言行。以冀當世之舉揚。若今之名。則不過作文作詩。即其心務實。已與古之務實者相去天淵。況并其詩文而又務名乎。

孟子謂。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邀人爵。以此爲慨。愚謂今之人直喪其天爵。以邀人爵矣。使孟子在今日。感慨更當何如。

凡爲善須是尋常做去。不可分外尋討一解。尋討便屬好名。古人言揚行舉。故寡尤寡悔。即有得職之理。自制科盛而鄉舉里選之法亡矣。然言行遠可不修乎。故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仁。

古人有挫廉遜名。挫字最可味。漢王君公儉牛自隱。避世歸東。蓋自汙以免於亂世也。人當亂世。最忌名高。名高之患。或致羣小之譏。或來正人之附。皆於隱有妨。深心翰晦者。不可不知。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爲喜耶。曰。聞譽而我其實。此非譽也。所謂名稱其實也。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之不暇。而何敢喜焉。

聞人之譽而慚。聞人之毀而思。可與進德。可與遷善矣。蓋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

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亦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正此之謂也。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凡待小人。只不使無忌憚足矣。不必繩之過急。

謙字諸字。本大難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字。殊不知。假如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賅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爲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謙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有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

或問。士人當變革與已出仕者不同。然讀書知禮。莫不有普天率土之思。當如何而可。曰。士人未出仕。其途較寬。或出或處。誠限他不得。然亦若各人力量何如。是有三等。隱居抱道。守貞不仕。討論著述。以惠後學。以淑萬世。上也。度其才。可以有爲於時。度其時。必能用我。進以禮。退以義。上則致君。下則澤民。功及於一時。德被於天下。次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躬耕田野。以自給自守。又其次也。三者之外。雖進而小有補救。退而詩酒全高。亦云小矣。況陽臺高隱之名。而倡優博奕。敗壞風俗。謬託有爲之迹。而無恥干進。嗜利不休。豈足以語士乎。

有極似好名而實非好名者。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然。是也。有極不似好名而實好名者。鄉愿。然媚於世是也。

閭然註云。深自閉藏。極得鄉愿情狀。蓋鄉愿之才。止可感感。不肯不能感。賢知。故深自閉藏。者。愚見實知。而一旦損其名也。不見賢知。而日與愚不肖爲伍。且又求媚。以得其歡心。則其取名巧而用益深矣。

天地間只有一箇義字。更無甚利字。中庸曰。義者宜也。朱子謂元亨利貞。亦曰。利者宜也。乃知天地間。惟義爲利。不義使不利。故大學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利溥矣。仁義所以利之也。

利亦通。通則利。不通則不利。以義爲利。者。通於人者也。以利爲利。者。利於己者也。通於人者。財散則民聚。利於己者。財聚則民散。

易乾文。曰。利者義之和也。此。一可味。

名利二字。是天地間公共之物。利惟公故薄。名惟公故大。自小人以名利爲私。而名利二字。始目爲私途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利。名利何害。是猶物。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書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或問。義利相反。而曰。陽主義。陰主利。何也。豈陰陽相反。故云然乎。曰。即此便見天地間。只有一義。蓋陰陽雖二氣。其實一氣。陽倡陰和。陽先陰後。天氣之所在。地氣即隨之。義之所在。利即隨之。故曰。陽主義。陰主利。正言其相合。非必相反也。

地道無尊卑。若專便是惡。故君子惡專利。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只一公溥。便不得以利目之。其實利莫如陽也。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開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孟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知予何。此孔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而無志於學聖賢。則已。吾人苟有志於學聖賢。則凡待橫逆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

禽獸何難。畢竟是泰山巖巖氣象。若孔子則井不作此言矣。抑之者過。則揚之者亦過。吾不能禁抑之揚之者。無過也。惟自守以勿過也。惟自守以勿過而已。

初讀漢書。最惡黨字。以爲處士標榜。必非聖賢中正之道。此世運之所由壞也。及閱宋史。見洛蜀朔之黨。因訝伊川亦何至於此。近身處其境。而知伊川未嘗爲黨也。人目之爲黨耳。二三君子相與講道論德。與世無思。與人無爭。而人已嫉之如仇。況於羣數十百人。應之。安得不震駭而驚悸乎。或推之。或引之。伊川之心。未嘗有動分毫。而推引之迹。已不能禁天下之人。之不議其後矣。伊川且不免。吾又如之何哉。

傾軋之惡。譬如人從中道行。忽爲有力者所擠。其人退讓而避於道左。則目之爲偏。此退讓者之罪乎。抑擠之者之罪乎。

日來子細搜求自己罪過。只不宜做道學。然此念卻退悔不得。

問人多爲流言。以惑亂是非。爲之奈何。曰。流言之起。雖聖如周公亦無奈何。定之以人。勝之以天而已。人心爲風俗之本。風俗又爲氣運之本。人心風俗如此。將來氣運可知。當之者不可不猛省。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素。

俗有小有小不慊意處。輒如瓦礫存心。如負重在身。必改之而後快。

凡已有過而不知改。不肯改。此自暴自棄。無忌憚之小人也。或不幸而有過。至爲人所激迫。而反不能改。則彼此當兩任其責。主勸公之新法。使人人如明道。則其改必矣。其卒至於不能改者。衆貴攻讎太過之病也。

古語云。改過不吝。善字下得最妙。凡人有過。遂之不以為恥。至於改則反有羞吝的意思。總之勝心習氣。不肯自認自家不是也。惟君子則真心欲自己成一箇人。惟恐聞過之不早。惟恐改過之不速。安得更有

客意。

己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爲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爲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真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許以爲直者。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原攻人之惡，在上一等，不過傾軋，在下一等，不過下水。杞人總之同謂小人，馬援曰：聞人之過，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此言所當深佩。

凡人遇有微疾，卻將開書小說，觀看消遣，以之御痛者，雖賢智往往有此舉動。此實非也。開書小說最動心火，不能養心，乃以之養身可乎？愚謂人有微疾，最當親看理學書，能平心火，心火平，則疾自退矣。

有爲戲術者，以紙熱火實餅中，引餅向水，則水盡吸入餅，蓋火能耗氣，氣收，則水亦隨氣而入也。人自自生以後，真水無多，心火日灼，氣焉得不耗，病焉得不作？發其水，以平其火，君子必有其道矣。不論君火相火，皆能耗氣，故惟火疾最易瘦，讀書之人多不肥，亦用心故也。

天地之間，無非是氣。若天地間有大火，雖天地之氣，亦當耗滅。昔人有卻火燒宇宙之言，恐亦非無謂也。無疾之身，不可不慎，恐致疾也。有疾之身，尤不可不慎，疾不宜再發也。然慎疾固自有道，諸君言修身，不言養身，言養身，則將廢正事，流於燕僻，言修身，則讀書作事，無處無養身之理矣。

舜光多疾，且有氣滯之癖，蓋以居鄉無賢師良友之樂故也。予時方閱陽明集，舜光問予何謂致良知，予謂陽明之學，是居思難時有得，今吾錫居鄉無伴，便忽忽不樂，他日何以處羣執思難耶？大抵心地須要活潑，隨時隨地可做工夫，不可拘執己見。

慎疾之道，如禦戎狄，惟聖人能安內以攘外，愚至而憂，患去而憂，無益也。

予質最弱，腰膝如橡，飲噉甚少，丁丑之歲，予勵精學道，工夫晝夜不輟，且兼攻擊業，與及門講書，自五經四書以及子史，凡六七種，雖盛夏必正衣冠，工夫無一刻之暇。六月中，忽心火上攻，痰中有血，予恐懼甚，自念此身爲天地間不可少之身，何得孟浪，因屏絕書史，激心獨坐，更一意於絕慾，努力如發，初時飯止一盞，後可至三盞，初腰細兩手可圍，至是忽充實加倍，夜浴於壁，上見影，大異平日，若非我身，信知保養之功，息思慮，忍嗜欲，加餐飯，三者缺一不可也。

予此心自丁丑以後，養得，予此身亦是丁丑以後，養得。

予丁丑絕慾，止年餘耳，先君歿後，自庚寅冬至辛巳冬，凡三年零一箇月，丁丑絕慾，在病中甚多變態，戊寅三年，則平平無他，然丁丑止年餘而病立愈，身立強，可指而數，戊寅三年，則身子如故，病亦時發，又不

可解，蓋前此有飲食藥餌之奉，制中不然，又前此絕思慮，制中則多憂勞也。飯後久坐，多飲食不化之病，午餘或飲酒數盞，以當藥餌，或鋤草數莖，以當導引，此見前卻病方也。予十八九時，有志用世，每隆冬，讀書至四鼓，體極寒，不能寐，則起舞劍，一再行，體熱如火，然後就臥，枕席俱溫矣。今因體格愈漸成老翁，爲之志慨。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

修齊類

冬溫夏凊，皆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爲聖人一句。

事父母，不獨盡敬養於庭闈中，方謂之孝，凡一笑一顰，舉足動步，俱是事父母，知此方可與言孝。以身事君，不若以人事君，以人事君，不若以妻子事父母。

孝經言：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之閒，爲類甚微，然亦易生愛憎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謂得此意。

重遠弟不得於其親，坐談之，甚切憂思，予因爲講慈孝章，且令其細玩父母之不我愛二句，謂父母之不愛其子，與子之不得於其父母，其中必有一箇緣故，但不知爲著那一事，惟大孝之子能痛心疾首，晝夜思量，畢竟要尋出那一件來，盡情改過，自然能得親順親，不然，即孝到大舜地位，於父母之怒我言我，一概夷然遇之，曰：我自盡其子職，父母之不愛我，聽之而已，這便是恕然，恕然者終不得謂之孝。孟子於我何哉，莊云：自責不知己有何罪，妙法，人子不能得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己過失，若認得於

我何哉之意。將自己不得親心處。徹上徹下。反復搜求。若有一毫未盡。必要將來盡情改換。如此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舜五十而慕。光景猶新。此時正底豫之時。猶慕之情。當分外加勝也。

古人養志難於養口。養口難於養志。蓋古人家有百畝。雞豚狗彘無失其時。王者先為區處。停當矣。惟父母之志。必待人子知之。而人子養之。今則不然。家溫食厚者。或供膳不難。若寒素之家。而又拘拘於仁粟。菽水不供。且勿論養志。口體非尺寸之膚矣。可勝三歎。

養志難於養口。養口難於養志。觀會子。曾皙。俱必有酒肉。則口體之急可知矣。豈敢飲水。老人豈堪久饑耶。久饑不可。而甘旨又不能辨。乃知奉養色。豈亦是萬不得已。當此愈令人思王政也。

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此語最妙。蓋父母雖愛其子之成人。而人子必待其親以嚴。若家庭有賢知先人之意。為蔑其親矣。斑衣之舞。老萊豈故為兒戲耶。

事繼母。盡敬易。盡愛難。人子能盡愛。則繼母之心無不格矣。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游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人家兄弟。多長子賢。長子賢。則從幼便能轉移化誨其弟。即其弟終不可化誨。然其分居長。處之亦必有方。斷不至決裂。若長子不賢。則諸弟從幼先被他教壞。方長又被他凡事率先。諸弟不賢。固舉起而為紛爭。即諸弟賢。亦無奈長兄何。因知長子所係甚重。人家父兄欲兄弟和睦。諸子固不可不教。然尤

是長子要緊。長子率教而賢。則以下諸子。長子便可為父母分一臂之力矣。故古人語教。必曰賢父兄。古人重宗子。則知其教長子。亦必有道。所以能合族。能治羣。弟今人不重宗子。不知教長子之法。又長子多是少年時所生。父母氣識尚未定。安能教子。只是姑息。所以人家長子尤多驕惰。以此知古人三十而娶。不特合於保身之宜。亦合於教子之道。

陸子靜兄弟。學問相師。順而得其正者也。王覽兄弟。患難相恤。變而得其正者也。處順能如子靜。處變能如王覽。吾無間然矣。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妒。彼泰越之人。漫不相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於兄弟之間。一富一貴。一貴一賤。則頓起嫉妒之念。此勿思之甚者也。彼其心以為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閭閻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於我有益。而況其為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妒兄弟之富貴。則在賢者。亦往往不免。蓋起於先分形迹。見得他人富貴。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迹。一形迹。早已為他人厭。一文不值也。

齊家之化。第一在刑于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詩首關雎。易稱家人。從來家道之敗。在女德。家道之興。亦在女德。人能感格得妻子。治家之道。思過半矣。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孝父母。庸有不盡之時。以妻子事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家之有妻。猶國之有相。治天下以擇相為本。治家以刑于寡妻為本。刑于之化。第一在閨門。而無所苟。則更無有苟焉者矣。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勸云。夫婦相得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真工夫。真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祗席之閒。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令人神悚。聞某和尚為人說五戒曰。在家居士。邪淫不可。正淫不妨。子曰。關雎樂而不淫。若說淫。便不正。

家之不齊。多起於妻子。父母不順。由於妻子。兄弟不睦。由於妻子。子孫不肖。由於妻子。婢僕不供。由於妻子。奢侈不節。由於妻子。妻子不齊。而以云齊家。吾未之見也。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子雖有治家之責。然其勢處暫。婦人終日在家。若不知禮。便多操卻家政也。人欲齊家。只是齊妻子。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自孩提以來。愛憎嘲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良師。化誨亦難。

古人云。教孝。愚謂亦當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愚見人家儘有中才子弟。卻因父母不慈。打入不孝一邊。遇頑固而成底。學者古今自大舜後。能有幾人。

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著意督率。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輒隨其父。皆身教為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為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家禮莫先於祭。祭者人道之始。敬之所由先也。孝子之所以報本而追遠也。能報本追遠。則源深而流長矣。

凡事俱有綱領。祭法亦家之綱領。

家之有宗。猶國之有君。卿長武軍之有將帥部落。故宗者統也。主也。有宗則治。無宗則亂。周禮有云。宗以族得民。宗者所以統一族。衆無宗。則一族之人。渙散無紀。故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

一族人。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願推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祭。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為宗祭法。歲始

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為主。仲夏則祭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為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為主。考妣居傍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為主。合同父

昆弟。繼彌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餘子則獻物以助祭。如此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事雖煩闕。似與古禮初無所倍。

或云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減損非也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傍殺下殺中庸云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無之此雖難闢恐於禮不為無補也

予自庚辰即為陸氏宗祭禮因卷一提綱一疏義一儀節一圖說俱備衍前義欲會五服行此禮以世際荒亂族衆凋落未及舉行未知何日得遂此願也

一族之衆凡屬喪慶弔患難周恤皆當有禮必須宗祭舉行後方可次第而施

今人多寶愛什物鋪張陳設以供饗賓此真所謂玩物喪志殊為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蓋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簠簋之類雖有與有國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上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而祖宗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獻饗之意也愚以為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如古銅鐵鼎及哥窯定密之類當悉以為祭器貧者則以精潔之器為之斷不可以器惡之物進御鬼神也用重器為祭器有三善焉致敬之意一善也赫赫煌煌動人瞻仰二善也滌器進饌之時執是器者咸有執玉捧盈之心則無往而不可致吾尊敬之意三善也人家有祖宗所著遺書宜另寫副本其真本手筆當裝訂珍藏如已欲看及子姓信觀俱當用副本真本非致諸之日不得妄啓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道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霸之術

今所傳文公家禮輯冠婚喪祭四事有云出於文公者有云非出於文公者然大槩準今酌古俱可遵行只要行之者實以誠心不必拘拘儀式即如冠禮凡降階東房三加命詞之類俱是述禮法大槩如此行之者須是融會貫通若照依禮文板板行去便如優人唱戲一再行已嚼嚙無餘味矣愚意降階東房當一從人家聽事之便至於三加命詞則擇平日執友中之有見識者述之為賓俾之成為文或為訓詞以戒我子弟禮畢則飲酒數爵以伸其敬是雖不盡泥禮文而實得禮之精意

予男允純行冠禮請介石先生賀主石隱為賓俱有訓詞言夏為字說

凡男女皆當至十四五然後議聘則無貴賤壽夭之憾

予謂言夏告人云娶妻必須不若吾家者嫁女必須勝吾家者若得相遠正不必然男家只是擇婦女家只是擇婿

擇婿易擇婦難擇婿須觀庭訓

擇婿須觀庭訓擇婦須觀庭訓

了者亦非也張必如古人五世之制乃得伊川先生以想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說以為苟空髮而不似我父母則未免為他人矣此言似屬太過夫父母之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亦何害於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亦不得一觀也此予所以亦抱終天之恨也

人子於父母之亡決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若祖宗有賢德及為時名臣則斷不可不傳其影神以為後人瞻仰之資是亦立碑勒像之意也

凡傳影神於男子則可於婦人則不可蓋畫工傳寫當遠男女之嫌也若其父母沒時其子尚無知識當於死後傳之今俗所謂揭白也

葬者送死之大事故古者未葬不除服今世闕焉不講無論庶民即士大夫有終身不葬者矣今宜制為令典人子葬親不拘月日凡士大夫必葬親然後起復庶幾無不葬之親矣

江君避間風水之說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週合會聚處自有其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其擇地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蟻蟻之患此公心也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為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私心也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醜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錢蕃侯兄有妹未嫁喪其翁夫家無人欲乘因而娶蕃侯家不允其勢不可已時蕃侯兄向曾為政諫不得行因與儀及聖傳兄議其事且曰是律有明禁夫豈不知但世俗習而不察而彼家時勢不得不娶是亦有善處之法乎儀曰此處決不可通融然士大夫之家猶可庶民之家儘有勢必不能不要者是亦不可無通融之法其說有三因問二兄試思之得其說乎蕃侯曰不用說儀曰得之聖傳曰娶後不同寢儀曰得之其一說未得儀曰嫁之夕以奔喪之禮往交拜哭踊成禮喪畢而就婚禮之正也

人欲省事不如勸事若厭事則事愈煩蓋饗食渴飲公私諸務仍有不可廢者若一生厭事則委積叢脞將不勝其擾矣若分外之事則一以斷絕為主又不可託勸事之名也

貨殖本非學道者所為然許魯齋曰學者讀書當先治生凡貨殖之類皆可似乎又無妨學道者乙酉予既棄儒業念無以資生亦略從事於此始覺得殊廢學業蓋貨殖雖小事然心苟不存則過時失算欲以資生反足以害生矣畏其害生而朝夕計校訪問不惟學業放失將此心為之搖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不美孰甚焉因念聖人受命之言真是見其大者

魯齋之言與夫子不受命而貨殖之言若出二道然細思之蓋亦時為之也孔子之時雖非盛世然先王之遺法猶在使有百畝之田則亦足以餬口卒歲矣於此時而貨殖誠不受命也乃魯齋之時士無恆產八口無所養則雖欲不治生而不可得死生又急於禮義矣至於今有田則憂賦稅貨殖則憂通運教授則道義不尊而不足以餬口難哉難哉

孔子與魯與陳冉子與五乘自世俗觀之似孔子當於用財冉子能輕財然卻是冉子看得財重所謂猶有遺餘在明道所云胸中有故也不但是不能周急繼富

史記稱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此一句今人多錯讀蓋史以此稱高祖謂其志大而略於小不事一家而有事於天下也今人多以英雄無賴四字看之使無賴子弟亦每每以此藉口試反而思之若不能有事於天下又不能有事於一家此為何如人

大抵能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朱子所謂志有在而不暇及也若其志果在一國吾不責備其一家若其志果在天下吾不責備其一家苟一無所成謾言欺人不過一無賴子弟而已

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亦為英雄言之若聖賢則步步踏實地做去登科而後進大學所謂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也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為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腳根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計細行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

吾輩治生無別法只一儉字是根本古人所謂較定菜根百事可做也若不識儉字而反以經營為治生何啻天壤即治生一節望狂二字只在毫釐分寸間可畏可畏

古人語學問工夫必曰勿忘勿助治生亦然忘則便失之不及助則便失之過此間自有一大中正正之理無過不及之道

切莫為力量所不能為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一

修齊類

自甲申乙酉以來教授不行養生之道幾廢乙酉冬季學為買而此心與買終不習因念古人隱居多躬耕自給予素屏弱又城居不習田事不能親執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田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為予略說其概予有薄田二十畝在甘三都佃甚貧不能自種予乃出工本買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則古人省耕省斂之方一則稍欲涉獵其事以驗農田水利之事也天時地利人和不特用兵為然凡事皆有之即農田一事關係尤重水旱天時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墾闢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為重地利次之天時又次之假如雨暘時若此固人之所望也然天不可必一有不時饒穰卑下之地先受其害矣惟良田不然此天時不如地利也田雖上產然或溝洫不修種植不時則雖良田無所用之故諺云買田買佃此地地利不如人和也三者之中論其重則莫重於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時又次之論其輕則莫輕於天時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故雨暘時若則下地之所獲與上地之獲等土性肥美則下農之所獲與上農之獲等勞逸頓殊故也然使既得天時既得地利而又能濟之以人和則所獲必更與他人不同所以必貴於人和也

予向讀區田法而異之以為播種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之教民又民間何以竟不傳此法嘗

疑不決。及讀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民卒不應。又特遣官分督。究竟迄無成功。未審教督者非人耶。抑此法終不可行也。予嘗欲親試之而未暇。今歲既親田事。將以此法徧商之老農。且以語陳子言。亦令試其事。庶可得其實也。今備錄此法於後。

區田法曰。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四行。長闊相乘。通二千七百尺。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種。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不厭頻。早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耨其根。以防大風搖撼。古人以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

又記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灌。諸山陵傾阪。及高丘城上。皆可爲之。大麥。山藥。芥子。大小豆。俱可如式課種。又曰。向年壬辰。戊戌歲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之明效也。若果爾。似又無不可爲者。

王禎曰。古人區種之法。本爲濟旱。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鋤耨壟。便於貧難。大半一家五口。可種一畝。男子兼作。婦人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瀕水。則丘陵城阪之地。必不可種矣。又聞常州。鎮江。田甚高仰。而土性受水。每歲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日。太倉土性獨不然。其高仰之地。遇旱日必打水二遍。若賦地則全不受水。未可一概論也。

賈思勰曰。區田以糞氣爲美。不必皆良田。又不耕旁地。盡盡地力。蓋區種不先治地。即荒地爲之也。又曰。區中生草拔之。區間草以剗之。若苗長不能動。則以鉤鏟比地。刈其草。又曰。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七十步之地。城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

徐玄扈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即區田一畝。可食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孔明每食不過數升。而仲達以爲食少事煩。若如今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已自不少。應順五斗。得無太多。計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弘言有糞種法。即今常種稻田。亦可得畝二十餘斛也。

按區田之法。田一畝。可收穀六十六石。計今穀一石。大約得米四斗。六十六石穀。則當得米二十六石四斗也。田法。稻步二百四十爲一畝。今得二十六石四斗米。是約每步得米一斗一升也。今江南種田法。每人種秧六畝。相去八寸。則一步之地。當得米六十餘。刈穫之日。每人刈稻一行爲六畝。又一行共十二畝。爲一鋪。收束之日。或二鋪三鋪四鋪五鋪爲一束。不等。二鋪爲上。三鋪爲中。四五鋪爲下。今以三鋪言。每地一步。約可得禾二束。每禾一束。得米五合。二束共得米一升。一畝二百四十步。當得禾四百八十束。米二石四斗。其二鋪者。每步約得禾兩束。米一升五合。一畝該得米三石六斗之數。今江南湖濱間。膏腴去處。地闊工修者。大約如此。其餘常田。大約三鋪爲束者。得一石五六。二鋪爲束者。得二石五六。此地力薄。亦種藝不得法也。

蔣秧之法。每人蔣一行。每行橫蔣六畝。每畝相去八寸。此定法也。今田家或互相換工。或喚人代蔣包蔣。奸人偷力。多將秧蔣開。每畝相去或至一尺外。及尺許不等者。則一畝地。幾減秧蔣大半。收穫鮮少。由於此。不可不知。吾聞某東鄉舊有富人。善種田。蔣秧之日。酒飯極豐。其蔣法。每人俱以繩約。使不過五寸。故其田秧蔣密而分行。收穫亦倍。則蔣秧法亦宜講也。又聞江鄉有秧。以竹爲之。以約蔣秧者。即此意。

予欲以區田語鄉人。詢其可否。恐鄉人以爲書本中語。駭而不信。乃言曰。近有自湖廣來者云。彼處種田有區種法。畝可得米二十石。果否。因以其術詳告之。鄉人曰。理或有此。吾鄉有種芋者。其法近此。因言種芋法。先掘地爲區。每區深闊各三尺許。熟糞壅之。每區種芋一株。漸鋤土壅芋。既成。每區得芋若干斤。每斤得金若干。計每畝約得金四十兩許。即此法也。則區田似亦可行。予又問種芋得利如此。今人家何不多種。曰。工力甚費。人不耐煩。然則區田之法不行。亦工力費而人不耐煩也。歟。然當賦役煩重之世。苟能躬耕四五畝。即可爲一家數口之養。此莫大之樂。又何工力煩費之足憂乎。

予聞東鄉有撮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予問其詳。云。撮穀有二難。一則耘耨難。二則易耐不能耐風潮也。蓋撮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穀種下之。約五六寸一撮。如蔣秧狀。撮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水微湧漾。則穀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穗。故不便耘耨。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根長大。上實下虛。故易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區分種。則下種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無蕩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則無耘耨之艱。漸耨草以護其根。則根深蒂固。無耐側之虞。而耐風與旱。以此微之。區田之倍收必矣。人何不略做此意。而小試之。

撮穀區田之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洩也。今田家蔣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經三四宿而後始蔣。蔣之時。拋擲堆堆。略不少惜。蔣後遇赤日則黃萎。數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洩盡矣。其值陰雨而易醒者。則稍必勝。早蔣之勝於晚蔣。亦以過小暑則氣漸熱。秧難醒也。由此觀之。同一蔣也。醒之難易。猶係禾之善否。而況移種之分乎。

看來秧性亦太耐磨折。今草木之類。必賤種乃易植。其貴種則移種之。則百方調護。猶多萎死。秧則不然。其拔也。信手速拔。略不顧惜。拋折堆堆。棄置累日。其時也。兩指夾之。插入水土。縱橫欹斜。未嘗樂治。然及其既成。猶能每畝收三四石。使遷護愛惜。曲盡其道。如區田諸法。所獲過倍。亦何足疑。乃今人習於苟簡。惟務欲速。終不肯加功加力。至誣古法。以爲必不可用。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古人云。兩耕而耕。誠裂而種。此言登歉我哉。但野人愚而固。未可以言語爭。有心者能躬行以率之。則庶幾矣。

秧苗入土深則難出。秧根入土不深則難久。故農人於播種之始。則撒秧於一處。以浮灰輕蓋之。既長。則另分而插蔣。所以順其淺深之性也。是亦可謂得其術矣。然就若區田之法。不用移植。而盡淺深之宜。爲尤得其術哉。亢倉子曰。稼欲產於虛。而植於堅。淺深之謂也。

俗說翻耕犁耙。今江南農家。雖則有之。未見用耙。耙製見農政全書。有方耙。有人字耙。其意大約如犁。亦用牛駕。但橫闊而多齒。犁後用之。蓋犁以起土。惟深爲功。耙以破塊。惟細爲功。耙之後。又用耖用耨。耖如耙而齒更長。所以耖土益細。耨則條木編之以壓田也。今農家種稻耕犁之後。先放水浸田。然後集衆用鐵條編土塊。謂之曰耨。亦謂之曰耨。用力頗衆。使有耙耖耨諸器。可省工夫大半。中土有耨車。製狀如三足犁。中置耨斗。耨以牛駕之一人執耨。且行且耨。耨乃隨下。又有耨耨耨者。用篩過細糞或蘆沙。隨耨而下。按此器可用以種麥。然於耖之尾。用之爲佳。又崔實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種。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耨。皆取備焉。日種一頃。卽此耨車之謂。蘇文忠序有秧馬之說。亦甚奇。云予昔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楸棘爲腹。欲其滑。以楸梧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臂牽耖。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僂僂而作者。勞逸相絕矣。按秧馬製甚有理。今農家拔秧時宜用之。可省足力。兼可載秧。供拔耨者甚便。今耘耨耘瓜。江浙間新製也。古無此器。旬旬水中。以手耘之。故農人惟耘田爲尤苦。今得此器。勞逸不啻天壤。乃知何事不可爲便巧。惟聖哲者能用其心。則天下萬世被無窮之利矣。可不加之意哉。農人刈穫時。最苦僂僂而行。手足腰俱病。予甚憫之。欲思一便巧之器。而無其法。農政全書有推鋏。以木爲之。柄長七尺。首歧兩股。如叉形。貫以橫木。兩端各穿小輪。圓轉中嵌鏈。力用則就地推去。以斷禾莖。云用以收蕎麥。此亦甚便。但恐稻稈甚大。未能卽斷也。記此以俟。言夏躬耕於蔚村。予以區田法告之。言夏有舍傍地七分。因掘七區。曰若得一區一斗。予此七區當七分地矣。然法不俱盡善。區底不平。又下種時。不按實。苗出。聚中央一處。又不耘稀。又爲惡客糞壤四區餘。三區結子時。澆水不實。反不如常禾。但莖葉頗茂於常禾耳。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二

治平類

治天地人之道。一而已。天無紀。治之以緯度。地無紀。治之以經界。人無紀。治之以禮法。故緯度也。經界也。禮法也。皆所以爲分數也。分數。理也。理者條理也。有治人。無治法。此言雖是。然後世每借此爲言。廢法不講。則非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及政。又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皆有攻木之工於此。雖善治木。必求規矩斧斤之器。規矩斧斤者。亦匠人之法也。規矩必求其端。斧斤必求其利。此必然之理。有賤工焉。顛倒規矩。錯雜斧斤。主人不責匠。而歸過於規矩斧斤。有是理哉。理學須一貫。經濟亦須一貫。理學不知一貫。則需學以爲忠。申生以爲孝。臨大杖而不能走。遇管蔡而不誅。經濟不知一貫。則勤於事上者。不知恤民。專於恤民者。不知事上。哀貧窮則抑富戶。杜關節則絕指紳。惠而費。勞而怨者多矣。故理學不知一貫。則害及於身心。經濟不知一貫。則害及於家國天下。緩來勸和。方是經濟一貫。經濟一貫。必從理學一貫中出。治一國與治一事不同。治天下與治一國又不同。須是把握天下大勢。完完全全在胸中。綱目井然。源委畢見。然後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吏戶禮兵刑工諸究時是六事若行時止只一事須是聯絡貫穿始得周禮六官皆設聯事正謂此也不讀周禮不識治天下規模

小德川流大德教化具此心胸方能治天下

凡事皆有一貫不識一貫皆有害禹之治水得木之一貫者也縣之九載積用弗成由不識一貫故耳

當今治效必六十年三十年教人三十年出治教人十年小成三十年大成出治三十年小成六十年大成

凡學經濟須有路頭若泛泛採取徒勞無益

撥亂不難致治難撥亂如十人之材足矣致治非五人之德不可三代以下但有能撥亂者未有能致治者

孔子而後有真學周公以來無善治漢唐宋竭力經營只做得補偏救弊耳三代規模全未夢見

三代以上立法常使人有爲善之利三代以後立法常恐人有爲惡之弊使人有爲善之利者是以至誠待人也故入亦以至誠應之恐人有爲惡之弊者是以不肯疑人也故入亦以不肯欺之

聖人治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入規矩

收人才法文法二者是當今最要務

古人治天下以禮今人治天下以法法勝則禮亡禮亡則人心絕法尚不可治天下而況於無法乎

漢唐以下治天下之法最密然實處處漏瀾以其意欲一網收盡天下故也古人有言羅網之長不及馬腹天下之大豈能一網收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看周禮一部書止辦得王畿千里以內事何等乾圓潔淨

人一身之閒耳目口鼻手足腹心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元首在上股肱在下而後一身順天下之大賢小賢大德小德俱不可相無也然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而後天下治不然有一人焉首居下足居上腹心居外四肢居內則見者皆以爲怪物而羣擊殺之矣乃治天下者賢奸顛倒大小易位有國者初不以爲怪其不至於羣起而擊殺者幾希

聖人治天下只是使飲食男女各得其所飲食男女不得其所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

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故書中所詳止於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則天下皆治矣後世治郡縣之天下不然緊要在擇守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則青苗保甲之法自可徐舉而無弊王荆公不識此意纔執政柄便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問守令若何榮以青苗保甲之事強諸天下是以治國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終朝而壞試觀荆公治臨川時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績則知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也古今異宜爲治者不可不審

天下利而已矣善言利者使天下皆利其利故已亦得利其利不善言利者欲一己獨利其利故天下亦各利其利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古之天下禮樂盡之今之天下賦役盡之能平賦役治天下爲得半矣

徵兵之精不如省兵而增糧徵官之廉不如省官而增俸

周禮有云祿以取其官又曰奪以取其官蓋古者祿以公田既予以祿則隨予以祿田故筮仕者無患貧之心而不營心於財利今則俸祿甚薄而難入仕者各以私計謀生若守禮安分從資俸祿則差放不給失取富之道矣古者祿田之外別無私田既奪其祿則無所藉以資生故貧墨知畏今則貪墨者無所限制田連阡陌即被削奪而擁資甚厚無能損其毫毛失取貧之道矣然則廉吏何所藉而爲廉吏吏何所戒而不爲貪乎

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守行則以戰文武未嘗分途也自戰國始有將軍之稱秦乃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而文武乃分途矣夫周官軍政皆寄於司馬亦未聞有尾大之患苟必欲以文武互相制馭豈君臣相信之道也哉

吏部雖有用人之權然須有職要之法假如方面大吏及州縣正官此吏部之所當選擇也至於州縣之佐貳與夫師儒之職俸貳之官則聽州縣自行辟召可矣今則一命之微必由銓部總攬既廣人之賢否豈能盡知所謂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者此也

吏部所治既廣賢否難知勢不能不循資格非不欲去資格也勢不可也故議者不察不謂吏部用人之權而欲去朝廷資格之弊此必無之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即使皋陶伊尹爲銓衡亦不過舉黜唱名期於無弊而已斷不能自展一籌也事權之多出吏部蓋有由矣

用人循資格最是大弊人才不同各有所宜有宜大者有宜小者有宜大者不宜小者有宜小者不宜大者才也或宜大或宜小賢人之才也求才於今之世其爲賢人者寡矣而朝廷用人不問其才之大小與否槩以資格遷陞之是以聖人望一切也奚可哉

人才極是難得善用人者必審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務使竭盡其材以唐虞之際而致治止於五人此人才之難得也以五臣之聖而各專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專一事而至於終身不易此任之而竭盡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歲試士多至四百則人才何其多聖不及五臣而吏戶兵刑無所不堪則才何其大歷官如傳舍且至暮去而動輒奏績又何其才之易竭也

爵祿二字其用不同用人當以爵祿爵者量材而授者也其人才堪於兵則授之以兵才堪於戶則授之以戶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木則使之爲木工其人而善土則使之爲土工用各有所宜也祿者量功而授者也其人而於兵有功則即於兵加俸其人而於戶有功則即於戶加俸此如木工善木則即加以木工之厚祿土工善土則即加以土工之厚祿報各有所稱也今之用人者其人方有功於兵則陞之使戶其人方有功於戶則陞之使吏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土則賞之使爲木其人而善木又賞之使爲鐵爲銀也豈不大可笑哉

孟子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此賞人以祿之一證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二

考察之權。最忌專一。周禮六計弊羣吏。皆各屬長官主之。而其聽於主宰。然其所察者。特王畿之內而已。故聽視其而舉。今則合天下之銓選。皆聽之吏部。甚至州縣佐貳之微。亦屬於銓司。欲舉措之當。不可得矣。

銓司每慮人才壅滯。往往設法遷陞。即有識者。亦欲巧爲法以疏通之。此以人才用國家。而未嘗爲國家用人才也。古者論定後官。填才後祿。故三德者爲大夫。六德者爲諸侯。凡用之之法。皆求其德與位稱耳。由此言之。其人而才足。卿相即布衣而立。授卿相可也。其人而才止百里。即欲仕而終身郡邑可也。以至才堪戶者。終於戶才堪兵者。終於兵。如舜世五臣。終身不易。何嘗有流轉遷陞。如今日也哉。天下事有煩而無謂者。此類是矣。乃當事者。方以人多官少爲病。以予言。方慮其官多而人少也。季世之法。不主於用賢。專主於防不肖。夫既知其不肖。則去之而已。不務去之。而務防之。不肖者未必受制。而賢已不勝其掣肘也。安得謂非立法之弊乎。

寬收嚴試。久任超遷。此八字用人之良法。

近行薦舉。最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太拘。蓋薦舉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窮。破資格之弊也。今必曰。某官得薦。某官不得薦。某官薦得任某職。某官薦不得任某職。是仍重科目。仍拘資格也。一曰。任之無法。蓋善惡有類。邪正有黨。君子所薦。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薦。大抵多小人。今不立法詳試。而舉任之。且宜兵而工。宜禮而刑。用違其才者。又不可勝計也。即有真才。亦烏能效用乎。一曰。繼之太急。連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終變節。或窮達易操。當其舉之。未可謂非也。舉之而受舉者。變節易操。則非舉之者之罪也。且仕途傾險。詭譎百出。或最忌舉主。而陰中傷所舉之人。或傾排所舉之人。而并累及乎舉主。種種株連。爲害不可勝道。則雖有賢士在下。舉主亦安能不顧身家。不情願位。奮然以舉之乎。無怪乎勉強塞責。而以柔滑善媚之徒。應故事也。

薦舉不可尙虛文。當疏其實。或其人才能兼備。或有才無德。或其才長於某事。短於某事。用可任某職。不可任某職。皆一一疏列。不拘大小臣工。有即薦舉。多益益善。天子隨軒親策之。分類而試。試以經義治事。擇其尤者。更召對面試之。可者擢用。不可用者散歸。庶無前弊。而收實效。

日者觀匠人得教人與器使之道。凡木之大小。枉直皆材也。規矩繩墨皆法也。材有不齊。而法無不一。故能使之成就條理。至於奇瑰之材。不可拘以繩墨者。則又隨材而器使之。故天下無不可用之才。而亦無不可成之事。今之時。教法廢矣。而器使之道。則又棄而不講。使細者爲梁。短者爲柱。大者爲椽。長者爲節。乃謂天下無材。謂天下之事。必不可成。豈不冤哉。

看篩米得取人之法。雖疏簡闊目。不無遺珠之歎。然往往拔十得五。倍制舉進士。必分試九卿衙門觀政。每衙門約三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會其賢以上於天官。天官籍註以定銓選。隨材授職。職必久任。故洪永時。得人爲盛。今之觀政。則不過隨班作揖而已。名存實亡。可慨也夫。

東傳主於防小人。小人終不能防。而君子之進退。擊肘爲已極矣。間設有小入如何。曰。小人惟有用法。更無防法。

中庸曰。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則知古人治天下。全在懷諸侯。今人治天下。全在擇守令。

諺語。清官不出吏人手。非官愚而吏智也。官不久任。而吏多積年故耳。誠能一切反之。吾知吏必不能出官手也。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有過。子諫之。代不乏人。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闢一言路。令羣下得言其過失。近爲民父母。而驕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而有引謗之實。誠所不解也。今後吾黨得第爲縣令時。必尊禮有道。新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牘於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

治天下以求才爲先。治一邑亦當以求才爲急。今之郡縣。非無才也。而有司不知作興鼓舞之道。其有留意人才者。不過季考月課。爲文字相知耳。夫文字之責。上有督學。下有學師。何煩有司更爲數數也。愚謂有司季考月課。當另爲一法。分理學經濟二科。設爲條問。理學如顏子所好何學之類。經濟則舉時務之切要者。每科數條。觀其所答優劣。錄行優者。養之庠序。經濟優者。指之施行。不准賢才可以立得。而開風興起者。吾知且不可勝計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三

治平類

設官分職。所以爲民極也。故官制清。則民志定。周制。在天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國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罷侯置守。分爵二十級。而漢唐宋因之。愈繁愈亂。其制有爵。有職。官有加官。又有散階勳爵。或一官而兼數銜。或一事而設數官。或古貴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貴。名曰混淆。等第雜亂。欲居官者。顧名思義難矣。於以治民。不亦謬哉。故愚謂治天下。斷自清官制始。

三代以官爲治事之司。故其制簡而清。後世以官爲賞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亂。勳階之制。始於唐。歷代因之。夫既有品級。又有勳階。不繁而益繁乎。且古制卿大夫士。今勳階。以大夫爲稱。而但以榮祿光祿資資爲次第。亦何所分別。甚有大夫與卿同稱者。如資德大夫。止治上卿之類。蓋因循於唐。宋之舊。而不知取法於三代也。

九品之制。竟以上卿亞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別之。似覺清楚。三公三孤。古所謂論道經邦。貳公弘化者也。記曰。天子無職。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蓋非特參職天子。直尊於天子矣。故其稱曰師曰保。皆尊於天子之稱也。惟周召之倫。足以當之。無則寧缺。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周召之以公孤兼宰相。以公孤宰相非周召不可也。後世不務得周召其人。而槩以公

亂爲兼官。則至唐宋或以之加武臣。或以之加寺官。或以之加親王子弟。名實之乖。遂至大壞。先王之意。竟矣。愚謂師傳等官。多屬空名。似不必設。今之所謂國子監者。是誠天子之師傳。而天子所當敬禮者也。當慎擇其人。即以師傳之禮尊之。北面受教。隆之以禮。而不煩之以事。重之以道。而不授之以權。即古公孤之遺意。而善用之。是亦治古變通之法也。後世公孤。既徒設空名。不復實用。而國子監又下夷於九卿。胥失之矣。

語曰。人主之職在論相。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自古及今。未有宰相不得其人。而天下治者。自國朝不許設丞相。心竊疑之。及歷考古今。則禮無宰相之官。自秦始制丞相。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信之專任之久。蓋將禪之也。家天下以後。此任未可專寄。漢承秦制。始設丞相。旋改三公。唐宋以來。其名不一。或稱尚書令。或稱中書令。或稱僕射。或稱平章。或稱同三品。或稱大學士。雖皆宰相之職。然大約皆二三並任。不獨任。且皆兼官。非專官。其專官而獨任者。在漢則曹掾。在魏則司馬師。昭。又有黃鉞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之類。皆爲專官。獨任。未嘗授人。惟宋齊梁陳隋諸臣。將受禪。則居之。此外惟桓溫。王敦。侯景。則知丞相之職。其不可專官獨任。亦較然矣。按周禮六官之外。無官。則宰相舍六官。又誰相乎。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即六官也。周禮。天官謂之冢宰。則既以宰與天官矣。但專任恐權太重。故使之同於五官。後世誠能法周官之意。以六官爲六相。冢宰提其衡。五官襄其事。而天子親決萬幾於上。則既無專擅之嫌。亦無紛擾之患。天下受其利。而不受其害。或者其庶幾乎。

國家設五軍都督府。其衙門及官銜品級。俱尊於部院。蓋以兵柄不可下移。略寓天子親操之意也。然凡衛所武官。一應承替襲職之事。皆必達於兵部。而後行。則尤有大牙相制之意。蓋開國之慮深矣。親軍衛之與五軍府。即漢之南北軍也。其勢互相制。不爲不善。但五軍府都督。多以勳臣爲之。錦衣則專以恩貴大臣子弟。雖即周官庶子之意。然率以不知兵之人充任。緩急莫可恃矣。愚意三軍之將。亦當開用邊將中之年老者。蓋既以示國家優厚之恩。而亦可藉其老成練達之力。居中制馭。兩得之道也。吏部。古天官。冢宰之職也。然古者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典。蓋偏言則專一職。統言則包六職。猶四德之仁。兼四端。統萬善也。今則專於選事。猶一郎曹之職矣。愚謂宰相可不必設。而吏部則不可偏於一事也。宜稍倣古冢宰之職。事權雖分掌於六官。而權要則獨歸於冢宰。庶無專權之虞。亦無渙散之弊。

天下之官。皆選於吏部。故冗雜繁亂。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此吏部之事。非官長之事也。誠能參用古法。朝廷擇冢宰。冢宰舉五官。五官各舉其屬。外官之長。及外官之僚屬。亦如之。吏部但總其成。則頭緒清。而人才易於器使矣。朝廷未知職要之法。用人之效。未可期也。

周制。地官司徒。主教養萬民。今之戶部。但主戶口田賦貢役經費。非古制也。蓋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以封諸侯。而千里之內。又分采地。九賦之敘。其入無多。故可專意教養。今則海內之田賦皆屬戶部。勢不得不以教之一字。聽之學校。而全部專心會計矣。國初止分四司。而後又分十三司。十三司各分四科。

誠以虛務之浩繁也。然古者有教有養。而今制但聞取民。世代升降。咸慨係之矣。古者。成均教士。司徒教民。三物八刑。五禮六樂。皆所以齊民也。漢唐以來。成均教士之法。猶存其名。至司徒教民。則名實俱亡矣。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以此知教民尤急於教士也。爲人上者。可不加之意乎。

禮部。一王禮樂。教化之所出也。而有僧錄道錄二司。何居。且僧錄道錄不已。而又有教坊司。傷化甚矣。有王者起。其一舉而盡正之乎。

在昔漢有太尉。大司馬。大將軍。五季有樞密院。大約皆主兵柄。而橫在宰相之上。權臣挾震主之威者。率居此任。蓋兵權在握。則無所不爲也。國初亦設大都督府。後以朱文正坐罪。廢不設。時分爲五軍都督府。雖品秩如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分矣。至永樂中。盡歸兵部。五府都督不過守空名與虛數。防微杜漸。莫此爲善。有國者所當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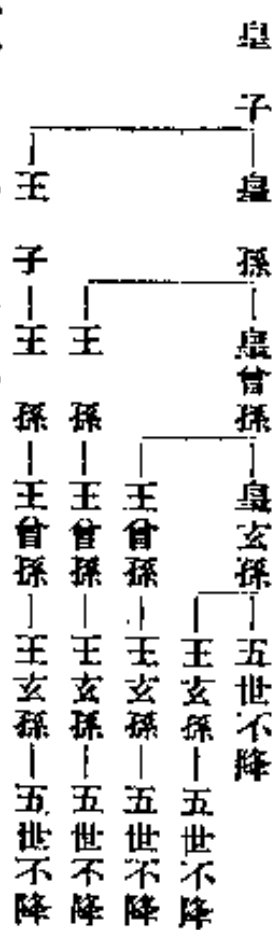
伏讀諸司職掌內。刑部一條。有曰。凡竊產不得及其先墳塋。此一語真王者之言。與文王罪人不孥之意。並美千古矣。

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二語亦王政也。

工部。凡軍器軍裝火器屬虞衡。戰車屬都水。名義未正。愚謂都水屯田可并也。軍器則宜另爲一司。慎刑雖天子美事。然愚以爲慎刑莫如簡法。蓋簡則冤抑少。繁則冤抑多。欲救之而適以變之。今一刑也。既有刑部。又有大理。又有都察院。謂之三法司。爲太繁矣。而鎮撫詔獄。又得參其間。欲無冤抑得乎。故愚以爲不特鎮撫可廢。即大理亦可廢也。一刑部足矣。

從來帝王之家。處宗族最難。尊其位。重其祿。固親親之道。然過於優厚。不爲限制。宗繁費大。爲患終窮。亦國家莫大之憂也。愚謂子孫之親。與祖宗等。祖宗尙以親盡爲隆殺。況於子孫而不爲之差等乎。有天下者。宜一以古禮爲準。上則高會祖考。下則子孫會玄。皆以四代爲次第。如天子之庶子。則爲皇子。皇子之子。爲皇孫。以下爲皇曾孫。爲皇玄孫。其祿以漸而降。至皇玄孫後則不降。不可降也。皇子之庶子。又爲王子。王子之子。爲王孫。爲王曾孫。爲王玄孫。其祿亦以漸而降。至王玄孫則不降。無可降也。如此則不至有過重之憂。亦不至有失所之患。庶幾情義兼至矣。今試擬圖如左。至於祿之厚薄。則君相臨時斟酌可也。

宗藩遞降圖



夏。殷。周。皆有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及六官。外此無卿。今制六部都通大。謂之大九卿。而鴻臚。太常。光祿。

寺。又謂之小九卿。以今觀之。殊可併省。如鴻臚。太常。光祿。可併入禮部。太僕。苑馬。可併入兵部。翰林。尚書。欽天。可併入吏部。國子監。則當格外獨尊。而不當併於諸卿。此勢之至便。而制之至善者也。昔宋初。雖有九卿之名。皆以爲命官之品秩。而無執事。元豐正名。始有執事。中興初。併省冗職。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鴻臚。併禮部。亦悉其煩緒之分也。立官制。而能使煩緒井然。則治天下之道。思過半矣。周禮不設諫官。先儒以爲人人可諫。故不設諫官。此亦一說。然亦可見三代信大臣之專。待大臣之厚。此由三代人主。皆能正心誠意。以身取人故也。故愚以爲朝廷設臺諫。不如設師傅。師傅教人主以正心誠意之學。學進則人主自能辨大臣之賢奸也。

昔人謂周禮無諫官。凡官皆可諫者。其言似是而非。實非也。天官之屬。師氏。保氏。諫王。則保氏便是諫官。故後世之設諫官。非周禮意也。其必復師氏保氏之舊。而在於王所乎。翰林院始於唐。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之流。皆實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掌於中書舍人。未之及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文辭。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侍讀。以陸九齡。張說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爲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大重。然所謂學士。皆以親疏遠近爲貴賤。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職始貴顯。至於今制。則直以爲儲相之地。士子登高第者。竟入翰林。不數年。可坐致館閣。夫宰相。天子安危之所寄也。人主擇相。當務取洞悉國體民情者。豈可徒取文章華國乎。謂翰林既爲儲相地。當即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實歷朝經制。務爲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矣。

古者太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所不問。東宮官屬也。秦漢以下。始加實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謂太子在東宮。止有學問。無他職事。何必另建官屬。保傅之任。宜擇勳戚老臣爲之。至於師。則有太學之師。太子當日夕習禮樂政事於太學。更妙選太學端方之士。與之朝夕周旋。更迭進見。所謂太子入學。則與士齒是也。若設專官。是狹小其途矣。

太常司祭祀禮樂之事。宜妙選官屬。擇知禮識樂者爲之。不宜汎汎升授也。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十失二次。十失三次。十失四次爲下。夫十失四。亦醫中之佼佼者也。而考績爲下。則上古之重民命也。今制雖亦有三年五年試法。而俱爲虛文。無怪乎世之無良醫也。

獨相保章。周禮俱屬春官。國朝特設欽天監。重之也。亦祕之也。然其職太卑。又其官世傳。不選於外。止能知數。未能明理。是以久而廢弛。鮮克勝任。欽若昊天者。當尊其官。寬其禁令。博求賢者。以講明歷理。而時修歷法。則庶幾乎。

洪武初。設國子學。後十五年。改國子監。按監本國學。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宜正其名稱爲妥。若以監名。則與諸寺監同。非古人重學校之意。

洪武初。祭酒。爲正四品。後改爲從四品。禮部學訓導。則亭疏。國子祭酒品。位不當在太僕卿下。當時頗納其言。然卒未改正。夫祭酒。天下之師也。禮部師儒。乃治天下第一要義。正四品且非。況從四品乎。每見前代好釋道者。往往稱釋道二家爲國師。夫祭酒。則誠國師也。不以國師稱。而僅謂之祭酒。祭酒者。年長之稱耳。豈所以崇儒重道乎。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內官品秩。內官監凡十一。監設太監一人。秩四品。左右少監一人。秩從四品。是內官與國子師品秩相並。且過之也。又其衙門同以監名。當時何以無人論正。

國初自南京而外。分十三省。每省設都布按三司。蓋古者方伯之任。節度使之職也。然則布政之職。宜獨尊。今三司等級。都居上。布次之。按又次之。蓋國初每事右武。故以五府居六部之先。以都司居布政之先。其實非也。一省之政。聽於布政。則都司按察。皆布政佐貳之官也。今既並列。以分其權。而布政復有左右二員。防制嫌於過矣。

設官當以民事爲主。布政主民事者也。故宜居二司之先。若謂恐其權專而莫可制。則權莫重於兵。願以都司爲可制乎。

朝廷設官甚多。惟州縣爲親民之官。昔漢宣帝謂。與我共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則共天下者。惟兵有司而已。蓋即古者百里之諸侯也。其體貌不可不崇。其委任不可不專。一邑人才。使得自行辟召。一兵食。使得自行調度。若徒掣其肘。而又欲責其成功。難矣。或謂制以之道。不可不講。謂不然。蓋權勢太重。如一郡一省。誠不可不防。若州縣則一彈丸地耳。正賈誼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者。過防則太弱。且不能自振。又何能爲王家宣力哉。

惟運旋緊。故中間有生氣。若不運旋。則乾坤毀。萬物咸幾乎息矣。

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也。此言大非。水爲有形之物。水既載天。則載水者又屬何物。得無滲漏乎。天氣也。水土皆形也。氣能載形。形不能載氣。

歷家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則一度爲九百四十分。以九百四十分而得四分之一。則爲二百三十五分。此所謂四分之一也。大約是三箇時辰。

天度如瓜棧。近兩極者狹。近中間者寬。道者圖。

天體至圓。縱橫皆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計算。

程子謂堯夫立歲差法。實絕古今。又謂今人論歲差。只隨時測驗。惟堯夫有一定法。又謂堯夫歲差法。只於日月薄蝕處求之。予向不得其說。由今思之。堯夫亦只是隨時測驗。蓋歷家算日。只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常理推算。不便測驗。何以不便測驗。蓋日光照耀其所行處。列宿皆隱。不能知日之所行某日在某度上也。其測日之法。只於月之晦朔弦望上求之。然晦朔弦望亦未能分毫皆準。惟薄蝕之時。日月或合併。或對望。同道同度。分毫差不差。於此時求之。則知日行在某度上。歲差之法。於此可求是。亦隨時測驗法。非一定法也。

中興天文志言歲差。自宋距堯。差四十餘度。循是以往。萬五千年後。所差將半周天。得毋寒暑易位。此言大非。寒暑之求。乃因日之遠近。故南至則必暑。北至則必寒。不因所躋之宿。而生寒暑也。若如志所言。則自堯至宋。節氣已當大異矣。何卒未嘗異也。

天文圖蓋天不如渾天。人知之矣。然渾天舊圖。亦漸與天不相似。惟西圖爲精密。不可以其爲異國而忽之也。

天文左右旋之說。古今聚訟。儒者執左旋之說。而以七政爲必不能右旋非也。夫天猶水也。日月五星猶魚也。日月五星之行。夫天猶魚之行水。古時有云。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豈以日月五星之躋。曾不若水族之微。而僅僅比於腐木亂草。隨波上下。且在日月則有薄蝕變怪。在五星則有遲留順逆。在恆星則有飛隕流墜。變動不測。豈一右旋之微。而能學者但虛心觀理。不可過泥前人成說。

天文家有二。一星歷。一占驗。即古所謂測相保章也。儒者欲談天道。必合二家而會通之。其理不相齟齬。始可據以爲斷。左旋之說。於歷學家頗無所礙。但於算稍繁耳。若占驗家則殊不然。占驗家談五星。以東行爲進爲順。西行爲退爲逆。吉凶之占。皆有明驗。若主左旋則凡五星東行。反謂之退與逆。西行反謂之進與順。與古今占驗俱大相反。此不可不之甚者。儒者豈可執權衡之虛理。違占驗之實事。故愚以爲天文家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此說較長。

天積氣。日月五星積精。精行氣中。各一其性。

七政行天。是精乘氣。非氣轉精。

月光借日。此沈括之言。朱子極取之。予以爲未必然。月雖陰質。然亦精氣所爲。非塊然一物。天下之物。惟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四

治平類

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以日之行爲度。天無赤道。以南北極爲準。而中分之爲赤道。天無黃道。以日躔之所經爲黃道。天無十二次。以日月所宿之次爲十二次。

天亦不止以二十八宿爲體。天只是積氣。自地以上皆天。一層高一層。一層緊一層。凡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俱在氣中。俱屬天上。俱爲天體。但人要將天與日月五星分別。而日月五星有象。天無象。故以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其實日月五星與二十八宿皆爲天體。天只是氣。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皆氣中之物。

天氣愈高則愈疾。凡在氣中而居下層者。其行稍緩。氣緩故也。再上則稍疾。以至層層而上。至於極頂。則氣愈緊。而行愈疾。此亦自然之理。昔人有九重天之說。朱子嘗取之。又謂天際惟勁風搏轉。即此意。予嘗讀游華山記。謂山頂風急。人不得站立。行者皆依山附木。否則吹倒。每日都是如此。則氣高而愈疾之說。益驗矣。

思勁風搏轉之說。因說若果如此。則天際當惟有東來之風。無西來之風矣。乃天際時有貼天之晴雲。或東或西。無定何耶。意者風與氣不同。氣有左旋而無右旋。風則東西南北。惟其所之耳。天氣雖愈高愈緊。然中間卻寬和。所以生養得許多萬物。

銅鐵瓦石能受光不能通光若水晶琉璃一視太陽亦表裏洞徹矣月雖陰類然以擬於物必非銅鐵瓦石豈反不如水晶琉璃越謂月之光月自有之其發其虧皆月所自爲不借日光而奮生明死魄亦一證也

問月光非借日何以晦朔弦望無差忒曰此所謂應日非借日也應日以理言借日以形言

日月薄蝕之說亦氣感也何以必於朔望曰氣至此而後相感也天之有度猶人身之有脈絡日月之有薄蝕猶肢體之有疾病日月必同道度而後生薄蝕肢體必中脈絡而後見疾病腎虛而齒搖肝盛而目赤腎之與齒肝之與目其形未嘗相見也然而根伏於此皆見於彼者其脈絡同也世未有腎虛而目赤肝盛而齒搖者則非朔望日月又安得蝕哉

西學言日月蝕爲地影所障似亦有理然即以地影之說求之恐未必然日之體猶火月之體猶水火外景水內景內景者受景於內也故月中之景古今相傳爲山河大地近以西洋望遠鏡窺之良然今爲地景之說者曰日之體大於地地之體大於月故日之光能及於月而月之光每障乎地其所以或障或不障者以其去地遠中間空處多故也夫內景之物其體常虛其照常廣愈遠則被照之物愈小而所照愈廣今大地雖大於月然月去地遠則地小而月中之景當亦小矣地之週圍空處甚多則月之照地宜四邊俱作圓形而中心一點獨黑譬如高廣大廈緊銳高梁中懸一球球體雖大而自高梁之銳照之則球形自小而球之週圍俱見此常理也乃今月中之景不爲圓形而作散形或白或黑其體不一又其黑處有直際月之邊者則知地之形未必爲球而地之大未必僅大於月地球開闢之說猶有可議也

月抗日而食蓋陰以抗陽而得罪也望而盈似乎亢矣然不蝕者蓋同度不同道雖盈而不抗也至於同道同度則亢矣此如后妃然正位中宮與人主爲敵禮此盈也非亢也如呂如武則亢矣

即日月食亦可識天地開闢貴陰賤之義陰雖與陽匹敵然一至於亢則其體自虧陽雖爲陰所掩而真體常存不少損壞然則爲陰類者固不宜自盈而至於亢爲陽類者亦慎毋自忽而至爲物所蔽也哉

古今言歷者無慮數十家其稱善者惟漢司馬遷太初歷唐一行大衍歷元郭守敬授時歷然三家之中又惟授時歷最善蓋三家定歷之數太初則以緯律大衍則以著策授時則以晷影以理授之雖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又云易能彌綸天地之道然據其成數以爲歷算終歸湊合不若晷影之法以天測天尤爲精切所以迄今二百餘年交食之法猶未甚爽也

欲驗歷法合否只在交食然交食只定時刻分數便難假如二人言歷其一人定某日午時一刻日食一分又一人定某日午時二刻日食二分欲辨正之須先定晷刻其定晷刻之法或以沙漏或以水漏或以晷影晷影取以雲不見沙水二漏則互相參差者有之蓋漏本人爲非天造地設也此時刻之難也至於分數則三分已上便易證認其一二分之間日光晃耀誰能確然分別即用油盆用標版終不能不差分秒也此分數之難也即此二者孰能定其優劣以此知定歷之難天本動物占天者亦豈能毫髮不爽但時勤測驗務使密合於授時不悞足矣

歲差者歲歲有差假如今歲冬至日在箕三度至明年冬至日仍在箕三度其間已差秒忽矣所以然者天行與日行各自不同其間自不能無過與不及但所差甚微須久積算乃見所以古歷有以四十年差一度者失之過有以百年差一度者失之不及惟大衍歷以八十三年紀元歷以七十八年爲近而又差近時西學歲約一分五十秒不等約六十六年八箇月而差一度者之爲密也蓋歐羅巴人君臣盡心於天終歲測驗故其精如此

歲差幾時冬至日在虛一度今在箕四度上距幾時約差五十度自堯至今不過四千年耳其所差已如此自堯以前不知幾千萬年自今以後又不知幾千萬年若約以四千年差五十度論之周天度數不過三百六十只二萬八九千年周天度數盡矣堯夫元會運世以一元爲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年則歲差亦須在周天打三四轉

看蛛網可悟天文圖其縱布處即周天二十八宿分度法也其衡布處蛛網較密僅圖止赤道一圖今西圖亦有三百六十度矣

漢儒談天家多謬至於升降四游尤屬可笑考靈耀云地有升降星辰有四游春分時地當正中自此漸下至夏至下游萬五千里秋分地亦當正中自此漸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立春後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而極春未復正立夏後南游夏至而極夏未復正立秋後東游秋分而極秋未復正立冬後北游冬至而極冬未復正此皆揣摩畫之長短日之遠近以爲言不知地之上下星辰之東西有南北極可考而謬妄若此載之史冊足徵知天者之鮮

宋中興天文志探近世諸儒之論其開闢多可採然最舛謬者莫如客星一段其言曰天有客星三曰老子曰闕星曰溫星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三人之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之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常此無論古今史傳未嘗載三星之名即其立言之荒誕謬妄亦有大可笑者而史官採之書傳引之難矣哉

天官惟占候家最多謬妄此不可不知漢儒之占天失之騷晉唐宋諸儒之占天失之略

甚哉占天之難也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僧觀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殂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焚感帝帝座而呂隆破梁武帝時焚感入南斗武帝被髮跣足下殿觀之而北魏有孝靜帝之變皆庚辰與兄冰密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恙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辜白之證也以此言之天道遠人道邇占驗之家豈能一一盡中而術數之士每每妄言其亦過矣

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

行雖有常道，當度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思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不無小有微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爲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之矣。

占天之書，國家例有明禁，其所以禁之者，正以術數之家多冒昧妄言，易於惑人作亂也。若夫天道之運行，日月五星之晦蝕盈縮，星野氣祲之變見，則性理綱目載之，二十一史全著之矣。國家亦何嘗禁，而博學之士固可以束書而不讀哉。歷數難而易，占驗易而難，歷數所爭常在分秒之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驗則占者具在，然以二十一支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五

治平類

建都之地自古爲閩中，洛陽近則有北平，其餘如汴、如金陵，地勢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讀者以關中爲第一，北平次之，洛陽爲下，然竊謂不然。自古建都當以漕貢便利爲第一，嚴險次之，北平背倚雄關，東窺渤海，誠大用之國，然漕貢之道，元人全仰海運，兼取給會通河，我朝則專恃會通河一路，一旦海波有警，河直路塞，京師使成枵腹，此不可之大者。又其勢偏在東北，內阻黃河，設邊警卒臨，中原阻塞，則更無退步。京師爲孤注也，關中沃野千里，三面阻險，一面東制諸侯，地勢之險，天下莫與匹，然吾以爲此關中非王國據之以取天下則有餘，臨之以守天下則不足。魏天下業給關中，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一也。自周及漢，唐世有戎狄之禍，二也。有事出走，居洛陽則地勢益坦，居關中險阻難出，三也。惟洛邑居天下之中，地勢適均，河漕便利，昔周公既作鎬京，而猶營都洛邑，非僅謂有「易與無德易亡」也。知鎬京之地形勢，固後必有以資賦爲艱者，讀詩之大東，小東可知也。故欲以洛邑爲堂室，以關中爲家當，無事則坐鎮洛邑，享天下之便安，有事則退保關中，據天下之形勢，建都之善，無過於此。自成王不及居洛，僅以爲朝貢之地，幽王失鎬，而後平王始遷之，是猶家當已失，而兀坐堂室，其不至衰弱而遽亡者幾希，此非其地之不善，所以居之者未得其道故也。

建都長久之策，必當如成周之制，以洛陽爲堂室，關中爲家當。至於王畿之地，尤當較成周爲倍廣，北枕太行，則可以收胡貉代馬之用，西控潼關，則可以通秦豫往來之路，絕川蜀覬覦之萌，南引江、淮、漢、河，則可以盡粟米百物之利，制東南上游之勢，所當備者，惟東北一路，誠能仿古封建之意，參以貢誼，兼建諸侯之法，使之蕃星羅，人自爲守，而又於燕雲得徐要衝之區，各設重鎮，統以京師重臣，戍以京營銳卒，更練士兵以輔之，即有不虞，力能自衛，況以京師之力，西收秦晉川蜀之甲，南漕江廣三吳之粟，勢又甚便，其誰能窺之？萬一不支，上則入關，次則入蜀，可以圖恢復，最下則汎舟江南，猶可爲晉宋六朝之繼，所謂狡兔三窟是也。況乎有國家者，以得民心爲第一，潛貢便則民心不至遽失，周平王、漢光武，雖處末季，而猶享國長久者，正謂此也。有天下者，可不加之意乎？

或云：子房有言，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此子房就當日時勢言耳。是時天下未定，羣雄猶有窺伺之念，況高帝經營草昧，未暇營築京師，不若因天地自然之險，故以關中爲第一。至於天下既定，則斷當以洛陽爲都，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不必皆天然，人力固可設也。洛陽即無險，若環王畿千里之地，皆多築城，堡固聯絡，盜賊亦自不可卒入，況乎前江、淮而後太行，左成皋而右穀，南又何不可因之險乎？故天下未定，則當都關中，而經營洛陽，天下已定，則當都洛陽，而經營關中。

洛陽雖無險，然一都洛陽，設兵控制潼關、函谷、吳會、燕雲，能令天下皆失其險，此所謂大險也。都洛陽有十便：居天地之中，風雨會，陰陽和，一也。朝貢便利，二也。以秦蜀吳會爲家當，進退有據，三也。所防止東北一面，爲力易辦，四也。襄鄧之閒多開田，區處耕墾，可以處四方輻輳之衆，五也。背河向洛，江漢朝宗，中龍靈氣所聚，風氣中和，歷代帝王聖賢多產於此，六也。漢省漕輓之費數十萬，可以佐大農金穀，七也。從來盜賊之亂，多起於徐泗，多藏於鄆，今使之屬在畿輔，則盜賊不至易城，八也。湖廣地饒，一歲再獲，京師可常足，九也。民俗剽悍，善鬪，可養爲兵，十也。

都洛陽亦忌河患，即於荆襄之閒亦得，但無大都可因耳。王畿之制，必南際江，北抵太行，孟門、函谷、潼關、要隘，東連吳會，爲妙。如今省制，則地勢太狹，不可用。

讀禹貢一篇，知建都之要，全在漕運便利。人欲知地利，須是熟看通鑑，將古今來許多戰爭攻守去處，一一按圖細閱，天下雖大，其大形勢所在亦不過數項，如秦、蜀、爲首，中原爲脊，東南爲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關、劍閣、夔門、爲險，守東南者，必以長江上流、荆、襄、爲險，此等處俱有古人說過，做過，只要用心理會，其或因事遠遊，經過山川險易，則又留心審視，默以證吾平日書傳中之所得，久之貫通，胸中自然有箇成局，其他瑣碎小利害去處，俟身到彼處，或按圖閱籍，或詢問土人，當自知之，無庸屑屑也。

地利只是險阻二字，山爲險，水爲阻，秦以一面東制諸侯，山爲之也，長江天限南北，水爲之也，推此以往，看地理風水書，亦有益於地利之學，以其言山水頗有條貫，便於記憶也。

地勢險夷。古今亦有變更。不可盡據舊傳。昔嘗泰漢時。函谷至潼關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道遠險阻。敵來犯關。常在千里之外。故曰。秦得百二。今則河流漸北。中饒平陸。寬坦無阻。失其險矣。天下之古今易勢者。豈特一潼關哉。

李愷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八十萬石。又曰。雖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流散。農傷則國貧。其說皆名語。非狹之開阡陌比也。但其意主於富國。故朱子以之與商鞅同稱耳。

亢倉子曰。人舍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國家有災患。皆生遠志。無有居心。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又曰。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此皆知本之論。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只永不越科四字。不勞不費。爲西北足食之本。田成而守望相助。則四字又爲足兵之本。但國家須守此。勿失民信爲急耳。

開中軍屯。宜互相表裏。腹裏莫如開中。邊塞莫如軍屯。

元時最重軍田法。詔書數下。令民開闢種區田。民卒不應。豈區田不便。反不如緩田歟。抑小民難與處始也。予嘗仿其意一爲之。未盡其妙。然大約亦可倍收一畝六十六斛。則未必也。

治水只是要識水平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此便是說水平法。治水者得其法。雖洪水尚可治。況江湖溪澗之水乎。

治水不識水平。卽一溝治不可治。予家庭前地窪。每雨後必潏水。予命老僕開溝。通離外大溝。僕因善土功。謂予曰。離外地高不可開。予不之信。強命之。已而遇雨。外水果大至。至戊寅。得吳中水利書讀之。胸中豁然。夏夜而集坐廳中。觀庭前潏水狀。高卑坎壈。皆成山川之形。覺得自然有箇條理處。以此知不可無學問也。

欲識水平。必須有法。蓋地形高卑在咫尺。猶易辨。若一里二里。以至數十百里。非有法何由辨乎。武經總要載水平法。先爲水平池。置木處。更以一人持度竿照版。向彼處照之。卽可辨高下。遞移遞進。無遠不可識。詳載本書。但其圖未詳。予嘗與登善兄論正。然未若句股算法爲便也。

西學有幾何用法。崇禎歷書中有之。蓋詳論句股之法也。句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學之精。嘉定孫中丞火東更爲詳註推演。極其精密。惜此書未刊。世無從究其學耳。

水利與農田相表裏。故善治水者。以水爲利。不善治水者。以水爲害。江南澤國。而土田日闢。以水爲利也。西北高地。而每受河患。以水爲害也。故善言水利者。必言農田。

水利只是蓄洩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洩。旱年用蓄。水年用洩。其所以蓄洩之法。只在壩閘。知此數語。水利之道。思過半矣。

西北水利不修。只壞在運河一事。運河地形。本難通流。潏水。設爲無數壩閘。勉強關住。當慮水淺不敷。運道艱阻。故凡北方諸水泉。悉引爲運河之用。民間不得治塘濬爲田者。爲此故也。習久不講。北人但知水

害。不知水利。其爲棄地也多矣。西北棄地多。不得不取足東南。東南竭。則西北亦因之以壞。建都不講。西北水利不修。運河不廢。民生之病。未有已也。

河流湍悍。自古難治。其要訣不過順水之性而已。然今人治河北大禹時更難。大禹時去洪荒未遠。普天多空地。不過相地形之高下。去下流之壅塞。導之入江入海而已。今則處處民居田地。城郭村落。風雨又有陵寢。皆強河流以就地勢。非就地勢以安河流也。雖欲順水之性。其可得乎。賈讓治河三策。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正所謂順水之性也。然卒格不行。豈非徒民爲難歟。

賈讓謂放河北入海。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此言非也。河流遷徙不常。是其本性。蓋河水一石。其泥五斗。日流日積。河身日高。河身高。則旁地卑。舍高就卑。忽然而決。自然之理也。久之則彼處亦然。總是舍高就卑。故遷徙不常。所謂河決已棄之道。千古難復。正謂此也。豈有千載無患之理乎。今之治河者。亦惟有循河之舊。補苴罅漏。多爲堤堰。以寬束之。使不大縱。其勢不可遏者。則惟利害之重輕。而徒民以避之。如是而已。欲其一定而不復決。無是理也。

會通河全是人力做成。使水節節就制。而爲我用。功亦偉矣。然當時臣工。何不移此心力。共成西北水利。而顧爲此以困東南。大巧反爲大拙。

江、淮、河、漢。四大水。而河水獨難治者。三水清而河水濁。三水行於兩山之間。皆有拘束。河水行於土疏之地。而無拘束也。是故清者易治。濁者難治。有拘束者易治。無拘束者難治。

西北治水其大要在黃河。導河入海。則西北之水患息矣。東南治水其大要在錢塘。導錢入海。則東南之水患息矣。嘗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

凡諸水之汎溢。皆從山水來。山水之暴發。皆從霖雨來。蓋雨下諸山水悉入太湖。倉卒不能歸海。則汎溢田開。而爲大害。治之者。不過欲其安流入海而已。安流入海。大是難事。鄭賢之說。欲舍江南七郡。同心并力。開河築圩。填壩建閘。必使江高於海。浦高於江。水由地中。節節有制。此真治水良法。暗合井田溝洫之制。

裴江之塞。自己卯庚寅已然。時張儀部受先每以爲憂。舊例三江之關。必合蘇、松、常、杭、嘉、湖、六郡。議同築舍。予與受先商。欲於六郡會計。申每畝加升合。代太倉漕糧。而免太倉一歲之漕。令其開河。蓋此說行。在六郡止。毫釐之費。而仍收水利之功。在太倉雖一時之勞。而亦有免漕之樂。在朝廷則正賦不損。銖銖而已。收百年之利。計無便此者。時受先以余議達州守。上請已得允。已而中止。

開河之法。莫詳於耿常熟水利書。彼蓋擬古人之成法。又酌以今人之時宜。修水利者。按冊而稽。舉其成法。則思過半矣。然其要處。全在築土派工。築土莫善於徐玄扈先生送上海縣公條例。派工莫善於坐圩起夫。圩長督工。田主給米。此亦耿常熟之法。而吾友陳確庵試之於蔚縣。頗獲重賦之於朱澤者也。

築土之弊。在欺隱丈尺。假如河一千丈。彼則僞云一千二百丈。將此虛河與業戶。名爲開河。而實不開。若十丈爲壘。兩壘一橋。處處可覆。則虛河之弊絕。派工之弊。在欺隱田畝。假如某都田一萬畝。只作八千

賦其二千畝得葉戶銀錢則不註冊若竟照魚鱗圖冊實在田數而止令公正算總數不開葉戶主名則派工之弊絕

開河莫要於算方蓋起土方一丈謂之一方該土一千尺古法一頁二挑該十五人一日之力即遠近高深少有不齊以此爲準但算之法必立開方用句股須善算者方知儒生莅官日不識算能不爲吏害所欺乎海剛峯算田有癰瘡法令人以灰畫地而數其畝能使盡人皆曉今充此法以算開河土方儒生莅官可以不下堂而知開河幾丈應起土若干也法具下

先以漆版畫朱紅方界於其上如基盤格量河應開面若干丈底若干丈深若干丈即數漆版上方界上面若干底若干深若干以界方斜畫之即數得若干土方矣如有奇零丈尺即於方界內更爲十小方便知尺數大約算河以一丈爲準則餘可類推其爲難段易段亦由此而推也而河底丈尺併錄而折中之以長乘之即得

凡開河若從平陸施功或地方乾硬處可用牛犂起土以篋車運土殊省工力昔人有於開河處得古犂頭大於尋常之犂數倍乃知昔人用犂起土以四五牛犂之一往即成一小河也思亦奇矣量河須用三籃二分兩旁之長一定中心之闊用一籃非注也至轉灣處便有零餘難以派算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六

治平類

禹貢一篇是田賦最妙法

凡田賦之法最要簡明直截賦額一定上下遵守永世不易故貧暴不敢挪移作弊今之會計或增或減歲各不同授之以作弊之柄所謂教養升木也官吏安得不日貪百姓安得不日困哉

偶行田野思漢文賜民田租是亦所謂惠而不知爲政也何如即以此修溝洫復古法

舊制定賦役有二冊一曰黃冊以人戶爲母凡定徭役征賦稅則用之一曰魚鱗圖冊以田爲母以人戶爲子凡分號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無弊法久玩生弊且百出若欲釐整法宜從簡莫若廢黃冊專用魚鱗圖冊凡賦稅徭役一以魚鱗圖冊爲主所謂坐圖還糧也其說用黃冊有六不便用魚鱗圖冊有六便何謂六不便凡州縣田爲都爲圖共若干額俱有定額斗則俱有定數主者一覽而知自用黃冊即有推收田既混淆數難稽核啓奸人飛漏之弊一也有推收即有簿書紙筆之費書寫計算之勞歷朝廷之工役役長吏之心目二也荒區熟區本有坐落自推收一亂荒熟混淆豪強者得輕糧貧弱者累重稅偶遇水旱蠲減盡歸強有力者貧弱者無沾惠三也開河築圩有或得利或不得利皆當以坐區爲準若依賦役冊則彼此離亂隔區利病終不關心四也國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皆取居之相近

如今十家牌法里長催辦不出里巷今惟收任意里長終日奔走亦不暇及又食點徭役十年一次既點之後人戶消長不齊產去役存彼累無限五也所收之田既非同區人戶多不識面遇有水旱逃亡則排年累賠動至傾覆六也何謂六便若專用魚鱗圖冊則田一歸坐落頃畝斗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錢糧或比校賦稅一覽易曉奸胥不得上下其手便一去推收之繁省無限紙筆之費計簿之苦吏得休息長民者亦多暇便二荒熟區不混水旱蠲減易於分派便三開河築圩悉聽本都者正以本地地方之人爲本地地方之事事半功倍其有利病關一邑者則通計公費民助役而官任之不偏累塘長便四惟食點徭役戶頃分故則貧富難稽徵收賦稅大戶田多則零星不便然用此法則可以化有役爲無役何者今所謂役大則南北二運小則糧塘里老而已南北二運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則可以不用而專用者正凡爲善正者必慎擇其人而不特丁產優厚必其人公平正直爲一鄉之所信服者始免其稅糧優其禮貌凡一鄉之事皆以資之一應徵收稅糧開濬河道皆者正蓋其事而縣官視其成仍辨其可否而爲之賞罰或終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鄉之欲則南北運與十排年皆不可不用也何必貪黠且一區稅糧即本邑者正收納若田主寫遠即於佃戶處收取給票與田主筆明有何辦納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賠則由排年不識甲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既任者正則田坐本區其主之奸頑良善與田之肥瘠荒熟皆先知之可豫爲計不至束手代賠便六有此六便而人不之知未其利故也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嘗悉其利著論名背練區閩中諸郡會仿行之法甚稱便嘉靖中海忠介公亦欲以此法行於吾吳去任不果則知此法先賢固有行之者矣爲民牧者不可不知

凡治財賦只要才大治天下更易於治一國只一轉移間便有無窮之妙不必拘拘然增科加賦也洪武設開中法不煩轉輸邊備自足自集謀反之而國計大絀以此知國家幸財賦最須得人不得聚斂小人不可用即庸才亦壞事不淺

劉晏治財賦古今稱爲第一只是轉移妙轉移是商賈之術然於國計有益於國體無損古人重農抑末此亦抑末之遺意也若陸贄所行又純乎王道之微權不可與劉晏同日語矣

江南歲漕五百萬石若無良法救療此萬世之病也當思得一策苟能循而行之則三十年後歲漕可已其法莫若用洪武開中法凡畿輔之地及山東西九邊各塞或募徽商或募土著或遣謫贖官汙官吏給與開田永不起科聽其以意號召鄉人有能墾至百頃者或復其身或榮其身數年之閒邊鄙充足三十年間漕運可已此非落難離舍之言蓋江南歲漕五百萬石其實以四倍運一倍而到京之糧又復拖欠則朝廷所得無幾且又歲漕運河清江廠歲造運船又設漕運各官其費無算使有如劉晏者通盤打算以國與民之得失計必大加惋惜也計漕糧五百萬石費民間之力不啻什倍若以墾田論之墾出米一石止須田五百畝今畿輔及各邊可墾之田豈止五百萬畝已哉若如前法十年之後畿輔米價必賤假如價在一兩以內則將天下應解漕糧地方其米貴處先行折色一半每石連耗及腳價止令輸銀一兩

以上約照穀米價三之一順帶至京則江南之民照平日兌價使費每石已減三之一矣又二十
年北米益多價益賤乃令天下漕糧悉行改折每石運耗及腳價止令輸銀一兩其江廣米價本賤之處
更爲減稅務使民閒有三分減之一便而朝廷則以民閒所納折色銀兩每年仍糴米五百萬石實各倉
米不缺額且更可贏羨百餘萬金蓋米益賤則銀益有餘也迨三十年後米粟充盈足支數年則所糴漸
少漢金益多而又歲省運河運船運官諸費漢金又無算此後或減民折或捐民租凡百善政皆可舉行
惜乎謀國不及此江南民困未知何時可甦也

白糧獨取足於江南數郡因洪武定鼎金陵就近徵輸國與民俱便也既遷北地則白糧自當就王畿近
地有水田者徵取乃隔三數千里而累遠民且費國家道里之資蹇夏諸公難辭其責

古者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帝四年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出一賦人百二十
錢爲一算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衛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一人之身役之兼稅之也後世因之計口
出財謂之曰戶口唐租庸調法亦皆論丁一年之閒納租之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是不惟稅
役兼於一身而稅役之法又視漢爲過重矣今制賦稅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爲定十年編緝以
次輪當其法視漢唐爲簡然漢唐之弊在併賦役於丁丁困則多逃亡今時之弊在併賦役於田田困則
多地荒均之未得古法也

差役顧役二法王安石司馬公各主一法邵伯溫以爲吳蜀使顧役秦晉使差役呂公著又謂二法利害
相半用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是皆得其一說而未爲至當先賢丘文莊有言古今役民之法必兼
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斯言殊爲中款蓋即一縣之中有某役宜用差役者有某役宜用顧者一役之中
有某地宜於顧者有某地宜於差役者是必縣官一一用心經理未可執方用藥也

凡戶口丁田冊籍最爲難定非縣官坐於堂上着正吏胥奔走於堂下便可支吾辦事也必須簡求一縣
人才縣官親臨講究既得其道則授之以法俾之逐鄉逐里一一格勘報明無分毫謬誤方爲得法此作
邑致治之根本根本一立以行政教以比追皆以詰訟獄以簡師徒萬事皆原於此治邑者不可不知予
於治縣三約中頗詳其法凡戶口丁田冊籍在州縣斷不可不詳而在朝廷則但當職要不必職詳也每見
十年大造費民閒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覓具總數達部之爲得哉但
府與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散亡遺失之患耳

歌謠有極切時事者亦有不可盡據者賈似道當國行推排法民間大憂太學生爲詩云三分天下二分
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總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此切時事者也萬曆時江陵相公嘗圖丈量田
地吳中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然是時吳中經界
久壞賦役不均得此始正至於今類之此不可盡據者也總之同是一法用得其人則治用得其人則
亂君子亦擇人而慎用之耳至於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孔子與子產尙不能免初政之謗況他人乎
苟行之有法則一二年閒公論自出也

田賦賦重則人爭隱漏以逃賦欲增田畝者無如薄賦故李綱曰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
得財愈多也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逃役欲增丁口者無如輕徭故馬端臨曰庸調之征愈增則戶
口之數愈減也二公之言可謂知本矣

今之鄉長里正即成周之里宰黨正兩漢之三老嗇夫所以爲官役民而非役於官者也後世虐用其民
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擾各萌免避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其亦失周漢之意矣
官田漸多可行井田法長民者不可不留意

剛峯爲應天巡撫凡所屬各府州縣正佐首領以及學校之官皆令置簿先立款目如某利當與某害當
除某人善惡某事可否一有聞見皆援筆記之不時弔查借此以悉民情亦即卜地方官賢否誠長民者
所當師法

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挪借不明者有未解者有已解者而多年未獲批回者蓋因頭緒甚
多文卷浩繁官司不及致詳吏胥因而作弊剛峯設格限冊凡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
某項未解某項領否批回其存留給放等項亦俱細細開列凡遇撫按巡歷不必造冊即將此冊送比
後印官仍自親收巡歷過事故即申撫院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漁之弊

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正供有額獨均徭官自爲政時時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無從控訴剛
峯設均徭法凡一縣中料其田地人丁及一歲雜費之數約爲通法定制每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
其一縣費用聽縣官於均徭銀中自爲伸縮斷不許於均徭額外使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誠至妙之法
丈田橫斜伸縮之閒最多弊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畝方六尺爲一眼一眼爲一步二十四步爲
一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謂之規算使人人皆曉是亦妙法然不如用規網爲尤妙規網者以規繩結網
每六尺爲一眼過地之尖斜崎嶇難算處則以此鋪之更捷於用灰蓋灰算便於民規網便於官二法俱
不可不知

丈田之弊只在行續行司二事官府不及周知小民不能細察或有用竹用繩遇雨皆有伸縮惟以規爲
之而續續毛管爲絲少難其中則陰晴如一其當步處則亦以規管續續爲號規管自更見分明
則著一釘於腳下使行司之時不致轉動或慮橫澁則先以繩約之而後行司尤妙

清丈田畝極爲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爲大害不特無法即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
里胥作弊一則豪強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故爲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
以自古迄今一開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而施行之於清泉剛峯行之
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爲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豈惟安石方田即魏山文量
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邊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峯爲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
弊民怨特甚況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居官者不可不知也

紛擾民也。苟得其法，則縣官不必履畝而勸，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即欲朋比為奸，而其勢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為大方，方立大標竿，百步為小方，方立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為之，如今之華表，小標竿以木為之，如今之旗竿。下立兩石，足夾而直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仆，小標竿或立或仆，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也。立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鍼盤準之。如立一標竿於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鍼路，豈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有參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水道，不可立標竿者，則寬不必立。蓋此處雖不立，而有左右前後之標竿，可以相準，故不立亦無礙。張子厚所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險也。標竿既立，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為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萬畝。小標竿之中，百步為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十六步。在古法，當田百畝。不用量筭，已有定額。其間使有山林川澤，不毛磽确，凹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公同量筭，畫為方帳，更不許出一方之外。每十方為一小圖，大方為一大圖，圖各以名號列之。一縣一都，又為一總圖。自此以至天下，皆可畫集，湊拍總為一大圖。不惟田畝里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不與此古今以來，至妙之法。他如吏胥作弊，乃從來通病。獨此法不畏吏胥，蓋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地時，田各有業主，主有貧有富，有強有弱，吏胥俱有利害存焉。故雖以嚴刑禁之，而不能必其無弊。今則更肯惟令豎立標竿，標竿無分爾我，民無所用其欺。吏司何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後，吏胥有弊，官府覆勘，無從指實，必更用打量。其法繁雜，又欺官府多，不知算法，故敢於作弊。今則官府覆勘，不勘田數，止勘標竿之準與不準，一望瞭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畝細數，則不用吏胥打量，即於本方之中，擇年老公正者為方長，而令各田業戶，自請籌算數者，各算本田步口，各書四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戶，撥出步畝總數，獻於官府。其有不合，或相欺隱者，官府為直之。蓋量田不用吏胥，無所容其奸。各任業主，則業主各有四至，不肯受其欺弊。其有通同作弊者，官府不難覆勘。此法最簡最明，即中才之縣官，不難從事。而古今以來，從未有知此法者。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為驚擾也。

立方用千步，此安石法。然太寥廓，百步一小方，又太煩密，不如竟用古法，三百步為一里，一里一小方，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也。三千步為十里，十里一大方，所謂通十為成也。一成之田，為九千畝，立方不簡不繁，尤為至妙。此亦復古法一步。

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幣與器械，耳與器械，持移益筭，有所不便，則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幣與器械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難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順不如零也。千里斷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又俱有所不便，於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金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情，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

錢法古今輕重不同。惟漢五銖，唐開元為得其正。南齊孔顥有言：「不惜銅，不愛工，此誠錢法至論。」蓋銅多工費，則貨少者無利，貨少者無利，則盜鑄不興，而利權自歸於上矣。

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為準。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釐為準。若錢太輕，則銅不敵銀，銅不敵銀，則多費錢太重，則銀不敵銅，銀不敵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因非法矣。至京師賣錢，每六文準銀一分，亦未為得也。

今朝廷用錢，每便於發，不便於收。每便於下，不便於上。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天啓時，嘗鑄當十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以二兩為準。愚謂今後，凡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於儲蓄，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是亦最妙。

自古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為錢，而非即以楮為錢。宋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為錢。然猶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則直取料於民，不復用官錢為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欲售人千錢之物，民雖愚，豈為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今人家多有移重貨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於京師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之遺意。宜於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閒，最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

鹽茶與民爭利，似非王道所宜。然此利自管仲、劉晏而後，一開不可復塞。梁元魏有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稅，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其言似亦有理。為政者，去後來之弊可也。

民運不如軍運，軍運不如官運。古今善運糧者，莫如劉晏。是即官運也。然有治人，無治法，亦未可執一論矣。

軍運造船，官價其費，而船又不耐久，宜於各處州縣運糧處所，設處糧田，募人承運，能造糧船一隻來應募者，與之田若干，俾歲收其值，以當打造修理之費。有事則運糧來往，無事則聽其裝載取息，庶幾速有堅船，官無難耗。

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社倉春散冬斂，取息什一，得先王春秋補助之意。然出人之際，最須得人，不則為青苗之積，常平增價而糶，減價而糶，出入便捷，無遺索之擾。然止利於市民，與農民無涉。且二者之粟，俱恃官錢以為工本，一遇貧墨，官錢耗散，二法便成廢棄。若買田以為常平，歲收其所入之粟，於倉歲則賑，歲則賣，則減價，則糶，則糶之錢，又可糶米，為來年賑本，源源無窮，歲有增益，則遇貧壓，侵漁倉粟，而去任之後，一得良吏，田腳因在，修舉不難。視前二法兼之且勝之矣。

言夏間，常平倉法極當舉行，但任滿之後，例應陞轉，餘此項錢糧，當何處置。曰：即當留為後官贖貸之本。不然，或輸入國計，代貧戶完官，如築城鑿池，修舉廢墜，無不可者。總之錢糧思不足，不思有餘，無所用之也。

社倉不如常平，常平之法，有糶而無賑，不如立子母倉。先以千石或萬石為母，遇小饑則減價糶之，薄

牧其息。以入子倉。使歲恆小饑。則子母俱減價收息。大饑則母倉備糶。子倉備賑。治國者。能使子母常盈。則無憂饑矣。

一曰貸。以勸富民。二曰平價。以賑平民。三曰興作。以役貧民。四曰施捨。以活窮民。五曰詰姦。以戢亂民。六曰周急。以惠秀民。治國之道。使富民出粟。以養貧民。貧民出力。以衛富民。此其常也。然其要在使貧富之心相通。貧民食富民之粟而知感。則其效力必勤。富民藉貧民之力而有用。則其出粟必樂。

婁地大旱。州中涸海。郭斯士言。未嘗當時湯旱七年。何以都不覺旱。處子曰。溝洫修。蓄積富。賦斂輕。荒政舉。

崇禎中。四方多事。朝廷議節省之道。凡朝覲慶賀。賓興貢舉。以及鄉飲優免之類。悉從儉薄。予謂此皆朝廷大體所關。不可變也。必欲節省。正多可議。即如督學之職。三歲一遣得矣。而三歲之中。既有科考。又有歲考。不惟府州縣治。供給繁費。而三歲之中。生童奔走道途。所費不貲。無益學業。徒長覬覦。不如改爲定制。三歲之中。生童俱考一次。生員考例。前三等依科考行事。後三等照歲考定奪。其童子亦不必府州縣取送。止令造冊。竟送院考。而嚴罰殺之令。則爲上者。既無煩勞。急迫之難。而爲下者。又無孤寒阻抑之苦。無節省之名。而有節省之實。籌國者何見不及此。

詩云。得矣富人。哀此惇獨。古人發政施仁。必先施於惇獨。國朝體古人之意。設孤老院。給孤老糧。以養惇獨。總可謂至矣。歲久法弛。縣官漫不經意。孤老院坊廡殆盡。孤老糧爲富家乞作存留。惇獨之被惠者。十無其一。豈不重負朝廷德意。愚謂爲縣官者。始莅任時。當即以此事爲急。身臨其地。親爲經理。凡院屋宜編號。稍加寬敞。井廁畢具。四等窮民中。惟寡婦宜獨爲一處。其餘三等。當各因其所親熟。束以伍法。使之老相相依。轉替相濟。送死養生。互爲倚賴。是亦處惇獨之一法。

佛教無補於天下。而獨有益於惇獨。是不妨因勢利導。凡孤老院中。縣官宜擇僧徒之有行者。使居其處。許之募化。俾朝夕有養。俾獨有功。則縣官勞之。其惇獨之人。願爲僧者亦聽。蓋垂死之人。其心別無所樂。使其注意西方。亦可消遣餘生。解其愁苦。今僧徒中。往往建放生庵。開放生池。畜養鰲魚家畜。而獨無有念及惇獨者。僧徒真可異也。

閹餘之人。宜爲僧。此輩既絕生本。又無倚賴。不得入宮充使。聚之京師。不爲餓殍。卽爲亂民矣。宜給度牒。使之爲僧。散遣四方。可免冗食。且哀矜無後之人。亦王政一端也。或就其中。更擇其壯者充兵。亦無不可。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七

治平類

兵陣。仁人之事也。不仁之人爲民害。不得已而殺人。以生人。此非大仁人不可。乃世之論兵者。必委之孫吳。又曰。用兵非天性猛鷄者不可。噫。失先王之意矣。

殺人之中。有禮樂焉者。莫善於陣。陣之中。堂堂正正。有典有則。燦然明備者。莫善於八陣。

或曰。孟子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大罪也。今子以陣爲殺人之中。有禮存焉。得無非孟子之意乎。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兵陣一也。而仁與不仁異。亦觀其用心何如耳。

孔子不答衛靈公問陣。非真未學軍旅。蓋陣是儒者學問中一小支節。對大聖人不問道而問陣。猶之對工師不問宮室規制。而問一瓦一椽也。失之遠矣。

孫吳司馬法等七書。世謂之武經。蓋談兵之家。幾以之配四書五經矣。此大謬不然。七書中。惟司馬法近正。孫子雖權譎。然學兵者。心術既正之後。亦不可不盡兵之變。至吳子則淺矣。其餘若尉繚。甚蟲略。六韜。三略。衛公問答。皆僞書。皆無足觀。而後世功令。率以之課武弁。宜乎武弁中無人。

武臣第一不可教壞他心術。若心術不正。愈不可用。課武臣而以武經七書。教壞他心術矣。

兵家有體用。學兵者必先體而後用。故體立而用行。知方體也。有勇。用也。用之中。又有體用。旗鼓步伐。用

之體也。出奇制勝。用之用也。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之法。虛實步伐之法。實。虛。處。勝。人。自。可。會。得。實。處。非。舉。不。可。猶。之。名。物。度。數。即。聖。人。亦。不。能。生。知。也。孫。吳。不。必。言。即。通。鑑。一。書。凡。言。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書。也。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成。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脫。出。故。於。旗。鼓。步。伐。之。法。獨。詳。讀。者。不。知。以。爲。戚。公。必。有。異。人。傳。授。亦。可。笑。也。

予嘗欲輯兵書爲三卷。曰道。曰法。曰術。道只是道理。凡四書五經中言兵處。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戰。易之師卦。皆之步伐。詩之車攻吉日。以及聖賢古今論兵格言。必有合於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則法則。如司馬法。李靖兵法。及紀要新書。八陣發明之類。術則智術。如孫吳兵法及古今史傳所紀攻戰之迹。令學兵者先知道。次學法。次論術。庶幾用不致。而人才有造。

戚少保制陣。深合古法。然常以五倍勝一倍。此用衆用弱之法也。正兵也。岳少保好野戰。無陣法。然能以背嵬破拐子。此用寡用強之法也。奇兵也。合二少保之長。可以言戰矣。

向閱武備志。陣法無虛百數。不能得其要領。心頗輕之。及閱戚少保舊營陣。始知陣法之妙。即吾儒之禮樂。不可須臾離者也。語曰。節制之師。又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夫欲稱節制與堂堂正正。非精於陣法。未足語此也。

爲陣皆是古法。必爲方陣。八陣之正形也。遇敵者爲正兵。八陣之四頭八尾。觸處相生也。兩儀五行。大三才。小三才。大陣包小陣也。中軍不動。握奇也。陣必爲伏。八陣之游兵也。必爲開隊。豈追疊出。古之魚尾吳蟻之營陣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常山蛇勢也。

制陣先制隊。制隊先制器。爲營陣之妙。制隊制器之妙也。今之言陣法者多矣。而未有得制隊制器之精意者。又何貴於浪言乎。

戚少保紀效新書所載。皆節制之法。其將領不必選絕力絕技之士。凡中材皆可。所謂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也。然絕力絕技之士。軍中不可少。趙奢曰。道遠險阻。譬猶兩風闕於穴中。將勇者勝。備遇此地。勢。譬。險。爭。險。非。堂。堂。正。正。之。陣。所。能。克。也。必。於。軍。中。另。選。突。關。敢。死。之。將。聚。爲。一。卒。以。應。卒。然。之。用。方。妙。

戚繼光精於用南兵。故紀效新書特勝。以其曾經實歷故也。若在薊門。適北邊無事。未經實戰。故所制車兵馬兵之法。與夫戰陣之方。尙有可商。其所著練兵實紀。不如紀效新書。

南塘陣法。不過萬人之陣而已。萬人以外。未之詳也。故繼光亦嘗言。吾才止堪十萬。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予謂十萬亦何易言。非精於分數。未易幾也。必如八陣法。方謂之能用衆。

戚繼光陣法。其初亦只是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後來見得五人力弱。不足以敵倭。故特倡爲鴛鴦隊。雖曰五人爲伍。二五爲隊。其實是十人爲伍也。

凡陣法。或以三起數。或以五起數。大要視兵數多寡。不拘成格。至於隊法。必不可變。假如戚將軍陣。若以三起數。則三隊爲旗。旗三十人。三旗爲哨。哨九十人。三哨爲總。總二百七十人。三總爲營。營八百一十人。合家丁雜役之類。約成一千人之陣。若以五起數。則五隊爲旗。旗五十人。五旗爲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爲總。總一千二百五十人。五總爲營。營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哨探游兵之類。約成一萬人之陣。或三或五。其數不拘。要之隊法則總是一篇畫像。

戚繼光隊法定於十人。周禮隊法定於百人。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夫周之兵法。既以五起數矣。而至於卒。則獨以四爲數。何哉。蓋周之時。皆用車戰。每車定用百人。四兩正合此數。二爲正。二爲奇。增減一人不得矣。故名之曰卒。卒者正也。言兵法止於此也。所以周之兵法。亦有一軍三軍者。要之百人爲卒之法。卻是一定不易。

戚繼光隊法止於十人。步戰法也。周禮隊法定於百人。車戰法也。戚繼光車隊法。意欲用四十八人。以兵少。止用四十四人。蓋亦欲法周制。二爲正。二爲奇。以不可得。故減半也。然畢竟四十八人方妙。使遇險阻。則一半保守車營。一半列步陣出戰。方不爲敵所困。愚嘗欲類爲戰車。狀如拒馬。下施兩輪。欲戰則爲拒馬。欲守則以步兵。圍牌。挂搭成車。似爲輕利。而中書諸士。時不能用。故車。

古者革車一乘。馳車一乘。馳車者衝車也。又曰。輕車突騎。車輕小則利於衝。車重大則利於守。今人講車戰者有矣。然但大革車之制。而不知馳車之制。即有用輕車者。但取其便於運動。至用以守而不用以衝。則猶之乎革車也。八陣發明中。頗詳其制。

撤尾陣全是隊法。陣散而隊不散。故能聚散如意。今人動稱撒星陣之妙。而不知其妙處在隊法。一散則竟散矣。何能復聚。

騎軍隊法。無如連環甲馬。如兀朮拐子馬是也。舍此。雖有隊法。然衝時未有不亂者。亂則勢分。勢分則力減矣。

行陣之妙。全在隊法。步軍結隊。以數人之力合爲一人也。馬軍馳騁進退。惟憑馬力。雖有隊法。不能如步軍之整齊若一。故古人之制陣。必以步兵爲正兵。馬兵但出奇耳。兀朮拐子馬之制。是於馬軍中想出步軍隊法。合萬馬之力爲一馬。安得不所向無敵。

馬軍使馬力。猶舟師使船力。俱難整齊約束。昔人以連環結馬隊。亦以連環結舟隊。意思大概相同。然連環馬長鉤鐵麻扎刀。連環舟長火攻。所忌亦大略相近。在智者善用之耳。

教陣先教隊。教隊先教器。器雖一技之微。儒者亦不可不學。學而後知其用。知其用而後可以教士。可以制隊。即如鴛鴦陣。至今稱絕。然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妙處。又全在制器得當。設使猶是鴛鴦陣。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則隊壞。即仍其原器而或顛倒其次序。則隊亦壞。原器不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藝法。教習不精。則隊雖不壞而無用。故隊者一陣之所由始。藝者一隊之所由始。儒者欲存心兵學。慎勿以一技爲可。

忽不能行之亦務爲知之。

昔唐荆川於進樓自持槍教俞大猷一時以爲韻事然其言謂一團槍之功至於十年則亦藝師之言非大將之言也蓋藝師之藝雖工不過一人敵耳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蓋藝一也在一人則有一人獨用之法在一隊則有一隊合用之法在一陣則有一陣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敵精神於一技則亦藝師而已矣。

火器之害烈矣歷代之戰不過以機發石然至元人之襄陽戰則已前無堅城若夫近代之火器則始於交趾而彌甚於西洋西洋之器其大者能摧數切之城能擊數十里之遠當之者無不糜爛自有此器而守者不可爲守戰者不可爲戰矣自茲以往器之多將彌甚火之毒將彌烈生靈幾何堪此塗炭嘗欲思一斷絕之法而不得因念國家既有此器將憑以爲長城欲盡去之不可得矣宜制爲厲禁凡火器藥物之官皆如天文官世襲此外不許私習設火器營於京師京師而外不得用火器諸邊鎮當用者皆自京師給造或四方有寇盜者亦然事平仍歸京師庶四方不習其法不至流毒無已。

火器不惟難用亦難藏近者王宮殿之變可以鑒矣或者天亦惡此毒物而示之戒歟奈何人有津津而談之者。

人有兵則來者言火器大者甚難用人亦不肯輕用行陣之間人欲趨避利害皆嫌其重鈍不肯用惟攻城守城用之又云火器之發皆噴薄向天而來對陣者皆伏地避之則不能傷又將之曉者俟敵陣銃煙方熄即能於銃煙中疾馳人射殺其點放者而身不傷則知銃亦非全勝必克之物世人亦何苦而必用之況一遇風雨則又不能用或不戰自焚豈不反爲敵所乘乎軍中攻守利器莫如襄陽戰此即孫子之機石也漢曹公亦嘗用之元初最盛曾以之攻襄陽城故名自國初火礮起而石礮遂廢然亦是近時始廢耳今城門下常有三四圓石如斗大者即礮石也武經總要中頗詳其法予初閱之不解久之忽悟大約礮稍如人臂礮窩如人手指妙在靈尾活索能開張如意耳以之攻守最妙守江用之亦得可以代火器之窮。

今之諸葛弩弩上爲匣一發三矢者十步之內不能穿魯縞此兒戲具也漢唐時弩皆以角爲之諸葛破張郃獲黑角弩三千是也其牙用銅杜詩正觀銅牙弩是也今銅弩機古器肆中尚有之製極精工兩牙上鉤如人兩指中間空三四分可容箭鏑蓋用角弓則不得不用長箭用長箭則難以安箭弩身雖強弩發不得不用有扣之箭以入弦其製神妙真有非今人思致所可及者諸葛損益爲運弩一人可發數十弩如近日耕戈之製也今之諸葛弩全非諸葛之舊。

漢馬隆腰間弩及宋之牀子弩神臂弓皆銅牙弩也其製大同小異然腰間爲尤妙一夫之力能勝八百斤射可及五百步真軍中利器也。

凡守令欲守城不可不知城操之法蓋人知戰陣中號令不可不於平日練習無論別項只喫飯睡覺若無號令使自紛然何以禦敵況戰陣屬兵守城屬百姓百姓平日全不知號令豈可不豫習一旦有事驅

之臨陣孔子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

崇禎庚辰間以天下多寇盜縣官不知城守乃部頒修練儲備書令縣官皆習城守州守希聲錢公以問張臨川受先受先以問予予曰是不難太倉一邑地不下百里田不下百萬但使畝出米三合銀三盤則修練儲備之法可以舉舉矣受先請籌之予曰兵志守城之法一步一甲士十步加五人積貯大縣五千小縣二三千今太倉一邑城不下千塼則千夫不可少矣城中不下數萬家則五千石不可少矣今使畝出米三合銀三盤則一歲當得米三千石銀三千兩以米千石爲歲給千兵之用其二千石以備儲蓄積之三年得六千石可以爲常平賤穀貴糶其息可以給軍食不必復議欽矣其銀三千兩則以爲修鑿城隍置買馬匹造作弓矢衣甲火器及不時賞賚之用積之三年可九千兩百物充足不必復議欽矣受先曰食廩之費莫甚於兵今營兵日餉三分且猶不足即使每人日給米二升亦歲需米七千二百何云千石也予曰不然守城之兵與出戰之兵不同養無事時之守兵與有事時之守兵又不同是有權焉受先問云何時方議官糧予曰即此可以寄軍令矣江南之人未知寇盜不願爲守燭每歲五月米價騰湧負販之家當苦乏食往往望官糶一二錢爲幸今試令坊郭之長集里巷貧民欲得米而願充守兵者約千人稍爲什伍論以每歲五六七月缺米價貴華人給米日一升三月人共九斗餘月不給其守兵雖有籍仍不入營伍惟於暇日守令率之操習守禦法歲四五次不拘操之日仍人給米二升以爲他日守城之準百姓知其無所苦而有所利必不憚於應命是以百人之食養千人千石之米恰可當一歲之用此其便有三焉凡兵非養之爲難既養而欲去之爲難今惟城操日給米餘日不給則操縱在我用之不缺其餉不用即停一便也每歲官糶費而無益今所費無幾一舉兩得其皆不能乾沒奸民不得妄食而常平有本又不必歲歲放於民二便也歲時城操百姓聚觀一人學守教成百人百人學守教成千人使民皆習於金鼓旌旗之令分合進退之法三便也受先深以爲然告之錢公錢公悅擬於明年直辛巳歲大試遂不果行守城之法全在節制須通看一城有幾門有若干營鋪若干城塼以門統營鋪以營鋪統城塼然後以城中兵民量數分番配之仍以民爲經兵爲緯民爲正兵爲奇與居有時勞逸有節則可以持久而不弊矣至於節制之詳則應於戊寅歲會輯城守全書頗爲詳密。

有人自兵開來述流寇攻城之法多用大銃擡聚一處擊去城塼一塼碎復擊一塼漸漸兩邊分開至擊去十餘塼則城上人不能存立矣然後兩邊仍用銃猛擊中間卻只放空銃令甲士從空銃下匍匐至城足銃鏑斜穿道穿城城上無人莫能下禦此因城足無羊馬牆故也若有羊馬牆則塼雖碎敵亦不能至城足。

銃利仰攻不利下擊故攻城之賊開銃聲則急潛伏過則起而疾趨愈近則銃愈不足恃矣善守者必於城足設羊馬牆於牆中用銃則賊不能過。

凡都城必當用重城重城以多爲貴蓋城大則難守一處竊發滿城擾亂盡地而守此八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法也予於甲申監獄中曾有畫都城爲九區之說聞者笑之此不讀書耳唐肅宗時武

威九姓。商胡反。時武威大城中有小城七。胡據其五。二城堅守不下。度支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之。旬有七日而平。非重城之益乎。

愚嘗云人習戰鬪法令森嚴之時宜於兵民合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之時宜於兵民分此雖一時懸說及觀鶴林玉露載韓魏公一段亦言承平時寓兵於民之害則予之所論似不爲迂闊京營莫善於分莫不善於合昔漢高祖與韓信論將兵信曰臣多多益善則知多多益善非韓信之才不能今京營之弊多只是無善將兵者統之耳然假如十萬人爲一營則必須才堪十萬者將之使十萬人分爲十營則才堪萬人者皆可以爲將矣更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爲訓練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統之以時巡閱各營令嚴兵精者獎擢將驕卒惰者誅之賞罰既公士氣自肅京營積弊自去矣

京營既分當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內須量地勢每門一軍軍三營爲小堡授以開田使自屯種父母妻子咸往居焉死徙無出其鄉則庶幾心志一而戰守日固矣

京營兵當令天下郡縣妙選材武勇力之士三歲一貢京師立法教練教練既精出戍邊關立功功既久則歸耕給田屯守沒世其法選貢材武必年自十六以上二十以下者教練則五年立功則二十年至二十年之後軍人大約已四十餘矣歸休給田止任耕守之事如此則壯不虛其力老不棄其身庶幾得之

京營有分必有合。須用八陣法操練始得。鄭給諫京營八陣法。殊未得孔明遺意。

今制武官不丁憂最爲未妥。古者墨衰臨戎。謂當衰絰之中而有軍旅之患。不得以常禮拘變故也。若此則何但武吏卽文吏亦當爾。今制文吏丁憂立爲定法。是使有事之時文吏皆得引故事以謝辭。無事之日武吏勵滅天性而不顧也。噫嘻。

忠出於孝者也。無事之時而不令武官下髮。則非所以教孝矣。安望其能忠乎。

練兵之法亂世猶易惟承平時最難宜因勢利導古人蒐苗獮狩卽此意也今之爲兵者但知兵之苦而不知兵之利練兵者但知練之難而不知練之易皆不明因勢利導之術也愚謂今之爲陸兵者其營業但當令習拳棒外此則有禁爲水兵者其營業但當令習操舟非此則汰革如此則就其私居旦晷之所爲亦無非公家練習之所寓矣

今上官多禁人打鳥禁之是也而不知卽此可以寓教兵之法宜令營兵習鳥銃者乃得打鳥其非營兵及爲營兵而非習銃者皆不許則生物之仁與練兵之智俱備矣

善人遇端陽節作龍舟競渡又令武士射柳爲樂卽此默寓教練水陸營兵之意今人不喻此意射柳之戲已亡惟龍舟尙存僅以爲游觀之資耳今宜復此法於端陽日令水營兵大治龍舟陸營兵大修器械

今上司徒來水陸營兵例皆送迎然探信不確行止不齊紛雜錯亂毫無紀律殊非教兵之道宜令管兵所在官司率通邑耆紳士民傾城觀覽水兵盡出沒波濤之巧陸兵盡馳射擊刺之術擇其能者大加賞賚令通邑之衆咸出櫓頭則兵有所利皆思勸進於技矣推此以往因勢利導之術豈獨一端陽哉

官凡迎送時其隊伍啓行哨探止宿悉照紀效新書規矩上司既到時抽一隊點驗以隊長腰牌點視本隊兵夫觀其果係同隊與否并驗其器械馬疋行李餼糧之類如此習熟不惟教練愈精而卒然有警亦可調集無難矣

淮陰侯騙市人不是無法浪戰，正有深於法者在。

凡衝所軍官斷不宜與守土之官共處一城蓋勢分不相統攝便易生乖戾無事則強弱相凌有事則緩急坐視此必敗之道也

凡軍丁所居不當與民丁雜軍田所在不宜與民田雜如此清軍不難清屯亦易

刑者禮之反也。教之以孝禮不孝則有刑。教之以弟禮不弟則有刑。是以民知所趨避。樂於教而惕於法。周禮教民以孝友。姻睦。任。卹。而鄉刑卽有不孝不友不姻不睦不任不卹之刑。用此道也。此謂齊之以禮。未嘗廢刑而不得謂之刑也。後世但知責備於民。設爲刑律。動繁千百。然不申明教之法。是孟子所爲罔民矣。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古者兵刑皆出於學校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此刑出於學校也。在汴獻誠在汴默因。此兵出於學校也。惟知學然後可以刑人。惟知學然後可以殺人。此皆王道一貫之事。自後世分兵刑於學校。而兵陣遂屬之於悍將武夫。法律遂屬之於法家酷吏。可慨也。

五刑向稱墨劓剕宮大辟謂之肉刑以爲二帝三王之世皆用之子竊以爲疑墨劓剕宮大辟之名惟見呂刑中然呂刑之首有曰苗民弗用靈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椽臠則卽五刑之劓臠卽五刑之墨也則五肉刑長知非卽苗民之刑惟其爲苗民之刑故穆王易之以贖孔子刪書而存呂刑雖以見用贖之非亦以見肉刑之非古乎後世乃以肉刑與封建井田並言吾未敢信也

五刑字、典謨中常見。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俱未見墨、劓、剕、宮、大辟字。恐未可以肉刑訓五刑也。又舜誅四凶。流放竄殛。亦未見有肉刑意。

呂刑言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子產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皆世輕世重之謂也刑者一定不易而用刑之意則可量時世爲輕重宜輕而重固非卽宜重而輕亦非也惠奸宄賊良民此言深可爲戒

問堯舜之世而誅四凶莫有傷於刑措之治否曰使堯舜之世而四凶幸免便有傷於治今四凶既服其辜則適得其平矣庸何傷

易治，非其人亦易去。郡縣之失，在於防制太密，權位太輕，遷轉太數，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謂之太強，其末也。每壞於強侯之分爭，郡縣之弊，謂之太弱，其末也。後漢不支，列失天下於盜賊，善治天下者，當去兩短，集兩長，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節，重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以此語治，其庶幾乎。

封建是傳子之法，古帝王之學問，皆推己以及人，堯舜官天下，故其所舉用，皆取之明揚，九官十二牧，大抵皆薦舉，但久其祿位，不必世守也。三代家天下，故分封侯國，亦俾之世守，示不敢獨私，然天下大物，惟天得而主之，非真能與天爲一如堯舜者，不能行禪受之禮，傳子可也，郡縣小於天下，而又有天子爲主，若更傳子，反滋禍變，故吾謂郡邑之爵祿權位，當悉如古封建，但當易傳子爲傳賢耳。

賈誼云：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語最妙。今之州縣，大者方百里，小者不下五十里，此古諸侯之地也。愚謂今之封建者，當循古五等之爵，列爲定制，凡治一州者爲子爵，治一縣爲男爵，此則有分土，有分民，權位得祿，一如古諸侯制，至如公侯伯，其位已尊，其勢已重，若更委以事權，恐有漢唐跋扈之患，宜另爲制，伯爵一如今太守，有分地，無分民，雖處大郡，而所轄者各州縣之事，不得據一郡以爲私，其職專主督察各屬子男，合三四郡之地，則建一侯，今如河道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諸郡中要害之地，其職專主督察各屬之伯，合三四方伯則建一公，如今布政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省城中專主督察各屬諸侯，凡公之賢否，則聽於朝廷之冢宰，如此則節節有制，要而不繁，庶幾得爲治之條理。

班固之制，行於天下者，既循古五等之爵，則行於國中者，亦當如古六等之爵，郡縣之長，既爲君矣，其下則有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今之佐貳，當使如古之卿，今之六房吏，鄉約長，地方保正之屬，當使如古之大夫士，今之胥役，隸卒，當使如古之府史胥徒，皆令臣服於郡縣之正，凡黜陟予奪，皆郡縣主之，惟卿則請命於天子，如古命卿之制，庶幾古治可復，郡縣亦可收得人之效也。

或謂苟如前制，得無官多而吏少否？曰：此非特予之言也，先正魏莊渠先生嘗言之矣，曰：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居多，府史胥徒，其數反少，後世吏多於官數倍，奔走任官者，往往千百爲羣，積奸叢弊，盡害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恭，清心致理，後世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吏胥世界矣。按此與予清官不出吏手之說相合，則知爲治，當思吏多不當思吏少也。

天子所與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人所習，不過帖括制義，空疏無用之文，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並於士人君子者，吏也，而吏胥所習，錢穀簿書，皆當世之務，士人其治天下，則所當親也，而遷轉不當，歷官如傳舍，吏人不與流品，則所當疏也，而終身窟穴公庭，長子孫而無禁，天下何由致治哉。

周子曰：善治天下者，識其重而亟反之，今欲復古，亦反前弊而已矣。凡士人未入官之時，當養於學校，自學古論道之外，凡當世之務，俱宜練習，其吏胥，則惟用識字者，取其足備書寫而已，仍三年一換，已經充役者，不得復入，如此則官日智而吏日愚，可無舞文弄法之弊。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八

治平類封

封建井田學校，是孟子一生大舉問，即孔子富之教之意也，必如此，然後可以稱三代之治，然後可以爲王道，張子曰：治不法三代之終，苟道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大綱，後世若欲平治道，總不出此，今人間之輻輳，一則壞於迂儒，不知通變，一則由於俗儒，不知師古也。噫嘻！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有用我，孰此而往矣。古之爲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一面已矣，自秦以吏爲師，始有所爲吏治，漢復以道何繼之，於是吏治二字，至今習以爲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變封建爲郡縣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復也。

郡縣舉財者六，佐貳不得自選，一不主兵權，二上司太多，疲於應接，三招紳滿邑，謀議多左，四子衿數百，動輒開堂，不可教諭，五遷轉太數，六不去六弊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

封建得失之辯，柳子厚、胡五峯俱有論，其言皆有可探，然其立意皆偏，封建、郡縣，大約皆有得失，封建之得，在於分數明，事權一，歷年久，禮樂刑政易施，諸侯賢明，可以自立，無掣肘之患，封建之失，在於子孫世守，賞罰難行，公族蔓延，疏遠之賢，不得進用，郡縣之得，在於力小易制，無尾大不掉之虞，官吏得其人，則

古云天子以孝治天下諸侯以孝治一國孝之爲道大學所謂不出家而成就於國者也自封建既廢郡縣無宗廟之制爲有司者例不得以宗廟事其親則所謂孝治一國者其道無由矣安能使國人皆興起於孝乎若苟復封建則當使郡邑仍建立宗廟治邑者始至則載主而居之四時之吉合臣民而行祭一如古禮不特使治邑者孝思得展亦可使通國之人衆論於孝豈非致治之大本大原乎冠婚喪祭之禮民聞久不知學此爲人上者不能以身率之也若封建既廢則冠婚喪祭之禮俱可在任一一舉行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者何愁古法不復乎

問喪禮豈可在任舉行乎曰今制在任喪則去任而爲丁憂此亦郡縣之弊離治家治國之學而武之也夫在任喪喪正當在任舉行喪禮使臣民有所矜式豈可脫然竟去乎愚謂封建既廢則郡縣有在任而遺喪者皆當一如古人在任舉行喪禮凡國事悉委卿貳治之五月舉喪葬則親事盡安又君事爲重當素服素冠居後寢以聽政事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與吉禮不決刑獄以終三年庶幾得禮之中郡縣之弊在遷轉太速封建之弊在世守不易今苟易郡縣爲封建使仍世守則虞橫其法無如久任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有虞氏法也三考則九年矣今當定其法爲十年十年之中凡遇考績州縣子男俱赴該省上公處考績其十年則候新官交代造冊而人朝親造冊之法凡新官至則方伯監之令其與舊官合同造冊如戶口田糧錢糧何倉庫兵馬俸幾何今增減幾何之類俱要一一對勘明白然後入冊造一様二本其一付舊官齎持到部以別功罪其一付新官以爲後次造冊根本如此則當局者之功罪即一交代已自毫不可欺視今之緩忽去來者大不同矣

今世郡縣之弊多在交代之際舊官已去新官未來貪濁官吏多乘機營謀署印百凡弊竇從此而起若行前法可永絕此弊班爵之制在古惟五等六等而已漢唐以下則有無數勳階品級名色混淆官書錯雜至有一官而兼數銜核其名實絕不相符者意欲盡復三代之制而三代之制容有未盡竊欲另分爲六等一曰師凡太學之師鄉學之師皆是二曰賓凡古先聖賢之後古先帝王之後皆是三曰藩同姓宗室四曰勳異姓功臣五曰位公侯伯子男六曰職卿大夫士中士下士師以論道德備訪問實以陪祭祀通婚媾是二者皆待以不臣之禮藩以厚根本勳以報勤勞是二者皆優以祿而不授以事位以正南面董羣工所以通於天下職以效一長奉法所以施於國中是二者皆以助宣天子之教化如此設官似頗有頭緒

古人制職皆給士田凡諸侯封國之內皆有實封謂食邑也唐隋之制官皆給祿田猶有古人之意今制俸皆取於常賦給自朝廷一取一給轉移之閒已有無數不便況俸又甚薄無以養廉甚非中庸勸士之道愚謂今之祿制亦當如成周陪唐其官資始給祿田且如漢法給祿皆從優厚務使居官者寬然有餘則有人心者自不至剝取於民也

凡指紳舉監生員優免不如竟給田優免則有貧富不均之患給田則人人受實惠矣周禮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則不特士大夫給田即商賈與庶人在官者皆給

田也
官人當以爵貴人當以祿官人當視其才之大小而爵祿之貴人則優其廩給而已觀周禮有賁田則知凡官之考最者皆當賞以田也欲制祿田當先設處官田官田者在官之田也三代以上田皆在官故爲人上者得以行井田施賞罰三代以下田皆私田富者兼井貧者無立雖不得已而貧者佃富人田天子稅什一則富人稅什伍天子稅什二則富人稅什七故不復官田耕者終無生望復之之法有三乘大亂之後凡無主之田皆籍於縣官募人佃種一也強豪不法者沒其田而籍之二也庶民無後者無嗣子可繼則亦籍其田而官爲之還死三也官田漸多則予奪易行或以爲祿田或以爲賞田皆惟上所欲私田雖輕稅而實重官田雖重稅而猶輕如今江南田富人即樂歲不過收租一石下歲尚有全荒者天子稅之必取盈焉是十審稅其六七也若爲官田即重稅猶當富人收租之半是官田一法下可足民上亦可足國但所慮者一遇凶歲富人尚有陪糧之時王者必無國租之日是則官田可畏耳欲復官田其亦先講國租之法乎

凡郡縣佐貳決當令郡縣自選如漢法下車辟掾是也否則制爲定例凡辟掾屬俱於鄰近鄉科中擇廉幹者爲之請於朝廷爲註其名而不察其賢否其賢否則聽之郡縣

取鄉科爲佐貳最妙人地相宜一無數千里赴部之苦二僚屬相得三六房吏鄉約長等類皆當用士人爲之假如士人自入學以後學校中便當辨其賢者能者使之爲鄉約長爲鄉長有功鄉人頌之然後升之爲吏所謂吏者非今之吏也蓋古之所謂大夫也如此則士人無不屑爲吏之意士人無不屑爲吏之意則在郡縣之側者皆正人而後可與同登於三代矣

三代以上天下之側有諸臣諸侯之側亦有諸臣三代以下天子諍臣則或有之矣郡國諍臣則未之聞以去封建而爲郡縣去卿大夫而爲吏胥故也是以郡邑之長不聞正言雖極貪暴莫或正之若復前制庶幾復視諍臣乎

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勢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鄉約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縣役一皆緣此而起願得治邑貫通之道

今之爲治者動行鄉約社倉保甲社學紛紛雜出此不知爲治之要也鄉約是箇綱社倉保甲社學是箇目鄉約者約之鄉之人而共爲社倉保甲社學也社倉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足信事許多條理曲折都在這一日講究不然徒聚聚一且說幾句空言有何補益

鄉約中正宜實善不宜訓惡蓋厚之於大衆之中使人無自新之路所謂若撻之於市朝也周禮比閭族黨之法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同一治鄉之道管子尤極詳密其言曰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後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孝弟股肱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淫淫暴。不奉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亦如之。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其法最善。今之行鄉約者。宜祖之。鄉子產齊管仲。其所行皆祖周禮。讀左傳國語可見。蓋當時去古未遠。猶有周公之遺也。子產。孔子數稱之。管仲雖曰霸術。然其貽惠在心術。至於作用。則猶近正。分鄉是小封建法。今之爲縣官而欲行王道者。必自分鄉始。

治天下。須用得幾箇縣令好。縣令古諸侯也。治州縣須用得幾箇鄉長好。鄉長古鄉大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

縣令親民之官。而章奏不得竟達。民隱何由上聞。卽曰朝廷事煩。然朝廷可省之事甚多。此乃爲治大端。不可省也。宜無事月一奏。附於省臣。有大事則竟達。庶民隱可以上聞。而亦不至爲大吏所欺制。

凡郡縣地方。有大政事。大利害。大災祥。及事關人倫風化者。俱宜奏聞。兼備宣付史館之用。蓋後世自郡縣之事不上聞。而史館所書。不過朝廷除授陞遷之事。無怪乎史文之迴不如前代也。

周世列國皆有史官。董狐。南史。左丘明之類皆是也。亦所以勸人欣慕懲戒之心。後世廢之。治之所以不古。此亦一端矣。愚謂有志復古者。凡郡縣俱宜修復古史之職。以記政事之得失。民俗之善不善。終賴上於朝。以備史館採擇。是亦治道一大關係。或恐官多。卽煩於學校之師亦可。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九

治平類井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以田產予百姓。此數語說得最確。

井田之法。行之春秋戰國。而尋其遺迹也。易行之後代而更新開拓也。難行之於規造而產無專主也。易行之於承平。而奪民定產也。難行之於封建。而諸侯各視爲己業也。易行之於郡縣。而守令遷轉如傳舍也。難行之於邊鄙。而開荒集衆也。易行之於內地。而欲奪民之世產也。難。欲行井田。必先封建。古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之。老而歸之。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戶。程其勤惰。以爲子孫。授其豐凶。以爲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無俟乎多說。而奸弊自無所容也。今不行封建。而區區爭井田之可行。何哉。

凡井田溝洫。形體之制。不可執一而論。古人治地。必因山林川澤。高卑險夷。自然之勢而施功。斷無有壟山連谷。削開就方之理。如舊所稱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以及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等語。皆是大概以成法言之。所謂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至於形體。則何啻哉。後儒拘拘然執一定之法。可謂坐井觀天。膠柱鼓瑟者矣。

遂人職曰。凡治野。夫開有途。途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塹。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註謂。萬夫者。方三十三里有奇。此亦大概以成法言耳。不可泥也。

古人治地。必因水利。而水性趨下。河形無常。如伊洛澗之類。皆川也。然不可以方計也。卽知我吳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皆川類也。然不可以方計也。乃若遂人之法。則可因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曰湖。曰海。曰江。五百餘里。深廣亦數十丈。而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則稍減於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又稍減於浦。至於塘之兩旁。又有港洫。港洫之兩旁。又有溝渠。其深廣以次更減。而凡江浦澮塘之上。莫不有岸。是以知途人之法矣。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澮。縱浦也。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塗。則塘岸也。十夫有溝。港洫也。溝上有塹。則港岸也。夫開有途。溝渠也。途上之徑。則澮岸也。此卽遂人之法也。不微之實境。而拘拘求紙上之圖。豈不悖哉。

治地之法。與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衆。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治兵者。必先定隊伍。隊伍定。而後千夫百夫。以至數十萬之衆。無不可就約束。善治地者。必先濬大川。大川濬而後縱浦橫塘。以至港洫溝渠之屬。無不可就條理。知隊伍而後可以談八陣。知濬川而後可以論井田。今之談八陣者。泥八陣之說。而隊伍之閒。亦欲以八起數。是由衆以及寡也。論井田者。泥溝洫之制。而萬夫之川。亦必以爲闊三十里。是自小以及大也。何怪乎議論煩多。迄無成功哉。

經界是治地大法。三代以後。從無人識經界。泥於以阡陌爲經界也。阡陌有實無虛。經界則有虛有實。阡陌有曲有直。經界則有直無曲。張橫渠有言。經界必須正南北。此有直無曲之證也。又曰。經界不避山河之險。此有實有虛之證也。

經界如今地圖之計里數。方計里數。方今人但於紙上約略畫就。古人則實實於地上。經畫出來。其所謂經天緯地。

經界之法。正東西南北。其形四方。每百里爲大方十里。一里則又爲小方。天下地形雖尖斜屈曲。萬有不齊。只用一方格子。格去便纖毫莫能逃。

今天下地圖最難準。一有經界。盡地圖亦極妙。

今人欲定經界。不可太泥古人成法。古人治地。卽經界。蓋太古之世。地皆草萊。治地分田。絕無阡陌。凡地之當爲經界者。隨吾所欲。惟至大山大川不可。阡陌處則或立標竿。或設畝墩。爲虛勢以通之。且自堯舜禹湯。以至文武周公。經數千百年。歷數十百聖人。所行所爲。皆出一轍。故可方圓如意。今自開阡陌後。古法大壞。凡當爲經界處。非室廬。卽墳墓。必欲改動。勢難卒正。此蘇子瞻所謂。井田成而竹朽之說也。愚謂當今欲復經界。且須如張子橫渠之說。樹立標竿。或以石。或以木。各依方之大小。刻識其上。先爲遙勢。使地形有準。然後視地之可爲阡陌者。卽阡陌之。其未可爲阡陌者。姑徐徐以俟。庶不失推行次第。

經界是絕妙辦法。今人算田畝，只是開方法，隨地形尖斜屈曲，皆可推算，不過就其中分作小方耳。有經界方法，其中田畝，便俱有定準。假如一里一方，方三百步，則知其中為九百畝。十里一方，方三千步，則知其中為九萬畝。田畝之數，大段瞭然，官吏更不得欺罔。步算田畝，惟方無奇零，則則有奇零，中多不盡法。古人治地，必畫方形，蓋有謂也。偶行南渡，見田岸皆側斜，固知是里區作弊。

橫渠云：只看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此言一方之中，或中有山嵐，或邊高中下，則中間地畝必多，不止九百畝，不知九百畝之說，亦止言其常，不可執為定據。此又須每方之中，細細步算，隨高逐低，自有算法，或畝或縮，絲毫俱見，不容不均也。

朱子孟子註，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此因周禮遂人有十夫字，匠人有九夫字，因為鄉遂都鄙貢助各異，溝洫亦不同，其實溝洫何容不同也。凡為溝洫，必相地形，度出水高下，田皆為橫，畝入於遂，遂入於溝，溝入於澮，澮入於川，不論國中郊外皆然。非貢有一法，助又有一法，但郊外有公田，使於以八起數，故以八起數，國中無公田，使於以十起數，故以十起數。蓋郊外以方算，國中以直算也。豈得謂有二法乎？

溝洫之制，合一不特貢助為然，即三代皆然。蓋三代以來，自大禹盡力溝洫，後殷周相繼，不過因利乘便，稍加整頓耳。若貢是一番溝洫，助微又是一番溝洫，雖率天下民終身勤動，亦決做不就。聖賢必無此拙事。

朱註：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此亦未是。果爾，則商畫方以六百三十畝，周畫方又以九百畝，是溝洫三代有不同也。大約溝洫只是一般，五十畝、七十畝、百畝，只如今制屯田，將來分作分數，計夫授田耳。溝洫之制，斷不容有二。

溝洫不論大小方圓形勢若何，只就當今水道，潄令深廣得法，使蓄泄有方，水旱無患，便是古人之意。助法之善，在公私截然分定，歲有豐凶，上下均受，無彼此偏枯之患。然以今觀之，助法亦有未可遽行者。蓋人情古今不同，耕者於公田未必盡力，則上下有交責之患，反不如貢法。三代以後，歷代通行，似為便利也。但貢法不善在較數歲以為常，豐凶不易，王者誠能與時損益，則貢法無不可行矣。

問井田之制，二十授田六十歸田，公家得無太勞乎？曰：否。其逸，井田之法，上持其籍，下耕其畝，授田歸田，皆下請於上，而上為之出納，非上之人銖銖兩兩，家派而戶給之也。其法大約如今之富家，田連萬頃，任人佃種，佃種佃出，必由主人，此一主佃者之力耳。不然，上之人政多事繁，何由知某戶小民為二十，某戶小民為六十，而紛紛令之授田歸田也哉？

後世率用貢法，而不助法，謂貢便於助也。然助法有二善，以公田錫卿，一也。卿大夫不得多取於民，一善也。地利與民共之，不敢怠棄田工，不修水利，二善也。

古者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欲正經界，亦循今制而已。然二百四十步不如百步之善，蓋古

法簡淨，倘淨則難混，今法崎嶇，崎嶇則易欺也。且畝數狹則民力優，耕者務盡地利，畝數廣則民力勞，耕者易於偷容，存心經界者，亦尚審之哉。

或問三代井田之法，所以不可久者，諸儒皆謂數世而下，則人多田少，此天地乘除之數，莫可如何。然否？曰：此儒者執一不通之論。聖人立法，率皆萬世可行。若井田之制如此，則不惟不能數世，即剏造之始，已立窮矣。夫所謂人多田少者，以有一民，必授田百畝，或恐其不足也，不知古稱四民，農之外，尚有士、工、商賈，苟必無隙地可授，則或為土工，或為商賈，生路甚寬，豈憂人多田少耶？今世江南田甚窄，然不開佃戶多而田少，此亦可證。

周禮言司空度地居民，又曰：地與民必參相得，所謂狹鄉徒之寬鄉也。如此自無田少人多之患。看來天地間只是地大人少，會開之堪輿家云：江廣之間多大山，山中饒礦土，儘有自天地開闢以來，未經墾種者。如此則知井田之法，雖至今存，亦斷無田少之患。

據禹貢揚州之域，厥土泥塗，厥田下下，今江南之民，多於古數十倍，而地日加闢，田日益美，則知人多則田美，斷不思田少也。若患田少，行區亦甚佳。

今時欲行井田，須乘大亂之後，設處田皆入官，定都圖，修水利，然後將田分作分數，上田四十畝，中田六十畝，下田八十畝，逐都逐圖，編成字號，募人佃種，力能勝一分者一分，不能勝者半分，雖富有力者，不得佃一分之外。若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聽人另佃，其佃田雖一分之外，及無子而授他姓，不以田歸官者罪之。夫定都圖，經界也，修水利，溝洫也，作分數，畫井也。上田四十畝，中田六十畝，下田八十畝，一易再易三易也。募人佃種，二十授田也，力能勝者種一分，八口之家也，不能勝者半分，餘夫也。雖富有力，不得佃一分之外，限田也。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六十歸田也。然後斟酌地力，輕徭薄賦，是即三代之舊，井田何遠不可行乎？

郡邑欲行井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先分邑為幾鄉，每鄉鄉正一人，凡一鄉中，受田歸田，收銀收糧等事，皆鄉正任之。縣官總視其成，力可不勞而事集，予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凡治鄉野，須先分鄉為幾都，都為幾圖，圖又分為幾號，或幾圩，每都立大石碑一箇，上書幾都，而刻本都四至地形河道，背刻本都田畝細數，每圖立小石碑，背面鐫刻都圖，每圩每號亦如之，使經界號段，較如列眉，暴官淫吏，自不能作弊。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禹貢九州，皆有賦貢，冀州獨有賦無貢者，幾內無諸侯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每歲因正賦之入，各進其土之所產於君，以供國用，上以盡臣子之職，下以寬百姓之力，此亦道理之常，非貨賄苞苴比也。故周禮曰：太宰以九貢致國用，自封建之制廢，因井田賦主賦，貢貢之民，開民力為重困矣。有心經世者，必復古封建，定貢賦之法，則民尚可寬十分之二四也。

凡入貢，俱宜有定額，如禹貢金錫竹箭之類，皆就各處土產，制為定額，使入貢者不得減，亦不得增，方可

水行無弊。不然。則後世進奉之名起矣。
唐制。州府歲市士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此即禹貢之意。然考唐初入貢之物。不過藥物食用而已。至代宗時。有因生日貢獻至數千萬者。德宗時。有日進。月進。而邊官者。則入貢之風。又未可遽開也。有賢者出。亦慎持之可矣。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

治平類校

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爲大學之道。後世恒有大學之道。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才較難。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詩。書。雖多殘闕。然經先儒補綴發明之功。猶十得五六。至於禮。樂。則竟泯焉亡矣。非有大聖人起。徹天徹地。大大制作一番。後世終無持循。學者終無依據。聖人云。述而不作。非不可作。不必作也。當孔子之時。去古未遠。唐虞三代之法皆存。但殘闕失次耳。故但用述足矣。若今日則古法盡亡。必須制作。若泥述而不作一語。則拘牽顧忌。終不能復古治。然非聰明睿知。極天理人心之正者。未易言也。

天下古今。止是一箇道。則知天下古今。止是一箇學。凡道術而不出於學校之中者。當王道所當禁也。周衰。百家並興。其原皆起於學校之壞。後世人主莫不思崇學校。而聽天下各爲異說。雖然與學校爭持短長。何由致一道同風之盛哉。

學校之制。自漢唐以下。雖代有興廢。然皆不過得其大略。未能盡復古初之意。惟安定湖學教法。伊川有詳學校。明道。上神宗。及朱子分年讀書科舉之法爲詳。然三者之中。惟安定。明道。尤得貫通推行之法。昔管仲論處四民。凡爲士者。必欲其羣萃州處。暇則父與父言。子與子言。孝。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成。又曰。處士就燕閒。此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之意也。今序序雖設。士皆散處四方。殊失古人教士之旨。愚謂。凡建立學宮。必當擇一國中勝地。學宮之旁。廣設宿舍。令士人居之。似亦於教法有裨。
凡學校之師。不論鄉學。國學。太學。決當以德行學問爲主。德行學問高於一鄉者。即聘之爲鄉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一國者。即聘之爲國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天下者。即聘之爲太學之師。師得其人。則天下黜風自然人才輩出矣。

學校之制。其在鄉學。不過讀書識字。歌詩習禮而已。至於國學。決當做安定湖學教法。而更損益之。如經義。則當分爲易。詩。書。禮。春秋諸科。治事。則宜分爲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各聘請專家名士。以爲之長。爲學校之師者。則兼總而受其成。如此。則爲師者不勞。而造就人才亦易。

漢制。凡五經俱設博士。即書算之類。亦設博士。是即專家名士之意也。故漢儒之學。雖未精純。然尊重師傅。淵源有本。是以其學尤多近實。今世既不重師傅。而學校設官。如教授。訓導之類。徒立虛名。何怪乎人才之絕少也。

或以爲天文。兵法。皆當慎祕。不當設科於學校者。非也。天文所當祕者。在占驗一家耳。至於歷數。則儒者所必當究心。何可祕也。兵法。後世亦未嘗祕。但不以之教士耳。然惟不以之教士。故今之爲大吏。居方面者。皆耳未習金鼓。目不識旌旗。一遇用兵。則張皇失措。舉軍旅之事。一委諸目不識丁之武夫。此天下之平。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若設科於學校之中。而主教授人。不惟儲才有法。國家受天文。兵法之利。抑訓才有道。國家亦不受天文。兵法之害。

唐立武成王廟。以太公爲武成王。與孔子文宣王對。後世因之。遂設武學。此大非。武只是吾道中一藝。孔子未嘗無武。安得特設一學與文對。若學校中設兵法一科。則武學即在文學中矣。

伊川有詳學校中有云。凡學校。法不宜以考校定高下。恐起人爭心。此言大妙。凡學校中選人才。可即聽學校中公舉。學師因而察之。即後來不無偏黨之弊。然亦十得八九矣。

凡學校中選人才。只是四科。德行。政事。禮儀。文學。德行中有孝友睦婣任恤諸項。政事中有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項。禮儀則習於吉。凶。軍。賓。嘉之典。故者。文學則書。策。詩。賦。即古博學宏詞之類。只此四科。天下人才已盡於此矣。聖門言語一科。即在禮儀中不必獨設。

書院之設。非古。亦非禮也。此即是學校。在下者豈宜私設。但在上者既不重學。則在下者不得已而私創。一校。以存其微意。其爲志亦苦矣。乃後王既不能留心學校。而又有并書院而禁之者。斯文一脈。危乎殆哉。

大凡書院建立。多在郭外名勝之處。不獨遠絕塵囂。而山水之勝。亦足以蕩滌俗情。開發道妙。學者於此處讀書講道。親見筆墨。誠爲至便。深合管子處士就燕閒之意。雖盛王之世。不可廢也。但當領於學校。爲學校之分曹。不當另爲一家耳。

古有鄉學、國學、而無太學、鄉學、小學也、國學、太學也、即天子之學、亦謂之國學、蓋古者建立天子自治王畿千里之地、故學亦稱爲國學、自後以郡縣爲治、天子統而理之、則郡縣爲國學、而天子稱太學、其實太學之所以教士更無不同、是亦順上安順也、然愚謂既有鄉學、國學、太學之名、則亦當稍異其制、鄉學之中、則備治一鄉之法、國學之中、則備治一國之法、太學之中、則備治天下之法、是亦甚妙、兆民者、天子之心、士大夫者、兆民之心、禮樂教化者、士大夫之心、而君與師、則主持禮樂教化者也、君師能興修禮樂教化、則士大夫之心正、士大夫之心正、則兆民之心正、兆民之心正、而天心不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斯二言誠然、尙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師尊與君等、又云、能自得師者王、則師又尊於君、非師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師尊、今天下之能爲師者寡矣、然師道之不立、實由舉世不知尊師、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懷捷者謂之能事、方正者謂之迂鄙、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修自勵、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

天下無一事無師、範金陶瓦、小技也、非其師則術不傳、術不傳則業不售、今治天下、非特範金陶瓦、而使不學無術之人、漫然而爲之、當其未仕、則使之習章句、當其既仕、則責以簿書、而欲望天下有皋陶、稷、契之臣、成堯、舜、禹、湯之治、有是理乎、故師之一字、是天地古今、社稷生民、治亂安危、善惡生死之關也、乃自三代以來、數千百有年、曾不念及此、亦獨何哉、

今之師傅、即古之公孤、天子之師也、然不求其實、徒存其名而已、庶人欲教其子、必擇良師以傳之、貴爲天子、爲其子謀、曾不若庶人、豈計之得乎、有王者起、當制爲定例、太子既生、即預爲講求良師、或卜之大小臣工、或訪之山林草野、必求如周、程、張、朱其人者而聘之、既聘、即待以不臣之禮、使太子北面受教、講求至道、雖即位、終身以師禮事之、問之以道、而不勞之以政、隆之以禮、而不授之以權、則庶乎名實兩得也、

古者、升秀民於庠序、非以寵異之也、所以教之也、故曰、育德庠序、今之弟子員、能自力學者鮮矣、而上之人又不思所以教之、教官之職、悉以耄老無能者充位、烏能勝任而愉快乎、愚謂庶人教子弟、必自擇良師、今之弟子員、亦縣官之子弟也、其師亦當令縣官自擇、宜著爲令典、縣官下車之始、即首詢民士、鄰近地方有才德過衆、可爲師表者、不拘縉紳布衣、縣官親自造廬敦請詣學、庶幾教職得人、育德有效、

省所以統郡、郡所以統縣、故郡有專官、無專民、謂凡所隸州縣之民、無非其民也、惟士亦然、奈何州有州學、縣有縣學、府復有府學、則州縣之士以隸之、別無意義、若與州縣分士而教者、恐非祖宗立法之初意也、愚謂教職雖微、實造士之大要也、除縣邑之師、令縣官敦請外、其府學之師、尤爲鄭重、必道明德立、可爲一郡師表者、太守親自敦請、俾任府學之職、凡一郡生徒、皆聽其選擇教誨、做太學積分之法、而以時

升之、必與府學、然後給廩、蓋與府學、則羣居講習、有薪米油燭之資、道里往還、有舟車跋涉之費、故須給廩、今之廩生、既無負笈之勞、而又無焚膏之費、徒耗廩粟、胡爲也、洪武初、設四輔官、位尙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倡和、分四時以掌變理之任、未幾遂罷、此與予天子擇師之說同、惜乎其遂廢而不行也、

凡官皆當有品級、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於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之制、當另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士氣日昌、而聖人之徒出矣、

松江府志云、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丘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皆至大官、以此觀之、教官決當令州縣自聘、蓋學校乃人才風化所自出、決不可以猥雜流品當之、今世選舉不行、愚謂教官一途、似尙可獨行選舉也、

歷觀古今以來、大抵輕時變革、一時賢者、不死於忠節、則歸於隱逸、其或去而入於空釋者、更多有之、蓋君臣之義已定、改節易操、固無其事、而夙有抱負者、又不甘與齊民同老、其逃於禪說而更爲主張門庭、亦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然而聖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壞矣、愚謂有天下者、若易代之後、而不用勝國之遺黎故老、則賢才可惜、若用遺黎故老、而遺黎故老竟樂爲新主所用、則又非不事二君之義、於此有兩全之道、學校之職、臣也、而實師也、若能如前、不用品級之說、則全乎師而非臣、昔武王訪道於箕子、而箕子爲之陳洪範、蓋道乃天下後世公共之物、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也、聘遺黎故老爲學校之師、於新朝有益、而於故老無損、庶幾道法可常行於天地之間、而改革之際、不至賢人盡歸廢棄矣、

問勝國之老、曾爲先朝大臣者、亦可爲學校之職乎、曰、若如今者、學校之職、則不可爲也、若如前說、則既謂之師、而非職矣、不受爵於朝廷、不受制於上司、縣官以禮聘請、講道論德、合則留、不合則去、雖先朝大臣、奚不可哉、特思爲大臣者、原無道德可風、而州縣之聘之者、亦不以道、則此說一倡、又爲不肖者長奔競之門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若如前說、學校師當議爲定制、受聘不受爵、受養不受祿、居於其國、自縣官及耆紳以下、皆執弟子禮、見諸臬尊官、不行拜跪、其往來用書策、不用文移、則勝國之遺黎故老、皆可以受之而無愧矣、行鄉飲酒、乃縣官耆老之禮、聘學校師、乃縣官尊賢之禮、二法不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取士與養士不同、取士不論詩賦、詞曲、總只此幾箇聰明、才辨之士、無往不可以自見、養士必須道德仁義、禮樂詩書、所以古之王者、只重養士、不重取士、

聰明才辨之人、一總埋沒不得、只無以養之、便把他天資都弄壞了、所以後世名世者、亦多是有才無德、古之人才、非多於今、今之人才、非少於古、然而古多君子、今多小人者、古知養士、今人不知養士也、養士之法、莫備於周、讀三禮可見、

祖東嚮，毀廟及舉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稱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此數言爲明爽，大抵三代去今已遠，禮文殘闕，今所據大約皆漢儒之說，未能遽別其是非，只以義理斷之可耳。

南北郊分祀之說，非禮也，其說起於漢儒，不知古禮，穿鑿附會，後世因之，遂多聚訟，史記、漢武帝郊於雍，問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合也。由此觀之，漢去古未遠，當時亦止行祀天之禮，漢詞臣寬舒等，不能舉配祀之禮以對，乃謂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爲壇分祀之，南北郊之說始於此，後又引周禮大司馬之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夫圜丘、方澤之言，此論各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應祀昊天上帝，血祀祖考，別無地祇之祀，又四書五經中，凡言天子大祭，只曰郊曰禘，並無南北之分，此可以知漢儒之謬。

凡禮必有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宗廟之祭，則以祖爲主，自祖以下皆從焉，郊社之禮，則以天爲主，自天以下皆從焉，所以統於一也，若尊地與天抗，便非統於一之義。

洪武中始爲分祭，繼以風雨不調，改爲合祭，其論禮部有云：極陰之月，不宜祭天，極陽之月，不宜祭地，故改從仲春卜吉而祭，夫無論陰月陽月，只冬至後寒，夏至後暑，露立於郊，豈能終禮，勢必跛倚以臨，其不敬非小失也，仲春卜祭，不惟協古禮，亦且合天時人事之宜。

古禮王者一歲凡九祭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孟夏享麥秋鑿，五時迎氣，惟至日，其禮至大，故稱昊天上帝，其餘則稱上帝，迎氣則稱五帝，要之皆天也，古之王者，其治無爲，其禮儉約，其靜也敬，其動也簡，故能無日不與天相通，後世每一祭天，所費無算，無敬天之實，而徒增事天之文，是又不如歲一祭之爲愈矣。

周人以冬至日祭天，蓋周人建子，冬至常在十一月，是以歲首祭天也，國朝於仲春祭天，亦此意，然不如孟春尤爲至當，不惟歲首，又三陽三陰交泰之時也。

南北分祀始於漢元鼎四年，蓋因寬舒之說，立祠汾陰，謂之后土，其後成帝建始元年，因匡衡之言，作南郊，廢甘泉汾陰祠，既以風變，不旋踵而復，平帝元始中，王莽疏如匡衡義，又分南北郊，已而更爲合祭，天地共平而食，以高帝太后配，三十年間，天地之祀五徙，由此觀之，始於漢無疑，蓋祖周禮大司馬樂之文也。

讀周禮大司馬樂之文，曰：若樂六變，則天神可得而禮，若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禮，曰：若可得，皆汎論合樂，非真有是事。

古不惟無分祀之禮，並無合祭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都從祀耳，謂之合猶有分之見者也，萬物本乎天，只一天字，百神皆可資，善乎魏莊渠之言曰：天、陽也，君也，父也，陰不得與陽抗，臣不得與君抗，子不得與父抗，斯言盡之矣。

按漢唐以來，千餘年間，分祭者絕少，即有好議禮者，主於分祭，而分期輒合，亦其勢也，蓋祭天主於誠，不在禮文之數數，人主歲一祭天，猶恐其誠之未至，況數數乎，繁則瀆，故則不敬，不敬則難久，此分祭終不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治平類

禮樂之存，漢宋諸儒之功固大，禮樂之廢，漢宋諸儒之失亦不小，漢儒不知禮樂，而妄述禮樂，其失也甚，而諱宋儒知禮樂，而過尊禮樂，其失也拘而腐，見舉大石者，前呼邪許，後則應之，或左或右，雖而不亂，因舉謂學光曰：此處亦有禮樂，禮樂是儒家一箇陣法，陣法是兵家一箇禮樂，林兆恩禮射圖說大約微古，似亦可行，然愚謂古人行禮，所爲可貴者，非謂其一依圖說，雖然不移也，亦謂古人舉事處處皆有秩序，皆有儀文耳，儀禮所載，不過寫出一規模舉止，以爲格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爲變通者，如三加之辭，禮有明文，而道父子之冠，見於諸卿，諸卿皆有勸辭，燕射之法，禮有定式，而孔子變相之射，使子路執弓而請，惟不失禮意，而不泥禮迹，故能行之久遠而無弊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亦是此意，今人遇事，若不行古禮，則喧囂錯亂，略無威儀，一行古禮，則又步步循仿，依株葫蘆，了無生趣，非木偶則俳優矣，古禮之不復行者，以此，予故於此論之。

給祥之說，諸家甚雜，如公羊、鄭康成、王肅、論甚駁，且無意義，惟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之言亦然，又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紀聞云：哈則太

專祭考廟而兩世室則併於太祖。邇而復始。明年亦然。爲禮不煩。而各廟皆可躬親。且其所以制爲等殺者。又皆以子孫從祖考。各以世次。而非有厚薄輕重之嫌也。予於宗祭禮中。頗言其詳。未識諸禮之家。果能不至於聚訟否。

程子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其祭皆須四代。但疏數之節。未有可考。朱子謂程子此說。最得祭禮本意。則愚所云。以卑從尊。制爲等殺之說。使程朱而在。未必有取也。

古者郊廟之祭。皆人主親行。自漢以來。禮制墮壞。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於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太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宮。又魯人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給祿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祭廟惟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給祿禮一次而已。蓋幽僻鄭重。禮節繁多故也。書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今以繁重而反致不能親祭。爲兩失之矣。後世議禮者。亦務爲可行。慎勿拘泥古禮。而反致有廢格之患也。

給祭有二。曾子問曰。給祭於祖。視迎四廟之主以入。王制曰。天子給祿。給祿。諸侯皆給。祿。此時祭之給也。公羊傳曰。大事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廟。此大祭之給也。給祭之文。惟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

給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給也。五年而再股祭。股祭亦大給之稱。五年再給。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未有禘祭之文。鄭康成因之。乃謂三年一給。五年一禘。漢儒援此以證禘祫相因之說。徐邈又謂禘祫相去各三十月。給祿紛紛。幾不可辨矣。史載唐睿宗以後。三年一給。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給。其年夏禘。秋又當給。給祿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給祿。各自數年。兩歧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并爲再給。或五年之內。驟有三股。求於禮經。頗爲乖失。紛錯如此。可謂瀆亂不經矣。

周禮天子祭。諸侯必助祭。蓋天子與諸侯。既分國而治。則其來朝。不能數數。故制爲禮法。當其來朝之時。即天子舉祭之時。不惟一舉兩得。亦以今日之諸侯。皆昔日之功臣子姓。故不敢以天子之威福臨之。而直以祖宗之靈爽臨之也。今天子歲有時祭。三年給。五年禘。而王制適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文。則是時祭之時。大夫助祭。給祭之時。卿助祭。禘祭之時。諸侯助祭。朝聘之與祭法。適相表裏也。即使禮無明文。亦可因之以起義。況康成既有其說。歷代因之。亦何必以不載禮經爲疑乎。

按禘禮。大傳謂王者宗廟大祭。追祭太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夫既謂之太祖。則其上無可推矣。又安得有所自出之帝而配之乎。蓋古人最重宗法。后稷之於帝嚳。必是別子。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不及帝嚳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及其既爲天子之後。可以祖天子矣。而又以宗法不可亂。故仍以后稷爲祖。而帝嚳則特於禘祭之時。一審禘之此周之精意也。不然。則周人當當以帝嚳爲始。

祖矣。奈何別祖后稷而特設一禘祭之文。多其曲折乎。按帝紀。太姬爲帝嚳元妃。與帝嚳祀上帝而生稷。慶都生堯。簡狄生契。章儀生盤。今帝嚳不立稷而立太姬。是廢長而立少也。蓋上古荒忽。世紀難明。此不可據。而詩傳又有太姬無人道而生子。帝嚳棄之。故名爲棄。夫既爲元妃矣。安有無人道而生子乎。其說背謬。書傳不可據也。

給祿之辨。諸儒謂禘祫爲禘祫之所自出。但配以始祖。不合羣廟。給則羣廟之主。皆合食。蓋后稷爲別子。別子爲祖。故可以統其所當統之子孫。若帝嚳。則又有帝嚳相承爲太宗。不當統后稷之所統。此禮甚當。然使後王行禘禮時。太祖非別子。萬國諸侯成在。則亦不妨合羣廟之主。不必拘拘於古制也。

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給祿。諸侯祿一禘一給。此時禘也。康成一給一禘。自謂出於春秋舊禮及緯書。夫緯書之說。固不足信矣。謂出於春秋舊禮。並無事實可證。其言曰。文公二年。既有給。則信公二年亦必有給。信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影響穿鑿。宜爲諸儒所鄙。

胡致堂謂禘祫即給祿。不當並舉。但在天子則謂之禘。在諸侯則謂之給。因舉諸儒之言。以爲天子禘。諸侯給。太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又云。魯國當用給。以借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而無給。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其言亦是。大傳云。禮不主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太祖。其文義亦似天子禘。諸侯給。大夫士則并給不敢。有事必請而後行。故謂之干祿。若如此說。則國家行禘禮。更不必行給禮。自無年月兩歧俱下之弊。

愚按經文無給祭之名。給只是合字之義。曾子問曰。給祭於祖。是言合祭於祖。凡給祿。給祭。給祿之時。皆謂之給。非於禘。皆禘之外。別有所謂給也。春秋有大事於廟。但云大事。即禘亦未可知。而公羊云。大事給也。此亦公羊之說。於經文無所據。且終春秋。魯無書給者。即他國亦無書給者。以此知給只是合祭總名。恐未必於常祭之外。別有所謂給也。

嘉靖議禮時。席書黃綰之徒。先後以大禮問於陽明。陽明皆不答。嗚呼。此先生之亮誠高節。爲不可及也。當時大禮之議。惟聰慧之論。爲得其正。然使出自陽明。則當時後世。又不知生多少議論矣。此先生之亮誠高節。所以爲不可及也。

禮者理也。禮本乎理。理爲體。禮爲用。故禮雖未有。可以義起。後世儒者。止識得一例字。聚訟之議。所由來也。陽明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其有見於用修諸臣之非乎。

籍田之禮。甚盛典也。然以觀近代。所行則全爲虛文矣。愚謂王者既欲知稼穡艱難。則籍田之說。易不於苑圃中行。之時。觀稼。如近日。臨風亭故事。而乃以文具行之。先王之意。荒矣。

問朱子明堂圖說。以爲明堂制如井田。南爲明堂。北爲玄堂。東爲青陽。西爲總章。四隅則遞分爲左右个。天子按月令居之。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中爲太廟。太室。天子每季十八日居之。其說如何。曰。此朱子按禮

記月令而爲之圖說也。愚意恐未必然。蓋古人所謂明堂。不過取向明而治之義。以便於朝諸侯耳。若按月令而居。則冬三月宜居玄堂。太廟及左右个。此時北風方勁。天子正北開門。恐大非順時保攝之義。且天子至止。百官皆從。而居左右个。則偏側不便。亦非臨御之體。古人恐不如是之迂腐也。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澤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若如朱子之說。則寒之入甚矣。且天子巡狩之制。各處皆有明堂。其所至皆有常期。則其所居皆有常處。不應一處。明堂便悉備十二月之制也。問明堂之制。畢沅當如何。曰。大約自當如朝廷宮殿之制。百官扈從。皆有食息寢興。非寬福裕之所。即今之所謂行殿。行宮也。但朝廷宮殿當嚴密。此則當宏敞。以便朝見。故謂之明堂耳。何必另製一制度。穿鑿附會乎。諒陰。天子之大事。內盡人子之心。外係臣民之望。即位之首。事無重於此。乃後世卒廢格不行。遂使三代而下。俱爲無父之天子。予深痛其弊。竊極論三年喪之當復。且爲區畫禮制。分爲四節。始死。行受顧命之禮。又議臣民服制。以親疏爲等殺。語詳春秋討論。似可舉行。爲人君者。而有志復古。此爲莫大之舉矣。諒陰之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此古者人君通行之喪禮。本非甚難事。後世儒者。卻看得過當。以爲諒陰。非古人不能行。即冢宰一人。非如伊周。恐不可託。愚謂不然。夫古人居喪不言。非其閉口不言。亦非絕不與聞國中政事也。特不受朝賀。臨羣臣。稱朕稱制。行禮聽樂耳。至於國家大事。二三大臣。自當造喪次密商。商定。則冢宰致副王之命。以告於百執事。故謂之聽於冢宰。蓋小臣微賤。不得輒至喪次。而君也。是人君雖行三年喪。其於朝廷事。原非廢缺。冢宰原非偏任。豈得以居喪不言。及冢宰難任。爲不便。而遂廢三年之禮。故愚謂古禮之廢。泥禮者廢之。此言殆不虛也。

人君行三年喪。臣下多不欲者。又有故。蓋過泥四海遐邇入告之說。恐君行臣從。多所未便。故晉武帝欲行三年喪。傅玄不可。曰。主上不除而臣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予謂是亦有說。高曾祖考之於人。皆一本之親。道至戚也。然以世系之遠近。則不能無等殺之分。況君臣以義合。豈得以臣民嗣君。樂爲一例。愚意亦欲如本宗五服圖例。勝爲一格。嗣君爲一等。其餘公卿大夫士庶爲一等。雖均服斬衰。而有三年。其年九月五月三月之別。其餘卿大夫之當服者。各以其類附。庶情與義均。理與事協。三年喪或有可復之日也。

禮記。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義也。言以義起。如孟子言舊君有服之類。是也。陳皓訓比字義者非。

天下至尊。莫尊於君。天下之親。莫親於父。居天下之至尊。而先失禮於其至親。本根撥矣。其何能國。故人謂此世行三年喪而欲復三代之治者。未之有也。

私擬行喪五服圖

斬 斬 斬 斬 斬

臣屬勳伐。文武臣一衰。文武臣四衰。文武臣七衰。士三。大臣期。品至三品。九品至六品。五品至九品。三庶人。

皇朝通志 卷之二十一

二一九

右君喪五服圖。此姑就今制。約略分爲五等也。若王者有志復古。當如周至五等之制。因而爲五等之服。斟酌變化。無所不可。至於哭泣衰麻之節。與夫飲酒食肉之禁。亦當稱情量理。議爲定制。使天下有所遵守。庶君臣之間。不至愆然無情。而服有等殺。不至扞格難行也。

聖人之教。無所不該者也。故就論語所稱。則有四科。由此而觀。後世人才。果能於四科之中。出類拔萃。是即聖人之徒也。後世不知此義。孔孟之後。概以伏生。申公。歐陽高。夏侯勝之徒當之。夫伏生之徒。不過文學中人耳。乃歷漢唐以來。儼然尊兩廡之席。而功業彪炳。志行卓犖。爲古今人所信服者。固不得一與從祀之列。而槩槩之門牆之外。是止以吾夫子爲一經生。而衰集後世許多無用之老儒。共作一堂衣鉢也。無怪乎奇偉英雄之士。掉臂而去。而作史之家。必另爲道學傳。以載其人。而爲道學者。亦甘自處於一隅之陋。此其失。非細故也。

愚意聖門從祀。自及門七十子。及周。程。張。朱。具體大儒之外。皆當分爲四科。妙選古今以來。卓犖奇偉第一等人物。盡入從祀。如黃憲。文中子。此德行中人物也。張良。李泌。此言語中人物也。孔明。房。杜。韓。范。司馬。此政事人物也。遷。固。李。杜。韓。柳。歐。蘇。此文學中人物也。細細論定。擇其中之尤卓犖而無過。暗合於聖門躬行之流者。舉天下通祀之。其餘則各從祀於其鄉之聖廟。他如已從祀之諸賢。亦須辨其行誼學術。功業之大小。大者通祀於天下。小者祀於其鄉。庶幾一洗向來舉究之習。而成聖人大無外之教。

從祀諸賢。如周子。朱子。其功不在孟子下。此尤當在配享之列者。非僅僅從祀已也。凡古來節義名臣。如關羽。顏真卿。張巡。岳飛之屬。當在德行之列。小儒不知。而二氏之徒。反得竊之以惑衆。在二氏固爲援儒入墨。在吾儒未免推而遠之矣。

釋氏有佛法金湯一書。凡古今人物。有一言一事及於佛。或與釋氏一二人和處者。即拉入集中。惟恐其血而無助也。在吾儒固收之不勝收。然其間卓絕者。亦不可不收。久久成習。天下後世。將竟以此種人物爲真非聖門人物矣。

聖人之道。固天下萬世至貴至貴之道。然亦必俟時君世主。尊之信之而後行。則報本推崇之道。儒者亦不可不講也。愚意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如漢之高帝。及孝武。孝明。宋之理宗。皆不可不祀於聖廟。前殿。凡丁祭則先展拜於前殿。而後入而成禮於孔子。蓋道帝則尊信吾道者亦重。此固報本推崇之道。亦化導時君世主之一機也。

魯哀。衛靈。衛孝。齊景。以及梁惠。齊宣。滕文。魯總。皆能尊信孔孟。但未大耳。似亦皆當從祀。凡一邑之中。忠臣孝子。鄉賢名宦。義夫節婦。凡得祀於其鄉者。皆得從祀於聖廟者也。其不得祀於聖廟者。不得祀於其鄉。是亦大道歸一之義。

或問諸賢從祀聖廟。則問命矣。其節婦奈何。曰。詩首關雎。易著家人。婦德之訓。莫備於吾儒矣。此義豈可或闕。但祀於廟中無此禮。則或當別立廟於廟側。而遣官祭之可也。

皇朝通志 卷之二十一

二二一

凡爲諸生者。禮無不與祭。今惟執事數人。爲太略矣。愚謂丁祭宜制爲定法。凡諸生決要助祭。不至者比於歲考。蓋既爲聖人之徒。而一年兩次拜祭。猶有推阻。則其人品心術亦可知也。

吾人終身以聖人爲師。則聖人之祭。終身當與者也。乃世俗孝廉登科。即謂之出學門。自此終身不與祭。何怪乎一入仕途。即與聖人之道相背而馳也。愚謂亦宜制爲定法。凡鄉紳在籍者。皆隨本處正官。助祭於廟。庶幾得終身歸往之義。

今制丁祭。惟府州縣正官。凡上司皆不與此。亦未是。總之自爲諸生以上。無一人不當與祭也。洪武中。釋奠孔子時。誠意伯劉基。參政范梈等。不陪祀而受酢。帝震怒。停基等俸各一月。葉龍泉爲縣祀孔子。羣吏竊飲猪酒。繫獄坎河終身。凡開闢聖明大有爲之主。無不敬孔子者。卒國長久。非無謂也。

言夏謂國初凡城隍之神。皆易塑像而爲木主。因善然城隍似不妨塑像。予曰。凡所稱神有三。天神。地祇。人鬼。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塑像。人鬼原有是形。故可以象之。天神。地祇初無是形。豈可妄爲塑像耶。

升士問。然則孔子亦可塑像耶。予曰。凡塑像者。謂其音容不遠。則而象之。可以起人愛敬。增人思慕也。如開國功臣。及近代名公生祠之類。皆不妨塑像。孔子則功德之盛。如天如地。難以形容。且世代久遠。音容難肖。塑像恐瀆。不如木主之妙也。升士曰。予嘗見蘇郡府庠文廟立木主於座。而刻孔子石像於旁。似爲得體。予曰。得之。推此以往。則凡可塑像者。皆當如此。既無變越之嫌。亦盡想慕之道矣。

十月之朔。舉行鄉飲升歌之次。友人有笑者曰。此種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惟無足樂。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操牛尾而歌。俱有聲容。惟無足樂。故爲天下之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侏儒。雜以子女觀者。且以爲歡樂之極。而不知已樂而淫矣。喪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其無損且不可。而況於有益乎。

禮載四面之坐。象四時。先儒謂坐有四方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而坐。僕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也。所謂坐主東南者。坐東近南而面西。賓坐西北者。坐北近西而面南。主西面。賓南向。所謂賓主不相對者。此也。若如今禮。賓主隔坐。則仍是相對矣。是禮主於敬主。非尊賢矣。介輔賓者也。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南者賓之南也。坐西面東。非坐西南而面東也。僕輔主者也。坐主於東南。坐僕於東北。北者主之北也。坐北面南。非坐東北而面南也。君子席不正不坐。行禮之地。而有不正之坐。民何觀焉。其三賓衆賓僚屬俱正向。而主賓介僕又各隔向。是八面之坐。非四面以象四時也。嘉靖四年。蘇守胡公改正其位。立榜於學宮。萬曆戊午。仁和季我存守澧澠。訂正頻宮禮樂。亦改正隔坐之禮。刊書流布。蓋國初會典舊圖原皆正坐。正嘉重刊。乃始更之。或纂修者一時之誤。而今遂各處相因。莫敢改正。亦可嘆也。

六藝之中。禮樂爲急。射即次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古者男子始生。即縣桑弧蓬矢。自成童以至於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聖人因而教之。制爲射禮。季我存曰。成周之以射教。猶唐之詩賦。宋之經義。今日之制舉。皆所以徵取英雄。使之敏才就法也。故庠序以之命名。有司以之教士。

周禮。鄉師正歲稽鄉器。當其射器。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而衆庶。且將祭。則射。將養老。則射。諸侯來朝。則射。諸侯相朝。則射。燕使臣。或與羣臣飲。則射。設爲大射。賓射。燕射。三禮。而又將大射。必行燕禮。將鄉射。必行鄉飲酒禮。有恩有義。而後與之射。以觀其德。故入深而趨焉。先王之教。可謂委曲而多術矣。以視徵文之暗中摸索。孰爲優乎。

射禮令典。儀制甚略。雖志稍詳。然亦未盡其妙。惟季我存鄉射疏。斟酌古今。圖說詳盡。竟可始之學官。以爲射禮之式。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二

治平類樂

天下無必不可知之理。天下無必不可能之事。天下無必不可作之器。天文。樂律二者。固稱絕學。然精天文者。代不乏人。獨樂律議論愈多。法古愈遠。此非樂律真不可知。不可作。皆論樂者。不能推見原。本。精求聲氣之元。而徒執金石黍稷。命合分寸之說以誤之也。欲正五音。必先六律。欲正六律。必先黃鐘。欲得黃鐘。必先審聲氣之元。欲審聲氣之元。必先致天地之和。欲致天地之和。必天子建中和之極。後世作樂。不先講中和位育。而紛紛於斛尺。柷。鼗。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

候氣者。古人所以驗天地之和也。王者已致其中和位育矣。然未知己之果出於中和。天地萬物之果登於位育否也。於是爲之候。以吹之。吹以聽之。吹之聽之。而果得所謂中正和平聲氣之元矣。則又爲之候。以管絃。和以節奏。薦之上帝。饗之祖考。所以告成功於鬼神。不敢以私意飾爲笙歌。欺祖宗。欺上帝也。今人不知致中和。以位育天地。亦不問天地之位育與否。而但云候氣。不知所候之氣。果屬何氣與。樂有樂章。有樂音。樂章成於人。樂音出於天。天人合德。故可以殷薦上帝。後世樂章矯誣。既無可取。而樂音又皆出於穿鑿。豈能諧神人。和上下。

天地之氣不可強。當其和時。則候得和氣。當其不和時。則候得戾氣。此萬萬不爽之理。故三代以下無論

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時。其候氣之法。作樂之法。與夫射尺秬黍。當無彼此之殊也。然而孔子於古今之樂。獨稱舜樂。且謂韶。蓋善盡美。武。蓋盡善。則知作樂根本。全在當時帝王中和位育。故當堯之時。則有堯之氣。當舜之時。則有舜之氣。當桀紂幽厲之時。則有桀紂幽厲之氣。故堯舜禹湯之時。而反候得樂。紂幽厲之氣。作桀紂幽厲之樂。決無此理。則知樂紂幽厲之時。乃欲候得堯舜禹湯之氣。作堯舜禹湯之樂。有是理哉。乃後世胡范司馬諸大儒。於皇祐元豐。欲復韶韶九成之術。而西山蔡氏又鑿鑿著書。以元聲爲必可得。其亦求之思矣。

王陽明曰。韶。是舜一本戲。武。是武王一本戲。二語妙極。則知樂紂幽厲。自有樂。紂幽厲一本戲。人在表也。表正則景直。樂無心焉。樂無權焉。治天下不求君心。而求之樂。是猶不立表而求直景。有是理乎。樂由天作。不特候天地之氣而作者謂之天。即非候氣。而凡出於無心者。皆謂之天。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物使之然。而實莫知其所由然。此其間有天焉。故審音可以知樂。審樂可以知政。季札觀樂。於列國之興亡。一不爽。蓋列國之樂。皆成於無心。無心則合天。是以興亡之徵。皆先兆於聲。而不可掩。所謂惟天不容僞也。不然。誰不欲爲夏聲者。而獨讓秦之樂爲夏聲耶。有天下之樂。有一國之樂。有一人之樂。成其昭穆。天下之樂。列國之音。一國之樂。就玉高卑。其容俯仰。當食而歎。無喪而成。一人之樂也。而其中之莫知其然而然。則皆天也。

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問其樂聲曰。厲而哀。非與國之聲也。陳後主作無愁曲。曲終樂闋。聞者及不隕涕。隋開皇初。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煬帝將幸江都。王公言開琵琶新聲。曰。宮聲往而不返。帝必不令終。此數主者。其製樂未嘗期於亡國也。而卒至於亡國。其聲皆驗。此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樂由天作。

咸問予云。樂由天作。凡樂之成。必象人主之德否。必兆一國之興亡。然則樂皆以無心作之可矣。乃孔子論爲邦。又何必曰。樂則韶舞也。曰。前此之論樂。言帝王作樂之理也。孔子之論樂。言帝王用樂之道也。至樂之爲物。感於物而後作。故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其既作之後。則又足以感人。故記曰。哀樂感人也。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也。而順氣應之。帝王之治天下。功成作樂。一本乎德與時。固不可強若夫前代帝王之樂。其聲音節奏。備在樂官者。則固可用之以調情淑性。化民成俗。孔子之論韶舞。蓋當時之韶樂。聲音節奏。猶有存焉故也。今則古樂盡亡。而論樂者。猶以爲韶舞可復。是不識作樂之理。與夫用樂之道。安可與之論樂乎。

人聲可謂樂律。喉。律管也。其聲闕者。宮音也。高亮而驟殺者。商音也。確以止者。角音也。燥揚者。徵音也。沉細者。羽音也。然一人之喉。又各自具宮商角徵羽。所謂十二律旋相爲宮也。中央之音宮。西方之音商。東方之音角。南方之音徵。北方之音羽。律管應五方之氣也。

人之生。有聲中黃鍾之宮者。有聲中某律者。古者太子生。太史必吹律以聽其聲。是也。喉。律管也。心。律木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發以厲。其哀心感者。其聲發以殺。其樂

心感者。其聲發以緩。故心者。聲氣之元也。喉者。所以候氣也。故欲調聲者。先平其心。和則氣和。則聲和矣。有天樂。有人樂。人樂以喉爲律管。以心爲聲氣之元。天樂以律管爲喉。以天地之氣爲心。古之天樂。實本人樂而起者也。故樂以人聲爲主。

樂可以知吉凶。以其得氣之先也。凡人與物。皆乘於氣。氣不可見。惟樂能宣之。故善察微者。審音以知吉凶。識天地之氣也。近世有風角。鳥占。總爲審音之樂。則知凡天地之聲皆樂。不必五音六律而後謂之樂也。

論樂必須定中聲。古今聚訟。究竟中聲亦不難知。只廣大和平者爲是。世有聖人。其心廣大和平。則自能知廣大和平之聲。

黃鍾爲十二律之君。故聲如洪鐘。中黃鍾之宮者。其人必大貴。商爲西方之聲者。其人必好殺。十二律仿人聲而作。非人聲似十二律。律音有定。人聲無定。故律管既成之後。即以之節人聲。欲使之得其中也。今伶人唱曲。多有吹簫管之和之。其音有入簫管者。有不入簫管者。此即中律不中律之謂。黃鍾候氣。必正冬至。必定土中。今歷法既有歲差。土中又自不同。則黃鍾之長短清濁。古今亦必有不同者。世儒拘執古法。皆非也。

黃鍾候氣。必正土中。然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也。故土圭測日景。嘗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嘗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黃鍾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蕤賓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灰飛始應。按此係舊說。予謂恐未必然。候氣所係在淺深。不在偏正也。

蔡元定作律呂新書。以律管尺寸。古今聚訟。難以憑準。欲多截竹。以擬黃鍾。此意甚妙。但此法止可省爭辨尺寸之煩。至於律管之音與古黃鍾合否。則未可必。予意樂主於聲。則審樂斷以聲爲主。紛紛論器論數。皆後一著事也。觀聖人既竭耳力。句可見。

律管參驗天地之氣。則酌中聲以和人心。蓋三才之道備焉。王者能理三才。則律管正矣。

樂律必始於候氣。然候氣之法。最難三代以下。未聞有能候氣者。隋文帝時。牛弘典樂。依古法候氣。氣或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文帝詰之。牛弘不能對。洪武中。亦曾候氣。而氣終不應。後太常官無別法。潛爲地道。通密室之下。實以石灰。候冬至節至。則以湯灌之。氣升而灰飛。率以爲常。此見世法錄。由此觀之。則樂律即候氣一事。後世已不得其法。而紛紛然欲多截竹以擬黃鍾。取羊頭山泰。漳河南段灰。辨今尺古尺。卒之迄無成效。無足惑也。

候氣之法。擇地尤要。地有偏中。氣有先後。江南早春。江北晚春。古詩。河畔水漸長。安花落是也。地有五方。五方各有氣。五氣各有聲。然惟中央者爲中聲。故欲求中聲。必求中氣。必擇土中。此候氣者所當知也。凡人心與天氣。人事與天道。往往暗合。世人即極意矯揉造作。不過適如人意而止。堯舜之時。且是律非於候氣之後。如後世多截竹以擬黃鍾也。所謂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天人通和合耳。以此

知後世所造之律。雖未嘗候氣。然愚以爲苟以之候氣。則亦未有不和合者。蓋天人無不暗合也。隋文時。候氣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此非不盡善。蓋天人之氣亂矣。氣亂則其律亦必亂。亂則與天地之氣不相應。觀其建國不過再傳。則氣之亂驗矣。天人和應。若毫髮不務。修德以回氣數。以合天心。而順接於候氣之說。新欲上合古初。豈不爲造物所笑耶。

天地之氣。猶人身之脈。脈亂則其人亡。氣亂則其國壞。世有識微之士。其於候氣之至。或治或亂。固應知之。即或豐或凶。或水或旱。亦必先知之。蓋天地之氣。應於節候。必自不爽。特世無聖人。能識天地之微耳。

樂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蓋一定之理。凡琴瑟之絲數。鐘磬之銅錫。簫管之竅孔。皆準於此。非是則不能成聲矣。此法伶工遞相祖述。原本皆廢。特習而不察耳。儒者但當審聲。若製器則工師之事。不必侵官也。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微如也。絳如也。以成。論樂如是而已。器數非所急也。

樂有十二律。六爲陽。六爲陰。其陰者又謂之呂。故曰六律。六呂。律者。法也。呂者。助也。十二律皆可爲衆音之法。故通謂之律。要而論之。六律又可爲六呂之法。故亦謂之六律。五音。宮、商、角、徵、羽。然其端原於人聲之喉、舌、齒、唇、牙、喉、宮音也。齒、商音也。唇、羽音也。牙、角音也。中土之人多喉音。南方之人多舌音。西方多齒。北方多唇。東方多牙。

五音非一定之聲。在太簇爲宮者。在黃鐘則爲商。在姑洗爲宮者。在黃鐘則爲角。故善考律者。必曰。聲中某律之宮。若不言某律。而泛稱宮商。非定論也。

凡旋宮皆以隔八相生取之。如黃鐘爲宮。則林鐘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鐘變宮。蕤賓變徵。以下皆然。蓋十二律皆有五音。故謂之六十調。又合二變聲。故謂之八十四聲。此旋宮法也。正聲之止於五。變聲之止於二。皆有天然一定之理。俱於三分損益上得之。正聲至五聲。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故止於五。變聲至二聲。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故止於二。邵康節觀物外篇。謂以日出日入爲法。非是。律呂新書。疏之甚詳。黃鐘一聲而已。以三分隔八之法。遞相差次。而有十二律。以十二律遞相差次。而有六十四調。八十四聲。蓋天下聲音之變。盡於是矣。此古者制樂以擬人聲意也。

十二律至仲呂相生之道窮矣。蓋仲呂隔八即黃鐘。以下與黃鐘所生相同。若以之爲七聲。則商、角、徵、羽皆高於宮聲矣。故爲變律。而其數止用黃鐘之半。其不能不爲七聲者。不其七聲。則一律廢。非天地之完音。欲其七律而仍用黃鐘則不可。若不用黃鐘。又無從起數。故於黃鐘諸律。止用其半。而其聲出於本律。此所以謂之旋宮。而見天地之氣相循環而不窮也。噫。微矣。

國語拾州鳩曰。律者所以立鈞出度也。韋昭註云。鈞。謂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製如何。朱子語錄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鐘爲宮。便以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均。蓋以律管雖可以齊五音。而吹有重輕。則音難遽定。非神智不足以知之。故依律而

製。音一定而易調也。漢京房亦以竹聲難調。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盡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準。即古均鐘意也。又梁武帝作四通。亦絲聲與準同意。

樂之難。諸太約學士大夫泥樂理而不知樂音。工師俗人識樂音而不達樂理。其實樂者。音與理而已。其聲與理。則音正焉。廣大和平。則理存焉。故君子但當審音察理。若夫器數之事。如銅州之厚薄。律尺之長短。則工師之事。聽之工師而已。不能審音察理。而反紛紛於銅州律尺。究竟不能通曉。反爲工師所笑。如宋景祐之樂。李照主之然太常歌工。病鐘聲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聲清歌協。而照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指寸。不用徑圍。且製器亦不能成。劉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非漢津之本說。而漢津亦不知。則知論樂不務審聲。而紛紛器數者。大抵皆說夢也。蔡元定律呂新書。尙不可用。況其他乎。

洪武初。常誠禮部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今之律呂。出人爲知巧之私。天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是以雖用古之詩章。古之器數。亦皆不戾而不合。凌雜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而爲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數語盡古今論樂之弊。

問。太史公云。六律爲萬事根本。而於兵械尤所重。如何。以度、量、衡、皆起於律。所謂爲萬事根本也。兩軍交戰之時。其吉凶必有氣。氣與聲相近。故吹律則能知之。猶之望氣之學也。其於關係尤大。故曰尤重。

樂不過聲。詞不過辭。聲要辭而難尋。詞平實而易辨。三代而下。求詞之合於雅頌者寡矣。聲云乎哉。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詩詞也。詩詞得所。則樂正矣。學士大夫不正樂於詩。辭而欲致力於聲。求之不可依據。據之天。即求之聲。又不知既竭耳力。而徒爭於桑黍斛尺。以較論夫長短容受。所以本末倒置。而反爲俗人賤工所笑也。

洪武癸丑。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遂命翰林儒臣撰樂章。諭之曰。古人詩歌樂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矣。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怠意。而自恃。蓋自恃者日驕。自驕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無有所避。於是儒臣乃上所撰神降祥。祝饌酒。色荒。衛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自變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命禮部付歌工肄習之。按此真得古人詩樂本旨。蓋祭祀還宮之日。正去敬就弛之日也。於此而敬。則無不敬矣。回鑾歌。煞有深意。

祭宗廟詩詞。撰述貴誠。誠則可貴。如思文之頌。后稷之頌。太王、維天之頌。文王、執競之頌。武王、成王、康王。其辭皆實而不夸。故奏之者不慚。聞之者足戒。若漢魏而降。宗廟詩詞。非不極鋪張揚厲。然於誠之一字。殊有未當。君子讀其辭。未嘗不慚其德矣。

按漢書。稱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歌十六章。爲房中樂。今觀其辭。不類房中。而四章之中。復有乃立祖廟之句。且漢高之世。不聞別有宗廟樂歌。而孝惠之世。復更名其樂爲安世樂。則知此歌雖名房中。實亦宗廟所通用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禮樂其所不貴。得兩生不止召。而叔孫通以絀齋繼之。樂歌之成於

婦人不足復論矣。顧詩歌之中，不盛稱功伐，而以大孝休德爲言，且言之重，辭之複，似乎知所本者，但漢高之有天下，功差不媿，德則渺焉，而至於孝之一字，則分毫擲筆，頗多負疚，以是告之宗廟，得無有慚歟。

或謂文廟份數宜從八，宜從六，言夏曰：「宜從四。」謂孔子嘗爲大夫也，予曰：不然。孔子雖嘗爲大夫，然使今日文廟之主，仍稱魯司寇，則四份宜矣。今廟主稱至聖先師，是已尊爲百世師，在帝王之上，豈可律以大

夫之禮乎。然謂天下之人，凡天子、公、侯、大夫、士、庶，皆有定分，惟師無定分，不可以等級拘也。祭禮份數，天子當用八，諸侯當用六，大夫當用四，各以已所應用爲尊師之極致，既無僭越之愆，亦無貶損之咎，隨分致虔，各得自盡，與禮祭用生者之祿，義特相符，斯爲至當。

問今文廟所用，乃宋大成樂，今份數既有差等，則樂舞之制當何如。曰：經之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非必不可與不可作之事，有聖人起，文廟樂舞可以意擬也。曰：擬之之大略何如。曰：樂以象成，舞之德在揖遜，則其樂揖讓周旋，武之功在征誅，則其樂總干山立，聖人道貫百王，德備文武，而其澤及萬世者，尤在詩、書、六藝，則其樂制當兼文、武，而更益以詩、書、六藝之事，斯爲有當。

審音不難，且即以俗樂論之，如琴瑟之與琵琶，皆絲音也，而琴瑟之聲疏而雅，琵琶之音繁而哀，此其人

所知也。又如笙簫之與羌笛，同一竹音也，而笙簫之音和而柔，羌笛之音厲而勁，此其人

所聞也。又如笙簫之與羌笛，同一竹音也，而笙簫之音和而柔，羌笛之音厲而勁，此其人

所聞也。又如笙簫之與羌笛，同一竹音也，而笙簫之音和而柔，羌笛之音厲而勁，此其人

哉。

朱子曰：古樂亦難改，且就今樂中去其曠殺促數之音，考其律呂，令其得正，并令詞臣撰製樂章，其間略通教化訓戒，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和平，此言殊近裏著已。所謂今樂猶古樂也，今之樂猶古之樂，談律呂者晦之，今之兵猶古之兵，談八陣者晦之。



學術辨

陸隴其

學術辨

辨上

清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于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于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所指則皆異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為靜敬，則適趨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奇篇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微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竊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于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為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道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于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于規矩繩墨之

學術辨

一

學術辨

二

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謬行，為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竊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于啓禪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于不可收拾。自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盜，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于孔孟，自外于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也。又奚待吾之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絲毫無疚也。其流入于偏執固滯，以至信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為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于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為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天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為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于華縵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為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為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善無善惡，蓋亦指知覺為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為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為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于萬變，其所見為是者果是，而見為非者果非乎？以況其心，本以為人倫庶物，初無與于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于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于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為禍于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事也，專以靜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嘗窮究，然既偏重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于過不及。是故以理為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為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顯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高顯之病，在惡動求靜。

學術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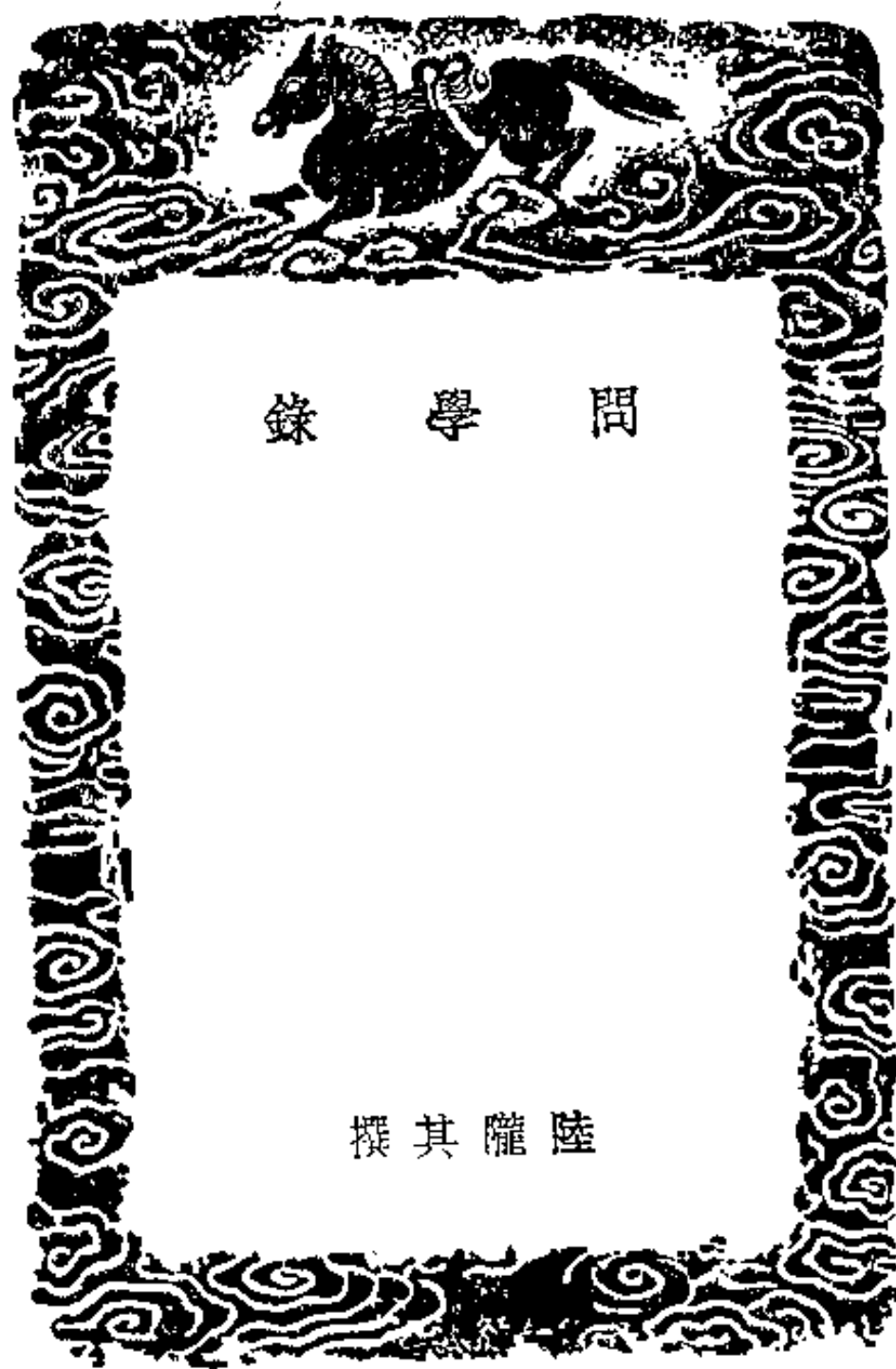
三

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因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子之學。雖竊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于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于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也。至于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委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于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日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與。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繼也遂持之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爲政事。爲風俗。禮法于是而弛。名教于是而輕。政刑于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于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于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于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魯之僻。由之彥。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術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于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于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于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氣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于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于多飲。豈其然乎。今日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聞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于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于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遺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于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于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

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嘆哉。



原序

或有問於余者曰：陸稼書先生所著，有以問學錄名者，何義也？余應之曰：先生服膺考亭素矣，於四書講義與困勉錄，不既彰彰乎？茲編之作，仍以尊考亭也。曰：自尊德性，道問學，竝見於中庸，而世之言教者，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之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為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為說，謂心即理，是以心為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即理者，能無失焉否也？至其教授弟子也，止於主靜，於是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為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若夫考亭之學，則不然矣。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常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固一理之攸同，較之二程，無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為禪學，方之為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哉？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為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詞，隨風而靡者，比比也。稼書先生獨毅然指其非而不顧，非誣姚江以費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抑無兩是，論無兩可，此先生問學錄所以見志也。今觀其言，學術醇正，原本深厚，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為刊訂是書，使天下知先生之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刪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之不問之意，蓋正學既明，異端自息，初不必切切然與較，而且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亦不至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 原序

一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陳幾亭謂：顏山農以口舌陷狂狷，羅近溪變產版之山農，視近溪家為外府，取用無厭，論學或不合，則被其煩，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難，而山農之妄取苛求，悉動於氣，人欲橫流，視彼則欲者，不應愧死乎？山農事見於鄭南泉所撰近溪墓誌，幾亭之論，非過也。蓋陽明致良知之學，苟無程朱格物之功，則所認為本心者，未必是本心，所認為良知者，未必是良知，自必有弊，而況山農近溪，專以自然為主，其弊又曷可勝道哉？

餘冬序錄論進言之法，曰：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委曲順其意，然後徐以言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言彼之不是，我卻以為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霍光，而鄭昌乃言，宜饒進有憂國之心，遂有死義之節，故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救人者也。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霍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霍黃趨出，次至任座，任座曰：臣聞新序，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霍黃，奉王與中期爭論，戰戰兢兢，不勝。秦王怒，人為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梁，紂必殺之矣。王因勿罪，唐穆宗時，崔發賊夷中人，因繫獄，發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賊夷中人，誠大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 卷之一

一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 原序

二

使非邪正交難於日前也，是為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後三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務念。上慰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故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可驗矣。又按陳農事曰：凡性躁者，乘怒雖有智不及生，必使緩之，而後智出。如敬翔之於朱全忠，往往以術緩之，緩之而後可以正諫。翔助道之人耳，然諫法可取。觀燕泉所述，則知當婉其辭，觀農事所述，則知諫又當寬其時，合而用之，其庶幾乎。雖然，此皆爲諫者言也。若受諫者，則豈可曰：若者激，若者驟，而不之聽耶？雖盛怒時，聞逆耳之言，亦當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燕泉幾亭所述，亦是教之末流之法，又不若番君教公仲連進士之法，爲得其本。

餘多序錄曰：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且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私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賢宰相如范純仁，決不肯以術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之賢，亦決不爲人所牢籠矣。此一條吾輩諸紳，則闊然之際，可以自安。又曰：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韓侂冑書曰：縱不求福，亦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此一條吾輩諸紳，則憂疑之際，可以自安。

張侗初謂：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肯者無所容，而賢者亦局於所見而不化。且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此亂之道也。韓魏公三十年相業，其得力處，正在不欲分別黑白，又作渙羣論曰：孔子云：君子羣而不黨，而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於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君子有一偏側，不肖之人，遂窺所嚮而投足焉。蠶名者託其芳，負詬者營其窟，憤盈者張其勢，嗔者假其德，荊棘載道，風波彌天，摧車覆舟，勢所必至。而士君子平昔所自期待，究竟殉此一時魑魅，而卒無所成。始於主氣節，而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面喪心之輩。至於意見牢據，猜度橫生，因此輩之是非，爲是非，奸類容而善類疑，其爲累豈不大哉！故愛國家者，無狃小羣而失大羣也。此皆切中東林諸君子之弊。然顧涇陽之告王荆石，則曰：謹厚一路人，以模稜爲工，以調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分明，則白，從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割破藩籬，遇是非，不肯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官機日滑，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卽退之猶恐不能絕，而況樹之幟而導之趨乎？此又切中末世庸人之病。然則士君子處世果當何如？曰：是在先正其本，曠然無我，而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已足風世矣。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

郭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不辨，而不宜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傷於訐，使之窮而思退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漸以導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之，不爲西京之頑鈍，亦不爲東京之矯激，此所謂君子而時中。此所謂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幾乎。不然，徒知惡矯激，而不知其入於鄉愿，徒知惡鄉愿，而不知其入於矯激，雖如魏公之不做分黑白，忠厚莫甚焉。是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鄉愿也。然使一槩如此，豈得無弊？雖如涇陽之正直，嘗自謂：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是亦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徒矯激也。然終不免於矯激之禍。爲君子者，可不慎哉！況矯激之弊，世必且其轉爲鄉愿，鄉愿之弊，世必且其轉爲矯激，是二者又適相因也。是以天下務在於平，而君子惟貴於中。雖然，尙書有直寬剛柔之教，則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時已然矣，是又賴在上之君子主持而化裁之，取其長而導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於正直，正直者，不病於忠厚，而鄉愿與矯激者，皆不得而託焉。則東京末流之禍，不見於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幾矣。○蓋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論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答呂伯恭書曰：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聖人之意，是言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此說甚精，然集註止言直道之不可不行，而不言直道之可行，豈以其涉於計較得失耶？蓋聖人此言，與魏徵勸太宗行仁義之意，又不同。集註之斟酌尤精矣。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不足徵，蓋惜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於後世耳。今孔子之道，雖垂於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羣聖者，後世亦不能知其詳。若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爲諸經之傳註，既足以明道於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於文集語錄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

論語一書，不載記述姓氏，漢書藝文志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蓋不言何弟子，鄭康成謂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柳子厚謂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疑是孔子弟子雜記其言，而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卒成其書，程明道亦以爲然。魏了翁謂：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子不尊於字，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然則論語亦未必出曾門也。今亦不必強定其爲何人。

孔孟每稱善人，大抵善人之類不一，有近於狂之善人，有近於狷之善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裁成焉者也。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爲狂，俱未是。象山、陽明，大抵若是近狂之善人。又按：朱子語類論語不得中行章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曾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貴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又曰：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御有狂氣象，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

有爲據此則又似以善人爲謹厚之士愚謂有近於謹厚之善人而不可謂善人止謹厚之士也謂善人不及狂狷止可指近於謹厚之一種而不可以此舉善人也朱子此條宜善會永樂時纂大全刪去善人字甚有見

沈晴峯論清任和之義曰昔在孟子時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名與孔子鼎立未有標別而獨尊吾孔子也者惟孟子始見孔子之大爲此區別之論伯夷擔負綱常砥礪名節一讓而父子兄弟之道立一諫而君臣冠履之防明後來如季札嚴光文天祥之流似之然世路清難利害相攻使人人遜讓以不犯手爲高大事大變倚靠誰人故伊尹一任而伐夏救民再任而放桀復辟後世如盤光諸葛亮之流似之然自世之衰也非復三五之時公道半明晦人羣半真偽故人情事變亦半起半仆任之不能清之不得則須耐性柔情徐量其機解紛調劑救之者半隨之者半故柳下惠者未嘗不潔不必激而表其清未嘗不任不必任而處之過曹參丙吉謝安王旦之流似之人生處世只此三條大路孔子酌於三者之中幾微中節譬之大器用藥仍是藥工所用者勸合銖兩之不同耳譬之於九庖丁之於牛丈人之於承蜩輪扁之於斲輪皆妙在手法輕重疾徐之閒嗚呼巧難言哉若論其大較伯夷擔負綱常清亦有任柳下惠道事人和亦彌清伊尹一介不苟清而能任聖人所由不同道其趨一也仁也此論清任和之義精矣然清任和與爲我兼愛執中又何以別曰清者無我與爲我不同任者有差等之愛與兼愛不同和者調劑於清任之間執中者強執於爲我兼愛之中故夷尹惠與孔子偏全之分也異而同者也楊墨子莫與孔子邪正之分也直爲異端而已然則季札諸葛亮謝安王旦之流亦可爲聖乎曰是皆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徒也蓋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內又各自有清任和之不同清任和內又各有剛柔之不同

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其意皆欲以朱合陸此皆所謂援儒入墨較之顯背紫陽者其失尤甚陳清瀾名遠東隱人此一條陳幾亭論之甚詳清瀾曰朱子於象山早歲猶去短集長略有取焉至晚年益相冰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明徵篁墩道一編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爲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既成後人忘源委一切遵信而不知篁墩之爲顛倒爲變亂爲誣爲誣也其誤後學甚矣愚聞閱焉不敢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爲學部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事得罪篁墩不敢矯誣前賢詎誤天下後世學者幾心曰篁墩此條見中觀陽明所輯朱子諸書乃平日錯綜答人亦或因朋友之病而自抑以醒之不盡出於晚年也陽明取以自同呼之曰晚年定論亦從數百載後遙斷之耳夫以朱子之躬行實踐而反自愧爲口耳之學正文莫猶人之意今亦執夫子之言而謂聖人躬行未待可乎但朱子誦讀著述精神所用成者過多晚年益加切近又其進處寧可謂其生平專事口耳茫然無得於心至老而痛悔極矣未及改正耶二陳之言蓋皆本之困知記合而觀之則朱陸異同可不待辨而明矣不然如陽明之徒竟以集註或問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謂其晚歲大悟舊說之非使學者雖有信從朱子之心而不能不惑於其言天下何不幸而有此種議論也至於徐文貞學則一書則又欲以

陸台朱此則所謂推墨附儒夫以朱合陸固失之誣以陸合朱則亦失陸子之所以爲學矣象山之言雖未嘗不曰親師友曰觀書冊曰講明然其講明一邊卻輕豈可與朱子之尊德性道問學並重而無弊者同日語哉文貞強而一之亦豈真知象山者也

餘多序錄云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劉入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問與劉啖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鵠存焉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此何莫非數也哉愚謂此雖是數然君子於冠裳佩服之閒亦不可不致慎一有所忽是亦學問之疏也聖人以杖叩原壤此亦因人而施若使遇莊周蘇軾必不如此彼亦必不肯默受適以啓其不遜耳大抵人之流於異端者有剛柔之不同而聖人之教亦有剛克柔克之不同原壤之叩蓋以剛克柔之法也宋范純仁貶武安軍節度使永州安置或謂其好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愚謂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陳垣爲太常博士常以書諫丞相史彌遠彌遠召垣問曰吾甥始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愚謂君相論人不可疾其好名君子自處則不可好名

家語一書亂於後人之手又未經程朱大儒論正是以愈傳愈亂餘冬序錄謂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註家語十卷此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歟今世所傳家語殆又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所以知之者蓋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可知其非肅之全書矣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云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問子桑伯子朱注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在中取說苑中語爲證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今家語元王廣謀所註本也顏何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以餘冬序錄觀之則朱子猶及見王肅本而今則重亂而失真矣譚梁生以伯子事見說苑而不見家語而議朱註之疏殆未考家語之始末也亦可爲讀書輕視古人者之戒矣鄭南畝自記萬曆壬辰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欲頭得夫乃持尺牘呼謝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屬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畝退而深自慚悔呼謝至以好語慰勞之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謂暴氣躁怒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俚人怒可輕視哉聖賢處此寧從容以俟必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南畝之悔即程子所謂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也然此猶是怒之不甚當者也即使當怒而怒亦必思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必思孟子所謂於禽獸又何難焉必思叔向所謂楚辭吾忠若何效辟但當以理自處不可一於縱弛耳

講章之道不怠。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腐。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決其腐爛。聰明向上之士。翕然歸之。陸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愚謂晚村之言。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然諸儒之拘牽附會。破碎支離。潛畔師說者。誠有之。而其發明程朱之理。以開示來學者。亦不少矣。使朱子沒後。無諸儒。則其離樊不至陸萬而始裂。而今之欲闢邪從正者。豈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蘊。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若盡舉而棄之。曰。是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則因瑕廢瑜。而程朱之道。亦孤立而難明矣。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二

遇事須從容詳審。一或急遽。不特平時未嘗講究者。必至於差。即曾經講究者。亦不能無失。此聖人所以入太廟。每事問。而大學知止之後。所以又貴能慮也。然人亦有知從容詳審之善。而臨事不覺急遽者。則以其無主敬之功耳。平時無主敬之功。則不能知。臨事無主敬之功。則不能慮。故君子之不可須臾離者。敬也。

劉誠意著郁離子。持論頗正。然其書多學莊周之寓言。此在莊周。已疾其誕。況可從而效之乎。或曰。周公鸛鳴之詩。非寓言乎。何獨病莊周也。曰。託於物則可。託於古人則不可。恐以僞亂真也。託於目前之物。則可。託於荒唐之物。則不可。恐以無爲有也。鳳鸞九萬里之說。顏子心齋坐忘之說。至今惑人耳目。如之何其學之也。

呂晚村曰。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窮難殺戮殆盡。僅存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註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旨。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故余謂。

講章之道不怠。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腐。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決其腐爛。聰明向上之士。翕然歸之。陸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愚謂晚村之言。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然諸儒之拘牽附會。破碎支離。潛畔師說者。誠有之。而其發明程朱之理。以開示來學者。亦不少矣。使朱子沒後。無諸儒。則其離樊不至陸萬而始裂。而今之欲闢邪從正者。豈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蘊。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若盡舉而棄之。曰。是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則因瑕廢瑜。而程朱之道。亦孤立而難明矣。

晚村謂。道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通可致。無一定不易之理。如論語仲尼焉學章。道字。註作諷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諷訓禮文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蘊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此兩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諷訓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以此爲道。畔乎不畔乎。蓋此章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問。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則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如此觀之。方見朱註之不可易。愚按。晚村之論最精。蓋使泛論道統。則當就生知天縱言。不當復就師言矣。此朱子所以斷爲諷訓功烈禮樂文章也。道註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畔之也。將不庭踵矣。以此推之。豈特讀書爲然。子孫守祖父之法。臣民奉朝廷之訓。誠能知其所以然。則雖或誘之使不遵而不能。不然。雖一時行之。未幾而思變焉矣。況又有邪說。惑行。從而惑之乎。即使幸而未變。亦將拘牽附會。不勝其弊。至於極重難返。而不得不變。原其始。皆由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故至此也。或曰。世俗之難與深言。久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能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也。聖人不能使之知。而況於後世乎。曰。不然。孔子之言。非聽其不知之謂。正欲治民者多方開導。以使之知也。蓋民不知其所以然。則可由不可不由。能由於一時。而不能不畔於異日。法制雖定。而天下之治亂未可知。此聖人所深憂也。是故庠序學校之設。月吉誦法之舉。皆所以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然後其所當然者。可以常由而不變。即天下之民。愚智不同。不能盡知。而浸灌之久。務令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則亦相與維持夾輔。以共由於大道。雖有蠢然無知之民。亦安於其所當然而不變。昔周之盛時。無日不教導其民。既其知覺。而去其弊端。至於成康之際。則民亦多能知其所以然。是以風俗淳美。迄幽平之亂。而先王之遺風尙存。使當時教導之不切。浸灌之不深。徒責之以當然。而不使之知其所以然。則豈能根深蒂固。若是之久。而不變哉。後世不知此旨。非愚民而不使之知。則聽其不知。學校雖設。而徒爲具文。是以風靡俗頹。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民不得已而由之。或陽由而陰違之。其繼也。終歸於廢弛扞格。而上亦無如之何。嗚呼。是豈民之果不可使知耶。抑聽其不知者之過耶。夫治民者。求轉之。馳驟之。欲其一日而曉然於道德之旨。則誠有所不可。若夫漸以引之。寬以導之。多方以化之。使其知覺日開。則因其所當

然而徐悟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日益明。則其所當然者。益鼓舞而不容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何不可之有。

羅整庵祭章楓山文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溫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整庵非諛人者。其贊楓山如此。今讀其諫煙火疏。及與羅一峯論鄉約書。與鄭御史賀諫議論孔顏之樂二書。非有得於中者。不能爲之。當時稱之者。如楊廉士。諫議字方震。成化二十二年進士。則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如費宏則曰。其進也。以引君當道爲急。其退也。以安貧守道爲樂。邵寶則曰。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崔銑洄辭則曰。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疏。一峯羅倫尙直而準。定山莊景好名而無實。獨楓山德行無瑕。數公之言。大抵皆實錄也。論其所至。當不在整庵之下。但其著述差少。然公嘗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雜可也。此一言。即可爲萬世著述之法。辭文清常。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蓋亦楓山之意。

二程先生。一寬和一嚴。屬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接見明道於汝州。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二先生氣象不同如此。然不可以此遽議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荆公服其忠信。而伊川不能使子瞻不誣爲奸險。亦非二程之有優劣。蓋荆公尙能容明道。而子瞻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論學言之。語錄中。明道言居敬處多。伊川言窮理處多。如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曰。有道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如曰。學只要鞭辟近裏。已質美者。明得澈渣滓。便渾化。與大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則皆伊川之言也。故近世諸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學一也。窮理居敬。必無偏廢之理。特記之者有詳略耳。伊川嘗謂張釋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此程門鐵案也。後人奈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必欲分焉。則有之矣。朱子曰。明道說話。超越。不如伊川說得確。又曰。明道語弘大。伊川語親切。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又曰。明道可比顏子。若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卻不能到。又曰。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當以此爲法。又曰。大程當識其明決中和處。小程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合朱子數條觀之。則知明道天資高於伊川。伊川學力所至。不讓明道。學者當學明道。尤當學伊川。明道有優於伊川處。伊川亦有優於明道處。

二程論治。皆以立志爲先。明道上殿劄子。則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曰。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變難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伊川上英宗及太皇太后書。則曰。君志立而天下治。曰。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二先生之言如一。誠以天下之本莫先於此也。孟子謂。大人當先格君心之非。然定志又當在格君心之先。若在熙寧。元豐之間。則又不可如此論矣。

伊川有詳學制。凡數十條。朱子作伊川年譜。特表數條。一曰。改試爲課。謂。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終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一曰。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謂如胡瑗。張載。邵雍之輩。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延請居於堂中。不獨學者得以於式。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無其人。則虛之一曰。醵解額以去利誘。謂。太學解額五百人。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如嘉祐以前。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自餘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一曰。省繁文以專委任。謂。案文責述。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才論秀之道。三舍升補。復專據文簿計校等差。今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更不須繁文。一曰。勵行檢以厚風教。謂。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今立法。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開殿使酒等。本監學。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又立觀光法。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此數條。皆非漢唐學校規模。○又置待賓。吏師。二齋。亦年譜所載。集中不詳其制。伊川經筵三劄。不特輔導人主。人家教子弟者。皆不可不知。

明道秋。日偶成一律。真所謂漆雕開已見大意。首云。開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此言素位不願外之。道下遂言其所見曰。萬物靜觀皆自得。此言萬物皆備於我。四時佳興與人同。此言以萬物爲一體。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風雲變態中。此言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富貴不淫貧賤樂。此言至誠無息也。結曰。男兒到此是豪雄。此是謙詞。有吾斯未能信之意。又以見世之所謂豪雄者。不足爲豪雄也。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乃高明之極。此與居敬行簡。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一則。朱子皆分爲兩截。程子皆合爲一事。非相悖也。程子自其合者言之。朱子自其分者言之。正和發明。若象山。陽明。亦皆欲合爲一事。其意便不同。皆諸修屋。程子止言修屋。則修牆在其中。蓋牆即屋之牆。恐人認爲二物也。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牆。恐人只知屋。忘卻牆也。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若象山。陽明。則只要修屋。不要修牆。

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盡處。又曰：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大段寬而不切，不如橫渠說，心統性情，說得的當。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又曰：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又曰：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此說終是小偏。又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故流弊至此。此可見朱子之細心。

朱子謂理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此言理氣之一而二也。明道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氣亦道，道亦器。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原來只是道，此是理氣之二而一也。程、朱之說，本合，猶庵乃謂理氣一物，不容分，而不滿於朱子之說。何耶？林次崖言：理一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理言則太極一理，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物，其分殊也。此一段發明程朱理氣之說最明，而整庵謂其未睹渾融之妙，亦過矣。又朱子以發於形氣者為人心，發於義理者為道心，體用動靜，道心人心，皆有之，此不易之理，而整庵謂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說殊難通。又以宋儒分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一性而兩名，疑其辭之未盡，而謂不若以理一分殊言性，較似分明。此皆整庵立說之異處，總由不知理氣之分也。整庵知心性之分，而不知理氣之分，不可曉。

夫子答子夏問孝，而曰：色難。愚嘗思之，豈獨事親為然哉？凡人處世，言行之差，猶易檢點，言行雖未皆有差，而聲音顏色之間，為人所厭惡而不覺，即人未必厭惡，而有可厭惡之理，此最難檢點，非主敬存誠居官，有不當煩者，有不當煩者，如柳子厚郭駘傳所言，此不當煩者也。如小民有犯法，而罪不至死者，官府既罪而釋之，即置之度外，豈能必其格心哉？或逆料其不格，而鞭之杖下，以示威於衆，則又殺之，不以其罪，則顯公國寶宰吾邑時，民有犯賭博，偷盜，不孝，諸罪者，既如律治之，則記於冊，朝望召其父兄鄰里而詢之，能改過否？不蹈前轍否？衆皆言其無他，則喜而道之，莫對則量笞之，此法甚善，民之善惡官府常能記憶，而教導懲戒之，則自然而格，此不當煩者也。

宗子無子，無期功兄弟之子，可以為宗子後者，而有期功之兄弟，將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乎？抑將別推總麻兄弟之子，以為宗子後乎？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則是宗子無後也；使總麻兄弟之子為宗子後，則是宗子之祖若父，有子孫而不使之奉祀，乃使非其子孫奉祀也。二者無一可矣。然則當如何？曰：繼宗子與繼支子不同也。繼支子者，以支子為主，苟其昭穆之順焉，則使繼之可也。繼宗子者，當以祖為主，苟其祖之子孫未絕，則固不得舍其祖之子孫，而使非祖之子孫祀其祖也。天子諸侯與士庶之家，貴賤雖懸絕，至於宗法，則一也。假令武王無子，將使周公承文王之統乎？抑將使太伯、虞仲、虢叔之子若孫承之乎？令成王無子，將使唐叔承武王之統乎？抑將使伯禽之子承之乎？漢之孝惠、孝文、明之武宗、世宗，皆此義也。以此觀之，繼宗之議，可決矣。

吾學編以胡敬齋、陳利夫、布衣、天順二年、附於陳白沙之傳，此其失莫甚焉。敬齋雖與白沙

同游吳康齋之門，然其學固非白沙所及。陳利夫著程朱正學纂要，雖其教人專一靜坐，陳清淵謂其學識未及胡敬齋，只是胡介之士，然亦非白沙禪學之比，而乃以二公附白沙之傳哉？若賀克恭之執弟子禮，事白沙，肖其象，縣空中，以附白沙傳可也。吾學編論王陽明曰：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子靜豈異端乎？公所論發於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研玩，久當見之。鄭公左袒陽明如此，宜其屈敬齋於白沙之下也。

吾學編永樂二年，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蓋朱儒，楊文貞公士奇請燈季友書，上救行人，饒季友至饒，大會諸泉郡縣吏民，提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當時朝廷扶持正學如此，宜士習之日端也。亦見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為久遠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苦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宋初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俸門如鼠穴，不可塞，需工，柁師有少販，則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至此？自鹽法變，而回鹵無所得，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販鹽，不可勝計。此二事，楊龜山皆舉以告欽宗，有國有家，皆不可不知此。

明則誠，可學，誠則明，不可學也。學為誠明，則如告子之不盡心，刑公之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而已，聖賢言心有與事對言之者，有包事而言之者，如孟子之言仁心仁政，此以心與事對言之者也。率牛章言心，則包事而言之者也，有與理對言之者，有包理而言之者，如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以心與理對言之者也。孟子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包理而言之者也。敬、義、亦然，龜山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觀子產不與韓宣子環，則閭相如之完璧，不足道矣。觀行人子羽卻楚圍之入，則相如渾池之會，非萬全之策矣。龜山以相如為暴虎馮河之徒，信然。龜山謂周勃起布衣，蓋樵樵鄙人，以其厚重，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然樵樵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瞶，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猶忿偏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心，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待於此乎？龜山此條，即大程不欲撤拾臣下短長家法，顧渾陽自謂持謙，洛關之清議，恐尚未見及此，又或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龜山曰：事必須量淺深，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違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不直，則道不見，此

一條與論及歸意思同

夫子訓辭達而已矣。然必先明理養氣。然後所達者皆溫柔敦厚。光明正大之言。不然亦自達其所見。而非夫子所謂達也。龜山謂子瞻詩多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事爭氣。此不知溫柔敦厚也。又二公所見皆非中道。此不知光明正大也。是皆非不能達之病。病在不能明理養氣。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龜山謂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行廉恥。劫人使信己也。今人如此劫人者甚多。君子不可不知戒。且吾言而人不信。正當內自省。必吾平日之誠信未足服人耳。如何反以此劫人。

龜山謂郭汾陽不問發軔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愚謂汾陽此事未盡善。發軔亦不可不問。但當問之有方。不可逆億以啓。及株連無辜耳。或知其人有社鼠城狐之嫌。則問而不窮治可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聖人何從知之。必也其微之言行乎。視聽言動之間。博文約禮之際。無違焉。則心無違矣。聖人之觀人。猶良醫之視病。見其表。知其裏。

愚嘗有告子陽明之辨。曰。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實外面之差失。因目爲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其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拗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者。強者必至於執拗。弱者必至於委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歟。呂川晦見而評之曰。百餘年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真范甯所謂。波蕩後生。使精神翻然改做。至今爲害。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亦皆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好。非禪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當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外尤甚。皆載在實錄。可考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考其史料。三處老。用晦之論陽明。比余更嚴。然非刻論也。用晦又曰。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關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此論尤精。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二

朱子集中。吳伯豐問孟子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註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註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云。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輯所就也。按今孟子註。仍是伯豐所引。則知朱子於集註未及改者。亦有矣。然其大本處則必無差。非姚江之徒所可藉口也。

朱子答劉仲升書。謂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論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使自主張。以爲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剽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蘊厲激發。已全不是聖賢氣象矣。譚梁生見聖編。其病正白如此。見五十

朱子答項平父書。謂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懷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懷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懷與不懷。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問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競裸也。按愚向直以告子

作象山陽明之流。今觀朱子此條。則又見其小異處。見五十
要引一書。大有功於先儒。如程子云。性即理也。濂引曰。性即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爲性。不然。何處不是。
此言豈不大有功於程子乎。

胡世寧在弘治間言風俗之弊。曰。朝士安於簞養。狃於因循。廉節墮地。趨趨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
爲矯激。以推茲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語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
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愚嘗三
復斯言。自古風俗之弊。莫不皆然。但有輕重淺深之不同耳。有志世道者。可一日而忘挽回之方哉。

史記載晏嬰沮孔子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
以爲俗。游說乞食。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
節。衆世不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司馬溫公。金仁山。皆疑晏
子之賢。未必有此事。然朱子於論語序說。雖削去其語。而仍載其事。則未嘗以爲無也。明末。有王革論之
最詳。曰。晏子學於墨氏。而精其術。是故見吾夫子之祭。必豐腆也。則以爲不若豚肩不掩豆之爲愈也。見
吾夫子之衣。以楊裘也。則以爲不若一裘三十年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飲食。多不苟也。則以爲不若食
無兼味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親喪。自盡而禘於內外者。必誠必信也。則曰。崇喪厚葬。不可以爲俗也。而
不知以薄爲道之流於忍也。見我夫子之急於濟時。而周流四方也。則曰。游說乞食。不可以爲國也。而不
知。如其道。則傳食諸侯。不爲泰也。見其與與之言。則謂之滑稽。而不知欲人之易從也。見其直道事人。則
謂之倨傲。而不知持身之不可苟也。見其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則謂其盛容繁飾。而經年衆世不能殫且
究也。而不知。苟簡鄙陋。君子以爲固也。此一段。可爲定論。愚謂。夫子之於晏子。猶朱子之於象山。道
雖不同。而不嫌於交好。

晏子。子西。同祖孔子。然晏子之祖。是因其學術之僻。若子西則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輔
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
之福也。純是私意。兩人相去又甚遠。

史記。檀弓。皆載孔子負杖道遊。歌泰山梁木之事。吳澄曰。此妄也。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
與杖。道遊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若晝夜。豈自爲歌詩以悲其死。且以
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詞。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
妄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爲之。欲表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卒
處此論。言聖人生死之際。甚明白。若如史記。檀弓所載。則孔子之臨沒。不如曾子之啓手足。易簀。遽矣。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容看得容易。有多少牽制。多少逼迫。自人視之。皆是不得不入。不得不居之勢。卻
能擺脫。所以非有學有守者不能。

宋儒薛士龍云。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亦不要看得容易。須要在事勢牽制中。放出力量來。方能如此。
子夏云。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能戰。即是好機括。今人俱望風而靡。何
嘗能戰。但與紛華靡麗戰。猶易。與貧窮困厄戰。卻難。故須要在此處爭箇勝負。方是真能無爲所不爲。無
欲所不欲。

朱子沒。而門人各記其所聞之語。殆百餘家。蜀士李道傳之。始取三十有三家。刻之於池州。爲語錄。其
弟李性傳又取四十有二家。刻之於饒州。爲續錄。建安蔡抗又取二十三家。刻之饒州。爲後錄。莆田王士
毅。又因而類分之。曰語類。刻於蜀。東陽王偁。又爲續類。刻於徽州。凡三錄。二類。五書者。並行而
錯出。不相統一。景定癸亥。導江黎靖德始合五書而參校之。去其重複謬誤。因士毅門目。以類附焉。而名
曰語類大全。凡百四十卷。其後。又取建安所刻天台吳堅別錄附入焉。於是文公遺語始備。然蔡公抗後
錄序云。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
行於世。豈斯文之顯晦。固自有時乎。則朱子之語。爲語類所未載者。亦有矣。古今立言之多。莫盛於斯矣。
朱子謂。乾象辭。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
看。愚按。此即賦詩斷章之意。在聖人亦不過偶一爲之。若學者若此。自當謹守章句。不可穿鑿附會。藉口
聖人。

朱子論天。謂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故程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又云。天地之常。以其心
普萬物而無心。若止說得他無心處。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程子所謂。以主
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又如何心便是他主宰處。此一條。楊道夫所記。說天字最周密。又沈側所記。有
云。經傳中天字。有說蒼蒼者。有說主宰者。有單訓理者。亦明。

語類云。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便張
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愚謂。孟子言。形色。天性也。未
嘗不言氣質。氣質之說。非起於張程。此一條。似有可商。

朱子論讀書之法。謂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此即
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語類謂。顏子亦只是持敬。與集註乾道坤道之說不同。集註是分言之。語類是合言之。合言之。則克己復
禮。亦止是持敬之至。見卷二

朱子論致知格物。謂游楊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卻是集
諸家語錄。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然則生於朱
子之後者。得見朱子之全書。而折衷。而取其中之義。之。亦未爲不幸也。但不可自齒耳。見語類
唐以前。儒者皆以愛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而人始知愛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後。
儒者又多離愛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即愛。亦不離愛。言仁之說。於是始精。

然此等處，不須語類，不知程、朱用心之苦，若無程子之說，則言仁者日流於淺近。若無朱子之說，則言仁者又日流於高遠，無理會處。

孔子於魯人獵較可從，而女樂必行者，一則是由剝而復之機，一則是由復而剝之機也。聖人之審機精矣。語類曰：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變而作，正此之謂。

語類謂：秦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解秦伯爲至德，謂武王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秦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十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按：朱子、東坡同有不滿武王之意，而其語氣相去霄壤，讀此一條，可以悟修辭之法。

語類謂：詩者，古人所以詠歌性情，當時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著，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論語，方能興起善意也。愚謂：讀論語，固能興起善意，然聖言簡略，又不若小學近思錄，朱子行狀，尤能使人興起善意。

嘉善周永則先生嘗作戒誡錄，曰：莫道是該讀，其實該讀，被入包容，甚於戲辱，愚每三復此言。

文文山御試策云：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俾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其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系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師友之所誨，明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犖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嚴嵩、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彘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言舉業之弊，最爲痛切。

文文山御試策云：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汗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此即召公所謂：細行不謹，終累大德。伊尹所謂：爾惟不德，罔大也。

嘉靖時，不惑於異學者，惟錢子鍾世統一字仲幾官至南。聖王在上，諸臣宜務實德，以贊休治，乃尊陸氏，彼集中書尺，防伐伯氏，非德人之詞，學者習之，不亦長輕而助蕩乎？泰和盤庵羅公斥象山之語，一言蔽之曰：認心爲性，消崖霍氏章推而句挾之，然後陸氏之爲異端，莫道也。又曰：儒道衰於我代，前聖若薛文清、吳康齋、胡叔心三子，造詣各等，然篤學修身，庶幾儒矣。成化中，乃有陳白沙起於嶺嶠，失志科場，乃撥異學之緒，炫以自居，摘首山幾，坐收高譽，近日效之者，變異橫發，恬亡顧憚，此等正論，亦嘉隆以來所罕見者。道公論他事，亦多見道之言，其論楊東里曰：當官德正統之間，其君子有爲之時乎？其民樸，其君任人，其奢淫不萌，其貪黷不行，不謹嗚也。東里公乃日與其僚嬉燕，晉世唐律，是改是茲，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公而知此道，安有己已之符，庚午之

易儲、丁丑之倖功耶。其論周文襄曰：文襄其知巧之才耶，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共正賦，已竭力矣，奚從而得餘米，括餘米而曰薄賦，則朝四暮三，恐弄其民而已。餘米豐衍，乃奉貴賓，結交遊，修釋子之宮，蓋費生民之膏血，蘇人幸寬目前，乃忘其厲已而禍之，追觀漢臣之富民力農也，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侈大，況文襄者，曷足多哉！其論羅一峯曰：李文達奪情而相，非義也。然出於新皇眷倚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君遜賢之請，可矣。乃襲宋士詆嵩之文，醜言過斥，何歟！其言皆卓然，崔子鍾謂：景皇帝易儲，或譏薛文清之隨，正德戊辰，銑與修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正統己巳起承大理，督餉于滇，景泰辛未，歸朝，壬申，陞南理學，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此亦誦法文清者不可不知。

語類中，論克己，有吳雉所載一條云：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卻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卻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蠶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得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愚因此悟大學八條目，俱是尋常工夫，惟誠意章謹獨二字，是漸說到向上工夫，非謹獨即誠意也。蓋意之發，有人所共知者，亦有己所獨知者，語類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與鄉原不同，此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卻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沈做罪過底人，二者皆是要譽，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按朱子之意，是以居之不疑爲近於無忌憚之小人，此是就子張身上說，子張雖非小人，然是一邊氣習，極其流，必至於此。

善人教民七年，集註謂：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語類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隨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卻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按此則言講武，於今日豈易言哉！溫公猶如此，而況他人乎？所以夫子言足兵，必本於信，子路言勇，必曰知方。

語類：徐寓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着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朱子之言如此，乃自嘉隆以來，談良知者，莫不藉口明道識仁說，是豈善讀先儒之書者乎？孟子議論最高處，在知大小，能詳其大，而略其小，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朱子曰：其意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爲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蒙引曰：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能，如焚廬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能，越謂朱子教人，最得此法，語類中，時時提醒此意，雖隨其所問答之，必曰：道理緊要卻不在這裏，不消恁地

理會。如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詞。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之類。又不但問及要緊事。如此答也。若問得太高。又必引到親近處。如云。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俱是孟子夫子家法。

語類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愚意。告子之病。似不如此。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非謂心與言不相干也。正以心爲言之本。吾守吾心。而言自明。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非謂心與氣不相貫也。正以心爲氣之本。吾守吾心。而氣自正。朱子謂象山之學。與告子相似。則告子之說。決當如此看。

薛文清讀書錄曰。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又曰。太極。性理之尊號。又曰。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又曰。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又曰。太極只是性。又曰。太極是性之表德。此數語。發明太極最精。與程子性即理也一句同。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四語。是理學之宗祖。讀書錄亦解得最明。其解顯微。體用。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其解陰陽。動靜。曰。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卻自靜中來。如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又曰。今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爲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聚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即所謂太極動而生陽。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理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極則爲一縣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此種發揮。確是洛閩之真傳。

薛文清謂。讀朱子語錄。雖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然手筆之書。亦有得語錄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不加採擇。而爲此言耳。

文清云。豈獨樂有雅正耶。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禮、樂、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邪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有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愚謂。欲崇雅而黜鄭者。必先明乎雅鄭之大綱。然後能審取舍。不然。其不以鄭爲雅者。幾希。

文清云。道學以五經四書爲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入道。愚謂。讀史必讀綱目。然後史學經學爲一。讀書錄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又曰。先天圖隱而不傳之時。雖有大傳說卦之言。讀者莫知其說。及邵子得先天圖。然後以大傳說卦之言證之。一一相合。於是象數始大明。按。圖象隱於異學。而邵子取以明易者。知其原非異學之圖象。特此失其傳。而隱於彼耳。近世言三教合一者。不得藉口於斯。圖象在異學。止爲形氣之用。在吾儒。則爲義理之源。

薛文清自謂。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又謂。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嗚呼。文清尚如此。今人安可不知極力變化耶。

讀書錄曰。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若必待中。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然則孔子所嘗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又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此二條言聖賢因時立教之意最明。蓋孔子之時。未有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之說。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則異端之說。方且共託於上達。而浸灌於學者之耳。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與天道。皆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

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第三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即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一件事。一件件專一。便是敬。此發明程子主一無適之義。最精。讀書錄。蘇季明對程子曰。兩常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此即文清之說也。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四

許鍾斗。字子文。號止五。清江浦人。有道德家。有楊墨家。有陰陽家。有法術家。有縱橫家。家各爲教。而不可無孔孟之學。漢唐宋以來。有游俠。有釋老。而上之所以羅士者。又或以博學。以宏詞。以詩賦。以對策。射策不盡以明經。故不可無周程張朱之學。乃今之爲周程張朱。與爲孔孟者。徧天下皆是矣。師以是教士。以是習。其學宮升之司徒。貢之天子。組織而爲文章。彪炳而爲事業。軒揭而爲節義。何莫非學。而乃必於文章。事業。節義之外。別立一理學之名。於傳註之外。別標一宗旨。於學校之外。別尋一師門。果何說也。此一段。蓋有激乎嘉隆以後講學之弊而言之。其實。今之欲講學者。只當就舉業中。指點。不必另闢一門徑。

鍾斗論格君心。當自身始。曰。身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欲言投珠抵璧之風。身無集思廣益之誼。而欲言縣錄設教之美。身好矜伐。而欲責君以持盈。身好倖幸。而欲責君以去讒。身好慘刻。而欲責君以大度。身好舞智。而欲責君以推誠。必不得之數也。嗚呼。豈獨格君哉。齊家。治國。平天下。何莫不然。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狂狷與之內。有許多裁成輔相之法。究竟欲其歸於中行。非徒嘉獎之而已也。若但知嘉獎。則狂者之氣將益高。而狷者之守將益僻。其去中行將益遠。豈聖人之教乎。漢之黨錮。明之東林。皆錯認聖人取狂狷之意。

謂舟石作延綏鎮志。論河套云。議者以河套爲時之朔方。然時言王命南仲。城彼朔方。錢之者曰。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爲近疆之國耳。未嘗指爲河套也。成化時。有訓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復河套。爲失策。然安南。永樂時之郡縣也。宜宗朝。猶繼而去之。況新營土木之變。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過乎。會銑之論。輪臺之議也。子俊之策。朱崖之議也。舟石此論。甚矣。又引張方平。諫用兵書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居於白刃。筋骨絕於餓餒。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羸服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嗚呼。聞方平之言。而不心動者。難矣。愚聞見舟石此論。而尙思開邊釁者。亦可以止矣。延綏鎮志載。李自成。米脂人。爲銀川驛馬夫。崇禎元年。延安大饑。羣盜並起。而自成尙爲驛子。無叛志也。兵科給事中劉繼上言。減驛站。歲可省金銀鉅萬。朝議是之。凡游民之隸驛驛遞者。多亡去。自成亦復無聊。始爲小偷。因竄入流賊。初不過爲裁省計。豈意游民無所得食。而饑荒又迫之。卒至於土崩而不可救。愚讀之。不覺三歎。今之言理財者。勸云。當節嗚呼。節之一字。豈易言哉。

時文論子產聽鄭國之政章云。時至戰國。苛察微縵之政深。而溫惠慈和之意少。蓋天下尤尙刑名哉。然而刑名之始。不始於刑名之人。惟爲政者。寬以養天下之亂。而柔以蓄天下之不肖。至於宏綱不舉。萬事墮墮。而後察察者得以承其後也。孟子憂之。故借子產以立論。此說得最好。

小人則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然。此尙是古之小人。若今之小人。有慷慨激烈。而談彌縫綴營之術者。矣。方自以爲非常之人。非常之論。而首厭然哉。然爲君子者。亦不可不自反。使魑魅魍魎得踴躍於吾前者。必吾之正氣未完也。吾之正氣完一分。則彼之跳躍亦必減一分。

余令學城二年。每念成湯解網一事。以爲此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一代用法之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經。而不能必天下之至蘊不空。故商道號稱尚儉。然未嘗不時開其一面。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必欲天下之至蘊不空。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而豈先王之法哉。

宋姚鉉輯唐文粹一書。不取昌黎諫佛骨表。大端已差。

昌黎請上尊號表。與上宰相書。同一卑汗。

文人之言。亦往往見道。如李華書古戰場文云。文教失官。武臣用奇。此二語。與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同一深慨。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柳子厚謂廉恥卽義也。見其有二維。未見其四也。愚謂不然。廉恥乃義之直者。故別出而言之。聖賢之言。多如此類。無礙其爲四也。

顏魯公唐代偉人。而載於文粹者。實應寺有記。放生池有碑。深溺於浮屠之說如此。其他如張說。王維。盧象昇。李華。白居易。柳宗元之徒。連篇累牘。稱揚佛教者。又何足怪哉。故知韓退之其人傑也。

韓退之好作大言。如答呂醫山人書云。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此等妄言。長後世少年虛浮之氣。

爲害不少。退之答張籍書。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及原道則云。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觀原道。則前書所云。不倫甚矣。故知古人之言。未可輕議。

退之答劉正夫書云。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所爲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此皆說得最好。後又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信斯言也。則前所云。師古聖賢。所云惟其是者。必求爲非常而後可。啓天下好異之弊者。必斯言也。夫夫古聖賢所爲。惟求盡其常而已。不聞好異也。吾所惡於俗下文字者。惡夫不能盡其常者耳。

諸莊前之學。不如陳陸。而刻厲過之。其日記云。生計有無。可以不勵念。小人毀謗。可以不與聞。凡事盡其在我。但使方寸可以對大庭。此身可以見上帝。雖餓死。亦何憾。察其生平。確能如此。亦可謂獨行之士矣。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爲政耳。如有時仁爲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教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仁之禮也。愛而知其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仁矣。如有時禮爲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敬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四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卽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意。而黃鐘仍爲之主。可謂善發明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要。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幾乎。朱子謂。此章之言。最爲切要。論語所謂一。對萬字看。周子所謂一。對難字看。周子所謂一。猶曾子所謂忠。至程子主一無適之一。與周子又別。周子是說不難於欲。程子是說不難於他事。不專是欲。高景逸謂。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卽周子之無欲。誤矣。

讀書記載。朱子於書堂。左曰敬。右曰義。蓋常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於二者。按朱子平日論學。以致知。敬。克己。三者爲主。而易止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將致知工夫補在義一邊。程子止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謂。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則將克己工夫補在敬一邊。程古今言敬。莫精於時。不顯亦隱。無射亦保。二句。謂書記又引朱子一條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那箇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竹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慈地捉捉去。此一條。說得敬亦精。

讀書記謂。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常存吾心固有之

理。按此則二句，即是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然看來約禮即是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是力行之意，與涵養用敬之意稍別。所以看作一事者，蓋朱子論涵養用敬二句，原將克己補在敬一邊也。克己復禮，少不得以敬為主，則以約禮作尊德性看，自妙。若中虛所謂崇禮，乃是道問學之目，是指辨其節文度數言，屬博文內，與約禮復禮無涉。

讀書記序朱子之學，既載黃勉齋行狀，李方子年譜又謂：先生語錄，多自言爲學工夫，採附於後。學者潛心於此，則朱子進學次序，固昭然可考矣。

朱子謂：舊嘗以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此即讀書記之所自出也。

論語吾道一貫章，要看出子出二字。當時曾子雖已無疑，何不一言以正諸夫子？門人既已不能無疑，何不直問諸夫子？必待子出而問之曾子也。蓋適值夫子有事而出，未及闡明，此所以問之曾子，非夫子不待再言而出也。曰：然則所謂一者，夫子之意，果即指忠乎？曰：不然，謂之指誠亦可，謂之指敬亦可，謂之指仁亦可。忠是曾子平日所用力，故指而言之。假使當時子思問之，必曰：夫子之道，誠而已矣。孟子問之，必曰：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程子問之，必曰：夫子之道，敬而已矣。朱子謂：聖賢語言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蓋以此也。曰：然則夫子之告子貢一貫，亦不聞更有闡明，何也？曰：當時必尚有話，而記者記之不詳爾。九月四日，予因覽讀書記，至程朱論敬諸條，而悟及此。

同一格物也，而聖賢之格物，與世之博物治聞者異。同一存心也，而聖賢之存心，與世之虛無寂滅者異。所以朱子論格物，則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論存心，則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聖人云：切問，一切字最可玩。學者不可不好問，問又不可不切。蓋宇宙之事，可疑者何限？若汎然而問，非但告者易倦，而問者亦無益。故必切於身心，切於職分，然後問之。雖切於身心職分矣，又必循其次序，如未知下學，先問上達之事，未知修己，先問安人，皆非切問也。能切問，然後告者不倦，而問者有益。此如問路一般，如在蘇州起身進京，且先問無錫從何處去，乃爲切問。若蘇州到無錫之路，尙且茫然，乃曉曉問北京城外路徑，且難及於陝西、湖廣，豈不生聽者之厭？即使諄諄而告之，亦何益乎？此問所以必貴切，然能切又貴能審，不切則病在汎，不審則病在疎。

綱大紀小，若對衆目而言，則綱紀俱屬大一邊。

胡敬齋有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之說，高景逸亦云：孔子教人，只是說用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朱子出，纔提性命到微妙處。朱子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語語著實，愚謂孔、孟、程、朱，不得如此分別。聖賢之教，未有不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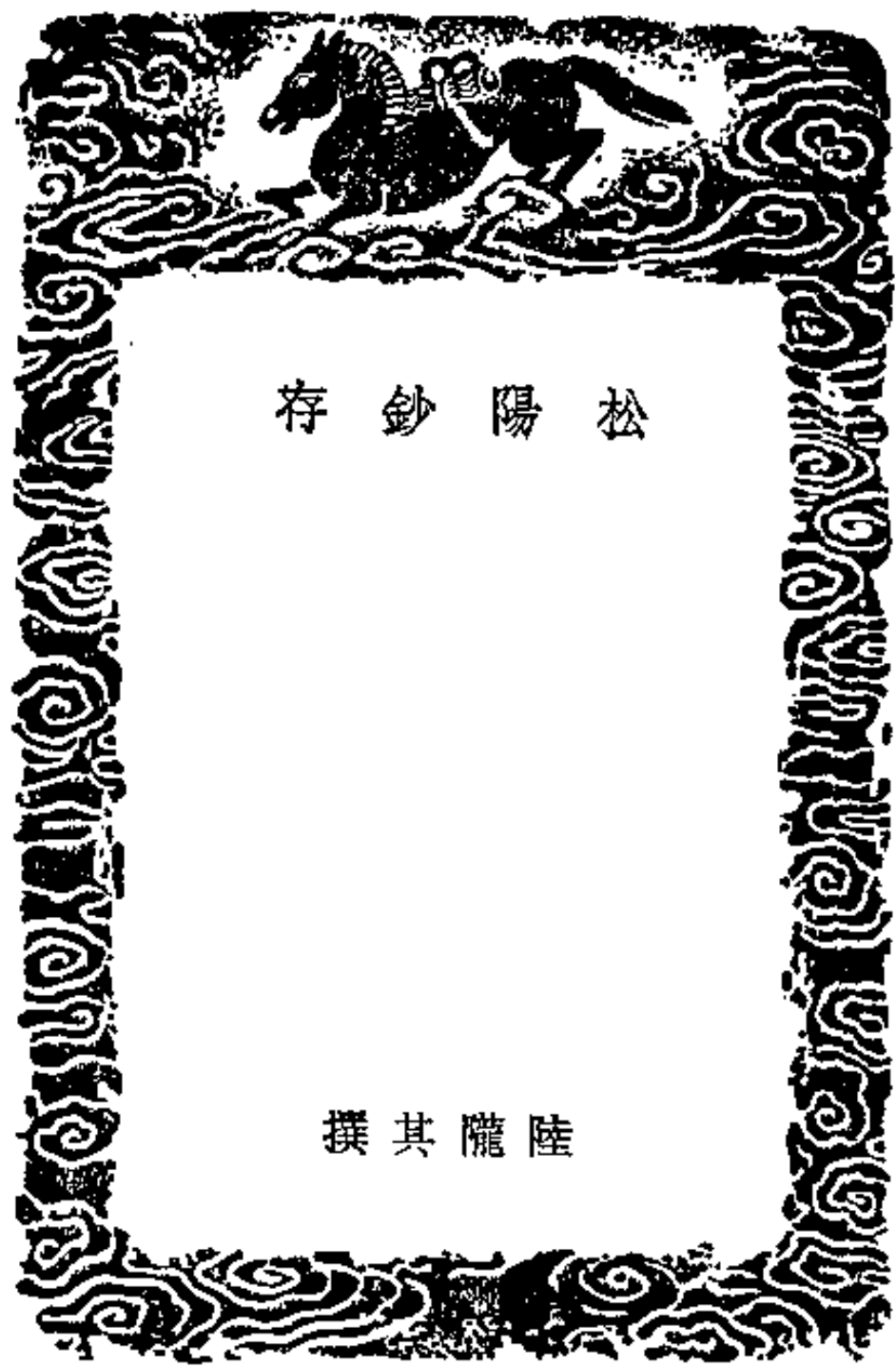
高景逸論陽明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培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輟，而士鮮實悟。始也，培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反其本者，文行忠信也。

胡敬齋與人書，論朱子以後諸儒曰：西山真氏，庶幾乎此。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緒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峯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又曰：游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而其門人鄒陽余祐序敬齋集曰：先生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藉藉，無得於心，故於經書惟加熟讀詳玩，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焉。嗚呼！敬齋之學，真今日學者之律令格式也。

敬齋又與羅一峯書曰：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此數語，斷盡朱、陸之同異。

敬齋又與一峯書曰：公甫名震海內，與先生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已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其失已在我。又與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謂一峯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爲其所染也。噫！敬齋之誦白沙如此，而學者猶尊而崇之何也？讀書記云：按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劉元得之爲永嘉之學，亦同自出。然惟朱、張之傳，最得其宗。

宋史：朱子傳云：質樸虛空，髮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陸稼書先生松陽鈔存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考亭淵源錄載郭友仁德元告行。朱子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句，也濟事。若身都在闕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愚按：德元曾學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直叟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提提，令自反省，便是工夫也。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載於近思錄第四卷中。朱子於復卦象，註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成卦初爻，註曰：此卦主於成，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註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提提，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

陸稼書先生松陽鈔存 卷之一

況專言靜乎。

陸稼書先生松陽鈔存 卷之一

朱子曰：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爲誠正，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千言萬語，欲入人之心，意固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朱子答陳屠仲書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亦即學規之意。

存心養性，朱子不分作二事，謂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潛室陳氏亦曰：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愚謂：中庸言尊德性而朱子以存心解之，亦此意也。如分存心、養性爲二事，則尊德性與存心亦二事矣。蓋止此操存之功，就心言之，則謂之存，就性言之，則謂之養，謂之尊，豈有二耶？但孟子言存養，則知性之後，包小大而言，與中庸第二十七章之存心，專以道體之大言者，不同。孟子言存養，包省察在其中，與中庸首章之存養，以省察對言者，不同。至於中庸言未發已發，則又就此心分出動靜，處言人心，道心，則又就此心分出公私，其言各異，而存心養性無二事，則一也。若異學之存心，只存得箇人心，便難與養性爲一。仁、義、禮、智，各有體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爲禮，及其成，則爲義，既成而藏，則爲知。孟子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賢、仁、義、禮、智，皆在心，發出來，皆是路。

學語通辨所論，朱子之心三變，至晚年而始定，此以朱陸異同而言也。魏莊渠與余子積書所論，朱子之言三變，在中年而已定，此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大抵朱子四十以後，初會象山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山處，疑信相半，多屬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識象山未破也。而其自家所用功，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朱子諸封事，人但見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厚和平之意在。蓋由其從義理發出，非從意氣發出也。

曾點之春風沂水，卽子思之鸞飛魚躍，蓋以道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間，隨時隨地，隨人皆有當然之理，有一毫欠缺，便非所以報知己。高明廣大處，有一毫欠缺，則大綱便不正，精微中庸處，有一毫欠缺，則萬目便不舉。此卽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意思，故謂其有堯舜氣象，但點只是見得，未能行得。若三子之沾沾於兵農禮樂，視點之所見，狹且蘊矣。然卻是實能行得，漆雕開所謂斯卽是點所見之境，但自知其未能信，則其篤志處，亦高於點。

克己一己字最可怕，這個己，生於氣質，成於習染，爲意必固我，爲克伐怨欲，入於視聽言動，則爲非禮，入於喜怒哀樂，則爲乖戾，入於子臣弟友，止久速禮樂刑政，到處成病痛，大綱不正，萬目不舉，皆是這個作怪。能急能緩，能剛能柔，能顯能隱，千態萬狀，雖各有輕重淺深之分數不同，然有了一分，便障了一分。

陸稼書先生松陽鈔存 卷之一

三

義理書之所謂人心惟危。聖人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只是能將這個去得淨盡。無處容留。自聖人以下。皆是以這箇去留之分數。爲人品之高下。

崑山諸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爲政耳。如有時仁爲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教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之禮也。愛而知其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仁矣。如有時禮爲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即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意。醫家君臣佐使亦然。莊甫崑山人。隱居嘉定。

陸梓亭謂一本萬殊。猶言有一本然後有萬殊。是一串說下。理一分殊。猶言理則一。而分則殊。是分別說。開譬之於水。一本萬殊者。如黃河之水。出於一源。而分出千條萬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水。而江河湖海。自不同也。其說極明。但梓亭以理一分殊解一貫。恐卻未敢以爲然。一貫是一本萬殊。不是理一分殊。

春秋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爲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於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虛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爲孔子生日。實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未詳孰是。吳氏程則又取索隱之說。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歲。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然索隱亦是臆說。非有所據。大抵以爲二十一日。則是己酉歲生。七十四年。以爲二十七日。則是庚戌歲生。七十三歲。學者疑則傳疑可也。必欲強而定之。則鑿矣。必窮十三經。必閱註疏大全。必究性理。必覽朱子文集。語類。必觀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必讀文章正宗。得無詩人所謂田田乎。曰。此學者之本務也。非田田也。但亦當循序而漸進。易曰。寬以居之。程氏分年讀詩日程一編。其可爲學者準繩。

周子太極圖。全是知天命。人無遠慮。不但是溺於宴安。耽於嗜欲。如虛無寂滅。記誦詞章之徒。皆是不知遠慮。遠慮不是從利害起見。只是步步循天理。

朱子於易。則取先天圖。取河圖洛書。於詩。則取小序。於大學。則不用古本。於孝經。則作刊誤。此皆有旋乾轉坤之力。與湯武撥亂反正同功。然有朱子之學。則可無朱子之學。則妄也。明儒往往欲舍朱子而自立門戶。其高者。則管夷吾之內政。軍令。其卑者。則商鞅之決裂阡陌而已。

朱子謂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顧今不可復考。且從象以下說。此與不敢輕言春秋之例。同一闕疑之法。蓋朱子解經。有極小心處。然放膽處。亦從小心處來。

何叔丘云。自道學不興。士名一善而不克終者。多矣。昔胡邦衡論和議。名動遐方。及歸自海南。途派泯無聞焉。陳宜中論丁大全之奸。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附奸相以求進。此無他。不能善養其氣。故更覺患而傾耳。叔丘此言。自好者宜審辨。然此所言。猶是正氣之不克終者也。若直出於客氣者。又無足論矣。孔子之時。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之說。尙少。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異端之說。方且共託於上達。而沒諸於學者之耳。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薛文清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耳。蓋此之謂也。

程子言。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云。性即理也。言性即理。則義在其中矣。仁義禮智。皆義也。天命之性也。達德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則理也。率性之道也。達道也。合而言之。則理而已矣。朱子大學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心管乎天下之理者也。非即理也。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綱目不載嚴光足加帝腹之事。欲學者取其高。而不取其傲也。讀淵明詩者。不可不存此意。元史載劉靜修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其有是也。又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今靜修集中。微學一篇。不及朱子。想是其早年之作。其次第亦不如程氏分年日程之詳。然其謂六經自水於泰。傳註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議論之學。自傳註疏釋出。故必先傳註而後疏釋。先疏釋而後議論。此是不易之論。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雖纂輯之臣。如胡。楊。金。蕭。無大補在其間。故不無繁冗遺漏之病。而大義炳如。非程朱之學不載。足爲學者準繩。蓋當時承宋元諸儒理學大明之後。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後能知聖人之道。永樂之政。未有善於此者也。自成弘以下。學術一面風俗同。豈非其明效耶。

講良知。更講致良知。講理以順情。更講事以漸修。此明季諸儒所以救陽明末流之弊也。然不知從朱子之格物人。則所謂格與修。皆不可據。不知從程子性即理也之解。則所謂理者。先不真。此只救得龍溪諸人之弊。不曾救得陽明之弊。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旨意深遠。仔細反復十年二十年。尙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縱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收還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之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吾輩繩墨。不可不思此一段。何曾待台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始乎。若輩纔開口。不可不思此一段。

兒寬帶經而鋤。爲左內史。推情與下。不求名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

負輸租糧屬不絕。課吏以最可謂有典儒循吏之風矣。及天子以司馬相如封禪書問寬。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帝王之盛事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縢而玉振之。是何言歟。亦異於宋孫興公書之對矣。漢書以寬與公孫弘卜式同傳。有以也夫。

東方朔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冠而前旌。所以蔽明。鉗縱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此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此數語。不善用之。則爲柳下惠。不恭。又甚則爲東方朔之玩世。爲湖廣之中庸。爲蘇味道之模稜。善用之。卽寬則得衆之道也。其不同處。只在分寸上。又在時候上。如何能恰中其分寸。恰中其時候。只是主敬窮理。晉伯宗曰。川澤納汙。山嶽納疾。璫瑜匿瑕。國君含垢。路溫舒上書。緩刑書亦引用此語。皆與東方朔同意。皆要講分寸。看時候。

馬貴與云。周應雖似煩瑣。而不見其爲法之繁者。蓋以私土子民。痛癢常相關。而良法可世守。自封建變爲郡縣。填土既廣。則志慮有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不及。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靜。猶或庶幾。稍涉繁夥。不勝其治亂矣。此是至言。然須要有分寸。若簡無分寸。便是太簡。欲有分寸。須是主敬窮理。



存學編目

卷一

由道

明親

上太倉陸桴亭書

學辯一

卷二

性理評三十四條

卷三

性理評二十八條

卷四

性理評三十六條

存學編目

總論諸儒講學
上孫徵君先生書
學辯一

著元顏

存學編卷一

由道

清博野顏元著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罕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自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而指性天已近太高，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雖嬰兒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故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克己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管輅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誦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徇佛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至於精

存學編 卷一

處之際。戶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誥疆場。無片籌寸積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顧德程子所許爲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陷之。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沒人。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迦惡魁。亦當垂頭下淚。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辦。吾門人皆辦之。險重繁難。天下所不敢任。吾門人皆任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乾坤。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衆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卽教。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固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稼穡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雖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卽不肖如僕。亦沐浴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日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霄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邇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救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梅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爲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傳禮樂之文。以之修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

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即謂之親非大學之親也然既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子不生人無從證其爲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其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解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認人已皆以爲大儒矣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大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之僂乎然吾之所懼有甚於此者以爲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澤異端永爲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還三代之德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職聞者之一轉也夫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既用其功於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搏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箴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人人祕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治之而禹繼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繼其成惟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大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及門士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庸思庸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其月三年五年七年曾歲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哲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諸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終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井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尚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大義爲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大義爲人而教之以粹經註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信乎爲儒者煌煌大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皆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缺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齋羅念庵鹿太常皆自以爲接孟子之傳而稱直捷頓悟當時後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爲儒中豪傑三代後

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氣質。正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端端焉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發。罔所取正。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廬。聞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幕賓。簡之。雖然如久旱之聞雨。甚渴之聞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付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王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梓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瑕疵。雜入天命。說一般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終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時。承儒道嫡脈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便。奉尺牘請教。所以所著並高弟就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賢哲之子。得有所景仰。俾奉。倘有寸進。真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僅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卷中摘一頁呈正。不勝南望望切想慕之至。

學辨一

性亦須有辯。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顛倒。莫有能發吾意者。遂有存存學之說。將偕吾蘇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爲手足相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惜故窠。憚於變革之途。幸和舉難。不服反復。子提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遺脫。不能盡述也。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思足症。不能赴學。惟坐臥榻。略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贈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退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稿。予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嫻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傳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開執鞭周旋。孰請絲竹。孰射貫。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倘置身廟堂。但發無措。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賢。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瘵疾叔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子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曰。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益天下。而天下之人病和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瘵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別。豈必爲棟梁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有皮幹枝葉。豈豈有渾成棟梁哉。王

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欲求見何爲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關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操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不待後日融會一片。乃自童蒙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渠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於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尋精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弟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盡實學。不去爲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餘五旬。勤力下學。日與弟子拈矢。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叔叔嘗言射爲男子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卽爲上品矣。豈若真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學。誠有功於乾坤。予曰。不但爾也。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修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於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予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況彼已立崖岸者乎。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編。以爲天生某。使復明此學而已。非身見之材也。欲進之孫徵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爲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而出而拯溺。豪傑自爲奉天救民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嘗聚衆百餘。何不決於自爲。而終屈沛公乎。蓋天生王者。其氣爲主持世統之氣。乃是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救世。何獨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學即過人。而師宗不立。如他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況愚之庸陋不足數者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輩三老耳。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痊。往會王子。因論風言復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豈非學術不明。吾儒懷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儒習諸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益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區南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等理。及依永和聲。無和蕤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鍾銓艾耜耨等法。觀命官之典。篇成之時。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從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學辨二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召君陳望左右之。亦不百

年而穆王亂，造東遷而周不可開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子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測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見穆平之衰，而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吾茲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上以春秋之末，其為周七百年矣，只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開先王命而能戰，由此以思，當日風俗人心，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子曰：終見藝學粗奈何？子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為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惟忻鼓舞曰：昨子產一段，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請，予曰：計畝人以爲殖事矣，然父命而不違，非不能爲子之一乎？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弟昨所言棟梁材，兄不以爲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龍土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材，使酣惰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蓮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肯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辯行也？王子行，越一日，子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離人浮渣，只靜敬以求，愈覺空然，使覺愈空，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終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上思過，口上講過，皆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脈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即八藝乎？子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子曰：雖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流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時童子將命一段，正是道藝一技耳。目性情一發做也。王子慨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賢弟之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當爲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一定法，烏容紊乎哉？

存學編卷二

性理評

程子曰：那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微始微終，總體用一致耳。故孟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流掃應對，以主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瑣事，故上智如顏回，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後道，相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見不見儒道結果，回視所長者不足，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來由，烏得不慕之，而人於禪也？猶古所謂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植菜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讀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視便差。以此知心。中說。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貴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識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淡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

有楊謝二君長進。嘗觀孔子。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嘗慮其三年。惟恐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友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情之篤。而義之重。蓋如此也。迨後有宋程朱兩門。以師弟著於乾坤。不惟自任以爲真繼孔子之統。雖當時及門。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矣。而其終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尋陋未之見耳。殊不知伊川生時。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許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遺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下梢亦流於禪也。然則真承程子之統者。誰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恐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其較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皆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

總按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神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相本尙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做乎。宋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讓與聖賢做。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神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衣冠之士。義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尙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切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做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龜山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廢。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駭倒龜山。以伸吾議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諸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乃於世。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後面要說程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又言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處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誤者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廟會同。

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明道以上蔡誦讀多記。為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許多圖騰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謂之曰。實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行而亦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大程學教。猶不靠定書本。僕微聞至此。悚然起敬。以為此正明道優於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愛謝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讀此。亦為之汗身。亦面則善矣。乃曲為之說。謂渠是誇多鬬靡。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之。總是不欲說壞記誦一道。恐於己讀盡天下書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實記許多。以求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之志行非。教人以禮。為得孔孟正宗。謝氏偏與說壞。讓其門人下梢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為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礙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真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衆也。此固欲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為天下法。歷八百年而猶在。幾百餘年而末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頭。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頭。亦未嘗高。制禮作樂。遠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親賢之召公。不盡知也。博文約禮。服習遍三千。而一貫之秘。雖聰穎之端木。未之聞也。相臨半生。尚以多學而識。認夫子。然則未聞性道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為道乎。則橫渠之門人。即使皆認刑名度數為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耽延歲月。迨老而好禮。又只要著家禮一書。屢易其稿。始成。其後又多自嫌不妄。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因舊代為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豈非容易而行難哉。

伊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好。也有病。蓋且差他氣質。淘泔去了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下。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知不全靠書冊。故遲半年。方與門人大學西銘看。至朱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盡在書上。將學全看盡在讀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謂大學可即與看。若西銘雖委佳。雖敏者。再遲數年與看。未為晚也。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為生民憤懣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不語神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閑心靜敬。著述書史。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至於朱子追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則吾道之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矣。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若來這道理。若不是天生靈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甚衆。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楊謝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資稟高。合下直到。然則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終身只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與叔文集。終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騰抗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詩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

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語錄有無。非失聖門學宗。不實用功於明親。故無實事可稱舉乎。今有人議論諸先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或云。只在言語文字論人品。必至羣相譁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實。則竟如此。較歐蘇諸公。但多講論性道之語。內地靜敬之功耳。試想三代前君臣獎贊。師弟敘述。或後人論斷前聖賢。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懸也。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予於程朱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

龜山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雖仲素時復亦有此意。

聖人教人六藝，正使之習熟天理，不然雖說與無限道理，至吃緊處，依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人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諸序便可見。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其三代遺風，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訓詁辭章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為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釋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他們只睜見上截，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既覺而復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於實學，豈非吾道之幸哉。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之屬乎？朱子已云補填難，姑不為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及門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經傳、纂修書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謂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實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為學也，只就資質所尚處添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認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如果有此妙法，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為之一指點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弟之大愚乎？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為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善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只論其說話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鑄，亦不易言也。自戰國橫議後，重以秦人之焚坑，漢儒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講讀，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不惟散宿星不顯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當下句之夜，一行星輝照，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故孔子莫禮後，羣推有子為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為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倡學一代，使人望為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乾王有言：後儒稍有純，諸廟典者，則言黜退，聖門如冉水之聚斂，幸予之短喪，何可從祀？予曰：賢弟未之思耳，冉有固無虧欠處，其學卻實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虛言標榜，書本上見完全也。十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程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又是一聖人，宋固多聖人乎？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李公個傳其學，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遺稿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參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湯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致致遠祖之悔，是其耿耿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耶？

元佑元豐之獄，迄無公論，要之荆公之欲強宋，本是而佛未盡善，苟安者誠為敵，洪水固積，遂登崇伯，然使即任濬洛羣哲，恐亦如四嶽羣牧，無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

原來是用此功，豈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從靜坐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空之饑食渴飲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筆墨塵空，怡然自得，試觀孔子前，有謝絕世故之道學乎？

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請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章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為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宋家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耶？何孔門師弟之多事耶？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毅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問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為天地建不滅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

六七兩面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昇金以汴京與豫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發曰先生只是潛養思慮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

孔子但遇可敬便勃然變色忽而久忽而速似爲事物所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爲事物所勝卻是異端

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退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叫一人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行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嘗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行遠不加急叫人不至聲不加大坐處有字必不看天地間豈有此理乎莫謂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孔子不如此雖伯夷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箭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鈞開八百之祚於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猶堪爲五霸之用雖爲布衣布散三千人於天下維二百年之國脈其士風之場境猶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曰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

先生應屋書室整齊潔淨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皆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頗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當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無甚異同乎又焉得以和如也爲德容乎其與龜山之混迹全塵一矣宜宋子稱爲真得龜山法門也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

坐禪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絲毫未穩皆不難自駁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辯及孔子教法進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獲及門矣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臨折衷則不得也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仙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覓之管能預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廣大高明之體哉故子論明觀有云明而未覩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也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真體也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附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論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想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恐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未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伯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間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原來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澄洗不淨者自始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猶歎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渾渾泮泮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定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縷毫末其分則殊體用渾全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邱林世莫能知優哉游哉卒歲以樂

前賢樂動特二段已極推崇此祭文中寫狀尤極體潔不遺餘力延平雖賢恐未能當之吾嘗寄書於友人任熙字因其長刀筆事內有賄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三語任答書云凡舉人失賢即是自己離道僕之驚下輕譏以謂曹即道兄須臾之離道予當時讀至此悚然若魂飛驚愧無地自謂與任老相

交得力於此者不淺也。朱子何其見游楊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抑篤服之切，不覺其過情歟。乃於靜坐之說，亦明不以爲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這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論家語中，明明記載，豈可混哉。

存學編卷三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諸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繼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立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粹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衰，成嬌脆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日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爲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假息牀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假息，可

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起一才，比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耶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夜思，著書百卷，遺精摘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敏與明，吾與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雖今頗知憤恨，期易轍而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肥弱，爲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難爲之祟也。噫。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耆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辭此岐途之憾，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人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毀廢中，廢業幾年，忽知子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炕一冷，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旨，是以不避朱陸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思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信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毀聖賢，捐棄經典，猶自叫喊，謂得固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猶在叫喊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旨，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中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慎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厭。務學爲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諸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法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通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在，不在文之不在，而在實之不在，信筆

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撤精抉奧，鼓動一時，自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敬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菴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皆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語，雖不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莫謂孔孟之特效魯滕，可如子游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是露。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類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中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窮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未予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揚，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調詰繁於西漢，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或盡其迹，以事做，雖坐求道不至，盡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還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雄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內則無二無過，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其窮理也，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

繼以精思，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口，若數一二，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及其理明義精，查深檢盡，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該矣，僕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贊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贊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當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而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學，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自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歸，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爲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從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功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學後人，雖遠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註解，越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蓋四書諸經，羣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力，則相隔千里，以窮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曰：這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這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嘔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遵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嘗之學卒然，詩書猶罕讀也，惴然羣書，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講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

遠也。亦嘗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其指。絃求中音。徵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嘗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嘗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流達。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視耳不聞。但以講爲琴。是謂之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聘。習。大樹下。公西赤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魯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節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過。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衰微。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追求其一切發德之具。而與聖人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爲佐證可也。而乃惟孜孜苦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刪定。爲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刪削其煩亂。反從而訓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顧未得孔子之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爲五百年之君子惜其不得爲曾孟。爲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爲殷周。爲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爲孔子也。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義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云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聲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試觀道義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實指處。卻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

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於虛字間。張獎。不能於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盛興。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王章。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聖人不生。楊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盛興。主盟儒壇。闡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修。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謂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諸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風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聞。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弘志博見。浸高廣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微華就實。反博歸約。追其源而思源。資深而行熟。則實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分捷析如示諸掌。張宜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傳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周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於世。亦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假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偽學之名所從來也。僕嘗妄讀宋代理諸先儒。明末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學問氣節必更別。若只如此。恐亦不免偽學之禁。門黨之誅也。但宋明朝廷既無真將相。草野既無真學術。則正宜用稱說詩書。標榜清流者。據持其真。速不宜誅之禁之。以自速其敗亡也。要之似龍骨馬。司國柄者。不可廢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憫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殺父之子。無與於孔子也。而孔子懼。天下有無父之惡。無君之楊。非孟子爲之也。而孟子懼。蓋儒者之憫天下。而厚自責如此。況真失學宗。以誤斯人。則近代之禍。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徹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曰。進而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妙王何清談。頗用力於身心。較韓歐文字。猶規規於理

性自蘇詩酒既不能做其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講真三代後近於儒之學使薄氣運中不易得之榮傑也然而身分如此無能強增故推獎處或擬貼以聖賢道統躬行經濟之語至其比長貌短微實指事或推人自見則皆在言詞讀作之中而無他也且其病南軒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狀但其爲失有淺深遂自以爲得中耳愚嘗上習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況講讀之學教即循循有序亦與學記之言時孫者不全夫進而無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所謂不學操縱不能安絃不學博採不能安詩不學難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操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熟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乘歸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進正此意也學者觀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託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云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

朱子說禮樂射御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御書數介然爲兩途乎只是不肯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益信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卻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

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以豈惡聞其已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若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難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禪家無慧慈也不結爲慈焉得慈慈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內端等處且成片段似這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硬將飯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很本而維持聖學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胃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儀禮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說破前乃識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愛何也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拗之所從來也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口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做去云云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先生之學否學而時行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學靜坐訓解否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滿地滿道上無見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謂矣

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些便如此他只是差過了更有一項卻是不足若是過底拗轉來卻好不及底還向上去使好只緣他錯過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底面求箇中不及的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欺惑他人真是自以爲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門相較朱子知行竟判爲兩途知似通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爲當時設有真佛老必更欺朱子之講說訓解爲耗神和氣有真管商必更欺朱子之靜坐主敬爲寂守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項

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使釋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慚。惟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天高地厚，又豈敢自以爲是乎？不得孔子而師，而會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發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處更無底蘊，思而不學則始，正爲無底蘊，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思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幾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資助愈多，頗有底蘊，或問說講著述，雖是空著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握，故頗有底蘊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可用也。吾所謂頗有底蘊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蘊，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揷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一滾加功，進說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爲學，即此爲行，即此爲教，舉而措之，即此爲治，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萬世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能不飽也哉？焉得不初疑爲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之不可聞也哉？雖愚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藝也哉？僊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師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妻墨髮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衣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絰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辦祭，豈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講董狐，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精微，至於集禮，乃將笙簧脂脰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可見哉！邵雍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云：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遂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御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廬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爲祭酒，六館諸生，以次授業，去退室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義，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道誘掖之，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其豪傑之士哉。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特生靈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子眼頗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既

小，而只爲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曰：豪傑，易言道統矣。

存學編卷四

性理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日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幾能言使習慤慤，日日鑽鑽，更有甚大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捷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捷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

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朱子歎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饑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今人理會之語，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千自家身已甚事。

要補填三字，見之大快，下卻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初只是畏難而苟安。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說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嘗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小學處，古人教灋掃即灋掃主敬，教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音律，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其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嘗謂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輕便，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先生為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錄之，充此氣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教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善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觀其終身，不可掩也。況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問小學教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教之何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迹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說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不知是白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為博讀書，博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

朱子數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踴躍，讀書乃餘事。

先生聖何為只作餘事。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書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讀書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書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廬段古教法，兩言非事讀書，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讀書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孤夫讀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久不開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適逢其會，以誦讀詩書，講義理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吳氏亦猶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讀之焰已熾，而舉世罔覺，又不容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質，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為喜質之心，乾坤震其禍矣，達而在上，則為三代，即窮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轉之以質，雖教之未獲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不然，焚阮之禍，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海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誤，兼亦誤人。

古之學者，優柔獎飭，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又不作話說一場而已哉。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程子雖失聖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則又遠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勸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也。其首傳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雖相而魯治，冉變爲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欲微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溺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求甚深，恐自益愈遠。又曰：但掃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爲重，習而行之，以爲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繼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即是作事，作大匠，焉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子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若輩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愛也。仁亦在夫然而已。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嘗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

顏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

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貴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不爲非義而已，不知須是聞道。

諸先生自負聞道矣，恐以爲貴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盡彷彿也。即如先生嘗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措置，徒見刑罰剝削公配，說道學話而已。

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微俸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僕謂爲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

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識許多。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提而目不瞬，貫發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能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避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發明，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止似一箇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

飭身體而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附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爲也哉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然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煮讀書初勤敏著力于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爲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參博奕詩酒等自不爲即誦讀訓詁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雖亦屬廢此心不思別事但於卻書本即無理會若直靜坐動使此心熟於義理又是甚難況亦依舊無用也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非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來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最切之問朱子乃只左右吾說皮面語大綱節目數語尙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糊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糊混幾句已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尙且不從況其餘乎嘗聞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以爲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晉刑書於鼎夫法度操於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爲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條王一國懷君一獄懷吏士農工商罔敢愆於職中逸於職外者惟吾上是神是嚴也而上下定矣貴賤辨矣賢德彰矣今銘在鼎則國人必將以鼎爲依據而不知受法於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執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見所尊必將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業故曰何以尊貴何業之守也貴賤無序何以爲國嗟乎簡子但以刑書鑄於鼎而孔子知其亡況漢宋之儒全以道法鑄於書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

德不貴才而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不幾以守鼎吏爲政乎其所亡又豈止一晉乎是以至此極也非孔子至聖孰能見鑄鼎之弊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存性編卷一

取氣質性惡

清 博野顏 元著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縱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亂一口。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匪能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匪能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匪能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亦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孔孟性旨。潛沒至此。是以妄爲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明明德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誤。若無得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習染七字。

存性編 卷一

3

存性編 卷一

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尙書贊堯。首曰欽明。舜曰濬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衆。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待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待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於惡。染於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變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間罪於兵而資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稟道氣質。即有稟道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後人決不能爲堯舜。則惡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棉桃喻性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反似爲性之累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爲虛無作用之虛理矣。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即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述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充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之具。而謂其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淪。譬之棉桃。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爲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可護項。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即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即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汚。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也。命之曰汚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成衣即被汚者。有久而後汚者。有染一二分汚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汚。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須煩擲濯滌。以去其染著之塵汚。已耳。而乃謂洗去其襟裾也。豈理也哉。是則不特成衣不可謂之汚。雖極垢穢。亦不可謂衣本有汚。但外染有淺深。則擲濯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爲之力。即蠅點不能復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歟。

借水喻性

程朱因孟子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我牽合。來就己說。今即就水明之。則有日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

存性編 卷一

三

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澈清濁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性理評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說，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雖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濫，其性慳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惡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聞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此段精確，句句不素，層次，吾之七圖亦適以發明朱子之意云爾，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又述韓子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

先生輩亦雜佛老矣。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生心，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朱子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

人亦有偏塞，如天曉天闇是也，物亦有明暗，如冰炭可教之戲，鸛鶴可教之言是也。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唯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楊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女向母，不過嬌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

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氣有不存，而理卻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此理，後言不且以己矛刺己盾乎？

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聖凡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善惡，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爲千古言性之準，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委性，皆於性相近一言包括，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

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顯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賢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賢之氣，使人增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詆，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謬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以聖賢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其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書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認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不本然便不是性。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凡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源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源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途歧路。別有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毫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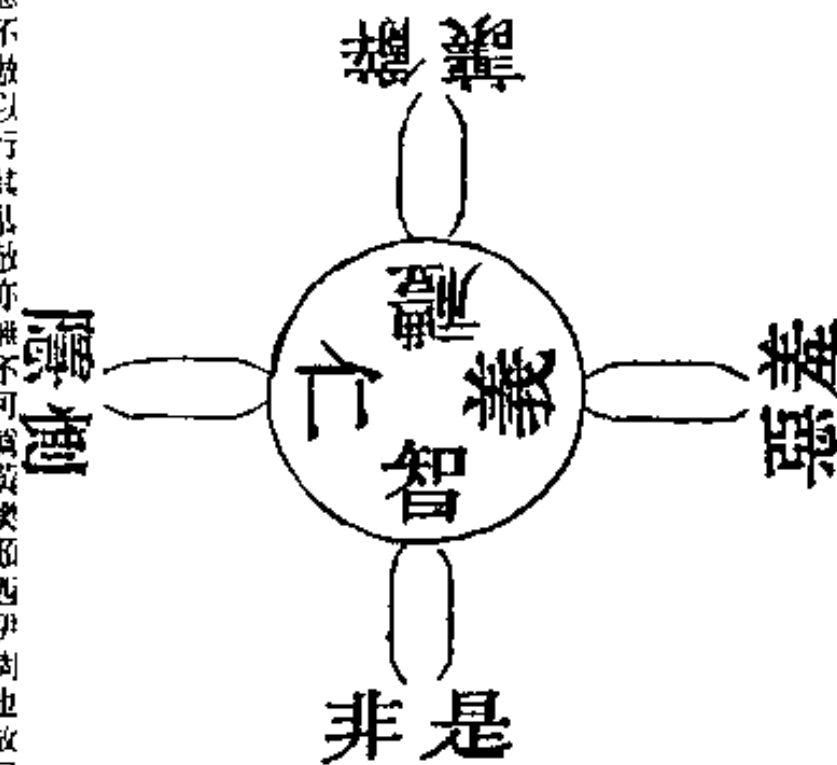
問善固性也。因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轉。雖是轉。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大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便是惡。嗚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耶。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耶。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入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而不知學。則輕者成一結息好人。重者成一貪濁昧罔之人。然其貪濁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入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而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傲岸絕物。重者成很毒殘暴之惡人。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明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質之性。即是四端之性。別無二性。則惡字從何于小點。或大或小。或方或圓。或聲或銳。或疎或密。或衝或僻。或近中。或近正。或近間。或近斜。或近元。或近亨。蓋亦莫不以一德或二德。總合四德之氣。理而寓一中。所謂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也。是故通乎正曲。雖各有不同。而盈字而無異氣。無異理。苟勉

圖之善皆才情性子孟



力爲之而勿刻以行其體。隱不做以行其是。敬亦無不可。爲黃梨節西伊周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全體從可知矣。

圈心也。仁義禮智。性也。心一理而統此四者。非塊然有四件也。既非塊然四件。何由而名爲仁義禮智也。以發之者知之也。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發者情也。能發而見於事者。才也。則非情才無以見性。非氣質無所爲情才。即無所爲性。是情非他。即性之見也。才非他。即性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難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然。正印固若命也。副貳獨非若命乎。惟山崇僧儒。非若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獨黃獨白。非本色乎。卽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惟灰塵汚泥。薰漬點染。非本色耳。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僧儒同誅。以偏色錯雜與汚染并狀。是惟正印爲若命。純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嘗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溪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猶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竭盡心力。必說性有惡何爲。叔父叔君亦是人。然非人之性。過猶在山亦是水。然非水之性。水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

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資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人家驕卑，易於招盜，誠有資也，但資猶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皆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或問形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是以偏爲惡矣，則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謂之惡乎。

愚嘗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未發之前可謂如此，則已發可謂何矣。宜乎佛氏之打坐入定，空卻一切也。黃氏之言不愈背謬乎。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拆去了紙，便是自是光。

此紙原是罩燈火者，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善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善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善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麥，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善，亦自此理而發，是謂吾人氣質，並謂吾人性理，其初尚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揚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白孟子不說到氣質，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云云。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揚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

存性編 卷一

一三

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怙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質一段，噫，氣質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質來，則指顏色者，氣質之性也，黜貨者，氣質之性也，執父執君者，氣質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寇而囚吾兄弟子姪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揚、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爲存心，即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憂吾氣質，以經吾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靈、靈、靈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惜四子五經之文，行榜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相述，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謬謬然能口說否，從諸妄說辯出者，復以一言而輕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曰：視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朱子認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言不合，即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各相抵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齟齬，況禮樂之精繁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

存性編 卷一

一五

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深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為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為孟子所詞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于元愷，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揚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亦孟子於荀揚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汚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俱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悉歸異於物也。呼吸克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悉歸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汚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並儒術而一之不已也。能不爲此懼乎？是以當此普地狂瀾，汎濫東奔之時，不度勢，不量力，獨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見其危也。然而不容已也。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臨川何其似吾輩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孟子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義，義乎句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即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揚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秘，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如明月出於黃昏，太陽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維，程朱則如末旬之半夜，偶一明色，映燦之星，一時暗星既不足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即儼然太陽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獵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燭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開性道。一聞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發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修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吳氏曰：程子性即理也云云，張子云：形而有氣質之性云云，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

程張原知二之則不是，但爲諸子釋氏世俗所亂，遂至言性有二矣。既云天地之性，渾是一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非兩種性而何？可云惡即理乎？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爽，稟得敦厚者曰溫和，稟得清高者曰剛，稟得豐厚者曰富，稟得長久者曰壽，稟得衰頹者曰弱，稟得愚不肖者曰愚，稟得爲天，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心，而氣稟便有不齊，只若其稟得來如何耳。此段甚醇，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

三代而上，氣數醇濃，氣清者必厚必長，故聖賢皆貴且富且壽，以下反是。

愚謂有回轉氣運法，惟行選舉之典，則清者自高自厚矣。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罪氣因罪才，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即氣質之說，程張氣質之性，即告子二或人之見也。

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愚謂程朱即告子之說，猶屬遙度之辭，茲程子竟明許告子所言是，且曰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似憾告子辭不達意者，不知諸先生正不幸不遇孟子問，故不自知其不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感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他亦去處，是有氣力去做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此段確真，乃有才情惡，氣質惡，程子密於孟子之語何也？

伊川所謂才，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伊川明言其不善，乃是才也，與孟子之說，如冰炭之異性，燕越之異情矣。尚得謂之小異乎？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宜聰明作元后，與夫夫乃錫王智勇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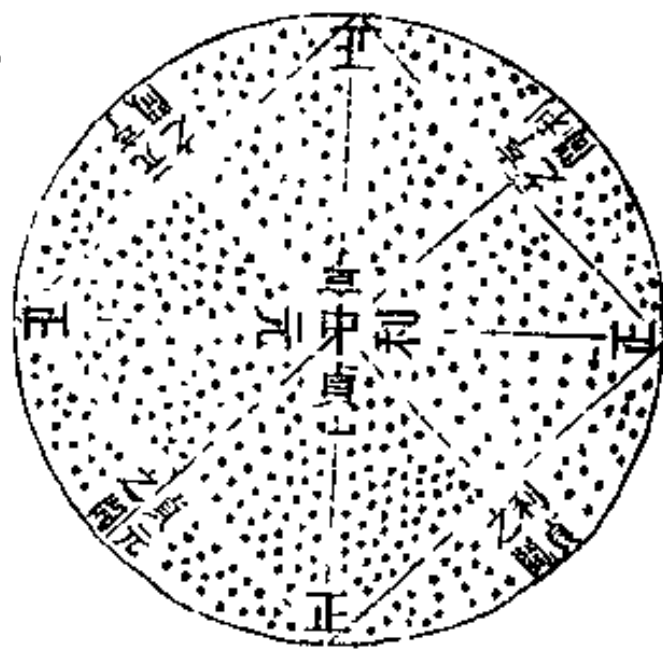
氣質之性四字，未爲不是，所差者，謂性無惡，氣質偏有惡耳。茲所引經傳，乃正言氣質之性善者，何嘗如程張之說哉？朱子既惑于其說，遂視經傳皆是彼意矣。若僕曲爲援引，較此更似，道心惟微，義理之性也。人心惟危，氣質之性也。命也有性焉，義理之性也。性也有命焉，氣質之性也。然究不可謂之有惡。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德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知爲體，如五條之說，則仁與不仁，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童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體脫非小失也。

以氣質之性爲有善有惡，非仁與不仁禮與不禮皆性乎？非說性是一大私欲窺子乎？朱子之言，乃所以自欺也。

非天所命乎抑天命人以性善又命人以氣質惡有此二命乎然則程張諸儒氣質之性分析孔孟之性旨意晦蒙矣此所以敢妄議其不安也

妄見圖凡七

圖之物萬生化德四氣二間地天渾



存性編卷二

性圖

竊謂宋儒皆未得孟子性善宗旨故先繪朱子圖於前而繪程安七圖於後以請正於高明長者

朱子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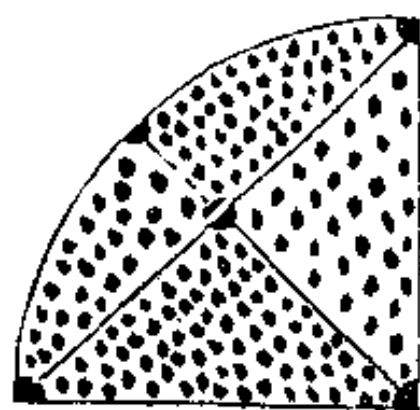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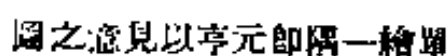
性善 性無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端而為惡

善 善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只是不能善則偏於一端而為善

右圖解云發而中節無性不善竊謂雖發而不中節亦不可謂有性不善也此言外之弊也惡字下云惡不可謂從善中直下來此語得之矣則惡字不可與善字相比為圖此顯然之失也又云只是不能善此三字甚惑果指何者不能為善也上只有一性若以性不能為善則惡性也若謂才或情不能為善則才與情也抑言別有所為而不能為善則不明也承此云則偏於一邊而為惡但不知是指性否若指性則大非性善二字更無脫離蓋性之未發善也雖性之已發而中節與不中節皆善也謂之有惡又謬性之甚也然則朱子何以圖也反覆展玩乃曉然見其意蓋明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故上二字註之曰性無不善謂其所言天命之性也下二字善惡並列謂其所言氣質之性也噫氣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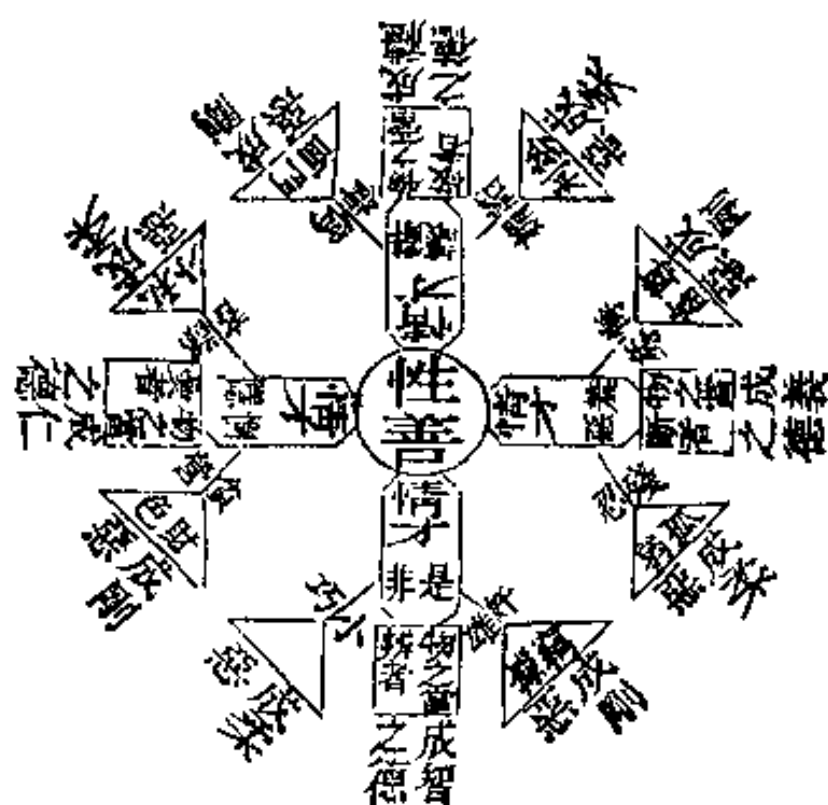
僕自顧知學來顧宋先儒皆以為諸先正真義舜孔孟也故於通書稱其為二論後僅見之文尊周子為聖人又謂得太極圖則一以貫之大程子似顏子於小學稱朱子為聖人於家禮尊如神明曰如有用我者舉此而措之蓋全不覺其於三代以前之學有毫釐之差也惟至康熙戊申不幸大故一武道文公家禮獨敢限越身歷之際微覺有違於性情者哀毀中亦不能辨也及讀記中喪禮始知其多錯誤卒哭王子法乾來中謂之曰信乎非聖人不可制作非聖人亦不可刪定也朱子之修禮猶屬僭也蓋始知其非聖人也至練後哀稍殺又病不能純哀則不若於哀不至時略觀於其檢性理一冊至朱子性圖反覆不能解久之猛思朱子蓋為氣質之性而圖也猛思堯舜禹湯以及周孔諸聖皆未嘗言氣質之性有惡也猛思孟子性善才情皆可為善之論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百世而諸儒不能及也乃為妄見圖凡七以申明孟子本意此則其總圖也大圈天道統體也上帝主宰其中不可以圖也左陽也右陰也合之則陰陽無間也陰陽流行而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四德先儒即分春四時也橫豎正養四德正氣正理之達也四角斜畫四德開氣開理之達也交斜之畫象交通也滿面小點象萬物之化生也莫不交通莫不化生也無非是氣是理也知理氣融為一片則知陰陽二氣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貞四德陰陽二氣之良能也化生萬物元亨利貞四德之良能也知天道之二氣二氣之四德四德之生萬物莫非良能則可以觀此圖矣萬物之性此理之賦也萬物之氣質此氣之凝也正者此理此氣也間者亦此理此氣也交雜者莫非此理此氣也高明者此理此氣也卑暗者亦此

正之方圓之方有斜之方方之方其稟乎圓者則性質通便有中之圓正之圓圓之圓斜之圓圓之圓其稟乎四德之衡者則性質緊湊有中之衡有正之衡有間之衡有斜之衡有衡之衡其稟乎僻者則其性質閒靜有中之僻正之僻間之僻有斜之僻有僻之僻其稟乎四德之齊者性質漸跼稟乎四德之銳者性質尖巧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離者性質孤疎稟乎四德之合者性質親密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遠者則性質奔馳稟乎四德之近者則性質拘謹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其稟乎遠者性質乖左稟乎遇者性質淡濟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大者性質廣闊稟乎小者性質狹隘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至於得其厚者敦龐得其薄者矜瘠得其清者聰明得其濁者愚蠢得其強者壯往得其弱者退謬得其高者尊貴得其下者卑賤得其長者壽固得其短者夭折得其疾者早速得其遲者晚滯得其全者充滿得其缺者破敗亦莫不有中正間斜之別焉此三十二類者又十六變之變也三十二類之變又不可勝窮焉然而不可勝窮者不外於三十二類也三十二類不外於十六變也十六變不外四德也四德不外於二氣二氣不外於天道也舉不得以惡言也昆蟲艸木蛇蠍豺狼皆此天道之理之氣所爲而不可以惡言況所稱受天地之中得天地之理者乎既有萬物圖復概繪其一隅者全圖意有所不能盡復卽一隅以盡其曲折也此上黑點亦象萬物姑以人之性質言之如中角半大點理氣會其大中四德全體無不可通而元亨爲尤盛得其理氣以生人則惻隱辭讓多或裏元而表亨則中惠貌莊之人也或裏亨而表元則中嚴貌順之人也然以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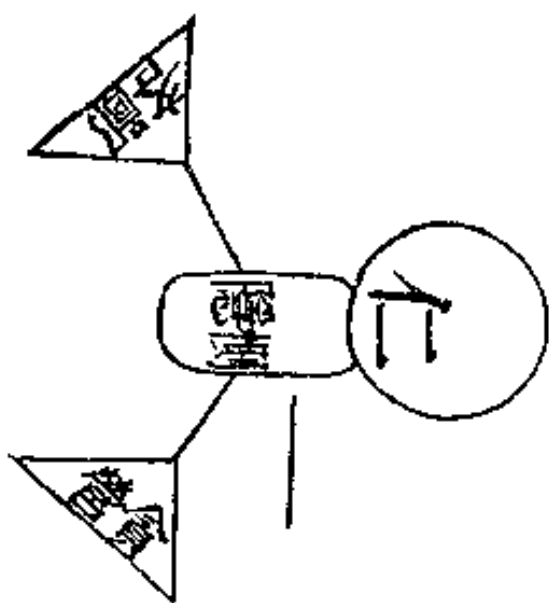
也。四德無不可通也。則有爲聖人者焉。有爲賢人者焉。有爲士者焉。以通元亨之間。去利貞之濟遠也。則亦有爲常人者焉。皆行生之自然。不可齊也。仁之勝者。聖如伊尹。賢如顏子。士如黃憲。常人如里巷中溫厚之人。禮之勝者。聖如周公。賢如子華。士如樊英。常人如里巷矜持之人。南遊一大點。則偏亨用事。禮勝可知也。準中之禮盛例。而達乎元者。頗難。達乎利貞者。尤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乎貞。可邊通乎元利。可斜通乎亨利之交。可邊通乎亨利之間。而因應乎元貞之間。可邊通乎亨利之間。而因應乎貞利之間。可斜通乎亨元之交。故雖禮勝。而四德皆通。無不可爲樊英子華周公也。東邊一大點。則偏元用事。仁勝可知也。準中之仁勝例。而達乎亨者。難。達乎貞利者。更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於利。可邊

通乎貞亨可斜通乎貞元之交可邊通乎元貞之間而因應乎利亨之間可邊通乎元亨之間而亦因應乎利貞之間可斜通乎元亨之交故雖仁勝而四德皆通亦無不可爲叔度顏子伊尹也東南隅一大點元亨之間也然直通元亨之斜以達於中而與貞利之間爲正應雖間而用力爲之亦無不可爲黃樊顏西伊周也隅中一大點居元亨斜間之交而似中非中然斜中達於大中而通及貞利雖間斜而用力爲之亦無不可爲黃樊顏西伊周也其隅中若之能也氣質非他卽性情才之氣質也一理而異其名也若謂性善而才情有惡譬則苗矣是謂種麻而結實遂雜麥也性善而氣質有惡譬則樹矣是謂內之神理屬柳而外之枝幹乃爲槐也自有天地以來有是理乎後儒之言性也以天道人性性攬而言之後儒之認才情氣質也以才情氣質與引蔽習染者雜而言之以天道攬人性未甚害乎性以引蔽習染雜才情氣質則大謬乎才情氣質矣此無他認接樹作本樹也嗚呼此豈樹之情也哉中渾然一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稟有全德大中至正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



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差惡被引而為侮辱殘忍。辭讓被引而為偽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為奸雄小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隨。本體時見不純。為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稟有大力。或自性覺悟。或師友提撕。知過而善反其天。又下此者。賦稟偏駁。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難。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染成貪營鄙吝之性。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辱殘忍之性。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染成偽飾諂媚之性。而本來之智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可為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帶自素色。而既汚之。後遂呼之曰赤黑黑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人為萬物之靈。又非帶帛所可倫也。帛帛既染。雖故質尚在。而雖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慝。本體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問耳。言盜匪天下之極惡矣。年至八十。染之至深矣。儻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但習染重者。不易反也。蓋一吏婦淫奢無度。已離四句。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破。產失歸田。朴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難固。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即習染固極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快夜氣之說。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

圖之誤錯端一染習蔽引因



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渾大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缺父執君。

客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為不義。愛無節文而為無禮。愛昏其明而為不智。皆一誤為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憫隱之罪哉。使為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為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側其所當側。隱其所當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為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遠人以為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磨勵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即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若靜坐閑思。但可供精神短淺者一時之葆攝。調詰著述。亦止許承接秦火者一時之補苴。如謂此為主教。此為致知。此為有功德。僕則不敢為諸先正竊也。故曰。欲粗之於周孔之道者。大管小管也。欲精之於周孔之道者。大佛小佛也。

又如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率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率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堂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室有妻孥。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孥。何惡。故吾嘗言竹節或多或少。皆善也。惟節外生蛀。乃惡也。然竹之生蛀。能自主哉。人則明德明。而引蔽自不棄。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為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為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宏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為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未可以引蔽之偏誤偏也。木火一隅。偏中仁勝之說可玩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歡。豈不戒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養父母同犬馬。豈東家樓處子。豈不戒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知。則可否無辨。將從非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戒其迷惑之惡乎。子以為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生之仁。而有視父母如路人諸惡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攬耳。試觀天下雖甚和厚人。不能無所差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歡。歡等惡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禮義智猶是也。然則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皆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為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倘實以是為學。為教。為新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而吾儒有學術。天下有治平。異端淨掃。復視三代乾坤矣。

圖說

嗟乎，性不可以言傳也，而可以圖寫乎？雖果見孔孟所謂性，且不可言傳圖寫，而況下愚不足聞性道如僕者乎？但偶爾一線悟機，似有髣髴乎方寸者，此或僕一人之所謂性，倘非孔孟所謂性，未可知也。況僕所見尚有不能圖畫者乎？語云：理之不可見者，言以明之，言之不能盡者，圖以示之。圖之不能盡者，意以會之。吾願觀者尋其旨於圖間，會其意於圖外，假之以宜自心之性靈，因之以察僕心之愚見，庶不至以佛氏六賊之說，誣吾才情氣質，或因此而實見孔孟之所謂性，亦未可知也。若指某圖曰：此性也，某畫曰：此情也，某點曰：此氣質也，某形勢曰：此性情才質之皆善無惡也，則膠柱鼓瑟，而於七圖無往不扞格背戾，且於僕所謂一線者，而不可得，又安望由此以得孔孟所謂性乎？恐此圖之爲性害，更有甚於宋儒之說者矣。雖然，即使天下後世果各出其心意，以會乎僕一線之意，遂因以見乎孔孟之意，猶非區區苦心之所望也。僕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荀揚周程張朱釋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之不欲言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可明矣。或曰：孔子罕言矣，孟子助言性善，何言乎不欲言也？曰：有告子二或人之性道，孟子不得已而言性善也，猶今日有荀揚佛老程張之性道，吾不得已而言才情氣質之善也。試觀答告子諸人，但取足以折其詞而止，初未嘗言性善所由然之故，猶孔子之罕言也。宋人不解而反議其不備，誤矣。或曰：吾儒不言性道，將何以體性道？蓋性道，余曰：吾儒曰言性道，而天下不聞也，曰體性道，而天下相安也，曰盡性道，而天下相忘也，惟言乎性道之作用，則六德六行六藝也，惟體乎性道之功力，則習行乎六德六行六藝也，惟各究乎性道之事業，則在下者師若弟，在上者君臣及民，無不相化乎德與行藝，而此外無學教，無成平也，如上下大不言，而時行物生，而聖人體天立教之意著矣，性情之本然見，氣質之能事畢矣，而吾之七圖，亦可以贊矣，故是編後次之以存學存治云。

附錄同人語

上谷石卿張氏曰：性即是氣質底性，堯舜底氣質，便有堯舜底性，呆獸底氣質，便有呆獸的性，而究不可謂性惡。

又曰：人性無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先生賜教，在未著存性前，情當時方執程朱之見，與之反覆辯難，及喪中悟性，始思先生言性真確，期服闋入郡相質，而先生竟捐館矣。嗚呼，安得復如先生者，而與之言性哉。

曾允介祺王氏曰：氣質即是這身子，不成孩提之童性善，身子偏有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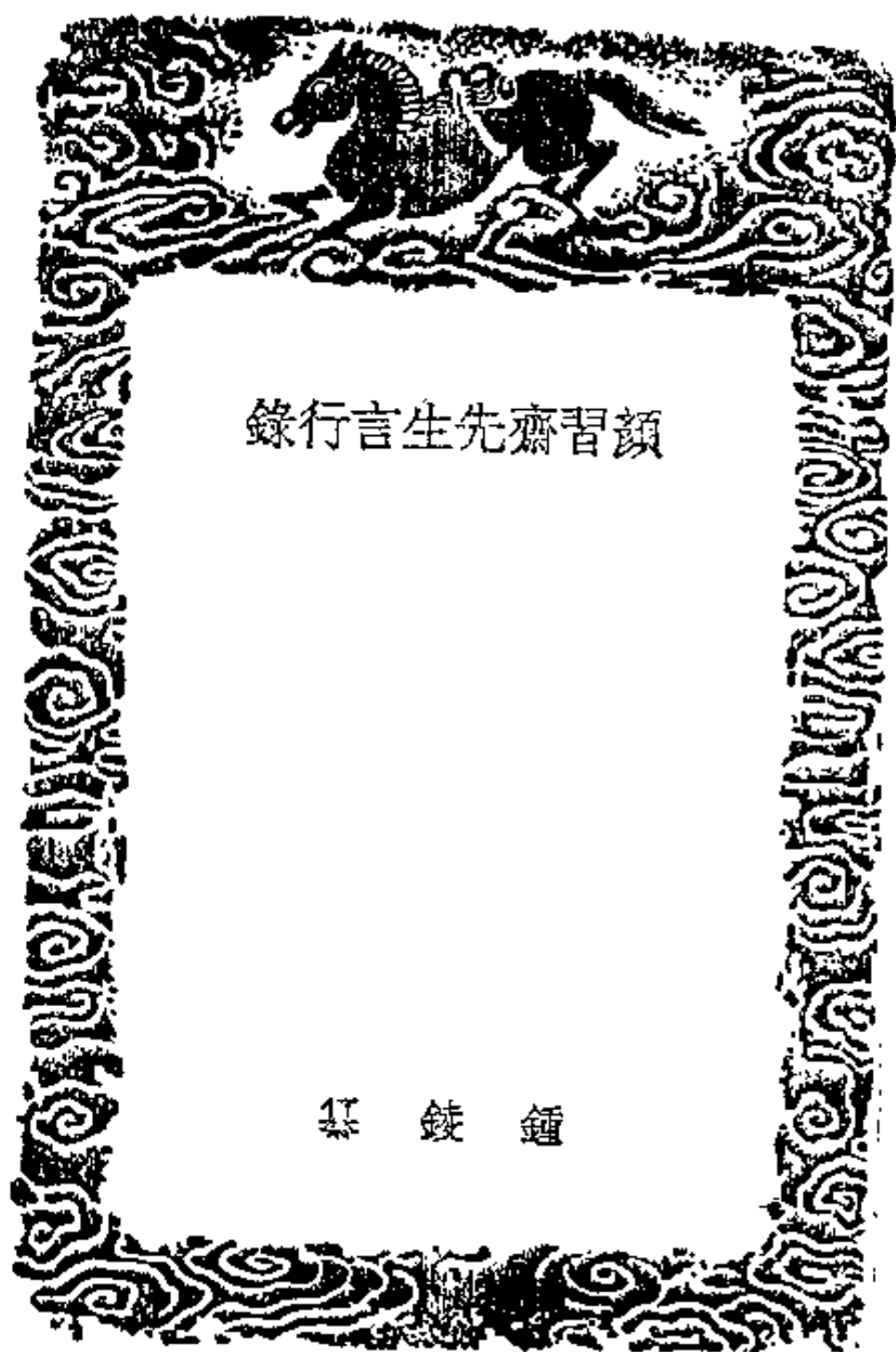
又曰：天生人來，渾脫是箇善。

又曰：氣質天命，分二不得。

書後

孟子曰：性善，即魯論之性相近也，言本善也。晏子曰：汨俗移質，習染移性，即魯論之習相遠也，言惡所由

起也。後儒不解，忽曰：氣質有惡，而性亂矣。盡賢之言背矣。先生辭而辯之，功豈在禹下哉？特先生性同，入太極五行諸說，則於後儒誤論，當時尚有未盡酒者。堪後賢先生曰：周子太極圖，其元品道家圖也，易有太極兩儀，指撥譬言，非謂太極爲一物，而生天地萬物也。五行爲六府之五，乃流行於世，以爲民物用者，故箕子論絪縕曰：汨陳其五行，非謂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也。生勉乃鄒衍以後方家批說，聖經無有。先生曰：然，吾將更之。及先生卒後，披其編，則更者十七，而未及卒業，於是承先生意，而滴沈之如石，康熙乙酉三月上浣，蘆吾門人李堪書。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鍾錢

習齋先生敘略

先生諱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父景，幼過繼於藍縣劉村朱翁。因姓朱，為藍人。先生生於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生時，居上有氣如麒麟，忽如鳳凰，望之者皆驚異。啼聲甚壯，七日能翻身，年四歲，東兵至，父遂隨入遼東。朱翁有母喪，先生著喪服，冠立椅上，勸飲饌如成人，引客咸異之。六歲，值生日，家人設桌，雜陳諸器物，視所取，先生猶筆題如字者數十，是為崇禎十三年歲次。人相食，朱翁買側室楊氏，後生子，是稍疎先生。是後更謫害，八歲就外傳，朱翁給錢令買餅食，先生盡易紙筆，十歲為國朝順治元年，十二歲，能幹師門內難，委曲周全，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十九歲，遭訟事，先生被逮，而文倍佳，塾師異曰：是子忠難，不能亂，豈常人乎？未幾入庠，而獄事平，因思父悲不自勝，志欲東尋，以厭於朱翁不果，作望東賦，每朔望節，必東北鄉遙拜父，四時繼以哭。二十一歲，得綱鑑而閱之，至忘寢食，遂廢八股業，絕意青紫。二十三歲，見兵害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事宜，宵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二十四歲，始開家塾，教子弟，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尊陸王學，程朱屹然以道自任，謂聖人必可學，期於主敬存誠，日靜坐八九次，謗毀交集，皆敵衣敝冠出人，望而笑之，不恤也。二十八歲，為康熙元年，以應歲考入文社，立社儀，每會日早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拜訖，分班長東幼西北上相再拜，列坐，各據所知，勸善規過，或商賈經史疑案畢，乃拈題為文，二十九歲，不得於朱翁，盡以田讓異，意謂做伯札故事耳，不知己非朱氏子也。三十四歲，遭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敘略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敘略

恩祖母大故，遺文公家禮居喪，尺寸不敢違，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而語之，乃知己非朱姓，朱翁卒乃歸顏。初居喪，覺家禮有拂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因循，竟尋周孔之道，在六府三事，三物四教，靜坐，禪宗也。訓誥語錄，空言也，奮志習行，改其齋曰習齋，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率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分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進退法，學務實行，五十歲自恨曰：吾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又思為父母立一血嗣，乃出，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與家人訣，誓不見父不返。東出關外，歷二年，一日，陷翻漿泥中，大雪沒膝，而旬旬不停，瀕死者數，至誠動神，異母妹感夢相見，與言父諱，癯瘠年庚歲月俱合，已卒葬於紅嶺，念難開，難以旋輓，乃招魂題主而歸。蓋令、博、令、親臨弔奠，先生為父稅服，粥食，不菜果，不酒肉，獨居朴室，不入內，不偶坐，不偕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忘，期悲哀，三年髮泣血骨立，室前槐葉為之枯黃，喪復常，乃更榮，督學李公、巡撫于公，俱旌揚表闕，五十七歲，南遊洛中，與諸儒辨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必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之實習之，一時翕然悅服。六十歲，肥鄉郝公函來問學，且請主漳南書院教事，先生辭不就，既以聘幣三往返，乃攜錢等以行，既至，教以讀講作文應時之外，習禮，習射，習書數，舉石，超距，技擊，歌舞，堡人，不以為非，問學者方踵至，聖道可望復明矣，不半載，竟為水阻，雖規制甚宏，未得一見，諸施行，可勝惜哉。歸里，年七十而卒，噫！先生生而聖道可望復明矣，而神智日生，而奮勵益篤，其所謂動心忍性，曾益不能者耶？先生嘗自言：私淑孫徵君，又所父事者五人，曰張石卿，曰刁蒙吉，曰王介祺，曰李晦夫，曰張公儀，兄事者二人，曰王五修，曰呂文輔，友交者三人，曰郭敬公，曰王法乾，曰趙太若，皆有以修先生，先生言可為經，行可為法，蓋不第為一時一世，而百世千古人也，嗟乎！先生致矣，音容不可復覩矣，而誦其言行，不啻親承提命也，是以不揣固陋，會萃成書，謹敘其始末於簡端云。乾隆二年歲次丁巳季秋穀旦，受業門人鍾錢頓首拜識。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敘略

凡例

一、先生嘉言卓行，不可更僕錄，未百葉遺軼尚多，然可想見其他，觀者惟期則效，不必以覩一斑為憾。
一、年譜已載者，不復更錄，然於振腳後學，扶樹道教，懇側勸人者，亦間或重出。
一、錄中惟各章首段書先生曰三字，餘不贅，以是編專屬先生言行也。
一、先生日譜，亦載他人言行，善者茲亦偶有摘錄，然必冠其姓字，庶幾披覽瞭然。
一、是編採日譜摘錄，門類未分，然亦列為章數者，亦竊取魯論學而等章之義。
一、僕學極陋，不足傳述先生之學，德言行之錄，謹誌遺澤於不墜耳，僊仁人君子賜之裁訂，得以傳世行遠，不惟僕感且不朽，即先生在天之靈，亦適爾稱快也。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上目錄

常儀功第一
齊家第三
學人第五
剛峰第七
三代第九
卷下目錄
鼓琴第十一
學須第十三
杜生第十五
世情第十七
刁過之第十九

理欲第二
言卜第四
法乾第六
吾權第八
禁令第十

王次亭第十二
教及門第十四
趙盾第十六
不為第十八
學問第二十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

清鍾鉞纂

常儀功第一

每日清晨必躬掃祠堂宅院神親前各一揖。出告反面同。經宿再拜。旬日以後四拜。朔望節令四拜。皆定晨省。爲親取送溺器。捧盥。授巾。進膳。必親必敬。應對承使。必柔聲下氣。此在養事。恩親父母儀也。寫字看書。隨時閒忙。不使一刻暇逸。以負光陰。操存省察。涵養克治。務相濟如環。改過遷善。欲剛而速。不片刻踟躇。處處箴銘。見之卽拱手起敬。如承師訓。非衣冠端坐不看書。非農事不去禮衣。出外過墓則式。騎則攬轡而扶。乘則憑箱而立。照墓不式。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見所憫所敬皆式。所憫如見野者。殘疾。愚拙。孝子。節婦遺孀。雙貧人。童里類。非正勿言。非正勿行。非正勿思。有過卽於聖位前自罰跪伏罪。

按先生常盛功。自老不懈。病篤猶必衣冠。置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

理欲第二

先生曰：理欲之界，若一毫不濟，則明德一義先失。刑于之際，若妻子未化，則親民一義先失。又何以止於至善乎？努力做去，定要在此處求自諒。乃是學者。○天行健，乾乾不息，天之誠也。人能長思敦其敬而無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上

融齋先生言行錄 卷上

三三

怠惰之念則斂於誠而回乎天矣。○爲人子者不可因親之怒即不近前必愈加言笑致親之悅然後已。若竹子之松瓜薛包之瀝掃不廢晨夕豈人所不能哉。○人若外面多一番發露裏面便少一番著實見人如不識字人方好。○凡讀書即如古人面命何書不當以敬對之若不衣冠端坐看書即是侮慢古人須深戒之。○善惡要知更要斷知一善則斷然爲之知一惡則斷然去之庶乎善日積而惡日遠也。○惡人之心無過常人之心知過賢人之心改過聖人之心寡過寡過故無過改過故不貳過僅知過故終有其過常無過故怙終而不改其過。○世俗非類相從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學必求益凡舉步覺無益就莫行凡啓口覺無益就莫言凡起念覺無益就莫思。○怠惰之容不設於身淫肆之言不出於口放僻之念不生於心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友人陳印尼苦爲命困先生曰知命樂天四字相連知之則樂之矣曰非不知之殊覺憂苦先生曰是知不真耳君子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愛之喜而不忘惡之勞而不怨豈有孝子其知親心而猶怨者乎豈有君子其知天命而猶不樂者乎。○陽剛陰柔而天下定陽下陰上而天下和反而求之家也身也心也無不同也今夫心天理陽念也常令剛人欲陰念也常令柔吾心有不定乎天理雖爲主而常合乎人情陽下也人欲雖無能絕而常循乎天理陰上也吾心有和不和乎至於父兄惟其剛子弟惟其柔而又剛柔相得焉其家無不定且和者矣。○讀書無他道只須在行字著力如讀書而時習便要勉力時習讀其爲人孝弟便要勉力孝弟如此而已。○錄實教弟子曰凡書不可徒讀必一一在自己心上體認如書言善必善自善乃已。○果能如此不惟學問進益且不至不到聖賢地位也。○或問禍福皆命中造定信乎先生曰不然地中生苗或可五斗或可一石是猶人生之命也從而養煥培之雨露潤之五斗者亦可一石若不惟無所培潤又從而蟲賊之播折牧放之一石者幸而五斗甚則一粒莫獲矣生命亦何定之有夫所謂命一定者不惡不善之中人順氣數而終身者耳大善大惡固非命可囿也在乎人耳或大悅○恩祖母老而重聽先生大不憚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尙可得乎若不及時勉力他日悔恨更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之治家家衆若多必使之各舉其職則人愈多家長愈樂否則多一人即多一累矣。○一日心中不樂忽慨然曰心不虛則不樂所謂心體上不可加一物也。雖然玩物而樂離物則不樂固非能樂者也無物而樂有物則不樂亦非能樂者也。顏子箴瓢陋巷樂不箴瓢陋巷亦樂是何如樂正宜理會。○學莫先於敬身樂莫大於孝親願言思之前惟古人近惟孫子人。○自識有云無親非富有母非貴嗚呼大樂孰如事親。○學者與聖賢不同聖人忘其爲聖賢人不敢恃其爲賢學者要常見我爲正人君子不然恐隨流逐污而不自覺矣。○學者自欺之患莫大於以能言者爲已得上做出乃是不自欺。○乃爲有實得。○人心中具有仁義位育但得活理養之則學成其全體大用否則血肉腐朽而已矣。如雞卵中具有羽肉冠距但得煖氣養之則化成而飛鳴走食否則青黃死水而已矣。○吾用力農事不遑食寢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若用十分心力時時往天理上做則人欲何自生哉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彭好古問實學曰學者事爲人子學爲人弟學爲人臣也又問曰學自六藝爲要。好古曰算何與於學曰噫小子未之思也人而不能

數。事父兄而無以承命。事君長而無以盡職。天不知其度也。地不知其量也。事物不知其分合也。試觀公西子之禮樂。冉子之藝能。當知夫子之所以教。與三千人之所以學矣。但七十子或備或精耳。○幼者拜長者。向上可也。勿與長者推遜嫌序齒也。○學貴遠其志而短其節。志遠則不息。節短則易竟而樂。○人子事親。但致親怒便是過。並不問有過與否。若懷嗔意者。是不自見其過。非孝也。○開聰明。長才見。固資讀書。若化質養性。必在行上得之。不然。雖讀盡萬卷。所知似裨於賢聖。其性情氣量。仍毫無異於鄉人也。

齊家第三

先生曰：齊家要觀一家所受病在何事何人，便當全副精神，注此一人一事，竭力做去，正心修身亦然。○子貢贊夫子爲天縱，想來人皆有天縱，天既予人以心，則以此心調燮，以此心挽回，或以此心聖，以此心狂，天皆有不得而主之者，但善則天福之，不善則天禍之，猶人君命人以位，則以此位致澤，以此位顯揚，或以此位忠，以此位奸，君皆有不得而主之者，但功則君賞之，罪則君罰之而已。人各有心，可不巍夫子而逃天禍乎？○或言兄寬弟忍，真是好事，先生曰：雖然，此爲俗人言之耳，但說忍，便先有不平意，古聖只言兄友弟恭，夫兄友者，不問弟之恭不恭，惟知愛弟也，弟恭者，不問兄之友不友，惟知敬兄也，孟子言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舜可謂千古之聖，孟子可謂千古之善言聖者矣。○王法乾曰：骨肉有間乎，可離乎，離名思義，骨雖密，肉不得而厭之，肉雖惡，骨不得而怨之，處骨肉之間者，可以悟矣。○思誠固是學者切功，然必思此一善，即作此一善，乃有益，若只思仁思義久之，一若思所及便是我已得者，則思亦屬自欺之端矣。○凡達人帖與承人帖，素不拜者皆揖之，語弟子曰：世俗相見，揖亦謂之拜，若不揖，則帖上拜字便僞矣。○君子無僞，○人若不真心存仁，將言行盡無著落處矣，任有多少議論著述，卻成巧言，任有多少威儀周旋，都成令色，畢竟是鮮仁。○思慎言一絕云：見人須著意，靜中得力多，從今勤檢點，刻刻莫輕過。○體乎仁則富，行乎禮則貴，若色貨等念生，則損吾富，真吾心之盜賊，不肖子弟也，意惰輕躁等意生，則降吾貴，真吾心之賊，棍奸說邪也。○君子愛人深，惡人淺，愛人長，惡人短，小人反是。○人自信易，令人信之難，令聖賢人信之尤難，故百庸人服之，不如一君子信之也。○孝子見老則思親，是以無老不敬也。○夫子嘆才難，有傷心處，子意天之生才不易，生一起才，成箇平成，又生一起才，成箇狂狷，生七十子，竟無可做，此夫子所以嘆才難，深有所惜，深有所傷也。○吾人非親不敬，兄弟不友，夫婦不相待，如賓，不相成如友朋，不相輔仁，便是狎侮五常，慙同殷紂矣。○夫凡讀聖人書，便要爲轉世之人，不要爲世轉之人，如顏淵入學受書，叩不得隨世流矣。○衣冠不是要相象好看，乃所以敬身，冠以敬吾首，衣以敬吾體也。其謂人衣冠則文采與雅，不衣冠則鄙俗野陋，孔子讓子貢了不衣冠而處，同人以敬吾體也，近於牛馬，是人之所不與，爲雅者，衣冠也，人不衣冠，其亦不與也，亦不敬其身也。○遭水患糧絕，喜曰：吾茲爲水困，乃嘗此味矣。○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二句串講，爲是字字著重，倒提野放，則瞭然矣。君子所求者仁也，非友無以輔之，輔仁者友也，非文無以會之，故君子之會友也，必以文，或與之講習六藝，以通日用之實務，或與之誦說詩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或與之討論古今，以識事理之當然，則文章之道相感，良朋畢集，詩書之味相親，高賢登目，於是以友之高明，開我之蒙蔽，以友

之寬厚。化我之私狹。對端方之儒。怠惰不覺其潛消。得直諒之助。過端不覺其日寡。人欲之自爲去者。得友而去之益力。天理之自爲存者。得友而存之益純。其輔吾仁也深矣。不然。會之不以文。則所聚者。必皆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焉能得友。既無友以輔之。則觀摩無人。幽獨易於自恕。進修無助。志氣每至中衰。何以爲仁。君子所以亟亟於會之者。而以輔之也。○謂門人曰。汝等於書不見意趣。如何。好不好。如何。得某平生無過人處。只好看書。憂愁非書不釋。忿怒非書不解。精神非書不振。夜讀不能能。每先息。聞始釋卷就寢。汝等求之。但得意趣。必有手舞足蹈而不能已者。非人之所能爲也。○指知我其天問諸生。如何是天降監夫子。天契夫子。天無心意耳目。曰。天是理。先生曰。天兼理氣數。須知我與天是一箇理。是一箇氣數。又要知這理與氣數是活潑。而呼吸往來。靈應感通者也。若不看到此。則帝謂文王。乃審西顧。予懷明德等。皆無著落。皆爲妄誕矣。曰。如何是理氣數。曰。爲寒熱風雨。生成萬物者。氣也。其往來代謝流行不已者。數也。而所以然者。理也。○聖人亦人也。其口鼻耳目與人同。惟能立志用功。則與人異耳。故聖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聖人試觀孔子是何等用功。今人孰肯如此做。○讀經觀史非學。惟治心乃是學。置田房積金粟非治家。惟教子乃是治家。○郭生問作養將才如何。先生曰。武因事不比文。當以歷練爲作養。乃可用。以武生爲鄉落保長。其能守禦捉賊者。即擢爲郡邑關口守將。其守將之能守禦捉賊者。即擢爲總帥參副之職。庶歷練之幹略。不比紙上之鉛鈴矣。不然。即符節一同村甲。恐亦如無用之文人而已。○二三子何患無君。皆主狄人來亦汝君說。則是太王視邠民全無情義。徒委之於狄人。不似仁人氣象。且與下句我將去不顧。吾想狄人迫至之際。邠人必有不量強弱。賈其忠勇。欲與狄人交鋒者。故太王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邠人必有環哭對歎。憂太王之陷害者。故太王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不謂之臣民。而謂之二三子。視邠人於己也。不謂之我。而謂之其君。親已於邠人也。君民一體光景。至今可想。○防口費逐事思量。如某人某事是不當說。如見某人。不當說某話。預先用功。必有得力。○郭敬公曰。今人輒言斷不能到聖人處。故不爲。是必待到聖人處而後爲乎。吾以爲進一步亦是一步。彼原是不爲。故託此言耳。○人讀書只爲難記。耽閱許多。不知縱記亦無用。大要古書只管去讀看。不問能記與否。但要今日這理磨我心。明日那理磨我心。久之吾心本體之間。自現光顯。萬里所引。一旦豁然貫通者也。然須以清心寡欲爲本。○人送儀於先生。曰。魏海甚先生曰。情之厚薄。若在財物。則貧者盡薄情。人矣。○敬身之功。衾禱之內。爲最切。儼此處不慢其四肢。亦皆德性之一端。○或憂年凶產業難保。先生曰。人生產業。身體性命。皆祖父之遺。三者俱亡。大之上也。俱保全之。次也。不幸不可得。兼留破產業。勿虧身體。若戀惜房田。而憂勞以致疾病。是重祖父產業。而輕祖父身體。不孝也。甚不幸。又不可得。兼留傷身體。勿壞性命。若迫於凍餒。而喪志以爲不義。是保祖父身體。而賊祖父性命。更不孝也。故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蓋極天下痛苦之境。至喪溝壑止矣。極天下凶殘之禍。至喪其元止矣。人誠了此。則無之累。吾心矣。如曾子三日不火。歌聲如出金石。第四日得食乎。卽令餓死。亦如此矣。○寡慾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語法乾曰。天生我此身。置在羣生中。果較

之亦庸衆可也。若猶出衆也。而不爲持世之人。是天生我以君子之身。而自曠之矣。是爲負天。

言下第四

先生曰。言下聖門高弟。當其問孝。夫子一告以敬。一告以和。蓋中雖愛親。稍出以傲戾之氣。卽不孝矣。○或問鬼中神中鬼。如何。先生曰。如春是氣之伸。其寒是神中鬼也。秋是氣之屈。其暖是鬼中神也。問屈伸往來。曰。如吾開口便是伸。閉便是屈。氣出是往。入是來。問性情功效。曰。如風起止是鬼神。其所以爲風。是性發而動。是情。吹木是功。吹木使之青。發枝發葉。是效。問造化之迹。曰。凡此皆顯然可見。故曰迹。○六氣之疾。常入肌膚。其症輕。惟私欲之疾。直犯心君。其病重。六氣侵淫。據城之寇也。私欲執奪。篡逆之賊也。可無懼歟。○養身之道。在養吾身其火。養其火之道。在慎言寡欲。寡欲則省精。省精則真陰足而相火旺。慎言則省氣。省氣則真陽足而君火明。○吾人遷善改過。無論大小。皆須以全副力量赴之。方是主忠信從義之學。○伯夷棄孤竹周遊。殷紂之世。惡穢成俗。曾無能尊其德。樂其道者。於是隱之北海之濱。迨聞文王作。就養於岐。想必在周公師友若干人中。非特口腹之養而已也。觀乎禮俗以養目。聽乎絃歌以養耳。徜徉乎關雎麟趾之場。以養天德。安處會不多時。而文王崩。武王太公遂經營伐紂之事。蓋大傷其心。故又退隱首陽。其叩馬一諫。亦辭世極思也。○教內子盡相夫之道。可以稱賢。對曰不能。先生曰。昔周宣王姜后。蓋亦庸人也。恐晏安致臣議。而脫罪待罪。不惟宣王終其德。而姜后亦至今稱賢。夫人亦在乎爲之而已矣。何不能之有。○謂彭好古曰。吾自得張謝而坐莊。得李仁美而冠正。得石字遠而作字不苟。每當過將發。未嘗不思三子也。今後許汝五日。投我過錄一紙。○人議以便食款友。先生曰。貧甚無宿味。倉卒客至。止能如便。富友割雞。各盡其勤而已。如必相貴。則貧富不能相友矣。吾昔百里訪張石卿。米飯三盂而已。第三次偶有十錢。乃市五餅。而禮意勤勤。將不爲厚友乎。○某欲其子從事記人言於先生。先生曰。吾之所學者。其子從吾遊。則其家必設祠堂。家長率家衆朝拜爲禮。子必拜父。必必拜祖。度能之則來。人曰。但學中盡職可耳。何須禮禮爲。先生曰。不然。世有抗命廢職之子。皆因廢禮故也。僕則望叩拜。皆定晨省。出告反面。行之三月。自無與父母反行。○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賢宗旨。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於老之無釋之空。吾儒之主靜。○王子也。論衛出公事。先生曰。噴猘母獲罪。周天子可廢。輒不可廢。猶之南子淫亂。衛靈可誅。據爲輒者。當其父以晉師來臨。止有率羣臣出迎。自縛請罪而已。王子曰。曠之殺南子。亦大義也。問春秋不去其世子。先生曰。此中有毫釐之辨。若光武之廢呂。知余所許也。母子之際。不忍言也。曰。淫人男女皆可誅。先生曰。因矣。若吾子爲齊太史。將不替崔杼殺其君乎。曰然。先生曰。否。若已桀紂乎。臣則湯武矣。若猶爲一國之主也。烏得以一婦人故殺之乎。且吾子而爲夷吾也。將相桓桓乎。抑誅桓桓乎。爲孔子而作春秋也。將錄桓桓乎。抑誅桓桓之禽獸行乎。故君子不窮人之隱。若以此律君。天下無君矣。以此律人。天下幾人乎。吾子之論衛。正子路之見。非夫子見小君之心也。曰。脫有無倫之君用我。將臣之乎。先生曰。君子隨時處中。如定公逐兄自立。夫子初年不仕。後卻又仕矣。陽虎僭蒸

豚。亦便往見。若以禮來。烏得不往。又問。爲崔杼者宜何如。曰。殺其妻。棄官而逃。終身不仕其國可也。○病在病心。病心在知命。○人生居內。上無父母。下無子女。旁無侍婢。而夫妻相敬相畏。無此態。則幾於賢聖矣。○或言習禮自好。但有近人演戲之疑。先生曰。今日正坐不及人耳。彼平時演定。手足扮。絲毫。不差。學者終日袖手誦讀。隨舉一切。皆習。願以演戲爲恥乎。且以孔子之聖。而與弟子習禮樹下。朝廷之禮。前期旬餘。習儀。士猶羞之乎。以習行爲羞。乾坤所以日非也。○學問有諸己。與否。須臨事方信。人每好以所志。認作所能。此大誤事。正是後世泡影學問也。○人能去其荒心。荒身。荒口。耳目之事。則常覺。則能斷斷。則不怠。則不荒。斯可以尋孔子之道矣。○天之生人。有一身之人。有一身之人。有百人之事。有百人之事。有千人之事。有千人之事。有萬人之事。有萬人之事。有百世千古之事。有百世千古之事。有百世千古之事。有百世千古之事。此則十人百人爲其事。以至於天下千古爲其事者。不舉其事。不舉其事。不舉其事。不舉其事。非其人也。然見城垣倉庫。則乘必式。聞民不聊生。則爲之憤。○後世專向空談。故學孔子之言。皆入孔子廟。儒者不學作事。故作孔子之事者。皆不得入孔子廟。○韓文公以原道一篇入廟。而後局爲唐焚毀。淫祠千七百所。之文惠。不得入焉。唐之一代。傳來佐高祖。開元。李郭侯出處。合乎詩中。陸宣公濟難扶危。此數人者。何歎於三謁時。相。乞憐富道。並稱孔聖。取友太頑之文公也。要之是後世。晚年之刪述。作。故稱說其所刪述。勿翼其所刪述者。遂爲孔子之徒。非然者。不得與焉。獨不思孔子僅於五十前與。將不爲孔子乎。○七十子終身追隨孔子。日學習而終見不足。只爲一事不學。則一事不能。一理不習。則一理不熟。後人爲漢儒所誤。從章句上用功。爲釋氏所惑。從念頭上講性。此所以紙上之學。問。易見博洽。心頭之覺悟。易見了徹。得一貫之道者。接跡而道亡。學喪。通二千年成一敗局矣。哀哉。○人持身以禮。則能得人之性。如吾莊。則人皆去。而相敬。是與天下相遇。以性也。此可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義。○學求實得。要性情自慊。則心逸而日休。學求名。便打點他人。則心勞而日拙。此則不透。雖自負讀書窮理。用功數十年。其實謂之一步未進。○王法乾曰。積德如積財。大賈不遺細利。故能成其富。君子不棄小善。故能成其德。○語彭如九曰。詩所以興物。適情言志也。即取其足以興物適情言志而已。何必拘泥。且東多一音。而在二韻之兒。無池等。殊不相叶。而在一韻。諸如此類。有何意義。況沈約達君之惡。妄稱大意。送故主之江山。啓新君之簋豆。雖加高刃之誅。不足以蔽其辜。而可遺其言爲後世法乎。或謂既爲詩。即宜遵韻。不知三百篇是遠何人韻。書不過取其音之相叶。以便於歌耳。○志氣如刀。集義如磨刀。常磨則鋒芒常銳。不磨則鈍矣。一不義之事。傷之。則刀摧折矣。○荆州參議。言。書。之。難。免。曰。此是怠慢之過。須是自己斷制。此處不斷。更無商量處。然其要又在養精神。若耗精神。至倦困之極。雖欲斷制。不能矣。然困倦不能操戈者。僅有大資至。卽出迎矣。要之心常敬如見賓。心常樂如會友。何倦息之有。其欲睡時。必是見得當下無事。便懷居。孟子云。必有事焉。而心勿忘。苟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過人。遠。學者安可有無事時哉。○或產大而憂貧。先生曰。貧之患也。產乏而求聚。聚而求廣。廣而求益。稱。往。雖有四。不足也。余嘗言人有不足之心。世無不足之人。天生人本付以各足之分。故百頃之家。足一

頃之家亦足。數畝之家足。赤手之家亦足。甚至乞丐之家亦足。非天降災。吾未見餓殍之約路也。若役心以資。又焉往而不資哉。

學人第五

先生曰。學人不實用養性之功。皆因不理會夫子兩習字之義。學而時習之。習是教人習善也。習相遠也。之習。是戒人習惡也。先王知人不習於性。所本有之善。必習於性。所本無之惡。故因人性之所必至。天道之所必然。而制爲禮樂射御書數。使人習其性之所本有。而性之所本無者。不得而引之蔽之。不引蔽。則自不習染。而人得免於惡矣。○治湖藏道。默尚書致仕。與貧士及鄉耆結社。五日一會。偶以酒數議。其僕朱炳廷。其作尚書。越行。越急。引過自責。朱不爲止。戴次日。乘驢不帶僕從。謁門謝。朱復不出。戴直入。呼其妻爲嫂。且曰。昨有口過。今特賠罪。幸以復兄。乃出而平。二人高致。可謂相得。蓋是時戴已七十餘矣。○知已間。藏規過之義。遇過即指。最忌隱忍。隱忍之久。便成積。積輕之心。生而交不固矣。○遊馬生學。教之習端。坐功。正冠。整衣。挺身平肱。手交當心。目視鼻準。頭必直。神必悚。如此則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則諸妄自退。聽矣。○養身莫善於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專事去作。行之有常。並不困疲。日益精壯。但說靜息。將養。便日就惰弱。故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子曰。學如不及。是何等敬。皇何等急切。吾人嘗把時日。潦草過去。何以爲學。○不善之念。一起於心。精神爲之萎靡。耳目爲之昏眩。況作其事乎。況與其事相習而染乎。烏得不惜亡天性。日即於禽獸乎。人心誠危已。○天地之寶。莫重於日月。莫大於水土。使日月不照。九州而推於空。皆外虛耗其光。使水土不發生。萬物而推以曠。則其春秋則何。以成乾坤。人身之寶。莫重於聰慧。莫大於氣質。而乃不以其聰慧。明物察倫。惟於玩文索解中。虛耗之。不以其氣質。學行習藝。惟於讀講作爲。曠閒之。天下之學人。雖三十而不昏。惑者鮮矣。則何以成人紀。○忠臣視其君重於己。孝子視其親重於己。賢妻視其夫重於己。○郭氏子爲後趙氏。先生曰。不可絕本。宗。伊言。欲去趙族。不肯曰。汝必利其產。伊言。未也。曰。汝必不從今父母。伊言。受重者宜發。先生曰。否。卻產以見歸宗之決。養葬今父母。以報撫育之恩。斯義無憾矣。○思名爲道學。而實歷時文。以射名利。吾不敢爲也。身承道統。而徒事講說。以廣徒類。吾不欲爲也。躬行之而風俗式範。德至焉而天下雲從。吾仰之愛之。而不能爲也。獨行先王之道。勉遊聖人之法。微拒異端。而不污。孤立無徒。而不恥。如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吾志之學之。而未逮也。庶幾勉焉。○私欲不乘。如天清地甯。風日也。草木也。樂星月人。物亦無不樂。世人願以酒色爲樂。夫酒色中昏沈病死。並其四肢耳目。不覺爲何物。現天地萬物乎。○余昔承命異居。不知其情。三月不能飽。每食必下淚。骨肉分離。大爲不祥。譬如人病血氣不和。生疔疥。或肉潰敗。固是難堪。然終是皮裏連髓。全人。勝似肢解分屍。故遂云。好兒不喫分屍肉。○彭平子言。武備奉金。雖謂是大忠。若不赴召。竟滅金。是達忠。先生曰。不然。當時秦檜是以生事二字。嘲高宗。若不奉召。便以反叛激高宗。但遣片紙。一卒。擊問。臣節大虧矣。○論修史。曰。相承一時之治亂。史關千古之是非。史之集思廣益。與爲相同。務聘集宿儒名士。盡一時之選。搜採野史遺言。窮一代之事實。文獻果無遺憾。方可

關氏成書。近世世一二人之筆。風聞之。苟且潦草。失史職也久矣。○字某生。設略云。禮男子二十而冠。實字之。無貴賤尊卑。古無不字之男也。近惟教詩書。游庠序。乃字。否則終身斥名。使知親因所推呼。雖既長且老。子姓卑幼。亦莫之殊別。伯叔兄弟。俱如余。竊非之。今字某生。非日示獎。聊以復古云。○夫子告樊遲曰。居處恭。三時爲親。切詳備。蓋執事與人之外。皆居處也。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具是矣。居處與人之外。皆執事也。則凡禮樂射御書數之類。具是矣。居處執事之外。皆與人也。則凡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先施。具是矣。○有兄弟反目。訴於先生者。先生勸以友恭。其弟欲辨。先生曰。家人事。但以不辨爲是。其弟遂引罪。又勸之同孝。父。勿爭產。旁一人曰。子盡以產讓叔。可得其歡心乎。先生曰。子之事父。惟盡心以歡之。其愛我與否。不計也。弟之事兄。惟盡心以悅之。其諒我與否。不計也。按先時。不知己爲親。利。只因其事。不悅。以爲讓之。欲得其歡心也。及知己非朱氏。決難。○謂法乾曰。正心不是懸空說。正須實使心安頓在仁義禮智上。不使引蔽偏向財色私欲上去。方是。修身不是懸空說。須如夫子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方是。○先生言。孔子惜季氏維魯。至於放墮。三都。苟或借曹操維漢。反爲所用。法乾曰。荀氏時勢。難於孔子。先生曰。然。觀魯一變至於道。可見魯國大綱猶在。法乾曰。孔子若遇曹操。恐亦不能免。曰。聖人本領不可測。非此後世權謀術數。乃是從綱常上。做去。將我性情布護。出移天下之性情。今鄉黨篇所載事君之禮。便是實功夫。初問魯人習於驕傲。皆以爲治。久之將必人人知哀定爲吾君。而私門自弱。公室日強。迫魯國既治。君臣合德。夫子使魯魯君如此。去事周王。久之將必天下宗周。禮樂中興。東周之業成矣。女樂之聞。天厭周德。非齊人也。○孔子之生。蓋合三聖人而生。一大聖也。以顏淵妻魯聖公一事觀之。年至七旬。使人愛敬。願以少女妻之。非聖人而能如是乎。路去子女之俗情。斷孔氏必與魯年少之女妻。垂老之人。好賢之至。更難於棄。非聖人而能之乎。二姊在室。聖母必甚幼。而適老耄之老。又能精誠感天。惟立嗣是求。非聖人而能之乎。○論周公之制度。盡美盡善。蓋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動之勢。人人禮樂。則中國必有易弱之憂。惟凡禮必射。奏樂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實。無事時雍容揖讓。化民俾劫之氣。一旦有事。坐作擊刺。素習戰勝之能。○王法乾曰。古者卿相百官。儒之出者也。儒者卿相百官之處者也。今乃是一種讀書詩書。說道理。袖手無用之人。謂之儒。可嘆矣。先生曰。然。此所以與釋老伍。而稱三教也。○謂馬載曰。生子雖美。才猶在爲父者自強。以爲教子地。今子之責重矣。上有父而後爲之子。事父未能。非所以教子也。下有子而後爲之父。教子未能。非所以爲父也。真學問全在君子之道。四一節。○人之爲學。必認定子臣弟友。必認定子臣弟友。是所以爲道。六藝是所以爲子臣弟友之道。方好。譬如子之事父。只對父說孝。臣之事君。只對君說忠。不或必須有事君父之禮。樂君父之樂。射以敵君父之儀。御以代君父之勞。書數以辨君父之事。方是。臣子。○入其齋而干戚羽籥在側。弓矢袞袞在懸。琴瑟笙簧在御。鼓者。皆君父之事。方是。臣子。而時時。若解講讀。口。閣口靜坐者。盈座。不問而知其漢儒佛老交雜之學也。○忠臣之心。其視大奸之在君側。如蛇蝎虎狼之將噬。噬其君。往擒之不勝而死。不恤也。傳不云乎。君不君。臣不臣。以不臣

故忠臣之心，不見其君之不善也。以為吾君聖明而已矣。○凡冠不正，衣不潔，室不潔，物器不精，皆不恭也。○於此，不得言習恭。由此推之，杏壇之上，劍佩整齊，一物狼藉，孔子不得謂之恭矣。此吾儒之為恭，所以異於釋氏之寂靜，而靜坐之學，所以入於禪而不自覺也。○趙太若居富家，有煩勞，問曰：古云：富不如清，貧何如？先生曰：不然。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聖賢之欲富貴，與凡民同。古人之言，病在一濁耳。人但恐不能善用富也。大舜富有天下，周公富有國，富何累人？今使路旁忽遇無衣貧老，吾但存不忍人之心耳。兄則能有不忍人之政矣。富何負人？要貴善施，不為守錢虜可乎？○人子見父母與人作也，必曲解之，非為人也。安吾親而已矣。○張氏不讀書，兄弟五人孝友，各司其事，爭為勞役，設父母主於正房，忌日則夫妻避寢，食必獻。一如親在，有甘漿三甕，三年不傾。曰：吾親所積也。家無長幼，孩童自外還，必行反面禮，遍拜其家，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法乾第六

法乾論讀書萬卷，若無實得實用，終是無益。先生曰：然。德行經濟涵養俱到，讀書一二卷亦足。雖不讀書亦足。試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事也。何字是讀書？讀書特致知之一端耳。○人有惡攻其短者，先生曰：是日者也。人立志前進，必期自全，故樂人指其闕，恐有闕也。人無志不前，自謂已全，不樂人破其全。惡聞其闕也。○詰士徐曰：胡氏正名之說，不曾認得書之主腦。告天王方伯之事，必是孔子作衛貴戚大臣，或婚姻與國方得。今仲子所問，是衛君待子為政，豈有衛君用夫子，而反廢之者？且衛君未用之前，夫子力不能廢，既用之後，夫子為臣，輒為君，豈有臣告君之理，則衛名何以正也？徐不能對。問：賈以紱母之入，決不當立，輒已立十二年，不易去，且拒父之人，斷不宜君，然則非告天王立郊，衛名終不可正也。曰：必也正名。是聖人本領後人夢不到。子路正謂出公為子之君，夫子雖聖，不應廢君。聞正名一語，故怪嘆之。奚其正，猶言這名如何正，的非何必正名之解。徐曰：然則夫子必格其非心，而以天理感動出公，使之悔悟謝罪，迎入其父，退就世子之位，名斯正矣。曰：然。徐曰：紱母之賊，何可君也？曰：道理原是隨時處中，就天王而言，則賈可廢，輒則惟知吾父而已。猶南子當誅，賈則不得而誅也。○夫子教伯魚為周南召南，為子不可以讀詩。若如宋人讀詩之學，則人不為二南，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如正牆面而立，人即為二南，豈使四通八達乎？為者歌其詩，奏其樂，則效其義意，率修其事實也。如為關雎於房中，其詞韻之溫雅，律呂之和平，既足以感一室之和，而學唯鳩之聲而有別，有聖夫必有聖婦，有賢夫必有賢婦，方是君子好逑。一變一樂，皆在德不在色。寤寐反側，方有著落。琴瑟鐘鼓，方有韻致。方能刑于寡妻，方是樂爾妻。若則不能行於妻子，烏能宜爾室家耶？為草草於宅中，其辭氣之謹，傷律度之周詳，既足以召一家之瑞，而學其勤儉，則富貴者將謂古人固如是也。何敢逸以侈也？貧賤者必謂國如且如是也。何敢怠且奢也。而家事理家，積盛衰，學其孝敬，則男有尊而不敢自專，女有刑而嚴於舅姑。而家法立，家道齊矣。否則休其蠶織，其為父子兄弟無法，淫於而家，禍起蕭牆矣。烏能宜其家人乎？稱此以推二南，為之真是四通八達，不為正是正牆面而立。聖門所謂學詩，與為字同。○淫僻之念，不作於心，情逸

之德不設於身，暴慢之狀不見於行，鄙吝之氣不出於口，四者吾志之，而未能一焉。○修辭之功，全在未習之前，但得先一思方出口，便得力矣。○選舉即不能無弊，而所取為有用之才，科甲即使之無弊，而所得多無用之士。如漢舉孝廉，而得曹操，人皆以為選舉之害，不知大奸如曹，而猶環顧漢鼎，而未敢進，正因來自選舉，猶有顧情名節，後世文人，全無顧惜矣。論孟之終，皆歷敘帝王道統，正明孔孟所傳是堯舜三代之道，恐後世之學，失其真宗，妄亂道統也。後世乃有全廢三事三物之道，專以心頭之靜敬，紙上之浮文，冒認道統，尸祝孔孟之側者，可異也哉。○遇人能不言，言時能徐發，則口過遠矣。○肅治台言其叔時，怨子弟，子弟默然受言，終子弟辨無過，輒自認誤。先生曰：君子也。人已兼照，平恕以施者，聖人也。施不無偏，忤物還自返者，君子也。○士徐問：氣數流轉，亂天，雖欲治不能也。氣數流轉，治天，雖欲亂不能也。曰：子以氣數與天歧而二之，不知天矣。理氣皆天也。但三代前理氣厚，氣數流轉之中，皆生維挽之人，而裁成輔相之。三代後理氣薄，氣數流轉之中，但生隨氣升降之人，而參贊維挽不復見矣。氣數者，無作用之天也。聖賢者，有作用之氣數也。氣數無作用，故賴乎聖賢。聖賢亦氣數，故不離乎氣數。曰：善人而貧賤，天不善而富貴，奈何也？曰：此氣數之不齊也。如孔子之貧賤，顏子之夭折，微山之見殺，皆氣數不齊處。故曰：氣數者，無作用之天也。曰：天若無知，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也？曰：吾心作善念，吾身作善事，則一身之氣理皆善，善與善召，而氣數之善氣皆來集，此降百祥之說也。吾心作不善念，吾身作不善事，則一身之氣理皆不善，惡與惡召，而氣數之惡氣皆來集，此降百殃之說也。水流湍急，火就燥，惟達易者知之。此位育所以本於慎獨也。故曰：聖賢者，有作用之氣數也。○墳祭設宴會，先生為酒史，率祖訓於上，族長率男排班，先生西向立，贊排班，班齊再拜，乃高聲讀講義，或宴法事，公揖，先生乃降，亦拜祖訓，歸班，族長同行一揖告坐，就北筵坐，次行率衆一揖告坐，次行同行一揖，就東筵坐，三行率衆一揖，又同行一揖，就西筵坐，四行五行儀同，辨主志，族長佐辨者，各筵長皆酬後，乃族訓，諸席者，酒史唱某親辭退去，晏畢，公揖而退，是為後安儀注。○謂陳端伯曰：作詩者皆做李杜，作史者皆做班馬，作文者皆做韓歐，作人者皆做孔孟，是可異也。僕亦為詩，不李杜無憾也。即以爲顏某詩，也可。僕亦為史，不班馬無憾也。即以爲顏某史，也可。僕亦為文，不韓歐無憾也。即以爲顏某文，也可。惟至於爲人，不敢不做孔孟也。以爲舍孔孟無以爲人。○古之人惟三達德，五達道，此外更無道德，一身智仁勇，足以整理一家，是謂修齊，一家智仁勇，足以型式一國，是謂齊治，一國智仁勇，足以鎮撫四海，是謂明明德於天下，免置六月，想見一斑。五達道即三達德之設施處，今合數代而未見達德兼備之人，千里而未見達道備舉之家，可謂學衰道喪，而方且漢人以傳經爲道，晉人以清談爲道，宋人以註解頓悟爲道，釋氏以空寂洞照爲道，老氏以好退仙脫爲道，而歷代通弊，以混同不辨，彷彿鄉原爲德，真韓氏所謂道其所道，德其所德，而古人之道德亡矣。○謂諸生曰：制欲爲吾儒第一功夫，明倫爲吾儒第一關節，而欲之當制者，莫甚於色，倫之當明者，莫切於夫婦。近世師弟，以此理爲羞慚而不言，殊失聖賢教人之旨。且世俗但知婦女之污爲失身，爲辱父母，而不知男子或汚，其失身辱親一也。爾等漸法遠矣，得無有情欲漸開，外物易引者乎？此處最宜著緊，立爲人

世其其道自不邪說。不安思想。但保此身使爲人。便可賢可聖。一失此身便爲鬼。便可禽可獸。小子戒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五臣。舉人之萬有不同。皆統括矣。昔蓋有徐姓。擬而噬。甚慈其子。吾以爲堯舜之一端也。僅能充此。何不可爲。蓋擬人亦與元亨利貞之理。而成仁義禮知之性。猶吾言堯舜事業。不惟五臣各事其一。但作知縣不魏爲唐虞一邑。作吏胥不魏爲唐虞一職。亦便是堯舜事業也。只孟子善言學。徐行後長。便是堯舜。如在父兄前。和順不反口。便是堯舜。今教擬人徐行後長。彼豈不能。不能者。須是禽獸木石水草。○冠所以重元首。故周冕華而不爲靡。吾儕豈必作帝王。乃行夫子爲邦之訓乎。如每正月振起自新調氣和平。是即行建寅之時矣。凡所御器物。皆取樸素渾堅。而等威有辨。是即乘殷之格矣。凡冠必端正整齊。潔秀文雅。是即服周之冕矣。凡歌吟必正。樂而不淫。是即舞雩之韶矣。○作事有功快。有功而不居。更快。爲德見報佳。爲德而不見報更佳。

剛峯第七

剛峯集言。爲學在誠正。不先格致。先生云。此只由不解格物二字也。不知聖人之言。證以聖人之行。不見聖人之行。證以聖人之言。此格字乃手格。猛獸之格。格物謂犯手實做其事。即孔門六藝之學是也。且如講究禮樂。雖十分透徹。若不身爲周旋。手爲吹擊。終是不知。故曰致知在格物。○人之爲學。心中思想。口內談論。儘有百千義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爲實也。人之其學。印證詩書。規勸功過。儘有無窮道德。不如大家共學一道之爲真也。○不暴己之長。不形人之短。不揚生人之過。不發死人之私。君子人。○理愈勝則心清明。心清明。天地草木無不在目。則天地物我。總是一般。欲念勝則心昏惑。心昏惑。眼前一物不見。不惟天地鳥獸。與我隔絕。雖一身耳目手足。皆非我有。○禮樂射御書數。似苦人事。而卻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壯。讀諸文字。似安逸事。而卻耗氣竭精。喪志痿體。而日病非真。知學者其孰能辨之。○王契九間。取士鄉舉里選。行之滋弊。先生曰。猶勝時文。如一邑方舉一人。一方有不肖之者。約黨賄賂。賄賂之家。而登其子弟。將三方皆不肖乎。即皆不肖矣。他邑獨不得一良。良約乎。三四舉而得一賢。或三四邑而得一賢。所得不既多乎。當不至如時文百千舉而不一賢也。况選舉復則士飭其行。試觀周代盛時。士習之美。不可及矣。雖極其流弊。以至戰國。亦第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而已。今世求一條天爵。而要人爵者。豈可得哉。○謂邊之藩曰。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妄動。故吾儒時習力行。皆所以治心。釋氏則寂室靜坐。絕事離羣。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故置數珠以寄念。今子病且既。廢讀書習功。當親師訪友。求所以寄心適志。乃惟閉戶寂處。烏得不身日閒而心日妄乎。當急改圖。○夏希舜父叔構爭。先生謂曰。爲子姪處。父叔間。須勸父讓產。以友弟。勸叔勿爭。以慈兄。乃其職也。若從父拒叔。不惟非所以爲姪。亦非所以爲子矣。汝不見余處某弟乎。以彼無狀。予豈不能罪之。顧宗族之閒宜無校。况胞兄弟乎。且人各有命。爭多未必即富。讓少未必即貧。若兄弟之情一傷。不可復悔。可不念乎。○彭永年言。行井田法。易擾民生。亂不如安常省事。先生曰。古先王之井田。豈天造地設。不勞民力乎。又如大禹掘江。淮河漢。豈果神怪效靈。一呼而就乎。蓋古人務其費力而永安。後人幸其苟安而省力。而

率之民生不遂。外患憂乘。未有能苟安者也。故君子貴懷永圖。○學者須自斂飭。如不識字人。方好。又須有氣量。包人。蓋人而不盡於人。○觀南宋紀至理宗崇故理學。曰。此其所以爲理宗也。此其所以爲宋之理宗也。蓋使崇生理學。則必有裨益。然生理學好裁抑。若非。駁折同類。以自見。理宗烏能用之。其臣烏能容之。惟崇獎死亡。收美名。而不受繩尺。此其所以爲理宗也。使崇故帝王。故帝臣王佐。則必有取法。且古儒道若。六府三事。六德六行。六藝不可文襲。理宗烏能竊之。其政烏能似之。惟崇獎其本朝之故理學。講究其制作。刊引其著述。而易省其伎倆。此其所以爲宋之理宗也。○靳氏子自言十一歲棄書。勤家。及其家業和好。狀先生曰。是即道也。自世儒遠人。以爲道。而道不明。今汝安父兄而勞家務。是謂盡子弟之職。在家爲幹子。在國爲勞臣。是爲道中人矣。○與劉煥章言禮曰。吾儕當禮法塗地之時。而毅然從事。固將求合於理也。非以苟異於俗也。亦非以禮自我也。務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遠不謬聖。近不悖王。斯可耳。若不究時王之制。古聖之禮。一有增減。豈求合於禮者哉。今俗惑於異端。粗於貪味者。莫過於天地三界之牌。莫甚於家宅六位之主。吾儕窮居。非有生理政事。宗廟會同。國邑邊疆之務。止此學教修齊數事。其修齊學教。止有冠昏喪祭數端。所宜酌議。○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舉人進士。只鄉里選舉秀才。秀才長於文德者。充鄉約。耆德之職。長於武略者。充保長之職。其顯有功德者。擢大鄉長。大鄉長之顯有功德者。陞邑令。郡守。或備參輔。以至三公。皆通爲一體。或次遞或超擢。而又立里史。邑史。郡史。以謹戒之。死則有德者配社祠。有功者配道神祠。每五世有繼進者。則視之。大功德則進里祀。祀者配享於邑。邑祀者配享於郡。郡祀者配享於國。以激勵之。雖流弊猶足定百年之太平也。○今人廢學。只是將道理讓與古人做。不知古人亦人耳。凡古人可行者。我亦可行。如一旦奮然自新。立志躬行。何道不可能也。○或言讀書不能記。先生曰。何必記。讀書以明理。是借書以明吾心之理。非必記其書也。今日一種書之理。開吾心。明日一種書之理。開吾心。久之吾心之明自見。自能燭照萬理。譬如以養水培植花草。久之本枝自生佳花。若以養水著枝上。不足觀矣。又如以紙銀磨磨銅鏡。久之本鏡自出光明。若以紙銀著鏡上。反蔽其明矣。

吾輩第八

先生曰。吾輩若復孔門之學。習禮則周旋跪拜。習樂則文舞武舞。習御則挽強把轡。活血脈。壯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實所以厚生矣。豈至舉天下事皆爲弱女。皆爲病夫哉。○過霍侯思三代下論人平允者。形如殷高宗尹吉甫。惡至殺其子。而猶不失爲中興之賢君。和蓋殺子。是其一惡。大端之人品。自不可誣者。天下不可無高宗吉甫也。冉有子路。宰我。過至聚斂。誅死。而終不失爲孔門之賢弟子。蓋聚斂誅死。短喪。是其一大過。大端之才德。自不可誣者。孔門不可無三子也。後世不務實踐。論世亦不論實。微好責備古人。以市其識。而以不能誅妻夷霍侯。誅霍侯其易及也哉。○赴易同友人行。指途人謂之曰。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如彼推車者。荷擔者。執鞭者。趨役者。雖加數十年學問之功。兼以師友之薰陶。豈即能爲堯舜。友不能答。先生曰。孟子非謂欽明淳哲。知如神而仁如天。斯爲堯舜之德也。非謂時雍風動。地平

萬物之性。皆爲堯舜之事也。若然。則顏曾以下。恐難言之。况彼錄錄者乎。只就各人身份。各人地位。各得各人天性。不失天賦善良。則隨在。皆堯舜矣。如推哲者。不飾賢。不僞貨。糶役者。不罔上。盡下分。斯皆堯舜矣。此人字自聖。知王庸懋。王公至。隸胥。千萬人。都括盡。皆可以爲四字。是將生安學利困勉。用學問之擇執。與不用學問之擇執。千萬等工夫。都包盡。○剛主與張自天言。孝繼母任。是十分合理。只不得於父母。便不是理。又謂母子斷不可異處。以相避。如今日間安而罵也。明日復問。推之後日。皆然。今年罵也。明年復問。推之後年。皆然。是父母終日罵。終日間。尚有親親情誼。若各安一方。母亦不罵。子亦不受。雖小得安時。而此一疏字。不孝大矣。况十分承順父母。亦可冀其回頭乎。○仁知勇古今之達德也。立德立業。俱在於此。如西漢蕭何。仁者不愛也。張良。知者不惑也。韓信。勇者不懼也。○李晦翁先生云。導幼子以正。示之以正。示之以忠。教行誼不教文章。所就自不狃人。教子。何患難。○老翁。也。王良。何耶。○剛主謂李毅武曰。書不徒讀。如讀一部論語。不徒讀。只實行學而時習之一句。便是讀論語。讀一部禮經。不徒讀。只實行毋不敬一句。便是讀禮經。如師教我曰。汝南行。我即南行。不學其說。師無不喜。若不南行。亦學其說曰。汝南行。師必不喜也。○高台臣問曰。大學明明德。朱子或問以爲心者。虛靈不昧。其衆理而應萬事。性之德。乃是仁義禮智。畢竟明德是心乎。性乎。先生曰。心也。性也。明德也。一也。大學言心。卽性也。中庸言性。卽心也。性從心生。正以其虛靈也。正以其具衆理應萬事也。不然。則死心矣。明德之德。從直心。正以虛靈。故不假造作。不假矯揉。當愛者直愛之。當斷者直斷之。當敬當辨者。直敬之。辨之。此其所以爲具衆理而應萬事也。不然。則屈心非德矣。則不虛靈。非明德矣。堯舜性之明德也。湯武反之。明明德也。若如彼解。則心於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具之衆理乎。心於惻隱羞惡辭讓之外。更何以爲應萬事乎。台臣曰。今日乃解明德矣。下手工夫。全在知止乎。曰不然。下手到底在明。觀明德者。誠明者也。其餘都被引蔽習染。昏此明德。所以在明之。明之是大學工夫也。一人昏其德。爲昏德。衆人昏其德。爲汚俗。只自明我德。便是小學。必並明天下民之德。方是大人之學。所以在親之。親之是大學工夫也。明必明到十分。不如堯之欽明。舜之濬哲。不止也。還盡力去。明親必親到十分。不如堯舜之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不止也。還盡力去親。故曰。在止於至善。蓋至善便是吾道之極也。中也。不及一項人。終是迷惑錯亂。太過一項人。終是張皇奔馳。能如此當止處。則未至自不肯止。既至自不肯求。便有主張。有歸宿。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台臣又問。中庸致中和。如註解。則孔子之心。正矣。當時之天地。何不位。孔子之氣和矣。當時之萬物。何不育。以爲必須與天下共立其大本。共行其達道。立綱陳紀。禮陶樂淑。方是致中和。將堯舜方盡得之一部中庸帝王方有其事。以全其用。儒者但有其心。而存其體矣。先生曰。孔子致中和。於一身。而一家之天地萬物位育矣。致中和。於七十子。而七十子家之天地萬物位育矣。致中和之政。以宰中都。攝相事。而魯國之天地萬物亦幾位育矣。豈儒者而徒有其心乎。○或以未列青衿。自憾爲廢人。先生曰。不然。吾開心不思道。德身不蹈禮義。乃爲廢人。若不作秀才。只廢八股業耳。未爲廢人也。

三代第九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上

$$\begin{array}{c} \text{—} \\ \text{—} \\ \text{—} \end{array}$$

先生曰：三代後，留心於天地之升降，生民之休戚，吾道之興廢者，曾未聞一人焉。況致力於升降休戚興廢之際者乎？烏得觀一二人以慰吾望？烏得效一二分以杜吾志乎？○一日，獨坐齋中，欲入內，思先正云：人君一日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見宮妾婦寺之時少，則德日進，學者自治，何獨不然？齋中即獨坐，莊對牆，壁簾錦，亦儼然諍友之在旁矣。○之田殺步屈，思步屈何罪，以至賤妨貴者之養，即罪矣。故蠶蠶生苗中，先王欲思田祖之神，秉畀炎火，家鼠妨稼，先王祀貓虎使食之，甚至魚鼈生河海，與人並育而不害，而伏義網之孔子釣之，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殺至賤以養至貴，義也。取之有節，川之以禮，斯仁行其中矣。此聖人造乾坤，差等別之道，異於佛氏假慈悲而顛倒錯亂者也。○思周公孔子當遠知後世離事物以為道，舍事物以為學，故德行藝統名之曰三物，明乎藝固事物之功，德行亦在事物上，修德制行，懸空當不得，他名目混不得。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何等繁，而總歸下手處，乃曰在格物，謂之物，則空寂光瑩，固混不得，即書本經文亦當不得，謂之格，則必犯手搏弄，不惟靜敬頓悟等混不得，即讀作講解，都當不得。如此真切，如此隄防，猶有佛仙離物之道，漢宋舍物之學，乾坤何不幸也。○離騷之人，吾欽其忠，而惡其文之雄堆，左氏之理，吾愛其靜，而惡其詞之浮夸，以為皆衰世之文。啓後世雕刻之風，傷古人典雅之體，所稱以文字禍天下蒼生者，二子亦分其辜焉。○永保大祿，允祚遐昌，謹其幾及，惟周文王肅雍敬止，下上儆戒，小子罪戾，尙知景行，夙夜無違，萃茲百祥。○壬戌春二月八日，鼓琴足旁一小蠟，賦之，思聿作樂，致風儀子彈琴而召蠟，蓋予有暴躁之氣，正如方啓蟄之小蠟，近陰氣而少陽和，宜取為戒，乃史為舒徐和緩之韻三弄而罷。○或與族人有口隙，謂之曰：族人與吾同祖，正如吾四肢手足，雖有歧形，實一體也。一體相親，吾祖宗之神，得無傷乎？彼不知為一體，吾知之，彼不暇思祖宗，吾思之。如今碗關於蔬，故盛得蔬，桌大於碗，故載得碗，其人大感，指心曰：是吾志也。○思周公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古人獎人，當過其量，良有深心。吾坐反此，不能成人材，又不能容衆，屢自懟恨，不能悔改，即此便是開義不徒，不善不改。以後凡言人之短，獎人之善，必謹而書之，犯前過輕者，痛自懲艾，重則罰跪，過在家人宗族，罰跪於父祠前。過在教人交友，罰跪於孔子神位前。或遇事忙時迫，亦必叩首拜謝。○剛主少年時，有驕浮氣，先生曰：僕昔事石卿先生，嘗拱手以聽，先生院中遊走講論，目不一視，至二鼓，僕不敢移處，事文孝先生侍坐，先生面而指使如僕役，足下若遇諸先生，恐不能受益也。剛主頓下拜曰：承先生教，敢不急改。○謂剛主曰：吾欲三日不刑一人，而化一邑之異端，欲一月不刑一人，而均一邑之田畝，何道而可？剛主二發策，靖異端，皆不出刑名文墨之套，先生曰：賢自病後，容思誠矣。剛主問三日不刑一人，而邪教化有成算乎？曰：有。呼各門頭行而開導之，使明邪正，即立為誓約，使之更教其屬，不兩日皆良民矣。問均田，曰：亦任人耳。八家為井，立井長十井為通，有通長十通為成，有成長隨畧隨畧，隨授之產，不踰月可畢矣。○伊尹耕莘野，非義非道，一介不取，與鬻鬻賦畝，一似全無意於天下生民者，後遇成湯三聘，即自任以天下之重，乃爾孔明高臥，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一似全無意於漢末氣運者，後遇昭烈三顧，即鞠躬盡瘁，乃爾豈知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宵旰，然儒者成法，合當如此。○天之將興一代之主，必生以勸兵精武之主，使之征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上

— 7 —

問海外。而子孫世享太平。宗祀垂長。如漢武帝。唐世民。明永樂是也。天之將亡一代也。亦必生以勸兵。武之主。或干戈交起之事。使之耗財殺士。而橫斂致怨。宗祀以亡。如秦始皇。隋煬帝。元明末是也。其機只在於歲。歲豐則足以給其雄威。而國運永。歲凶則適以暴民生。亂國運。宋之初興。欠武功。故後代懦弱。○剛主問出將奚先。先生曰。使子得君。第一義在均田。田不均。則教養諸政。俱無措處。縱有施為。橫渠所謂終荷道也。剛主曰。衆議紛紜。民情怨。大難猝舉。先生曰。所謂怨民不可與謀始也。孔子猶不免磨墨之謗。況他人乎。吾於三代後。最羨神宗。安石。但其病自不好。行成亦無濟。今若行先王之道。須集百官。以朝廷斷決大義。事在必行。官之忠勤才幹者。盡心奉法。阻撓抗違者。定以亂法黜罪。今人文墨無識。偏能多言亂撓。不如此。一事不可行也。○顏羽深言多子之苦。先生曰。人世苦處都樂。如爲父養子而苦。父之樂也。爲子事父而苦。子之樂也。苟無可苦。便無所樂。羽終言爲苦。先生曰。翁不覺其樂。試觀君臣。其見之矣。如禹治水。稷教稼。苦人也。顏子簞瓢陋巷。自甘樂人也。禹稷樂乎。顏子樂乎。如武侯鞠躬盡瘁。嘔血而死。可謂苦矣。然與其不遇。元德高。以兩陽抱膝長吟。執苦執樂。○杜益齊規先生三失。曰。務名。曰。輕信。曰。濫交。先生曰。務名之過。元不及覺。輕信之過。覺不能持。濫交之過。則僕苦心也。氣數益薄。人才難得。如生三代而思五臣。不能得也。生兩漢而求伊萊。亦不能得也。居今而求三傑。二十八將。其將能乎。故才不必德。德不必才。才德俱無。一長亦不忍棄。且人各自成。勢難強同。昔蘇人某。惡人也。吾欲治河。以救一方。馳寸紙。立集夫五百名。赴吾於數里外。阻時不與也。脫而而遠之。數下鄉。鄉水國。父兄。兄以法。乾而面成。元亦曾受其辱。然遇使才。猶將用之也。

禁令第十

先生曰。禁令治之大權也。賞罰治之大威也。信義治之大寶也。仁恕治之大道也。政事治之大興也。權威不立。則信義仁恕。適以病國。賞罰不誠。則禁令。反以厲民。政事不修。則寶道無所載。而權威無所施。故善爲治者。必自政事始。○治世之官。詳於下。亂世之官。詳於上。詳於下。則教養舉。舉於上。則聚財成。下多一官。則民多一親。上多一憲。則官多一畏。多親而政事成。多畏而賄賂通。○人不作事。則暇。暇則遠。則怡。則疲。暇逆情疲。私欲乘之起矣。習學丁大。安可有暇。○宗人言坐視之病苦。先生曰。吾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禍。讀書者自受其禍。而世之名爲大儒者。方且要請盡天下書。方且要每篇讀三萬遍。以爲天下倡。歷代君相。方且以博祿誘天下於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聖賢大豪傑。不能破矣。○明季任邱貢士龐齊公。少與大學士文敏友善。文敏貴。親友干謁者絡繹。齊公獨不至。文敏深念之。寄信乃往。文敏問來意。曰。思公一晤耳。無他事。文敏嘆曰。古人哉。贈金五百。曰。吾路費。財兩箱。何須許多也。文敏固與之受之。還謂宗人曰。向固不受也。恐拂公成。懸然。終不受。盡以修庠。其孫從舉。博學。入翰林。○居思祖母喪。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養。故先正制爲祝詞云。夙夜處。不怡其身。期以內不怡。約易。緣以後不怡。更難。蓋期之內。哀慕之深。常有汲汲切切。意不逸。則不怡。練之後。哀思日殺。心少念。身少事。逸斯怡。怡斯樂矣。故行喪禮於練前。失猶少。行喪禮於練後。失必多。孔子之喪事不敢不勉。事在勉。

強而已矣。○持其志。敬心之學也。無暴其氣。敬身之學也。然每神清時。行步安重。自中規矩。則持志即所以養氣也。每整衣冠端坐。則難念不來。神自守舍。則無暴即所以持志也。蓋身也。心也。一也。持也。無暴也。致一之功也。彼以耳目口鼻等爲六賊。自空其五臟。而謂定性明心者。其妄也。哉。其自誤自賊也。哉。何明者。亦爲之迷惑不覺也。皆由務虛好大。縱意元遠。未實用力於此心此身也。○思勉行仁義。而每得欺侮成怨。是吾人之處世。非爲仁義之難。而泛應曲當之難也。自反其過。在自見其是。我居其是。誰處其非。我居其功。誰受其過。必也上孝下慈。而恆覺其不足。人侮人謗。而不自見其冤。其庶乎。○陳康如問經旨。先生曰。經學亦亡矣。亡於註疏讀講也。今若於經典行一端。即學禮之一端也。若於三事六府行一事。則學書之一端也。若於風雅誦歌一章。舞一節。爲一事。即學詩之一端也。不然。即讀之熟。講之悉。何經學之有哉。而追問其旨也。問易與春秋之旨。先生曰。難言也。予未足知其旨。姑妄言也。易之作也。四聖人合人非之。指施與天地之化。井而一之。交而易之之書也。詩書禮皆定局。而易爲活盤。孟子所謂孔子聖之時。其庶幾乎。春秋則孔子自解之矣。曰。丘之志在春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借二百四十年桓文之事。以自譜爲東周手段也。○康如問禮。先生曰。吾久有志於禮。先行家祠禮。因問有家祠神主乎。曰。有。有而朔望令節祭。薦薦不行。不幾使先人爲有嗣之餒鬼乎。歲時祭薦而禮文不舉。不幾如野人之耶。祭乎。祭薦舉遂行。家人禮拜父母。拜兄長。退入私室。夫婦之禮行焉。門內之內。肅若朝廷。吾故曰。行乎禮則尊矣。體乎仁則富矣。○孔子論仁。曰。居處恭。居處莊。非禮居處不仁。恭即仁矣。執事與人皆然。則仁無間隙。爲仁之功。亦無間隙。天有不與人。以君相師任之時。無不與人。以三者之時。近但覺無事。是不以仁爲己任矣。○孔子言思無益。不如學。而近儒惟盡讀夜思。筆之書冊。卻棄孔門所學而時習之。六德。六行。六藝。不爲。是專爲其無益。而廢其有益矣。阿怪乎。內無益於身心。外無益於家國。而使聖道荒也哉。○剛主問操存。先生曰。予未審孔孟之操存。第予所得力處。只操提身心四字。問靜中工夫。如何著力。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是著力處。問陽明們說靜時不著念。曰。昔人問陽明。人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怎說不著念。○胡述城問思勉而已矣。先生曰。天下人同心也。思以通之。自無不貫。故大學治平。不外一恕。恕須節明。明盡出。中庸明道不遠人。亦是思勉。子貢問一言終身可行。子曰。其恕乎。此外更無道。朱註既云。竭盡無餘。又云。借以著明之。是思勉。向非一貫正義乎。○果齋問兄弟怡怡。秀深慕之。而不免躁暴。何以免也。先生曰。只知父母在上。我人子也。何敢躁暴。若兄弟是父母之子。何得不怡怡。曰。恆苦不自由。先生曰。更無他道。知如此是。便知不如此是。○謂果齋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學者以勤爲要。禹惜寸陰。舜惜分陰。不可不知。不可不學也。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

鼓琴第十一

先生鼓琴，絃斷解而更張之，音調頓佳。因嘆爲學而悟，爲政而懈，亦宜思有以更張之也。彼無志之人，樂言遷就，憚於更張，死而後已者，可哀也。○思仰不愧，俯不忤，此氣真覺浩然，若陷色慾，便爲色害，不能浩然矣。陷財慾，便爲財害，不能浩然矣。陷機詐殘暴，則又害其浩然矣。其直養之要有二：一在今日兢兢，一在隨時猛省決斷。○剛主曰：人言某無擔架，堪謂人有小名位，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小名位。有大名位，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大名位。有學問，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學問。有道德，便驕狂者，是不能擔架道德。吾輩盡是無擔架人，必如乾卦天行健，方是擔架。坤卦厚德載物，方是架。先生問之，悚然自惕。○果齋問靜存動察，如何下手。先生曰：靜之存也，操持動之察也，明辨剛斷，二者之得力，又有三字，曰不自恕。○剛主言每一念不合道，便斬截之。先生曰：予亦曾用此功，旋動旋斬，如盤草剪樹，狀覺得甚難，正是克伐怨欲不行功夫也。不如提醒身心，一齊振起，諸欲自然退聽。○吳仲常問文王三分有二，不過二分之心，歸耳。未必龜土盡屬，果爾紂之凶暴，肯容之乎。先生曰：否。試觀白蛇遷燈，驅城遠矣。況七十里之圍，若在百里之域，是舉國爲固，僅餘三十里，都鄙有是理乎。仲常曰：三分有二，誠然矣。紂不悛乎。曰：紂專以酒色自娛，文王又能率其叛紂來歸者，以事紂，供賦役如故，紂亦倚恃文王，得自遂其淫逸，又何悛乎。

乎。仲常悅。○果齋問伊尹卻湯聘事，先生曰：夏桀之世，天下無道久矣，無尊德樂道之人，偶有一二，不過虛博下士之名，無一真心慕德者。湯來聘伊尹，若曰：此不過務虛名，我何用其聘幣爲哉。及三往，知其可與有爲矣，乃幡然改問，何以就桀。五曰：此湯忠之至，仁之盡也。得一尹曰：聖人與居，或可以化桀而永神禹之祚也。進之無濟而返，又久之曰：或知悔也。再進之，五返而不改，無望矣。乃放之。猶曰：恐後世以爲口實，惟有慚德。故曰：忠之至，仁之盡也。○果齋患忘，先生曰：孟子不云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今日忘，是心無事矣。且忘之病，每生於無志，助之病，每迫於好名。吾昨勸某友學經濟實用，諫曰：幾時用著。予曰：必待上帝立券，明日川兄，今方學乎。昔姜公八十退文王，假使七十八九終，將不得爲姜公乎。不用而死，只八百年蒼生不被其澤耳。公以全體大用，還於天地，付何缺欠。必用而後學，否則不學，是爲利也。學從名利入手，如無基之房，砌砌縱及丈餘，一倒莫救。○刁文孝言：爲時文，不爲古文，文不文，爲時人不爲古人，人不人，先生進之曰：古文非八大家之謂也。古人非漢宋諸儒之謂也。當求堯之煥乎文章，孔之斯文在茲者，知其文則可爲其人矣。○孝子一念不得親心，則爲不孝。仁人一念不通天心，則爲不仁。○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靜中真功夫。吾輩必於渾然虛靜之中，懷然惕上帝臨汝之意。○爲善克果，其善乃爲我有。否則千思萬想，其善終不獲，改過必真，其過乃不爲我有。否則千悔萬恨，其過終不去。○日夜以此心照顧一身，所以養性也。凡思凡客是也。日夜以此心貫通民物，所以事天也。三事三物是也。精之無間，聖矣。勉之不忘，賢哉。○狂者進取，是夫子狀他一段勇往有爲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前鋪張去做，常常提起精神，故謂之進。凡取道德，取人物，取功名，好提早到手，做一番，故謂之取。每好進而不好退，好取而不好舍，其退時亦是進處，其舍時亦是取處。是狂者真面目也。進而取法古人，只其中一意耳。弱者有所不爲，是夫子狀他一段謹飭古板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裏收斂將來，常常把定門關，凡過非道非義，固斷斷不染，即遇人物，亦若有不輕交，不願交，不取交意，即遇道德功名事業，亦若有不輕做，不願做，不敢做意。故謂之有所不爲。每當進時，亦好急流勇退，每當取時，卻是得舍便舍，是弱者真面目也。守有餘，只其中一意耳。天地間惟此兩種人，遇大聖人鼓動得起，造就得成，便得得出，雖不及中行，皆可同心共濟，有益蒼生也。不遇大聖人，自己擔當在上，在下，亦能鼓動得人，造就得人，便得得出，雖不及中行，亦中行無礙。縱然亦能各成一局，領袖一時，總之中行外，除此兩者，更無聖賢，並無豪傑矣。○謂己曰：吾聞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如人之不之欺侮也。又聞言容忍手，如人欺侮不至甚，不至多也。又聞言人所不能容，忍乎。○人莫患於自幼不從師，又莫患於早爲人師。○基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孔子言之矣。我自見其恭，而人不我敬，是我之未恭也。推之寬信亦然。若存自反無愧之心，謂人之爭否不足恤，是即居之不疑也。宜深加洗刷。○祭考致齋，思吾之心，先考遺體也。洗心所以格先考，懷有財念，色念，名念，很毒念一萌，是汚先考所遺之心，不孝孰甚焉。吾之身，先考遺體也。修身所以格先考，懷有貪行，淫行，欺世行，暴物行一條，是玷先考所遺之身，不孝孰大焉。又思手爲先考遺體，敢不恭乎。口爲先考遺體，敢不端乎。不持其志，是不能齊懷以奉親心也。或暴其氣，是敢爲厥忤以傷親氣也。○趙麟書

援食我越椒事以爲氣質有惡。先生曰：請問二子方生，其心卽欲貪財好色乎？秋父與君乎？阿母子文聽其啼聲，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爲惡耳。今指其偏卽爲惡，是見利刃卽坐以殺人罪也。可乎？○張仲誠言學直是不閒曠，身無事幹，尋事去幹，心無理思，尋理去思，習此身使勤，習此心使存，此便是閑修。此便是閒居爲善。此便是存心養性。此便是豫立。學者以此爲苦，何知此中之趣？○遊王敘亭花苑，論以苑中宜植果種瓜。且曰：天無曠澤，地無曠力，人無曠土。治生之道也。家無三曠，則家富；國無三曠，則國富。敘亭悅曰：儻得永待先生，則得常聞善言矣。

王次序第十二

王次亭問孔孟作用先生曰孔子神化其體鍾乾坤處真不可測如七日誅少正卯七日焉能使誅得朝中大開人三月墮三都三月焉能使偃服得四五世積成大奸使之拱手聽從萬不敢望孟子王道手段竊有一二不願學處如善戰辟草萊之才自是行道所必用如何定大罪服上刑且七難以富強爲主此輩皆居腹心要路只合包容任用使之將虎賁行弔伐服農政力溝瀆彼將樂我之得用得比於周姜尚稷矣今日吾人門便誅汝待又肯容我入乎觀孔子取衛靈能用王孫賈等則孔子若得用於衛手段可想矣○張仲誠語錄內有夷惠非聖逸民不足學等語先生曰我輩今日正要學箇不可夫子之無可無不可如何學得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是一定程頭若只說完美好聽譬如執路程本說南京說一年還只是在此若實去走一步也隔越不得夷惠夫子皆稱賢孟子稱聖須知孔子看得細說實便是聖又要知孟子服高志大不輕伏人下若夷惠非聖不肯說皆古聖人亦不肯服他得君皆有天下我輩不可以見不到處輕古人也○謂次亭曰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言語文字上著力孔子之書名論語矣試觀門人所記卻句句是行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人不知不愠其爲人也孝弟節用愛人等言乎行乎次亭欣然曰當齊紳○吾儒改過遷善所以自治也移風易俗與天下同改過遷善也然改過遷善而不體乎三物終流於空虛移風易俗不本乎三重終失之具文○九思之功如言思忠非第思忠是思要去事思敬非第思敬是思要去世人所謂工夫上截思忠思敬重下截忠去敬去或稍輕吾謂工夫下截忠去敬去重上截思忠思敬處則偏輕耳○與傅惕若言氣質正吾性之附麗處正吾性作用處正性功著手處惕若問如何著手曰如敬之功非手何以做出恭孝之功非面何以做出愉色婉容○次亭更篤周字也○問變化氣質之說先生曰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吾性所自有吾氣質所自有皆天之賦我無論清厚濁薄半清半厚皆擴而充之以盡吾本有之性盡吾氣質之能則聖賢矣非變化其本然也篤周未達曰必疑剛化柔柔化剛爲學力也試觀甚剛人亦必有柔處甚柔人亦必有剛處只是偏任慣了今加學問之功則吾本有之柔自會勝剛而剛德合於天則本有之剛自會勝柔而柔德合於天則書云高明柔克沈潛剛克是也非是變化其剛柔也正如技擊者好動脚教師教他動手以濟脚非是變化其脚也○諸慾之引人惟色爲甚淫囚之夫強暴以求之白刃堅挺不以懾其志其貞女也邪蕩之女隨治以誘之千嬌百媚不以亂其心其丈夫也然嬌媚之奪尤甚於挺刃之劫堅臥不動強哉當之不蔽明哉

○朱主一言用智禮等功人必以爲擊腔做勢如何先生曰正是擊腔做勢何必避甲冑自有不可犯之色衰麻自有不可笑之容擊得一段禮義腔而敬在乎是矣做得一番韶舞勢而和在乎是矣後儒一掃腔勢而禮樂之儀亡矣○古人正心修身齊家專在治情上著工夫治情專在平好惡上著工夫平好惡又專在待人處物上著工夫故修身齊家之傳引知子知苗之諺指點人看吾輩可以知所用力矣○聰明不足貴只用工夫夫人可敬善言不足憑只能辦事人可用○孔子之道如宗廟朝廷宮殿巍峨百廡千廊禮容樂器官寮政績蕩蕩濟濟賢其座廡三千人其各得閒舍也最下亦垣門沼榭花柳之屬故吾嘗云得其徒衆之末亦師事之爲其實也後儒之學則如心中結一宗廟朝廷景況紙上繪一宗廟圖畫方寸操存做足自娛讀講著述儘足快口舌悅耳目故每自狀如鏡花水月情無實也○謂曹萬初曰改過遷善吾儒做聖賢第一義也規過勸善吾儒交朋友第一義也納諫從人吾儒做經濟第一義也否則人殺耳鳥能居成吾德出交天下士乎○萬初問人輒言禮樂必百年而後興何如曰古人百年後興謂教化浹洽也如唐虞之時雍風動也予則謂一日行習禮樂一日之唐虞一月行習一月唐虞也一人行習禮樂一人之堯舜人人行習人人之堯舜也○杜益齋問習恭卽靜坐乎曰非也靜坐是身心俱不動之謂空之別名也習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魏不能如堯之允舜之溫孔之安故習之習恭與靜坐天淵之分也○謂祭神威格之難也非純心聚精不能萃神之渙致饗之難也非明德獨潔不足邀神之歆故事莫大於祭道莫精於齊孔子大聖亦不得不慎也○人各有稟賦之分如彼農夫能勤稼穡以仰事俯畜斯不負天之生農矣如彼商賈能勤交易計折而無欺詐斯不負天之生商矣學者自勸我是何等稟賦若不能修德立業便是不能盡其性便是負天便是負父母之生○勉賈易改過曰吾學無他只邊善改過四字日日改遷便是工夫終身改遷便是效驗世間只一顏子不貳過我輩不免折復雖改了復犯亦無妨只要常常振刷真正去改久之不免懈怠但一登察便又整頓不知古人如何我是依此做來○或訴家變先生曰聖人稱舜爲大孝他聖其不孝乎賢人稱曾閔爲孝諸賢其不孝乎惟其際變而不失常故稱耳處常者無稱焉此固人子之不幸亦人子之大幸也因勸以負罪引愆○蕭道成言治國十年使金玉如糞土先生曰齊王恃其儉素不貴珍寶爲言耳使天不廢我但使民貢本色十年金玉何用歷代人皆愚謂本色費腳價不知王幾之貢可足朝廷宗廟之用益世州郡邊腹皆積倉何地有事何地食糧不用解矣即使三五百里近道運盤或山水阻滯三鍾致一鍾一鍾亦可用之一鍾也今解白金一金卽致萬金萬金終無用之萬金也皆困錦州五十金易一饅餅不大可見哉甚矣歷代之愚也吾人得君必當以稅本色均田爲澤民第一義

學須第十三

先生曰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聖賢一流試觀虞廷五臣只各專一事終身不改便是聖孔門諸賢各專一事不必多長便是賢漢室三傑各專一事未嘗兼備亦便是豪傑○謂曹孟初曰謹守之士忠其拘執進以勇爲不可及矣豪傑之士忠其粗率濟以愼密莫與敵矣○爲門人解屯師訟諸卦畢謂曰通

聖人之經，須心會其理而力行之。如師長子弟師弟，則與尸便知老成可貴。我今日做人，便當鎮重學老成。法輕，使少年氣他日爲政，便宜任用老成，勿輕信少年喜事之人。如訟卦，便宜思陽剛健，易貴之。常以目君子，如何訟卦，便惡之。皆曰不克訟，可見君子恥爭，只以柔忍爲德。但健訟，習告便有告無告矣。如此體會，方是會易。不然，與讀時文何殊焉。鹿乾嶽先生四書說，約於爲學修身等，俱向身上打照。一部四書，方有活法。方有用，他人俱看。在紙墨上，四書死矣。〇儒者得君爲治，不待修學校，興禮樂，只先去其無用。如帖括詩賦之事，世間才人自做有用功夫。有人才，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有太平。天地生民，自受其福矣。又不必得君，但遇有位，以此告之，得一人決斷之，乾坤幸矣。〇法言言一代之興，宜將同起逐鹿之人，皆爲立祠錄後，蓋彼此之起，皆爲生民請命於天者。我即得成之彼，彼即未成之我。非同亂臣叛將，殺戮殄滅，最無名義。此與一行，不惟所以勸將來之豪傑，未必非本朝之福也。〇剛主佐政，相繼將往，來拜別，先生贈言曰：威儀欲莊整，出語貴開明。取人勿求備，看人勿太刻。存懷天下之心，定獨行不懼之志。事必矯俗，則人不親。行少隨俗，則品不立。二者善用之，其惟君子乎。愛人才，所以愛蒼生。矯世儒，所以衛聖道。二者交致焉。其惟君子乎。剛主拜受。〇孔子開章第一句，道盡學宗。思過讀過，總不如學過。一學便住，也終殆不如習過。習三兩次，終不與我爲一。總不如時習，方能自得。習與性成，方是乾乾不息。〇父母生成我，此身原與聖人之體同。天地賦與我此心，原與聖人之性同。若以小人自甘，便辜負天地之心。父母之心矣。常以大人自命，自然有志。自然心活，自然精神起。〇人須知聖人是我做不得，不能作聖，不敢作聖。皆無志也。〇庸人苦無氣，氣能生志。學者患無志，志能生氣。志氣相和，孟子志氣之說，其體驗語。〇升朱臨共盟，儘足成一代榮耀。若臣一讓辭，而氣運廣矣。堯之先天而弗違也，帝堯荒淫，釀成洪水，堯不能化矣。堯舜禹而治平之堯之後天而奉天時也，東遷後世，衰微以在田之見龍，教三千人布於天下，使百世相承，斯道不亡。孔子之先天而弗違也，亂臣賊子有作，王迹竟絕。周遊張皇，補偏救弊。孔子之後天而奉天時也。〇論語理曰：古人於必用而不常用之官，多命專家，使世修其職。如歷與史之類，一欲其精也。一不欲多費人才於不常用之學也。堯之欽若，非徒推測其機度，次舍之氣候，欲因氣候以行其政令。斯爲敬順昊天也。敬授非徒示人以令節，近早欲令士順節以爲學，民順令節以務農也。其所頒月令，必逐年稍有遲早。聖人察天者精，使天人合也。後世全廢，只作吉凶卜日之書，惜哉。〇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成世道之聖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動也。漢唐幾其動之一二，以遏其世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則程朱佛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益自信其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〇儒道之亡，亡在誤謬文字。試觀帝堯幾平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豈四子五經乎。文王經天緯地，周公監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謂在茲。顏子所謂博我者，是何物事。後世全誤。〇治平之道，莫先於禮。惟自牌頭數十家，保長教百家，鄉長教千家，舉行冠婚喪祭，廟學令節禮，天下可平也。〇學者須振萎惰，破因循，每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即成湯日新之學也。盡心之善，改心

之過，謂之正心。改身之過，遷身之善，謂之修身。改家之過，遷家之善，謂之齊家。改國與天下之過，遷國與天下之善，謂之治平。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了一日。人君但不見天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了一日。〇張仲誠云：人言堯舜任其自然，非也。堯舜只是終身兢兢，譬如飛戾天，儼一敏翹，便從雲際墜下。〇景州吳玉衡問學，先生曰：學者，學爲聖人也。後世二千年無聖有二弊：一在輕視聖人之粗迹細行，而不肯爲。曰：所以爲聖人，不在此。一在重視聖人之精微大德，而不肯爲。曰：聖人極詣，非我等常人所能及。然則聖人斷是天外人也。僕下愚也，於聖人大處不敢言，只是向粗迹碎小處勉行一二。如齊必餐食，居必遷坐，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迅雷風烈必變等。〇人於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終身司空，棄終身教稼，皋終身專刑，契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聖矣。如仲之專治賦，冉之專足民，公西赤之專禮樂而已。各成其賢矣。不必更讀一書，著一說，斯爲儒者之真。而澤及蒼生矣。〇苗揆文有異母二少弟，揆文爲友愛，教養成人，不私先人遺金，出而公用。其二弟赴府縣試，盤費必倍。曰：非不知營辦之難也，第恐少弟出門，其不如意，此心不可以對先慈矣。其子獨任勞瘁，有拔其叔意，便教之恩，祖母恩。先生曰：孝友哉，不蓄私財，不聽妻子言，義居可久也。〇思人和兄弟，所以孝父母也。和從兄弟，所以孝祖也。和再從兄弟，所以孝曾祖也。和再從兄弟，所以孝高祖也。和疏族，所以孝先祖也。

教及門第十四

先生教及門活心之法，只要自檢一念之動。是人欲使克治之，使剛斷之，則自活。引舟離岸，指爲法。錢因述前於內室壁，上書相在爾室，尚不婉於屋漏，以自後，後即夢念此，以拒邪妄。昨習禮則夢夢孔子之堂，觀顏曾諸賢講習禮樂，先生曰：子根氣好，充此即可爲聖爲賢，勉之哉。無負吾教也。〇錢問行禮，家人多阻，拉奈何。先生曰：然予之初行禮也，亦然。惟剛毅以持之，請說以曉之，積誠以感之，悠久以化之，自彬彬矣。夫行乎禮，則門之內，儼若朝廷，不亦貴乎。體乎仁，則萬物皆備，天下歸仁，不亦富乎。是以在我重而世味輕也。〇郝公兩問童子正道明道二句，似即謀道不謀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曰：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世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抑將恭而不望其不悔，寬而不計其得衆乎。這不謀不計兩不字，便是老無釋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三後字無弊，蓋正直便謀利，明道便計功，是欲速是助長，全不謀利計功，是空寂是腐儒。公兩曰：悟矣。請問謀道不謀食，曰：朱儒正從此誤。後人遂不謀生，不知後儒之道，全非孔門之道。孔門六藝進可以施祿，退可以食力，如委吏之會計，而分之恰官可見。故耕者猶有段，學也必無饑，夫子中結不憂貧，以道信之也。若朱儒之學，不謀食，能無饑乎。〇又問勤慎和緩緩字何義。曰：孔門爲學，爲治，皆尚敏。故曰敏於事而敏於行。敏則有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曰：近世則珍緩何也。曰：時也。三代氣醇，所生之天才既厚，而學養又素裕，敏則有功。近世人才既劣，而學猶又失，忙則敗事矣。〇倪鴻寶之弟元璣，亦進士也。甲申變，棄家偕其妻隱深山，治生同農夫。康熙間，有同年友大貴，同某太守更士人服訪之，年已老，不相識矣。錢往事久之，有老嫗持簪帶補綴人，其夫

人也。貴人曰：金幣不敢以贈，願供米麥若干石，炭若干包，元璫曰：素不受人餽，卻之恐公弗堪，請為公施粥以贖貧民。貴人行後，盡施之，後復戶通，莫知所之。○為人日行一善，三年可千善，積善何難，人病不為耳。○威不足以鎮人，而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市之，不智也。○禍於是伏焉，仁而得暴，仁者必自反也。暴以招暴，又何異焉。暴者來侮，暴者必自反也。侮者致侮，又何尤焉。○禮樂聖人之所貴，經世重典也。而舉世視如今之禮生吹手，反以為賤矣。兵學才武，聖教之所先，經世大務也。而人皆說如不才寇盜，反皆以為輕矣。惟袖手文墨，語錄禪宗，為至尊而至貴，是誰為之也。○人須常自慙，天之生我，父母之成我，其中人乎。中人以下乎。抑中人以上乎。果中人以下，則鑿井耕田，已無負於生我矣。或中人也，則隨世波流，亦何負。儻中人以上也，則上當為五臣十亂，中當如三傑二十八人，下之亦須主威福，實求輔挽氣運，利濟生民，不然，則負我資性，為天地父母之罪人矣。○一吳生氣稟端凝，先生謂之曰：人賦性質愚，耕田鑿井，勤力養家，無負於天矣。亦無負於親矣。賦性聰秀，不能出衆自強，以才德見於世，如天之生我，何如親之育我，何。故下之為秀民，中之為豪傑，上之為聖賢，在乎人自為耳。○人之為善，得人之感，報人之稱，傳天不必報之矣。人之有長，而自表自見，天亦不必祥之矣。天之所祥報者，人不感稱，自不表見，乃所謂陰德也。觀舜之為子，禹之為臣，令人愧勵。○志不真，則心不熱，心不熱，則功不聚，故多睡之人無遠圖，立志之子多苦想。○古人靜中工夫，如洗心退藏於密，夙夜精密，密則見於經，吾人宜就其去習染之汚穢，退藏精深，而不相疏表暴，夙夜勤惕，立定天之子我，當令寬廣，莫令窄狹，當令精密，莫令粗疏，此則德而一屏誠正工夫。○思君子之心坦蕩，則世路無往不寬平，小人之險窄，則無時無地不戚戚，予天資非君子，而勉學其一，能於禍福得失之慮，不參於神明，怨天尤人之念，不累於夙夜，或康節所謂太平人乎。○人必能幹旋乾坤利濟蒼生，方是聖賢，不然，雖矯語性天，其見定離，終是釋迦莊周也。○論郡縣體統曰：太守即古方伯，州縣即古五等諸侯也。何事守分道有按司，又重之以巡撫，加之以總督，倍加六等方伯乎。賢者掣肘多，而才能莫展，不肖者効媚多，而剝民益重，故曰治世之官詳於下，亂世之官盛於上。○大學明德之道，無時不可學，無日不可時習，如時時敬其心，即孔子所謂齊，習禮於心也。時時提撕覺，莫令昏蔽，即孔子所謂明，亦習禮於心也。每日正其衣冠，潔淨整齊，非法服不服，即孔子所謂盛服，習禮於身也。至日容端，習禮於視也。口容止，聲容靜，習禮於言也。至於手容恭，立容德，習禮於持行也。凡九容曲禮無非習禮於身也。禮真斯須不可去者。○盤銘云：苟日新，振起自難矣。日豈一日乎。而復云日日新，蓋日新雖上智不能保無間斷也。日日已無纖工夫，何必云又日。蓋功雖有常，不能保久而不因循惰怠也。其必學會子之曰省可乎。○與李命侯言古今旋乾轉坤開務成物，由皇帝王霸，以至秦漢唐宋明，皆非皆生也。讀書著書，能損人神智氣力，不能益人才德，其間或有一二書生濟時救難者，是其天資高，若不讀書，其事功亦偉，然為書損耗，非受益也。命侯問書可廢乎。曰否。學之字句皆益人，讀著萬卷倍為累，如弟子入則孝一章，士夫一閱，終身做不盡，能行五者於天下一章，帝王一觀，百年用不了。何用讀著許多千年大患，只為忘了孔門學而時習之一句也。○習恭見壁上古小心翼昭昭上帝，思小心難矣。

翼翼更難，事上帝難矣。昭昭則更難，蓋小心經事，敬畏焉耳。翼翼則終日乾乾，同乎天矣。事帝明且若臨，仍一敬畏焉耳。昭昭則為人君臣父子，一有不止乎仁敬孝慈者，非上帝命我意矣。視察孤獨一不得所，一或欺廢，非上帝降鑒意矣。吾妄從事三十年，而一無可自信也。假各門上僚乎上帝，可懼也。○教果齋脫俗累曰：世人之所怒亦怒之，世人之所憂亦憂之，世人之所苦亦苦之，何以言學哉。故君子無累。○天無不覆也，吾心有不覆之人，則不能法天之高明，地無不載也，吾心有不載之人，則不能法地之博厚。

杜生第十五

杜生隨行，出里門，先生乃乘，因教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人之不肯為聖者，只因禮之精鉅者，曰：是聖人事，非我輩常人所敢望，禮之粗小者曰：但能此，豈便是聖。聖人不在此，是聖人無從學也。吾願有志者，先其粗，慎其小學，得一端亦可。即如出里門乘，入里門下，出則告，反則而，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聞人讀聖賢才，謂之曰：我輩士庶，莫謂學不得此句。見人孝弟，便學他孝弟，便到處稱揚他孝弟，見人廉幹，便學他廉幹，便到處稱揚他廉幹，即吾人在下之學賢才也。凡書皆宜如此體驗，不可徒讀。○念念向天理上想，心上達也。事事向天理上做，身上達也。若百念百事升天，忽一念一事墮地，前功盡棄矣。可恃乎。○制欲之法，明以辨之，剛以斷之。○孫瑜字叔弼，與子也，其傳載毀蔡州與元濟像，改祀裴度先生，曰：毀之改之是矣。然元濟至三百年猶廟祀之，則雖竊據一時，亦必有澤及生民處也。今聞青陽縣有張定邊祠，想亦有不可忘者乎。後世即一日長民之榮，傑皆當知勉。○人不辦天下事，皆可為無弊之論。若身當天下事，雖聖人不能保所用之無僉邪。蓋辦事只以得才為主，事成後若彼罪著，再為區處而已。試觀克用三囚，孔子論衛靈公三臣，忠武用延儀，從來如此。○小魯小天下，極贊聖人之高，觀瀾如中庸語大莫載，容光必照，如語小莫載，注意在學聖者，如流水不盈一斛，不行，不戒此章不達，學兵成了片段方學農，學農成了片段方學禮，學禮學樂，孟子所見，極其切，不台台了孔子路徑，後儒見解全別。○果賢自任有千金不奪之守，先生曰：噫，何言之易也。嘗以不拾遺一節自勵矣，一錢不拾，未必百也，百金不昧，未必千也，千金不昧於通衢，未必不一金昧於深夜也。又嘗以好色自勵矣，見三分色，日不暇，心不亂，未必保八分也，八分豈能而不亂，未必保傾國奇姿也。傾國奇姿不亂於白晝，而野花俗草反萌於隱微，枕者未收保也。此四十年來，與注乾交相惡懼，驚切而未敢自信者，何言之易也。○古者弟子為學，先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世為學，惟教之讀書作文，逸惰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為學之弊也。○人之志道德也，君子積年作之而不輟，志富貴也，俗人一言動之而輒起，甚矣志道者之鮮也。○或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一日甚暫，天下至大，一日纔克復，焉得天下遂稱其仁。先生曰：如子今日克己復禮，莫道天下便左右鄰里，亦未必稱仁，是夢語也。我之本體，原萬物皆備，只因自己失了天理之則，便與父子兄弟皆離，況天下乎。今能一日復了天理之正則，已仍是萬物皆備，本體民皆吾胞。

物皆吾與。普天下之下。皆入吾懷。惻惻之中。那有一物不歸吾仁中者。只因自己無志無力。不克負此理耳。故緊接爲人由己二句。○李益溪與陳容習樂舞。每學一舞。詳說而習之。先生喜曰。此方是博學而詳說之。方見不亦說乎。景趣。○益溪言學一次有一見解。習一次有一次情趣。愈久愈入。愈入愈熟。先生曰。不實下習工夫。不能咀此滋味。○益溪言容觀辭氣。德之符。宜端嚴修整。不可簡率苟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不足言政舉。必其人存。實以之爲天下國家。方是政舉。孔孟之學。布在經傳者。不足言道行。必其人存。實以之見習行經濟。方是道行。道之息者。千餘年矣。傷哉。○思以我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宏也。舉國非之而不搖。天下非之而不搖。教也。○王景萬言。看綱目。先生曰。先定志而後石。史。且日收益矣。如志在治民。凡古大臣之義民教民。與利驅害者。皆益我者也。志在勸亂。凡古良將之料先策後出奇應變者。皆益我者也。志不定。則記故探詞。徒看無益。猶之四書五經矣。○人之心不可令閒。閒則逸。逸則放。○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孟子嘆世道之衰也。而吾正因修之要之者。服周公制法之善。修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雖至春秋戰國。周道衰微之際。人猶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此一修一要。其在天理。成人者不淺。此所以戰國之人才。猶盛。後世今世。求一修之要之者。何可得哉。○蓋皇上人。亦非異難。但清樸無機。心無佈離。無牽繫。便屯屯使近之。所謂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可得也。○天下人之入此帖。括局也。且八九歲便聰明。十餘歲便習訓誥。行禮儀。終身不曉習行禮義之事。至老不講致君澤民之道。且無一人不弱不病。誠循道。成人。才。陋世運。害始不可勝言也。噫。○謁父生祠。思爲人臣者。每朝望聖。惕其忠也。吾爲人子。每晨謁父。惕其孝也。可不立吾父之身乎。○一日習數。思習功久。曠便忘。況不習乎。宋代諸先生。雖天資高。可不習而熟。可久曠而不忘。能保其門下天資皆若之乎。甚矣。孔門時習成法。不可廢也。○改過遷善。吾人實地工夫也。誠逐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即日新月異之學矣。○梅疏草。思草雖甚蕪。去一科。終是少一科。揀其大者。去得一二。疏離亦自改觀。吾心之慾。去一分。自是少一分。雖未遽能去盡。若將好色好貨大段去得一二。本體亦自光明矣。○先生不視非禮。或反嘲之。先生曰。制之於外。以防其內。吾儒之學也。或曰。吾見之如不見然。先生曰。汝即不動心。何必訝不視者乎。曰。此外面工夫。內必無檢制。先生曰。四勿皆從視聽言動上克去。孔子亦驚外乎。曰。勿者。心勿之也。先生曰。視者。誰視之乎。○朱參兩以憂鬱成疾。先生曰。見知天地之性。人爲貴乎。萬物皆所以奉人。故人貴。若以物役人。則不貴。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非特人君爲然。學者亦有之。有財足以廣身之施。無財不足以損身之樂。以財發身也。有用適以益身之過。無財又以戕身之命。又以身發財也。參兩曰。莫非命也。先生曰。法乾講此。甚寬。不惟枯槁巖牆之類。非正命。凡好色好貨。好食好爭勝之類。以致死者。皆非正命也。以此推之。作無益之憂。以損生者。亦非正命也。參兩悅。

趙盾第十六

先生曰。趙盾不忘恭敬。令人不忍刺。不忍殺。民之主而自死。兩者俱難及。然君不義。使我刺其大臣。亂命

也。信之不必全者也。何必死。是謂傷勇。且使其人而知義也。當對晉君曰。趙氏世有勳勞於國。且忠賢人也。君無自壞長城。僞忠其權過盛。宜稍抑其政柄。何至以千乘作盜行乎。不聽。以死爭之可也。去之亦可也。計不出此。而甘承爲盜之令。其人必剛暴小人。偶爲趙卿忠敬。感發其良心耳。雖然。當自殺而不賊民之主。亦足多矣。○同母弟楊怒其族人。先生曰。毋彼於爾。今稱從親。相戾如此。豈不思於爾祖。則兄弟之親。於爾甘祖。則一人之身也。譬如一身而分二股。二股而分十指。焉有以此股傷彼股。此指折彼指者哉。彼相好。吾與好。彼不相好。吾亦與好。楊曰。我勞於彼。彼不酬一二。先生曰。方爾之服勞於彼。即計其酬是利心也。豈服勞哉。○聖人以一心一身爲天地之樞紐。化其辰。生其和。所謂造命回天者也。其次知命樂天。其次安命順天。其次奉命畏天。造命回天者。主宰氣運者也。知命樂天者。與天爲友者也。安命順天者。以天爲宅者也。奉命畏天者。懷天爲君者也。然奉而畏之。斯可以安而順之矣。安而順之。斯可以知而樂之矣。知而樂之。斯可以造而回之矣。若夫昧天逆天。其天之賊乎。○思天地一我也。我一天地也。萬物一我也。我一萬物也。既分形而爲我。爲天地萬物之靈。則我爲有作用之天地萬物。非是天地萬物外別有一我也。時而乘氣之高。我宜效靈於全體。時而乘氣之卑。我亦運靈於近肢。分形虛之豐。乘氣機之高。皆任乎此理之自然。此氣之不得不然。不特我與萬物不容虛作於其間。亦非天地所能爲也。○王法乾云。有氣數之天。有聖人之天。氣數之天。待補救於聖人之天。聖人之天。卻有時隨氣數之天。有時不隨氣數之天。○朋友誼善。雖各是己見。不可遂成嫌隙。聖賢原是說天下公理。豈容以偏私參之。○石鵬妻劉氏。捨死生。生與死。女也。貞節賢孝。出於天性。成自八九歲時。未嘗偶立門外。雖姻親無見之者。其來頗有門也。孝謹端凝。族中女長。咸爲其姑。賀未幾。鵬卒。氏矢其妾之節。其翁姑皆弗忍。擬命服闋別適。及二載終。不可解。因屬其父論意。其父曰。吾子自孩提知義理。吾信之久矣。此自其真心。吾當成之。何勸焉。氏伯翁大改傷曰。異哉。此子年方十七。且無子息。爲人所不能爲。守人所不肯守。如若人可令無後乎。即以己孫爲之子。氏撫養餘兒。事翁姑。賢淑勤慎。如一日。○張文典。脫誠懇。口不出誕語。身著一長布衫。雖盛夏不解。終日斗室中。紡績不輟。人不堪熱。皆乘涼就涼。獨足不出戶。宴如也。雖未入庠。而強記有文。先生曰。隱君子也。○高三秀。秀才出遊。盜斫於河。被救出。家人以死問。其妻改適。其妻誓守孤女。不嫁。家人逼令出門。備極凌虐。妾知節不能全。至夜擬後門自縊。將投繯。其夫適歸。呼之。妻疑鬼至。驚且泣曰。無和尼。少須吾從汝鬼矣。夫亟呼曰。吾故夫也。汝何中夜至此。我人也。非鬼也。可速啓門。妾曰。見親見汝被賊於河。豈復人乎。其夫語以獲救。故妾終駭愕不敢啓。因疾入呼家人視之。家人謂其顛。語人耳。妾陳其實。乃乘數炬。登垣照之。密乃納之。家人相向哭。已而問其妻。已從人矣。其夫感妾貞烈。終身不娶。室。終。其。後。爲。國。賊。李。白。成。國。將。一。斗。各。所。族。人。以。不。忍。從。逆。之。欲。乘。機。去。之。志。○題。詩。於。壁。以。自。見。其。志。其。志。正。如。此。而。天。即。予。以。貞。烈。之。妾。不。奇。哉。之。此。先生。所。以。衣。而。彰。之。也。○人有好善的念。是天生秉賦之偶動。不可謂之志。日夜專向一事用力。終身不倦者。乃是志。有一時自得之機。是人心偶現之彷彿。不可謂之樂。時時常如那一念無累。反身而誠者。乃是樂。○夫子作春秋。思學者無日不作春秋。

無念不作春秋。吾身天下也。吾心朝廷也。統四端。兼萬善之仁。天子也。喜怒哀處。取舍進退動靜之際。皆自仁上起念。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若偏任義禮智。則必有過剛過柔過巧之患。所謂自諸侯出也。若血氣用事。如以喜怒爲取舍之類。則自大夫出也。或任耳目四肢之欲。徒以便不。便爲喜怒焉。則陪臣執國命矣。甚至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快一喪萬。則展拓郭解之徒。司生殺。甚至酒色忘身。飲食殞命。遂外物而不有其身心者。則蠻夷猾夏矣。故學者鑒喪之後。而居敬存誠。扶立天君者。春王正月之義也。三月不遑。大有年之義也。日至月至。齊侯朝之義也。雖天理漸微。而必欲光大之。天王狩於河陽之義也。雖人欲昌熾。而必欲抑絕之。楚人楚子之義也。存養之功。時證疏密。雨不雨之義也。纖私點欲。必謹消長。或蠱或蝗之義也。發乎念慮之非常。見乎五官四肢百體之遠和。必加警惕。當退飛。宗廟災。日有食之義也。要之克己復禮。吾人春秋之精義也。胡氏之論春秋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眞得春秋之旨也。夫○教人愛兄曰。吾盡心以愛兄。兄悅之人稱之。吾心無媿。吾盡心以愛兄。兄反疑之人反謂之。吾亦可以無媿於己。無媿於兄。無媿於天地。無媿於宗祖。無媿於九泉之父母。是謂成人。否則惟人言之是顧。則雖有偏局。致兄悅人譽。而吾愛兄之心。實有媿焉。其於人之成否何如乎。○凡有所爲。無安坐而獲者。須破死力始得。武侯出師表勸後主。全是此意。如讀書作文。原不是學。而亦足驗功力。心靜則見理明。必有過人之見。養情則筆自舒。必有安閒之局。理真則氣自壯。必有轉折雄宕之致。

世情第十七

先生曰：世情任其險阻，君子惟持之以平坦。世情任其刻薄，君子惟將之以忠厚。○謂諸生曰：世俗讀書者，回舍飲饌，或不如意，輒使氣，此大不可。若等輩有是乎？吾輩爲子弟者，正當勞力得甘旨以奉父母，旣不能矣，且反受責於父母，而安逸讀書，又何驕侮乎？慎勿然也。○孫彥霖言：反心無媿，先生曰：須自家庭問求之。汝事老祖、寡母、長兄，皆得其歡心，始可云無媿也。往聞爾不孝，今後改之。對曰：祖年高，忤逆多，故人妄傳不孝名耳。先生曰：嗟乎！人傳者不孝之名，子自道其不孝之實矣。子但見祖老忤逆，便是不孝。天地間豈有不是祖父哉？○孫其武見先生盛暑衣冠，曰：君衣冠終日不幾，夏日飲湯乎？先生曰：夏飲水，冬飲湯，是夏葛冬裘類乎？曰：然。曰：吾夏衣夏冠，殊未暖巾羔裘也。何違時之有？曰：何時去之？曰：夜寢去之。此冠不比前朝外壓頭，正如陳無已卻衣凍死微事耳。兄卽垂之簡冊，此何足傳？曰：簡冊不敢問，但人能如陳無已亦佳。常恐第作無已卻衣人耳。○思人欲之動，如媚臣佞士之移人於不覺，如醇醪芻豢之誘人以難置，如白刃深淵足以奪人之魂，如倒囹柱格足以挫人之氣，如神龍猛虎之難捉，如孟賁負育之難伏，噫！如是而能窒之，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如是而能寡之，非天下之大賢不能也。如是而能無之，非天下之至聖不能也。可畏也哉。○夫人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皆欲也。須是強制他，若一任之，將何所不至哉？○子路稱季路，人皆謂因仕季氏之門也。若然，則冉子宜稱季有恐，無因其主改姓之理。況大傳明有季子之稱，焉知非仲氏排行乎？○仁者先難，學者須要先難。此理雖知，人知之而我不知恥也。此事雖能，人能之而我不能恥也。若懼重難而止，是自暴棄也。況學者求明求能，只一用。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卷下

力便可豁然矣。○氣數所在，雖聖人無如之何。堯舜之子不才，孔子之子先歿，禹三世幾絕嗣，武王八十始立子，氣數何心哉？錢按：先生此言，蓋爲已發也。先生之學，端而並無不才之子，與先疾。通四飯解，天子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諸侯三，大夫再，余按四三再飯，如今設席所云幾道飯，其每飯作樂伯食，如今每上一飯，必鼓吹一通，蓋一食而天子四，諸侯三，大夫再，也是以禮有天子一飯告飽云云，白虎通似謂天子終日四飯，諸侯終日三，大夫終日再也。然則士將一飯，良將不飯乎？況今惟至貧人始一日再飯，古之大夫，豈亦如是？恐是天子每日四食，每食又各四飯，其餘皆三食，諸侯則每食三飯，大夫則每食再飯也。○伯夷氣質近清，柳下惠氣質近和，各就所近，而使清和得天理之正，便是聖人。宋儒必欲剛變成柔，似非是。如費李延平行步近幾里，如此行，遠幾里亦如此行，喚人一聲不應，二聲三聲仍如前，不加大夫天欲靠，近者緩遠者自宜急，一聲人不聞，二聲三聲自合加大，豈可以緩小爲是，急大爲非哉？非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道矣。○講王曰吾惜一段，謂彭好古曰：此時齊王不若有志乎，而卒不足有爲者，志一發而莫繼也。故君子日新，推而爲治，則作新，一日不作則不新，一日不新則志萎，先王制禮作樂，正爲此耳。○或問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恐湯武革命，不能不殺一無辜。先生曰：城破殺人，賊也，吾知湯武無之。順義倒戈，吾知湯武悲之。逆刃者死，則賊黨也，非辜也，不惟南巢牧野之地，雖滅國五十，其何害爲聖人哉？○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正見明新兼至之學，原是學作君和後世單宗孔子，不祖堯舜，雖亦或言孔子，即堯舜其實，是明體不達用之隱病所伏也。所以二千年來，只學孔子講說詩書，將其新民之學全失，便是做明德處，亦不過假捏禪法，不惟其成就不堪，帝不堪王，不堪將，不堪相，乃從其立志下功本處，便是於帝王將相之外世間，另做箇儒者嘔，豈不可怪也哉？歷代相承，又交相掩蓋其弊，而爲之發，是其割療無日，將殘疾羸疲之儒脈，卒至淪胥以亡，而後已也。噫，豈不可哀也哉！○唐虞之世，學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別有學術，便是異端。周孔之世，學治只有箇三物，外三物而別有學術，便是外道。○法乾曰：靜中養得明白，臨事順應。先生曰：書房習數，入市使差，則學而不勉之聖人，亦未有不學禮樂而能之者。今試予生知聖人一管，斷不能吹，況我輩爲學兩所誤，寫字習數，已不勝昏疲，何與於禮樂乎？○謂凡遇樂曰：今日四書盡亡矣，如學而時習一句，夫子言之，不是教人講說作文，乃是教人學道習道也。今日有一學而時習者乎？竊以六藝六府取士，人始與學，真習四書始有用矣。○常動則筋骨燥，氣脈舒，故曰立於禮，故曰制節而民不朮，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習

不爲第十八

先生曰不爲酒困者小事夫子直恁作重大難能者處舜好察邇言是大聖人偏於瑣細做工夫故曰聖人之心無小事此其所以爲聖人歟吾人改過遷善無論大小皆須以全力赴之方是聖門主忠信徙義之學○謂馬遇樂曰志乎正不正不敢志焉志之久則所志無非正矣習乎善不善不敢習焉習之久

則所習無非善矣。○世有無德不可有假德，無德猶可假人之有德，有假德則世不復有德矣。此孔孟所以惡鄉原也。世有無德不可有假德，無德猶可假人之有德，有假德則世不復有德矣。此孔孟所以惡鄉原也。○極天下之色，不足眩吾之目；極天下之聲，不足惑吾之耳；極天下之味，不足動吾之心。豈非大勇乎？○或問月何為有閏？曰：小盡之積耳。問何為盡有大小而煩置閏也？曰：天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日行歲一周，而餘不齊，盡無小則日速而月數務益，令節漸差矣。月無閏則氣近而時數拘，春秋不時矣。問冬則日短何也？曰：夏之天日非增，冬之天日非減，冬日南行，出地上者少，掩地下者多，夏日北行，出地上者多，掩地下者少，是以晝夜因而長短焉。非天日有長短也，問日亦周地下乎？曰：然，固形若卵而轉若輪也。○高賢名士，人中俊傑，學者宜多友而多識，故過其地不交其賢，君子恥之。然過而不交，與交而不能使其人重一也。故孟子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天之賦命各異，石崇王愷致客，紫紗帳四十里，錦帳七十里，若分其五七里所有，幾足貧士衣食半生，然而不可得也。顏曾盛德在躬，道義充腹，若分其片言節行，亦足舉富貴者於下古，然而亦不可得也。雖然，求禮崇之五七里帳不可必求，顏曾之片言節行，猶可勉也。亦為之而已矣。○齊都司泰階在江陵上，合逐客官，齊即先事走錢塘，其府守及令獨保留，家人復呼還，人曰：他官皆逐，令獨保留，公宜謝之。曰：令以我無害於地方而留公也，我以令留而還，亦公也。今謝之，反私矣。不往。又三載，令休官，乃見之館舍，令感服。○思漢唐來至今日，作文者做某大家也，寫字者做某名家也，著書者做某先儒宗旨也，惟此道作事而不做古人之成法，是可異也。做文字書畫，人皆愛慕之，做古人之體道作事，人則譏笑之，是尤可異也。而其質不足異，以取士者在文字書畫，而不在體道作事也。及其考功課績，則慘道者斥之，合道者賢之。事治者謂之能，事敗者謂之庸。文字書畫莫之問矣，取非其所考，考非其所取，此唐宋之惑政，而士風之所自壞也。可柄者宜知變計矣。○夫子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夫子也，其道乃鄉里道路朝廟之道，學乃鄉里道路朝廟之學也。如謂讀書便是處天下事，而不必習行，是率天下而漢儒也。如謂一室主靜，便是處天下理，而不必歷練，是率天下而禪也。○天理勝則精神清明，人欲熾則意思昏濁，此理甚明，而人每舍清明而甘昏濁，暴棄執甚。○軍者天地之義氣，天子之強民，達德之勇，天下之至榮也。故古者童子荷戈以衛社稷，必葬以成人之禮，示榮也。明政充軍以罪，雖場豈復有敵愾之軍乎？○尤西川云：輕得利便入得門，輕得色便升得堂，輕得名便入得室，因思奸計得利也，非剛之合色也，營非所及名也，學者可不平白濯洗乎？○治水之法，五要必備，而莫愚於防塞。蓋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因其流而導之，即因以歧為二，且水利可興也。嘗觀於蘆河，以為當自上流，依古河道分疏，自蘆城西南王莊莊來，又歧為二，使濠繞城之左右，至城陰而合，迤邐達楊莊，以通白洋淀入於海，一可為險守，一可來下流魚鹽菰藕之利，且東河勢殺，兩河沿流，灌園植蔬，水利大興，不可盡言也。○錄昏於禮議昏下更舊文曰：身及主昏者無服，乃可議，大不得已，功繼既葬，或可權成，又補云：喪家不議，盜家不議，房帷不檢之家不議，世有凶人惡疾之家不議，曾有父兄讎怨之家不議，指腹童幼不議，爭財無禮不議，偷序乖素不議，取家法嚴

整醇良，取女婿賢行才品，一時門第富貴，不足為也。○或問：兵禍變非聖門乎？先生曰：然否否否，今使子治兵三年而後戰，則保與之禍可制，節制之兵，可有勝而無敗。若一旦命吾為帥，遂促之戰，則誰道實中庸也。此陽明子所以破宸濠，擒大嶽也。何也？率不擇之將，以不教之民，昇之虎狼之口，覆三軍，喪社稷，曰吾仁義之師，恥陷於術，此不惟聖門之腐儒，而天下之罪人矣。君子何取焉。

刁過之第十九

刁過之論講學分門角爭之弊，先生曰：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假令古聖人生於後世，伯夷之徒，必詆伊尹之五就湯桀為無恥，伊尹之徒，必謗伯夷之不仕不友為絕物，乃不惟孔孟同尊之，而殷周之際，全無他議。今日不以明道為事，惟以口舌爭雄，故不相容也。○王法乾曰：學須要講，只恐不明，先生曰：道須要行，只恐不斷，法乾每事要裁，先生以義，先生每事助法乾以仁，劉煥章曰：如二君者，真古之所謂和矣。○夏希舜問：如何是慢？先生曰：怠也。如汝頭容不直，足容不重，便是慢。吾人要為君子，凡讀書須向自己身上打照，若只作文字，讀便妄讀矣。○人之為學，心中思想，口內談論，儘有百千義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為實也。人之共學，印證詩書，規勸功過，儘有無窮道德，不如大家共行一道之為真也。○禮樂射書數，似苦人事，而卻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壯，讀書講論，似安逸事，而卻耗氣竭精，喪志痿體而日病，噫，非真知學者，其孰能辨之？○邊海若憤日病誤學，懷懷不已，先生曰：堯舜以前聖賢，固不讀書，近儒陽明先生亦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某堂堂的做箇人，豈必多讀而後為學？且學乃隨人隨分可盡，無論貴賤貧富，老幼男女，智愚賢不肖，只隨分盡道便是學。況汝前此所讀書，所受教，已自不少，但實體之，實行之，已自足乎。○語法乾曰：古人於所不可追補者，盡盡力，良有以也。吾後漢祖今歲便不能與矣。故曰：親不在，雖欲孝誰為孝？年既長，雖欲弟誰為弟？○朔日行禮畢，二生始去，先生斥之曰：汝未讀孝經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士農工商所同也。予少壯時，開難必衣冠而起，無事即坐以待旦，今晚衰疾，然猶味爽夙興，猶髮沐面，著常服掃拭，更禮服行三禮，謂家祠、三項禮，今禮畢而汝等始至，何無志乎？○與高生言事親檢色婉容，性所自有，須著力發示，既發又須頻頻習熟，不是不費力的做。夫子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又言得親順親，莫謂我不能有此心，此心聖賢庸愚同有，將此心行出來，就是聖賢，庸人處，今人可怪不敢言聖賢，並不敢言為聖賢，夫不自聖賢可也。若並不為聖賢，成何人？○敗亡之國，未嘗無謀，但言之不用耳。廢棄之人，未嘗無善，但口言之不力行，心思之而不加功耳。○賭博之不才，去盜一聞耳，皆非其有而取之也。昔先王之治，男女分途，路不拾遺，學者即不及聖人，何遠不及聖人之民，人能充路不拾遺之心，無所往而不為義矣。○序烈香集略云：宇宙真氣，即宇宙生氣，人心真理，即人身生理，求其自全其理以生，且以撐持宇宙生生之氣者，止數忠臣孝子節婦耳。忠臣孝子復有名心為之者，真不真易辨，婦人女子不感之詩書，非激於僚友親戚，率多真，若滿城花氏女未嫁殉夫，雪棠記已傳布海內，今烈婦其又為吾保郡一奇蹟乎？其又為全生氣以撐持宇宙生生之氣者之一人乎？天下後世聞其風，散者日醇，僥者漸厚，復還虞夏云云。○自錄此詩。○君子以所不及尊人，小人以所不及疑人，惡人以所不及忌人。○

學問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下

六

鍾錢曰先生勉於唐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降師重友闢邪衛正改過修慝務以日新時惕爲功懷乎上帝降監期於勿負蒼生乃抱負未展鬱鬱以老牖下惜哉惟是天齊先生以偷

常使幼無父母。長無君臣。無昆弟。無子息。孑然一身。孤苦莫似。而獨不能限其學德。時進日益。一
行皆可作世模範。謹於日誦。略撫梗概。以傳於後云。



周安士先生傳

安士周先生諱夢顏懷西其別號也。憶聖祖仁皇帝建極之三十五年。余奉命莅昆。昆風土清嘉。民多和樂。公餘之暇。採訪人物。有宿儒周諱胡者。敦倫篤學。立品端方。余以應鄉飲大典。士論折服。即先生之尊人也。先生幼聰穎。諸子百家。莫不淹貫。爲文有蘇韓韓海之風。爲人端毅正直。不苟言笑。絕無恃才傲物氣概。蓋淵源有自也。制義凡有。關性理學問佳句。輒識不忘。成歎爲茂叔再生。心儀孔孟。智羅經濟。雖試輒高等。而履歷場屋。大志未伸。年十二。母屈太儒人去世。哀慟如成人。後事繼母王太儒人。始終無違。禮丁丑。戊寅間。父母相繼無祿。哀毀瘠立。喪葬中禮。前輩咸稱其孝。好施與。凡有艱難無告者。有所請。恆不惜典貨以給其求。嘗自歎曰。士生斯世。凡可以難民困者。力除一二。方不虛生於高厚。吾蘇松所大困者。明祖浮糧耳。三百餘年。呼籲未由。切切焉。以卑賤自傷。已卯歲。恭遇聖祖南巡。慨然有爲民請命之思。繕寫浮糧民本。趨赴維揚。啓奏于九龍橋黃蓮下。聖祖親受之。發左右諸大臣披閱。翌日。迷青張制臺以本恭呈御覽。薄暮。發該督憲查。又閱二日。張制臺適命他往。事竟幾。既而督憲撫循江左。恆以不得浮糧考據爲恨。先生於是考舊史。歷暑寒。將歷朝徵收蘇松糧額。集成一書。謀付剞劂。周詳慎重。凡三易板。每遇親友入都。裝潢郵寄。務欲滿漢大臣洞悉民瘼也。庚寅。儀封張大中丞諱伯行撫吳。聞先生名。延之幕。先生備陳地方利弊。如開河築岸。漕規義冢。諸務指畫得失。不遺餘力。中丞夜半前席。相見恨晚。設榻于寄生庵。校正理學諸書。朝夕相見。不拘衙署體。非先生至誠動之。曷克如是。雍正三年。忽奉諭旨。豁免

質孔說 周安士先生傳

質孔說 周安士先生傳

蘇松浮糧四十五萬餘兩。先生北向稽首曰。草野書生。得遂志矣。一生制作極富。如裕民錄。崑新水利書。經書字學。能文要訣。虛字圖說。先正文程。悉可津梁後學。利濟斯民之業。假使先生抱此經濟才。得伸厥志。安在不爲聖世皇。聖耶。乃寢疾三日而逝。年八十有四。子二。長祖樹。早世。次植。娶陳氏。林。卜爲遠到器。一日。丐余爲文。以敘其人行誼。余罷官滯蘇。知先生行誼甚悉。且余舊史臣也。敢祈一書以傳之。辛未。庶常。知崑山縣事。金樹撰。

清故例贈文林郎庠生安士周公傳

周夢顏字安士。號懷西。嘉邑庠生。鄉飲賓胡晉子。年十二。喪母。哀毀如成人。孝事繼母。能得其歡。夢顏自少康濟爲懷。遊庠後。橫肆經史。務爲有用之學。不屑屑作章句。每念三吳苦浮賦。民生日以敝。而自傷卑賤。呼籲未由。己卯。聖祖南巡。遂偕同志陸淳風等。具疏劄劄。赴行在。啓奏于維揚九龍橋黃蓮下。是時呈御覽者。制軍張鵬翮也。越日。命下。發該督憲查。而鵬翮適奉命他往。事遂寢。夢顏於是復廣搜博探。輯成財賦考一書。郵寄長安百十本。冀達宸聰。適雍正三年。恩綸下逮。獨免蘇松浮糧四十萬餘。白更黃童。歡聲動地。夢顏北而九頓。感激涕零。謂諸屋書生。自今死骨不腐矣。張伯行。陳鵬年。澄吳時。諸而地方利弊。必及夢顏。知其講求有素也。卒。年八十四。所著有蘇松財賦考。圖說。崑新水利圖說。質孔說。自怡軒雜文。陰陽文廣義。萬善先資。慈悔回狂。等行世。子二。長祖樹。先卒。次植。乾隆乙丑進士。嗣建永春州德化縣知縣。

告聖廟文

玉峯後學小子周夢顏。盟手焚香。敢昭告于大成門內至聖先師孔子座下。恭惟至聖先師。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建百王之極。俎豆千秋。作萬世之師。儀型四表。固已網羅前代。莫能高深。陶鑄後賢。雖爲贊頌。夢顏下里庸材。窮陋末學。雖復誦讀詩書。不獲仰窺堂奧。但念束髮受書以來。即佩服聖訓。研究斯文。口誦心維。反覆潛玩。積有年月。故于聖賢學問。辭氣依稀。窺見一斑。不得以似是而非之語。顛倒毫年之心。目今國家設科取士。尊尚四子之書。傳註悉宗朱子。文治光華。於斯爲盛。從此攻舉業者。且容研求。唯恐不合朱註。有礙場屋。若註無明文。縱有至精至當之解。不敢發明。有發明者。即指爲離經畔道。擯斥有司。在功令。原不爲一先儒。而欲障天下之口。在天下。各因一先儒。而自障其口矣。夫前人有言。而不敢發明。則其所發明者。無非紙上之陳言。後人有口。而不敢吐露。則其所吐露者。何異兒童之勦說。自此以往。士林皆以順爲正矣。小子志切闡揚。不求榮利。道以孔顏爲法。學以忠恕爲宗。讀孟子。必折衷于論語。讀小註。必考證於白文。但求其至精至當。不囿於習見。竊恐立念迂疏。有乖時俗。用是預爲布告。不敢私竊。伏念先師夫子。爲能牢籠一世。俯視羣英。自願會以迄來學。罔不羅入宮牆。一體陶淑。小子與先儒出世。雖有後先。同學原無彼此。況道之所在。本原互爲商榷。所以古人著書。必曰。以俟後之君子。其心甚望後人轉勝前人。非欲其一代不如一代也。則居先儒後。爲之拾其遺而補其闕。先儒未必不首肯於九京。

質孔說 告聖廟文

也。爰將四書中未發之精蘊，討論搜羅，以備參考。而又錄出其假托語言，有乖王化，有悖綱常者，指出數條，共分二卷，名為實孔說。覽手焚香，百拜上達，仰冀先師夫子在天之靈，默為昭鑒，僅其有裨學校，伏望賜以流通，設或無當聖心，唯願宥其狂瞽，小子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計呈

上卷儒門宗旨

下卷讀書管見

二

學者須識異端二字
夫子尚有未盡之言
心齋坐忘
真心亘古不滅

卷下 讀書管見

結繩而治

誤解橫弓出母字

莊子筆誤

聖人不敢使弟子為君

執轡之士

博學而無所成名

割不正不食

弟子名次書法

片言折獄

論語當先看志學章

大學三綱領

格物格字

聽訟章

大學當看幾處好惡

中和位育即理即事

聖人天地不能盡道

君子之道四

誠者自成成字

仲尼至聖至誠

萬章欲以不見諸侯推尊孟子

管仲是王佐之才

許行不足與辨

寓兵于農

樂正子從子放二章

陳仲子

實孔說 目次

士子當學聖人志願
本天本心說
學者當識得心字

孔子未嘗刪詩書

辨三斬板而已句

孔子不忍比親於讎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罕言仁

寢衣長一身有半

章次倒置

浴乎沂

原壤非老氏之流

當以無言章作最後說

物有本末節

當詳玩曾子釋淇澳節

補格物致知章

天命之謂性註

讀中庸要認幾箇至字

莫載莫破

鬼神章

道並行而不相悖

孟子志在用齊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

沈同問伐燕

什一而稅古今不同

孟子弔膠心事

濟人緣湄

三自反章

三

實孔說目次

卷上 儒門宗旨

讀書當知宗旨

學者當以忠恕入門

忠恕是捷徑法

知行處皆有一貫

恕能該忠

忠恕當具訓蒙士

學庸所論忠恕

論語大半說無我

無我是儒術大本領

子絕四中重在無我

真我之中原無我

孔門專務為己

實孔說 目次

班爵祿之制
仁義不可綱言在內
血氣便是小體
堯服象服
擴充之說最宜詳味

封建非久安之道
仁義并無內外之可言
更有大小之別
伊尹放太甲
儒門不可無靜士

質孔說卷之上

崑山後學周夢龍謹輯

儒門宗旨

讀書當知宗旨

從古聖賢當以孔子爲宗。孔子所言當以論語爲宗。論語五百章當以一貫爲宗。人將五百章分讀。故但知參乎章重一貫。余將五百章合讀。乃知全書皆重一貫也。孔顏心相契合。不待明言。其間言即悟者。不過曾子反覆開示者。不過子貢。曾子獨能隨事精察。身體力行。灼見其中根底。所以夫子說來。直下承當。門人聞來。隨口指點。將一貫二字。易以忠恕。使人易於法守。可謂開捷徑之門矣。

聖道須得門而入

雖入門也。乃可升堂。唯升堂也。乃可入室。則入門爲至要矣。何謂門。忠恕是也。何謂堂。一貫是也。何謂室。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夫呼參而詔一貫。即明示以堂矣。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亦明示以門矣。示以堂而登即唯。曾子不負夫子矣。示以忠恕。而無人從事於忠恕。後人不幾負曾子乎。忠恕之說。似乎庸近。卻不知即此便是下學上達工夫。即此便是希聖希賢道理。但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耳。

學者當以忠恕入門

仲尼之道。萬世難及。曾子指出忠恕二字。可以顯然入手。蓋忠是盡其在我。恕是推以及人。忠是體。恕是用。二者交相資助。日間一處事。一接物。其中必有忠恕之理。用以齊家則家齊。用以治國則國治。用以平天下則天下平。庶民去之。去此忠恕也。君子存之。存此忠恕也。隱居求志。求此忠恕也。行義達道。達此忠恕也。考諸三王而不謬。忠恕可以繼往。百世可俟。聖人而不惑。忠恕可以開來。放之。忠恕彌六合。收之。忠恕藏一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未有不本乎此者也。

忠恕本孔子之言

夫子以一貫爲吾道。曾子以忠恕爲夫子之道。乃知忠恕二字。非曾子獨闢也。忠恕遠道不遠。夫子固已先言之也。但一貫言其究竟。忠恕指其入手耳。學者須從入手處研究。造次顛沛。無或間斷。使此理參前倚衡。方到一以貫之地位。

忠恕是捷徑法

先儒語錄。充棟汗牛。撮其大要。亦止數端。或言工夫。或在主敬。或言入手。須慎獨。或言當以尊德性爲宗。或言當以道問學爲要。或以格物爲大綱。而羣言籍籍。或以良知爲宗旨。而議論紛紛。雖殊途同轍。猶萬水無不朝東。師授弟傳。似羣星悉拱拱北。然以曾子言之。猶似旁門曲徑。尙難入至升堂。何如忠恕二字之親承聖訓。尤爲正大光明。直截了當乎。

忠恕之道無行不與

夫子自明無隱。而曰。吾無行而不與。乃知夫子一言一動。無非一貫之理。即無非忠恕之理。卻不明明道破。只是引而不發。使學者深思而自得。蓋從心中悟出者。方是自己心中之一貫。從耳內聞得者。猶是夫子口中之一貫。試看論語中幾處之字。皆有無窮意味。如知及之。仁能守之。生而知之。學而知之。知之好之。樂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每一之字。即有一之字道理。想到若實處。即是忠恕。想到會通處。便是一貫。

知行處皆有一貫

正欲與天下學人共明一貫。隨手指一句書。能道出忠恕之理。便是一貫知處。於視聽言動時。步步實踐此理。便是一貫行處。

子貢尋出簡要法

多學而識章。夫子既告以一貫矣。然其下手工夫。終不輕言。使其再去研求。憤悱而後啓發。所以子貢想出簡要之法。即問一言可行終身。夫子便以恕字告之。而又教以入手之方。直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後子貢恍然會悟。回想曾子之言。若合符契。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何使早與說明。後來安得有此領會。譬之雖在般中。只恐離之不活。不勝殷之不破。若虛其堅厚。助以人力。其難必不能長。人之學力。亦復如是。

恕能該忠

子貢問終身可行，夫子但示以恕，而不及忠者，以子貢所問，不過一言耳，然雖止一言，而忠已在其中，以無忠做不出恕也。此曾子論治國，亦但曰：所藏乎身不恕，而不及忠也。范忠宣公云：生平所學，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因知古來聖賢豪傑，誠有先得我心者矣。

恕字尤易入門

忠恕二字，固是入道之門，然恕字較實，初學當從實處下手，一面從平實處循分做去，耐煩小心，勿忘勿助，則忠已行乎其間。夫子教子貢以強恕求仁，必曰：能近取譬者，體貼人情之謂也。體貼父母之心，則孝體貼兄弟之心，則友體貼卑幼之情，則慈體貼於邦家，則邦家無怨，體貼於黎庶，則黎庶沾恩。中庸論盡性，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可謂極至誠之能事，然其發端，不過謂忠恕遠道不遠，少年讀書，即當以此講明，一有入頭，便成大器。

忠恕當具訓蒙士

弟子入則孝，節分明一部小學，童子初讀書，便當照此幾句，就其所已知，就其所當行，循循化導，忠恕已在其中。蓋孝弟有孝弟之忠恕，謹信有謹信之忠恕，愛衆親仁有愛衆親仁之忠恕，使於日用常行中，步步踏著矩矱，自少至老，必有可觀，所謂具訓於蒙士也。

忠恕能變化氣質

忠恕到純熟處，自然舉動沖和，慈祥愷惻，觀曾子語孟敬子動容貌三語，并三箇斯字，知得力於忠恕者深矣。學者讀書到此，須將暴慢鄙倍等，痛自反省，淘汰入微，則動容周旋，罔不中禮，終身無疾言遽色矣。

學庸所論忠恕

大學中天下章，首言絮矩，便是忠恕之道，中庸論忠恕遠道不遠，便接子臣弟友，切實功夫，以作忠恕榜樣，可識指歸矣。

忠恕源頭在於無我

要尋忠恕源頭，只在無我二字，推到忠恕究竟，亦不過無我二字，人若但知有我，則一切榮身肥家之想，盤結於中，如何盡得在己，如何推得在人，聖賢忠恕之道，一步行不去矣。

論語大半說無我

博施濟衆，欲立欲達，以及老安友信，少懷是顯而易見之無我，即克己復禮，敬恕訓言，忠信篤敬等，亦莫非無我工夫。蓋我者私己也，求仁乃去私之事，到安仁境界，便是忘私忘私，則無我矣。如此看來，方知夫子所以教人者，雖未明言無我，卻句句是說無我，至工夫純熟，參前倚衡，方悟一貫之說。

聖人無我志量

昔者孔子爲蜡賓，事畢出遊，喟然興歎，謂子游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

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國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大道之行也，某未之遠也，而有志焉，觀此，則知夫子興歎，無非想望大公無我境界，迨至外戶不閉，而無我之效見矣。故曰：人人不見有我，大治之道也，人人但見有我，大亂之道也。

無我是儒術大本領

學者以義利爲分途，以君子小人爲究竟，然其源頭，只在有我無我，苟其有我，則事事著私，由是而懷土懷惠，比而不周，周而不和，驕而不泰，長戚戚以至下達，凡寡廉鮮恥，犯上作亂之事，靡所不爲，苟其無我，則念念是公，由是而懷德懷刑，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坦蕩蕩以至上達，凡老安友信，少懷之類，時刻不忘，直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而後已，無我本領，不亦大乎。

無我之學於今難講

人心道心者，即有我無我之心也，有我便有人心，無我即是道心，但有人之事，人所樂聞，無我之理，人所厭聞，孔子之時，已難見此境界，所以發有志未逮之歎，迨夷子愛無差等之言一出，孟子一本二本之言一辨，後儒遂執之以爲定論，而無我之根遂斷矣。獨不思鄉子、兄子之言，孟子但與夷子論情，不與夷子論道，若言大道之行，則固孔子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也，安得有鄉子、兄子也，使我執鄉子、兄子之見，鄉亦執鄉子、兄子之見，是率天下之人而皆有一我也，是故充孔子之言，則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若充孟子之言，則愛其兄子，不如自愛其子矣，故孔子一念可擴充，而孟子一念不可擴充也，論無我之說者，當以孔子之言爲正。

子絕四中重在無我

意必固我之念，夫子固已銷盡，但四者之中，尤以無我爲主，蓋意必固我，皆因我而生，我是樹根，意必固我是枝葉，我字之根既斷，則一應俱斷，學到無我境界，便有海闊天空，登泰山而小天下氣象，今人一說到此，以爲近於佛學，必要撇去此種境界，尋出一種迂腐淺陋話頭，即此便是黨同伐異之私，便是意必固我之見，譬之江上清風，山間明月，本是公共之物，因其偶在鄰家見過，必欲掩其耳目，不聞不見，以爲此鄰家景象，非我家所有，不亦惑乎。

無我之中有真我

聖學中無我，不是漫無主張，惟於人心道心之界，認得真確，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使小者不能奪，則無我之中，便有真我存焉，譬之國有君，家有主，君主當權，出以公正，雖有酬酢萬變之紛，絕無進退于奪之擾矣。

真我之中原無我

既以道心爲主，使人心聽命，則內而理欲關頭，外而生死患難，屹然自主，不可搖奪，似乎其中有一真我，然卻是至虛至靈，湛然寂然，太虛無我，雖然盡其所當爲，卻是行其所無事，譬如大圓鏡中，物來自現。

物去便無君子處事亦然。即義之與比。原來無適無莫。

讀書宜思法戒

古人著書立說。垂諸簡編。皆是後人榜樣。故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願望來學者。切矣。後人讀書。句句要想到自己身上。當法者法。當戒者戒。方不辜負聖賢。不辜負自己。不辜負父母師長。若讀時不能親切。使書自書。我自我。雖終日朗吟。不過如鳥鳴樹。蟲鳴草已耳。其或稍知向上者。將一部四書反覆研究。但句句止作題目看。未嘗想到身體力行。縱拖紫腰金。終成俗漢。非宮牆人物。

孔門專務爲己

夫子千言萬語。只教人以爲己之學。故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可見爲己爲人。關頭直是君子小人分路。所以子貢方人。夫子便謂。夫我不暇。但思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欲舍其田而芸人之草。一則曰。何有於我。再則曰。何有於我。又曰。我無能焉。又曰。是吾憂也。又曰。則吾豈敢。何等勤敏。何等謙沖。所以成其爲大聖。此種家風。吾輩定當謹守。蓋人人專於自治。則天下之學。植自端。世間之邪說。自熄。其爲開先聖之道也。大矣。皆之家塾。生徒但當讀自己之書。不必糾察他人之過。若舍其課業。日呼門外之人。紛紛詰責。此乃學徒之蕪。初非黨塾之功。臣。今之學者。習文藝外。唯有賭博博。談論閨闈。甚至武斷鄉曲。把持官府。靡惡不爲。則是孔顏家法。全然不守。而論至學術。則曰。我欲排斥佛老。以崇儒學。除此之外。一無所長。竊思天下之屠夫。竊賊。以及充軍叛逆之徒。若教以修齊禮誦。無不拂然罵詈。則皆排斥佛老者也。豈曰。此輩皆聖人之徒乎。

患盜喻

有一富人。懼盜竄入室。令子弟拒戶堅守。日則舍其耕讀。從事角力。夜則擊柝鳴金。佐以賭博飲酒。如是數年。家資盡廢。子弟蠢然無知。惟以飲博爲事。究竟此地無盜。儒者之欲開異端。亦復如是。今世本無楊墨。而故爲排斥之。語。以自文其固陋。使一世之心思才力。盡消磨於意。必因我黨同伐異之中。此真儒門之奇禍。所謂甚于洪水猛獸之災者也。

學者須識異端二字

昔有試官課諸生於試院。日未午。誦諸生曰。爾等作文。不得犯著御諱。俄而士子各相問曰。尊卷可犯某字乎。此御諱也。不可犯也。又呼年少者告之曰。文中切莫用某字。以御諱之故。於是展轉相囑。而是日通場之人。口中無一不犯御諱矣。有人舌上生瘡。傳以貴藥。伊妻恐其津生于舌。流去此藥。因戒曰。切莫想著酸梅。豈知其人心中。本不想著酸梅。因此一囑。酸梅之念忽動。舌上之藥。盡行浮去。世固有欲除害而害愈滋者。今之學者。動云開異端。卻不知異端二字如何解。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四端在我。猶如四體。則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便爲異端。異端正在吾輩日用常行中。孔子所謂異端。並非楊墨。以其時尚無楊墨耳。學者苟能刻刻自反。若曾子之日必三省。君子之三戒。九思。其爲開異端也。大矣。

醫之治病。當治自己之病。譬之芸田。當芸自己之田。今之學者。口餐儒門之食。頭戴儒者之冠。不知自己之三達德。五達道。爲何物。但將和尙道士。誣毀一番。便高視闊步。以爲吾是儒教中人。是留心道學者。假令世間不生和尙道士。不知更將何辭以資誣柄耶。夫無病而服去病之藥。其病必甚。無楊墨而托言開楊墨。不反受楊墨之害乎。

士子當學聖人志願

忠恕到極處。便是老安。少懷地位。爲己到極處。亦是老安。少懷地位。余幼時。聞夫子志願如此其大。竊謂如天地之化工。非吾輩所能及。閱數年。思之以爲吾輩亦可勉強。又閱數年。思之以爲此願固當爾。爾人之處心積慮。苟不如此。便是自私自利之徒。何以成其爲君子。但愧不能打成一片耳。于是視聽言動之間。時存濟人利物之想。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身歷街衢。顧在在人家。戶給。行於阡陌。顧年年雨。風調。如是者有年。覺舉念便能如是。然而操之則存。舍之則否。求造次顯沛之中。夢想幽獨之際。悉亦如是。卻所未能。因此。大自慚而大自戢。

夫子尚有未盡之言

老安。友信。少懷。夫子隨口舉以荅子路。初非限定三項。蓋極天地之大。古今之遙。人物庶類之繁。何一不在聖人志願中。故一言老者。則凡長乎我者可知。一言朋友。則凡同乎我者可知。一言幼者。則凡幼乎我者可知。極之博施濟衆。爲獸魚鼈咸若。猶未足以盡我之願。方是聖人地位。彼拘拘焉。切近三項。猶是矮人觀場耳。

本天本心說

心爲一身之主宰。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若不知心之著落。亦不知身之著落矣。蓋心爲至虛至靈之物。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大舜分出人心。道心。指出執中之理。遂開千古道統之宗。孔子謂從心所欲。顏子其心三月不違。孟子謂求其放心。仁義禮智根於心。極世間經天緯地之事。皆本於心。人而無心。何以爲人。蓋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不過依稀近似語頭。並非孔顏真實道理。世俗見佛書有一切惟心之說。遂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極言心學二字之謬。可謂自忘其至寶。并失其家傳矣。

心齋坐忘

濂溪周先生最服膺顏夫子。其爲學也。得力心齋坐忘四字。晚年工夫既到。二程不能窺其邊際。故靜而攝心。則如青天白日。動而對客。便如霽月光風。每教及門尋孔顏樂處。又教其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可謂親切示人矣。濂溪殆得顏夫子之真傳乎。○程子問鮮于侁曰。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對曰。樂道。程子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

學者當識得心字

至虛至靈。酬酢萬變。歷劫不壞者。妙明真心也。本諸父母。藏於七葉肺內。死後腐爛者。肉團心也。出世聖人。與入世聖人。其所講究。皆妙明心。非肉團心。昔有一友。問二種心之說。大生譁議。余問之曰。堯舜桀紂。

其心同乎。其人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者也，桀紂帥天下以暴者也。其心正相反也。余曰：假令堯舜桀紂皆患心痛，請良醫治之，用藥亦相反乎？客曰：病同藥同，何容分別？余曰：據子所言，已有二種心矣。而後其人方為屈服，所可疑者，現在昭昭鑒鑒，能言詭勸之物，又非二種，又非非二種，此處當研之又研，其實見得方有領會。

真心亘古不滅

有人大疑真心不滅之說，余曉之曰：心若果滅，則此刻一死，此刻即滅，以後更無復生之理。心若不滅，以後永不復滅。天地雖壞，此心不壞，所以孔子以曾參界王沂公之父，而帝君有一十七世為士大夫之說也。夫既可以一十七世，即可以百千萬世，即可以百千萬劫，非亘古長存之證乎？而不知者又誤看作浩然之氣，謂忠孝節烈之人，靈爽千古不磨，大謬大謬。蓋忠孝節烈，雖係正氣，然大半以血性用事，往往參以憤恨之心，上焉者化為正神，受享血食，彼此靈爽尚不能百年千年，安望天長地久，說到真心，尚未夢見。○或曰：真心如果果不滅，孔子何以不言？答曰：安見不言，或言之而失傳耳。且如三傳卜經，孔子之書也，其第二卷極言生死之事，安有不言及於心者？又況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大易已微露其端乎。

質孔說卷之下

讀書管見

結繩而治

易謂上古結繩而治，後聖易之以書契。所謂結者，乃言語相結之結，所謂繩者，乃繩愆糾繆之繩。如漢高約法三章之類，則結繩二字，何等古雅。後人誤為繩索之繩，紐結之結，謂大事體一大結，小事體一小結，豈不可笑。況帝王一日二日萬幾，若積之旬月，繩結如山，對之惟有悶悶耳，如何可以為治。乃數千年來，學者皆昏昏焉，未經思索，竊所未解。

孔子未嘗刪詩書

刪詩書之說，乃後儒尊崇孔子之語，而實未嘗有其事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歷觀史書所載，孔子口中止言三百，並無古詩三千，削存三百之事。至逸詩幾篇，如鸛鳴車乘，招我以弓等，孔子未生以前即逸，豈是孔子刪削，況春秋時，列國名卿賦詩贈答者甚多，其所稱引，皆在三百篇內，豈懸知孔子欲刪，而先擇決不刪者稱引耶？鄭衛之俗，雖有淫風，然亦素多君子，豈無醇雅篇什，孔子何乃止存穢褻之語，以垂戒耶？至於書者，乃古史臣之筆，皆紀治亂興亡之事，其間不當有去取，孔子

如何可刪，即如春秋不過一國之史，孔子於夏五、郭公等猶且不敢輕削，豈歷代帝王典籍，而反任意為去留哉？甚矣世儒沿襲之誤也。

誤解橫弓出母字

世傳孔氏三代出妻，此誤解橫弓之故也。孔子為大聖人，刑于之化，未必遜於文王，縱配偶不及后妃，何至遂遭斥逐，儻其過小而出家法，未免太苛。若其過大而出，孔氏何其不幸。況夫子為萬世師表，夫人乃以失德而被出，已足類其家聲，況以夫人之媳亦被出，媳之媳又被出，成何體面。一日，將橫弓細玩，讀至不為飯也妻，是不為白也母，不免恍然曰：不為子思之妻，當是為子思之妾耳。然則所謂出母者，並非斥逐之母，乃所自出之母，猶言生母也。不喪出母者，生母不喪三年之喪也。蓋子思亦係庶出，伯魚曾教其服生母三年之喪，子思不敢言其過禮，故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也，自此以後，孔氏家法，生母皆從降服，不敢亦服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橫弓以出字代生字，可謂秀雅不羣矣。後儒自己不能識字，奈何使萬世宗仰之夫人，浪被惡名乎。

今日而三斬板而已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詳告之，只因此時夫子尚未入土，故告之曰：今日之內，不過斬削其三層築板而已。至於築高墳墓，大約要從若斧之形，細玩文義，當以而已二字讀作，封字另為一句，連下讀之，則而已二字，及乎哉二字，乃一呼一應之文，其妙方見。若依俗解，將已封二字連讀，則孔子已經葬過，其人業已目擊，何用絮絮叨叨，說此一番閒語。讀者不知句讀，其弊往往如此。

莊子筆誤

莊子有老聃死一段文，乃當時傳寫之誤。數年前，晉心則先生謂予曰：余於夢中見神告曰：莊子上老聃死，秦失弔之。此前人筆誤，原本乃是秦失死，老聃弔之，宜速為改正。余如其言改之，始豁然心目。蓋老子係往古聖哲，孔子見之，尚有猶龍之歎，秦失何人，乃其弔也，不過三號而出，且云：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忽有非也之謂耶。若云：老子弔秦失，則其言順矣。況老子是時壽已數百歲，雖復有人年齒更高，而謂老者哭之，如哭其子耶，宜其見夢後人而示以速改也。

孔子不忍比親于獸

禮曰：擬人必於其倫，所謂倫者，蓋指人類，非指異類也。若以異類比人，失言殊甚。況敢比父母乎，況又出諸大聖之口乎。孔子著子游問孝，謂至于犬馬，皆能有養，註謂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養親不敬，與養犬馬何異，是以父母之尊，比於家獸之賤矣。天下有為弟者以孝問師，為師者比其親於獸類乎。此固仁人孝子所痛哭流涕而不忍讀者也。昔有孝子，讀至犬馬待人而食兩句，不覺放聲大哭，夫亦可以深長思矣。蓋犬馬指賤隸言，夫子本以比人子，不比父母，古來職司賤隸者，皆稱犬馬，如太史公自稱牛馬走，晉魏時，小吏自稱走狗是也。古人職司其事，往往即以命名，如造兵者名為戈斯，掌隸者名為朱虎熊羆，衛所屬者名為羆，然則畜犬馬者，不可即稱之為犬馬乎。夫之子意，本謂如以能養為孝，即今犬馬賤隸

彼於其位也。亦未嘗不。獨惜以不知有敬耳。若能從而不敢。何以別於犬馬賤隸乎。如此。方是大聖人和平之治。奈何以煌煌聖訓。發萬口誤傳乎。

聖人不敢使弟子爲君

夫子謂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臨民之位也。雍司百職。無不南面。非必定是人君。夫子使雍。猶使漆雕開仕。若因其有人君之度。欲使之爲君。試問周天子。魯定哀。於何地。以事君。雍禮之聖人。而脂韞言不謹之咎。可乎。此係君父大倫。不敢不辨。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道。本無淺深。以學者之所見爲淺深。夫子所言性與天道。即在文章之中。且如顏子問仁。夫子謂以非禮勿視。仲弓問仁。詔以出門如見大賓。樊遲問仁。詔以居處恭。執事敬。皆就日用常行中。示以爲仁之道。文章者。日用常行之事也。於日用常行中。去其意。必固我。至於純一無僞。便是性與天道。非離卻見聞知覺。別有性與天道也。然則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非夫子不言而不聞。乃夫子言之。而仍不聞也。子貢晚年。與聞一貫之旨。方悟尋常日用之中。即寓性命精微之奧。不到其間。不能領會。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若謂聖門教不躐等。故將性與天道罕言之。則自文當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矣。中間何以用一言字。細玩言字。則本句明明說。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矣。如何又謂罕言耶。

執鞭之士

士與事古字通用。如周書洛誥。見士于周。爾風。勿士行校。皆作事字解。則知執鞭之士。亦宜看作事字。不然執鞭。賤役也。士而懷居。不可爲士。何況執鞭。

夫子罕言仁

記者謂。夫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不能深知夫子者也。利與命之罕言。則誠有之。若謂罕言仁。直不知仁矣。夫子於仁。固終食無違者也。一言一動。無不在仁。即其所告及門之克復。敬恕。訓言等。亦無一不是說仁。故曰。無行不與。安得謂夫子罕言仁也。

傳學而無所成名

此句。正是黨人贊孔子之大。博學者。言學無常師。無所不知也。無所成名。言民無能名。不能指其一端也。若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便小看孔子。不合大哉之意。

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子身長十尺。多一半。即多五尺。故註中謂其半蓋以覆足。但覆足之說。吾嘗疑之。蓋夫子性情。不喜拖帶。右袂稍長。猶短其制。足下可拖五尺耶。若謂止長一身之半。則又太短。當時止因齋戒。故須揜體。若一身之半。下體反不能揜。一日。偶閱釋典。謂此世界人。身長三肘半。衣長七肘。所謂一肘者。手之一跨也。然竊疑世間豈有三肘半人。當是肘字有誤耳。既而恍然曰。考亭止因誤看身字。所以有其半覆足之說。蓋所謂身者。但指軀體言。頭與股肱。自有名色。何得混指爲身。今試以手自跨胸腹。恰三肘一。外衣恰是七

肘。一身有半。其衣僅可蓋膝。服之以衰。長短適宜。不言尺寸而言肘。以各國尺有長短。用一肘字。則身長財亦長。身短肘亦短。更無異同也。鄉黨身字。即釋其身字。人特未之熟思耳。是故誠字不可不細。

割不正不食

割字有二義。一者。取其物殺之。如君親割牲。是也。二者。取其肉切之。如割肉未嘗不方。是也。古者。國君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即割不正矣。至於居喪而與燕會。小事而用大牲。皆割不正之類。則夫子不食。大有關係。所以書之魯論。若不過切而不方。似近迂腐。且肉之爲物。若烹後仍復端方。必堅而難食。況子若家居。不必如此迂瑣。若出外食。但當重主人之意。似不應責及庖人。大聖人舉動。未必然也。

章次倒置

柴也愚。二章。疑是倒置。柴也四句。當在賜不受命節後。而以子曰回也節作冠。合爲一章。方有次序。

弟名次書法

論語記聖門弟子。有以齒序者。有以德序者。有以事序者。有始序以德。繼序以齒者。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序以齒也。顏淵。季路。侍。序以德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序以事也。爲其主謀也。閔子侍側。三段。序以德。即序以齒者。有夫子一言在後也。古人下筆。如此不苟。

浴乎沂

參幼學講浴乎沂句。心竊訝之。謂曾點雖係狂士。然觀舍瑟而作。氣象何等安閒。方將偕其僮侶。偃偃偃冠。從容雅步。相與訪勝尋幽。乃偶見路傍之水。因顧春暮天寒。忽焉釋其冠服。脫去小衣。無長無幼。羣然偃偃水中。裸形相逐。是何等情狀。吾恐自好牧童。決不至此。況一浴之後。周身必溼。若先持拂拭之具。則一番勝遊。專爲濯洗。若不預爲之備。則春服雖華。必至拖泥帶水。一風一詠。殊覺形狀難堪。一日。閱古書。謂浴字乃沿字之誤。浴乎沂者。道循沂水以及舞雩也。不覺爽然自失。

片言折獄

片者。木之薄也。析木所成也。即簡牘之謂。片言者。不煩稱引也。如片鱗。片牘。其字甚活。若不過半言。如何折獄。況刑獄之事。性命攸關。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以舜之明決。皋陶之精審。猶有疑重疑輕之典。武王告康叔云。若獄辭之要者。必須伏臈而念五六日。或至十日。或至三月。方可定刑。豈有不待其詞之畢。而遂定之耶。昔歐陽脩亦甚疑此解。著之爲論。良然。

原壤非老氏之流

註以原壤爲老氏之流。放於禮法之外。不知。老聃爲柱下史。博綜典故。最講究禮法。孔子所以就而問禮。有猶龍之歎。一則曰。吾聞諸老聃云。再則曰。吾聞諸老聃云。若以放於禮法之人。待之如此欽敬。孔子何以免比匪之傷乎。

論語當先著志學章

志學章包括夫子終身閱歷分明一部小論語揭一學字發其端而一生之踐履者歸於正揭一心字示其要而萬世之求道者有其源學字矩字分明只一學字志字心字分明只一心字志舉到從心不踰一條直路夫子五十餘年方走得到此從心不踰便是一貫

當以無言章作最後讀

昔有一人與余論中庸。余曰：此乃有相之中庸。向有無相之中庸在。其人拂然以爲君是禪學。故有此論。遂將手內中庸反擲案上。余曰：子不免爲小人矣。問何故。余曰：仲尼謂小人反中庸。今以中庸反置案上。非小人乎。其人曰：所謂反中庸者。謂其行事相反耳。豈謂手內所執之書哉。余笑曰：然則我所謂無相之中庸者。固如此也。而後其人惘然若失。豈惟中庸論語亦然。人第知有論有語者爲論語。不知無論無語者亦論語。無論無語者乃真論真語。無如學者但能測夫子於語言之中。不能會夫子於語言之外。但知夫子誨人不倦之深衷。不知夫子無行不與之微旨。彼春風沂水。頭頭皆是化機。逝者如斯。處處無非妙道。此味豈可執人裾而告之乎。夫子環顧及門。見顏悟莫如子貢。雖得一貫之傳。至此欲其竿頭更進。故將聖哲默會之淵源。前此從未吐露之消息。忽然一語道破。直曰：予欲無言。子貢乍聞其語。不覺駭然。仍將平日知見質問聖人。猶夫初聞多學而識。先應之以然也。到夫子以天何言哉。直捷指點。覺一片春光。和盤託出。猶夫告之予一以貫矣。子貢到此。方知性與天道不可以語言文字中求。初非不言罕言之謂也。縱使夫子終日諄諄。所謂無言者。仍在。所謂不可得聞者。仍在也。此語可向子貢道。難與他人言也。嗟乎。古往今來滔滔是。升堂一望幾何人。

大學三綱領

聖經三綱領皆謂重明德句。然細玩文勢。其精神結聚。卻在止至善。譬之藥石。明新是未經法製之藥。止至善是已經法製之藥。則已經法製者。貴矣。所以次節獨接知止。曾子傳文釋明新者甚略。獨到釋止至善。則如此詳悉。乃知三綱領中。夫子與曾子皆重止至善。蓋明德是體。忠也。新民是用。恕也。若止至善。則合體用言。卽一貫也。此可謂留心忠恕者道也。

物有本末節

註以明德、新民爲物之本末。知止、能得爲事之終始。謂是結上兩節。然細按文勢。當是起下兩節耳。此節是冒起下文。下兩節是繳足上意。所謂物者。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也。事者。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物字、事字。如此配合。不惟確切不浮。且亦工力悉敵。以國與天下並言。則國爲本而天下爲末。以家國並言。則家爲本而國又爲末。推之身心意。知亦復如是。是本末二字。有節節靈活之妙也。以治平對觀。則治爲始而平爲終。以齊治對觀。則齊爲始而治又爲終。推之格致誠正。亦復如是。是終始二字。有節節靈活之妙也。本末終始。既節節活。則先後二字。亦節節活矣。下文六箇先字。恰頂知所先。七箇而后。恰是知所後。一冒二承。天然局勢。又況知止一節。本從止至善句申說而出。對不過三綱領。而物有本末兩句。明係勢均力敵之文。不可強爲牽合。今以明新兩句爲物。猶說得去。若以知止一節爲事。

未免牽強天下豈有心不妄動可稱爲事所處而安可稱爲事者乎夫事字既欠安則先後近道皆欠安矣夫聖賢大道本如日月中天有目者既可對書而讀則有口者皆可據理而談學者苟能息心靜氣細會正文則此節之或結上或起下必有灼然能辨之者

格物格字

格者至也。來也正也。窮究也。又化也。格物格字註訓作至字。謂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一
字中已兼窮究與至兩意。而其訓致字。亦解作推極。推卽是窮究。極卽是至。則格字致字彼此皆可通用。
未免混而不切。因思格其非心。有恥且格。格則承之庸之。前人皆作化字解。格其非心者。化其非心也。有
恥且格者。不惟自恥。且能自化也。格則承之庸之者。言能化惡爲善。則進而用之也。然則格物之格。似宜
亦作化字解。化者融化也。事物之理。講究未精。則耿耿於中。不能融化。窮至事物之理。則融化而不滯矣。
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當使事物之理融化於中也。物格而后知至者。言事物之理。果能融化。而
後吾之所知。方造其極也。

當詳玩台子釋洪節

三綱領中。唯其獨重止至善。所以釋至善章。必引聖人作榜樣。如敬止。則引文王。明德之至善。則引武公。新民之至善。則合引文王。武王。皆取止至善中。能造其極之聖。皆考。徵。武公九十餘歲時。猶孜孜好學。自稱爲小子。虛心受教。是以證爲睿聖武公。觀曾子釋切。磋。琢。磨。瑟。側。赫。喧。八字。便可知武公學問之深細。井可知曾子學問之深細。假令後人註此。不過得其近似。安得有道學自修。及怕慊威儀。如此一番講解。便其中淺深次第。昭然燭照千古。大矣哉。曾夫子之造詣也。吾輩當銘心刻骨者也。

總訟章

格物致知是平天下起手工夫無訟則天下平矣故曰庭尉者天下之平曾子釋格致獨引此章大有深意況經文乃夫子之言故釋三綱領後亦述聖訓用子曰二字以爲之冠而於結處用此謂二字還作傳之體可謂尊師極矣原本止有一經九傳並無十傳一與九皆闕數一爲數之始十爲數之終一師一弟各出其論以成始成終也在洪範則用戴九履一以演治天下之大法在大學則用戴一履九以論平天下之大道細推至理精妙難言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訟大畏民志是使民無訟惟其平日用格致之功極其透徹所以能使無質之人不得盡其虛辭之辭此即使民無訟根本不旬便接此謂知本與明新之意毫無干涉

補格物致知章

格物致知乃誠意下手工夫。朱子因其失去，自撰一章補之。然細玩使無訟節，則格致一章固未嘗闕失也。蓋使無訟節，卽是釋格致。初非釋本末。此謂知本句。重在知字，不重本字。朱子認定偶用之本字，而忘卻最重之知字，所以誤指釋格致爲釋本末也。釋格致而獨引使無訟，何也？蓋天下理道無窮，進一層，猶有高一層者，猶之聽訟而外，尚有無訟一層，所以獨引使無訟也。學者推此念以致知，自然不滯於知，而

所致者極其靈變。推此念以物格。自然不膠於物。而所格者無不會通。曾子說到此。謂知本。不覺快然自得。作一複語。喚醒學者。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猶子張問明。說過可謂明也已矣。復將浸潤。廣受復說一過。然後推出這字也。且曾子所釋者。不過綱領條目耳。其外固未嘗釋也。朱子既言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則本末業已釋矣。何爲釋而又釋耶。若謂本末不可不釋。則終始亦不可不釋。何不更補一章。釋終始耶。唯其釋過格致。所以下章專釋誠意。而用特筆以爲之冠。不若後面純用蠅腳之筆也。經文具在。何不平其心以熟思乎。

大學當看幾處好惡

誠意乃明。新入手工夫。然其發端。即曰。知惡惡臭。如好好色。言修齊曰。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言治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由誠意至平天下。總不外好惡兩端。而於繁矩。則獨言所惡。猶言忠恕者。必言不欲。勿施也。所惡於上。節分明是不欲勿施程式。繁矩如此。方完得恕字分量。并完得忠字分量。而明新止至善。一以貫之矣。

天命之謂性註

以人性爲仁義。告子之邪說也。以之爲之。則性與仁義。皆屬後起。而去聖道遠矣。考亭極開告子之謬。而所註天命之謂性。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細玩以陰陽以字。即是以人性之。所以字無分別。又云。以爲使順五常之德。夫健順五常。仁義已在其中。爲健順五常。即是爲仁義。兩爲字亦無分別。又告子云。生之謂性。考亭謂。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合觀二語。一正一反。又似水乳交融。且天即在陰陽內。陰陽可以以之。則未以之先。必有無陰陽處所。又人物之理。必待天賦。則未賦之時。世間豈是無理之人物。如謂有以人物。即有此理。則萬理既足。何勞更賦一理。且誰幸而賦以人之理。誰不幸而賦以物之理。轉轉思。總不脫以人性爲仁義之解。所以然者。止因考亭誤解一命字。從源頭處看差。所以跳不出告子窠臼。宋元以後。諸儒立說。皆宗朱子。未曾將聖賢道理自己參究一番。所以亦跳不出告子窠臼。蓋天命者。即於穆之理。造化流行之德。寂然湛然。不假修理。故謂之性。夫子五十而知天命。知此天命也。天命二字。拆開不得。考亭以命字作命令之命。而以性之謂性連讀。則命字之中。自然露出後起形迹。生出以之爲之病根。走入告子一路。性學之不明。職是故爾。

中和位育即理即事

幼時讀吾之心正四句。大生疑惑。以爲吾之心正。天地亦正。豈吾心不正。天地亦不正耶。吾之氣順。天地亦順。豈吾氣不順。天地亦不順耶。天地將隨人腳轉耶。致中於桀紂之世。天地何以不位。致和於季冬之月。萬物何以不育。若謂獨言君相。何以云古今聖愚。本同一性耶。於是存而不論者。十餘年。一日偶閱釋典。見有一月三舟之喻。恍然若有觸發。一月三舟者。謂一月在天。三舟在水也。三舟者。謂一舟往東。一舟往西。一舟住而不動也。其往東者。見月亦東。往西者。見月亦西。住而不動者。見月亦住而不動。夫天上止一月耳。豈有往東往西住而不動之別。而就三人所見。實有三種不同。然則中和之有致有不致。則天地

萬物。亦有位有不位。有育有不育矣。天地萬物。固未嘗隨人轉也。致中於桀紂之世。天地何嘗不位。致和於季冬之月。萬物何嘗不育。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人病瘧。寒熱自受。如人賦命。貴賤自招。世間萬事皆然。何獨於位育而疑之。若謂。不過論其理。未嘗實有其事。則是聖賢直以大語欺人矣。余閱歷家年神方位。乃悟事理合一之說。蓋五方之神煞。即五行之生剋。不過理而已。然觀與造之家。誤犯凶煞。往往連喪幾人。則不獨有其理。而直有其事矣。所可異者。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也。南家之北。即北家之南也。同一塊土。而此犯彼不犯者。各就其所礙也。然則同此天地。而有位有不位。非各因其致與不致乎。所以惠迪則吉。從逆則凶。作善則降祥。作惡則降殃。即事即理。即理即事。各不相礙也。東西南北。不過暫立之虛名。並無一定處所。自有指東指西者。生於其中。即有犯東犯西者。實受其累矣。此處看得真切。方見聖賢真資本領。中庸之理。隨處皆是矣。

讀中庸要緊幾箇至字

第二章提出中庸二字。下章便說中庸其至。此第一箇至字。費隱章連說三箇及其至也。一步深一步。後遂言至誠至聖至德至道。篇末復一步深一步。說出無聲無臭。仍歸到至字。一篇脈絡。當如此看。

聖人天地不能盡道

恐人共道聖人無所不知。聖人卻有所不知。共道聖人無所不能。聖人卻有所不能。共道天地必無所憾。天地卻有所憾。非薄視聖人。天地也。其量止於如此也。皮日休撰孔子廟碑。初以天地日月陪起。繼即貶抑天地日月。謬矣。夫五官具備之謂人。德造其極之謂聖。聖人者。人類中之德造其極者也。取聖人二字。深思其義。必無過量之語。

莫載莫破

莫載莫破。雖分大小看。然卻是一箇道理。正以其大而無外。所以其中纖毫無漏。則言其小。正以言其大也。如優優大哉。節。雖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然所以贊其優優者。反稱其大。可以悟小莫能破之說。

君子之道四

君子之道。即五達道也。不言夫婦。非輕而略之也。以其難措筆也。蓋筆法同上三句。則不通。筆法同下一句。則語複。是故不如闕之也。左傳。鄭伯克段于鄆。謂不言出奔。難之也。亦謂難于措筆耳。坊本多誤解。

鬼神章

中庸最重誠字。獨借鬼神發端。見幽明合一之意。通章只是一箇鬼神。並無第二箇鬼神。首節虛言曰。其所以盛處。即在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上見。第三節使天下之人。絜承上二節。一氣貫到末節。時解獨將承祭節作祭祀之鬼神。其餘則每節一樣。將聖賢之實。支離曲說。止因首節註內。以鬼神爲天地之功用。說到承祭。不便謂受享者。即天地之功用。洋洋如在者。亦天地之功用。是故造就其詞耳。然欲枉屈孔子之言。曲就考亭之註。不免驅經從傳矣。

誠者自成成字

自成或字，疑是誠字，惟誠爲自己之誠，故道亦爲自己當行之道，看來直截，不惟本句之意明，通章之意亦顯。

道並行而不相悖

註謂此節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故將此句道字，看作四時日月，但細思子思意中，此節卻不是說天地，所謂道字，卻不是四時日月，蓋中庸一書，專爲發明仲尼之道，雖有三十三章，然其明言以推崇者，止有祖述堯舜一章，乃一部中庸精神結聚處，通章以仲尼二字領起，以下一氣貫注，三節句句說仲尼，並不曾說天地，末句不過借天地以形仲尼，初非果贊天地，猶之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句，不過借至誠以形其次，初非果贊至誠也，觀後聰明睿智，兩章皆言至聖至誠，其所謂小德大德，合之仲尼，則說得去，合之天地，四時日月，便說不去，可見第三節小德大德，俱言仲尼，而非言天地矣，首節歷敘仲尼一生之本領，末節借言仲尼學問之極功，次節辟如只須帶過，不必發揮，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言仲尼一身既合古今上下之全，自然立之斯立，動之斯和，君臣父子，雖爲鰥魚龍成若也，何相害之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言仲尼一身既合古今上下之全，自然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凡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無不泛應曲當，何相悖之有，由是就其分著者言之，則爲小德，如鄉黨中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皆是矣，就其會歸者言之，則爲大德，如夫子所云，吾道一貫，老少懷者，皆是矣，此惟天地乃能如是，今仲尼之大，一如天地之大矣，一部中庸，惟道字足以櫟之，一部中庸道字，足以統之，蓋別章道字皆大槩說，此章道字專就仲尼說耳，別章所言之道，止就一事一理言，獨此章揭出並行不悖之旨，則是將全部中庸之血脈，通前徹後之義理，一以貫之矣，大哉斯言，真一書中點睛之妙句也，奈何僅指爲四時日月乎，孟子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即並行不悖之說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曰，與治同道，固不與，亦並行不悖之說也，惟並行不悖，故舉直錯枉，能使枉直，仁智適以相成也，惟並行不悖，故有時忠難所不避，有時髮膚不敢傷，忠孝原無二致也，惟並行不悖，故唐虞之揖讓，不礙湯武之征誅，向父之鷹揚，不礙夷齊之叩馬，可以八年三過，即可以陋巷簞瓢，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則並行不悖之說，豈特中庸要旨，直是千古聖聖相傳之血脈，儒者所當奉爲學道之真傳者也。

仲尼至聖至誠

仲尼小德大德，即至聖至誠也，聰明睿知章，考亭原知承上小德，經綸大經章，承上大德，獨不思兩章說至聖至誠，其言止可合之仲尼，不可合之天地四時日月，即此可悟小德大德，帖仲尼說，至聖至誠，著仲尼講矣。

孟子志在用齊

孟子游梁時，梁國新遭喪敗，地方削弱，惠王父子又不足有爲，孟子所以復至齊齊，當時山東諸國，富強莫過於齊，孟子自謂抱此奇才，必有曠代知遇，所以初次相見，即以保民之說傾懷告之，妮妮至一千三百餘言，後見趙之義戰，所以證論雖陳，無復難時與會，然猶因事納忠，不遺餘力，而王志氣皆憤，寢

如充耳，孟子甚爲不滿，章芥寇仇之語，未必非有激而云然也，至問卿一對，不悅之意，見於詞色，已伏焉，騷然思審處，畢竟不忍舍世齊齊，更求遇合，止因前此著意在齊，非一日耳，夫好勇好貨，好色，君德之累也，然孟子未嘗面折之，反從而獎勸之，亦不欲輕拂其情耳，至於臨財之際，尤屬介介，如季任之幣，儲子之幣，宋薛之餽，孟子無一不受，獨至富強之齊所餽，反不受，即其居客卿時應得之祿，亦不受，斯其厚自植品，欲以結齊王之心者，深矣，又豈惟爲一身計，如此耿介，即當公事所在，如齊國兩遭游飢，其櫛王發棠者，不過初次，後即引嫌以謝絕，誠恐盡歡竭忠，於將來之行道有礙耳，迨留既久，始終一暴十寒，不得不思變計，故致爲臣而歸，其言歸也，非其歸也，蓋欲激之也，誰料彼昏不知，還爾送別，然猶遲遲未行，所以齊王復有中國授室之說，隱然置之閒散之地，是以不得已而宿於晝，要回三宿而始出也，即出晝而後，用齊之心，猶然未已，故方曰浩然，隨曰雖然，隱隱於王之庶幾改也，迨至出境既久，行旌及於休地，乃曰，久於齊，非我志，夫豈由衷之論哉，聊自解嘲耳，嗟乎，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識人高張，賢士無名，尼山大聖猶空老，何況其他門下人。

萬章欲以不見諸侯推尊孟子

孟子一生，游於齊梁宋薛鄒滕，所見諸侯多矣，究竟一無所遇，與不見同，其在梁也，二十七年，在齊又七年，三十四年中，得見梁王者，不過數次，見齊王者，不下二十次，志趣皆不相合，其言貽計從者，惟一滕世子，然而井田之法，制未施，叔補之遺封已喪，此係孟子所目擊，當時必有歎息痛恨於無如何者，迨至白髮皤皤，訖無成就，然後言歸故里，此時何等淒涼，萬章輩尊重其師，欲令垂聲名於後世，故仍以不見諸侯之高節，煇耀孟子於千秋，是以有荅陳代之不可枉己，荅公孫丑之不見荅萬章之往見不義，荅陳子之所就所去尊章，此著荅者不言之微意也，曾謂讀孟子者，而不可不知乎，○滕世子亡時，同於黎侯失國，雖復有人追而證之，文公之稱，孟子沒後，萬章輩之私證也。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乃考亭一人之解，古來從無此說，考亭謂周正建子，較夏正當差兩月，故謂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謂改年即改月也，不知商周雖有建丑建子之典，而年月從未變更，不過建子即用子月，建丑即用丑月耳，國家大事，莫如新君即位，太甲初立時，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伊尹歸政時，則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此年月不改之證也，至若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非周時乎，若依考亭之說，則建子之年，已增出二月，從前建丑，又增一月，共多三月節氣，周詩當云，正月維夏，三月徂暑矣，後來秦以十月爲歲首，不將寒暑倒行乎，蔡文定公沈乃考亭之增，又爲入室之徒，然力辨改年改月之謬，可謂能發後學之隱，至於孟子所謂十一月，從桓成十二月，與梁成，恰是農隙之候，考亭又註作九月十月，夫九月十月，正農場納稼之秋，農夫刻無寧晷，先王偏乘此極忙之時，迫以建造橋梁，謂非不諳世務，殘民以逞乎。

管仲是王佐之才

王伯之辨存乎心術之公私。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管仲所爲大半近於王道，以爲專用霸術，過矣。管仲初相桓時，尚有高國二卿，未嘗專任管仲。桓初入國，即欲修兵，仲諫不從。二年，仲諫伐宋，公又不從。果敗于宋，公欲以勇授仲，仲諫不從。明年，仲諫伐魯，公不從。果爲魯敗。四年，公欲以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從。魯公乃去圍五十里，爲關請盟。仲又諫，公仍不從。既而魯果劫盟。五年，公欲伐宋以救杞，仲力諫爲不可。於是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秋，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儀以封邢。又明年秋，伐衛，又用其謀，城楚邱以封衛。初，桓公志在用武，因仲力諫，故兵不輕試。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不其然乎？桓既尊信仲，仲遂勸公捐地以存三亡國，而四鄰睦。又勸公輕諸侯之幣，捐關市之征，遠近悅服。乃令四民各務其業，不得離處，誘尊君親上，孝友睦姻之務，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義，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其後，狄人不量力而伐之，諸侯救齊伐狄，仲以獲於狄者，盡散諸侯，使各正其君臣父子之位，由是齊之威威四達於天下。故孔子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甚矣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則當時治齊功績，豈子路所能及，向使得遇湯武，必爲伊、傅、周、召之流。向使在齊宣之世，沈同問以伐燕，必勸其輟戈息甲，決不使兩國俱敗，殺及數十萬生靈，乃會西於子路，則以爲先子之所畏，於管仲，則然不悅，惟恐玷辱，曾西豈實有此言哉？後人讀孟子者多，讀三傳、古史及牧民大匡，通鑑者少，不免習於見聞，隨聲附和耳。

沈同問伐燕

沈同以其私問，則非奉王命可知。然私問在伐燕，亦必王授之意可知。孟子不料及此，所以將可伐之故，大暢其說。王聞此語，正中本懷，而伐燕之計遂決。迨五旬而舉後，孟子即萬語千言，其肯聽乎？卒致燕人報怨，大敗齊師，向來八百之蓄積，盡收入於燕，使居移氣，養以體之，王子僅以身免，皆因沈同一問使然也。向使孟子當日想到沈同是王臣，告以一齊之不可服，則伐燕之計，未必不惕於此而中止也。惟其必欲沈同再問，故致後來數番血戰，使百萬生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暴於黃沙也。所可疑者，沈同問孟子時，決不自言非奉王命，若不言非奉王命，何以定其爲私？細思其故，想燕人畔後，有人歸告孟子，故將此章反置在燕人畔之前章，首先伏以其私三字，以其私者，有心之筆也。

許行不足與辨

許行一章，絃在問井地後，以爲彼之遠來，將欲擾亂滕國，陰懷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不得不與辨論，故反覆開導，滔滔寫至一千一百餘言，而後異端之徒，不敢肆其邪說。孟子大有功於名教，及至細按許行來歷，不過負販自活，一字不識之鄉農，與之言舜、禹、孔，彼不知爲何物，並非孟子敵手，并不成其爲異端。縱彼日叩首於君前，勸之並耕諸侯，王決不信從，所以極其伎倆，不過騙得一箇陳相，觸惱得一位孟夫子，安在其能亂政哉？況君子野人，本天然兩途，固非孟子所能分，亦非許行可以壞。孟子則此迂談，止應付之一笑，不必與之交談，譬諸穿窬小竊，一吏足以捕之，何勞與師動衆和煩，諸葛孔明謂之好辯，良信事之有無，不必論也。

什一而稅古今不同

人知三代時皆什一而稅，不知三代時之什一，非後世之什一也。當時，阡陌未開，餘地多於田畝，岸塍池沼，室廬正墓，槩不起租，故名雖什一，實則四五十分中取及一分。暴秦開阡陌後，此種餘地，盡入版圖，故曰：秦人收大半之賦，非謂十分中反取五六分也。後世尺土必糧，正賦而外，耗贈甚多，官長胥吏之所費，一石之糧，民間或費至二三石。若什一而稅，已民不聊生矣。西漢文、景之世，有唐、德之朝，皆三十而稅一，豈三代時之薄歛，反不及漢唐乎？後儒未加深考，不以十分取一爲虐政，反以十分取一爲善政，使三代薄歛之風，不復行於後世，皆萬章輩大駱小駱之言誤之也。一語訛傳，萬年流毒，其斯之謂與。

寓兵于農

寓兵于農，先王之政，然宜古不宜今也。後世行之，必致大亂。人惟各專一事，則彼此俱精，業在田間，何暇披堅執銳，身居行伍？安知水耨火耕？若一身兩用，則農家耒耜鋤耨，外尚當兼備弓矢矛，無餘力有所不及，即使勉強爲之，必致兵不成兵，農不成農，器械不成器械，處處田地拋荒，在軍懈惰誤矣。況後世人情叵測，若田野小民，授以殺人之器，教以殺人之事，則兵刑之禍，中於人心，攘奪之謀，沿爲風俗，窮鄉僻壤之中，皆有爲盜作奸之具，當其無事，惟有縱犬擊鷹，椎牛發豕，一旦有急，不致四散遁逃，相聚走險不止，若必師其遺意，止可用其法於屯田，但使爲兵者乘隙而耕，以寬小民之賦，勿使爲民者藏戈於室，以作禍亂之階。

孟子弔陳心

孟子每見齊王，必因事納忠，告以治道。齊王從無一件大事與之商榷，獨遣其出弔於絕無關係之小國，其所借行者，又是話不投機之人。孟子必有大不懷於懷者，然而不拒王命，卒以長往，何也？夫固爲後此行道計，以故重違其志也。蓋此章與公行子章截然兩意，公行子章，獨鑒右師，此章所惡，重在齊王。意中深恨弔陳之舉，所以絕口不談其事，章內明明說：未嘗與之言行事，又云：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則孟子之情，昭然吐露矣。註謂：孟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正因不肯窺見隱曲耳。

樂正子從子敖二章

兩章止一事，據情而論，似宜合爲一章。樂正子本高弟，彼借子敖，不過無心之失，鋪張二字，聊爲一嘲，非切責也。況以孟子視子敖，或同冰炭，若旁人觀之，何關得失？陽貨之惡，十倍子敖，然夫子見之，隨問隨答，略不介意，正所謂座中有妓，心無妓也。分作兩章，似少餘地。

濟人湮洧

子產之治鄭也，因有封洧，庶井有伍，其於橋梁制度，極有經緯，乘輿濟人，不過偶然一事，決非不設橋梁，專靠一車兩馬，此章不過欲發明爲政之大體，不是專意譏毀子產，況洧、洧二水，考之水經，相去甚遠，濟人止可一處，今混言洧、洧，亦莫須有之事。

陳仲子

中並無驅逐之義。猶之世俗收藏物件。但曰安放在某處。豈曰驅逐在某處耶。然則舜之封象有庠。是安放象於有庠。初非放逐其弟。伊尹放太甲于桐。是安放太甲于桐。亦非放逐其君。孟子謂。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故謂之放。則安放之義。孟子固釋之詳矣。至於太甲。則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較諸舜之待象。更加恭謹。其中豈有放逐之義。世俗心靈氣浮。動云伊尹放太甲。致使有商元老。枉蒙篡逐之名。後代奸雄。致藉口伊霍之事。豈非識字之未精乎。

擴充之說最宜詳味

孟子七篇中。其引進後學。深切著明者。莫如擴充二字。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皆明白曉暢。使人易於入手。此即致曲之說。所謂因其善端發見而悉推致之也。

儒門不可無靜士

朝廷之上。貴有諍臣。家庭之內。貴有靜子。然則名教之中。豈可獨無靜士乎。宮牆無靜士。則諂諛逢迎之弊。中於學術矣。蓋世間唯兵奴於主帥。賤婢於主母。乃唯諸惟謹。不敢自參一說。若東髮受實。爲孔顏弟子。則詩書中事。乃本分中事。雖不敢放言高論。亦何妨彼此發明。悠悠天下。求其卓然自立。不屑以順爲正者。蓋亦鮮矣。

質孔說校謄

告聖廟文一百一十二行。本原誤。原二百一十一行。原字誤。

上卷一〇頁十一行。有誤字。

一一頁十四行。作不誤。原

下卷目次二頁十一行。原字誤。

一八頁一行。原字誤。

一八頁十一行。原字誤。

二三頁九行。原字誤。

二四頁十五行。原字誤。

二六頁四行。原字誤。

二九頁四行。原字誤。

三二頁五行。原字誤。

三三頁三行。原字誤。

三六頁十行。原字誤。

質孔說 校謄

四一

三九頁十四行。原字誤。下

四〇頁五行。原字誤。下

質孔說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上卷六頁七行。原字誤。

九頁十三行。原字誤。

下卷一五頁十五行。原字誤。

二四頁一行。原字誤。

三〇頁一行。原字誤。

三四頁十一行。原字誤。

三九頁七行。原字誤。

質孔說 續校

四三



困學錄集粹

張伯行著

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者師杖師載梓校事。郵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為始。復性為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為準的。拳拳然服膺不懈。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為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招之來學。督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待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有所聞。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聖祖仁皇帝及今皇上。春遇之隆。始終一德。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為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上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為濟寧道時。值歲饑。蠲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為中書游歷內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遺。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為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

莫不以好善為心。先生見人。則助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貲。月三四至。躬為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為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為如斯也。或以為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與則直動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尚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氣。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體。俗子徒以其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濬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幾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亟。詞之切。總不外自為聖賢。與勉人共為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差標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

雍正四年五月五日。受業漳浦蔡世遠謹序。

尹序

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經術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蓋其著書立說。散見編摩。又近幸鄰封。得諸身。被之口也。竊仕後。得悉儀封張清恪先生德望。每以未見遺編為憾。嗣官維揚。獲交仲君西銘。幸讀先生已重錄近思錄集解於安定書院。與小學集解。並授揚人士。今西銘復以困學錄集粹視余。且曰。先生一生精力所存。賢者閱之。自當水乳。余反復由繹。喟然歎先生之學。純粹以精。而其闡世之苦心。更深切而著明也。開卷云。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提綱之旨。入手之功。微始微終之道。程朱嫡傳。於是乎在。至於開異學。祛俗學。大聲疾呼。閱達人之。遷於空虛。病庸流之溺於私利。不憚言之長。詞之複焉。凡為學者。宜知返哉。以先生躬行心得之實。詳加體認。必自立志始。知困而能學。能學則不困。端其本。既其實。庶乎有恥有為。賢聖可希。而顯微無二。不至役役終身。與草木同朽矣。於戲。草野之中。元氣常足。朝廷之上。正氣常伸。先生之志也。夫元氣之足。不外體仁以長人。正氣之伸。要歸敬事而後食。先生講之有素。宜其利澤及民。風微表著。歷久而彌新乎。蔡宗伯嘗親炙先生。所為諸書。而詳與。蓋先生之學。與陸稼書同。而遇則獨隆。故其究於用者異也。余承乏中州。儀型在望。而西銘志副。政績報最。行且擬武南邦。先生所自勉以勉人者。願共勵焉。

以維持之。吾故知天之生是人，蓋爲道謀，非徒然也。予獲交於先生，相知最深，讀是集，嘗思發明其旨。今嗣子醇以序文請，適與素願符，乃不敢辭。醇文公云：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世之學者，求幾於道，其以是集爲船與楫可乎？錫山嵇曾筠撰。

稭序

夫人生而不讓聖賢者，本體生而遠遜聖賢者，工夫雖知行等級不齊，若下學之工夫果足，則天命之本體自完。學始困而終不困，以入孔孟之堂奧也，無難。是清恪公張先生困學錄集粹一書，豈非學之標準乎？予嘗謂千古聖賢，即有生知安行之資，猶當下困勉工夫。吾夫子天縱之聖也，而自道則曰：「好古敏求，日多聞多見。」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見從來無討便宜之聖賢。」而學者顧欲避難趨易，耽逸辭勞，因循玩忽之錮習，中於柔懦之心胸，而不可解，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聖言豈欺我哉！天下有豪傑而不聖賢，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退健先生撫我三吳之日，毅然臨大事而弗疑，坦然處艱危而無懼，瞻風采者咸嘖嘖稱贊曰：「此非豪傑之士不能爲，而孰知其氣之不可撓折，皆自平日乾乾惕厲中來也。」謂爲聖賢之徒，豈予阿其所好。

本朝正學，前有陸稼書張武承兩先生，今與之鼎足而立，嗚呼！天之生是人也，豈徒然乎？先生曰：「瓜必先苦而後甘，學必先苦而後樂，有味哉！其言之也。」而今之爲學者，往往反是，志不期於遠大，區區從事章句之末，苟且以取名譽者，無足論矣。若陸象山王陽明，其爲學畏繁難，樂簡易，欲一蹴而幾於大道，稽其宗源所自出，大抵不外禪家討便宜之法耳。當象山時，幸有朱子辭而闢之，故人信之者半，疑之者亦半，而陽明之學，爲害更烈於象山，世無朱子，曷能辭而闢之哉！嗚呼！道之大原出於天，豈不自爲愛惜，而必有

自序

知之數三，生知尚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即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愈思，愈思而愈奮，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戒，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乃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既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亦薛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先生居業錄之遺意云爾。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之功始。余以此自勉，願與天下共勉之也。

天運二字是箇定盤針。雖世運有升降。遭遇有常變。天運二字。總移易不得。能與流俗日遠。而後能與聖賢日親。惟與聖賢日親。自然與流俗日遠。道之在天地間者。無時或息。學者體道之功。亦當無時或息。不勵行誼。而惟慕富貴。安得有真人品。

士君子須是有守。然後能立品。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盡。歇腳不得之意。

存誠自不妄語。始。不安語三字最難。其功夫在乎主敬。

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心。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功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

常將讀書錄潛心玩味。學問自然日有進益。蘇氏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豈不快人心目。只是心術不正。故議論往往與道理違背。觀其爲武王非聖人。指伊川爲奸邪。可以窺其心術矣。

學者恪守程朱。是入聖賢的大道。汎濫諸家。便錯走了路頭。所以學貴知要。

太極圖說只言氣。而理在其中。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斯君子矣。爲人而學。爲己而仕。斯小人矣。

同其婉曲。意甚嚴正。方是困子淵的氣象。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以待人者用

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則度量不弘。

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

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發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足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

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即爲豪傑。豪傑自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

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

守之愈固。

人生須向道理上講究。方有著力處。道理須從身心上體貼。方有得力處。若不向道理上去。只是虛生。不

向身心上去。只是空談。

六經所載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夫子刪定纂脩六經之功也。若

六經不得夫子纂脩。後之學者。雖欲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孰從而求之。斯道當不至今日始

困學錄集粹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河干公餘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

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

讀書須是體貼在自己心上。則讀一句。得一句之力。讀一章。得一章之力。方爲實讀書。方於自己有

益。若不能體貼。則書自書。我自我。雖讀萬卷。亦奚益哉。

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

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

爲學須是進進不已。教人須是循循善誘。

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

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

循天理三字。是學者第一義。

絕矣。

學者須是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為外物所搖奪，自然日有進益，如該頓悟，便是真學。古人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學者當各審一道於座右，以自警者。

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聖賢看道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之傳，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

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懈，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責人密，自治疏，可不戒哉。

天以氣生人，即命人以理，理不在氣之外，人人得氣以成形，即得理以成性，性亦即在氣之中。

中庸一書，不是說道之本體，就是說道之工夫。首章言道原於天，而君子體之，末章言君子體道，而即合乎天。中間言道言德言誠，皆本體也；言學問思辨行，言擇善固執，言尊德性，道問學，皆工夫也。學者於言本體處，當體認親切，於言工夫處，當著實用力。

君子循天理，仰不愧，俯不怍，舉止自如，故常泰。小人徇人欲，勢必趨利，必附盛氣所形，故常騷。直者一事不敢徇人，廉者一介不敢自汙。

太極即是天理，君子脩之，存天理也。小人恃之，凶，遠天理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復乎天理之本然矣。

學者須是常存敬畏，自然日有進益。敬則格於謹，見善自勇於為，畏則戒慎恐懼，不善自不敢為。從來大業，須從戒慎恐懼中做出，誠觀堯舜孔孟，皆不自足，兢兢業業到老，是所以為堯舜孔孟也。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不為君子，便是小人。不循天理，便循人欲。中間更無中立去處。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為先，以綱常名教為重，以孝弟忠信為實，以禮義廉恥為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入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為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為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

凡遇事須安詳和緩以處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錯。蓋天下何事不從忙中錯了，故從容安詳，為處事第一法。

天下無不學之人，而學各有異。農學為耕，工學為藝，商賈學為轉移貿易，皆用以營連衣食，謀利者也。士學為聖賢，則為修齊治平之事，行道者也。若止習為科舉之學，務為利祿之圖，則與農工商賈之學，無以異矣。古人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何以稱焉。

古人讀書，學為聖賢，故其所謀者，皆修己治人之事，以之居官，則澤被天下，聲施後世。今人讀書，學為科

舉，故其所務者，記誦文辭之末，以之居官，為身謀耳。為家謀耳。於民社漠不相關，無怪乎天下踐儒術之迂疏也。讀書者，必學為聖賢而可哉。

每思慎言，而言之妄發者甚多，皆是心不存之故。何以存心，曰主敬。

上生今日，仁義道德之旨無聞，聲色貨利之習日滋，僅有能淡於勢利之途，超然於富貴功名之外，日取古聖賢之書，而研究之，是亦聖人之徒也。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亦最難分辨。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但就孔子所論君子小人處，一一較量，細論之，則君子小人，自難逃洞鑒。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又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又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凡此數段，處已待人，存心制行，應事接物之道，皆在乎是。觀人者，以此而人不能掩，自脩者，以此而已亦難自昧矣。

胡敬齋曰：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於人，亦不可要求於己。夫要求於人，是鄉愿也，要求於己，是異端也。不求於人，不求於己，這纔是中庸之道。這纔是中立而不倚。

凡人聞譽而喜，聞毀而怒，這便是私心。蓋毀譽未可盡信，亦顧其非何如耳。若譽之而是耶，祇以道其實，若譽之而非耶，則以增我之愧，何喜之有？若毀之而非耶，固無損於我，若毀之而是耶，我且得因之而知改，又何怒焉。

道也者，日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世有明之行之者，而道不加益；世無明之行之者，而道不加損。然論語曰：人能弘道，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則道之有賴於人也明矣。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緝熙敬止，武之敬勝義勝，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周子之仁義中正，主靜立極，程子之知行並進，朱子之主敬窮理實踐，此千聖之真傳，萬古不可易者也。

程子曰：君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字。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曾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己矣。可見誠是作聖之基。薛文清公亦曰：一誠足以祛百偽。故學聖人者，當自存誠始，而存誠又自不安語始。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敬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可見學者用主敬工夫，須是有嚴肅的意思，亦要有舒泰的意思，蓋非嚴肅，則無以立其防，非舒泰，又恐過於苦。

朱子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經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蓋學貴心得，徒事記誦，則不足貴矣。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上蔡為玩物喪志也。然其為人誠篤，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又非人所能及。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

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更最得程門教人之綱領故明道歎後來楊謝二君獨有長進

或問朱子曰延平靜坐之說則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會靜可見靜坐理會道理與佛家靜坐要便此心如枯木死灰者相別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動而不知讀書亦不能見得道理所以朱子說居敬窮理便兩足俱穩熱如何看得道理出但知靜坐而不知讀書亦不能見得道理所以朱子說居敬窮理便兩足俱穩朱子曰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可見學者功夫要自己去做但得師友之助則易爲力耳若全靠師友一旦無師友之助其不至於墮落者幾何李先生問道雖資師友後來功夫却是自己用得到得積聚功深涵養純熟辟面叠背自不可及

孔門學脈求仁爲要孟氏學脈集義爲先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涵養省察之功於此爲切

偶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因念人生光陰有幾豈可虛度

來知德曰公卿難到聖賢可學予謂來先生未免猶有羨慕公卿之意若真有爲聖賢之志只應曰公卿易到聖賢難學從古以來幾世沒一箇聖賢公卿卻是日日有的公卿時至則爲之聖賢卻是日日要做直無一時刻可以寬假得的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吾人爲學須是朝乾

夕惕日有孳孳不肯稍自寬假其見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這纔是真實用工夫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此特論其理耳君子原不因有慶而始爲善不因有殃而始不爲不善只是見得道理合當如是原非有所冀倖而然也

易曰夫子制義從婦人也自古國家之亡多由於婦人而實由於夫子之不能以義制之

尚書每言欽哉可見千古帝王相傳之心法不外一敬

禮記曰君子非儉撙節退讓以明禮則能言不離飛鳥猛獸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子曰不學禮無以立然則人欲自別於禽獸安可以不學禮

不知有心便是放縱覺心放便是收求放心無別法只常惺惺便是故功夫惟在主宰

居業錄云參同契欲開雙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愚謂世之自私者但學此術以養一身之私

猶可也甚且以爲天下之理已盡於此是使聖賢大中至正之道竟等於異端術數之私其爲世道人心害也豈淺鮮哉故不得不急爲辨之

居業錄云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

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用易明白中正廣大周備詳悉非二書可擬今之爲異學者假參同契陰符經以爲朱子晚年所得之妙且援引易理以爲與之相同是舉聖賢之所學悉歸於異端豈知聖賢之學自有全體大用在固不同於空虛無用者哉

居業錄云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而存以此存心害道甚矣今人以以此存心併以此爲道豈不可哀

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後人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

凡人居家須常令有不足處方好國家體其萬變而缺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亦守謙之道也師道立而善人多師道不立欲致治無由吾鄉學使惟山右張先生諱潤民者公正不阿不通賄賂不徇

情面雖有善於營求者亦無所施其巧至今人猶樂道之嗚呼安得盡如張先生以之風士習乎

陽明曰無善無惡之心之體有善有惡之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吾謂有善無惡之心之體有善有惡之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堯妻舜以二女其說紛紛皆據史記謂舜爲堯同族羣從元孫也則二女爲舜同族姊妹矣何其敢於誣聖也使舜爲堯之族孫堯必不以二女妻之使二女爲舜之族姊妹舜必不以爲妻儻有是事亦何以爲堯舜或曰史記之言不足信乎予曰史記之不足信者亦多矣不必他引即以舜之事言之昔陳轅

殺舜在其初年堯之舉舜在克諧之後金仁山以爲孟子當時不辯萬章之失其意不在於辯世俗他

說之迹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見其爲人倫之至耳而又何疑於妻舜二女之事哉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莠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德也予則曰惡陸王恐其亂程朱也

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貴淫人富謂之殃予觀今之爲富不仁者不知爲天之殃之也而侈然自恣良爲可歎

古人稱兄弟爲雁行謂其行次不亂即長幼有序之意也今之爲弟者或坐居兄上或行在兄前視不爲怪反鴻雁之不如矣

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案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

即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其此理也使見

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桓弓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皆崇本之

論爲世之專尚繁文而不戚不哀者言也

國學集粹 卷之一

一

周子極力說箇幾字。便有教人審幾之意。若幾之不審。安能便有善而無惡。此正周子喫緊爲人處。且其圖正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正教人由正路而行。勿流於旁途也。

或問妒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多妒嫉故字旁從女明其非繼眉丈夫也今世見人有才則妒其才見人有德則妒其德見人有位則妒其位以丈夫而爲女子之行豈不可恥究竟有才有德有位者終不以是而加損所謂小人枉自爲小人

學者莫貴於能謙。莫患乎自滿。自謙則惟日不足。故常欲然而若歉。自滿則以深爲高。故常侈然而自足。爲人要誠實。存心要謹慎。學術要醇正。品行要端方。操守要清廉。任事要勤敏。此居官之急務也。

天下惟不欺最難。而人每易言之。須是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方成得箇不欺。豈易言哉。

吾心只有一箇天理。尙不能存得。更做甚麼人。明道先生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吾人爲學。當隨時隨處體認天理。然非讀書窮理。洞見本源。天理二字。卻從何處得來。

佛達輕浮之輩必非佳器而厚重少文之士每多實行故實心做學問的人。畢竟敦樸者居多。所以夫子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欲天下得治。須是慎簡天下之督撫。慎選天下之學臣。教官。慎簡督撫。取德望素重。才守兼優者爲之。必能潔己率屬。綜名實。公黜陟。懲貪墨。絕饋遺。則大法而小廉矣。慎選學臣。取公廉寡慾。崇尚正學。文行

並茂者爲之必能整躬端範抑奔競振孤寒絕苞苴之路開公正之門則士氣奮而士品端矣慎選教官取品行端方學術醇正操守清廉者爲之必能飭廉隅崇實行訓禮讓廣教化則家敦孝弟之行俗

遠望於之風矣。

世之學者以名節不足檢以放縱爲無礙天下自此無人品矣。道須學。學須講。有不啻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學之士。爲世誦病。豈盡世之尤哉。毋亦學者徒慕其名。而

實不虛。徒聽其言而行不逮乎。

人既生在世上，做一箇人，自有箇做人的道理。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那一件不有箇至當不易之理。若要於彼之一身，求盡其道，當於這理上，去下工夫。若不然，則終日一事無成，而心已耗矣。此

過一世。

足以安壺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頗爲若謀耶邑令感其言乃重爲資理殷廩予既歎先生之知所重又歎邑令之勇於爲善也今之學士大夫見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安壺莫然絕不爲念而於音里尤

困學錄集粹・卷之一

一三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夫天地者，至公

1 代

無私也。人只有私心。便與天地相隔。故不能令天地萬物爲一體。若去得此心。何大如之。鄧元錫博覽經史。有志爲己之學。時心學盛行。學重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元錫真得修身治心之法矣。學者誠能修九容。慎九思。卽是入聖之基。

慎九思卽是入聖之基
劉彝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取文不以體用而尚聲律浮華則風俗偷薄若今之文不止尚聲律浮華而兼尚詭異險僻矣不止文尚詭異險僻而司文衡者命題亦尚詭異險僻矣主司以此難士子士子

子以此迎合主司。吾見相率而入。於觀對。附錄之。子以此迎合主司。吾見相率而入。於觀對。附錄之。

天下無占便宜的聖賢人。皆好豐我，從舊山僧云：人情如紙薄，世態似雲空。作文章須是讀書明理，躬行實踐，使義理熟爛於胸中，然後發爲文章，自然真切透快。今之作文者，直如戲局，喜者必笑，哀者必哭。此人情也。而戲場則不然，本無喜也，而故爲笑之狀；本無哀也，而故爲哭之狀。特假借摹擬耳。今之作文者，何以異是？

惟敬可以勝怠，惟勤可以補拙，惟儉可以養廉。

近日學者病痛惟在一和字不能拈得拈去故雖曰精義

義此是今日學者最切要工夫。從此用功。學問不難。予往居京師。每逢朔望。見富豪之家。多持饌赴前門外。買鳥放生。小人競取之以射利。夫放生好事也。而使人競取之以射利。則鳥之得全其生也寡矣。是放生適所以戕其生也。何如我不放生。使人亦不取之。其所全者大也。或曰。信如子言。將以放生爲不可乎。予曰。但可偶一爲之耳。見物之不獲其所者。明有可生之機。而不能自遂。吾從而放之。則物之命既有以保全。吾之心亦借以懋快。此仁者之事也。

即孟子所謂不忍人之心也。人須於每日平旦時常自思曰：我之存心果無刻薄乎？我之行事果無乖戾乎？我之責己者得毋太恕乎？我之責人者得毋太苛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日行之，當自有進。

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清淵學鄒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議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白黑。可以無歧趨之惑矣。

賀相國逢聖乞餓死事小家中沒餓噉等用米廩發月給之餼自給。一事之于本宅無生事之虞，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通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船，其或以非意相加，則加誠子孫閉門謝過而已。夫本分之外，毫

困學錄集粹卷之二

河干公餘

河干公餘

天下極富者。使人稱爲富人而止。極貴者。使人稱爲貴人而止。工詩者。使人稱爲詩人而止。工文者。使人稱爲文人而止。獨是身任道統之傳。使人稱爲聖賢者。落落天壤。曾有幾人。故天下富人貴人詩人文人不可勝數。而聖人贊人每不易得。此夫子所以致歎於未聞好學也。

謹言慎行須從主敬中來不然而徒求之言行恐終無捉摸處
中庸言君子戒慎恐懼又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惟其戒慎恐懼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此非體道之深
者未足以知之

孟子泰山巖巖氣象是從善養浩然之氣來

作德日休爲善最樂常置此八字於胸中發有不無附驥人

學聖賢者自科聖賢之不可不具。心
事如青天白日。立品如光風霽月。這纔
是儒者氣象。

先儒謂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執權衡以度輕重，今之學者，全不知道如何辨是非，故曰：「何怪乎是非之莫辨哉！」

魏莊渠曰：萬分廉介，不過小節，半點貪汙，便成大惡。可爲居官律己之戒。

人於外物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

陸稼書曰：今日吏胥之舞法，亦既屢申飭矣，而舞法者自若；守令之貪汙，亦既屢申飭矣，而貪汙者自若。豈非舞法貪汙者，未必盡發覺，發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爲貴者也。愚謂貪汙者，固當嚴誅，而激濁莫先於揚清，尤當旌善類，獎忠直，使正氣昭明，道之儒，剛介端方之士，皆有以振勵其志氣，不至爲小人所排陷，則人人將鼓舞於功名，相率爲正人君子之行，而不肯流於小人之歸矣。彼嚴以誅之者，亦不過使貪汙者有所畏而不敢爲耳，與其使之有所畏而不敢爲，何若使之有所恥而不肯爲？

要學聖賢，別無他法，須是事事循天理，念念遏人欲，實實做去，一切窮通得喪吉凶毀譽，聽之自天，任之於命，毫不可動其心焉，斯庶幾矣。

曹月川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口，目不觀非聖之書，口不談非聖之言，未嘗一日閒也。羽翼經傳，既有功於前賢，成就人才，復有功於後學，上足以繼鄒魯之盛緒，下足以續濂洛之正傳，宜其聲靈播二州縣，教起人尊師重道之思也。

凡人性情蠢蠢，皆氣爲之也。惟聖賢能以理制氣，學者於事物之來，有逆於心者，能以理勝之，而不爲氣所役，庶乎去聖賢不遠矣。

日間少接幾箇閑人，少說幾句閑話，少做幾件閑事，時時以古聖賢嘉言懿行，陳列於前，觸目警心，庶其有益乎。

元成宗即位，詔蠲田租十之三。浙江省臣言：江南貧民佃富民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他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詔從之。吾鄉前年曾蠲錢糧十分之五，予亦照數免其佃戶，而富室有田之家，多以予爲過舉，安得建言君子，條陳於上，立爲定例，以惠窮民乎？

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也。自己氣質，尚且不能變化，更說甚麼學？

蘇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識者，必不多言，惟見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予曰：求謹言，當以此語爲戒，而究不能謹，乃知謹言之難也。

張橫渠云：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此可爲編書之要訣。古人著書，或有關於世道人心，或有關於身心性命，斷非漫然而爲之也。若編書不先定其規模，而汎汎寫過，漫無成見，殊非古人著書之意。有豪傑之才，必有聖賢之學，二者相濟而爲用者也。有豪傑之才，而無聖賢之學，祇成其爲豪傑，有聖賢之學，以敘豪傑之才，斯成其爲聖賢。天下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

寡欲是養心入手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去聖賢爲不遠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故朱子論用功之要曰：敬義夾持，知之真，則行之必力，行之力，則知之益固，故朱子論用功之要曰：知行並進。小人之所以見用者才也，小人之所以壞事者亦才也，小人無才，如何能動得人？故一才一藝之長，小人或有勝於君子之時，有國家者，不知而誤用之，鮮不敗事。

學問須猛進一番，方有長進，覺得向來氣質不好，便須勇猛變化，一躍躍出，再不復作，此是何等氣象？若今日是這樣人，明日仍是這樣人，因循怠惰，如何得長進？或問：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守此五者，其庶幾乎？

居官者，以國事當家事做，決無有不忠者。

司馬溫公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體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悞乎？程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彰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荀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

天地間，只有這一箇道理，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自天所賦予而言，則謂之命，自人所稟受而言，則謂之性，其實非有二也。

自仁義禮智爲人所同稟者而言，則謂之性，自其仁義禮智爲人所共由者而言，則謂之道，性也道也，非有二也。

自仁義禮智渾然全具者，則謂之性，自仁義禮智隨處發見者，則謂之性，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而統之者，則心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人有禮，則日在天理上行，事事循天理做去，那得不安，無禮，則日在人欲上行，事事徇人欲做去，那得不危。

幼子當戒，戒蓋幼子之心，本無不誠，習於偽，則偽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司馬溫公幼時，偶有僞言，其父誡之曰：小子敢誑語耶？從此不敢妄語，即此可見矣。

王龜齡曰：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謙，以此見過於責人者，必德之未至也，急於求名者，必實之未至也。

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為學聖要訣。中庸言慎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腳。

檀弓云：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此為心有餘而力不足者言之也。蓋言禮則力或有所不足，言敬則心無不可以自盡。孔子曰：祭之以禮，則內盡其誠，外盡其禮，情文並至，而無憾矣。

禮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兄弟者，吾之同氣也；父母之所愛者，吾有兄弟，而不能體父母之愛以愛之，豈惟不弟，並為不孝。每見世之人，有因財產而致爭訟，有因婦言而生嫌隙者，蓋三復乎斯言。

明道語：伊川謹嚴，初學以學伊川為正，然亦別無他法，惟是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日積月累，自有進步處。

非爵無以榮親，非祿無以養親，爵祿亦聖賢所不棄，但萌一富貴利達之念，便多一求富貴利達之態，志既卑矣，品斯下焉。

可以聖賢自期，不可以聖賢自負。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可知涵養進學，皆須以敬為主。

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為功切實可循。但學者每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為自然，以無忌憚為圓妙，以恣情縱慾為同流，合汙為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為超脫。凡一切蕩闊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決矣。即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

張橫渠先生作令，每月言其酒食，召鄉人會於庭，論以養老事長之義，程明道先生作令，民有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此為政之本也。賈誼有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不信然哉。

士君子能咬齟菜根，而後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能視富貴如浮雲，而後天下無不可處之遇。世俗以形骸為生死，聖賢以道德為生死，赫赫與日月爭光，生固生也，死亦生也，碌碌與草木同腐，死固死也，生亦死也。

吾人之心，貴於能小，又貴於能大。能小者，不使其流蕩；能大者，要使其開闊。世有傳道之人，即有亂道之人，而亂道之人，皆託為傳道之人，故必有以辨之，而吾道始尊。孔子之惡鄉愿，孟子之闢楊墨，皆不得已者也。

天下事，說得去行不去的儘多，貴能說，我能夠做，何用說？我不能做，又何必說？士君子遇小人傾陷，別無奇法，惟有兢兢業業，自察其過，立身於不敗之地，使彼無機可乘，斯已矣。

心無私欲，自然會剛，心無邪曲，自然會正。

趙季仁謂羅大經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讀盡世間好書，二願讀盡世間好詩，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予更有一願，願行盡世間好事，亦知必不能盡，但力所能為，不敢輕易放過耳。

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忘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忘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

凡事當留餘不盡之意，則有餘味。即交遊亦然，故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意見幾人用事，眼前便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半滿處，若徹底止在道理內討生活，譬如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

程子曰：言人便以聖為至，吾增一語曰：學聖須以人為先。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即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是聖之所以為聖者，在此倫，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在此倫也。人能克盡此倫，始克成其為人，成其為人，而其學聖也不遠矣。

胡敬齋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謂周茂叔令二程仲尼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曾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誤乎？程篋敬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為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湖事部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是陳清湖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

胡敬齋先生曰：儒者食得一箇道理，釋老只發得一箇精神，發得道理純熟，是要應事接物使不差，發得精神完固，是要這事物以為高，正學異端之辨在此。

崇正辯曰：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為迂，以彼釋氏為徑，今以登十三級者，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於無稽超騰之說，以為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俗日以論道為可教也，夫不可躐等者，下學而上達也，必有讀書窮理之功，躬行實踐之事，一超直入者，瞑目靜坐，明心見性，即可以這無上真人也。世人迷於其說而不悟，悲夫。

陽明與張元沖論二氏之學，元沖曰：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儒，不知亦當兼取否？陽明曰：說兼取，便不是了。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不樂世累，謂之佛，陽明以二氏之學，而欲假聖賢之學，如何假得？觀其言曰：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則陽明非聖賢之學，明矣。

傳習錄云：諸君好仙釋，先生等之曰：吾亦自幼為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見仁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此正所

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也。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

朱子七歲讀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也。其後卒接道統之傳，蓋其根本先立也。今之學者，欲舍人倫而言學，吾不知其所學者果何學也。

向論古人，須是設身處地方可。不然，做局外人，說自在話，直是容易。

若是真人品，自然表裏如一，口然而心不然，算得甚麼人。

學者最不要夾雜於聖人之道，專心致志，力求至之而已。

羅仲素曰：士之立朝，當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人奈何不為新松，而為惡竹哉。

趙清獻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由是推之，凡所為者皆可道。凡所道者皆可為，可以告父兄師友者，即其可以告天者也。

呂涇野先生家居，有客為權貴持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禽獸，客慚而退。夫三百金不足以易公一字，則公之生平可概見矣。

天生宮人，所以救天下之貧也。天生貴人，所以安天下之賤也。天生賢人，所以教天下之不肖也。天生智人，所以誘天下之愚也。若富不用以救貧，貴不用以安賤，智不用以誘愚，賢不用以教不肖，雖曰富貴賢智，其去貧賤愚不肖也，能幾何哉。負天甚矣。

韓愈洛曰：凡祭，則烹為要。詩書稱馨香之氣，蓋鬼神無形，惟氣而已。間馨香之氣，即是享之。禮失求之於野，今天下之人，皆言鬼神為聞其氣者是也。古禮則烹於廟門之外，取其近於神位，而馨香之氣未散，今徒有禮而無食，神何所享。古禮有饋食而無饋薦者，未有有饋薦而無饋食者。愚按：詩大雅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可見神之所享者，以其氣耳。故祭以割烹為要，割烹尤以近於神位為要。

羅大山：一孝先生之父也。易簪時，謂其子曰：毋以異教汙我。吾心事天知之，縱有地獄，吾死不當入矣。大山先生天性孝友，而又深明道理，不為異端所惑，宜生一孝先生為理學名臣，亦其家學之淵源為有素也。

古聖賢無許多書籍，能從身心性命上體貼出多少道理來。迨至今日，古聖賢已將許多道理平鋪直敘，載之方冊，要做工夫，直是容易。人反視為紙上陳言，不肯實心下手去做工夫，真是可惜。

曹月川自少喜談人善，惡稱人惡。有稱人善者，喜動顏色，問其頗末，記念不忘。樂善之誠也。見有稱人惡者，則伴若不聞，或舉他言以沮之。終身不以語人，忠厚之至也。蓋其天性若此。

或有謂此身為累者，予曰：何累。客曰：自吾有身，其為累多矣。身欲其飽，則飲食須豐美也。身欲其暖，則衣服須華盛也。身欲其逸，則安吾身者不可不講也。身欲其壽，則衛吾身者不可不講也。安得而不累。予

曰：予亦有所累，竊異乎子所謂累。自吾有身，親望吾身孝，君望吾身忠，弟望吾身友，兄望吾身恭，婦望吾身和，朋友望吾信。吾日求吾身之無過，而不可得也。予滋累矣。至若子之所謂累，予有所不暇及，亦有所不能謀。

學者若果志於聖人之道，這擔子不是容易擔得起的。又不是輕易放得下的，須是勇猛精進，放開腳步，大振作一番，方有得力去處。方有長進去處。

學然後知不足，我之為學，每日常見得不足。旁人觀之，卻有長進。這纔是學。儘自家講道理，說工夫，恰似真實學問的人，旁人觀之，猶是舊日伎倆。這便是口頭學問，豈能有成。

為學如喫飯，無論家常飯，須是喫在腹裏，方纔會飽。若不實喫了，只向口頭去講，雖說甚麼精饒，說甚麼美味，非不飽耳。可聽，終是濟不得饑。

富貴窮通，榮辱得失，此一時的遇也。於自己毫無干涉。人卻苦苦要在這上頭較量，繫情繫念，纏繞而不能去。至於檢束身心，是自己真實得力，真實受用處，反多不去理會。何不子細商量，審所重輕。

天地人號為三才。人須是順天立地，不虧其分。量方好。生要有益於世，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死要有傳於後，為千萬世重有賴之士。方不負此七尺之軀。不至碌碌與草木同朽。

蔡元定曰：君子視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濤而不疑。此非有教知力行之功者不能。蓋致知則見之明，不為其所惑。力行則守之固，不為其所搖。又何驚疑之有。

胡敬齋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立萬箇切。薛文清公曰：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則不為區區名利所動。可知凡為名利所動者，皆立品之卑者也。若立品高，天下之事，足以動吾心而移吾志也。蓋亦寡矣。

聖人之道，有極精微處，有極淺近處。學者於精微處，每以為不能知，不能行。而於淺近處，又忽為不必知，不必行。無怪乎其去道日遠也。

夫子不以一貫示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曾子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集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試看朱子小學近思錄，便是做人的方法。雖是要做聖賢，也須是從此做去。

人必有不安於近小之心，而後可期以遠大。人必有不安於凡庸之心，而後可相期以聖賢。不期於遠大，不期於聖賢，皆是志不立。

顏發工夫，如雞抱卵，纔冷了，便抱不成。又不可急急去叫他熟。只是逐漸用工夫，方能有成。孔子只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方能做得聖人。今人那得這樣工夫。

道理須是從大本大源處見得透，然後能隨所處而曲當。若大本大源處不能見得分曉，縱有一事行得好，亦祇是偶然合義，再遇一事，則未必然。

學問是吾人性分內事。做工夫。所以完全吾性分。不使少有虧欠。今人只把學問看做身外事。所以工夫不切實。學問沒長進。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司馬溫公只是一箇踐履篤實。人自信服。雖婦人女子。皆知其不欺。這便是誠能動物的樣子。

自古聖賢。都是人倫日用上用工夫。若離了人倫日用。講性講命。便是禪學。人倫日用上若有缺欠。猶自談元說妙。便是偽學。

上人行己。須本於孝弟忠信。範身。須循乎規矩準繩。而後事必循理。行無過舉。居官者自立莫若廉。養廉莫若儉。若奢侈相尚。靡費不經。又安能供其用乎。是以貪婪貪婪。皆爲舍修二字所誤。何若淡薄明志。反覺趣味悠長。

達人聖知命。知命則利不趨。害不避。必爲忠臣。窮人要知義。知義則天爵正。人爵輕。必爲正士。

或問橫渠先生教人以禮爲先。明道先生教人從主敬入。二者同否。予曰。橫渠意思。大要欲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汙漫無守。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明道先生以今人少了小學工夫。故教人從主敬入。使補小學之缺。大約教人以禮。亦是箇敬的意思。蓋禮主於敬。有敬然後有禮。所以將敬也。

徐節孝初見胡安定。頗容少偏。胡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特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此真可謂善學者矣。

凡人有所爲而爲之者。皆私心也。人若不爲名。不爲利。一味讀書。向聖賢路上走。不思不到聖賢地位。蓋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入聖最真的門路。學者從此做去。再不得差。

日在熱鬧場中過活。道理如何能見得。須是將一切世味冷淡得下。學問方有進益。然非知道者不能。學者非伎求之爲累。則驕吝之爲害。貧賤而不慙。富貴而不驕。斯可與進德矣。

人之賦質。柔弱者。苦不能卓然自立。而秉性剛強者。又多偏執己見。以害乎義理。故剛強之失。較柔弱者爲更大。

以至誠之心待人。往往反受其愚。雖然。與其智也。寧愚。

經師人師。所以學爲聖賢也。舉業之師。所以學爲科第也。今人於舉業之師。則知求之。於經師人師。則不知求。失其輕重而不知。何也。

名節二字。是學者立身大端。能砥礪名節。便有些身分。若輕視名節。斷未有不與世浮沈而爲鄙夫者。憂勤惕厲四字。是千聖傳心妙訣。帝王爲治。儒者爲學。皆少此不得。

須知天地賦我。父母生我。大君成我。聖賢望我。其恩不可以或負。其自待不可以或小。

胡籍溪先生教諸生。每日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錦句。有補於人者。黏於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於養蒙之功。爲最要。每日錄一條。積久自多。當目在之。故不至於遺忘。況小兒見古人故事。又多喜觀。不以爲苦。久之。義理浹洽。浸灌。不自知而入於聖賢之路矣。爲蒙師者。不可以不

知。

讀書有不曉處。割出。俟去問人。亦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者。便自曉得。朱子讀書。往往用此法。

忠孝。人之大節也。大節一虧。萬事瓦解。雖才智超羣。功業蓋世。亦徒然耳。

或問朱子勸堯夫先知之術。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可見聖賢之學。止有存天理。遏人欲而已。他非所知也。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人以爲難。不知此正居喪之禮也。今人居喪。舉止自適。談笑如常。甚且交際往來。亦所不廢。是豈居喪之道乎。以居喪之禮而視以爲難。何怪三年之內。無所不至哉。

讀諸子百家千卷。不如讀聖賢六經一言。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蓋六經皆載道之言。而諸子百家皆於道無當者也。

勿陽爲善而陰爲惡。勿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勿飾行於昭昭而墮行於冥冥。

高者天。皎皎者心。俯仰但求不愧。千古自有定評。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事易忽於至微。聲每啓於所近。古人謹小慎微。有以哉。

嚴寒凜冽。萬木彫落之時。松筠蒼翠。獨傲風霜。不有此稍點點。露山便覺無色。

釋氏既不耕矣。即宜不食。既不織矣。即宜不衣。今又不能不食。而假人之食以爲食。不能不衣。而假人之衣以爲衣。世多一僧食。即少一民食。多一僧衣。即少一民衣。我故曰。僧者民之賊也。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雄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探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聞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倘常在一日。即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

人有言曰。聞善不慕。與善不睦。見善不敬。與善不睦。知善不宣。與善不睦。其古今不朽名言。一衣服也。僕從與主翁爭麗。優伶與士宦鬪華。風俗之壞。一至於此。有世道之責者。可任其流失而不爲之禁乎。

施孟達生而孝友。存心寬厚。有古人風。佃戶有負租者。夷然不較。曰。彼貧耳。非本意也。寧令負己。不忍直於有司。此可爲富室大家之法。

陸稼書先生據南宮。而其弟猶事農業。及爲嘉定令。弟之業農如故。亦可以知先生之所守矣。

士大夫須是不以苞苴瀝裝。不以尺一廟顧者。庶幾可對天日。

周世宗立二稅起徵限。謂侍臣曰。近代徵斂數倍。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閒便之。欲天下太平。國家富足。宜以此爲法。

宋仁宗嘗問益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富弼耳。即以弼與文達博同相。此可爲千古置相之法。

唐昭宣曰：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予謂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日異學之害道，猶是告子之流毒也夫。

史惺堂曰：周子在當年，舉天下之人，無一識者。趙抃忠孝廉介，亦不能知之。黃庭堅可謂相知，至爲墓銘。淺陋甚矣。銘中稱廉能事，皆俗吏可及。何足窺周子。雖然，詞賦胸襟，亦止到此。若陸象山疑太極圖說，入於虛無，尙得爲學聖賢之學者乎。

陳清淵云：宋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以駁之。胡致堂極稱焉。蘇氏之文，真有如梁觀國所言者。奈議蘇文五卷，此書不傳，致使後之人喜其議論，寢食其中而不悟，竟無有敢議之者。惜哉。

孟雲浦居鄉，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故里中不用樂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喜宴不用鼓吹。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明哲保身，其常也。舍生取義，其變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孟子曰：守身爲大，皆此意也。

王文正公生平，志不在溫飽。方正學云：古人三句九食，貧豈我獨哉。具此識力，具此器量，方可以希聖希賢。

困學錄集粹卷之三

閩署公餘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

詩書所載，皆古人之言，即皆古人之行也。人之所不可行者，古人必不以立言。縱說古人之言，今人行不得，這便是自棄。

凡人學問，天資之高者，固易有成。然亦必得賢父兄、賢師友，更易爲力。若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望其有成，難矣。

學者必能以我今日之心，上面求合乎古聖賢之心。又能以古聖賢之行事，反而驗之我今日之行事，庶乎有得。

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張子厚教人，以禮爲先。禮者，立身之幹也。今日世道人心，惟禮可以整頓得起。奈舉世不講何哉。

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法之善者，使小人爲之，亦足以爲害。法之不善者，使君子爲之，亦足以爲利。秦之所以二世而亡者，焚書坑儒也。漢之所以歷祀四百者，表章六經也。道德仁義，天下之公理也。以之

爲治則稱至治以之爲學斯稱善學。

學者立身須是一事不可妄爲一言不可妄發一人不可妄交一錢不可妄受時時檢點常存一戰戰兢兢之心要與古聖賢之行事相符此生決不至墮落。

人之隨波逐浪汨沒於流俗之中者只是志不立之故若立志以明道希文相期待自能卓然特立天壤間便覺少此人不得。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莫大焉而孔子稱其器小顏淵窺竈陋巷而孔子曰回也其庶乎由此觀之則聖門之所重者可知矣。

朝廷以一邑之人民付之於令令者與民最親者也故稱民之父母若不爲公而爲私不爲廉而爲貪何以爲民父母。

學者不得成就皆因驕矜二字便結果了一生須是以謙虛二字治之。

聖人所取於狂狷者爲其近道也爲其可進於道也近道是其質美若進於道須有學力在。

德器深厚之人方能做得事業器量褊小投之以事未有不敗者也。

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此就誦讀之時專心致志言之耳若理會道理則詩道性情書道政事雖有不同其道理總是一箇。

聖賢立言自有本旨吾人讀書須是深求其意要得古聖賢本意之所存方能自得既不可失之淺浮又不可過於穿鑿。

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於胸中乃可言行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人於小人。

天下道理理一分殊四字盡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理安得不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分安得不殊。

學者持身要有法度須如程伊川之謹嚴待人須以和氣要有程明道之氣象。

崎嶇險阻原從人欲上生出來若循天理而行在在皆是坦途所以程子用功於隨處體認天理。

董仲舒云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誼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云質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此皆聖言學者當從此用功。

天體至大故能容萬物人心至虛故能涵萬事薛河東有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信然。

人能一心向道便覺天下萬事舉無足以動吾心者若天下猶有一事焉足以分吾之心而使之兩營則向道之心必不專。

釋氏之學是要死其心吾儒之學是要活其心死其心者置其心於無用活其心者養其心以有爲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正是與釋氏異處。

程子曰言人便以聖爲志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孟子頗學孔子是何等志量是何等氣力究竟亦成就箇大賢今之學者開口便說我如何做得聖人豈不是自棄獨不思將來要成箇甚麼人故愚每謂學者當先立志志不立便終身無長進處只是無可奈何。

語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今人雖不讀論語誰不讀孟子試問論語中亦曾行得一句一字否言之其令人汗下。

學惟爲己政在及人己食則當念人之饑己衣則當念人之寒己安則當念人之危要使此念無時不與人相通方是萬物一體之懷。

朱子嘗言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憲孫應時輩言之今之學者並不尊史遷談世變喜事功惟務爲科舉之業以爲利祿之階而已又烏有肅心聖賢之學者乎。

古人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善名之難得惡名之易傳所當懷懷於懷也。

敬與肆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莊敬日強者君子也安肆日偷者小人也天下未有心敬而貌不莊者亦未有外肆而內能敬者故君子小人卽從此分。

輕與情是學者之大病矯輕整情卽是治病之方然雖卻主敬存誠四字不得。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沈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而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

善學者須從不自滿假始滿爲學者之所大戒也。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義大矣哉。

學者有志於道須是熟讀經書史雖不可不讀猶屬後邊底事蓋義理須從經書中涵泳出因而讀史則可以知往事之得失亦窮理之功也。

爲政固以寬爲本然寬中須有規矩使奸民滑吏有所懲而不敢行其私則地方自然安福百姓自然受惠若一味姑息以爲寬大竊恐豪強得肆其志而善良柔懦之民反有不能被其澤者甚非古聖賢立法之本意也。

天下之可樂者道義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雖多取之而人不以爲貪也。

仁主於愛仁者無不愛也而卽以愛爲仁則不可蓋愛者仁之用也。

張靜菴曰凡陽必剛陰必柔陽必明陰必暗陽必善陰必惡善必君子惡必小人君子必吉小人必凶吉凶之判極於霄壤而始於一念向背之間此特論其理耳若境遇之變遷人事之遭逢亦有不盡然者要其大槩自不可易。

勢利與道德相反者也名節與道德相近者也必使趨勢利者變而向名節斯可進而入於道德矣。

朋友之倫甚重，而人每忽之。不知朋友者，人倫之所賴以全者也。日親正人，日聞正言，則其事者必忠，事親必孝，兄弟必友，夫婦必和，是人倫之道，得朋友而乃全也。若比之匪人，安望其有益乎？萬物生意最可觀，即天地之仁也。

今日小學之功既廢，而禮教又不講，人家子弟，自幼便驕惰壞了，安能望其有成？故欲人材之成就，須是要興禮教。

或疑道之難知，予曰：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當然而然，即此是道。何難知之有？必有不安於中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賢人，亦必有不安於賢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志小力薄，難不濟事。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學問即所以求放心，而求放心必由於學問也。學問所以求放心，猶衣之可以禦寒，食之可以充饑也。若欲求放心，而不由於學問，是猶欲禦寒者而不資乎衣，欲止饑者而不藉乎食也。雖欲不饑不寒，豈可得乎？

近日禮制，為人後者，為其所生服期。許治喪一年，治喪一年之外，去其服，可也。若竟以無喪，不可也。或曰：既去其服矣，而又不可如無喪，將如之何？予曰：去其服，而仍服心喪二年，去其服，所以明為人後之制，仍服心喪二年，所以終本生三年之喪。或曰：心喪何以別？予曰：心喪如居喪之儀，而無其服，如官且不必急補，童生可不應考，尋常宴會俱不可赴，言說舉動悉如居喪時是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赤子不能言，而父母以誠心求之，猶無不得其情。況民固能言者也，為民上者，以父母求赤子之心體之，又安有不得其情者乎？民又安有不被其澤者乎？

世有厭人事之紛，欲屏去人事，以為學者。予曰：學問與人事相表裏，舍卻人事，有何學問？士大夫有名節，保終節，所以朱子有嚴始進，慎晚節二條。學者最當修戒。

多思損神，由義理未明也。義理明，則客慮可遣矣。多怒損氣，由涵養未定也。涵養定，則客氣可消矣。多欲損精，由克治未至也。克治至，則情欲可寡矣。

人每言科舉壞人心術，科舉何嘗壞人心術？人之心術，自壞於科舉耳。學者當讀書時，便要思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到做官，便思娶妻，飽妻子，全不思上致君，下澤民，建功立業，流芳百代，這便是人心壞於科舉。若說科舉壞人心術，程朱在當日亦嘗科舉，其心術何如乎？今之學者，若專心為聖賢之學，隨衆科舉，得失聽之，時命，不萌倖進之念，心術又何由壞耶？

學者不可不志於遠大，亦不可驟期乎遠大。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天下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亦未有真知而不能行者。知之真，斯行之力矣。其行之不力者，由知之不真故也。

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忘。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可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只是箇學而不止。

天下事，但當論是非，不當計利害。知有是非，則利害在所不顧矣。若只知有利害，則是非亦不暇顧矣。所以古人不求同俗，只求合理，成就一箇是而已。

君子亦修其道於己耳。時之用舍，非所計也。試觀孔曾思孟周程張朱，雖不得大行其道於一時，猶得大行其道於萬世。人特患道之不明，又何患道之不行？

文所以載道也。化成天下，帝王經世之文也。六經為教，聖賢垂世之文也。皆所以傳道也。若劉蕡、蘇轍、風雲月露，爭奇以邀名，期世以取寵，文日盛而道不存，是則文之妖，豈足以言文哉？

學者口談道，不如身體道。身體道，不如心契道。凡事一切收斂，到近裏著已，便覺趣味悠長。

口無非義之言，身無非義之行，心無非義之念，斯所謂無口過、無身過、無心過也。非盛德之君子，孰與於是？

朱子是下學而上達，陸子直要上達而下學，這便是朱陸異同處。王介甫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孔孟之道為商賈之業也。惟其只知有利，故其生平事業，皆被一箇利字做壞。

胡敬齋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機關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玩侮不恭之意。夫聖賢抱道於身，皆欲行其道於天下者也。人之稱孔子，謂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孟子則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聖賢之以道為己任，即以天下為己任也。若曰道在我，而置天下於度外，天下又何貴於有道乎？若康節者，置天下於度外者也，敬齋謂其玩物不恭，信然。

人心如穀種，這一粒穀，原具有一株穀之全體，須是先種植上，然後能發生。又須是雨露滋潤，人力擁培，然後能長成。人心亦然，心原具有仁義禮智之理，亦必用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諸先生語錄，時時誦讀，涵養此心，然後仁義禮智之理，始能隨時發見，再加以擴充之功，則仁義禮智之理，無不燦然昭著於日用之間，而用之不可勝用矣。

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一日之間，非讀書，則論人物，非論人物，則應事接物，不過此數者盡之矣。誠能以此數者，每加省察，不肯放過，久之義理渾熟，自然浹洽貫通，此窮理之要領也。

學者讀書，須是白日誦讀令熟，夜間反復思量，方能有所得。若不向裏面去探討，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者也。

範我馳驅，而不獲一禽，說過而得禽獸若丘嫂，所以人皆說過，而不肯範我馳驅也。今日學者，須是要立志，寧不獲一禽，而必範我馳驅，雖得禽獸若丘嫂，而必不為說過，有此志操，方能做得事業。

譯文清呂仲木而已。

吳朝宗著書論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史外傳爲史氏之賊。雜詞荒說爲文章之賊。名曰審禍。此書有開世道人心。

社會會備荒之最善者。今當令民爲之。能約一會者。造入善人簿內。遇事至縣。則官加以禮貌。能捐入一石者。免其雜項差徭。則民之約會者必力。而捐入者必衆。

劉崇觀曰。吾幼見背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有詩曰。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浮。可謂有志之士矣。

程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爲佛氏之學。既而不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歸。靡乎其能變。愚按。游楊雖遊程子之門。而終不能變其佛學。佛學之溺人也甚矣哉。

東坡有言。吾輩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一見困窮。便有可憐之色。此與不學道理之人何異。東坡文章士也。而其言尚如此。況學聖人之學者。其志節氣槩當何如哉。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爲有功。周濂溪光風霽月。程子端坐如泥塑人。而待人純是一團和氣。此有道氣象也。若言語急迫。動作騷暴。

豈是有道氣象。俗人論壽以年歲。聖賢論壽以道理。這道理是長久的人。便因而長久。如盜跖雖長年。畢竟是天。顏子雖三十二。畢竟爲壽。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豈得爲天乎。朝聞道。便是壽長了。

陽明每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將置會子于何地乎。其過中失正。大抵皆此類。君子何以修之吉。以其戒慎恐懼也。小人何以悖之凶。以其放僻邪侈也。可見敬肆之間。卽爲吉凶之分。逾學者可不慎哉。

蔣西章曰。讀書爲第一樂。好讀書。則已享人間之第一樂矣。其他一切可喜可愛之物事。皆不足道也。又何羨焉。學聖爲第一貴。知學聖。而已居人間之第一貴矣。其他一切可尊可榮之名位。皆不足道也。又何慕焉。夫讀書正所以學聖。而學聖必由於讀書。無余世之讀書者多。而知學聖者曾有人。由於學而不思之故。

張東海詩云。日月重光容直道。風雲變路貴清貧。又云。祝親遐壽格連海。報主孤忠劍倚天。又云。亦貧何必逢人說。清興時還對酒歌。又云。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此是何等志量。

朱子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有把握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蓋主敬一段功夫。正可以補小學之缺。

夫子讀易。不曰無過。而曰無大過。蓋一部易經。皆是恐懼修省之意。故曰。可以無大過矣。近世講學者。標宗旨。便是異端。彭世昌問朱夫子云。先生教人有何宗旨。答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

者隨分讀書。

王安石亦是不世出之資。亦欲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但其學術不正。遂誤天下。故學者不可不審所尚。或問於朱子曰。介甫之心。本欲救人。及後來壞事者。皆是過誤。致然。朱子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愚謂介甫一生。總壞於執拗二字。大學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其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惜乎介甫之學。猶未及此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此爲遊說者而言也。若事大人而藐之。則不敬之甚者也。豈可爲訓乎。

朱子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如何。若使某一月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與客說話。卻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們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朱子所見之客。必皆道德之士也。若見閒人。說閒話。豈朱子之所樂。又安得意思舒暢乎。

古人稱人爲長者。忠厚之謂也。尊之之詞也。今人稱人爲長者。無用之謂也。鄙之之詞也。卽一稱謂之間。而古今人之不同如此。

蔣西章曰。人能舍得官爵。舍得性命。纔做得忠臣。諸凡孝子節婦義士。都止要舍人之所不能舍。纔能行人之所不能行。今人觸處都不肯舍。舍不得。便是人欲勝過天理。舍得。便是天理勝過人欲。此其間歷有得之言。

今日太平無事。無用兵之事。而有用兵之費。百姓所以受困也。若行屯田之法。則民既可足。國亦可富矣。聖賢之學。有體有用。釋氏之學。無體無用者也。人言釋氏之學。有體無用者。非也。人之一心。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有體有用也。若釋氏則欲空其心。不能具衆理。不能應萬事。是體用俱無者也。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因辱之患。則如何。程子曰。於是而能反己。改過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正可爲君子進修之助。

人虛心。便見得道理出。學者不見道理。只是爲羣心浮氣四字誤了。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

可見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惟隨自家分量以應之。今之學者。亦曾去身心上理會否。既不去身心上理會。雖終身讀書。與不讀書人何以異。

楊龜山先生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審其知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愚謂人之爲不善者。嗜欲害之也。心溺於利欲。止見利而不見害。正所謂利令智昏也。若致知格

物之功既至。則平時止見義而不見利。又安肯爲不善之事乎。孟子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須知聖之和。與世俗之和不同。世俗之和。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者也。試看柳

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三黜不變其節，是何等氣概。今之同流合汙者，乃藉口曰吾學柳下惠之和也，豈可哉。

許魯齋曰：學者以治生爲急，未免引入入利祿一途去。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學者須是存得此意，志氣便不卑下，人品自有成就。學術不明，廉恥道喪，聲色貨利之習，入人已深，今須從孔孟故紙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這便是最上一乘路頭。

君子之辭受取予，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貧虛，大之關世運之盛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醇醪，學者甚不可以爲小事而忽之也。

朱子曰：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的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的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愚謂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天生聖人，將這箇道理把出來教人看，舍聖人而求道，舍道而求聖人，是不知道，並不知聖人也。

古人每云安貧樂道，蓋必其知道之可樂，而後能安貧，不知道之可樂，而妄言安貧，皆矯飾之詞耳。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孔子之疏水曲肱，顏子之簞瓢陋巷，其安貧也，以樂道也，其樂道也，並不自知其安貧也。

戲謔最無益，亦是不敬之一端。戲謔之久，末有不流於放蕩者，故戲謔之人，其心之能存焉者寡矣。黃勉齋曰：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便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失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我之所以合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夫聖人所貴乎格物窮理者，爲其能講明道理，以爲存養省察之地也。道理既明，則內而存養，心無不存，外而省察，事無不當，身心俱獲其益，乃爲有得。若口之所講者如是，內而考其心之所存者不如是，外而驗其身之所行者不如是，此口耳之學也，又何貴乎。

精神日用則日生，須是時時警覺，便愈有力量。內盡其心，外盡其分，仕與學，總是這一箇道理。

發言必誠實，人始信服。若偶爲虛誕之言，以誑人，人既不信矣，卽再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信，是虛誕之言，非以誑人也，直自誑耳。

孔子生平只是好學，其教人亦只是好學。

知行有分用處，亦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而真，則行愈力，行之既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今語人以聖賢，人必遜謝曰：我不能，獨不思不

爲聖賢，將爲禽獸乎。人卽不能爲聖賢，亦當求免於禽獸。

聖賢道理，到程朱發明已盡，今人只是不能實體於身心之間，所以程朱雖說的已盡，亦如未說一般。人只安分，便不願乎其外，不願乎其外，便無怨天尤人之事。

人須是存得天理，使人欲自消磨，便好。若止以遏人欲爲事，今日遏一件，明日又生，明日遏一件，後日又生，將有不勝其遏者矣。況天理不明，恐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或曰：人欲可不遏乎。曰：人能常存得天理，自無人欲之私，稍有私欲，卽從而遏之，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可也。

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自有不可不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遵他箇可，不可者遵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

朋友日和聚會，須是把世俗閒言語，閑議論，閑句當，一切掃除淨盡，使心地常虛明，自能見得道理出，而又時時考德問業，勸善規過，則彼此俱屬有益，學問德業，日見長進。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學者當深以爲戒。

學者爲學，進一步，便見得一步的道理，若層層漸漬，則道理自精微矣。譬如登山，上一層，有一層光景，迤邐而上，到絕頂處，光景自是不同，學者功夫用得深，則道理亦見得深，登山得層次多，光景見得亦多。

伊子在聖門，資最遲鈍，如何反能問道，曰：只爲他事事向自家身心上體貼，所以能問道。觀他說吾日三省吾身，是何等樣功夫。若子張務外，子貢貨殖，心都用在別處去了，如何能及。可見資質鈍的，用心於正，亦自會好，資質敏的，不用心於正，亦不濟事。

天下只有這一箇道理，外此便是異端，更無他道理。學者亦只有這一箇學問，外此便是術數，更無他學問。

吾力之所能爲者，吾盡吾力爲，吾力之所不能爲者，吾盡吾心爲，爲學道理是這樣，做官道理也是這樣，總無兩箇。

以教人學聖賢，每謝曰：聖賢難學，不知聖賢有何難學。發一善念，卽一念之聖賢，做一善事，卽一事之聖賢，推而極之，至於念念事事無不善，則聖賢可希矣。何難學之有。

富貴名利，如浮雲之過眼，是過眼不得的，綱常名教，是天地之綱維，一日少他不得的，人須是於綱常名教上看得重，富貴名利上看得輕，便有些身分。

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功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功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功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只有一，教亦無二。凡世之言三教者，皆異端也。或曰：我尊聖人，而亦不關佛，這便是陽儒而陰釋。

司馬溫公常平倉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半之。愚謂減價糶。可也。增價糶。不可也。賤時所糶之穀。至貴時稍減其價。而以其糶價之餘。又積爲社倉。如朱子社倉之法。設東西倉。當今年青黃不接之時。糶東倉。則存西倉。俟秋收之後。將東倉糶補完數。明年糶西倉。則存東倉。俟秋收之後。糶西倉完補。每年輪流出入。既可無陳腐之虞。且有生息之益。又視各縣有生息之多者。酌量薦拔。則人自勇於從事。而急公恐後矣。

伊川教人看西銘。吳一庵云。東銘尤要。一庵之意。謂人必先謹其戲言戲動。後能見萬物一體氣象。然西銘是學者大綱領。東銘是學者小節目。自用功言之。必先謹其戲言戲動。而後可以達到萬物一體氣象。自成功言之。有萬物一體之懷。自不至有戲言戲動之失。二者俱不可少。

主敬之功。兼內外。該動靜。靜而存養。無事時。不致心亡也。動而省察。有事時。不致心亂也。容貌端莊。整齊嚴肅。外而主於敬也。主一無適。心地虛明。內而主於敬也。內外交持。動靜兼養。而主敬之功全矣。生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且就今日起。日換一日。做去。志量不要卑狹。工夫不要閒斷。事事尋一箇天理。時時存一箇誠敬。不少因循。不肯墮落。自有進益。

人每言某亦有志。但爲習俗所累。不得出頭。夫爲習俗所累。不得出頭。畢竟還是無志。若果有志。斷不爲習俗所累。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人亦顧自立何如。習俗豈能累人哉。不忿角惡。不止是長厚之道。亦是開人自新之路。

天下之害無窮。人之精神有限。須是不讀無益之書。方能有所功。

或問。日遇色便視。耳遇聲便聽。若欲不視聽。除非無聲色。則可有聲色。亦既視之聽之矣。如何能勿視勿聽。曰。無心視之聽之。可也。若有心視之聽之。則非禮矣。以公正之心視之聽之。可也。以私邪之心視之聽之。則非禮矣。

未視未聽。而欲視聽之心已存。既視既聽。而欲視聽之心仍留。皆非勿之謂也。

人若有必爲聖賢之志。須是用一人己百。人十己千的工夫。積弊做上去。不怕不到聖賢地位。

孟子道性善。是說生理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是要人復其本心。程子又發明氣質之性。是要人變化氣質。到氣質變時。則本性復矣。

傳家以忠厚爲本。不忠厚而能傳家者。吾未之聞也。守身以謙謹爲本。不謙謹而能守身者。吾未之聞也。程子曰。敬則自能和樂。是和樂從敬中流出。始爲無弊。若無主敬工夫。一味去要樂。恐未有不流於恣肆者。

問。程子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人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是如何。曰。夫子告以視聽言動。則請事斯語。誘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是何等力量。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是何等持守。不

困學錄集粹卷之四

困學錄集粹

程子曰。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必君臣如堯舜。父子如文武。兄弟如武周。夫婦如文王太姒。朋友如顏曾。乃爲各盡其分。各盡其分。即所謂各盡其道也。

君子小人。趨向不同。意見亦別。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避。小人之所見爲喜。君子之所見爲可憂者也。小人之所見以爲榮。君子之所見以爲可懼者也。凡小人揚揚得意之時。皆君子恐懼修省之時。故常特立而獨行。中立而不倚。必無苟且隨俗之事。

斗室即具有天地。一息即可以千古。人須有此氣象。便可以與天地同其廣大。與聖賢同其悠久。

明末學者。皆以背朱註爲能。所以其胸中於人心風俗。而不可解。今功令尊朱註。天下學者。無有不遵朱註者矣。然遵之以其名。而非遵之以其實也。遵其言詞以爲文章。而取科第。非遵其道理以敦實行。而希聖賢也。若果見其切於人生。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須臾離。斯真遵朱註者也。斯真能學道者也。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夫德盛者言傳。孔孟程朱是也。文盛者言亦傳。韓柳歐蘇是也。然德盛者言傳。言傳道亦傳也。文盛者言亦傳。言傳而道不存焉。世之學者。止知學韓柳歐蘇之文。而不知學孔孟程朱之道。亦見其惑也。

遷怒不貳過是何等克治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度學者能於此數處求之則顏子之學可得矣亦可以學顏子之所學矣

薛文清曰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二者之功不可偏廢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道不遠人遠乎人者不可以爲道人不能道離乎道者不可以爲人行事須正大光明存心如青天白日司馬溫公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此是做人要訣

文學子游子夏文所以載道也學所以明道也文學皆與道相關此所以爲聖門之文學也若以詞章爲文記誦爲學則今世之文學矣又何足貴乎子游宰武城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稱誠明也曰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觀其所言豈如今詞章之文記誦之學乎

詞章之學尙文而失實者也訓詁之學解經而昧理者也儒者之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欲求聖人之道舍儒者之學其奚從乎

張南軒曰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人所汨此理勢之必然也學者於此處須斬釘截鐵斷絕得佳方好

朱子云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此與孟子雞鳴章互相發明

朱子云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今之學者率務爲高遠於卑近則忽之殊不知舍卑近無所爲高遠也舍卑近而求高遠未有不入於禪學者

先正有言習聞成癖習成病人之精神亦須時時鼓舞方能自強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即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所親或非其人而欲通下情則情未必真反爲政事之累

人必先知善是我性中本有的則其爲善也必力人必先知惡是我性中本無的則其去惡也必勇

或問堯夫所學何如上蔡謝氏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通貫處不下功夫便差卻問何故卻不著功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收做太於聖門下學上達的事更不施功聖人之學下學上達腳踏實地循序漸進也堯夫之學四通八達空中樓閣也上蔡此等議論雖明道何以過之

朱子答呂子約曰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驚回棹不問智愚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騁功名之心令人憂懼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陽諸公惜也朱子又

常言纂近思錄時欲人敦說說料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使已栽種培在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想伯恭當日亦有趨時徇勢馳騁功名之念故其所見各別

胡敬齋曰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關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又曰今日異

端經程朱關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小學四書近思錄是人聖之路必於此著實用功方能有長進處

聖門問仁夫子不告以仁而祇告以求仁之功蓋必用功以求仁而後可至於仁未有不用功以求仁而自至於仁者也

人才待養而後成養成而後待用此古者用人之法今日養士之道缺矣不素養士而求人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

唐宋之學者皆以揚雄與孟軻並稱雖識見高明學問深純之大儒而亦有不免不有程朱辭而闕之恐後世之爲其所惑者多矣

昔日善而今曰惡即爲小人矣昔日惡而今曰善即爲君子矣君子小人只在一念之間可畏哉

朱子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意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輕便以害德性以誰遜自教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防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檢點所習之業每句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教小兒之法莫過於此亦已盡於此爲父兄者不可不知爲師長者不可不知

讀書者不講希聖希賢天下安得有真儒居官者不講致君澤民斯世安得有善政

聖賢言語皆是聖賢行事言止言其行而已若不學聖賢言行止學聖賢言語猶鸛鳴之學人言豈足貴哉

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

蕩忘返汨沒而不能以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死爲徒死不亦晚哉

未有聖人先有道道存乎聖人之先既有道即有聖人聖人所以盡道之量故道者聖人之體聖人者道之用道是聖人的胚胎聖人是道的模樣學者學道即所以學聖人學聖人即所以學道不是兩樣

司馬溫公篤實君子也雖婦人女子亦知其不欺程子曰世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蓋指溫公也朱子亦謂其欠放知一段功夫如尊揚雄而不尊孟子謂魏爲正統而以蜀爲寇此皆見理未明之故然終身無欺的處自不可及

件件事事得其宜任氣則事事皆爲累故學者當以理勝不當以氣勝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心故聖人與天地合德

觀天地生物之氣象即可以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可以見道體之自然

心者萬事之權衡也心正則萬事皆正心邪則萬事皆邪

韓昌黎文集中原道與佛骨表皆有關世道之文上宰相書此少年所作老年所悔也學者誤讀之恐流

於奔競。

許魯齋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治人之法，得朱子之真傳。

佛老之學，先儒亦屢辨之矣，而其說終不息者，何也？蓋因果輪迴之說，其言利害死生，既足以恐嚇天下之庸愚無知者，而清淨無爲之說，又足以感動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所以其說日熾，其風日盛，卒至於不可遏也。

存心光明正大，言論光明正大，行事光明正大，其斯爲君子乎。

張橫渠曰：誓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人若常常讀書，涵養此心，不使放失，自然不知不覺入於聖賢之域。

古之士貴今之士賤，古之士學既成，以待君相之求，今之士學未成，而有求於君相，惟學既成以待其求，故君一用之，則澤被生民，聲施後世，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昭烈之於武侯，是也。學未至而有求於君，一經倖獲，便志得意滿，無所不爲，不過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而已。又安望其功業著於當代，聲名傳於後世乎？此士之所以賤，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朱子解道不可離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如鸞鳳戾天，魚躍于淵是也，無時不然，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也。

或有欲廢科舉，行鄉舉里選之法者，予曰：科舉不可廢也，今之讀經書者，於經書不出題之處，則不讀矣，今日廢科舉，則四書五經皆不讀矣，雖欲行鄉舉里選之法，將選舉不讀書之人乎？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周子自言其生平所得力處，學者正當以之爲法。

漢儒雖有解經之功，而皆不見道，其見道者，惟董仲舒一人而已。

韓文公生聖遠言之會，獨能見堯舜以來相傳之道，非其大論見者不能及，真唐之第一人。

薛文清公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自孟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二人而已，雖已從祀孔子廟，謂宜更立廟於其鄉，世官其宗子，以主祀事，略如孔子闕里之儀，斯得崇德報功之意，今程朱各有博士，已世其官矣，亦各有家廟矣，然而其道猶未大行也，今日正宜表彰其學，使大行於世，庶世道人心，均有攸賴乎。

義理至實，而老氏以虛無空之，是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也，倫紀至重，而佛氏以清淨絕之，是教其所教，非吾儒之教也。

自求道者不涉於事，而虛無之說盛矣，自言治者不衷於道，而功利之習興矣。

朱子病中，懸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即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即此可見精進之志，不肯一時稍懈，好善貴於能用，惡惡貴於能退，好善而不能退，惡惡而不能退，與未嘗好，未嘗惡一般，今日學校不修，世間所稱爲好人者，不過天資醇樸，不加以學問之功，終不能做出事業來，安望有益於

世。

盜賊無種，皆游惰之民也，今誠使良有司稽察保甲，使人盡歸農畝，游惰之民絕，盜源自息，古者屯田之法，寓兵於農，制甚善也，今當太平無事之時，此法所宜急講，聚天下百千萬億之兵，而游手坐食，百姓安得不困。

古者以教化爲主，而以刑法輔之，後世則教化廢，而專用刑法矣，民何由返樸而還醇乎。

墨子學仁，而至於兼愛，楊子學義，而至於爲我，是不知仁義者也，老氏講道德，而入於虛無神妙，是不知道德者也，佛氏言心性，而流於清淨寂滅，是不知心性者也，夫仁義道德心性，聖人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也，而楊墨佛老皆取而壞之，其害可勝言哉。

儒者之學，理具於心，故能應接事物，釋氏之學，心離乎理，故祇寂守空虛。

耕者食之本也，耕者多，則食自無不足之患，今天下耕而食者少，不耕而食者多，百姓安得不饑餓，今日百姓一年之所耕，尚不足一年之食，在上者賦斂耗之，差役耗之，而在己又有吉凶禮節，皆出於此，豐熟之歲，猶可自存，一遇荒歉，則饑餓而死，最可恨者，僧尼不耕而食，雖遇凶年，衣食仍足，其饑餓而死者，皆安貧守分之農民也，世事之顛倒，孰過於此。

世稱和尚爲善知識，吾謂和尚最無知識，若有知識，如何肯捨自己父母，而認他人爲師父，開卷則見聖賢，掩卷仍是俗人，皆不善讀書者也。

胡敬齋曰：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皋夔，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孟子以後，若無程朱，則天下賢人欲肆天理，滅人欲，入於佛老，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非大儒，不能有此議論。

居官以廉爲本，故見理明，則不妄取，愛名節，則不苟取，畏法律，則不敢取，雖有安勉之不同，皆可以謂之廉。

不有其德，不矜其能，宰相之度也。

聖賢見得道理明白，故做得事業，皆從本領中發見出來，全不費力，若恃才矜智，不見道理，縱然做得事業，只見器量之小。

天下衣食之原，全賴乎農，故天下之人，必使之盡歸於農，而後用可足也，今之爲農者，尚不及半，而商賈耗之，兵丁耗之，僧尼又耗之，耕者少而食者多，百姓安得不饑，今日商賈既不能強之爲農，兵丁又不

可改之爲農，惟僧尼使盡歸於農，其狡猾者，使之爲兵，庶乎游惰者少，務本者多，衣食漸可充裕，昔之爲僧者，皆有度牒，故人數不至太多，奸究亦易於稽察，今則不可勝數，故作奸犯科，劫奪爲亂者，多此輩也，今日僧尼若不還俗，亂源必不可止。

許魯齋居家，不嚴而整，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旁舍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吾修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蓋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謹言而後知謹言之難。不謹言者。不知也。謹言不獨清心省事。亦可為進道蓄德之助。許魯齋曰。敬觀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既屬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導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噫。人生斯世。自有第一等事當做。能詩如李杜。不過為詩人。能文如韓柳。不過為文人。而消磨畢生之精神。何為哉。世之詩人。文人。聞魯齋之言。當慨然悔悟。翻然改圖矣。

兄弟者。同氣之人也。故生則同胞。居則同室。若迹如路人。情同吳越。見利則爭。見害則避。又何貴乎有兄弟。天下好事。萬有不齊。皆從敬字中做出來。天下不好事。亦萬有不齊。皆從不敬中做出來。故學者以主敬為先。

出處是士人之大節。一步不可錯。取與亦士人之大節。一毫不可苟。人每患身死。而不知患心死。身無氣以運之。是身死也。心無理以運之。是心死也。心者。身之主也。奈何知重身而不知重心。

予於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

許魯齋為祭酒。有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之曰。我為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今之為教官者。乃欲於俸祿之外。多取於諸生。蓋師道之不講也久矣。

欲聞己過。在能受言。能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告。若喜逢迎。惡直言。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唐虞之君臣。鄭魯之師弟。與千古之盛事。令人遐想其際。

程朱未生之前。書固多。讀書枉用功夫者。亦不少。胡敬齋歎古人讀書時。口刺股。梁柱自勸。豈知心在檢其身。以因未遇程夫子。苦殺當年多少人。今人幸生程朱之後。道理已自說盡。功夫又皆指點明白。但將程朱所讀之書。竭力讀之。程朱所言之理。細心玩味。程朱所行之事。身體力行。便是入聖賢的大路。不必別尋曲徑。亦不可妄希捷徑。庶乎腳踏實地。步步平穩。不至流於馳騁。亦不至入於異端。

明世宗時。宰相徐階舉王守仁從祀。世宗命吏部會議。云守仁欲立異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學。知衆論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世宗遂寢其從祀。

周子曰。師道立。善人多。薛文清公曰。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人之邪正由之。師之所係。誠重哉。先儒云。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令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其名言也。

居官者。己身利害。所不當計。而百姓利害。與除不可以不力。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范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

其成與否。雖聖賢。亦有不必然。同一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念。

學者當有為法天下。可傳後世之志。則必不肯安於小成。

人之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忠與孝也。一有或虧。則不可以為人。

司馬溫公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此語可為介甫定評。

司馬溫公曰。凡言事者。當為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蓋老成者。國之典型也。在大位者。多用老成人。此國家之福。生民之幸也。

用人之法。當用其長。優於德行者。當使之掌教職。以成就人才。長於文學者。使之居文學之職。不必強之以政事。長於政事者。使之居政事之職。不必強之以文學。如此則人得各盡其所長。而朝廷之事。自無差謬之憂。

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諫人者。當因其所明而通之。則其言易入。

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全。而我不可以或虧也。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厚。而我不可以或薄也。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大。而我不可以自小也。

科舉之文。一時之文也。載道之文。千萬世之文也。科舉之文。未得舉。而求工之。既得舉。而隨棄之矣。載道之文。用之一日。而見為不可離。行之千萬世。而究不可易者也。

世人祇見利而不見害。故害即伏於利之中。世人祇見得而不知失。故失已寓於得之內。其有利而無害者。惟義乎。有得而無失者。惟道乎。

擇天下德義可尊者。立為太學之師。又拔天下英尤奇特之士。萃於太學之中。教以明體達用。修己治人之術。迨其學成。而布之天下。以廣其教澤。庶乎大道日明。聖學日廣。而人才日有所成就乎。予日望之矣。

萬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心也。即聖人之心也。在天地為因物而付物。在聖人為隨事而順應。謂之無心。不可謂之有心。亦不可。

窮經致用。必先讀於少壯之日。著書立說。大抵俟諸晚定之年。

教子弟者。自其幼而教之。則甚易。迨其長而始教之。則甚難。幼而教之。使順其性之本然。故易。長而教之。習染既深。使返其性之本然。故難。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大丈夫舉事。要當為人所不能為之事。若世間容易事。誰做不來。故朱子曰。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此胎教之法也。今人不講久矣。

學者固當主敬。然工夫又要勿忘勿助。緩寬緩。便恐涉於放縱。而有頹墮萎靡之患。緩謹守。又恐過於執持。而無寬舒自得之致。須是涵養省察。交致其功。而又循序漸進。優游不迫。則工夫自可馴致矣。

生於南而困於南，生於北而困於北，便非卓立特達之士，所貴乎君子者，不能不生于流俗，而豈能卓然自拔於流俗。

論語語者，如春風和氣之被物，不言而人自化之者也。讀孟子者，如謦言正論，日陳於前，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也。大學中庸，又造道入德之門戶，盡性達天之極軌也。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然合仁義言之，仁爲體，義爲用，分仁義言之，仁有仁之體，義有義之體，義之用。

朋友固當責善，而責善又自有道。其上者，積誠以感動之，其次者，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若誠意不至，而徒爭之以言，曉曉不已，是取辱之道也。

五倫別無虧行，祇各盡其道，便是堯舜世界。凡讀先儒語錄者，若以言語文字求之，祇覺平平無奇，若以爲入德之門，造道之極，潛心玩味，優游涵養，祇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古之時，衣食足而禮讓興，故多爲善。今之時，衣食足而驕奢生，故多爲惡。古人禮義生於富足，今人驕奢生於富足，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程子曰：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仇及親，視其親而納之火中，反略不以爲怪。豈不哀哉！夫焚屍之慘，烈矣，其恬不爲怪者，以風俗積習使然。未嘗返己一思之也，誠返己一思之，必有所不忍矣。

利不與，則民不能蒙福，害不除，則民不能樂業。官與民，其苦樂每相反，官以爲苦，必留心民事者也，而民自得其樂矣。官以爲樂，必不恤念民瘼者也，而民之苦乃不可言矣。

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請絕勿進。此皆顯然有見之言。

以血氣勝人者，小人之強也，以義理自勝者，君子之強也。天下之大，貪人皆天下之大怨人也，未有貪而不怨者。

謝應山曰：窮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故與其身顯而道晦，毋寧身隱而道彰。

得志行道者，士人之本懷，難進易退者，君子之大節。世之學者，多以仕爲榮，顏子曾子皆大賢也，皆傳聖人之道者也，又何嘗仕乎。

士大夫只爲看得這箇求字輕了，所以無事不可爲。呂舍人云：達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學者所當猛省。責己者，所以成己之德，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程子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可以觀其志量矣。宜乎所造之深也。

困學錄集粹卷之五

閩署公餘

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一收其效乎。

知與行不可偏廢，許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是行固難矣。程子曰：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朱子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是先知而後行也，若不知而能力行者，特其天資之高，生來純粹，所行偶能近道耳，故知行不可偏廢，而亦常相須，知之真，則行必力，行既力，則知益真，而守愈固。

用之則行，蓋有所以行者，身顯而道與俱顯也，舍之則藏，蓋有所以藏者，身隱而道與俱隱也，道與身俱爲行藏而用舍，始爲無負。

儒釋之辨，公與私而已。吾儒之學，是以公天下爲心，釋氏之學，只要了得一己，全是私心，吾儒之學，順其自然，釋氏之學，矯揉造作。

吾儒之學。修己以安百姓。釋氏之學。其修己處全非。又用甚底安百姓。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己體察。此真讀書妙訣。

君子安處善而樂循理。凡勉強而處善者。終有所不安。勉強而循理者。終有所不樂。故必安處善而樂循理者。始謂之君子。

畏縮之人。決不濟事。爲人須有英氣。方學得成。

蔣西堂曰。要做豪傑。成聖賢。決定要受一番不能堪之苦。從苦中動心忍性。千磨百鍊。直到苦中能樂。無入不得。方是真得手。真受用。世之做功夫不到家者。止爲不肯喫苦。故終於半上落下。卒歸無成耳。非初破聖凡關頭。不能確見其如此。

凡心有安便之處。便是人欲。

世人以隨衆爲通方。不知果見得道理真時。自不得一槩隨衆也。儼可以從衆。拜上豈可以從衆。

立言者。不要求新奇。祇要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則言出而人信之。後世亦將傳之矣。

人苟不能卑以自牧。則矜勝之心。爲害多矣。

致知力行。皆要以主敬爲本。致知者。敬以致之也。力行者。敬以行之也。致知不以敬。則所知或非其真。力行不以敬。則所行或非其正。

小人之交。易合亦易離。君子之交。難合亦難離。

東漢尚名節。亦氣矜之爲。非知道也。然於道爲近。故一變可以至道。

衣冠容止之間。最足驗人之學問。未有外之不肅。而內能恭敬者。

血氣之勇。不可有。有則足以憤事。義理之勇。不可無。無則難以衛道。

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以言治矣。

儉。德之基也。敬。德之聚也。誠。德之本也。君子修此三者而已矣。

理即具於事物之中。所以處之而得其宜者。義也。

中者。禮之無過不及者也。故言禮或有不中。言中而禮合其節矣。正者。智之是非不爽者也。故言智或有不正。言正而智得其當矣。

朱子嘗謂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思索。某只是做箇引路的人。做得箇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吁。吾安得躬行實踐之人。而與之商量爲學哉。

言者。心之聲也。觀其言。即可以知其心。賢者多言義。庸人多言利。胡康侯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欲何求。汝曹志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五事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亦可以知性情心之名目矣。

富文忠公少時。有屬之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公少時已能如此鎮靜。後來入進士和。所以卓然不可搖奪。勿自暴而自棄。願希聖以希賢。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他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可見平日若讀聖賢書。見得聖賢道理。不徒記誦文章。爲利祿聲名之計。自然見得他不是。豈肯被他引去。

天下之人。日在道中。而實日在道外。以止知爲善。聖賢之道。不知即吾心吾身之道。

朱子曰。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難鞭策。畢竟是自要讀書。今人謂中進士後。書即讀完了。可歎。

程子曰。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武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開闢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噓噓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噓噓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夫開闢者。小人之事也。君子喜成事。小人喜敗事。故用開闢。惟君子知小人之用間。而懷懷自檢其身。不使有間可乘。則得矣。

道德仁義。與生俱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之無盡藏者也。

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者。可以當大事。輕躁者。鮮不失之。

諸葛孔明有王佐之才。其言淡泊寧靜。鞠躬盡瘁。皆能見得道理分明。但取劉琦一事。便非聖賢正大光明之道。是其學間有未純處。

觀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其用力可知矣。觀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得力可知矣。

學問不得力。只是工夫不純。或作或輟。安望能有所得。

道亨爲亨。道窮爲困。今人以身顯爲亨。身晦爲困者。誤矣。

朱子論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疑。觀於外而駭然以疑。及其久也。諳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

若人之言。因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積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然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今人學道。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之書。分明易曉處。反覆讀之。更就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朱子此言。是學者用功最親切處。老蘇用之以學文。

而文成學用之以求道豈有不得道之理是在人之勵其志專其心純其功以勉之而已性之外無道道之外無性

朱子曰今之人大半習爲輕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至以金珠爲師隨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可唱則唱近習可通則通近習可通則通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誣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何復忍言之哉愚觀小人排擊君子無可指摘故假道學以爲名不知道者竟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學者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學也道不絕於世學日在於人人不學道將學非道乎爲此言者必將使是非邪正公私曲直君子小人漫無分別而後可也

吾人爲學須是要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日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日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的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

要人說迂說腐不要人誇巧誇捷

黃勉齋曰餘年方及冠從游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弗翼之者不啻己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也以餘從學之久庶幾盡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如此耳由勉齋之言觀之可見文公一生心事只是要繼往聖開來學使大道炳若日星聖學傳之無窮而已

遷善改過如撐上水船一篙一篙要隨時用力非如下九層坂不知不覺使到底

人止知農夫勤苦不知爲學尤要勤苦學者工夫不勤苦而欲有所得猶農夫不耕耘而望有獲也居鄉無以異於人恐成同流合汙居鄉有以異於人又恐成矯世戾俗讀孔子鄉黨篇學者當三致意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子註之曰道益明德益進是所會之友將以講身心性命之事而非文學詞章之事今日會友者所講皆文學詞章之事身心性命之理無聞焉又安望其明道而進德乎君子之於世也進非希榮退非名高亦因乎用舍之宜而已

叔孫武叔之於仲尼公伯寮之於子路孔文仲之於伊川沈繼祖之於晦翁誣毀無所不至然於仲尼子路伊川晦翁何損哉徒自貶其爲小人而遺臭無窮耳

乾坤之正氣世間之正人皆不可一日而或無者也無正氣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無正人則世界將從此壞矣

今之學者不爲聖賢之學勤曰吾家貧也亦思顏子何嘗富乎安貧樂道雖屢空其何傷今之學者不爲聖賢之學勤曰吾親老也顏子不有父乎尹焞不有母乎願以善養不願以祿養雖親老

其何傷而況求祿養者未必得祿也徒自營耳

明道先生云身勢無補公家事心充空令學業衰不能不爲之三致歎也

貧富貴賤天所命也人知君命親命不可違何不知天命之不可違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故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禮樂政教人之文也其見於當時而傳於後世者曰文治文教皆有道以寓乎其間者也自後世以操觚染翰爲文而文不本於道道不存乎文文日多而道日晦文日盛而道益失傳矣浮華之文日益以繁而其實之文愈不出矣安得身任斯道者而與之言文乎

丘仲深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誦讀講習以爲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以爲功果也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爲言人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徒事口舌無益身心縱誦千萬遍遍何益於佛天啓而錫以福祐耶其言最明曉可以解世人之惑

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既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真得守身之要學者不可不以爲法不然偶一失足遂貽千古之恨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三綱五常而已庶民去之去此者也君子存之存此者也能盡者爲賢人全節者爲聖人

五倫之外無人品爲人者從此立腳論人者從此著眼再不得差

人有不甘流俗之志而後可進於豪傑亦有不安豪傑之志而後可進於聖賢異端之學滋熾由吾儒正學之不明此盛則彼衰交爲消長故欲息異端莫如盡力於吾道之正使其光明盛大昭昭而不可掩則彼之學將消鑠無日矣

聰明正直之謂神必非可賄賂公行者也今人祀神以邀福亦見其惑矣使祀之而果得福是視神如世之貪官也烏足爲神乎

性者天之所賦也蓋性者天全而予之人全而歸之無愧乎天之所予是天之孝子也形者父母之所生也踐形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無忝乎父母之所生是父母之孝子也上不負乎天地下不負乎父母斯可以爲人子矣

天命之性有善無惡者也氣質之性有善有惡者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是還其有善無惡者也返氣質之性即爲天命之性也

今之居官者行非禮之事取不義之財莫不曰爲子孫計也豈知富貴在天子孫若無富貴之命雖黃金高如北斗豈能保乎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奈何祗知今日悖入之樂不思後日悖出之苦

草野之中要使元氣充足朝廷之上要使正氣常伸

學者之心各有所用用之於身心性命便是聖賢之學用之於富貴利達便是世俗之學仕者之心亦各有所用用之於致君澤民便是忠臣用之於肥身保家便是盜臣

陳了翁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亦可見其佩服之至矣。故其所造自不同。仁義禮智，迭述不窮，仁字包得義禮智，而智字又起得仁，正見一理渾然而流行不息也。若纔有開斷的時節，則此理便有止息的時候。

周子言主靜，恐其流於偏，程子以主敬易之，學者始得所持循，有功於吾道者不小。

鄉舉里選之法，是君求於士也。科舉之法，是使士求於君也。君求於士，則士貴；士求於君，則士賤。

呂新吾曰：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則悶而死。治河者，不可以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緩也，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有用也，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民亦然。

呂新吾之言，以為治民論也，予謂可為治河者之正論。

君子坦蕩，只是樂天知命而已。

或謂予之所言者，皆古聖賢之所已言也，又何必多此一番議論乎？予曰：誠然也。古之立言者，莫過於孔

曾思孟周程張朱矣。子思孟子，不以孔子曾子既有言而不言，程子朱子，亦不以周子張子既有

言而不言，予今又安得無言乎？今天地之生物，猶古天地之生物也。今之天地，不以古之天地已經生

物，而遂已其發育之功。今歲之天地，不以昨歲之天地既已生物而不生，來歲之天地，亦不以今歲之

天地既已生物而不生也。蓋天地生物，一歲有一歲之生成，即一歲有一歲之新意，其雨露之所滋，人

事之所養，既不能以大異，而亦不能以悉同也。聖賢立言，一人有一人之議論，即一人有一人之見解，

其時勢之變遷，人事之轉移，既不能苟為異，而亦不能強為同也。蓋人心日用則日生，道理愈求而愈

出，若必取古聖賢之所不言者而言之，是異端也，亦何足貴乎？予又安得無言乎？

真西山一代之大儒也，其大學衍義，深有功於天下萬世，而建離祈禱，事佛事仙，又何說也？吾誠不能為

之解。

伊川先生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學者須是有一望而令人親者，方可入

道。若輕躁浮動之人，無深沈醇厚之氣，欲求進於道難矣。

君子所以比德於玉者，謂其剛堅而未嘗不溫潤，溫潤而未嘗不剛堅。

公卿大夫，皆做正經事，不患政教不修，羣黎百姓，皆做正經事，不患衣食不足。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奇而陰偶，是陽一而陰二也。

士大夫居鄉，寧使官府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

古人臨喪，必有贊襄之人，自敦匠以至飲食之細，一切執事，無不各有其人。孝子惟盡其哀戚而已，今惟

孝子自主之，外既未能盡合乎禮，內亦或至竟忘其哀，是兩失之也。故古人臨喪之禮，不可不急講。

人知做文字要好，不知做人更要好。文字好，尚容易，做人好，只是難。

梓溪云：史臣作傳，遺其大者，不特一人也。宋范仲淹在天聖慶曆間，洛學未啓也，公用兵於西，張載上書

論兵，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遂以中庸一帙授之，夫中庸傳道之書

也。而公初揭後學，非見道分間者，能然耶？然則仲淹之所以為宋朝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略，先發後樂之心哉？史又稱公弱冠時，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傑也。竊謂范文正公一生以功業自許，故其學問不著，設使當日與周張二程講論一堂，而共明斯道，其所造豈可量哉？邵康節曰：面前路徑，須常用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此是處世之道，亦是自處之道。今人學不進，志不立，每以年少自恕，殊不知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幾十七八，明道先生作定性書，幾二十餘歲，人可以年少自恕乎？

溫公之德業，似過昌黎，昌黎之識見，則高於溫公。溫公倚孟子於法言之後，昌黎以孟子接道統之傳，

薛文清公曰：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功夫多，早移向此，庶幾萬一。薛文清猶悔用功之錯，今之學者，有終

身錯用功夫而不悔者，可哀也夫。

氣質未變化以前，只是氣質之性，而天命之性，初無所損。氣質既變化以後，復還天命之性，而天命之性，

亦非有加。

有妻則有夜，有作則有息，人必夜而休息，而後盡之動作，倍有精神。若非夜而休息，恐精神亦有時而竭

矣。春主生，夏主長，秋主收，冬主藏，必有秋冬之收藏，而後春夏之生長方能茂盛。若非秋冬收藏，恐春

夏之生長，力亦有時而竭矣。

或問：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是人性本然之體也。而程子張子又說氣質之性，豈天命之性外，別有一氣

質之性乎？予曰：人生只有箇天命之性，所謂氣質之性者，是指天命之性，墮於氣質之中言也。人生而

理具焉，所謂性也。人生而有知覺焉，所謂氣質也。性墮於氣質中，猶珠墮於水中也。性墮於氣質之清

者，則本然之性，依舊是善性，墮於氣質之稍濁者，則本然之善，或不能盡見。若墮於氣質之甚濁者，則

本然之善，全不見，而惟見其惡矣。然雖見其惡，而性之本善者自在，究不可謂性之不善也。若加以變

化氣質之功，而性之本善者，依然自見也。如珠墮於混水中，珠之光便不可全見，墮於泥沙中，珠之光

全不可見矣。然雖不可見，而珠之光自在，要不可謂珠之無光也。若加以澄清之功，珠之光依然自見也。

故自理之本然者言之，則天命之性也。自理難於氣質者言之，所謂氣質之性也。張子謂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是也。

有過人之學者，必有過人之識。蓋識由學長也。有過人之識者，必有過人之量。蓋量由識進也。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程朱得孔孟之傳者，予亦曰：乃所願則學程朱也。

朱子之大有功於後學，在補格物致知一傳，使學者有實在下手用工夫處。

諸葛武侯曰：才須學也。人之苦於才不足者，皆由於不知學也。學則理明，理明則才充矣。

自治宜嚴，防閑宜密，於快意之時，尤當加意防之。蓋快意之時，即滿盛之日也。滿則招損，盛則必衰，可不

懼哉？

一介寒儒，偶然得志，置身通顯，而即暴殄天物，侈用無節，亦思從何處得來乎？濫用者，必濫取，何可不戒。

賢己而不責人，恕人而不恕己，非有得於學之深者不能。仁義禮智，是道之本體，誠敬忠恕，是道之功夫，必用誠敬忠恕之功，而後可以盡仁義禮智之理。存天理，遏人欲，功夫須是平日之氣做起，此時人欲未萌，天理易見，試觀晚間所讀之書，有誦數愈勤，而不能記憶者，至次早平旦之時，悉能背誦，蓋由其夜氣清明也。身心性命之功，由此做起，德業有不日進乎。

或問：人物各循其性，人當循其仁義禮智之性，此易明者也。物又何以循其性乎？曰：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循牛之性，則用以耕，循馬之性，則用以乘，若用馬以耕，用牛以乘，則非其性矣。草木有草木之性，蓬莠有蓬莠之性，循草木之性，則植之土地，循蓬莠之性，則拔之水中，若以草木植之水中，蓬莠栽之土地，則非其性矣。推之他物，莫不皆然，又何疑乎。

薛文清公云：相業自大學經學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此言得相臣之體用矣。

永樂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學者不可於此枉用了功夫。

南軒張氏曰：善者性也，能為善者才也。此說極是，與孟子言性善情善而才亦善，甚相符合。

人把太極看得太高妙了，便不是太極，只是一箇大中至正無以復加之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或問：孟子云：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言性善情善而才亦善矣。程子又云：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是才亦有善有不善矣。二說何以不同？予曰：才者，性之發動者也。自其從天命之性發動者言之，則才固無有不善。自其從氣稟之性發動者言之，則才亦有不善。所貴乎學者，能變化其氣質也。若加以學問之功，變化其氣質，則性可復於善，而才亦可復於善。二說似異而實同。

或問：不能盡其才如何？曰：如人纔發得箇好念頭，從此充長去，便都是善，可以復其性之本然。若纔發得一箇好念頭，見得善之當為，卻又發一箇不好念頭，謂偶一為之，亦自無妨。這一箇好念頭，使不能充長去了，只是中間有阻滯，便是不能盡其才。

不欺心，而後可以不欺人，不欺親，不欺友。

薛文清公之學，以復性為要，以主敬為本，故其所造沈潛篤實。

德量深沈，要從動心忍性中來，正不得以事之難做，人之難處，而存怠忽之心。

張子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如淘井然。淘去濁者，而清者出，淘去清者，而尤清者出，至清無點塵，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

學者要有振拔卓立之志，不然，風吹草動，鮮不轉移。

人於一日十二時中，須是要知道此身心安頓在何處，溺於利欲，與溺於意見，俱不可與入道。或問：明道先生勸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何也？曰：有害道之書，有載道之書，害道之書不可有，載道之書不可無，使無載道之書，古來聖賢，不知幾千年，又何由流傳至今日乎。

學者理明而識定，則守一己之獨是，非求為異，發前人之未發，不害為同。學者先要道理見得真，考之前聖而不謬，則可以俟之後聖而不惑。朱子曰：命猶誥敕，性猶職事，情猶設施，心則其人也。為人凡事皆當知足，而獨至為學，不可有自足之心。

本性未復，則氣質用事，本性既復，則義理用事，本性未復，則見氣質而不見性，本性既復，則見性而不見氣質。

明體而後達用，倖成之功，發傑所不樂居也。德盛而後名彰，不虞之譽，高賢所不欲受也。

顏子之所以得蕭然於陋巷之中者，以孔子肩行道之任也。孟子之所以周旋於齊梁之庭者，以一身任斯道之責也。使春秋而無孔子，顏子安得而辭其責哉。故顏子不必為孟子，而孟子不得為顏子，時為之也。顏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有光風霽月之胸襟，而後有海闊天空之氣象。

聖人言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則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之當然也。氣則富貴賤死生壽夭之不齊也。以理言者，欲人盡性以至命，以氣言者，欲人守義以安命。聖賢言命，各有不同處，學者當各隨其語意而推之，以求其至當，不可泥而執之也。

求才於才，不若求才於德，有德而才在其中矣。無德之才，不可用也。故曰：士慾而後求智能，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尚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古今言性之家，始不辨而自明。

道者，學之的也，故為學必至於道。聖人者，道之用也，故求道必法乎聖。

或曰：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何以為君子，陰何以為小人？曰：陽為天，為春，為夏，天也，吉也，皆光明正大者也。春也，夏也，皆生物成物者也。以此思之，則陽之為君子，可知矣。陰為地，為夜，為秋，為冬，地也，夜也，皆幽暗隱晦者也。以此思之，則陰之為小人，可知矣。惟君子光明正大，小人幽暗隱晦，君子好成物，小人好敗物，故小人向有容於君子之時，而君子斷無容於小人之時。

賞以酬功，非以飾喜也。因私喜而賞，則賞未必當矣。罰以懲罪，非以飾怒也。因私怒而罰，則罰未必當矣。天下之理，不過感與應而已。有動必有靜，有盛必有衰，有陽必有陰，有塞必有通，有往必有來，有出必有入，有語必有默，此所謂有威必有應也。由靜又有動，由塞又有通，由往必有來，由出必有入，有語必有默，此所謂有應必有威也。此固天道之自然，亦人事之必然也。

持己以廉，明則如秋月之當空，待人以和，藹藹然如春陽之潤物，其為學也，希聖希賢，非徒記誦詞章，為邀利祿，博奇紫之計，其出仕也，教君澤民，非徒當官利達，為肥身家，飽妻子之謀，能如是也，斯可不愧於心，而為君子儒矣。

易以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此就在上者而言之也。學者當以損己益人爲益。損人益己爲損。己益人。世人之所謂損也。然益人者。人恆益之。是損己實益己之道也。故君子不以爲損也。損人益己。世人之所謂益也。然損人者。人恆損之。是益己實損己之道也。故君子不以爲益也。學者誠知損人即所以損己。益人即所以益己。其於損益之道。斯得矣。

楊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資陰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夫妻子之聞見必確。夢寐之呈露皆真。於此而無僞。斯真無欺矣。於此而無欺。斯真無欺矣。可爲學者考驗之法。

困學錄集粹卷之六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有陽不能無陰。有陰不能無陽。造化之自然。不能偏廢也。用陰以助陽。扶陽而抑陰。人事之當然。所宜參贊也。

君子之心。不敢邀福於天。而惟盡其在己。故其爲善必力。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其去惡必勇。不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小善必爲。則無善之不爲矣。小惡必去。則無惡之不去矣。

語言無味。是見道之無聞。語言無序。是見心之不在。

釋氏之學。祇是弄精神。吾儒之學。全是求義理。

宋太史送方正學序曰。古者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迪之。未嘗不喜動顏色。

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己也。宋太史之於正學。蓋早見其爲名教柱石者乎。

塞而後求衣。饑而後求食。晚矣。讀幽風七月之章。君子所以貴豫也。

君子小人之心。其大小皆有不同。君子之心。大則如天之廣大光明。小則如文王之小心翼翼。小人之心。大則放辟邪侈。無所忌憚。小則褊隘私吝。威威靡寧。

天下非無所之思。而無令名之難。亦非無令名之難。而無令德之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是天下之最難持者。莫如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是天下之最易染者。莫如欲也。能存心能寡欲。而學猶患其不進者。未之有也。

心之所想慕者曰欲。謂人之所好也。欲屬於念。其義虛。心之所貪求者曰慾。謂人之所嗜也。慾著於物。其義實。

能勝私而慾自可治。能順理而慾自可忘。

國家大事。生民休戚。同官者相與議論。皆當平心易氣以處之。不可有偏私之見。亦不可有爭執之心。貴求其當而已。

先儒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於此用功。其可忽乎。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泊力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使自不到墜墮。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治得大欲。便是治心修身之方。

聖賢與流俗。大相反者也。既以聖賢自處。勢必大遠於流俗。若以流俗自安。將至絕遠於聖賢。

士君子所以垂光青史。照耀後世者。視乎德業之隆盛。而不在乎名位之顯榮。

此學以爲絕也。而稍之者。代有其人。以爲續也。而爲此學者。又不可多得。落落古今。不過數人在天地。此學賴以維持於不墮。周程張朱。非宋一代之人。千萬世之人也。

天地生財。只有此數。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人當時時猛省。

天地間。只此一箇道理。只此一箇學問。往古來今。皆不能外。此道不明。此學不講。皆因人識見不到。試思。

人生天地間。所以無愧天地者何在。所以不負聖賢者何在。所以無忝父母者何在。皆當從此處做工。

夫何得習焉而不察也。

珠玉貴也。粟米賤也。然珠玉不可以救饑。粟米則可以救饑。錦繡貴也。布帛賤也。然錦繡不可以禦寒。布帛則可以禦寒。故聖人輕珠玉。錦繡。而重粟米。布帛。蓋無珠玉。於人固無損也。無粟米。則饑而死矣。無錦繡。於人固無傷也。無布帛。則凍而死矣。然粟米布帛。所以養身也。仁義道德。所以養心也。身無衣食。則身死矣。心無義理。則心死矣。人畏身之死。思所以救之。至於心之死。不知所以救之。亦獨何哉。

古人之學。擴其知識。充其才能。將以進德而修業也。今人之學。擴其知識。充其才能。將以隨俗而習非也。

古今之不相同如此。

羅整庵踐履篇言。言行相顧。可謂躬行君子也。其造道之深。好古之勤。力行之實。進退之正。辭受之嚴。皆可爲天下後世法。

水之積也厚。則負大舟爲有力。德之積也厚。則建大業爲有本。

易言乾坤。乾坤者。天地之性情。乾坤之形體。故易不可見。於乾坤見之。乾坤不可見。於天地見之。

古人云。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力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

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疏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之疏。而我遂自處於疏也。可謂曲盡人情矣。

謝上蔡七年去一矜字。常思不能去。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怒字。常見得不能治。可想其克治之難。亦可想見其用力之專。

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惠且直。不直爲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周子言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當細玩。蓋剛柔皆貴得其正。剛失其正。則爲強梁。柔失其正。則爲諂媚。君子不可以不審也。

聖人之進退。視乎陰陽之消長。各因其時而已。非有預於己也。義理無窮。知到老。行到老。學到老。無時可以住足。

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

君子比德於玉。素絲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汙。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

智崇效天。知識貴乎高明。故曰效天取高明之象。禮卑法地。踐履貴乎篤實。故曰法地取篤實之象。或問訓家之術。羅豫章曰。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弟。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籍。閨門之內。蕭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如是而家有。不日盛者乎。讀此語。恍若置身仁里。令人徘徊而不忍舍去。

此姑。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凌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

師教不如家教。傳曰。孔子家兒不誹罵。曾子家兒不詬闢。化使然也。徽士不可以爲山。而山由徽士而積。一勺不可以爲海。而海由一勺而積。一行非所以名聖人。而聖人由一行而積。故君子勿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

今人皆說世上無好官。不知無好官。由於無好人也。若做得人好。做官豈有不好的。不止做官。即做鄉紳。亦無不好的。

天下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無所間斷。在天地則爲變化。在事物則爲消長。在生民則爲日用。在聖賢則爲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爲進退。在晝夜則爲晦明。在古今則爲往來。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執相推。有常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無危不

子夏曰。切問而近思。思之所以欲其近者。以其思近則能精也。若泛思。則必無功。縵而存養。所以預養吾內也。動而省察。所以求利吾外也。內外交致其功。而學問之道始全。張橫渠先生云。精義入神。素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義吾內。學者正好處此用功。

平。無易不傾之說。使之爲物理之固然。而不可忽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無咎矣。然則易之爲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李徵之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磊落之外。卻無杆尺直尋之意。此論可稱平允。

天下全才難得。而一世之才。自足以分任一世之事。故唐虞盛時。水火工虞。各專一職。而不必其相兼。孔門弟子。德行四科。各具一長。而不必其全備。故用人當用其所長。而教人者。又當教其所短。

忠臣惟恐其君之不好學近儒。奸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蓋好學近儒。則道理明。賢否辨。不能以僞妄欺之也。

時不可爲。則亦已矣。而時之所可爲者。不可不自勉。勢不能爲。則亦已矣。而勢之所能爲者。不可不盡。所謂寬得一分民力。即受一分之賜也。

王伯厚曰。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小人之傾陷君子。未有不以黨爲名者。人若能辨君子小人之類。自不爲其所惑矣。

居顯榮之位。世人之所謂貴也。然使富厚有餘。而德不足以充於己。澤不足以被於人。世人之所貴。反爲君子之所賤。居草野之中。世人之所謂賤也。然使道德仁義蘊於心。令聞廣譽施於身。世人之所賤。反爲必非君子所貴。故君子不思名位之不至。惟患德業之不修。

古人云。學古入官。蓋體國經野。立政愛人之事。類非不學無術者所能勝任。而愉快。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今之仕者。其始既以不學而入政。其繼也。又以入政而不學。百姓何由蒙福。

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有其位者。行其權。無其位者。託之言。其爲有功於斯世一也。天道不可一日而無陽。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子。故邵康節曰。易也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道也。及其長也。則之於未然。及其消也。則之於已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是可與進學者惟剛。可與近道者亦惟剛。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又嘗語敬之曰。這道理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儒弱

須是更改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騙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檢點，公曾看易，易經說陽剛好，陰柔是極不好，此皆言學者求道貴勇也。或曰：「爾云柔能克剛，非乎？」子曰：「若處世，又當別論，但遇綱常大事，卻要蛇不得，須是仗剛正之氣，方能擔當得住。」

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人止知財聚之樂，而不知財散之樂。財聚則人同欲，既利於己，必害於人。己之所樂，乃人之所苦也。人又止知財散之苦，而不知財聚之樂。何謂財散之苦？蓋財既恃入，自然恃出，或散於天災，則水火之降受者是也；或散於人禍，則盜賊之劫掠者是也。此財散之苦也。何若周人之饑，救人之難，人既受我實惠而感激之，我亦可無禍患，而且得美名，非所謂財散之樂乎？此其理，惟君子知之，小人則不知也。

王伯厚曰：「湯伯紀自微云：春秋實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澤，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吁！功名易立，晚節難保，此身一失，萬事瓦解。士君子不可不早自審處也。」

司馬德操戒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勿以貧而行不高，此至論也。」朱文公謂古人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固亦無害也。予聞馬援戒其兄子書，是稱兄之子，弟之子，迄漢猶然矣。

王伯厚曰：「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愚足曰：大道不常顯，亦不常晦。學無時不可講，無處不可講，與父講慈，與子講孝，與兄弟講友，與朋友講信，與學者講希聖希賢，與官人講致君澤民，無時非講學之時，無地非講學之地。」

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汙，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乎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魄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槩矣。」

先儒有言：「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蓋必己心無欲，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也。豐年則饒，凶年則饑，常平之法，古之制也。今能實心行之，百姓亦自蒙福。

致堂胡氏曰：「伯夷叩馬之諫，孔子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史遷之言，多不可信。如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亦不見於春秋之書。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益，小飲則小益，伊川為羣飲於河，各充其量，義理無窮盡，猶河海也。學問無止境，猶大小之飲也。顏子之欲罷不能，孔子之憤樂終身，皆為無止境也。唐詩晉字，漢文章，何嘗不可傳，然而去孔孟程朱之書，則遠矣。學者不用力於聖賢經傳，何為學有用之精神，置於無用之地？」

或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此名言也。」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吾心止寸許，可以包天地古今，奈何自暴自棄，謂聖賢豪傑非我所能為乎？」

布帛菽粟，衣食之原也。天生之人，成之，不以前歲已生已成而今歲不生不成，亦不以今歲已生已成而後歲不生不成。道德仁義，古聖賢之所已言也。前哲不以聖賢已言而不言，我又安能以前哲已言而不言？

曹真子曰：「士人進而讀學庸論孟，言言聖訓，然思以是博富貴，虐取窮民，誰敢違者？陵傲鄉鄰，誰予抗者？予讀書得第人也。嗟乎！吾夫子乃令人如是耶？則雖曰誦夫子書，何益？自樂此語，凡讀書得第人，皆當書紳深自儆省。」

人生百年者有幾，即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既為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為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得六十以後，即發憤欲為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真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即志聖賢之學，以舉業勸之時，庶乎將來有真人品，真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此至言也。」

今之學者，幸生大道昌明之世，日所讀者，理學之書，日所作者，理學之文，但日所行者，未必理學之事，使以所讀之書，所作之文，實體諸身心性命之際，則聖賢可至，何處大道之無傳乎？

朱經陽曰：「面日一毫不取，可信為廉乎？未遇一事，而日一念無私，可信為公乎？汪默庵曰：『老年更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是可惜。』此惟親歷其境者知之。古人所以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歎。」

天地之塞吾其體，只是一箇氣字。蓋言此氣充滿布濩於天地之間，吾人得之以為體者，即此氣也。即朱子所謂氣以成形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箇理字。蓋言此理主宰運行於天地之間，吾人得之以為性者，即此理也。即朱子所謂理亦賦焉者也。

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天之所以厚待夫人也。學者當體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之意。蓋天之將伸是人，必先屈之，天之將亨是人，必先困之。從古聖賢，皆是由困而亨者。

真西山以崇敬畏，戒逸欲，衍正心之要。人只一心，不是天理，便是人欲。能崇敬畏，則天理無不存矣；能戒逸欲，則人欲無不去矣。存天理，去人欲，而心又安有不正者乎？蓋天理自在人心，常自流行於人倫日用事物之間。當此心清明之時，是非可否，原自不亂，應酬措施，動罔不誠，但恐操存之功或閒，省察之念或疏，聲色貨利之見動於中，隱微邪說之徒惑於外，一為私欲所染，此心遂為所蔽而不能祛，遂為所累而不能遣。天理分數，從此日減，人欲分數，從此日熾。念慮紛馳，事理乖違，喜怒哀樂，有偏舉措，因而失當，雖欲求一事之正，不可得矣。

學者潛心聖賢，蕭索往哲，須是析義理之微茫，窺道德之奧深，使古人有不見我之歎，方是善讀書者。

人生世間，必定要學，學不外致知力行。二者卻是終身學不盡的人，只以因循怠惰，就把日子都錯過了。到兩散庭空的時候，止落得一箇碌碌庸人，與草木同腐。人若果能於一日之間，知其所當知，而不求其所不當知，行其所當行，而不求其所不當行，不要空閒了一時，這纔算得致知力行，這纔算得學，所以希賢者在是，所以希聖者亦在是。

尚父告武王曰：敬勝意，義勝欲，孔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二字，是古來帝王聖賢傳心之要。亦即學者審端用力之地。蓋敬是嚴恭畏畏，心有所存，主之謂敬，則萬善俱足，意則萬善俱廢，義是宰事事物，皆合天理之謂義，則理爲之主，吉因禍福，皆繫於此，人須是時時存養省察，使敬與義常爲之主，而不使怠與欲得以乘其隙而入之，則心自無不正，而事自無不當矣。

夫人當一室絃誦，功力既深之餘，忽焉而意趣橫生，油然而不容已，忽焉而興致煥發，勃然而不可遏，在人固不知其所以然，而已亦莫能名言其所以然也。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之理義悅心，景況正復如此。

昔之學者，尊朱子則背陸子，尊陸子則背朱子，今之學者，尊陸子者，欲引陸子而附於朱子，尊朱子者，並欲援朱子而歸於陸子，吾誠不解其意欲何爲也。

聖人無欲，賢人過欲，庸人縱欲。

實者心之聲也，多言則受累矣。故君子慎言語，飲食所以養人也，或過則足以害人，故君子節飲食。

黃東發曰：古說曰：邪也，竊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平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即爲回轉。若所謂杜尺直尋以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即入於邪，不可復返。曰：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胡敬齋曰：爲學第一怕識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開斷，識見不真，則志向不能專一，工夫開斷，則義理無由純熟，若能真知灼見，而加以不息之功，其於造道也何難。

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郡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卒就大業，可見聲利之易以惑人也。余方在仕途中，每誦斯言，以爲至戒。

朱子云：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端緒紛紜，事業不得做，只恁地死了的何限。夫天下至大，山林隱逸，賢良方正之士，或亦不乏也，須是大加搜羅一番，務使盡出而爲世用，其於天下國家之事，或未必無小補也。

親師取友，皆學者事，但師體貌嚴重，善學者大約得朋友之力爲多。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從來莫大之禍，皆起於一念之不忍。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是以君子當懲忿而窒欲。

鄭致遠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耶？拱而對曰：讀書止於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書也。今之誦讀不輟者，止知科舉之在是，庸有知因書以求聖人之道者乎？

胡敬齋曰：容莊則心正，予謂心正則容莊，未有容不正而容能莊者。馮少墟曰：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曉鬼神欽，於此可見君子之所以坦蕩蕩，小人之所以畏葸也。

雖有窮鬼極惡之人，必不樂居窮鬼極惡之名，於此可見人性之善。荀子告子之誤。

仙家每稱飛昇，不知飛昇有何趣味，有何用處，而人每臨稱之也，縱使白日昇天，逍遙蓬島，於身心性命何益，於家國天下何裨，所以仙家之術，儒者不道。

變化氣質，必用困勉行之功。

風俗因人爲厚薄者也，有君子之人，講明禮義以化導之，俗之薄者，可使之爲厚，若無人以化導之，俗之厚者，亦趨於薄，然人又因風俗爲善惡者也，俗之厚者，富人習於禮義，貧人守其勤苦，俗之薄者，富人流於放蕩，貧則習而爲非，是在移風易俗之君子，轉移而默化之。

誠敬雖是二事，其理實相因，誠則無不敬矣，敬則亦可以進於誠矣，誠是敬究竟處，敬是誠入手處。世人每厭平常，喜奇異，而道無所爲奇異，中庸言君子之道，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知庸者，古今之達道也。

薛敬軒先生謂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竊謂千古聖賢之言性，一善字括盡。

陰邪小人，言足拒諫，智足飾非，論喜怒，不論是非，喜的時節，不難稱盜跖爲伯夷，怒的時節，不難毀伯夷爲盜跖，人主不知而誤用之，烏有不受其害者乎？

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只是與人爲善。

敬存於心，則不敢妄想，敬在於事，則不敢妄爲，凡妄想妄爲者，皆不敬之故也。

程子論學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朱子又益之以反躬以踐其實，蓋知行並進，爲學之功，始得完全。

氣字原離不得理字，浩然之氣，配道義而出，從集義得來，若非用集道功夫，便是血氣，安得浩然。

財散民聚，原不是私恩小惠要結於民，故朱子有言：不是特地散財與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此意最好。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虞廷之惟精，大學之致知，中庸之學問思辨，皆致知之事，虞廷之惟一，大學之誠正修，中庸之篤行，皆力行之事，而敬者，又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近守格闕者，以此，遠導都魯者，亦以此，此是千聖傳心之要，亦是後學希聖之方。

孔子之道，雖傳之顏子，曾子，子思，實至孟子而大發其精微之蘊，孔子只言仁，而孟子則兼言仁義，孔子只言知言，而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而孟子則道性善，且言情善而才無不善，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孟子闡

孔子之道，雖傳之顏子，曾子，子思，實至孟子而大發其精微之蘊，孔子只言仁，而孟子則兼言仁義，孔子只言知言，而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而孟子則道性善，且言情善而才無不善，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孟子闡

明孔子之道，實能發顏子曾子子思之未發者也。是孟子之學，不獨有功於顏子曾子子思，而實上有功於孔子，下有功於後學者也。

信者以實心存之，而無一毫之虛浮也。以實事行之，而無一毫之詐偽也。雖始終如一，內外如一，說即有生知安行資質，猶當下困勉行功夫，德業方可成就。今學者以困勉行的資質，卻欲用生知安行的功夫，以妄希逸獲，吾未見學之能進，德之能成也。

王魯齋曰：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微開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機，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學者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為，則非朱子教人之意。

曹月川嘗言：為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慎，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真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真而去其妄。至事務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即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使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慎獨之法也。

朱子曰：讀五經，用功多，得效少，讀四書，用功少，得效多。朱子一生之功力，盡在四書，自有朱子之集註，而孔曾思孟之道，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矣。

困學錄集粹卷之七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程子曰：性即理也。是指在心之理而言也。若在手之理，則不可以言性矣。竊謂具於心之性，即見於事之理也。

古今不過數聖人在天地間，而綱常名教之大，歷千秋萬世而常存。古今亦止此數聖人在天地間，而微言大義之垂，與日星河而為昭。

孟子所謂良知，即張橫渠先生所謂天命所知原無待於聞見也。格致之知，乃聞見之知，由德性之知而推之者也。陽明合而言之誤矣。

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張子曰：天授於人為命，人受於天為性。朱子註中庸首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從伊川也。謂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從橫渠也。從伊川，兼人物道理為全，從橫渠，專責人身上，以二節三節專言君子體道之功也。

程子曰：治天下者，必先正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學聖賢者，亦當如是。

仁義禮智之性，謂之四德。此天之所以賦於人者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亦謂之德。此人之所以全乎天者。

也。

薛敬軒先生曰：程朱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又云：以世儒之論，折衷於程朱之言，其是非一見而判然矣。看來只折衷於程朱，便是辨其真是真非之要法。讀書要得古人之心，且要因其文詞而得古人立言之意。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真讀書之善法。

性理二字，朱子曰：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凡仁義禮智忠信誠敬之類，皆性也。皆具於心者也。故曰在心喚做性。凡持己待人應事接物之類，皆事也。皆有一理者也。但理因事而見，故曰在事喚做理。人只要心裏常存一箇性字，事上常見一箇理字，則日用之間，莫非道之所充周矣。

形上的道理，即在形下之中。上達的道理，即在下學之中。舍下學而求上達之理，離形下而求形上之道，愈求而愈遠矣。

理欲消長，一身之大防。道脈純雜，萬世之大防。一身之大防，固不可以不謹。萬世之大防，愈不可以不嚴。是非邪正固當辨，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更不可以不詳察。

舉世皆遵理者，有一人不遵理，則不遵理者無以自容。舉世皆不遵理者，有一人遵理，則遵理者亦無以自容。舉世皆守法者，有一人不守法，則不守法者無以自容。舉世皆不守法者，有一人守法，則守法者亦無以自容。

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為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即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即從四十歲用功。譬若奮勵，不為他物所搖撼，日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即至六十歲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十七十用功。豈起看梁，踏定腳根，止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即皆可聞道之時。亦願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遭，豈不可憐。

理路直捷，欲路邪曲。從理則光明正大，從欲則昏暗曖昧。所以君子心逸日休，小人心勞日拙。惟木從繩則直，惟事合理則順。

事不說於正道，言必衷諸六經。事不說於正道，言必衷諸六經。事不說於正道，言必衷諸六經。事不說於正道，言必衷諸六經。

讀孔子兩箇如之何，知天下無難處之事。讀孟子三箇必自反，知天下無難處之人。

朱子曰：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何如文字，須是見得道理分曉，方纔會好。前面數句說的好，是他見道理處，下面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便是見得道理不分明。故學者讀書，須是處處體認。

得道理真，文字自不走作。

人心是形氣之私，知覺運動之心，感於物而發者也。道心是義理之正，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人心能以道心爲主，則人心皆道心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若道心一爲人心所使，則道心即人心矣。

知止者，由學問思辨之功，以達到極深研幾之地者也。蓋格物致知功夫，已到十分盡處，體是理一，用是分殊，也是理一，恕是分殊，大德敦化是理一，小德川流是分殊。

論一時盛衰之勢，則正不勝邪，論千古是非之公，則邪不勝正。

朱子曰：某生平得力在大學一書，看得大學一書熟，以後看書，便不消費力。把大學作箇綱領，便知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如滿屋散錢，一索貫去，曾子平

日是篤實之士，於聖門獨得其宗，其知一貫有目，而闡明聖學之統者，爲功不小。又云：大學是一箇開架，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綱領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其條目也。學者能讀得一部大學熟，再讀論孟，再

讀中庸，則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內聖外王之學，明體達用之道，一以貫之矣。

天下事，道理自有一定，苟能見得到時，人定其能勝天，其委於天者，皆因人事之未盡。

蔣西章生日自誓曰：自今生日爲始，只如脫胎換骨一番，從前弊習，悉於昨日止，等諸隔世，從後德業新造，即於今日起，另闢乾坤，出凡入聖，日就月將，萬不許再墮俗坑，負天地父母生成之恩，學莫先

於立志，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觀西章自誓之言，思過之銳，可謂有志者事竟成。

所志者遠，則近者不足爲，所見者大，則小者不足計。

明道先生似孔子，有溫厚和平氣象，伊川先生似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

學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全夫人之量而已。朱子曰：學效也，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未能孔

子，便效孔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學者從此學之，正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者也。

守先王之道，則前聖由我而繼，待後之學者，則來世由我而開。此身何等道大，豈可稍自暇逸，以自小其

量。

學術亦蔽之矣。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人之爲學，只此成法而已。姚江一派，皆口使說顏之卓立，曾之一唯，至於博文約禮，則又云：但可謂之弗畔，而不可謂之知道。於孔子教人之成法，合乎否乎？

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爲良知之說者，遂以聞見爲次而不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盡欺人乎？

世人有志於學者，少嘗言儒門澹泊，收他不住，然一種世味澹泊之人，卻又不多務學，多向別路去，蓋儒門緊嚴，人不耐檢束，樂於縱肆耳。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前，此等人爲子弟，尙將見黜於師長，今

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做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

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

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間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刑軻最政，其最著也。秦漢間諸儒，必是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爲之說。豈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於父母之存沒也耶？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人，化爲無用，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物，化爲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尊陳王，誦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

苦精微，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且家有其書，士人挾冊，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

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開讀程朱之書，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

能虛心篤志，求所爲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此種習尚，不能不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

艾也。

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於古，予則謂文章莫盛於宋，以載道也，非道，而何以爲文乎？此宋文之所

以超邁漢唐也。方正學先生云：宋文可追並兩周，其言不足信乎？

朱子與呂伯恭集近思錄，因不見道體之本原，故以太極圖說爲首卷，然又以太極圖說，初學未易

通曉，反似遠思錄，而非近思錄，故朱夫子又教人讀近思錄，當從第二卷讀起，讀至末卷，然後翻轉來

胡敬齋云。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甚無謂。引入入異端去。又讀朱子答蔡季通書曰。參同契一哥已下手。剽販矣。轉看轉驗不得。又似非朱子所註者。學者於此。不可不詳考也。

張楊園曰。復古本大學。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仲己說耳。是知凡以古本大學爲可從者。皆姚江一派也。蓋大學一書。經程朱改定。聖賢遺理。已昭若日星。以古本爲言。非欲畔程子。又何謂耶。

諸葛庵曰。陳利夫爲學之要。見得敬字親切。實下功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所有養。而妄念不作。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奪。

古者祭必用幣。猶人相見。有贊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蔣西章曰。學者志不立。每日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既孤。士君子益當以身任之。

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曰。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曰。若說道不可行。事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爲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

古來大聖大賢。只認得一箇是字。故能大有所成就。道德之士。樸素無華。獨見其高。庸俗之子。錦繡彰身。適增其醜。人奈何不求性分之富貴。而求世俗之富貴乎。

天下最無用者。無志之俗學。因循之庸夫。既在天地間。做箇人。便要成箇人。纔好。自己思量。還是要做聖人。賢人。還是要做庸人。俗人。人在天地間。居三才之一。原自不小。做一時一世的事。便是一時一世的人。做千秋萬古的事。便是千秋萬古的人。誰得而限之。

汪雲龍生孫。知其有立也。曰。富貴非所期。惟期汝能讀書爲聖人之徒焉。斯已矣。因命名曰學聖。可謂知所重矣。

人要處處討好。將來必流於鄉愿。蓋不爲不善之所惡。必不能爲善者之所好。若既欲爲善者之所好。又欲爲不善者之所好。非鄉愿而何。

宋儒以漢儒爲訓詁者。以其無身心體驗之功也。至程朱講書。幾教人存誠主敬。格物致知。從身心性命上實在做工夫。學者生程朱之後。實爲大幸。不患無從入之路。只患無真實之功。

今人只汎言不要錢。而不知衷之以道義。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又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又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凡辭受取與。當以孟子爲法。

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

國學集粹 卷之七

爲人臣者。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大有所爲。爲人君者。必能使其臣有所不爲。而後可資之以大有所爲。大學中庸。原在藏記之內。自王堯臣中狀元。宋仁宗以大學賜之。呂樞中狀元。宋仁宗以中庸賜之。已開四書之端。程子乃取魯論孟子合爲四書。而孟子一書。司馬溫公不能無疑。許江李氏且恣意譏之。迨朱子集註出。而後世學者始知所尊守。是程子之合四書。與朱子之四書集註。皆大有功於前聖。大有功於後學。千萬世不可泯滅者也。

世人盡韓退之。小而而美。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也。尙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事文宣王廟。鄆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古人多用畫像。程夫子以畫像若有一髮一毫。不相符合。即是他人。故只用木主。蓋慎之也。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蓋在上爲好尚。在下卽爲風俗。上重學。而天下之人羣趨於學矣。上重廉。而天下之人羣趨於廉矣。上重節義。而天下之貪鄙者消矣。上重恬退。而天下之奔競者絕矣。性理爲道理之本原。通鑑乃法戒之成規。讀性理而不見道理。讀通鑑而不知法戒。與不讀者何異。

從後渠曰。端吾貌。正吾言。人斯敬之矣。非人也。吾自敬也。怠吾貌。易吾言。人斯慢之矣。非人也。吾自慢也。此與孟子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同意。

學者當學模範人。做工夫。方有實得。宋之尹和靖。元之許魯齋。明之胡敬齋。皆曾讀其文。行過其言。實過其名。從此三人學去。再不得差。

守令之賢否。每視乎上官之好尚。上官如以清廉爲賢。耶。有司雖不免爲清廉者。如以貪婪爲賢。耶。有司誰不化爲貪婪者。大吏之關於地方也。重矣哉。

陳清湖之學。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

王魯齋先生曰。今之讀書者。晨窗向白。執編而長哦者。科舉之文也。夜鐙欲灺。掩卷而細繹者。科舉之文也。書非不讀也。而讀非其書。及其一第也。神疲力瘁。於讀書期會之中。心飛夢繞。於富貴榮達之地。書則不暇讀矣。爲士而讀非其書。爲吏而書不暇讀。善何時而明。初何時而復。天之所與我者。至尊至貴。則舉而棄之。豈不可哀也哉。嗚呼。驚雷破柱。萬類扶蘇。世之聞先生之言者。何嘗昏而無扶蘇之日歟。

陸稼書四書大全。格遵程朱。不可不看。其困勉錄。未幾手定。所載之說。不能盡純。學者不可不知。朱子於大學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於論語釋學字。又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是天命之初。渾然至善。學者不過明人性之善。復其本然之初而已。

夫子開口說一箇學字。朱子既以復性解之。而於全章後又補出學之正三字來。正恐學者錯走了路頭。

國學集粹 卷之七

國學集粹 卷之七

學之正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周程張朱是也。外乎此者，皆異端也。所以能時習而說而樂而不倦者，皆以其學之正也。若學之不正者，又焉能有此其況乎。

曾子之聞道，在一貫。曾子之用功，在忠恕。學者欲聞一貫之道，須用忠恕之功。

陸稼書先生聞理學宗傳，因歎近來南力有一黃蘗洲，北方有一孫鍾元，天下學者多被其教，得不消不楚，惟其學純，故明辨如此。

辛復元先生品行精粹，學問醇正，薛文清而後，山右一人也。

丁文恪公與友人書曰：吾人站立須有地步，此後從遠取舍，便成破竹之勢。此先生之格論，行己之奧樞也。

吾道甚淡甚苦甚寂寞，然淡而有不甘者存，苦而有不甘者存，寂寞而有不甘者存，人能於淡處而得其不淡，於苦處而得其不甘，於寂寞處而得其不寂寞，方可稱真正學者，方可造聖賢地位。

謝上蔡先生曰：窮理只是窮箇是處。朱子說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此窮理之要也。

王魯齋先生曰：堯舜吾知其為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為王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為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竊謂孔子以前之書，當取信於孔子，孔子以後之書，當取信於程朱。程朱之學，孔子之學也。出於程朱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陸王異端之言，吾之所不敢信也。後之學者，尚其審所趨哉。

靜觀萬物之理，靜涵動也。動順萬物之情，動主靜也。時而靜也，而動之機未嘗息。時而動也，而靜之理未嘗忘。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故學莫先於存心。存心莫要於主敬。先儒所謂且教靜坐者，謂心下熱鬧，即看道理不出，所以要靜坐，養得此心湛然虛明，方好應事接物。不至差錯。若面壁靜坐，斷絕思慮，是寂滅其心也。豈聖賢存養之謂。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後人猶譏之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甚矣學之貴於知道也。文之貴乎能載道也。學者可不審所重輕，而漫以文自矜哉。

陸稼書先生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內有載告郭友仁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先生謂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又校至二十卷，有載劉禹夏欲做虛靜功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先生謂觀此益見郭所述未確。予亦謂大禹惜寸陰，半日靜坐，豈不荒廢半日工夫。朱子必無此說。

國學集粹 卷之七

惜陰錄曰：大學乃曾子一生傳聞行知，念念不忘者。門人熟察得其意，故記為傳。想亦子思流也。戴氏連云：孔伯居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帝王之道失墜，作大學以經之，作中庸以緯之。可知學庸二書，皆出子思之手。朱子注大學曰：門人記之。豈曾子之門人，猶有過於子思者乎。

朱子曰：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為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恐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恐懼修省。夫子之所謂可以無大過者，以此。

王魯齋答葉通書曰：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為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為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煞耳。尊論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為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愚謂中庸固為子思之書，而大學亦成於子思之手。朱子曰：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曾子之門人，有過於子思者乎。況大學中有曾子曰：先儒以論語有子子曰：曾子曰：遂以論語為成於子思之門人。夫有子之門人，未聞有著名者，而曾子之門人，舍子思其誰乎。今觀魯齋之言，是論語亦成於子思之手也。子思之有功於前聖，有功於後學，莫有大焉者矣。

劉文烈公曰：四民之中，士為首。磨勵之術，士為先。雖經叛道者黜，而經術重，巧讒速化者，而德行出，此其勵世磨鈍之至要也。安得賢士大夫秉正嫉邪，而一為之倡乎。

講學所以明道也。借講學之名，而主持陸王以亂道，吾不知其何心也。

太極圖說，前言天之太極，見得天理之本然。後言人身之太極，見得人事之當然。能盡得人事之當然，使至乎天理之本然，所以胡敬齋說天人之理雖一，而天人之分則殊。天做人的人，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的，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應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的，夫人即是那天命不已乾道中來的，吾之性，即是那各正性命的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後而應事，各得其所。天與人亦流行而無間矣。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剩著一箇合字。

陳伯玉領鄉薦，宗黨榮之。公曰：科目何足矜。當為真孝廉，以無忝所生。嘗斗室抱吟，吁衡當世。見民心離散，儲精置竭，恆咨嗟歎息。謂苟出而圖吾君，必竭力致身作一番實落經濟。彼全軀保妻子者何為。後成進士，其雄才大略，忠肝義膽，照耀人耳目。一時諸公，羣推其學為經世志在匡時。

時遇災荒，賑粥不若散米。蓋一人之粥，止可食一人。若散米，令拾野蔬撿和食之，則一人之米，即可食二人。於窮民更便，但賑粥之弊少，散米之弊多。

君子之仕也。以慈祥悅僇爲本。所在無赫赫名。既去而人思之。

劉文烈公曰。士所尚惟志。志趣定。何論山谷。何論市朝。何論早暮。何論晚發。抱此素心。與墳典丘索爲窟。瘞瘵夏商周相往來。則一室之中。儘可與天地萬物同寥闊。文烈公具此胸襟。自無入不得。其於禍福生死。何足以動其心乎。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惟堯舜之心至今在。所以堯舜之人至今在也。學者存堯舜之心。即能爲堯舜之人。雖幾千年可也。彼長生久視之說。無論不可求。正亦不必求也。

讀大學當識一明德字。讀中庸當識一誠字。讀論語當識一仁字。讀孟子當識一性善字。從此體貼。方有得力處。

高孔垣爲五臺令。清介強毅。嘗自署曰。爲國計。復爲家計者天災。從己心。不從民心者人禍。此可謂高出流俗。然去大學之教。猶有間也。大學之教。一家仁。一國興仁。而何家與國之分。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而何己與民之別。

惟仁義是崇。非堯舜不陳。是孟子善承前聖處。夜氣醒幾希之脈。雖鳴鶴善利之聞。是孟子喚醒後學處。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子思言誠之者人之道。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盡性。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思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子思言潛伏言屋漏。孟子言夜氣言雞鳴。此是孟子受業於子思。得其真血脈處。

性屬理心屬氣。理無形影。而氣有清濁。心又是氣之最精爽處。故能具衆理而應萬事。王仲復曰。心以虛靈二字言。則虛是體。靈是用。以虛靈知覺四字言。則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分晰體用處最精細。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主。一只是做這一件事。心便專在這一事上。如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便心下千頭萬緒。總要內邊不胡亂思想。外邊不胡亂做事。則自然能敬。

宋元間。族長主祀事。至明則宗子主祀事。竊謂宗子之賢者。自應主祀。或宗子不能主祀。用族長主祀亦可用。若用族長之賢而有職者主祀。更爲妥當。

一主敬。則身心有所收束。做事皆有精彩。一不敬。則身心便無著落。諸事俱至廢弛。御善良當以寬。則人知所勸。治強暴當以嚴。則人知所懲。

義禮者。居家之本也。貧賤之家。恪守義禮。其興也勃焉。富貴之家。不守義禮。其衰也可立而待矣。明道先生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明道先生謂爲不雜者。或不雜於異端。

乎。由愚觀之。不雜者。張子厚一人而已。邵堯夫自私自利。類於佛家。與吾儒之幼學壯行者異矣。龜逸脫離。類於仙家。與吾儒之憂國憂民者異矣。伊川先生亦云。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安得謂不雜乎。若司馬君實篤學力行。而致知之功未至。尊楊而疑孟。則是非之不分也。帝魏而寇蜀。則邪正之不分也。又烏得謂不雜乎。故謂不雜於異端。則可。謂於聖賢之學不雜。恐猶未也。

獨少城曰。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此語見得極真。論語辨別君子小人處甚多。或言心術。或言品行。或言行事。將論語中論君子小人者類聚觀之。其言心術。可以考自己之心術。亦可以觀他人之心術。其言品行。可以考自己之品行。亦可以觀他人之品行。其言行事。可以考自己之行事。亦可以觀他人之行事。如泛然看過。便無收益處。

慎獨註。朱子又添幾二字。幾字。即周子幾善幾惡之幾。幾者。善惡分界處。亦君子小人分界處。由一念之善幾。推之至於無不善。便是君子路上人。由一念之惡幾。推之至於無非惡。便是小人路上人。君子小人。只在此分途處。審字。有嚴加辨別之意。辨別得是善幾。便加意擴充之。辨別得是惡幾。便痛加克治之。務使善日長。而惡日消。方全得慎獨之意。

誠意爲善惡之分途。誠意則爲善。不誠則爲惡。先儒所以謂誠意爲善惡關。又謂之誠偽關。是曰是。非曰非。可曰可。否曰否。邪曰邪。正曰正。此青天白日。正大光明之景象也。近世學者。每不樂分別是非。可否。邪正。必欲渾而同一之。吾不知其何說也。

陸稼書先生作太極圖說。大旨謂不在明天地之太極。而在明人身之太極。此等議論。有功於周子不小。朱子大學序。大學之書。學字是學問之學。古之大學。學字是學宮之學。曰。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則非孔子之言明矣。又曰。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所以謂大學爲曾子之書也。范香溪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似曾子之書。實成於子思之手。蓋子思接曾子之傳。而曾子之門人。皆未有過於子思者也。謂大學不成於子思。而成之者。將誰與歸乎。

爲姚江之學者。曰學部通辨書。乃在朝大老。長意於陳清淵而感之者也。夫若書亦謂其是非耳。著書之人。亦可不問也。況究其授意之人乎。若以學部通辨爲有所授意而爲之。不知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又誰實使之乎。

朱子之學。出於延平。延平之學。得乎楊龜。朱子格致補。傳以爲竊取程子之意。而不及乎延平。蓋儒者之學。以聖賢之道統爲重。不以師弟之授受爲據也。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不啻大半。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故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未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著。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後之學者。其所謂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即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所言。又何嫌乎。即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曰。月日改。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及。改者。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類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

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心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人生何必三公胡敬齋一布衣也而從祀孔廟千古不磨彼志於富貴者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豈可同年而語

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抑鬱而不暢達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徹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而出之

曹月川先生曰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遠仁而不改其樂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不憂不憂樂也尋孔顏樂處者舍仁何適

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才之罪才字何以分別馮少墟曰如齊王不忍殺牛便是情之善處既不忍其殺牛又不可以廢禮遂想以羊易之之法便是才之善處少墟此說發揮情字才字使人當下了然可謂能達其辭

學者當未見道時且學遷善改過

處世當如行雲流水隨所寓而安爲學須是朝乾夕惕德與年並進

鄒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邪邪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心者性之邪邪此語精甚可破心即理之說

陸稼書曰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論以備禮官之採擇往者荀況揚雄之徒皆當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橫議然豈可便置而弗問耶顧斯世共思陸先生之言

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世間不可一日而或無人不可一日而或忘

或問古今有學儒而其人非者有學佛而其人非者何也曰學儒而其人非是其人非也非學儒之過也有學佛而其人非是其人是也非學佛之效也昔人有誤服砒巴而生者亦有傷食五穀而死者豈砒巴能生人而五穀能殺人哉學儒而其人非學佛而其人非是當作如是觀

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川相排不知何故朱子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卻恐他來檢點故恁地詆毀竊謂坡公之無忌憚自禪家之呵佛罵祖來

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非一部易理爛熟胸中不能有此精粹語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袒奢靡之言殷浩一籌莫展是生來才短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來才高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遂以爲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薛子敬軒過洛陽諸生迎於道左請入桃林之草堂設席拜焉曰願聞一言以爲教曰吾何知哉子諸士皆河洛之產也朱光庭提舉風於伯淳座側游酢楊時立雪於正叔之門皆有得焉今兩程雖往而其教固在也如追思而儀型之則雖不親炙亦若會於一堂矣奚必他求哉即是言求之兩程何待往哉聞其教即見其人特無如精神意氣不相通故於誦讀問當面失之耳

困學錄集粹卷之八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陸稼書先生云象山陽明景逸念益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益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益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指理在心外景逸念益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實一樣先生議論四家之學於分合處皆見非天下之至明者孰能與於此

張武承曰先惟精後惟一先擇善後固執萬古聖學止此定本大學之格致誠正修孔門之博文約禮皆此意也數語簡切明透非先生不能道

從心體上求知虛而無礙從事物上窮究便實而可據

陸象山曰六經皆我註脚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

靜者念之所起只在至善不於至善之外妄動一念故靜亦靜動亦靜

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

胡敬齋先生曰。今世有一等學問。言靜時不可著箇操字。以何思何慮爲主。所以流於老佛。靜時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竊謂靜時操心之法。即程子主一無適之謂。

羅整庵先生曰。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豈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此儒釋分界處。學者不可不知。

王忠肅公爲吏部尙書。忠清爲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凡世官人家。皆當三復斯言。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可以常行。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服。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言不直。行不義。文不正。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服。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言不直。行不義。文不正。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服。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

徐勝力言辨別異同是教者事。不是學者事。程書先生謂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教者亦不必若論實用其力。舉足便要辨路徑。如何可不辨。竊謂大學致知之功。惟求得一個是字。豈可以教學分爲二事。徐氏之言大非。故陸先生辨之。

孔子言述而不作。此道統所傳也。故自孔子以來。接其統者。皆以善述爲德業。孔子刪定纂修。六經賴其表彰。是孔子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而皆賴有見知聞知。是孟子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程子表彰四子之書。朱子因爲集註。是程朱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今人不務述而務作。而其所作者。或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豈其才識學問。遠過乎孔孟程朱。而其所作者。能高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之上者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卒不可易。而才識學問。又未必如孔孟程朱。乃不務述而務作。亦見其惑也。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是程子所謂無用之贅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朱子語類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蓋能居敬。則窮理功夫日益密。能窮理。則居敬功夫日益進。二者須齊用。方能互相發也。

有物即有理。物外無理。故格物即所以窮理。有理方有知。理外無知。窮理即所以致知。外物而言理。外理而言知。則流於頓悟。而非吾儒之所謂知也。

近見講學家。有揭格物爲宗旨者。予謂可以不不必。且非爲學之全功。朱子論爲學功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三者不可缺一。獨揭格物爲宗旨。成甚學問。

人是容易做的。做一日人。要操一日世界。若世上少此人。亦不得。這纔是天地間不可少之人。言不是容易發的。說這箇話。要明這箇道理。若世間少此一言。也不得。這纔是天地間不可易之言。不然。世盡人也。焉能爲有無乎。人盡言也。何足爲重輕乎。

世間所當爲之事。計不得一毫利害。纔說從容商量。便不是。既做職分內的事。容不得一些推諉。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

高景逸劉念慈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耳。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

世道之盛衰。視乎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視乎學術之晦明。張橫渠先生曰。知道者多。則道大明。吾不能不有望於今之學者矣。

勿做心上過不去的事。勿听事上行不去的心。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以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今乃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而以血氣爲性。則失其性之本然矣。不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而以私欲妄念爲情。則失其情之本然矣。失其性之本然。尙可以爲性乎。失其情之本然。尙可以爲情乎。失其性情之本然。尙可以爲人乎。

自己無骨。一身肉都是人家的。如何站立得住。

格物即窮理也。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從懸空中揣摹道理。則虛而鮮據。從事物上件件理會。尋箇是處。則實而可憑。此聖賢之學。所以與二氏之明心見性不同也。

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語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聖賢一派。若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榮緒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論。

人生在世。當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既要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必要實見得此道爲天地間所不可無之道。此學爲天地間所不可無之學。必要主持斯道。擔當斯任。直見得此任甚重。此道甚遠。既不能旁貨。又無可推諉。必以身任之。勇往直前。方做得天地間一箇人。

夫人願自待爲何如耳。苟欲爲百年之人。則亦百年之人已耳。如不欲爲百年之人。則必欲爲千年之人。不欲爲千年之人。則必欲爲萬年之人。然欲爲千年之人。必有可傳於千年者。欲爲萬年之人。必有可傳於萬年者。自待願不重哉。

人若不立必爲聖人之志。雖有顏孟之聰明。也不濟事。汪星溪曰。伊川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爲有準的。佑則以顏子深潛純粹。默識心融。

學之難理會其氣象。惟學曾子爲有準的。曾子忠信誠篤。仁孝無間。學之進寸。幾寸。進尺。幾尺。爲有準的也。此論體認最爲親切。得下學上達之旨。

或謂周濂溪以太極圖授二程。二程終身不以示人。以無可授之人也。不知二程雖不以示人。而其發之於言。見之於行。著之於書者。無非太極也。蓋太極圖只是一箇理字。二程夫子所言所行所著之書。無非理也。即無非太極也。

羅整庵認理氣爲一物。予謂理寓於氣。氣具夫理。謂爲一物。與陽明心即理之說何別。

克己私。形色化爲天性。則此中湛然純一。便是仁。因物成就。便各得其所。則知明而處當。便是知。學至於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朱子答鄭景明曰。讀書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予謂且讀且行。這便是入頭下手最切要的工夫。所謂知行並進也。而於易曉處求之。又由淺入深之法也。

孫北海先生五子學約。以周程張朱並列。是矣。四子學約。以薛胡羅高並列。則錯矣。施虹玉五子近思錄發明。亦以薛胡羅高並列。是隨其錯而錯之也。高子豈可與薛胡羅三子並列乎。陸稼書先生論之詳矣。其言曰。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是高子之學。不可與薛胡羅三子之學比類而並觀之也。明矣。孫北海既錯於前。施虹玉又錯於後。余恐後之學者。仍隨其錯而錯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天理吾心所自有也。偶有觸發。則當以經書聖賢之言擴充之。人欲吾心所本無也。倘有妄念。即當以經書聖賢之言制防之。如是則天理日長。人欲日消矣。

薛敬軒曰。克勤小物。爲學之切要。古之聖賢。未有不謹小慎微。以明其志者。故學者凡事不可苟。一事苟百事苟。可不慎乎。

養心者義理。累心者物欲。看得義理重。自然看得物欲輕。這便是向上的路頭。

薛文清公曰。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其理則同也。竊謂周子之時。大學語孟中庸尚未合爲四書也。若程子既合四書。再得周子以發明之。必更有一番道理出來。

致知力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缺一不可。陽明乃以知行合一爲學。豈知兩輪合一車不能行。兩翼合一鳥不能飛。蓋不自知其謬也。

氣質之偏小。學問之功夫。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變化其氣質。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薛文清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觀文清斯言。可以知入道之方矣。朱子曰。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學者當時時以此痛自警醒。

物格則見。天下事各有一理。知至則知萬理同出一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是聖賢而豪傑者也。

千古聖賢。只是一箇小心。故能隨時處中。小人只是一箇大膽。故無忌憚。

陸桴亭曰。論性斷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即同於一物。朱子曰。天命之性。以不離乎氣質。而不離乎氣質者。言之。桴亭此說最爲明透。

陸桴亭謂中虛是無私心中實是有天理。此言甚是。

或問。周濂溪言主靜。陸象山亦言主靜。周濂溪何以不是。陸象山何以不是。予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即敬也。有主則實也。若舍中正仁義而空。空主靜。則流於虛無矣。此周子之主靜所以是。陸子之主靜所以不是也。

程子曰。聖人可學而至。蓋學所以學爲聖人也。故程子專教人讀書。王陽明曰。滿街都是聖人。既都是聖人。故陽明只教人靜坐。不教人讀書。陸象山曰。若我則不讀一字。亦須堂堂的還我一箇人。所以陸王是異學。

吳草廬曰。陸子之學。尊德性。朱子之學。道問學。不知朱子之學。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陸子之學。尊德性。性實所以失德性也。

不觀不聞。只是萬念未萌。思慮未起。寂然不動之時。非必閉耳合目。而後謂之不觀不聞。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不識道理的好人。司馬溫公是也。

孔子而後。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皆大有功於易者也。

周子曰。果而確。一切工夫。皆當如此做。

孔子之門。有曾子。程子之門。有尹和靖。朱子之門。有黃勉齋。此皆古今來所不可多得之人。亦吾道中所必不可少之人。

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蘧伯玉不以昭昭仲節。不爲冥冥墮行。可謂真君子矣。

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以何爲。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

論天賦予之初。則先有理而後有氣。論人受生之始。則既有氣而即有理。分不得先後。

爲泰爲盈爲有。不過外面矯飾於一時。豈有能常泰常盈常有之理。此間人之取而違。鄉愿之似而非。又何恆之足云。故曰難乎有恆。

天下道理。只有一箇正。其不正處。便是邪。不是於正之外。又有一箇邪與正相對也。

千聖之治本於道。千聖之道本於學。學也者。所以體聖賢之道。而收帝王之治者也。當其盛也。世治而道亦興之俱顯。當其衰也。世亂而道亦興之俱晦。道之顯也。必賴有人焉。以爲之顯。而道之晦也。亦必賴

有人焉使由晦而之顯，自古以來，蓋昭昭不爽也。嘗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則道以位而行。孔子孟子窮而在下，則道以言而傳，言傳道亦傳也。自孔子既教誨，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其傳。其後正學失傳，異端蜂起，士各以意爲學，高者入於清淨寂滅，卑者流於權謀功利，而聖賢修己治人之道，明體達用之學，泯然無聞。至使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蓋已千有餘年矣。昔賢其醉生夢死不自覺也，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基理要，當時見而知之，有二程子，遂擴大而推明之。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其爲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然於經言未暇盡正，故歷時未久，遂失其真。一時從游之士，進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出而後紹伊洛之正傳，振鄒魯之墜緒，考訂訛謬，探索深微，勒爲成書，上包淳古之載籍，下探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如日中天，凡有目者，皆可觀也。其開示學者，則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千古聖賢求道之方，爲學之要，誠莫有過於此者矣。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始明，孔曾思孟周張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鳴，後有作者，不易其言矣。

身之於心，猶舟之於舵也，欲正其舟，先正其舵，欲修其身，而不先正其心可乎？

聞吳康齋語錄，見其每言己之貧困，有云：由是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諸無奈。又云：貧困中事事難人，因歎康齋生平所學何事，貧困二字，不離於口，其後竟至與弟爭田，宜乎蒙廷辭教書嘉祿，不容其久竊虛名也。

中庸戒懼慎獨二節，舊說以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平對殊失本旨。戒懼不必十分用力，只略綽提撕，使常惺惺便是。莊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是隨聞之時，既戒懼矣，雖至不睹不聞之時，而亦戒懼焉。慎獨是從戒懼中抽出來說，莊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是方動之頃，正是非邪正善惡之分途處，察其爲天理，即擴而充之，察其爲人欲，即遏而絕之，不容一毫寬假，此時若稍有疏忽，則前此涵養之功盡廢，故不可不慎也。譬如人家防盜，戒懼是無時而不防，慎獨是緊要之時防之尤要嚴謹。

明季講家謂道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著意思，依此說，則不論理而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莊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又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而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比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吾儒異學之辨，差之毫釐，失以千里，不可不察。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皆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闊，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真有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

程子云：性即理也。此言遂爲千古之定論，可以發明孟子性善之旨。象山云：心即理也，便差了。性乃仁義禮智，仁義禮智非即理，而何心乃所以具是理者，安得謂心即理乎？



學規類編

張伯行纂

原序

今夫天地之所以不敝者，特有道以維之也。而道之所以常存者，特有人以運之也。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無在非道。即無在非學。學者，所以學道也。學道，所以求至乎聖人也。聖人者，道之至焉者也。自聖人之學不傳，而世俗之所以教子弟者，止知有科舉之業。否則惟詞章之尚耳。此其意不過爲取科第，拾青紫之計。一旦得志，其所知所行，亦不過爲肥身家，保妻子之謀。問所爲內聖外王，明體達用之學，竟安在也。又奚望其功蓋天壤，澤被生民乎哉。我皇上勵精圖治，勤學好問，其所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者，既無不至。而一時人文蔚起，皆足以贊皇猷，襄至治。誠哉明良合德，喜起再歌矣。又於萬幾之暇，親製訓劄，士子文以誘迪來學。曰：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又曰：躬修實踐，砥礪廉隅。其於學術事功之源流，親師取友之軌範，言之如此其親切而著明也。蓋欲使學校之中，士習端，士行篤，正鵠明道，於以持身而親，凡所爲修之家而獻之廷者，無非聖賢成己及物之功。庶乎處則爲真儒，而出可以爲純臣矣。夫聖人之學，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固非世俗之學所可比而同也。余以非材，謬膺簡命，巡撫八閩，夙夜兢兢，懼以不學之身，上負聖朝修明風教，模倣作人之意。而下且無以勸責令德振厲海濱之英才，使之蒸蒸丕變也。於是乎采摭舊書，賢所以爲學之日，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類集成帙，以示學者。使爲庠塾序之聞人，守一編，學其一規，則夫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

蔡序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以伊洛之真傳，開閩中之正學。仰體皇上崇儒重道，訓劄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小子世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自惟親承提命以來，庶幾稍不爲暴棄之歸。因述夫子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益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張程朱，終息而復益明。凡其諄諄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功在於主敬窮理，而其要在於力行。學者不主敬窮理，則無私之體，何以徵之。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則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而入於禪學，胡敬齋羅整庵諸賢，攻禪學尤力。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情，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頗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己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子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離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張程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

其弟者，一皆望賢進德修業之方，致君澤民之具。漸而漬之，優而游之，家敦禮讓之風，人修聖賢之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是我皇上之訓飭，直有以開萬古之蒙蔽，其爲功於天下後世也，豈淺鮮哉。是爲序。時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季秋重陽前四日，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理之煩者，倡為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厲等輩，一以致虛立本為宗，其流不為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為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廢，出處正，操守作用，毫不肯苟，特以學術之差，恐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為辯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何慮其流入為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夫子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拯勢利者於溺，樂詞章者以正，而深惜夫禪學者之至楚而北行，首刻是書，尤為深切著明，學者苟能循主敬窮理之功而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受業門人漳浦蔡世遠謹拜書。

楊序

聞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人之視天，負乎遠矣，歷桑而希之者，學也。學而不頓，自一畫開天以後，唐虞之聖人，適命司徒，敷敷五教，三代迭興，其法浸備，孔子起而修明之，刪詩定禮，祖述堯章，因人心固有之理，而品節之，因人生不齊之質，而變化之，蓋由是以窮理，以盡性，以達天也。漢唐以降，代不乏人，或擇焉不精，或語焉不詳，要皆望孔子之門牆，而未升堂與者。有宋諸儒輩出，接千聖之心傳，其所以教人為學之法，特詳，無非講明義理，實體諸身，而後以之致君，以之澤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已。我皇上繼天立極，聖學淵深，禮樂樂淑之風，無遠弗屆，而尤振興黉序，加意作人，親製訓劄，士子文，往復叮嚀，循循善誘，凡以體繼皇陰，降下民之意，而俾之學焉，明其善，復其初，庶幾克全上天生人之理也。余謬膺簡命，歲學八閩，竊幸學焉以明經，修立體致用之學，率諸生身體而力行之，期無負聖天子殷鑒垂訓之至意，而大中丞張先生，復手輯學規類編，網羅先儒設教之規條，以及為學讀書之次第，策成軼，其所以發明聖訓者甚詳，且悉將使閩士奉為標準，雖然有所持循，若瞻星緯而益知辰極之杓，溯河流而愈信崑崙之遠，其贊助高深，功何偉哉！夫閩為理學淵藪，格言正論，士生斯土，宜稔聞之矣，然或者積久玩生，習而不察，今以聖天子作則於上，賢大臣表章於下，本躬行心得之餘，標正誼明道之旨，抑何深切著明也！且也先生下車未幾，即首崇正學，其汲汲正人心，厚風俗，期於變化氣質，而復還天理，視世

之剽竊訓章，溯其根本者，豈可同日語哉？諸生幸際休明，親承教澤，宜何如鼓舞而奮興也。至先生平日之自潛心源，追羅絕學，所謂山窮理以盡性，由盡性以達天，為海內宗仰者久矣。余固同郡，知之倍深，又奚贊焉？謹拜手而為之序。康熙四十六年歲在丁亥秋九月中澣之吉，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陝西道監察御史年希堯弟松鶴生書於榕城之翼經堂。

梁序

皇上御極以來，法天稽古，崇儒重道，文命覃敷，至於萬邦，靡不協和，暨四十有一年，復御製訓劄，士子文，誦告多方，用屬啟於黎獻，懋哉懋哉，越五年，丁亥，輯瑞南紀，爰命大中丞張先生，巡撫八閩，既下車，乃勵翼聖教，擬先儒設教諸學之條，輯為學規類編，週流窮源，顯微扶奧，俾知道之所自始，功之所由成，以闡聖教，以啓後學，軼成，屬于序之，予嘗觀唐虞三代之際，家有孝弟，國有忠良，比戶而聞，喁喁然皆秉道慕義，其俗敦龐，其風長厚，是豈乘薪之賦，有獨厚哉？蓋教之者深，而學之者懋也，故其時俊又之士，窮則有守，而達則有為，可以當大任，可以臨大節，勳業炳乎當時，文章垂於後世，千載而下，穆然遐思，如不可及也。洎漢而降，實學浸衰，不思道德之美，仁義之厚，其處也，愀然而無以自樂，其出也，怏然而無所設施，夫學而不實，其趣易境，雖而無本，其行終廢，浸淫日下，砥柱之人，以致離經畔道，人自為學，家自為師，大道無傳，不絕如綫，此有宋諸儒，所以惻惻切切，不惜親履而闡明之也。周程張子，各極旨歸，而集成於考亭朱子，遂為古今道學之宗，後有作者，莫能易焉。今聖天子在上，宇宙清廓，闡明儒教，垂數十餘年，而為士者，其可處庸庸之俗世，而不思孔顏之實學也哉？先生慕古昔之醇風，鑑前代之得失，體九重之明訓，表列聖之心傳，其所期於諸生者，亦甚厚矣。昔卜子夏設教西河，而絃誦不悞，文翁化蜀，而文教以興，矧閩自道南而後，醇儒輩出，考亭夫子之流風遠播，至今未嘗湮沒耶？予得與先生同舟，觀先生之教，有一

唱三嘆之恩也。蓋主爲天子慶得人。而下爲諸生賀得師矣。諸生蓋思所以潔身浴德也哉。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良月中泮之吉。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家眷弟梁鼎書於榕城之草靜堂。

吳序

聖人之學內以成己外以成物非記誦詞章可得而竊也非榮名利祿可得而奪也是故語其廣大明通蓋宇宙貫徹今古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沛然如江河之行地而語其切近則固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孔子曰道不遠人有以哉然其造之也必有端而行之也必以漸是以聖人教人自灑埽應對進退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城去聖邇遠學術滋紛自子與氏沒而已不得其傳歷漢而唐大約英華醲郁之詞日多而身心性命之功愈少迄於有宋范文正呂坦夫司馬涑水之倫頗能以儒學見諸事功故其治稱近古比周程張子者出然後修明絕業旁搜遠紹尋肇緒之茫茫而聖學燦然復興於是乎傳及孝亭夫子得以集其大成翫淵底洞開辯難往復不使有毫釐千里之差蓋甚深切而著明矣哉厥後元明諸儒支分派別議論既多醇雜強半謬種流傳所在不免僞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正恐假是之非爲累匪細也我皇上天縱聖神崇尚正學垂之功令者自五經四子外若語錄性理諸書亦既家傳戶誦矣而尤加意作人御製訓飭文類示士子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今歲南巡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開府闕廬以公之學術有本功用必宏也公甫蒞闕以教育人才倡明絕學爲首務采輯宋元明儒先語錄中之切近醇正者彙爲學規時與學者講論其旨趣諄諄焉辨義利正名實無非仰體皇上作人之心使高明者俯而受哉不肖者仰而思企循循於規矩中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城此其成己成物之實功也豈

沾沾於文藝間。教人博取榮名。享利祿而已哉。夫閩爲龜山豫章延平紫陽四子講學之鄉。五百有餘年。風流如在。幸逢聖天子興行教化於上。賢公卿承流長育於下。學者欲求達於聖賢之道。宜勿厭其不可幾及矣。肆成人小子。其爭自濯磨。以無負盛朝鼓舞作新之意。則吾道之復南。當於此嚆卜之也。後學福安吳璫焉謹書。

余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而總無不全之才。自風勸從勵之道微。而家塾鄉校。缺然不修。失其教之地矣。頑鄙者。不辨乎詩書。秀良者。相沿於俗學。失其教之人矣。八年不從事乎小學。十五不從事乎大學。失其教之時矣。父之所誨。師之所傳。一皆誹以決科之利。失其教之術矣。間有夫妻敬妙。不安於是數者。則亦不過巧襲乎功利。溺志於詞章。其或竊弄閭閻。變而爲刑名權詐。閎姦打訛。流而爲恣睢苟偷。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軔規矩爲廣大。甚者倡爲新說。鼓動海內。於是乎厭常喜怪之徒。接踵而起。偶有所窺。則牽合附和。詆毀先儒之說。以求售其私見。欲使人不可究詰。則相率而遁於虛空性命之鄉。嗚呼。此豈才之罪也哉。其教之者不先。而非其道。則其學之者必至於差且紊。而鹵莽滅裂。以敗其全才也。今天子御極。稽古右文。加意庠序。四十餘年。開漸靡樂育之者。雖所不至。復親製鴻文。訓飭天下士子。務期敦厲名實。經明而行修。然後升之吏部。皆足以坊民而正俗。此英才濟濟。所以興唐虞三代匹休也。念闔地去京師六千里而遙。龜山考亭之墜緒。不絕如綫。而勸宣政教之人。不得不其難其慎。特命大中丞議封張公。撫茲土馬。公資稟高明。萃中州清淑之氣。而奮勵力學。富有日新。自騷聖相傳之源流派別。以及近世諸儒之理解遺言。莫不體諸心。驗諸身。鑽研之久。雖乎洞鑒其似是之非。而有以指其迷途之惑。今茲來闔。天子使公盡展所學也。下車以來。側

學規類編 余序

夕憂勤周卹民隱實行教養之方每懷靡及乃立論學進此邦之秀士而教之使徧誘其狂愚不令海濱山陬自安尊賤於堯舜之世於是採摭百氏探撫羣錄擇其人與言之深於道粹於理而有以羽翼乎聖賢之教者手訂成書以示學者名曰學規類編愚聞之規者正圓之器圓者周市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而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學者果能循是而之焉以入於聖賢之域不難苟背是而馳欲求免爲庸衆之歸而不可得然則是書出不猶夫布帛菽粟之互今古而適用乎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閭閻素尚樸淡稱易化乃今得公以尋揚聖訓風勸而養勵之以復其本善之性覺其本靈之心不終餒其氣以敗其所受之全才其變而爲彬彬禮樂之鄉也有日矣後學南平余祖訓謹書

二

學規類編 目錄

諸儒讀書法一

卷之五

諸儒讀書法二

卷之六

讀經

論解經

讀史

卷之七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卷之八

陳北溪嚴陵講義

卷之九

諸儒總論爲學之方一

卷之十

總論爲學之方二

卷之十一

存養

卷之十二

持敬

論語

卷之十三

省察

卷之十四

知行

言行

卷之十五

致知

卷之十六

力行

學規類編 目錄

學規類編目錄

卷之一

朱子白鹿洞教條

程董二先生學則

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

卷之二

胡文敬公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麗澤堂學約并序

卷之三

布衣章瑛爲學次第第八條

巡撫邵御史胡松嶽諸生

提學副使高資亨十戒

卷之四

學規類編 目錄

一

三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

卷之十七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卷之十八

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錄子石附

卷之十九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論詩

論文

卷之二十

程子四箴

朱子敬齋箴

學規類編 目錄

四

張南軒圭一箴

吳西山勿齋箴

思誠齋箴

夜氣箴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薛文清讀書箴

慎行箴

懲忿箴

改過箴

存理箴

持敬箴

慎微箴

六川箴

程子顏樂亭銘

張子東銘

楊龜山書銘

呂伯川克己銘

朱子敬恕齋銘

學古齋銘

求放心齋銘

尊德性齋銘

志道齋銘

據德齋銘

依仁齋銘

游藝齋銘

崇德齋銘

廣業齋銘

居仁齋銘

由義齋銘

蒙齋銘

學規類編 目錄

六

敬義齋銘

張南軒克齋銘

敬齋銘

敦復齋銘

恕齋銘

主一齋銘

薛文清悅心齋銘

勿欺齋銘

惜陰齋銘

恆齋銘

存誠齋銘

胡敬齋進學齋銘

衣冠銘

書櫃銘

卷之二十一

增損呂氏鄉約

卷之二十二

讀書日程

補編

卷之二十三

道體

卷之二十四

總論聖賢

卷之二十五

諸儒

卷之二十六

辨別異端

卷之二十七

程明道脩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學規類編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製

後學

南平余祖訓 全校

漳浦蘇世遠

朱子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素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宜、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舉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固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期望之儀。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鑿版、始鑿、或起盥漱、總櫛衣冠、再鑿、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兩面而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當日鑿版如前、再鑿、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鑿版、會揖如朝禮、會食、會茶、亦鑿版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褶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恐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浮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謔、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驕縱很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絛纓。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傾欹。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局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鑿版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齊潔、掃拭之、別有穢汗、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鑿版、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和見者、則見師長、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遊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勵勸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諷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寡師長道之、不計直

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磨礱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

庠序之閒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業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

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黃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

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

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嘉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竝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塵網。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

一曰學禮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就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意慢。自任己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齊腳斂手。毋得伏壓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龍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曰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勿得叫喚。

六曰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曰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

八曰學書

筆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學規類編卷之二

胡文敬公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囑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轉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名。聖人之道。在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呂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橫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橫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

從之多告以知識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揀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可爲狂矣。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嘉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今人不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此道理與生俱來。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彰。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騁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俗。而己。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以爲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此道之流行。近自牆壁應對。事親接物之閒。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和。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悞。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閑邪存其誠。孔子曰。主忠信。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莊敬自強。安肆日偷。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若不能涵養。只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漏。東面一人來未透。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賊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敬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

只是私意。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讎。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成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篇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配天。聖帝。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心要在腔子裏。學者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爲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工夫。但惟是幽察貌。將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敬則自虛靜。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茲。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進乎淵博。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卻當不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繼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使昏息也。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安能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西山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意則萬善俱廢。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心。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汙污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習熟纏繞。故難虛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內也。惟能主乎誠敬。

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外邪客感無自入矣。蓋真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既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遺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真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漸發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衆多後。自然見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小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聚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蘊。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當然之則。自不容己。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之徒。其遇中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齊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中庸曰。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幾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理。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免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而無傲。而淵。則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人能克治。則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微矣。伊川問顯道。相別半。微得工夫。到曰。只去箇存字。矯輕警惰。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自我。人之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聞人之有生。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冊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儲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願乃背其名教褊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尙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應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興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應齋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思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以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眞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勞賢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遠不獲常相親炙恐難舉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某等構爲應齋堂和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應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功期底於成功庶乎應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某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應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旨去世俗浮華之習尙節行悖信義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聞各立日錄簿一册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期望鳴鼓升衆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齒牙齟齬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應澤堂稟師友會衆裁度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汨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俊者責之不率者絕之仍於應澤堂削去其名

學規類編卷之三

布衣章潢爲學次第八條

一學以立志爲根源蓋粉必有根其茂榮榮水必有源其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也夫天生蒸民聰明才力世多兼之惟志有不立則此心便爲富貴功利聲色所染誘有志之士則不然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之性命苟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也同一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之性命苟不能爲天地立心爲往聖繼絕學不已也則此志一立此心恆存一日千里誰其禦之

一學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初爲忍自賊耶

一學以會友輔仁爲主意志仁在己輔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以紛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得失易念不以人言毀譽動情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羣居切磨果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淫僻邪佞之損否乎程子謂必有求爲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心中沈思默識或據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徹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惰氣言行過差即密相教正雖退居各齋固不可以冥冥墮行亦須愛衆親仁繼繼惻惻忘人忘我直欲同歸於善使天地生生之

德實有諸己。庶幾踐形。惟竹善與人同。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玩聖經一篇。豈有二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其知此者。內外精蘊。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味乎致知之所在。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談良知者。又止認現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難砂礫。淘之方可以求其水。滿洋池。澆之方可以還源也。會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慎恐懼爲持術。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敬。故也。世人未嘗不戒懼也。卻又都從諸色間聲上。枉費心神。終生憂慮。汲汲皇皇。祇於自性加桎梏耳。真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即於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顯天之神命。庶幾此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即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懼。則精神敏於隱微。獨覺之內。惟精惟一。儼然上帝之臨汝。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愈浮愈蕩。且不自覺其靈明之自喪也。即讀書作文時驗之。念馳則氣昏。氣昏則靈機窒塞。故記誦易忘。而詞亦不達矣。可不慎哉。

一、學以孝弟謹信爲實地。凡今之人。孰不爲人子。亦孰不爲人弟也。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首行相如。一歸諸德。從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莫不知愛。莫不能愛。舉此知能之良。以孝其親。不過取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莫不能敬。舉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者言此。履者履此。便須簡默。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行者行此。縱使淺陋。便須敏敏。處處親身踐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一、學以修德寧慾爲善改過爲檢察。善無窮。而人多過差。忿心難除。慾念易動。試觀易象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或以善小而不自爲。或以過小而不改。於以會友輔仁。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離火不熄。終至燎原。而懲之於微。懼消流不塞。終成江河。而窒之必豫。選必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改必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後動心忍性。堅志熟仁。一切過境。不能爲之搖。庶幾氣質可盡變。習染可盡除也。譬之藩籬。壞即修之。則家之寶藏爲愈固。風邪侵即禦之。則身之元氣不愈充乎。

一、學以盡性至命爲極則。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所云。皆性命之理也。何也。物一也。其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孝弟言行。莫非此物之散見。而仁也。性也。命也。即此物之異名也。格致戒懼。謹信。懲窒。改過。孰非盡性至命之功哉。若云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是故命即性之於穆不已。而一定之不易。性即命之流行至善。而生生之不息也。盡之云者。萬物一體之量。必欲其充滿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使其幾微畢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盡性至命。信萬世之楷範也。

一、學以稽古窮經爲徵信。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任頓悟頓修。標大宗門。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躋聖位。不曰皋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心之註腳耳。此所以人人得爲異說。侮聖道。殆莫可救藥矣。矧我朝本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於中正純粹之歸。故即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甚則獵取國策士之雄談。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旨趣。杞人之憂。豈徒壞士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神心學。又每每遺棄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或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靜功。所證者真詮內典。若泯三教而一之。其實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精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賢傳。而細繹玩味之。華學乎論世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感之哉。

巡撫都御史胡松論諸生
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人。士君子不可有此舉過。
提學副使黃亨十戒

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隸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飾容貌。專務虛名者。
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開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置侮觀書之類。
四、曰陵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
五、曰羣聚賭博。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遊蕩。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惟妨廢學業。抑且誘害性情。

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袒之類。
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至於詩文。雖學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
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
十日無恆。夫恆者。入聖之道。小慈無恆。且不能成。況學乎。在洞牛犢。非有怠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躁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轍。

學規類編 卷之三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然後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渾融浹洽，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和平，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驟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說便義理不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野蕪蕪說之謂，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憑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空空於習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言，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剝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何解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點教意思靜了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若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曉時，卻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處之時，曰某處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覺開動，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如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昭著之久，義理浹洽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精，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

學規類編卷之四

諸儒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解，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汎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便。

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卻且放心胸寬闊。不可貪多。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卻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上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喑昧。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鴟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善則所以接濟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册子。卻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閒。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作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曾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顛蹺不安。一似借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孟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

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尋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肯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閒。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上。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直背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過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卻不奈何。如今人不會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閒。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會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閒。方會漸漸增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盡盡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會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閒。卻多牽引前而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衰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爲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爲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賡賡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幾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放下梢頭。懶無云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盡則心細。看書細則心細。若何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纔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遠。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抵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親切。少閒。卻日到貫地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會理會得了。卻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盡處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沈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所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

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驕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肉，去盡肉，去盡骨，方見髓，使靈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肉，便有差錯，須深沈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方當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肉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肉上看，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日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推得多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得底，口去心裏重復思過，伊川曰：時復思，決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酒一般，一子細思量，纔有疑處，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讀一句，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備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出體驗得，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實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義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學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籍，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求論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略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恐昏塞不通，可惜。後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

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下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思慮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書之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難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游歷低，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草率而驚，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卻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拋會得，且只做不會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理會會難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底，又卻多在平易處，假若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要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細釋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便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萬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洩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聚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會讀得，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當拈撥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悉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

看未到此裏，心已在後面，纔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瞭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記得。讀書須是編布周滿，某嘗以爲事詳毋略，事下毋高，事拙毋巧，事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著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關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憑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卻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閒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此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求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緣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窮到極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自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領體之。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覆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緣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擬作時文，便下梢弄得好。只是這箇將來便難是朝廷甚歷大典，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便不知一擲百碎。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其義。若年齒尚晚，卻須擇要用力，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誦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嘗一學者，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詩亦記偏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讀書者義理，須是胸次放

開豁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貴效，纔貴效，便有疑難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箇閒事，不要問思益，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息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徇徇終日，謂之從容，卻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卻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纔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漫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口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須亂疑感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處處之若遽以己所識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安矣。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蓋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想思，倒嚮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逆，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提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休。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整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較，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見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縛。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會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閒，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會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磨磨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閒，磨開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脈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

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卻
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
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趨，讀語孟便易入後進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為學須是先立大本
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
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
躐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
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汎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
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舉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淡治，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
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汎濫之累矣。某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
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看過
不可掉了。易底都先去攻那難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
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
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
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熱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意義，故用子細靜
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
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小註而講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
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語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諸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微之閒，每每
加察其善端之發，懷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
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怠態，則為學之本立矣。其時漸有
餘功，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
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
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
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
無疏易凌躐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
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審其淡治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
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
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閒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
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分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閒，先使一說自
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
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

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為學
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
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春秋之言，則皆時
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
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
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
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
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然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磨更治
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
住。同看文字為衆說難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說，卻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
短，皆自分明。譬如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
惡。看文字若便以為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
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
管看，只管看，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錢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因是病，又有一
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子
細，每日可看三四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得，
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
看，反為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蘇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來
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蓋太疏則少
閒，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去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
鑿定，更去不得，方始是。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
自見得，蓋舊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舊極則通，須是舊之極，則通。看
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發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盤其首則
尾應，盤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卻。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卻緩
急之閒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閒，而遺卻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為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
者何為，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親言語誠如精
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而看，得四通
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而看，今說求
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
卻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

只去扶闕，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敢以直內，猶發去，嘗謂文字字字是看得透，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而推尋，卻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去開籠他，如此無絲毫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在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微緩者，有緩急之閒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者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將註解看，方有意，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話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帶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看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這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透，自有細字註解進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會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為，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讀誦何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閑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開形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為學之本，莫先於讀誦，讀誦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榷，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會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終究者，為可畏耳。

薛文清曰：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大有得。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亂，急聲以誦，真村學小兒讀誦圖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朱子曰：『蓋』

遇云：讀書千遍，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讀書固不可不思，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沿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讀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胡敬齋曰：今人有聰明，都不曾用，只去雜取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為心害，其聰明反為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精索，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為心之害也。

羅整庵曰：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悠遠，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強解求通，則鑿矣。自昔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似乎枉費心力，若其欲求道，斷不在此。

學規類編卷之六

讀經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寶，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修辭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卻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騁舌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朱子曰：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得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既邪？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肯是學。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輒斷章取義，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捏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讀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而弄，纔看過，便爲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便置小冊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點暗，以自欺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如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道理看，剖析自紛，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皆有箇治亂，皆是一道路徑，可見別無岐嶇。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詩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經，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讀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卻易

爲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受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地高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骨髓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會開闢，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不一，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渾淪淪，偏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和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是，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魯齊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遽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地而輟。

薛文清曰：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即敬慎之道。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而銘之原出於此。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朱子詩傳，蓋得明道談詩意也。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春秋詞雖謹嚴，而意實忠厚。春秋不言事德，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性，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之，五行之秀氣也。此言與太極圖頤相合。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當無以加也。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堯時，堯見他心術毫髮不隱，如其工則曰：靜言庸遠，象共滔天。於舜，則曰：咎繇，方命圯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舜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取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彧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詩所以能興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會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心自然感動和暢。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訓，為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學者腳步正在此立。

羅整庵曰：虞書之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為已發，則將何者以為大本乎？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為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係於有節無節爾。

論解經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寢息，解者多作適養時睡之睡，或問作甚睡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寢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也。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舜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仲舒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

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終有不是，敗者終有是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終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一云：更難代其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卻依舊不會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姓名，頭項最多，若看正史後，卻看通鑑，見他姓名，卻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諡，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卻來看他。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曄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楊志之忠，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於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華嚴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位難處，處處不覺背寒毛豎，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

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論古錄，范曄鑑，不可不讀。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未矣。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孟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讀過，張釋之為廷尉，有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法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晉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實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

語近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難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學規類編卷之七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朱子記經史開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欲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不可得而精蘊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名干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粹。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開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則人皆有之。非繇外鍊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

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質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別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快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歎也已。

朱子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互古互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類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古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繁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由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忌忽開斷。而無所成。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平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愈怠。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忽忽開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則速退。正謂此也。誠能盤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在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慾。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當以輕易超越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

拙母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可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舉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而是可惡

朱子論孟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頗皆不足以與開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子之心蓋與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與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開書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末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字淳夫二呂氏字晦之與謝氏字顯道游氏字大楊氏字仲良尹氏字彥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形抑齊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頗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舍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二程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醪異味而不敢裁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願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

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微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安意其庶幾焉

朱子曰主敬致知攬轡破客謹之於細微難亂之域而登之於虛閒靜一之中

右朱子送門人李伯諫教授新學之訓上文云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盡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云云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潛哉

朱子曰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先師果齋先生每教學者必首以此篇使之揭於座右曰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於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不足與語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益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本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閒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則人欲日以消滅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其害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皆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皆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閒而已矣併惟同志勉之

朱子名諱字

朱子名諱字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蓋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取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鑽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誦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其道學第一義。偏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偏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偏數。但百遍時。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時。自是強一百遍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章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達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說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治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認。我實能克治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骨節。今之學者。全不付發憤。直要掛撒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鬆。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卻不詳密恬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爲用力之地歟。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之手。而在之於書者。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然則

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不可不知其卒歟。世之讀書。其意忽開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食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處。初建。端禮荒蕪。非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其學之益。使他日發軔仁熟。賢材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蘊不爲虛設。願不美歟。

學規類編卷之八

陳北溪嚴陵講義

淳基承判府寺丞鄭公之傳。偕諸廣文先生。領邦之羣賢。會於學校。謂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爲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日用節。四曰讀書次序。以爲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與。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即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

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難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粵自義皇作易。首開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魯僂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翫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興。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鎔。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義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開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闢。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緒統。粹乎朱劉諸各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爲迷途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工節目

道之常。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其是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聖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爲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實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頭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

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維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遽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知其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與。

莫大於致知。致知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道。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根本須是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息而縱之。則存者亡矣。氣質沈靜。於受學爲易。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蠶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種是栽。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

學規類編卷之九

諸儒論爲學之方一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悟者。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游閒飮。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順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裏誠意。竭理。上知則須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間。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易嘗遽哉。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進學

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蓋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來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思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告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卻貫卻學者但從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龜山楊氏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微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其學不如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於彼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向。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遲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遲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並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笑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現。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荀子曰：學至死方已，是也。東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妄以學爲。問：趙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嘗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神則不慮而行，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則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大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侮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潛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乎？如游山必上東嶺，至於絕頂，坐使天下萬事遠隔，俗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履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以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量耳。學者之病，在於未見灝然冰釋，凍

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傍，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其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响，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响，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誦誦而已，或撥拾言語，綴綴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繼學便要去做。聖人是也。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積聚，去那裏提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過錢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工夫，如何得？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離岸者也。若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窮人窮，困單乃因其窮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軍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盡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爲學極要求把箇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半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鬆，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煎煮，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然中出。人氣須是剛，方做工夫，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其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索，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滲，接以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在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若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己思

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管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擺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皆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閒。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關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詭譎。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會仔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將去。亦做得卻有。理不中節處。亦緣箇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闊。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皆已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計。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避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醒。若是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來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學問不只於一事一理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闔中又著細密。寬絃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頌惜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闔弘毅。常使嚴嚴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漸以寬居。信道篤而後。又欲執德弘。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胃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竟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案工夫。進趨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客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

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覺。不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傳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閒。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閒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見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信有先入之說。雖欲濯脫。亦被他自來相奪。凡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使前頭開闊。不要就盤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地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盤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類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閒而已。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會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進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苦。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偏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不居汎汎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滋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緩慢放緩。卽便提撕。卽常在此矣。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夫義利之閒。所差毫末。而舜黷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誦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

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工夫有閒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思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會理會得。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卻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然也。然則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纔做得起。且如蓮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蓮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蓮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蓮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蓮豆。若不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窮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鄭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龜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所觀書。滕驥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與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緒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講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講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正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隨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汙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復推究。窮行也思。坐也思。上思。下思。不得。晚間又把出思。思不得。晚間思不得。明日又思。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思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著心。實著意。沈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

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思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澈治思慮者。於坐處設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緊要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還捨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項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卻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伴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急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存心在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件工夫。只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做得微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刻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攔截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處。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賢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自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學規類編卷之十

總論爲學之方二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騁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養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只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曾長進正如菜子無養去培養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縱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以敬爲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他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曲折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問程子云若難繼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九五

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神而程子同之曰公是棟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只是此意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幹事今有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憑地只是要人說道也皆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甚麼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日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當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中鋪在那裏且要關著心胸平心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緊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而復生而復生不足爲上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曉變底聖賢亦無不曉變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動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里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類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下而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宜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罷窮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體道理方浹治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問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諳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丟過那萬事不知如何得幸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

學規類編 卷之十

九七

龍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無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無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汎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都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便是格致。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道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學。學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尙志。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自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淡。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付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三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與他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潯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衆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

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效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會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提去。把捉去。不戒謹恐懼。是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道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溫故。又卻說道知新。敦厚。又卻說道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微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口了。便待工夫做得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蘊巨細。無不周備。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蘊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儘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籠籠統統無界外。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力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

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飲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古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舉而教在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悚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適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通貫，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存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這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漏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越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靜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閒，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速。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舉凡修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滿地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為之，雖若遲緩，然為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諸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貴己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貴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為善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藉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誠導詳放，聽之者心喻虛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體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物物，試驗學力。若自寧處離離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旦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人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

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羣居以和肅為上。若為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勉而黃氏曰：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失，及一切好惡，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往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為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鍊，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崇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腳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躍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實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躁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口授，故必截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傳授，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便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至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人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有，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箇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己，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為易說了學問，但能教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閒，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真箇無欺，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人聖人為近，其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遠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夫，所以人聖人為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獨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為省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為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護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為必當兼，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賤賁，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

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語、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然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將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誠明，知誠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
潘室陳氏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為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餘，故也。中明。

雙峯饒氏曰：誠之為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為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為敬也必疏略，義非實義，而其為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為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為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為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盡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為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

魯齋許氏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薛文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而樂。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為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為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為不是，但恐差認卻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卻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為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也。論語首篇，首以學為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

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為，亦不出四者之外。

學規類編卷之十一

存養

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
程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然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心之躁者，不熟而煩，不寒而慄，無所養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問：獨處一室，或行時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獨理不明，若能獨理，則知所懼者安，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做琴瑟，行則聞珣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廷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應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點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為己物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人精神飛揚，心不在腔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面有些障礙，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閒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縱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疑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發然在此，向無格慢之氣，況心常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磨百斤磨相似，須著筋力磨。學者爲學，未問其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頭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今於日用閒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使如執權衡以度物，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虛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虛，一息不存，即爲虛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開，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開，有所主。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主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提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握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握得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開斷，然纔覺得開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案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接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難大，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誠與未誠，平日常是如此，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閒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涵養須用敬，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如守之，則有

向成之期，爲方乳保，卻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俄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窮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開節次進步處耳。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觀濶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操則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之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因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則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止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亡便存，中間無空際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問：心思檢束，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閒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治復禮工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答張敬夫書曰：來論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察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視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大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燕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靜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

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旨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剖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新義自明矣。

薛文清曰：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開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開事熟，誠能移在開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騁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高理成，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雜念多，難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澹然矣。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無欲如至清之水，秋空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潛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盛而不可遏，若多暖元氣漏洩，則春亦生物不盛而後發作矣。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人之氣貴乎剛，卻怕盛，氣剛則才大，氣盛則才疏，才大而疏，或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人收斂粹配，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情便豐，使昏暗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存養即所以立本，窮理即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爲我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竹點天青高，所見大，其言志趣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在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二

持敬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或問：燕處僻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驚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股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那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

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提，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怠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事，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相養之道也，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課業，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持敬思不能久，當如何？曰：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搖動，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頭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感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卻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論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舍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氣往來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其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敬如治田而灌漑之功，克治則是去其惡草也，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繼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已，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梟凡，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

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嚴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物物，不得適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雖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燭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北溪陳氏曰：上蔡所謂常惺惺，即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當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醒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魯齋許氏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人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凡事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薛文清曰：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即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為善，皆發先聖所未發，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所謂苟且，即非敬矣，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磨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穩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磨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歟，不輕妄則厚重，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即應事不錯，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淺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龜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繼善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偶見一俗人於三層桌上，頭頂一小盞，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恰此道，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常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常人見貴

人則加敬。見敬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畏。曰戰。曰懼。曰戰戰兢兢。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

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非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

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人敬處。

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

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

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九法。數之戒。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

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無此患。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

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人雖持敬。亦要理義來充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只致

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

得一箇理來看。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

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為非。以為心

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卻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

問。釋氏默坐。澹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也。只默坐。是死法。敬則該動靜。是活

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地死。要敬取此心。亦是

助長。以其默坐。澹心之久。雖似見得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

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

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學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視聽言動

上。做便是實學。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

則昏自去。志不可放。則身不可放。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堅

羅整庵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人心動靜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且出。王游衍。即其義也。君

子敬而無失。庶幾事天之道。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與天一矣。

論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尹和靖孟敬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

著物便搖動。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當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

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

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人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

發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周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微情微慮而益萌，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引到寧靜。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其背不離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格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胡敬齋曰：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擾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謹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則知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道之道，心只求而己。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破點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是，以尊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哀樂，此只爲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僻。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行成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然有所未盡，惟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踐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聞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難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發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未嘗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妄安耽溺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而被他恣地妙，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治，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轉向上去。今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繁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便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盡弄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暴陰用事，則萬物彫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因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開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全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卻寬，持其志，語雖小卻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操處便持著。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操提。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在本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

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薄。便須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謂矯弊情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知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睡。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惺惺。在此。則四體不待約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閒。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似無底事。爆起來。翻轉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閒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是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間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別方得。問於私欲未萌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亙古今而不泯。還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闢蔽。縱

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如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且盡枯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若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精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所思慮處。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自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枉己。不與德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薛文清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鬱結。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已意與物同也。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當在作悔。蓋常當在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未應事時。常把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胡敬齋曰。日用閒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徇己之病也。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即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人言知之非艱，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誠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勉勉而從之，至於言容舉動，不可爲，不必勉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己與理一，殆非勉勉之可能也。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勉而行，求仁爲近。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持敬是窮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一三五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一三六

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答吳晦叔書曰：夫汎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者，如行路然，須得先識得路頭，然後行。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程子曰：教人須先教以窮理，然後教以居敬。此語最爲切當。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教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理，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教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涵養踐履之功，禮樂射御之類，所以涵養踐履之功，路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以及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辭讓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後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詆毋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及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右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緩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子以知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不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間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末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寡之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乃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

學規類編 卷之十四

一三七

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急則不平。色厲則取怨。因喜而多言。氣流而志亦為動。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誠意卒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人不謀諸己。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閒此等最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資無大小也。謹之。羣居不可汎言難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立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遠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謔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羅整庵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策之。看來說得道理分明。自是難事。見之不真者。不待論。亦有心下了了。而發脫不出者。卻是口才短也。此則須要涵養。涵養得熟。終久說出來。亦無病痛。若本無實見。而揣摩想像以爲言。言語雖工。文字雖妙。其病痛必不能免。義理愈窮。究竟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愈難爲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爲知言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五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誠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其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淺。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至之爲實。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體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問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懽之意。猶浹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從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在。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

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循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這道理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張子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鉛石來換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餘地矣。樂遊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解牛之時。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餘地矣。樂遊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解牛之時。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渾。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替而噴。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權機。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問間。辨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近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卻射上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漑。若卒卒未有進。即且把這見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鬆。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動。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難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卻恁地兩相搭。開不得。須是

察。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理。使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窮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聖人做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講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箇舊見懸不肯舍。除是大放聰明。見得不是便罷了。問窮事物之理。這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設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備。不應說道聖人不作。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講義幾幾萬許多事。與夫和氣吁咻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當如此。若將牛首穿馬鼻。豈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卻自以爲安。外來卒未和入底。卻有不妥。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虛。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義理盡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直看。盡有在。道理既知。縫解。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知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說不是。這得這一件。卻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是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覺。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肯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亦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之細。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

尙遠在。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夾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當然。故志不惑。知其所以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差。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窮理就事物上求。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卻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卻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窮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孝根源來處。論慈。須窮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皆透。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知其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知其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口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徹。須是淡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卻然。而其中榮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無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問博觀而後約。直截處盡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

要令極微。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道。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隨之於物。又如此。隨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閒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因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理明理。則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凌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地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一。茫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故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窮理。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意思都不實。不曾見理會得。一事一事。做頭做尾。東邊得幾句。西邊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深戒也。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故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在內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顏回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容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詳文清曰。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真見。真見明。則邪見不能惑。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困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爲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則斷。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悞矣。聞見之知。雖小。天德良知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真僞。宜詳察而明辨也。得其真。則合內外之道矣。

氣質不期變而變矣。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避賢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焉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薛文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不。況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真儒矣。

克己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多慾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整物。便偏見。以天理中照。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照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照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見我。因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則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所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誇耀別人耳目。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只說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五峯胡氏曰。自反則格。貴人則蔽。君子不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問。每當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人欲。然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卻悔。此是如何。朱子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叢穢。又卻生悔。

學規類編卷之十六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知過而能改。則善而能用。克治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張子曰。世儒之學。正惟濫竽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今人爲學。如登山。方其逶迤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說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躡分寸。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覺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于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露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須大段著力，無一刻不照管克己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卻云以心克治，莫勝卻以心兩字否？」曰：「克治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工夫，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得齊許氏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思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烈，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事過心清涼。

薛文清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在氣之一端。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吾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儉情而勝人欲，一有顛倒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羅整庵曰：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遠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忘，已克則無我，惟理之是求，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始終條理，自不容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及之而行之，不遠，蓋有之矣。苟未嘗真知禮之爲禮，有能不遠而復者，不亦鮮乎？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用閒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改過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趨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驕馬，如斡磨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德。辨惑而戒，從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戒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悲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末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萬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又休，不說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那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執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體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懈怠，又常觀審求義，沒溺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難論處心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存誠，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憂，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端，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隨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隨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鐵底根腳，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處言語說說了，無義理處事儘做了，是於鐵底根腳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千已甚事。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教用兵，始常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聞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沉應曲當。人若有差，舜許多聰明，方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終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某活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

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嚴毅底路。更不中其心者，事物自有箇合宜大處，合嚴毅處，學要常親細務，莫令心虛。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道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避嫌過多了。學者須要有廉隅，雖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豈可不戒哉！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微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問事有最

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爭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賈索隱，隨處不是，與是紛亂時，隱是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穰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者，惜則義，而不非義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細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情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緣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魯齋許氏曰：不聽父命者，則為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為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閒，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穫，貴為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歡戚之有？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為之閒，皆當如此，乃能有成。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慮安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毀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勢利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但當循理，不可使氣。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促迫褻狎，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蕭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嘗觀山勢高峻，

直截。即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巒回返者。即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巒者。元氣至此畜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鼈不聚。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豫防。而德乃進。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謙最過人者能之。人有才而路。只是淺深。深則不露。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顯益大。則毀譽歎服。不足以動其中。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亦有小廉曲謹。而無有為。於事終無益。

胡敬齋曰。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霸。竊之則姦。乘之則愚。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為主。事為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為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緒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諂諛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者。亦非君子。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日積。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為難。當精擇而審處。欲為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羅整庵曰。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即所謂義之與比也。勸督合義。則天理周流而無間。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矣。時宜用剛而剛。時宜用柔而柔。只是大體如此。須知剛之用。不可無柔。柔之用。不可無剛。無柔以濟其剛。或足以致悔。無剛以制其柔。或足以取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做模範。若將終身。顏子筆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學規類編卷之十七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亡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天地之間。皆有利。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半作無道。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就謙。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勸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開焉。有

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止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平割定腳。與他推得。一毫去。則逐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未知學問。此心卻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審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剴極處。即克己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疑。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利。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便私。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卻不可不察。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獨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爲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難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諂媚。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鼠。如盜賊詭譎。凶狡狡猾。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

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溢決者。此蘇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誠卻一分人欲。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持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避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徇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遺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善。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趨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著。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著。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開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諂之累。人欲開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台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西山真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

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掩白。蓋猶其器。舊必換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薛文清曰。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恃勢。直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所惑。而易其所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鳳凰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荆棘多而芝蘭少。誠欲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公天下事。以私心爲之。亦私。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或謂武王伐紂。既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華虐。則君道失。臣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況周之德盛民歸。又伐紂救民。天下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地四時之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論出處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周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

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與庸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是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薛文清曰。君子之出處。當修其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程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

可復者。

學規類編卷之十八

老子

程子曰：老子之言，雖權詐，秦越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維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予嘗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賊也。朱子曰：老子之術，雖沖儉，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露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使不

學規類編 卷之十八

一八〇

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腐，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汝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子之學。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攪前去，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謀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像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則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皆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苦多事，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踴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卻著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郵，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淡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虛，而為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大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胡敬齋曰：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蓋恐其智巧，奸偽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列子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何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繁。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不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何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就莊子。若謹禮者不遇。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向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開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皆緣以爲經。皆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懷遠苟且之兩閒。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計較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卻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須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頤嘗遣王導書。以老莊之俗。頗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

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梁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孟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能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元。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稍相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獨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實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提臨戎。執梃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計。不得不辨。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未大見趣。及義理淺淺處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穢腐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自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胡敬齋曰。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墨子

程子曰。問韓退之讀墨籍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抵儒者學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渴。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或問內政何名。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

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有五入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善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變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數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發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誠。誠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志者。荀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其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而依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甘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問荀子言性惡。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謬。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爲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返其性。始極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得之。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諸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釋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處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揚子

程子曰。林希皆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元本要明易。卻尤晦如易。其實無益。其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無咎。勿獨無咎。係於不虞。以保天命。係於不虞。則有之。苟獨無咎。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遠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揚子雲云。明哲無咎。勿獨無咎。係於不虞。其言雖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幾幾而作。其及是乎。世之惑子雲者。多疑其投閑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龜勉於賢之閒。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憂而不敢。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性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天理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元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卻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元中。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或問易與太元。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元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元卦八十一。太元象做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元亦得。但無用耳。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白漢以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悖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

謂道者則尚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者。其學。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慕其假借之計。則不惟精義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盡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貌似想像之學。而謂聖賢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貴。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其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固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象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兩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若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擬其間。繫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像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雖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結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雖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質。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

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語語詔令。皆是根原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樣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作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元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羅整庵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柯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說了。但宋儒則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子。開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焉。而設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懸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神。有目而無心。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白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更面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澹。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卻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

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勝拾，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蓀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文，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開難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上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腳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卻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卻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得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弄辭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羅張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類說道理動了，故便首與之從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胡敬庵曰：韓退之說，詩書勸乃有，不勸腹空虛，則是以記誦為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讀詩萬倍利，是以功利為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皆非真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為政，只破利字做出許多不好事。

羅整庵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苟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東坡所論，喜為異說而不謹，敢為高論而不顧，乃為切中其膏肓之病耳，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頗倒謬戾，一至於此，尚何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苟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歐陽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不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教，曰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蘇子石附

朱子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智，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醇，庶乎其可以離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嘉祐前日所陳，乃論其學權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識言語之閒，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蘊，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為之誦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鄰灌漑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有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竊，而盛稱苟或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惜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誠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為當然而莫之禁乎，蘇子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聖人，聖人便是有聖人，設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節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某數年前嘗感焉，近歲始覺其終。

羅整庵曰：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介甫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

學規類編卷之十九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能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惡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者，率幾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天，跖何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陳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義辭詳略，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問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處事太史公，有疏爽，班固書密鑿，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

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棄，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蕭何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謬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遺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其略，孔明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放典客，漢史作漂客，顏師古謂其誤，而淮陰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己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疏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嫁於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甚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潁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卻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潁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本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潁公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潁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開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卻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潁公平日固耐劇孟，不知潁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報後添繁案，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設遇此人，項籍死後，方可專許漢也。或謂潁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速，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潁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為，如潁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潁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潁公言聰察強毅之謂才，聰明只是才，不是德，曰：潁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

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明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便更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卻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適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事見其後一處所在。又卻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若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發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束了。故唐五代多繁亂。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錄一書。可備諸筵官僚進講。小兒讀六經了。令接讀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皆驗。宋公歷年通講。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有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逐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子由古史辨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家。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魯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魯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慮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謬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贊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己者。苟非所據。則雖乾肉豆肉。猶知逆之。

況乎求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傷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假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能。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悞矣。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皆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綱目於無正統處。竝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御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莽之類。獨於揚雄荀彧其所受非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是以莽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自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操孫權至淵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卓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繇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矣。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殺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亮逆。黃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其職。輒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獲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舉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梟天下之筆乎。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是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真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

祖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劃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問：書韻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子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意思，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皆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向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義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易言規於貨利，特於藝約之閒，不能無顧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舉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俸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執輕執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豈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處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義，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咸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

心，不向道理進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朝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窮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上稍只管衰場，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緊要，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緣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好，嘆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實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貫胸中，卻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應付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諒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陸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閒，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有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病，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薛文清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真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為科目而讀書者，皆非為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為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為人者，況以科舉為人之學教人乎？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邀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羅整庵曰：科舉取士，惟尚詞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固鄙陋，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飾，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哉。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

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作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夷和溫公諸人。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汎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愛。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雖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雖用前賢對。比事遺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范滂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作詩閒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擬。豈不勝如思益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吟者不同。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說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詩須是平易不費力。何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聲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客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凄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倡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則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事物。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求其政。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登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侯。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那招惜情之語。懷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如此。於後斯義衰亡。凡月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薛文清曰。凡詩文出於其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凡詩文。皆以真情爲主。

許魯齋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發。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普見一俗儒作詩。贊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嘆惜。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何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宋相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繁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刺。或無刺。或自結。或不自結。或自落。或不自落。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入。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凡作文。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他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草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側也愛君之意。則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衰世之文也。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司馬遷贊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還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卻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董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偏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君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韓文高。歐陽文可學。什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皆觀嘉祐以前諸詞等。言話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

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醇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巧了及宜政聞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憑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沛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論之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議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遠望而不可至也至矣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臏之術蘇張范滂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閒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王相如王襄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轟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閒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散精神廢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訴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譎戲謔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剽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閒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適實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

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遷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閒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開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其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說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饒蠻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斯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卻近實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難之三代詰命中亦無愧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論胡文定公文文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借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燕語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誠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誠字法也不然則稱潯上此換字法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平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盡東坡雖是宏闊闊翻成大片衰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衰做將去魯齋許氏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漸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

著眼目。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低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貽笑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盡人以義理。盡人力。挽之不能過。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薛文清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見。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布。草木之花葉。絳紫。鳥獸之羽毛。絳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燦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順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燦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詞言語。然後謂之文哉。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期人。

羅整庵曰。文貴實。詩書之文。無非實者。易象象之辭。特奇。然皆實理。無一字無著落。故曰易奇而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

程子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分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治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踐安。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僞易則誑。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者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禮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問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調劑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歷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暨。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南軒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身。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瞻厥操舍。乃知出入。易爲其敬。妙在圭一。易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真西山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爲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鋒。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驅馬交馳。孰範其驅。維繫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顧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遠鉤絕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秀盡苗長。醞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遂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懼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垢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真。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寶。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盡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蛰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闔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機之開。羣動俱闔。錫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安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閒斷。而冥冥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以爲朝聽訟之地。而夜氣深居。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

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熾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美。處愛作箴以自戒。常懷慄而察。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晝於其間。磨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納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味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敘形。提撮此心。皎如出日。肅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公。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思。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微密之餘。開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性情。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薛文清謹言箴

歸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惕汗。而且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安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苟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慎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曰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妄。安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騁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欲聖謨而非禮勿動。

德急箴

在損著象。德急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迷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憾。非克寧肅。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剷。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威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聞。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繼失爲從。降自衆人。人有舛駁。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爲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必盡。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愚庸。過蒙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厥矣。徒發報復。恐遂頑然。將不省愆。天界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雨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謂之何。物則是矣。聞外數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衆體。至微之物。直溫直恭。又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衆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教。明炳其真。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

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意。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難於多歧。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惰。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日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宋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蘊。百妄外干。雖曰爲學。徒修華博。究厥本真。久矣戕斷。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願末既陳。期守勿失。

慎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遠。是以作易君子。觀蠱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過。不率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華臬。職斯常刑。職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尤克明。則當民服。氣協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茲。靡平靡燭。職紀羣官。齊肅欲發。暨火銷宵。辜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仰仰。景行宜遵。小子述職。敬助我人。

程子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圖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棲。井渫而圯。鄉閭益崇。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論。發幣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付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張子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做且途。非不知就甚焉。

楊龜山告銘

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呂藍田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嗇，作我蓋賊，志以爲神，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謀，勝私豎慾，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寤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入荒，皆在我國，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獲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願何人哉？希之則是。

朱子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於焉於蘊，仲尼子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鄰，無小無大，罔時怨悁，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敬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煥然春華，誦讀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煌煌，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繼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眇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賢伊何，衣冠進趨，夜思宵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匪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振萬變，立此人極，吾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

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浮視傾聽，情其四肢，襲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姿，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盤，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日趨而進者，執履而持，曰饒而寒者，雖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蔽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遠之，安得而遠之。

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脫汗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憂齋銘

物位兩閒，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違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易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閱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於爲，維行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靜而養源，澂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薄博淵泉，其用弗置，於惟簡肅，宜有此齋，揭名齋屏，曰學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蒙，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操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意心之萌，闢焉沈吟，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貶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愆。

張南軒克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蝕，噫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治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微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治，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絀，尤蹈躅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程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治，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遠。體用無貳。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俾其觀。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怒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遠於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經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誌同志。

敦復齋銘

恕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孰復是明。其效如何。篤志尤昭。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閒。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延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潛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事彼隨。積之久。昭然微。靜不偏。動無違。嗟哉。自邇。惟勿替。日在茲。

薛文清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爲心孟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祇飽以飽。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勸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既知矣。其將何爲。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廢。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醜。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眇眇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顯。勿欺名齋。願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情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德。人爲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會其極。其體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顧茲百年。付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曷故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

從事二者。迨遠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聞毫髮。靡懈頃刻。於茲卷舒。於茲語默。憶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執則。爰作齋居。爰圖進益。古訓是名。古法是式。由學而化。勤勵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即。豈曰山高。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助無數。

恆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梧。公始知學。旦夕孳孳。顧此羣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法義。有恆師孔。恆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齋楣。出入是視。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策仕。屢擢屢陞。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迹。昭哉歷歷。持鐸教梓。剖符民輯。博被旬宣。江漢是式。允於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朝推省領。啓沃經筵。忠忱彌積。載承恩詔。縣車故鄉。乘化消息。孰不榮光。熙公之賢。惟恆之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安傲。匪曰高山。夜齋是仰。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爲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賦之雜揉。紛虛偽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爲。斯太極之全體。兼動靜而靡遠。降聖而賢。必由保持。視聽言動。敬以主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幾右規。弦章是服。絲桐是揮。沈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作。靡敢忘墮。室慾止水。如防如隄。匪邪妄之可開。冀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胡敬齋進學齋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真寶。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齋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慮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審慎齋銘

聖賢道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未弊勿已。永鑒斯銘。

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遇則不邀客若召他客則不可雜召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亦以齒。」其爵則命士大夫不相妨者若有親則必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齒。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其爵則命士大夫若特請召或迎勞出入儀，皆以尊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於兩邊，開真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面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眞杯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眞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欲常如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惟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還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屨弔贈遺凡四條 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元子亦曰賀慶登科進官之慶皆可賀姓禮通曰不賀 凶事則弔之喪葬本大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
 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
 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初喪問喪 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
 哭弔之此弔弔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旋拜辭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 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
 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襪衫素帶皆爲之具 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徹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
 人哭則亦哭情重則主人不哭不哭 及葬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則如野禮或以
 及爲之亦與而哭之禮禮用棺槨乘其數如履禮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爲 過期年則不
 哭情重則哭其蓋

右禮俗相交之舉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面告之其書於籍。

悲難相恤

思離之事。一曰水火。小則遺人救之。長則現。二曰盜賊。近者同力共捕。有力者出。為盜。三曰疾病。小則道。其則訪醫。贈付。則四曰死喪。國人則弔之。其餘。五曰孤弱。納或。則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乞。六曰。枉。看。為。人。則。枉。為。有。方。者。可以。救。失。所。者。眾。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編修之且

學說類編卷之二十一

二三九

學規類編 卷之二十一

1180

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期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直月率錢具食，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饌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饌飯可也。會日風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擇先以長少鼓拜於東序。凡拜，俟其跪而答之，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備入籍，亦許隨衆拜。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南向北上。約正與齒，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立，長者西向立，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彼此西向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者，拜時惟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將退者，拜時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拜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拜於四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正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之。東南向，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正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之。東南向，向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讎，諸州縣政事得失及攝人過惡，至哺乃退。

子所歎服從者梁過者已。今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潛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即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真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便欣然神往。恨不得同堂也。見古人可殺可憎處。便怒目切齒。恨不得唾面也。讀史有真識。當時事勢是如此。曰如此。固當也。當時事勢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也。或設身而處地。或略述而原心。異日與人品。真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修陸子之書。效義山之文。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也。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後。

作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俳語優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引星辰。下濯江漢。斯足尚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治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滯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廷獻之先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之。

各種雜著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屈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萊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可廢也。況聞見稀奇。用筆紀載。曠懷高寄。隱寓篇章。亦學士胸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遙情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於篇。

月初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則

各種雜著

則

初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則

各種雜著

則

初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則

各種雜著

則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二

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而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失則均。夫月要歲會。百工皆然。即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豈不於三時晝夜之間。立一定之程哉。上古之學者。吾不得而知其用功之所至也。已。其在書曰。子思日夜孜孜。詩曰。日就月將。雖不言其所以然。意必亦有一定之程。而後率以從事也。後世學者。不見古文。遂云臆獲秘契。何書可讀。大言欺人。掩其空疏。不亦謬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窮經者。蘇湖之教也。詩書禮樂其靈腑。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庸庸荒經不學。磨面玩惕既久。歲月坐消。縱桑榆思奮。而義御已馳。匪惟余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今與諸生約。日之課者。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泊乎浹月。余考厥成焉。二三子其有意乎。諸經史之精英。為太平之副。發程朱之秘。成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為耕夫織女之所竊笑。是有厚望焉。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為理義之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人體驗。隨時觸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不妨各家門前。各為扶杖。若夫拘文牽義。不能仰首一會心焉。味同嚼蠟。無所發明。則亦程

各種雜著 則

初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十六日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二日 各種雜著 則

經書發明 則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作古今文 篇

十七日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三 各種雜著 則

經書發明 則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作古今文 篇

十八日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四日 各種雜著 則

經書發明 則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作古今文 篇

十九日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五日 各種雜著 則

經書發明 則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三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三

道體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總道。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物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

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所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寶。詩云。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濫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生之理謂性。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於水。車只可行於陸。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質如此。若不論那氣質。這道理便不周而。所以不備。若只論氣質。這道理。卻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卻不明。此自孔子曾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問。先生說命有兩極。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極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

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閒。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閒。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卻只是一個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腳行。歸亦是這腳。譬如口中之氣。喘則爲溫。吸則爲寒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問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閒。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閒。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勉齋黃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其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北溪陳氏曰。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

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絲毫之差別，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咸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箇密一節耳。

西山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薛文清曰：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動靜做出。天不以陰多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人不以熱發大寐，而息其慮靈之知覺，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鸞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欠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人心即食色之性，道心即天命之性，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為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道也。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德也，誠即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誠也。命即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命也，忠即誠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為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理，而性無不在。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即太極也。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人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萬物之性，即天地萬物之心。

胡敬齋曰：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萬萬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然其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理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

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參之孔孟論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惑，終莫之解，則紛紛之論，至今不絕於天下，亦奚怪哉，愚嘗竊寐以求之，沈潛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四

總論聖賢

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凡人若已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前探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造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適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薛文清曰：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聖賢循天理，而天理即仁義禮智之性也，小人徇人欲，而人欲即耳目口鼻百體嗜好之私也。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

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胡敬齋曰：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開斷與不開斷，識得如何未熟，如何開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虛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顏子得浩然之氣，何故，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精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應事接物上，積參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闊。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略盤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握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輪轉，輪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

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胡敬齋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孔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莫大於孟子，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腳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無實理，空自高大。

總論孔顏曾思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麗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是辯辯，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賢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聞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向在陋巷，澹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使入聖人氣象，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汝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開開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尊者也，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雖敢正視，非孟子恁地手腳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最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言，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難，然緣他賢質剛毅，先自把握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蕲篇，而少顏子

剛明之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穩。

魯齊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觀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番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其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論德則顏子優於孟子，論才只一般，顏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上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整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孔孟門人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闢，漆雕開深穩，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卻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卻如此，曰：也于他事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說出那勇的話，而今學者，開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開時所說者，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吳公言：僕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語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遠，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一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盛，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蓋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這子路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尙有多少病痛。

西山真氏曰：閱子言行，見於論語者惟四章，合而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五

諸儒

周子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高，自中流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窮來，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待民，非於本身而燕及婢僕，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經中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幽居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周子看得道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南軒張氏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閑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已。

鶴山魏氏曰：周子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北孟氏垂絕之緒，而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開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晦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程子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習懷洞然，微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陋，則必入於此，白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闕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說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開，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惡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懷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捨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夷莫將，微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分明，不放過一步。

薛文清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胡敬齋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法，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明道先生本領純粹，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程子在生一無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夫聖也。

程子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略，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嘗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辭文清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總論二程

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至於聖人，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人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順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準，而達於六經，使人誠實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求其理，以及於天下，其道坦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繁孰爲輕重，所施孰爲長短，當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然，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其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微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踐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雖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達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實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瓶案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問明道到處應應，伊川入朝或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以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

南軒張氏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淺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胡敬齋曰：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擴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克諸己，譬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是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難博中過來，某接人多矣，不難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容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容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髮膚耳，能無差乎？更留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處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有不能，執政默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鄉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

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參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見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潛如也，聞起從仕，日登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開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體操，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成人，人求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晦，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中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明道之學，從容灑泳之味，治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西山吳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胡敬齋曰：橫渠十五年，做學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邵子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贊之，先生歎曰：昔人向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遂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魯，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仰，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豁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諱，正而不諱，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別，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其所樂何如耳，病喪喪，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

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撓。克己復禮。自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宮室禮樂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齊寧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闊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肅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許多關礙爲能。若明道看史不疑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白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病。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

南軒張氏曰。與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尙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子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於二公。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賢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官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自有命在。

羅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通知儒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實一人而已。

陳氏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偶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採訪。得公所著遺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龜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期爲功利之圖。浸兆奇災之侮。是其賦畀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李延平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毅然不可犯者。先生初開。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甚子偏。只是被李先生辭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胡文定

上蔡謝氏嘗語朱子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說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救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於古人。問文定卻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卻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讀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陳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朱子

勉齋黃氏曰。先生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世。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

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諸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閒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木末精蘊，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於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懷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蹙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汕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感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則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樂見，雖遠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關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連日不寐，或累日不修，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埋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疑王安石廢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

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綴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日張而不索，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一其歸，至若末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信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毀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囂，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精其旨，釋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怠，務學爲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變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狄，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富其資，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成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闡異端之詭譎，明大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志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闕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鶴山魏氏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薛文清曰：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之純，有程朱，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離雜中，剔擷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

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程朱之道。萬世之

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敬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卻有病。

呂東萊

胡敬齋曰。朱子在孝宗時。又與程子時不同。程子之時。只要修舉先王之政。南宋時。大段削。若不復仇。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問東萊之

討罪。則三綱不振。人心沮喪。而國非其國矣。故修德用賢。練兵舉義。此處做得起。家國可振。王道可行。

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

張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記。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

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開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

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驟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詳之識。卓絕之才。

也。以告竹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

不可屈之志。不可磨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容端莊。造詣

篇。晝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諸

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平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

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

焉。異篇與傳。微辭達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沈。

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焉。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語理既精。信道又篤。

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起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

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

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珉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

之聞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

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而辨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道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

董氏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沈潛言仁諸篇。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

其西山

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

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

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

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

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

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實諸鬼神而不可誣也。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

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生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

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者。街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

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

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開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

幾無隱者矣。

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

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

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見。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其

誠可歎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厭階級而得之。

擬。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其西山庶幾。

魏鶴山

邵庵張氏曰：孔子顏子，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獨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慨然於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

許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於觀於輝於秦，揭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於時。官諸賢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宦儀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勸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漸德焉。

陳氏則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薛文清曰：魯齋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閒，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六

辨別異端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闢如也。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之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此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人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

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而消言長？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且於迹上考之，其說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真之風中則易過，真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謝顯道舉佛說與吾儒同處為問，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朱子答范伯崇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開，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饒說相背，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敵之議也。答江德功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卑，而不滿於其意，謂天理民彝有不容參減者，則又不能盡振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叱咤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維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則雖至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所發愈暴。與陳伯堅曰：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則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海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為釋氏矣。答胡季隨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其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存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邪神。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胡敬齋曰：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盡盡，非楊墨比也。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元妙為道德，適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為心性，適以滅其心性。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這道理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掃盡。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經，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元妙為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為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髣髴，而實非有見也。體用一原，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體而無用者？若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釋氏是獨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每事精察，不敢慢為，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觀鼻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而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使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獨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獨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顛倒也。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元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會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獨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者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者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久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溫席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辭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發，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誠心，絕滅思慮，真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為至元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

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獨家類倒錯。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嘗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嘗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人皆謂其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閒厭世俗之煩雜。及其久也。清靜寂滅。其心無所用。故懸空見出許多物事。以爲道德。以爲心性。以爲太極。學者須隨時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末世道衰。百病俱生。邪異蠱惑。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或汨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閒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過絕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於禪也。今日異端。經程朱開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所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以爲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向有尋不到處。乃敢遂謂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夫攻異端。闢邪說。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陽離陰合。貌誕心從。以惑惑多士。號爲孔氏之徒。誰則信之。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非過。殊絕之意。懷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尙何周備之有。堯舜之道。似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備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備深微者也。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禱禱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真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川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情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禱禱禱。然

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望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誘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攷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榮耀。亦無所措其辭矣。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慎慎往來者耳。若曰。思曰。答。答。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精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輒綴。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具。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願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七

程明道請修學校條陳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歲於廢熄。惟朝廷崇尙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第一。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奉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漸進。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遠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諸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圖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

官之尤者。其無益於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照事體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時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公著。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選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廢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爲三。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一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子韓非子。各以當年試之。分年試之。策則諸史。時務亦然。爲一科。新舊諸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各以當年試之。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從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繹。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濃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杜撰。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尤甚。主可不惟不知其繹。乃反以爲工。而實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誠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說之。兼取得吳棫李實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禮。則兼取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兼取二戴禮記。則兼取程頤。春秋。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周禮。則兼取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兼取二戴禮記。則兼取程頤。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如以上諸家。更如胡寅等說。亦可采。今題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說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率

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閒。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剽經文。巧爲圖訂。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所差考校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剽削。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繹。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謬誤。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策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尙存舊體。而呂中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私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閒。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開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所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讀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皆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俱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得售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趨趨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虛。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聞相與言。亦未嘗問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日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虛。以還諸州。能去舍選濫濫之法。而使爲

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鄉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特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清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責。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擲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詔誥誇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舉官。做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場。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閒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聖經學規纂序

大學辨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俱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規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闢戶誦矣，五尺學童，即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蔑，帖括家鮮知大學中所謂三物名色者，至錚錚道學有聲，問以禮樂，亦多茫焉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耶？其曰講明親者，何物耶？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摘聖經言學者，會爲一編，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耶？則固曰步孔孟之後塵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世殊，不可行於今日耶？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康熙戊寅四月己酉，蓋吾後學李塉撰。

聖經學規纂目錄

卷一

原學規三

中庸三條

卷二

尚書三條

詩一條

禮記九條

論語學規三十九條

孟子十一條

易經一條

周禮八條

論古聖正學宜急復

聖經學規纂卷一

清 蘇吾季 稿

學明則格物明而明親之道可得矣。故以學規附大學後焉。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疏引皇氏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曰：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鄭康成曰：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三日中時，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集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此此與夫子之文章天之未喪斯文，兩章。訓文曰：威儀、言辭、禮樂、制度，極有功於聖道。今人專以載籍爲文，繙讀爲學，印定心口，幸朱註尙有此蹤跡，與之作證耳。文字，聖人有自註矣。文之以禮樂，非以禮樂爲文歟。

子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聖經學規纂 卷一

聖經學規纂 卷一

三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急先後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吳氏曰：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陳氏曰：此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咏，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修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緒語，乃學中十分功力之一二耳。論語載孔門傳述，未嘗及於緒語。可知古人之學，不在此也。然則學者，即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即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行事。本一物也。弟子父兄在堂，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修己治人更多當學之學。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亦不由學。如事父而事君，祭力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文義自明。後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清定省之儀爲學，行溫清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耶。且因認學字未真，又不體貼子夏文義，而反譏子夏之言有過。何耶。至志於道章，朱子分道德仁爲本爲重，游藝則爲小物爲輕，亦似非是。朱子明註藝爲禮樂射御書數，數且勿論。自古聖賢有以禮樂爲小而且輕者乎。以不可斯須去之物，而曰小物曰輕，亦異聖學矣。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爲難。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而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屬小務，行爲大綱，分輕重不可也。或曰：如子言，即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要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不然，以文學即是博學於文，則謂君子之博學於文，祇學爲文學而不學爲德行政事言語，豈可通耶。子游子夏之文學，視之禮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百父，何嘗不通於政事。歟。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論語文字亦有分。如文質彬彬與質對楊氏以自受采采之則就文物華飾說，文莫猶人躬行未得與行對，朱子以言註之，則就言辭有文說。雖亦博學內所該，然各章又有專義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夫子下學而上達之年表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驟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則志學即是從心所欲不論短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論短，豈無事歟？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晉衛瓘以者字斷句，為作何字解，言何以不知丘之好學也，得聖人意，較為字局上句者長。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孔文子，夫子亦稱其好學，然則此有分，孔文子好學淺，此深，孔文子好學專以學習藝術言，此則修德講學，徒義改不善皆在其內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慈論語講義曰：禮不可空訓理字，乃持守之節文也。君子於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一講習，是為博學於文，然又將所博者收斂約束於凡視聽言動之間，都執守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是為約之以禮。或問博學於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之儀也，約禮之禮，則統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

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文法，而身世實用其功，如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子之三省、友誼、孟子之存心養性修身皆是也。故先儒以博文為格物致知，約禮為克己復禮，甚得即如儒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儒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因為博學，即如專學一數，九章以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黃勉齋曰：朱子註以要訓約，然約之謂為要之文理不順，以約為束，文義順矣。四書大克己復禮，馬融以約身訓克己，正抑然自束之義。

顏齊齋存學編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法也。

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學孔門，亦曰博文約禮，而究其實似有不同者。孔門之博文，顧學禮樂射御執御以至易詩，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為也，言學言為，既非後世口耳所可混，禮樂射御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夫子之文章，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博學而無所成名，文不在茲，如或知爾，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果齊李氏贊朱子之博文，則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始以熟讀，繼以精思，文從字順，妙得聖旨，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由是以窮諸經，訂諸史，以及百氏之書，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等語，詳哉言之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細而飲食起居，衣服

男女問老，聯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擬微必謹，以此約心，以此約身，出即以此約天下，故又曰：齊之以禮，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燮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百三千為至道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朱子之約禮，則李氏言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面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李氏曰：沐浴以遠，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惟朱子一人，僕不敢議朱子之博約極至與否。

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顏習齋曰：學之不講，是學矣，而又須講之，即博學之後，繼以問思辨也。今世專以講學為尚，乃有不學而講者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遠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康成曰：則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既已學矣，而曰未可與適道，此格物致知之後，所以繼以誠正修齊治平也。不然，王孫賈亦能軍旅，祝蛇亦治宗廟，豈可與子路公西華之學同等論耶。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為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為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凌之，蓋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宋優游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為學不必問戶作估畢習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為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耶？故其言不待辨，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是顯然背理之語耳。何何佞之云。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公西華所言之禮樂，與立於禮，文之以禮樂，亦微有分，華所言之禮樂，指宗廟會同相禮言也。若立於

公西華所言之禮樂，與立於禮，文之以禮樂，亦微有分，華所言之禮樂，指宗廟會同相禮言也。若立於

禮之禮，則統禮言之。如孝有禮，則事親之事立。忠有禮，則事君之事立。信有禮，則交友之事立。即至宗廟會同，贊助有禮，則爲相之事立。類皆在其內。故山有謂禮樂有待，亦指富國之說。宗廟會同，結享飲射，諸禮言也。若謂凡禮，冉有皆不能，豈其事親事君交友皆無禮耶？子路之行，豈如華之優禮樂者？而夫子亦教以禮樂，可證也。故約之以禮，凡爲學者所同也。然約禮亦有一不蓋五倫日用相接之禮，學者所同也。若致用之事，如學兵者約以兵之禮，學足民者約以足民之禮，亦有不同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臾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祇務讀書，高則立行，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歟？」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併有歉於士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安國訓解曰：「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此極中近世無實講學之弊。我躬不閱，而徒娓娓曉譬以誨人，是爲人也。」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則爲己不作助解，作緣解矣，意亦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禍亂在彈指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頤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尙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能如充耳者，而夫子問之，尙爾疑信不決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也，耨也，稊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自古生知者幾何哉？故致知在格物。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學詩。」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假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假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觀此二章，德必須學，事父事君，亦資學詩。又他日夫子曰：「孝在以禮，事君盡禮，則知先王三物之教。」六德六行，其實事祇在六藝，實之聖訓，固彰彰也。

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集註曰：「四者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仁，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訾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守聖人教，不凌節之法如是。

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嘗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所謂憲章文武也。朱子集註曰：「道，謂訓誨、功烈、禮樂、文章也。觀此可悟『字正語先』孝慈曰，效法於人謂之學，已學而熟習於己謂之習。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孟子載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史記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並懿子而宮敬叔師孔子學禮，可證也。即不及見其人，而私淑艾以爲學者，亦效法也。近乃有宗心性頓悟之說，而訓學爲覺者，則異矣。白虎通曰：『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此即大學格物以致知之義，與後人覺說不同。覺，

禪學也。至學記學學半，上學字音效，說命作教，教也。蓋教學本一事，故字可通用。謂學有兼行言者，可夫子自謂下學，稱顏子好學，其義皆兼行。蓋行即行其所學，原非兩端。況禮樂從先，有爲若舜，行亦效法古人也。則統謂之學也。自可然，謂行即學，而廢學習之功，則斷不可。夫子由志學而立，顏子博文而約禮，皆各有功力，確有次第。故聖門教人之法，曰文，曰行，曰學，文曰約禮，而以好學與守道對舉。講學與修德從義改不善對舉，其學與適道分言，好學與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分言，皆明甚著者。好學近智，而亦有統行言者，即如大學中本祇學習事，則但可曰格物致知，然誠正修齊治平，皆

由學出則固皆大學之道也。

孔子游明以茲歌爲學道聖學亦可以定矣。

中庸

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顏習齋曰有弗學一讀學之一句言有不學者必須學之朱註以有弗學作句學之弗能弗措也又句而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夫君子之學而有可不爲者乎聖言有姑寬人以不爲者乎後觀孔疏曰謂身有學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不至於能不惜與習齋說合。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康成註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鹿忠節謂禮即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卻缺以六府三事爲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周禮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周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禮言說殷周言學者夏非時制故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即爲學非誤歟。

孟子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孟子曰親喪則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紆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試觀聖賢論學曾有後世如何靜坐如何讀書之說否。豈周公孔孟學教之法尚未備耶。尚未善耶。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即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修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

孟子曰舜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至於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聖學規條卷一

尚書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蔡沈集註曰教胥子之具專在於樂。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散其氣質之偏者也。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樂教胥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慢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

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鍊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咸思辨錄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說命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於厥躬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於厥躬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禮運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禮樂仁義皆學中事也何以與學分列曰此言聖王治國之政也治國則修禮陳義視學施仁播樂固各有事矣

禮器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按古人多學即以禮言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食男盤革女盤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選友視志四十始仕鄭註曰成童十五已上賈公彥周禮疏曰勺象省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按八歲已后學小藝履小節十五已後學大藝履大節其序其業此詳著者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鳥有所爲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傅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賈公彥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學博士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多試經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國子監祭酒爲大司業同業爲少司業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主於傳經讀而巳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經家塾生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什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制室所以多廢事也嗟乎

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履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操履孔疏調弦也博依節歌也博通廣書博術之博博按爲節以依於樂句也雜服如冠端紳紛紒之類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謬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益漸演成習萬方一概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時問今之學古人官者公坐堂皇可向百姓講性天著書乎可向

百姓作一詩撰一古文乎可向百姓作八股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以及民間鑾弄鼓吹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天性必然之理今雖岐塗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向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擯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則今何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婚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諸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鑒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夥其人矣蓋此乃天理自然不容斷絕者耳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觀此盛歟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尙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真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尙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曰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耶且六藝所取之人即不盡善即或有偽較之八股不尙有用耶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涉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耶或曰然則此學待之有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吾輩即或無國與天下之任無身家之任職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其行之乾坤以位萬物以育即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諸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後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歟

蔽之端。則未聞聖門文之以禮樂有偏蔽也。吾人自治教人以禮。乃偏蔽也。自漢后言周禮而敗者二人。王安石方孝孺。然安石法周禮。不知生乘用舒諸大政。而行青苗以擾民。孝孺當大敵逼至。不知治兵。且更改朝廷門制。此正不知禮者。而豈禮之偏蔽歟。况孟子時行井田學校。尚須潤澤。今取六藝。但取其有實用耳。古法固有斟酌。不必盡依樣葫蘆也。

又錢謙曰。然則性天可輕歟。予曰。惡是何言也。詩云。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全身皆是性體。人無時不與天接。故古人曰。畏天之威。敬天之諒。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學者存養誠正之功。固刻刻如此也。若不實盡此功。而徒懸思漫論。探索無朕。是喪之耳。非重之也。

錢塘王草堂名復。視子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註補。其首則論學。即引此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一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圍。視蛇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聖者又可知。觀春秋傳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詳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開利。皆隨時以救世也。况舍六藝而爲德行。即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即以豆爲陣習兵。予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况陽明之兵。甯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道以他途耳。草堂曰。此論甚平。可資九原矣。爲予校訂大學辨業附過。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據條請曰。古者教青繁難。非若後世格翰。易成易積。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估舉。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績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予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儒術平文哉。予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予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而焉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魯。求遺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蓋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害亡耶。漢藝文志及周禮廢典。序言禮樂害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况曰亡耶。雜記哀公使儒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皆。蓋魯國雖重禮教。然傳行既久。後進難興。聖人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鄭魯文學。遂多家傳耳。非謂士喪禮之在國。所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如此。則春秋列國賢士多矣。豈無行禮者。無藏無文。以何考之。况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亦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耶。今天下制義充棟。而幼學必求工制義者。從而學焉。豈失制義文乎。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糾落矣。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非概指周禮也。不然。孟子之時。周尙未有代總。列國制度。必多傳述。而謂其禮盡亡。可乎。况即班爵祿一端。其略固有傳聞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也。言未學諸侯

之禮。則士禮在所學矣。雖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今三禮會典皆在。然有一行禮者。更舉起而等之矣。豈禮書無可質乎。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亡尙何載焉。况杜元凱註春秋。因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孔仲達疏云。春秋凡例。皆周公之舊章也。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故云。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迹。儀禮十七篇。漢初與高堂生博士即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華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耶。况周禮儀禮。宏綱細目。亦非懸空所可僞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問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即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禮書摺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闕之矣。儀禮傳自周初。而記與傳。後人附之。未爲不可。乃或者謂子夏傳文法似公羊。必公羊高輩冒爲之。則又穿鑿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引饒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耶。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實主介儀皆正。向明季易爲陽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除梓學之類。蓋同此禮。而或文流失。致有分歧。質文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亦或有錯簡脫落者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之作也。即設爲戰國人之作。是時密邇春秋。而儀禮記。有孔子之言。則必聖門弟子所流傳者。其識大識小之遺。亦必十九。屬周初禮矣。至於禮記。孔仲達止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禮記。漢文時博士所錄。其簡策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秦季人高堂伯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即間有跡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修己治人之事。舍此一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糾紛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磨。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者。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最爲紛紜。今學者且指爲僞案。是必禮法蕩然。一無可考。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歟。予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亡七十八矣。先生修明禮樂。有功聖道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尙祈一更正焉。河右御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陳兆興問曰。朱子以爲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

粗一貫不可分也。即以精相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宋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若跛倚怠肆。而謂心中。是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漫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耶。又曰。游於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開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陶淵明曰。但誠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矣。其遺誤後世。不已甚哉。

鄧縣高季野名斯。閱子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語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道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并耒而耕。而安得兼習耕賦之業。歟。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全。實事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况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論學卷二

錢丙謂觀三物。知周禮爲書也。虞書言五典。今六行取孝友而去其三。則周人但有父子兄弟。而無君臣夫婦朋友也。添陸贄任。是父子兄弟外。別有四倫。爲六倫也。此爲佛理。聖世未有仁義禮智之人。而不中和者。亦未有中和之人。而不仁義禮智者。更未有舍五德之外。而別爲聖者。安可並列爲六。今世有恭儉直信剛勇之人。何漏而不取。是六德猶隘矣。况仁義禮智。四德相並。三於德。降一於藝。是何道理。禮樂與射御書數。並稱經天緯地之業。執鞭之役。僭升並進。不倫之甚。李子謂教之具在六藝。則必由此而可成德行也。今世善書能算。射之人。不乏何人。由此成其孝友。成其聖智。則伯夷義德至矣。而不可謂和也。或武仲之智。可言忠和乎。胡廣稱中庸是必氣質近於和者。然可謂仁義乎。是各自爲德也。至於聖則德忘。編有註文矣。聖以身後利權神言也。古訓通明。諒所謂恰恰是也。非造極之聖也。故註疏以誠武仲聖人解之。且智仁等。亦非如舜之智。顏淵之仁也。必如此。自古有幾。而取之一鄉乎。蓋其德性有聰明。不殘忍。不呆執。不柔靡。不偽。不戾。即爲六德矣。不言禮者。禮有儀文。不專考德。故人於藝。聖人言執禮是也。且藝非降也。君亦言禮樂二藝。爲經天緯地之業。而降乎。若恭則該以禮。故有剛勇則該以義。忠即信。非誦也。中乃引用詁字。君并未見周禮。而但據引用語。遂駁古經。可乎。孝友爲履序。君所知也。註疏任謂信於朋友。君又未見矣。不言夫婦者。閉門之事。不便於考察。故略之。然世未有不刑于妻

而能盡孝友者。言孝友則夫婦之倫具其中耳。三物質與。皆教之以事君也。不待專教以事君也。明代課士八比外。尙廉德行優劣。然有考校諸生。而即問曰。汝事君忠否者乎。此全不解世事者矣。若陸九淵。猶外戚。如衆人。皆行誼之大者。何可不教。何可不考。聖人對哀公言三德。而贊易又言四德。豈自背乎。孟子言教以五倫。而對梁惠王又專言修其孝弟。豈自滲漏乎。至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謂堯舜無君臣夫婦朋友乎。蓋有通言者。有統言者。何執泥名數。乃爾。古者大射。賓射。燕射。以及田獵。鄉民祭祀。選諸侯卿大夫士。皆用射。自天子以至大夫。皆用御。周禮大射。戎僕。齊僕。職皆大夫。掌御車。春秋用士大夫御車。以戰。勝負倚之。至於今世。上自宰輔。下至有司。所謂察刑名錢穀者。實祇用書數二藝。是四藝本與禮樂並重也。愚言全德行必由六藝。原統六藝而言。君乃不言禮樂。專較射御書數。舉人半面而背其軀。偏目之。雖乎。抑故作詭譎乎。然即論四藝。父兄爲職所封。而已不能關弓而射之。父兄欲乘車命之御。對曰。不能。命之記一家什器。曰。我不解書。命之計生產業。曰。不知數。能盡孝友。服勞之事乎。非疾而不能執弓。能辨而書數。舉凡如鎗。持珠算。而顛倒。以言聖智可乎。是射御書數之人。原本必即能孝友聖智。而欲全孝友聖智。必不可廢射御書數也。近世顏習。陸道。咸兩大儒。皆重六藝。道咸之言曰。六藝之外。如天文地理。兵法。律令。農田。水利。文學。皆學校選士所宜具。其言甚是。然周取士。不以此數者。蓋文學即在六藝內。而天文。司於保章。馮相。世有傳人。不選於外。地理。在封建。歷然。其列兵法。在司馬。律令。在司寇。農田。水利。現有井田。入學之士。凡國有飲射。兵戎。讀法。喪祭。役政。皆備執事。是學六藝。則諸事悉可閱歷。而能不必分科也。且天文等。即有不能者。亦無妨於分任。惟六藝盡人宜習之。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聖門子路習兵。然能射亦能禮。能瑟。再有樊遲爲御。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六藝者。日用必需之事。不可缺者也。若今時教選士。德以四德。行以五倫。藝於六者之外。再分天文地理等科。亦無不可。但不求實用。而好爲虛談。執一以駁古經。甘自居於非道。侮聖。則罪茲大矣。

錢丙不講學問。不講持行。專以明理爲言。年來加以狂怪。將大學中庸古文尙書易繫辭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有見者。有未見者。望風而詬曰。我理見以爲如是。雖古聖起。吾不信也。吾信吾理而已矣。近又移之於醫。自素問以至劉李之書。及諸本草。皆斥爲非。惟取張氏傷寒。尙指其中一半屬僞。而曰人參不補。石膏不寒。半夏無毒。不必煎製。遂謀出而行醫。予問之曰。君曾習醫乎。曰。吾亦識藥乎。曰。否。皆以理斷之耳。因問之曰。岐地有巴旦杏。南方無有。其味若何。據一從兄行長。其長如干。渠訛然。然則不自見。不身試。何由以理斷之耶。且君之以理斷。即當窮其理也。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則理可辨。而今君曰。吾但論理。有甲者。本順而背。君曰。矮而俯。且曰。彼形不可憑。而理可憑。夫理者。物之脈理也。物形既置。理安傳哉。君與人爭由。聽訟者。問傷寒。非君曰。問證人。非君曰。觀脈。非君曰。非君曰。吾心之理。固以爲吾田也。此亦無如之何矣。明理二字。老生常談。然不意其弊至此。

管廷耀問學。予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請河洛大樞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數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名某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即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角徵人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塔四弟堉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御執鞭學士所執之藝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求值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尊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愆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祁州王成休名某知子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荆公書法可行然乎成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疎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貨貨國服爲息上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當夫今之者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焉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即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况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通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譴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繪生名某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向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名某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修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歟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併進且迭進焉非列其後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治平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即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獲可對曰吾學養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即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即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曾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最切者格之如禮現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即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工則格工現有疾則格藥餌現遠行則格東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修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伊時草堂虛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誠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

維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即臨及幽深高遠也乎彭翔千名題曰超俗靜以存心矣敬問是提此心乎是以心提理乎予曰置理而空提此心者異端也以心提理者似之矣而有辨也存心者敬也蓋人心有二境而敬功則一有無念無事時有有念時有有事時（原注二十八字）無念無事之敬萬理畢具而無理之可名也有念有事之敬則隨其念與事之理而致慎焉或喜或怒審察而出又不可以提理言也翔千曰豁然矣予曰理即禮也禮以敬爲主而其事則須先習於學中焉故大學以格致爲始也翔千曰是

寶靜庵名某見延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慎緼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謂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既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雜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蒲團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成德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適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空而用空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雜必入歧路矣吳公匪庵名某問之曰是也性天豈虛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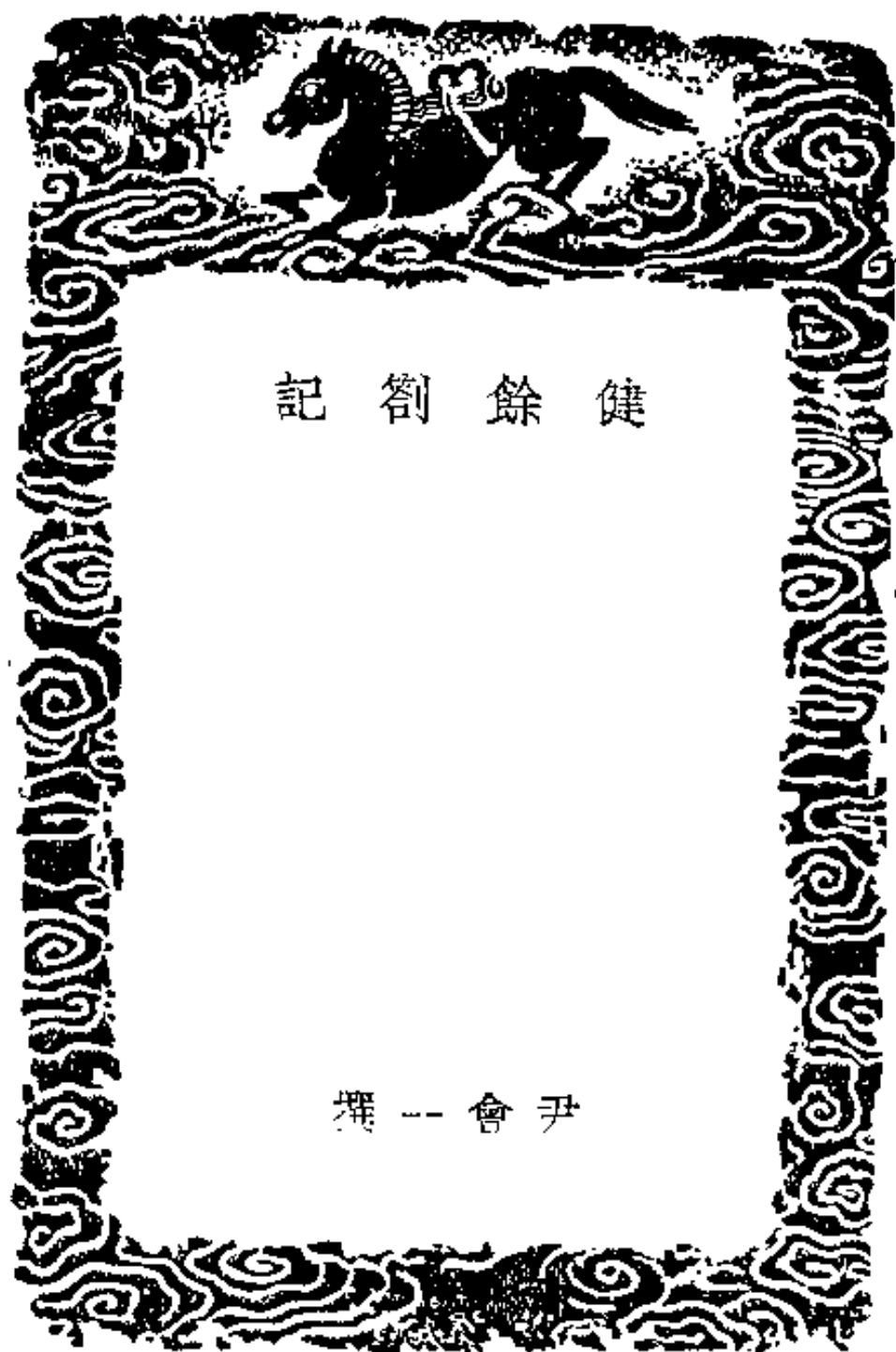
大興王昆圃名某問予大學辨業聖學規數下稱是曰向觀世儒謂聖道當不爾而未得挾其故也今乃然聖學矣聖學斷非無用者予告之曰以論語證之孝弟忠信禮也兵農相禮用也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禮經小能兵農相禮而不能孝弟忠信終陷於小人（原注由宋明以來）但欲求聖學則體用去一不可耳又曰上二者迂士則高其守智巧或用其才孔子亦皆取之至於不能孝弟忠信亦不能兵農相禮而徒講明心見性如李卓吾何心隱輩或妄亂著述浮浪詩文如豐坊鄭鄤輩則華士異端離經敗世聖道之盜賊也

德清胡祖明名某以所著易圖明辨相贊言今易註首河圖洛書（古河圖洛書）先天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卦方位次序皆本之道家魏伯陽參同契陳搏僞龍圖劉牧鉤隱圖變態誕謾無據聖經予曰此皆聖學不明所致也學明則經正修己治人之事惟日不足而暇造此幻渺之具耶

三原賈震生名某曰先生學主循禮是矣然或謂曰古禮難復奈何予曰古禮本不遠於人情且禮云禮從宜使從俗亦非銖銖備孟古人也嘗在武林與王草堂曰仁知孝弟尚爲虛名惟禮爲實事如仁之立人達人則有禮制知之舉錯有度即禮孝弟之溫清定省徐行闕坐皆禮也且禮不在故迹即在當前如此時與吾友對言氣何似手如何持足如何行有席飲食如何周旋隨地隨時能合情理是爲禮矣即至聖人動容中禮亦不過從容乎此而已若夫衣服居居之式揖讓玉帛之數必銖銖古迹或繁禮多儀使人望而畏是欲行禮而反使禮不行也何爲其然愚之學冠昏士相見諸禮皆斟酌古今以簡易宜時爲主不敢拘拘難也

石門吳次仲名師曰。學記言。入學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曰。離經。斷經句也。非讀書乎。予曰。讀書亦學中所有。但不專以此爲學耳。然鄭注離經。殊爲非是。古無經名也。經書之名。自孔子刪修後。乃漸有之。周之盛時。詩采於太史。書司於史官。易掌太卜。禮在政府。皆不名經。安所得爲離經。斷經句者。蓋離。麗也。經。常也。謂使之麗於常道也。觀下文以操縱博依。雜服與藝爲教。而以叩佔爲戒。亦可以知古人之常學矣。辛巳冬。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夫婦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嫺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修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大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謂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塗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馬敬南名鑄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王業繼問曰。先生言德行與藝一致。而前乃言禮樂兵農。士所獨。豈農工商可不用禮樂與。又曰。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毋亦有可分者與。曰。非也。農而耒耨供親。卽禮。巷歌衛謠。卽樂。守望相助。卽兵。性所自然。事所必然。誰能去之。但責以公西子路之經濟。則非其任耳。如橫機躬耕。眞農事矣。而盡力溝洫。可使足民。反非其任。善士之或不能兵農。相禮也。亦如之。而非謂其事親從兄。亦無禮也。賊劫其父而安坐不赴也。半菽之不供也。若是而尙得曰能孝弟哉。且天下無二道也。業有殊。材各異耳。士即治農工商者也。農工商受士之治者也。焉有二道耶。



健餘先生劄記序

龔余輯四書朱子本義匯參，吾友健餘先生屢書敦勉，且曰：近訂劄記，自省自克，余心識之，苦遠莫能致。丙寅冬，先生督學南來，延余入幕，力是時，先生爲士習人心計，提倡小學，發明經訓，凡心性理氣義利信釋，與夫古今升降，一切著述源流異同之故，無不反覆陳列，懇款周折，而余羸老，討論暇即衰疲，終無由讀其書。越二載，先生卒於松江，余往哭之，感傷疾作，明年秋，公子嘉餘以劄記藁本丐余訂正，始得見夫劄記，往來於胸中者，越今十年矣。使蚤見之，冀入匪參，自可與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以及陸平湖蒙存諸說並存，千載一時，交臂失之，此余垂老之年所深恨且慚，而益信先生侯百世而不惑，後起定有人在，非偶然也。卒讀再三，見其隨時隨筆，精知實行，蓋不留毫髮憾，而其指要，大都勸示余書盡之，釐成四卷，問學之切近，政教之紀綱，古人之賢好，閱歷之得失，以類而推，點次便覽，亦吾匪參之例則然。他日相從地下，莫適於心，尤余訂交二十餘年，拳拳執友，而外間罕知者已，乾隆十有五年冬十月癸未，已山學弟王步青題於竹里草堂，時年七十有九。

健餘劄記自序

昔薛文清書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專著，而言道統者必歸焉，信足以定吾學之的矣。然文清未始無書也，讀書錄二十卷，其不得已而有言乎？夫言以足志，所重顯行，而著書千世，每與行遠，迹相似而實不同，此聖賢之所以欲無言而終有言，雖有言而異於有言者之言也。余自四十以還，篤信正學，而精力就衰，難於編記，有志未逮，終日在悔客中，大懼荒落無成，因將耳目所經，凡切於身心，可以反求而得者，俱書於冊，時時檢點，用以自省自克，匪敢附於先儒設書諸錄也。乾隆六年夏六月庚子，博陵尹會一元學題。

朱子曰：「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得難，恐謂與無志之士言學聖，不可不使知其易。」如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等語是也。與有志之士言學聖，不可不使知其難。如孔子非爾所及，仁則不知等語是也。

自知之謂智，自愛之謂仁，自克之謂勇。世人好言智名勇功，利濟行仁，故入德者鮮。愛曰仁，愛人為愛，自愛亦為愛，原無二致。

知行並重，知行遞進，知行合一工夫，全要得常惺惺法道理，方見得活潑潑地。

潛龍勿用，是乾卦喫緊處。夫潛則已弗用矣，而必戒以勿用，所以保其潛德。君子法天工夫，所謂始於閑然尚綱，而終於無聲無臭者也。乾元用九，根柢於此。學者宜潛心體玩，服膺勿失。

乾卦象傳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夫乾剛天德，猶不可為首，而況區區才智之末，斤斤自恃，以為物先，其能免於亢悔乎？但其剛未有不能柔者，既曰天德，自不見其有首矣。此用九之所以為吉也。

每疑易教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似君子於主敬之外，別有集義工夫。今讀楊龜山先生語錄云：「盡其誠心而無偽，所謂直也。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得此解心為暢然。」

隨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後世不講親師取友之義，昧於邪正損益之分，好言兼與而不能舍下，必至終身一無所與，而比匪之失，不可勝言矣。兌之九四亦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大旨相同。夫學于嘉則吉，學于剝則厲，豈獨為居上者言之哉？凡為學者，皆當深省也。

復之六二曰：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朱子謂學莫便於近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然則世之學者，不知親君子而遠小人，皆逆吉而自趨於凶者也。豈不可哀之甚乎？

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亦仁而已矣。不遠復，三月不遠仁也。休復，以友輔仁也。頻復，日月至仁也。獨復，志於仁也。敦復，復於仁也。迷復，痿痺不仁也。惟君子體仁，常見天地之心，故復卦心學之說也。繫辭傳云：復以自知，其又以致知為求仁之始乎？

頻復，頻頻復者，均當為戒。大過之上六曰：過涉滅頂，無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夫涉而滅頂，何嘗非過，而聖人不忍咎之者，所以重節義而維綱常，意良深且厚矣。後世講學家輕視節義，往往概之以傷勇，以不玩辭而誠周情，孔思之所重哉。

坎中實，誠也。離中虛，明也。在天地則坎離交而後陰陽泰，在人身則誠明至而後德業成。故坎離者，天地之大用，誠明者，學問之總綱也。以坎離終上經，蓋上下經之中而六十四卦之樞也。

謙之六爻皆吉，震之六爻无凶，懼以終始，自无咎也。於此得寡過之要。

健餘劄記卷一

為學

為學要知學為何事。人何故宜學？天既生我為人，便當效法為人的樣子。所以小學不可不豫，我既為天所生之人，便當擴充為人的分量。所以大學不可不講，能學則可以作聖，不學則無以成人。常存此心，所學自正，必有循序致精，日新不已之功效。若開首不明為學大指，此心先錯，雖殫精斂神，終其身亦不過記誦詞章之末，總為利祿二字，結果一生，負天甚矣。俗學之弊，大半坐此，亟宜猛省。

或問學之不講久矣，願聞正學大指。曰：學問之道，不外修己治人。修己之功，只要遷善改過，嚴而操之曰克己，約而守之在居敬。居敬則能窮其理而踐其事，由己及人，俱可歸於至善，而底厥成矣。然其始必先立志，必如孔子所謂志於學，志於道，志於仁，方可。言立志然志有定，何非見之真者不能，是以程子云：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即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謝上蔡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語最切於學者。蓋人性皆善，而本心之德，不能不壞於人欲。皆由性偏處為累，憚於克治耳。能從難克處用力，則義理之性以漸而復矣。

學問之道，總以變化氣質為要。但變化氣質，亦有兩說：一在從其性之所近而擴充之，一在矯其性之所偏而克治之。觀虞書教小子之四德可見。

每逢發見危疑，必示人以出險濟難，敬慎不敗之道。讀大易者，當知聖心之仁。

升卦上六冥升，爲不知止矣。又繫之曰：利而不息之貞，聖人望人遷善，多在理欲關頭一轉移間。孟子好樂好勇，好貨好色，可以致王之說，皆本於此。其幾微學者所當深辨也。

遜之大義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象艮止，嚴象乾剛。天非有意絕山，而山自不得近。如君子不必厲聲色以絕小人，而禮以律身，義以制事，廉隅悚然，小人自不能近也。

遂以反身修德，困以致命，遂志君子處窮所得爲者。如斯而已，壯以非禮弗履，誓以自昭明德。君子履盛所可恃者，如斯而已。此謂守約，此謂由己。

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教人以成其是者。而終於有孚失是，蓋人情真是者少，似是者多。自是者尤多，是固不可冒也。夫子則曰：飲酒無節，亦不知節也。可見知節則知是，吾儒不可過於自信。

吉人辭寡，寡人辭多，人生多言，已是極受病的氣質，尤不可與人傳說閒話。如遇人有互相猜嫌，兩相詆毀之語，只可正言勸解，婉言開釋，令各盡其道，自然感悟。彼即不聽，我亦無過。若將兩下言語傳來傳去，令人怕恨，或至激出禍事，不但旁人公論不平，即發言的人，氣消道悔，亦歸咎於傳言構毀之人，豈不枉壞人品。

恕字最難，故曰強恕工夫，只是反己自盡，自能推己及人。一誠字亦可包括，所謂忠爲恕本也。由傳反約者，一貫之候，溫故知新者，修業之功。

致知工夫較多，力行工夫較難。從前只講說天地萬物爲一體的道理，如今纔識得天地萬物爲一體的氣象，世間千變萬化，各樣事情，都從這裏做出，總在吾方寸內一點生意，不要頃刻割斷。

周子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此樂字即大學之誠意自慊，中庸之素位，自得真意，在孟子萬物皆備於我，而其真蘊，則於論語開首第一章，已包括無餘矣。蓋時習是下學之功，說樂不惟是上達之妙，孔子一生自少至老，情樂相循，無論查壇教學，時習在平居，即周流列國，僕僕皇皇，於道路之間，亦無非不怨不尤，不厭不倦之真趣也。此中真趣，不但非異學曲學所能窺，亦豈尋常稽古窮經之士，可以口耳假借者乎。然則斯樂究於何處尋之，口只要於學字認得真，便於樂字尋得著。聖經一章，昭示具在，統言之有綱領，析言之有條目，約言之則更有本。時習在此，說樂在此，克復在此，爲邦亦在此而已矣。有志於學者，慎勿舍近而圖遠也。

偶見舊本四書學庸之後，各載或問，論語則於朱子集註序說之前，載程子論語論語孟子法，大約似明時所刊舊板，內云：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云：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又云：讀論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皆喫緊爲人語，學者所當切己體察也。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或謂三百而下爲詩者，多不知道，知道者或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枝，治事者多忘身心，學道者

又遺世務奈何，曰：遺尚書言志之訓，不說閒話，庶幾可以言詩。工不工固非所論矣，守大學知本之致，要於誠身，庶幾可以言學。德與業斷非有二矣。此余數年來所深信不疑者，惟慚有志焉而未之逮耳。

和靖於樊遲問仁知章，發明問學之義，最爲親切詳細，其言曰：學者之聞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而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爲當時學者之務實，蓋學以學爲人也。問以問所學也，既爲人則不得不學，既學之則不容不問，此乃爲己之功，故曰務實，後人不知學爲何事，安能好問，不知問爲何事，豈可言學。問和靖之語，其亦可以少思矣。

或疑論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中庸曰：擇乎中庸而不可期月守，是守即是行也。程子好學論，知之明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朱子集註解據於德云：行道有得於心而守之不失，是行然後守也。豈行與守果有先後之分與。曰：余向來於此，亦屬含糊，近始實加體貼，覺得是單言守，則守即可以該行，單言行，則行亦可以該守，但既擇既知以後，容有未之能行之時，則無可以不守之時，蓋行猶因乎時勢而後起，守則貫乎始終而勿忘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真是徹上徹下語，言忠信，行篤敬，參前倚衡，真者難詳近裏著己之學，於今實信得程子之言，不我欺也。

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可言學，常存是心，必有所得。聖人中禮，賢人守禮，學人當習禮，下學上達，無以易此。

自修君子斷難同流合汙。聖道至高，正從卑處處，益見如天之高，於地不可測量，其實地之上即天也。若一味高遠，亦安所用其仰乎。

或問擇守知行之義，子嘗明辨無疑矣。孔門博約之教，與此有異同否。曰：朱子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正顏子博文約禮工夫。蓋隨擇隨守，即是隨博隨約，非有異旨也。後儒於文禮二字，欠分明，則博非所博，約非所約，何怪其泥於知行擇守之先後，而紛紛置喙，毫無裨益乎。

或問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之義，曰：要視遠，則當思明而不蔽於近，要聽德，則當思聰而不蔽於邪。此一義也，近無所蔽，所視自遠，乃爲真明，邪無所蔽，所聽皆德，乃爲真聰，此一義也，非禮勿視，即所以思明，非禮勿聽，即所以思聰，此尤要義。君子思誠之實學也。

某嘗與同學友，論靜時苦多雜念，言論雖多，尚未分明。近來細玩先聖先賢及諸儒之書，覺得此處亦不待煩言，大抵未起念時，只是持守，已動念時，便要省察，不必爭有無，但須分邪正，自主於一而不離矣。學者終日之間，不但閒度可惜，或讀書，或靜坐，有所背於問學，即是不能博文，有所懈於德性，即是不能約禮，以此時時體察，日日警策，未有不進益者。某近來深信橫渠此種言語，但一年三年之說，未敢以爲限耳。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薛文清曰：縱欲修辭立其誠，則言自簡，以可言者少也。此語深堪體味，蓋氣質浮躁之人，驟欲緘口，大是

難事惟出口時即加檢點。凡己之所未知未能者不敢發。人之所難知難能者不敢責。一以忠信爲主。則辭不期寡而漸寡。而足謹言要訣。恨未能也。敢不服膺。

或問朱子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固有虛僞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難操。而所謂敬者。非其敬矣。夫施於彼而合宜。所謂義以方外也。今就念慮起處言之。是慎獨。亦可謂集義乎。曰。敬貫動靜。義合外內。固非判然兩事也。但對舉言之。各有所重耳。念慮起處。獨也。分別公私義利以決取舍。非辨義之功乎。辨義於方動之始。從義於既動之時。處處體察。正所謂集義也。朱子言觸手便作兩片。本就義之分別而言也。若看到融浹處。即以義爲敬之精明。又何不可。

或疑尙書今古文真偽難辨。奈何。曰。余向亦留心於此。今則覺得不必。蓋窮經所以致用。但察其理之精粹與否。有益於身心家國否。若止稽其文體。縱使考辨極博。何益不獨尙書。凡治經傳皆然。

經文脫誤尙書爲甚。能如孟子之取武城。乃可謂疑。亦可決疑。

每說一詩。必舉一人一事以實之。似乎可據。然未免多執滯難通。朱子集傳。只欲讀者從本文參玩。不肯如小序之篇篇徵實。是朱子說詩大本領。周易本義亦然。

尊德性與道問學。若看作平列語。則非。蓋言君子之功。無非尊其德性。而所以尊之者。必由於問學以實致其力也。然則道問學之功。輕於致知乎。曰。非輕道問學工夫也。蓋道問學。乃是統體工夫。所謂戒慎恐懼無時不然也。然必實從事於格物致知。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斯戒慎恐懼。方有著力處。故中庸末章。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必言知遠之近三者。乃可以入德。至首章開端。已將性道教之源流本末。分明指出。故專言戒慎。而致知之義已在其中矣。余比年略見及此。閱困知記益覺釋然。

羅整菴云。釋經小有不同。未爲大害。至於義理之本源。毫髮不容差互也。訓詁家不可不知此意。羅整菴云。凡經書文義。有解說不通處。只宜闕之。蓋年代悠遠。編簡錯亂。字畫差訛。勢不能免。必欲多方牽補。強解求通。則鑿矣。聰明博辨之士。多喜做此等工夫。似乎枉費心力。若其欲求道。斷不在此。愚謂此即多聞闕疑之聖學也。真欲求道者。自能深味斯言耳。

孔門學者無不好禮。如仲弓載將軍文子之子除喪受弔。深衣練冠待於廟而垂涕。子游觀之。遂善其處禮之變。而稱爲動中。後之君子。有如是之留心喪禮者乎。吾必謂之好學。

孔子嘆剛者之未見。豈不知學問以粹養爲上。蓋重遠之任。非剛莫勝。流俗之弊。非剛莫矯。厥後曾子得聖道之真傳。由是而子思。而孟子。以及伊川。繫屬俱以剛德傳厥經傳所載。聲情畢肖。志於學者。惟當從反身克己處入手。久則敬義立而德不孤矣。鄉原固與此相反。而氣質用事者。又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今人匪但不能擴充其端。且由蔽細之久。誤用而相反者甚多。如好貨好色小

不忍之類。亦是愛惜。可謂惻隱乎。恥惡衣惡食。恥聞過。恥下問。亦是婉辭。可謂羞惡乎。故拘蔽未深者。當識其端而擴充之。拘蔽既深者。有察其偏而力矯之。

當識其端而擴充之。拘蔽既深者。有察其偏而力矯之。當識其端而擴充之。拘蔽既深者。有察其偏而力矯之。當識其端而擴充之。拘蔽既深者。有察其偏而力矯之。

中道可識。允以執之。自不同於子莫之執中矣。此義惟考亭最精。人知周子之學主乎靜也。然觀易通所載。必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立誠之實功。而淳淳於慎動。是慎動乃見其主靜。合內外。徹上下。孔門學脈。正在乎此。異端安得藉口。

或問周子通書云。志伊尹之所志。得伊尹之中庸。下學立心。固然爲己之意。不同否。曰。成己成物。性本同原。古人立志。合下便遠大。其用功也。入手便細切。蓋不細切則必不能遠大。不遠大亦必不能細切也。故周子以學顏子之所學。與此句並言。非學顏子之學。則志尹之志。將究歸於闕落無成矣。是學先克己。正所以實其志也。荷先知先覺之重任。嚴非道非義之大防。有二理乎。不如此。則富貴利達。志非所志。浮雜虛寂。學非所學。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李延平之學。得於豫章。人但稱其專從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愚疑學者自此入手。恐無著落。嗣讀其文集。與羅博文書。有云。道理全在日用處。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先生反身切己。深得精微之功。於此乃見真質。前後伊洛。後啓紫陽。有以也夫。

昔劉屏山先生以元晦字朱子。而視之曰。本晦於根。春容暉散。人晦於身。神明內映。朱子自謂涉世犯患。而後知其言之有味。夫晦之云者。即大易之所謂潛。中庸之所謂闇也。通乎夷險。徹乎始終。其義無窮。其功不息。朱子晚而益味其言。所得深矣。自謙云乎哉。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總是教人做人而已。小學大學之書。皆做人樣子也。學者自少至老。從事於斯。終始惟一。如此而德不修。業不廣。不足語於成人者。未之有也。

和靖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乃是分外不容一客感客形之難耳。與釋氏之空寂。大相懸殊。李正叔論朱子之道。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數語足以括朱子之生平。定吾學之準的。

大學之知本。論語之務本。乃孔門人德成德微上徹下工夫。朱子稱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故雖當禮法廢壞之後。而能因略致詳。推舊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余每三復斯言。竊嘆後世鮮命世亞聖之才。蓋由於提綱挈領之學。未之有得耳。

大凡學人心粗者。先要能疑。心細者。卻要闕疑。此是孔門相傳學訣。聖人之心。戒慎恐懼。常見爲危。即其道心之主宰。而由危得安處。古人格物。不止於讀書。後人格物。莫要於讀書。

向知讀書所以窮理。今知讀書可以持敬。

健餘集 卷一

健餘集 卷一

健餘集 卷一

健餘集 卷一

朱子曰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遲疑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玩此數語立志居敬窮理之功備矣
由用湖體存體應用此致知用敬之功也體常涵用用不離體此用敬致知之效也
就應事處下工夫用也就所以應事處下工夫體也
欲念雜念固有淺深輕重然必從難克處克去方見斬除力量用敬工夫欲念雜念何以知之而斬除之則致知之功自有並進而不能偏廢者矣
惟明乃敬惟敬益明

必兼窮理而言克己性其始露必兼克己而言窮理性分乃實若偏言自不免於有差而亦不足以爲至矣
心無欲則虛心有主則實

無位時便要充廣此心洋溢滿足未發時便要涵養此心澄澈渾融乃是窮達無二動靜合一之學
守之以死不敢自懈者主靜集義之功力也活潑潑然漸臻熟境者主靜集義之趣味也
主敬靜以立大本莫如朱子防慮靜以立大本亦莫如朱子

未博先約者主敬以立本非存心無以致知之說也既約仍博者據德依仁之後不廢游藝之功也
認定明新止至善本旨乃見格物是從源頭處做起到源頭處歸宿故曰知性則知天也
作得主宰實得事物即是依法學程朱之實驗講求義理以栽培之乃存心以窮理集義終身不容少懈者也

提起明德諸弊消散近於乾道資性高者能之其次則用主敬窮理之功漸漸磨鍊久則斷續自少也
大著胸襟密加體察二者缺一弊病即出後儒多是偏在一邊
聖賢之生也以正氣培元氣其死也自不等於游氣用事之庸人

古人讀書乃栽培志氣之一端今人讀書乃栽培志氣第一著
程朱相傳聖學真脈無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之簡而該者東軒先生每爲予言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亦是說到未發盡頭處
體驗未發工夫知性爲要

用功自格物致知入手立教以進小學收放心爲先
行孝經以小學爲實踐乃是真能明於孝經者
忠信而好學所以進德可以學禮之義盡在其中由之終身微乎上下

成謂聖人處危疑患難自有明哲不測大道常人之處曰亢則有悔保則不瑕理之常也知幾其神固有
保身之哲順受其正實無巧避之方聖人用九用六亦始終不二其心焉耳
自勝爲強非剛愎所能託也常勝爲養非優柔所能假也好德者審之

健餘雜記 卷一

健餘雜記 卷一

健餘雜記 卷一

讀書要關疑然後所悟爲真得修身要改過然後遷善能日新
或疑夫似嚴於待君子而寬於待小人何也曰責備賢者生於憂患固理之自然其實天非有意以嚴之
乃君子之自處本嚴耳嚴於幽獨若或指視嚴於宮廟若有密臨嚴於出處難進易退嚴於辭受崇廉
戒貪嚴於大節死生不變其志嚴於細微釐豆不易其行故世間不知意之境常若集於君子之一身
由君子觀之直是不可爲之事常多於所可爲耳小人反是故無忌憚不知繼其淫實以厚其禍降祥
降殃之理終不誣也

吾於南軒先生之講孟而證義利之辨吾於東軒先生之遺朱而證敬肆之端
悔者吉之根辨者勝之媒不信於人但當反己自克用向裏工夫
或問異端於何辨之曰有一言爲界限凡在五倫五事上做工夫者皆不得謂爲異端之學
海寧陳師言自堯舜至於湯章論道統則始自堯君子存之章言存心則斷自舜以堯之大則天天道也
舜之事盡入人道也此意未經先儒發揮

昔人有稱剛者若驚見惡若避者可謂正士但以血性男子自居恐流於偏也不若見善如渴聞惡如畏
之語尤爲切實忠厚焉雖然意在隱惡猶恐人己之見未化也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庶幾誠於好
惡公人已而同憂患者乎

古之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後之君子尚氣質而忘問學不能以問學變化氣質安能由工夫而復本體
使德性無失其爲尊哉

族庖與良庖常一廚共事良庖之能族庖既習見之矣而技仍無改於其舊者志不求進耳士與有道同
里間日觀面而不相親亦不化者但當貴志毋吝資稟之下也

經言正家未有如家人卦之備者始在閑終在威貫通在有孚根本在言行厲而有節交而相愛以是介
婦无遠家婦富家剛柔各當內外咸宜一室而太和之象在焉故六爻皆吉也有家者其勉之

朋友一倫後世相講讀朱子跋黃仲木說庶得其義可發深省
君子之行不與日月爭光則與草木同朽歧路之間必無豪傑有志者慎勿惑於雅俗共賞之謬論而泛
泛悠悠淪胥沒世也

健餘雜記 卷一

健餘雜記 卷一

健餘雜記 卷一

健餘雜記 卷一

健餘雜記 卷一

健餘雜記 卷一

秦之上城復子陵。豐之上閔其無人。處秦與豐。豈易言哉。

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范祖禹之論善矣。竊謂大臣職在薦賢。則知人亦所以爲良也。

仲尼之語。言慎厥終。惟其始。蔡仲之命。言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太甲下篇亦云。慎終于始。可知慎者。

成終成始之道也。有國者不可不詳。

成王之答羣臣也。曰。不聽敬。止聽敬二字相連。極有意味。大有關係。蓋末有不敬而能聽者。亦未有真聽。

而不敬者也。道統開於帝堯。史臣贊其德。曰。欽明聽敬之旨。蓋本於此。與朱子謂人君當務聰明之實。

不可求聰明之名。胡敬齋謂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反爲心害。嗟夫。世之誤用聰明而不自知者。皆由。

昧於欽敬之義者也。道之不行。又何怪焉。

周之盛也。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及其衰也。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至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而遂不可。

爲矣。賢才之係於治道。豈細故哉。

漢高謂李斯有善歸主。有惡自與。而怒蕭何之請死以媚民。至於繫獄。夫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適以速秦之亡耳。徵王衛尉言。則漢高不幾爲秦皇之續乎。然則言即悟。路達之風度。越世主遠。

矣。

衛侯不聽子思之言。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漢文能聽馮唐之言。不以六級廢獄中之守。用人之寬嚴。與亡。

之本也。

昔人論爲政之道。與一利不如除一害。漢文帝躬修元默。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而黜除者居其大半。可謂。

省刑罰。薄稅斂矣。以此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不亦宜乎。若夫內多欲而外尚繁文。自生民以。

來。未有能治者也。

漢相王嘉。嘗謂勸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語不但庸主宜知。英主尤當深省。

昔陸抗上疏。謂小人不明道理。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夫世。

主好任小人。非愛其才。則喜其竭情盡節耳。不知小人無才。安能以勸人主。至其竭情盡節。尤屬小忠。

小信之爲。既不足以引君當道。亦難諸於亮采惠疇也。至於奸回說佞。則陋劣之私。又將無所不至矣。

故易言開國承家。必詳諄於小人勿用也。

北魏祕書令高祐。嘗言勸懲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

人以官者也。夫私人以財。財雖費而其害猶輕。私人以官。官一濫而其害無窮。明主審此。乃不昧於輕。

重之宜耳。

隋主自專庶政。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張元素謂其借使得失參半。乖謬已多。下泐上蔽。不。

亡何待。此非爲開主言之。爲英主言之也。苟不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義。雖英明蓋世。適足以益其。

叢勝而已。

大學言誠意。喫緊在好惡兩端。乃人心之同然也。推之爲恕。繫之爲矩。由家而國而天下。已情不辟。人性。

健餘劄記卷二

敬教

敬教五教在寬。寬卽仁道。易所謂體仁足以長人也。在人性爲仁。在天道爲元。元以長養濟。仁以統四端。

故無論體元之天子。調元之宰相。以及庶司百職。凡居民上者。無不宜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而仁。

以育物。寬以得衆。至於義者。行仁之宜。而寬而有制。卽所謂嚴也。豈可以嚴爲寬之對乎。後世泥於左。

氏寬猛之說。則失之愈遠矣。不知夫子之論子產。亦止稱爲惠人。若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則是仁道。

猶有缺欠。必須將另一件補其不及。何其視仁太淺。而開天下以刻薄之漸。徒藉借口也。是豈聖人之。

言乎。

呂成公云。履爲易中之禮。豫爲易中之樂。誠哉是言。無聲之樂。氣志塞乎天地。豫之義所以大也。然卦利。

而爻則否。二介于石不可言。豫九四由豫。尚戒勿疑。蓋不可無豫者。世道也。不可有豫者。人心也。聖人。

大其義於卦。而危其詞於爻。垂戒之意深矣。

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獨辦。君子欲有所爲。必與其類同心共濟。故復重朋來。而泰重征。

凡天下國家。五倫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於其間。故問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務。

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

無拂持其平焉而已。後世不講乎此，刑賞舉錯，動與羣情相反，不知大權所在，人不敢違，而公論所在，亦實有難犯者。自古屬秦之主，欲與天下爭一日之長，非而不可得，堪爲案矣。君相每歎世乏全才，不足供國家之用，夫天下全才原少，復賴君相之作，而後成，未嘗養育而欲世多譽，不其難乎？且取人而不以身，恐求之愈備，而相遇終疏爾。

魏徵對唐太宗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其論本於書之明四目，達四聰，可謂善矣。然亦有發言從廷，而莫知適從者，則以中無主宰，而滑於聚訟之羣言，似明非明，寡斷之失，或致與暗主同科。故知本之學，貴居敬而務窮理也。

司馬溫公上體要疏，不獨熙寧之切務，雖萬世亦不易也。夫元首叢脞，失於昏庸者常少，而中於聰察者常多，願治之主，尤當三復其言，而曉然於爲政之有體，治事之有要也。

元臣王磐因議定官制，疏稱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寵榮，職位所以委事權，有功者宜加邊散官，或賜五等爵號，不宜任以職位，此論甚正，可以爲則。若以顯官酬勳臣，以事權假親戚，至於曠厥官，敗乃事，非所以重天工，亦非所以全親戚也。

屯卦六四象傳曰：「求而往，明也。」夫王之不明，莫大於不能信賢，大臣之不明，亦莫大於不能求賢，使爲大臣者，知己之不足，必責人之有餘，而往求賢才以共濟，於以成亨屯之功，洵吉無不利矣。其爲明孰大焉。

咸開泰卦二爻之義曰：「以包荒之量，用馮河之勇，不遺乎遐遠，不牽於朋比，則能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治泰之道得矣。」然必以包荒爲主，蓋寬乃治本，而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皆寬中合而相濟之道也。大臣如此，君道亦然，論語所謂寬信敏公者，意正本此。

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夫四近於君而不得言，不可言而不言，可以去而不去，可乎？然則傳所謂賢人隱者，非隱於朝之謂也，身隱爲文，殆將遜矣。若張氏閉於前而舒於後之說，似與六三同爲待時而發，豈賢人當君臣道絕之時，能逆料他日之必有合乎，且後世伴食中書之輩，孰不藉口於此，故經術之真偽所關匪細故也。

戒言利者曰：「利者義之反也。」好言利者曰：「利者義之和也。」後世藉口經文，類如斯矣。不知乾卦文言：「因利與貞，字相連，故特揭義字以正其名，謂是合義之利，而非悖義之利也。」豈容計利之徒，託此以濟其私哉。

齊微子篇：「有自請人自獻於先王之語，不特處變如此，處常亦然。」蓋人臣事君，遭逢或殊，才志亦異，各安於義之所當盡，各達其志之所欲爲，跡不同而忠則同也。比而問之，反多不隨。

皋陶之論九德也，剛柔威備，而明敏不與焉，毋亦古之所重在德，而明敏之才，不足以言德與，仰於亂而敬中已寓其美歟。

節愛養之事也。後世不務此，或因承平日久，戶口日繁，百物俱夥，愚民之傷耗，而全無厲禁，偶逢歉歲，民苦難支，議賑議蠲，流離不免，以致盜賊充斥，而官法不能禁詰，安得命世之才，爲國家謀奠安籌久大乎。

古來大臣有得君愈尊，取禍彌甚者，如吳起而鞅鞅，不知尊主庇民之學，而惟以功利富強之術，中其君而虐用其民，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得藉口於管國之治齊鄭，而自誤以誤人國也。

漢末張角之亂，楊賜恐下州郡捕討，更滋騷擾，欲救刺史二千石，節別流人，護歸本籍，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此誠安民流寇之良法也。

史稱諸葛亮治蜀，賞罰嚴明，人有言亮惜教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大哉言乎。」君子亦平其政耳，若後世勳稱大赦，豈但小惠而已，卽如赦一罪人，而愾怨者不止一人，其爲不平孰甚焉。明君賢相，所當深思也。

讀丙吉傳，臨終時漢宣帝問誰可代者，吉對以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言，三人能皆在，臣右帝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後三人居位皆稱職，夫吉能薦賢爲國，斯爲相臣不媿矣。其間牛喘一事，何足道，而世顧競稱之哉。

夏侯勝嘗出道上諫，宣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憂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得，故傳耳。」此與不言溫室樹者義執爲大。

論議通古今，憂國如傷，魏司隸兩言，足盡大臣之道，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處常處變，無不可矣。房元齡杜如晦爲僕射，日聽詞訟數百，太宗謂之曰：「公等如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收尚書省細碎務皆付左右承，惟寬滯大事合問奏者，關於僕射，論者謂太宗真得賢相之體矣。若後世宰輔所辦皆書吏之事耳，元首親小勞，股肱忘大計，此蓋勝之所由來也，可不重以爲戒哉。

後世人才鮮少，因平時無教養之法，亦由用之不當其才，而苛責之下，往往人與事違，其何能濟。昔成湯與人不求備，周公無求備於一人，孔子稱君子之易事，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韓愈爲節度使，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謁之，混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末，左右視之，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嗟乎，如此用人，天下何有棄材乎。爲大臣者，不可不知此義。

昔盧藏用爲吏部尚書，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或問之，藏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此義本之孟子，足正後世論才之誤，藏植之子也。」

宋呂晦元康希憲，均以疾病論時政，蓋貪功利而任小人，剝傷國脈，乃朝廷之大病也。若多遺疾，醫藥下竭，君相之聰明，慎選皆撫十餘人，竭其撫之聰明，慎選郡守十餘人，勿撓其權，勿掣其肘，務久其任，以責其成，天下未有不治者也。否則如王嘉之所謂轉相促急，數更政事者，權輕則民慢，令繁則民怨，相怨一方，伊于胡底哉。

北史載蘇綽所爲詔書六條其四推賢能曰非直州郡官吏宜須善人愛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正長者治民之基不傾者上必安此言可謂明於治法矣夫正長即今之鄉保也鄉保得人則百爲易舉必本周官閭師正之遺法重其事而慎選其人微微之權而明其賞罰則凡牧令所欲行之教無煩家諭戶曉而速於置郵傳命矣嗚呼今之州縣可自爲政者甯有幾何此固其所得爲者也若猶畏難古治何由復興哉

富鄭公知青州教河朔饑民五十餘萬辦事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得以次受賞於朝後世則勤以職分當爲責之必行且明知其賠累而弗問矣實則不明而高言上理中才以下誰能不賞而自勸乎宋臣趙抃越州救荒之法較詳於富公之治青州世傳青州而鮮傳越州是知賢士名人美意良法行於當時而罕聞後世者何可勝道宜名臣傳論爲之長嘆也

歐陽文忠謂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所居民便所去民思夫政以平易近民爲主間有非常之舉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者亦不過十之一二耳乃後世好惡多與輿情相反察吏者遂以拂民之欲爲強幹之才失之遠矣

大學衍義有時常賑恤先民而後游手之語於義得矣但須平時編查保甲先有區分臨時多方收諭力能彈壓方可否則游手之民最窮而又多事當賑恤之際稍分先後最易借端生事爲有司者不可不慎

今日講養民之政制田里難教樹畜易今日講制產之法限田易授田難非得命世之才不能潤澤周禮之大略心乎斯世斯民者以樹畜爲救時之急務以限田爲授產之權輿可也

錦繡繡組害女紅者也近見鄉閭士庶之家嫁娶無不用之尚書於市獨此易售而倍獲其利民安得不貧乎先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所以防其志淫好祥者蓋有制節之大權焉非可因仍苟且而爲之者也

爲政者每患風俗日靡返樸無由夫欲崇節儉禁奢靡非定等級威不可至等威辨則食用有常難以除分奢靡之風不然自遠所謂禮防於未然不易之理也

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有云先生爲政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過責之事夫應文過責在後世卽爲能吏矣蓋志不在於脩己安人又不在於建功立名徒欲全軀保富貴自不得不苟且遷就耳若存心於愛物則一張一弛自必審時接理以求處得其當豈肯相率爲虛文巧飾而已哉此循吏之所以罕見而治道之難於復古也

儀封張清恪公困學錄云社倉會乃備荒之最善者能約一會卽造入善人內遇事至官加以禮貌能捐一石者免其雜項差徭則民之約會必力而捐入者必多余每思社倉良法殊難強民爲之如捐穀一石最免一歲雜差事屬可行爲有司者不可不講求其法也

國家善政必須上下一心實力奉行庶無滋弊而鮮屯膏甲子六月穀價甚昂縣詳平減以濟民食司批

似准而實互異難行縣不得已逕詳求減俟旬日批到已緩不及時再駁再詳則過期全悞矣書吏解文牧令卑賤名爲善政實惠奚存此上司之習無容他議者也

今之爲吏者動云權自上操我不得主也誠使去其私小之見以求盡職則教養二端均有可得自爲者制田里難矣獨不可以教樹畜乎設學以育士難矣獨不可分社以規勸乎以人事君難矣獨不可責州縣之歲薦一二入乎以公正之大吏責廉明之牧令於所屬紳士難矣獨不可分社以規勸乎以人事君難矣獨不可責諸於時務不必求備惟務徵實牧令開報上司上司可以禮相見而試驗之稱則明加旌獎而實其舉主否則則之因密注其才品於夾袋之中以備他日之薦委如此認真留意自不致臨期無措矣舉不知誰何之人以塞責所謂事豫則立心公則明者不在於是乎此又誰得而禁之乎吾願今之爲大吏者化其私小之俗見務其聰明之實用庶乎地無偏德中卓然著公忠於不朽也

州縣平糶宜分日分鄉責成保地核其總數庶免擁擠不均之患

捕蝗不力是坐視害民也固爲不可但蝗之爲物初生微而聚易滅及大則散而飛難除農民無不踴躍者然官捕殺傷其稼更甚於蝗害耳若令有司預飭鄉保能於初生捕滅者視其殺禾之多寡酌出倉粟以償其數隨蝗致飛出爲害者重罰無貸積弊庶可除乎

居官者且無論才之長短止此寸心中若常存一爲國爲民之念視爲大經地義一息不容少懈之事則不拘何職必然顯名思義勉求盡分思之思之才力出矣

朱子嘗言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卽此數語想見紫陽一牛匡時大業慮已小心觀我觀民憫時病俗之意皆在其中

封鮮懸魚無非謹小慎微之意與陸宣公不受鞭撻同若以爲名則非矣

或問三命不齒三命益甚及三命不離父兄之說曰三命不齒尊爵之通義也三命益甚守身之謙德也

三命不離父兄貴不敵親之天經也

有必欲爲之善有不可奪之節澄之不清滄之不濁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譽之不喜毀之不怒可爲利權臣矣

健餘劄記卷三

考古

考古聖賢格已治人無事不從最切近處先立腳跟漸次擴充方達到滿天地冠古今的事業所謂窮實
輝光也三代以後不乏雄才偉略之人開口便講闊大而於至性至情人倫日用切近之處忽焉不講
遂有威加海內名滿寰宇而門門牀第之間不免慚德者此人品德業所以有古今升降之殊也究其
源頭總因缺了小學一段工夫故於大學八條目中格致誠正既無實功則齊治均平率多粉飾耳有
志於古者宜知所從事矣

孔子於泰伯則稱爲至德於虞仲則止列於逸民兄弟同輩則贊而品定不同如此可以微參
齊疑魯君臣受女樂未聞孔子有一言而遂行似與諫不行而後去之義未符因問於孫臧喬先生先生
曰去即所以諫也聖人事君豈如後世必總總於奏疏之間哉爲君臣者俱當知此義

大學衍義論申生之精潔易肆甚精密恐有云夫必頑鈍無恥沈於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申生則
輕死重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然則有恥有謀二者必不相兼乎曰易之爲道也貞猶有凶中則無凶
惟聖者能之耳大賢以下不能故不爲也

讀齊語與管子略同施伯稱爲天下才信矣其告桓公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夫令

健餘劄記 卷三

三〇

與政王者所不廢曰隱曰寄則窮者之情見矣以天下才而成就若此豈不惜哉或謂桓公欲迷得志
於天下管仲亦結成君之志耳然則天民之遂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又何以稱焉

朋友以信爲重五品之大經也史記列傳欲寫鮑叔牙之善遇管仲遂於傳內有管仲貧困常欺鮑叔之
語豈不聞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乃觀人之大要也世稱管鮑之交仲雖器小何至卑汙若此
苟非聖人之言必擇而取之如斯之類可盡信哉

荀子曰萬物之美而盛衰兼萬物之利而盛害是之謂以其身爲物役夫以其身爲物役尙且不可況
以其心爲物役者其爲憂爲害不更甚與故君子貴先立其大

趙良說商君自以爲正言今觀其言洵可謂正矣如非其位而居之曰貧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貧名千羊
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譖譖皆爲論也其尤近道者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
明自勝之謂強不關於戰國積習中得此

漢高之得天下自謂得三傑之力信然然觀史記所載三老董公進說漢王爲義帝發喪此一大計也袁
生說漢王使韓信等先略河北趙地運燕齊然後復走秦陽則定備多而力分此亦一大計也皆非出
於三傑則此二子之功又何可沒哉

史稱汲黯內行脩潔自爲太子洗馬時即以嚴見憚故數犯顏直諫武帝雖不能用其言亦姑容之此積
誠之驗也不務積誠而專務爭以口舌所謂抱石而拯溺者也可爲納忠之鑒

心術端然後學術正見之於言施之於政皆爲有本而始終如一主父儼以臨淄布衣上書漢武帝諫伐
匈奴論議非不剴切武帝相見恨晚親幸未幾而數辱隨之由其遊說之初但志在五鼎食不過揣摩
時勢借正論以求利達耳在人主求言原不必遽疑其人在學人立品安可不先正其心

讀鄭康成傳以書戒子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有立於己志可不深念耶嗚呼知禮而
就有道無墜厥志以永終譽康成之學可謂得所宗矣

彭懷四知乘絕三惑關西楊氏其可謂父子清白世濟其美者袁氏並稱弗及也

高士傳載管幼安買器設水以息井爭納涼飲食以咸牛主事雖小亦可想見其德之厚焉禮讓移於海
表信哉史稱王彥方名聞在管之右豈其師事太邱而道成德立更有動物於自然者乎漢代近古獨
行之士俱有風化可徵以視晚近浮淺豈尙矣

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若生既有爵而死胡不與諡將惡其人乎則設諡原以彰善惡蹤竟反醜非盡美名
也將謂掩其惡乎則之南郊而稱天以諱雖尊者猶不能諱安論其他古來沿其名而失其本意如斯
之類可勝道哉

讀羊叔子讓開府表郭汾陽辭太尉疏肅懷忠悃百世師範晚代操縱成風受爵不讓廉恥鮮矣安望人
才

祖劉並稱而現之經略實遜於遠故志大者才不可疏也溫陶濟美而論之忠勤實遜乎侃故功大者量

三一

不可編也。那婆之丰采，下盡之剛直，其濁俗之中流砥柱歟。綱目於開元二十一年，書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蓋非有金革之急，而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可諷也。後之君子，其慎之哉。

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異錄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顧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綠野俊游，史氏以浮沈目裴晉公，固失之誣。然亦可見大臣晚節，不失望之為難也。

古人語必由衷，言以足志，雖偶爾詩詞，亦精誠之所流露，故美愛斯傳，非苟焉已也。如恨望卿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少陵悲世語也。不圖於題障子歌見之，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婦卿。昌黎憤時語也。不圖於石鼓歌見之，蓋二子心乎斯世斯人，有觸即動，其本深矣。無其本而襲其文，杜韓之後，豈復有杜韓哉。

韓昌黎別知賦，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朱文公祭張敬夫文亦云：綴粉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古人問辨之學，原期從博反約，其益大矣。今人或蓄疑而不知問辨，或為無用之辨，又或以堅僻之性，狃於拘墟之見，爭執而不求通，皆學外人，不足與之友也。

昌黎有云：清而容物，善不近名，二語皆格士之所難也。

昌黎原道一篇，反經闢異，乃思孟以後有數文字，人多順口讀去，余向來於前數行文法，未能了然，蓋疑既久，參閱再三，始知仁與義為定名四語，承上起下，意義血脈，不甚貫淡，讀者詳之。

閱昌黎答殷侍御書，內有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踟躕，魂生於中，顛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之語。夫昌黎所謂學士真儒，未必即是古之學者，然因人證己，一段好學自省之意，流露毫端，其殆知恥近勇者乎。此昌黎之所以上繼孟子，而堪為百世師者也。若夫和熟相同，不教不學，固然不見己缺，而遂至於老者無他，羞惡之心不存，而樂與庸庸為伍，甘與草木同朽耳。言念及此，令人通身汗下。

李習之年二十九歲，作復性書，觀其下篇，警省作情，可謂志於道德矣。又其答王載言書云：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醇乎其醇，似過昌黎矣。乃其論文則曰：就他人之我，先推陳言之務去，猶是文人自成一家之見耳。甚至以孟子與吳起商鞅李斯等並列，又以王氏中說為理，是而詞不能工，將謂古來言理之書，皆務工其詞以求傳後者乎。然則世稱韓李伯仲之間，亦略可知矣。

習之論事疏，皆切中時弊，不讓昌黎，是其留心經濟，亦迥非章句俗儒可比。惜乎於孔孟正學，未能確有所得，以接其傳耳。

宋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是略於小而後明於大也。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則謹小慎微之學，又聖賢所最重大要關係節操處，雖小必慎，餘則可以不侵細務耳。李沆之罷張齊賢，足為廢德之累，畢士安之讓寇準，足為大臣之法。

張浚負重望而少將才，與趙鼎處奉檣，為害更大。岳死韓去，同歸於仁，不得謂忠於韓，韓於岳也。陳俊卿剛正明達，李沆王旦之流也。

張南軒嘗孝宗時，為吏部侍郎，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上常言使節死義之臣難得，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使節死義。此語甚確，蓋平時不重爵祿，不愛身家者，乃可望其臨大節而不奪。人主惡其逆耳而疏之，惟樂與持祿養資，從諛承意者相親，是舍其可恃而狃於所安也。邪思耳矣。

或問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朱子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竊謂此語在三代以下，如漢之張子房，宋之邵堯夫，幾庶為近。雖出處不同，其言行氣象，可以徵參也。然而難言之矣。周子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處子晦赴潮，伴隨行求一安樂法。朱子曰：聖門無此法，劉直齋日記謂此兩段事，學者正可參看。蓋孔門教人，只是志道求仁，志道而至於須臾不離，求仁而至於終食不遑，則學能時習而悅樂，不愠自在其中，非討一快活方法，而預期其必得也。尋字若不善看，定謂捕風捉影之弊，正與中庸之戒懼慎獨相反，不可不辨。

求仁者先難而後獲，集義者有事而勿正，著意尋樂，亦恐非後獲勿正之學。

近思錄引伊川先生所言收族之法，謂常相見則情相接，讀之令人愜然生感。夫後世族人，固有日相見而不相接者矣，相見無禮，故不足以維其情也。

朱子感興詩云：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嘖嘖。但逞言辭好，豈知神聖旨。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此雖謙詞，亦可以見其自知之明，自克之勇矣。後儒欲尊朱而不知所以尊之之道，偏多方以爲之諱，何其陋也。

陸子靜云：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此是象山志氣不凡處，便是象山受病處。所以不合於朱子也。夫前輩後聖，其授則一，道雖不同，豈能於此心此理之外，別立門戶。若不同是，誰人脚跟，誰人言語。一概不隨不學，然則堯舜文王孔子之腳跟言語，亦可不隨不學矣。烏在其自立自重耶。遊於其門者，率多猖狂無忌，象山能辭其過歟。

黃勉齋稱和靖先生為程門之顏氏，以其所學篤於踐行，介然於公私義利之間，知所取舍，而固守不變也。志道之士，可以審所宗矣。

羅整菴謂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草廬出處，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倦倦，羽翼聖經，志亦可尚云云。夫出處者，士君子之大節也。此間稍有遺憾，則所謂羽翼聖經者，無乃俯仰而不立其誠乎。後之議從祀者，但取著述之多，而於大節所在，則有恕詞，或置而不論，何其昧於道也。孫徵君理學宗傳一書，所取甚寬，獨未載草廬，今乃知其非偏矣。

言性不言氣不備之旨。似當以言性不言氣無著爲解。蓋性即理也。乃是直指天命降衷而言。其實理不能不屬乎氣。人之一身皆氣也。心亦氣也。性乃心之生理也。故字從生從心。告子生之謂性。固是混理氣於無辨。若不從氣中指出理來。則理又著落在何處。羅整菴所以疑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說。究似說成以兩件合成一件也。可見先儒之語。亦須善於體認。方無理解。

老泉論養才篇。謂才難強而道易勉。此必目擊宋室。意有所指。以理而論。才雖難強。能勉於道。亦可以充之。若縱其才而不勉於道。其爲害尙可言乎。故上之御才。容有使資使詐之時。而士之自脩自處。則斷乎不可參雜也。

子瞻每讀書。皆作數過過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其法善矣。但所求多是作用故實之類。於此可見蘇氏之學。若以大學之綱領條目求之。雖明體達用之儒。何以加焉。儲氏謂其下學上達。無以易此。未審其何所見也。

讀斯文正統所載文文山怨齋山泉歸程等說。始知先生爲有宋理學之一大結果也。刁蒙吉稱其廷對則董賈其謀國則宗李。其志則子房孔明。其鐵則伯夷叔齊。其死則睢陽平原。此尙論者所知也。至其學則五經四子。其文則程朱。此尙論者所未知也。余每以理學宗傳不載叔山爲憾。今觀斯文正統之論文山。洵爲知言。蓋忠節之與理學。判爲二也。久矣。願與志道者共鑒之。

觀羅整菴十疑。可見孔顏曾思而後。談理諸儒。言語既多。亦不免於互有得失。必欲求詞簡意盡。醇乎其醇者。蓋亦難矣。後之人意各有宗。分門別類。或尊之太過。則無語非經。或斥之太刻。則無言不謬。大率流於耳食。而無實在深潛體認之功。朱子所謂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者。蓋聖人中正和平之氣象。邈矣難追已。

閱羅整菴困知記。知其研理入細。但未免於好辨傷煩。本欲力攻陽明。謂良知不可以爲天理。又謂道心爲未發之性。爲體爲靜爲大本。人心爲已發之情。爲用爲動爲達道。自信爲定論。顯與朱子互異。此則不能無疑而未敢與辟胡並稱者也。

羅整菴堅持道心爲體人心爲用之說。而以人生而靜。感物而動。樂記二語。及伊川顏子好學論爲明證。愚意專從朱子中庸序。心本一也。就人心而指其原於性命之正者言之。謂之道心。就道心而指其難於形氣之私者言之。謂之人心。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無論未發已發。皆道心爲體用矣。若如羅子以未發爲道心。以已發爲人心。則此已發之人心。將指其中節者乎。抑指其中不中節者乎。言其中節者。則已是道心之用矣。若言其中不中節者。則并非道心之體所發爲用矣。豈屬通論。或疑人心亦有靜而未發之體乎。曰。人生合下便有形氣。謂形氣易動則有之。謂形氣有動時無靜時。不可也。謂人心靜則生明。包涵道心可也。謂人心靜時即道心不可也。

昔王文成送某生遊學於外。而勉以善變。意其人必少年好勝。欲速成而非求益者歟。不然。同時同里人

師。孰過伯安。胡爲舍此而遠求耶。抑或實有所見也。若使闕黨之士。背無行不與之至教。而尋師訪友於齊楚宋衛間。不亦左乎。

余觀陳白沙論學之語。其爲聰明超脫。誠有非凡庸所可及者。但反之於身。實加勘認。終無的確把握。孔門正學。當不在此。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曾何待不已見大意。而道脈之傳。究歸於忠信守約之令子。而已不與焉。後之學道者。可弗審諸。或謂白沙曾受學於吳康齋。蓋亦其師誤之云。

閱高子遺書。內有居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之語。嘆曰。二語已非其至者。乃不爲鄉愿。鄉人即以爲立異而遠之矣。不爲鄙夫。同官即以爲沽名而忌之矣。然則士君子之自處。當何如哉。亦曰。以道爲的。信之篤而行之果。終吾身焉可耳。

又年譜載高子五十歲。始實信大學知本之旨。豈知本若是其難乎。朱子嘗言之矣。用力之久而豁然貫通。貫通者。知本之謂也。學問之道無他。知本而已矣。雖一二語可了之理。實數十年博約之功。世儒依口學舌。未嘗反求諸己。則其明明以脩身爲本之聖經。而弗能深信也固宜。或問高忠憲謂一貫是忠恕悟處。忠恕是一貫悟處。何如。曰。是也。蓋能脩之脩。乃爲一且豁然貫通。悟後之脩。則又終身由之。不盡。故高子又謂一貫。尙非曾子到頭學問。至啓手啓足之時。學問始結果矣。意亦如此。

高子讀書法。好學說。俱宜細玩。以聖仁爲孔子所好之學。固是。然似不如依乎中庸。更爲徹上下。貫始終。高子云。聖凡之判。只在順逆二字。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要學聖人耳順從心。有兩句拙法。曰。逆耳之言必深察。從心之事莫輕爲。按此說固好。只是單就人心言。拋卻本心之良知良能矣。再考。

馮少墟云。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止止久遠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親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按此與李習之行己莫如非數語合看。則內外無餘蘊矣。

呂涇野論君子不憂不懼。以司馬牛不離化向魃之語。卽爲有攷。且以舜之處象爲證。言理可謂精矣。然何以處夫周公之於管蔡。柳下惠之於盜跖耶。後儒談理愈精而愈滯。大率類此。孔子之意。當不其然。然則不疚之義如何。曰。君子之學。盡其在我。疚與不疚。匪存乎人。聖人教人。亦勉其所得爲者而已。孫文正爲中允時。挺擊幾起。大學士吳道南以其事密語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數語洵堪定案。文正之識力。於此已見其端矣。人生學問事功。莫大乎義利之辨。有爲而爲。義都是利。無爲而爲。利亦是義。鹿伯順謂一樣生活。兩樣主意。孫夏簪謂從志趨上分欺慊。不在事跡上作門面。總是先要辨志。

閱李中孚二曲集。至悔過自新篇。歷引橫渠上蔡諸名儒先達後悟故事。喟然嘆曰。世教衰微。小學不明。志道者必幾經踴躍而後知所從入。然則士不立志求師。而漫云無待而興。豈不難乎。

蔚州魏環極先生。謂好名是學者病。乃不學者藥。此語較之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更為親切。試思禮義廉恥。處於好名者多乎。抑喪於不好名者多乎。昔范文正公於此亦見之最真。言之最備。世俗動以好名爲儒者詬病。非慎獨之君子。而高言純粹之至人。適見其甘蹈於頑鈍之鄙夫。而無所不至耳。

張因銘寄到新脩陳子年譜。閱至升次思輯四書。因勉錄一條。所辨甚微。予意余少時讀此書。即疑其難究。無異舉業家濫刊之講義。時人每稱稔審先生著作如林。固以此書於予心實有未滿。聞西銘此說。始豁然知非先生所手定矣。

又與靈海諸生講中庸一條。亦微有疑處。蓋用行更難於體立。似是對針陽明一派說法。終不如體用一原之語。爲十分穩足。有一分體。乃有一分用。合外內之道也。

顏習齋一生全在三物三事上著力。確有所見。實有所得。觀其論正德利用厚生。從身與家國細分斷。體認深矣。

顏習齋先生沒後。迄今四十餘年矣。一二言詞學者。猶樂道之。聞其偶入鄉塾。與幼學講誘掖獎勵四字。云如教小兒學步。誘者引之開步也。掖者防其傾跌也。獎者誇其已能行走也。勸者教其嗣後照此行走也。此方甚明。即此亦可想見先生之誨人矣。

俗學抱殘守舊。各自爲是。而不知親師取友以求益。只是無志於道。而所見固陋耳。古人學問二事本屬相連。隨地隨人。皆可取益。而況才品位望。遠勝於己者乎。李恕谷之交毛河右也。曰取其博物。助我躬行。可謂謙無不受。能自得師者矣。

朱止泉先生萬語千言。大要不離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與夫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而以四德四端五事五倫六官八政爲條目。而其最爲切要者。莫如直指知性爲格物工夫。將人所疑於朱子之道問學者。力辨其無非所以尊德性而涵養其未發之本原。貫通於寂感之無間。此其所以深契紫陽。而不疑不惑者也。老益好學。純粹無疵。程朱而後。屈指無多。

健餘劄記卷四

閱歷

某生質頗鈍。自幼受母訓。只切記一誠字。冠仕以後。內外閱歷愈多。越覺得誠字一刻離不得。無論大事小事。待君子。待小人。都要存誠。略涉權術。後來無不露出。試問不誠二字。爲人在世。誰當得起。孟子曰。思誠。思字最是要訣。從閱歷中更見得。

某年至四十。始知讀書開卷有益。皆由從前所讀各書。只作文字看去。今乃漸漸體貼到自身上來。某與刁紹武貧賤至交。素多受益。十年不見。辛亥七月。因公赴鄂。始得快晤於臬署中。道及太夫人之賢行。及余理髮諸事。紀事諸篇。遂有才生於德。方爲真才之論。彼時雖敬謝不遑。卻深服其議論之確。每見有天資聰穎。或涉世久深者。亦能辦事了當。然非從心地中實實做出。又非從道理中細細參過。故常有內外不如一。前後成兩截者。一經失足。便無站立處。聞紹武言。予益知勉矣。

某移守揚州。太夫人每思揚俗淳樸。躬崇節儉以化之。往時鱗魚初出。漁人獻富貴家。或賞至四五十金。癸丑三月中。有同年饋鮮鱸者。太夫人命燒餅不受曰。吾非效鱸魚故事也。素性不喜食貴物。且風俗競尚。何堪逐靡。

甲寅歲督催課運。上下每多扞格之處。日夜焦勞。心氣躁甚。不能自制。言於高公。徐問曰。連日付讀書否。

對曰：公冗未暇，已數月矣。高公曰：職此故耳。愚為爽然。嗣後雖百忙中，稍暇必取小學近思錄等書玩味數行，使有當下即消去煩躁處。

余數年以來，閱歷既多，證以四書之旨，參以洛學諸編，始益信內外合一之道，覺得吾心中多一點渣滓，則人世上多一層隔礙。一動一言，絲毫爽不爽，所以時時省克，務求寸心之虛淨也。每見聰明之士，自私用智，習慣若性成，自以為涉世之術最巧，不知咫尺之間，盡成荆棘，談笑之頃，悉屬荆棘。是一處廣居而自隘之，一條坦途而自阻之爾。

余嘗於廟祭行禮時，心有所禱，不覺多一叩首，是因致敬而反失儀，始悟主一無適之旨。蓋當行禮時，只應專心行禮，其禱祝之事，已責在讀祭文者。古人制禮，所以有贊相，又有祝史，正為此也。

余初分社學時，同官雖心知其美，而惟恐難行，繼因河北守令行有成效，遂舉相鼓舞，始信教化可以移風俗，但必久而後至於善耳。慈溪學記所謂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者，誠篤論也。

朋友于孟恭致書，以為洛學緒編序文，不宜用老莊字句。余初不以為然，謂諸子百家，凡言之不背於道者，皆可利用也。何必過拘，既而思四書五經之言，儘足敷用，老莊語原不必參雜，友言不肯於道，亦可受也。遂復書謝之。

朱子謂天下事終做不成者，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蓋雖極美之事，亦豈無一分半分之弊。今人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人理會，便去搜剔那一分半分之弊，以為決不可行，無一人肯把天下國家做自家物事看。每閱部駁之件，不勝慨惜。今讀朱子語，愈知其由來矣。

閱顏子齋年譜，有發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一條，覺恭默二字，尤切己對症之藥。遂書座右。肺病發，為佩牌以自戒曰：愛身似玉，守口如瓶，靜脩儉養，氣足神清，又書真西山夜氣箴，懸於榻畔。時時觸目警心。

願聞已過，思見天心。

向來每疑意為心之所發，似與情字相近。如何言誠，及聞李恕谷大學辨業，始覺分明。大略以心所發為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難以誠言，其意若意見則見解也。若意想則想像也。有偶念則偶然念及，不必欲為其事也。有雜念則開事完緒，雖然感觸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難者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思，思則意在為其事而始思度之，乃在慮之後。志則統言終身之所嚮往，皆與如惡惡是如好好色之意不同。誠意之意，乃心所欲為之事，蓋格致之後，意在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為善去不善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苟且，或色莊，所謂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意而後可正脩齊治平也。此說可正諸說之含糊。

孫靜軒先生或均講義云：程朱之書，詳言格物，獨得孔子之傳，以惠後學。而今日學者之流弊，則非程朱所及料也。漫無志於天下國家之大，亦并忘其耳目手足之官。縱釋氏之不能誠意，并其正心而失之。讓子靜之不能致知，并其誠意而失之。讓陽明之不能格物，并其致知而失之。名為守程朱之學，并其

健餘雜記 卷四

格物而失之，可謂於格學痛下針砭矣。

高東軒先生以初學切要指示，首篇即太極圖說，讀至五性成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思五性雖根上文五行來，但性終不可以惡言，似不如七情成動之較穩也。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內有其中動而七情出焉等語，最為分明。余向日讀書，疑不及此，姑闕以俟考證。

閱廣字義訓物為質也。朱子曰：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理，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觀此則知聖賢學問，無不從有形有象切近著實處用功。彼談元說妙者，失之遠矣。鹿伯順湯潛庵解格物物字，俱作物有本末物字看，亦是此意。

間蓋縣前輩有三友同閱十七史者，彼此所記互問則絕不相知，叩其所以，則一好詩，一好時文，一好經濟，故所記無一同者。學人讀書，可不先正其所趨哉。

閱恕谷後集，如京記事，有靈泉問過之語，知前輩猶敦古道。蓋古之修身者，遷善必先以改過，改過必由於知過，欲友知過，必不自諱其過者也。此風已罕見矣。因書以自警。

榕村語錄，辨人家祭四世祖考妣，宜分席以明有別。蓋姑婦可以同席，翁姑不可以同席，極是因思士庶之家，不能立廟，或將祖妣神主，亦各分龕，似屬可行。侯質諸知禮君子。

余少習於戲謔，及聞正學宗旨，深悔其非。自入塾，多逢年友公餘復涉此習，蓋欲和以處衆，而不知心已漸放矣。王善城以東銘相規余為汗下，良友之益，而非淺也。

同年某語及孫宮保大率譏評，謂正心誠意之說，徒為欺罔後學，制義取士，只須精於時文，弋取科第，便是顯親揚名之孝。若日事道學而不能得科名，父母之心樂乎，余因此言出於士夫之口，所關世道人心不小。極口辯駁，大略謂生於天地之間，既得為人，人有心便不可不正，心有便不可不誠，不正心不誠意，即不可以為人，舍為人之道，而欲中舉會試，以竊朝廷之爵祿，而博父母之喜悅，其為欺罔君父孰大焉。以是教後學而陷溺其心，是殺之也。雖理足以勝之，但銅鐵已深，豈口舌之所能爭，余亦不免有失言之過矣。

余撫中州時，曾題請湯文正公從祀。文廟禮部議以文正雖賢，其著作終不若平湖陸氏之多，事遂不果。蓋近世之論，專以著書為理學，幾於牢不可破矣。嗚呼，過而不作，聖有明訓，慙慙君子，道不遠人，正學之傳，將焉屬哉。昔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專著，而言道統者必歸焉。斯固無庸深辨者也。百世以俟可耳。

余年逾四十，始識得仁禮交關之旨，今則益覺親切矣。

余在兩淮時，曾深受高東軒先生模範之益，今讀其固哉亭詩稿，清真雅正，無一不自性情中流出。雖閩

粵數年，隔越數千里，不曾親見其人，而聆其誨矣。

集取問錄，質疑於孫靜軒先生，復書教以近裏著已處用功，因書四字於座右，觸目警心。其答語未盡釋

然者，往復再問，未敢盡疑也。

王孟恭引四書史記諸文以相質，余雖其所見甚淺，而詞又不遠，因與反覆辨難，既而知其意在相規也。乃謝之，蓋遇拙訥之友，詞雖不達，亦當思其用意所在，未可忽也。

方望溪先生素習經濟之學，著周官陰論十篇以見志，雖不必盡可見之施行，但治不法三代，張子以爲苟道，倘得其人，因時因地以制宜，堪爲太平之策，固有斷斷不易者矣。

高東軒先生狂顧，見壁上有六經疑處平心認，三益來時倒屣迎之，句以爲認字太似陽明口角，蓋錢子舊學未免於孫徵君之駭也。余以體認乃通用字，向未知爲陽明語，謝之，問近況，曰：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今而後知悅親之難也。先生曰：予嘗此苦，更難名言，今有登堂拜母，追憶時昔求親之不悅而不可得矣，相對泣下，至於沾襟。蓋先生與子言孝，至性之動人，深切如此。

一友問先生自覺近語何如，曰：百日牀邊無孝子，三年塞外少忠臣。此二語，時時如觸予目，如警予心也。玩蒙卦九二，始信包蒙之義，蓋惟包乃能養正，發蒙若使過分其類而愈疾于頑，何以育才而錫類乎？余向因後學染於流俗，驟難推挽，貴望未免太迫，是徒知取女之勿用，而不獲納婦之吉占矣。當以爲戒，每疑性爲人心之生理，而朱子引程子語，直以爲性即理也，似與字義未甚脗合。因語東軒先生，先生謂朱子解書精細，各有所重，既從天命說下，對針以氣爲性者而言，語氣不得不直捷。若滕文公章，則解性爲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天下之言性章，則解性爲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又如其爲人也，孝弟章，解仁爲愛之理，心之德也，梁惠王章，則曰心之德愛之理，仁人心也，章又但解爲心之德，諸如此類，俱有深意，不可率略讀過，乃深愧從前之心氣粗浮，未能靜體先儒之學也。

劉古衡應新安魏友治喪之請，問其大指，曰：禮從俗，曰：記言禮從宜，宜即義也，無害於義，乃可從俗。禮教不行，風俗頹敗，欲挽波靡，正當先自紳士之家力爲矯枉，若主從俗之說，則今之居喪而用浮屠，用鼓樂，飲酒茹葷，演戲跑馬者，恬不爲怪矣。富貴之家，有一不備，人且笑其薄於親矣。習俗至此，可不進禮以從宜乎？願吾子慎言而酌乎禮文之重輕，以爲之兆也。

王友稱某生不肯與俗人相接，可謂佳士。余曰：既不與俗人相接，則當與正人相親，遠損取益，乃不可量。某官見年姪也，出口連稱晚生，意遂輕之。安平宮生自運使衙院來謁，令大兒出見，每升階級必聚足，去後始知其矜於儀也。以未接晤爲悔，語曰：甚近於禮，遠恥辱也。親於此益何？今之學者，視禮儀如弁髦，無資焉耳。

一友自負善忘，予諷之曰：有可忘，有不可忘，境有浮雲，人有覆雨，此可忘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不可忘者也。但盡勿忘之功，庶有能忘之候。

或謂某氏二十餘年不通音問矣，尙哀其死而面出涕，情誠曰：吾憫其未聞道而復以自戕也。曰：好讀書者多戕俗，有如是耶？曰：病根之痼，正坐在俗不能自克，又無攻錯之人，故久益遂非，悍狠不顧耳。

有謂北方風氣剛勁，較勝於南方之柔儒者，亦未盡然。每見習業舉子，自命超乎凡俗，而志城於臨深，才封於諸疾，恆以滋憂，終於荒陋僵蹇而無成者，不可勝道。吾願慷慨悲歌之士，善用其剛勁而篤信好

學，則其所至未可量矣。

梁溪高子云：鄉原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仆了，君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醉夢人也。喚醒了，余初未得其警切之旨。數年侍養在家，因視州邑閭閻，未嘗無願爲正學，願親正士之人，每被意忌一流，數語阻撓，遂爾弱喪不振。乃嘆士生今日，自立爲難，若不以理爲斷，但求不得罪於鄉人，即是鄉原種子。若能以義自守，不肯苟同於鄉人，即是君子根基。然則鄉人若是其甚乎？曰：世教衰微，士風尤薄，苟非卓然拔俗，不流不倚，安能成君子之強哉？高子慨乎其言，良有以也。

昔顏魯齋先生自洛歸里，得甯陵呂氏所輯小兒語，欲廣其傳於北地。王鑒卿一見抄本，輒奮筆書云：大道彰彰，何必乃爾，無乃效鄉原之風乎？陋甚。時鑒卿已過舉子業，負氣甚盛，余方十歲，亦但覺其出語之高朗而已。迄今思之，將惡其言之不雅耶？則此書正患學語小兒，植根鄙倍，而欲因俗以正蒙也。爲其立意之淺耶？則渠爲世教人心慮深遠矣。文人所見高者如此，況其下乎？余甚惜少年同儕輕講學而易其言也。噫！九原可作，毋亦傷聞道之不早乎？

唐王拜薄於自奉，未嘗營構堂皇，有司勸其不立家廟，四時祭於寢，今世士大夫不立家廟者，易可勝數。未聞有司之勸蓋亦不知其非矣。余每恨宦遊四方，此事爲之不早也。

乾隆甲子春，余隨縣令步趨，先期出宿於外，劉古衡過訪，問僕被由來，具以登告。古衡拜稱合禮，余自是遇齋即不放入內，益信友朋勸善之有功也。

呂伯恭居憂教授，陸子靜嘗致書勸其改過，以全純孝之心。夫教授以啓後學，事亦云正矣。子靜猶以爲不安於心，未契於理，何憚而不改過，況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應酬宴會，恬然若常者乎？士習至此，安如子靜者，動其不自安之心，切責而深警之。

余家居數載，日求開過不可得，頃晤徐範菴，從容語及劉氏之喪，賜之意良厚矣。刺不盡名，恐涉不恭，余何人，雖無禮敬，亦無失君子之道乎？余謝而書之壁間，用誌吾過。且悟中禮之難，雖一篇，未可率讀也。

或問庭前不種花草，有說乎？曰：聞之栽花不如樹木，樹木不如立人。余老將至而無所樹立，方學爲人之不暇，陶菊則遂非不愛也。多方求之，恐妨居業，分寸之陰，晚益當惜耳。

友人謂某與某道義交也，問何以言之？曰：聯文社而彼此莫逆，曰：古學文以窮理，今學文以干澤，已判霄壤矣。又況相繼而不相繼乎？是爲以水濟水，吾懼其淪胥而不覺也。故君子之交，當先辨志。禮稱情以立文，即因文以生情，故先王緣哀心而制爲喪禮，學者守喪禮而愈勵其哀心也。予居太夫人之喪，每讀禮文一節，必究其所由然，而自省其能否。雖年已就衰，而心不容已，則勉求無悖，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乃今益信。

際。喪禮雖久廢之時。而欲破俗行禮。難矣。古者有相有祝。皆讓喪者也。人能讓喪。俾孝子得以不言而盡禮。亦可以觀其愛。觀其理。觀其志矣。是仁也。知也。強也。蓋已推己其道一而已矣。凡為君子。可不勉哉。

先太夫人事實。他人數百千言。未能形狀者。望溪先生所作誌銘。以女士數語括無餘。真寫生大筆。為之感泣。不能卒讀也。

喪禮久廢。向以老母在堂。未能考究。忽遭大故。始命嘉銓。遍查禮文。擇其可行者行之。如中門內外。男女隔絕。孫曾齊衰。按期持服等類。親友雖表表於鄉者。亦皆詫異。父子俱無疑惑。然後知喪事不敢不勉。聖言誠有深味。不實體之。不覺也。

表次續任翼聖先生禮記章句。條理井然。疏義確實。從前雜錯。頓覺改觀。且為諸生時已成此書。余深服其立志之早。不為舉業所累。實於世道遠矣。

先贈公忌日。請主於寢。與太夫人神主同筵致奠。親友不知。有徑入相謁者。哭後詞色不洽。辭去。不如使人明告。以故。俾知忌日為君子終身之喪也。

高東軒先生參知政事。求言於余。作札極陳納海進賢之義。直言無諱。命啓餘錄朱子賀陳丞相書與劉其父書寄覽。以其雅度實能容也。嘉餘作大人。願以規之。亦體正而詞嚴。

鑑能別形。不聞其形也。衡能平物。不聞其物也。是故君子之心。務以虛受。陳紹衣欲以養成馬乳葡萄。移送小園。辭之。因枝棘已大。移裁恐傷其根。既而思之。此即一念好生天地之心也。擴充之功。不容己已。

李君光聖述文貞公自言進朱子書。乃是格君心之非處。接引名流。如揭文定等。乃是為天下得人處。稱量與否。余雖未知。要之古大臣事君之道。不外此兩端。

望溪先生謂某曰。僕以確守經書中語。於君不敢欺。於事不敢諛。隨於言不敢附和。重為時人所惡。數語足概其生平。余每尋味不忘也。

陳密山乘藩安徽。余以科試江南。方幸姻戚至交。重晤談心。密山因勞於官事。得病疾。臥署中二十日。連往問疾。不見。於八月二十七日報故。立即往哭。慟不止。詢其病症。則寒熱相雜。用藥則參黃互下。以致氣脫不起。其矣用醫之當慎。君子雖病中。亦當見正人而聞正言也。制府尹公亦甚哀之。同官如其厚道者罕見。

經書所傳。多是為中才以下說法。某質性鈍弱。不能自克身世。閱歷數十年。始益信聖人之言。皆是實語。不我欺也。但恨老病日侵。未之能達耳。

郭少宗伯鍾岳典試江南。場後贈以錦衣二襲。不受。且淚下不止。問其故。則受繼母深恩。在官未親視含殮。遂終身衣白布衷衣。不著美錦。余不敢強贈。深服其性情之過人遠也。

讀朱止泉文集第二卷。以格物為窮格四端。服其見理分明。實信得知性之外。別無格物窮理工夫。

續造端君位。向以清節自負。於當事少許可。一日書來。極道高相國忠愛之至意。憂危之隱衷。并以誠別賢愚。政崇寬大。為當時急務。語甚切至。恨相知之晚。余深然之。並舉高顯二公近事。用相勸勉。益信人果有公忠正大之誠心。未有積久不著者也。

與黃博士師諤言。脩己教人之道。無不親切有味。向以學品知名。不虛也。與東軒先生商榷人心道心之旨。終以朱子中庸序文為定論。蓋率性之情。始可以言道心之用。若但言人心。不可以為道心之用也。

元旦假寐靜坐。有威於大學。平天下章句云。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遂將全章徹讀數回。深信聖賢言治平之道。未有不正本清源者。同好惡而辨義利。其機軸在忠信驕泰之間而已。於此不容少忽也。

誠正居心。賢親並勸。絕驕泰之萌。務聰明之實。自可永為社稷臣民。錫福於無疆也。以責難陳善為事君之忠。以進禮退讓為立身之正。此儒者學守之大端。君子行藏之中道。與賢亦無不亢之時。君子自有素行之位。有平貞吉。誠則必形。



緒言卷上

清 休寧戴震撰

道之名義曰古人稱名道也行也路也三名而一實惟路字專闢途路詩三百篇多以行字當道字大
致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則人倫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也
道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言天道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言人道也
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
而識之後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
之名也朱子此言以道之稱惟理足以當之今但曰氣化流行生生不息非程朱所自為形而下者歟曰
氣化之於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易又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直舉陰
陽不問辨別所以陰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聖人立言皆辭不備哉一陰一陽流行不已夫是之謂道而
已古人言辭之謂道之有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德之謂教此
為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道也者率性之謂道也教也者修德之謂道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則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解上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
誠謂之教此非為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緒言 卷上

亦非為道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
以後以下下也陰陽之未成形質是謂形而上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而成而不變道言乎體
物而不可遺不徒陰陽非形而下如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質可見固形而下也器也其五行之氣人物之
所稟受則形而上者也易言一陰一陽洪範言初一曰五行中庸言鬼神之神舉陰陽即該五行該鬼
神舉五行則亦該陰陽該鬼神而鬼神之神物而不可遺即物之不離陰陽五行以成其質也由人物而
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經孔孟之書不聞埋氣之分而宋儒祖言之又以道加之理實失道之名義也
問宋儒論陰陽必推本太極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云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
又云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雖形字借以指氣似有未極而上而下及之謂謂之亦未
詳密然太極兩儀出於孔子非即理氣之分歟曰後世儒者紛紛言太極言兩儀非孔子贊易太極兩儀
之本指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儀曰象皆據作易言之耳非氣化之
陰陽得兩儀四象之名易備於六十四自八卦重之故八卦者易之小成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義焉
其未成卦畫一奇以儀陽一偶以儀陰故曰兩儀奇而遇奇陽已長也以象太陽奇而遇偶陰始生也以
象少陰偶而遇偶陰已長也以象太陰偶而遇奇陽始生也以象少陽伏義氏觀於氣化流行而以奇偶
儀之象之孔子贊易蓋首易之為書起於卦畫非漫然也實有見於天道之一陰一陽為物之終始會歸
乃畫奇偶兩儀而儀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有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極指
氣化之陰陽承上文明於天道言之即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萬品之流形莫不歸於此極有會歸之
義太極無以加乎其之上稱以兩儀四象八卦指易畫後世儒者以兩儀為陰陽而求太極於陰陽之所
由生豈孔子之言乎謂氣生於理豈其然乎況易起於卦畫後儒復作圖於卦畫之前是伏羲之畫奇偶
不惟未精抑且未備而待後人補苴罅漏矣
問宋儒之言形而上者謂道器言太極兩儀今據孔子贊易本文疏通證明之洵於文義未協其見於理
氣之分也求之六經中無其文故附太極兩儀形而上下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歟曰舍聖人立言
之本指而以己說為聖人所言是誣聖也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
之賢不為也蓋見於陰陽氣化無非有迹可尋遂以與品物混同歸之粗而別求諸無迹象以為其精
是以屬於形而上下之云太極兩儀之稱恍然覺悟理氣之分如是不復詳審文義學者轉相傳述於是
易之本指其一區別陰陽之於品物其一言作易者明於天道而有卦畫皆置不察矣
問宋儒皆反覆推究先有理抑先有氣朱子云必欲推其所以然之理是理在氣之先理非氣之理又非理之二
物而論不害也各為一物朱子云理與氣決是二物理在物上理與氣決是二物理在物上理與氣決是二物
實有是理也及中率樞紐根柢之說曰陰陽五行為空氣以理為之主宰不虛不實不虛不實不虛不實不虛不實
是也為男女萬物生之本此理元氣為萬物之主男女萬物生之本此理元氣為萬物之主男女萬物生之本此理元氣為萬物之主

緒言 卷上

三

實有見者非歟曰非也陰陽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期於無憾所謂理也理非他蓋其必然也陰陽之期於無憾也猶人之期於無失也無失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而後盡乎人之理盡乎人之理非他人倫日用盡乎其必然而已矣語陰陽而精言其理猶語人而精言之至於聖人焉期於無憾無失之爲必然乃要其後非其先乃就一物而語其不可思議奈何以虛語夫不可思議指爲一物則氣何論而成主宰樞紐其中也況氣之流行既爲生氣則生氣之歸乃其主宰如人之一身心君乎耳目百體是也豈待別求一物爲陰陽五行之主宰樞紐下面就男女萬物言之則陰陽五行乃其樞紐乃其生生之本亦豈待別求一物爲之根柢而陰陽五行不足生生哉

問後儒言理與古聖賢言理異歟曰然舉凡天地人物事爲不開無可言之理者也詩曰有物有則也是也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易之則是謂理後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爲之理而轉其語曰理無不在以與氣分本未視之如一物然豈理也哉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易之則以歸於必然理至明顯也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諸古聖賢之言低悟不協姑舍傳注還而體會六經論語孟子之書或庶幾乎

問道之實體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是矣理即於道見之歟曰然古人言道恆該理氣理乃專屬不易之則不該道之實體而道理二字對舉或以道屬理理屬靜如大戴禮記孔子之言曰君子動必以道靜必以理是也或道主統理主分或道該理理主常此皆虛以會之於事爲而非言乎實體也

問古人言天道天德天命何以別曰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言則曰道主其生生言則曰德道其實體也德即於道見之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德不於此見乎其流行生生也轉而求之語大極於至鉅鉅小極於至細莫不顯呈其條理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凡舉生生即該條理舉條理即該生生言之曰德虛以會之曰理一也孟子言孔子集大成不過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人之於天道至孔子而極其盛條理得而知條理之說者其知理之謂矣天理不於此見乎凡言命者受以爲限制之稱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故理義以爲之限制而不放縱謂之命氣數以爲之限制而不能離亦謂之命古人言天之所定或曰天明或曰大順或曰明命國語叔向之言曰命信也蓋言乎昭示明信曰命言乎經常不易曰理一也天命不於此見乎

問理之名起於條理歟曰凡物之有皆有其理亦呼文曰理理之於物猶理之於理然則理者曰文循而分之端緒不亂曰理故理又訓分而言治亦通曰理理字偏旁從玉玉之文理也蓋氣初生物順而融之以成質莫不具其分理則有條而不紊是以謂之條理以植物言其理自根而達末又別於枝葉枝葉於枝成葉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地氣必上接乎葉天氣必下返諸根上下相貫榮而不瘁者循之於其理也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皆循經脈散布周體一身血氣之所循流轉不阻者亦於其理也理字之本訓如是因而推之舉凡天地人物事爲虛以明夫不易之則曰理所謂則者匪自我爲之求諸其物而已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理也者天下之民無日不秉持爲經常者也是以云民之秉彝凡言與行得理之謂懿德得理非他言之而已是行之而當爲得理言之而非行之而不當爲失理好其得理惡其失理於此見理者人心之固然也

問理爲人心之固然其大致可得聞歟曰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而之至也此可以察理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華爲之條分委曲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懸平者之中水圓者之中規方者之中矩夫然後推諸天下萬世而準焉易稱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中庸稱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皆言乎天下之理得也惟其爲人心之固然故一人以爲不易天下萬世以爲不易也所以爲同然者人心之明之所止也尊是理而遠謂天地陰陽不足爲之必非天地陰陽之理則可天地陰陽之理猶聖人之聖也尊其聖而謂聖人不足以當之可乎

問宋儒以氣爲理所濫泊附著朱子云人之所以生者理與氣合而已夫理固精微不窮然非氣則難又謂理爲生物之本朱子云理也者氣之所歸而無所不歸者也氣之所歸而無所不歸者也理之所歸而無所不歸者也今據易之文證明一陰一陽即天道之實體其爲氣化未爲品物乃孔子所稱形而上及既爲品物乃孔子所稱形而下然則古聖賢所謂性專就氣化言之歟曰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羣生久矣然知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分言之曰陰陽又分之曰五行又分之則陰陽五行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類不同而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物各成其性明乎性至不同也六經中言性統舉人物之全見於此人物同本於天道陰陽五行天道之實體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所受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不特品類不同而一類之中又復不同是也各隨所分而見於一各成其性也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不曰天道而曰天命者人物咸本於天道而成性不同由分於道不能齊也以限於所分故云天命然性雖不同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相近言之者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相似矣故諸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以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之性善合易論語孟子之言性善者如是或就其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爲言奈何別求一濫泊附著者爲性豈人物之生莫非二本哉返而求之知其一本或庶幾焉

問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人能循理義自治物不能自治何也曰陰陽五行以氣化言也精言之期於無憾是謂理義是謂天地之德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即併天地之德有之而其氣清則能通夫天地之德物之得於天者亦非厚稟氣而生遭天地之德也然由其氣濁是以銅鑊不能通理後也者心之所通也天之氣化生生而條理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而清者開通則能知性知天因行其所知底於無失斯所以還於天地之德而已矣

欲歸之耳目口鼻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此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發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口鼻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而非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謂孟子以理爲性。推而上之。以還爲生物之本。匪徒於道於性。不得其真體。而於理之名。亦失其起於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則。使人茫然求其物不得矣。

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從根於耳目口鼻。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口鼻。不能代耳目口鼻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又生於天地。故恆與之相通。蓋天地間有聲色。有臭。有味。則位天地開闢。萬物滋育。遺矣。內外相通。其開闢也是爲耳目口鼻。五行有年。克生則相得。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皆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益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愛道備。民之貴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闢於耳目口鼻。以通之。既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血氣。明矣。非根於心也。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行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口鼻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聲色臭味之欲。察其可否。皆有不不易之則。故理義者。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因乎其事。得其不易之則。所謂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

問禽獸各以類區別。其性各不同。而孟子道性善。但言人之異於禽獸。於禽獸則隱隱之。獨人之性善。其故安在。曰耳目口鼻之官。各有所司。而心則無所司。心之官。統乎上。以使之。此凡血氣之屬皆然。其心能知覺。皆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凡血氣之屬所同也。雖有不同。不過於此有明聞耳。就其明聞以制可否。不出乎懷生畏死者。物也。人之異於禽獸。不在是。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限於知覺也。然愛其生之者。及愛其所生。與雌雄牝牡之相愛。同類之不相噬。皆處之不相害。進夫懷生畏死矣。一私於身。一及於身之所親。皆仁之屬也。私於身者。仁其身也。及於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本天則生生之德。發天自然有如是人之異於禽獸。亦不在是。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即其生之謂性之說。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也。彼以自然者爲性。使之然。以義爲非自然。轉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老則莊周。告子及釋氏。皆不出乎以自然爲宗。惑於其說者。以自然直與天地相似。更無容他求。遂謂爲道之至高。宋之陸子靜。明之王文成。及才質過人者。多蔽於此。孟子曰。嘗以自然者。非性使之然。說以義亦出於自然也。故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之言乎。自然。異於

告子之言乎。自然。蓋自然而歸於必然。必然者。不易之則也。非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也。天下自然而無失者。其惟聖人乎。孔子言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者。自然也。不踰矩者。歸於必然也。必然之與自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聖賢之所謂自然也。彼任其自然而失者。無論矣。貴其自然。靜以保之。而視問學爲用心於外。及動應。如其才質所到。亦有自然不失處。不過才質之幸。偶中一二。若統其所行。差繆多矣。且一以自然爲宗。而廢問學。其心之知覺有所止。不復日益。差繆之多。不求不思。以此終其身。而自尊大。是以聖賢惡其害道也。告子老聃莊周。釋氏之說。貴其自然。同人於禽獸者也。聖人之學。使人明於必然。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爲明之盡。人與物咸有知覺。而物之知覺。不足與於此。物循乎自然。人能明於必然。此人物之異。孟子以人皆可以爲堯舜。斷其性善在此也。

問仁義禮智之名義。曰。易有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觀於生生。可以言仁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惟條理所以生。生觀於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言禮矣。失條理。則生生之道絕。觀於條理之秩然不可亂。可以言義者。生也。誠也。條理明也。故行道在體仁。知道在達禮。在精誠。合而言之。舉義可以該禮。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舉禮亦可該義。而舉仁貴全乎禮義。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是也。合三者亦謂之誠。誠未有不明者也。是謂之命。則昭示明信也。以是謂之善。則純粹不雜也。以是謂之理。則經常不易也。以是謂之矩。則循之爲法也。以是謂之中。則時事之準也。若夫條理之得於心。爲心之淵然而條理。則名智。故智者事物至乎前。無或失其條理。不智者。異是。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舉禮義可以該智。舉智可以該禮義。禮義有德。由於不智。中庸言修德以仁。運舉義禮而不及智。言以達德行道達。舉智仁勇而不及禮義。且文也。由生而生而條理。生之謂仁。元也。條理之謂禮。亨也。察條理之正。而斷決於事之謂義。利也。得條理之準而藏主於中之謂智。良也。

問孟子言性不存焉。朱子釋之云。其道大行。無一物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論性。專舉仁義禮智爲得於天。而別於氣稟。本之孟子此章。夫仁義禮智。人之所同。何以獨君子根於心。曰。此孟子舉君子欲之之事。樂之之事。皆無與於其性之之事也。人之所欲。君子非不欲之也。或重乎此。而既得之。則樂之矣。下者惟此之務。得則性之矣。進而言乎可樂者。君子非不樂之也。或以此爲主。務期於此而已矣。則性之矣。君子所性。如道學問之事。無可遺者。皆是。大行不遠。行其所學。窮居而自得其樂。無日不然。不以大行窮居爲加損。大行亦吾分。窮居亦吾分。皆成爲分之常。是謂分定。惟其性之之事。不以大行窮居加損。故無往非仁義禮智之由中而達外。準內未嘗舉君子性之之事。後儒不詳審文義。以所性爲所得於天者。以分爲所得於天之全體。非孟子立言之指也。

不謂命也。張子云：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云：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宋儒分別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本於孟子此章，以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故專取義理之性，豈性之名，君子得以意取舍歟？曰：非也。性者，有於己者也。命者，聽於限制也。謂性，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之自然，以求遂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

問左氏春秋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宋儒言性專屬之理取證於此既謂民受以生則宜曰所謂性然古人不稱性而稱命何也曰性原於陰陽五行凡耳目百體之欲血氣之資以養者皆由中達外性爲之本始而道其所有事也苟即人心同然之理義所以限制此者也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異名而同質耳目百體之所欲由於性之自然則於其必然斯合乎天地之中以奉爲限制而不敢逾是故謂之命命非他統性之自然祭之精明之盡歸於必然爲一定之限制是以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物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如是斯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故劉子繼之曰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之資以養而生道也縱欲而不知制之其不趨於死也疑而然則民無日不受此以生所以全其性在是於古人不稱性而稱命性之實體原於道之實體惡可見命即其實體之無微不至而己矣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心所謂性所謂天其分合之故可言與曰人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其得之也全喜怒哀樂之情聲色臭味之欲是非美惡之知皆根於性而原於天其性全故其材亦全材即形氣之爲耳目百體而會歸於心也凡日用事爲皆性爲之本而所謂人道也上之原於陰陽五行所謂天道也言乎天地之中曰天道言乎天地之中曰天德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之資以養者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故在天爲道在人爲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中者也故在天爲天德在人爲性之德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合性之欲性之德言之謂原於天地之化而爲日用事爲者無非仁義之實也就天道而語於無憾曰天德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曰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也性之德其必然也自然者放之見於日用事爲必然者約之各協於中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以心知之而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此之謂盡其心

盡其心以知言盡其材料兼知行貫

問必然爲自然之極則而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由是言之惟性道之名有其實體至若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不過性道自然之極則別無其實體矣宋儒凡於天道人道於性無不以理字櫟之今何以剖析其致誤俾截然不相淆惑曰學者體自古實聖之言宜先辨其字之虛實今人謂之字古人謂之名儀禮云百名以上著於策不及百名著於方周禮云諱舊名聽聲音是也以字定名有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有稱夫純美精好之名如曰人曰言曰行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曰聖曰賢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也曰道曰性亦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道有天道人道天道陰陽五行是也人道人倫日用是也曰善曰理亦稱

夫純美精好之名也。曰中曰命。在形象。在言語。指其實誠實事之名也。在心思之審察。能見於不可易。不可踰。亦曰純美精好之名也。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指天地之實體至於天德天命天理不復言之而即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二語相對似皆指人物矣抑知後儒以善爲未涉人物歟曰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其實體即純美精好人倫日用其自然不失卽純美精好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實體卽美好不必分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蓋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爲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修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美精好則所謂中節之謂達道所謂君子之道聖人之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者純美精好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矣智仁勇以行之而後歸於純美精好然而卽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被釋氏乘人倫以成其自私不明乎此也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在天道爲陰陽五行在人物分而有之以成性由成性各殊故材質亦殊材質者性之所是也離材質惡觀所謂性哉故孟子一則曰非才之罪再則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才材也字通用人之才得於天獨全故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於其必然分言之則存乎材質之自然者性也人物各以類區別成性各殊也其歸於必然者命也善也人物咸協於天地之中大共者也故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不以成性各殊而失其良也善者稱其美好之名性者指其實體之名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究之美好者卽其實體之美好非別有美好以增飾之也

緒言卷中

問孟子言性善門弟子如公都子已列三說茫然不知性善之是而三說之非荀子在孟子後直以爲性惡而伸其嚴禮義之說其言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貫禮義矣荀子既知崇禮義與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及告子外義所見懸殊又聞孟子性善之說於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亦必聞之矣而猶與之異何也曰荀子非不知理義爲人心之同然也其言性惡也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實可以能之具存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慮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可以而不可使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終斷之曰足可以獨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獨行天下者也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蓋荀子之見歸重於學而不知性之全體其言出於尊聖人出於重學崇禮義首之以勸學篇有曰誦數以貫之思案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又曰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荀子之善言學如此且所謂通於神明參於天地者又知禮義之極致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在是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而於禮義與性

卒視若閭隔不可通以聖人異於常人以禮義出於聖人之心故曰聖人之所生也常人學然後能明於禮義若順其性之自然則生爭奪以禮義爲制其性去爭奪者也因其惡而加矯揉之功使進於善故貴禮義使順其自然而無爭奪安用禮義爲哉故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又以禮義雖人皆可以知可以能聖人雖人之可積而致然必由於學弗學而能乃屬之性學而後能弗學雖可以而不能不得屬之性此荀子立說之所以異於孟子也

問荀子於禮義與性視若閼隔而不通其礙安在今何以決彼之非而信孟子之是曰荀子知禮義爲聖人之教而不知禮義亦出於性知禮義爲明於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所以完其自然也就孟子之書觀之明理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者以爲亦出於性之自然人皆弗學而能學以廣而充之耳荀子之重學也無於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資於外夫資於飲食能爲身之營衛血氣者所資以生之氣與其身本受之氣原於天地非二也故所資雖在外能化爲血氣以益其內未有內無本受之氣與外相得而徒資焉者也問學之於德性亦然有己之德性而問學以通乎聖賢之德性是資於聖賢所言德性埶益己之德性也冶金若水而不開以金益水以水益金豈可云己本無善己無天德而積善成德如壘之受水哉以是斷之荀子之所謂性孟子非不謂之性然而荀子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孟子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朱子云：指人物之所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又云：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齊人之曰食、悅、色者，即其性。其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爲同於荀、揚。朱子云：杞柳之性，急之說於湍水之說，然則荀、揚亦與釋氏同。賦曰：否、荀、揚所謂性者，實古今所同謂之性。人物以氣云，近於荀子；性惡之說，然則荀、揚亦與釋氏同。賦曰：否、荀、揚所謂性者，實古今所同謂之性。人物以氣類區別者也。朱熹稱爲氣質之性。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被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退之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即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似與面不忠者爲命，神乘乎氣，而資氣以養也。

問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別性於知覺與程子言性即理也其指歸同然則合虛與氣者謂氣化生人生物即理在氣質之中乃名性也性即理也其指歸同然則合虛與氣者謂氣化生人生物即理在氣質之中乃名性也云云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以虛指理古聖賢不嘗有是稱與釋氏所言空是性何以異曰釋氏言空是性者指神之本體又言作

用是性則指神在氣質之中而能知覺運動也。張子云：神者太虛妙應之目，是其所謂虛，亦未嘗不以爲神之本體。而又曰：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釋氏有見於自然，故以神爲已足；張子有見於必然，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此其所見，近於孔孟而異於釋氏也。然求之理，不付就陰陽不測之神以言理，因以是爲性之本源，則氣化生人生物，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則其言合虛與氣虛指神而有常氣，指游氣紛擾乃雜乎。老釋之見未得性之實體也。惟由氣化有道之名，一語得天。視埋儼如一物，雖則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以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氣質之中。孟子安得槩之曰善哉？若不視埋爲如一物，不以性專屬之理於孟子，得益不可通。遂斷然別舉理以當孟子之槩，自爲善者。夫自古及今，本以要於善謂之理，其誰曰理不善？孟子何難直截言之曰：理之節性，而盡指古今所同謂之性者，從而斷之曰：皆非性也。然則孟子又安得舉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殊，詰告子哉？宋儒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如此。

問孟子答公都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心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考之程子言形既生矣，外物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生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變矣。程朱雖云性卽理，而於情則不能專屬之理，且喜怒哀樂之爲情，夫人而知之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之爲情，非夫人而知之者也。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情之發於善者爲證，苟或舉感而動於惡之情以相難，然後轉一說曰：『此情之根諸氣質者何如？』分明待公都子三說皆氣質而非性，况程朱之說誤以孟子言性爲專屬之理，而覺不及氣質立說不備故言氣質之性以補孟子之略。陳壽之云：『蓋氣質之性，善惡各有著處，不然則惡從何性不說氣？孟子之說得木鐵事說。東原嘗爲無別是論氣不論理之言所以不明大本也有程子兼氣質論性之功清孟云：『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來之理而不謂藉子之論說以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汚壞此性也故擇與獨資子而言而終不足以自足。』又以才攝不善爲未害。

氣質之性有濁惡而汚壞此性也故擇與獨資子而言而終不足以自足

人病者爲賢以其濁者爲愚故孟子引之而有云程子以此之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指其善於上者所沾然以上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染於紉者書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二說雖各有所據然以生理爲密終爲之說曰：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夫其所謂性之本善者在程朱之說乃追溯於人物未生時可謂之理末可名爲性及在人曰性已有氣質所稟之不善於有後不善終難帶辯宋儒言性至孟子此章尤不可通然孟子之文曰：情曰才曰心何不變性答之曰：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孟子謂之心不謂之情心能辨是非所以能辨者智也智由於德性故爲心之能而稱是非之心必則形氣之主也

側隱羞惡恭敬辭讓之由於德性而生於心亦然人以譬之器材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猶之取於木以爲器則其器木也取於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此以類別者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木與金之質其精良與否其爲器也一如乎所取之木所取之金故材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木與金之爲器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至於凡民其

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材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人雖有等差之不齊無非精良之材也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又言犬馬之不與我同類是孟子就人之材之美斷其性善明矣材與性之名一爲體質一爲本始所指各殊而可即材之美惡以知其性材於性無所增損故也孟子言非才之罪而學問之善惡恭敬是非之心以見人之材之美惡之材不屬之情亦明矣首云乃若其情非然情之情也情猶素也質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審其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此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情字以爲字皆與彼同其字指性而言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則孟子下兩章一曰陷溺其心一曰放其良心正推原其不善之故非天之降才有殊也宋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俱指氣稟指其稟受之全曰性指其體質之全曰才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含於核中之仁其香色臭味無一或闕而無可見及其萌芽甲坼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香色臭味無不備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材言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材人之性善故材亦美孟子所謂善者初非無等差之善自聖人至於凡民其等差凡幾則其氣稟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然存乎人者皆有仁義之心其趨於善也利而趨於不善也逆其性而不利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善乃人之性一乃水之性也所謂故者以利爲本出於利乃性之本然也順而非逆是以利也然則性雖有不同論其善亦有差乎其可斷之曰善則無疑故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曰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性有不同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曰性善之文言非不分等差也繼之曰若夫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戒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格亡之盡遠禽獸不遠者也曰非性之罪而曰非才之罪就本始言之曰性就體質言之曰材其往往不善未有非陷溺使然善失其養消之至盡乃成不善凡且盡之爲格亡其天性者由才受陷溺不可謂性受陷溺故罪字不可加於性究之陷溺其心者非天之降才爾殊故曰非才之罪人苟自思充其固有之善盡其才之能皆可至於聖人觀此則孟子所謂善非無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以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習相遠孟子所謂格之反覆遠禽獸不遠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宋儒未審其文義遂彼此闕隔倘如宋儒以性專屬之理而云纔說性時便已不善性也云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以孟子言性於陷溺格亡之後人見其不善猶曰非才之罪若宋儒於天之降才即罪才也分性與才爲二本異於孟子豈獨才之一字哉問天下古今之人其材各有所近大致近於純者慈惠忠信謹厚和平見善則從而恥不善近於前者明達廣大不惑於疑似不滯於習聞其取善去不善亦易此或不能相兼皆材之美者也材雖美猶往往不能無偏私孟子言性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至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而以聖人然後格於中此亦就材見之而明舉其惡雖孟子所謂善非無等差之善豈如周子所謂惡者亦得謂之善歟曰此偏私之害不可以罪材尤不可以言性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所爲是材性善則材亦美然非無偏私之爲善爲美也人之初生不食則死人之幼稚不學則愚食以安

其生充之使長學以養其良充之至於聖人其故一也材雖美譬之良玉成器而寶之氣澤日親久能發其光可寶加乎其前矣剝之使之委棄不惜久且傷壞無色可寶滅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之生皆不病也其後百病交侵若生而辨病者或感於外而病或受損於內身之陰陽五氣勝負而病指其病則智發乎其體而曰大與以多病之體不可也如周子所稱猛隘強梁懦弱無斷邪佞是摘其材之病也材雖美失其養則然孟子豈未言其故哉因於失養不可以是言人之材也夫言材猶不可況以是責性乎

問黃直卿云耳目之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爲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皆此爲出也其以魂魄性情分四節言之得失安在曰人之體質一天地之化也子產所謂人生始化曰魄蓋凝而成體能運動者也所謂既生魄陽曰魂蓋既生之後心能知覺是也魄屬陰而魂攝乎魄是乃魄之陽雖分爲二無害其一也凡血氣之屬自有生則能知覺運動而由其分於陰陽力行者殊則知覺運動亦殊人之知覺通乎天德舉其知之極於至善斯仁義禮知全矣補於至善之謂理宋儒於理與心二視之其說以爲叔之心受天之理故黃氏云魂魄之中有理具焉雖以理爲天與我者無異乎荀子之以我爲聖人與我者也孟子直云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四者由心知而生是乃仁義禮智之端緒也既得端緒則擴充有本可以造乎仁義禮智之極明仁義禮智人皆有根心而生之端非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情也人之性善其血氣心知異於物故其自然之良發爲端緒仁義禮智本不闕一耳

問論語言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問繪事後素而曰禮後乎朱子云禮以忠信爲質引
記稱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重忠信如是然論語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曰
克己復禮爲仁中序於禮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重舉重禮如是忠信又不足
言指歸不一何也曰禮者天地之條理也言乎條理之極非知天不足以盡之卽儀文度數亦聖人見於
天地之條理定之以爲萬世法禮之設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過或勉其不及示之中而已矣至於人
情之漓徒飾於貌非因飾貌而情漓也其人情自漓而以飾貌爲禮也非惡其飾貌惡其情漓耳禮以治
其儉陋使之協於中喪以治其哀戚使之遠於徑情直行情漓者視爲文而已矣徒馳驚於奢易故不若
儉戚之於禮雖不足猶近乎制禮之初也由是可思制禮所起故以答林放問禮之本其所謂本不過因
俗失而欲究其初起非問聖人制禮自然之極則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言質美者進之於禮無飾貌情
漓之弊此亦因俗失言之忠信乃其人之質美猶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明不可襲取爾老子言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則因俗失而欲併禮去之意在還淳反樸究之不能必天下之盡歸淳樸其生而淳樸
者直情徑行薄惡者肆行無忌是同入於禽獸率天下而亂者也若夫君子行禮其爲忠信之人固不待
言而不知禮則事事爽其條理不足以爲君子故禮可以該忠信忠信不可以該禮林放問禮之本子夏
言禮後皆重禮而非輕禮也詩言素以爲絢素以喻其人之嫻於饌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益彰

顯是謂絢也。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繪事後素者。鄭康成云。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
 文。何平反云。只此繪畫。所謂在間。其注考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
 也。是素功後施。始五彩成章。惘然。貌既美而又嫻於儀容。乃爲誠美。素以爲絢之喻。昭然矣。子夏觸於此
 言。不時於詩無疑。而更知凡美質皆宜進之以禮。斯君子所貴。其意指如此。若謂子夏後禮而先忠信。則
 見於禮。僅僅指飾。純濟情者之所爲。與林放問禮之本。以飾貌。濟情爲非禮者。意指懸殊。孔子安得許之。
 忠信由於質美。聖賢論行。固以忠信忠恕爲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
 雖其心無弗忠。弗信。弗恕。而害道多矣。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也。無非禮義也。三者無憾。即大
 學所謂止於至善也。故仁與禮義。以之衡斷乎事。是爲知之盡。因而行之。則實之爲德行。而忠信忠恕。更
 不待言。在下學。如其材質所及。一以忠信忠恕行之。至於知之極其精。斯無不協於仁義。是以論語云。主
 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遠道不遠。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
 義。但盡其所知所能。謂之忠信忠恕可也。曰仁。曰誠。則聖人始足以當之。然而非有他也。忠信忠恕之極
 其量也。忠信忠恕能去私矣。仁與禮義。必無或蔽。而後可以言之。躬行而知未盡曰仁。仁曰誠。未易幾也。
 問孟子明理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今以爲即據人生氣稟言之。是與聲色臭味之欲。渾然竝出
 於天性。於此不截之分明。則無以究其說。既截之分明。則性中若有二物矣。何以明其爲性之全體。而非
 合二者以爲體。曰。凡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皆有心。心者。耳目百體之靈之所會歸也。子產曰。人生始化

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管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鄭康成注禮云。耳目之聰明爲魄。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志慮。不窮於用。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春秋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陰之精氣。魂屬陽之精氣。而合言之曰心之精爽者。耳目百體統於心。無一時一事不相貫也。精爽有隔隔而不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水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而已。光之及又有開闔。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同乎不照。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味。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雖不得理。故埋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當否也。何以待其當否。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

閑論語稱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豈下愚亦可槩目之曰性善歟曰生而下愚其人非無精爽也精爽幾與物等難與言理義而又自絕於人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愛之人啓其心而惕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

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

問孟子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曰善歟曰然聖賢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協於孟子而言性轉穿鑿失之無人性卽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相近正見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相絕何近之有分明性與習正見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格亡咸屬於習至下愚之不移則生而蔽鋼其明善也難而流爲惡也易究之非不可移則同乎人者恣在也

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舉人之智愚有異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矣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遠者蓋越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性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義禮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義禮有一不協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

緒言卷下

問荀子之所謂性亦孟子之所謂性孟子知性之全體其餘皆不知性之全體故惟孟子與孔子合其餘皆不合然指爲性者實古今所同謂之性至告子所謂性一似荀子言性惡一似揚子言善惡混一似釋氏言作用是性今以荀揚不與釋氏同則告子不得而與荀揚同矣豈獨與釋氏所謂性相似歟曰然老聃莊周之書其所貴焉者咸此也杞柳湍水之喻胥是物也其視仁義視善不善歸之有思有爲以後事而其保此性也主於無思無爲卽釋氏所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是也實一說而非有三說問告子釋氏指何者爲性曰神氣形色聖賢一視之修其身期於言行無差謬而已矣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老聃莊周告子釋氏其立說似參差大致皆起於自私皆以自然爲宗彼視一身之中具形氣以生而神爲之主宰因貴此神爲形氣之本究之神與氣不可以相離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其言乎天地間也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從此而分陰陽一生二也陰陽與此而三二生三也言乎人物三者咸具陰也陽也沖氣以爲和卽主宰之者也神也彼見於氣可言有神存乎其有而不可謂有又不可謂無然不離氣者也故曰沖氣上之原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道不離氣而別於氣故曰道之爲物爲悅爲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莊子言神之主宰於身則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曰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

結
尾
卷下

1171

就對卷下

二四

其真繼之曰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嘗此神受形而生則不去以待形化而有血氣乃有情欲皆足以戕之趨於速敝也又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言求諸外者徒勞其神者也又曰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之大哀乎言人壽有修短雖不死之日不知保此神至與形俱敝也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與莊子此條同老氏言長生久視釋氏言不生不滅語似異而以死爲反其真視形體爲假合從而空之不過恐害其神之自然指歸不異也告子問於釋氏以神識爲性釋氏謂之曰眞空前之曰作用謂眞應智無方用何面當空空而常用何面不有即是眞空空而無即成妙有故言空是性又言作用是性釋氏在口談論在手執從不足逐奔逐現俱法界收攝在一處焉識者知是佛法不見在耳目聞在鼻舌善性之說也則無取乎善惡之分其顯然破處如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老子所云無善無惡之中士世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知傳燈足云識來喫飯困眠即老子所云大可笑致遠得守靜焉即動而行之道致虛未始守靜未嘗思慮或作起乃存若亡也隱食固臥周告子獨出一轍如是宋時如陸子靜楊敬仲及明王文成諸人其言論皆如此主靜之言曰戒治精神自欠

闕宮殿隱時自然憫密蓋屬時自然蓋屬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柔容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

德名何物王文成曰能應夫良知所以能應萬物而百物手能運用其流行而所謂之氣充於中所以能運

該無息心佛氏曾有是有未爲非也明鏡之照物凡形而後現皆無情染著謂之氣充於中所以能運

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有未爲非也明鏡之照物凡形而後現皆無情染著謂之氣充於中所以能運

敏一過而仙家所謂無所住處又曰寶鑑養身只是一事東來能戒慎不觀微慥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

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在老耑莊周告子直據已見而已故告子言無善無不善言無分於

本來面目耳此段功夫大略相似

孟子之書學者不可不辨別也

問鄒子云神無方面性有質又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邪又云人之神即天地之神合其言觀之所謂道者指天地之神無方也所謂性者指人之神有質也此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所謂性而鄒子亦言之何也曰鄒子之學深得於老莊其書未嘗自諱以心爲性之邪邪謂人之神宅此邪邪之中也朱子於其指神爲道指神爲性者皆轉而以理當之鄒子之書又曰道與一神之強名也幾以道爲不足當神之稱矣其書又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此以神周乎一身而宅於心爲之統也又曰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此則專養之說指神之炯炯而不昧者爲性氣之綱維而不息者爲命神乘乎氣而資氣以養也

問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別性於知覺與程子言性卽理也其指歸同然則合虛與氣者謂氣化生人生物而理在氣質之中乃名性也陳善之

性而無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心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理必無用石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美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

性以虛指理古聖賢未嘗有是稱與釋氏所言空是性何以異曰釋氏言空是性者指神之本體又嘗作

用是性則指神在氣質之中而能知覺運動也張子云神者太虛妙應之口是其所謂虛亦未嘗不以爲

緒
封
鑑下

三三三

神之本體而又曰天之不測謂神而有常謂天釋氏有見於自然故以神爲已足張子有見於必然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此其所見近於孔孟而異於釋氏也然求之理不得就陰陽不測之神以言理因以是爲性之本源而自氣化生人生物曰游氣紛紜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則其言合虛與氣虛指神而有常氣指游氣紛紜乃難乎老釋之見未得性之實體也惟由氣化有道之名一語得天道之實體又曰神天德化天道道以化言是也德以神言非也彼釋氏自貴其神亦以爲足乎天德矣張子之書又有之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以人物驗之耳目百體會歸於心心者合一不測之神也邵子言形可分神不可分其說亦得之體驗如耳目鼻口之官是形可分也而統攝於心是神不可分也後儒言理由於不知理要其後非原其先就陰陽有陰陽不測之則就人物事爲有人物事爲之則以孔子言有物必有則者轉而實有則始有物且以理與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故其言理也求其物不得往往取於老明莊周釋氏所謂神者以爲言欲超乎陰陽氣化之上而併陰陽氣化所見皆失之粗夫天地間有陰陽斯有人物於其推行謂之化於其合一謂之神天道之自然也於其分用爲耳目百體於其合一則爲心生物之自然也是故化其事也神其能也事能俱無憾天地之德也人之血氣本乎化人之心知配乎神血氣心知無失配乎天地之德無憾無失夫是之謂理而已矣由化以知神由化與神以知德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專屬之神則目形體爲幻合以性事屬之理則謂德說性時已不是性皆二本故也

周朱子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故其於達道五舉孟子所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質之又答呂子約云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紜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無朕者也如是言道故於易稱一陰一陽中庸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皆似道未備然孟子明云教以人倫則親義序別信宜屬之修德之教後儒求天命二字太過以理當之求性字太過專屬之理求道字太過又以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始可云道而於修德不可通以修爲品節之而已至修身以道修德以仁修德與修身並言兩修字不得有異但曰能仁其身而不盡解觀修德之文性字道字不得槩就理言亦可見既曰率性之謂道又曰修德以仁如後儒之說率其仁之性率其義之性豈可通哉又修德期於無差謬宜重在智而言以仁行之乃力於身宜重在仁而先言智中庸前後其條貫可言歟曰言身本道德該備之身而身往往不能盡道言性本全夫仁義禮智之性而孟子以前言性往往不及仁義禮智易曰成之者性也承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人物本之各成其性云爾論語曰性相近也困習之至於相遠言其性本相近云爾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即記所云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氣化以成性云爾人物之血氣以類滋生各稟受於天言其稟受之殊曰性因是而日用事爲皆由性起故云率性之謂道身之動應無非道也故云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可知體物而不可遺之可無頃刻可必其不動應故雖無事時亦如有事之戒慎恐懼而不敢肆事至庶幾少差謬也道即日用飲食之事自身而周於身之親大

致不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五者略言之則曰親曰賢舉二以該乎五修身以道言以道實貴諸身也道之責諸身往往易致差謬修德以仁言以協乎仁協乎義協乎禮爲道之準則也故下即曰事三者成得然後於道無憾率性之謂道在一身則一身之事也道也通於人則周夫身之事也道也一身之事本天性之自然未見其是非得失也周夫身之事亦天性之自然而是非得失不可窮詰矣故修身以道舉觀賢言之而得失始見修德期於無差謬固宜重在智而修身以道本責其行也是以首言仁加以義加以禮而修之實備者行達道乃力諸身固宜重在仁行之差謬不能知之徒自期於心無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學往往多出乎此亦害道之大者是以首言智仁義禮可以大其之理言智仁勇之爲達德必就其人之根於心者言大其之理所以衡論天下之事使之協於中止於至善也有根於心之德斯有以通夫大其之理而德之在己可自少而加多底於聖人則其通夫大其之理者亦有淺深精粗之不同仁義禮之仁以理言智仁勇之仁以德言其實一也以理言舉禮義而不及智非達智也明乎禮義即智也以德言舉智而不及義禮非達義禮也智所以知義禮也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此更加之以禮親親尊尊盡人之道之大矣辨其等殺而始詳古今惟聖人全乎智仁全乎智仁則德體不該矣而此更言夫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凡天下之人身之所接莫重於親莫重於賢而天定者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五者也以此爲形而下爲萬象紛紜不謂之道是顯指中庸天下之達道五而背之別求諸沖漠無朕惟老釋謂萬物爲幻謂空妙爲真則然奈何以老釋之言衡量易與中庸之言而粗視陰陽相親君臣父子哉彼之棄人倫而不顧率天下之人同於禽獸者由不知此爲達道也

問朱儒以理爲生物之本雖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實求其物不得老明莊周告子釋氏之言夫性則確有指實不過區別於形氣之中言其主之者耳曰形曰氣曰神三者求之一身雖然如三物凡血氣之屬未有或闕者也荀子謂性者天之所賦雖專屬形氣之自然其亦必不遺天神而以爲非天之就也其稱性惡殆兼乎此以伸其重學崇禮義之說何以論荀子則曰不知性之全體而已實古今所同謂之性論告子釋氏則斷爲異說何也曰性者分於陰陽五行品物區以別爲各爲之本始統其所有之事所具之能而靡不全者也易言成之者性是也其一身中分而言之曰形曰氣曰神三者才也易言精氣爲物是也心爲形君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心者氣通而神告子貴其神而不知性者也其不動心神定而一無責焉之爲不動也神可以主宰樞紐言性可以根柢言由其成性也殊則其材質亦殊成其性斯爲是材材可以純駁精濁言此皆指其實體之名也知可以精粗淺深言思可以敏鈍得失言皆根於性而存乎神者也指其實事之名也理譬之中規中矩也稱其精美精好之名也實體實事固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爲之理得矣自然之極則是謂理老明莊周告子釋氏以自然爲宗不知性之區別而徒貴其神去其皆欲之能害是者即以爲已足與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於明者異是故斷之爲異說不得同於荀子也

明明則通。通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與老氏爲道日損。釋氏六用不行。真空妙智之說。陸子靜言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具是理。王文成言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雖如明鏡者。立言不殊。後儒於周子。則以爲切要之旨。莫敢違議。於老釋陸王。則非之何也。曰。周子之學。得於老氏者深。而其言渾然與孔孟相比附。後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爲二程子所師。故信之篤。考其爲固不然。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言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其不得於周子明矣。且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嘗師事亦明矣。見周茂叔後。乃出入於老釋。張橫渠亦訪諸釋老之書累年。朱子年四十以前。猶馳心空妙。蓋雖能終覺釋老之非。而受其蔽。往往出於不覺者亦不少。周子論學聖人主於無欲。王文成論致知。主於良知之體。皆以老釋廢學之惡論學害之大者也。

問神爲形氣之主。宰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在古人制祭祀之禮。以人道事鬼神。而傳稱鬼猶求食。及伯有爲厲。又字宙閒怪見不一。或此人之生。易以他人死者之魂而復生。或此人之生。自知其所託生。愚夫婦亦往往耳聞目見。不得不惑於釋氏象教。而言仙者。又能盜氣於天地之間。使其神離血氣之體以爲有。故其言性也。卽神之炯炯而不昧者。其言命也。卽氣之絪縕而不息者。有所指實也如是。老聃莊周告子釋氏靜以會乎一身。見莫貴於此。莫先於此。今以形氣神統附之材。而曰性可以根柢。神可以主宰。樞紐貫不以神先形氣何也。曰孔子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成是性。斯爲是材以生。可以原始而知也。形骸氣散而死。可以反終而知也。其生也。精氣之融以有形體。凡血氣之屬。有生則能運動。能運動則能知覺。知覺者其精氣之秀也。是謂神靈。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魂魄非他。其精氣之能知能覺運動也。至於形骸而精氣猶疑。是謂游魂。言乎離血氣之體也。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形疑。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魂之游而存。其後之有骸有未骸也。變則不可窮詰矣。彼有見於游魂爲變。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能盜天地生生之機者。爲己之本體。非聖人不知不言。獨彼能頓悟得之也。彼之以神先形氣者。聖人所謂游魂爲變中之一端耳。

問宋儒以理藏於心之內而爲性與老聃莊周楊氏以神居於心之內而爲性相似。朱子又謂心爲神明之舍。朱子云。性無心則無著處。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藏人心。亦然。只這些處。便是包羅許多道理。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所謂神明。卽老莊釋氏曰之爲性者矣。其於理與神明何以別。曰。朱子所謂神明之舍者。非謂以心爲舍。神明居之也。神明卽指心而言。以神明之心。甚虛。天下之理咸具於中。爲性。而心時其舍耳。對性言之。故謂之舍。然非空空無知。故稱爲神明之舍。宋儒於性與心。視之爲二。猶荀子於禮義與性。視之爲二也。荀子以禮義爲聖人之教。常人必奉之以變化其性。宋儒以性專屬之理。人稟氣而生之後。此理墮入氣質中。往往爲氣質所壞。如水之源清。流而遇污。不能不濁。非水本濁。地則然耳。必奉理以變化氣質。使復其初。如澄之而清。乃還其原初水也。荀子之所謂禮義。卽宋儒之所謂理。荀子之所

謂性卽宋儒之所謂氣質。如宋儒之說。惟聖人氣質純粹。以下卽實美者。亦不能無惡。荀子謂必待學以變化此性。與宋儒必待學以變化氣質無二指也。但荀子指爲待學以變化者。仍其性之本然名。宋儒因孟子論性善。於是學。古今來如孔子言成之者性。言性相近。孟子言忍性。言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不同。悉目之曰此氣質之性。待變化者也。荀子推崇禮義。直歸之聖人。而宋儒因孟子道性善。於是謂理爲生物之本。使之別於氣質曰。惟此無不善也。試問以理爲我乎。以氣質爲我乎。設以理爲我。以氣質爲理所寓於其中。是外氣質也。如老聃。莊周。釋氏之專以神爲我。形骸屬假合是也。設以氣質爲我。以理爲氣質所受。是外理也。如荀子以禮義屬聖人之教是也。二者皆我。則不得謂純乎善者一我。雜乎不善者又一我矣。苟非兩我。則不得一譬之水。一譬之地矣。況天下古今之君子小人。未有非以血氣心知爲我者也。小人徇我而悖理。君子重我而循理。悖理者亦自知其非也。是性無有不善也。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循理者。非別有一事。曰此之謂理。與飲食男女之發乎情欲者。分而爲二也。卽此飲食男女。其行之而是爲循理。行之而非爲悖理而已矣。此理生於心知之明。宋儒視之爲一物。曰不離乎氣質。而亦不離乎氣質。於是不得不與心知血氣分而爲二。尊理而以心爲之舍。究其歸。雖以性名之。不過因孟子之言。從而爲之說耳。實外之也。以爲天與之。視荀子以爲聖與之言。不同。而二之則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以禮義與性爲二本。宋儒以理與氣質爲二本。老聃。莊周。釋氏。以神與形體爲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莊周。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賢聖聖人之教者也。

問凡讀窮理此理之得於古賢聖者與理之得於天者非皆藏於心與曰否人之血氣心知本乎天者也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卽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卽爲我之心知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人之血氣心知本乎天者不齊得養不得養則至於大異人之問學猶飲食則資其化不資其不化記問之學食而不化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化而爲我之心知也大致善識善記各如其質昔人云魂強善識魄強善記凡資於外以養者皆由於耳目鼻口而魄強則能記憶此屬之魄者存之已爾至於無取乎記憶問學所得非心受之而已乃化而爲我之心知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理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理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

問春秋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而後生屈原賦天問篇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所謂陰陽者指男女而言所謂天者別而言之豈卽如老莊釋氏以吾之神得於天而受形以生者歟抑如宋儒以吾之理得於天而存於氣質中者與曰否人物之初何嘗非天之陰陽絪縕凝成及氣類滋生以後昆蟲之微猶有絪縕而生者至人禽之大則獨天不生矣然男女之生生不窮以內之生氣通乎外之生氣人在生氣之中如魚在水之中其生也何莫非天天之陰陽父母之陰陽同爲化氣自然而不可分也此



星閣正論

趙青藜著

星閣正論

星閣趙青藜著

姪孫紹祖同校

正論一

君子立言以救世也。世之害以漸深。則救之方以世異。夫至中其害以待救。救之難。而救其害之以漸深者。尤難。唐虞三代。尚已。春秋時。管仲伯嚭專言治略。其於先王教民養民。用民之制。未盡泯也。故孔子始許其功。觀其器小。孔子之徒左氏。若其五子爭立。尸蟲出戶。於傳。俾知脩齊不講之爲禍甚烈。凡以云救也。泊乎戰國。害日深。與兵構怨。惟利是視。先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存。孟子不得已。特稱堯舜。道性善。使人自誠其本心。而楊墨之徒。各尊其師說爲敵。而告子尤甚。故其辨告子尤詳。楊墨告子之說。息。然後心性之理明。孔子之道著。則富強功利。將徐自見其卑。變猥鄙。而不敢逞。要其救之力。亦劇勤矣哉。漢興。表章六經。不爲無補。鄭康成輩。徒徇枝葉。忘其本根。有董仲舒。不得與於參校。有賈生。不得委其治安。俱以王相終。讀武侯出師前表。其曰宮中府中。知脩齊之爲急矣。更番出兵。屯田渭南。得用民之道矣。獨苦紛擾。安靖未遑。其所以教養獨民者。不能備載典籍也。唐韓昌黎力闢佛老。而獨倡無和。見道之文。存什一於千百。惜哉。閱千五百年。宋周子出。二程迭起。而聖道得明。五代六朝之否塞。廓然一清。蘇倫敘矣。君心未格也。伊川任崇政殿說書。力陳大學。冀一悟於主上。乃其時之號臨達。負才氣者。譏其迂遠。至相水火。

星閣正論

一

星閣正論

二

積成門戶。知道之難得也。退而講學。然楊龜山。謝上蔡。和而高弟。猶不能盡純。及朱子而正大光明之業。底於粹精。推奉伊川。力宗主敬。輯小學。端始基。以救世之敢於非聖而無忌憚者。作太極圖說解。而後物不滯於有者。足救訓詁。理不論於無者。足救寂滅。存養省察之功。於是爲無弊。作觀心說。補格致傳。以救明心見性之失。而古本之詆毀起矣。用心彌苦。樹敵益多。可勝嘆哉。後之從爲調停者。分言德性問學。夫德性問學。豈其有二。又謂朱陸始異。晚同。是隱以訓詁合刺也。恣肆猖狂。告子復見。而性善之旨。於其竊附愈晦。辭而闕之。於以衛道救世。是所望於來學。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正論二

或曰。孟子言性善。而良知家本此。子何譏議焉。嗟乎。孟子性善之旨。卽中庸天命之謂。得孔氏真傳。非悠悠冥冥。一任其性。無所致力也。說有似同。而義實異者。試備陳七篇而詳體玩之。一驗其善於情。而爲不善非才之罪。一驗其善於氣。而平旦之好惡幾希。爲近。要總歸其功於擴充。若空焉寂坐。以明其心。求見其性。性豈可得而見哉。故其爲世主言。必曰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與介弟曹交言。必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其謂服與言與行者。爲何。而欲以空坐見性耶。若其指點之最真且切者。莫如乍見怵惕惻隱。非內交。非要譽。非惡其聲。此固人人可驗。不假強爲。然非良知家所得藉口也。鄉爲身死而勿喪。今爲富室妻妾窮乏之得。我而失其本心。豈無所致力。故曰。先立乎其大。又曰。驅怨而行。又曰。有爲者亦若是。卒乃備示曰。性也有命。命也有性。而大程子不識性。不明。不論氣。不備之說。義取諸斯焉。然則性有不善乎。非也。孩提不知愛。而何所充之以爲仁。孩提不知敬。而何所充之以爲義。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不失者。保而守之。擴而充之。非坐而任之也。天下固有之物。放不知求。必且終放。本無之物。豈求而卽有。求其所本無。是與戕賊杞柳。以爲桮棬。故不必論於孩提愛敬。卽堯之可以爲堯。舜之可以爲舜。夫固以其固有之也。故曰。堯舜性之也。然則性必無不善乎。乃若其氣質則有之。惟氣質之有不善也。故不可以不存。不可以不養。不可以助長而有害。有不下者。勢無不下者。水。性之本善者。自在。仰觀於天。高也。明也。而寒暑災祥。或失其正。不可謂非天之爲之。顧孰是以謂天之不善可乎。性善云者。原其始。非要其終也。說似同而義實異。良知家爲得而藉口焉。

正論三

良知家之譏詆誦曰。失其本。不知其自失。厥本也。實甚。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專言明心。失心之本矣。大學致知在格物。不格以爲致。失致之本矣。權知輕重。度知長短。非詳辨其定星於小日。而倉卒以臨物之長短輕重。雖有鍾尺可執。何所取以爲準乎。必謂吾心自有其知。其可知者。義理焉已。而若夫愛敬之節。禮樂之度。名物象數之繁。古今事勢之變。雖生知聖人。不能以通曉也。如其通曉。則爲乎必於古而好之。而敏求之。漢文帝崇尙黃老。賈生勸以議制。則謙讓未遑。豈非放乎。其心者。必無當於萬物之備。以達其用。用之不達。卽所認之義理。亦不可恃。恃用之交資也。動靜之互養也。誤認其所爲義理。而執其心者。彌堅。以爲吾誠吾意。吾正吾心。往而不反。反不如曲謹之委蛇。猶得寡過。其不至自誤以誤天下者幾

星閣正論

三

希矣。知愛孝也。知敬弟也。進途之孩提之慈。戲於父前者。曰孝子。徐行於長後者。曰弟。弟。轉而自思。其能代爲之信乎。故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且夫陳仲子之操。尾生之信。意非不誠。至不可爲訓。物未格而所爲知之致者。失其本耳。乃其徒之言曰。吾意欲南。而南。必不岐而之北。吾意欲北。而北。必不岐而之南。推之於東西。復然。夫南之不岐爲北。北之不岐爲南。似矣。而南中之東西多岐。北中之東西亦復多岐。其旁皇踟躕於岐路者。能無楊朱之泣耶。又烏知夫吾意之南北。其果爲吾常止之南北與否也。譬諸登高。其嶺非不巍然在望也。其徑忽斷。非洞不達。其洞口或怪石狎狎。或古木盤互。非山僧導引。亦必不達。吾曾於黃山之遊。三遇之。然則格致傳之補。豈得已哉。是故舍格致而談治平。管晏事功。爲聖門所不道。舍格致而矜稱誠正。無本之大學。其得爲經傳之所許乎。苟夫用力之久。豁然貫通。玩物喪志。汗流浹背。程朱之爲記誦。警者至矣。而願以警記誦者。自失其本也哉。

正論四

談良知者。皆絕世聰明人。特其始厭格物之繁苦。而其精心盛氣。實足俯視一切。神脫乎記誦家之拘牽。卒亦自病空疎。莫能相尚。遂矯託於前聖賢之語之近似者。以自高。而其徒又從而甚焉。故主敬之旨。爲良知家最切之針砭。不虛受其苦樂。乃深拒乎良賢。當時之攻伊川者尤力。然於伊川之學。何損毫末哉。舉自楚欽明。舜溫恭。禹祗承。一堂授受。秩如也。下逮湯之制心。文之匪宮。肅廟。武之訪時。受丹書。周公作無逸。入告戚王。自有生民以來。學問事功。未有易於敬之一字者。舍此不進。而曰明心。置其心於無何有之鄉。支離附會。自謂爲得孔孟後千餘年埋沒不見之真傳。其爲教不悉數。有楚卓民者。瞑目坐半月。陸氏乃曰逆之曰。此理已顯。其爲未顯。吾固無從詰。其爲已顯。彼究安所憑。毋亦禪家也。光石火之消息乎。浸淫及姚江。單提良知。已爲世疑。而王塘南又淺視陽明。謂知善知惡。姑爲初學末照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盡山窮處。乃可。而鄉曲暗復謂若有指點。便非水盡山窮。雖近溪云。吾所原有箇至寶。爲又爲不得。徹又徹不得。展轉相迫。愈逼愈幻。必將於何而可乎。明明有山有水矣。雖窮且盡。又何以不可指點乎。乃懼其說之無稽也。上誣聖人。謂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孔子之無知。即易乾知大始之真知。果應作如是解乎。嗟乎。伊川生聖人後。誠不能以闕其口。而取伊川以證聖賢之言。無不若合符節。大學言慎獨。敬於動也。中庸言戒慎恐懼。敬於靜也。孟子言反身而誠。誠無不敬也。乃若孔子則尤著。孔門之學。莫安於求仁。告顏子以四勿。告仲弓以見大賢。承大祭。子張問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表君子之三畏。則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九思。則曰。貌思恭。事思敬。居思敬。制外以養中。明白坦夷。有何不可指點者。必不可指點。以爲至寶。豈孔子之四教雅言。俱非矣乎。嗚呼。人心固有知。誤而知返。以彼才力。豈不足以任道。張程朱子。始嘗泛濫於二氏。不自諱其無得。乃竟底於正中。良知家必欲自遂其非。遂一往而不復返。使密以內考。吾知曰逆者。瞑坐者。且默然各自驗。而唯然相笑也。夫豈其本心哉。

正論五

道者。五倫而已。其目昭昭也。而言性者晦之。若道出乎性外。性者。五常而已。其理亦昭昭也。而言心者晦之。若性不必爲心有。夫心。統性情者也。惟統乎性情。遂爲言性者所假。謂心爲無善無惡。而性反從外入。以內治其心。是告子杞柳桮棬之說也。謂心知善知惡。一任乎心之所知。而自得乎其性。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生之謂性。性無善惡。爲心無善惡。性亦無善惡。爲且害性。此近溪所云爲又爲不得。徹又徹不得者。爲格物真心性之障矣。第不識孟子何以言萬物皆備也。知其皆備。而性之五常。固不在心外。道之五倫。固不在性外。又豈在心外哉。孩提知愛。罔倫之父子。知敬。罔倫之君臣。既致愛敬於良知矣。而心何以無善。心誠無善矣。而所致之良知。又豈別有所爲心爲知。不關愛敬。是故言知善知惡。是徇其食色而心晦。言無善無惡。是入於寂滅而心愈晦。心晦而性與道俱晦。子思子若逆知夫後世之有是。而大標其旨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宋儒心統性情云者。則深體夫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謂中和。而確指其義之有是者也。然則致中和。其即大學致知之謂乎。故必先立乎其大。以養乎其性。斯有以察乎其情。以正其心。而盡乎道。乃其所爲存養者。則戒慎恐懼是。所爲省察者。則慎獨是。而其必兢兢乎戒懼慎獨者。誠深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天之不容以假易也。故曰。吾學本天。其爲理正大光明。其爲功篤實平易。夫豈假目寂坐。徒任其心以爲致哉。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道之大原。出於天也。盡其奈何不敬。

正論六

或曰。子之論敬。詳矣。而云力主伊川。毋亦以周子之光風霽月。大程子之坐我春風。有不必於敬者乎。余曰。是王文成獨家兩個好秀才意也。文成歷歷險。訪地癡洞。遇異人。值其睡醒。問第一義。而異人之答如是。答畢。復睡。意固以瞋目寂坐之爲第一義。而傳之者文成。其誰與見之。又誰爲證之哉。夫敬者。聖學之本。諸子之所同也。特其資稟之所近。學力之所到。有不必一致者。今人與人交。其始末有不致謹於動作威儀。久之而意氣合。久之而性情浹。久之而又久而忘爾我。泯然一體。豈不猶是。儀動作而固已和矣。今人取物於市。儲蓄中。其始用之。不無商酌。久之而儲者多。用者習。極之左右逢其源。而無不如吾志焉矣。故朱子謂大程子天資粹美。學力淵深。故其氣象冲和。周子亦猶是也。恐有學而不本於敬者。然則伊川之敬。有不同于周子。大程子者乎。非也。由朱子資稟之說。推之周子大程子。其天道之誠。無不敬乎。伊川爲後學立師道。晚年學力愈遂。則亦敬之可至於誠者矣。易縱者心。故惟力主伊川爲無弊。且朱子嘗云。伊川之說。初看似覺不好。久久玩味。其蘊無窮。得其蘊之無窮。而寒夜守雪。每有異於春風坐我。而親炙伊川者。又何必不如周子之光霽乎。夫敬。非別將一心以把持此心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始不無生熟。而終歸自然。固有之心。有終必熟耳。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不遺餘力。孟子獨稱之。以行所無事。是可以知敬之義矣。

正論七

異學苦格物。而居敬窮理一語。尤所深忌。卒無於大學之言格物也。因以格訓格去。而物無與於心。不惟

無與於心且有障乎其心。若一物之去不盡則吾心之知不得而致於是乎。鄙與籍爲糟粕。黜聰墮明。眼坐習靜。以爲得千古不傳之秘。一時學者。樂其懸空之足。自便怪誕之且以相高。夫學豈有如是持得之門哉。且果其有之也。前聖人先爲之矣。記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案若是其委曲繁重。既以自苦。且苦其從遊。而不爲之恤耶。蓋以心之爲物。至靈而至虛。雖其思慮所及。無不可通。而非有所見。無所爲視。退問其明。非有所聞。無所爲聽。退問其聰。非有所舉動。無所爲持行。退問其從容。而中夫是以導之詩書。範之禮節。涵泳之以樂和。庶耳目不至役於物。手足不至流於肆。猶懼其未也。師以示其嚴。儼友以備其觀。厚夫然後知。類通達。期大成於九年。烏有日月之習。暇坐之寂。得遽踐其形。盡其性哉。即以孔氏之門。惟曾子與積力久。始語一貫。門人已不解其何謂。則曾子之唯信。非捷得矣。然猶曰。魯子貢。達人也。胡必俟其多學而識。猶不勝其然疑。則格物之不當以格去訓也明甚。且夫不明乎善。不誠其身。善何以明。格乎物斯明。故其目必首博學。歷審問。慎思。乃得明辨。徒靜坐足乎。程朱非不言靜坐。其所謂靜者。涵養用敬爲格物地。非卻物以爲靜也。卻物靜坐。遂以明心見性。釋氏之學則然。聖門無是也。檢洛圖遺集中。發明格物最詳。且盡始於積一。至萬。歸於會萬爲一。而異學之徒。獨斥之。方爭相高曰。言苟無當吾心。雖出於聖人。未足爲信。豈程朱所得息其際。然與夫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固大異矣。

正論八

心性者。人之所受於天。而天之所以爲命者也。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也。性其於心。而心足以統之。中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也。心包乎性。而性固已宰之。設援此爲疑。若心與性之兩不相涉者。至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豈孔曾思孟有異學乎哉。韓文公曰。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淵源一脈。歷歷可考也。今取二書詳之。大學之明明德。即中庸之盡己性。大學之新民。即中庸之盡人作。以盡物性。而止至善。則盡性之妙功。參贊之能事也。且中庸不曰明善乎。是格物致知也。不曰誠身乎。是誠正格也。不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乎。是齊治平也。豈有二哉。夫廣書止言心。若有恆性。自前書始。而堯舜禹湯。其道德事功同一揆也。故曰。若湯則聞而知之。自是以後。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或言心。或言性。或言心而兼言性。言性而兼言心。要以發明堯舜來相傳之道統。同歸同異亦同。何獨疑於學庸哉。乃其言用功。則尤無不同者。天德王道。只在慎獨其較著矣。而戒慎不聞。若爲大學所未及。然其釋明明德而引顧記。釋新民而述湯盤。釋誠意而曰其嚴。釋平天下而曰先慎乎德。孰非致謹於不觀不聞之細度也者。又烏知夫非子思氏之正。以大學未明言。而特補之者乎。嗟乎。言性而不言心。則性固虛懸無憑。言心而不言性。則心亦塊然不靈。得其同而離言之。無不合。味其同而合言之。適以離。彼告子曰。食色性。生之謂性。何嘗不根心。而終失其所以爲性。佛氏之正覺明見。謂心何嘗不拈性。而終非其所以爲心。是故心統性情。而性者。仁義禮智是也。爲道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舉是焉。是以致中和而位育之效著。本脩身而齊治平之業。指之格如。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誠者誠此。正者正此。心與性非有二也。二之而告子之強制。佛氏之毀滅。適足以害心性。而其弊總由於不知戒懼慎獨。故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此終

天立極之學。而程朱所不憚反復昌言之也。與先伯祖主震山講席時。潛由張先生以書來論學。釋格物爲正位。而議及格致傳。既作書答之矣。而先生復以書來責。謂不當左袒宋儒。取舊說酬應。先伯祖以爲先生所言。亦是前朝良知家餘習。而不欲與之辨。因置不答。而作此正論八篇。以暢其意。蓋爲學有不同。不自自諱其所見。而苟以別人如此。不然。則姚江之學。盛於水西。凡百數十年。以至於今。雖諸壇寂寞。而後生聞風有餘慕焉。豈其尊我前輩。而故與友朋爲難哉。先伯祖嘗爲查毅齋序關道集。又爲徐鵬所序白水集。皆取其語之幾於道者。而力爲表彰。理則不敢徇人而違己。事則不必揚己而抑人。學問人之問。可以知所折衷矣。嘉慶六年正月初五日。姪孫紹祖識。



原道篇

後學趙紹祖同校

子
點
附
言

子實附記

守先待後道以人擬聖作明述灼灼燦有靈斯文居並莫慘於秦而口授者不失卷理學黨綱作備於漢而有志者道竟成其人其書水火不能侵兵燹不能廢其道常新正間異統其傳不泯古者三正迭建皆有妙義可循秦人建亥武陽師心不能改夏時之收斂與耕耘紡績勸織於夜永布穀插禾而春鳴天時物理人事遞更由此推之極人世之顛倒不顧名而思義可毀方而爲圓而徵手足之倒行雖祖龍亦不能周旋百姓叛道處士橫議世路之荆棘人心之鬼魅其書一日存則其禍一日熾生民倒懸兵革兒戲長舌厲階竊取富貴其人一日存則其亂一日沸聖王不作斯文墜地一阮一焚天命所寄借也暴秦無別玉石一例炎燔亦聖經何能永世韓子曰人其火其書固有妙用而非靈草刈以射除究之聖人之書何能焚也繫古經半聖人之道者何能阮也伏勝口傳於濟南孔惠藏書於壁中漢文除挾書之律武帝有表章之功荀學古而有獲皆乘時而道隆嗣是六經燦列蟪蛄子類從心慄慄思慄遂世隔神通變也漢深也鄭夾深乃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不亦異乎然所貴於儒者湛深經術通天地人之理而一之者也讀書十年悟道一日性理透徹經濟斯出爲帝王師不家食吉能德而臨其志可則縱漢宋之黨綱亦悠然而自得此大人之不激不隨不離不即若俗儒之句誦辭章荆公之拘牽拘執則亦可有可無而爲詩書之蠶賊每以歷代諸史如五朝元老自毀漏遇之榮廉恥道喪賣國諸臣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垂手即獸人面而禽衣冠裂盡宜焚宜阮故吾謂阮焚之缺儒自救之不得獨罪始皇二世之滅祖龍戕之楚人一炬如就燥以相償

陰陽五行篇

天地爲大父母五行爲五子各稟父母之性而肖其一故天地者五行之父母五行者萬物之父母木得天地之生氣而主仁火得天地之光明而主禮土得天地之厚重而主信金得天地之剛方而主義水得

子
實
附
實

CH

天地之流動而主智此其一偏也。偏有背父母母之不同。金背乎天。土背乎地。水木火又各不相背而相用。則一不可。

五行各有二。陰陽也。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配以十二宮。子丑土也。寅亥木也。卯戌火也。辰酉金也。巳申水也。人之一身。五行居二。膽爲甲木。肝爲乙木。心火爲丙。胃土屬戊。脾土屬巳。大腸金爲庚。肺金爲辛。腎水爲癸。膀胱水爲壬。

五行又各有五。五五二十有五。而一行各具有五。其顯然者。木石中之火。水土中之金。金鎔爲水。火化爲土。雖更僕數也。

大父母本一。而爭援全在五子。各據一方。各分勝負。各占一時。子復生子。五五二十有五。而顛倒美惡。或相得而生。或相失而克。或以生爲用。或以克爲用。變化無窮。世道之否泰。人事之盛衰。

人道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陰陽之用。莫甚乎水火。天地子午之交。人事坎離之用。而其取精之大者。爲日月。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使三句不見日月。豈復有宇宙乎。

獨陽不生。獨陰不長。陰生陽。陽生陰。陰極疑於無陽。陽極疑於無陰。陰陽和則得。陰陽破則散。扶陽抑陰。養陰足陽。變化無窮。贊之道出矣。

天地間無時非陰陽。無處不生。無物不有。蟲蟻指之中。蠕蠕而動。一勺之水。久於其私。而魚蝦生。人之愛物。有意以生之。姑息太過而反死。

午而之雨。陽後之雨。屬陰。獨陰獨陽之水。取養金魚子。不生蟲蠶。樹春樹。忍冬花。不畏霜寒。雪蛆當夏消。火雞忌水。沃猛火油。出通羅國。得水愈熾。四川之火井。可以熟食。無凡火不引。世人少見多怪。而不外乎陰陽參差之理。

木向春生。其成器在金。以用爲用也。秋木正彫。水歸冬旺。其用事在夏。以藏爲用也。冬水反涸。究之春之發。必由其冬之培。萬物之歸藏也。人非水火不生活。夏火旺。受其累。不見其益。冬火衰。爲其害。乃視乎火。五行不能自爲生。而木有根則日升。土得氣亦漸長。五行不能自爲克。而金剛可以刻柔。肉桂藉木根。而木則死。

火克金。加以水。莫損乎金。木克土。加以金。莫克乎土。加以火。則木盡爲土。土克水。加以木。莫救乎水。水克火。加以土。莫救乎火。何以子母有救。有不救。此有形之五行也。必觀於無形之五行。則生克之理乃明。夫木盡可爲金。金剛可補。生而榮。託命於土。反而歸。銷藏於土。而惟水火爲用事之元神。水虧火耗。其在人也。土斯食之。

水者。天地之血脈。故高山之頂有水。而人之頭頂有血。天地之水。無火不行。故雨水之降。雷雲輔之。人之水無火不行。故血屬水而赤。屬火地氣上騰。天氣下降而雨。陰陽和。血脈貫也。夫人之一身小天地。不和亦不貴。

其行於地。有脈道。有穴道。江河之流。脈道也。泉水之出。穴道也。濟或伏或現。脈隨穴穿也。田畝中有凸凹。

山陸洞其深不測。穴道也。山谷之水。清而重。墜力厚也。聚會之水。濁而浮。湧力殺也。夫水流則活。止則死。

江之水上浮。屬陽。東南之性。地氣然也。河之水下伏。屬陰。西北之性。地氣然也。故江之浪。因天時而變節。冬寒不凍。陽浮於上也。河之浪。從地下而上。冰堅可渡。豈水不流乎。陽伏於下。陰凝於上也。百川之水。淡而海鹹。如人之痰液上流。下至膀胱。乃其腎水也。

下江之人。水居。人多智。飲上路山谷之水。則覺其堅。微事之人。山居。人多厚。覺泉流之清。猶不如石穴之髓水。浮也。易發易敗。富貴不必久。羣居不必宗。山厚也。一時難發。一時難敗。聚族而居。動輒千萬。

東南人。許西北人。直地氣然也。人之呼吸有定。潮之進退有信。其理一也。平原曠野。無源可尋。盡人力之鉏。掘而而出。不滿而溢。可以灌。既不猶吾身之鍼刺乎。

夏陰和陽而爲雨。故正雨之時涼。雨小反暑。氣薰蒸。冬陽激陰而爲雪。故正雪之時反暖。不大凍不晴。春以後。皮毛漸開。二八月陰陽中。夏令陽蓋發於外。人漸柔脆。而水上熱下寒。魚隨陽浮。陰不足也。冬令陰偏迫於外。人漸堅強。而水上凍下熱。魚聚而伏。陽中藏也。嚴寒晨起。田父荷鋤。破冰。冰破處。熱氣上蒸。陽動也。水顯則淺。凍徹底。無土氣也。水顯深凍不徹底。水多反暖也。吃水之甌。不堅凍。水鮮常動也。以杉木數寸置甌中。則水繁杉木。而魚伏之處不凍。有其分也。凍將解而離甌上浮。陰不勝陽也。冬至一陽生。閉關安靜。安陽也。養發生者。不以酒色財氣損水火之真源。則五行環相爲生。而有形之五行。安能爲害。

物理人事篇

玉衡星精。散爲雞子。半日出照。蟠桃天雞一聲。天下隨鳴。提醒四民。睡夢不得寧。蟠桃山有蟠桃。佳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出則鳴。此木即鳴。男生面內。向內女生面外。向外落地已然而正內正外。無非事者。一年之事。始乎春。一日之計。始乎寅。陽生於子。至寅用事也。子丑月陽發。故夏正建寅。以人爲時。爲古不。是。一日亦然。東方未白。布穀即鳴。八哥八哥。家家播禾。昔天提策。未見羣居而嘲。平嘯。嘲者。神鳥也。以爲領耕使者。

各工鳴喚。百工晝夜異聲。不耕而食。太不平。各各工榮。重利也。箕星之精。葉以飼蠶。甚補而甘。痘取其蟲。皮以療瘡。嫩枝寄生。俱入藥劑。葉多者。以爲羊魚之飼。薪解百毒。此之謂一毫不棄。

蠶車密。麻葛出。催紡績。家家驚惕。絡緯鳴。蕭蕭。蠅。蠅。須落須落。雪。及。之。之。悲。悲。親。親。切。天上。落。下。雪。來。不。寒。而。慄。女。工。僮。各。上。句。俱。爲。貴。

蟋蟀。蟋蟀。秋。蟲。唧。唧。燈。下。誠。救。自。此。三。冬。學。士。不。得。少。休。息。四。時。程。功。冬。之。夜。夏。之。日。春。夏。早。起。常。三。日。富。貴。出。於。勤。儉。淫。縱。生。於。飽。暖。人。其。家。而。興。敗。可。知。也。三。聲。備。者。昌。三。聲。闕。者。微。三。聲。息。家。道。敗。矣。何。謂。三。聲。齊。聲。車。聲。鈴。車。小。兒。哭。聲。人。亦。有。言。一。條。牛。一。路。草。不。讀。詩。書。不。知。禮。義。秀。者。繼。往。開。來。拙。者。讀。書。

識字勞心勞力各事其事。正位乎外也。女以靜為德。孝順能識其要。言不閑於室。勤爾紡績。潔爾酒漿。婦德不違。母儀以彰。正位乎內也。內外如此。雖貧必與。雖賤有味。正道不明。提鳥龍放風。爭娼優。親師傳。輕化雞鳴。笑語宏。號茶不應。杯殘。紙牌。離子事事精。有一於此。家必傾。

性源

恥獨為君子。乃言性善。有功名教。憤世為小人。敢言性惡。無復顧忌。性也者。其雨之降於天者歟。水無不。清。性無不善。氣質者。其落地之不同歟。行。離。濤。平。川。谷。泥。塗。乎。溝。澮。踐。履。而。為。行。潦。其。甚。也。入。於。菴。穢。如。性。之。惡。也。降。於。天。何。曾。異。

聖人者。江海之大也。賢達者。百川之流也。揚之而愈清。治之而不濁。其或為池。為井。為鰲。為孟。治則為人。所珍。濁則為人所棄。是以君子自貴。

人之才力。可與天爭。非甚下。不為。其。欲。其。靜。激。之。欲。其。動。動。則。活。靜。則。定。澹。音。提。研。米。糊。潤。有。常。渣。滓。斯。淨。

物欲者。人為之也。食色之中。禮義防焉。挾其閑。臨其矩。蕩而無歸。人形徒具。不如物。

學明

目盡則明。夜則昏焉。晝非明也。借日之光。夜非昏也。借燈燭之光。日與燈燭。日月星。各物也。而皆可相借。晝無光。安能借日。對聖道。而不見者。有目之翳也。

以鏡對日。日射鏡。而光能奪目。以水承月。月映水。而光不愈清。目乎以聖人之書。求聖道之精。得其意者。如秋月之皎。取水於方諸。清心豁目。

巧匠上平也。巧之路。視為平易。而不由。取步於圻。鉅。人。高。也。圻。之。嚴。荆。棘。城。於。其。北。○。城。其。無。堤。際。既。手。測。足。是。謂。里。○。國。與。城。氣。力。勉。矣。○。勞。幸。通。乎。康。衢。曰。我。之。力。豈。知。正。路。之。由。原。無。所。用。其。勤。也。○。勤。而。力。竭。也。夫。好。奇。詭。正。而。倍。費。力。何。以。異。是。

思室

人之心至虛。虛故有美皆容。以思而開也。人之心至靈。靈故無微不入。以思而剖也。義理之精。思必得之。以思而通也。六合之外。杳冥冥。思必不得。何樂情焉。是以聖人戒妄。戒妄。至切至實。

天地之大也。以能造物。人心之大也。能測天地。凡字內之所。無不可以意匠得。思能造有。即耳目之。未見聞。無不可以意造。思能造無。數學之精也。百世可知。皆人之心。思智力。與天地通者也。然心愈粗。則所見愈小。極千古之聰明人。極千古之細心人耳。神不守舍。放之而逸。安其宅。藏于密。包羅萬有。言歸於室。

度海

君子者。能容人而恥為人所容者也。今有人。所言不常理。而人若勿聞。所行不常理。而人若勿知。或則談笑而過焉。甚至切身而不與校焉。此其貌甚厚。其禮甚恭。而其心實以為不屑教訓也者。君子惕然自反。

曰。我則為彼所容矣。其恥也。視微色發。聲而更甚。乃於人之失言失行。非違以為不足責也。其人而朋友。固有忠告之誠。其人即非朋友。亦或因問而答。不然。泛泛之交。本無言責也。則亦何所不容。

誠愚

草木腐而餘薪不終。則化益。螢火不能自照。以棒香燃之。而陸續至。以為其類也。夫小明而交。非其類。必自傷。

蜘蛛結網。以取飛蟲。不勞力。蟲不亂飛。安得而取之。動則害也。蜘蛛愛網。投以草紙火。則抱之不放。可欺。以再欺。以三。非不畏痛也。棲於斯。食於斯也。故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惟高人能脫然於網外。不以智害物。不以愚自賊。

辨惑

火筋往。其炭火。而用手托之。懼其墜也。或問之曰。炭落地。手可支乎。其人自笑。縮首過巖牆。而用眉。遮之。懼其崩也。或問之曰。牆壓。肩能庇乎。其人自笑。然而人每為之者。智有所拙也。夫事不度德量力。而行。豈不惑哉。

婦之美德也。然而人顧其婦為貞。不顧其為節。使非姑而自以為節。必非良婦。故臣之於君。願為良。不願為忠。乃元氣疎。日尋斧斤。而乃婉轉枕席。泣數行下。割髮滴血。垂簾而求其婦之節。豈不惑哉。信佛不敬師。欲其子之賢。能從天降也。尊地不降師。欲其子之賢。能從土掘也。病亟許神。病者死而惡猶。必還。豈不惑哉。

惜福

夫人四肢百體。其一節一骨之痛。則呼天。故曰。十指連心。使人之死也。一節一寸而死之。豈不悲哉。乃一死而四肢百體俱不動。氣斷則血脈不貫也。夫人而不仁。心先死。則元氣已亡。

其上衣食天下。其次衣食族。其次衣食子孫。最下一代香烟。刻剝成家。子孫其苗也。祖父其根。根傷。何得不。以為不肖也。其實。桃核。不生。乃其。君子用所常用。而不以為奢。節所當節。而不以為吝。各節與儉。非為先貧後富計。所以惜福也。一縷絲。如見寒。應之夜。絨。一粒米。如見夏。畦之汗。流。焉。故人之死也。謂之衣祿盡。安可不惜福。

定情

酒可忘憂。必非真憂。而醉後之哭。反真。喜至不寐。乃為真喜。而夢中之喜。反假。人情大抵然乎。然而哭者。愈悲。醒者。撫掌長笑。由醒後而追思。不且自笑也哉。夫哭其小者也。酒後見真言。殺機伏焉。幸也。賤。無足輕重。而不然者。殆矣。夜之所夢。盡之所因。心無妄緣。夢不自生。奈何哉。夢之中。又有夢焉。夢之後。又續夢焉。其欲仍仍。其夢。故。心。妄。想。之。人。謂之春夢。豈可據以為真也哉。亦有無端之夢。而事後應見者。必其夢之少者也。夫惟至人靜而定。不以醉夢易性。不以憂喜擾情。然而亦有得醉夢之趣者。李之詩。張之草。莊之蝶。超乎凡。乃入乎聖。絕乎人。乃動以天。而不然者。俗不可醫。醉夢之昏。昏。鳥乎趣。

擇里

胡子曰：人心喪，則劫運之胎也。小人結黨成羣，則里居之惡也。
胡子曰：人之言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殺猪牛者，久之即像猪牛，此之謂習與物化。

官方

或言某官而有品，富豈不宜有品，貴而能謙，貴豈不宜謙。財與才俱宜藏，守錢庫，伴食相，可謂藏乎？負而有品，貴而有爲，財與才得之天下，與天下人共之，雖懸之通衢，無危也。夫惟有我則小，又重之以驕吝，衆所忌。

府縣之耳目，在守令，守令之耳目，復有所寄，輕信重任，則有賣之者矣。故一衙一官則治，主文相公，滿衙俱是官，則亂也。三班六房，衙外俱是官，豈不殆哉。

自得

胡子曰：學問不追進，不上，境遇不退想，不安。

子其者，乾九胡先生手鈔，而以其所著附焉者也。友人朱題士名，據聞余有叢書之役，以其本見示，而遺書曰：自十六卷以下，皆其自著，倘可得採輯，以備一家，則此公爲不沒於地下矣。余受而讀之，則見其用意隱隱，見立言時淺時深，以峭筆達幽情，以沉思綴俗語，與乎嘲乎，如莫測其端，而及其渾然，乃與道而大適，是韓子所謂文從字順，皆率職者，何前此未之聞也。因亟擇而錄之，名之曰子其附言，仍先生之意也。先生落拓不羈，性耽麴蘖，久困一貧，自名其齋爲笑笑軒，竟費志以歿，其所鈔子其，自老賸莊周，以至衛公兵法，諱子化書，無不顯其精英，鉤其元要，後有好事者，取其全書，付之樂梨，亦藝林之大觀也。嘉慶五年十一月，藥士趙紹祖識。



業儒臆說

清 秀水陶 圻句方著

性前於靜。聖凡一體。及其動用。而純雜微分。得失互見。是故吾儒之道。當于用處體驗。得之。遂歸以道相傳。必分之爲人心。道心。而重之以精一。乃爲允執其中。曾子以毋自欺爲入德之門。皆是知行合一之學。惟於川處得其純熟。至夫從心所欲。不逾矩。其斯爲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之者矣。羅仲素每教學者于靜坐中。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李延平自以爲靜驗得力。其知大本有在。不知延平祇是心存而理得。若竟於未發之中求益。恐未必然。是故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不覺于此。求中。信哉。是言。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世疑其禪學。要之尊德性而道問學。自是無可分者。釋家以淨覺本性爲宗。勢必至於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試以之繩吾儒。度必不肖。若夫道問學。非章句記誦之謂也。張茂先讀書三十車。究何益于實用。是故學力既至。實兼得尊德性。此可以擇善固執爲誠之者之道。而朱子之語。所以得其大醇。

問。既過自言。一日于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靈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此是見心體之言。我性無所不備。心思無所不通。是故性善而心亦善。孟子歷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仁義禮智之端。雖于用處見得。而隨感即應。則其本體從可知已。王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

業儒臆說

業儒臆說

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要之吾心未發。固無善惡。然而知善知惡是良知。仍是以心知之。則心之體爲得謂無善哉。至如王畿所云。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王守仁謂此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頓悟之學。不知此已入于禪矣。吾儒一生精研。善惡最嚴。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固謂止有善而無惡耳。不會謂之無善惡也。至云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此仍是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王鑒論性善有云。凡天地屬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智性也。此仍是生之謂性。王良學以悟性爲宗。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此又流于禪之甚者。吾儒之學。功自多聞多見始。即心亦寧得無向。特有所忿懣憂樂。斯爲不得其正耳。縱洪先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微悟于仁體。自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近覺一切無有雜念。但惟恐一人不得其所。即感應處便是順適。此其自得處主靜之力。然亦未知其及于學者。果何如耳。總之。吾儒之學。自不能于四書之外。別求體用。下學而上達。雖至聖猶然。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始焉洒掃應對進退。繼焉禮樂射御書數。由是致知格物。漸進而詣極。而以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終焉。有體而兼有用。不若禪學。則主于體而難爲用。俗學。則適于用而不知體。是博文而約禮。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不可輕也。許魯齋謂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宋儒猶知有此。宜其爲道學正派。明代事繁數儻。其論語如是。殆恐難爲繼矣。

夫抽絲成繭。則有五采。美其觀。抒蘊成言。則有五聲。善其聽。實訓傳世。正言格物。則有映射紙上。光溢簡中。言之不立。應響傾耳。則又安能感人之心。而啓其聽哉。是故至言所以洩天地之秘。鬼神猶珍之。一言發而壞人心術。即爲名教之罪人。在唐衆猶不足以資最愚俗。若名流則不可以不知懼矣。自聖人沒而微。絕。傳道者必以三代範模百世。必以六經論斷百家。斯法有可循而道爲無獎。在天爲公。在人爲中。在心爲想。在事爲權。

自古以來。惟商之世業最遠。賢聖之君六七作。其積累也大矣。使代之者非文武則不忘也。成王定鼎于郊。郊。卜年七百。而卒過之。則未有其人能代之者也。文王生有聖瑞。其德足以應之。秦穆公趙盾子。始同祖也。拉蘇至帝所。約天廣樂。然而其德不足以應之。其忘也忽焉。商周之革命。數之素定者也。純乎天也。爲陽健也。晉至六朝。而後唐。唐至五代。而後宋。其德無可以永世也。人爲之也。爲陰乏也。天運至晉。而刻極矣。由其無家法治道。遂至潰敗不可救。漢雖平。晉雖平。其兆既成。雖天弗能易矣。然則三代以後之主。司馬氏乃罪之魁也。漢之世業。頗似夏商五代之主。史載其氏系。非漢裔即其勳後也。蓋天之意。其猶思漢乎。思漢正以甚晉也。若紂之及身。極惡。其流毒則未至徧天下也。商之後乃生孔子。俾世祚于魯。噫。孰謂天道也而遠人哉。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由是至于百千萬億而終不可窮。其中生剋消長。有自然之理。數存焉。天地所以亘萬古而不缺者。惟能逆知其所必至。而豫爲之所也。究其默爲維持。雖不可見。然自古

業儒臆說

三

撥亂爲治，天地必先時以生聖賢，使乘時以有爲，此亦可以知矣。先聖知其然也，因而作易，逆數也。上帝至神，不假推算，故止傳其點畫，先聖合撰，故能極其理數。凡民皆可入聖，故因有易而亦可知其。道古之善治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苟思已至而防之，則無及矣。此天道也，然非能預知，能是以君子法天行健，終日乾乾，夕惕若也。

口之于五味也，鼻之于五臭也，目之于五色也，夫人而辨之也。耳之于五聲也，非審于聽者不能辨之。耳之官爲較微矣，天有風雷，其時位可得而知也。人有語言，其理順可得而知也。較有定法，其理衆可得而知也。是故聖人爲能作樂，孔子六十而耳順，學至此，則神運矣。自是以言爲止，耳目增加于人世，必其于人之所不見者，而獨能見之。于人之所不能聞者，而獨能聞之。雖可自信于性，地有得天其體也。日月五星，天之魂魄也。惟天以其道運日月五星，而日月五星以其道制百物，猶夫人之身有魂魄而動應神焉。是故吾心得正，吾身得修，則後體天道者，即一以體夫吾身而已矣。且人能以心用則有靈而通易，君不皆堯舜也，臣不皆伊周也，師不皆呂孔也，而世運因之有升降焉。天地以神用，惟神聖執極而無終不敵，試觀之吾身，榮衛和暢，而表裏無病，陽氣不脫，則有生不死，乃知日月運行，無一息之停，五星生剋，無一幾之閒，陽氣瀾瀾兩開，則天地寧得有壞時耶。

廣其識，大其志，充其學，優之以禮，體重之以廉恥，貽之以生安，凡此即先王之所謂教，而士風由以醇茂。君子以之處家，而賢才之子弟出焉，然聖人立教，必視乎其力之所受，豫章之木，可千轉以任棟梁，轉樑雖厚，無用也，則亦必因其所近而授之以一藝，使不至爲廢人可矣。九流百家，皆足自贍，雖孤獨王政必先，伊尹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須知此直君相分內事，天以天下之重付之，豈授之以富貴哉。重其責，君相不平治天下，將謬之誰，罪必有所歸矣。

反諸心而不安，雖身適其何有，是故不義之富貴，君子不屑也。至不義而不知，則直心之死矣。一時之富貴，易百世之富貴難，一失其身而天地奪之，智者其肯以一時易吾百世乎。

世無公道，則天地之信不行，而鬼神無權，蓋是非倒置，賞罰不明，否塞漸極，遂成亂階，是故鬼神有時而不平，則爲之形其用，若石言于竹，神降于莘，所謂幽將亡，聽于神，有不勝人道之感焉。且夫昌黎有言，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而況于人乎。噫，此亂之所由生也。今試指其弊，蓋不出咸與貨二者而已矣。積威之極，于是秦之亡，不過二世，霸貨之極，于是晉之亂，浸淫幾三百年，斯兩往昔，多出于此，深足鑒也。昔呂刑載有苗之制刑，曰：民興胥漸，泯泯彝彝，其于有虞氏之治爲最詳，曰：暴后之建在下，明明災常，謀算無益，然則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是在治天下者，乾行神斷，吏治無蒙混，民情無壅蔽，于以激厲而作新之，不然者，雖法令具備，則例煩多，抑其末耳。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貧不施財，賤不與政，然而施財之量存焉，與政之才具焉，則固不異乎所爲施財也。與政也，曰：此推之君子，雖在我者何如耳。故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是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毋固毋我也。小人不知在我，不知富貴，特假之以行其道，而沾沾焉爲動其心，夫尸居而廣廈，自不

如响也者之爲安也，伴食而垂紳，自不如被褐者之爲適也。詩曰：彼其之子，不謂其服，易曰：負且乘，致

人無生理，無由得生于世，則既爲人而未有仁者也。其所以不仁者，自賊之也。何欲之念勝，于是乎收于爲惡，而不甘于爲善，不知天道至公，終未嘗不佑，惡未嘗不反，玉帛六極，數來報受，人自不識耳。君子不爲遺禍而慮，加修惟以自信其心之無愧而已。竊有聞焉者，爲天人之禍，或言之也。孔孟一生順命，必待彌子瑕，倉公伯食言之者，命蓋爲小人受疾也。血立言之旨也。吾乃今知功過格，猶爲衆人而設，謂其未忘乎祈禱之意，時以之風勵天下，則其功不小。

大凡人體之有神，是猶火生于木，人不立其神，是猶木不得其養，故曰：禍發必烈。人之魂魄盛而神斯居，是猶木生火而乘時，木惟恣而氣候足，則一旦火化其根，而神斯無所矣。道之所謂外丹，佛之所謂三昧火，有不可于此而悟超脫之術乎。故自聖胎以至法身，猶爲凡人之希望者耳。聖胎者，所以立其神也。至于有法身，則所謂及其成功一也。至人夙惠，不須聖胎，變而之道，只在一念，直反掌間。紙窗明月，其光燭爛然，而燈燈則月微白，已視之則光爲之奪矣。而月不改色，燈少則光仍射焉。夫人之受養于其心也亦然，念慮紛投，其是是非非，不自謂當也。雖以過不無悔悟之萌，而一時之失，容有不及悟者，是以君子貴研其幾也。中庸以存心爲第一，必省察精而後存養至，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則純是知明處，自不至爲暗室所欺。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千年風濤，則壘石漸小，然而每叩輒火，體不絕于水也。夫人之受養于其天也亦然，氣有時而盡，神無時而息，所貴此心不死，是以君子存存，傳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此乃指人心爾。道心則千古而一致，神器猶增也。元后御世，猶以肩承璽，必力大足以勝之，武帳堯舜在上，猶有洪水九年之厄，然而堯舜卒能回天，噫，後世人事之失，致于天，此果誰之責也。天道將亨，而或生才未足以當之，則危可小康焉。而已。天道將否，而或生才未足以挽之，則且積漸而極于大壞，是以更數十世而猶若有俟也。閉宮野衡往古，大人交應者，治亂之極也。天人互異者，治亂之端也。有志斯世者，先觀天道，次察人事，而終論定于其人，夫所謂人也者，天地篤生之，而任以生民之寄者也。

易曰：吉人之詞寡，傳曰：仁義之人，其言爲然。知此可得立言之道。凡言理與論事不同，論事貴于區畫，裁決，不嫌詳盡，言理者旨則約而意有餘，旨則約，是以易入意有餘，是以易思，易人，是以君子日進而有功，易思，是以小人與知而自足，凡言理而得其明且當，則天下之文，已無得而加之。屬意詞句之工，似反失其立言之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天地定位，高卑燦列，斯謂也。而道行乎其間矣。天道則地道方，由是則之，君道則臣道方，父道則子道方，夫道則婦道方，圓行權而方守經，固自不失曲成之義，方則才術不可以加于君父，凡物圓缺而方靜，圓易轉而方難掉，故方終不出圓範圍之內。

道從知入，非致知無以盡行，而知較行爲易，尤必力行以體其知，入道者致曲而已，致曲者擇善固執而

已擇焉固執者無自欺而已。惟其無自欺，則知行一矣。是故無自欺爲上焉者說法。大學列于格物致知之後者此也。若夫小人之諛，匹夫之勇，婦人之仁，雖其心固亦見爲是，而猶未免于自欺，則其知未至也。蠅木子從學，識見道，顧覩視不欲無加爲易事，似于此猶未推勘得細，迨知有一貫，知有終身一言之恕，此其幸聞性道也歟。

人言哀死，非哀死者也。哀吾生不見死者之人，則失所尊親之謂也。若夫人生必死，何哀焉？故曰：天壽皆可以立命，終因皆可以成仁，在吾而已。此身何爲？如謂牛數或虧，死而哀之，是哀之適以愧之也。君子有規生之義，而無愧死之文。

父母之生我其形，天地之生我其性，人各一父母而同一天地，故形小異而性大同。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然則千古惟聖人爲盡性，千古亦惟聖人始得爲孝子。蓋以其合事親與事天而一致焉者也。若夫偏端一節，亦稱爲孝，正如諛文者不專訓以經天緯地之義云爾。

王者禮樂興而治道成矣。御世莫先定禮，大漢大武，湯武及身爲之，則奚俟百年，然而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所謂本身徵民，知天知人，實有山然，故曰禮樂者，道德之光華也。漢叔孫通猶知習禮，唐山夫人猶知製樂，而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之高帝當之？則其精微之有不協者，不已多乎？夫亦具文飾觀焉而已耳。三代而後，若唐太宗，有可作禮樂之才，然而處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猶實有闕，則其本先虧，更用得甚禮樂乎？明太祖雖頗留心制作，然其置娼設院，宿四方遊宦而隸于太常，此則爲縱情傷化之尤者，抑何其視樂之輕一至此也。當時大臣無一知道，未幾而諸驕驕，勳戚子弟遂至落籍教坊，噫，孰謂天道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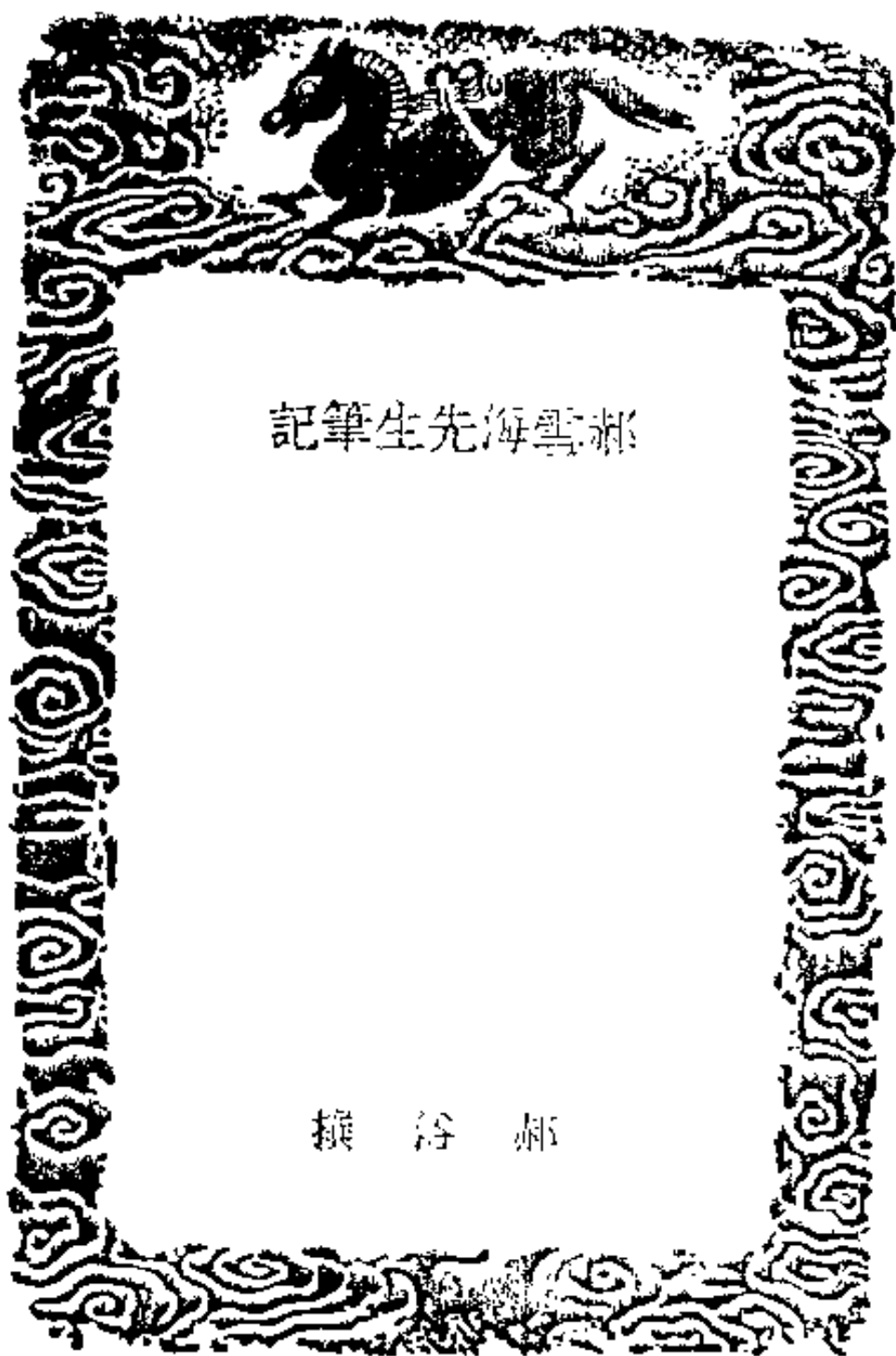
帝王之統，垂絕于周季，乃得仲尼修明，僅有遺經，秦皇起而盡爲焚之，以吏爲師，是直欲使天下後世而皆爲李斯趙高也。是誠人世之大變，天顧不能預制之以弗爲乎？蓋上古之世，神異者既不得輕傳，荒遠者又略多未盡，是故孔子贊易自伏羲以下，序書自唐虞以下，一經孔子刪定，其他猶行于世，則好奇者將復夸而無忌，似不若去之之愈也。聖經者自與日月中天，此則如一時之食焉耳。至其坑儒蓋亦處士橫議而積漸之所爲也，然而自有此厄，當漢之初，大儒不復見矣，高帝亦不能遠致之以禮，所謂王道，所謂禮樂，於是乎未善其成，後之議者至目三代爲絕遠，豈不相若？抑知漢之有衣冠起較之三代，爲倍難，而其難者無幾爲之，其易者反不逮焉。唐宋明因之，而政教猶不純乎古，噫，難之責歟。

古今不以成敗論英雄，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也。古今不以明晦論聖賢，天有地，人有去就，于是時也乘道行權，夫亦爲其所當然者而已矣。一有安排計較，便是私也。故曰：仰其道爲何如耳。易地則皆然也。且夫選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則其隱德正不可及。蓋生于世而絕無聞者有之矣，寧僅不屑屑于天下之知而已也耶？是故君子凡事論理不論氣，論理不論數，雖氣與數固有時得爲之主，而理之勝處自正。

日用之間，至微之事，必設之人情物理而後動。人情從其固然者，物理出其必然者，則幾于道不遠矣。古之人無所爲學也，五經六藝而已矣。所謂物理格致以此，所謂致知致以此，蓋自弟子小學以來，凡于經筵已習其文，親其事，至于大學，則又務知其所由然之故，如人倫日用，必得其性情之實理，如人官物曲，必原其制作之精意，無益之物，君子弗事也，物雖微悉而通于用，則一以經藝推而節之，則子之博文，子貢之多識，皆是類也。是故大學第以格致示訓，不爲之傳，蓋已有其功于大學之日矣。曾子特詳其道，要于知行兼盡，即以誠意爲始，而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大學之道所由入之門乎？朱子爲補格物致知之傳，究其立言，不過訓詁于格致二字之義，絕無可以爲之指南者，反使人無著手處矣。非大學之本旨也。但此謂知之至一言，與聽訟一節，若不相蒙，則仍闕疑焉可也。且傳文言知之至耳，安必其釋格物致知哉。

人之形生之父母，而本于天地，人之性，本之天地，而成于聖賢。夫人于性中之才，常得其足，及有形役之，總藉設施，難得適半，惟聖人爲能一之，故一則曰盡性，一則曰踐形，然而聖人非特自自餘而已也。當時政德，身修詩書，于以範天下，而歸于一，故曰修德之謂教，論語全旨，無非忠恕，孟子七篇，無非仁義，忠恕即仁義，特仁義則要其成而言其具，禮因乎仁，智因乎義，而信則一以貫之，此孟子言仁義之旨乎。然恕無不本乎忠，義無不本乎仁，而忠必至于仁而始盡，此孔子言仁之旨乎。乃知孔子道學之本，是在仁而已矣。惟其心而心性，雖然，澄潭淨盡，于是得自人而合于天，蓋學舍自反別無異得，道非外體何以有功，然則吾儒之道，必也其心至于不遠仁而得之，所傳爲一致，堯舜以道相傳，而分之爲人，心道心，道心者，仁也，而道心即見于人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惟精以去其非仁，惟一以復其仁，至于允執其中，而仁之體用備矣。不名仁而名中者，爲有天下者示其治道也。惟精惟一，克己復禮之謂也。

夫立功名者，必先輕富貴，然而或溺于功名，猶易失其所守，故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君子于功名不必竟其量，苟明其學，正其識，以之任天下而有餘，則雖草布而君相焉矣，固不必與世爭一日之知。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知有爲于不爲見之，又何至于徇人而失已哉。此楊龜山之應召，識者議其自許過高，李東陽之流涕，同察謔以何不偕行也。



記筆生先海雪郝

模 谷 郝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一

定州郝洛

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脩身所以立命。孔子曰：湯武革命，周公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固知聖人造命之功全在人理。蓋一分人理，乃是造一分命。蓋十分人理，乃是造十分命也。凡人越陽剛則越仁，越陰柔則越毒。仁則益明，毒則益惑。此萬物之理，不但於人，究其病總是陰之流弊，陷溺其中，而不肯放手躍出也。表裏無欺，則洞然四開。癡人隨事信人，詐人隨事疑人，以癡以詐，總是自愚。安能知其是非乎？况又辨君子小人耶？從此極力開闢將去，但有嫌厭抵牾之意，便是為欲所束，小了天地何襟。何前胚胎，原以所嗜不遂，甚或觸之而成。從今再莫令其發作，才動即自以為小而可恥，漸得他開釋了，不與一切人較量矣。惟大極則可以行仁，仁則益大。無神明變化之才，不可橫行天下。湯事葛伯，文事韞華，句踐臣吳，梁公臣周，各用其意之所往，已亦何拘。人自莫測，戊申之冬，應衛夜話，偶及煥臺趙師叔子，謂矢口罵人，是其貧賤之象。

郝雪海先生筆記 卷一

二

當力格蔽我之物，以大收吾心，終做海內第一件事。不孝洛，願終改類，然自放之惡，終歸於大保天倫，曲成善類之位，奉壯穆夫子以為盟主，敬之哉。直德得撞開天門，八面光明，毫無遮攔。曾公子重耳，十九年寄身他國，而卒以伯領諸侯，中山元德半生飄泊，依呂布、依袁紹、依曹孟德、依劉景升，又依孫仲謀，而陸遜護其前後，用兵多敗少成，然卒能鼎分天下，顧其所趨者何如耳。不孝洛，每於平日，審察此生已無嘉會，不得妄動取悔，惟隨時藏身，尚堪努力於道，庶易貧之日，此心漸漸光明，是今生所辦耳。洛四十年來，所見都是從文義上推解的假似之理，安能直下見之於行，措之於事乎？大道在我，而不在外，萬物皆備，總由我開，乃專於見上，揣量其形容，是禽鹿視肉也。犯險冒難，以求父母之歡，觸怨違理，以望仇敵之恩，自開闢以來，有是人情乎？不得其數則怨，不得其恩則恥，試自問此種心性，從何處生來，嗚呼，愚乎謬哉。己酉入日之后，自德安向漢口舟中，自相元首初，望明林之四日，入于左腹，獲明林之心，于出門庭，再內竄哭之九二日，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更以希聖望漸之二日，漸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觀此則知向後尚得因敵出險，為講學林下之象。其實外情內濁，凡事有始無終，黃鶴元武告以首汚，龍泉之害尚不昭乎。山陰劉念臺作人譜三篇，其言微過，最是妄的病痛，妄無面目，妄乃生偽，妄根所中口惑，至七情流變，而溢喜、溢怒、傷哀、多懼、溺愛、作惡、縱欲而妄之真面目於此斯見。周子通書言妄復則無妄，故无妄又復，不孝洛，目前風寇，正是此物，平時游思紛擾，不根而生，到臨事輒多貪、多慾、多怒、多憂、多懼、多感、多哀、內而瞞心，外而瞞人，總只是他為祟，不盡解開，不得進步。曾夫子言正心致知，洛於大江舟中自省，此中全是物據，見外物則此物或爭而莫禁，或恐而不前，並不待露出一分知覺，何處更討心來，孟夫子所謂陷溺其心。聖人於凶吉賓嘉等事，定為大中之禮，所以充仁義之分量，杜邪妄之惡路，有其心而無以引之，則不大滿天理，或有其情而無以節之，則一往而滯於物，反成背道滅性之大過，或更駁激陷人大惡，則無所不至，己酉岳陽樓下泊舟，偶聞張僕道曲少年之言，謂吾於山中沈醉痛哭，以家產骨肉之情相訴，吁，有是理乎？人當力絕妄念，使胸中空洞，無物無礙，自昭伊昭也。此心一念向外，則炎上而為火，故能知來，一念向內，則就下而為水，故能藏往，洛此心經歲外馳而不返，將五臟皆燬而為火，勢必五官俱隳，尚安望此中之翕然大受，朗然內含乎？行止坐臥，力破此中成見，無成見則智次漸開。再莫離情虛名，反使此中受他遮蔽。一向全為聲色所奪，故迷而不返，世風俗濁，舉目盡是惡道，當極力自反，始不為所陷，所謂聲色全非耿。

三

舞之類。

除收放心之外，更無一物可格，一理可窮。權辱一加，使忿然內忌，即此是物，格而化之，然後浩然之氣充，而此心可以不動，則大受有餘矣。此處不早自打開文章事功，總屬門面，況未必乎。

學者喜於外面求好，雖不盡是掩著，然外陽內陰，上陽下陰，究竟是否剝之局，精神動輒向外，何由得有陽來，須是掉斷內外，從六合直貫頭髓，見一旦豁然開出，始是大君子真寶受用。

橫逆一加，便自沮喪，是打著好名好色種子，若此中原是天理開明，只是洞然無疑，威然岳立，無夢子亂的他也。

古學爲己，今學爲人，正是平日得力不得力，受病不受病處，四海九州，能荒金殿，何處不是自己，只時時做自己事，則高明日躋。

此中不能豁然覺，翕然受，總是個的，然外視病根，橫截於骨髓之間，只是廓然體認此心全體處，則陷塞之病漸脫。

不忠、不孝、不友、不悌，非盡出於人欲之私，亦或有一念之善，反以激而成惡，蓋丈夫胸中，常有一段磊落向上之心，儘不得遂而見知於其所往，則不勝苦憤，於國或有一種邪諛之朋比，於家或有一種狎昵之妻妾，依然與之相順，其鬱勃之懷，反不覺傾瀉，彼一段偽妄破敗之氣，飲之似甘，親之似愛，而忠孝悌友之本心，反爲其所惑，其仰視親上，反不如彼遂因而成大逆大惡者有之，故聖人慎之而懼，履霜之漸，所以爲家爲國，必要親賢從善，蓋賢與善正是向上的已效之規矩，親之從之，則中間種種差殊惡路，都走不到那邊，雖舜文可望在吾前作高山景行也，岳陽入湖記時已酉二月初六也。

不孝之罪已上通於天，尚何區區名義之徇乎。儘此身純化天理，則帝視斯人，有不陶鑄而愛之者乎。儘此身全成人欲，則物視斯人，有不厭惡而侮之者乎。或帝或物，皆指此加人之心而言也。

上帝至仁，故生理無窮，天地大仁，故生生無極，此萬世生人之宗也。人者，仁也，仁者，人也，於是乎體認而一之。

只是到處豁然，平常並無一夢事，即有拂情之遺，橫逆之入，我此中一發半常不動，這便是天地爲心爲量也。平之極矣。五月望日，退省書於積福菴。

學華好善，休休好善，好善於家，好善於國，好善於天下，去其私己之情，不嫉、不忌、不病，方是真好善，造化之奇，人不能敵，如丹砂珠玉之美，貂狐裘之煖，橘柑桃蘋之香，松杉楠柏之材，參歸薯蕷之藥，皆非獨錦與歸，或梁白榮，由人力而成者之所能及也。故聖教之材，不如天授之才，至如吾孔子繼之以天，而又錫之以聖，自生民以來，未有能盛此中庸者也。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當機不辨，只是胸中有物，不能了然四盡，洞見來事之首尾，故下手處難。

如上第一區堂與庭階樓臺池榭，無不位置如法，即一室之中，棟梁柱石，窗戶門閤，莫不結構得體，乃向爲風沙塵埋，鼠蟻蟻之所據，土障其門，此所謂禮也，而已蔽之矣。今一旦掘去其塞門之土，盡行掃除，以還其行住坐臥飲食燕樂之舊地，全局即是復禮曰：此禮也，而何以謂之仁，曰：連當家主人翁，都衣錦還鄉，坐在畫錦堂內。

凡物之大者，順之則惟恐不吾生，逆之則惟恐不吾滅，所以然者，順則彼親，逆則彼仇，親則與彼一體，人安有不自愛其手足腹心者乎。雖聖人亦曰外柔順，夫當文王之柔順於朝歌也，則常人常人之極矣，會復有一毫見三分有二之氣象，此孔子所以有畏匡諸貨之時，而孟子亦以多太王句踐之智也。

孟子自言其浩然之氣，得直養無害者，由於集義，懷心而其工夫則全在必有事焉一段，常有所務在身，曰事專主一節於前而不放，曰正氣所由生，由於心而不由於心，在命根也，氣所由發，不由於心而由於心，自心源也，故於有事勿正之下，添出一心字，忘則無心，助則有心，合觀此段，而密體於身心之間，分明畫出個養氣的圖樣，心者義之所從出也，氣之所由養也，言之所自生也，義精而氣配於道，言合於理，心之所以不動也。

氣不浩然，必心有蓋蔽，蔽則成物，久則成我，不格不克則大愚自矜，格之克之，則大知自豁，其所由來，莫是耳目，故顏有四勿，孟有一思，勿忽外絕以爲末事也，此處正是本領。

每一提念，則煩惱淒然內生，是見在所結未成之物，每一省察，則邪惡冥然莫解，是前生久結已成之物，惟自反最初，天所以與我者，便灑灑然冰解凍釋，豁然出頭矣。

此心牽於外誘之私，悲感忿懣，紛然乘侮，不暇內反，使稍稍近理，故自縈自縈而積，積而成物，若此心奮捨外私，使自轉省向內，此中漸漸似有覺察者，所謂知也，必欲致此知，令內外通徹，惺然爲我用，必勤謹此物，聖人盡還其自然之理，而後然一片皆知矣，若不是此等推極，此物自蓋頭上，日爲物所愚惑，劫奪以去，何知之有，即謂知止，亦必此物不蔽，而後此知深深內含在立命處，總言之不察而外馳，便是物察焉而內含便是知，陽明先生謂其是一物不差，只欠至善耳。

凡此中忿不能平，積不能堪，牽不能隨，此正是物，所謂人欲之私也，此處全不是我，若肯乘此一念，頭只管反而求我，自然轉到天理處。

明經博古，力行好學，自附於儒林者，則有之矣，若真知帝王聖賢之學，以孔孟爲師者，吾未之聞也，千載之間，其尚有兩程夫子乎。

向只在檢點應付處作工夫，並未嘗實樹不拔之大本，於密牖之裏，以自泰而自育，故於撥溪處一窮，內便索然無有，須向獨知處醒豁培養起來始得。

處處退讓，舍己從人，纔是密勤修道工夫，若執意見以自負，妄以爲雖困不屈，正是未道獨知無知小人，不但從前所沾滯之富貴聲色是妄，即欲拘拘於兄弟妻子，並意中介介一念之忠孝亦是妄，蓋以原不發於天理降衷之初，不過從後天感而動，而起，是皆偏私小見，非吾周公仲尼蕩蕩平平之道，大中至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二

浴乎自今以往不消惱人、不消害人、不消怕人、不消嫌人、不消嫌人、何也、非仁心也、不要癡心、不要掛心、不要貪心、不要偏心、不要邪心、不要躁心、何也、有大理有天命也。

這天理、自然發生於人情世道之中、應言應因、應滿應歉、是應力量、權勢能操得他、是應巧詐、因緣能變換得他、聖賢於此省了多少心、都用在窮理盡性上、討了、蓋世得高明快樂、至於分所應得、較妄貪的、不會少卻。

刀可吞、命可盡、而此心不可外馳、此欲不可稍縱、此怒不可妄逞、倘有不能忍受之事者、則真含恨同歸矣。

若從此以往皆是縱欲敗度之事、不如早死、免受嗜慾之侵、若從此以往、尚是窮理盡性之圖、又安用任再於富貴聲色之中也、貧賤患難、正好進修。

丈夫不循理自奮、而終日周旋徇人、反成牽制、自生拘繫也、且莫盡空去討好、失卻自己本色、夫天下之人、時至事起、誰不可以有為哉、進退超超、是在我矣、質既遲拙、凡遇一事一物、必從容理其端、以窮究其根柢、上下條暢、則心亦因而貫通、不致走失、今乃躁急浮淺、一味從外面瞞過、心全不得了、其故事益多、心迷益甚、茫茫榮華、並心亦不知何往、而

照察事物之理乎。

凡際目前一切巨細人物世勢、輒挂忌不能自主、此是根本處、不極培養而一於外貌之趨飾、故大者不預立、而小者隨來隨奪也、程子之工夫、尚可緩乎哉。

五月念八日、過南院、何府上人、以言加人、不自知其語也、或以言詬之、即悻悻然自拂而去、以此推沿之、向來以口舌傷物、令人難受、已全不覺及人、或以惡語誘言來侮、輒然不悅、甘與惡絕、乃知全是一段野人僻陋之性、如棄家忘親之浮圖然、豈大人君子中和溫厚之器量哉、且聖人往往以言為戒、言說往往以容為德、美哉、切莫動輒便以言語傷人、動輒便自發作、不能容物也、從此力反於厚、仰師文王孔子之為心。

如陽明之學、不過行事不受物之累、不是行事必本心之仁、行事必本乎心之仁者、程夫人之學也、所以顏夫子大與閔冉同科、觀閔冉孝弟之行、然後謂之德行、則知顏夫子之屢空、特以能其超氣象、而顏夫子之復禮、則渾然是一團生理也、此吾儒二氏之別。

五月念九日、夢入帝堯之宮、以為堯帝在焉、見石榻如林、不可以數計、而上皆古字、麟、森森於大木之下、浴不及內、見而驚、當是智力向往之不再也。

惟務博聞、不知治內。

自恨外濫而內暗、無人之理、必前世之迷而為物也、顧何物乎、自筮得謙之九三、念四十八歲之惡、其良在上、當是剝在內、則純是陰矣、方險惡昏昧之是苦、而何何明之可復乎、今天屬其夷、若得退其長於臨之中、屹然內主、忠信宰焉、一切不求表著、敏之又敏、而乾陽在內、尚庶幾有有人之望與、庚戌五月二十九日、張儀郭積福精舍書以自勉。

此中於所想如是難轉、是人欲重執、未能返到天理處也、若到得天理處、則豁然不見物礙、天地日月山河社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漢祖唐宗宋祖周程張朱明太祖薛文清王文成諸大帝王聖賢、浴隨得開明此理、生生世世以報君親、以報天下之蒼生。

粗心浮氣、用不著一點纖不合容、極力裝點做煙、使轉眼要去、仰他嘆息、卻又多了、一掃周旋、甚矣一往之氣、斷非濟世保身之大人也。

天道寬渾、又且寬渾、著地道厚、善又且厚、善著。

浴數年來、齊心肅穆、悔過遷善、以盡其在己、又求差冒險、間關跋涉、以趨其天時、因屈辱百端、以重利顯、宜請和於仇讐、又熱衷極痛、倒行逆施、以竭誠乞命於怨家、更將其所藏、以俸萬一於津要、盡人生所謂可恥可恨、極不安命之事、全做之矣、而皆不能就、以承一日之歡於膝下、嗚呼、安之哉、是有義命、命在上帝、義在寸心、一毫妄行、便是違天、一毫妄想、便是悖義。

到處行所無事。

浴非出而登科入宦、則無由察末世富貴之人情、非能而遭難履險、則無由知生人難堪之苦趣、非氣質

愚昧則聰明以往必不能反觀內照。日從事窮理致知之學。以復其初。非患難丁難。則順理致知。必不能獲。傾跌。益呈露天性。人倫之善。以蹈乎中庸。善哉。天地祖宗帝王聖賢之大有造於浴也。戊申六月十二日。張儀門積福院書。

六月十二之夜。夢先大人立於家后樓之中。堂上面有卓椅。家大人立而向浴。浴前代方巾大袍。左右立數人。若家慈及家中尊長。而家大人怒急而責浴。浴強辨以理之所在。如朝廷前雖殺取頭去不顧。如之何不辨浴。是日正深。體驗祭饗帝饗氣盛魄盛之理。且為先大人錄行實大略。命梓人刊板。而家大人儼然質臨於上。且禮呵浴。浴之負氣務外。不近人情。而返天理。不能將順大人於幽冥之中。以舒其積鬱煩惱之情。所謂惠於宗公。而神罔時怨。神罔時憊者。安在耶。嗚呼。小子警醒恐懼。憤憤之憤。反其本。

達金元必欲吞噬南宋。以至於盡。而開天聖人。即從南服挺生。太祖成祖必欲驅滅漢北。以犁其庭。而天命真人。即從漢北闖入。是即秦之憤燒詩書。而劉項陳即全不識字之英雄。即魏之強收司馬。而懿師炎身即承頤命之重臣。造化恢恢。可容人有一毫意必。固我之見。以參其微。而奪其權哉。

南宋殊似不足以為國。其國步日蹙。一而儒者正理日益著明。其傷躬殉君。挺然於人倫之中。而不亂如紫陽象山。敬夫九峯。東萊西山。以至國亡家破。而天祥秀夫。終以性命死生。捍朝廷而趨君父。此真太祖一段讓國愛賢之誠心。程夫子一門齊家治國之大道。所以宜泄流注。煌煌此中華之理。雖元金遼僭踞中原。而必不能淹沒沈淪者也。

十四日。以柏社之意。以為柏樹救書事。今行文取典。藉口供。若與此相推。是並高陽亦愚其中矣。不為高陽先生慮乎。若內主以為久結之案。即用行察。□□□□□□老。移書高陽公議。而與擬則老。功高而名不虛。是大有造於維桑矣。以此關係之言。投人是在夢中。

十五日晨起。禮天。自悔居心之不廣。願力還天理。以內主於中。消其浮妄。以寡過。使北人主南則國日張。可以抗中原而有餘。使南人主北。則朝政日亂。必至保中國而不足。北人多賢。南人多能。在位在職。非大人不能。而國均而抱朝權也。南人水深。多無定在。然反能大其於萬丁。北人上著。皆有定在。然不能蕃其姓於百人。何也。南人好以勢利相附。故其風俗不整。北人各以身家自保。故其名分易拘。拘則易至自便。而去附則必至聚族而謀。

浴所以思心不收。所以不能有覺。腎不交所以不能強記。心紛然上出。若有物於頭腦。智愚之間。以爪牙攫物。昏然不辨善惡。是非。心已成塊。然蠢動無靈之物。安能翕然返到腦子裏來。立乎其大。令蔽物之耳目退聽乎。須是放舍向外一切。且學華內密。忘其上而通其下。潛於志智而為智。第一不發作起。怒生噴。又僅他暴露出來。不得隨天理自轉。

管商中韓之流。皆中各賦有一種才。隨其才氣所近所之。遂創為一家言。語儘能照彼所引。做出效驗事業來。然絕與本性無涉。故與所造時勢上去得。與本體根源上來不得。勢必有著迷不通處。遇著才略相

近者。只管率意亂做。不顧人心天理。若才稍不同。或是無才。便一步難行。方知聖人格致誠正之學。一人手即能會心。則發仁智種性。自有火燃泉達之妙。出諸己而無窮。加諸人而不悖。功業日著。而且神明日開。身心日泰。乃是萬世無疆之道。賢愚其山之亨達也。陰陽太和。自然與雲致雨。昭蘇萬物。如后代漢唐開代之君。英武側儔。就如粗風暴雨。霹靂閃電一般。只為世道人心。已趨到頑愚難醒處。故以此種才具創之。然畢竟依傍聖人家法。始得有成。還你個有國有家的世界。

與涿郡太守任月坡書

高樓樓下。厄酒一別。又兩年所矣。去國之人。支離如昨。而先嚴未葬。早夜眷懷。益深夙疴。竊念進無所就。退多所慚。無亦離羣索居之過乎。老年兄來牧豎下。借度良多。三輔六雄之名。大夫可再見於今日矣。中堂老師文章掌故。經術名德。天下一人也。前代以深誦中涓林下高臥二十年。讀盡古人之書。且曾中瀝瀝不掛一塵。非大智大賢而能之乎。本朝以隆禮天差。累根王封聘書一紙。敦請入朝。時當開創之初。引據舊章。參決大政。天下陰受其福。至於世祖章皇帝。欲特設各監中堂。歷引古今刑餘不得預政之例。以爭之。至於批鱗逆耳。犯先帝之顏色而不顧。當是時。先帝重之。同列危之。而天下殊未之知也。今上偶過易水。召至行在。賜金賜幣。將以勝國之史。咨焉。是誠天下蒼生所庶幾。而一旦幸之者也。若夫漢鑑不才。又獨深立雪之願。老父母為朝廷祝嘏。為道義仰名儒。為故舊思淵淵。想不遺餘力而能平。好一分仁義。禮智家。信受來富。有四海。

甚矣天道之奧。地運之密。非日月山河。燦列於人耳目之前者。之所能盡也。嘗見漢高宏科。謂周勃厚重少文。安劉必勃。又言蕭相謹慎。此其察人在居心。而不在行事。出言之間也。又見昭烈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武侯直待憤事而後。追念先帝之明。則知昭烈知信武侯。又更極高深。則以此兩帝。其培養獨厚。獨藏。而非名聞於著者之所得窺也。吁。鬼神之所不能盡窺者也。吾府鳴泉先生。僻居先生。皆位躋尚書。而趙名獨盡其四海。其子即微而且不繼。至於梁愈博愈盛。學尚書侍郎。至於幾傳。此非於不聞不見中。獨有忠厚之陰謀哉。使必謂謂於眉睫。肆其矜尚。何其儉漏宜哉。造化之奧密乎。竊見勃以武略居相位。偶因用人曰某者。其人深不可居。大府其用心若此。豈不益知高帝所以知勃。及所以用人。用心。若積於聖子神孫。無窮之美意哉。吁。圖雖麟趾之美。其美雖詩人三百篇中。不能以言語形容也。善哉。積福院夏六月念二日。書。不孝游謹記。

不孝洛啓。罪廢以來。無禮不情。負罪先闕於父母。至於以次到處支離。益成愆尤。然理窮時厄。非設心真敬。有不肖也。勢不能耳。故不得立其心。多此類也。及親大典。他非所望。至如鄉同年。會同年。同鄉。同衙。門。四項。錫以祭章。或亦情理分義之不能外者。而不孝洛念分殊身遠。雲泥日隔。每趨趨嘔。足難前上。

口不能開而老宗臺慨然惻然自發於至仁之懷婉轉請事於諸公謂在所必行不孝洛雖不敢面稱揚高厚而此心之淚血自飲或感於暗室苦塊之際雖九死難忘至於恩透重泉大足以發幽冥之泣矣記嚴親在日曾指洛於老宗臺以誨之曰年齊分等而何以獨覺寬大通曉之器識十倍於汝乎汝若以此爲師吾信汝崇班可以立躋至如師心自用皆吾所不願也痛哉不孝洛竊欲載此言於行實之中以鳴嚴親知人知子之明彰不孝洛自暴自棄之過又嫌於妄攀高引自附耆類之末欲不言而天地神明實聞此語也痛哉客心疾首無以逃誅擬於今秋冬之間乘此大事待臨期再報屢承行述之問謹奉五册尙圖向玉翁吉翁爲狀以文之自當叩求不煩繁懷至於四項諸君子以不孝洛之賤陋不齒則安敢仰請所賴至德深愛有以取重於闕切以成義舉耳偶聞母命暫回定州行矣不敢面叩捧函臨發泣血泥首於庭下以達盡此禮死罪死罪

八月十六日之晨於深州署中將起忽有寒虫來飛於榻間深潤再四知其爲報信之驗也稍焉果一家

人持北方之信至寒虫自朔生故朔之寒羽來臨也是夜燈下記於衡水西關

八月十一日於深州察院夢同三三人在一處將出外行伊三三人與作別似不甚懷意過焉彼中一人坐地上若與洛同等之人今爲堂上僉憲實旗人也呼洛愛而教之洛心敬其堂官而且教我乃整衣冠肅禮而應之伊三三人俱至皆若同衙門滿洲之尊官萬言相勸言你之才不但達子忌你連蠻子也忌你其勸之者似是麻六不知何解謹記之

庚申年六月初十日奉上諭羣臣齋戒三日爲天旱將致祭於太廟元帝關帝都城隍之神以祈雨濟至十二日前晚浴自擬登花園平樓之頂敬禮四神夜中先夢洛先慈以七十餘位神配祭洛先祖又夢以七十餘位神配祭洛先祖若先慈嗾敬之不誠而惡洛洛伏首向前先慈痛哭而先慈因亦痛哭忽之遲焉又夢洛欲往就一篇貴處讀書而崔夏章以爲同在彼處爲便忽手一古書似是禮記之類上簡出二篇俱似大字爲句而細字分註連看幾段皆與洛貴之病相合洛細看亦與洛病最宜如所云太期前命蓋以爲分付人辦事謂之前命期必立成務成而絲毫時刻不能待謂之太期言不應以意中之人私而強必難測之天道橫取有限之人力也餘段俱切洛病即一面已有五六十條洛當力屏私欲顧戀之根以趨道而澄源所以免禍也漢桂萬古爲戒默以清苦澹泊早退肥遯爲師深味文夫子之風教勿忽內

記書時不記姓名因取書詳看此四字在四字題上是兩副云云四字前後面俱是禮記月令

十二日午前晤魏憲以爲言官之本一上益將言路抹倒後一發難扶艾長人離總憲作司寇調陳言官參人不實降二至今臺省恨之且吏工二部萬一聖詔謂係徇私何以自立以爲且少緩無妨而日月以爲候與事會議而行或修省持循至十八再酌乎

辛酉年廣西署中十月二十五日吃飯不下心懼九月間刻字匠夢恩承襲王位鎮兩廣不料十月十二日簡親王至桂林物故豈非洛亦應作於桂林乎損慈好生省事戒殺息怒和顏以紓天理於夙夜儼仍有資錦之日乎中房東問謹書

十一月初三日夢大理王允祚爲世祖手題一小冊葉後寫臣王某獻又見伊短衣露身口吃西洋乾卷筭筭此人降而在京又曾作奉天尹洛其降乎今惟自省己躬出言不可惡語傷人且歸量涵容如從前頃於西歸百爲禱求有損無益今應洞然知有天命寬以居之至星日陳言又是以簡默而自失甚矣早夜當從實發天理之公心也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二

不但閱盡此理者不肯緣於人欲之上正謂此理純明人欲何涉即稍有知覺省悟者其視人欲如蛆蠅耳

不從天理上見父子便不是血慈與孝多少恩愛實成總是無根人欲那裏能推到人處所以好強出頭者正以其昏滿頭皆是陰濁之氣來物一觸非憤則怒立牽而去豈能裁主乎故當極力靜返

目今以退讓爲主觀所做之事隱之則近似故知時當如此文王至聖之訓所以預示之也

陰疑于陽必戰故王莽之極而秀出以戰之曹操之極而露出以戰之夫莽陰謀也而世祖以陽德戰之操陽謀也而宣王以陰謀戰之展轉五季無非莽操露露之變狀直至截之以隋文湯之以唐高而其氣終不能盡必俟太宗之貞觀而後廓然見中天之日焉未幾而藩鎮跋扈陽氣又衰五代相尋神器操於權臣之手雖以宋太祖之剛明仁厚亦終受廟命之問然亦累食良躬之報因循日下世道隨之忽至明太祖以至陰之操縱爲至陽之變化而君道始得至尊無上一洗前後五代之陋與漢高並觀此陽德之極者矣

凡人至四十內外神氣衰則腹垂腰軟收攝不住故神氣之旺者表裏精悍

善哉宋儒文似相如始類佛之言也。今夫文士之爲韓、柳、歐、蘇、班、馬、揚、劉也。大集古事而擬議乎波瀾頓挫開闢變化之法。然後伸紙縱筆。一瀉而爲斐然之章。豈非彼梨園者。羣然狎集於虛構之內。嘈雜塗抹。反覆以求其似。殆至一開扉而拜跪驚笑。斬然有體。遂演爲離合悲歡之奇乎。求一言一動之由乎。更根於理不可得也。而天下人方且豔羨稱述。以爲至美。乃望其爲文成之悔哉。

甲午之役

聖恩極寬。廷議至明。王法於是無私。天理適得其平。尙有何事乎。

既處濁世。必與一切濁人混。一無太分別始得。是皆足爲難端也。惟大同無我。乃化凶爲吉。

牝馬後得主。必有所受。先迷喪朋。必有所損。夫內有所主。外有所損。而後成坤之德。合坤之道。聖人所以止用其六。力屈其貞。則知此理總在乾九範圍之中也。

此心總在後天上緣習。一旦急切。怎得來。其力行絕私可乎。

貞者。事之幹也。冬月藏其陽於陰中。而勿用。所謂幹。幹父之蠱。蓋以陰進而通參。參陽氣於四爻之艮中。以舒其木之仁。而不使爲陰所腐。陽所蠱。是乃爲子者於父之已不用時。而默伸其生理者耶。化其陰蟄而爲陽德之用。是所謂幹父之蠱。有子而考無咎者耶。子即近四之震。其氣既辟。若隨失於四處。而盡得於四處也。

九二陽德也。以陰巽之權。用陰兌之悅。以解愾於不動之中德。所謂幹母之蠱。不可貞耶。

九三以巽餘之權。震初之力。勇於上進而少薄乎上。然其德全在此爻奮發。故雖若見阻於上。而實大有補於上也。

六四。未免悅而止格之矣。然正當上來止勢。不可進不得不格耶。

六五。出之盡而位之中。力幾上九而直引下諸爻之氣。總通五爻之德。以其及於上九。雷鳴天際。舉著而蠱消。各厲悔吝之咎。除而利涉而終吉矣。

一陽在上而不動。五爻在下而治。所謂元亨而天下治也。先甲三日。天道之始震也。而卦卻以後甲三日之震起。後甲三日。天道之終震也。而卦卻以先甲三日之震成。故孔子以爲終則有始。天行也。

返樸還醇。乃所以默成祖宗仁厚之德。語言行動。必歸此旨。戒淫而務外之病。庚戌四月二十四日書。

一去錦官雲山萬里。二十年風雨寐寤之懷。老年兄有同情乎。人之相謂。莫不謂浴身益遠而名益張。不知古人值此。亦於此理有忻感否也。每念年兄以不羣之才。出刺任城。爲政有暇。當必於少陵池上太白樓頭。以一觴一咏。自娛高懷。欲寄片言。苦無彩翼。偶有敝郡米闌官諱。粒善者。有親道受事石佛。得託大君子之度。爲之喜慰。用附一行。遙候與居。儘推故人之分。多方提攜。其人謹而自守。必不負驅策也。抵任之初。僞苦拮据。更希玉成一二。待其聲越。託庇邀光。豈有既乎。

凡致書於人。尙論古史。必委曲入情。而善引經傳。鑒史以證據之。務成一家言。

每到鐵嶺。便有上達之意。每到唐城。便有下達之意。蓋風俗人情。雖皆不善。然與之則不免相較而趨於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汗。不與則不較。而讀書窮理自若矣。然在鐵嶺雖與之日聚。終格格不相入。而在唐城。一開心見誠。則自然相向。遂有一本百世之意。蓋其天性有在也。

唐明皇之幸蜀也。與裴士淹論相。謂姚崇可以滅賊。知其才所以成開元之功。薄宋璟以爲賈直。不知其品所以釀天寶之亂。太宗既喜房杜之調。又納魏王之諍。終始勉強。故能卒立貞觀之政。天下巍然。不動如泰山。而四維之也。是豈區區安史所能搖乎。才具力量。相懸若此。蓋以太宗英雄揮戈之意。至死不致。雖美如玉瑕。猶如綠山。終不能欺掩其萬一。殆所謂全副精神者也。

希賢希聖。入道工夫。自不求名始。所以乾之初九。自潛龍勿用起。蓋默默有確乎不可拔之操也。內解難念。外無邪行。則天心呈露。

福深慧奧。非一日之積也。

陽氣在外。則驕肆狎侮。陽氣在內。則恐懼修省。洊雷之震。則清疏之力。隱隱然發於重陰密宥之中也。湧泉腰腎生君處。立命還須收放心。閑道潛龍能勿用。何勞頭角露精神。

夫幼有邪淫密竊。長則必悔。今既無此。且髮髮星星。然近於老矣。乃不道之是求。命之自立。而顧索索苟苟。將反於邪淫。託足耶。可以醒然而悟矣。不然。還要食苦報。

竊見滿十。莫不衣冠濟楚。而儼然有所挾以加人。此最是持不平以自虐。雖受者自屈。然能久相安乎。甚

銀。人之多此病也。意氣清高。文章道味。何莫非不平之挾持也。又誰能耐此酸薄乎。天地人之大何處著此。幸早銷化。融此渣滓。

且只是深造根。陶澍渣滓。

郝氏太原之姓。在周□□□□□□□□封於郝。殷帝乙之子周。亦封爲郝卿。因氏焉。自明成祖時。自山西之洪洞一支。徙於定州。舊中山國。遂失其先世之次第。徙定者爲成山公。因受定州北唐堯封侯之

舊都口唐城。有唐水周焉。因卜居。世爲唐城之奇運里人。

成甫公生五。五生秀。秀生虎。字西溪。生汝卿。字君麟。汝卿生維榮。字仁軒。仁軒公實生先大人。自西溪翁力行孝弟。鄉黨信重。值歲凶。以所儲嘉穀數千斛。全活里閭無算。有訟者。爲質其是非。一社之人無官訟者。自西溪公至君麟公。父子勸善。凡七八十年。民不誦有司之廷。世多災祲。而一鄉有太平焉。自君麟公及仁軒公。義舉鄉黨。仁軒公爲諸生。有慷慨急公之名。一郡賴之。公私事多爲倚辦。自仁軒公及先大人。恤隣睦宗。九族有太平焉。

西溪公。君麟公。皆登元。元日生辰。子孫滿前。皆衣冠羅跪庭下。聽教訓。諄諄。肅然忠厚。嫡長子。嫡長孫。嫡曾長孫。次第起。執爵上壽。不命之起。不敢起。不命之坐。不敢坐。諸婦孫媳。屏息遙拜。閨門之內。肅如朝典。鄉之人化之。編戶小戶。盡有法家明經力田之外。無他業。路次商議。婦人必曳裙俛首。循道側而行。庶幾仁讓之俗。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仁軒公性剛決。能裁事。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公一二語是非。剴然。常面人過。疾惡嚴。同輩無敢犯。愛禮

賢士大夫遇奇偉崖壑義者每解橐以趨其急親族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

先大人生於明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二十二日子時卒於康熙七年戊申七月二十二日寅時享年七十有四於十七歲迎娶家慈張太孺人唐北平僕射之後也子四長即不孝浴順治己丑科進士原任湖廣道監察御史娶萬曆乙未科進士戶部郎中守貞李公曾孫女廣平教授元薦公女再娶□□王公女次澄廩生娶自先張公文繼娶癸丑進士太僕寺三登王公孫庠生揚芳公女繼娶庠生□□公女女三長適河南鹿城令諱文璜廩公季男太學生璫次適山東青城令丙戌科進士諱之鼎周公仲男庠生璫次適御史甲戌進士諱毓嗣公仲男廩生憲孫二十人木林本震不孝浴出□浴出孫女一不孝浴出先大人名□字□號□行二爲定州之唐城奇連里人行年七十四歲以病瀉終於寢寢疾四十日漿粒不啗而浩然自得令子孫日吟詩書以陶其不盡之情未嘗一語及私痛哉浴之不孝曾未能盡子之所以於父者一毫髮許而先大人之所以爲慈於不孝者則何止於爭造化而泣鬼神痛哉以先大人所賦浴侍膝下四十餘年古今事朗朗中貫未嘗見忘言誤事老得一官又不欲仕未嘗試其才於國使朝廷收其用而所以治家齊家保家浴慈恩追述無一事不深切人倫名教可爲世告也

先大人自兒時卽警敏授書輒了了目所過無上細悉能毛舉十餘歲應童子試已能冠軍空一郡之秀
翦冠登庠時先王父爲諸生然諾重數士城賓客盈門見先大人英資爽氣皆以公輔之器目焉鄉里小
兒有忌之者以訟致於官時大學士安邱劉公爲司理立雪其柱大司馬陳壽昌公嶺南韓上柱許以國
士然卒困於場屋不能一售遂陶情於山水花竹之間世改革闢園種荷藝竹引唐水以爲池浴嘗侍唐
水上深柳萬條遊魚楚楚浴謂可贈先大人慨然曰汝祖嘗命網人爲大網線縷血繩可截江大舉忽自
慨然曰吾爲士大夫不能珍惜物命爲聖人解網而約取羣魚於津要不義命裂其網子臨淵數四每念
此而不忍爲也鄉之人徒見浴舉於鄉浴處於岸而先大人盡取鄉隣負笈焚之以相恤或於饑寒家有
捐金米之贈而不知其隱微之仁如此也

例食餼者必得優試入棘始循得貢序在前者於例不應人以爲鳴之則前人罷而已得早出吾先大人笑曰吾不能成人之美乃以己故而敗之耶誠之次年以恩例得拔應投別館即以浴例以又得湖廣道監察御史耳而先大人之所孜孜者殊在爲善著書而已晚年善飲嘗遍常座客次第酹酌而先大人爽然若未嘗飲者暇日卽焚香開卷取古大臣立身立朝所以濟世匡君之行事錄而仰察其用心積久爲四卷題之曰同然集蓋以爲吾與之所以欲試於世而古人先得之矣浴自筮仕以及去位受過所以諄諄皆以古大人君子忠厚深醇爲儀型其細楷雙行每娓娓盈幅今其書梓之可以集寸不下數千萬言而浴之不肖不能行其一字不但仰慚吾父又仰而慚吾祖矣祖有吾父吾伯叔四人每夜誡先祖必端坐審聽書聲相達更深秉燭必呼至牀下訓之曰若得志必以清忠報國無汗吾家聲更不可腐有體無用亦安能濟人世也是以先大人及伯叔讀書窗下每有召下閫閫輒撫之而泣先大人愛歌出師表晚尤好歸去來辭嘗爲子弟書於簷日夕吟唱以陶自命

聞年少乳於保母。失先王母最早。偶夜頰毛詩渭陽之篇。追念先王母儀容。且吟且痛。竟夕流涕。至於達旦。其忠孝之性成於天成者如此。臨沂顏氏浦江鄭族。若未足爲多也。

九族子弟執經問業。執手書口傳。長幼翕然。三十年無詬諍之事。有司莫不敬而師之。生平不知有竿屨。用意溫厚。以禮自愛。惟恐傷人意。終日怡怡如也。治家有精舍居其中。自闕史日歷田園廬舍。莫不有出入考稽之法。條理井井。無一可亂齊。恩義盡然。子女婚嫁。不豐不減。務中於爲禮。不喜言浮圖事。至僕婢皆誠信相感。雖童子小環。未嘗偷取一錢一粟。愛之如家人。保家自崇禎之季。盜賊改革。饑荒災異。其密於天人去就之理。所在保全。未嘗犯難失羣。或坐於堂。或坐於室。坐於貧次。年七旬以上。莊敬日強。未嘗片刻有倦容。持身巖巖。雖七十年如一日可也。

見子弟不讀書輒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有守書苦吟者則又曰有什藏萬卷書而當下不能粥辦一事者汝知之乎其隨機開發人務引於經世有如此

家居味爽卽衣冠坐於簷下耕讀織鋤以次受事與家太婦人結髮七十年相莊如賓與人不求異衣履整潔嘗謂公孫布被荆公蓬首以爲不近人情更不喜少游款段之語出入必策駸乘輿未嘗以緩步爲高眉宇刻畫音吐清徹嘗傾一座之賓經術醇雅操履篤厚殆人宗也

乎。先王父見包藏禍意者，輒不肯假借。先大人嘗倚顏色進諫。先王父奮然曰：「外合中離，墮怨而友，汝能之。」

銀州讀書記

註易經二次。註書經大略一次。解詩經斷章一次。閱禮記一次。閱戴禮一次。閱儀禮一次。讀論語孟子一次。韓昌黎詩文全集。閱唐詩品彙詩歸。看龍溪近溪語錄一次。閱禪林指月錄。看王陽明文集。仿習錄。看薛文清公讀書記及詩。看吳草廬全集。看許平仲集。閱元史一周。看張橫渠集。讀史記數次。手錄左傳一次。閱春秋一次。閱後漢一次。閱通鑑一次。閱綱目。漢唐宋一次。讀老莊楞嚴法華華嚴一次。閱漢御藏書一次。編定紫陽全集一次。閱古詩定漢雅一部。看文獻通考大略。恭讀程夫子全書。看天文周公勾股法選錄。杜子美李青蓮詩。察閱潛確類書。閱理性理大全。讀批真西山大學衍義一次。錄有悔過篇。遷書錄。肥遯是占舍己篇。看易程傳朱子本義。王弼易熊禾易。看關尹子東垣書素問陰符。看李氏焚書。律會典。探討西洋天竺書。見其密本。看孫子。荀子。墨子。參同契。閱孝經。忠經。人元經。春秋繁露。洪範五行傳。閱孫鍾元聖學宗傳。



論學俚言

蕭繼炳著

論學俚言

聖賢之學
素位而行
思要認善字
立志用功
聖人賢人之言
才說
象山當更自有說
有爲者譬若掘井說
大身說
射說
富貴貧賤說
檢點身心
節愛

論學俚言 目錄

四字箴
全交亦以省身
認獨
遠不善人
去思爲說
先難後獲解
富而可求
去踴躍說
枯色戒爲後學警
安勉說
待小人法
無欲要目認
學庸

一

論學俚言 目錄
內外賓主辨
愛敬
以無對之法對治
本天本祖說
讀書要貼體理會
立靜主敬
洗心說
四德全體說
無違仁章
喪心章
尋孔顏樂處
幾希解

二
野辨說
十六字辨
學中自無疑
乾道坤道辨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精氣神說
心之精神說
克念罔念參危微說
萬物皆備章
由堯舜章
孔顏好學
立志

論學俚言

聖賢之學
學是學甚麼，聖賢之學，是甚麼學，惟聖希天，故孔子曰：志于學。惟賢希聖，故孟子曰：願學孔子。
四字箴
非和平無以消兵革，非堅忍無以處憂患，持此四字，不惟可以涉世，抑亦可以明天人之道，如是方可與讀易。

文仲蕭繼炳著

素位而行
素位而行，須要會將甚物事去行，一味柔將去，是爲和光同塵之學，非所以持世，突要剛將來，是爲離羣獨立之學，非所以同人，這箇不是，只空空說个道理，使林將過去了，須將先聖所遺際的行徑，實實參勘一番，如子遇桓魋之難，既曰天生德於予，却又微服而過宋矣，此是何等心境，何等作用，君子戒慎恐懼，君子而時中，正宜於此貼體在心上理會，莫錯認，模稜兩端，依樣葫蘆，如以印印泥也。
凡世之有得有喪，而求之身以外者，非天之素，即非人之素，非位之素也，素者，不涉擬議，不落能所，不接氣魄，不入意見，不設過去未來二界，亦非不足見在一念，是即乾知太始，易知之道，時在人日用間，不論

論學俚言

一

富貴貧賤等位。而隨入皆得者也。但自其若固有之不受點染曰素。自其安汝止不作煩難曰易。自其適去適來無容強致曰命。易有太極。可以俟命。亦可以立命。可以居亦可以行。故惟易知險。雖險易也。易即素也。小人惟不知易之所在。則當其在上位而陵。陵即險矣。在下位而援。援亦險矣。在天怨天。怨即險。在人尤人。尤即險矣。此皆求于人而不知正己之道。不能反而求之身故也。夫孰知知得知喪。皆恃此無得無喪之身。與世彈射。可以解脫聲塵。亦可以包羅萬象。故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所以謂君子素位而行之學。

全交亦以省身

記云。君子不並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愚因自思不能盡其歡于人。愈不敢盡人之歡。不能竭其忠于人。愈不敢竭人之忠。如是不惟全交。抑亦所以爲省身之功。

思要認善字

誠之者曰擇善。思只認得這箇善字。真善不與不善對。故曰不思。思不使不善與善對。故曰慎思。易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而未嘗復行之。愚亦曰。人有思苦不自知。知之而無使復續之。此亦可爲止思之方。如是方可與擇善。如是方可與之語慎思。

認獨

人常獨知時。極易落想。曰。一落想便不是獨。須要認得獨字極親切。方纔不爲情景所瞞。

立志用功

予向與友人論學。嘗云。從生身之始。立志從爲人之道用功。蓋以悟身所從來。則一切俗情。自粘帶不上。單人之要領。則凡所應酬自趨繁微。然要之功夫皆自此志念起頭。此志念既起。故學不思妨功。惟患尊志。志者心之所之也。苟此心稍有一毫私欲。不能潔淨。被事物牽起。即此志亦自振立不起。故立志莫善於養心。養心莫善於寡欲。或問立志是養心前一步事。曰。如何分得前後。志與心是一是二。不立志無以養心。不養心亦無以立志。故孔子自十五志于學。以至七十從心所欲。未使遂把志放倒去也。但下學要立志而志立。聖賢不待立志而志立。至于有意無意。頓漸安勉之間。即聖賢立志分量。亦自差別。吾輩但當徐徐馴致之耳。養心。如我去存養此心。立志。是我要去存養此心也。真是着不得兩層分。不得先後。但養心則尚有功夫之可言。此正立志者之所爲。尤不可不知。

遠不善人

凡人不善的事。能自謝絕得去。不善的人。肯自謝絕我去。皆是學問好消息。

聖人賢人之言

聖人之言。惟全故簡。賢人之言。盡惟偏故盡。

去思爲說

靜時不可以有思。動時不可以有爲。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隨所應酬。因物曲付。無不咸宜。制動之方。

不在多言。亦不在多思。主靜之方。不可有思。并不可有爲。何也。惟無思所以善思。惟無爲所以有爲。

才說

或云。治世尙德。亂世尙才。子曰。獨寸管。嚮晦宴息。却于何處見幹理之才。曰。纔說箇才字。便極害事。損得十分才。方進得一分德。進得一分德。方用得十分才。試看人是有智慧有骨力的。那箇沒有才分。無才亦只爲私意小知縛定。故不能施爲得來。又或慢做將去。不用才害小。用才害大。才小而用之害小。才大而用之害尤大。才如何使得。若果能洗滌心源。以德御才。則以此自治。自然身心安貼。以此治人。自然使萬物各得其所。故曰。經綸天地之謂才。

先難後獲解

人欲爲學時。不可先存一畏難之心。方爲學時。不可遽萌一求獲之心。須要早自把身心打疊。思義理原自悅心。習便自悅。悅亦便自習。其進自不能已。更何容精神懶散。責功計效。甘身願息去也。故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理是我所固有的。云何是難。難從以習復性言之。亦從初入至深入時言之。故曰。難獲者所獲之物。即其所習之物。所深入之物。亦即其初所求入之物。如取如掘。未或稍添了些子。故曰。獲。先難後獲者。一心單逼迫在難上。絕不爲功效分念。故先難自後獲。非以時候分先後。而曰此先彼後也。學者試以此洗滌心源。不求獲亦不畏難。則當其嚮往時。自不從有破綻的道理。落腳有間斷的功夫。着手矣。

象山當更自有說

陸象山言。我此時求與帝天質對。那有功夫管閑事。說閑話。此理極自緊密。精微可思。但愚意此自從本體言之。不是言功夫。以此去逼追功夫。不是做功夫。若做功夫時。先有天帝在念。亦自添一番勞擾矣。神家所謂一有念佛與魔皆是障。道理亦正自可參也。若使未能斷念時。欲用省察。當以帝天棟動之。此理亦最好。然總之不是究竟功夫也。象山于此當更自有說。

富而可求

記者敘此章于相商行藏之後。正自有意。要知此不是說世人求富。正是欲求富乎世。而以不可自爲審度之辭耳。富即是天。何以刺何神不富之富。亦即如適衛章富之既富矣之富。蓋云瞻念斯世。維今之疾不如茲。維昔之富不如時。吾苟可以求富乎世。極極皇皇所不惜也。執鞭亦爲之。即吾願爲執鞭之意。如不可求富于世也。則亦從吾所好。以自爲退藏而已。上二句是用之則行之意。下二句是舍之則藏之意。若實作爲世人求富。而謂以世情語提醒世人。意殊甚淺。

有爲者譬若掘井說

此與論語詳如爲山同義。然苟以心性之學參之。所謂有爲。是以無爲爲爲也。無爲之爲。淺深渾于一。故而要之即功夫見本體。則亦似有從淺入深之法。故掘井不在土。而土粉飾有爲亦不在門面上存養。蓋必剷除習心習氣。一層又入一層。層層剷換。精進不已。然後人盡天見。如蒸盡消。如逢清冷之泉。此間過不得。不及不得。真有上下中邊。擬議思維。俱不容看之妙。如前所謂涉造。所謂逢源。正是這箇。即如朱晦

翁詩。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亦似得此意。故曰辟若掘井。有爲者須深入至此。不然。似只得其皮。未得其髓。是爲自棄其心。性。掘井九轅而不及泉。猶棄井耳。是可見淵泉人心具足四德中。在乾爲貞。在人爲智。在五行爲水。即靜見動。知珠之員映如斯者。以其網羅在元始。是所謂貞下起元。非貞自貞。元自元也。九初九字亦有意。九是陽數。易之乾卦六爻皆言九。九天九地。地亦云九。陰從陽也。審此則乾體之在人。當亦可深思而自得矣。

去闊路說

嘗見人遇不如意之事。輒至憂鬱于心。怒形言色。甚則指天誓地。若天地不能容我。我亦不能容天地。噫。是其自昧本始。又何我與天地若是之小也。天地大于萬物。無使我踏踏天地。我大于天地。無使天地踏踏我。蓋識生我之始。則無以天地而私我。識生天地之始。則無以我而私天地。何也。天地之所以大。非氣也。形也。神也。人之所以參天地。亦復如是。

大身說

視我之身爲天地之身。自不得不致知致能。以體易簡之樞。視我之身爲君親之身。自不得不本仁祖義。以盡忠孝之經。人與我同有此天地。同有此君親。即與知與能。百姓日用。稱仁說義。諄復不厭。亦不過只完得此身。子。世人惟執血肉之身。而昧性命之身。故亦不免徇有我之私。而我與天地君親不勝隔絕。人與我始不勝隔絕。是以謂之小身。

枯色戒爲後學警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學者未能知聖賢之學。未能遠色。於此二句經典。亦可時時默誦。蓋色自帷簿外。凡如花柳之類。皆是鳥頭。服之可以殺人。世人惟不知色即是空。則便將鳥頭認爲參。不知參多服之。亦可以殺人。況鳥頭乎。故二入迷心。即帷簿亦是鳥頭。莫錯認鳥頭自鳥頭。參多服也。又惟不知空即是色。故雖無作治在前。又苦作情癡迷戀。甚至色與我連。耳不相聞。目不相接。亦忽若粘惹在身。然不放手。是謂色空矣。又再煽。風情空矣。又再鑒愛河。則是自設輪迴。平地造幾重地獄。可悲也夫。吾願後生輩。相與共戒之。

射說

后羿之與人較射也。射一雁。自謂必中左目。乃誤中右目。便終身自以爲恥。噫。苟持此心以學道。何患德業不成。何患學問不長進。士處今之世。將射左目乎。射右目乎。抑將輟弓不復射乎。是惟識酒傷之易義者。自奮之。然竊觀世之學者。或未知操弓持矢。偶一命中。輒竊竊然終身以爲榮。其不知恥。殆又出后羿下矣。可慨也夫。

安勉說

安勉不是二致。克罔亦不是二念。人即常自委頓。苟能一提攝精神。無人不可自奮出思勉消息。人即日增朋從。苟能一洗刷心源。無人不可自奮出不思勉消息。所以生安亦用困勉功夫。即本體爲功夫。不思

爲思。不勉爲勉也。困勉亦可見生安本體。由功夫復本體。思乃所以去其思。勉乃所以去其勉也。但至誠之心。純故無思。常人之心。雜故有思。苟其偶能不雜。時自存克念。靜中亦可恍得不思。勉境界。迨至有問時。一障罔念。不復用之思勉。且至日相繼。擾于憧憧往來之思。而不能出。此間可不猛省。

富貴貧賤說

無故而發。斯謂之極貧極賤。有得而樂。斯謂之極富極貴。

待小人法

待小人不惡而嚴。非不惡而又嚴也。不惡從君子待小人說。嚴從君子自家立身說。蓋不惡則不至盡小人之情。而嚴則身無破綻。即小人亦不得乘我而媒孽之矣。

檢點身心

每日檢點身心。不須待過言過。動即偶有絲毫。非禮之念。亦必要痛自剋責。曰。此爲貪心。此爲吝心。此爲嗔怒心。此爲諂諛心。此爲高傲心。此爲閒雜無用心。隨事隨物隨時。一一搜尋。一一洗刷。斷不使隱瞞容留。此所謂日損之功。即爲日益。可不日加猛省。

無欲要自認

無欲。則無不可自直遂。故隨其位之所值。而皆可以自得。無欲。即委曲亦是直遂。切莫錯認。做拖泥帶水。與世浮沉也。

節愛

廣愛易。節愛難。愛一不節。則一切情根。皆從軀殼起念。或從相對而生。如是非惟不能愛人。亦併不能自愛。

學庸

讀大學無多字。只要認得至善善字真。明德。明此者也。新民。新此者也。八條目統于此。即十章亦盡括于此耳。且讀中庸無多字。亦只認得慎獨字真。不觀不聞。人之獨性也。無聲無臭。天之獨命也。故脩道之君子。始以戒慎恐懼。而終以不顯爲恭。是之謂君子中庸。

內外賓主辨

學極要嚴內外賓主之辨。何也。一役于賓。則日向于外。而人心以之惟危。一得所主。則日向于內。而道心以之惟微。人心惟危。則以賓作主。而主亂。道心惟微。則以主御賓。而賓理。善學者于此真不可不力。

蟬蛻說

世人不知大義而欲樹功勳者。皆是朝生暮死。皆蟬蛻之見耳。何也。爲標其外。而遺其中。爭艷一時。而其意不能以終日。此皆非可大之德。可久之業。故人知朝生暮死之爲蟬蛻矣。而不知其受病即在衣裳楚楚。惟衣裳楚楚。此其所以爲蟬蛻之羽也。

愛敬

人之相處，不過愛敬二字。人之自立，不過剛柔二字。故有其人爲人之所愛者，必其人之柔嘉有以大過乎人也。其人爲人之所敬者，必其人之剛中有以大過乎人也。若一偏于剛而亢，則人且惡之矣。不然，而或以勢位相親，亦祇謂之畏我不謂之敬。若一偏于柔而隨，則人且賤之矣。不然，而或以情私相比，亦祇謂之狎我，不謂之愛。何者？未當乎性之同，則好惡褒貶立異耳。故君子不求人愛人敬，而務剛克柔克，所謂自全其中和之性而位育自該，非因位育求中和也。

十六字辨

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益之至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何也？曰：此正所以闡堯舜之旨也。蓋天以一中分造化，命之爲性，人率之則爲道矣。人者，天地之心，故其心曰中心，人心即道心也。而所以必分別言之者，以天一落于人，即曰人心，人不離乎天，即曰道心。道心原即在人心之中耳。人心何以惟危也？試看人有一喜怒哀樂未發者，使自不能未發了，發使不能盡中將節去，極其所爲，即至傷天地之和，戕萬物之命，皆此人心離道之豈不是危？道心何以惟微也？即如戒慎恐懼，是爲何心？而曰其所不觀，微矣。不顯爲恭，是爲何心？而極之上天之裁，無聲無臭，抑又微矣。故致中和而曰天地位，萬物育，亦只一箇中和。吾前之所謂戒慎恐懼者，終未嘗這些子伎倆，露些子精采，豈不是微？然則何不先說道心惟微，再說人心惟危？曰：不先說惟危，便把人心一任放倒去了。從惟危剖出惟微，正是以中道責成于人，使他從此討出精一來，使大家承當允執之傳耳。自後人不知危微之義，乃曰使危者以之安，微者以之著，夫危使之安，猶可言也。微使之著，却不是衣錦章惡其文之著，遂入的然一路去了。如是降于惟危之人心極矣。何足以爲道心？夫惟辨其爲人心矣。道心矣。惟微不使混于惟危矣。夫然後所不觀所不聞，不著不聞之粗，無聲無臭之精，精矣。不以微聞二吾所不觀所不聞之性體，不以聲臭二吾無聲無臭之天命，惟一矣。惟精惟一，夫然後允執厥中矣。中曰厥中，即自道心之在人心，而直就箇中指點也。允執者，不在意見上湊泊，不在門面上擔負，此心純是道心，而依然未發之中，則是聖體渾然一天體，故堯之恭口允恭，執亦曰允執，雖然中一也。帝以是傳之帝，而帝簡簡，以是傳之王，而王簡簡，時勢不同，非有帝降而王之說也。然觀禹于儀狄作酒惡之，遂至勅以爲戒，則王之爲人心虛，蓋亦視帝而又功切矣。或問微不可使著，則是著爲不好字面，何以中庸曰形則著？孟子又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也。曰：著自是好字面，但對危微之微言，著恐或是小人著其善，而爲的然曰亡之道，故又不可以不辨。愚嘗于靜息時，剖危微之界，頗晰要知幾說如何微，使已危了，幾說如何不危，使已非微了，蓋曰危曰微，而皆繫之心，是不在事爲上見境，而在動念處分界，真不可不加謹也。故學庸言誠意，特爲人指出喫緊，則曰慎獨。危微中之分界也，精一允執之兼功也。觀言之煩簡，亦似先後傳，中之義一境不存，一念不起，非惟無人心，亦無道心，危微兩界俱着不得，然上下四傍，并聖賢諸子百家種種一切，從此縹緲認路出來，故曰天以一中分造化，危乎微乎。

以無對之法對治

中庸言率性，則曰不親不聞，其以收天命之謂性之旨，而引上天之載，則曰無聲無臭，愚謂不親不聞，人之獨體也。無聲無臭，天之獨體也。天人非有兩也。夫子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天之道曰不思，人之道曰慎思，以人合天，未有能絕思路者也。何也？思以思其所不思者也。而宋儒以戒懼慎獨，分存養省察，愚意即未易如此分析，而存養省察之功，亦不可少。故又特揭思無邪與無思二義，思無邪，在省察邊較多，無思，在存養邊較多。人惟不知思，則不能省察，亦惟朋從爾思，反自塞其所爲省察之路。人惟朋從爾思，則不能存養，亦惟之知思，又反自失其所爲存養之方。存養多在寂然不動時，然亦正要在感而遂通之時，省察多在感而遂通時，然亦正要在寂然不動之時。省察似通也，而功反嚴于寂時，防坐忘也，存養似寂也，而功又反嚴于通時，防坐馳也。去坐忘坐馳兩病，則寂時常自惺惺，通時亦自寂寂，但或恐人不知慎思之人，道原從不思之天道流出，則以思爲省察，即省察盡是天理，亦反增朋從，是省察反爲害于存養，正是以思反害省察耳。故善用思之人，存養功夫似較多于省察，而要當知思原無思，則有無不落邊，見通寂不著邊際，則亦并不立省察存養名目矣。子故嘗用力于思者，恐以思止思，反致以思引思，故欲以無對之法爲思法，何也？無邪原不與邪對，無邪之思無思，欲防思之忘，則即以無邪正其思，路無思亦不與思對，無思之思無邪，欲防思之馳，則即以無思止其邪心，此所謂以無對之法對治也。

學中自無端

人日在煩熱場中，本性終難透澈，一向清虛無着時，便知自家果有珍寶，不向外求，所謂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果是從居廣居三者得來，而正位大道二者，又總以廣居爲之樞，與靜中當自會之，然學者不得其說，又或反以此致生驕心，曰：果如此安得有驕，學又如何容得一驕字？大凡驕與諂，皆氣也。諂屬氣歉，驕屬氣盈，氣盈氣歉，皆爲不在學問中人，志不從天理出，則不能以志持氣，而有諂與驕耳。故田子方以貧賤驕人，總是不知學，總是戰戰兢兢，生于志乎，生于氣乎？曰：生于志不能資志，故志不得以自主，而氣得而主之也。然則氣得而主之，則是盈歉亦生于氣耳。曰：畢竟是生于志，心不能以御境，故志不能以御氣，境盈與境歉，非惟志不得而主之，即氣亦不得而主之也。試觀境氣盈，即平日善詔之人，亦盈之意居多，一遭小歉，輒不勝憤懣，其歉處亦畢竟是盈心所使，境歉氣歉，即平日極驕之人，亦歉之意居多，一遇小盈，輒不勝愧恥，其盈處亦畢竟是歉心所使，故曰盈歉生于境，亦生于志也。氣盈之人，非其剛分過人，而柔變爲剛，非惟剛無當，即柔亦無當，氣歉之人，非其柔分過人，而剛變爲柔，非惟柔無當，即剛亦無當，淺言之，勢利之于人甚矣，深求之，非大聖賢大豪傑，恐亦不能出此圈套，故剛克柔克，非對境治之，非守氣制之，境以心一，氣以志神，則亦求不滓滿然太虛之體，自持其所爲無盈無歉者而可也。

本天本祖說

人本乎天，而記乃曰：萬物本乎天，推而廣之也。不是說籠統話，使人推于身本乎觀，而記乃曰：人本乎祖，推而上之也，亦不是說籠統話，使身推于故知萬物與我同本，則必盡其所以通乎萬物者，而後不負上

天生我之意，知我以父母爲本，則必盡其所以致之祖宗者，而後不負父母生我之意。能統萬物爲天之首子，故中庸言率性，則曰天地位，萬物育，能尊祖敬宗爲親之首子，故夫子贊舜之大孝，則曰宗廟饗之。贊武周之達孝，則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父母身之始，故言愛必推本于親，天地生之始，故言仁必推本于天。天地生萬物，并親與身亦盡是天所生，是天地一大陰陽，父母一小陰陽也，故曰乾父坤母，人未有不知欽若之道，而能孝乎其親者，故事親又以知天爲本。

乾道坤道辨

仁一也，顏淵仲弓，同是問仁，夫子一告之以克己復禮，一告之以敬恕，而宋儒以爲有乾道坤道之分，何也？曰：須要知乾體原在人身，而學者各得其資之所近，又看他造就各自如何，故有從先天入者，謂之乾學，有從後天入者，謂之坤學。閱此兩章書，先要把自己元神提起來，看此已是甚麼，已在視聽言動，如何可去，如何可訓，克作去，但須會所以主持此視聽言動者是甚麼，已原是剛健之體，形色中自有天性，已即是禮，更有何人可替我作主？克是克念之克，亦略可訓，能克己者，能猛自將已提起，做得主張，不被形色瞞過，使陽明之體處處流行，不入陰暗一路，是先天而天弟，行健之學也，故曰乾道。若告仲弓，便要他綿綿密密，從事理上葆認，故天與我以龍見之體，則曰如見，天與我以靈承之體，則曰如承，天與我以順施之道，則曰不欲勿施，且不論言天下，只曰在邦在家，不徑言歸仁，只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是後天而奉天時，順承之學也，故曰坤道。若司馬牛問仁，又只教他困其兌，使理會在心性上去，亦正惟理會心性，方能閉其兌也，然却從爲之難說入，則亦是從事理，使他自爲參求，所謂理與心會，心與口一，此亦是坤道括囊無咎無譽之學。人得天地之氣以生，乾父坤母，資稟各有剛柔不同，皆已爲之，故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則克柔克，皆所以起己之憂，不仁也，故曰學者須先識仁。合三章看來，問仁同而所答各異，譬如仁爲太極，同者自分陰陽，教之以仁所從入，使之不毗陰不毗陽，同返太極，又如醫人，因病下藥，沖和氣血爲人，而虛實寒熱，病症各殊，良醫視其症而補之，亦只使他各復其中和之體，而己所答之仁，異仁非有異也，大哉淳備乎萬物，統其一太極，物各具一太極也，蓋仁在太極中，亦爲四德之一，體陽而用陰，然即仁亦可以包四德，亦可以見太極，故易曰：乾元資始而統天。

讀書要貼體理會

讀書切不可草草看去，須要屏盡思慮，將聖賢發言之意，字字貼體理會方得，如四書有數個之字，字字有個着落，如論語學而時習之，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孟子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數之字皆要從本句各自體貼，習之之字，是習的物事，即從習時貼體括出，知之之字，是知的物事，即從知時貼體括出，思于靜息時，稍稍有會，殊覺書中如此等字，皆有來歷，都是自家寫其所得，並不曾信口說來，學者要讀書，必求有得于心，亦必有得于心，然後好再去讀書。孟子顯學孔子，要知此一語從何處得來，觀其于伯夷伊尹曰：不同道，便是于學的原頭認得親切，知道之所在，則知學之所在，知學之所在，則知顯之所在，試想知言養氣，必有事的是甚麼學問，是故不知學問，則不能于猛自精進時，突地拈出一個孔子來，不知孔

子之學，則不能于打箇對，同時突地拈出顯學來，可見孟子一生，亦只如學，故特以好學之孔子爲師，而曰顯學孔子，孔子稱顏子好學，孟子何亦曰姑舍是，此正顯學孔子之意耳，好學孟子比顏子如何，深潛沉粹，恐或亦微遜顏子，而氣魄似較大些，曰：是又不然，純粹微遜處，是亦未易輕窺，若論氣魄，顏子亦何曾遜孟子，觀用舍行藏，孔子許其與同，而至問仁，則告之以天下歸聞爲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即孟子述顏子之言，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即本體是作用，魄力安見有低昂，但當春秋時，極皇朝定，賴有孔子，故顏子始得以獨自退藏，且使天假之年，亦未嘗無有著書傳于後世，孔子述而不作，顏子亦足以發，此即是顯述孔處，不必別爲纂述矣，如孟子生當戰國，楊墨之言盈世，主持在我，羽翼無人，此時非直以身爲距放，以言代刑書，孔子之道，將遂不著，雖欲不露嚴嚴氣象，自不可得，此亦何以氣魄言之，而又安見純粹遜于顏子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世人不聖賢，不豪傑，而庸庸者，只爲在熱鬧場中，尋跟腳，遂至埋沒了一生，若至人處世，正要從冷淡處着眼，故能于草枯木落水，洞根見之時，獨觀貞元，是以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不競稱千紫萬紅，諸艷陽之花，乃稱松柏，其言歲寒者何，觀天之貞也，曰：後凋何，觀物之貞也，曰：然後知何，觀人之貞也，蓋聖人不用識其誰爾老，不着力其力彌堅，不顯其骨彌勁，所以不爲莫我知怨尤，亦不知老之將至，舉似松柏，不須認定一物，不須作影子語，想其好學之懷，不能自已，故偶拈松柏時，現身，亦即如武王借諸銘自警之意，問又嘗考之于書，舜之授禹曰：予恐期而倦于勤，汝惟不怠，總厥師，夫舜何嘗倦勤，自以爲是期而倦勤，正是舜不肯自倦處，且以禹之不息，佐我之勤，尤正見其勤處也，夫子學不厭，教不倦，亦正是聖人不怠，使字宙不容凋謝之理，長流行于天下萬世耳，迨至後之百世之下，帝王代謝，金石銷沉，炎炎者滅，而夫子獨以不借與援，不假聲華之布衣，至今猶在人心，其于凋謝何如耶，而又況以人知人不知爲欣哉，故是于琴書寂寞，道路樵皁，獨自無賴之秋，忽若見其意于松柏，有此其何等心腸，開何等眼孔，蓋直上觀千百世之前，下觀千百世之後，世與我遠，不居黃之先着，我爲世易，復不居老之後着，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濔濔漠漠，與太極同體，所謂至誠無息，綿亦不已之學也，若使後之學孔子者，隨世俯仰，不能自立，而徒欲索物色于塵埃，此亦朝菌不知晦朔之類，其又何可與之語恆久之理，觀密移之迹乎。

立靜主敬

學不可無主，然一有所主，則亦不免稍涉于偏，即各造乎其極，亦只可謂賢人之學，而不可謂聖人之學也，昔周程二子，一主靜，一主敬，愚深有味乎其學，而後欲所衷于聖，蓋皆致之文矣，詩云：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周子主靜之說，似得穆穆之意，而用之以希聖者也，程子主敬之說，亦似得敬止之意，而用之以希聖者也，然而靜不可即謂之穆穆，而敬亦不可謂盡有合于敬止也，何也？文之穆穆，維天之命于穆不已也，緝熙乾知太始也，敬止之止，天行健也，惟穆穆故敬止，以穆穆之敬安厥止，則以下仁敬孝慈信五者，自以一止止衆止矣，是所謂全體太極，而陰陽無不各得也，若周子主靜，便似還有箇

靜的意思。不如穩穩之深遠。程子主敬。亦未免從事理上參求。猶有箇敬的意思。周子似只主得文王上一截。程子似只主得文王下一截。二者根器雖有不同。而要以各有所主。似猶從陰陽理會太極。不可即爲太極。故謂之賢人之學。學者造詣雖各有所主。然要亦各自顧其分量。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漸入。即如周子主靜。非有意識在靜一邊。程子主敬。亦非有意識在敬一邊。只爲他天資與靜與敬相近。從此理會太極。覺易入手。故各從主靜主敬攝入到穩穩去。所主非謂即有當于穩穩。其實穩穩原頭。早已力爲參勘矣。所不能遽至穩穩地位者。亦只因安勉漸頓不同。故聖賢分量。究竟不無差別耳。若一向使丟去穩穩。只專謀在靜敬一邊。即此已不知有多少病痛。二子之學。又安能各造其極至此。緣此上邊前賢宗聖如曾子。而與聞一貫之傳。以忠恕得力。亞聖如孟子。而一生顯學之志。以仁義得力。是亦皆其所充之量。皆其所近之性也。譬之百川。大小之分量雖各有不同。然苟已盈科而行。皆可學海而至。于海則皆可充乎其量。不然。道如黃河之水天上來。而學者不求其至。不顧其安。徒自見海若而興望洋之嘆。亦何益矣。

精氣神說

先天言本體。後天則言存養矣。釋氏專向寂滅。不立精氣神名目。亦頗思無有蒼落。惟老氏尚持三寶。始爲養生家指出關樞。如云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載營魄專氣致柔。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及五色令人目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類。無非用術之義。後孫國祖其教。作內篇外篇。縱橫言之。遂爲柱下功臣。孔子雖不立精氣神名目。然亦未嘗悉舉而空之。故曰九思。曰慎思。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所以養其元神者。未嘗不隱括于此也。鄭蘇記屏氣似不息。孔終日與門弟子言。亦曰予欲無言。所以養其元氣者。未嘗不隱括于此也。其對哀公問政。曰遠色。告大衆。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所以養其元精者。未嘗不隱括于此也。後子與願學孔子。復又退而作七篇。發所未發。如兼言知言養氣。其所謂養。則曰集義有事。心勿忘助。長只此溫存氣候。不冷不熱。如仙家文武火網緼俱不出此。故又遂爲尼山功臣。然則孫是言之。是孔子之學。較空門爲切實。而視元門尤爲廣大耳。然總之不離一貫之旨者。近是。而其理終沒頭柄。使人有可撈摸。如子淵所謂高堅前後之說。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欲從末由。故曾子亦不得已而謂之思。如昆崙之水來天上。借筏作喻。或亦其捷徑功夫也。他日夫子嘗曰以約失之者鮮。而子淵謂循循善誘。亦曰約我以禮。是約之一字。即乾之所謂簡。而自下學淺淺言之。下手功夫。或亦即其下手功夫也。夫言了手功夫。不須復言精氣神。苟言下手功夫。則精氣神正自不得抹殺。攝精歸氣。攝氣歸神。精氣神又正自不得分作三樞。人苟能養得精氣神。則五宜百骸。無非其存息養之地。不須別說。且凡養之說。從功夫見本體。或自其得力言之。或自其受病言之。或亦有不妨偏舉言之者。養之說。損不在多。益正在少。而人爲萬物之靈。含五行之秀。位處乎中。大哉淳備。精氣神原自該存完滿。而何以有此有餘。彼不足。前有餘後不足。或後有餘前不足者。大凡神傷于思。氣傷于言。精傷于欲。養生家每能指其病。不能得其藥。則養之說。益不在多。而在少。斷不可誤。然此亦何可容易言之耶。蓋人非

沒意智。未有多思者。非甚簡默。未有多言者。非勤齋戒。本有不多欲者。噫。相刃相刺。行盡于馳。亦何氣精氣神之素焉。銷亡矣。且人非自矜貴。未有多勞者。此于精氣神其益損最爲關切。正可參看。予以垂老之年。諸病種種。每一靜處。念及。輒不勝慨然自喪。尋又檢諸國應帝王。庚桑子語。思神在人身。如天地之混沌。氣在人身。如天地之絪縕。精在人身。如天地之網緼。傷于思而中央之帝。以南海北海之帝。鑒之。可乎。不可乎。傷于言。傷于欲。而精氣不全。又譬如兩車之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可乎。不可乎。而至如終日勞碌。其不能閒之病。又正自與子瞻同。昔友人有以閒之一字藥我者。真有昧乎其言之也。故孫國達生篇。又曰。樂事則形不勞。道生則精不虧。此于樂舉之中。不妨偏舉。而要曰樂事。曰道生。似有神氣。先已主張于其內。是亦何可膠瑟觀之乎。近閱子瞻數語。有云。少言以養氣。少欲以養精。少勞以養力。少思以養神。予愛其言之切近。頗于約之義有合。故謹書而識之。

洗心說

去心過易。洗心過難。學者惟不能從根本上搜剔。是以心造意。意造事。雖至過著大廷廣衆之間。惡感極重。難反之勢。猶且執迷而不知悟。肆情縱欲。而恬不以爲恥。又況復望其求之淵淵。幾伏之地乎。所以君子存天理于未介。遏人欲于將萌。則不必以義制事。以事制心。而自事與意俱化。意與心俱化矣。蓋心如苗事如彼。疏斯稗在既熟之後。然方苗生時。早已區別胎成。不容強爲。不可驟致。若使不能先自認苗。善自養苗。而後曰能勤耘耔。使稂莠不妨嘉穀。吾知其不可得也。

心之精神說

近日友朋相與接談之頃。不思切。漫無意緒。在不相知者。輒問及年之老少。即相知者。亦僅問及境之通塞。並未有以心之精神相質者。噫。何當世學道者之少也。夫學不隨年爲盛衰。不因境以盈虧。所以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凡有志之士。無不自爲勉勵。自爲惕勵。而況有得于心。深思爲好。其中尤有不能自己者乎。是以機械紀周王之壽考。抑詩勸懲規于既老。彼豈無所得。而能使人歌咏。又或過自勤苦。嗟嘆窮困之遭。何可勝紀。當貴而先遺。宜未有如大舜者也。然觀其耕于歷山。往田畝。泣。負罪引慝。雖至宅。接賓門之日。亦皆納于大麓。遇烈風雷雨而弗迷。向使無有潛哲文明之德。亦安能困而不失其亨。有如斯耶。蓋道之在人。如地水相。如肌膚性命之不可以。學之寸道。致精窮神。則皆心爲之。心之聚精凝神。則又即以心之不能自己者。經之極之。至之終之。其爲理甚元微。亦甚易簡。其爲旨若平淡。實亦雋永。惟其元微而易簡。則非如勢利之在世。人可得而予奪。惟其平淡而雋永。則非如形體之在身。貌可得而肥瘦。人生共有此心。則亦共有此精神之運量耳。學者第思不能自用其精神。未有思精神之不足者也。故人苟欲致乎道之至精者。而以心之精致道之精。不患精枯。患精耗爾。苟欲窮乎道之至神者。而以心之神窮道之神。不患神竭。患神散爾。而是耗與散之二者。其在思人而思。每每以自荒其心。是爲自暴殄其精神。其在哲人而思。每每以自苦其心。是爲自浪費其精神。暴殄之病在不學。人常多其弊。固或甚于浪費。浪費之病在學人常多。其究或亦同于暴殄。嘗見世有撒擲精神者。非不謂功利之所必借。耳目之所

其然自許以爲少有樹而及至省之心性歸根之地。則不免鑠焉銷亡有立盡耳。何者。精神動于細末。故德不見其可大。精神住于眉睫。故業亦不見其可久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細細參之。絕之克罔存乎精神。精神存乎一心。學者苟能自洗滌其心。不受知誘。不牽物化。則精神互千古而如新。不聞其壯而克可老而罔也。精神歷萬變而不亂。不聞其達而克可窮而罔也。是故自息願息之私。不在筋力。不在血氣。挫折窮愁之狀。不在艱難。不在險阻。心自爲之盛衰。心自爲之盈虧。故有志之士。欲與同心之朋。麗澤講習。切莫問其境遇如何。年紀如何。惟是心之純雜分。則精神之振怠分。而聖狂亦即于是分矣。故曰。心之精神爲聖。

四德全體說

恩賢讀周易乾卦。于乾元亨利貞。恍若有悟。竊謂元亨利貞四字。直截全爲舉似。其餘如屯。臨。無妄。革。雖連舉元亨利貞。亦不過于小中見大。偏處會全。非如乾卦之直舉其全而無不該也。若坤。則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夫既云元亨利貞。則利貞二字。即兼所謂順承天德。合元則利。亦可見乾能包坤。坤不能包乾。今即取傳贊乾之意釋之。其曰。乾元者。始而亨。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則言乾元而亨。已在其中。言乾元亨而利。已在其中。利貞者。性情。又曰。不言所利。則言利而貞亦即在利之中。元亨利貞。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而總之以乾爲之主。此大哉乾元之所以統天也。顯乾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亦即爲仁義禮智。蓋以乾元而爲萬物資始。人在天中。以萬物資始。而本之乾元。天在人中。故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文言亦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則是離乾無元離乾無利。利貞亦既昭然矣。而後之學者。惟不能體乾。故不能認元亨利貞。惟不能認元亨利貞。故不能識仁義禮智。于是離乾言仁。則仁爲煦煦之仁。何當于元。離乾言禮。則禮爲斤斤之禮。何當于亨。離乾言義。則義爲子子之義。何當于利。離乾言智。則智爲問問之智。何當于貞。若是不惟仁妨義。義妨禮。禮妨智。而凡此四者。無之不能以相兼。有之亦皆足以爲害。此豈其性。遂無仁義禮智。亦豈遂無乾體哉。蓋萬物化生在乾坤之中。陰陽具備。但以陽制陰。惡者可使化爲善。以陰制陽。善者亦可使化爲惡。故主之以剛健之氣。則雖舉一元。而已足以統萬善。主之以柔順之氣。則雖備衆美。而不免于膠一偏。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所以貴天行也。或問書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四德之行。而獨歸之乾。其毋乃偏乎。剛乎。曰。言乾則又安得有偏剛之病也。乾用九之小象。曰。天德不可爲首。後釋九五之大人。則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以陽施。柔爲剛承。則是即乾卦可包坤卦。即乾坤卦而亦可并該六十四卦矣。彼不善讀易者。各取一卦以自處。善讀易者。規其大而隨卦轉。不善行四德者。各取一善以成名。善行四德者。會其元而時乘御天然。總之不離乾健之體者。近是。是故未規其大。未會其元。即稱仁說義秉禮。尙知亦不免假人爲落邊見。而惟聖人爲法天之學故全也。

克念罔念參危微說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是學問最關鍵語。然精一之旨。下學或末易一時領會。欲取其言之明切而令人易入手者。則莫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之句。善事心者。誠能提攝元神。而以此二句時爲省察。時爲存養。但看我念頭動處。是克念。是罔念。是克念。則常覺常爲。是罔念。則旋旋旋爲。乃知操舍存亡。決幾甚微。克罔真不是兩念。聖狂亦不是兩人也。所謂克念者。以慎思之功。而還不思之體者也。念曰。克念。不可謂之有念。有念之念。與無對。使爲紛紛擾擾。斷不可謂有。而善猶不至同于罔念。克曰。克念。亦不可謂之無念。無念之念。與有對。使爲槁木死灰。然不可謂一無能休。斷不至流於罔念。人但思常精神昏倦。或兩眼欲睡時。容想之閒念易去。不容想之閒念難去。此皆所謂罔念。然苟能自提元神。而時時單逼迫在克念上用功。則自無此病。

無違仁章

人生只有富貴貧賤兩境。造次顛沛。則又即富貴貧賤中之變境耳。此皆所謂境遇。舉皆寄也。其有所以主張此境遇者。則有不隨物去來生生不已之大德在。若是者何。仁也。仁在沖漠無朕之先。非惟無境。亦未始仁。仁在萬象森然之後。既已有境。無之非仁。何也。仁居萬善之長。當其遇得爲時。則隨遇而亨。非以境亨。當其遇窮約時。則隨遇而貞。非以境貞。蓋雖有欲富貴者。不以處富貴處仁。雖有惡貧賤者。不以去貧賤去仁。雖有處富貴貧賤之造次顛沛者。不以造次顛沛而仁有可必有不可。是故人即偶處富貴。天豈私富貴我運量我耳。人即偶處貧賤。天豈私貧賤我。然若能認得這仁字親切。使生意在在流行。取左左逢。取右右逢。則此仁之不受充訕。不受隕穫者。非惟不同境遇榮枯。亦不隨天地升沉。斯之謂知微知阻。而存仁之學在我矣。

萬物皆備章

此是從前求在我者也。章脉拈來。蓋上章只空說箇求在我。未曾指出我有何狀。求爲何事。猶似箇沒頭柄語。至此始爲我先提箇萬物皆備出來。後爲求再提箇仁字出來。則所謂求在我之消息。其示人亦既直截而明白矣。夫言萬物皆備。何以獨歸之我也。蓋我非軀殼之我。乃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我。所爲含誠以生。而仁德在在流行者也。從此認我。故可以忘物忘我。亦可以自我備物。即此是我。即此是求。是蓋欲人去幻身存真身。去小身存大身也。世之不能著誠而日遠于仁者。其病大槩有二。非慾爲我之內。堅而索我。則惡道物之外。而牽物隨我。而不知求之物我同原之初。無庸迎無庸隨也。萬物皆備于我矣。此無同境。則已閱歷與未閱歷。有缺陷與無缺陷。總皆萬象森然地位。此是通章旨頭語。猶之中庸天命之謂性。其一句現成話頭。然非只虛空說箇景象也。何也。此我自實理言之。則曰誠。所謂誠成天下之性。誠即我也。自天德言之。則曰仁。所謂性立天下之有仁。即誠也。夫誠原在我身而言反身者何。蓋爲人自我生以後忘本來之身。而遂朋從之物。則徑自往而不返。故虛僞日滋。勞攘日甚。誠反諸此身而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理。肫然在抱。則無事牽我隨物。牽物隨我。而當其誠之通也。與陽俱開。當其誠之復也。與陰俱翕。水流花生。莫非自家生意。一動一靜。亦自俯仰共適。故曰樂莫大焉。樂與誠不是兩物事。

此是從不容思勉之我言之。亦純是萬物皆備之本體。于茲網羅也。此句猶之中庸率性之謂道一般。已令人有可把握處。然使只言網羅。不言流行。仍猶恐下學沒處下手。故言行復又言強恕。想者因萬物皆備之量。以此存以此推。而如其誠心以行之者也。強恕云者。為不能盡有誠而無偽。故強去其不誠之不如心者。而強以誠之如心者見之行。此時即未易遽能反身而誠。如自然者之樂。未易遽至萬物皆備。如先天者之淳。然苟能勉強用功。使情用不殊。藏顯一致。內既無有不誠之心。待我以迎。外復無有飾誠之事。驅物以隨。若是將使天地生生之大德。近自吾身。漸益溢于兩間。故曰求仁莫近焉。此是中庸脩道之謂教。從前漸次說來。令人于此認我。于此知來。于先後天指出源頭。于上中下指出途程。所以發明求在我之微旨。何其申切詳明。而學者苟欲深思熟味以求得于心。亦無如此為親切矣。

盡心章

此示人以盡心之極功。蓋合悟修證。直說至與天為一。亦總是一箇盡心。不是心性天分作三截也。首節言知是悟。二節言存養是修。末節言天壽不二。脩身以俟。是證三節一頭一腦。層層接續說去。不得作生知學知因知分屬。心是何物。心者身之主宰。至虛至靈。在腔子裏無形有神。性中所森羅之物。盡皆醞釀于斯者也。性者生生之理。四德萬善。無不具備。是盛于心而還以主宰乎心者。而是主宰乎心之性。則又自天命之。夫言性而本諸天。則純粹精之理。非惟不分男女之善惡。亦并不界陰陽之生剋。凡知必透到此。始為極至地位。然要皆自心含攝之。是心外無性。性外無天。故性曰其性。心亦曰其心。而學者必先盡其心。盡其心者。由人合天之功也。天與人以性。體量至宏。盡之使盡。括今古。包羅萬象。不待有以廓而大之。為盡。而在有以精而約之。為盡。故欲從其心之至虛者盡之。而盡以致乎虛之至。欲從其心之至靈者盡之。而盡以致乎靈之至。是必于心所貯之性。毫無障礙。然後能使貯性之心。毫無關滯。故盡心係于知其性。依註自是。的解若夫知其性。性之原本既清。自必不借名象出頭。不依思勉落腳。性中純粹精之理。已自融然了徹。而無疑。知其性則知天。固已無有上下精粗之隔矣。如是者始謂之悟。然悟亦不是空空懸想。悟在于斯。則脩亦即在于斯矣。故下即雙提心性。而並以存養言之。心是其心。何復言存。存其心者。緣有道心不能無入心。存之以葆且進之平旦。認無時之出入也。性是其性。何復言養。養其性者。緣我賊性。誤指為護性。養之使還斧斤于未伐。吸雨露于時至也。夫其心原即天心。其性原即天性。天付我以心性。存之養之。若克承之而不違。故曰所以事天。如是者始謂之脩。然脩亦不止是空空說箇道理。可以此脩。即亦可以此證。故末又遂以天壽不二。脩身以俟言之。蓋身非血肉之身。乃內含心性之身。命之自天而至虛至靈以成之者。所謂脩身。脩此者耳。顧乃先言天壽不二。而謂脩身以俟之者何。蓋亦緣人自迷心性。妄認幻身為真身。故不知大年徒爭小年。則遂不免為天壽所二。天與壽二。故身與性二。身與心二。故心與性二。性與天二。而命遂命。命遂至為我傾仆。反不能自做主張。誠能天壽不二。脩身以聽之天命。則身不隨形以去來。性不隨年以盛衰。命亦不隨世以升沉。元門棄其身而身存。吾儒脩其身而身存。故曰所以立命。如是者始謂之證。要知說到此悟。始不屬影響脩益。不涉幻妄。盡心功夫必至

此始為極至。而學者所為。當深究而求其說也。

由堯舜章

看此章書者。知其入須要論其世。蓋刪斷自唐虞。則道統始于堯舜無疑矣。但思世次相傳的是甚。歷東西。見知聞知的是甚。歷東西。道外無心。心外無知。知之脈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炯炯昭昭。原自不昧于人心。然由堯舜數至孔子。皆曰五百有餘歲。亦皆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乃山孔子至于今。方百有餘歲耳。而孟子汲汲以之自任。此為何意。聞知主持道統之人。見知羽翼道統之人。堯舜以後。孔子以前。見知聞知。前後中間。亦皆即以此知之脈。遞衍遞承。幾斷復續。故又突地生出一箇聞知之人來。斷不至聖往言遷。知遂歇絕。使宇宙終日在浪浪茫茫之理。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者。唐虞當貞元會合之運。放勳重華。一德揖讓。而禹以無間之德。開與子之傳。啓賢能敬。中興又復有少康。夏道去淳龐未遠。及桀之身。天下大亂。故又突地生出一箇湯來。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者。湯以執中之聖。禮禹之緒。帝王幾希之脈。于此復衍。後王繼之者。由太甲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前之盛不如虞夏。後之盛猶勝夏后。所以雖當久而將失之時。禮義廉恥。尚存人心。商道猶未淪喪至極。及至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故又突地生出一箇文王來。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者。文王以敬止之聖。三分有二。而以服事殷。王道于此獨盛。前乎文王者。有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後乎文王者。武王周公。繼之成康又繼之。太和在成周宇宙間。可謂盛矣。自此以後。厲王流彘。宣王始稱中興。實君。迨至驪山播亂。平王東遷。而周之世遂以奄奄不振。史稱下世三十。卜年八百。周過其歷。是周以仁厚開國。培植千有餘年。故享祚獨長。而要以政教陵遲。自春秋至東周。數百年。亦如病疴羸之人。僅存喘息。是前之盛。莫有盛于周。後之衰。亦莫有衰于周者也。孟子于敬王簡定時。距文王五百有餘歲。特盱衡指出言之。正為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而王者之興。正在此時。故又突地生出一箇孔子來。要知以素王開師統此。是乾坤一大變局。孟子顯學孔子。意亦正從此生來。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只味此一句。亦使知是直下承當。若硬作自任見知。則將顏曾諸賢放在何處。似覺太遲。若自任聞知。去五百尚遠。又似覺太早。看來只是知之脈。不容混絕于人心。故特奮發振頓起來。言世與地。亦正引起知不能自己之意。無有二字。上下畢竟如何分別。依註以見知聞知分貼。似屬無着。依近理學家作無知之無解。亦似屬影響。于上下語意轉不緊切。欲了明此義。不如仍將上三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再朗誦一遍。問此兩之字。當從何着落。見知聞知。屬人言之。即所見知所聞知的事物。屬道言之。蓋言此道定不是淪于無何有之鄉者。若見知聞知之人無有。則此所見知所聞知的事物。亦竟杳然付之無有耶。知非無有。則見知聞知。亦豈不能以自辭其責矣。孟子言必稱堯舜。又曰。願學孔子。故敘述道統至此。不惟盡心知性。學問從此打箇對同。而即知言養氣精神。亦不覺歸併于此。此是何等擔當何等魄力。

尋孔顏樂處

學者當尋孔顏樂處。于何處尋之。曰。即于此心尋之。蓋此心循乎天理則樂。徇乎人欲則不樂。若此心純

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其樂殆有未可以名言。蓋者從心所欲。不踰矩。孔之樂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之樂也。孔顏之樂。好學是也。故學者欲尋孔顏樂處。但只須洗滌心源。而學孔顏之好學始得。或問從心所欲。爲孔之樂。則是七十以前。孔子無有樂處乎。曰。從心所欲之孔子。即是志于學之孔子。學無二樂。亦無二妨。功業志不樂。志于學矣。安有不樂。搖搖靡定。不樂立矣。安有不樂。或志于學之孔子。學矣。安有不樂。一落人爲不樂。知天命矣。安有不樂。有所隔礙。不樂耳。順矣。安有不樂。學愈進愈精。樂亦愈造愈深。若使志學以後。耳順以前。學便有住地。即孔之樂處。亦未便能臻乎其極。至此就如顏之仰鑽。忽時未嘗不樂。若使未到立卓。欲從地位即樂。亦猶是淺淺也。學者識此。則可以尋孔顏樂處矣。樂處獨尋孔顏。並不言及帝王。豈帝王無有樂處乎。曰。帝王如何無樂處。文思安安。堯之樂處也。有天下不與舜禹之樂處也。日躋敬止。執競湯文武之樂處也。亦爲凡几。姬公之樂處也。所謂常尋孔顏者。以師道之統。至孔子而開。好學之統。亦至孔子而大。又聖門絕學。惟顏子獨得其傳。故樂處亦只以孔顏言之耳。且樂言本體。不言作用。所以庶人之學。與天子之學。理同而功異。庶人之樂。與天子之樂。亦道一而境殊。天子之學。明德在新民上。故言樂不言憂。是以邇治統者首唐虞。邇學術者宗洙泗。孔子自云。樂做。即體包用。憂天下者先天下樂。故言樂不言憂。是以邇治統者首唐虞。邇學術者宗洙泗。孔子自云。樂亦在其中。云顏子不改其樂。至與端木論學。又云。貧而樂。富而好禮。樂處言孔顏不及帝王。理亦正于此可想。

孔顏好學

孔子終日與門弟子言學。並不說如何教人。但只自言好學。又及門但稱顏回好學。所云好學何居。學正。是學所得于天之理。孔子爲法天之學。觀其爲聖之時。與天同行。不涉厭倦。不著思慮。而顏子不遠。復于絕學獨得嫡傳。故自言好學。而亦並以稱顏氏子也。他如在四科之列者。不是炫精露采。亦便自選分位。故一落言語政事文學。則學問消息。便已盡漏洩于此。精神多至浮越。即如問冉仲弓。居德行之科。其爲尚德敦行之學。或未能盡全體。又或多添意思。故好學不如深潛沉粹之顏子耳。

或問孔爲法天之學。則聖學終示人以不可測乎。曰。孔子嘗言下學而上達。天即在人中耳。孔子亦只平常。未嘗着一分精采。多一分安排。觀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百物生。知行生仍歸何言。是天人原非有兩致也。但學者不卑而拘乎迹象。則高而求之元遠。是以測流測深。不失之浮。則失之沉。總不可謂之好學。

幾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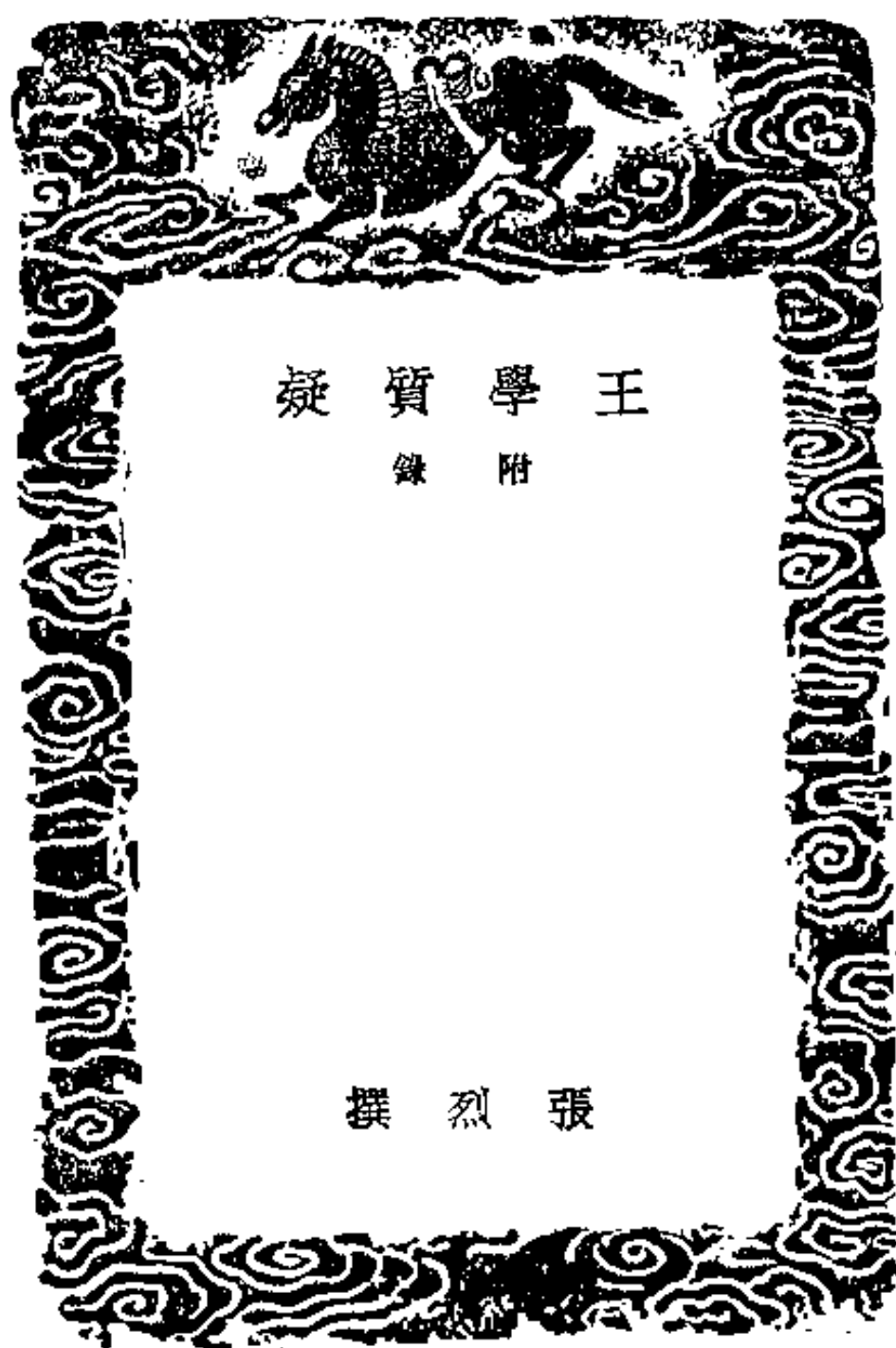
時在水西會堂。有友以幾希相質。予謂此一商正不可少。幾希註訓少。謂諸這些子無多。與幾希之義正合。但又不可硬解做少字。致晦其意。蓋幾希七篇中凡括過四遍。如此章嚴人禽之辨。幾希指心之本體言。齊人章其妻妾相見而不相泣也者。幾希矣。指羞惡之良言。牛山章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情對性言。舜之居深山章。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聖之全體對下聞見言。此三幾希。猶可訓。

作少。然亦要隨章會意。圖活看。若此章突拈幾希。嚴人禽之辨。切不可與三幾希例看。致硬訓做少字。蓋此章人字要重拈。幾希亦要重拈。何也。人者。天地之心。幾希者。人之心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幾微也。希曰。幾希。又視之不見曰。希。希大槩以不涉聲色言之耳。故總爲恍惚狀之曰。幾希。此正所謂道心惟微也。先又曰。人心惟危者。以心盛于人。有道心因有人心。惟微即伏于惟危中。要不可危微並拈。既訓幾希。又反誨幾希之義也。或又問幾希有看落否。曰。下節言明察。先拈倫物。後又指出仁義。是明明實有箇着落矣。如山木章好惡相近。實已影射上仁義之良心。是幾希着落。實已有兩證佐也。存之。突舉舜明察。復又舉行仁義一等人。與由仁義行並說。是又實微微指出由仁義行是幾希。行仁義不是幾希矣。幾希正狀着心之靈妙。微乎其物。不落擬議安排。不容分毫增減。舉仁義言之可。舉四德言之可。舉萬善言之可。任舉一事一物言之亦可。但硬執一善言之不可。如後禹惡旨酒及作春秋二章。皆要跟此將數聖人行事。與幾希細細參合。孟子頗學孔子。一生善學易。如處齊梁。辭宋久速辭受之間。各當其可。總不過從此幾希運量。所謂微之不一。放之可彌六合也。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而君子存之。以下開後聖。上接先聖者。欲繼道統。闡虞廷十六字危微精一之旨。無如此最爲親切。故于此章君子之存幾希。突地舉似舜打箇對同。若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無甚多。而君子存之有何意味。

立志

人生立志要遠大。思安身立命的在何處。便要自尋箇把柄。雖尋常一言一辭。一舉一動。亦須着落箇中。解脫物外。不然中漫無主張。一逢小得意。遂自苟安。究竟不過爲溫飽結果了一生。宋儒所謂雞犬營營。無超然之志。最可思也。

客有賀賀然挾一編而來者。入門不言。升堂不揖。余延而與之坐。問其姓曰。蕭。問其名曰。壬辰。問其所挾何書曰。論學。問其書者何人曰。先五世祖。余請而觀之。則蕭先生諱繼炳之所作也。先生爲國初明經。余知其從祀于水西書院。而未聞其有書。竊私意其爲良知之苗裔。其言或亦良知之睡餘。而時有他故。不能細閱。因漫應之曰。客且休矣。余頗得受而讀之。客遂賀賀然去。既中夜挑燈獨坐。反覆檢視。而見其用意之和以平也。立言之湛以清也。入義之密之又密。而析理之醇乎其醇也。其庶幾乎。惜階梯于程朱。而上窺孔孟之堂奧者。則未嘗不悔向之所以測先生者如此其淺。而喜今之所以得先生者如此其深也。顧獨怪夫有學如此。而名不出于鄉黨。有書如此。而目并不登于邑志。使非有壬辰者。能守此于百數十年後。而出以示余。其不消磨于灰堆紙裏。蝕蝕鼠蟻之中者幾希。過不遇何足爲先生惜。而蕭德既闕于生前。幽光莫發于身後。豈不悲夫。因亟錄而梓之。雖所託非人。其傳不傳尙有幸不幸。而存一線以俟將來。敢云慰先生于地下。亦以答壬辰之志也。嘉慶五年五月五日。後學趙紹祖識。



原序

自陽明王氏倡爲異學，以僞亂真，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於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此蓋有氣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爲也。然當狂瀾橫溢時，猶賴有覺世憂道之君子，如羅整庵、陳清淵兩先生先後繼起，震盪發矇，得以稍稍廓清。顧猶有爲調停兩可之說者，叩之則曰：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邇來而不關王可也，何用與？嗚呼！遠筆錄舌劍，效辨士之所爲，嗚呼！是何言也。夫欲入德者之必先屏絕淫聲美色也，夫人而知之也，既屏絕矣，又必日親正人賢士，受其箴規藥石，磨礱攻錯，日久而後底於成，亦夫人而知之也。今日尊朱而不關王，是何異欲親正人賢士，而復任淫聲美色之日濡染於耳目之前，謂可以不拒者拒之也，有是理乎？嘗考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循循畏謹，奉前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終身悚惕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若無一息可以便安者，其爲學固似乎拘苦，然上之可以入聖，次亦不失爲賢人，乃陽明獨敢詆之爲支離影響，別立致良知之說，以爲卽心是理，但求此心之迷悟，六經任我驅使，不必循塗守轍，而自合於道學者，既喜其便捷，而又可以任吾意之所欲爲，於是苟且僞薄之士，憑陵睥睨，得以恣行其僞，詆呵聖賢而不顧，誠裂綱維而不畏，沿至百有餘年，而士風不可復問矣。豈當時士大夫盡以朱子之學爲非，而必欲變亂其成法哉？其始不過存一調停兩可之見，不能勇於決擇，久知其不便於己，卒至決然舍去，縱恣自適，其勢不中立而又轉

王學質疑 附錄

張烈撰

陸序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端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輟而士鮮實悟，始也端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輟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卽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精柏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端見聞之端，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谿海門之徒，扶陽明之說者，雖若有聞，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謂其餘習未能自脫，秀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端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庵陳清淵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近年惟吾浙呂子晚村大聲疾呼，毅然以闢陽明爲己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如斯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抑愚又有懼焉，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卽聞吾言而唯唯歎息，靡節不敢置一辭，而道

王學質疑 原序
移之迷，如此甚可懼也。吾烏知夫今之學者，不又承其流而襲其弊也耶？武承張先生品行卓然，不隨流俗，初出入於王學者有年，既而翻然自悔，洞徹底裏，著爲質疑一書以問世。蓋真能勇於決擇者，余一再披閱，不禁喟然歎曰：何其憂道之深，覺世之切也。其大要以朱子之學紹述程張而遠宗孔孟王氏之學，紹述象山而遠宗告子，就兩家之言，直指其抵牾舛錯之處，其若何附會牽合，而卒相矛盾，率天下爲佛老，日趨於淪胥而不救者，能一一窮其源而拔其根，蓋其心卽羅陳兩先生衛道之心，而抉摘精微，則又有前人所不及道者。學者果能信其言，而熟復玩味，不啻斯室一炬，中天白日，任足所之而不迷於歧途曲徑，夫豈謬誤詭辨畔道離經之說，所能惑溺其志也哉？是書爲當湖陸稼書先生所極賞，久經敘訂刊行，惜乎學者不得多見，余故重付諸梓，以廣其傳，成先生嘉惠後學之志，并以明余之非敢好辯云。遂書以爲序，儀封張伯行書。

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

康熙乙丑五月二十五日當湖陸隴其書於新樂道中

自序

良知不講久矣。易爲爲不急之辯。曰。非敢然也。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而王盡翻朱子。與之爲水火。其說盛行於嘉隆。天下講學者莫不以詆朱爲能。萬歷之世。仙佛雜霸並行。士子不復知有儒矣。間有高明特立有志儒術者。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而意所專主仍在王陸。蓋習氣使然也。本朝釐正文體。朱註復興。講者稱周程張朱。而仍與王陸並列。亦習氣未盡也。相沿以爲象山尊德性。朱子道問學。不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究失其所爲德性。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所謂問學者何爲。朱子果如是乎。夫嗜欲機智之用。其心記誦辭章之習。不知有學者無學矣。幸知有學。又爲王陸所攝。先入爲主。必有好奇矜技之心。無復從容巽順之志。其取朱子。取其合於王陸者而已。非朱子真面。即非孔子真面也。豈知朱子之言。詳密的實中正無瑕。若陽明則虛浮飄蕩。假借可以欺人。接實終非妥確。望其藩籬者。皆欲揚眉努目。自標宗旨。亂儒術而壞人心。莫此爲甚。此而不知辨明。是終無以見孔子之道也。夫善惡兩存者。總成其爲惡。邪正並立者。總成其爲邪。王霸雜用。祇成其爲霸。儒佛合一。祇成其爲佛。譬之白晝黑內。祇成其爲黑也。自不可復見矣。毒置食中。祇成其爲毒也。食不可入口矣。愚成童時。先人教以程朱之學。信之頗篤。弱冠始聞王氏之說。翻然盡棄其學而學焉。沈浸於宗門者十五六年。及聞厚庵曹先生講宋儒之學。鍾陵熊夫子督學畿內。與相應和。於時學者皆始留心傳註。愚隨衆觀之。追維先人之訓。恍如隔世。徐徐理之。欣

然不達於心。久久脫洗。乃知王氏之全非。蓋與聖門背道而馳也。譬之言飛昇者。立談之頃。兩股風生。皆虛誑耳。若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衣可禦寒。宮室之蔽風雨。藥餌之療疾病。皆實用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彼王氏者。好高逞辯。導後學以妄誕浮夸。而道術爲天下裂。如之何其可並存而兩用也。輒不自揣。按傳習錄中條舉大要而詳釋之。用存所疑。以待正於君子。數十年之閒。此道須有煥然光昭之日。王學未有不廢者。黜衆說而定一尊。風同俗美。庶幾其可見焉。若曰。逞臆見。毀前人。故爲不急之辯也。烏乎敢。

康熙辛酉四月後學張烈識

後序

余既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舍矣。因略述其生平。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爲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己未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爲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若有明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其許。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爲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紱。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錄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閣官之壞法。而不能遠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東陽。謂李公文章之上。與劉謝同。則若侃侃之風。與芳蘭爲伍。蓋嘉委蛇之態。而聲華素著。與倡後進。故競爲之掩飾。謂東陽若去。播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世之論也。五年之中。冤死者不可勝數。播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手而不救。異。偶中救一二人。遂詭以爲善。

類額之，則張綏教吳廷舉，劉子教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敗，賢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議論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隨其藏。

傳

張烈，字武承，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人無間言，生平潛心理學，毅然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所著述皆有關人心世道之言，康熙九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十八年試博學鴻詞科，遷翰林院編修，轉春坊贊善，修明史與訓及四書講義諸書，恪勤厥職，編輯精密，年六十四卒，祀鄉賢，大清一

王學質疑卷之一

心即理也

問朱子以爲事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物上求定理，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事物。

又曰：心即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愚按事物皆有定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如陽明說：宜云有心有則，豈詩人孔子亦義外歟？天下無心外之事，故求諸事，正所以盡此心，無心外之理，故求諸理，正所以盡此心，今直求諸心，而欲事理之無不盡，雖大賢不能也，心能知覺，發於欲爲人心，發於理爲道心，故貴乎擇之精焉，守之一焉，未聞心之即理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是矣，理義悅我心，猶芻豢悅我口，若曰心即理，是口即芻豢也，目即色也，耳即聲也。

又曰：事父非於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非於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此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

噫！此心何以遽無私欲之蔽，何以遽能純乎天理，欲人去欲，而不許即事即物以辨驗，所謂欲者，欲人

存理而不許即事即物以研究所謂理者。第曰去人欲而已。存天理而已。愚知其難也。孝之理不在父。忠之理不在君。然惟吾生必有父。而後此心知孝。吾生必有君。而後此心知忠。且惟其爲父故孝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孝施矣。惟其爲君故忠以事之。若他人則不得以忠名矣。所當忠當孝者在君父。而知忠知孝者即在吾心。此所謂無心外之事。無心外之理也。求之於父。求之於君。即所以求此心。所謂合內外之道也。今必曰求之心。不求之君父。則君父爲外矣。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矣。夫子語仲弓曰。日出門宜如何。使民宜如何。不問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出門。即仁。發之使民。即仁也。語樊遲曰。居處宜如何。執事宜如何。與人宜如何。不問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居處。即恭。發之執事。即敬。發之與人。即忠也。語顏淵曰。視聽言動如何。言動當如何。不問曰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視聽。即無非禮。發之言動。即無非禮也。王子之言。何多現成而不切實也。且權能稱物。度能量物。而物亦自有輕重長短之不可逆。使權之輕重與物之輕重不符。度之長短與物之長短不合。勢必參互考驗以正之。不得執權度而抑物以從我也。即心爲理而不即物以求理。恐不虛不實。私自用之弊。必不免矣。

鄭朝朔問至善。亦有須從事物上求者。如事親如何爲溫清之節。如何爲奉養之宜。須求至善。方是至善。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用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學問思辨。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若只是那些儀節是當。即如今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亦可謂之至善矣。

溫清奉養皆要此心純乎天理。不然。即爲扮戲之溫清奉養。此語其切可警。夫貌是而心非者。但此誠意之事。默然內省。同一溫清奉養。而此心誠否。迥然千里之別。此慎獨所以爲要也。若學問思辨。正講明儀節以求此心之安者。

又云。此心若純乎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畏父母的熱。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

此言是矣。但因心之誠。自然知寒知熱者。自誠而明也。聖人如是。恆人亦或有之。而不能皆然也。古人所留儀節。吾人懵然不知。竊鄙疏忽者何限。惟考求前言往行。一一觸動我心。方始惻然。而思孝者自明。而誠學者事也。人固有茫然不知何爲天理。而示以天理當爲之事。亦欣欣有當於心者。天理無處不存。流行充滿。觸處昭著。由誠心而生儀節者。此理。由儀節而動誠心者。亦此理。刺首血見。刺足而血亦見。無彼此無內外者。道體本然也。故聖人教人。下學即物求理。多聞多見。自能漸達於本心者。百不失一。蓋資質不同。雖不悟本心。爲人矩度自在也。若先語以求心。未有不驕矜自大者。欲其虛心遜志。從事於學問。思辨也難矣。況其聰明足以拒諫。才氣足以有爲。方將震懾天下而奔走之。安望其能自反乎。若不盡會扮戲之喻。勢必舉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盡等於戲場。三綱五常。禮樂刑政。盡付之遊戲。老莊以爲糟粕。釋家以爲幻影。皆此見也。無惑乎陽明之教。流至萬歷。舉世化爲佛老。難斷而不可救止也。

王學質疑卷之二

致知格物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又曰。格如格君心之格。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存天理即是明明德。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便是致其知。致則意誠。

愚按去不正以全其正。仍然誠意事也。以存天理爲窮理。使辨別未真。將以何者爲天理。所存皆私意耳。用好銀者。誠也。誠銀色者。知也。顧銀色之參雜詭異。日新月巧。非一一辨驗。積累功深。不能識也。若者行於何所。若者造以何術。驗之以何據。試之以何方。吾曰九二。斷不得移之九三。吾曰九八。斷不能移之九九。窮至此理如此。方爲誠銀色。方得好銀用矣。今日吾目本明。故明於銀。去其障明者以全其明。即所用皆好銀矣。不幾爲戲語乎。治病者誠也。識病原者知也。顧證候之變。脈理之微。千狀萬態。古今方書之異同。藥性製煉之得失。手不勝書。口不勝述。非一一辨驗。積累功深。不能識也。若者可治必

無死法。若者不可治。必無生理。方書某某可用。雖屬真能移。藥性某某得宜。雖神農不能易。窮至此理。如此方為治病。方能治病矣。今日吾視自能見病。致見於病。去礙見者以全其見。即能治病矣。不又為礙語乎。夫即銀色。窮銀色。所以去障也。即方藥。窮方藥。所以去礙也。不務出此。徒日去其障明者。終不識一銀矣。徒日去其礙見者。終不識一藥矣。徒日去不正以歸於正。而不令其即物窮理。究其如何為正。如何為不正。如何為欲。如何為理。則有肆意妄行。傲然自以為正。自以為理。究為無忌憚而已矣。曰仁。云心。猶銳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處。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磨照。

此語亦祇可隔壁聽也。夫即事即物。磨磨研研。正在磨上用功也。以為用功於照。不亦誣乎。問知至然後可以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微細。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走得一段。方說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能漸到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

此善問也。已無辭可答。則曰其實用功。天理人欲。自日見一口。不知所謂用功者。將不辨何者為理。何者為欲。賢賢以存之去之乎。夫先辨明理欲。而後能存理去欲。此一說也。用功存理去欲。而理欲之見愈真。此亦一說也。所謂行路須問。問後復行。二者不容偏廢也。舉一而廢一。則斷辭矣。歧路必疑。有疑必問。非即窮理乎。其曰已知之天理不能存。已知之人欲不能去。且愁不能盡知。此病誠有之。但已知者有限。未知者無窮。將獨用功於已知。而未知者任之乎。必至未知之理。不以為理。未知之欲。不以為欲。肆意妄行。拒諫飾非之弊。自此起矣。且不即物窮理。辨別邪正。何以無私可克。既已無私可克。何又愁不盡也。無乃強詞奪理。假人以口給歟。

問專涵養而不講求。將欲作理如之何。先生曰。人須知學。講求亦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學是學存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講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此亦善問也。乃一則應之曰。涵養之志未切。再則曰。志未切。夫志切即欲誠其意之欲。非格物又在立志也。耳能聽。目能視。然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者多矣。聞之不確。見之不精者亦多矣。乃曰耳聽目視皆在此。安有認不真之理。恐不敢信也。是非之心。有自然而見者。亦有顛倒不見者。依稀略見者。非即事研究。大費磨礱不可。第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恐不敢信也。體求本心。固為切要。亦有自心所見偏枯。必證諸師友。考諸書籍。而後悟者。乃曰講求。只是體當自心所見。將必堅執己見。深拒人言。如所云己心所非。雖孔子之言。亦不以為是也。貽弊甚矣。

又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工夫。只是箇格物。致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工夫。即工夫始有著落。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致知。方牽扯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致知。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致知字。

致知格物。原為誠意而設。今謂窮格事物為茫茫蕩蕩。可謂誣矣。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致知字。不知朱子之學。正以誠意為主者也。其言致知者。歷聖相傳之心法。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故特舉以補小學之闕也。人之孜孜致知。致知正。以至脩齊治平。無一之敢苟者。皆致知也。經雖不言致知。而致知在其中矣。湯顧繩文。敬止。謂在格物外。添出耶。孔子曰。脩己以敬。將敬之一字。包格致誠正有之耶。抑孔子於格致誠正外。添出敬字耶。中庸不言格物。乃言戒懼慎獨。戒懼慎獨。亦敬也。豈子思忘卻說。又加添出耶。總之敬之一字。乃立心之主。包管全學。經書中於格致誠正。或各就一事而言。即不必言敬。或約舉全體而言。則言敬而格致誠正已寓其中。何有於添出。堯之欽舜禹之克艱。兢兢業業。湯之聖敬。文之翼翼。武之敬勝。周公之無逸。從上諸聖。未有外也。敬字者。數千年來言之不替。諄諄而謂後人添出。不亦冤乎。夫強詞奪理。作時文小題者。用此伎倆。以翻案見奇。則有之矣。用以講學。可歎。誠意者。真為善實去惡也。善惡兩端。誰不知之。但知之不精。不盡耳。夫不精則誤。不盡則漏。何從而為之去之。欲知之精。盡必隨所遇事物。究其真是真非。其間有一見即了者。有見及一二者。亦有所見全非者。必考諸詩書。質諸師友。體諸身心。於人情物理。究至確然不可移易之地。其為是耶。自為之必勇。其為非耶。自去之必決。故意可得而誠也。是即窮理正欲。審其真是真非。以勇為而決去之也。當下即可用力。見在不屈空想。何其至緊至切。而以為茫茫蕩蕩。是以朱子為含棄身心。徒驚聞見。如世之以博洽為功者也。夫博洽為功。朱子明斥其為俗儒。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矣。而以為誣朱子乎。夫即物窮理。然後誠於為善。彼見之不真。為之不篤者。不即物窮理之病也。今以為不然。而以去私存理為格物。不知所謂私與理者。何從而辨別之。是無頭學問也。是以有先行後知之說。

又曰。即物窮理。亦是玩物喪志。

即物窮理。所以誠意也。以為玩物喪志。肆口誣誣至此。

又曰。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事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如此是致知於物。則物格也。不惟虛籠浮沈。無用力實地。而於文義亦難通。

又曰。以至字為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功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若此則凡經書文句上去一字下去一字。皆不成語矣。是兒童戲論也。

王學質疑卷之三

知行合一

先生曰：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巳先知食味之美惡耶？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意，意即行之始矣。路歧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親歷而巳先知路歧之險易耶？

愚按此義皆有兩端，必先審明義理，然後可措之行。先知後行，此正說也。然所明之義理，必躬行閱歷後，愈覺其真。先行後知，亦一說也。必執後一說廢前一說，則偏蔽不通，費詞多辨，雖新奇可喜，而於實學遠矣。欲食即知食也，以欲爲行可乎？以欲爲行，則凡事第欲之而已，何必實事？且食味美惡，入口後知固也。若不先辨明若者益人，若者害人，一一待入口而後知，若神農嘗百草，然則一日而遇數十身之死已矣矣。亦子匱匱遇蟲亦食，遇穢亦食，將亦以爲是不學不慮之良知耶？保母指而示之，然後知其不可食，行之必先知，知之必需格物明矣。路歧險易，親歷乃知固已。若不先考明程途，幾何由某至某用舟，由某至某用馬，俟俟前行待親歷而後知，則通燕而南其轍，適齊而西其轍，臨時始知用舟也而舟不具，及途始知用馬也而馬不得，陷荆棘沒泥淖，至是而後知，知之已無及矣。愚謂其偏蔽不通者此也。而先生還其續橫之筆，一付蓋人，使人不敢置辨，然徐而按之，皆非實理也。于疇百謝，若此

王學質疑 卷三

一

王學質疑 卷三

一一

類者，不待一一申辨矣。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若是則止曰行可矣，或止曰知可矣。古人何兼說此二字乎？兼說二字，必確是兩事，不可兼消。此易之對待也。惟其爲兩必自相生，此易之流行也。今單執其相生者，深斥其兩立者，巧爲之說曰：知之篤實即行之精察，即知此尖新講章小巧時文耳。尖新小巧，由人心之流薄，以是講學可乎？

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不知先生之合，合其分者也。言合則分在其前矣。使其不分，先生亦無可合也。今執其合，諱其分，則天地一物也，日月一明也，男女一身也，君臣一位也，父子一名也可乎？夫是數者，咸應未嘗不合，體統未嘗不分，不分無由合也。好海同惡，分析深斥，即物窮理，恐其太分明無以爲容私之地也。是必糊塗混雜，爲害不可勝言矣。故立言偏蔽，取快一時，遂淫邪離道，生心害政而不可止。學術救天下，先生其自言歟。

又曰：問，即學也。即行也。思，即行也。辨，即行也。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

若是則中庸列此五句，亦支離多事矣。又謂擇善即固執工夫，惟精即惟一工夫，博文即約禮工夫，諸若此類，古聖人皆成贅語矣。不若王子言言句句，止提致良知也。止提致良知，則以此三字驅使經書，皆在包羅統括之內，真所謂六經皆我註腳。何止朱子格物九條乎？但未免爲尖新時文之祖，率天下爲無忌憚耳。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行先後也。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既知又須行也。故謂知行爲二，曉然易見，而實是也。謂知即行，行即知，費分疏費筆舌而實非也。謂咸三耳者，幾令人三耳矣。究竟非也。正此類也。

王學質疑 卷三

一

怪皆可託辭曰我但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率天下以流經蔑古。敢於蕩滅先王之遺述者。非此言啓之歟。告朔餼羊。孔子惜之。如王子之論。則當云存此羊無救於亂。去此羊無害於治。但致良知可矣。

先生謂制禮作樂必聲爲律。身爲度然後可。若器數之末。樂工祝史之事。君子所不貴。義和歷數。曲智小慧之人。皆能之。堯之歷象。重在敬授人時。舜之璿璣玉衡。重在齊七政。似矣。夫古人禮樂制度。闢遠幾審。固有一二存者。對之猶足生人敬重之心。諸儒蒐討而纂集之。雖闕略不全。猶可識古人用意之精。先王之法之善。蓋古人之精意。即我意也。古人之良法。即我法也。所謂此心此理。古今無間也。今必一切塗棄。不知所云不忍人之政者。從何措施。而舍推步占候。何以授人時。舍攷衡歷象。徒手而作七政。可不可也。今擇一最高名目曰。我惟具中和之德而已。聲爲律。身爲度而已。則講求蒐輯者。皆玩物喪志。增竊者之藩籬。執此高說。真足以嚮縱橫之論。符諸儒之口。而甚使於荒疏杜撰。不學無術之徒。別古制以繩之。則曰此處違耳。吾自有良知可信也。稱先儒以正之。則曰此訓詁耳。吾自有良知可證也。借此以師心自用。借此以辟道離經。借此以破滅禮樂名物。憑陵睥睨。莫敢誰何。而後茲私兒猥得以恣肆而不顧。嗚呼。秦政李斯之滅古。劫之以嚴刑。近儒之滅道。劫之以高論。何禍之酷也。拔本塞源之論。甚矣。然亦駭觀足以攝人耳。徐而按之。乃優秦氣習。鴟張凌厲。徒見其氣象之虛浮。傲誕而已。且所斥者詞章記誦。於格物窮理之學無與也。謂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不知此四病。惟談良知者尤甚。鴟張凌厲之際。烏暇返而自省乎。

答周道通書曰。自家痛癢。自家須會得知。自家須會操摩得。既自知得痛癢。須不能不操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自家調停得。他人總難與力。

按此明明引佛矣。

又曰。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

仕聖人者。即其在我者。分聖人與我而二之。不知觀聖人氣象。即我心之虛明自生。非有二也。

又曰。認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

語似直截。然大有病。聖人氣象。寬平醇厚。由從容涵養久而得之。自認良知者。一時虛浮之見耳。遂曰

謂聖人氣象在我。愈資其無忘憚矣。

答陸原靜書

首條言安心。照心。恆動恆靜等語。此皆竟求心之病也。古之正心者。無此說。惟審求義理精。爲善實去惡而已。孔門止子人以恭寬信敏言。訓事賢等法。不必直求心。心將自正。竟求心。則愈解愈支。愈執持愈乖。惡不勝其病。

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其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

王學質疑卷之四

雜論

與人論學書

按來書謂節日事變之詳。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是也。陽明謂節日事變。惟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察之。亦是也。但一念之微。天理人欲。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後自爲精察。未有不偏蔽者。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事事物物討論窮究。謂皆以察吾心一念之微可也。謂祇察吾心一念之微。不必即物討究。則非也。其意以即物窮理爲訓話。爲記誦詞章云爾。

來書又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漫無印證。又焉適從。又謂禮樂名物。未嘗考識。倘國家與明堂。建辟雍。制歷律。何以致用。其言皆是也。惟連及草封禪。未免失於檢點。陽明遂借此深詆之。世俗角口爭勝者。往往摘人一字一句之錯。肆意醜詆。以爲快。先生毋乃類是耶。我輩後學更宜深省。

先生謂堯舜茅茨土階。明堂未備。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猶文武之舊。無救於其亂。又謂學以明人倫。非以壁不壁。泮不泮爲重輕。可謂快論矣。然未免於偏也。執此則古今制度。皆可不考。任其鄙陋荒

之氣。即真陰之精之。良知之說明。此類皆不可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言。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此又將良知牽入仙家矣。不知論孟中有此議論否。孟子始言良知。亦言良知即精氣神否。師弟講求如此。於明倫修造何與。於五經四書何與。陽明得力。原本二氏顯證如此。當日只宜專學二氏。不必竄入聖門。轉換塗抹。致使儒不成儒。惑人無已也。

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即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方。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此又明朋供出從佛來矣。末乃避諱一語曰。但佛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後又云佛氏之學。亦未必將迎意必如此也。又曰。一念良知。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先生前既爲己回護。後又爲佛回護。展轉閃爍。欲蓋彌彰。毋乃遁辭之窮歟。今且問不滅不生等語。論孟中有此否。傳註中有此否。

答羅整庵少宰書

此書甚美。而狂悖尤甚。蓋當時諸儒。無如整庵篤實者。規切直中陽明之病。故陽明迫急而爲此書。執事所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而遺棄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稿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畔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

嗚呼。獲罪聖門。獲罪朱子。邪說誣民。叛道亂正。先生果如所云矣。雖盡力分疏。拒人之攻。己不知實罪。其罪無由免也。

又曰。某之所謂格物者。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蓋整庵有千里之謬。

所之爲之有要者。以誠意爲主耳。朱子正以誠意爲主者。王子特欲暢其所得於佛老。假借聖門名目。破裂文理。以強伸其說耳。自大慈以改觀後。面數張子語。直至陽明而其術大屈。此何等肺腑。而可以言學耶。

又曰。楊氏之說。亦豈誠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比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也。又曰。孟子之時。天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尙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敵。嗚呼。是何言。賊降萬之末。士子以言朱註相高。實自此始。可謂喪心病狂矣。其始末至誠理亂常之甚。

而學術殺人比於洪水猛獸。此數言者。皆先生自道也。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經天常在。雖遭誣侮而不墜也。陽明歷歷比之告子。比之楊墨。毀譽不遺餘力。其人可知。其學可知。乃引孟子自況。何傲誕無忌之甚也。蓋因整庵規之太切。故反爲大言以相蓋。邪離窮遠居之不疑耳。此何等肺腑。而可以言學。

耶。

又曰。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又曰。衆方嚆嚳之中。而獨出涕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非病狂喪心。始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嗚呼。先生痛言時學術之弊。乃至此極耶。今觀弘正之時。人心稍樸。賢良衆多。天下守朱子之教。繩趨矩步。雖不能如先生之高妙。至於放言高論。肆爲疑亂者。無有未見。所爲洪水猛獸也。由其道而不變。人心之幸。民生無窮之福也。先生乃憂苦之深。至於出涕洟。若執首蹙額而不容已耶。又以爲狂奔盡力。以救陷溺。不顧人之非笑。出於天地萬物一體之誠耶。其信然耶。抑果病狂喪心。舍平常居處之安。必發奇出險。以質鼓天下而敗亂其心術耶。夫學術殺人之禍。至萬歷末年之士習而大驗矣。先生貽禍如此之酷。而反於不必出涕洟者出涕。於無可蹙額者而蹙額耶。先生其以欺人耶。其爲勝心所使。不自覺其言之悖耶。嗚呼。可哀矣。

王學質疑卷之五

總論

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窮窮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即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尙清樸。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也。參詳十六字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僚。與庸庸。與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懲惡。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達良。取亂侮亡。即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誠。樂詩書。即此人言此。人即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參九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儼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即使不肖。進於高妙。要其格致。往往訓導。慎毋疏。至於達聰明。恣議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懼公

議率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弘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爲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誣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增損者之藩籬而濫謂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記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備具耳而苟且僥倖簡略戲慢之行衆以爲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森也甚至蹤迹詭秘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亦不可用此必至之勢也官屬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歷啓禪之士習前弊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教夫專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歸棄一切長傲恣睢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攀援拂阿佛罵祖之餘習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其良知果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聖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過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恨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事曰過論乎

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誨誨循規蹈矩實所不辭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曾合喜其真已使也自私自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強貫之其謂六經註我隨意翻刻何所不可此輩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義滅父子之道則人猶以朱陸我故遂操戈反面蓋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哉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調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即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尋求所以磨磨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爲脫卸真所謂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固東則撈而之西人曰西則撈而之東瀾翻泉湧人入被其攝益而悅其文詞者尤僥首推服之願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年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鍛鍊辭文誣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即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適之又適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

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蜂涌實多既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既曰生平於朱子有同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狴健訟之人逢人即攀遇事便信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辯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國縱橫游說說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

王學質疑附錄目

朱陸同異論

史法質疑

讀史質疑一

讀史質疑二

讀史質疑三

讀史質疑四

讀史質疑五

武承先生既沒之明年予既刊其王學質疑先生子升孫復寄朱陸同異論一篇史法質疑一篇讀史質疑五篇皆先生平日開示學者要緊爲人之言其間有爲王學發者有不爲王學發者然總之與王學相反者也予故并附於王學質疑之後俾學者知先生之學本領既正而所見高明篤實如此雖未睹其全書亦可慨然興起矣康熙丁卯孟冬陸其又識

業。陸學大行於天下矣。何則。明之陽明。即宋之象山也。陽明以前。學者守朱學甚嚴。言純師。行純法。賢者窮理居敬。務得於本質。而庸常之流。亦毋或自越於彝矩。即閭巷父老。往往誦習小學性理綱目諸書。當是時。風俗最爲淳質。談論一於下。紀綱修於上。而天下號爲治平。則朱學之效也。及陽明出。而以致良知爲說。竊大學孟子之言。以文其佛老之實。於宋則取象山。於明則取白沙。藉其杰爽之氣。詭幻之智。倣倣之詞。奄然而與朱子爲難。蓋世風漸下。人將生心。天下華不遑之徒。其不便於朱子之教。而欲甘心於正人者。往往有之矣。特未敢有顯言叛之者。自陽明操戈樹幟。爲天下禍首。於是魁傑黠猾之士。相助爲波。而庸愚下士。盡從風而靡。五經四書。悉更面目。綱常名教。爲之掃地矣。故一傳而爲王畿。則直言二氏而不諱。再傳而爲李贄。則盡誣古之聖賢。而取夫姦雄淫暴者。以爲法。雖其人已伏辜。而天下相與扼腕而歎慕之。當是時。以姚江爲聖人。誦佛老者。爲名士。指擊朱子者。爲高賢。阿諛傳註者。爲僞傑。則博狎謔者。爲風流。爭自號於天下。曰。我學禪者也。學姚江者也。既顯道於朱教爲外。然後可以恣爲濁邪而不愧。蓋鄙俗之見。不可以敵聖賢。惟持高說以矜之。則名教不足束我。即無所不爲。而不失爲高士。陽明馳騁異論。欲使人人爲聖人。而適以便天下之不肯。及夫禮義之教。澤已盡。貪詐之習。俗已成。日趨於功利嗜欲之內。不惟朱子之說。不足以入之。即象山之本心。陽明之良知。亦視爲浮塵土梗。視乎其不相屬矣。高談妙悟。果何益乎。王陽何安。非浮桀紂。竊以爲陽明之禍天下。即懷山襄陵。未足爲喻。陸氏之學。不行於宋。而行於明。其故然也。然則朱陸之辨。大是非大利害存焉。又非獨同異而已也。我朝雖浮靡異。學者謬張爲幻之說。學者絕不經於耳。情也。士無深志。不朱不陸。而習爲淨華無用之空言。此其尙沿於明末之習。不自覺知者也。廣厲學宮。振興絕學。付朱子爲法律。一返於淳實。士心其允正乎。是所賴於維皇之作極矣。

史法質疑

某部儒不知史法。嘗以愚見質之識者曰。史以紀實也。人而一事可傳。則書其一事。一言可傳。則書其一言。若名卿將相。殺亂致治。經緯謨猷。必錄大而詳誌之。俾後人有所考法。此經世實用之書也。事機勿巧。事實勿虛。夫文以誣。後爲近古。巧妙爲時調。況於史乎。曰。否否。史以實爲貴。果要刪繁。安得事事而誌之乎。不見人身之有脈絡。畫家之有主筆乎。愚曰。昔哉斯言。請因而推詳之。身有五臟四體。而脈絡具焉。脈絡即在官體之中。舍官體而存脈絡。脈絡果安在歟。果五官之一而闕其四。果四體之一而闕其三。曰脈絡如是足矣。是得爲全人歟。文之開闢。照應。宋以後始言之。遂流爲格套。而不免於俗。唐以前未嘗有是名。要其比事屬辭。水至而渠成。乃所謂脈絡也。畫家求工於尺幅。經營結構。顧盼可視。相若爲佳。如使作三邊圖。某口某墩。某寨某堡。一一如其位。置安敢以意匠。而顛倒刪削之作九州圖。某省某府。某州縣某衛所。某城某驛。欲具其險易遠近。脈絡所在。缺一區則絕一脈矣。又安敢略之。然爲此圖者。可以備有志經世者之考求。而無常於消齋之雅玩。此石田思自所不肯爲。亦不能爲。而欲求有關於實用。則固在此不在彼矣。今之爲史。將爲尺幅觀歟。抑核實考信爲後世經世務者法歟。曰。此應說也。於前史何據。

朱陸同異論

朱陸同異。非其互爲異也。乃陸之異於朱耳。天下之道。不容有二。今觀孔子語其弟子。博文約禮。循循於矩矱之內。未嘗敢放言高論。啓人以好異之端。則後之學孔子者。其必準諸此矣。秦漢以來。學者未覩其要。惟朱子之書。廣大精深。無所不備。而要歸於平澆切實。雍容詳至。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論。其躬行也。養於未發。省於方動。致謹於威儀言動之間。以達於家國天下事物之變。一一務得其理。服官莅政。莫不竭盡誠意。致於君而利其民。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優游乎仁義之府。是予蓋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似先聖之格言。率前烈之遺矩。惟聞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嗚呼。何其言之似孔子也。下學上達。高至於聖神無難。而下不失爲經明行修之士。天下之欲學孔子者。舍是無由矣。此非欲私一朱子。而道之在天下固如是而已矣。使必舍是而求。非無新奇徑捷之說。使人易知而樂從。而其失也。猖狂自恣。侮聖蔑經。未再傳而已。不勝其弊。陸子是已。夫陸子直指人心。使人反而求之在己。似矣。然厭夫世儒之溺章句。忘本心者。而遂懸舉而屏除之。孤守一心。自以爲足。曰。學者學此而已。問者問此而已。甚至以爲六經皆我註腳。嗚呼。是何言也。求之孔門。未嘗有是說也。孟子之言心。將極人於功利嗜欲之中。而陸子之言心。將置人於好方敏求之上。故以子靜之高明。已不免於自許太高。自任太過。有張皇遽迫之病。況其徒不及子靜之天資。徒舉師說而張大之。則浮游放蕩。僅與宋禪之無忌憚者同歸而已矣。曾何益哉。雖然。宋元之世。天下方尊尙朱子。陸氏之學不行。故其害未著。而草廬吳氏。尙以陸學不顯爲憾。及乎明之中

愚曰史遷之敘孔子也必曰襄公某年孔子若干歲昭公某年孔子若干歲定公某年又若干歲適某國遇某人答何語不厭詳也若舉要求簡止當云孔子生知好學周流列國晚仕魯爲司寇而已又如曹參敘次戰功甚詳若舉要則第載其清靜畫一而已唐書如魏徵郭子儀裴度李德裕皆獨爲一卷敘其生平歷履職納前後麟次有年月可考而陸贄傳載奏議繁瑣唐書一萬三千言新唐書亦萬言若歷多而削之諸大賢君子世乃減色歟考古者止讀通鑑節要數行足矣何貴於全史而讀之曰子後學之寡陋者也史事所關甚重毋妄言即有所疑姑私誌之以待長者教愚曰謹受命遂書之

讀史質疑一

孝宗令主衆君子滿朝而吳異迭見爲陰勝之徵其故何也曰答其在閹宦乎閹宦之禍極於王振汪直以孝宗君臣之賢改紀新政不至如振直而已至於怙寵作威制民壞法創習已成科道交章不能勝一蔣琮則時事可知矣在易三陰三陽謂之否夫三陽非不盛也惟其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勢不可爲國家所依毗者文武大臣今內之司禮權重於部閣外之守備列衛先於公侯以至倉糧市舶貨利所在莫不以閹宦司之文武若貴戚然天下陰邪之毒已深入於骨髓而諸君子維持補救於肢體之外故弘治之時內小人外君子之時也賢君相方勵精圖治而太子宮中八黨已伏莽於其側一旦得志則毒發而不可制矣至劉瑾之世而後謂之陰勝陽微何見之晚也若天意則蚤已示之矣曰若是則閹宦之勢果不可制耶曰何爲不可也人主操威福以馭天下意向所在人爭赴之孝宗有意能中官而畏之太甚此知之不至意之不誠之患也天下是非不容並立真知其非則斷然去之真知其亂政則斷然誅之探臣民之公論修太祖之舊規擇其諫者置之左右斥其陰賊者終身不齒復掃除之役絕與政之門是在真知而獨斷之耳今明知閹宦之壞法也不曰業已處分矣則曰姑已之知其爲無與而弗能遠知其爲蛇蝎而不忍去徘徊顧慮之間吾計未決而小人之毒已發故知不至意不誠人之大患也

讀史質疑二

劉謝去長沙留愚論其臨事中變君子小人兩敗俱傷已獨不失其富貴可云善宦右長沙者必謂劉謝持之太激不如道計道之南京此其說大誤也夫小人姑以一遺緩君子之攻而君子亦欲如以一道散小人之氣此自愚之策也使劉謝允發遣之議既而中止不消何以處之遺且復召又何以處之至此時已受小人之餌爭之不可忍之不可求伸不能求屈不能進退無據究歸一去而狼狽則已甚矣何如堅持不下必欲誅之爲光明正大也此時大勢已去請誅不免於禍請遣亦不免於禍何爲不請誅而甘受小人之愚不勝牽制之辱不大可嗤耶劉謝識力蒼老真可爲萬世法若長沙者保身家享富貴以云善宦則神矣若大臣之道非愚所知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大臣律令也舍孔孟之訓無乃爲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歟曰否否李公將奏曲以濟時也曰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昔狄梁公於武后可謂辱身矣然正言侃論於羣小無所讓調

譚太子武后爲之感動卒能反周爲唐李公能及其萬一否耶實錄謂東陽若去指紳之屬不知何所底止此又欺世之論也武宗之荒淫劉瑾之凶暴李公何能阻其分毫且此時指紳之屬自尙書都御史以下罰米一千二百以至三百五百者數百人矣給貸不充有至死而不若者連使楊奇嵩孫女不足株累親戚如御史彭程者矣科道查盤以參官多納賄者爲稱職否則必遭誣罔械繫吏謂指紳自相吞噬衣冠化爲豺狼矣差官校察天下官罪罪無輕重少不如意輒怒罵無忌至遭捶撻矣御史邵清等杖四十無虛月矣有荷枷部院門前若御史劉萬生郎中劉仁者矣有奉差權輿自縊於公署如給事中鄒璉給事中許天錫者矣五年之中破家冤死者不可勝數指紳之禍已不知所底止矣李公拱手坐視而不救異偶中救一二人遂詫以爲善類賴之則張綏教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至劉瑾欲逮劉健謝遷籍其家東陽徐爲勸解乃止除名夫數十年寮友一言申救亦人情之常何容已且謂逮死籍家足爲劉謝懼耶顧命大臣不能除君側之惡理宜以身殉之若長孫無忌裕遂良之誦死乃其分也即東陽不在死於瑾芳之手劉謝不怨也分之正也而謂免逮免籍爲劉謝稱幸愈益昧於大臣之義矣且劉大夏不誦成耶泰絃不籍家耶李公又何能一一救之曰否否李公與小人同事此李公所以爲大也於不誦成耶泰絃不籍家耶李公又何能一一救之曰否否李公與小人同事此李公所以志也將謂孔子遂與奸邪共事甘悅取容而坐視其爲亂耶不避陽貨矣終不仕於貨也佛胎名子欲往公山弗擾召子欲往矣卒未嘗往也蓋始之欲往以其猶知有善人或可挽之以入於善既而審其非我族類則終不往矣知孔子之欲往而不知孔子之不往此其爲害不小也且孟子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是桓子於孔子有汲引之力矣以司寇攝行相事君相待之不可謂不隆矣即受女樂一事何不委婉開悟姑留此而維持其餘上不拂魯君季孫之意而已得優游保位亦可小小有所匡救豈非大聖人作用乃不朝任三日還不稅冕而行此特幸而出於孔子耳使出於後人必以爲負君相之思果可爲之會非迂執即偏淺矣學者誦法孔子專稱其獵較而不稱其未嘗三年淹直以同流合汙爲無可無不可此其害不細也曰然則李公爲何如人曰李公文章之士也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瑞爲伍燕窩委蛇之態其不逮王文恪遠甚其聲華素著舉借後學故一時後進競爲之掩飾而且益文正以欺後人後人安可盡欺哉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敗壞猶恨以死智巧之不可恃如此夫

正德五年十一月南京御史張芹言東陽謹厚有餘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以爲賢臨崩以陛下託之義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劉瑾專權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若出力與爭彼亦必知所忌或不卒得禍亦不至死東陽依阿順從唯唯聽命瑾謀逆既成幸賴陛下英明任用得人漸消禍變東陽得冒功以受賞夫東陽受先帝之託乃使瑾荼毒天下謀危社稷就使東陽諫瑾僅可贖罪耳今賴他人之力以成功又安攘之而受賞乎臣竊見今之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在之時奸邪者多見黜於瑾誅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而又屢邀恩賞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如此也此疏可爲定

論矣。

說史質疑三

宋史有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絕緒。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徐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列之儒林。此爲宋史者有識也。元儒如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庭。計白雲。金仁山。皆有功聖門。而許爲最。然終不敢比於程朱。故不立道學傳。此爲元史者有識也。若有明一代。堪立道學傳者。誰乎。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清。不能過真西山。許魯齋。而光芒橫肆如陽明者。似孔孟以文辭宗。藉權謀以標道德。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嘉隆而下。講學者獨天下。人人各樹宗旨。卒之網羅於佛老。流通於新舊。總以成名利權富貴之私。辱聖門甚焉。而迴其原始。陽明實爲首禍。如此而列之道學。恐天下後世稍知聖人之道者。必以史爲無識矣。愚故疑道學傳可不立也。

說史質疑四

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滿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秘。何何知而妄誣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口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精力久。悟及一貫者。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悌。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恰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自拘拘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請習爲支離無本。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謂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敢顯然談心。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尙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腳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於事物之間。不待即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廢放蕩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譁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辭宗者。此也。陽明惡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若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政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於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弘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誠爲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餒。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無者詭譎修飾。循循善誘之遺教。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於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弘正以前。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則平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弘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言性命。有惕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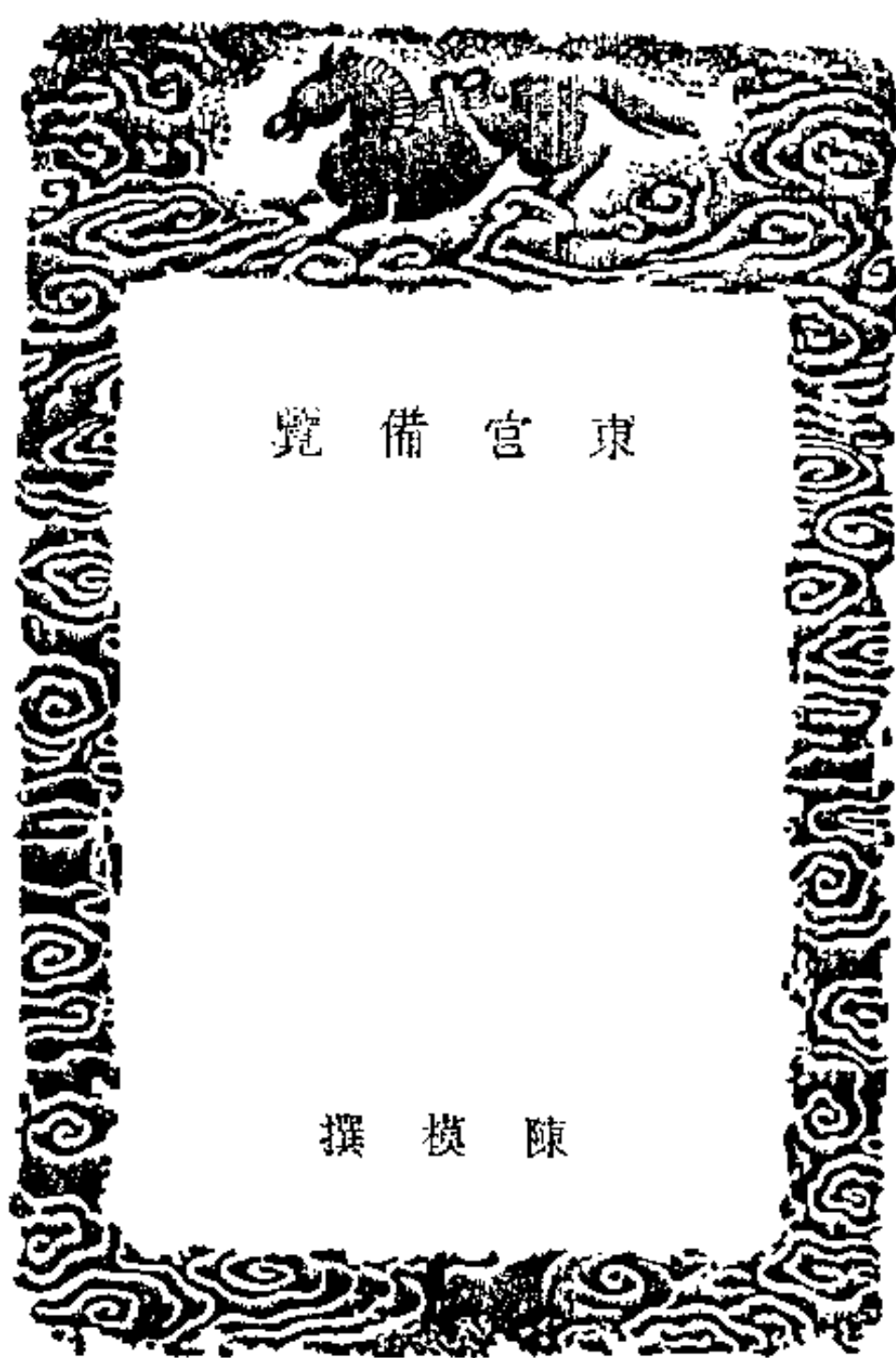
戒懼勉勵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言致知。則侈然自大。侮聖蔑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誅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於不肖之心。明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社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誹謗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矣。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已至強不倫。猶未其害於理也。必曰無善無惡之心。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爲之。謂無善惡爲秘密。知善惡爲權教。詭譎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謂阿含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於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誹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他溪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護。儒門愈泊收拾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風天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然則陽明欲爲儒而顛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於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率然學佛。不屑言良知。其誹謗者。受戒持咒。禮經懺。求西方修比丘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晉之餘。雖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者脫略職業。以欺誑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真率。當是時。凡案有榜嚴。而卑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飲者。爲高致。抗官犯上。羣謀而不遜者。爲氣節。矯誣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末頭巾。舉天下庠序之士。如沸如狂。入則誣於家。出則誣於朝。陽明之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廢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尙朱學。比於崇尙楊學。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爲倡亂之首。悲夫。我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爲世俗習俗之態。非所謂語於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從祀。何道學傳之有。

說史質疑五

神宗之不並建東宮也。起於一念夢溺之私。釀爲數十年水火之禍。其矣。人心不可有所偏繫也。然愚尤有憾於當日之爲臣者。凡處人父子之間。最爲不易。申王二輔。委婉密陳。宜也。諸臣卒然而譏於廷。何爲乎。諸臣自負忠誠。謂於太子有翼戴功。而未知所以處。神宗不思父子天性本不容傷。而必欲迫其君以不取不立。故神宗恥於挾制。幾至決裂。則諸臣貪功之過也。且欲思其子而致仇其父。視神宗貴妃。福王不肖若敵國。然知君臣父子之倫。有忠誠施愛之心者。果若是乎。自學術不正。人心乖張。其變爲君子者。喜事奸邪。不復知有惻怛平情之論。而所遇者天下國家最難處之事。安望其不至於決裂而釀禍也。猶幸而神宗父子天性皆寬厚。使神宗爲猜忌之主。則諸臣速太子之死。太子爲發怒之性。則諸臣起獄

廢之端，其幸而不至有此禍者，神宗光宗慈孝之故也。至於名位久定，猝有張差之事，為軻政之謀者，拙不至此，風風草草，深得國體，而好事者又從而深文焉。果若所云，必將執鄭妃於君側，廢禍王之封，滅鄭氏之族，然後為盡春秋之法，而太子何以見其父？神宗何以安其子？諸君子不顧也。可謂之愛太子乎？夫保護元子，不使若有廢長立幼之失，而已不居其名，此忠臣之用心也。以保護元子為名，而必欲彰其君宮闈之私，使之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傷人骨肉之恩，成己名利之計，此伎心所發耳，非忠臣所為也。況雖事深文，固之為門戶，寧喪國而不悔為小人者，無足怪矣。不知當日之君子，誠何心也？若世移代效，前人之夢已歸，而尚論者欲代為之續夢焉，又愚之所未解也。

右讀史質疑五篇，皆端本溯源之論，末一篇言萬歷間爭國本爭挺擊之事，謂當日諸君子不免過於深文，無以處神宗，皆由學術之疏，此論亦甚正。又論國本以委婉密陳者為宜，論挺擊以風顛蔽辜為深得國體，此則有說焉。讀者不可以文害辭，先生之意，非謂主委婉密陳者為宜，實於深文諸君子也。天下固有議論非而心術光明者，有議論是而心術晦昧者，自學術既壞，一二正人君子，雖懷忠義之心，而議論偏拘，適為晦昧者藉口，此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稂也。然稊稂豈得遂做五穀耶？彼留侯之招四舅，田叔之燒獄辭，皆君子事也，非常日諸君所可附會，先生蓋嘆息痛恨於陽明之學，是處人材釀成世禍，惜五穀之美種不熟，豈為稊稂左袒哉？陸隴其跋。



進東宮備覽敘

臣嘗讀易觀乾之潛龍有儲君之義二爻之既潛而見則必存學聚問辨之誠三爻居潛見飛躍之間則必有進德居業之志今儲位既正矣學問德業其可已乎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臣之愚慮竊謂世子之生天命之攸屬也天命不可以不重故首之以始生生既長則必學故繼之以入學學不可以不教故繼之以立教教不可以不資諸人則曰師傳曰講讀曰宮僚次之然不能日資諸人也而術不可以不擇誨不可以不廣習不可以不謹則擇乃術廣乃誨謹乃習又次之夫如是學成而德修則可以承宗統立國本矣則又以主器正本次之本既正矣尤當以率親爲心以廣愛爲念故次以問安又次以友悌欲慰其親之心者當盡乎己之心則適在所當戒儉在所當崇分在所當辨故必次以戒逸次以崇儉又次以辨分分既辨矣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家不可以不正也故正家次之凡是數者猶恐其未能無過也過則必誅故規誅又次之惟能去其己之過然後可以納其知于無過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故幾諫又次之至于撫軍監國衰世之事而後世以爲當然故以是爲戒焉緣始生以至監國折爲二十條爲六卷因以東宮備覽辭越投進伏惟陛下聖政之餘賜以一覽宜示儲闈以見微臣區區之誠庶幾爲學日益厥德日新以副君父教育之意以貽宗社綿延之休實臣之至願臣不勝捲捲臣謹序

東宮備覽 敘

一

東宮備覽 改官 告詞

二

改官

省制

勘會秘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在館閣近進東宮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告詞

敕其官模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俾讀未見之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字爲功也爾經明行修齒宿才壯久和鑠而寓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以廣儲學奏篇來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符臣箴于晉太子當時號爲洪益今爾所作非特略比也更秩之說庸旌爾勤往服殊恩毋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候前守秘書省正字策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進東宮備覽表

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臣陳模言、安宗社、定人心、慶儲闡之早建、道開學、尊德性、往方訓之旁求、豈惟海岳之高深、不棄涓埃之微細、輒一得、期補萬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法天剛健、改絃易轍、將闢千歲之安、主豈承祚、肅正萬邦之本、緣政事紀綱之復振、見賢聖仁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皋之佐、四海仰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實謚之功、皆開安侍讀從容之助、天下既隆受其賜、邦家其永孚于休、惟得人之爲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尊官正、已嚴擇傅以隆師、見博智明、亦必驗今而考古、臣迂愚未學、竊直孤忠、謹陪聖觀之下陳、冀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國、不勝耿耿之情、記事纂言、未免燈窗之習、凡歷代編造之所載、暨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臆說、少贊進修之益、仰塵闕、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固何資于愚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頗多識于前言、臣今所纂集、名曰東宮備覽、共六卷、爲二策、謹率表投進以聞、冒瀆天威、無任激切、祈營之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備覽後上宰相劄子

某至愚極陋、比者不揆庸非、編類東宮備覽、冒昧投進、敢恐猥定、不擇上勅乙覽、故擬其綱要、僅爲二十條、且疏其義于左、今又于二十條之中、取其最切于今日者有三、敢申言之、一曰擇妃嬪、二曰簡宮僚、三曰謹游習、某于正家一條、謂擇妃嬪乃正家之始、因援本朝韓持國侍郎乞爲穎干擇妃事、謂官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嫻、庶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時神宗納其言、擇故相向敏中孫女爲婦、即欽聖憲淵皇后是也、則持國之言驗矣、又于宮僚一條、謂見師傳講讀之時、少利小臣下吏之時多、乃援太宗之言、謂雖與臺早緣、皆朕親擇司馬文正公之言、謂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則凡百官僚、皆不可以不擇、又于謹習一條、歷言游習之易移、乃援真宗之詔皇子雖一戲笑、亦在所戒、韓持國之侍穎王、雖一視之微、亦必致察、則凡所習尚、皆不可以不謹、是三者皆所以養成儲德、而擇妃一事、尤爲至要、主張綱維、則師傳賓客之責也、今皇太子賢明仁孝、夫豈不知所選擇、知所警戒、相公相輔導開陳之際、又豈不及此、而非外庭所知、某所以罄竭其愚、惟略其僭瀆之罪、而加意焉、某豈勝區區之望。

東宮備覽目錄

一卷	始生一	入學二	立教三
二卷	師傅四	講讀五	宮僚六
三卷	擇術七	廣誨八	講習九
四卷	主器十	正本十一	問安十二
五卷	戒逸十四	崇儉十五	辨分十六
六卷	親諫十八	幾諫十九	監國二十
			友悌十三
			正家十七

東宮備覽 目錄

東宮備覽卷第一

始生

臣陳模進

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後以太牢宰羞其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綰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異於諸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西漢賈誼傳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後唐天成二年上生于洛陽夾馬營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降誕之夕室中光耀如晝異香經宿不散幼時從學不爲嬉戲暮歸必令羣兒前導上徐步中衢容色莊毅行者往往避之臣某曰重始生所以重天命也易言乎重大命異日之繼承國家者在是也或曰聖哲之生實出天意必有以異乎人也重其始生豈以其異于人乎曰不然昔者后稷之生也克岐克嶷無災無害文王之生也在母不愛在傅不勤彼后稷文王之異乎人與茲祖始生之祥亦無以異而天命之眷顧所以基

東宮備覽 卷一

有周基我宋者。固在是也。然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后稷文王與夫。豈常見哉。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則凡可以繼承吾國者。皆天意也。皆天意。則凡所以重其始生者。皆重天命也。是故古者雖國君世子。而猶接以太牢。負以下士。蓋宿擇日之儀。桑弧蓬矢之射。且擇諸母以爲之師保。蓋無所不致其敬也。況于王者之太子乎。此賈誼所謂自爲赤子而教已行。而其初必謹于郊見者。亦曰天命在斯。重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而春秋子同生之書傳者。猶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注亦曰。重始生也。則夫承統主器。上應天心。下符人望者。又當如之何其謹重也哉。

入學

西漢賈誼傳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訓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又曰。三代之制。春秋入學坐國老。執爵而視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慈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東宮備覽卷第二

師傅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審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帥。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帥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西漢賈誼傳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則安。居故適。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遇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唐順宗本紀曰。立爲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本朝以歷七年講筵讀史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上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也

紹興五年建國公出關范冲除知樞密朱震除贊皇上曰朕命建國公至資善堂見范冲朱震當設拜蓋尊師重傅不得不如此

臣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雖夫人猶當知之況于教太子乎記禮者所載三王世子定師傅至于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其所係甚大貴誼所陳教太子之說謂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齊楚之異其說愈明矣嘗觀春秋時晉悼公以羊舌肸習于春秋使教太子楚莊王之爲太子也朝于嬰齊而夕于例師傅固未始不擇而事之亦必以禮也晉侯問鍾儀以君王何如對曰其爲太子也師傅保之晉侯與魯襄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晉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然則春秋列國猶皆以太子爲重師傅左右朝夕講究如晉公卒然所問皆得以平時所講學者而對况有道之長如三代者乎如漢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方高帝意愛一偏廢立未定通力諫之可謂無忝厥職者矣文帝有一賈誼不用以輔太子乃出以傅長沙又傅榮土而使刑名之晁錯得以長景帝刻薄之費景帝又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而啓佑後人則畀之資嬰田蚡輩賴武帝英偉猶未能轉移其習汲黯嘗以父任爲太子洗馬武帝不終用之而江充乃得以投其奸然則漢猶不足以望春秋諸國况三代乎國朝東宮多用老成既已嚴師傅之擇見輒設拜又必重尊崇之禮則固宜仁廟孝廟皆爲聖天子也

二階
三階

唐百官志太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陳夷行傳曰夷行充翰林學士兼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入長生院侍太子讀經

韋綬傳曰綬充太子諸王侍讀時穆宗在東宮方幼綬以人閒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綬乃罷本朝收和五年左庶子李詩言臣嘗侍讀職嘗讀史竊知史之所書去惡兼列治忽並載其閒固有不足爲皇太子讀者欲望許臣于所讀史每欲別遇有不足知者始置勿讀庶幾皇太子爲學日益而見聞一歸于正是日詔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皇太子始學當先稽古明道以趨先王之政而史之所載治亂紛錯是非維撓智不足以勝之則汨亂其聰明非所先也可令東宮諸讀官罷讀史書一導以經術迪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焉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聖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合續講大經臣竊以孔子之言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臣於鳥獸草木之名固頗多識以益淺陋况事父事君忠孝之道其在於詩尤臣務學所當先者伏望時降容旨令耿南仲講說從之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陟言中書舍人晁說之乞令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開日讀周易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說之何人乃以爲百家斯黜之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旨

以開發智慧。始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紹從之。

臣某曰學不貴乎博而貴乎精誦習不貴乎多而貴乎擇楊雄氏有曰多聞守之以納多見守之以卓精且擇其卓約之謂乎東宮侍讀官始建于唐而必器導以經學本朝因之侍講設官始于元祐侍讀說書始于嘉祐然則東宮講讀之官莫備于本朝而其所讀亦未有不先經而後史也真宗皇帝嘗作元良進以示太子其略曰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于學所以勸于學者必首及于讀易讀書閱詩觀禮而遺編舊史則次之至作勸學吟卒章之意持（下缺）

齊

(上缺)位天下太平漢興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成就德器。令皇太子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官屬。唐劉洎傳曰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存亡在焉今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臣以爲授以良書娛以嘉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于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相日直東宮。元稹傳曰始叔文等蒙幸太子宮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太宗爲太子時選知道者十八人與之選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本朝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見今寮屬悉令良善之士以輔翼之至于輿蓋阜隸之輩豈是朕自選擇不欲令奸險巧佞之人在左右

司馬光言三代令王之教太子至于左右前後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遂去邪人無得在側使之目見正事耳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

臣某曰東宮官屬蓋不獨師傅務在得人凡爲宮寮下至趨走小吏朝夕在太子之側者尤不可非其人也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曰聖雖文王之聰明而猶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成王之幼冲而周召爲之師保則立致一書雖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執僕必致其哀然則凡百官僚豈可以不擇哉使生長于富貴者習最易移也師傳誨誥之官固莫非諠之以善而出入有時進見有日在王所者未必皆薛居州也是以怠荒慢遊之事淫僻邪侈之習皆小臣下吏朝夕左右者實導之見師傅請讀之時少而視小臣下吏之時多將誰與爲善哉班彪元稹劉泊之徒必以左右之非人爲念太子之虞內爲憂皆知言者至于太宗論輔翼之道而雖興豪早隸在所必擇司馬光言太子之教而前後僕從亦必孝弟端良之士其爲慮益遠矣若夫疏廣所謂儲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猶視外家此尤足爲萬世之戒漢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而異時王氏因以篡漢廣之言驗矣可不謹哉

諫乎。嘗考堯錯江充二事，未始不為漢史文武二君惜也。何者？二君賢君也，不能擇賢師傳，以輔成太子之德，而使誦詐行險之人，皆得以投其所好，不明其失矣。文帝寬厚仁柔，所尚者非利名，諫諍朴厚，所惡者非術數。賈誼教太子之說，又明言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亦帝所加納者，而卒罹刑名，術數之川，武帝聰明之君，若深于知人者，而江充之奸，帝乃惑之，初充與趙太子丹忤，亡西入關，告以陰事，竟敗趙太子，後充從上甘泉，嘗奏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竟以屬吏，皆帝所知者，彼與太子忤，殆之罪矣。今幼太子家使，豈非忤太子者？又安能全之邪？帝乃命之為使，縱之極奸于皇后太子之宮，其不免于禍宜矣。然則誦詐行險，進退無端，固立傳望之咎，而帝不悟江充前日之事，而墮其奸，豈得為智耶？豈時漢殺大臣之禍，自景帝始，而武帝之賊恩傷義，莫此為甚，術之不可不誅也。如此國朝之教太子，俾之日開正言，日見正事，固已下視先漢，而乾道等臣，獨以謹擇術為言，以外戚護家事為戒，可謂知所遠慮者矣。

廣誨

通鑑唐本紀，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僂，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僂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東宮備覽卷第三

擇術

西漢賈誼傳曰：秦俗非貴辭遜也，所上者告訐也，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

晁錯傳曰：錯為人剛直刻深，因上書詔以為太子舍人，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者，以知術數也。臣竊為皇太子急之，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以為不然。上古之君，不能率其宗廟，而助殺于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即書說也，上善之，君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家，號曰智囊。

吳太子傳曰：立為皇太子，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本朝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昔元祐上書憲宗，論教太子之道，在謹游習，可為國遠慮。秦漢以來，不知謹擇其人為儲君師友，或以刑獄教，或以術數進，或以外戚護家事，其卒兆毀辱禍，皆其初之所習，然則擇人安可不謹哉。

臣某曰：有學術有心術，太子國之儲君，異日將以一心運天下，而學術所以養吾心術者也，其可以不

臣某曰：觀解牛而知養生，觀舞劍而知筆法，牧羊存治民之旨，斷輪萬績書之意，事物物，皆有至理存乎其間，而通倫之學者，雖其人也。今唐太宗之于太子，遇物誨之，豈亦以倫和之學以開其智慮乎？使太子于事物物知有警戒之意，則過日改而德日新矣。帝範十二篇之作，則中庸九經之遺意也。中庸以修身尊賢親親為先帝範，以君體建親求賢為急，此治道之權輿，而其他皆可以類推也。雖然，太宗之誨太子則善矣，而溺其所愛，忘其可戒，太子既立，復寵魏王泰，而使兄弟相傾，疑不能決，至欲引刀自刺，其自反則甚愧。今觀其誨太子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其自知則甚明也。若夫文辭乃學業之餘，書特六藝之一，而後世疲神竭意其中，藝祖皇帝王宮侍讀，但令通曉經義，王且謂張士遜王友之職，非止于學書宜矣。

謹習

西漢宣帝本紀曰：皇曾孫山材好學，然亦喜游俠，園籬走馬，具知園里好邪，吏治得失。

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列節度。窮極幻眇。及即位。牽調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本朝大中。符九年。詔皇子就學新堂。宜以教養爲名。仍而戒堂中無得戲笑。及陳玩美之具。神宗皇帝初封額王。性謙虛。容遇宮寮。過參軍韓維特厚。一日。維侍王坐。近侍以弓樣雜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毀去。

乾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少時。稟性甚剛。比年更事稍多。愈覺練達。凡少年所爲無益事者。悉皆屏絕。宰臣梁克家奏曰。皇太子天資高明。而日親聖訓。涵養益以光大。宗社甚幸。

臣某曰。太子性相近。習相遠。此猶以凡人易移于習爲言。至貴者。天性習慣如自然之說。則獨于教太子言之。然則習之移人。雖夫人猶所當慮。而況于生長富貴者乎。世率以難窮。符宜帝。而不知游使乃戰國策士之習。而帝固嘗喜之。豈復知有詩書禮樂之教。異時推是習而施諸政。則難以霸道。乃帝所甘心者。又率以優游不窮。符元帝。而不知鼓瑟吹簫。度曲被歌聲。乃樂工瞽史鄙下之習。而帝固嘗喜之。豈復知以剛爲德。以制命爲義。異時推是習而施諸政。則率制優游。亦帝所宜然者。習之不可不謹也。如此則欲養成太子之德者。惟日以詩書禮樂之教。帝王治心修身之法。啓迪其志。庶幾其言動。勿容有一習之或移可也。然則祥符天子。詔堂中無得戲笑。及陳玩美之具。韓維之于願王。雖一範之微。亦必致戒。知所以爲教矣。

東宮備覽卷第四

主器

易震卦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嘒嘒。震來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嘒嘒。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又曰。主器者若莫長子。故受之以震。

本朝至道元年。寇準自青州召還。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臣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遂以壽王立爲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壽王。莫不稱之曰。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願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

臣某曰。聖人作易。無非憂世而立教也。況于國之儲貳。所以爲宗廟社稷之主者。又當如之何其致戒哉。故納龍之象。取諸乾。繼明之義。取諸離。皆有儲君之義。而獨于東方之震。則以長子主器明言之。然恐懼修省之意。則不獨于震然也。震之爲義。曰。震驚所以恐懼。恐懼所以致福。惟兢兢故能嘒嘒。惟嘒嘒故能不喪匕鬯。大義乃以君子恐懼修省言之。此帝王之兢兢業業。嚴恭寅畏。充自抑畏之心也。然則爲長子爲祭主之不可慢忽也。蓋如此。雖然。乾于納龍以勿用言。見龍以利見言。獨九三一爻。居潛

見飛躍之閒。則必明夫夕惕无咎之義。離于初爻言辟咎之教。三爻言日昃之嘆。五爻言咸嗟之吉。乾離二卦。皆莫非恐懼修省之意。而况明言長子之卦者乎。後之主器者。當知戒謹。祗懼以無幾乎聖賢憂世之心斯可也。本朝茂建元良。誕揚顯冊。皆以承統主器爲重。有如至道。天子擇人以付神器。至使京師之人欣欣有喜。以爲真社稷主。以見得人主器必有以厭人心。而寇準爲天下擇君之說。可以爲萬世之訓矣。

正本

西漢叔孫通傳曰。帝欲易太子。通諫曰。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帝曰。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

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宋務光傳曰。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主器承統。養民贊業。願擇賢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

魏元忠傳。袁楚客以書規之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政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本。無本則枝葉零落。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德崇其德。所以重天也。皇太子既長。未宜嫡副。是天下無本。願君侯以清宴之閒。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

本朝嘉祐三年。御史中丞包拯。乞立皇太子。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則枝葉大焉。願采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

乾道八年。宰臣梁克家奏曰。太子天下本。本正則天下正。不可不子其早而教導之也。

臣某曰。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主者天下之儀表。故以一身爲天下本。太子者國之儲貳。天命之所屬。人心之所歸。宜使諸臣亦以爲天下之本也。是本正則國以安。不正則國以危。蓋有賢而不立。則莫之正。有既立而非賢。則莫之正。或既賢且立矣。而不能安其位。則莫之正。人主素溺于意愛。賢亂于廢立者。比比也。奚其正之。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誠不可不謹也。漢高帝不學。義不足以克愛。不知根本所繫。而以天下戲。通之言不足取也。然四皓既至。羽翼已成。未免私植黨與。下遂其謀。異時傳望苑之私。通賓客。而太子卒亦不免。有以任作俑之咎者矣。昔者明王擇師傳以教太子。太子親師傳以養德義。而國本以固。則名正而言順。漢事幾足多道。下至廢后亂唐。諸武用事。國本所係。莫之適從。敬宗希旨。建言既立者廢。中宗嗣立。後亦推禍。務光元忌之徒。不足以立事。忠不足以許國。空言奚益哉。國朝流慶所鍾。建儲立本。乃列聖所深念者。而包拯根本之言。梁克家教導之說。尤爲至要。蓋根本未立。則欲其立。既立則欲其正。非喻以根本則莫知立之在所急。非早于教導。又烏乎而能正哉。後之以國本爲念者。其尙鑑于茲。

問安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御者曰。今日安否。

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

本朝紹興三十二年。立建王爲皇太子。制有曰。問安而至寢門。每膳三朝之禮。論學而在東序。務崇四術之規。

臣某曰。禮曰。凡爲人子。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又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然則人子之事親。雖頃刻不敢忘也。又曰。父母有疾。行不翔。言不惰。飲食不知味。則凡人子于其親之疾。其不遑宿處也如此。況于世子之孝。異日將以儀刑天下者乎。此文王之于王季。朝日三而不可爲煩。有疾不正履而不以爲過。武王之于文王。亦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無食息敢置也。亦曰子職所當盡焉爾。豈惟文武雖事祖。而親可謂處人子之至難者。而猶難。難者。克諧以孝。故孟子以五十而慕稱之。自未央爲帝。漢高帝遂有德色。而五日一朝之制。後世以爲當然。鶴駕通霄。龍樓問綬。形諸篇什。若創見而僅有者。人子之于親。當如是耶。國朝孝宗之在建邸。必倦倦于三朝之禮。異時繼統之後。每日一朝之誦。尤切加意。而卒之一月四朝見。則亦勉遵高宗聖訓。恐廢萬機而已。而非其初心也。願號曰孝宜哉。

友悌

論語。子曰。吾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

唐睿宗諸子傳曰。元宗爲太子。晉監大舍長秋。將爲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天子于宮西南角樓。其西曰華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倍勸。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臣與越王元份等。同候朝于崇德門西幕次。入則同班起居。今蒙册命。即移于崇德門東。率臣僕。與元份等。別班起居。雖恩榮益增。忝冒伏望。明恩。俾從舊貫。庶因辨色之會。時接同氣之歡。惓惓之誠。實在于此。帝覽奏。謂宰相曰。皇太子孝悌之性。出于自然。誠可嘉也。乃詔仍舊。

臣某曰。孝悌。人心之固有也。而世道既衰。則是心之本然者。或失斗粟尺布之謠。煮豆然箕之詩。尚忍聞之哉。然孝悌。門內之事也。而夫子論友于兄弟。必繼以施于有政者。亦是心之所推。而耳。故此言惟孝友于兄弟。蓋惟能孝于親者。然後能友于兄弟。他日于孝經又曰。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則又推吾友悌之心。以敬長睦族。無往而不順矣。其施于政固宜。矩矱之儲貳。異時將以立愛立敬。始家邦而終四海者。而不知友悌可乎。然唐元宗之友悌。似足稱者。而溺于愛之偏。至一日而廢三子。雖父子之天。性且不復存。他可知矣。嘗攷唐之一代。自太宗至于末年。卒無家法。其所由來者。漸蓋不獨元宗爲然。可以爲萬世之戒矣。國朝自藝祖之友愛。太宗付以神器。聖明相繼。一以友悌先天下。其宗之爲太子。

至欲因辨色之會。接同氣之歡。特其事之細者。列聖親睦宗族。至使瓜瓞縣縣。本支百世。則皆友悌之推也。猶歎休哉。

東宮備覽卷第五

戒逸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西漢成帝本紀曰。帝爲太子。性好經書。寬博謹重。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其能。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便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租。上下相急。剝鞭笞血流。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

大中祥符六年。榮王請石保古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及赴北園。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榮王趨叱之。將加捶撻。宮寮莫敢諫。既而對上復請。此伶人作戲。上不悅。他日上以語王旦等曰。朕昔與諸王侍宴。何敢如此。弟兄相撻。亦無游談。惟是誥書著文。交相質問。即位以來。每歲錫宴。不過再三。政慮宴宴之次。言辭或至差失。令當警戒之也。

臣某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則逸。乃有德者之事。而奚戒之爲。蓋惟有德者然後能逸。則爲泮澠優游。

爲心廣體胖。否則曰遊逸。曰逸豫。凡其盛樂怠傲。流連荒亡者。皆逸之爲也。奈何其不戒。故雖伯益告舜。亦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雖文武之聖。而亦必始于憂勤。然後終于逸樂。況未能如舜文武者。當何如哉。嘗觀周公作無逸一書。而必以立王生則逸爲言。蓋其幼幼之始。一洗于逸。則異時難以訓導。故欲于其始而謹之也。然周公不惟以無逸爲戒。又必言享國之永。知以起其敬畏之念。嗣王而無所畏。則已夫。苟知長短。豈不畏天命者。而乃甘于逸。而罔或克己哉。後世如漢成帝。弱不克君。而紀乃言爲太子時。幸酒樂。樂。贊言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其所由來者漸。則又必以湛于酒色。可爲於邑。先之無逸享國之說。至是而愈信矣。國朝東宮師傅。每擇正人。凡一玩戲。一宴遊。必欲其諄切致戒。其以是歟。

崇儉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聖代之君。在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士階不崇。太羹不和。非惟榮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

本朝嘉祐元年。英宗幼養于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七年立爲太子。及入內。良賤不滿三百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之。相賀。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臣竊觀自古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疑。疑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其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于閒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得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學問。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從之。

乾道七年。皇太子言。已降旨。擇臣合被入。從比親王加陪。臣竊惟從御親衆。必致請給過多。雖事號爲增。加于財用。豈無耗蠹。況今趨走前後之人。不爲之少。更益以倍。其敢奉承。今日乞添置指使。直百官各二人。客司四人。親事堂官。步軍司。宣效各一十人。所差取人數。竊依已降旨。擇施行。其餘合被人數。竊行蠲免。詔依。

臣某曰。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生長于富室。則易于奢。而難于儉也。況于國之儲貳。富貴而自有之者乎。嘗考周官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至作威終。則惟王及后之服。不與世子亦會矣。此所以節其用度。惟恐其儉德之或虧。而侈習之易長也。豈惟世子。雖帝與王。猶必示儉。然後天下足。以后妃之美。則詩人以躬節儉。服澣濯稱之。然則王與后。雖不食。而所以躬履夫儉德者。亦不容自懈也。矧世子者。衆望之攸屬。一言一動。之必謹。則天下樂而願戴之。否則有竊議之者矣。其何以係天下之心。而善天下之俗耶。古人之遺子孫。必以清白。而所以示之者。猶欲其節儉。況爲世子者乎。本朝列聖。一以儉爲家法。固宜英廟而下。其在東宮日。亦皆以質儉爲德。儉節爲誦也。

辨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爲太子。寬博謹。初居桂宮。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唐肅宗紀曰。初立爲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殿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肅宗等請改外辨爲外備。絳紗爲朱明服。乃從之。

本朝至道元年。皇太子上言。受命以來。每見僚屬皆稱臣。況至尊無二上之文事。主有比肩之義。按見之際。啓庭不遑。望仍舊稱名。庶安懇懇。從之。仍付史館。時百官自稱姓名。宮官即稱臣。其僚屬官者。白左右庶子而下。並依官例參見。

天禧二年。禮儀院言。皇太子宮僚。請如至道中故事。名而不臣。臨軒冊命。舊奏正安之曲。令請改爲明安。從之。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南郊儀仗使錢惟演言。正陽門習儀。皇太子立樓上。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氣暖。

持繖障日。太子不許。復進以乘扇。太子又手卻之。文武在列。莫不瞻視。及十三日至太廟。有司設馬臺于廟內。太子乘馬至門。命移臺出屏外。下馬。步進。十四日至郊壇。前驅者解青繩。將入外壇。太子亟止之。遙望壇外。即下馬。伏以太子英容之德。既自天資。謙恭之志。實遵聖訓。昔桓榮以儲宮器。精博學。謂之國家福祐。書于史冊。今太子持謙乘禮。發自至誠。士民傳記。充溢都邑。凡乞宣付史館。詔獎皇太子。仍以諸答。惟演從其請。

政和五年。皇太子言。伏蒙容恩。誕揚典冊。俾正儲闈。擇日朝謁太廟。有司。依至道天禧故事。合乘輅用。兩轡。雖以雷文一角。蟠代龍飾。在臣不敏。尤不敢當此盛儀。聞命慙懼。義當自陳。欲望特詔。有司。不用金轡。兩轡。許命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竊次。易朝服。行禮。以安私分。詔從之。

臣某曰。嘗讀西漢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馬。門公事令張釋之。追止而劾奏之。文帝雖由是奇釋之。而景帝亦以是恨釋之。故史曰。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向以前過。又江充從上甘泉。逐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恐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奸。掘而蠱。太子卒不免。釋之之事。固非充比。而不下馬。司馬門與乘馬行馳道中。均之爲不知尊天子也。豈自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典敘秩秩而上下立。君臣之分。斷斷乎不可易也。名一不正。分一不明。則異時召發啓禍。將有不勝其憂者。孰若動必以禮。遇時損益。而必以正名。辨分爲念者乎。矧太子者。天下之所仰望者也。使天下心知其有尊君卑臣。正名辨分之德。固已發動而知所歸戴矣。異日事之爲君。當取有于名。犯分之事。豈漢成帝唐肅宗。與本朝列聖之厚德。可以爲鑑。而皇太子之事。可以爲戒矣。

正家

易家人卦曰。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正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富家大吉。象。

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朝治平元年。韓維上疏曰。臣傳聞禁中。凡至諸臣之家。爲願王擇妃。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祀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兢兢者。謹之至也。臣愚以爲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今陛下爲元子求婦。而始出幣幣。殆非所以示願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陛下幸留聖意焉。三年。英宗皇帝始納故相劉敞中孫女爲皇后。子顥王。韓維即欽聖獻肅皇后。

元祐七年。范祖禹進家人卦解義。其略曰。家人之道。以內爲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

臣某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男女之別。蓋不可不謹也。知所謂別。則夫婦夫婦。夫婦而家道正。不知所謂別。則內外相濟。男女易位。道且不行于妻子。而況于正人乎。知禮之所以爲教。則知易之所以爲教矣。故易以男女正爲天地之大義。而極其道至于正家。而天下定。嗚呼。盡之矣。昔者虞舜之紹堯。自刑于二女。始文王之御家邦。自刑于妹。妻始天作之合。詩人則以美太姒之賢。宗周之滅。詩人則以刺褒姒之亂。蓋不可不謹也。西都呂氏之變。厥鑑不遠。下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而王氏因以篡位。武后亂唐。幾覆宗社。元宗不鑑。乃復敗以女子。防微杜漸之君。凡所以使女諷不行。外戚不得以用事者。皆此慮也。故聖人作易。于家人之象。不泛言利正。必曰利女正。亦曰女難乎其正也。故于初爻曰。閑有家。悔亡。謂處家人之初。乃治家之始。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至二爻則又明言之曰。无攸遂。在中饋。正吉。夫女以順爲正者也。豈容有所專遂者哉。惟六二之爻。以陰應陽。无所專遂。職乎中饋。罪順而已。是以正吉。然則此婦之晨。古人所戒。非所以爲正矣。又至上九。以家人之終。懼其儀刑之道。無以相孚。而咸無以克愛也。則又曰。有孚威如。吉。後之欲求正家之道者。惟女以順爲職。男以威克愛。防之于初。謹之于終。俱不失其正焉。斯可矣。國朝如韓維有擇妃之請。蓋正家之始。而欲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在今日尤不可不加意者。微臣敢以是爲獻。

東宮備覽卷第六

規諫

西漢賈誼傳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齊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本朝淳化五年。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疾。逾月不朝。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因欲輔佐王爲善。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汝輩爲之謀。爾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極諫之。

至道元年。以壽王爲皇太子。上謂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爲儲貳。以固國本。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

臣某曰。人不可使一日无畏心也。畏心消則慢心生矣。一言之不擇。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于無一之非過言。一行之不謹。若未害也。自是心之無所畏。則他日或至于無一之非過行。是故古之人于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使之戒謹恐懼之心。常動于中。而慙惕慨恥之容。常形于外。惟

恐一過之記而終身之羞。則庶乎改過遷善。以日新厥德。況于微賤有辜。進善有旌。誹謗有木。敢諫有鼓。苟若有以臨乎左右前後。而不敢以俄頃自安者。則意荒慢忽之心。自無一之敢萌。而况見諸行事者乎。後世輔導之官。未嘗無人。而記過之史。與夫謗木誹鼓。獨有所闕。彼安所畏而去其不善。又安所恥而勉于為善也哉。昔成湯聖君也。而猶曰改過不吝。曰從諫弗咎。傳說之相高宗。則倦倦焉以無恥過作非。后從諫則望告之。矧大國之儲貳。實衆望之所屬。當以賢聖仁孝聞于天下者。而猶有過之未改。有諫之不聽可乎。然則欲成太子之德者。當如賈誼所陳斯可矣。否則如太宗皇帝所以用姚坦與坦所以檢束益王者。庶乎其寡過也。

幾諫

西漢元帝紀曰。入歲立為太子。性仁柔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俗儒何足委任。適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及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順愛精神。優游自適。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為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懷其顯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本紀贊曰。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本朝開寶九年。上以生于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李符李懷忠皆言其不便。上不從。符王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久。常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曰。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符王之言善。今姑從之。太宗朝以契丹犯邊。將大舉。遣使往河北諸州。料鄉民為兵。昭威太子元祐論其不便。時趙普亦言其事。太宗納之。普為明邪所疾。元祐又上表。言普開國功臣也。願復以為相。太宗從之。

臣某曰。父子之閒。與君臣異。雖乎其為諫也。故夫子以幾諫為言。夫臣之事君。諫不從。言不聽。則納履而去。雖犯顏逆耳。汗辜折檻。殫吾之忠。直可也。子之事親。則不然。溫諤定省。蓋無須臾敢離者。而可以言乎。父母過而不諫。則若實之于有過之地。諫之甚。則傷恩。豈人子所安者。若夫幾諫。則于其事之幾微言之。于其幾微而諫。則親易于聽。子易于言矣。曾子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夫諫而不至于逆。且怡悅其色。柔順其聲。可謂善矣。然猶待其有過而諫。大豈若過之未見。而諫于幾微之先者乎。蓋嘗以幾諫之說。而致漢唐之事。則順宗為上。元帝明帝次之。順宗于裴韋未相之前。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此所謂幾諫者。宜韓愈以為在東宮二十年。而天下陰受其賜也。宣帝持刑太深。蓋刑名之學。而元帝則以宜用儒生為言。光武日昃夜分。益過于勤者。而明帝則以黃老養性之福為言。後知用儒術。則必不至深于持刑矣。後知養性之福。則必不至過于勤勞矣。此皆善于

諫者。然非其事未見之先。則非所謂幾諫。故曰次之。若夫晉王叩頭而切諫。似過于直者。然太祖方有欲逸之謀。而晉王之言已入。昭成重興兵之諫。則見于將大舉之始。安故相之言。又形于明邪方入之初。皆其事之發者。故太祖太宗皆易于聽。亦庶乎幾諫者矣。

監國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皆軍旅。君與國政之所關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西漢高帝紀曰。帝征黥布。良因說上令太子監關中兵。又發上郿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百人。為太子衛軍于霸上。

東漢光武紀曰。帝自隴蜀平後。非微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此非爾所及。唐杜正倫傳曰。正倫為左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今太子年幼。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正。慈能執正道。故輟卿于朕。以輔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東道九年。上謂宰執曰。皇太子前日奏。領臨安府二年。幸而諸歷民事。欲乞罷免。庶得專意講學。敷陳甚有條理。已降詔不允。而懇請益堅。從之。

臣某曰。國之儲貳。自親臨師傳。強勉學問之外。皆非其所當為也。而自春秋以來。乃以撫軍監國為太子之事。不思遠矣。然時方春秋。固宜有此。雖天子之尊。而猶以世子下與諸侯之會盟。况列國之于戈日尋。則撫軍監國。固非太子不可也。春秋書公至自伐某。傳者曰。危之也。然則雖國君猶舍社稷人民。冒危履險。而不自愛。况知愛世乎。台二者而論。下缺。

昔人洞蕭釋奠之有頌，龍樓侍臣之有箴，翼善有記，贊道有賦，凡所以爲風貳君設也。然大率病于詞華勝而紀載略，亦有上五百篇之書，號搖山玉彩，以資青宮之觀覽者矣。殆不滿採摘古今文章之富，而亡補于國家之理亂，是則著書纂言，豈不夏乎其難哉！秘書國史陳公，比職兼宮講，是編之進，啓沃帝心，宏益儲德，其條列爲二十，且舉舉以擇嬪妃，簡宮寮，謹游習三者，爲當今之急務。嗚呼！大哉言乎！真通今博古之學，愛君憂國之忠，發露而不能自閤者也。其事豈直漢晉唐諸臣之比哉？是書寶之東宮，藏之祕府，天下學士可聞而不可見，益幸于公有先世舊，且辱公知之，近出別藁以示予，因再拜請得授木以衍其傳。斯文一出，學者固知公之所以爲淵龍進德居業之地者深矣。我朝英宗之居貳也，吳公充亦以宮教進德崇儉數事而已，當時書于御屏，且以爲監，矧公所作，既與公尤爲加詳，異時儲學之緝熙，宗祏之長久，公之勳德，豈可量哉！予因是略記其實于卷左，若夫會粹之精勤，編次之本末，亦既見于一札之褒嘉，與公之自序云爾。

東宮備覽六卷，宋迪功郎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模進。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鄧應龍榜進士。嘉泰二年八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模之歷官論序，見於中興館閣續錄者如此。今觀告詞進表，乃合先後御具書之，又兼莊文府教授，或疑莊文太子薨於乾道三年，模至慶元初始釋褐，歷嘉泰開禧嘉定，不應尙設教授。以予考李心傳朝野雜記，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設於紹興三十年。時孝宗爲建王，光宗與莊文太子魏惠憲王，皆就傅矣。先是十四年春，建宗學于臨安，學生以百名爲額。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和賢宅近屬，則別置教授，以館職兼之，不在宗子之列。故魏惠憲王卒于淳熙七年，有子柄，有設有府教授，而莊文太子府亦得設教授，模以館職兼之爾。宋史志有二子綬，綬職官未詳，因書於此。小長蘆朱彝尊跋。

纂耀淳黃

小引

條目

攝心

晉師

吾
帥
謀

主敬

慎獨四

懲忿五

郎
 郎
 郎

必屬。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噫。魏公蓋幾于犯而不校者。余賦性素拙。往歲偶有所觸。書片紙自爲。與一物校者。其人小甚矣。爾時于此覺稍有得力。近默自省。乃多留者爲累。豈撈殿所謂隔日瘡者耶。

室欲六

乖崖帥蜀時。什蜀者不挈家。止帶給將。繼繼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譏詠云。某家室女。房查五百千。以禮道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悅一妓。謂直宿老兵曰。汝譏某妓所居乎。曰。譏之。曰。爲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乖崖之勇也。閱道之情也。而皆未免強制。人欲洵可畏哉。然兩公之賢于人者。正以其能制也。蘇子卿嘲雪冰天。猶與胡婦生子。胡忠簡飛章遠竄。乃爲黎倩題詩。是皆一念不能自持耳。故曰忍過事堪喜。

平心七

趙康靖公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謫。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生平語。而文忠不知也。范景仁爲諫官。趙聞道爲御史。以論陳公事有隙。無事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于上。且曰。陛下開趙朴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閣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遠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閣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閣道曰。不敢以私害公。夫爲德于人而必欲使人知之。與必施諸其所當受德之人。皆淺之乎。爲丈夫耳。古人於君父之前。進退榮辱之際。而能平心忘愛惡。若此。真學道之驗。

直心八

魏陳元方東郡賈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皆廣亮所染馬的。即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安有己之不安。移于人乎。宋司馬溫公居西京。曰。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病。若傳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此魏氏所謂直心道場也。吾人立誠。當自不妄語始。

一心九

雜念不勝驅除。正坐本心間斷之故。問斷既久。介然之頃。使欲雜念頓釋。雖顏子不能。晝夜操持不怠。則此心自當漸清。盤銘之辭。與楊子江宿浪之譬。真善喻也。每唯孟敏臥甕不顧。雖是細事。亦足以觀人胸中擺脫得下。故不知不覺之間。自能如此。而史臣不知。以爲有分辯而已。此豈林宗之見哉。吾輩試自念。只與人接幾句話。而將迎之意。輒擾不已。此其出孟敏下亦遠矣。今直於一切世故。都打得破。自毀譽欣戚。以至死生禍福。一切視之如一。則此心自定。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學之的也。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忽然自悟。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古之有志于學者。直是不有其身。故能專志于道。不然。一暴十寒之病。且不能免。其去不學者幾何哉。此張文定公與魏子才書。非真實爲己者。不能道。

無心十

負荻者。謂薛收曰。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五藏六府不能無受也。李文靖公庭前栽欄。如不聞見。左右諸葛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夫人心虛靜則明。難擬則暗。蜀山人董五經之類。久居深山。遂能前知。蓋空生明也。初機學人動靜。分作兩截。膠膠擾擾。安得正定。伊川先生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夫無私心。則無心矣。

調心十一

程子謂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易嘗似賢。無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此一併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治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却有何事。因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

遷改十二

羅仲素與楊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即當出走洛間之。胡憲學于譙定。初未有得。定曰。心勿遺。故不能。有見。惟學可明耳。憲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耶。即日思歸精此學。兩賢之從。若如流。若此。朱子言南軒爲人明快。嘗與開坐立。見什物之類。不覺覺處。設言之。雖昏夜亦即時令人移正。敬夫之改過。不吝若此。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遷善之速。如雷厲風發。而後爲益也。對此宜知自省。

養氣十三

周茂叔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感于謠言。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通判度州。持守虔肅。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曾觀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盟徽。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日魏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以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夫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初之以學。而遂爲憾。度相相越如此。吾輩深沈。此廉溪之所以自得也。剛偏雖露。此荆公之所以速敗也。

對境十四

有器局人。大都何次不亂。所以做事有力。若小事便已動心。則大事不可爲矣。後漢孔融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於桓溫欲移國祚。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惡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于色。謝

之寬容愈表于貌。望階起席。方作洛生詠。誦浩浩洪流。桓惻其懷。遂乃趨解兵。古人於生死關頭。整暇如此。所謂重內者。輕外也。

澹泊十五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遣以食物而不下。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餽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二賢者使繼得人。可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以爲憂于不繼。蓋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意。蓋有在矣。

清介十六

黃子服每飲。投錢水中。范丹嘗看婦病。設食。丹留錢而去。婦追送之。里中爲難。值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餽醫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以餽之。及觀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程伊川見韓侍郞維于涇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夫清者。士人之大節也。然如黃范二君所爲。則亦近于獵名矣。必也其後山乎。其伊川乎。

節儉十七

仇秦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秦然驚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肉。晚饌菜。秦然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疎。司馬文正公答劉蒙書曰。光居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又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餽餽妄取于人。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酬酢。既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于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排人嫌怪耳。

自立十八

後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舍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鴻更然火。范丹嘗使兒招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難。遂暫不取。曾子哀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哀刈麥者。哀遂棄之。于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灶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此四公者。可謂能自樹立矣。

過厚十九

漢劉寬行過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爲謝之。曾朱沖鄰人失物。認沖以歸。後得物于林下。大慚。以物還沖。沖竟不受。夫文饒之行。

近于中。若巨容其猶有未忘于心者乎。君子爲行。使人無以自容。則過矣。然以視世之攘袂而爭者。則二賢皆吾師也。

恕物二十

韓魏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簡點。若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邵伯溫讀文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感其有與乎。因著論駁之。以爲孔明王者之佐。雖不死未必能興。樂康節見之。怒曰。使汝如武侯。何不可妄論。何況萬萬不及乎。古人立心忠厚。雖論議史冊上事。亦不輕置字。若如此。其待同時人。又可知矣。故曰。論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

薄責二十一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那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廢人也。暹曰。子才言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廢也。宋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夫人非聖人。自無每事盡善之理。善業與之親暱。則長善。教失。與有責焉。不能匡正。乃從而贊計之。以自爲直。可乎。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夫其易者且不能。況難者乎。故君子不談人過。一以養德。一以遠怨。雖他人有誤者。正容以止之可也。

規諷二十二

秦氏當國時。洪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東。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譴詰。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于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如是。則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檢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言。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適矣。言者可謂君子。段陵王天下赴山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下頃在檢院。以難產請中丞章去國。其後產濟自吏書出守。遂遷避于蘭溪。遂濟到郡。遣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既見。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遺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適避有弗恤。爲之奈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若本自相善也。夫秦客語婉。子韶語峻。蓋所對之人不同耳。而一言遺禍。則其爲仁人之心。一也。彼順口諛人者。不過求其成悅。避其嫌怪。而不知貽害多矣。奈何以人之生死榮辱。爲己結納之具耶。

方便二十三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餘。積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下足。曰。此物置之不正。則坐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時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爲。唯在乎常久而已。按葛

公所謂利人事，即儒者之仁術，釋氏之方便也。隨時可行，隨地可行，但不宜以此望報耳。望報則與世俗無異矣。

分別二十四

韓退之送孟郊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諤事蔡銘，苟親矣，雖不肯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于昌黎處也。

慎交二十五

漢侯霸欲友士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顯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謀軍武周有隙，劉史溫快求交，胡質辭以疾，遼出過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負，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匪賊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古人慎交不輕許與如此，今人知己滿地，疾病相問訊，飲食相徵逐，及遇空襲事，輒掉臂不顧，甚有買鄰兄之友，轉射弮之弓者。故擇而後交，勿交而後擇。

求全二十六

郭林宗謂仇李智曰：子嘗有過否？李智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寢起，過必在此，夫二賢之自責如此，則其平生無大過可知矣。野地士固不修小節，然必在小事上割定脚，做大事始無失耳。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解，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朱子謂胡後來魏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今人只思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為者漫不顧點，則并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

惜陰二十七

伊川先生曰：今農夫耕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伐斲，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公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為有補爾。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孝君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叩，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聖人斥之為無懶人，今吾輩既不能為有用之學，而自了漢亦未能究竟，所謂夢覺兩愧負也。

讀書二十八

朱子誦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書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讀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遍耶？初以為安道自矜敏捷耳，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溫也。他日溫之，有云：故書不厭自問，然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耶？可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思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較字，以至終篇未終，暫不他

讀此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處困二十九

胡忠簡公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達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策愚溪，東坡居惠州，策羅浮，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八曰：口口天者，任之必將大有權抑。九曰：太剛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余謂此十事，豈非選謫者所當佩服。凡吾輩書諸紳可也。銘諸座右可也。余又憶張橫浦有言曰：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吾輩所遭，豈能事事如意，要以耐煩為主。

順運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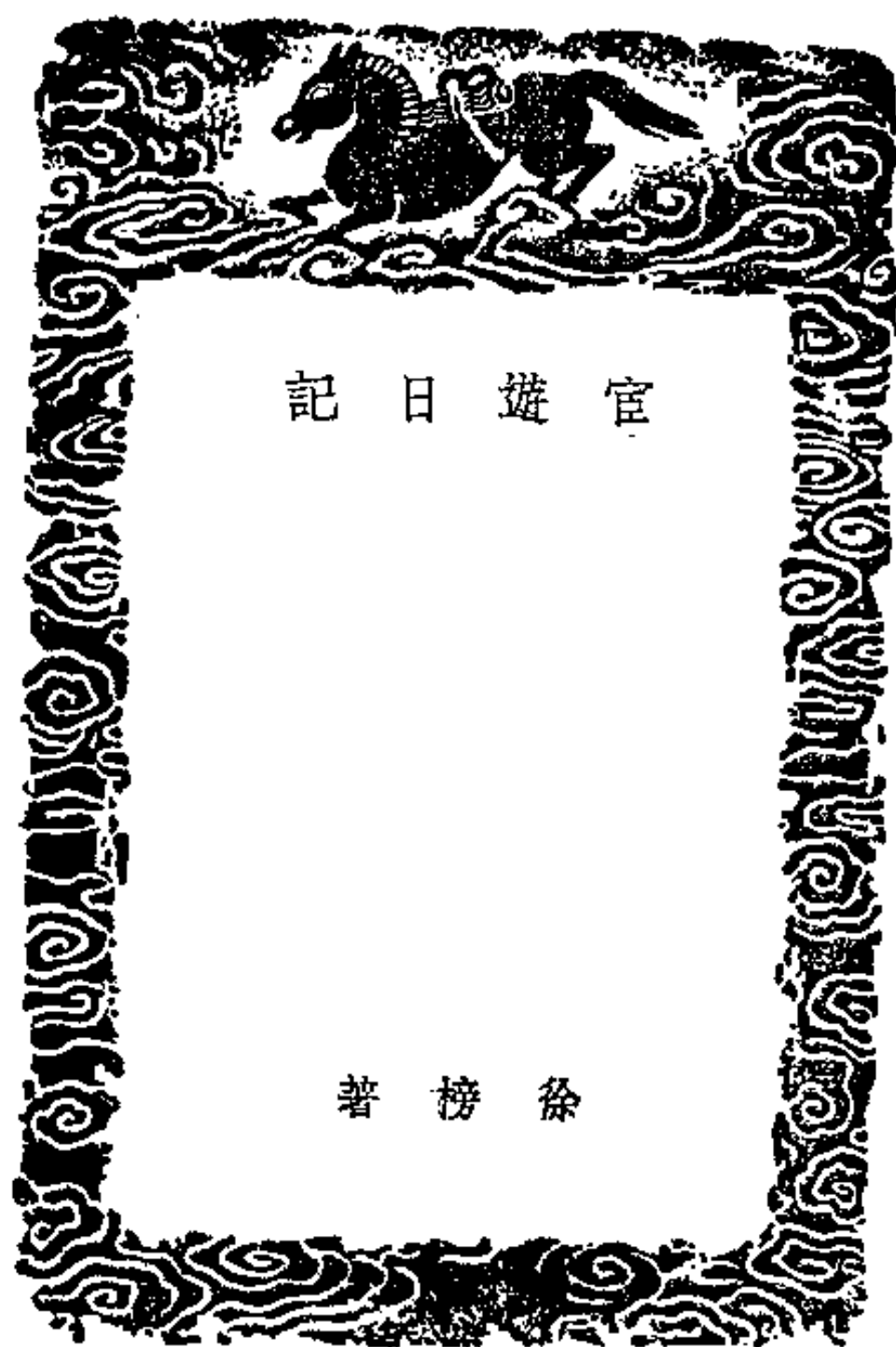
伊庵權禪師，每至日暮，必流涕曰：今日又過矣，未知來日功大何如。韓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是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余謂誦伊庵語可以惜陰，誦程語可以順運。

却病三十一

宋李政九河公語錄云：敗苦店既寥，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政對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余謂此真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可以不病，已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余嘗在雲間大病，四體如焚，此心頗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曉汗下如雨，病竟痊。

養生三十二

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養造化之力，為國而至于祈天永命，養形而至于長生，學而至于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為其謂張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後盛，四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後養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養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妄生，狗欲為深恥，他日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髮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思難，難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殺先生語，則知學道養生，本是一事，但學道者雖養生亦為學道，養生者雖學道亦為養生耳。余嘗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讀書作文亦皆若不能精思，祇坐氣滯耳。自今于喜惡哀樂上理會，即病即藥，不須外求也。



官遊日記

著 徐 榜

官遊日記

秉公

薦所徐榜著

後學趙紹祖同校

厚網結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于王佐故曰本心日月私欲健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罰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暗

保民

古者于民飢溺猶已飢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于戲入室咬語飲饌啜肥出則敲朴痛痒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訓廉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一朝點污終身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神明可欺黃金五十駝桐楸八百斛生不足為榮死且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訓勤

爾服之華爾饗之豐縷絲顆粒孰非正供居焉而驕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官遊日記

官遊日記

儉有四益

凡人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一益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澹泊有長久之理可以養壽二益也醉飽飽解昏人神智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神三益也奢則妄取苛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可以養氣四益也

勤有三益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一益也農民盡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昔公父文伯之母曰舂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思于是勤可以遠淫僻二益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書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三益也

自在錄

算計有益吾亦算計煩惱有益吾亦煩惱奈算計無用煩惱徒勞何如隨緣隨分以味以陶度有限之年樂孔孟之道

聖人之心隨寓而安以無所係也設有一所係則前有所牽後有所礙欲隨寓而安得乎

十三嗜戒諭

營壘當壯士卒當恤器械當整武藝當練偵探當勤遊巡當慎救援當速追捕當嚴設伏當密堵截當勇毋姑剝士餉毋輕許苗糧毋虛裁兵數毋混冒首功毋幸鄰災毋匿盜情毋偷安而忘備毋輕敵以負師毋以小利而失同事之好毋以小勝而長怠傲之志

勸勉

世情宜淡立志貴剛剛則欲不能屈淡則欲念不起私言私怒皆足以害事而怒之為害尤甚故制之最要除之最難

下學便是為己實功行慕高遠罕近名之心未忘

欲念易起者其機順也欲動難制者其習久也故學貴及時功當勇決

耕耨田者有水廬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慮無憂日日豐年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之煖煖其言也

楚人有饋軍饌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軍士迎流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饌三軍之醉醉其賜也

養子如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愛子弟之賢富貴諸天而世人乃愛其貧賤多為不義之事以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采色命曰伐性之斤耳聽淫聲命曰攻性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

官遊日記

三

悅芳馨。命曰燭喉之烟。身安與願。命曰召登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聲色在前。而不知好。是稿其心者也。聲色已過。而不能化。是蕩其心者也。不稿不蕩。惟從事於心學者自得之。

凡觀人之術。無它。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容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以歲之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禍福。而改其善行者。非良士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

張抱朴於大江驛。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咸我嗤。樂莫大焉。

飽肥甘。本輕緩。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飽華滋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居軒窗之間。當有山林之氣。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未雨而雨。雨必不成。未行而行。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自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鴝。愛形顧影。不自嫌。為是者。所待士之羅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燈。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徒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樂道耕。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

馬永剛曰。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間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服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當為座右銘也。

此官遊日記。前明徐方伯薦所公。歷官時之所自誤。在當時或不止此。後人擬其條而刻之者也。內十三哨戒諭。當是備兵辰沅時所作。今按武陵姚季開作公辰沅道生祠記云。諸苗為梗。公如沅州。按視十衛十三哨。獎勸良策。嚴磨鈍。三年間。縛生擒而聚其庭者八百口。銜擊電掃。破八九寨。苗穴。則公之武功可見。又按公集中。有谷戰圖說小序。自云拜命入疆。苗醜竊發。巡歷鎮守。觀風五靖。無非崇山峻嶺。懸崖洞谷。退而歎曰。地勢如此。無怪乎新恩武侯不能盡得志。乃取諸名將陣圖。有當於谷戰之法者。編為十圖。且為之說。以頒示諸將。領為訓練式。夫苗民之匪用靈。而為今聖世之所當遏絕。亟矣。惜乎其圖不傳。其說亦不可得而見也。興懷及此。遠想慨然。嘉慶五年六月後學趙紹祖識。



21101000162164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二三

作者=

页数= 7 1 2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